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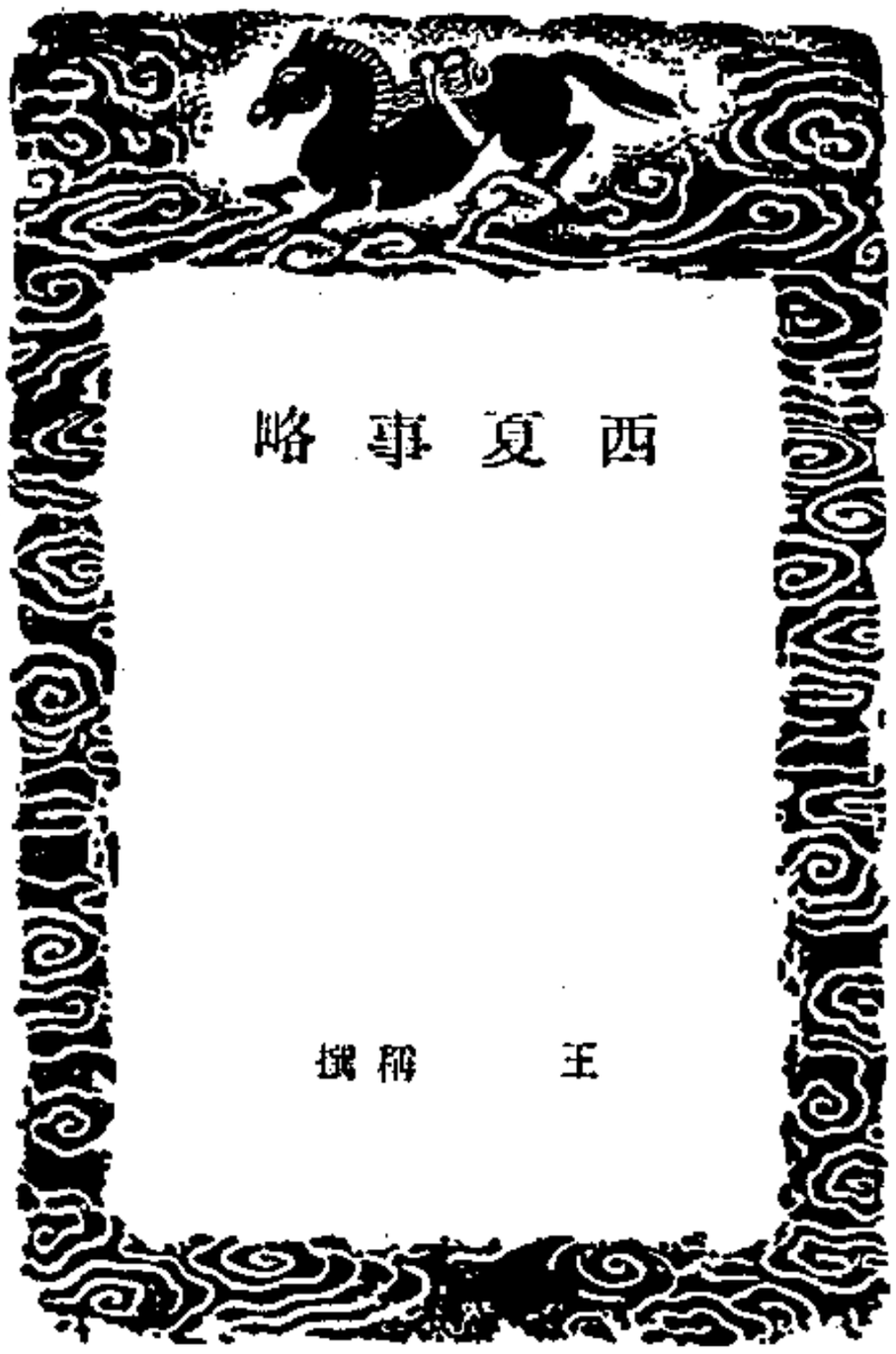
一七册目錄

史地類

宋別史　宋　王偁撰　學海　一
西夏事略一卷　宋稗史　宋　王佛撰　學海　一
默記一卷　宋　王銍撰　知不足　三
王文正公筆錄一卷附提要　宋　王曾撰　百川　一七
錢氏私誌一卷附提要佚文　宋　錢世昭撰　歷代　二〇
龍川略志十卷　宋　蘇轍著　百川　二三
龍川別志二卷　宋　蘇轍撰　稗海　三六
南渡錄大略一卷　宋　撰人不詳　學海　四三
梁谿漫志十卷附附錄　宋　費袞著　知不足　四四
靖康朝野僉言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七八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附提要　撰人不詳　學津　七九
建炎復辟記一卷附提要　撰人不詳　學津　八二
建炎筆錄三卷　宋　趙鼎撰　函海　八九
辯誣筆錄一卷附提要　宋　趙鼎撰　函海　九七
經筵玉音問答一卷　宋　胡銓撰　知不足　一〇二
萍洲可談三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朱彧撰　守山　一〇四
甲申雜錄一卷　宋　王鞏著　知不足　一一八
聞見近錄一卷　宋　王鞏著　知不足　一二二
隨手雜錄一卷　宋　王鞏著　知不足　一三〇
清虛雜著補闕一卷　宋　王從謹補錄　學海　一六六
咸淳遺事二卷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一
三朝野史一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宋　撰人不詳　粵雅　一三七
宋稗史—戡亂　宋　撰人不詳　粵雅　一四一
征南錄一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宋　滕甫纂　說海　一五八
青溪寇軌一卷附提要、辨證　宋　方勺著　說海　一六四
青溪弄兵錄一卷　宋　王彌大撰　函海　一六八
宋稗史—外患　宋　曹勳編次　學海　一七一
北狩見聞錄一卷　宋　蔡絛撰　學海　一七二
北狩行錄一卷　宋　李綱撰　海山　一七三
靖康傳信錄三卷　宋　丁特起編集　學海　一七四
靖康紀聞一卷附拾遺　宋　蹇駒撰　奇晉　一七六
采石瓜洲斃亮記一卷　宋　趙萬年編　粵雅　一七九
襄陽守城錄一卷　宋　趙與𥲤編　指海　一八〇
辛巳泣蘄錄一卷附提要　宋　撰人不詳　粵雅　一八一
中興禦侮錄二卷　宋史考　舊聞證誤四卷　宋　李心傳撰　函海　一八八

遼別史					
遼志一卷	宋	葉隆禮撰	逸史	二四二	
遼史補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附紀年表	清	厲鶚撰	史學	二四六	
遼史拾遺補五卷	清	楊復吉輯	史學	三七一	
金別史					
大金國志四十卷附辨證、補正	宋	宇文懋昭撰	汗筠	四〇七	
金稗史					
松漠記聞一卷續一卷附提要、補遺	宋	洪皓纂	學津	四六九	
南遷錄一卷	宋	張師顏錄	學海	四七八	
大金弔伐錄四卷附提要	金	撰人不詳	守山	四九〇	
汝南遺事四卷附提要	元	王鶚撰	指海	五二四	
金史考					
金源劄記二卷	清	施國祁學	仰視	五三八	
元紀事本末					
保越錄一卷	元	徐勉之著	十萬	五五八	
元別史					
蒙韃備錄一卷	宋	孟珙撰	說海	五六四	
元朝秘史十五卷附提要	清	李文田注	漸西	五六七	
元稗史					
校正元親征錄一卷附提要	清	何秋濤校正	漸西	六五七	
平宋錄三卷附提要	元	劉敏中撰	守山	六九三	
西使記一卷附提要	元	劉郁撰	學海	七〇二	
庚申外史一卷	明	權衡編	學津	七〇四	
元稗史一邊略					
招捕總錄一卷	元	撰不人詳	守山	七一五	
元朝征緬錄一卷	元	撰人不詳	守山	七二二	

3246/04



宋王稱撰

李彝興。及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爲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爲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於思諫爲親疏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興立。錄興當五代之際。爲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裴帝加太傅。宋興加太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漻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令抱之。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叡立。卽以爲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立。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逾年而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來歸。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太宗遣使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闕。以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衆爲寇。奔入蕃族地斤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斤。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朝廷興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爲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卽言繼遷悔過歸款。太宗以繼遷爲銀州刺史。然繼遷實無降

心。復爲寇。保忠來乞師。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惶舉族歸順。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曰趙保吉。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太宗曰。朕不事畋遊也。還之。保忠爲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壓境。保忠反爲保吉所圍。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光祚作單衣被髮。騎驛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爲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爲大校趙光嗣幽於州所。明旦開門迎王師。繼隆檻保忠以獻。太宗赦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後數年而卒。太宗下詔懲夏州居民首鼠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遂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太宗遣內侍齎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衆駝來貢。太宗遣使賫詔諭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爲鄜州團練使。初。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棄。清遠在皐海中。不毛之土。荐無井泉。陝右之民。苦其役。文寶建議棄。烏白池青鹽以困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遷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誘送鈐轄四十萬於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圍靈州。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日。不見賊。引軍還。而諸將與賊鳥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還遁去。太宗崩。繼遷乃遣使修貢。求領藩任。真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赦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爲行軍司馬。來擬復寇邊。屢爲六谷都首領潛羅支所敗。又寇渭遠軍。七月而陷。又陷靈州。繼遷率衆入西涼府。潛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遣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宋許則連表祈請。眞宗嘉之。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至太傅。尹夏王。其子元昊性兇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固爾。德明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景祐元年。寇環慶路。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是歲。僞改年爲開運。更曰廣運。毋來氏族人山訛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殺其母而山訛之族皆沈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陷蕭關。陷瓜、沙、肅三州。蕃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隋斯囉阻其後。復舉兵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殼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卽位。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于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鎮戎軍。慶歷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爲書以喻禍福。諭之曰。後中外上言。鹽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牧復。眞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同金石。故特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眞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

造焉。今大王青春襲爵。不知眞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遠先君之誓甚。不避本朝。竝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懽慊。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禦於大王。而能舍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何得與天子作儀。名豈正而言順哉。徒使塗炭百姓。傷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於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爲意。言當時之事。由於衆請。莫過於此。謝於朝廷。朝廷必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如罪子可汗之稱。尚有可稽。又於本國言語爲事。如罪子可汗之稱。尚有可稽。又於本國言語爲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儀。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之國。財用咸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也。大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有諸於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焉。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媿辭如故。鹿籍言諸路皆傳元昊爲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既多憂虞。必爲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榷野利旺榮。且言旺榮方總靈夏之兵。憑險固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種世衡亦遣王嵩以檄及畫龜遺之。龜以早歸之意。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符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懷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貴貫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逾月復來。旺榮與弟旺令逋名壞臥氊部三人列名爲誓。欲議罷兵。然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朝廷。明年。遣其臣賀從勖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今名體未正。未可許。遣郤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曩霄遣使來稱臣。稟正朔。遂册爲夏國王。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京師。許就驛貿易。無坐衆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熟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修貢職爲常。初元昊之叛也。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其年。契丹亦遣使人追索曩霄。留不遣。宗眞遂親將至境上。各據一山。嚴兵相待。曩霄奉厄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及能契丹劫曩霄。曩霄發以兵拒之。大敗契丹。宗眞領數騎東走。縱其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之。壺更先世所爲。居室衣冠文字。而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寧令哥。貌類曩霄。以爲太子。曩霄復納沒啄氏女。野利之族有惡語。曩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爲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爲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沒啄氏。初欲納爲寧令哥妻。曩霄見其嫵而自取之。號新皇后。寧令哥恨而殺曩霄。不死。則其鼻而去。置黃旐爲訛龐所殺。訛龐、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內剔創死。年四十六。方沒藏氏出爲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寧令訛龐以叉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寧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宰而有子。足以爲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爲太后。於是政在沒藏矣。

默記

王銍撰

須人王銍性之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湖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氏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過於清流關監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

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下且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不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為與己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糧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湖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蹈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湖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湖以進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

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成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郎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氈中金瘡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山大川江淮相近既為淮南屏蔽則淮南蓋為平地自是遂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為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

此而始故號端命益我宋之成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為上介辟為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為宗臣比跡於蕭

普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等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辨人嘶感且答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彙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諦亦見之一燈熒熒然遥遥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輪矣其開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代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益聖朝火德之盛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為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襕乘輿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卉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詞之乃世宗二子紀王　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捎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案王銍聞手錄云名惟吉　每供三

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風者乃其後也風爲文官子孫亦然風有才爲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遣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荅椅子相對鉉遂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

頃開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實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臺機藥之事臺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臺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立侍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

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欷歔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其有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其

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祚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閒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孫兒憑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腦次卽昭成太子元僖封許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名臣爲之佐禮數卽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立王豐肥舌短寡言嬖功臣李謙溥姪女（宋史作謙溥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爲夫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賜捩金注子同

身兩用一著酒一著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先上壽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捷足王飲罷趨朝至殿廬中卽覺體中昏憒不知人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門外失馬仆於地扶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慟命王繼恩及御史武元衡（一作武克讓宋史不載武名）頃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卽以冬至日磔釘於東華門外贈王爲太子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他事貶云去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國史敘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毀張之墳墓而已（宋史作毀張氏父母冢剉其尸張氏曾有招魂葬父母事也）

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王懵體因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觀之百領骨左右皆玉也瑣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哨然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賀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爲僚屬言唐小說周元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擣鐵槌擊其腦元宗卧未起中其腦

皆作聲聲上皇驚謂刺者曰我固知命盡於汝手

然樂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錄述錄云元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燦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彼意也然則此乃真元宗之髑髏骨也因潛命瘞於豫陵云肅宗之葬者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鄭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堉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時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衛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聲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牛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上御袍襟頓整折鞠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皆其敬畏如此又閒談錄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恕廂校施役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呂申公為相有長者忠厚之行故其福祿子孫為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字在宗綮之上固多但宗慤父起年過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為侍從且父子世享綠綸九為盛事過必重矣戴足以慰舉朝孝悌之風上許之即降旨召試是日巫命至中書過方熱睡不暇白知也既畢還家而過老病卧於牀上注目以待宗慤之歸問今日來何意也宗慤具白召試舉方歸故不暇白大人也問試得甚否宗慤曰甚得意也過大喜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卧於牀因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揖紳榮之采綬云自唐以來惟

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至是有兆氏焉然則呂申公作相而卻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後宜哉

章惇本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惇為母也章惇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物事巫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既啓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既啓觀知非鴆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薰主引王沂公為參知政事諺事謂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言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閒默對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為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為言言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污軺臣之列而外生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愧言於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云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為媿惟早言於上庶脫其為卒之苦謂自後謂數數勉之耶身上前萎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

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湮滅爾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謂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白陳之一日具資沂公門戶事乃徐緩謂當率候於閤門沂公不得已遽留身既謂身踰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姦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謂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齏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晉公候於閤門見其舌久即頓足捩耳云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過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過緩於閤門含怒不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責令毬而己不覺也是日既至都堂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祈哀於馮拯錢惟演及會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廬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貶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雷州向使謂防閑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案此事又見宋朱弁曲洧舊聞與此微異）

章獻太后智慮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以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於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蕭得之遂各畫成圖黏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閣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平儂智高也兵多智數為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酒飲行胥自起巡而問之曰兒郎若有官職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妻子在家及家私幼小畏世不願去者便請於此處自言

若大軍一起之後取有退避者惟有劍耳於是三軍之士皆感泣自勉至額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

儀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頗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宣撫招討使普至洪州聞儂智在外已下益深久作廣南官也青至徽服往見弼問儂智事言廣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貪墨不法惟欲深洞有邊事乘稅擾中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洎卷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巢穴至廣州哉今誠能誅不用命官吏

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兵而敗陳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二廣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運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具饋饟謁青曰某等隨軍轉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食之數及要若干碩數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答曰此行亦無東西南北遠近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既曰隨軍轉運須著隨軍供贍人人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之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捷此善為將帥者也

高遵裕之為將取宝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為轉運使既至軍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謁此行軍糧多少月日遵裕撚鬚熟計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應啫對遵裕呼書吏取紙自書一月軍糧狀遵裕判押照會訖遵罷其後宝州城下軍濱之食死亡幾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獄華州一淹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裕深責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諸默畧措可以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貌歎曰此骨相窮窶宰相之狀也徐命左右秉燭手展書卷起而觀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然曰杜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直忽見介甫屏間檀欒永洛城尹師魯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事駕既出必攜紙錢益已脅肩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惙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賀久病忌攜覓禮只行然後數日即瘳放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餉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涇師魯憂以泥擅與秩送獄將按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晉言於朝檻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童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為恨益此意也

敕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君君奏臣疾少閒行愈矣曹瑋悼利用既恃宦者明年會其姪沔在真定因侍婢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沔猶過其家不已其夫不勝憤因沔祝衣衣淡黃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沔倉卒不知避宦者為走馬奏之即倡言沔與其叔利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勘其事鍛鍊既成以大鑊煮油拉沔烹之至今都監之廨凶不可入溢沔之冤魄猶在也歐陽叔弼言頃於青州王家見韋獻與王沂公親札一紙云曹利用與其姪兒謀叛事理分明也須早殺卻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范忠宣粟夫三人也王縣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會卒無以為計忽老人搜出一有斬之二字次問余粟公粟公默然下拜而孫元規顏中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金口別有宣諭其容將在廳下卻呼牽提刑馬遂就廳事上馬以出於甲胄兵戈之間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滿於鞍鞚此所謂氣勝也甚者武人非倉卒之間言金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益已脅肩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惙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賀久病忌攜覓禮只行然後數日即瘳放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餉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涇師魯憂以泥擅與秩送獄將按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晉言於朝檻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童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為恨益此意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范忠宣粟夫三人也王縣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會卒無以為計忽老人搜出一有斬之二字次問余粟公粟公默然下拜而孫元規顏中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金口別有宣諭其容將在廳下卻呼牽提刑馬遂就廳事上馬以出於甲胄兵戈之間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滿於鞍鞚此所謂氣勝也甚者武人非倉卒之間言金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益已脅肩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惙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賀久病忌攜覓禮只行然後數日即瘳放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餉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涇師魯憂以泥擅與秩送獄將按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晉言於朝檻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童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為恨益此意也

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也遂據公案錄白申
奏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紛矣范公得脫而元發
坐親累落職知池州王以東宮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害
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爲深讎又起李
逢獄以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贊刀遣宗室世居事
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爲次相急令
介甫赴召其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解焉李之
儀端叔言元祐中爲六曹編敕剛定官見斷案李士寧
本死罪荊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王聖本配流改作
勒停劉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從輕比焉

張茂實太尉資聖之子向宮朱氏所生章聖甚懷劉后
凡後宮生皇子主子（主子一作公主）俱不育以與內侍張景宗
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
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閤以爲春坊調者後擢用
副富鄭公使北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
中迹涉可疑宮弼引以爲殿帥蓋當同奉使交結有自
鄒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歲月非鄒進擬出

先向不足論說

絳知蔡州鄒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
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進呼曰爺你太尉茂實皇恐辭
謝有司以爲狂人而竄配之其實非狂也茂實緣此求
外郡至厚陵卽位趨海邸諫改名孜頗琢之自知蔡州
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蓋動悉縢元發言當因其病問
之至臥內茂實斥幅起坐其頭角嵷然真龍種也全類
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
矣其于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鄙中作壻此可怪
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爲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
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識其面有涅文也青來
日遂簪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置
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
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子階之下
燭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
他僧寺竟居於此寺面所舉之地悉如前夢又何異也
李宗易鄧中陳州人詩文琴棋游藝皆妙絕過人前輩
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爲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於州
之後圃時炎曦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
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
大食合公大簷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堂之西房令取
火魏公謂救火人曰領見狄樞密出來救火時著黃襖
子者青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
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
知陳州問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文正盛傳都下及其家遊
張茂實太尉資聖之子向宮朱氏所生章聖甚懷劉后
凡後宮生皇子主子（主子一作公主）俱不育以與內侍張景宗
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
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閤以爲春坊調者後擢用
副富鄭公使北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
中迹涉可疑宮弼引以爲殿帥蓋當同奉使交結有自
鄒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歲月非鄒進擬出

絳知蔡州鄒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
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進呼曰爺你太尉茂實皇恐辭
謝有司以爲狂人而竄配之其實非狂也茂實緣此求
外郡至厚陵卽位趨海邸諫改名孜頗琢之自知蔡州
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蓋動悉縢元發言當因其病問
之至臥內茂實斥幅起坐其頭角嵷然真龍種也全類
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
矣其于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鄙中作壻此可怪
也

先向不足論說

元發在蜀初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只我還得聖語
下發殿廷是時縢元發爲起居注待立殿如既歸廣
溜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開乞斬某以謝天下
少智米必不爲人陰使之耳蓋廣溜被逐皆言君實純
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蓋動悉縢元發言當因其病問
之至臥內茂實斥幅起坐其頭角嵷然真龍種也全類
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
矣其于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鄙中作壻此可怪
也

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爲原東春官嘗夢入一僧舍
稍新潔有大牓大題其西室曰宰相然確死於此室旣
籍不曉其旨時持正尚在相位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
潛檄權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
亦如夢也方歎息與同官言之未幾持正責新州州無
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識其面有涅文也青來
日遂簪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置
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
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子階之下
燭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
他僧寺竟居於此寺面所舉之地悉如前夢又何異也
李宗易鄧中陳州人詩文琴棋游藝皆妙絕過人前輩
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爲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於州
之後圃時炎曦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
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
大食合公大簷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堂之西房令取
火魏公謂救火人曰領見狄樞密出來救火時著黃襖
子者青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
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
知陳州問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文正盛傳都下及其家遊

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邊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
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
官嬪盡陷沒殷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
瘡發云益北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
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益已
有取北邊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九
甚偷聖志之不就也章敦公爲先子言
王君貺楊是時歐公爲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
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瘧同試相迫勉扶疾以

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座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座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試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己卷子搜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包盡用之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頗覺成篇至於詩亦然是日程試半是歐卷半是歐詩李大感激遂覺病去論第二場亦復如此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後李於家廟之旁畫

歐公保事之等父母以獲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同官引先祖至影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為世之場屋虛誕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趙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踰墻避之后時卽還父母家俄選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士也劉貢父過寶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貢父乃化光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良會有名瑤池非實在蓼蓼靚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瑟嶠巖坎壈嘗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

一室

先公言劉班恪公平初及第為常州無錫尉時有巨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國初故事多用齊魯鄒朴經生為縣令而無鎖令又皆老之經生也令雖吏貧薄尉廷趨而端坐於廳事受之平素倘氣不能堪徑趨廳事掉而衝拳痛歐之路於塵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歐死令矣平亦不顧歸而酣飲至醉

羣盜聞尉歐令死大喜乘館日至邑之草市飲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往捕之諸盜俱醉且不成尉能遽至也平手殺五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火并獲鈒旋歸邑會令家唯藥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鄢陵係由此知名

王荊公於楊褒楊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為樞密使上令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荊公唯唯既出又使前省官相約飯會甚慇懃也比往時待遇極至飯能又延坐謂荊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為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乃泛謂荊公曰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但徵愿之遂散公歸至旅舍歎曰晏公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荊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為敵不能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

王荊公議　按問自首法舉朝紛紛唯韓持國與公議同一日晚見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與時議如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維與介甫同固夜來枕上不能寐細思之亦有可議也荊公歎曰此一事安石理會來三十年矣持國以一夕聽明勝之不亦難乎

錦綉文葆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負無子因攜去肯之竟不知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沒王事得官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浙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為富民結客歐之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於州州奏監罪請貸於法子厚為請富民誅於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貢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公待以舊倒常禮或謂公茂則責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此也鄉人之賓者取高科貴預榮焉又曰休沐日相遊一飯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州而鎮江卽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江展省兩州送迎旌旗舳艫官吏錦繡相屬於道今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荊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荊公病愈秀公請於朝評帶人從往省荊公詔許之舟楫衛尾敝江而下告街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歎之荊公聞其來以二人肩輿輦迎於江上秀公鼓旗艦軸正喝道荊公忽於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慚其歸也令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荊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卽於道左遇之荊公捨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荊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牀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命張繖而日光正漏在荊公身上荊公曰不須若使後世做牛羊某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道左有嬰兒啼甚詰其所以乃宗封西徼御書碑其高數十

文物數段爲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直上薄雲霄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碑樓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既焚碑字缺剝焚損十存一二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繼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縱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卻道賊姓黃名巢希仁知其戲己默然而去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開後主巢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編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寺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富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懷悵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也耶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鎖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試訟父之冤且乞斬辯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致敗是時誠之叔紘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紘坐廳視事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稱其少年豪傑介甫同方識之見衆人稱譽其豪傑乃云

屠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渠是何豪傑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荊公嘗戲折貢父名曰劉放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折荊公名曰失女便成宅無六真是妒下交誤當字荊公大歎而心銜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安石安禮安國安上謝景初景溫景平景回也

吳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與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詩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旦耗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詩云據獻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與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與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與地之圖也不知倣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倣應曰今一場中唯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於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楊爲省元石介作歲歷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諫官之家一夕所乘馬爲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樞密使繇此與介爲深讎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或公廳時失聲發歎曰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後卒有報善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在兗州力爲保明乃免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左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告救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

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開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兩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吳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業牘（此處似有脫文以有誤猶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衆下疑別是一則）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皆起復至富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備臣楊大年王元之吳相皆不會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朝廷體貌況在兵革之際平其來否則在人耳

夔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段當如何子厚曰除是停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爲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鉤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邊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

其小冊觀之盡記人細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倘衆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啓觀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誅戮乖崖問其故荅曰公爲政過猛而又陰探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興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家三輸林百祿爲執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貸文度其後果興語有脫誤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馬溫公爲相除張茂則之子冀爲閤門使本朝無內臣之子在閤門者君實明日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發曰光不敢爭正論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爲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梘赴省試時以汴河上舊省爲試院既聞梘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梘

既出門則報梘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舉人跨蹇自河路東來者問報梘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礪也跨蹇者聞之卽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行小童曰此雖丘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舉聞安世第一

汝礪不足論

沈存中筆談載王文正公微時家貧常苦食不足一日有僧相過公延入坐設麥飯僧既食而去明日又來公謂僧曰昨日草具不意再來僧曰貧僧昨日喫了明日喫不得公大慚遂力學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見所謂鴈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鷂雖也因言此鷂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窠仲修令探取其窠觀之皆一窠二窠蓋雄雌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

也鷂而通者習水面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因此悟明二語疑衙仲修且歎村落猶呼曰關雎而和而別則學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襄仲壯輿曰軾元豐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之該洽實出陳壽上不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　陳壽下也蓋好事多在世中安石猶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軾對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甫以此事付託軾軾今以付壯輿也裴聞此於壯輿盡直記其省

言

時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爲江東小潤因按部舟行於大江阻風繫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與同試二三舉人盡卻從者上山閒步山甚峻拔荒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於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問曰豈非時狀元乎彥既訝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實而未之信也相與至佛殿後旋掃去稍塵始見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則彥尚未生之前也觀其末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終四品彥錄之以歸嘗以語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尚書卒一作禮正四品距見題字時適十三年矣

劉瑾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庶母王氏一作母既生瑾而出外瑾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氏了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瑾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爲人會葳除日行次汝洛間地名彭坡者逆旅鷁樓葳盡未遂所

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瑾憂鬱中謾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爲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之未見曰喜神臨如化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瑾雖心喜能知本意而復段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卽應無相忘也瑾愈惑旋問籬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

此村富家其逆女者所生也其壻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閨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爲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事也故今日迓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近女甚厚也瑾引身稍相近問緡知媼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問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瑾也瑾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嘗役於其家且每視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盜紙習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

繫衣中小紙示瑾因略道所以方語語酬酢間村市小兒之盡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瑾詳細曰當爲驗之然瑾久求母不獲而爲人紿之疑似多矣意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道騎乘迎瑾瑾猶未信漫往既各細驗之眞瑾母也貯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殞絕於村市久之事定因訪日者其見也問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目人意以瑾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瑾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瑾任遇神宗鼎臠繁劇爲世名臣二子何勃肯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鄧官鄢中彙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師而信服焉舅之母以夏月蜚寢於堂而堂墻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雲紲有黃龍自井飛出盤母驚起開目見之怖投牀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卽教也舅見母死吼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游不檢一日書娼館日呂洞賓李教同游曇知其尚存也道人四出捕之尋獲矣教皇窘自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聞教妖

術最高果言教爲謀主用事朝廷亦知教妖術最高果爲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駭捕曼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冀必得教雖譖言教逐出既自縊死終不信也又於姐館得教所姐教與呂洞賓同游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合員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雖知員州無李教所部監司太守如張益之張存十數人前皆重貶獨雲貴昭州別駕敎婁子皆誅死今仁宗實錄雖載此而無如此之詳故表見之

呂文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齊隨錢宣靖若水劉燕國煒同學賦於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曰師出矣衆問僧何爲師道士僧曰師術數於道士三十年矣衆因泛問之僧曰吾師切戒術求精慎毋爲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來扣師可也明日遂見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道士撫掌太息衆問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嶺嶠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衆驚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率歷不過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當責詳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書考終始錢君可作虢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無執政之實語遍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忽然以爲謾妄曰坐中有許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受債必欲問之請得徐告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衆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第無人可率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謫命之命悉如所言延卿連蹇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日文穆命道士與席賓散獨留二人者入內閤藥歡如平生文穆矜歎詩曰昔作儒生謁貴閽今爲丞相出黃扉兩朝鶚薦登科日一紙鵬飛萬里程衰鬢漸垂新鶴髮故人猶醉中別夢裏烟霄送了歸羽客漸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設說多才子從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紙札似若復章者乃昔偈曰重日重月榮華必別笙歌貶雲貴昭州別駕敎婁子皆誅死今仁宗實錄雖載此前導僧師着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其後錢貳樞府未百日龍張王先後登庸劉守鵬中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極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偈乃致仕歸於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僧師是日大寒微霰笙歌乃敕葬士大夫鄭翰林獬邱官紓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俱不利紓爲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鴟張未知勝負謂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與妻室憂紓從掌未知吉音又憂獬仍舊拙於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鳴聲甚厲衆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爲釜鳴未定忽岸上亟薄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紓書云已破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遷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及第矣釜鳴蓋有爲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獻字獻甫風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唐之類所閱佳麗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聲毅夫既沒求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親養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蠻酋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聲音侏儒如鬼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來監安州酒稅與獻同官獻以其素姑蛇暗擊之人每於其家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食然光勇終不快意蓋未嘗知中國士夫家常饌也每食饌畢必令擲頭巾於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對獻言如前獻因語之曰汝本溪洞腥羶生蠻不知有飲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爲未始有也獻謂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驗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客云就試前裴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爲驢子所落景彝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彝彈其士檢不修龍之又會子固作中書舍人遣朝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損子固甚苦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韓姓徐子固苦曰賢便是徐韓大怒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龍之又攻龍修五朝史

駒皓所造開寶塔爲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上一燈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須臾大雷雨作而焚盡都人大駭此真天火也祖母爲先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爲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州與都守王山民宴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兒子決須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雖令似才俊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不得意亦須作第二人來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繼得家書云初考乃狀元爲賦中小誤遂以賈黯爲魁立之卽以

晉宋都守而行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頴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討上獨守城不下其令祖嘗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丘者姿職既入拜諸司使開陳橋門以迎太祖即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安習也太宗判南衙時青州人獻一小女十許歲諳闕理產業事太宗悅之使賢之不可得習請必置之遂與銀二笏往習乃賤銀二二兩少塊子此處似有脫文不數日竊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抽安習甚嚴南衙遂滅習夫婦於宮中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爲節度閤後其青州女子終爲賢妃者是也

歐公云太祖英武踏州李筠反狀至悅其奏召其子皐城使守節言父反事惶恐次謂彼只少爾但速去來日方由奏示臣寮守節至踏州開城降兵不血刃

慶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爲樞密使楊察安壻也時自知制誥避親幻當三班院察之弟寘時就試舉員魁天下望未放榜開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察密以報寘而寘試能與酒徒飲酒肆間之以手擊案歎曰不知那個衛子奪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悉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荊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爲狀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一人爲第四人寘方以都堂謝時不知自爲第一人也然荊公平生未嘗略語曾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爲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寘慈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朴

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楊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壓卻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寘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公慶歷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奎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妒殊寘昌朝舉館職凌戲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臧魏庭堅諭澄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辭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介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合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由使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二作慶州壻遍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於家嫁奸戚晟自慶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諫同行通張與諫通事發劾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巡

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益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頗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奏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

泰州監稅昭明降

泰寧監稅公實告云不知淑慎以遠非宰知止族而鞫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舉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亂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潁節往布都條體余覓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貴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顯弼事端漏落偏設陰合傳會知朕憤重獄事不聞有司而私密省寺潛召胥役跡其阿比之實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問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

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謝淑外爲舉人上書陳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甥會存之言

歐陽公爲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自大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憤爭因從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於郊因問歐公所以外補之由公歎曰吾儕要會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紳韓愈令不臺參故倒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亦大歎二人遂益交歡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孤甥之

遷奚益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周人所撰也盈盈者天賀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謁者父遘往視之因是以祕計相親盈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問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甚無害千牛懼得罪盈盈曰敬曰第不

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淒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則決無惡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盲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問曰何久娛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為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城閉其不如此國何以久安耶此傳無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為藥鋪役人與高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妄以神宗與其母繡抱肚為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醫外非便宜接正其罪以絕萌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冒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命槩并包拯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妄書而悲之與前復長道作考儀曲云金陵宮殿春歸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為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

塞殊不知執中已擯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內逐段事一云蕭固為廣西轉運使時儂智高未反但誘聚亡命陰為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固遣人誘說且奏朝廷乞與智高一官善撫之因令開交趾奏下樞密院難問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報固既召歸智高果反破城殺吏大困一方所至驚然王逢太臣僅免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於固以知吉

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為省題詩皇祐元年狄青成功於廣西時甫赴試西旅來王詩云蒸嶺占佳氣氈罽拜未央最為佳句此皆原父親札稱康定中元昊上言為諸羌所擾不得已請朝廷加一名號宰相大恐即乞削屬籍出兵加討時惟諫官吳育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乞加以名號不聽卒致侵擾忠烈與固相類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鄭畋乞與黃巢節度使呂琦乞和番之類是也

劉原父學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賀常舞父

同在雍夏月與常露坐見一流星甚大原父驚曰當有親王為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為皇子

趙至忠虞部自北地歸明嘗仕遼中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驤都監妻女皆為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為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前復長道作考儀曲云金陵宮殿春歸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杖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末央數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會不輸綵室供奉一官并武驤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暮柏梁吹落天涯悄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章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昔黃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歌歌遺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蓋驚胡塵陰山射虎逢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徧數天河星只有南冥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猶哀

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青青意何當問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年丈夫飄泊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生有國時修真風館皆宮人施財刊姓氏於碑有太宰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其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袞江南錄有一本記澗稍有倫貫者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鳳後主聲聞於外多宛轉避之又嘗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富鄭公猶為舉子每與公往來是時胥夫人乳媼年老不睡善為冷淘鄭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廚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怪而問之乳媼云我老不睡每夜聞連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驗之若如常夜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嘗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鏇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眞率豈有此理諸公為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

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

李士寧緣以金鈒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初許既魁多士其父許琰為越州知錄往省覲道出杭州見沈文通召食罷延之書廚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金塗雙龍纏之製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見而歎愛且屢日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門禍患相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為贈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寧素為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溫所佩有二刀

焉其雌者士寧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寧爲此刀親渡海往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處歎息髣髴久之妄世間其意士寧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寧遂舉以與之爾後忽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寧私以遺世居也士寧既坐私入官贈詩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爲禍有如此者

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過一少年風骨竦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朔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情物態叔原妙在得詞人遺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謝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荊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之詞人盡如此而已矣若荊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遒如景陽妃含

睡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妝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卻描除淨盡此所謂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放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長改學制自謂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荷葉有姿色公能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帶犀在案上乃公所愛因究其所從蓋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笞斃

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於上皇召爲宮使西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入一作六受恩雖出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頗侍方從於今日徽廟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書於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吕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書之矣過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寧有舊臣曾陪元宰輔洪鈞鼎皇不滅周文美八十重來起渭濱徽宗改不滅作不啻御書二扇一以賜吉甫衆謂必相矣然何執中鄧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黨逐天覺門人起大獄爲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亦於京師其命矣乎

賀方回過謂屠人遺集取其意以爲詩詞然所得在善取屠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蓋見叔原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詞人遺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謝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荊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之詞人盡如此而已矣若荊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遒如景陽妃含

睡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妝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卻描除淨盡此所謂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放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長改學制自謂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荷葉有姿色公能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帶犀在案上乃公所愛因究其所從蓋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笞斃婢布衣執杖而已未嘗誶也而舉婢不能防閑縛而盡箠之荷葉既執縶唱令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其脩筆而返都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刨械送獄郡守方通親鞫而亟斷之杖其背臗事靈動而僧不動如山荷葉執縶四十日衣敗巾公思之令援曰十二縣君不須出令荷葉依舊伏侍荷葉却著舊衣荷葉堅不肯著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則慈之矣得葉不著好衣不伏侍相公荷葉寧死詞言乞吞氣立死

大猿數十章逐使人擒而縛之忽於烏龍山後突出數千大青猿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曾仲目擊晏元獻龍圖守潁州一日有峽路人獻雛手藝者作踏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衙排軍白公曰頭管出戍曾見此等事但請閻都監門大索必獲盡斯等妖術未能遁出府門也公如請戒衆兵曰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觀撫有最後於馬院芻一束曰舊有聚馬杜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閻遂獲妖人

韋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歐公作史炤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請至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割甘酒亦可穿衫著帶甘酒亦可原有飲酒二字今刪令婦環侍甘酒亦可原有飲酒二字今刪終不若美人甘酒之中節也一置茲山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甘酒之體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荊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於家以棄秸爲薦就廳上寢於地是時潘夙公南道人下黃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露顏瘦損愧以爲老兵也呼院子令送番入宅分人

含人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得呼呵叱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趨由且曰好舍人好上拆以謝急足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由知同州執政留之甚力以修唐書爲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巢姓兄弟二人養母傭力又傭二人擔糞王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傭者不至兄弟皆恐夜無母飯不知所爲遂各擔雜遍刺求售擔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擔於杏山觀前左旬垣有缺誤忽一道士自觀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廁汝能從我至觀中句疑有脫文因指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金器兩擔

默記

光彩爛然二人亟尋過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色人因擔以示觀主聞之於官太守曰此汝得之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毀其業盡買田遂爲富人敘

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爲郡守天之報施昭顯如此

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爲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專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僚屬門其閽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謁者問知無官論衣襴縛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爲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時胸中不勝憤興謂者言通判歇息未敢傳坐幾三時餘甚怨報通判請讀書請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久之曰何處安下有閑示及一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鄉而卒獨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宮步六遁易見以道得其書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湯湯舉又唱詩臨廊作潛仍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裝喫酒去來遂仍舊往飲數日而罷

蔣希魯守蘇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王荊公兄弟門弟子數人遊學中坐門塾少旭回頹黃河抱撞關委蛇滔滔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時如宋王汪輔之一作補之一時碩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稱譽安焘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衛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衆人乃服其

默記

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士以終

恩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嘗書以示衆云書者一藝爾可以紀言紀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湼槃有志於道者請事斯語

頴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於古人尤工於詩慶歷登科既改官以祕書丞爲益州司錄會朱子京爲帥惟事宴飲沈湎日夜衙前陪賓客自經景通上書子京不聽又於本路轉運使力言差役之害請減飲宴子京不聽又於本路轉運使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見耶先生固請往見之曰上座於人纔舉意則知之況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先生益不樂失志得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鄉而卒獨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宮步六遁易見以道得其書不可用

默記

越扑朔道不行此句又字下疑有脫文乞解官薄遊又不許遂挂衣冠竇本脫戴其母去官子京進人追之不回過關無以爲驗景通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坐是勒停關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辜復官王荊公行復官詞略曰況聞之去官志於著乎後居潁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名分定錄潮說脞說之類甚衆如杭州錢塘多刊作大字

版攜歸印行於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聲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於世常輕君房爲人君房心銜之及作乘異記載白稹死其友行舟夢稹曰我死罰爲龍汝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聚觀而烏鵲噪於岸倚舟問之乃漁人網得大龜其友買而放之於江中乘異記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東華門外忽有少年搜君房下馬奮擊冠巾毀裂流血被體幾至委頓乃白稹之子也問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後已觀者爲釋解且令君房毀其版君房哀祈如約乃得去

裴鉶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無可疑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是也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則自昔已傳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賦曰恐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已上皆李善之注語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則此事益明然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則誤按甄后自爲袁熙妻而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黃初二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謂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於黃初七年乃崩即黃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者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絕故也此有深旨僕考之舊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甚憂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疾召甄左右白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此奴云云故孔融聞五官將納熙妻也以譬與曹公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學謂曹傳所記後見問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予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黃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曰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絕哀一逝而異鄉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又曰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爲太子數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又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刦奪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語曰朕於天下無所不容況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隱詩再三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陵高岡之句楊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春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爲君王殺灘均注曰灘均陳王之典虞謂王於文帝者又商隱代魏宮私贈詩先於其下注曰黃初三年已隔存沒迫代其意何必同時亦廣子夜鬼歌之流詩云來時函綰阻佳期去後滄洲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僕意李義山最號知書意必皆有據耳況

徵之代曲江老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思移趙思王賦感甄輝光隨顧步生死獨搖悲有脫文

壬寅臘月鈔訖并校愴庚辰之歲湖賈攜得鈔本至先爲林宗取去自後更歷兵火此書尚存至辛丑歲偶語及之乃太息捥腕云破家子散失閱次年之冬同聘錢遵王話及明皇玉牒懷事錢出此書因借歸鈔之時無善書之人草草雜書云林宗本尚有五總志附又不知何時得鈔之以成脫觀也裝潢精麗石君

王文正公筆錄 王沂公

王曾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冊為皇太子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真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為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宮僚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　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后訖　太宗世止為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　真宗儲邸歷年最久羣萃中為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咸平中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為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昏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為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書且曰俟彼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為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為人有誠信北竟甚重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訪其到關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　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為定制

王翊兒名彥昇以善擊劍得事　太祖潛躍中隸於帳下顯德末帝為六軍推戴還憩府第召宰相至諭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劍叱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麤獷倉卒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為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舊相王溥私第溥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酗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寖知其事遂黜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洎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為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為始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為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為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為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獎賞即令記錄俾俟歸朝日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至關上復先

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贓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　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瀆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僞諸國收其幣藏金帛之積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儻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爲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　太祖上僊其事亦寢　太宗改爲右藏庫今爲內藏庫

周朝馳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　太祖皇帝動位漸隆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數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己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勳戚同等終　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洎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自言素有癱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疾患之狀既而觀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劉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後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朝召近臣謂曰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單製至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迨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閤門進名奉慰訖退齋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大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日眞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饌左右聲言飛蝗且至上起臨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甚不懌命徹已箸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使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處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爲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

事上在左毋后在右獨垂簾坐中書密院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末不改其制　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魏相且憚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後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旦住參知政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晝詰王命急宣或至旰昃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泰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寖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人倫遽白曰此有眞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爲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貲薄爲名語倫致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實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歎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公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其所儲廩未備或塗迂遠

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怪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著曉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鬬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容書之会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終録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樞密院所親聞嘉言美德更不録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絶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戸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請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内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緑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雖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詞讓公斂裾踧踖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愨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吠濬之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絶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利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虚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　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潦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舊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　太祖潛躍中代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爲相趙普執奏以爲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巽嘗有文稱祥符末中壽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爲不遺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爲見晚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虚懷前席以俟其啓沃而巽語不及他首以牙排爲覲先帝默然翌日論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職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絶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敬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其重爵勳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宴儀對上時燕服儀至昇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竪儒以我燕服尒遽命袍帶儀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爲學士一日　眞宗承明再坐召對（至此謂之側坐御殿謂之再坐）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恐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覩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敘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敘事對舍人以下即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王文正公筆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成平五年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乃所記朝廷舊聞凡三十餘條皆太祖太宗眞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可據故李燾作通鑑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如記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羽書遽奏無虚日旦以爲憂沆

三六文正筆錄提要　一

獨他日天下寧安未必端拱無事及北部和好登封行慶旦擬於費導始服李之深識云云司馬光凍水紀聞亦載其事則謂和好既成而沆獨憂之李燾考異謂沆卒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和議始成光嘉偶未及考當以會設爲長此類皆爲能得其實惟景德改元在其年正月而曾於王繼忠一條乃謂兵罷改元亦未免有誤又繼忠兵敗降遼不能死國反爲所任用殊虧臣節雖有敵導和好之力殊不足自贖曾乃以盡忠兩國許之竟尤爲失當矣

三六文正筆錄提要　二

錢氏私誌

錢惟演 撰

神廟儒宰間論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作實謂知台州回光王補試入太學適典城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貌火豈子風骨不群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榻聖貌甚久皆不喻其意明日又令敏甫召同舍飲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王甚久皆不喻其意明日又令敏甫竊取所茶携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勳賢之後尚主今得呈趙王錡某之孫真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啓聖親見之事乙勝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

錢世昭 撰

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王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王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永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繫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垂聖旨令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祔光王背曰錢即女婿上云是個草稿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簾漸遠後引光王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歌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伏下御馬一疋宗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鞍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却駕方金鄉仙花帶赴朝參謝

年坐降下降三級讓送就第太常卿鄭遵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宣慶宮見入內謝畢方見舅姑准例貴主畫堂東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稅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本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率百辭賀

賢稅乳母來恭重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為念甚不去王仙聖母奏來副車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王入禁中上笑云重寶來娘娘奏說都尉來光王主寺性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北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致每起謝必勒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俛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頂巾襆帶或團扇手柏求詩內侍衆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瑚璉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悉以賜公前來者慮之畢不停綴都不點竄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乃稱其所長如美觀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光王欲赴朝暇稍立我昨夜夢見王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這人說朝暇稍立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太主上薨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臨薨聞者嗟嘆良久內侍扶掖歸院翊日問學士夜來醉否云維上命賜金蓮燭令內侍秉燭送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欠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泰畋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云不敢遂命出公舊作蔡云臣才思短遊不及上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云學士村又上鍾愛一公主七歲而薨親送殯宮嬪路悲甚命宮門外再設祭合用祭文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論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悟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日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徑涼堂睡者覺失金釵故遲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閒干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王鉤垂下簾旌捲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倚有人雲鬢亂金釵墜枕函有墮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勸官歐而令公庫償釵成歐當火銷以為然後給五代史十國世家編數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表誌從祖希白實戒子孫世勤人陰事賢者為慈歐後為人言其盜甥表云長厚夫而無託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箋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綠輕那忍折黃鶯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開抱琵琶掌上彈錢堂下走低時相見

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祀版祭器而去後旬日
妻國殺豚納其下二十餘帳反倒不安牢檻內附拓地數百里獲
生口數萬羊馬橐駝不可勝計
蔡忠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童者毛女語蔡云
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
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
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
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瘞焉呂縉叔侍蔡門人蔡罷珠簾畫散獨呂
送至長沙呂來問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
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特謂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
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
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重德之太尉李衆作大方
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人夜行閒井中叶云
你幾個怕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閒來元宵有字學一日於延祿林殿張綃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
現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滿召米書之上出簽觀者
今采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云龍蛇飛
動閒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
賜之蔡除書至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抗劄子上顧謂
曰倚子上來乃顧祭殿云皇帝叫內侍要畫孟閒門彈奏上云後
人不可以礼法拘一日見蔡貴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
第一龜山頌還能更卿佛脚為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且做第
二米有孔子卷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
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
甚聰敏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譬
諸愚人送李原陸鑒谷序原不過知於主上者擢能坐茂樹以徐
日子占中大科登金門上王堂遠於我寧之承權臣忌予占為宰
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
何不一筆勾斷專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緣急
到如來地亦可以騎鶴遨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縻柱守林

待入悉趣菩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吃
飯處祠祭剝數處設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自中有為卷書
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
世諸佛則元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占若能脚下參做甚
年富貴功名眼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書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主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
相應顧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
不相應顧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
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
前程休咎並能悉中也
荊公拏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於阪金阪錦關更止之曰任於
金錦禁急文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員字欠兩點不
得作日字猜貧二字也又四箇口無背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
作田字猜賀字謎云目字也又四箇口無背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
作田字猜賀字也
陸宣公贊子忱知權德輿院有武臣陳理公貴聘從軍三十餘年累立
戰功寶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堪虜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
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
次揚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
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調朝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實正色云只
為建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詞關着衲服
宋相郡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開其第二十七卷
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諭謀云相公寄語學士閒昨夜燒
燈夜無能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
飯時召學士笑曰郡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吃
為甚處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
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
虎視牛行足以任重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庸材
下用之則責不用則退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纔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
朝後見大君之門見鵷鷺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縻柱守林
星上之鳥亦好後有一達官劾罷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
日還朝後見大君之門見鵷鷺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縻柱守林

明節劉后一時寵遇傾六宮忽苦痞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
在領巾上俟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
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
一旦遭遇聖恩得典樞御之劇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
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
王帝姬之多不可以嬪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萬計
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論恨已不得少罄
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不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
每欵宮鮮必提領巾上檢閱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
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衣衛士見后
於巫山髣髴細合金鈿云

錢氏私誌佚文　　清說郛本輯補

倘生條首句「繡嶺熙春閣」無「烟嶺」二字而有「某登瞬父兄說熙春閣」云云

補節　忠懿錢胡同三子建節後光玉與三兄建節光玉繡修鎮南北綱地有十節常節度使至圖緣使者賜牌印旌節上日開封府妓樂百餘迎引置關設香案引旌節于拜揚兩旁官告牌印皆置案上初拜交旌再拜交節是日諸總御司以至市井遊手前後傳呼謂之擔節至少三五千人犒賞大有所費猶幸鎮遺風也蕭者得之即爲築安定德鄉一生貧苦隘終建節幾破家焉

仁宗戴玉佛　寶穆一日開小金合有玉佛兒十數枚大者如鐘小者如指面某問何用寶穆云仁宗皇帝每日頭上戴一枚大者曠頭帽子裏戴小者冠子裏戴皆我無德每日多少人呼萬歲教佛當之

書堂　書堂上有關八藻井五色彩繪花傳細地花砌地設通臻五明金燈角倚子茶床排當即施用銀石設黑光五明金銀鍍燈角倚子茶床排當即施用銀泥帳設子孫輩向分昭穆坐服用之物酒食器外如洗漱之屬寶穆者金光玉者銀未皆錯亂皆遵李和文家風兩輩主第老婆不敢忘也

歐陽公詞條末「歐知貢舉時蔣第舉人作醉藁策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說郛本作「歐知貢舉題目出通其變使民不倦實良伯昌云試官偏愛外生兒子是科場大闢皆緣東門之役也

酒名　親王宰相使相歲賜公使錢七千貫許遣酒主第亦然李和文家酒名金波吾家酒名清淳王晉卿家碧香蔡魯公家若臣慶會泰酒頗家產動皆賜名其餘不能盡記

米元章條末句「大說孔子」下有「黃魯直笑謂元章云公實合翻落既不見還又懷少更落也」二十三字

佛印與東坡事條末句「珍重珍重也」下有「又傳是王喬事」六字

鄉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鄉小人貴和間有遊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簡朝發檄校少保節度使與諸兄同正任班對中人以上皆話即鄉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瀟舍請天童罷數十遍其肇瑄瑄

指面某問何用寶穆云仁宗皇帝每日頭上戴一枚大者曠頭帽子裏戴小者冠子裏戴皆我無德每日多少人呼萬歲教佛當之

書堂　書堂上有關八藻井五色彩繪花傳細地花砌地設通臻五明金燈角倚子茶床排當即施用銀石設黑光五明金銀鍍燈角倚子茶床排當即施用銀泥帳設子孫輩向分昭穆坐服用之物酒食器外如洗漱之屬寶穆者金光玉者銀未皆錯亂皆遵李和文家風兩輩主第老婆不敢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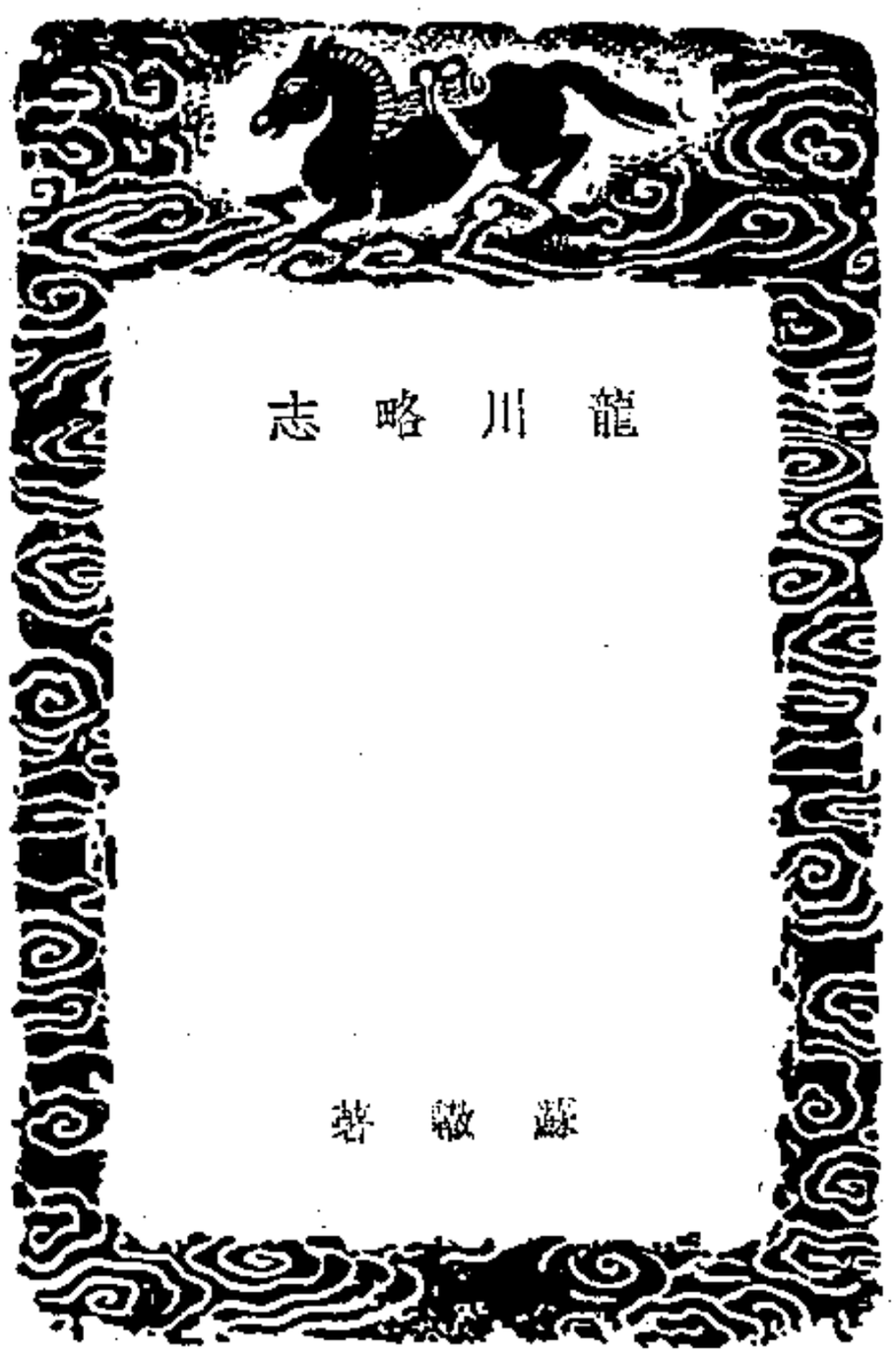
歐陽公詞條末「歐知貢舉時蔣第舉人作醉藁策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說郛本作「歐知貢舉題目出通其變使民不倦實良伯昌云試官偏愛外生兒子是科場大闢皆緣東門之役也

然且云對天唐堯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虽蛛敕云逗天唐稱羅隱王才元少師云若無羅聖如何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是皆貴小人之貴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子經是可笑也

錢氏私志一卷

舊本或題錢彥遠撰或題錢惆撰或題錢世昭撰

錢會讀書敏求記定爲錢惆其說曰惆爲彭城王第三子昭陵之甥故記歐陽尚主玉仙求嗣事備悉其書載陽以父廢閣知台州回者乃冀國公諱暐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時也彭城王諱景臻字道遜冀國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稱先王俗子以爲起居舍人彥遠之筆不知彥遠乃忠遜之孫翰詳其稱大父實諱閣字載陽以父廢閣知台州回者乃冀國公諱暐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時也彭城王諱景臻字道遜冀國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稱先王俗子以爲再從叔姪世次犁然安得反有先王之稱所辨良是然此書未有錢世昭序謂叔父太尉昭陵之甥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皆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其說得數萬言敘而集之名曰錢氏私志據此則是書固非彥遠所爲亦非惆所纂蓋惆嘗記所聞見而世昭序而集之倘序稱叔父太尉則世昭惆之猶子也宋史秦魯國大長公主本傳主爲仁宗第十四女以嘉祐五年封慶壽即是書中所云錢某尚主而通考前列秦魯國大長公主適錢景臻後列慶壽公主而不言所適則以慶壽公主與秦魯國大長公主分爲二人證以是書與宋史相合可知通考之設惟其以五代史吳越世家及歸田錄貶斥錢氏之嫌詆歐陽修甚力似非公論然其末自稱皆報東門之役則亦不自諱其狡怨矣



蘇黃門龍川略志引

予自竄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藏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借廬道室，法皆不許人，裒棄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葺漏，粗蔽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藝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鋤其間，既數月，聿懲葵芹，得雨盆出，可翫可笑。蕭然無所復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撫可咨語者，有黃氏、老宦學家也，有害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昏寓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使書之於冊，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略志。

蘇黃門龍川略志目錄

第一卷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愼勿以刑加道人　養生金丹訣

第二卷
醫術論二焦　王江養養生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第三卷
與王介甫論苗鹽法錢利害　論榷河朔鹽利害　議遣八使按訪道利

第四卷
許遵議法雖宏而能活人以得禍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契丹來議和親
議貢官麴與榷酒事　江東諸縣括民馬

第五卷
議定吏額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不聽秘法能以鐵爲銅考
王子淵爲轉運使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辨人告戶絕事　言水陸運米難易

第六卷
辜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臧里僕隸不得改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李湜復議能蒔竹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第七卷
議修河決
第八卷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錢之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絹等折充酒司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第九卷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衛人　議奏鹽門客
董敦逸貢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第十卷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鄭仙姑問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徐三翁善言人異編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一

宋　蘇　轍撰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予幼居鄉閭。從子瞻讀書天慶觀。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予亦竊而問焉。謂予曰、子知楊綰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郢嚴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賢。曰、郢震雖賢。其不及綰遠矣。曰、此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而郢震皆考終。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予夢中固不辭三人之然否也。起閱唐書。三人官秩。等考皆信。獨不見好殺與否耳。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器。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樂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老僧嘗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以告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

死者。有遺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試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煆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數見陳卿。語及此僧。還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資生。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贓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裘知錢所從來。文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來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養生金丹訣

予治平末。浙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舉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長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若枯草弊絮而眞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我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僊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愼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汪公君貺大名幕府。嘗有丐者以大扇傷一婦人。而盜其首飾。於法爲強盜。當死。子訊之。盜曰、我乃學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盜也。問之衆人信然。然盜狀明白。不可誣。予言之君貺。君貺曰、道人勿加以刑。使來吾自訊之。即曰、此風狂人也。縛之。予退。問丐者所從來。曰、我利州山峽民家子也。少病癩。父母棄我山中。三日哭不絕聲。嶺上有一人。循微逕而下。顧憐我。我告之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從我。爲我拾薪汲水足矣。即起從之。因教導引行氣。數年癩疾良愈。復謂我汝宿業厚。當終身勤苦。乃免於病。此非汝所居。出山行乞。勿與平人齒。若美衣甘食。則病復作矣。然汝無以免飢寒者。誨汝相手。可以自養。有餘即以與人。勿蓄也。我遊四方久矣。未嘗敢違其言也。予以告君貺。君貺薄待之。因爲與言吾昔登科。

謁退傳張公。公曰、君異日必貴。有道人犯法。慎勿刑也。吾請其故。公曰、吾少以爲射洪令。縣方捕劫盜。弓手於山中執一人。不知所從來。曰此劫者也。吾親其人非兇人也。命脫械釋之。官吏皆爭。吾告之曰、果劫也。吾任其咎。其人既得釋。乃前問曰、公何以知我非劫也。吾告之曰、吾觀汝非劫者耳。曰、公眞不可得。我誠非劫。而迹似之。然我本學道。有師在山後。其徒僅十人。使我出市藥。不幸而執。今歸告師。三日復出見公矣。如期卽至。曰、我師奇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學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從汝師。其人曰、我師固知公未能也。有藥在此。可日服一丸。藥盡我復來見公。藥可數合許。好以小合。如其言服之。藥盡。其人復至。問藥安在。曰服之盡矣。其人驚曰、此藥有毒。他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公眞奇人也。今世必享上壽。貴極人臣。若求白日上昇。則來世矣。吾曰、此未嘗以刑加一道人。君則孰視予曰、若亦貴人也。勿忘張公之言。予應之曰、諾。後二年。予爲戶部侍郎。稅居張公舊第之西偏。見公諸孫。道公將薨之歲。有道人叩門。公見之曰、此射洪故人也。與之飲終日。留藥遺公。退如逆旅。蟬蛻而去。服其藥。則射洪所服鴆酖下命埋之第中三清堂後。沐浴盛服臥棺中。使奴奏琵琶。移時不止。發棺視之。公則蛻矣。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二

醫術論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子與驤遇成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設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堰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洶竄。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攝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遵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衞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遵喜曰、齊魯大飢。舉目相視。惟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遵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王江蕃養生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臥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擐角戴花。小兒輩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卽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劉述古爲西京潛。至陳欲見江。方入城。江嘗道大罵。劉亦不知其江也。偉州慧之明日召江。愧謝。江笑曰、罵述使受杖分也。亦不謝。士大夫知其異。百計欲問其術。輒佯醉極口罵。終莫能問者。熙寧中。予爲陳學教授。屢以酒邀之。飲不甚多。曰年老氣衰。不能劇飲。如往日矣。大肉硬餅。亦皆不食。每欲嚼。輒中止而嘯。若喉中時有流水者然。長其罵。不敢問也。一日言及養生事。江嘻然欲罵。予曰、子以長罵。久無所問。今日語適然耳。非欲盜法也。且吾欲學道。開卷求之。雖不盡得。亦過半矣。顧方溺世故。妻孥滿目前。雖使呂公來。其如我何。而況衛郎。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吾決不問子術。姑告我昔本何人。緣何學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亦娶妻。家不事生業。妻父屢譏我。至加毆箠。一日閉門不納。我傍徨其門者累日。忽發憤棄之而遊。少嘗舉學究。能誦周易。試之不遺一字。久之。太守陳述古、招鄧州李昊使作符禁。昊爲人大言多誕。欲見江。江卽逃去。遂不知所在。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洗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時常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嘗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所慕。以此或曰此誠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予。予請之曰、生來皆求人而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爾。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疝。吾將教君挽水以灌。既子帳。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意。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生嘗約予會宿。既而不至。予問其故。曰、吾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遊。遊或惕神。故不敢。予曰、生所遊何處。曰、吾嘗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竊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亦知相敬乎。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吾也。譬如鬼耳。鬼入人家。鬼能見人。而人不見鬼也。自歎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從生說可矣。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亦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盛衰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瞿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能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已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祖僧不終。藥之遊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嘲之以藥。嘗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禮。槁死無爲也。是時予見子瞻。談居黃州。求尊面往。一見喜其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與與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食烏六畜。嘗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與國畜駿。爲驟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曰、震浙江

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酒家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歎問其狀良是時知與國軍朱壽博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屨在予即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自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予觀趙部拙忽隘非專自晦者也然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所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亦未可以語古之眞人也古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三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錢利害

熙寧三年予自蜀至京師上書言事神宗皇帝即日召見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時參政王介甫、副樞陳暘叔、同管條制事二公皆未嘗知予者久之介甫召予與呂惠卿、張璪、曾公孰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若三人閒之有疑以告得詳議之無爲他人所稱也予知此皆惠卿所爲其言多害事者即疏其尤甚以示惠卿惠卿面類皆赤歸即改之予間謁介甫介甫問予可否予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之費及其納錢雖富家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自此恐州縣事不勝繁矣唐劉晏掌國用未嘗有所假貸有尤甚斬者晏曰民僥得錢非國之福吏以法責督非民之利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不遺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故自掌利柄以來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又何必貸也晏之所言則漢常平之法矣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舉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甚長當徐議而行之此後有異論幸相告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法予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閤條例司所撰語法皆知其難行而廣廉常上言乞出度牒數十道糴而依閤中酒司行青苗事春散秋斂以俾利與惠卿所造略相似卽請之以出施河北而青苗法遂行於四方予在條例司王介甫問商鹽利

害對曰、舊說有三而已其一立鹽綱賞格使官鹽少抖和則私鹽難行其二減官價使私販少利其三增沿江巡檢使私販知所畏若三說並用則鹽利宜稍增然利之所在欲絕私販恐理難也介甫曰不然但法不嚴耳對曰今私鹽法至死非不嚴也而終不可止將何法以加之介甫曰不然一村百家俱販私鹽而敗者止一二其餘必曰此不善販安有敗此所以販不止也若五家販則其餘少懼矣十家販則其餘必戢矣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販則不敢販矣人知必敗何故不止此古人所謂鏁金百鎰盜跖不掇也對曰如此誠不販矣但恐二三十家半鹽而敗則起爲他變矣一日復問錢對曰唐開通錢最善今難及矣天賜天聖以前錢猶好非今日之比故盜鑄難行然是時官錢大率無利盜錢法本以均通有無而不爲利也當一日錢八九百耳近歲務多以求利今一日千三四百矣錢日濫惡故盜鑄日多今但稍復舊法漸正矣介甫曰何必錢古人以銅爲器皿精而能久善於瓷漆今河東銅器其價極高若官勾鑄錢而鑄器其利比錢甚厚對曰自古所以禁銅器則人爭壞錢爲器矣介甫曰鑄錢不如鑄器之利又安以錢爲對曰人私鑄銅器則官銅器亦將不售介甫曰是不難勒工名可也不對而退其後銅器行而錢法壞

論權河朔鹽利害

張端與予同在條例司暘叔門下士也深非介甫論事時對予深言予曰君如此意將何事曰河朔財賦常患窘急然鹽獨宋權今誠口之利不貲矣予曰子頃在河朔聞鹽本來稍詳河朔地鹹民剗鹼煎鹽不貲而足用周世宗嘗攉海鹽其得三十萬緡民犯法者多死權害之意祖征河東還又老進狀乞隨兩已納錢三十萬緡而能權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揎橋作威聖恩通場又老至今能道之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權法宋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其本末以奏且曰河朔邊有河隄國信之勞比之諸道爲苦恐不宜復權鹽以困之仁宗嘆曰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爲朕攉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斗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京聖語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廳木亭上及賈公由幷守魏而提刑薛向密奏乞行權法託以他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具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權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君奈何復言此論曰我初微聞此不意君知之詳也即不敢措口然元豐間竟聽議

議遣八使搜訪遺利

陳暘叔雖與介甫共事而意本異所唱不深和之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庶雄、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以迎合朝廷然莫敢言者予見暘叔有名件而使往按寇之耶其亦未知利害所在證遣出外總捕諸事也暘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事無所措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雜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暘叔曰吾昔奉勅

看詳寬恤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皆中理。對曰、今所道如堯夫者有幾。陽叔又曰、所道果賢。將不肯行。君無深憂。對曰、公誠知道使不便。而恃道者之不行何如。陽叔召予及惠卿、端於密院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以議。可以一劑子乞催行之。惠卿變非其黨中意。不樂議具草。無意也。然介甫竟不得陽叔舅中事。及朝廷將命相。以讓陽叔。陽叔既得位。不復肯行條例事。三人遂相失。天下謂陽叔爲簒相。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四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罪

知潤州許遵。嘗爲法官。奏獄婦人阿雲、謀殺夫不死。獄以按問欲杲乞減死。當設鬬殺劫殺。鬬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以減。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士大夫皆知遵之妄也。時介甫在翰苑。本不曉法。而好議法。乃主遵議。自公卿以下爭之。皆不能得。自是謀殺遂有按問。然當法一問不承。後雖犯者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爲按問。天下皆厭其說。予至齊。齊多劫盜。而不知法有按問。則未有盜而非按問者。二人同劫。先問其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其右。則按問在右。故獄之死生。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又有甚者。捕人類多盜之鄰里。所欲活者。輒先問之。則死生又出於用情。予見而嘆曰、惜哉。始議按問者之未究此弊也。因以語齊守李誠之。誠之亦嘆曰、吾儕異日在朝。當革此弊。予曰、雖然。遵議則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誠之曰、信然。奈何而可。予曰、昔劫盜誠三千而死。今五千而死矣。有常也。必欲改是。增至七千而死。庶幾可耳。後十餘年。誠居爲州。爲守許長卿。遵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予復歎曰、遵之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也哉。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曲隄周氏。以財雄於齊。有祕書丞高者。尤縱恣不法。嘗自京師載妓妾數十人遊杭州。其一人以妬害自沉死。及還齊。其父母遮賄謝。不滿意。訴之長請。令張次山取證左治之。亦無他矣。會次山之婢。本周氏隸也。自隔艘之歷指所從來一人。本高父妾。嘗生一子。次山即以長吏舉行之。高坐刺配海島而死。齊人快之。李誠之嘗語及此稱善。予曰、使我爲長請。決不舉也。誠之曰、何故。曰、民間如此事。不爲少也。偶一婢子知之。因而發之。以爲明彼不知者獨何幸。高獨何不幸也。事發有端。長吏不得已治之可也。其發無端。自非叛逆。不問可也。誠之曰、此長者之論。次山之流固不及。

契丹來議和親

予從張安道判南都。聞契丹遣汎使。來河東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謂爲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留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揮邊吏分畫。使者出。告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之辨。卒莫能得。予聞之。以問安道。安道曰、昔慶曆中。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宋許燕人有樂濟世爲雄州諜者。嘗以詩書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國書本以獻。仁宗性慈慎。時呂許公爲相。奏曰、蕃國求和親。澶淵所不免。當徐議以答之。若耳无深愛也。仁宗深以爲然。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吝嗇。出至殿外。喔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撫益難也。今兩朝地界。犬牙相入。本非朝廷所諱。若以實答之。以付邊議定。以聞。邊臣以騙場爲職。誰敢不盡力。而其可否。尚在朝廷。事莫便於此。何乃而與之決。

議罷官麴與權酒事

眞宗皇帝自亳還過宋。御樓宣赦。以宋爲南都。仍弛其酒禁。使民資官麴。不礙有鹽麴院官。神宗立。監司建議。罷賣麴而權酒。時轉運司方苦財賦不足。其判官章粲、大喜。親至南都。集官吏議之。予曰、南都賣麴與建都同一赦。今都邑如舊。而罷賣麴。一不便也。昔南都西都皆賣麴。近年西都已權酒矣。此轉運司所據以爲例也。然西都麴戶敗折。列狀求罷。官不得已而聽。今南都麴戶。未嘗欠官一錢。撫故能之。二不便也。使改法而官獲厚利。不顧而行。尚可也。今八家造酒。每家父子兄弟同幹酒事。欲分城內與河土爲兩務。每務不過監官二人。前四人共十二人。此酒戶減半。若較其忠志。公私相遠。至於官本。於所費亦復不少。但恐權酒之利。不如賣麴三不便也。今不顧三害。而決爲之。奈何。粲不能難。但言本司奪迫。萬一有利耳。議未決。而予謫筠州。粲遂決成權法。後五年。予過南都。聞酒課不旋踵而敗。又七年。予適預議郊赦。乃罷酒權而復賣麴。南都人大喜。

江東諸縣括民馬

予爲績溪令。適有朝旨。江南諸郡市廣西戰馬。江東素乏馬。每縣蠲不過十餘匹。而諸縣括民馬。吏緣爲姦。有馬之家。爲之騷然。予謂縣尉惇愿曰、廣西取馬。使臣來至。事急太遽。徐爲之備可也。吾邑孰爲有馬者。惇愿曰、邑有遞馬。滿歲月遠矣。然有無之實。尚得其半也。卽取簿封之。又曰、何從得馬牙人乎。曰、召猪牙詰之。則馬牙出矣。果得曾爲人賣馬者。辭以不能。曰、吾不責汝以馬。但爲我供文書耳。曰、諸州符日至。

糶牲青買馬。乃以夏稅過期爲名。召諸鄉保正副問之曰、汝保誰爲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誰當知者。弟勿以有爲無。無爲有。則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將使衆人訴其不實。而陳其貶落者。不可不實也。人知不免。皆以實告。復喻之曰、買馬事止此矣。廣西取馬者至郡。則馬出。若不至。則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馬者卒不至。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五

議定吏額

予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冗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重加詳定。事已再上。再卻矣。予偶坐局中。吏有白中孚者。遍曰、吏額不難定也。中孚昔常典其事。知弊所起。予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最繁。莫過於此矣。昔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加如舊。而用至數倍者。昔撫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萬方勤勞而不辭。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急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若干分爲一人。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此舊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予曰、汝言似得之矣。卽以告屬官。皆不應。獨李誠之議曰、是誠何爲。卽與之議曰、此輩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逐。將大至紛擾。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竢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吏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而見在吏知非身患。則自安心事。乃爲便。諸公皆以爲然。遂申尚書省。乞取諸司兩月生事。而又吏人不知朝廷意。皆莫肯供。再申乞勝語司。使明知所立吏額。候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徑有減損。如此數月之間。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時左相呂微仲也。極喜此事。以問三省諸

吏。皆不能曉。有任永壽者。本非三省吏也。嘗預元豐吏額事。以事至三省。能言其意。微仲悅之。卽於尚書省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堂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卽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隸。卽撥出上名於他司。凡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卽白寺監撥入省曹。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由三省。法出中外紛然。微仲既爲臺官所攻。稱疾在告。而永壽亦恣橫賕汙狼籍。下開封府推治。府官覘望久不肯決。至宣仁后以爲言。乃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率如予前議。乃定。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予爲戶部侍郎。行言買撲場務者。人戶自熙寧初至元豐末。多者四界。少者三界。緣有實封投狀添價之法。小民爭得務勝。不復計較實利。自始至末。添錢多者至十倍。由此破蕩家產。傷及保戶。陷納不足。父子流離。深可愍卹。乞取累界內酌中一界爲額。除元額已足外。其元額雖未足。而於酌中額得足者。並與裁放。雖未足者。依舊催理。候及酌中額而止。予善其說。奏乞施行。天下欠戶蒙賜者不可勝數。或號以練官呂陶所請。

不聽祕法能以鐵爲銅者

有商人自言於戶部。有祕法能以膿鎳點鐵爲銅者。予召而詰之曰、法所禁而汝能之。誠祕法也。今若試之於官。則所爲必廣。汝一人而不能自了。必使他人助汝。則人人知之。非復祕也。昔之所禁。今將遍行天下。且奮章朝廷大計。而皆以行濫亂法。吾不爲也。其人頓俛而出。卽詣都省言之。諸公惑之。令試輒馬刃。所後竟不成。

王子淵爲轉運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熙寧中。王子淵爲京東轉運判官。知密州。海舶多私販乳香。卽明召舶客入官中。以賤價收之。自以爲奇。言於朝廷。中書戶房檢正官向宗儒得之。喜曰、此法所禁。子淵爲監司。知人犯法。不能禁。而出錢買之。此罪人也。子淵既得罪。香皆沒官。一時以爲奇策。元祐初。販香者訴之朝廷。令戶部支還七分錢。議者以爲過猶不及也。有傅永亮者。自言舊入香於官。今二券具在。然皆非其本名。詰其故。曰、皆家人耳。問其所在及其親屬之在亡。皆曰亡之。予笑曰、安知此非姦人乎。尚書李常、郎中趙偁、皆曰、此大商家業數萬緡。安得爲姦乎。予曰、爲姦不問貧富。此事蓋有三說而已。永亮實曾入香。今無以自明。一也。得閣遺文書以取官。二也。殺此二人而得其書。三也。三說皆不可知。而安以錢與之。本部吏必大有所受。不可。李趙皆曰、永亮泉人。可符下實其家財。予曰、永亮之可疑。非爲貨也。二人固爭之。予不得已。從之。及泉申部。家財止百餘千。予笑曰、今當如何。三人猶執欲予會諱師朴爲戶部。乃止。然永亮竟訴都省。都省與之。時予已去戶部矣。

辨人告戶絕事

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曰舊商辛押陁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本錢一萬貫。過海遂沒爲

子陁羅近歲遠舊爲其國主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遺也此於法爲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既(而)爲留狀而適往告郎官謂予曰陁羅死舊國爲有報來廣州耶曰否傳聞耳陁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過法汝姑伏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尙書省訴之其人乃伏幷召養子所遺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然郎中終以爲疑予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許其所以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

富水陸運米難易

元祐三年春關中水旱提刑司依法賑民不以聞朝廷呂微仲陝人憂之過甚有吳革者自白波發運副欲求棠除因議水陸運米以濟關中之飢朝廷下戶部且使革領其事革言陸運以車營務車駝坊駝縣運至陝水運以東南綱船般至洛口以白波綱船自洛口般入黃河革見予於戶部予謂之曰吾已謂君呼車營務駝坊職掌人矣君姑坐待之既至罰之車營務車駝坊駝縣君將若之何革曰何故曰陸運至難君不過欲多差小使臣軍大將護其裝封耳車營務駝坊兵級多過犯配剌到既行必多作綠故便前後斷絕監者力不能及所至盜食且賣若不幸過雨則化爲泥土君皆莫如之何也革無語復謂之曰至如水運亦且不易汴河自京城西門至洛口水極淺東南綱船底深不可行且方春綱先至者皆趁辦獎得力綱惰令曲去人情必大不樂及至洛口倉廩踈漏專斗不具難卸納亦不如法白波綱運皆但聞有竹木不聞有糧食此天下之至險不可輕易吾已付發運司令具可否矣然君難自言吾當見諸公議之及見徵仲徵仲業已爲之不肯施行予爲劉汴岸淺底船最來以往未幾子龍戶部聞所運米中路留滯雖有至洛口散失敗壞不可計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六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元祐四年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獻皇后故事將埽禮畢百官班賀於會慶殿實錄注取旨太皇太后宣諭曰天聖中誠有此儀然以吾非薄何敢事依先后之舊況祀事既成皇帝賀於禁中百官皆賀於東門足矣復安用此爲輦臣稱歎以爲不可講及降手詔明示中外輟時在翰林請至都堂宣聖旨撰詔曰皇帝臨御海內晏然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屬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儀禮將俾文武稱賀於庭吾自臨決萬機日懷祗畏以非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息帝致賀于禁中羣臣舉表於閤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

高氏之隸有安靜者皆得三班借職舊法戚里僕隸雖有官不得改安靜拔貴氏例乞改官三省進呈欲許之太后曰當如何對曰舊例可與太皇太后曰此非例也對曰此非例而何曰昔神宗臨御以慈聖故特爲彼人改官則孝慈之意也今吾在此而爲家僕改官其義安在依法而已衆皆服稱善轎退書之時政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上納后禮畢三省具景祐元年十二月慈聖入宮故事和劉從廣、楊太宗、故官移鎮故事今高氏、向氏、朱氏皆合以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吾豈人家所患官高不患官小罷之可也對曰本不謂官小當遵朝廷舊典不可闕耳太皇太后曰昔章獻垂簾鄧后受策初無此例景宗等恩命蓋章后受尊號未久族人未有官高者仁宗欲優其家故耳非垂簾之比也對曰太皇太后曰此盛德之事敢不奉詔當備錄付史官耳先是內降聖旨皇城使帶御器械朱伯材加遙郡刺史三省奏皇帝納后不遵依例兩宮及太妃閤皆當推恩親族今若先推恩伯材恐成重復乞且留俟詔可至是宣諭納后既不加恩外家今温國長公主將下嫁舊例每當進秩而太妃名位已隆無可復加可推與朱伯材對曰如此雖獨加恩伯材有名矣請竣温國下嫁日施行三省又具內殿崇班孟昌齡、滎陽縣尉董桓、皆以皇后親乞赴闕朝賀今納后禮畢恐當擇其親近依景祐元年曹傅曹祐例轉官太皇太后曰見有親弟一人係白身須推恩對曰董桓亦係皇后姊夫太皇太后曰昔魯王亦慈聖光獻姊夫未當推恩對曰甚善皇后諸親將來年例恩典自可漸及也

李湜復議罷蒔竹

朝廷先使唐義問處置渠陽兵將敗亡僅乃廢之後使謝麟廢蒔竹麟以謂楊氏蟠據湖南北溪洞部族相連接湖北先廢渠陽湖南蠻知蒔竹必廢謀之已久今欲急行廢罷恐難以成功請稍遷延歲月以竢其便諸公疑其立異即能驟罷蒔竹復如麟說諸公相視而怒時予初爲侍御史三省奏事諸公曰蒔竹之議經帥臣二人矣而所言如一胡不姑用其言若數月之間其功不成責之未晚也諸公色解乃從其請未幾提誘說蠻酋楊光潛使親伸部族裹送蒔竹兵民器械還漢奉至詳之仍以蒔竹貶糧分賜蠻中飢人凡蒔竹畜聚皆安然而至不遺一矢不殺一人蓋麟之議本不爲過也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元祐初西邊諸將守朝廷約束不敢妄行侵掠夏人雖時遣信使然初不言疆場之事朝廷深悉其意蓋欲疆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故亦忍而不問二年夏人始遣使來賀登極歸來出境復遣使求和請地朝廷姑降詔許之然約先議定地界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能決三年春夏人多保忠以兵數萬壓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既隱不問又遣劉仲禹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遣使入謝仍再以兵犯涇原四年乃復遣使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懷柔即指揮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與之尋覺其非即於地界之議多方艱難不守已定之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復違背前約侵築堡寨屢以數致寇予自爲諫官及任中憲隨事獻言或蒙施行或不納用今不復載事具熙豐五年備位政府明年六月熙州奏西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堡壕殺人三日而退仍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之際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予問之呂微仲曰相公須先定議方今是欲用兵是不欲用兵然後議此事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予曰凡欲用兵先論道理曲直我若小有不直則兵決不當用頃朝廷與西人商議地界此理最爲簡直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住處當中爲界西人不從朝廷亦便不報蓋朝廷從來失在先易後難此則先易之也後來既許用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繼定朝廷又要兩寨中間侵係蕃地一抹取直西人亦又相許凡此皆後難之舊也後來朝廷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西人地百數十里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且元約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立界仍言非所賜城寨依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關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即不言秦州隴諾堡係祖宗舊疆豈得名爲非所賜城寨耶以此之故今執政太半知其不直而況於西人乎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肯未從來大言斷送朝廷用兵不過范育、姚雄引兵於檻水盞中藏避不出王文郁引三萬於通遠軍閉城三日雖強翦寨不敵然亦足見此舉非如古人能以少擊衆可恃以制敵者也而朝廷信其妄言輕結邊釁難矣劉幸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予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分全破人橫來相尋勢不得已然後可也今吾不直如此萬一兵起之後兵連禍結殺人費財三五年不得休奈何諸公乃許不行熙河之計然予欲詰其安作終不肯明日面奏之轍曰西人引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並不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壕蟻其意可見非西人之罪皆朝廷指揮不直之故徽仲曰朝廷信其妄言輕結邊釁難矣劉幸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誓信乘西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雖或可築不知秋深馬肥西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如此兵連禍結必從此始諸人皆曰今來朝廷已是不許轍曰幸而朝廷知其非而不許若不加詰責帥臣必自以爲是生事不已或復再有陳乞諸人曰竣其再乞詰責來晚太皇太后曰亦聞多緣引惹致寇且與約束語行下然諸人猶曲加保庇但添鋪陽生事一句而已然關州六月已遣人深入西界以遠堡爲名殺十餘人子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示威但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約不聽七月又以河灘打草遣兵防護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徽仲憂其不便欲送還生口予力贊之乃具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朝廷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然邊臣須當戒敕徽仲曰近日延安將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關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太皇太后曰然便與戒敕乃行下然七年西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便沿邊諸路爲淺攻之計仍令熙河進築定遠城西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朝廷復議令熙河進築汝遮築議皆允獨中書侍郎范子功立異議詰之無說予度其意趙高昔作延安議疆事欲以綏州二十里爲例熙河指其不便議久不決而高死子功與趙高姻家仲馮分鑣行且告之曰公才地界之議欲依綏州於延安則可他路遠者或至七八十里緊以二十里可乎雖然此非特公才之失朝廷亦自不審耳方今共論國事親嫌得失不宜留胷中也韓劉撫掌稱善子功悻然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既而蘇子容以事能相子功以同

省待罪。因遂其請。似以汝遮故也。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七

議修河決

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不可復遏故道。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患也。元祐初。朝廷未能究悉河事。文潞公爲太師平章事爲重臣。徽仲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行西流入泊。泛久必游淺。異日或從北界北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皆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予爲舍人。謂晦叔曰、回方欲回河。公自視勇智孰與先帝。勢力險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曰、何敢擬也。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勇智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荷。而條其未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然自是回河之議。紛然而起。予自爲戶部而論之。至於中司。章凡十餘(年)上。中間晦叔爲司空。病愈。子問見之。不復言河事。晦叔自言曰、河事終當與諸公講之。尙可上也。未幾公病不起。竟莫之救。予爲中司日。最後言河上三事。其一乞存東岸滑豐口。其二乞存西岸披灘水出去處。其三乞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及爲尙書右丞。河北監司從二埽。惟鋸牙不可去。予於殿廬中謂徽仲。鋸牙終當如何。徽仲曰、若無鋸牙。水則不東。水若不東。北流必有患。予曰、分水雖善。其如北京百萬生靈每歲夏秋。常有決溺之憂何。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故道雖中

間通流。南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幸老曰、今歲歲開撩。正爲此矣。予曰、淤卻一丈。開得三尺何益。於攝水過後。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今能勝任攝水。撤去鋸牙。免北京甚急之患。此實利也。幸老曰、河北監司。皆不如此言。爲之奈何。予曰、外官覬望故相。何以言之。張達明雖言鋸牙當存。而乞大修北京簽橫隄。所費不貲。則準備鋸牙激水之患耳。徽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予曰、彼此皆非目前見。則須以公議言之也。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某且奏上件語。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撤曰、朝廷若欲愼重。乞候攝水過。見得故道轉更淤高。卽併力修完北隄。然後撤去鋸牙。如此由且稍便。既至都堂二相令批聖旨。並依都水監所定。予謂堂吏適已奏知。乞候攝水過。則別行相度。幸老大不悅。徽仲知不直。意稍緩。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至八年正月中。進呈。臺官言河事十章。李之純、蓋敦逸、黃慶基、乞回河東流。揚良弼乞差官相視。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土堰。閘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徽仲在告。子容以下皆言商量未定。輸奏曰、河事至大。議論久不決。須至具奏本末。背先帝自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只爲數年朝廷要回河。故王孝先吳安持等。橫生河事。背者北京北京已南。黃河西岸。有閼村樊村等三斗門。遏河水泛溢。卽用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卻入合大河。故北京生靈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連年告急。東流既久。故今之東流。遂多於往歲。見今大臣力主分流之說。然分流有利有害。何者。每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曰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向東向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笑曰、水官倘如此言。他人又安敢保。輸又奏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假此占穩而行。方是朝廷處置。若要行峻徵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笑曰、若令結罪。須道執政恐持他。他水官由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輸曰、臣近於吳同之論。故乞遣官。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可。太皇太后曰、縱令結罪。事敗然後施行。何補於事。臣曰、誠如聖旨。背條六塔河責李仲昌狀。其後敗事。隨加責降。此昔富弼等之失。今不足復用。時徽仲在告。二月方出。予具述上件所奏。徽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卽日軟堰。且令具功料申朝廷。更行相度。予曰、如此終未得了當。然亦且可。初八日、予在式假。不預進呈。三省得旨批云、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具功料取指揮。予謂非商量本意。卽入劄子論其不可。至十二日入對。奏曰、臣近論河事。今日呂大防不入。不敢進呈。然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容臣一一狀乞一面措置河事。臣記得衙有朝旨。馬頭不得增損。知安持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不行。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有進埽繩約今北流入東。卽商量指揮。今轉運司進埽繩。不得過所乞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卽乞留河

門百五十步臣又知安持遣在河河、改進兩馬頭之名、爲留河門以取朝廷、卽又商量不行其言、安持知說、又用第四次卽乞作軟堰、大抵安持四次蠻盡、只是一箇回河、意度朝廷必以其言爲是、前來三次、因何不行、至今不見患害、來後一次、顯是不消行遣、兼臣已令申奏工房、問水官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浚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激斷、將來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今來理合候取到上件二事、方可予奪、若不候此文字、卽便施行、實大草草、太皇太后皆以爲然、二十四日同徵仲等進呈、徵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來軟堰已不可作、別無可施行、蘇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水官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今依舊供職、病根不去、今後準前妄作、萬一朝廷照管不到、行其所言、河朔生靈、被害不小、蘇轍所乞差官按實是非、明示賞罰、此言極當、乞依此施行、大抵安持小人、不可信用、徵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情落、不能東行、卻射西岸、打破張包口口外地勢卑下、水勢猛悍、見與東流皆通行河難遙度、恐須令逐司其議、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方施行、二十八日、奏事罷、上特宣諭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奏夫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視、得太皇太后以謂水官久在河上、由不能保河之東西、今驟遣官人、恐亦難決、上曰、此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指、奏夫等唯唯退、老中書令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劉仲馮援祖例、乞審院預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仲卿門下士也、所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以罪出、其後六年間、河遂復故道、而元祐元年秋、河又東決、侵陽穀、河勢要不改移、而人事不可知耳、明年河遂北流、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八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繒之

商賈入東南末鹽錢、舊法糴糧貨務、以應副河北見錢鈔、熙寧以來、諸路苗役、坊場寬剩錢、舊止在本路封樁、非上供數、元祐初、苗役既罷、寬剩錢所在山積、諸公聲盡計綱、般入京師、特置元豐庫收管、以應副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爲根本、其他蓋微末矣、議者以謂左藏之外、特置此庫、與唐瓊林大盈何異、後世啓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庫時暴倘書、予爲右丞、有三老吏稍諳事、呼問之曰、宋鹽錢其源無窮、然辨河北軍糧、所餘無幾矣、所以應副陝西者、賴苗役封樁錢耳、此錢今雖倘多、然十年後般運告竭、奈陝西何、三吏曰、未嘗議及此、請徐思之、久之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特內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聞正如此、乃與徵仲議之、徵仲愕然、蓋初不慮此也、予曰、內藏不撥賜久矣、紬絹絲綿、至積久損蠹、出賣每疋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後難復矣、徵仲以元豐蓄聚爲己功、不樂予說、然以相拒、乃因陝西闕乏、乞撥一百萬貫、朝廷應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倣例內藏撥二百萬貫、徵仲曰、不必請之內藏、只元豐可了、予曰、雖然、不若循例而愛惜元豐、不得已見從、

議罷陝西鹽錢欲以內藏絲綿等折充濟司

陝西歲鑄錢、折二錢二百萬貫、用本一百萬貫、錢賤銅貴、而與銅錢並行、又重而難徙、由此陝西幣輕物

重。商販沿邊者同。無以爲貨。非換鹽鈔。則負銅錢以出。故銅錢日少。錢錢日多。官吏卒伍。月得料錢。每一千當六百而已。而入中邊糧。及販賣絲絹者。率要重價。戶部一遣飛鈔以給邊郡。邊郡以給商賈。持入元豐庫請錢。尤爲私便。是時四方商賈不行。惟陝西道路如織。徽仲陝人。意尤主之。議者言陝西當不錢錢。而內藏庫歲以紬絲賜陝西。潛西邊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故陝西尤用元祐七年。劉忱張景先。以漕事同至京師。見予於東府。予問之曰。聞錢錢甚爲漕司之患。今欲罷鑄一百萬貫。漕司既收鑄本五十萬貫矣。其餘五十萬貫。以內藏紬絲綿。止據元價折充。漕司自以人般運於邊郡。依時價出賣。以收軍糧。於君便否。景先起謝曰。本司之事也。忱觀望而不答。然竟議不合而止。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元祐六年。兩浙大旱。米價湧貴。上供米百萬斛。無所從得。官不能糴。則米價益貴。糴錢不出。則民間錢荒。其病尤甚。發之無以爲計。予偶止殿廬中。謂知樞密院韓師朴曰。浙中米貴。欲於密院出軍闕額米中借百萬斛。如何。師朴曰。安敢借。曰。米陳不免賤賣。今欲逐時先借。而令浙中以上供價四貫銀折還。豈不兩便。師朴曰。如是無不可。遂奏行之。是歲浙中依常歲得錢。而米不出。故米雖貴不至甚。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三代舊禮。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郊。則地或合或別。已不可常矣。至唐開元中。始定每歲親祀天於南郊合祭天地。及從饗百神。國朝因之。凡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大享。皆親祀。皆用合祭之禮。蓋每歲常祀。與三年親郊禮全異。行宜不可復合。其來舊矣。至元豐末。神宗親祀圜丘。罷皇地祇。及從祀百神。議者疑焉。及元祐故元。上將親祀圜丘。予與諸公面論前議。多以合祭爲允。惟呂微仲本好古學。鑽喻久之。乃聽范子功撰議。意謂天子之事天地。如家人之養父母。雖不可廢一不養。要不可同養於總事。耳予應之曰。父母不可同養於總事。此禮之微文也。三年祀而地不得預。此則廢一養。禮之大閑也。爭之終不能合。及議於上前。轍奏曰。合祭別祭。各有所據。若非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小。斷自聖意。臣恐無由了當。竊見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郊。祭合天地。至今已十五年。皇帝即位。又已八年。人主並未嘗親見地祇。臣謂此乃朝廷大闕典。不可不正也。議由未決。他日復於上前議之。轍奏曰。周禮一歲遍祀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已來。禮文日盛。非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祀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又於人情有所不安故也。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雜亂其間。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欲當郊之歲。皇帝先以夏至親祀北郊者。有欲藉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其爲非周禮。與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互用三年。

則天地均爲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廢天。以卑賂尊。尤爲不順。此皆朝廷之大體。今范百祿之言。皆禮文末節耳。恐難以施行。呂大防曰。范百祿之言。皆合周禮。臣等亦知之。但事不可行耳。太皇太后宣諭曰。卿等非不知此。蓋事有礙也。議尚未決。他日將決於上前。行至崇政殿門。徽仲驟謂予曰。今廢三代禮典。而行開元故事。可乎。予曰。今捨三代而從漢唐者。非止一事矣。天子七廟。今乃一廟九室。廟祀一帝一后。今諸后並配。事各適時。豈必三代。徽仲乃伏對太皇太后。以衆議爲允。於是始復合祭。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九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臣竊不公事。黃慶基言臣兄軾毀謗先朝事。三省進呈。微仲奏曰。敦逸四狀言蘇軾任中書舍人日。所撰李之純等六多不應實。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某之罪。慶基三狀言禮部侍郎蘇軾。然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雠撻入侍文。涉譏先帝。其間陸師告一道。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然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雠撻四夷。而一時奉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民。蓋理然耳。昔漢武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寬能。明帝好察。多興慘獄。章帝承之以寬厚。當時天下悅服。並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至如本朝真宗即位。施放通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能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朝者。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凡有彈擊。多以毀謗先朝爲詞。非惟中傷士人。兼亦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臣轍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耶。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乃是追述先帝美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徽仲曰。聞永洛敗後。先帝常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

皇帝宜深知之。徽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遣。處基。並知軍事差遣。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元祐八年十月末。上遣張茂則傳宣。非久替換內中舊人。卻於轉出大使臣內。抽取數人。令寄資充內中差遣。轍曰、上左右須得是當人。乃可。況上初聽政。中外觀望。舉動不可不慎。又太皇太后在日。至公無私。人情不免憎愛。所用人尤宜愼擇。留伏事祖宗歲久。今此用人。宜上選擇。茂則唯唯而去。十一月二日。崇政殿門籍吳。密院出劉瑾以下十人姓名。並換入內供奉官。閤卒不審。但將有過犯馮景等二人。先持服直獨奏曰、此可爲後法。今姑與之。可也。上從之。他日殿庭中。邦直言仁宗朝殿前指揮使李璋、違法有所陳乞。仁愈重遠之。張果卿時在密院。固執久之。乃從。又以璋亂法。乞加罪責。仁宗罷俾許之。韓魏公同在殿上。歸而嘆嘆以爲不可及。予曰、此事他人不知。邦直魏公之壻。乃得知之。雖然。非知之難。蹈之實難。坐中皆哂。而邦直安然無愧容。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九年二月。初司農卿王孝先言賑濟之餘。軍糧賤糶。又遣作北使張元方諫。遣言相滑諸州。飢民衆多。倉廒空虛。予見范堯夫。堯夫鄭公曾孫。議曰、此事不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曰、侍郎何以爲計。卻恐上聞及。予曰、侍郎何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參知政事王旦謂況曰、雖未知所出。然當令上知之。昔眞宗即初位。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參知政事王旦謂況曰、今天下幸無事。不宜以細事搔上聽。況曰、上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參政異日憂也。堯夫曰、善。劉仲馮曰、賑宜先白。若上先言及。不便。既堯夫先奏。近日張元方自河朔來。言流民甚衆。轍曰、元方言見相州見養流民四萬餘人。通利軍一萬餘人。滑州三千餘。然軍中月糧。止支一斗。其餘盡令坐倉。蓋廩已空矣。恐別生事。上曰、爲之奈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糧萬石與之。可以支持一兩月耳。兼京東賑濟司準備糧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撫轉運司再相度去訖。須俟見得去着。更議應副。又京城賑濟應副備至。然省倉軍糧。只有二年五箇月備。臣曾令王孝先具的實數劃子在此上呈。何其寬備至此。轍曰、此非一日之故。蓋累年官賣米太多。去年臣曾與呂大防商量。減市價九十以上乃賣。今爲飢饉。只賣六十。蓋不得已也。熙寧初。臣在條例司。見是時有九年已下糧。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來易遽。但陛下常以爲意。愼事惜費。令三五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臣之愚意。以爲朝廷新經大喪。繼以荒饉。置之若罔止如此。尙可萬一。更有水旱。將何以繼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懼修省之日。不可不知耳。

議奏謝門客

舊例。制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元祐九年。皇太后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賈氏。舊未有法。范堯夫無以裁之。一日。中書請予至都堂。與李邦直議之。予曰、上始親政。皇太后閤下事。自當遍議之。車服儀制。一也。月給。二也。奏謝。三也。今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給。尙書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后正與今日事相類矣。陛下誠以仁宗爲法。天下之幸。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十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李昊來陳時年八九十歲矣顏色已衰然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或去陳述古官舍多鬼遁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即爲止予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他術也問問其所以養生者昊曰、人稟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歲者人自害之耳人生而知物我之辨內其在我而外其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其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之大分不通因其所受之厚薄各盡其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無足怪也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此身與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氣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長生者哉

鄭仙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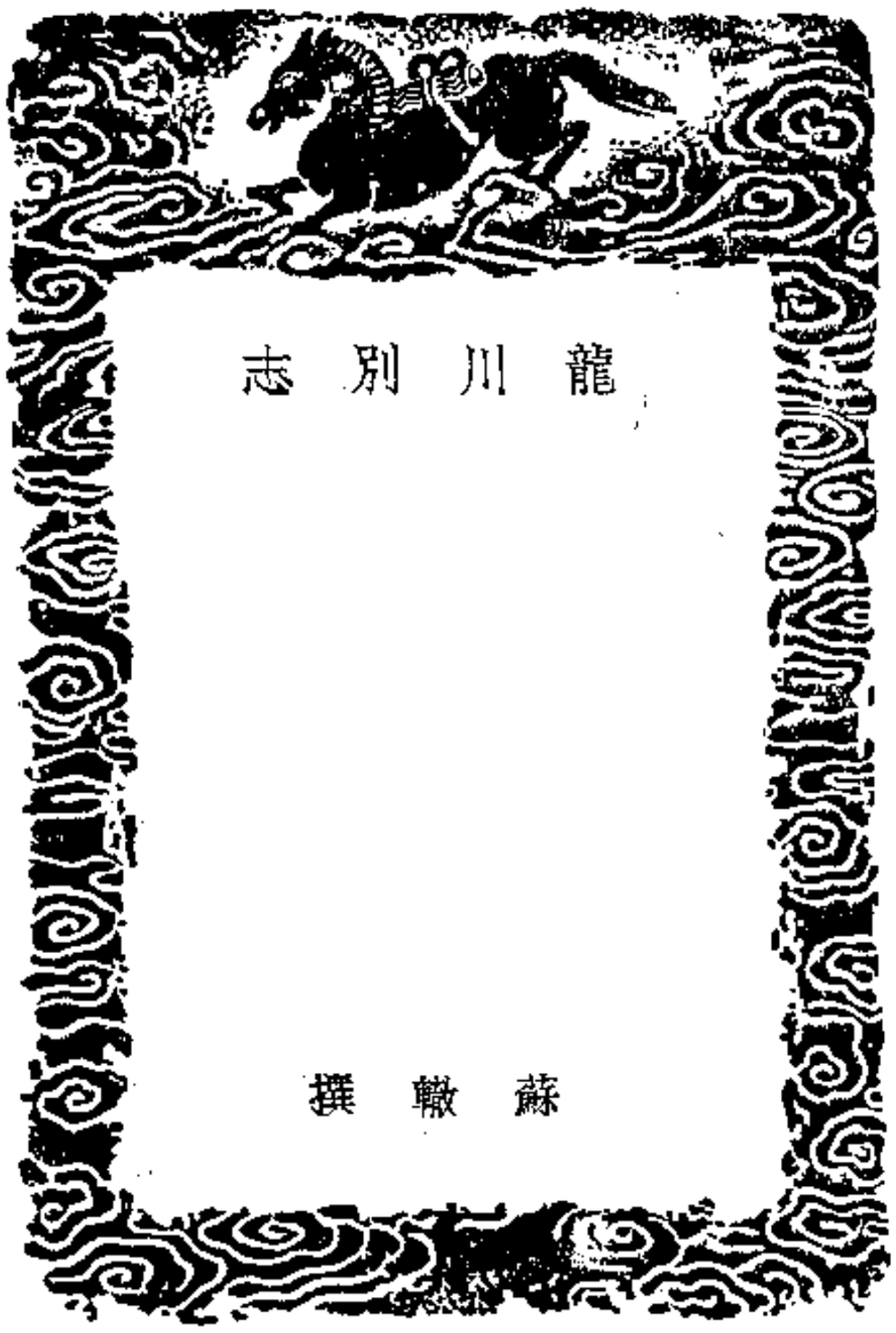
歙州鄭仙姑之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於歙之東嶽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爲常然人未常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殮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災福以此歙人大敬之予爲績溪令欲一見會遷逝到縣謁爲徒害自害徒術自執政爲散官居嶺南豈非身經太陰耶然方赴袁州過淮南復遣人往問翁翁復書二句授之曰十遍轉經福德立至問所遣人曰十數也過去十見在十觀中人言翁每有所告未嘗自解釋宜識識之予見之贊曰術者言予已過戊運十年多厄豈翁所謂也按經文身經太陰與十遍轉經一章前後語也今予流竄患難已六年矣豈十年之間當有再生之理即異日北歸當故爾予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聞予曰、姑誤矣安有人能出天地上者曰此非他蓋亦道耳予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予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蔬素明日卽至略能飲酒食肉予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予德以術問之如道引嗇納燒鍊皆非是予曰、竟以何者爲是徐曰、大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予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襁嬰兒往耶微笑不答予偶復謂曰、姑家在歙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常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淨經文意皆同姑誦清淨經予竟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矣姑默默而已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居京城爲人治病所獲不貲元祐末自天竺來予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爲天心正法亦知此何等符耶且符既能制百鬼不免爲鬼所竊何也拱辰不能答反問予曰、公豈知此符也予告之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拱辰稱善今不見拱辰六年矣聞其法不衰豈能信用吾言耶

徐三翁善言人災福

秦州天慶觀布衣徐三翁不知所從來日掃觀中地非衆道士羹食不食時言人災福必應予兒子瞻自貴州起知登州見而問之曰、君無作實卽善子瞻信之而不能用其後果有嶺海海南之行時子亦自結渠被召爲校書郎至高郵過秦觀觀道欲見翁子因託問之翁書遍寶度人經二句授之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道家言道士尸假謂之身經太陰後七年予自門下侍郎謫知汝州自汝復來袁州未至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衡自執政爲散官居嶺南豈非身經太陰耶然方赴袁州過淮南復遣人往問翁翁復書二句授之曰十遍轉經福德立至問所遣人曰十數也過去十見在十觀中人言翁每有所告未嘗自解釋宜識識之予見之贊曰術者言予已過戊運十年多厄豈翁所謂也按經文身經太陰與十遍轉經一章前後語也今予流竄患難已六年矣豈十年之間當有再生之理即異日北歸當謝公謝之



蘇黃門龍川別志卷上

宋 眉山蘇 轍撰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史郭崔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悲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藁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崔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竊輒不覺、遂起常寢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崔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饋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揣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虜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便於兵閒、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施車上坐、利用許之議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特子不薄、何去之速也、曰、吾有小術、嘗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喜、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淮春、永德從之、素善射、聞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告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獵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旦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僥徼、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委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重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袞袞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還、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彼道人非反者、即械而送之、永德曰、臣敢告吾反、

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特子不薄、何去之速也、曰、吾有小術、嘗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喜、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淮春、永德從之、素善射、聞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告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獵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旦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僥徼、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委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重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袞袞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還、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彼道人非反者、即械而送之、永德曰、臣敢告吾反、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爲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而實非狂也、

言賢相、必以質爲首、

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揣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聚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勑視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

恥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縱不取眞宗愀然不樂曰爲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厄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鎭服海內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嘗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乞日晩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何事耶鎬老懦不測上旨發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時王旦爲相材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爲人類渢渢道premium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眞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與道何異

祥符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爲天書使常悒悒不樂上之初卽位李沆爲相旦參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主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旣疾欲削髮披緇以逃寒溼大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年以爲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

眞宗初卽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遷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謂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書不是與共事輕銳之氣態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能致堯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眞宗臨御歲久中外撫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饌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狄輩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鍍塘鍍氏皆以遺中朝將相皆花鑑大笪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製疑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尙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甚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滁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衆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鹽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旣而許公自濱罷檄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敍一二

眞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臥枕宦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

之遂議立太子劉氏黼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矧洩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厄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鎭服海內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嘗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乞日晩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何事耶鎬老懦不測上旨發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時王旦爲相材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爲人類渢渢道premium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眞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與道何異

祥符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爲天書使常悒悒不樂上之初卽位李沆爲相旦參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主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旣疾欲削髮披緇以逃寒溼大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年以爲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

眞宗初卽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遷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謂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書不是與共事輕銳之氣態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能致堯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眞宗臨御歲久中外撫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饌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狄輩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鍍塘鍍氏皆以遺中朝將相皆花鑑大笪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製疑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尙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甚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滁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衆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鹽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旣而許公自濱罷檄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敍一二

眞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臥枕宦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

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其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議矣。既而上宾果有石藏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安。欲奏之而不得聞。謂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狀。夷簡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門生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嘗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宅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於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問問之。乃曰。夷簡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符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李公王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章郇公雖閎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既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公安道皆爲予言治道之要。舉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川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兩省試官。仁不讓於師臯。時賈邊、李廸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廸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廸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時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蔓無所準的。遂取廸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期僥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務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憫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繼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帥成風。上以讒虛爲實。下以憿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子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

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它客。其子東之。處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以事任。李公讓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庶僚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西浙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狀。夷簡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門生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嘗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宅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於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問問之。乃曰。夷簡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符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李公王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章郇公雖閎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既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公安道皆爲予言治道之要。舉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川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兩省試官。仁不讓於師臯。時賈邊、李廸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廸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廸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時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蔓無所準的。遂取廸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期僥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務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憫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繼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帥成風。上以讒虛爲實。下以憿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子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

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爲非横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袁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許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輕重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遠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晁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范文正公論於忠亮雖善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譬而去其後以參知政事安撫陝西許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過悔之語於是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何爲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許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爲之愕然故歐陽公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蘇黃門龍川別志卷下

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爲之忿然張鄧公爲相館議絕和間歸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夾狄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畏動然後陰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故名兀卒朝廷竟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元昊既叛陝西四路置帥夏英公竦爲總帥居長安不臨邊精兵勇將留鎮京師而四路分屯守將各自爲謀不相統一英公以書招諸將使合兵而後進諸將皆以爲然獨劉平石元孫不從英公遣使趣之平等不得已而行既而聞英公已還長安平等孤軍深入果爲元昊所敗平等皆沒於賊中英公坐貶知饒州

慶曆中劾奏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牽牛酒以迎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得也范公曰郡縣兵械雖精兵勇將留鎮京師

不當未決留百官班事之樞在班中出班問曰、樞(密)欲聞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以白告之樞曰、以此留樞可也、人益壯之、宋公序頃亦相彥澤事疾樞奏言小臣不合越職妄言責監江寧酒稅未幾而死識者哀之、

宋公序爲參知政事仁宗崩之許公當國疾公序陰欲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擬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謂大不可公序信之直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救之公序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氏至今恨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毋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母曰仙游縣君任氏或言幼時父兄不以爲子弟數仁宗晚年撫子禁內夫人至濮宮選擇諸子欲養之禁中英宗初不預選選者無一可既晚內夫人將登車奏英宗俯匐屏間見之驚曰獨此兒可耳衆皆笑內夫人獨異之抱之登車遂養於慈聖殿中時宜仁皇后以慈聖外甥亦爲慈聖所養稍長將以進御仁宗曰此后之近親待之宜異十三長成可以爲婦慈聖從之後卒成婚英宗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議選立宗室子仁宗勉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近習多不樂者帝疑懼辭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即位以疑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宰相韓琦、龐然不可參知政事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疾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關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懌開者驚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少開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妒忌者誠之寬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令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輩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臣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潁上轍往見之開言及此公右所謂莊穆皇帝韓公是之謂也公嘗上仁宗疏請建儲以安天下之心其略曰、陛下即位之初未有子嗣中外憂懼今者幸而有子又復不幸而有疾疾之可憂者一也陛下春秋已高而聖嗣未立一旦有不諱之變則大臣之中誰可付以社稷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未有子嗣中外憂懼今者幸而有子又復不幸而有疾疾之可憂者一也陛下春秋已高而聖嗣未立一旦有不諱之變則大臣之中誰可付以社稷者二也

嘉祐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爲宗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即言之諸公亦舊知之乃定議草奏書即欲上而上疾有瘳即止堯臣私收奏本後二年韓公當國裒臣相繼乞選立宗室子乃定立十三使爲皇子及仁宗晏駕皇子嗣阼貴定策之功以韓公爲首及元豐末堯臣子恂老上書極進元奏時諸公惟文公富公在皆歸老於洛會文公入助郊祭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例皆被賞而韓氏諸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能平章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於諸公則始於堯臣而其爲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

韓魏公用郭逵簽書樞密院事衆多不服公謂人曰非不知逵望輕也英宗欲置李端愿於西府每曰西府當用一武人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不然英宗欲用張安道知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補復舊上督其人撫以應乃用逵耳、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剌一人每人支賈弓箭錢二貫文省其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擾而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禁蔡使即陝西糴益二十萬兵豈不振懼君實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猶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剌手背後背剌面充正兵爲今復徵耳今已降剌肪與長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敕牓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任此君無憂此言之不信若實曰光終不敢奉信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也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爲一切邊備它人在此四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覆十日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當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不便予兄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瞻徐曰昔親見相公言昔與韓魏公言義勇無一言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某一言豈忘昔日事耶君實雖止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能役局事、

蜀官將之奇以浮語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乖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元赫中蔡確坐弟碩事謫知安州作瓶山公等詩意有所譏切諫官言之未決予兄子瞻方出守杭州密奏言若確不問則於皇帝孝治爲未足若不少加寬略則於太皇太后寬政爲少虧竊謂皇帝宜降詔推治之太皇太后特加寬貸確若稍知義理當齚舌自殺太皇太后深以爲然兄已出城時道中使賜茶藥等然文臣持確議不置確遂南邊新州時議者皆以爲用法太深然確頃自小臣擢用每遷皆以鞫獄被賞衆以爲善惡之報不可誣也孫和甫時在樞院予偶見之問及新州事予以所聞答之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

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嘗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掠屠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算新州之命則比報也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漫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

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馮玉持正不脉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於此

曹瑋之守秦州也州之西立文盆隘關之所在最爲要害關之左右皆蕃俗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爲之用故秦州每歲出兵以守文盆關而已秦州所守既寡則州兵雖少而用足糧草可以自給自後帥臣守其舊規不改增文盆之西九十里號張小奇族亦名通渭與都族有怨而本帳兵馬衰耗常乞納土秦州前後帥臣皆以難守不許及范翔作陝漕權知秦州遂許之發兵城其地建於古渭州城既立知州劉渙、與秦州商賈及居人二十餘家皆在城中翔亦親宰其地牾設其族蕃人相約出兵截殺漁翔等翔等徹知其語牾設之日晚還文盆次日兵起求翔不得遂於中路築城截殺商賈及修城兵民共五六十人道路隔絕賊兵居其間糧道斷絕城中無食朝廷使張昇知秦州劉渙郭恩領兵苦戰攻破中路賊城朝廷猶不能棄古渭但罷不爲州置寨主監酒二人每季輪一將兵守之□□世襲蕃巡檢然自文盆至古渭九十里其間但通一路路旁即是界溪秦州每歲支移省稅應付古渭而秦闕食則以貴價糴之自是秦州始困矣張氏既與蕃族不和警秦之兵日向秦州駐劄當與同其患難於張氏則便而秦州實無所利也近歲患古渭之孤危乃命鄜延築治平等寨以通秦渭招來蕃族既益而所招弓箭手皆浮浪之人無益於事秦州親與李氏爲隣屯兵益分糧草益少與曹瑋創制絕異有王安石郎中者秦州白石人也其言如此予後見李師中待制問之言與之同師中在秦州實乞將約蕃部地土上所築堡寨付與蕃族守把御於曹瑋舊寨分屯重兵以制蕃部師中言今寨柵既多屯兵分散寖弱反爲蕃部所制若但付與蕃部御令邊裏寨柵兵力完強則蕃部畏威爲用其利害甚明然未及行而師中謫去安石又言秦州曹瑋舊城絕小自韓魏公文潞公作帥各增築一面今城比舊加倍而綏急難守也

李尤則守雄州以知術顯世多能道之者予從事北都父老謂予曰尤則自雄入奏過魏魏守寇萊公也謂尤則曰聞君在雄鎮會特盛能爲老夫作小會否尤則曰方入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萊公宴之饌器皿欲食妓樂百物華侈意將壓之既罷謂尤則曰君許我作會來日可乎尤則唯唯公頗謂左右妓樂如今日每設百戲饌器床榻留以假之尤則曰妓樂百戲如今日其他隨行略可具也明日視其幄帟皆蜀錦綉床榻皆吳越漆作百物稱是公已愕然矣及百盞入尤則曰恐外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公視之大懼使人伺之明日篙之於朝極稱其才雄之僚吏尤之曰萊公尚氣奈何以此勝之尤則曰吾非誇之示之以行軍出沒之巧耳予後從事齊州尤則之孫昭敍爲兵馬都監試問其遺事昭敍曰雄州諜者常告虜中要官閒還人至京師造茶簡燎爐尤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先期至則擔至擿場使茶酒卒多口訪說其巧介蕃商遍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尤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虜曆中開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信使傳來諸事泛遊皆駭亢每遣諜者厚以金帛撫所客惟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宜去亢爲屏人乃曰開使錢如簍七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開使所與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開使處我一外甥□予自少教歌舞甚妙龍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胥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開使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婿須紫竹鞭開使所執可與也其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富公知青州歲穀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拯饑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氣熏蒸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便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閉糶道斷絕城中無食朝廷使張昇知青州劉渙郭恩領兵苦戰攻破中路賊城其事聞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皆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鋪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皆所在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道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強壯塡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不報人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能去轅連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移檄屬郡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送糜豫米乃散文潞公爲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所運關中器用即令所至納下仍籠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問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官即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成都詰其敢虛聲動搖兩蜀情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番騐問智高詣實遣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在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參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黃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功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既貴謫宗室葬事舉者若干人將宿當朱其一行則復在惟而閱之則昔之黃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願公不識耳姑當我我將食而復見盍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宸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徐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名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莫曰何至擬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幸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物西

光之變起於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爲也不久定矣上稱善欲官之不願賜處士號龍歸復少時學六壬開州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衙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於市校曰吾辜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蹄不解取火視之其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不死也其人歸候之皆如僧言大驚且起問僧所以脫禍僧曰吾無術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爲遠行計既發舟遽有事當略還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死州知其故以可憐識之得減罪復從僧學其術僧曰吾術與君術無異而所以推之者則不可傳也復曰姑告彼課日時我自推之僧曰遽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也復推之累日盡得僧所見而不見駒所踏三足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終不復告

乘崖公張詠家在濮州少時尚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丘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慕也日會飲酒家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於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至□□□成都亂張公爲成都守始異其言西行常以物色訪之然一時入蜀終無所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至殿日輒出遊焉屏騎從門外步而登閣憩坐終日冀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逕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揩磳視之中有一道人髣髴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重九請出觀衆市五更市方合而南作入五局觀避之至殿上見一道人臨塔而坐往就之相問勞已道人曰張端明入蜀今已再矣醫曰始一至蜀耳曰子不知也凡人元氣運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醫曰張公雖好道然性重慎恐來信也道人曰所以二圓正爲爾也取一圓并水銀一兩納銚中以盞蓋之燒之良久札札有聲揭盞以松脂末投之當有異三投而藥成嘗知此非凡藥也醫徑歸白公試之如其言每投松脂簇起先所坐小亭至三投簇如金色傾出則紫金也乃服其一圓面使醫遍遊成都冀復遇焉後見之孔明廟前復得一圓藥然服之亦無他異

南渡錄大略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粘罕遣人入城。求兩宮幸青城議和及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皇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青城。十七日。車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青城。次早。帝見太上皇亦到青城。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貴戚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之服。以常人女衣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金國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十八日。太上及帝幷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七日。至泉鎮。四月初一日。過眞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朱后死。年二十六歲。十三日。至安肅軍聽候。六月末。移居到雲州。紹興二年。鄭后崩。年五十七歲。二帝移居西均州。六年上皇崩。時年五十四。同年。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廢僞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州。十月十九日。少帝到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鴻翌府。帝移安普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居于燕京之北。紹興十四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幷太后。亮卽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于城東玉田觀。紹興二十年。徙少帝入城。囚于左廡院。紹興二十二年春。帝崩。年六十歲。

梁谿漫志

費袞著

梁谿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爲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爲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矣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子生無益於時其學辽濶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寖久積而成編因目以漫志噫夫竟何謂哉顧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唫自止識者當亦爲之歎笑邪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袞補之序

梁谿漫志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梁谿漫志

國史實錄院　牒　國子免解費進士

勘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編修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項內

一項一今來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卿監武臣

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迹墓誌行狀碑

誌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

梁谿漫志牒

聖語并　御筆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卑或事

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乞　朝廷劄下諸路轉運

司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子細搜訪鈔錄申

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進士

　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

牒請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鈔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赴院

以備參修使用不請違滯故牒

開禧二年二月　日牒

卷第一
本朝殿閣建官
宰輔沿革
廷魁入相
宰相出處
監修提舉國史
宰相父子爵爲
封國當避
三省勘當避諱
樞密置使
都督宣撫等使名
二府總師
同知簽書虛位
功臣號動官
大禮五使
攝官典禮
特政記
登諫見政府
卷第二
文武官制
翰苑降詔
學士不草詔
知制誥不試而命
學士帶知制誥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二史屢從
三館館職
秘書省官撰文字
檢校官
百官謚命詞與否
文正謚
臣下姓謚多同
座主門生
卷第三
入閣
元祐黨人
行卷
氏族
王文貞增入蜀
司馬溫公前書法
高密辭起復
范淳父字
射鴈堂
閒業異事
元城了翁表章
王定國記東坡事
卷第四
東坡教人讀楞嚴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東坡識任德翁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東坡謫居中勇於爲義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卜居陽羨
東坡爐版
毗陵東坡祠堂記
武臣獻東坡敬
東坡戴笠
東坡荔支詩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退之東坡用先後諸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錄沿流館詩
石屋洞題名
柳展如論東坡文
貶所敬蘇黃
昌化盛事
侍兒對東坡語
卷第五
優孟孫叔敖歌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古者居室皆稱宮
諸父大人
子者男子通稱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老而能學
溫公論商鞅
辨高祖臥內奪韓信軍
平淮西碑誤
晉史書事節略
論姚崇序進郎吏
龍錯名如字讀
西漢句讀
西漢溝洫志
作史華實相副
論季布
辨唐太宗幣鶴事
五代典章
老泉贊畫五星
痛飲讀離騷
通鑑不載離騷
四六談麈差誤
莊嶽齋地名

卷第六
成都大成殿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溫公論碑誌
唐歲火禁
二唐論宰相
文字用語助
夏英公四六
翟忠惠四六
四六用事
吳丞相著書
嫡眞子辨太公名
晉人言酒猶兵
地里指掌圖
大觀廷策士
青唐燕山邊實
道鄉記毗陵後河
江西長老
石刻多失眞
唐諸鎮傳敘
退之贈李愿詩
張橫浦讀書
楚詞落英
米元章拜石
孟子之平陸
匪字
論書畫

卷第七
作詩押韻
詩人詠史
作詩當以學
詩作叅語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放魚詩
東坡雪詩
王逢原孔融詩
潘邠老重陽句
孟東野詩
唐詩工靡麗
張文潛詩
詩人用字
杜少陵悶詩
方言入詩
明妃曲
陳子高觀空王進史圖詩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張芸叟詞
詩人相呼
禁東坡文
王右丞同名詩
雍孝閻
二州酒名
三處西湖
毗陵二畫

畫水
卷第八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陳少陽遊文
作詩當以學
詩作叅語
韓蘄王詞
烈女守節
改德士須
英雄先見
樹桉盡佺誤

陸宣公奏方書
藥方傳人
閒見後錄論田橫
程文簡碑誌
稱象出牛之智
士人新開邇
蔡絛著書
卷第九
劉高尚事
事有專驗於一數
諫命
江陰士人彊記
本草誤
張文潛粥記
著書稱謂
作字提筆法
何祕監語
官戶雜戶
惟揚澄江
戚氏詞
薛能詩
陳子車殉葬
烏江項羽神
二僧爲僧
天生對
唐重氏族
卷第十

陸鴻漸爲茶所累
范信中
投水祠原
祠廟之訛
伏波崔府君廟
臨安雄忠廟
二相公廟乞夢
蜀僧東明寺題詩
梵志詩
王虛中
惠歷寺輪藏
江東蔣祠
作賦賄罪
俚語盜智
梁谿漫志目錄

梁谿漫志

卷第一

本朝閣建官

本朝因殷建官今見於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端明觀文本唐延恩殿也慶歷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廟諱改爲紫宸明年丁文簡罷政爲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爲官稱於是改延恩爲觀文殿置學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爲紫宸天和爲觀文矣資政則自景德中王冀公罷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至於端明則始於後唐明宗國初改殿爲文明而學士仍領端明之職太平興國中併改學士爲文明殿學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爲文德明道間改承明殿曰端明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建後又改端明曰延和然迄無拜文明學士者蓋禁中已無此殿矣其實與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集賢爲右文始爲集賢院則有學士治建則易官爲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延康爲端明殿學士班古爲樞密直學士保和之除則止於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祖宗謨訓與祕閣並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無待制學士惟天章閣初止除待制後亦遽止至今不除學士等官蓋雖於稱呼與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自元豐廢而元祐復元符又廢至紹興六年范元長沖始除翰林侍讀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而愚數如之乾道末職制令刪去密學則八年一除胡承公

世所至今亦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以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靖康復改太少宰爲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僕射爲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廼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來廼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丞相栗梁文靖克家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入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於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呂秦趙張湯陳史梁宋次道

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九泰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纔三十二張忠獻三十九泰忠獻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此可數也

監修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文雖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修國史有職事爲重也若止除兩相則首相監修趙中令獨相以集賢監修久乃遷昭文薛文惠沈恭惠並相薛領監修而沈領集賢其後舉文簡寇忠愍亦然乾興元年令馬魏公尊切提舉監修奠宗實錄於是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公監修先朝正史又別敕命之提舉於是監修提舉始分而爲二職矣紹興初呂忠穆公再爲首相差提舉修國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修日歷例指爲國史而提舉日歷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辭詔不允初監修之職自元豐王岐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是始有提舉之命其後宋忠簡張忠獻並相時范元長修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忠獻監修忠獻引故事敕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始帶監修而秦忠獻獨相以監修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修次相提舉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參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虛則監修提舉悉以參政攝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並仍皆於是秦忠獻以公而王輔臣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樞亦封慶公有司皆失於檢照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樞自榮國亦進封慶乃始辭避詔改封岐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爲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敕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敕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使知院二者未嘗並除熙寧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時文潞公呂惠穆爲使韓康公郎安簡爲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稍重其禮乃以爲知院事元樞並除自此始元豐四年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丁巳正月詔宥密本兵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並仍皆於是秦忠獻以

宰相入爲樞密使自後除使者多自知院而遷至於副使則八年除王敏節惠十一年除岳武穆飛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爲宣撫使其次曰招討宣撫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中興以來建使爲多大者以宰相爲御營使爲都督或爲宣撫兼處置使次相或執政爲御營副使大將皆爲方面宣撫使亦或爲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爲招撫使執政或從官爲大帥者

帶制置大使安撫大使有帶置田處帶帶田大使從官亦或爲招撫使都統制等官則或爲都巡檢使或充某處提殺盜賊制置使或止充提殺使或裂數州或止一州爲鎮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知樞密院爲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諸帥使名無異乃改爲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執政出使亦止爲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密使爲都督然前爲相時嘗督師矣明年湯丞相爲都督揚武恭副之未幾就除都督前此未有蓋其官爲太傅錫賚爲王故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師建炎己酉二月首以呂忠穆公爲同簽樞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張忠獻公以樞密同知爲川陝京西湖北路宣撫處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遼遠又已分鎮始全付以川陝之任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於鎮江未幾還闕以朱忠靖爲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庾權同都督四年八月趙忠簡公以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獻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相皆帶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獻復出湯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爲名忠簡特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皆同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知貢舉白同知出知貢舉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王襄白同知

梁谿漫志 卷一

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攸始以同知副樞密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昭慈謹孟信安以攝太尉本冊於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唐以來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降尊號吳丞相沖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下而奉冊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僕射爲丞相副去侍中中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綦崇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廟堂又請武臣有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爲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遇功者帶勳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歲中書惟爲言復下之有司八年開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勳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則賜勳如故蓋國初檢校官寵銜與賜勳之類皆襲唐官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仗使用御史中丞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用京尹禮儀使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常之禮天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爲儀仗使薛簡肅以御史中丞爲鹵簿使議者以爲非故實治平二年當郊以賈直閣中丞爲鹵簿使賈遂引故事以請乃以爲儀仗使元符郊祀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然自後五使自宰執外繼以從官之長或使相爲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圜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玉幣并奏請致齋及誓戒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昭慈謹孟信安以攝太尉本冊於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唐以來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降尊號吳丞相沖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下而奉冊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僕射爲丞相副去侍中中書尚書二令淳熙初復有詔侍中中書令雖已刪去每遇大禮並仍攝事官存舊名以備禮文乙巳之冬舉行慶壽禮王魯公以首相攝太傅梁鄭公以次相攝侍中周益公以樞密使攝中書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記國初以扈蹕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顯德中密院置內庭日歷望令樞密院依舊詔內庭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言所有宣論無由聞知乞差副樞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論張宏張齊賢共鈔錄二人鈔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共鈔錄

送中書同修爲一書以授史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爲記也大中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別撰不附中書其後不止宰相與密院凡執政人人皆自爲書而所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於修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親諭韓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呂許公辨呂獻可爭濮議面與韓魏公辨司馬溫公乞立皇子親見魏公納劉子張橫渠至中書見王荊公爭新法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司馬溫公近日論何事荅以彼此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後臺諫得相往來而不得見政府呂汲公對簾前以備位執政不敢與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諭旨於劉器之是臺諫已不可見政府矣蘇子由王彥霖諸公擊呂吉甫會議子與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拘也今沿襲此制云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豐改正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敘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朝議大夫六曹侍郎爲正議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朝議大夫給事中爲右正議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六曹郎中爲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宣義郎爲承奉郎承務郎爲承直郎從事郎爲修職郎將仕郎爲登仕郎從政郎爲宣教郎初入仕爲將仕郎已入仕不可稱將仕可爲迪功郎舊登仕郎爲修職郎舊通仕郎爲從政郎舊從政郎爲宣教郎政和六年增置親衛大夫四方館使爲拱衛大夫東上閤門使爲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協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爲中亮大夫引進使爲中衛大夫客省使爲中亮大夫引進副使爲中衛大夫客省副使爲武節大夫內園使洛苑使如京使崇儀使爲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爲武功大夫內殿承制爲敦武郎殿崇班爲修武郎東頭供奉官爲從義郎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左侍禁爲忠訓郎右侍禁爲忠翊郎左班殿直爲成忠郎右班殿直爲成義郎三班奉職爲承信郎三班借職爲承節郎三班借職爲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爲副尉殿侍爲下班祗應及更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貨當令學士院降詔趙炎掌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唯不允者始降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宮觀趙忠簡公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曹綦叔厚寧禮時爲學士引故事論之取荊公內制答富鄭公乞判汝州韓魏公乞判相州東坡內制苔文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辭遷官請允詔以爲據從之蓋又言近年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賓典憲指揮非待

賢之道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須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可於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間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荅及安厚卿辭遷官梁晟辭起復詔皆以爲未當不即撰進具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爲重命令有所未

題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爲內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於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閤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爲之首而楊公繼之業少躓左

丞夢得避暑錄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後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於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爲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爲內相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爲之本朝亦

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爲作文書之學士也若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於刪去況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目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元年謝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爲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以三館爲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於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校讎皆其職也中興以來復建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典內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徼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空名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既行賜之以階而省臺寺監各選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制矣何必更帶知制誥三字爲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備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進者世九指以爲榮熙寧則林彥振蘇仲虎皆以布衣召試三館輸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世初申先蘇仲虎皆賜出身爲中書舍人而呂居仁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制乾道淳熙以來韓元吉王淮叔相劉正夫孝韙皆以門蔭特命撰西掖而劉正夫有召試之命因力辭言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雖而不舉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稱豁雖可其奏然撰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屢從

二史立螭首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曰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之際皆所當侍而過乘輿行幸未嘗屢從

此亦闕文近寇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祕乃合建官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是也五代舉幘儒於右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爲三館圖初太平興國二年度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爲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於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初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爲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於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校讎皆其職也中興以來復建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秘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誥皆命秘書省官撰樂章贊頌敕誥及回答高麗詔旨並送祕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輸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爲武臣遷轉之階至祖宗時特崇重之凡文臣爲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爲之大中祥符五年王欽公欽若以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陳文忠堯咨以戶部尚書爲使皆以文臣爲之自後王景莊副宗曹襄悼利用爲副樞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校太保爲之獨太平興國中石元惠熙載止以戶部尚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尚書爲使當時以爲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之上止有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蓋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爲之等級不宜輕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檢校尚書而下亦或以爲散官熙寧中祖無擇晁授檢校工部尚書其後東坡黃州之貶亦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給告餘給敕其

知不足齋叢書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謚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議而特賜謚者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去非參政與義在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給告餘給敕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謚者亦徑降乞賜謚例多命詞朝論以爲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恩得謚者亦然今之從臣磨勘轉官尚應命詞特恩賜謚乃人主非常之澤所宜命詞以示褒寵若法應定謚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淳熙丁未陳魏公賜謚正獻梁鄭公賜謚文靖乃特詔命詞給告云

文正謚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其爲屬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謚多同

臣下謚多同謚以節行適相當固難於相避然其間有姓謚皆同者往往稱謂紊亂嘗致之本朝有兩王文康兩張文定皆賢傳端兩張忠定詠歎兩陳忠肅過庭兩劉忠蕭韓兩李忠愍宅皆辭華兩朱忠靖譯勝非兩王恭僖綬吏劉中

知不足齋叢書

而韓魏公謚忠獻韓宗弼謚忠憲趙閱道謚清獻趙抃之謚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叅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使經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送少尹其後韓玉汝鎮潁爲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迓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蔣穎叔帥熙河西使卒於中國樞過其境官屬議賀拜穎叔獨曰生見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褻而不拜識者是之故事外夷國王來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虜使入貢宰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祖公巽爲參政嘗以爲不可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倒下之經由州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所不統也而或過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往皆以繫銜如隄岸遞角之類彼既長是郡則一郡之事皆所當

知不足齋叢書

梁谿漫志卷之二

入閤

唐有入閤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爲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悉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卽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閤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其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議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官入閤自後遞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閤會雨而止又以入閤奢闊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閤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畧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禁中在唐爲便殿也今之崇德殿也在周爲燕朝在漢爲後宮在唐爲內殿也今之延英殿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閤而叔世離亂五代草創大斯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閤閤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閤門有儀制敕雜坐閤耳是何足爲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爲上閤差衙尤甚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爲精洽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榷以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閤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

閤卽隻日長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鉤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與論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閤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諸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議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官入閤自後遞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閤會雨而止又以入閤奢闊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閤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畧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禁中在唐爲便殿也今之崇德殿也在周爲燕朝在漢爲後宮在唐爲內殿也今之延英殿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閤而叔世離亂五代草創大斯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閤閤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閤門有儀制敕雜坐閤耳是何足爲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爲上閤差衙尤甚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爲精洽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榷以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閤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

於今乎於是參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裘聖開有唐入閤之儀令不常行臣退而計每故事夫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而謂大內爲西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爲華備宮之正南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朝罷大仗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既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若以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卽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卽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爲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隻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閤而叔世離

寧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議始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入閤儀入閤之本末如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理審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益紹聖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為黨無非一時愚賢附益入籍至崇寧間京懋舉不附己者籍為元祐黨至三百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殺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益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間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而議者謂其間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侈大之遂有詔毀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供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見之宣和間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尚仍此禮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啟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之私書

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入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厭其干請安得為之延譽士之自處既輕而先達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遂遠忘則為三姓矣退之所謂徐與秦似山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於蜀無他揚令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楊矣錢鏐有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為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九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復姓又將混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千無復可辨如豆盧益唐大族欽望琢章皆容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於盧邪

王文貞增入獨

王文貞公為相長女壻韓忠憲倒當守遠郡得洋州公

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滅也吾若有來于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籍謂王公此舉於當國則甚公於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特為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豈所以教為婦之道哉唐李晟正祇崔氏女歸寧賓曰卿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尚知此為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肖遠適尤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肖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則於為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蓋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堊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敝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

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而覩其沿而裂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熬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撥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

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欲時直禁林當草荅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劉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

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子因是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穆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為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歟

射鴈堂

開樂先生陳公伯修師錫在太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溳王園中有鴈陣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

又有鷹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勝耶了翁曰果然當爲公代其明年徐鐸牌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爲代因名便廳爲射鷹堂先是了翁將鳴鏑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是歲時彥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特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詢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是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僊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間僊官曰不必追記蓋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顱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蓼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掐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匈挂冠正康猶何乃留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旣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祇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櫬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旣

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悔胎不知所苍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趺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舉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昇仲堂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僊益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贍衆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凜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

已之而無悔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憨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塡波之願復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鑽白玉之牒者似不俾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李定鞫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於殿門謂同列曰蘇軾

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初荊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蔣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爲東坡道也定國記

梁谿漫志卷第四

費袞 補之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爲文記事常患意盡而辭不達語雖曼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重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遊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況豪俊先子推輦行又云平生惟一予抱負珠在掌見之齠齔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即德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於齠齔間已能如此妙矣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飯于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而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僧紹興末年九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爲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渠引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爲之引穎濱屬壽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賠仕

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遜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肖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賠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梓之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爲吏屠而脊橫必四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肖信之雖然子賠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皆以爲穎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槀於穎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喬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攜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嘗爲作蘸冠詩送其行萬以語胡蒼梧蒼梧爲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舅於爲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罪遷徙者多以此爲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爲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葛閎

營房散居市井寨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萬都監王約指使置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濡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爲饑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博糴大火坡以爲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爲吏屠而脊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濶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

官政亦易指以爲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爲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遊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宦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遊歷者其於是邦每有米仲卿桐鄉之念謫居於黃凡五年移汝既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解遷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酬唱皆以卜居陽羨爲言晚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都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末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遷穎昌作書與惟熙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儋眞乃閒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此陵以毘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閒必先者不假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皆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固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見坡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矣陸元光薦侍疾臥內輒所御賜版以獻縱橫三尺僅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眷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質由禮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閭濆莫敢手舉扶木君感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東坡嫩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於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寖上逆不能臥時音陵邑大夫陸元光薦侍疾臥內輒所御嫩版以獻縱橫三尺僅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眷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質由禮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閭濆莫敢手舉扶木君感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陽羨乳水君應劑惠山泉自儋耳北還畸嶠萬里徑歸南關陵以疫蓋出嶺窮目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

東坡戴笠

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冕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略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樂寧閒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柱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善者以實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之著展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蹤尚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羨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懇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令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荔支詩

東坡食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榷梁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遊蔡竟朋黨論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鄴非以爲賢從者皆慕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與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

東坡荔支詩

東坡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榷梁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遊蔡竟朋黨論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鄴非以爲賢從者皆慕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與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賈耘詩

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始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甚高麗使私覘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騷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餽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瘠若友朋或羞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與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滔瀾奔放豈區區束縛於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莊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邪

東坡錄沿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晉宗親書其額紹望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有詩云淮西功德冠晉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脚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聖中得此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事特避禍故託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屋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黃潛曾孝章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內

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舅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橫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壤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以爲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於熾火小人交扇其燄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黨人之塵點汙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泊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嘗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嘗張竟以此坐謫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云僊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逐昆蟲畢未除蘇任兩公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僊耳獨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第五

費袞 補之

優孟孫叔敖歌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適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藏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諱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慕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史記所載如此予嘗遊浮光叔敖卽是都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屬爲鎮子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苦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若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閱一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閱一字而欲有賞必於

潘國下澤燒殉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禍而竇新貪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愷悌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徵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盧痛若有擊者請服謝舉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誅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卽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據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蘿宮而東坡和云卽頭莫喚無家客歸掃我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爲父子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卽日父子俱移病又令人稱父爲大人而此書受卽頭曰從大人禮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猶

香稱爲子曾子蓋用此法

劉夢得自爲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爲觀美蓋欲施之用也國初遭亂多逐使李圖主忠燁舟宣化口使入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多遍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山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進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前篤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足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肅妄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於此必有深意特子未之曉爾

辨高祖臥內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卽臥內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爲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所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臥內稱漢使者至麾召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壁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倣此而爲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爲將而其軍每爲襲奪則與成皐戲下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

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蜾蠃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尙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塵意未能平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汙史筆尙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爲人奴不爲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惟趨由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爲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忌心已兆於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省則一事廢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論使崇曉然於心豈宜倨呪峻拒忿然不甘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之意已形於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於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於安祿山卒致大亂蓋胎於拒姚崇之時也

雄錯名如字讀

雄錯之名古今皆誤如揚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無譏涼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仗梁劍於東郭訊梁舉於陽邱爰信讒而矜諾須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根過聽之無討玆沮善而勸惡操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

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去聲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足矣爲一句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謂人方奴役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令人或以人奴之生爲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定複予謂其源蓋出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翩立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作史華實相副

貨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須能寡爲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爲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仗劍而坐口正涕出觀口正涕出四字則始皇鷙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李布

李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譏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昔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

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昔邱來見初無他說止進諂辭以悅之謂其得盤桓楚間欲游揚其名於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爲布者當罵而弗與通如袁盎之絕竇人可也顧乃大悅引爲上客布至此何謬耶

辨唐太宗脅鶤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鶤槩見魏證來納之幄證奏事故久不已鶤竟死幄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綃賦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誡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

趙出鶤死握中故開元事播於無窮則是宋璟誡明皇非魏證誡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據依始史之誤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以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人猶得以持循如齋希甫論內宴槩密使不當坐李琪爲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議嫂叔之服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妝非今人屑傅黑膏于嘗疑齊漢星辰之尊而妝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觀唐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爲圓鬟椎髻不設髻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屑狀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時世妝嫁名道子以紿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予常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眉於幽憂

悲憤之作而願稱名士邪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眞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容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善貶惡之義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澤畔形於詞揚已露才班固識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襯其文詞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綴章給何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談麈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作四六談麈王性之鈔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麈誤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詩人忌又云叔祖遊遙公謝顯道初不入黨籍朱子發實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俊爲作謝啟云刻石列章偶逃部黨接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葬處學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元符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值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於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狀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

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

莊嶽齋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嶽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於嶽注嶽里名也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嶽閭之地齊人所謹也嶽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閭閻之地齊人所容故當勿墜之耳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隸書蓋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艾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丸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劉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補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勳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問頗牧之賢改漢文問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愛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謹見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

之勢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劾于甘露
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
用獨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不臂改作古稱非愛
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沖
人坐守成算而董璹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
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止二十六字並塗
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後敕諸將改作申
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
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彊漢雪渭水之恥尚
陋石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
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移在服
近而來遠改作來遠

溫公論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
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
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
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

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
非開發莫之覩也溫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子
容思之撰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
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
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
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
之溫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
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誄墓則
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

諸壙覩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敘貴念奴事云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
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
語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
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
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詧論文路公燈籠錦而唐林夫坰嘗以新法
彈王荊公後人文字間多談謂父子論宰相爲唐氏一
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鎪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
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
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
年踰冠誦亦濫置於秀材齒少陸機願何能於文賦蓋

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詩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
斥言大抵多爲庾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
者謂童貫木者謂林寶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嫡眞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嫡眞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
畧故太公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
出云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

下皆臨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韓翃之言歐陽公稱之其
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會子問重勝
母之遊遂輕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餘
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
倍於此矣

貂忠惠四六

貂公罷參政汝文守越以撫兇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
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鼂氏
之倍其詞若泰人視越人之瘠迫去郡郡人安其政將
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牒以來即書其上云固
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

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鎪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
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
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
年踰冠誦亦濫置於秀材齒少陸機願何能於文賦蓋

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詩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
斥言大抵多爲庾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
者謂童貫木者謂林寶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嫡眞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嫡眞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
畧故太公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
出云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

又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有習安有無姓之理毋媼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一名執嘉歐陽公盡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害此言予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其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嘗以把盞爲樂往往顏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漫首厲脇顛倒狂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眞可以砭諸賢之肓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于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貢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于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晉州至三十有二人爲天下最其用他州戶籍而並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慫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破賢裂顯戮閱前日宜與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衆荷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尚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於是知州事若蒙進官湖講大夫州學教授處遜宜德郎諸生相與刻詩書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仰爲之碑是勝等陵張氏宰 宋後改名庭宇無錫李氏上行下行兄弟皆中選初張氏崇寧中參政公守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實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駁於是郡太守徐公伸取寢椿一株老幷桂五枝芳之何牓其閭曰椿桂坊是舉也邦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大父詩酒亦是歲貢士也高宗開大元帥府於鄜實在

餽運幕中後駐蹕廣陵首召入館館龍歸隱錫山建炎末樞密富公 直柔 爲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參政陳公 與義 中書舍人張公 燾 犯御名 論薦高宗記憶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不起參政張公守 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撫山邊賞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於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元直爲河北轉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頗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爲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悉置官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孟重五十兩者比比皆是至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此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都中後河興廢曰都城中所謂後河

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浸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爲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爲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爲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壅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溶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爲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就謂不可信乎 李公梁州之橫山民病店者取其隙土服之輒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孫也右道鄉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於土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壅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 祖洽 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傍舊多隙地浸爲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爲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爲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即陞座鳴鼓集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老霜好甚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眞

石刻多失眞者非惟搴揭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既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冰書怎歸臺銘等三碑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處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倘遇此等石則其失眞尤可知矣

唐藩鎭御敎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甘子叔弼讀而臥聽之至藩鎭傳敘歎曰若皆如此傳敘筆力亦不可及如項羽傳贊必然藩鎭傳敘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不可及此恐未然也

採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爲酬恩讎設邪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爲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既久遽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于柱

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據子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訪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似落權輿之意乃謂摘菊之始英者猶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塘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遊之玩石至而鑿遂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爲賦詩其畧曰噢咦作兄眞可憐噢咦石作兄無乃賢望塵雅拜眞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巨字

巨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巨可字蓋重出如安祿山傳巨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游戲其間後之好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字畫之工哉至於學

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翛然筆墨間足以想見其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求之

戴袞補之

作詩押韻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啐字又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梁字數詩特工荆公和又字數首魯直和梁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爲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

處則皆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綿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遊白水巖詩云恣傾白蠻妝五穀細舂黃土栽三極自注云來詩本用砥字惠州無砥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本奉和且東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只不勝人爲恥必劇力窮搜縱不可使亦須强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歐陽永叔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汪遵讀秦史章禹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裴民讀項羽傳作

詩云眼中設說重瞳子不見山河遶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爲詩故也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蓋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雖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熟觀羣經嘗者可能爲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乎謂孟子七篇乃眞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强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梁谿漫志卷七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敍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論變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開玉鬻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賢

曾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巢爲之定祗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西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逢直以爲子美邪子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雖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誰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醋何如縮手袖中歸盧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昔卤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梟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敗昨日清臥閒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子閒秋聲得

句方題壁問不知天地之大秋菊之小何催租人能放邪賈島錬鉄推字至衙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衝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遂貨爭先譏詆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鴈無聲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於瑣字爲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槩死矣予以爲不然人心靈變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槩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若非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知露九月詩無敵之類是已亟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亟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不怒罵者幾希至於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概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絕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贖蛾眉則卑矣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提累已因陰縱之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疎瘦清絶熟味此詩眞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

初無疎影花陰散漫爲得橫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亟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籍樹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提累已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已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

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過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賡冀賡不知其爲孝閒也孝閒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逸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湖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嚴得謝山青城兩老樹如相問不枉驂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俯春酒輕紅墜荔枝今敘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濟安有春江綠漲

蒲萄酷之句晁元韓子蒼舍人剏作守有肯添賜郡醞因名其庫曰蒲萄酷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又老巽時傳盛事蒲萄酷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祕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惠遊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纔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毗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木勝絕之筆聞於天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蘇道士李惣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卸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大醉索墨潑數斗曳苧帶製巾袂滿墨號呼奮躍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懶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輒眩耀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友直清濟貫河一筆紆遠長數十丈不斷卻

立而觀濤瀾洶湧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曰道人龍中來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爲冥晦劍鋒江海姿素壁起濤瀨呼吸見雄快石疑可碎蒲森殿陰古衆具儀飛施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者明珠靈祕一何怪燭燭照夔棟那得久在外偷兒倒酣睡不怕嬰鱗脊願言慎所託末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過太平寺爲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堂荒處破殿虛偶逢老僧聽僧話道是壁間舊古畫徐生畫水變益堪橫看側看只麼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波橫貫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他波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盧化作金庵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一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歸江西却相憶并州剪刀翦不得鵝溪匹絹官莫惜貌取秋濤懸坐側是二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詠間真足以傳不朽矣

畫水

東坡作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洶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間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冥思具述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促迫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爲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則其難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第八

費袞 補之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坐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far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救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歷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溫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疎畧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省實無所愧悉流言奉越不避纍延自杜丈入相已來基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尚處二陳中之意翰君不悟即以白杜丈杜丈因與之辨折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遒然以謂諷及時政吁可駭也故堂中驀然不快趙祁恐二陳者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無所波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暮預焉時君諸君同出陳過門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諸公益忿重以磯讀之語上聞列章塡進取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鬩本意長卿舉中人述神縣客皆與之論也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寘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閑不遠以權貨務較之就近 權貨務後即中興日作會社盛 若謂費用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就多舜欽或非時爲會聚集不省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爲過竇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

記前後甚明況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比之外都雜收錢豈有異也 外都於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逆會 當時本意於胥吏輩率酬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爲民與貪吏捕官物入已者一同 始府中敕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文字昧不曉 閒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爲國計者豈不惜法乎 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有文證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審刑者自爲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 丁度怒京兆不逐之翰也二相恐累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 上有怒意皆不敢承當 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衢街憤懾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爲讎者所快蓋載之下尚爾遠民冤濫執官更爲辨之近者爲宗古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已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毫中蓄私憾結黨纔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適搖

髮蒼才爲大理評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令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嘆吒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 後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未有唯舜超叔平不署且有倒極言辨之可還可還 欽棄爲永叔獎愛故粗爲大概幸觀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爲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諒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涓腸俗慮奔鵝微鵬大豈堪論楚蠶當日能知此宵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歷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前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

世所罕見胡蒼梧寧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惜其流落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間之欵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見聞此語亦知感歎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葵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翼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賜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 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叟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

欽棄爲永叔獎愛故粗爲大概幸觀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爲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諒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

自古英雄都如夢爲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貌
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
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
父羽之女適鄱昌焦洧一日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
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吳
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
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
玉顏那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

虜騎駸駸戰艦驕春江漫漫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
却爲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
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
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
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
竟不已乃忿然嗔目遂絕於樞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
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
孝純官于虔陵建炎三年陷于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

之輒擲身于地偃仆氣絕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後
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
女其父蔚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
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
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婢曰不如俱投江傳此身明
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恕因擄
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既賦詩關子東
亦爲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幷奉使歸奏之陳
氏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無

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須

宣和皮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逃命被罪者獨
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猶夷之風敎忘父母
之疑前德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語彼方
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
高或戲之曰獻冠兒穩否荅曰幸有一片朋田地此意
甚徹始直以爲游戲耳時健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
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

憐憫復令加我冒冠巾荷說與蛉蜾蠃與時蝴蝶夢
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德士傳嗇
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
名韁神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偶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
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辭德
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畧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弈棋
特爭先法術智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蒿草先使
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略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
吾屬無類矣王稱載范雎入秦值穰侯行郡邑雎於
中穰侯果謂王稽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
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
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
乃已且穰侯既疑有人當卽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顧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
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蠹佺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
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衆介胄也寧
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
大臣當之有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
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
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
防禦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牙將郝雲舉
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
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舉
遂恸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舉而舊唐書作蠹佺新
唐書作蠹佺資治通鑑作蠹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
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
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
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
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

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備有能用
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
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救人
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
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祕藏不肯示人至於烹物命以
資七筋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效所殺不勝計
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博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益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子竊以為不然方高帝時英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於招賢人哉意協力數百人孥於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

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故子房倡為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邵氏偷以道里遠近為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為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之曰某但欲為忠耳后既上寘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益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為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顏濱龍川畧志載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為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揭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簾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編類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嘗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府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尺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沖之遺意也

士人祈閒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甚久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久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子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新惜清業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蔡絛著書

蔡絛姦人助其父為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藪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為榮此乃嶺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為農生九歲不茹葷後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為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為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

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為掃鄘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卽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猶冢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既而敵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敵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為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既為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為之說曰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其之論豈區區為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是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長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貪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

幾千百萬桑宏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紫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梃與刃行政之弊一至於是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迺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寖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其必有斯禍而為是說乎紫芝謂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為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罷皆三數故蘇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清源第五微時從人笈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曰公凡遇五即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予嘗見人言日者問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為異嘗畧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為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於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氣軒舉葛敝衣孑孑來揖之殊不顧為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術袖之文乎其人曰然為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即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為復前曰某敝之交此官人籍為已有適以為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即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靳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郤退歸而慚恚得疾纔死葛浮沉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編閭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煨燼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叩乎即日效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

知之民喜踉歸攜酒殺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蠣曉苦風痺然嗜蠣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梧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蠣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為末疾能敗股與脇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患筋絕不可理蠣續牢如紅骨養用蠣補可使無鬻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過蠣其快如鋪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悕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差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為此詩殆嗜蠣之僻而為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鮑苟失所入喉為鎖鐶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盌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緊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

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脈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飢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腸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子猶父者則名之

馬大年宴諭退之作詩名籍微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微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梁言又曰子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昇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連綴屢贊表筆盡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吳人何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足而可以及人適夫平生香火禰祈每及於此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為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識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為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為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教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問之蘇仲虎云一月有傳此詞以為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冠以藻繪一香篆梨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冠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遂遍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綴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

誕遂賡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綴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為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巍巍統基德又云爭解繡勒香鞚又云鑿鞏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觴飲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巡東坡御風騎氣下笭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為雖東坡隨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為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譬春鷹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掊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甚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

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臂而釋思溫不殺此二事皆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巳敵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珓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於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敵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於廟後若數百人同時喑嗚叱咤者舉軍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於朝詔封神爲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爲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遊方之外者有二人焉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會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過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棄諸方陳了翁聞之亦賀焉崖長老與其僕視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遊叢林至江浙樂寶曉隱山川掛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

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愛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邊豬松孤之句除南京敎宗院敎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先歷住萬年圓淸諸剎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臧疾婦必躬造飲餌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襄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利四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楫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楫羅侍御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繢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也然魏證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爲昏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於是益尚門閥詔詆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梁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祿山兼三鎭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之子劼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

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第十

費袞 補之

陸鴻漸爲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撓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逢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爲茶經所揜也湖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

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寧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選益縱酒遂殿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遁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欵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殿其家不得已遣之遠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愚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留之時公異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異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異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異曰某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

怒闕且殺之曰無盡子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閽者不能禁犯之人皆驚公異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孑遺訪范亦不見時鹽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志其師果如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荅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卓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于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

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禍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汨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忽遽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益跅弛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

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眞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頓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慚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鄱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裝糧湯侍郎東野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籍據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禦怒目嗔笑曰汝不識朝廷以警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

未並建廟以前竟欵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

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其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容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獻沒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宜而民願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庭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柴垛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閻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遷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館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晉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絃絕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衛廟建於延安之膚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畧三侯既殁貴西

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禿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遊戲於庭芣芭蕪間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予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邊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聖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畢子問得失尤應荅如響益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魏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維犯得州文學大憤悶

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況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遂草殯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遊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僊說知幾邪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邱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予嘗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生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元元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强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

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嗔哭汝他他哭汝循環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揹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熱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荅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裒金走建安刋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悵然虛中乃著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於榻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遍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如今請先生臥卽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遊諸僧欲問其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畧如此

惠歷寺輪藏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擣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閱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侵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

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衆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竝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傷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晉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殺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械訴哀之狀庶印吾事令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翼日果復來廟廷祖裼踊哭極口醜詆不可聞期傍民大驚觀者遝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殽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勢者叩頭

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稍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賣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駈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賭賕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享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句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即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輕藍宮之夜吹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縝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初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饒爲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謫爲府學教授適學務被盜適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遂錄送府檄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汙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堂尚書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

强公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藥何僞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即於賦後剳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爲盜竊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關關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遊尉至問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焉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即馳去逮夜尉釋即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蔡蔡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于外既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燦然溢目即以百緣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即拔刃斷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隱其計卒自伏辜尉寢險萬端有術以自將脫爲窮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

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練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有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眞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安人果紿我即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梁谿漫志跋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子爲邑之暇盍爲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乃命工刻之縣齋而誌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爲瑞補之之書不待子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楊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右梁谿漫志十卷宋國子免解進士費袞補之撰梁溪以梁伯鸞居得名在無錫縣城西南補之其邑人而行事無可考所紀多當代前言往行而典章制度居三之一觀其自序隱然有空言無補之歎蓋抱用世之志不獲已而以述作自見者也然書成於紹熙壬子刻於嘉泰辛酉至開禧丙寅即舉國史實錄院牒請以備參修去成書時僅十有五年似亦不爲空言矣第考補之所著自漫志外尚有續志三卷文章正派十卷文選李善五臣註異同若干卷仕雖不

達固亦稱篤學之士已而邑乘不爲立傳獨非此書幸存將並其姓氏無聞焉是則深可太息耳是書宋雕不可得見勝國時梁溪橋李俱經翻梓傳亦漸寡海昌吳君葵里兩以明刻見貽復爲借周菴分先生家藏影宋鈔本俾博參校以傳是爲

皇清乾隆丙申距嘉泰元年晉陵施濟開版時蓋六百四十又九年矣是歲十月既望長塘鮑廷博識

梁谿漫志附錄

近見費補之袞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閣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揭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歆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承旨帶

御器械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始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中元日四明樓鑰書

靖康朝野僉言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下。精銳於城南青城屯兵。錯離不於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爲必拔之計。

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光數丈。初七日。不見斗二夜。初八日夜。遣火焚察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名禍造端。乃察爲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本天意。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驚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嶽觀醴泉觀。陳橋、南薰、封丘門皆有金人下城。殺人劫取財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體而走。士大夫以綺羅錦繡易貨民納襖布袴以藏。婦女提携童稚於泥雪中走。惶急棄河者無數。自縊投井者萬餘。哭聲徹天。軍民簇擁出走者十餘萬人。城外爲番兵殺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內侍止三四人。餘皆逃。道君自龍德宮徒行入大內。與諸王妃主相聚哭。亦有逃於民間者。

二十八日夜。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日出赤如血。

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呼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見二酋。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雪。十餘日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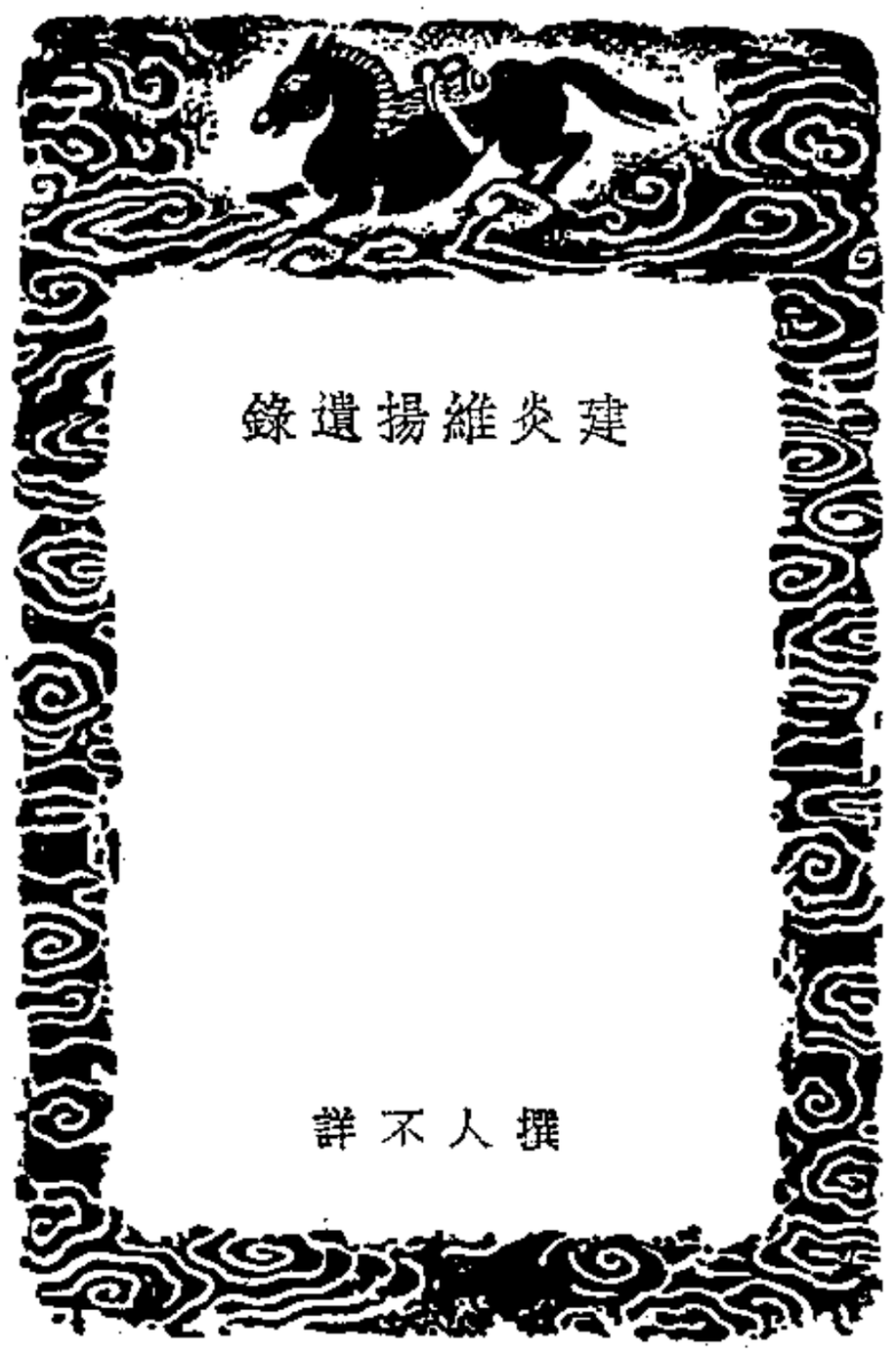
王宗澤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毬。未得暇。俟打毬畢。卽還內。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場祈晴。又願車駕早還大內。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百姓忠義之士。然頂煉臂。跪於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跪拜。哭泣十餘日。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駕。時雨雪大凍。餓死者無數。

二十九日。軍前索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樂工敎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內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去。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呼。哭泣之聲。徧於閭巷。聞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乘金銅車子出諸門。內人宦官多相攜步從。諸王三十二人。駙馬四十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悲憂戰慄。心膽喪亂。皆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視。色若死灰。人心大擾。留守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妃嬪諸王諸軍前懇元帥乞車駕還內。軍士宜各體國安業。不得亂有猜疑。見者咸知其虛誕矣。

四庫全書提要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記高宗建炎二年冬至次年三月事。自高宗建炎元年十月如揚州。至三年二月如杭州。此所記者。由揚入杭之事。故以維揚爲名。文獻通考云。戊申維揚錄一卷。無名氏。戊申卽建炎二年。當卽此書也。別有維揚巡幸記一卷。自二月初十日以前。與此本字句小異。而敍述盡同。惟無錫令任讜。逸其名姓。初十日以後。則至十五日而止。凡此所敍。諸書悉不錄。蓋一本而傳寫互異。又有所刪節於其間。不及此本之詳也。



建炎維揚遺錄

建炎戊申冬。自鄆濮相繼陷破之後。金人橫行山東。加以李成諸寇乘亂爲孽。不可悉數。黃潛善汪伯彥謀居樞筦。裁處無術。探諜不明。未嘗得諸賊要領。亦恬不介意。是致胡寇奄至。無以應敵。十二月十九日。黃潛善邀左僕射。汪伯彥邀右僕射。盧益知樞密院。自是之後。宿泗間歷有警報。而諸公皆謂小盜易爲殄滅。或李成餘黨。無足畏也。先此李成後軍在宿泗叛亡。成以追奔爲名。遂與俱反。朝廷遣劉光世出軍討賊。光世旣至山東。與成接戰。王師被圍。幾至敗績。統制苗傅力戰得脫。成軍遂潰。擒賊將數人。而成一軍俱走。光世歸至行在。以功加檢校少傅。而李成之聲尙未解也。及是宿泗之報。人皆指爲敗亡之餘。蕃寇知朝廷之去就。亦多僞稱李成之黨。以緩我師。而執政無知。果墮其計。二年正月三十日夜。得泗州關值申有三十餘騎。僞作番裝。見已殺走。乃以所得首級器具俱來。是夜。朝廷薄警。內廷通夕般運。璽早駕御舟沙河。居人愕怖。罔知所爲。上卽欲南幸。時潛善力勸上。且俟探報得實渡江。上然之。少頃。又傳閤值自反。已卽時梟首矣。值之反也。先與蕃兵接戰不利。遂畏而叛。而蕃人聞值之叛。乃謂閤有爲已敵。故猶狂驟至。更無持重。長驅直抵淮口。是日行在遣劉光世領兵出至淮河拒賊。人謂劉三必能了事。不期將不用命。士無鬬志。聞風遁走。無復決戰。由是維揚居民始聚老幼奔突。爭門出城。相踐以死者。不可勝計。金銀之價。長至數倍。在職百官。悉皆倉皇。無有計畫。侍從閤有至堂中詢潛善、伯彥者。二人俱

對以自有措置諸公無畏也百官既聞此語乃復自相慰諭以爲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所云如此必未可輕動百姓聞之亦以爲然及思出不良所以多喪家屬自貴及賤無不歸過潛善怨入骨髓皆欲與之俱亡也是夜江都縱大火徹旦聲聞徹往往盡焚其居廬初二日居民般挈逃竄行路之人摩肩疊武二月初三日巳刻得天長報始知蕃賊至上聞之乃身被甲冑匹馬出門唯內侍五六員護聖軍隨行者數人而已上天性慈仁亦未嘗呵止百姓第與路人相先後觀者無不駭歎申刻渡江至京口宿府衙先上起維揚時潛善伯奮尚在堂中會食或有審其事實者猶以前言爲對及堂吏報急稱賊已起矣二人始趨出驅馬前馳自此官吏百姓出門致死至於相籍比前三日又數倍矣將晚蕃人至楊子橋應係官私般載舳艫無慮萬計悉爲府人所有初四日賊至瓜洲貴賤未渡江者十猶五六賊既緊迫弃逃溺水死者不知其幾何也婦女被驅府顧死不去有府而去者又不知其幾何也金帛珠玉指弃江岸如堆山阜非金人即爲無賴輩所得渡江之人至有三百里得濟初城中遊報來弃出城者皆以得運河舟行爲利及賊忽至潮不應閘而四十里之舟船悉擠塞泥塗中故賊得縱所欲如魚鳥之在網罟可以探手取王侯之族婉冶之姿盡流異域宮府案牘悉爲煨燼片紙不留上至乘輿服御盡皆委棄兩府侍從之家應迄成績咸保康乂朕誠切至宜察朕心初十日忽方起姑蘇晚次吳江留丞相朱勝非侍郎張浚禦壓蘇城除呂頤浩同知樞密院充淮南南浙經制使十一日次秀州十二日次崇德十三日到杭州以府衙充行宮以顯寧寺爲尚書省然百司官吏隨忽至府者十才一二三省六房殆百餘人耳所以行在職事一切未具十四日下詔朕以菲躬獲承大統萬方請命未能解塗炭之憂二聖蒙塵莫獲親晨昏之養兵農不爲水旱輟耕士不爲貧窮怠其道朕能勞形克己至死不渝圖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遑安能側身修行以己賠民圖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必相尚賴紳士大夫暨衛萬方有衆戮力一心式孚于帝庶迄成績咸保康乂朕誠切至宜察朕心初十日忽方起姑蘇晚次吳江留丞相朱勝非侍郎張浚禦

誠放。各聽從便。仰三省行下。體朕至誠之意。十六日。聖旨許侍從及寺監長貳限兩日舉見近在行及遠方有才術賢士大夫二人。十七日。大赦天下。十八日。百官朝會。應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赴朝。臣僚上言。歡潛善、伯彥二人罪。二十日。黃潛善出知江寧府。汪伯彥出知洪州。葉夢得除左。張悅除右。二十一日。朱勝非、王淵赴行在。二十二日。臣僚再章謂潛善、伯彥敗壞國家。顛危至此。今各以美職出鎮大藩。衆議喧騰。二十五日。潛善、伯彥俱落職。宮祠。二十六日。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人。所屠州縣。存卹其家。馬伸召赴行在。先伸疏言潛善、伯彥罪惡。數奏不聽。竟謫濮州監酒。意其必死也。至是汪、黃誤國。果如伸言。上思伸前章鯁切。始詔召。二十七日。王淵自平江來。承宣使張俊領兵把隘吳江。長怨之。俊渡揚子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遂謝得脫。奔至行在。上禁之。却令再往招集軍衆。二十九日。右丞朱勝非至自平江。三月一日。除勝非右僕射。王淵簽書樞密院。葉夢得龍三省。同奉聖旨。昨金人逼近。倉卒而渡。曾至錢塘。勢非得已。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今累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已離揚州。錢塘非久留之地。便當稍進務要。駐江寧經理中原。可於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寧府合行排辦公路頓程等事。有司疾速施行。盡從簡便。不得騷擾。差康允之措置。厥後史官載之典册。此不復書。

四庫全書提要

建炎復辟記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不知爲何人作。但稱其叙苗傅、劉正彥事始末。文頗繁冗。未叙世忠戰功特詳。疑卽韓氏之客所爲。理或然歟。

建炎復辟記

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卯。隆祐太后舟御至杭州。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官。駐軍于奉國寺。三年二月。廢騎寇維揚。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鎮江府、江寧府。措置沿江守禦事。俄召淵還。遣御營前統制張俊。將兵守吳江。三月二日庚辰。以淵爲同簽書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傅檄諸州曰。統制官苗傅。謹信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逆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寺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數萬之金帛。悉皆削弃。社稷存亡。係于金人之手。今則大臣內侍。靡不務修省。尙循故態。爲惡罔悛。致使民庶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閤寺。實謂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固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卽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傷感。今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凡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主無疑以致後患。本爲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存。傅等赴死未晚。昭爾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於是以兵士守王淵之門。淵兵隨之。淵見士卒皆戈甲。不悟。問曰。何甲也。語未終。飛兵斷其首。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傅、正彥、勒兵向闕。梟淵首於闕下。是日宣麻除劉光世爲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坐之門外。軍

璽發詔中軍統制吳湛、彼甲持刃排門入、引傅所遣一使臣一祿人入內、傅傅等語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宣撫慰之、無以止變、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然、遂從瑴、允之、叩內東門請見、俄召二公入、少頃、上步自內殿登勝門、蓋杭州雖門故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焉、傅、正彥、立門下、皆被堅執銳、按劍露刃、填溢街衢、見樓上黃蓋猶呼萬歲聲喏、上凭欄呼傅、正彥、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不賞、內侍所主、乃得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止因交結康履、卻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澤、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履、曾澤、待重與降責、卿等可與軍士歸寨、傅曰、若不斬康履、曾澤、歸寨未得、今日事急是臣、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依舊不肯還出、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卽令便與流配沙門島、知卿等忠義、卽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兵、並特除放、各令歸寨、解甲、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上顧百官當如何、朝散郎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奏曰、願陛下速康履等出中官之害、至此爲極、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亂未已、上曰、朕左右誰使、希孟對曰、擇十五以下者使供洒掃之役、十五以上盡可除去、軍器監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之心、上曰、此事極曉、但須朝廷自行遣、豈可因叛將勒兵向闕、便付中官使殺之、逾時傅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履逃匿不出、再命衛士搜索之、得於禁中清瀾、衆衛士擁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以付傅、樓下膮斬之、磔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正彥、請宰相執政官外門議事、於是尚書左丞張澂、簽書樞密路允迪、皆出見傅等、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等入奏、上欣然許之、降詔悲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會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皆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謀議大夫鄭瑴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韋誼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希孟又奏曰、乞問左右監軍、上顧管軍曰、三軍之言何如、對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對曰、臣所說只是衛士別無言語、臣不敢妄奏、上指希孟曰、朝散郎時希孟、上曰、任何差遣、對曰、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上徐謂宰相執政、朕當退避、但須索璽於太后、乃命吳湛、韶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因請上坐、上終不允、曰、不當坐此矣、頃之、太后乘筍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門外與苗傅等商議、遂扃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從之、傅、正彥、拜於轎前、軍士皆擊唾、傅等奏曰、告太后爲天下生

靈作主、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殺更祖宗法度、盡貫等與家、止爲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宣撫慰之、無以起邊事、所以致今日蔡成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至德聖孝、別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誤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豈可如此、太后年老多病、如何負荷大事、若只與皇帝同聽政則可、若欲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詩可、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仁聖、尙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爲君、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能前抱三歲兒子、如何當得天下、備知統制等忠義、但此事決難從、傅、正彥、號哭而拜曰、願太后救取天下生靈、臣等止爲宗廟社稷、太后曰、統制更宜思之、此事不可輕舉、傅、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遂作解衣袒裼之狀、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皆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爲皇太子幼、國家多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傅等奏曰、自有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終是不穩便、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又顧朱勝非曰、相公如何無言、今日之事、正要大臣與決、勝非曰、皇帝既降詔請太后權同聽政、此事須由太后、勝非等豈敢果決、顏岐適自上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依苗傅等所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允、但累言只可權同聽政、不可立皇子、傅等語言益遒、大臣奏請太后且入、更與皇帝商議、於是太后復屈輦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軍示傅等、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舉將佐軍士、卽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縱火殺人、如違此約束、卽降詔遜位、傅等皆曰、皆出見傅等、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等入奏、上欣然許之、降詔悲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會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皆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謀議大夫鄭瑴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韋誼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希孟又奏曰、乞問左右監軍、上顧管軍曰、三軍之言何如、對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對曰、臣所說只是衛士別無言語、臣不敢妄奏、上指希孟曰、朝散郎時希孟、上曰、任何差遣、對曰、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上徐謂宰相執政、朕當退避、但須索璽於太后、乃命吳湛、韶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因請上坐、上終不允、曰、不當坐此矣、頃之、太后乘筍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門外與苗傅等商議、遂扃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從之、傅、正彥、拜於轎前、軍士皆擊唾、傅等奏曰、告太后爲天下生

靈作主、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殺更祖宗法度、盡貫等與家、止爲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宣撫慰之、無以起邊事、所以致今日蔡成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至德聖孝、別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誤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豈可如此、太后年老多病、如何負荷大事、若只與皇帝同聽政則可、若欲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詩可、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仁聖、尙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爲君、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能前抱三歲兒子、如何當得天下、備知統制等忠義、但此事決難從、傅、正彥、號哭而拜曰、願太后救取天下生靈、臣等止爲宗廟社稷、太后曰、統制更宜思之、此事不可輕舉、傅、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遂作解衣袒裼之狀、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皆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爲皇太子幼、國家多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傅等奏曰、自有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終是不穩便、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又顧朱勝非曰、相公如何無言、今日之事、正要大臣與決、勝非曰、皇帝既降詔請太后權同聽政、此事須由太后、勝非等豈敢果決、顏岐適自上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依苗傅等所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允、但累言只可權同聽政、不可立皇子、傅等語言益遒、大臣奏請太后且入、更與皇帝商議、於是太后復屈輦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軍示傅等、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舉將佐軍士、卽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縱火殺人、如違此約束、卽降詔遜位、傅等皆曰、皆出見傅等、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等入奏、上欣然許之、降詔悲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會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皆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謀議大夫鄭瑴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韋誼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希孟又奏曰、乞問左右監軍、上顧管軍曰、三軍之言何如、對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對曰、臣所說只是衛士別無言語、臣不敢妄奏、上指希孟曰、朝散郎時希孟、上曰、任何差遣、對曰、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上徐謂宰相執政、朕當退避、但須索璽於太后、乃命吳湛、韶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因請上坐、上終不允、曰、不當坐此矣、頃之、太后乘筍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門外與苗傅等商議、遂扃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從之、傅、正彥、拜於轎前、軍士皆擊唾、傅等奏曰、告太后爲天下生

靈作主、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殺更祖宗法度、盡貫等與家、止爲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宣撫慰之、無以起邊事、所以致今日蔡成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至德聖孝、別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誤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豈可如此、太后年老多病、如何負荷大事、若只與皇帝同聽政則可、若欲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詩可、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仁聖、尙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爲君、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能前抱三歲兒子、如何當得天下、備知統制等忠義、但此事決難從、傅、正彥、號哭而拜曰、願太后救取天下生靈、臣等止爲宗廟社稷、太后曰、統制更宜思之、此事不可輕舉、傅、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遂作解衣袒裼之狀、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皆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爲皇太子幼、國家多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傅等奏曰、自有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終是不穩便、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又顧朱勝非曰、相公如何無言、今日之事、正要大臣與決、勝非曰、皇帝既降詔請太后權同聽政、此事須由太后、勝非等豈敢果決、顏岐適自上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依苗傅等所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允、但累言只可權同聽政、不可立皇子、傅等語言益遒、大臣奏請太后且入、更與皇帝商議、於是太后復屈輦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軍示傅等、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舉將佐軍士、卽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縱火殺人、如違此約束、卽降詔遜位、傅等皆曰、皆出見傅等、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等入奏、上欣然許之、降詔悲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會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皆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謀議大夫鄭瑴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韋誼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希孟又奏曰、乞問左右監軍、上顧管軍曰、三軍之言何如、對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對曰、臣所說只是衛士別無言語、臣不敢妄奏、上指希孟曰、朝散郎時希孟、上曰、任何差遣、對曰、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上徐謂宰相執政、朕當退避、但須索璽於太后、乃命吳湛、韶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因請上坐、上終不允、曰、不當坐此矣、頃之、太后乘筍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門外與苗傅等商議、遂扃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從之、傅、正彥、拜於轎前、軍士皆擊唾、傅等奏曰、告太后爲天下生

帝讓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爲睿聖宮。可大赦天下。應赦盟書到日。於戲。寅畏帝命。既膺內禪之文。獨固邦圖。方篤撫疆之祐。尙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各殫乃心。同底于治。又詔曰。王淵身爲樞府。統制軍馬。駐蹕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無指揮。斥候不明。致敵卒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內侍康履等。並以正典刑。令尙書省出榜宣諭。九日丁亥。以苗傅屬官張遵。及統領赤心隊歸朝官馬柔吉。王世修。並爲直龍圖閣。王鈞甫爲觀文殿修撰。遷等皆傅、正彥、謀主也。配內侍官盧珪、高遵、張青爲、張旦、曾澤、陳永錫於嶺外。珪賀州。遵象州。青爲陳州。澤朗州。永錫賓州。俄追澤斬之。十日戊子。詔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太上皇太后之號。以稱皇帝尊崇之意。蓋名有狥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敵遯陵。生靈塗炭。兵革未變。國削滋甚。將遣信使。請和大國。庶幾扶顚持危。保安宗社。全活元元。顧豈不德。方痛自貶抑。損之又損。尙懼無以合天心。愜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喻吾意。勿復有請。御史中丞鄭毅有言。臣訪聞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官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近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其因姦道。國家興衰。未可知也。且康履、王淵、互相交結。公行請托。衆所共忿。苗傅等因人之心。仗義誅之。人不以爲非者。以義勝不義。以公滅私也。今姦復行請託於廟堂之上。義若不爲。私莫甚焉。黃潛善、汪伯彥之居政府。以不能公心體國。好行私惠。以保身固寵。故請託得行而紀綱廢。卒至國家窮若危。雖身竄荒遠。天下猶有餘恕。今可復蹈前轍乎。且淵與履之交結。汪與黃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之人不能動搖。永保富貴。終其身以及子孫。迹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身且不保。況子子孫孫乎。今上皇帝陛下以幼冲處宮中。太后垂簾聽政。不出房闥。天下之事。全賴將相大臣共由公道以扶持之。今任廟堂之寄者。不能絕請托之私。司將相之權者。不能避干預之嫌。命令之下。何以服人心而慰天下。是啓奸雄之心而召盜賊之至也。今廟堂之上所以安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以制奸雄而弭寇盜。是未之思爾。夫秦之兵。非不最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毛莽之兵。非不最強也。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所可恃者。祖宗之德澤。淪浹人心者垂二百年。天下得安其生。含哺鼓腹。長子孫者數世。今雖盜賊間作。非諸兵即叛卒。未有一民肯情其間。以藏有朱之德。不可變故也。惟順人心。共尊王室。方可長久。伏望嚴賜戒勑。謂諭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紀綱。絕請托之私。將帥之臣。共奮忠義。訓練兵卒。以保社稷。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樂之福也。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睿聖宮。尙書左丞盧襄、正彥、遂退。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吕頤浩言。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時。節令失信。西則侵凌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途令徒黨爲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誠以快天下之心。攄神人忿怒之氣。然伏視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強狄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尊位。以紓敵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孚于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休。但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萊盜有蜂起之勢。與其養禍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

爲中書侍郎。盧益爲中書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鄭大年爲國信副使。奉禮物使虜。先以進士黃大年爲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祕閣。賜紫金魚袋。進武校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閤門祗候。借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爲先期告請使。十四日壬辰。除諫議大夫鄭毅爲御史中丞。十六日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于東朝。容聖仁孝皇帝以保國愛民之故。責躬消變。禪位于元子。嗣以幼冲。來攝多難。請吾同聽大政。吾以保佑聖躬。義不獲已。蓋順權宜。今大臣乃以菩薩事秦寧陵。於嗣爲曾孫。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以稱皇帝尊崇之意。蓋名有狥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敵遯陵。生靈塗炭。兵革未變。國削滋甚。將遣信使。請和大國。庶幾扶顚持危。保安宗社。全活元元。顧豈不德。方痛自貶抑。損之又損。尙懼無以合天心。愜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喻吾意。勿復有請。御史中丞鄭毅有言。臣訪聞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官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近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其因姦道。國家興衰。未可知也。且康履、王淵、互相交結。公行請托。衆所共忿。苗傅等因人之心。仗義誅之。人不以爲非者。以義勝不義。以公滅私也。今姦復行請託於廟堂之上。義若不爲。私莫甚焉。黃潛善、汪伯彥之居政府。以不能公心體國。好行私惠。以保身固寵。故請託得行而紀綱廢。卒至國家窮若危。雖身竄荒遠。天下猶有餘恕。今可復蹈前轍乎。且淵與履之交結。汪與黃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之人不能動搖。永保富貴。終其身以及子孫。迹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身且不保。況子子孫孫乎。今上皇帝陛下以幼冲處宮中。太后垂簾聽政。不出房闥。天下之事。全賴將相大臣共由公道以扶持之。今任廟堂之寄者。不能絕請托之私。司將相之權者。不能避干預之嫌。命令之下。何以服人心而慰天下。是啓奸雄之心而召盜賊之至也。今廟堂之上所以安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以制奸雄而弭寇盜。是未之思爾。夫秦之兵。非不最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毛莽之兵。非不最強也。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所可恃者。祖宗之德澤。淪浹人心者垂二百年。天下得安其生。含哺鼓腹。長子孫者數世。今雖盜賊間作。非諸兵即叛卒。未有一民肯情其間。以藏有朱之德。不可變故也。惟順人心。共尊王室。方可長久。伏望嚴賜戒勑。謂諭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紀綱。絕請托之私。將帥之臣。共奮忠義。訓練兵卒。以保社稷。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樂之福也。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睿聖宮。尙書左丞盧襄、正彥、遂退。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吕頤浩言。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時。節令失信。西則侵凌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途令徒黨爲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誠以快天下之心。攄神人忿怒之氣。然伏視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強狄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尊位。以紓敵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孚于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休。但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萊盜有蜂起之勢。與其養禍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

安佚。伏望太后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大位。親總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鑾幸江陵。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輔弼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十七日乙未。張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毅上言。乞留顏浩知江陵。言不嘗分張浚兵。遂止。又撰杜鴻時四句。親寫令進士謝愷持往平江見浚、世忠、浚等諸大將。令愷說諭諸人爲勤王之舉。使張大聲勢。持重緩進。勿使驟擾城中。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等從容之策。遂議舉兵討苗逆。檄諸州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其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承。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載侵凌。逆臣苗傅、劉正彥猶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簽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聿勤恭儉。志在愛民。師亂登門。再三懇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衞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辰人情孰不憤怒。願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閭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迴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步從之衆。張俊治平江之兵。韓世忠張浚、馮澥、趙哲聯集民兵。劉海、李逵、僊翰、周杞、扼據要衝。

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將軍統制張俊、中大夫祕閣修撰知平江府事兼兩浙兵馬鈐轄湯東野、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軍事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等言、臣等公契勤統制王淵不能備禦廢人、至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蹤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尖不回、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聽政、圖有尚幼、未能裁定禍亂、臣等今請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即尊位、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所請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同共聽政、庶慰人心、屢服、可致中興、四月一日戊申、尚書左僕射朱勝非、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張澂、簽書樞密院事李邴、鄭瓘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到都堂、諭以容聖皇帝始以講和大金之故、貴躬避位、退處別宮、授位元子、恭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故、宜急防秋之計、容聖皇帝當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容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以國家多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逮、亟欲還政、今覽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施行、於是鄭瓘率勝非等急奉奏於上曰、屈已睦鄰、事亦由於獨斷、因時復位、理難抑於羣情、昨者鄰敵侵陵、聖躬誰損、授位元子、退處別宮、恭請東朝、同聽庶政、誠意懇切、詔旨叮嚀、庶漸開交泰之懽、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尚擾、宗廟未安、遣使難議於還朝、防秋當思於預備、若未復九重之正、恐察萬幾之繁、恭承太母之訓言、兼列羣臣之奏請、事有必至、議不可辭、伏望皇帝陛下察億兆愛戴之心、以社稷安危爲重、亟整六龍之馭、率和萬國之心、俾中外以協寧、庶艱虞之共濟、上詔曰、朕以金人連年內侵、斷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后同聽政事、庶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后聖旨、併得卿等所奏、當還尊位、總攬萬幾、殊非本意、難議允從、兼以具奏太后、卿等宜體朕意、是日百官赴答聖宮恭請、太后內出劄子、上曰、今日朔旦、宜入見、禁中上奏、太后又詔曰、皇帝以國步多艱、避位與子、乃以非德、同聽大政、吾以嗣君幼冲、強敵未盟、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拱、兼臣僚懇請、內外如一、適契吾心、不可重違、皇帝宜御帝位、以安中外、鄭瓘謂勝非曰、此事既已如此、不可少緩、遂上表曰、伏以責躬與子、仰聖德之難名、戴仁祈天、顧蒸情之莫遏、未頒命旨、再整忱誠、切以有德者興、實民心之所與、大寶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艱、惨淵衷之深念、思柔強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已、哀憐赤子、如堯、舜之性仁、然事須緩急之殊、則理係安危之異、盛秋設備、當愛日以有爲、萬里結盟、慮歸程之或阻、矧大母凝勤而垂訓、暨羣臣惓切以陳辭、宜速正宁之朝、大慰羣生之望、伏望皇帝陛下仰遵慈旨、俯狥輿情、用傳清蹕之音、遂反紫闥之御、向東面揖者再、雖衛卽事之儀、萬歲之呼者三、速契投機之會、上詔曰、朕奉太母慈訓、及官僚奏請、卽還寶位、親總萬幾、深惟避位本意、專在和戎、誠以迎還二聖、安輯生靈、念慈旨叮嚀、與臣僚繼請、謂社稷之計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請之使、恐難必遂、若太母念艱難之極、不憚凝勤、同聽政事、則朕猶可勉狥臣庶之請、共圖國事、不然、斷不敢以獨當、太后又詔曰、吾以皇帝內禪之始、元子幼冲、勉狥勤請、權同聽斷、深惟邊隆未寧、

防秋爲急、萬機不可以曠、今內外臣寮奏陳、請皇帝復辟、吾若稱重負、深愜素志、皇帝乃必欲吾同聽政事、然後復位、顧吾衰老、豈復堪任、皇帝誠懇、堅催不回、令勉從皇帝之請、國步稍寧、當退處東宮、以遂初意、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猶不許入內、宰相執政因請上馬、百官扈請以入、上及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退、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難、臨御朽索之危、涉道濟百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艱、永惟貴躬避位之因、專以講和好爲計、力祈大國、冀迎二聖、以遍歸、庶保丕圖、可致四方之稅靖、今則奉太后之慈訓、念嗣君之幼冲、致兵民推戴之忱、諭內外所請之切、謂防秋在迫、當愛日以有爲、謂澶使出疆、恐尋盟之未遂、露章疊至、復辟爲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羣臣之請不可却、遂辭艱、任重難堪、仰太后之慈仁、一同聽斷、肆眇躬之寡昧、敢憚凝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丕基之託、振徽聲於長樂、以致四海之懽、正冢嗣於青宮、以係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實荷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賚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叶佑、太后宣上曾號曰、隆佑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以王世修爲工部侍郎、初傅、正彥之反也、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爲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以王世修爲工部侍郎、初傅、正彥之反也、世修實爲豐策、及兵至嬖憾、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己酉、以傅爲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三日庚戌、以張浚爲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彥爲檢校少保、傅請副官張逵爲湊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傅之神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湖、敗傅、正彥、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於皇城門外、城中大震、鄜瓘謂宰相曰、今日之事雖急、然外兵以義舉、叛將之氣已攝、不足慮也、開集兵於皇城門外、舉城大恐、以謂朝廷助二賊捍王師矣、不如遣人緩頰、喻傅、正彥、使速將兵之新任、不然、兩兵相擊、事有不可言者、從之、是日傅、正彥、引兵開錢塘湧金門而出、時大雨、賊兵倉皇夜遁、皆狼狽失所、四日辛亥、禺、隨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隨浩等入見上、皆號哭上慰勞之、皇太后詔曰、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遂用本朝故事、同聽大政、皇帝復位、卽欲撤簾、皇帝勤請者再、誠不得已、勉數日、今中外寧一、天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幾、吾當退處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簾、上奏皇太后手詔、欲以今月四日撤簾、國家非常之變、仰賴太母之慈仁、悲儉、始終保祐、遂復大位、今亟欲還政、雖誠沖退托、聖德難名、在臣皇皇之心、實不遑安、欲望依嘗垂簾、同聽政事、庶得協和內外、保安宗社、皇太后詔曰、吾惟自昔人君沖幼、議資保護、則有同聽政故事、前日特倉卒之變、勉狥權宜、皇帝復位數日、內外寧一、機務既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吾豈宜久同大政、今下詔今月四日撤簾、宜速遵用施行、上奏皇太后曰、再奉聖旨、以今月四日撤簾、臣內惟菲德、遭憫變故、自非太后保佑、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報之德、無以爲稱、復位之始、尤賴母慈救寧中外、而聖德謙沖、確然不回、臣不敢重以機務、上煩聖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施行、詔復建炎元號、宰相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當三月五日之變、義當卽死、所以隱忍偷活至今、正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委曲、陛下究知、方寸兒肆虐、脅制上下、肘腋之變、近在呼吸、上賴宗廟社稷靈長之休、陛下仁明非儉、聖德在人、臣庶內外、一心愛戴、不踰三旬、亟正大位、自古及今、反正未有如此之速者、詔令既出、內外懽慴、臣等退就鼎鑊、死無所恨、其間朝廷命令、悉上禀太后詔若處

分。今既親覽萬機。自今取自聖裁。所有三日以後政事差除等。欲乞有司條具將上取旨。詔從之。傅犯富陽縣。詔遣喬仲福將兵追之。五日壬子。樞密院事張浚等奏。契勘昨帝復即位。臣等於四月三日進至臨安鎮西約七八里以來。逆臣苗傅、劉正彥、差官引兵前來拒敵。有前軍統制承宣使韓世忠。率兵交戰。王師大捷。其苗傅、劉正彥、潛引所部人馬。由嚴州路逃遁。臣等除已遣兵追襲外。契勘上件事止係苗傅等數人爲首。其餘脅從人。自合一切不問。臣等除已行下臧、秀、越、池、湖、宣、衢州、平江、江寧府、廣德軍等處。分明出榜曉示。以生擒苗傅、劉正彥、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正任觀察使。生擒到王鈞重、馬柔吉、張逵、苗翊、馬勝七官。或能斬首。並同上件功賞。餘人於所在出給公據。赴行在依舊收管。當更賜奬諭。專差使命。多降黃榜。遍行。詔逵之。傅犯嚴城縣。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張浚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門下侍郎兼御營使、中書侍郎王孝迪、皆爲提舉宮觀。路允迪提舉醴泉觀。給事中晁謙。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右僕射。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鄴爲尚書右丞。傅犯制置使、同情其謀。自合收捕外。其餘將佐使臣効用軍兵等。本不知謀。各係無罪之人。許其出首。拘行殺戮。並依殺平人法。已降勅條。告諭所在出給公據。赴行在依舊收管。切慮尚懷畏避。潛藏不敢出首。可多出文榜曉示。限一月出首。依已降勅條施行。應干失職官吏。已令三省日下點簿了當。自後並不得請處。更有甄列以檢校太保劉光世爲太尉。依前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都指揮使。御營副使。以起復定國承宣使。御器械。趙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以寧武軍承宣使。督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鎮西節度使。御前右軍統制。詔朝請郎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語言狂悖。逆狀顯著。可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編管。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朋附兇邪。逆狀昭著。可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管軍王元、左言。身爲主帥。主視軍當日擾擾。略無彈壓。顯屬畏懦不職。主元責授海州團練使。英州安置。左言責授秀州團練副使。貴州安置。極密都承旨馬擴。除懷視望。可追三官。勒停永州居住。擴左侍郎王世修。斬中軍統制官吳湛於市。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瑴言。臣自陛下退居別宮。日夕憂惶。計無所出。謂必集外兵。方可圖復辟。雖不當房職。欲得脫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見俊、呂頤浩、議事。累章待罪。蒙太后降詔不允。莫庶申仲福追賊檢次嶺。大戰。殺賊數百人。傅引兵寇衢州。攻城甚急。會大雨。城上矢石俱發。不得攻。遂引兵去。十六日癸亥。喬仲福王德之兵入衢州。十八日乙丑。浙江制置使周望言。捕殺苗傅、劉正彥之賞既重。而其衆欲降者未有賞以來之。恐無以解疑。詔賊衆已降順。人與遷一官。十九日丙寅。傅犯常山縣。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以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將兵追賊。二十一日戊辰。傅犯玉山縣。二十四日辛未。傅犯沙溪鎮。喬仲福、王德、取間道先入信州。先是詔關師古討江西賊。趙不忙。師古適至。偶與仲福、德會。傅未至信二十里。即兵在焉。不進而還屯於衢。信之間。五月一日戊寅。世忠將兵出杭州。三日庚辰。傅寇江山縣。周望入衢州。傅之行軍也。常以王鈞重將赤心隊爲先鋒。嘗燕人也。夜聞中軍十里而屯。至是王鈞重叛傅。乃去二十里。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衆赤心降於望。望使人受其降書。書未成。其裨將張翼等七人。謂鈞重反覆。斬鈞重馬。張吉、龔其子忠、茂恣、及馬良輔周祐。以其衆

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以一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浚不當責降。一章言不當分張俊兵。來有助氣。謹密可共事之人。得奉議郎謝禮。令爲客旅。徒步之平江。見張俊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設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潰。無致城中之變。搖動三宮。此爲上策。又作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擡去。報呈諸人以爲信。詩云。以取杜甫詩言蜀天子化作杜鵑。故以喻天子。以百鳥鳴百官。言內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挽天子反帝位。以歸宮也。禮至平江。以詩遍呈浚、頤浩、光世、俊。莫不嗟唉。至二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爲元帥。皇帝爲監國。太后獨垂簾聽政。臣具章留百官班同宰執侍從上殿奏事。謂太后聽政。所以保宗廟社稷。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入。當有仗義而起兵者。實太后開納。宜論令稱。令臣赴都堂商議。遂得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臣備員樞府。三日而陛下復寶位。此臣於陛下處別宮之後所言所行事也。上以親筆答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殿起。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爲首。唯其所爲。卿適在中司。義形於色。不爲妻子之計。歷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皆由守節之臣。追玄還政之初。特有樞庭之授。景想節義。殊深嘉嘆。故茲親筆詔諭。想宜知悉。有司此章可詔行天下。除鄭瑴簽書樞密院事。八日乙卯。詔曰。天禍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統。王體元而居正。所以臨於四方。朕遭時多艱。顧德弗類。武不足以勤定亂略。德不足以惠綏黎元。兩宮遠狩。則四海懷溫凊之思。大國遠侵。則萬民罹荼毒之苦。念艱虞之若此。豈眇躬之能勝。蓋嘗貶抑至尊之稱。上順皇天之禍。惟國家之脈數未艾。而祖宗之德澤在人。既入覲者喜來於數路。斷道而立四極。既成開國之功。改日面揆五瑞。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念於反正。守文者貴乎繼志。述事之策。鹿鹿隆於大業。以循致於太平。帝堯撫黃屋之心。豈非躬之敢擬。漢高先馬上之治。庶幾效之可成。嘉與多方。一新沛澤。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大寶曰位。既還宸極之尊。王者來蠲於天。斯浹仁恩之惠。尚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于治。九日丙辰。傅至白沙渡。所過輒焚橋梁以遏王師。詔遣王德助喬仲福追賊。十日丁巳。傅犯壽昌縣。十一日戊午。仲福追兵至壽昌。傅屏居人蹤以爲軍。仲福追至梅嶺。與賊戰。敗走烏石山。十三日庚申。仲福追賊檢次嶺。大戰。殺賊數百人。傅引兵寇衢州。攻城甚急。會大雨。城上矢石俱發。不得攻。遂引兵去。十六日癸亥。喬仲福王德之兵入衢州。十八日乙丑。浙江制置使周望言。捕殺苗傅、劉正彥之賞既重。而其衆欲降者未有賞以來之。恐無以解疑。詔賊衆已降順。人與遷一官。十九日丙寅。傅犯常山縣。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以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將兵追賊。二十一日戊辰。傅犯玉山縣。二十四日辛未。傅犯沙溪鎮。喬仲福、王德、取間道先入信州。先是詔關師古討江西賊。趙不忙。師古適至。偶與仲福、德會。傅未至信二十里。即兵在焉。不進而還屯於衢。信之間。五月一日戊寅。世忠將兵出杭州。三日庚辰。傅寇江山縣。周望入衢州。傅之行軍也。常以王鈞重將赤心隊爲先鋒。嘗燕人也。夜聞中軍十里而屯。至是王鈞重叛傅。乃去二十里。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衆赤心降於望。望使人受其降書。書未成。其裨將張翼等七人。謂鈞重反覆。斬鈞重馬。張吉、龔其子忠、茂恣、及馬良輔周祐。以其衆

降。九日丙戌。傅寇浦城縣。十二日己丑。世忠追至漁陽驛。夜乃勒兵至浦城縣北十里。與賊夾溪據險。伏兵於路。傅將兵居溪南。正彥將兵居溪北。傅與正彥約爲策應。而使正彥居前。世忠以統制官馬彥輔將兵擊之。賊伏兵發。王師敗績。前軍沒。彥輔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親率兵力戰。軍士皆介胄。且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帶敗箭者斬。於是皆用命焉。傅刻神臂弓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傅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與正彥擁精兵二千人以遁。世忠馳入城。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誅之乎。世忠即溝滿。提手與語。折其中指。摑數于市。請于上曰。傅等擁精兵、距隘、圍甚邇。倘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受詔即往討之。上乃詔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遇有數小將戰死。世忠徒步挺戈面前。傅等望見詫曰。此韓將軍也。乃遽潰。擒正彥及苗翊送行在。傅至建陽。尋被擒。皆伏誅於建康。世忠初就道。面奏曰。臣誓生獲傅等爲社稷副。因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上。卒如其言。上自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詔授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自南渡以來。平苗、劉之亂。扼兀朮于江。而大義之勝。世忠武功於諸將中獨優。後釋其兵位。謙和自守。以終天年。惜其早世。因敘大略云。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朴之狀。一旦得志。壞爲驕侈。以隘安相府。爲不可居。別營大堂。環植花竹。日焚爐香數十斤。使煙縷四合。謂之香雲。李心傳引之舊聞證誤中。不一置辨。固疑其有微詞。是以不旋踵而怨謗叢集。幸以身免。辨誣之錄。追足恤乎。然考史臣胥與修哲宗實錄。其間辨宣仁之冤誣。正爺陵之配享。忠心直筆。識者韙之。且卽是編所記。當乘輿播蹕之餘。諸所疏議。洞合事機。其奏釋張浚等事。委然開悟。有古大臣風烈。正未可以勝非一人之議而少之也。益山李調元雨村識。

建炎筆錄卷上

本集名已酉筆錄

宋 趙鼎撰

建炎三年己酉歲。

正月。車駕在維揚。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已有南侵之報。遣苗傅以所部兵扈衛隆祐太后往杭州。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二月。車駕在維揚。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爲然。上獨疑之。是日。遣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初二日。皇子六宮渡江。初三日。上御殿。執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黃門馳騎告急。上卽日出門。渡江幸浙西。十二日。車駕至杭。二十二日。某買舟泛錢塘江之衝。是月。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右僕射。翰林學士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徵除尚書右丞。參相黃潛善、汪伯彥並罷。三月。車駕在杭。是月初。葉夢得罷。初五日。苗傅、劉正彥殺簽書樞密院王淵。誅宦者。遂廢明受之嗣。是日。某至衢。泊舟門外浮石渡。初七日。是夜。明受赦遜。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二月某日。奉聖旨。趙某召赴都堂審察。仍令閤門引見上殿。初。車駕至杭。百官至者十無一二。有旨都司侍從各薦二人。右司員外郎黃檗以某應詔。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催赴行在所。二十八日。發衢州。趙行在所。四月。車駕在杭州。初二日。上復辟。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苗傅、劉正彥皆建節。賜督書鐵券。充京西制置使。俾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門外。且聞勤王兵至。乃入門。初三日。苗傅、劉正彥引兵拒韓世忠於

臨平山下，世忠死戰，二賊大敗，是晚，拔寨而遁。初四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出見，是日，隆祐太后卷簾，面諭浩至。初六日，宣制，呂頤浩拜右僕射，初，車駕渡江，命頤浩簽書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留平江，控扼海道，勝非尋入相，浚獨留治明受之變。浚與統制官張俊密計勤王，議既定，以書招頤浩、劉光世、韓世忠自淮揚至，遂舉勤王之師。先是，浚遣進士馮轡間道入杭，始告執政，且請二賊以明受之事，請以上爲皇太弟，總兵北伐，皇子爲皇太姪，監國二賊始懼，乃命浚知樞密院事，趣令還闕供職，浚不至，二賊請以兵誅浚，隆祐難之，遂諭浚散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頤浩作相，浚仍舊知樞密院，卒以翰林學士李邴參知政事，御史中丞鄭穀簽書樞密院，馮轡者，前此既預返正之議，自白衣一命奉議郎，工部員外郎，仍賜緋魚。十三日，某本憲除司勳員外郎。十九日，車駕幸建康，發杭州，百司扈從，齊發，遣道，韓世忠追捕苗傅、劉正彥，是月末，又以翰林學士滕康同簽書樞密院。

五月初一日，車駕至無錫。初三日，車駕至鎮江，某始供職，百司未除從便。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車駕已至，以保寧寺爲行宮。十五日，眞州報知樞密事張浚爲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邀以官，留之三日，乃以兵衛之而出，上初聞，憂甚，遣統制官王燮提兵往平其事，燮始渡江，浚已歸矣。十八日，浚歸，初得眞州報，有旨能知樞密院，既歸，仍舊。六月，車駕在建康。初一日，對，先是以黃潛善、汪伯彥罷，得旨上殿，張浚至杭又薦對，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劉子羽行宮。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議其時政闕失，可以弭天變、收人心者，是日，韓世忠生致苗、劉二賊，獻於行在，並伏法。十五日，浚連呈入蜀官屬，上獨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趣某令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陝宣撫使，議以某爲主管機宜文字，卽始薦之，遣也。三十日，某懇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七月，車駕在建康。初一日，對，自是以言事數對，不復記。初七日，某懇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簽書樞密院鄭穀薨於位，參知政事李邴能資政殿學士王綯除參知政事，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

八月，車駕在建康。十三日，視政，率百官辭太后於內東門，先是，有旨以百司開慢，細務當程注授之類，並從太后之洪州，謂之從衛三省樞密院，簽書樞密院，滕康除資政殿學士，副之，恩數並同二府。

閏八月，車駕在建康。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議巡幸岳、鄂、吳、越，利害，始張浚入蜀，議定幸岳、鄂，庶幾，援相接，至是，議者多以吳越爲便，遂改前議。十三日，宣制，右僕射呂頤浩，左僕射，知樞密院事，杜充，并右僕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樞密院，召還上以委寄之重，恐其意未滿，遂并相。十四日，執政率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十六日，天章、觀、辭太廟神御，是日，有詔以二十六日，幸浙西，留右僕射充鎮守建康，劉光世屯太平州，韓世忠屯鎮江，王瓊屯常州，並聽充節制，是時，劉、韓各提重兵，提充嚴峻，論

說紛紛不已，光世移屯江州，世忠移江陰，常州境上，由是，充所統者，王瓊及其徒都曲陳淬、岳飛數頭項而已。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臺供職。二十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檢正以二十二日先發至平江，侍從綴諫以二十三日先發至鎮江以俟。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纜，是夜，宿靖安港中。二十八日，車駕至鎮江。

九月，車駕在鎮江。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司天奏當日蝕也，是日，某先發，宿冷口。初二日，車駕發鎮江。初六日，車駕至平江。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謁，中司對因及某自司諫除殿中之誤，上曰，呂頤浩多歷外官，不詳典故。十二日，某懇恩除侍御史。二十五日，降旨，幸越。二十八日，有司侍從先發，是月，翰林學士張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月，車駕在平江。初一日，臺諫發，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門。初四日，車駕發平江，以同簽書樞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撫使，留司平江，留兵數項，委以控制。初十日，車駕至杭。十五日，車駕渡錢塘江，幸越。十七日，某渡錢塘，出陸，宿西興，待舟不至。

十一月，車駕在越。初三日，多至，是日，頒巡幸赦。初六日，報潭州軍變。十四日，報金人遊騎至和州。又一項，由陳蔡趨潁黃。十六日，報金人已渡大江至興國軍，是日，有旨，召從官赴都堂議。十九日，出城奉迎萬壽觀神御，卽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溫成皇后也，步軍踴躍自京師奉迎至，二十一日，對，始知樞密院事趙鼎復回，又杜充奏二十日大戰江上，王瓊不策應，是致軍敗。二十四日，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獻議，請車駕幸平江，以固根本，二十六日，車駕還越，是夜，范宗尹除參知政事。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車駕出門，駐城外，某同臺諫泊曹娥堰下。二十九日，御舟過曹娥堰，舟船擁併，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陸。

十二月初一日，車駕在餘姚路中。初四日，車駕至明州。初九日，參知政事都堂問遊報，淩晨，聞衛士作鬧，中軍統制辛永宗以兵入衛，少頃，卽定，先是，遣監察御史林之平使閩，廣發船運至，是，來舟百隻至岸，朝廷以爲天賜此便，兼聞敵騎已犯建昌，且遣人傳檄郡武，遂有乘桴之計，卽下令每舟一隻，載衛士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稟報相謂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訴於皇城司內侍陳宥，宥率衆入同稟於朝，是日，宰執入奏事，至殿門，宥迎諸公言之，衛士立砌下，人既衆，陳訴紛紛，稍出不遜語，聞有斥駕者，殿帥李質挺身當立止遏之，諸公趨入殿門，遂止，事出一時，非本謀爲亂也。初十日，某蒙恩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職。十二日，誅親從四人爲首者，餘皆分隸諸軍，明日又誅數人，於是除衙門外衛士盡廢。十四日，報杭州守貳而下皆遁，敵騎至城下，城中不知。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上言車駕倉皇避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曾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禮，見百官，衛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聞杭州之報，上披甲坐小殿，排辦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風濤之患，留

者有兵火之嵐。相別殿門外。皆面無人色。是日上登舟。十六日。御舟乘早潮發至定海。十七日。有旨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軍事。前一日得報。敵遣人使入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復回四明應接之。因令宗尹檄諸將。且應報諸路文字。宗尹請某同行。及欲汪掌制撰文字也。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虛伸來自金軍。云七月間崔縱過河北。縱被留。仲隨軍前來。初渡江。杜充戰不利。差人下割子議事。意欲投降。者既至建康。充留兵而遁。所遣使即破和州所得歸朝官程昱。非其國人也。與宗尹商量。既非專使。恐不必見。遂不復見之。仲所携國書。語極不遜。二十日。聞郭仲荀退遁嵊縣。先是。車駕發越州。以仲荀充浙東宣撫副使。張俊充浙東制置使。俊既勾回。能制使。復以李鄴爲之。仲荀遂退師。是日李道奏來。知仲荀所遣錢塘江把隘兵二千餘人。焚劫蕭山而去。又信州報敵破撫州。陷知州王仲山。歸洪州。害金銀人皆未到。來人云。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趨衛者。及鑾到虔州三省關牒。探報撫州王仲山投拜。用天會年號下劄邑取金銀牛馬等。二十五日。對乞收海舟及論韓世忠分兵應援。因論及洪州之捷。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一皆棄盡。宮人遺失一百六十餘人。又曰。已退黜滕康、劉珏。差李回盧益替此二人矣。奏事畢。將退。上乃曰。今日方欲召卿相見。卽今天下事有二。敵退後如何。萬一不退。如何措置。卿可條具奏來。是日聞金人明州殺戮甚酷。台州一空。守臣遁入羅漢洞。是日御舟移泊樂灣。避管頭台州之路。二十六日。駕幸水陸寺。至是侍從省官稍集。班列差盛。二月。車駕在溫州港。初一日。御舟移泊溫州江心寺下。因賜名龍翔寺。有小軒東向。賜名浴日。皆御書題額。是日押米綱便臣蘇堂至。云過越時。李鄴已拜金人。以其家屬先過錢塘矣。初五日。對於江心寺。

初六日。聞賊犯昌國。敵舟欲相援。爲張公裕以大舶衝散。復回明州矣。公裕提領海舟者也。初九日。招懷忌。行香罷。遊天慶宮。登碑。成洞天福地。天慶卽道士林靈素受業之地。初十日。呂頤浩在假。以裘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奏乞解機務。十二日。宣押頤浩入奏事如故。是日聞明州賊退。十七日。車駕幸溫州城。駐蹕州治。某還入州中陳氏之居。二十一日。對。再薦吳表臣。初至溫。對江心寺。卽薦溫人吳表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表臣先對。至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聞三吳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某宦於朝者。卿可謂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前此知瓦州向子忞言。昨離眞州。盡載本州金帛過江。遂爲韓世忠兵所劫。且言杜充已降金人而去。陛下官員多有走回者。至是。上謂某曰。自聞杜充之執。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上又曰。非晚頗赦回。璽某因論數赦之弊。上曰。以四方號令不通。不得不爾。二十四日。同直柔對。彈杜充。且奏陳乞先罷相。後得投降的耗。當別議罪。是日降德音。返都吳會。赦文之前。題印標曰云。返都吳會之詔。踐者皆謂太遲。以未知吳中消息也。

三月。車駕在溫州。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車駕進發。某力言其未可。初六日。有旨未行。展至月半。初九日。對。論諸所獲生口內契丹并燕薊及諸路簽軍。皆不可殺。上曰。正與吾意合。十二日。浙西人皆至。云平江失守。一使臣卽周望之部曲也。言敵騎二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周望湯東野卽日引衆遁去。二

91

十五日。金人突入。更無一人拒捍者。焚燒殺戮殆盡。初。蘇人特宣司以爲安。賊至。欲遁而舟船悉爲軍兵攜去。故無一人得脫。又聞賊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杭。始入城。殺人少頃而止。子女玉帛取盡。乃以二月初七日下令洗城。自州門殺人。而四隅發火。十四日始離杭。火十餘日方能。是日又聞知秀州程俱爲宣司所囚。初。杭州既破。賊使人移檄俱降。俱不能決。曰。小邦不敢專。輒卽解赴宣司。又慮見戮。卽遁出州外村落間。一職官權州。遣使追俱復回。託以押米趨闕。將爲宣司勾提而去。幾爲所斬。已而放出之。乃勸於朝也。十四日。降旨移蹕越州。十八日。車駕詣天慶宮朝拜九廟。執政從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駕回登舟。十九日。御舟發溫州。著淺。行數里而止。二十日。御舟至管頭。二十一日。御舟至海門。二十二日。海霧四合。少進不行。二十三日。風順。諸船直抵章安。舟行前後不相見。是夜。御舟不至。執政船入港復回。而餘官皆不知。但聞喝探人吹唱之聲。請御舟在前。然喝探人亦復不知御舟之來至也。翌日。率臺諫倉皇回舟。至港口。迎見御舟之至。卽二十四日也。云至松門。著淺。舟側幾覆。泊章安三日。二十七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縣。

十九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縣。

四月初一日。車駕在定海縣。初二日。御舟至明州。晚。同直柔對舟中。以臺諫在章安。入奏乞同對。問聖體。至是指揮始下。殿中沈與求、司諫黎確。將舟不見。初四日。御舟至餘姚。海舶不能進。遂易小舟。仍許侍從百司從便先發。自入定海。所過焚燒殆盡。死屍相枕藉。某至明。論奏宜有以優卹之。上覽奏惻然動念。故有免商稅及租役之詔。仍支發數萬以濟貧民。留餘姚一日。以諸司易舟也。十一日。車駕至越。是月左僕射呂頤浩罷。後一月。某爲恩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月初。以議幸企宗建節不合。眷意稍替。由是間言得入。初降出企宗論功劄子皆無實狀。余謂諸公曰。企宗正任承宣。不知何以酬之。意在節旄乎。范覺民獄曰。此則不可。當優與軍職耳。

紹興二年壬子歲。

十月。除知平江。時呂頤浩再相。兩辭不獲。道改知建康。充江東安撫大使。

十一月。過行闕。初對。上玉色怡然。顧勞甚至。余進曰。建康殘破之餘。又宣撫兩司屯駐大軍。皆招收殘破。上下憂疑。在今最爲艱難之地。臣之此行。或因廟堂遄擬。則臣斷不敢往。敢以死請。萬一出於宸斷。臣亦不復辭也。上曰。江東閫帥。朕曉夕思之。無以過卿者。實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陳事。朕當自主之。余頓首謝。

建炎筆錄卷中　本集作丙辰筆錄

紹興六年丙辰歲。

八月某日。下詔巡幸沿江。先是。諸路探報金與賊合謀。今秋復有南侵之意。且以調發大兵。屯駐淮上。上欲前期預動。免綏急倉卒之患。議以秦檜、孟庾充留守。趙鼎提舉醴泉觀同留守。以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巡幸隨軍都轉運使。百司並留臨安。常程行遣聽留司興決。所不可決者。中行在所先奏。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工部侍郎趙鼎、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弅、權戶部侍郎王俁、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左司郎中耿南仲、右司員外郎徐林、檢詳王迪、太常少卿林季仲、吏部員外郎黃次山、歸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博士黃積厚、屯田郎官熊彥詩、司勳郎官王良存、祕書省正字朱敦儒。以督府屬官從行。而解潛以馬軍司統制權殿前司公事。劉錡權提舉宿衛親兵。同總護衛之職。行營中護右軍統制巨師古以所部充前軍。趙密充中軍。馬軍司兵馬（原本晚名）充後軍。以侍御史周秘御舟前彈壓。監察御史趙喚御舟後彈壓。

九月初一日。車駕發臨安。是日。先詣上天竺燒香。爲二聖所福。執政從官扈從。建國乘馬行於駕後。回幸下天竺。進膳。宰執賜素食。還至靈隱北山。雷起雷震。微雨作。少頃卽止。須臾晚還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稅亭下。迨暮。雷雨大作。是日。駕過中竺。有卒執黃旗道左。卽岳侯破賊虔州。奇治盧氏縣捷奏也。至上竺。黃旗

遁入岳遣將王貴、郝政、董先引兵破之、獲糧十五萬斛。初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秦舉舟中方論奏岳飛之捷、上顧謂右僕射汪伯彥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賊必守之計、然兵家不盧勝、唯慮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知後段如何。復顧某曰、卿等更熟慮。某等奉命而退。是日微雨終日、夜大風雨止。北風舟行稍緩。初三日、發臨平、晚過長安閘。德遠仲古見訪小飲。閻王存、吳進人馬存、進沂中將部兵二千還臨安、聽留司使喚。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稱善。曰一好漢。進聞知、喜好漢。吳進四字作褶心每閱兵、即被之示衆。夜泊崇德縣令趙濆之對舟中上。進幸所過必延見守令、省風俗、問民疾苦也。初四日、發崇德、晚泊皂林。風稍止、兩浙漕臣張澄劄子以御舟比舊稍高、所過橋梁多礙、時暫拆去、利害甚小、恐不應輕毀。其劄子進入、得旨水門外進發入城、更不拆門。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秦事河亭、因及拓飛兩捷俘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有說、臣竊謂世忠既城楚與高鄴地利甚便。今張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長、揚州一帶、敵決不敢犯。則世忠一軍包裹在內、最爲安穩。但自濠以西、並劉光世地分。光世孤軍萬一重兵侵犯、韓、張兩人能爲出師牽制否。不然、徒爲自守之計、朝廷何賴。上以爲然。是日、諸處探報皆云劉麟自往河北乞兵回、比又遣官再往矣。初十日、詣天寧寺開啓行香。得收復順州捷奏。順州、昔之伊陽縣也。縣有弓手翟興、勇於捕寇。弟進、尤爲驍銳。邑人號爲小翟。以獲寇補官。後任熙河將。會熙帥劉法出兵總安城、深入敵境、爲人所誤、置寨不得地、敢自四山下逼。日且暮、舉軍潰亂。失法所在、諸將逃死不暇、而進獨簇馬大呼、衝犯敵圍、來往再三、求法不獲。時法已墮崖死矣。進由是知名。靖康初、金人犯伊洛、進時爲京西將、河南尹王襄遣進、進以洛兵保伊陽自固。洛之士民避難者多依之。進死兄與代之、兄弟相繼累歲、一方寇盜爲之屏息。閭閻感寧、爲有功焉。劉豫僭逆、數遣兵攻之。與介處一隅、與朝廷隔絕。寨援糧之退保大和鎮、與死。其子琮伐之、數道人聞道告於朝廷、求兵糧爲助、而地遠不能及也。琮勢益窮、遂以餘衆歸襄陽依李橫。由是伊陽進

便見得失。今日得城。明日得縣。無益也。竊恐勞役之久。別有事生耳。臣之愚見。若初議遣俊等渡江徑之淮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則進。否則退。歸出入不常。使賊罔測。是亦一策。不如止屯淮上。初云築山寨。亦復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賊已有動息。欲守則無地可歸。欲戰則不保必勝。臣已待與張浚等商量。若只築一小堡。可屯萬人。選精銳守之。切寨樓截斷糧道。等。皆可爲之。大軍恢復坐據長江之險。賊既不能遽渡。則不無回顧之慮。如此似爲穩當。上以爲然。乃曰。浚意如何。某曰。浚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議論。但以番飛牽制於後。賊若抽兵精銳。山東空缺。則世忠必再爲淮徐之舉。賊且自救不暇。安能窺吾淮甸。使俊築一堅城池。屯軍淮上。臨宿亳。今冬防托。數月之事。俟來春更築一堡。不失爲此計耳。自古用兵。變化不同。初無定論。然先議守而後論戰。乃保萬全也。上然之。是晚。同右撰西樞諸韓世忠之圖。卽章子厚圖神宗蘇子美之滄浪亭也。子厚在相位日。營葺所費不貲。罷相卽遷謫。來賓安享。泊放還。寄居嚴之烏龍山寺。子弟罹遷謫歸鄉。幹當生事。死之日。無一人在側。率妾方分爭金帛。停尸數日。無人顧藉。鼠食其一指。衢僧法空親見之。坐聞右揆屢叩世忠進取方略。世忠終不盡言。但云與相公屢言之。而其意不過欲令張俊先爲一著。渠欲乘隙而動。卽易爲功也。但恐俊等偏知其意。不肯合謀。而金字遞備坐探報。敵番飛卽遠斥堠。探利進退。以世忠言。近探者自河北回。言龍虎軍由李固渡過河。凡渡四萬餘人。內分騎兵一萬之京西。以應岳飛也。十三日。進呈已降指揮。依四年例撥賜

自過不相掩也　初七日夜內降周祕石公揆李道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凡御書批出文字多在暮夜不問早晚即時行出至是余封起未即施行明日曉前解救開陳再三上意終不解余乃曰浚所犯不過公罪上曰是何公罪誤國如此私罪有餘又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行道如此之重外間益疑矣上曰安有此理若宰相出入出於諸將即唐末五代我亂之風今幸未至於此余又曰雖非諸將之意上曰不然今諭浚如此亦足少快諸將之意上曰此不郵也余又曰向來浚母未出蜀時陛下特遣中使宣諭勿道今乃使之爲萬里之別生死固未可知豈不傷陛下孝治之意上意少解乃曰與嶺外善地可也余曰湖南永州等處與嶺外何異但且名曰不謂之過嶺也上曰可散官安置永州余又曰若令分司便是致仕上曰且更商量來日再將上余又留身再三懇奏非於榻前上曰浚平日兄事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憤陷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極力營救卿賢於浚遠矣然今日作壞得如此使臣極難處置卿亦難做余曰此則天下共知雖爲國家無窮之思顧其初不過措置失當而已偶因措置失當遂投嶺嶠之外臣恐後來者以浚爲戒不復以身任責矣上意乃解於是分司之議始定　初九日降旨張浚責授左朝請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二十五日謝大禮加恩不參事退答衢州諸書先是士大夫相知者貴余作相臨月未見有所施設余答之云今日之事有如至虛極弱久病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大見自非緩緩溫養之必致頗覆方此危迫之際唯有安靖不生事坐以鎮之若欲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非老拙所能且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不量力之過亦足爲戒矣一日上曰令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余曰淮西叛然無事不須勞擾但外間議論便謂朝廷棄却淮西以兵家舉措言之一軍潰散即補一軍分明是怕也却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若彼如何未必敢動上以爲然是月盜弁徽猷待制知嚴州先是弁任中書舍人余罷政之十餘日諫官陳公輔論二程之學恐惑亂天下於是下詔曉諭董權禮侍錄黃下部吏部復板蓋曰少俟他無所云也郎官黃次山白宰諫謂弁沮格詔令侍御史周祕彈之弁以嚴撰出知衢州北後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遂進擬修注上曰非告訐輩弁至是始除次對一日奏棄來春去留之計請陛下更留聖慮將來回蹕之後中外便謂朝廷無復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窮竭民力殫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却許多事功此等議論不足鄙也余又曰昨日進呈劉縣以鄂壖當迭岳飛壖當云昨在令泥已聞大齊政事修明奉法向公人民安業今既到此目自見之投身効命合得其所賊爲今大之言不無緣飾然聞刑法極嚴豺人亦畏憚官吏上下委無毫髮之擾上曰也是嘻他如此不得余乃曰陛下承二百年太平之後州縣玩習相師成風吏強官弱民無赴訴若非嚴加刑法無由振肅又念祖宗以來純以仁恕待天下所以享國長久欲絕復興雖朝廷法令時有更張至於祖宗仁恕之心則列聖相承未嘗少變此乃陛下之家法也必不肯如彼所爲加酷於天下爲今日計欲富國唯有屯田欲息民唯有擇郡守縣令衆多不能擇監司則力有所不能及唯守臣得人則民自受賜上深以爲然一日泛論時事因及

國史上曰前日觀朱墨本內用朱勾去者也是大冗余奏曰朱勾者最係美事嘗蔡卞攜不喜之語亦以其不學故不知去取耳且如吳奎傳載上神宗疏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陛下爲唐德宗猜忌之主卞等簽駁云所引狂悖今刪去臣謂載之乃見神宗之聖蓋主上豁然後臣直也使唐魏徵王珪輩傳中不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爲納諫之君上深以爲然余又進曰使一部書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之朝者蓋屢聞直聲必甚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子孫所敢爲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爲非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姦人常以春秋爲猛諱者大惡諱小惡必諱而書之不隱也所載吳奎之疏皆讜言正論人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耳之大惡可乎何諱之有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余又進曰臣去國半年餘今者再見清光竊觀聖意稍異於前日上曰不得不然尋常遊勝之言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又同事者和之一詞朝夕浸潤覺也如程頤之舉每貶斥之以爲不可用余曰秦檜莫爲陛下說些正論上曰並無一言自卿去國在庭之臣不誠其徒者唯朱震一人而已余又曰臣觀爲此謀者不過持中論以眩惑聖聽以緝不可太分別當兼收並用庶幾得人之路廣大無遺臣竊以爲不然取人之路雖廣使君子小人並進亦何爲治與其多得小人不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大抵持中論者便是沮遏善類之術分別善惡唯恐不嚴稍假寬容則棄間透漏落其姦計使君子不容措足矣君子之於小人常存恕心小人之於君子不少恕也自古及今君子常屏棄小人常得志以此故也上又以爲然進呈高世則乞不收使元帥府結局轉兩官恩例得旨依奏執政奏曰裘仲別與些恩數否上曰只問他宜仁族屬比之諸后家所得恩數如何可取會也次日降指揮令吏部檢會宜仁后族屬來推恩數中上意以宜仁之族推世則近族宜仁升遐時恩數甚薄其家並無作使相者欲以此制世則是日余留身奏曰世則恩數已降指揮令吏部檢會此乃他日趙鼎使人暗殺知其本末不敢聽聞然今年一年之間三除使相韋淵、士襲、錢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臣欲將世則除命少待來春上曰卿所慮極是非晚令世則辭去直待來夏來晚也　二十九日進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被召迫於威命不敢固辭然區區之誠已嘗縷縷陳奏今已冬深雖別無警報獨不知來歲動靜如何要自今日議定去留或可留即但當措置防守或以爲不可留即宜從今徐作動計亦恐一兩月間別有不測撓擾無免緩急倉卒之患上曰來春去留未議但論來秋之計當如何余曰若車駕留此則來秋防守猶如今日或茲暫回臨安即俟有警進臨平江或復幸此亦可惟此兩途別無他說大計既定其他瑣細措置當款曲商量進呈秦曰車駕稍移近裏假爲安穩須使淮上略有措置及使諸將各思向前無退避之意則車駕庶幾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時每與張浚議此亦嘗奏聞止令諸軍各分一萬精兵控制淮上作一小堡爲堅守之計萬一寇至得則進攻否則退守或牽制或尾躡抄掠逆夜擾之而我之大軍悉屯江上彼雖甚銳安敢遽前此臣之鄙見也近自紹興蒙被收召再嘗以敗奏恐士大夫謂臣粗爲此說欲符合諸將之意不知陛下尚能記此否上曰卿固嘗言之奏章現在當付中書卿與執政一觀可也余又曰若陛下果欲暫回臨安即復以建康爲行

宮守臣兼留守差內侍主管匙鑰留親事官備灑掃百司官府並付留司君管以備時巡一如兩都故事爲往來之計若金人舉國來寇即舉行甲寅年捍禦之策此又臣之鄙見也願更詢問參政張守而下當各盡己見子細商量張曰不過如趙某所論無可疑者但願不輕動爾余進曰臣昨來所論正不欲輕動耳參劉亦已具之矣臣初至此時人情極不安議論洶洶臣一切不顧堅忍靜坐以待之今幸無事却須議定來春大計也諸人各有進說正不敢專主不動之議余又進曰臣之所說自去歲迄今止是如此更無枝蔓亦無改易上曰然固知之莫暫回爲便否頗諸人曰卿等以爲何如議論定否諸人曰如此甚便上曰其餘合措置事卿節次理會余曰今所先者諸軍營寨便合計置及於鎮江多備舟楫亦恐緩急放散百司要用也上曰此等事正宜辦也議既定余又曰來春之計既定止是防秋萬一有警報須是車駕前進一步庶幾或作將士萬一少退則崩解不復支持便以今日之退爲失策矣上曰自當如此上曰兩河故地朕豈敢爲意但使朕父子聞集及得一朝陵寢朕之志願足矣某奏曰陛下如常存此念上天眷祐必有悔禍之意上曰朕之此念寢食不忘也某又曰人君與臣庶不同苟一念志誠上天必須感格語及此聖懷感動惻然久之某又與西樞亦不任悽感也

十一月初四日宣麻右相轉左光祿大夫以進書也進呈呂本中乞宮觀上曰本中詩極佳不減徐俯少時所作俯晚年舉李白稍放肆矣胡紡報淮陽舟愈遠向上往徐州去光世使臣下諭言合淝之役麟既退走光世追之道遇伏兵發光世幾爲所得賴諸將力戰王德之弟某人者死之夜二鼓收兵光世負交椅者亦戰死偽哲亦衆但未見其數右相奏光世得四百舟準備朝廷使用又奏須俟淩軍回乃往鎮江措置某留身奏曰數日來外間傳言日中有黑子司天臺曾奏否上曰有之前月二十九日見如一李子大兩頭尖今消欲盡矣某占曰陰干陽某奏曰臣觀諸家占書其說不一或云臣蔽君之明或云臣不掩君之惡令不見百姓惡君使有此變其餘占候不一俱非吉兆日者人君之象恐非尋常災變願陛下更加明察恐皆臣僚之罪無惜歸責以答天戒上曰于卿何非某奏曰恐懼修省更乞陛下留意　初五日進呈右相奏擬韓世忠與金帥并其屬將吾先是秦相奏言金屬將乃主帥之壻今即統兵在山東宣作書與金屬將俾達於主帥責助賊豫爲背天逆理之事何以爲臣子之戒意其休兵息民也上曰賊兵既退何用此爲且留俟淩歸議之某曰淮西既定士氣方盛之時淩乃有息兵之意生民之幸也上曰如此則留下劉子羽當批付淩施行也某奏曰昨日得淩書云建康府入納鹽鈔甚盛用兵之効不可不勉也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來往某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渡江後來鹽法蔵變或至再變自紹興四年冬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兼行二年不變入納甚勻比之常行亦自增羨　二十一日右相西樞見訪會食早晚余自淮西奏捷即累求去右相既歸日治行計初議正初出赦應靖光復四州才多節開假便作禮數後商量止俟十二月初一日以日期既近俟殲敘已然後爲之亦是防秋結局也蓋十一月初上既見許故凡所入文字等悉已草下

十二月初一日本留身告上偶右相以密賜乞留身謝之余屬作初二日是日留身懇告求去上諭雖未允宜亦許矣下殿更不批旨歸私第食後入文字訖乃登舟少頃押入都堂治事復歸舟中來旦再押同班及堂治事初三日也上曰朕於諸臣之間無毫髮不足細察之卿與張浚終難同立朝也朕嘗企慮退禮數頗卿一往紹興也某懇求宮觀上不允既退押到堂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不得般出　初四日同奏畢留身面投劄子乞出再押到堂復歸私第晚歸舟中　初五日宣押同奏事至漏舍再入文字以脚疾有妨拜跪遂免起居再押到堂復歸舟中右相西樞見過　初六日降詔不允　初七日忌例不坐　初八日鎖院　初九日降制朱子發行詞是日宣麻初十日受告閤門是晚批出趙某令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上殿

辯誣筆錄

趙　鼎　撰

原序

余切學踰分績効無過固足以招致人言重干典憲而又學術迂僻與衆背馳其辯直仁之冤誣正裕陵之配享無愧於心無負於社稷無愧於天地神明而兩家之黨布滿中外怨讟四起叢於一身矣銷骨鑠金何所不至度其勢力將寘之必死則凡今日流之極而尚延殘喘者皆君父委曲庇護之賜也有此僥倖尚復何言然前後論列踰數千章其間寧無傳播失實風聞文飾之誤是不得不辯其他細故無足深較謹擇其尤者作辯誣趙鼎書

辯誣筆錄序

宋趙鼎撰　綿州　李調元商彝　校

張邦昌僭竊干王特雍權京畿提刑旬新奉玉音之語　辯曰靖康元年十二月末德省劄稱朝夕大金師退奉聖旨差府判一項省部一員赴劉馬科次日工部侍郎司勳文季與余商討題云提刑直閣經得副封通引官姓曰人劄採除目帖子報開封士曹趙某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轉運副使其日余在同舍陳士曹閣子內與數同官會話今刑掾郭堂獨在可以為證時十二月二十七八間也先是聞開正大金師退宰相何文縝廣坐中論師退後措置事首言京畿緊踐酷毒須得人安集之且言祖宗時止有提點一員盡總諸司之事侯師退漸被改正今且除提刑一員兼漕事當於士人中選通曉民事者坐客薦洛州通判趙子昉何曰子昉固佳但資淺須於府漕省官中選之程伯玉司馬文季等數人同聲曰若求於省人官無如開封士曹趙某者何曰得之矣屢有人薦使除職名即呼中使具劄曰將上次日批旨正月初盡黃下吏部吏部侍郎邵澤民開之走見何相薦官教耿南壎士曹之問何曰已除趙之昉益初議幾憲不成復以此處之在外無日下供職指揮適當多事舍人行詞留滯未給告問車駕出郊其事遂已先被旨點檢出城骨肉置局延真宮二月初天地大變六宮皆麻相繼取諸軍前一日宋退翁胡明仲適延真率余同見府尹時有金使二人來府中催促聽副退翁蓋謂余曰瑤華當祝尹深藏之以備垂簾待元帥之歸余曰何人可托須有力量可保者退翁曰城里王某洗之子內侍則邵成章既見尹適見使在坐不容交談退翁於掌上書瑤華二字憑尹書几展手示之尹曰何謂退翁曰藏之尹良久乃悟曰曾得會得是日晚退翁作劄子詳言其事託余達之於尹瑤華舊在州北城破遷之延寧宮未幾延寧火尹徽案歸之孟氏私第不欲在士庶之家也其後迎入禁中垂簾以待元帥之歸其謀實始於此遣邵昌入城士大夫亦以此議誘之故邵昌敢任其責三月末間金人漸此引去一日舊同官呂言問見訪云朝廷議迎請元帥后歸禁中家兄令言問與孟氏議定兄舜徒也言問與予舜徒委之言問後作辜靡記備見本末後數日余得行首司帖子請召議事至崇政殿門外閣子中見王時雍呂好問馮澥同坐時雍顧謂余曰頃公以畿內之事出除目一紙示余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權轉運副使余起立白時雍以私計不便不願就此時雍作色曰今日之事須大家擔負余曰府官冗腹何預國論時雍怒甚不復言舜徒恐激作禍生謂時雍曰且只以府曹兼權又謂余曰府界職事府曹兼領何害兼有正月初成命余曰若於差撥就職時雍益怒面色變青徐取筆勾去直秘閣字舜徒曰府界官無限且先與會東路祗備元帥之歸所以煩公正為此也余曰聞金人留兵二萬屯河南武陽縣界如此仰游騎四出府界何以措手舜徒曰近遣從官數輩至軍前懇告今則盡發過河更不留一人一騎在河南余曰東路蹂踐尤甚直抵南都更無片瓦舜徒口元帥府官兵極多須廣蓄屋以從余曰府界無一人百姓使誰為之又無一錢支用時雍方發言曰此等事自當應副公可條具申來余歸至晚得差權劄子猶豫未決適提刑馬官孟某來參不記名問知是后家因叩吕言問所說孟曰此議已定某適離家時見街道司已在宅前治道恐亦非晚矣余既得此說走見尸侍郎澤民問子細未及坐定澤民

曰適自部中來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鎖頭面裝裹內人就孟宅迎大后還內於語人家抄劄家資內亶竟不得足余曰定在何日澤民曰數日前馬仲時謂駙馬 已上書太宰相公請逐出外第且乞造使迎馬仲 已上書太宰相公請逐出外第且乞造使迎元帥邦昌得書極惶恐便欲出居東府諸公謂敵騎尚有在青城者恐別有變生少隱忍數日為便今聞移騎已過中牟邦昌嘗敢一日留滯當亟請垂簾一如初議也如遣使則已發數輩近又差謝任伯克捧賀而往余曰何寶澤民曰大宋受命之寶的當無如此者余既聞此始敢交職事畿憲公使造酒月給甚

厚余只請士曹之俸不受一錢供給今料錢歷可考也不數日大母垂簾邦昌易服出外第垂簾之次日余到都堂白事適見邦昌自崇政殿門出循廊而南朱衣前導堂吏隨之三衙一人從後來（不知姓名陞階稟邦昌欲差班直數人導衛邦昌開身頓足大叫曰公等如此不相卹余見邦昌於都堂閤子對坐茶湯是時別無執政前日暫權者皆已退歸舊班余出到子敢衆職又乞支降錢帛前日王時雍所許者邦昌謂余曰要何用余對以蓋造席屋以備元帥之歸邦昌取筆判衣申支給前章謂余千王時雍求京畿提刑又謂余有親奉玉旨之語則天地鬼神實鄙之

一權京畿提刑日糾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師 辯曰丙午冬金人分兩路渡河直抵畿內西自洛陽東至南都南自頴昌北至大河皆為金人占據京師在數千里重圍之中仰視但見青天白日而路不通中外斷絕四方萬里之遠郡縣衛比官吏等厚俸兵級坐食衣粮若不可以數計而優游自若無一人冏首一應者安得所謂勤王之師月餘城破敵分兵屯列城上下歐城中百萬生靈猶机上之肉明年正二月間

陝西大帥范致虛遣兵萬人使辛企宗將之出崞崛敵令西京所屯兵迎戰甫交鋒西京敗走去京師猶在十程之外東南之兵衆之淮何盤桓不進三月間二聖已出郊趙子崧總兵一項自陳蔡初過咸平界遠望敵騎數百奔潰不可止約自相踩踐死者盈路遺棄金帛巨萬不可數計騎厚載而歸此則勤王之兵也時余在開封供職不知京畿提刑者何人謂之保甲者安在也余得堂劄兼權憲潤時敵退城開已數日逮交職事敵騎已過鄭州二帝北遷渡河已久京師官吏悉趨元帥府所謂京師者數千里瓦礫壞甲歸然一空城而已何勤王之有況保甲一司自有武臣提刑專領余權攝時文臣見闕係武憲汪長源戶部郎官兼領余從長源交割得之畿縣諸公悉來相見不聞有保甲在京亦未嘗說及也隆祐垂簾之初劉光世一項自鄜延來太母遣武臣提刑汪長源戶部郎官李革出城迎待而光世由頴昌境上直趨濟州後數日李革見訪余始知光世之過也後章謂余權京畿提刑日糾集在京保甲以拒勤王之師則天地鬼神實鄙之

余初被權攝指揮專為措置東路奉迎元帥自權順天軍判官權局中情重而責降散員者葉份元不識行在至八座而去余以開封右判官權京畿監司是為外補未嘗起蹑比之諸人不猶愈乎邦昌之入城也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禮見之於南薰門下邦昌下馬相揖入幄次請從官就坐邦昌厲聲曰誰為此謀公等各為妻子計乃欲寘邦昌赤族之地也諸人惶恐無對乃請邦昌居尚書省留守司差從官十員相伴遊說邦昌拒之甚堅余亦竊問一二諸人初謂邦昌曰今日國祚不絕如線太宰受國厚恩正是論報之日謂宜勉徇軍前之意款退敵師即日遣官奉迎一帥一面遍請元祐后垂簾然後退就舊班且速議進進既建大號未必不以為功也邦昌曰諸公誤矣元帥府將相已備他日聞二帝北遷未必不便

時暫兼權者能辦乞早差正官前來交割凡某申不報方朝廷節次行遣圍城諸人議論洶洶之時余敢露章求罷而朝廷不聽其去自以權攝始末可考劄子具在也兼權之人凡有數等除別以罪斥應權執政官有自落職官觀而復舊物者皆責散置李回范宗尹子流是也有自樞副陞右丞者馮澥是也有自侍郎權尚書者謝克家鄧溫伯是也止於落職而已有自從官權執政者呂好問是也事體為最重泊上即位正除執政進退恩禮未嘗少貶以其權執政日於圍城中寡人問道詣元帥府密陳城中教省以京畿措置號令遠邇庶靜勞來安集恐非

正位號居明皇在蜀肅宗卽位靈武投機之會不可失也諸人曰才聞師退急遣使勸進此亦一機會也且本謀專爲此授計他時誰不相讓邦昌曰此事安可戸曉諸公不念邦昌有老母乎諸人又曰今京城百萬生靈性命所係太宰設心如此天地神明亦必知之邦昌初慮師退之後別生他變旣聞垂簾之議始有回意後兩日御史臺告報百官并寄居待次官及京城父老諸軍將校並赴尙書省官員立廳上父老將校立庭中少頃堂吏引邦昌出閤子立柱廊上士大夫建議紛紛邦昌拒之辭亦甚敬辯其中一人謂衆曰不須如此便可山呼邦昌倉皇走避百官未退余與府僚先歸辜吏遮攔且曰一城百萬生靈性命決於今日官員門且更告他太宰衆謂之曰府中應副事冗自來集議等事才到便退未當干與乃使之去出省門遙王伯時立之小立語及邦昌建拒之說伯時曰須教他做且是易制他時足以視刀若使蔡京爲之必別有措置反爲大患視刀謂斬也戸曹李沆曰少卿且低聲此語傳播愈更艱難矣初大變之後敵以檄城中議所立者云選世有名德之人諸公議曰衆所共知者惟吕舜徒司馬文季又惜其忠賢

之裔萬一爲敵所污又見元祐之家一事當求一易制而不爲人所顧惜者如邦昌之流可也邦昌久在軍中與敵相熟敵人之意亦在於此卽遣林學士吳正仲入城取指名狀城上四圍兵合張其勢以逼之日晩議未決欲變生宋齊愈預聞初議者遂書邦昌姓名以授之軍中喻以此命邦昌辭之甚哀切以至號慟悶絕仆地扶歸帳中不復食敵遣甲士百餘人路刃相向且斡開口灌以粥飲而邦昌終不從敵之謀臣曰莫若送之城中使自爲計立一日限事若不成縱兵齊入不使一人得脫故邦昌之入城士庶軍民祗哀萬種議旣定有司告報百官集闕門之外敵使五人自南熏門入甲騎千衛衛之擁册文前行閤門等盡用敵人邦昌乘馬出尙書省後門大號於馬上至御廊幕次易服東望再拜是時甲兵如雪環列城上鼓聲不絕天日昏暗風沙慘然士大夫相顧面無人色邦昌亦揮泗不已步自宣德西門入敵使隨之至殿門五使先退恐庭中殿數有所未盡不欲見之相問避也邦昌陞殿倚西壁立百官隨入錯雜紛亂無復行列邦昌遣閤門一人下殿諭廷中曰實爲生靈本非僭竊官員對校等並不得拜百官旣拜

辭訖筆錄 卷一

或起或伏仰視邦昌依壁鞠躬側首北嚮殿中但設空御坐而已先是被圍之初有旨權攝國忌行香邦昌慮數甫畢次日告報依舊制行香但無奉慰之禮以此示都人以見意也後不復登殿止坐升陽門百官稟事長揖階下從官登門卽坐但以字相呼一如執政見士大夫之禮事定敵議退師欲留兵三萬爲衛邦昌懇辭之又欲留兵一萬屯河南武陽界恐緩急京城要用邦昌又辭之旣不敢留兵所以急於迎奉隆祐還官敵退未旬日太后垂簾卽日名元帥勤進權中書舍人汪藻行辭有云晉厲之子九人獨文公之在外漢家之業十世至光武以中興引證最爲切當又旬餘邦昌趨南都上幾阼封邦昌郡王謝表云嫂旦攝成王之位意在存周紀信乘漢祖之車本朝涯楚此其本意也然其間舉措不爲無失如迎隆祐稱宋太后之類敵其雖未盡渡河敵聞之有回戈之思後來誰肯委曲見察賴聖君在上憐其本心赦止及其身而盡其家不問親族之家亦不籍其祿仕可謂忠厚之風盛德之事矣況如余輩庶官時暫行

潮由循海入江西乃其歸路聆某以通封公狀謝之未嘗答一字次年正月末間又得一書亦自福州經過賀年節書也某以謂旣不答謝書不必開看亦以通封公狀謝之并來書復付來人齎去不曾開拆也書且不留何由有金五萬貫以五萬貫之金須用兩人擎擔必不輕付須有管押之人今岳飛旣死無由考證然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又聞報坐到岳飛案款在酉年春末罷兵柄入樞府之後飛發書來潮陽在申年冬末時獨總兵鎭上流也謂之交結叛將可乎況來書未嘗啓封復還之那且諸將總兵在外每因職事

谷寘廟堂諸公必有書答之飛最遠書餅最勤已前有書往還者皆謂之交結叛將可乎此不待辯而可明者以事體顏重不得不一言也

一士僕辛永宗赴闕各有賄遺請求 辯曰某戊午十月末罷政知紹興府冬至節士庶以宗司瑞露酒之思後來誰肯委曲見察賴聖君在上憐其本心赦止及其身而盡其家不問親族之家亦不籍其祿仕可謂忠厚之風盛德之事矣況如余輩庶官時暫行祿權未嘗起程未等增俸久麼不足比數宜其弗以爲異奈何忽家舊人以此藉口得肆其毒增加緣飾

生之日褒又以十壺見贈遞淮上諸將送糟淮白數頭兎犯十餘隻鵝犯十數對遂以白魚二頭作一合復贈士庶壹所以爲答也某是時杜門謝客至正月末間士僕遣其子不議來

訪某嘗差不議權浙東屬官故衫衣直入書院見余云大人被差朝陵近催促甚急緣腹疾未能起發而舉市無附子令稟覆如宅庫有附子貢數枚某尋以附子十枚送之此所謂賂遺也二月初十餘來相別坐未定謂余曰昨日得臨安相知書云相公差知臨安非晚命下某聞之駭然謂褒曰渴疾如此公所親見如何遠適公赴闕便當奏事上不問則已萬一問及切告公以某所苦未愈奏之庶幾可免此外別無一語是晚褒有簡借坐舡至蕭山某回簡謝之因言適所奉懇舉家休戚所係幸公留念蓋欲以疾苦奏

知此所謂請求也又數日幸永宗相訪云被差京畿提刑非晚前去且言相公必有重擔子與他擔負已有消息矣其言與士褒相符間之憂甚亦謂丞宗曰公過闕必對上不問即已萬一問及幸公以至滅罷首尾監庫唯某一人若謂趙有私用庫錢一十七文亦無之某又不是趙相處得意之人將某趕出來事有不平然屬聲謂守倅等曰自初建督府以至滅罷首尾監庫唯某一人若謂趙有私用庫錢一十七文亦無之某又不是趙相處得意之人將某趕出來事有不平難為忍受人雖不知某便不知天地神明亦須知之此語頗流傳也此事初出於呂祉得於一耍人達之之言者前來章中已有此事耍人之意欲重人之罪恐其復來爾如親奉玉音之語及貪善堂收引親黨之說皆出於此使某十年遷謫百口流落率由是也某常謂怨嫌之禍小忌嫉之禍深自古皆然怨嫌之

禍既釋即已忌嫉之禍無有已時此其可畏也

一貪善堂收引親黨　乙卯春貪善既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傳令相公擇貪善堂官一員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藉籍可以為師範無如范沖者此言應口即答未嘗出於思慮當時止為得旨擇人若謂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退亦思之恐涉嫌謗又念古人內舉不避親之義於是言於上自信弗疑不慮後患此則某之罪也命下范沖力辭且言獨員終日在內恐涉嫌謗遂又進擬朱震二人更直奉朝內外皆以為得人後因豪

一中乞入蜀錦軍蒙支錢五十萬十萬在庫藏變易

金銀寄椿俟臨行交割此物元不曾出庫至九月末留拜右相洎扈從親征同遂以左藏庫寄椿錢五十萬支付僧世忠貼充大禮賞給既兼諸路都督軍馬府庫官屬不敢逐月請雜支用及食錢之類節次下左藏庫關請二年之間不過三二萬貫而已自有提舉及監官主管收支文歷可考也初以二相兼督府一在內一時出視師謂之行府有相專在外凡朝廷應副督府錢物盡歸行府無慮千萬而在內督府所總止於前數既無所管之錢不知從何盜用洎某再相督府已罷舊監庫使臣者猶在客院偶因爭斥去作此州兵鈐後見言章有十七萬之說郡中廣坐憤然屬聲謂守倅等曰自初建督府以至滅罷首尾監庫唯某一人若謂趙有私用庫錢一十七文亦無之某又不是趙相處得意之人將某趕出來事有不平難為忍受人雖不知某便不知天地神明亦須知之此語頗流傳也此事初出於呂祉得於一耍人達之之言者前來章中已有此事耍人之意欲重人之罪恐其復來爾如親奉玉音之語及貪善堂收引親黨之說皆出於此使某十年遷謫百口流落率由是也某常謂怨嫌之禍小忌嫉之禍深自古皆然怨嫌之禍既釋即已忌嫉之禍無有已時此其可畏也

一貪善堂收引親黨　乙卯春貪善既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傳令相公擇貪善堂官一員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藉籍可以為師範無如范沖者此言應口即答未嘗出於思慮當時止為得旨擇人若謂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退亦思之恐涉嫌謗又念古人內舉不避親之義於是言於上自信弗疑不慮後患此則某之罪也命下范沖力辭且言獨員終日在內恐涉嫌謗遂又進擬朱震二人更直奉朝內外皆以為得人後因豪

諫諸人奏事上盛談二人之賢諸人奏曰天生齊桓管仲二人無與比者翌日上以臺諫之言語執政顧某喜動天顏某亦以此自喜不知為今日之患也然又有一事最為切害跡狀暴昧無以自明此所以摧心飲血負屈衔冤抱恨無窮死且不忘也某丁巳秋再相適岳飛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飛昨奏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飛所宜與某奏曰飛不循守分乃至於此退召飛隨軍運使薛弼諭入曰大將總兵在外豈可干與朝廷大事寧不避嫌飛武人不知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歸語幕中毋令作此態非保全功名終

始之理弼深以為然曰當子細諭飛且語幕中諸人也若謂某結飛使之為此寧肯使人諭止之前輩者謂某汲引親黨僥倖他日後語者謂某結飛欲以兵脅朝廷鳴呼此自古人君惡聞之言一何酷耶此自古人君惡聞之者殺身滅族之禍也尚賴君父慈憐得保首領非其幸歟萬一再見天日當涇膽披肝一訴始末然後退就鼎鑊無恨矣鳴呼皇天后土實臨鑒之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阮元撰

辨誣筆錄一卷

宋趙鼎撰鼎有建炎筆錄已鈔錄是編前有自序稱學術迂僻與衆背馳所上前後數千章其間豈無傳播失實風聞文飾之誤不得不辨其他細故無足深較云云所辨張邦昌僭竊干王時雍權京畿提刑有新奉玉音之語即史所稱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訾受邦昌僞命辨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即史所稱檜忌鼎復用諷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謫官居興化軍辨資善堂汲引親黨即史所稱封瓊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薦范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

蓋定國本莫先于敎徽欽以前未見史册並足以資考證雖篇帙寥寥亦讀宋史者所不能廢也

經筵玉音問答

胡　銓　撰

廬陵　胡　銓　邦衡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
榮出示蒼金人書葉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
仔細說出予蒼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
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咮硯又賜以
花藤席命予坐於側草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
卿者恩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諛不
僭頃予以草換書葉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

玉音問蒼

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
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蘭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
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逼窄不若中書卿所臥
處涼予蒼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煖
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
砌蛩聒耳可惡旨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坐於
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團椅兀賜予
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
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犀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
乃朕向來普安郡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
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顆予曰賀新郎者朕自賀
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
當滿飲予乃拜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老君
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郎有許多好處次及予執尊立於上前
又重午旨謂予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荊江舊俗今
如故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
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實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

玉音問蒼

也予忽流涕蒼曰小臣三遷嶺海命出虎口豈期今
日再見天日上亦挾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
下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坐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
此味極佳內有蚌肉猶可喫飯子蒼曰臣向在新州
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開嘗上謂予曰此乃前日瓊守
張萊臣所進者子蒼曰酒行食遍恩浹意洽足暑熱
不敢久侍清光上蒼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會之
便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繡紗裨子乾卿
亦可便服子乃更青紗夾深衣以侍旨宣書字子蒼
曰前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爲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
朕在東宮時只習褚祖字更習太上字子蒼曰此兩
字格變絕前聖上問子曰卿所寫字宛如卿之爲人
子蒼曰臣幼習唐朝顏眞卿字今自成一家豈應上
挂齒頰上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德壽宮閣上治疊
書甚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眞本太上與朕玩

玉音問蒼

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凜飛
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
批抹汚者朕啟太上令工匠逐行裁去裝褙子乃荅
曰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奏至今塵於聖覽
簏笥中且三遷謫逐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
天之力俾晚復得入侍爲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
事時思卿赴貶之時心思如何子蒼曰只是辦著一
片至誠心去自有許多好處次及子執尊立於上前
曰臣嶺海殺生誤蒙知遇天詔俾之還鄉是矣復賜
之錄用龍矣今乃賜之以百世之恩眞小臣萬喊之
幸前杯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禮有施報小臣固不
當以草芥之語上瀆神聰適而舉玉音有君臣相聚
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輒捧玉巵一則以上陛下
萬歲之壽二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以見
小臣犬馬之報乃執尊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
且微揖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
上飲訖自執尊坐謂子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
三辭避蒙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
酌酒且謂子曰梅霖初歇惜乎無雨予乃恭揖飲訖
各就坐上謂子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澁朕每在宮不
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閒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

玉音問蒼

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幸勿嫌子蒼曰方今太上
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有時上
蒼曰卿頃霎不忘君眞忠臣也雖漢之董汲唐之房
魏不過是也食兩味鼎煮羊羔胡椒酷子魚上謂子
曰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日飯蓋此
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餒腐之患子蒼曰陛
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眞堯舜再生上謂子曰朕
所爲非強乃天性然因舉所服滄黃鋪茸繡鳳汗衫
謂子曰朕此領汗衫已著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

華所著皁羅鞋謂予曰朕此鞋原是皇后做與太上
皇著者做稍短朕著得及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
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二百錢物朕於此時
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蔡檜方專權其家入一二
百錢物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用得一
二十千檜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一領汗
衫著一兩年檜家人一領汗衫止著得數日卽棄去
朕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又謂予曰太上近日賜朕
真紅羅銷金團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一批與朕曰

此領汗衫乃吾著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今賜吾兒
汝當念之朕藏此領汗衫甚謹朕不輕著只往德壽
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袍衣乃太上生
平所愛著者是太上所賜朕者遂令貴妃取此領汗
衫以示予予進奏曰陛下天性恭儉真太上之賢子
小臣之賢君也次蓋蒙旨潘妃取玉龍盞至又令蘭
香取明州貢鋪至特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不獲上
旨謂妃曰胡侍讀能飲可滿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撫
掌大笑曰此詞甚佳正愜朕意上又謂予曰此妃甚
賢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卽喝勸酒事便可
見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
回妃酒予曰內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殺
身以報陛下則所當然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則不可
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荅曰朕知卿此
心忠直通於神明此朕之誤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
勸上躍然滿飲之又自取酒親酌賜予上曰酒後不
可不喫龍次子荅曰臣向在海外渴甚惟以鵝鴨沈
香小片嚼數片却以清茶嚥下非惟齒頰香辣且酒

渴頓醒乃以玉匣貯揭龍次數片至上謂予曰此香
乃太上去冬自合者上自嚼一片餘悉以賜予凡七
餅子乃嚼其一上又喚蘭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
杯食兩味棚椒醋羊頭真珠粉及炕羊炮飯上謂予
曰炕羊甚美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
坐板上予立侍蒙旨令坐就西向坐板上側坐又索
茶乃以龍涎香盞遞兩盞至予拜賜一盞乾余乃辭
曰夜已三鼓恐聖躬疲倦上曰尚可餘時上旨喚王

先入池取藕蓮實剝去取玳瑁盤以水泛而進上又
索酒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向在海南時
爲詩必多予荅曰臣向居嶺海時日率作詩十數首
初任福州僉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新
州又以此獲譴復徙吉陽軍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
此今既蒙錄用靜思二十年前爲之墮淚上荅曰桑
田變爲大海大海變爲桑田古宇今宙多少更易此
事非特卿墮淚朕亦不知幾枝淚矣世事殊異無可
奈何予又奏曰臣向者謫新州時兒鋒在家生甫曾
氏在堂臣只揣娶劉氏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

午冬生於姑蘇次男溯乃戊辰夏生於新州次男浹
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日臣生母曾氏
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問臣惟有朝
夕躃踊痛哭恨此身不卽死與母相見於黃泉予言
之不覺淚下上亦愀然揮淚曰朕向侍太上時閤懿
宗訃太上爲之不飯食者數日生離死別上下同一
傷抱予又奏曰夜已四鼓玉體疲倦上曰未也先復
奏曰鷄已唱矣上曰朕若與寇官女子酣飲徹旦則
不可朕與胡侍讀相聚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

同凭欄杆曰月白風清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
卿同享之頃閣天竺鐘磬池畔柳中鴉噪矣上曰果
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謂予曰昨夕之樂願
卿勿忘予荅曰小臣當圖報陛下且尚有侍宴之日
於是侍上入內至候春門予揖退至中書遠望正門
已啟百官畢聚候朝梅谿王十朋問曰何來予乃大
笑握其手曰老夫夜來終夕不寢今歸自天上此段
奇事兒豈容不知於是卽盥洗更朝服而見

子半生嶺海曉遇聖天干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
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
旨至於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
風燭可虞誰親書於後以爲後人之儆嗚呼天語
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墮予志
淳熙丁酉七夕澹菴老人胡銓跋之以示男泳澥
洪瀾姪孫增周鐸

右云經筵玉音問荅乃予隆興癸未侍宴所記也
原有予當時親札葉一小冊爲瀟灑取去日後切
不可落附他姓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吏札也視
子親札者反無失天語諄勤後人可以憑信故又
以吏札之本稍加刪潤親手錄藏於家使後賢者
有所訂焉時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
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爲心畫也手
法也見其字蹟卽見其人之手子之後能以文正
公之心爲心其亦賢矣
中元日勐銓又跋時祀先分胙罷喜雨涼而書也

四庫全書提要

萍洲可談三卷。宋朱彧撰。彧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秘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剽竊零碎。蓋其本久佚。非節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裒而輯之。尚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彧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許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彧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宮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卿。故彧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于寔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于元祐垂簾。有政由帷薄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譏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絛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士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考證。即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勘戡。較他小說之侈神怪。肆恢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萍洲可談卷一

宋　朱彧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元豐間。彧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憚興大役。卿且爲朕愛惜兵民。大哉王言。備而有體。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既進鑒。簴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發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故官舉將十七員。仁宗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初宿之子。即有旨更候一任回改官。時又有因失入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次第等官。上宣諭宋令改官。凡三引見。幾十餘年。大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脫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供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丞直廬。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竇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沒。或貶竄南。或貶散官。

顯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與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應爲公相。應。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

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和子呼和公。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

宰相禮絕廉官。都堂白事。見於私第。雖遇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脚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應官員點茶。謂之事事無。

宣和殿無殿也。中貴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學士命蔡攸。設直學士命蔡攸。置直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蓋又置大學士命蔡攸。自蘆直王革高俅皆相繼爲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蓋宣和職親地近。非他比。已亥歲改保和殿。

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帶本郡縣開國。至封國公者。則稱某國公。初封小國。次移大國。以爲恩數。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彥博初封潞國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徙荊國。既死。追封舒王。凡二國。蔡京初封嘉國。徙衛國。楚國。魯國。凡四國。復加陳魯二國。公辭不拜。何執中初封蔡國公。五年不徙。

徙封。溉於位。追封清源郡王。此僭事也。元祐初。司馬光封溫國公。議者以其國屬宜濟之以溫。東坡行麻詞。亦云封國於溫。用旌直德。崇寧初。曾布自相府以賄貶。授廬州司戶。參軍議者以其貪墨。故箴之以廬。

執筆者果有意乎。

自元符紹聖以前。大臣罕有除在京宮觀者。兩府名還。餘宮使侍讀。甚稀闊。從官左遷。重者外移。輕者易職事。時有八座改樞密承旨。獨座改工部侍郎。皆不美也。王震自吏部尚書移知開封府。又除樞密都承旨。王嘗語先公曰。震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復至於齊者也。政和間。近臣能執政官。卽授提舉在京宮。已試證貶之。而名實相副。以罷去者。固自有法。

舊制。寄祿官三品紫衣金魚。五品緋衣銀魚。職事官雖高。非特賜不得預。雖特賜而寄祿來至本品。則帶賜魚在衙內。寄祿官已至本品。則不入衙。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魚。衙內稱借色。有賜色者仍稱賜色。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州軍並借紫。本衣綠者止借緋。轉運判官通判州軍並借緋。自崇寧初增置提舉官不一。惟學士與常平借緋。餘衣本色。其合借衣色者。勳上云候遇日依舊服色。自朝辭出國門。則衣借色。過入國門。則衣本色。近制借色仍佩魚。呂公著曾任知州借紫。後除轉運判官。勅上不帶借紫。公著仍衣紫。馬餘慶知彭州借紫。替還赴部。方理通判資序。懼失借色。不肯受本等官。請宮祠歸。仍衣紫。凡勳上不帶借衣者。自不合著。

典制。左降官不追勳賜。雖貶官。遇恩復官。卽依舊勳賜。政和間。方省勳舒亶在元豐時被擢用。出台州臨海縣尉。改官。驟遷兩制。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坐事除名。更沛敍初授官。仍復前台州臨海縣尉賜紫金魚袋。鄒浩建中靖國中除通直郎中書舍人。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貶新州。丙戌赦除落籍。以朝奉郎賜紫金魚袋。無差。凡降官與職。並稱得罪輕重敍官。或得郡宮祠。或未有差遣。鄒降三官敍。乃復承奉郎。降授。責散官。並稱責授散官。如節度副使。團練副使。雖號武官。皆依舊物。切見元祐臣僚。責授副使者。兩制已上仍衣紫。從官以下。元衣綠者仍衣綠。唯責授長使別駕已下者。不以舊官高卑。並衣綠。故宰相貶官。猶有司戶參軍衣綠。東坡初貶惠州。團練副使。再貶儋耳。授瓊州別駕。元符末。首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得報便北歸。至廣州猶未受告。會先公至。東坡先折簡與公曰。頭冠生蔫妨市賣。欲借帽相見。蓋不欲詣

衣耳。坡於外物宦不能動。惜其猶以此介胸中。

故事。節度使初除小鎮。次中鎮。後大鎮。紹聖間。見呂吉甫建節初除保寧軍鼕州。移武昌軍鄂州。移鎮南軍洪州。其序如此。崇寧間。蔡元長自司空左揆建節。初除安遠軍節度使。安州亦小鎮。政和以來。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貴邊將加恩者。兼諸路節鎮。除祖宗潛潛外。止六十餘處。幾無虛位。薛昂罷執政。初除淮康軍節度使。蔡攸自宣和殿大學士。初除潭康軍節度使。相州。中鎮也。蔡州。大鎮也。豈是時小鎮適除彰信軍節度使。相州。中鎮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學士。初除潭康軍節度使。蔡州。大鎮也。豈是時小鎮適無闕員乎。刺史防禦團練使正任。則本州繫銜。與知州敍官。每州止一員。不除則闕。任他官兼領防禦刺史者。謂之遙郡。本州不繫銜。往往取美名。如康榮雄吉諸州。一州或有數員。大率邊將多帶雄州。戚里多帶榮州。醫官多帶康州。

著令。朝奉郎至朝請郎致仕。則得任子。疾困及暴卒者。往往旋求致仕。至有屍哀。或詐爲目前文書。冒法貴昌化軍。林希行詞云。赦觸萬死。竄之遐陬。雖軾辯足以感衆。文足以飾非。自絕君親。又將誰愬。或謂其已甚。林曰。聊報東門之役。

錢遹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艾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然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訓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舒亶爲臨海尉。弓手醉呼於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徒屬聲。願杖脊。舒叱吏決脊。又大呼。爾不敢斬我。舒即起。刃斷其頭。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頗壯之。令都省審察。舒狀貌甚偉。博學有口辯。王荊公一見大喜。薦對稱旨。驟擢。未幾。至御史中丞。彈擊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執政。曾攜官酒桶入東府。舒文。致以爲之罪。後舒敗坐獄。以用臺中官燭於私室。計贓。神考薄其罪。因言覽豈盜此。或對云。舒覽不愛蠟燭。王珪豈愛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鄉里甚貧。聚徒教授。資束脯以養伏臘。凡十八年。中間元祐政出帷宿。務姑息。詔訴理所。湔滌先朝。皆得罪者。羣小競自辨。不遑之人。至於指斥熙豐濫刑。以迎合國政。舒獨無一言辨雪。坐此久廢。紹聖復辟。稍還舒官。又爲羣怨所沮。庚辰龍飛。始得軍壘。會荊蠻作過。乃移南郡帥。除待制。未受而卒。

慈聖光獻皇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是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纔瘤生頸間。百藥不瘥。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曰。此真項安節也。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沖卿在前。顛叔在後。蔣即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襲帷視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貧卒。白事不及。襲帷斂。與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宦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官法。王安禮尚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廢。帥太原。過闕。許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答諸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摺角一匾封。語傲禮簡。或於上前言其素行。既對。促赴新任。快快數月而死。

曾布當軸。唯自營。於國事殊無可否。季父出其門。因以書切責之。其間有云。如其事。鄉浩能言之。相公不言也。布大沮。竟以此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論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州。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諂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邏。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元祐初。呂惠卿貴建州。蘇軾行詞有云。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其時士論甚駭。聞紹聖初。蘇軾再貴昌化軍。林希行詞云。赦觸萬死。竄之遐陬。雖軾辯足以感衆。文足以飾非。自絕君親。又將誰愬。或謂其已甚。林曰。聊報東門之役。

錢遹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艾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然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訓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舒亶爲臨海尉。弓手醉呼於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徒屬聲。願杖脊。舒叱吏決脊。又大呼。爾不敢斬我。舒即起。刃斷其頭。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頗壯之。令都省審察。舒狀貌甚偉。博學有口辯。王荊公一見大喜。薦對稱旨。驟擢。未幾。至御史中丞。彈擊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執政。曾攜官酒桶入東府。舒文。致以爲之罪。後舒敗坐獄。以用臺中官燭於私室。計贓。神考薄其罪。因言覽豈盜此。或對云。舒覽不愛蠟燭。王珪豈愛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鄉里甚貧。聚徒教授。資束脯以養伏臘。凡十八年。中間元祐政出帷宿。務姑息。詔訴理所。湔滌先朝。皆得罪者。羣小競自辨。不遑之人。至於指斥熙豐濫刑。以迎合國政。舒獨無一言辨雪。坐此久廢。紹聖復辟。稍還舒官。又爲羣怨所沮。庚辰龍飛。始得軍壘。會荊蠻作過。乃移南郡帥。除待制。未受而卒。

慈聖光獻皇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是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纔瘤生頸間。百藥不瘥。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曰。此真項安節也。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沖卿在前。顛叔在後。蔣即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襲帷視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貧卒。白事不及。襲帷斂。與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宦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

京幾士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嘗應進士舉，乞換文資，當路頗有主之者，得上達，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年，方轉使臣，改文資，即可權注州縣差遣，大喜，洎告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身不簿務，太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史，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卅貴妃，故事，兩制奉卅，執政讀卅，乃躍用先公為奉卅官，門下侍郎章惇為讀卅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既事，檢會無卅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闈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匹兩，雖師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潞邸街恩，由承轅為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於諸公，天性節儉，未嘗妄費一錢，為三公奉養如平時，余表伯父袁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親老，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喬肩上短下陋，又廣顙尖額，面多黑子，望之如潑墨，聲嘎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揩赧目為奉勅陋。

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為狎邪罷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近制，中外庫務，刑獄官監司守令，學官，假日許見客及出謁，在京臺諫侍從官以上，假日許受謁，不許出謁，謂之謁禁，士大夫以造請為勤，每遇休沐日，廐刺自旦至暮，遍走貴人門下，京局多私居，遠近不一，極日力只能至數十處，往往計會閽者納名，刺上見客簿，未敢必見也，閽者得之，或棄去，或遺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權要之門，則求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與國賈公袞自京師歸，余問物價貴賤，賈曰，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蓋指奔競者，嘗聞蔡元長因閱門下見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元長異之，召與語，可聽，遂薦用至大官，太醫學顏天選第三人及第，欲謁元長，未得見，乃隨職事官入道史院，元長方對客，將命者覺其非本局官，指退之，天選不肯出，束稍掖之，天選抱柱而呼曰，顏天選見太師，與吏相持，幘忽墮地，元長命引至前，語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愛惜，道史與國史同例，柰何闌入此耶，天選整幘而出，吏執送開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編管，自此士風稍革。

太學生每賂有茶會，輪日於諸堂集茶，無不舉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

祖宗時，進士殿試，詩賦論三題，用親札，照寧三年，殿試用策，仍謄錄，蓋糊名之法，以示至公，當防弊於微也，近歲宰執子弟多占科名，章惇作相，子持孫佃甲科，許將任門下侍郎，子份甲科，薛昂任尚書左丞，子尚友甲科，鄧居中作相，子億年甲科，或疑糊名之法稍疎，非也，廷試策問，朝廷近事，遠方士人未能知，宰執子弟素熟議論，所以輒中爾。

蔡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闌，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阼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猶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

辭略云，蔡某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豈得綿長如此者，政和壬辰，牓唱名，有饒州神童赴殿試，中第，纔十數歲，又傑偏，既稱揭御士抱之，於幕上作傀儡戲，中貴人大笑，次日，特奏名人唱第，皆引近殿陛，忽其所抱有自慰病者，出尚藥珍劑賜之，饒州杜神童釋褐，父擯之謝政府，纔八九歲，客次中士大夫皆笑之，或戲云，來學政事文字否，答曰，非也，待告相公，求一堂除差遣，言者大駭。

元豐間，特奏名陞試，有老生七十許歲，於試卷內書云，臣老矣，不能為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萬歲，既聞上嘉其誠，特給初品官，食俸終其身。

靖中，應奉者多避語忌，大觀中，主文柄者專務舉上，於是程文有疑似之禁，雖無明文，犯必貶落，舉子靡然成風，如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皆以興災字同音，並不用，反者道之動，易反為復，九變而賞罰可信，易變為更，此類不一，能文者執維不敢下，儉夫善逆迎，往往在高第，政和初，言者論之，降詔宣諭，雖暗於大體者，咸以為忠，然愛君果在茲乎，嘗侍先公，聞說元豐時歲歉，流民過國門，闔人鄭俠監新城門，圖其狀以諫，既不可上，遂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適永樂失律，上當西顧，檄至無敢過，方秉燭啓封，見圖畫饑民餓殍無數，窮愁寒態不一，因泚何郎良久，始知俠所上諫書也，翌日降旨，投俠廣南，不識忌諱，又有如此者。

姚祐元符初，為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遣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慙，曰，祐實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讀短如此。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筵局，與諸子聚首，介甫見舉燭，因言佛世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煜昼，月煜夜，燈煜昼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

杜甫詩雖屢經校正，然有從來舛謬相襲者，後人欽其名，更不究義理，如已公茅屋詩一聯云，江邊踏白羽，天棘夢青絲，二語是何情理，搖對夢，輕重不稱，讀者未間，商搉，亦好古之癖也，余竊謂當作蔓青絲，此類亦多，未可徧舉。

東坡自云，嘗夢至帝所，見侍女月娥仙，為作裙帶詩，其詞曰，百疊瀟瀟水縠，六銖纖纖雲輕，植立廣寒深殿，風來環佩微聲，

子瞻曾為先公言，晝傳間出盤字，皆作二小畫於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蠻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管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

姓氏之學，近世不復講，以名諱改者多失其旨，錢繆據吳越改劉為金，姓譜自有金氏，後世不知其源者，金與劉通婚姻，本朝改殷為商，或湯改敬為文，或苟一姓分為二，後世可通婚姻乎，又不協舊音，如文苟為敬，太宗諱朏，蓋一時任其自改，所以失之，近制改匡為康，天為軒，以避昏相近為例，且從上命也，政和

間有督卒天安澄隸陳彥以聞。乃詔收之。勘會到天安父尚在。未聞此姓所出。豈異種乎。民族之舉久廢。小人或妄改。或和傳舛繆至於此。亦不可不知也。

施結大夫。更鄱陽興國盧陵郡守。性好蓄古今人押字。押字自唐以來方有之。蓋亦署名之類。但草書不識。故或謂之草字。韋陟署名五朵雲。此押字所起也。其後不復興名相類。而陰陽家又生青囚之論。施所蓄甚多。如唐末藩鎮所署。極有奇怪者。跋扈之徒。罪惡放恣。本朝前輩雖官尊勢大。可以此觀人度量。施盡以劃石。每移徙。用數人負之而行。其獅如此。光州馬大夫彭州還鄉。凡私屠文書。紙尾皆署使字押號。滁州牧孫偉。皆言見太師府揭示。承命書監官兩員以上許見宰相紙尾署官字。公相押號。吳處厚善劇辭。知汝陽軍。每謂鸛鵲洲河鄂佳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覩罪。綱吏來告復讎。吳問所在。吏曰。在鸛鵲洲。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鸛鵲洲尋一對未得。天庇汝也。因得末減。王梅溪勾竹竿有風味。朋從回之爲風流罰。景寧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梅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觸懷否。余欣然爲王得對。

元豐間。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赴客舟東歸。時有詔召僧慈本住慧林。許馳驛。轀溥者以中丞貨航船出京。和尚乘遞馬赴闕。爲對以見異事。

大觀間。翰苑運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本鳥獸褫如也。以鳥獸對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蔡持正自左揆貴知安州。皆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指撫箋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有云。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處厚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遊蒲澗。因越俗也。見遊人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子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後監司互論。乃指此句以爲罪。其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竟無他意。誠可畏如此。宮和初。荊州掾見僧房有異花不知名。僧云花氣酷烈。不可近。掾因道詩云。山花紅與綠。日暮顏色是。無名我不識。有罪君莫觸。後有人謂掾於蘇湲。指此詩曰。湖南湲憲供衣緋。餘皆衣綠。無衣紫者。蘇湲故老。又蜀無出身。數發摘官吏。故掾託意山花。實以嘲湲。蘇大怒。竟掊擿掾。

晉謝安故地也。謝字安石。介甫名安石。

蘇子瞻責黃州。居定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後人遂以子瞻爲東坡。其地今屬佛廟子。瞻元祐中知杭州。築大堤西湖上。呼爲蘇公堤。屬吏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貴相高。以堤晉低。頗爲語忌。未爨子瞻還。責時。元祐時孟氏作后。京師表飾。謂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蟬有諱意。久之后竟廢。

元豐間。詔僧慈本住慧林禪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過。先公侍上。見宣諭慈本云。京師繁囂。細民逐末。朕要卿來。勸人作善。期無他語。召詣禁中。賜十字師號。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敍。其後賜僧楷四字師師號。楷故不受。以釣名。推遜之際。頗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遠方。無他異術。寫情露。教途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冢誘略。多出淨域中。宣和初。乃譯正其教。改附爲德士。復姓氏。完髮膚。正冠裳。盡革其故俗云。

都下市井猥謂不循理者爲乖角。又謂作事無據者爲沒雕當。入聲。喪儀間摺發。以一竿揭之。名乖角。德士順天幞頭。有一脚下垂者。其儕呼爲雕當。不知名義所起。記之以俟識者。

京師買妾。每五千錢名一竿。美者倍錢三五十個。近歲貴人務以殊色爲得意。妾價騰貴至五千緡。不復論數。既成券。又再親媚。又誅求。謂之徧手錢。本朝貴人家選壻於科場。年擇過省士人。不問陰陽吉凶。及其家世。謂之榜下提壻。亦有緡錢。謂之綵提錢。蓋與壻爲京索之費。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賚者嫁女。亦於榜下提壻。厚提錢以餌士人。使之俯就。一壻至千餘緡。既成婚。其家亦索徧手錢。往往計較裝奩。要約束縛如俘囚。此用心何哉。

萍洲可談卷二

廣州市舶司舊制。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祖宗時謂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兩浙路明州、杭州。皆倣廣州。亦有市舶司。崇寧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則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皆併泉州舶船。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

廣州自小海至海洲七百里。海洲有望舶巡檢司。謂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過海洲則滄溟矣。商船去時。至海洲少需以款。然後解去。謂之放洋。還至海洲。則相慶賀。褰兵有酒肉之饋。并防護赴廣州。既至。舶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凡舶至。帥漕與市舶監官莅閱其貨而征之。謂之抽解。以十分爲率。其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瑇瑁蘇木。凡麤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後商人得爲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盡官市。蓋榷貨也。商人有象牙稍大者。必截爲三斤以下。規免官市。凡官市價徵。又準他貨與之。多折閱。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經抽解。敢私取物貨者。雖一毫皆沒其僦貨。科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

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中流方丈餘。舶船取其水。貯以過海。則不壞。遮此丈許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貯。久則生蟲。不知此何理也。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南風。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風不能駛。其檣植定而帆側掛。以一頭就檣柱。如門扇帆席。謂之加突。方

註也。海中不唯使順風。開岸就岸風。背可使。唯風逆則倒退櫂。謂之使三面風。逆風尚可用矶石不行。廣帥以五月新風於豐隆神。

甲令。海船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巨商爲綱首。副綱首。雜事。市舶司給朱記。許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財。商人言船大人衆則敢往。海外多盜賊。且掠非語其國者。如語古城。或失路誤入其腹。則盡沒其船貨。縛此人質之。云徧本不來此間。外國雖無商稅。而誅求謂之獻遺。不論貨物多寡。一例責之。故不利小舶也。船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海中不畏風濤。唯懼礁閣。謂之湊淺。則不復可脫。船忽發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補之。鬼奴善游。入水不暝。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無雨。凡有雨則近山矣。商人言船船遇無風時。海水如鑑。舟人捕魚。用大鈎如臂。縛一雞爲餌。使大魚吞之。隨其行半日方可取。忽遇風則棄。或取得大魚不可食。割腹求所吞小魚可食。一腹不下數十枚。枚數十斤。海大魚每隨舶上下。凡投物無不噉。舟人病者。忌死於舟中。往往氣未絕。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沈。用數瓦罐貯水。縛席間。繼投入。羣魚爭席吞去。竟不少沈。有錫鑞長百十丈。鼻骨如鋸。遇舶船橫截斷之。如拉朽爾。舶行海中。忽遠覩枯木山積。舟師疑此處當無山。則蛟龍也。乃斷髮取魚鮮骨同焚。稍稍沒水中。凡此皆危急。多不得脫。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難歸之。則見於空中。無不獲濟。至廣州。飯僧設供。謂之羅漢齋。

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廣人舉債繼一倍。約舶過迴。償。住蕃雖十年不歸。息亦不增。富者乘時畜縮。息倍。貧亦市舶使專政。欲其流通也。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爲之。巾袍履笏。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縛之木梯上。以藤杖擡之。自臗至頂。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蓋蕃人不衣褌袴。喜地坐。以杖脊爲苦。反不畏杖。杖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蕃人衣裝與華異。飲食與華同。或云北先波斯事盟誓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當自殺自食。意謂使其割己肉自噉。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則不食。若魚蝦則不問生死皆食。其人手指皆帶寶石。嵌以金鍚。視其貧富。謂之指環子。交趾人尤重之。一環直百金。最上者號猫兒眼睛。乃玉石也。光燄動灼。正如活者。究之無他異。不知佩服之意如何。有靡婆石者。辟藥蠱毒。以爲指環。遇毒則吮之立愈。此固可以衛生。

海南諸國。各有會長。三佛齊最號大國。有文書。善算。商人云。日月蝕亦能預知其時。但蕃人不曉其書術。地多檀香。乳香至中國。所在市舶司以香係榷貨。抽分之外。盡官市。近歲三佛齊國亦權檀香。令商就其國主售之。直增數倍。蕃民裹足私販。其政亦有術也。是國正在海南西至大食。約遠。華人語大食至三佛齊修船。轉易貨物。遠貿輻湊。故號最盛。

廣中富人多奇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嘈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鬈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餌之。弘曰。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畜。久客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

廣州雜俗。婦人強。男子弱。婦人十八九。戴烏絲髻。衣皂半臂。謂之遊街背子。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葬婦女菩薩蠻。因識之。

廣州蕃坊。見蕃人賭象棋。並無車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沈檀香數塊於棋局上。兩兩相移。亦自有節度勝負。予以戲耶。未嘗問也。

余在廣州。嘗因牆設。蕃人大集府中。蕃長引一二佛齊人來。云善誦孔雀明王經。余思佛書所謂眞言者。殊不可曉。意其傳訛。嘗得爲證。因令誦之。其人以兩手向背。倚柱而呼。聲正如甁中傾沸湯。更無一聲似世傳孔雀眞言者。余曰。其書已經重譯。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書遮鷹亡者。不知中國鬼神如何曉會。南海廟前有大樹。生子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爲波羅蜜。滑之可食。

廣州碧落洞生鍾乳。牧羊者多往焉。或云羊食鍾乳。間水有全體如乳白者。其肉大補。謂之乳羊。活時了不能證。割之然後見。極難得。或一歲得一二枚。郡守即獻廣帥。歷帥歷漢以神雀故元。嘗傳不言其狀。廣南人說神雀。或紅或白。一羣必備五色。飛集梅高樹。自十丈以下皆不背棲。食露吸風。網罟不能及。余在曹溪寺屢見之。忽來倏去。嘲嘶似雀噪。色鮮明。詢諸彼人。自來未嘗有捕得者。

海南諸國有倒掛雀。尾羽備五色。狀似鸚鵡。形小如雀。夜則倒懸其身。畜之者食以蜜漬粟米甘蕉。不耐寒。至中州輒以寒死。琴常誤食其糞亦死。元符中始有攜至都城者。一雀售錢五十萬。東坡梅詞云。倒掛綠毛么鳳。蓋此鳥也。

余在廣州。嘗得白鸚鵡。譯者盛稱其能言。試聽之。能蕃語耳。嘲嘶正似鳥聲。可惜枉費教習。一笑而還之。

南方大龜。長二三尺。介厚而白。造玳瑁器者用以補縫。名曰龜筒。方言曰。龜筒夾玳瑁。鬼神不曉會。初時民間無用。不可售。後綠官市。價頗貴。先公帥廣。內侍省牒廣州市龜筒數百斤。公不報。悼吏以爲言。公曰。吾專行之。勿累爾矣。卒不與市民競以不擾。

廣右莫州清遠峽小龍洞。余嘗謁之。數間屋營溪山奇絕處。龍乃五也。一脊一線。夠官也。一黃走迾也。又有小者如王色。太子也。蟠山一漆合中發視之。或見或隱。甚神異。其狀比常蛇。細頸而長。橫目廣顙。不畏人。色皆鮮明。勝於丹青。昵之則出據香爐上。火不能熱。或食所祀酒。

閩洲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爲臘腊。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少息。或云蛙變爲黃鱔。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東坡妾朝雲。隨謫嶺表。廣帥遣老兵買食之。意謂海鮮。問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數月。竟死。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蟑蟲蚯蚓蠆

詞之大意言中以熟破言面食頃年在廣州薛坊賦食多用糖蜜腐蠏有魚雖甘官而腥晃白若血唯燒筍一味可食先公便遵日供乳粥一椀甚珍但淡以生油不可入口燒之良油亦濃日清亦良也時油便自酌用之乃卒自後遂得淡粥大率皆食多鹽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唯苦不可食

廣州醫助教王士良元赫元年死三年而赴自言被追至冥府有衣淺緋衣如仙官者據殿明問士良曾為人行藥殺妻士良不服有吏唱言是縣尊四年始即取籍閱良久云誰無仙官指案曰未是貴州誤做忠潔侯者屈原也大觀間議開直河省調庭遷險使者沈延嗣總其事辟屬官有幻當公事盧供奉過湖溺死或傳旁舟見鬼物出波間云吾血食此若由直河則賂安仰余以忠潔侯常無此言儻以其興不可成之功徙殫民力則艷之亦三閭遺意也

余客河鄂聞人說張乖崖初為崇陽令笞令血食父老猶能道其政事逢村氓市粟一束出郭門問之則近郊農家乖崖笞之四十曰鄉有地而市粟惰農也崇陽民聞之相尚力田乖崖一日遣吏盡伐民間茶園諭令更種桑柘民失茶利甚困然諸縣服其政令不敢慢乖崖代去數年會朝廷更權法園戶納茶租錢崇陽獨無茶園免輸邑去都四百里不通舟楫歲輸一夫負米至郡每斛率得六七斗富者租百斛貧者勞費乖崖使三司建言高原縣分苗米折納絹崇陽民遂得輕賤而先植桑柘已成縑絲之利甲於東南迄今尤盛

黃州董助教基富大觀乙亥歲歉蠶為飯以食饑者又為糗餌與小兒遲方羅列分俵饑人如鶩而進不復可制董作於地顛簸蹂踐家人咸咎之董略不介意製旦又為具但設園蔬以序進退或時紛然逸百餘日無倦也黃岡村氓聞邱十五多積穀每率因歲即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盲不復欲食但餐羊尿家人憐之以米飾作羊尿給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糞者此誠媚佛多施廬山僧供精亦內懼禍至糞事佛少逭責此尤不可也黃岡民丁生徵稍稍有生事性桀黠遂致富徧買田宅治非得片石片牘成字如其姓名丁即摸刻令士人作碑記實來幾病死家旋破余詩之今萍洲是也田廬假是前定當有以受之不開來見能享者

黃尊直再謫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中岸巾危坐尊直側席意甚恭猶子無咎與黃士潘叔寒不知其為初和甫忽略之潘黃正論木草反覆良久尊直曰吾姓前識初和甫否二人繙香汗背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漢形於文詩乞並改為宋嚮如用唐裝漢法之類諸從之余竊謂宋官不若改作華字八荒之內莫不臣妾特有中外之異爾

遂入嗜學中國先朝建天章龍圖閣以藏祖宗御作置待制學士以褒儒官遂亦立乾文閣置待制學士以命其臣與章文物儀儀甚多政和壬辰朝廷得元圭罷敕是冬遂亦稱得孔子履敕管內

先公言使北時見北使耶律家車馬來迓罷車中有婦人面塗深黃紅眉黑吻謂之佛妝

北地產胆有倍大於中國者鹿角近根質處刻以為環肉奸相半內虛可貯物謂之鹿頂合

京師設都亭驛待遼人都亭西驛待夏人同文館待高麗懷遠驛待西蠻元豐待高麗人最厚沿路亭傳皆名高麗亭高麗人泛海而至明州則由二浙過汴至都下謂之南路或至密州則由京東陸行至京師謂之東路二路亭傳一新常由南路來有山東路者高麗人便於舟楫多齎繒重故爾

高句驪右箕子之國雖夷人能文先公守潤得其使先狀云遠離桑域近次蕙封蓋取食蕙而入住境之義崇寧中遣使賀天寧節裘有良月就盈之句蓋謂十月十日北國雖如此

九石皆高數丈號九曜石

端州石在深谷中細而潤初爲官封之已難得後興慶延聿以玉地禁採石不復可得石上有鸜鵒眼宛若生者最多而青綠爲貴磨窮終不可去俗傳透石涎也端硯貴久無不氤者以石潤久亦乾故不宜如溼木乾則不平

造笔用兔毫最佳好事者用栗鼠鼬鼦猩毛以爲奇然不若兔毫便於書也唐南無兔川雞毛雞毛脆不可書代匱而已近世筆工宣州諸葛氏常州許氏皆世其家安陸成安道弋陽李展之徒何多馳名於時宜人善治管竹髹漆可愛亦有以葦爲管者貴其輕高麗使過常州市筆諸許待其解舟即急售之半無毛頭以爲得計

葉清好弈棊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論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棊枰爲木野狐冒其媚惑人如狐也

自祭事復權茶法制日嚴私販者因以抵罪而商賈官券請納有限道路有程艱悉不如令則被繫斷罪或沒貨出告緡爲者往往不免其儕乃目茶簡爲草大逼言其傷人如虎也

江西瑞州府黃檗茶號絕品士大夫頗以相餉所產甚微寺僧園戶競取他山茶冒其名以賂好事者黃魯直家正在雙井其自言如此

陳州芍藥花殊勝近歲進花自陳三百里一日一夜馳至都下其法初剪花時用蜜漬蒲黃臙其瓶微曝之俟花嫣乃入筒中取時刈去所封蒲黃布溼地上一兩時頃耕繩以花倒懸之其如新採者

撫州蓮花紗都人以爲暑衣甚珍重蓮花寺尼凡四院遊此紗撚織之妙外人不可傳一歲每院稅織近百端市供尚局并數當路計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織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數都人買者亦自能別寺外紗其價減寺內紗什二三

兩川冶金治溪取沙以木槃淘得之甚微且費力登萊金坑戶止用大木鋸剖之留刃疏投沙其上泛以水沙去金著鋸紋中甚易得元祐中萊州城東劉姓墾地金苗生宣莊取焉乃發墓凡磚瓦間皆金色也劉葬纔十數年不知氣脈蒸陶如此之速累月取盡地爲深穴得金萬餘計自宣抽官市匠吏覘縱外劉所得十二三焉京東諸郡之錢益券與劉氏劉氏乃一村氓不分菽麥者得錢無所用往來諸郡恣忽醉飽歲餘亦死錢覓沒官劉世遂絕

崇寧間鄧州南陽縣村民發古塚縣尉王儼莅掩之玉爲余言其詳云籍中有二瓦棺已碎其左者購得一銅印方寸許篆文甚古識之者云溫不禁印時方競訪古器即爲中貴人取去未知溫何代人也仲父

久中尚奇．每做古物．立怪名．以紿流俗．廬於先塋下．山多巖谷．乃披荊棘．求其壯觀者．刻取前人題署姓名年號．皆詭異．既不可據．眞兒戲耳．前人所居．與其器用．後世所以愛慕之者．思其人焉．其人無可思．而寶其物．與地者瀆也．夫冥器兒戲．又烏足以爲君子之雅好也歟．

中官宋用臣．熙寧間備仗使．以敏練稱．上意．性極精巧．元祐時．責官舒州．州將作樂鼓甚巨．飾以金彩．既成．其旁一環脚斷．欲剖之．措工費．宋乃獻計．爲環其下．作鎖鑰狀．以鐵固鼓腹之竅．使甚隘．卽釘環入竅中．既入．鎖鑰張．遂不復脫．事多似此．

東南謂烏啼爲凶．鵲噪爲吉．故或呼爲喜鵲．頃在山東．見人聞鵲噪則唾之．烏啼却以爲喜．不知風俗所見如何．

姚祐白言．嘗任澤州邑尉．郡當太行之喉．官吏有未嘗到廵下．見居民環屋壘巨木．云以拒虎．稍晚虎出．數十爲羣．首尾相銜．睥睨廬舍．人畜俱股栗．旦起登山．姚披練推挽而上．至絕頂．得板屋．有石劄．姚致祭．摹黑本以歸．湓州有虎穴．凡十里許．修谷茂叢．斑斕旁午．南北路口．行者相集而度．否則遇害．荊州孫偉奇甫刺湓．親爲予道其詳．夫市朝固有此地．人或忽之致禍．可不愼哉．

徽宗大觀間．京東路民家．有牛生麒麟．村人不識．以爲怪．其形下踏路．俾民間預識其狀．或有生者．卽重賞購之．

元祐間．有攜海魚至京師者．謂之海哥．都人競觀．其人以檻實魚．得金鏡則呼魚．擲擊而出．日獲無算．費人家傳召不少暇．一日至州北李駙馬園．放入池中．呼之不復出．設網罟百計．竟失之．李園池沼雄勝．或云三殿幸其第．愛賞．以爲披香太液所不及．海哥．蓋海豹也．有斑文如豹而無尾．凡四足．前二足如手．後二足與尾相紐如一．登萊傍海甚多．其皮染綠．可作鞍韉．當時都下以爲珍怪．蹙然一物．了無他能．貴人千金求一覩．唯恐後．豈適丁其時乎．

沈遘知杭州．號神明之政．吏不能欺．嘗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人無敢取蛙蜊者．

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鱓．不居水中．鑿山者於堅土內得之．懸暴乾久不壞．其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兩稀密．無纖毫差．秤星十五斤．鱓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土人收以治風氣病火．

孫叔敖殺枳蛇．蓋兩首蛇也．江南山中蛇．兩端皆有頭口目全．其行相牽挽．腹紅背黑．長大率如箸．相傳是老蛇．兩口無舌．不見其開張．正一大劄爾．恐叔敖所見不如此．或云枳蛇一頸兩首．故怪．

萍洲可談卷二

先公在講筵．聞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前後無小異．由此受知．遂擢用至兩制．近世長吏生日．僚佐稱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盡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獻者但用他畫軸．紅繒裹絨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壁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燕香．共相賤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用神鬼．唯一兵官所獻乃崔白畫二貓．既至前．慚懼失措．或云時有蒼絨蓋銘者．吏不敢展．此尤失獻芹之意．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

滕宗諒知楚州．有監司過境．本州送酒食．書有臣名．卽上聞．既鞫獄．乃責吏誤用賀月旦表．無他意．滕坐送吏部監當．蓋知州細衙字多．書欲謹．吏每患難寫．乘暇用紙寫前後銜．謂之空頭表牋．用之．固已不廢．向宗儒爲與國軍判官．託士人作與潘使小簡．用金口清光俞允等字．潘使舉行取撥．宛轉自解．僅免．士人於背尺多不識體要．往往誤人．宜謹用．自不能識者．不若不發書．

熙寧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闕．其人頗熟時事．將有陳述．所主亦大臣中有力者．（或云介甫．）當無不稱上意．既陛見．上首問錫山去郡幾遠．既非素備．了不能對．蓋常州無錫縣．錫山俗呼惠山．不聞圖籍．故不知也．上因顧近臣曰．作守臣而不知境內山川．其爲政可料．卽能去．竟不曾開陳一言．

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上殿．神考顧問佛法大概．楊並不詳答．云佛法實亦助吾教．旣罷．人或咎之．或言

以狼主難遇。次公平生所舉如此。乃唯唯何耶。楊曰。朝廷端慎明辯。吾懼度作道師。不敢妄對。

青州王大夫肯守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獻當路。得之者留以爲笑具。季父嘗寄掾王亦與一軸詩。他日季父見其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豈以一千則足數耶。余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裘赦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官。方始濟事。將來有程有驕色。呆卿從容話及朱仙槐角事。程愧其左右。而賴吾昨終無歎而罷。呆卿歸語其內曰。程三其鬬乎。器量於此矣。未幾果罷執政。

先公以慶歷戊子八月十日生。十八歲。請解於廣文館。將至汴河上。聞野者張鵬舉秘丞郎君乎。公愕然。張曰。慶歷八年重陽日。蒙秘丞置酒。次日詣謝。聞公誕彌月。又得預慶宴。秘丞令親公。彼時愛此弊。每不忘。舊指曰。十七年矣。因道公此舉未及第。後六年當魁天下。皆如其言。至今汴河岸常有張鵬舉。蓋襲其名也。

余幼時隨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開圖讖。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吾家之姊長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讖皆言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不知圖讖何爲而億中乃爾。生齒浩繁。豈此數軼文字所能該括。

熙寧間。蜀中日者袁老篤。易以丹青寓吉凶。在十二辰。則鼠爲子。蛙爲午。各從其屬。龍牛作二尾。則鼠爲失。蛙犬作二口爲哭。蛙十有一口則爲吉。其類不一。謂之卦影。亦有繇詞。以相發明。其書曰軌革。我老篤之易不墟。其後轉相祖述。不知消息。盈虛者。往往冒行此術。蓋中否來可知也。求筮者得幅紙。畫人物。冀獨吉凶。待其相符。然後以爲妙。卜以決疑。而轉生疑。非先王命卜之意也。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偏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朝士來蒲好怪。嘗藏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紳緣繡。朋從曰爲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北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卻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王荊公退居金陵。結茅蓮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嫗張姓最稔熟。公每步至其門。即呼張公。張應聲呼相公。一日公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一字不同耳。

蜀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非慧。既失明。猶戒勵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北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卻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張昇呆卿自樞府乞骸。除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致仕。幅巾返第。出居陽翟。時時來洛中。遊嵩少。頗接方外人。絕口不掛時事。有道人者善談。盧無。呆卿雅愛之。一日偕遊少室山中。左右從者十餘人。至大松樹下。呆卿坐石上。道人探懷出小甕。茗屑。汲澗泉。折枯枝煮之。呆卿一盃。道人即以餘瀝分飲從者。既渴。人競啜少許。已而皆倚仆。蓋茗中實毒藥。故以困人。唯道人與呆卿飲者無害。爾道人乃前白曰。欲告侍中。求隨行金銀器在鄉市藥。即斂入布囊中。呆卿四顧。左右皆被毒。莫能興。因大笑。遣之攜去。至困者醒。藥力漸消。始能行。僅至山下。投宿民家。翌日歸。乃戒子弟慎交遊。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秦隴未有嗣。當因景陵宮行香。語人聚首。孟在忽太息。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薨月滿望一皇嗣。乃誕公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果如言。后竟廢。

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荊公者。頗喜之。許以館擭。一日沈盛飾出遊。過相府。公聞其在門。呼入與共七箸。先令覘帶。沈辭。不得已。公以手裹沈所衣真珠柚直繫。連稱好好。自後不得復見。坐此沈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淫活居士之目。謂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故舉以爲少

俊之戒。

張卉呆卿徽時。與程戩俱下第。寓蓋。步出南薰門。至朱仙鎮。是日立春。就逆旅買食。共探懷得數十錢。僅能買湯餅。無錢致肉也。相與摘槐黃蘸食而去。後供在政府。過立春日。程賓呆卿開宴。水陸畢陳。鼇要眞侈。程有驕色。呆卿從容話及朱仙槐角事。程愧其左右。而賴吾昨終無歎而罷。呆卿歸語其內曰。程三其鬬乎。器量於此矣。未幾果罷執政。

先公以慶歷戊子八月十日生。十八歲。請解於廣文館。將至汴河上。聞野者張鵬舉秘丞郎君乎。公愕然。張曰。慶歷八年重陽日。蒙秘丞置酒。次日詣謝。聞公誕彌月。又得預慶宴。秘丞令親公。彼時愛此弊。每不忘。舊指曰。十七年矣。因道公此舉未及第。後六年當魁天下。皆如其言。至今汴河岸常有張鵬舉。蓋襲其名也。

余幼時隨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開圖讖。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吾家之姊長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讖皆言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不知圖讖何爲而億中乃爾。生齒浩繁。豈此數軼文字所能該括。

熙寧間。蜀中日者袁老篤。易以丹青寓吉凶。在十二辰。則鼠爲子。蛙爲午。各從其屬。龍牛作二尾。則鼠爲失。蛙犬作二口爲哭。蛙十有一口則爲吉。其類不一。謂之卦影。亦有繇詞。以相發明。其書曰軌革。我老篤之易不墟。其後轉相祖述。不知消息。盈虛者。往往冒行此術。蓋中否來可知也。求筮者得幅紙。畫人物。冀獨吉凶。待其相符。然後以爲妙。卜以決疑。而轉生疑。非先王命卜之意也。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偏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朝士來蒲好怪。嘗藏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紳緣繡。朋從曰爲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北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卻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張昇呆卿自樞府乞骸。除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致仕。幅巾返第。出居陽翟。時時來洛中。遊嵩少。頗接方外人。絕口不掛時事。有道人者善談。盧無。呆卿雅愛之。一日偕遊少室山中。左右從者十餘人。至大松樹下。呆卿坐石上。道人探懷出小甕。茗屑。汲澗泉。折枯枝煮之。呆卿一盃。道人即以餘瀝分飲從者。既渴。人競啜少許。已而皆倚仆。蓋茗中實毒藥。故以困人。唯道人與呆卿飲者無害。爾道人乃前白曰。欲告侍中。求隨行金銀器在鄉市藥。即斂入布囊中。呆卿四顧。左右皆被毒。莫能興。因大笑。遣之攜去。至困者醒。藥力漸消。始能行。僅至山下。投宿民家。翌日歸。乃戒子弟慎交遊。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秦隴未有嗣。當因景陵宮行香。語人聚首。孟在忽太息。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薨月滿望一皇嗣。乃誕公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果如言。后竟廢。

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荊公者。頗喜之。許以館擭。一日沈盛飾出遊。過相府。公聞其在門。呼入與共七箸。先令覘帶。沈辭。不得已。公以手裹沈所衣真珠柚直繫。連稱好好。自後不得復見。坐此沈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淫活居士之目。謂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故舉以爲少

年卻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

湖州臧山嘉祐末。夢人書玉旁貢字示之。云御名。此汝及第時。臧多與親舊道之。治平登榜。面御名不如

所夢。戚謂無驗。不數年神考龍飛。正協其字。鄉人素聞其詳。尤以爲神。是舉不預薦。方歎惋。忽有旨展年免解。湖州惟戚山一名預免。來年遂過省登第。

常州李充元豐間在太學。夢裸身見舒亶。時舒主學。李意裸身有脫曰之兆。甚喜。後太學賄獄起。事連諸生。李亦繫御史臺。舒爲中丞。夜閒囚。李正裸身對之。因悟前夢。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妻子尚在。來見之。相語如昔。至八九歲。漸熟世境。旋忘前事。雍邱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吏（刊本作史）。崔澤男亨甫。年十七歲。病瘡卒。雍邱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宿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王震子發平。時人相之。云五十歲矣。畏水厄。乃陸行至斬水。疽發頂上。不可救。遂卒。豈所謂水厄者厄於斬水耶。

湖州安吉朱齊郎。昔遊池州齊山。張道人異之。一幅白紙。令蒔青眉子。云刺墨爲眉。多作丐者。朱他日在鄉閭。見羣丐中有刺青眉者。因叩之。青眉初詬罵。泊朱轉與張所寄紙。卽笑曰。張老無恙乎。先是涎睡被面。一窮殍耳。既笑。天眞粲然。塵不可掩。宛若貴人。良久謂朱曰。汝無仙骨。又家富。黃白術不足以相累。有小技可以安樂終天年。卽授之而去。朱自爾大能飲噉。凡四十年無老態。崇寧乙酉。朱病。舉舟入吳興。將見劉嶽。會劉往西安。不能俟。亟呼季父冀中傳其術。語竟。引舟歸。季父素病。由是康健。不知所謂術者何如也。

撫州饒珙未第時。遇浮屠子語之曰。公他日名位。全如今酒州崔判官。饒未之信。後四十年。以朝請郎通判潤州。正先公作守時也。到官歲餘。因治廳事。得通判題名石刻。見崔判官姓名。注云司封員外郎。某年月日到。饒欣然記前言。乃求得老吏。詢崔能去後事。乃云得替至揚州。不諱。饒心動。卽上致仕狀。先公聞之力勸止。然卒不免。

熙寧初。凌運勾權知桂陽監。坐失入死罪廢黜。初桂陽一僧。攜二徒遊廬山。數歲。獨其徒歸。頗有金帛。日從博飲。僧之姊訟於官。執其徒鞫問。具得僧度牒及鉢。其徒云。未至桂陽三十里。江岸大石。同憩其旁。石忽開。有老人召僧入。石復合。至暮候之不出。遂歸。獄中大笑其誕。峻治竟伏辜。二徒皆坐斬。數月僧至桂陽。徒家訴冤。官吏由是抵罪。問僧果入石壁中。見老人。語良久。從地戶出。乃在鼎州桃源。僧乞假緩行還鄉。尋有如此者。至今桂陽監現有案牘。

古傳劍俠甚著。近世寂不聞。先令人嘗言常州張大卿一事。疑其劍俠也。云張買得婢。年三十餘。雖不艷麗。風骨語論。非凡物也。白挈一柳箱緘固。每戒人勿發。將嫁十數月。則失之。夜半後復從天窗中來。張心異之。不敢詰。歲餘。生一女子。張意稍緩。俟其去。乃發箱視之。中藏一短劍。及皂半臂。無他物。緘歸已覺。大怒曰。奈何不聽吾言。取半臂披之。揮劍斷其女頭。倏然飛去。張急挽。已失所在。至今張氏祀於家祠。柳箱存焉。

古傳紫姑神。近世尤甚。宣和初。禁之乃絕。嘗觀其下神。用兩手扶一箸。箕頭插一箸。畫灰盤作字。加箸於箸上。則能寫紙。與人應答。自稱蓬萊大仙。多女子也。有名字伯仲。作文可觀。著棋則人無能敵者。余寓南海。有一假儒衣冠者。能迎致其神。在書室中。和余詩云。古書讀盡到今嗤。不獨才餘力有餘。自是片山眞鳳子。太平皇瑞只須臾。其人自不能文。疑有神助。然不識字人致之。則不能書。但以箸宛轉。寫灰盤爾。此何理也。

江南俗事神。其巫不一。有號香神者。祠星辰不用骰。有號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爲酌。名稱甚多。蓋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有榮帝郭帝石帝劉帝之號。蓋五代周晉漢也。不知何故祀之。祀詞並無義理。又以傀儡戲樂神。用祖宦事。呼爲弄戲。遇有繫者。則許戲幾棚。至賽時。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燕香啓禱。猶如祠神。至弄戲則穢談羣笑。無所不至。鄉人聚觀。飲酒醉。又毆擊。往往因此又致訟繫。許愿無已時。

張昇侍中初監榷務。相傳廳事有鬼物。官吏不敢宿直舍。張至。獨寢廳上。夜半後有物捫其足。如冰冷。須臾自足而上。循至頂復下。如此再四。張閉目引手持之。乃一毛臂甚巨。不敢視其狀。但堅持之。聞雞唱忽作人語。初甚厲。已而漸遜。且言公官至侍中。語泄天機。自有陰禍。幸舍我。張皆不恤。漸覺手中消鑠至曉。都盡。怪遂絕。張每戒人云。夜中但不開目。便不怖。提仲姊之夫先爲張堉親。爲余言不妄。

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館臣所忌。故居第二。大父顏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離方。文筆山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線。卽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既成。語人曰。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貢安宅。政和莫儕。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資儋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衡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驗。續成篇。崇寧興學。丕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壓關已久。恐歷瘴終無嘉穀爾。

常州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樞密宗愈繼執政。宗回宗師宗炎。婆修皆兩制。宗質四子同時作監司。家貲又高。東南號富貴胡家。相傳祖塋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壻。余母氏乃尊行。如渭陽諸壻。錢昂黃輔國李詩柳廷俊張巨陳畢蔣存誠皆爲顯官。餘無不出常調。呂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壻。不唯祿祿無用。如長倩余中成婚二十餘年。元祐初觀望朝廷。上疏乞誅呂吉甫謝天下。後竟離婚。亦云祖塋三女山風水相刑也。余表姪李熙靖。狂生登第。吉甫以採女妻之。自延安帥。遣人納吉。禮貌甚盛。熙靖在京師。忽詣開封府投牒。願離婚。蔡元長尹京。鞫問所以。並無淫律。及不爭財物。熙靖但言平生不喜與福建子交涉。元長怒叱出。卒成婚。其時人謂呂家風水已應。中州人每爲閩人所窘。目爲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辭。吉甫元長皆閩人。故熙靖戲之耳。

大父居湖州城西繞宅。爲園。植果。有一李樹實佳。家有姑自幼時愛食。因占證。每李熟。他人莫敢採。家人號爲大姑李。傳其種於外。後數十年。諸父貧不能有祖構。而姑所嫁丁維爲中大夫。典郡。且富。遂舊其地

建宅。大姑尚無恙。竟得舊半。

王荊公妻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公任翼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宦藤牀。吳假用未還。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跣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荊公吳夫人有潔疾。其憩不獨恐汚。已亦恐汚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嫠。皆珍異也。忽有貓臥衣笥中。夫人即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取者。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折支。得壓酒甕。諸子幼時。用爲壓衣。先公痛念莊事既顯。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終身不自吝。一饋。諸父仰祿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遜讓族人失俸。大有狼狽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竊謂使荊公與大父易地。吳夫人安得此疾。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兒魃竊外物以歸。初廣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急於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則重誅求之。至於不可堪。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山谷黃廷堅。寄言山谷孝於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踏山谷。山谷嘗語朝士。初和甫於余正是一兒旱魃。時坐中有素厭苦和甫者。率爾對曰。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崇寧鑄九鼎。帝鼎居中。八鼎各鎮一隅。是時行當十錢。蘇州無賴子弟。冒法盜鑄。會浙中大水。伶人對御作俳。頗譏正時事。嘗在朝門與士大夫語曰。先現衰老。無補朝廷。後二人挽箭一車入。曰車箭。都實一錢。或問是何人家箭。價賤如此。答曰。王恩不及埽箭。

綏之獄。

伶人丁先現者。在紱坊數十年。每對御作俳。頗譏正時事。嘗在朝門與士大夫語曰。先現衰老。無補朝廷也。聞者哂之。

王德用爲使相。黑色。俗號黑相。嘗與北使伴射。使已中的。黑相取箭銼頭。一發破前矢。俗號劈箭。虓亦善射。爲殿帥十年。伴射常豪奪賜。崇寧初。王恩以遭遇處位殿帥。不習弓矢。歲歲以伴射爲事。伶人對御作俳。先一人持一矢入。曰黑相劈箭。舊鏃三百萬。又一人持大矢八。曰老姚射不中箭。舊鏃三百萬。

楊鼎臣大夫嘗爲余言。紹聖間在成都。見提舉茶馬官以課羨賜五品衣魚。府中開宴。俳優口號。有茶牙人賜緋之句。當時頗怒其妄發。亦笞之。小人中有冷眼。最不可欺。元符末。廣帥柯述除直龍圖閣。移知福州。謝詞有云。延閣以待談博之士。儀錢歷中外。厥有成績者。亦以命之。柯無文采。頗不堪此亦宇。

熙寧間。王介甫行新法。欲用人材。或以選人爲監司。趙清獻劉誼皆雄州防禦推官。提舉常平等事。薦所部官改官。而舉將自未改官。蓋用才不限資格。又不欲便授品秩。且惜名器也。其時多引人上殿。伶人對上作俳。跨驢直登軒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將謂有腳者盡上得。薦者少沮。

文及甫。潞公子也。二十八歲以直龍圖閣知陝州。士論少之。郡僚戲云。本州公筵。客將司奉台旨喫炒劍。當時傳以爲笑。錢遹田家子。高科臨仕。性甚魯。每遇失汗。則負重走廚中。汗出乃蘇。既爲禁從猶如此。或

取十餘千錢。就帳內荷之以作力。諸方不識此法。但人生憂安逸。喜勞動。惜乎非中庸也。輕薄子以爲此出汗方。編入御藥院。可一笑。故記之。

元祐間有大臣。不欲書名氏。父喪貶死。朱崖。喪柩不歸。既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之者。於僧房中隨舉一具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僧骨來。紹聖初。言者欲妻妻以無骨不敢舉。

杭州繁華。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員。都廳公事。分委諸曹。倅號無事。日陪便厨外臺宴飲。東坡倅杭。不勝杯酌。諸公欽其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後裴煜倅杭。遂與郡將不協。諸人緣此亦相疎。裴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蘇州李章。以口舌爲生計。分甫集有李章下第詩。亦才子也。常游湖州人皆厭其乞索。甘詣富人曹監簿家。曹方剖嘉魚。聞其來。遽置魚出對之。章已入耳曰。既坐。皆與論文。不及他事。冀其速去。談及介甫字說。章因言世俗訛謬用字。如本鄉蘇州。篆文魚在禾右。隸書魚在禾左。不知何等小子。移過此魚。曹拊掌共七箸。

昔有郭亘公遷建第。落成日。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或以爲不可。亘公指諸匠曰。此寶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爲名言。可爲破家子戒。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客不與直。爭一錢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皆買別墅。與舊者反覆甚。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生大

夫競傳其語。

錢塘鄧忠厚。遊當塗諸公間。頗稔熟。好敘親舊。見勢位無不納拜者。至人失勢則相疎。時人目之爲富貴親情。

潤州一監征。興務皆盜官錢。皆藏之。皆家約曰。官滿分以裝我。皆僞諾之。既代去。卒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卒於維揚。皆得全貲。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寢幃而入。卽誕子。甚慧。長喜讀。皆使之就舉。二十歲登第。皆大喜。盡謂其產。挈家至京師。爲桂玉費。其子調官。兩下。已置乏。至維揚病亡。皆無所歸。貧索無聊。悔悟而卒。

趙廷臣故逾州洞僮。與諸酋約降。朝廷至洞。趙乃率諸酋殺之。揚言衆叛。僅以身免。以爲己功。又虛得其財物。故廷臣世貧甚。筮仕被擢用。生子詧。少年及第。幾爲殿魁。未三十歲。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識者謂詧等乃諸酋後身。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謀垣。爲閭人。晚娶張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最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怨。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時往閩給。張知軋。怒。因誅長子。因遘暗昧事。存中貴安置秀州。張時時步入府中。訴非夫子。家人罷徒跣。從訴於道。先公聞之。面憐仲姊。乃移之歸宗。存中投閑十餘年。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中賀。而存中恍惚不安。船過揚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或疑事日爲張所苦。又在

思難方幸相脫乃問何耶余以爲此婦妬暴非碌碌者雖死魂魄猶有憑藉

胡宗甫婁張氏極妬元豐中官京局母氏常過其家有小婢頗黠英行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嫁之婢亦豈是夕自縊於廁家人驚告張飲啖自如母氏不逆處乃餔明年張之愛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尚未足道既聞之飲食笑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爾諸子穉之使爾子然無聊以慟我背痛未幾宗甫捐館張遣出京還常州三子盡亡姑婦四人婦居張晚年病發宛轉哀鳴求諸婢餔匙扶掖咸貢以前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卒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來開道罪障固多今開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還否韶曰必還曰然則開道矣柰債主不和放何耶未幾疽發於腦卒

倡婦州郡隸獄官以作女囚近世擇姿容習歌舞送使客侍宴好謂之弟子北魏謂之行首

裴傳載彌子瑕園籍獨以色媚世至今京師輿儓皂無賴男子用以爲衣食衙來胥正名禁止致和閒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

萍洲可談校勘記

朱彧可談百川學海止五十五條蓋當時刪節之本說郛續祕笈即依左本翻刻故條目並同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三卷多至數倍然以三本校之互有得失今并存以俟參訂嘐書雖記見聞頗多軼事雖於紹聖諸臣意存回護尚不至如魏泰東軒筆錄之悖謬惟書眉紫姑諸條間涉神鬼未離小說之習云癸巳上巳前一日黙菴記

卷一

胡宗甫條　凡三引見三下・三本・魏泰經字・

故事條　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三本京並作公・百川學海・說郛・四並作曲・

宰相條　然後品味以進以字誤・百川學海作玄・乃玄之譌・玄・互別・德也・後案非正讎監司互論・百川學海正本脫施義理・續祕笈補・字・疑當從續祕笈・百川學海・說郛・此句下百川學海多但欲與中國和反本脫九字・末缺二字・說郛作

辨色條　宰執以下宴上・三本・皆有自字・　啓關放入　三本入誤下・

止令供清酒百川學海・末有內侍知諸同宣六字・說郛同・續祕笈・內下當防字・

大宗正條　入對三本入

五等條　元祐初此以下另爲一條・當提行・

卒前白　百川學海卒上

和韓林二字・　視之糜也　百川學海・說郛上有內字・

黃令條　州縣選人此以下另爲一條・當提行・

獄座條　續祕笈脫此條　則皆乘百川學海・說郛・末有之字・　預當坡座二本當作貿・亦乘投匣服之三本脫・

章惇條　王安禮此當另提行・三本皆誤連・　追廢帥太原三本無原字・　皆摺角一圖封三本摺・當作廣州三本州・

錢逋條　夜叉子死作非・

慈聖條　無有是姓名者三本是作此・　告曰三本告下有上字・

王庭鯉條　三本與上條連爲一條・　及身皆應進士三本作及舉進士・　當路頗有主之者得上遣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年方轉使臣改文資・三本脫此二十八字・

張貧條　續祕笈・此條誤連卷三外氏條・　近歲此當另爲一條・　以潘鄜帥恩續祕笈・說郛・並作鳴・無出典輒三字・　山承旨爲宰相三本

袁應中條　續祕笈誤記上條・　又廣額尖額百川學海作顙・　連稱大陋大作太・

王迥條　三本誤連上條・　間爲狎邪置所諱無間字・　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三本者字・　蔡持正舉之三本舉作

姚祐條　易類出乾爲金字百川學海・說郛上・　先是頗建昔經三本作營屬建本誤錯・

梁燭條　與諸子聚首郭・子作公・　豈足以配日月二本末有乎字・　吉甫曰二本吉甫上有呂字・

蔡持正條　譏口可提如此三本此下有既不得笑又不得哭八字・　宣和初此以下當提行・三本無・

卷二

鬼奴條　有一種近海野人三本作有一種近海者・

菩薩蠻條　因識之三本因作方・

南海廟條　三本此條連書隨筆緣下誤・

食蛙條　由是東南謗少息有誤字・三本誇下　廣南食蛇市中鬻蛇三本譌南下有人字・此二句作大蛇也下・又　蟒曾見人行・三本不誤・　雖甘旨百川學海・說郛作香誤・　唯嫉算直一味可食三本直作並・　先公使遼日三本作先公奉北虜日・此以

下當另起行。三本連誤連。大舉南食多嘯聚作據。
蠲妨教條　蠲略不介意　三本脫略字。翌日又爲具　三本置作納。
俄此以下當另提行。三本連誤連。以米餌作羊屎狀字。唯食貨者月方死四字。
本無。

卷三

熊本條　前後無小異　三本脫作先。但用他題軸　三本用作有。此
之誼。必須貽嗣。

滕宗閔條　毋欲謹　三本作欽　固已不虔　三本固作敬。
常州太守條　亦大臣中有力者　三本無中字。不閱圖經　三本句首有守字。上因顧近臣曰　三本無因字。作守臣　三本作爲。
楊傑條　三本合上爲一條。嘗上殿　三本嘗下有因字。乃唯唯何耶　三本作也。朝廷端慎明辨　三本慎作歎。
王大夫條　將來有道裴恩澤　三本來有也字。此二事非爲誉謂　三本作余記此二事。非以爲誚。所以開悟爲人子者　三本句首有凡字。

富鄭公條　則請官位　百川學海。說郛。公舉鞭　自首至此四十一字。據聽筑及說郛去。公閱其在門　三本公作舒王。下倣此。
歐秀才條　吾家之姊　三本之作三。據下文當作二。口稱弼姊字。
杜祁公條　據聽筑此條脫去。客次與坐席間　此以下當另爲一條。百川學海。說郛。據郛本連。俗俚口快　百川學海。說郛。據下有之字。
何執中條　公不第五否　三本重否字。
蔡元度子仍條　病瘡卒　三本作病。是歲死。
登第條　文筆山也　三本文作史。語人曰　三本人上有州字。
瓊管條　續成篇　三本句首有當字。
外氏條　覬望朝廷　三本無此四字。祖墓三女山風水相刑也水二字。忽詣開封府　據聽筑。謁謝啓。不喜與編
建子交涉　三本作平生不喜與姻娅子相交。
越國夫人條　王荊公　三本作王舒王。公任眞率　三本公作王。下倣此。
潔疾條　荊公　三本作舒王。下倣此。無敢取者　三本取作收。余大父至貧　據聽筑此以下另爲一條。晚年遷謫貧。三本作安得此疾。三本安得下有有字。
旱魃條　往往尤急於權貴　三本作往往雅。尤急權貴。必歸山谷二字。三本無此谷山谷客語朝士　三本作必歸誉。直語朝士云。

大臣條　於僧房中隨喫一具歸　三本作於僧房中。有獻楫。估書。誤取僧骨來亡僧骨殖。杭州條　此條據筑金脫。百川學海。說郛。乃喫一箱歸。不穢已。諸公欽其才望　二本作都統者知都。股綜首四十字。公頗有才望。二本無此二字。通與郡將不協　二本無與字。

郭亘公條　昔有郭亘公進　百川學海。說郛。無郭進二字。建第落成日　據聽筑。落成與進始二字。
蘇掖條　爭一錢　三本作文。昔買別墅　三本買作置。可少斑金　三本少作倒。
潤州條　及維揚　三本作至維揚。病。據所錄當作死。辛不與一錢　三本無辛字。竟卒於維揚　三本卒作死。長喜世有酸字。
沈括條　貧索無聊悔悟而卒　三本作旅寓貧索無聊。亦死。
出諫垣　三本諫字作臨。前妻兒　三本妻作寡。而存中　三本句下有自上有存中二字。孤寡　三本寡作弱亡三字。遂欲投水　三本投作臨。戚疑平日　三本平日作素。

曾鞏和收云神宗嘗有手詔云求於所不違取於所非時不可也余贊曰德音之謂歟

陳刑部襲云荊公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濫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張忠厚之云過過客言哲宗時得遼鄲矣薛簡遼而棄鄲至元符建中閒始幷遼棄之

劉聰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得立其大臣溫稽心常不協密進服心請王文郁乞內附文郁請于朝神宗曰此欲我爲彙援耳但善加慰撫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邊臣老將歎服皆算於是終元豐世而不論絕聖初採路以爲可納事乃中止除路潛陝西經營之晦叔亦潛陝西將西行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職一至如此既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者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爲得之勿守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其言不可子厚亦意緩後鍾傳坐月賞此遂復搆成其誠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舉職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祗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寧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院邊晉一日謂邊曰君來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婿其家房奩二千當爲營之衙成以一千謝我邊唯唯婿既成邊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邊有勞立太山石難劣上林柳之何告謀不軌邊下吏全家流貶後有

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憑輞子浮水上得脫既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豬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覯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母弟令娶婦遣行人議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曹氏已入門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後曹氏遣納爲后慈聖光獻是也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山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初貢圓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爲例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爲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俾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團勞頭帶倒苔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倒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爲異恩也後王宣徽知西京引倒以爲言遂亦被賜王宣徽賀王相禹玉坐主

陰有力焉

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餚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潭劇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宣議遣人過儋彭願董竝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張元素宇君錫從事荊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鶴鶴鳳鳥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仰望之不窮逐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

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留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荊南守孫頑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歷日數幾龍治水惟少爲雨多以其龍數多即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即夏旱夏旱即秋霖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凡十一龍治水

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陳刑部襲公密云祖宗刑部大理寺斷牛年一次斷訖天下案牘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時考銓試官遂四季各斷記上等賜絹十五匹中等十匹下等七匹恩賜止如此今年乙酉於例十二月五日合斷訖但移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斷訖宰府及刑寺稱賀自倚郎劉摩大理曹調李孝稱而下各遷兩官獨一官乃非常之恩也

又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置尚書省檢局官與宋川臣

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筆親劃畫一圖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親幸編覽悉如初旨詔有敢易一門一窗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又云初議官制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目殿中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劄子同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官在側以御衣遮手而搖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中卽別處分事徐顧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續時在列親聞德音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元熙寧八年饑荒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廚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是歲生靡又生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西羌子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幣忠力

武臣王樾爲邢恕教令上書論宜仁於哲宗有異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存皆恕手筆其閒塗竄者非一樾於哲宗朝論之得閤門職名既卒其子直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密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大臣無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蕃奉議嘗謂直方曰使王氏子竭產亦願得此書也

蔡倅潤過高郵爲余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

湖南提刑唐耜字頎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之至四年橋事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元壞竹腳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

某年月日破王抑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既駁前識之異而竹木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又云其父諱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已開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登其陰視之童兒也開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浦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臥屏間取之皆美新者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莘老時劉爲荊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書遽復守託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九穴葬于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之以書報唐唐亟往與守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閒有京遞至發之得當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閒動靜甚詳校其至當日乃卒於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大遼謂天使爲赦倒郎君依赦倒日行五百里也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閒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周仲元章作清淮南謂予曰嘗爲衡陽宰一日邑吏云甘露降視松竹閒光瀠如珠因取一枝視劍頁父頁父曰遠業之此陰陽之炁氣所成其名酢餳飲之令人致疾古人豈有說謊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酢餳之別建康實錄陳木橘舟山及梅山松柏林冬月霜凋木葉後主以爲世號之端恰呼爲滴餳

朝請大夫潘適爲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呂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脈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爲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相見呂再拜謝退而喜甚因意聖州召飯詰其對上

語呂蓋告之既至閤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爲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後請歸葬獨得旨歸蓋哲宗東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潘過紹聖初余謫筠書榮州判官廳公事過別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當時當時曰且緩行上意未可知余深叩之陳曰早來論對上語我曰章惇文字不要絕了余問曰公何以報上曰唯唯余曰胡不白上臣爲耳目之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耳目所以傳道之也心既知之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何不罷斥更待臣等文字陳謝曰甚是甚是待數日再對又數日陳召余曰早來對如公之言言之但上曰未有以代惇者然惇爲相終哲宗一朝竟其命歟

先公自太原罷歸朝既引對神宗喻來日前殿引既對上曰昨日以後殿賜仁宗舊臣不欲褻帽子見卿鳴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

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白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爲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持回如遞牒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執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爲嗣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速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視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周秩軍實大觀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端叔直等將生變誅子厚蔡元度諸人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軍實爲京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潞公也朝旨令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又以運判周純爲知情不告云將引用嶺南謫降人元祐人同力爲之哲宗召軍實對曰欲盡誅族大臣以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升卿令因門遞旨俟其有實即遣誅諸人於嶺南軍實既至西京捕文劉檀運司別廳且辟程公孫

專管當察訪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文凡三請自裁米幾罷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密諭軍實令有實即就擒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云元謀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人遍有誅族之舉軍實即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輿不數日有旨令文劉逐便呂遵甸都迨更不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無知者以元旨極密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朝廷悉無知者公案藏其家經當上之乞實錄嘗之公孫昇剌人事者也

孫升舍人爲選人時婁與一僧立通衢忽傳呼宰相來既至孫曰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僧曰此本朝第四人過禍宰相也元祐中巢謫新州本朝盧寇丁三入矣蔡實第四人也又歐陽大椿爲新州職官一日與守過寺中壁間見大字題曰蔡確善終之室與守異之方問其所以字滅不見後蔡果謫新終于屋下方蔡去也主僧掃治其室寺僧夜夢人告之曰善治之更當有宰相至矣數年劉莘老至亦終于此室方劉拜右僕射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忽仆于堂下少選大呼曰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已而家人詰之僕

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梁況之居住鄂州忽一道人至況之與之即卷投衣袖中將投諸曰入袖即再入凡投數十次竟不能入嗟吞曰不免爲寇蔡公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即曰不須見侍即但報先去也候到彼相見未幾況之貶化州久之一道人至兩口腹上亦兩口既至況之與對飲道人求綿斗酒一飲而盡見況之但云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同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木擿穿腹中口吹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舟渡江而去化人云未嘗有此道人至也後二十七日況之謝世

元祐中冊孟后議備六禮讓成皇太后于文德殿垂簾發冊子由招余託密語呂微仲余曰公爲中執法私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國事若露章陳之恐壞事爾余遂造相府方語蘇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微仲色甚厲曰某忝位宰相豈可與中丞通私意余曰國

事也若露章恐壞國事后意恐不能甘也遁曰何事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毋后坐而發冊此事不可啓微仲曰柰何余曰崇政可乎微仲曰容縱啓既而因奏事微仲言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常太皇太后惟崇政殿垂簾殿毋后坐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亦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發冊可也明日詔下止遁內謁者傳命太臣於內東門承旨持節成禮二公訪微杜漸之意宣仁謙沖之德時無知者

紹聖中余見劉莘老斬州因詰莘老公自中丞執政平生交游皆拒絕獨遙一王嚴叟語今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實過當雖青州時固悔矣

崇寧中因論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呂吉甫曰大抵人君來處別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

范彝叟爲右丞時五嶽觀災或曰可速脩之其像甚盛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盛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

吳沖卿孫犯大戮法當族上止令貶湖浙聞又俾諸子隨其父所在方案上議法上旋悔下仁聖之度眞類

祖宗

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肪及羔兒肉宣仁愴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餧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天折也御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趙清獻每夜靜焚香于庭具言自晨興至夕凡與人言及所奏事與其所爲事諄諄以告諸天或問之則曰苟欺其心則靦于語言其敢告諸上帝乎乃所以自

警飭也

滕友作監司廣東患傷寒不省人之憂泗州大聖瀕楊

枝水且諭之曰宋雖無狀爲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汝亦有無窮之問辭畢遂愈

內侍劉永達奉命北獄斬兩人之不應召羣巫訊之皆曰內侍劉永達奉命北獄斬兩人之不應召羣巫訊之皆不驗或謂一巫甚驗劉亟召之巫甚倨慢曰慕應侯也劉曰慕應侯爵豈愚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劉曰侯之嗣在京師何地巫妄指他所劉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庫庫子也因盜官錢三十貫爲同輩告首乃召告者入庫交錢遂殺之既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醉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

忽省入其家見其妻哭於門問之妻曰衙死三日矣入門尸臥地上將投尸中爲羣鬼所執詣一大府主者俾赴獄每碓磨刀割之際血肉糜爛如泥獄卒取泥肉成堆聚之須臾大風至復成人凌夕無時其苦不可言數遇恩赦忽傳天有赦聚獄頓止出門列坐聽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爾家作功德天赦爾其人遂騰空而去語畢獄具悉至如前因其人之有赦衆因停息才頃刻耳如是三年得出猶日受鐵杖三千得出初亦不知杖從何來杖畢得以恣行一日遇千騎葛乘而來屯於村旁草莽開問其左右曰天壽仁聖帝每歲一詣議事我輩告其人曰願緣化於此作一行宮其人入白久之出曰詔可矣是日鐵杖遂止因附此巫道人吉凶化錢營願今垂成矣劉異之爲作諸功德薦拔之後數日巫詣劉謝告曰陰府來追聽赦既而熟睡不省兩日後復醒曰初至大府宣赦如常時既而知赦事爲我也方忻悅而主者曰殺人爲盜在法不赦且令歸當上請後四日復謁告曰又有赦矣既至主者召我詣前曰上帝有命內侍劉

永達非親非舊特赦之緣汝罪大令作女子遂再拜泣涕稱謝巫因仆於地翌日巫失所附經縣論告劉與錢帛謝遣之而去崇寧元年秋劉至陵下語諸陵使余時校事永安縣故得其詳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爲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卽位席未暖未多使也世宗以道輕己卽日命駕出師次高平過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讋下卽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領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罷識者皆知不足滿綴書

是大振祭走遂圍太原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請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過避禮太祖卽位欵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弒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

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寬禮榮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卽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日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道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幷門乘勝直趨幽薊廣立之議張文幽州虜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一緘由間道邀我歸路周璫往來遵夜不絕帝疑救

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遣御河爲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尊千戈至眞宗皇帝澶淵之舉方息兵御河益世宗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益鮮康定間張文定知諫院時劉從德婁逐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辯再請書乃大書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

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罷識者皆知不足滿綴書

是大振祭走遂圍太原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請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過避禮太祖卽位欵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弒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

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遣御河爲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尊千戈至眞宗皇帝澶淵之舉方息兵御河益世宗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益鮮康定間張文定知諫院時劉從德婁逐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辯再請書乃大書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

日不興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率立英宗爲皇子益本仁宗之意也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門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曾不測而來斯可罷也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卽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辭甚厲既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心畢論遂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遺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黃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意慘然榻上有紙一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有主名張公曰必潁王也盛言潁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頷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辯再請書乃大書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

潁王爲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卿可謂顧命矣

眞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綠車旋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禁中仁宗皇帝生以簫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宜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宮閤宮中號英宗爲官家兒宜仁爲皇后女仁宗每歲英宗誕之由是宮中每

以爲戲豫王生英宗遵即仁宗尊故約以宜仁爲大
人則宜仁所以開上心者深矣
至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弼通憲光獻立復而慈
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終英宗起
居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垂成語文潞公潞公爲
首相與富公議協密諭王文忠爲詔草常懷之以待
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喪去位富文忠乃召
韓忠獻爲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圖其事富文忠尊
亦憂去忠獻乃立英宗爲皇子富文忠聞之不懌以

謂事固定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復得
其人也韓富由是搆隙英宗即位時富文忠解樞爲
樞密使一日銷院麻出乃立頵王制富文忠初不與
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畏富文忠
一不弔問
仁宗棄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司
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翌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其
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第
議之中書袖歸翌日再疏上曰與樞密院同議又翌日
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久
慄逡巡退立復問曾宣靖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陛
下上曰朕懷此久矣顧未知卿等意耳探懷取紙一
番乃英宗皇帝潛邸舊名議乃定既退上歸宮顧左
右曰我有交代矣宮人聚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及
慈聖光獻同聽政一二貴璫間言兩宮而兩宮終始
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
韓忠獻富國名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爲皇子詔
王曰此事須面得旨中書以爲得體及對乃曰事出

陛下耶大臣耶今宮中有將隔月者姑俟之可乎上
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王不天矣立之以繫
人心又曰爲誰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問濮王子
也遂退草詔詔有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濮嗣時相呂文靖請選
宗正司以濮安懿王壻守節知其事益悲命爲棺斂飯唅燒之灰爐中得
而取視之其聲益悲
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爲
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女堯封沒適從
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喪甚堯封婁女如事親焉
城中張大吾軍使建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

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
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怠釁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
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衆謂非古遂廢
熙寧中劉几等頗采用之教坊樂工某乙謂几上嘗
以爲不可几以嘗聞付大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王
朴樂爲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兩
宮聲大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
無二王樂之所謂時以爲狂編管歲縣未幾哲宗出

閻逵卽帝位
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蒙有力性嗜雞子日
食十數以爲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爲畜之一日
冀方探篋取之一白餽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
墜地氣若熏縛其兄蕭烈家人驚異阿火起堂廡幷
臧獲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鈿庫錢焰起爲
煙毬而去不復銅滓冀生尋自服砒霜燔腸而卒張
目見之
張大夫幼子嗜鮮鯽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剖腸墜爽

爽沸劍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剖者視之則剖
吳遂絕烹鮮
肇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眞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
日方醢肉几上肉中衣就異日不絕蔡元長作尹聞
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爲棺斂飯唅燒之灰爐中得
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爲
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女堯封沒適從
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喪甚堯封婁女如事親焉

時文并倅南京子彥博彥若並師明復明復遂厲堯
封于文氏爲門客張文之好始于此矣堯封就舉與
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
宮聲大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
無二王樂之所謂時以爲狂編管歲縣未幾哲宗出
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在京百司遷三
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使牧景靈四使一日大
旱策免寧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閿下貴妃親視供帳
以待其夫人入謝衆論喧然時貝州王則叛仁宗北
顥妃乃陰諭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可請行潞
公既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慕論漸息曹氏復封
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嘗知兵
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問事宜于

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爲上策薦那佐臣主其事
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
張堯封少從孫明復舉于南京其子去華與貢妃常執
掌左右及貢妃歿遣使致問明復閉門拒之終
身
侍講楊畋卒李善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斂幸經筵
諸公賻之先公時爲翰林侍讀學士既賻之且語李
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曰楊畋死無以
殮陛下宰矜恤仁宗顧之少選中使開賜黃金百兩
仍語中使曰楊畋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王
其知仁宗之眷遇臣如此
李東之等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
東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苟祿
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
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名
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疎
眞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
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雖未飲酒以賜輔臣

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曰
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
石板石人以爲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
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
復水害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城南京宿亳
陳頴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東
西二橋左右皆潴澤也漁舟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
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于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湔

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爲良田自是汴河夫
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
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梭子謂之外添裏補河
身奔先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漫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
舟車所聚則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都有
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
此也
世宗開御河本爲輸燕薊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盛饌會鄉宮之德薦使將冠者
行酒其巾裹如唐人之垂裹但整其脚于巾者酒行
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于成人敢有請將冠
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菩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
拜謝而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巾
裹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幣尙謂之巾裹其由是矣此
風俗亦百年矣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權院後爲樞密副
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
雄脉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卽日遷居佛寺今新衣
庫是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忠之一歲
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右
左燃之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溫成後
毋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感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
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歇鼎日大慟而逝
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
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其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
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兩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曰

惟冊免議水行耳是夕鎖院賈氏啓救不獲時相從
工部侍郎拜武鎭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北京兩遂霽
自眞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實元中元昊始
遣介稱教練都使乞于其國中自稱元卒又乞五音
爲六當時朝議既以天下久太平未嘗識經武之策
而石元孫劉平輩輒盛意言兵以賊爲可討獨吳春
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元卒而六音且奉正朔臣
子之分如常可姑從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
定亦繼有請今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爲邊
備俟其無厭則我有以待之也朝議非之元昊既不
得請再遣使乃稱閤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實元慶
歷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赦仁宗問張文
定赦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欣納之曰
厭意也于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遲遲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識
知也客乃稱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
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途千金之藥久之
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
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皆之乃逃詣元吳
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酣酒泥像又
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
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于城外寺中題門

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
此矣雖彊點亦元導之也
寓文忠至和開既懷立嗣之命宮教禁抗險伺英宗起
居英宗之立爲皇子也恐懼遜避臥終日不起抗以
利害勤之卽起拜命及英宗卽位以抗故人也日思
大用召自定州且有參知政事之除至闕下英宗上
仙抗薨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德
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爲官家行便

當召還先公曰陛下方卽位邊有警豈臣避難之時
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曰
方此卽位視先朝舊人豈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
中端明時知開封府至宮中救火已望見顏色如端
明才望豈在人後欲召別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
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論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
謙損爲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玉食御樽日
有所賚一日兒女婚嫁避中使問其姓氏悉賜冠帔
及行錫黃金百兩及至潤房解圍去燧燧息會樞密

副使王畊叟英宗喻執政曰可除王某補之時相退
而不甘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日王某命下卽邊人
喜躍虜亦解去王某歸不知何人可代上曰豈使其
終身守邊耶然竟爲執政所格英宗親道李若愚論
此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
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
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
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奘德用所進女口

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凡聞之如何先公曰若
在疎遠雖皆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
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卽今令出
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爲
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
帝王然人情同耳初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亦不
能出之卿且皆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
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東

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
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卽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旣
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旣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同道相
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
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
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會身到風池來監門

日昨夕聞有宮婢產章獻皇后卽引仁宗手起過屏
後后復獨坐簾下曰相公欲開諜人家子毋耶文靖
曰陛下爲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猷不語遂遷
于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聞言不入者文
靖力也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發李太后棺視
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葬疑悉亡
寇忠愍知永興軍于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
服乘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眞宗驚手出奏
準乃反耶先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大
年紀尙騃耳可劉興寇準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皆會夜
午燕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荅退以紅
牋書小詩以道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眞宗
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道其詩恨不得往也太
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屢歷中鄭天休諸公復
會李氏第旣退遽道過李翰林造朝事遂喧言者
論之時呂許公當國亦以大平無事而乃有此爲說

仁宗意未解許公曰臣觀赴會姓名皆堪朝賢後安
得許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旣召諸
公無一人至者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旣拜而舁拂地
晉公曰內翰拜時猶撤地文公起視其仰塵曰相公
坐處幕漏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仁宗朝禁中夜火執政趨詣東華門閉而不納徧詣諸
門皆然王沂公語呂許公曰可斬關而入許公曰不
可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周旋叩關至日高

方啓東華門有旨百官皆步而入般宇多灰燼上御
升平樓垂簾呼班喝拜如常儀自沂公以下皆拜許
公獨挺然而立上遣使問之許公曰昨夕宮中災今
日未面天顏臣不敢拜于是卷簾上臨軒陞許公即
再拜或問其然曰禁中火方擾攘復斬關而入不惟
上益驚豈不防它變也垂簾之下未見天子萬一誤
拜其將柰何
張文懿爲祉洪令一道士詣邑熟視文懿不語久之頃
開取藥出藥十粒顧文懿曰可餌之文懿即餌之道
士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卻吐道士浴之使再餌之
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
也明日詣之謂文懿曰欲爲神仙耶欲爲宰相耶文
懿曰欲爲相耳道士咨歎久之留一書封緘甚密且
候作相老勿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
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留書啓之乃彩選一
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眞人耳始悟道
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攪了宋語畢而
去使人訪之卽臥店中卒矣文懿忽發腹痛須臾一

囊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葬藥于三寶堂下是
夕薨
張文定守蜀重九藥市拂晨驟雨隨行醫官張子陽避
雨玉局觀須臾晴霽樹上白衣翁坊立顧視子陽曰
我有一事要稱道意主人子陽唯唯卽出藥二粒如
粟米大使遺文定子陽曰嘗識尹否翁姓何氏翁曰
我姓葛侍郎已兩守蜀我嘗見之子陽曰止此一來
耳翁曰說與主人他日再來此相尋子陽持藥具白
文定以汞一兩置藥一粒煅之須臾有聲如遠磬然
清越非常諦聽頃忽有圓光出合內煥耀滿室驚而
取之乘成黃金文定乃餌其餘藥一粒使再訪之不
復見矣
呂文靖龍相孔中丞道輔以直亮自任無所忌避一日
臺獄事連文靖子卽檄付吏及文靖復相凡國事無
所建明悉取七旨既累月仁宗曰呂夷簡今同作相
亦不主事文靖遽言臣前日爲朝廷不避仇怨身當
國事臣方龍去而諸子卽坐臺獄臣死望朝廷眷顧
子孫必無也臣是以不敢當事上俛首曰但勉之文

靖再拜遂留身出紙一番皆進退人物上悉可內外
遷徙數日間凡數十人皆文靖平日所厚一時桃李
之盛本朝無比
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郇公致政寧命下同宋景
文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
厚何遽謝事也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又曰
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退而
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言
爲然蓋在得之時與務每爲思慮所惑不若少時能
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歸子
嘗論之陽舒而陰斂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陽衰而陰
盛是以好斂之意生君子終始之際可不愼乎
慶歷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爲相張文定
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請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答
凡數問之曰得衆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到
靜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謁于牖上
龍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進是疾疾是遲斯甚
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之
以一婦人敗之耶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常也
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用兵累歲遂人竊我道使求開
南之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興己不協輒發國書視
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
臺獄事連文靖子卽檄付吏及文靖復相凡國事無
諸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元授書五函皆許其
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置
二函于雄州既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遂人意
未厭復出一書至于三遂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
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者二十萬
與險絕聞天下蔡子直爲廣東憲其弟子正爲江西
憲相與協議以壞發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
三十里若行堂宇開每數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
流泉洎洎不絕紅白梅夾道行者忘勞予嘗至韻上
仰視青天如一線然既過韻卽青松夾道以達南雄
州太平久矣遐邇同風非有前世南北之異
江西舊酒鹽至州有餘悉輸于官漕舟沿江貨所附私
鹽既盡遂盜官物鹽盡鑿舟沈之聲言風水每歲拋
失十三四而盜取監臨私貨抵法枕藉于市蔡子正

爲江西憲建言鹽至江西有出剩者乞據其數給江
西價之半朝廷從之今數十年官物既鮮盜竊而舟
獲完歸刑法爲減百世之利也中閒浮濫之人或再
減其直其弊如初張詡爲江西憲也神宗戒其謹守
蔡挺之法于今賴焉
太祖一日幸後苑觀牡丹召宮嬪將酒得幸者以疾
凡數問之曰得衆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到
靜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謁于牖上
上遂紉取花擲于地上碾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頓首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之即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它故乖崖詰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長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屋閒即疏其罪使倉皇閒以刃揮斷屋中歸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嘗謹于事也

岳州僧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洞賓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眞人哉言訖升松而去洞賓即題于寺壁曰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千年老樹知

分明知是神仙過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閽老卒每晨興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門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鬻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則

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至今藏於軍資庫中子瞻有詩記之

太祖卽位患方鎭猶習故常取於民無節而蠹多歲厄一日召便殿賜飲款曲因問諸方鎭閫在本鎭除率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爲錢幾何方鎭具陳之上喻之曰我以錢代租稅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朕相宴樂何如方鎭再拜卽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雖在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斂之患至今侯伯尙給公使錢以此也

太祖卽位方鎭多僭奢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鎭授以弓矢使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鎭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爲之方鎭伏地戰恐上再三驗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眞欲我爲主耶方鎭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或僭奢方鎭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寇忠愍爲執政尙少主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太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須髮遂變於是拜相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爲過言其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頹圮經歲不問厥軒一日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廣東老媼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篋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媼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部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蛛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

先文正雖年六十而久病氣索人或勸其引疾而去文正曰予豈不知此者乎顧諸公未有以相代者恐貽上憂也寧受負謗之名以報上恩耳文正薨丁馮之徒既相朝廷紛紛識者歎其先識

馬樞密知節勳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頗怪之馬曰臣見本院長官多欺陛下臣不怕懾動官家惱亂宰相則打煞此斯兒久矣上慰勞之

孔中丞道輔爲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神每祀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

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死遂撣像堰其廟而去

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怨求爲滁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故耳文正曰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其去快快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滁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爲過言其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十步求者輒得予請至四十八粒欲求爲四十九粒也經夕不可得明日發篋則已是其數又或謂自有甘露穴中出者明日再往請之不得遂出陳州門十數里請竟不得因拜辭而歸拜起一粒自甘露穴出其大如菉豆光彩炳然後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匣而歸之今人罕得見者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開有仙人象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炬而入有落燼即旋失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雹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其不加敬

夔峽將至瀼瀕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嘗往焚香俾舟人擊之舟人呼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范文正以司諫出使江南至宿州問郭后廢乃復馳歸

京師至國門呂文靖遣其長子候之曰司諫其來以廢后事耶文正不荅既得對乃盛言之竟以是罷職

李邦直張梓明嘗謂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規模遠矣今上初俾侍宴其後喻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閤當議官僚乃曰司馬光端重宜爲宮官亦漢羽翼之謂也如呂公著孫覺皆可作之其下當擇功臣子弟若文貽慶可任洗馬之類此孟子謂巨室大家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眷官矣除目具而神宗棄天下今司馬公之來是末命也

六姪蘧嘗謂予曰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而吳雍與震預召時爲中書檢正官也及對乃議官制除目初執政進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寶乃金也塗金可耳執政既進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置之乃議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則俾雍震互書之至太常少卿上曰此必慎擇人執政屢薦名皆不應上意至禮部郎中則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可比問其所以夜奏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可除劉摯至著作郎則曰此非蘇軾不可少選上默復相矣文慤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純仁既舉即曰朕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耳後文慤三入中書

與高遵裕期某日當下靈武候告其捷當大慶賚至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過卿等數人泄耳又命執政戒雍寬其後靈武失律官制隔歲乃下比之初議十改五六矣

蘇子瞻既貶黃州神宗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蘇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持正張梓明受命竊當詞頭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玉力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盤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敢乃反欲求盤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之家族耶禹玉曰宅舒窴言爾乎厚曰窴之唾亦可食乎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搆亭花側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

逐復載還廟中蘇茂如故

張文懿爲祖洪令時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予道邊迨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

馬時呂申公驗太常少卿梁燾沮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盡慶歷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子請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適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稍成

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歷修
書其禁嚴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
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亦自予罷丞今十
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
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標黃金軸神宗時詔
爲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
此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
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自執政官乞修寺書自記
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
用玉餅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尙不悉知書之
廢亦宜矣

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處卿妻乳母
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蓋苫記其數蓋苫忽自器中
跳躍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蓋苫中出凡得數勺須臾
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媼兩膊
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媼益勤不懈數日失
塔所在

黃魯直嘗問王荊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
太白耶荊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爺
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
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
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荊公之說同今人乃以太
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孫威敏治平中起自謫官以戩文殿學士知慶州至鄭
州會西使至時威敏已授館驛中州將白威敏徙居
曰我大臣可爲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大啓其門
設矮榻偃臥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門望而問之左

右曰慶州孫經略也西人俛首而過
張文定留守南京商隱使者至例當留守迎送文定曰
我前執政也可與陪臣禮乎遂不出而遣少尹尋以
其事聞神宗以爲得體仍令中書降旨揚州令陳升
之如張某所請

司農寺請緡祠廟每軀若干錢張文定留守南京而以
其事聞于神宗大駭之卽批其奏曰慢神黷禮無甚
於此詔天下速能之司農官罰金

全州推官毋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兜
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
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兜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
益壽王曰我不識字柰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
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久
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爲
子道其詳如此

隨手雜錄

王鞏 著

江漢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丹丹而上裘不濟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暘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豆生芽取皮作湯使之

江表誌云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盡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

隨手雜錄

錢兩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錢其後一緡約實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寶末國帑窘矣 劉文質撰

蕭士京大夫爲廣東轉運使其妻事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曰後十二日蘇子瞻當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蕭親語于余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爲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爲我轉法華經爲報亦當勉人誦之伯虎請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訶之曰雖有薄祿遠出至家而遯後任格州推官六十餘卒

范文正語先盛敏曰每夜就寢即籌計其一日飲食衆養之費及其日所爲何事苟所爲稱所費則厚服安寢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盒蓮燭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請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嬸嬸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慈

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宦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啜茶曰內物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盒蓮燭

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獲若不稱則一夕不安眠翌日求其所以稱之者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請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嬸嬸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慈

載不得令人知遍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嬸嬸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皆宗睿過如此復爲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會收過泗州謂余曰某能揚州教授時于瞻守揚某往見呂吉甫眞州吉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收曰聰明人也吉甫怒厲聲曰乾嘔明耶狀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收曰非三者之一明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收曰孟子收曰是何言歟收曰孟子以

隨手雜錄

民爲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周彥回勲子之婦病腿開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開有司吏夜主事宴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勲于冥間問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于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使罰女使此其報也吏亦不開官家事于瞻曰堂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官家事于瞻曰堂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臣事于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嘗其伏食而停筋而報之曰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掖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敛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

嘗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被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祖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別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據圖而入遂不復言幽燕之討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魏兵少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領之而已

錢王有外國所獻頗胝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服十里火炊乃盡於龍興寺佛殿中餘枕數個藏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燈燄竟不熾皇朝改爲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當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嶺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爲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驚悟汗浹體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都君李氏余姻也嘗有貨珠子老媼李氏攜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媼收之後媼驗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憔悴神恍惚非昔人也媼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愛愁感疾幾不能起媼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媼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媼取還之金不受非善處亦安能被媼

此難行前日諸公白罪李定以詩罪人矣李老曰豈可已乎余曰一則收殺一則割與蔡確知堯夫亦以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吾弟更語李老曰次第須謫之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論之當與處厚並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一日李老召余入密室見其顏色慘怛曰九重之內安知有吳州新州此必有博士又曰今日進呈此老斥罵此老斥罵却不入來指文潞公也余意以李老曾潞公遂往見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曰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論之當與處厚並君曰蔡確小議以謂過當潞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厲鴟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予余曰見之潞公曰前日破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面問邢恕語言梁燾與司馬康同坐聞恕言蔡確社稷臣事康乃曰不聽得燾曰時第三杯矣康曰時不聽得潞公曰前日破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面貪食肚羹不聽得潞公曰按潞公曰三字疑衍文康如此不證人耶余曰司馬康溫公子也溫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於罪眞省矣潞公卽索湯余引去始知李老之言不妄

安

仁宗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古樂又曰自排偏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破之後始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越人朱彥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于天某此一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聞有言曰朱彥彌作雌酉獄頗乃用脂燭及便溺於殿角罪當死非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吳遵對延和殿上問洪範雨暘之數遵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爲福上感悟出所幸

嬖尚美人等又籍其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胥軍費見文元迴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謂如免髮膚之傷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荅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勤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勤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婿世宗子不可爲矣諸人遂密告其妻遣老媼詣州具言朝奉到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卷老幼獨朝奉令致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趁遞後八日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乃卒

黃鉞爲陝西漕描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過流而下煙雨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鉞往見之相公何故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體遂誌於背棄閉後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煙雨開見一卒洗面問之何人曰張相公廣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張被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鉞後復官至京不事交謁語其所親事其非前定不必求也

近年顧借用本錢貨賤一切不問此所以鈔法不行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十文可換後因常平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諸司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由是錢賤而物加貴五事潘遂云

潘中散逍爲處州守一日作鮓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蔈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卽成乳蔈像更甘敬歎屢水宰宜德郎陳緒輒慢之指老君像曰老子寶鳥髭業裏語蔈業物月餘遂發狂不能語解官歸今踰年尚未愈

陸彥回爲眞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人自郡爲下致仕狀狀附遞卽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仕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乃卒

黃鉞爲陝西漕描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過流而下煙雨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鉞往見之相公何故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體遂誌於背棄閉後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煙雨開見一卒洗面問之何人曰張相公廣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張被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鉞後復官至京不事交謁語其所親事其非前定不必求也

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聞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五十丈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鈔法無時而不行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閒見偉丈夫裘服

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文曰此獨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泄也常後旅舉累不第鼻骨折末開成科舉放登第者二百人常趙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未者期謂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稽司晚意不敢以實聞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觀音像丈夫輒傳示之曰柳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驚悟戰汗

俠體

太宗朝武程乞放官人三百人帝嗇執政宮中無此數

執政請以狂妄罪之帝釋而不問

先公任諫官時大旱請對乞駕出祈雨仁宗曰太史言
月二日當雨月一日當出先公曰臣謂是日無雨上
曰卿何以知之曰陛下既知有雨則安用祈求知有
雨而所非誠也天非至誠不格臣是以知無雨也上
曰明日當出先公曰臣乞傳旨開門上卽召近璫喻
曰明日於醴泉觀等處祈雨先公曰何不遣出豈憚
熱乎凶歲百姓衣食將不給矣上每意動則耳輸先
赤厲聲曰待去西太乙宮先公曰乞傳旨上曰卿不
知典故出城不預告也先公曰此國初以來防不虞

耳今太平久矣人渴望清光預使知之不過村落觀
覩者多爾上乃喻旨翌日特召先公隨駕非例也是
日熾日塵埃偏空玉色不怡及歸至瓊林苑憩暉有
雲煙起西太乙宮上上聽順聞雷霆大震遂雨至鄭
門自道遙聲易平頃聲且微蓋以承雨入內傳旨先
公明日入對及對上喜甚曰此雨卿所致也先公曰
陛下盛德格天天下之幸上曰昨夕歸內不敢寢於
殿下設香案焚生龍腦十七斤以謝天左右進繳亦
却之立至三更自頂至踵無不霑濕先公曰陛下雖
蒼天之誠如此盛德之至也然陰氣不可不防宜爲
社稷自重上曰當無雨之際恨不身爲犧牲何暇自
愛也

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對仁宗嘗之曰朕有一事要與
卿議今待命一相誰人爲可先公曰臣在諫院不避
嫌疑人指爲朋黨今陛下命相臣安敢言其姓名但不
事朕久何所形迹先公曰臣安敢言其姓名但不因
內臣言宮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是富弼
也先公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數日鑾院富文忠拜相

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先公再對上曰前日與卿議富弼作相果慰人
望當麻出時朕遣十數小璫伏朝堂及麻出百僚皆
曰好宰相朕喜累日卿有事無問如何但奏取來因
諭曰卿在諫院日章疏有可以爲朕規戒者一一錄
來要留觀禁中先公再拜而出遂以諫疏裹悉上之
六尾云所與者不過諫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魚盛
至京師遺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魚之價減十倍

郭后之廢也孔中丞道輔范文正而下論不已一日時

相曰此事已然其將如何夫婦不容有開也萬一復
位公等能保后於上無他否諸公曰我之所議倫也

嘉之時論以爲得體

仁宗在春宮乘閒時賚馬爲戲內臣多乞之張文懿爲
太子論德亦從乞之上曰師父豈可與馬也乃大書
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遺之文懿奏聞內中交
賀要瑁周懷政上嘗戲爲哥哥懷政走詣上乞請上
大書曰周家哥哥斬斬時以爲戲也其後退傳三入
中書爲相懷政竟處極刑

劉瑾元忠知眞定入寺見僧坐禪以爲不敬執赴有司
僧告吏曰願少憩供答吏可之僧卽跏趺而化衆甚

異之他日有僧以事至府元忠急呼杖之且曰少緩
卽又坐化矣

王荊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卽乘驢子嘗謁之
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
何之指使曰若輩卒在前聽牽卒若輩卒在後卽驅
驢矣或相公欲止卽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繫
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
之仍以饕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卽遣牽卒卒之
餘卽飼驢矣或田野間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蓋
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清虛雜著補闕

數日先公再對上曰前日與卿議富弼作相果慰人
以爲珍饌自後士人稍稍食之蜆蛤亦隨而增盛其
諸海物國初以來亦未嘗多有錢司空以蛤蜊爲醬
於是海錯悉醢以走四方

蔡君謨重鄉物以子魚爲天下珍味嘗遺先公多不過
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

諸綱有廚船今則爲押綱廚船矣故事置廚船者爲全綱諸船不得動火惟廚船造飯以給諸船一無火燭之虞二無盜米之弊

錢若水因撰昭應宮碑成賜之玉帶上令服之而謝三日而止至今被賜者開門以爲例

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從官等第賜帶且批旨曰屢近角玉近石惟金百鍊不變眞質也遂作笏頭帶以賜輔臣其餘未及頒而上瘦疾乃已奉宸庫至嘉祐中尚有當日選擇將賜犀帶仁宗上仙賜從官爲

遺置者是也

錢公若水詣陳希夷謁數日不得辭一日召錢至圖爐見一僧據榻而坐希夷甚敬之希夷曰此子疑有仙骨僧顧視曰急流中引退者也錢公退問何人也希夷曰留卿非爲此職時有訪問及諸典故耳歲餘文定堅請去上甚眷眷及辭賜以笏頭帶且以前宰相禮遇之其後或以爲例非始意也嘗見宋次道云一日夜二鼓樞旨張誠一以小紙批問前執政有無賜笏頭帶例次道答以無之不知其意在張公也

先晉公之謫華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詣陳希夷希夷不出戶而接之坐久不語忽問曰更有子乎晉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門希夷出門迎顧先支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顧伯祖曰進士及第叔祖曰倚兄作官或問此君鼻偏如何希夷曰今日拜相明日鼻正又懇文正曰他日至此願放此地租稅其後卒如其言及眞宗西祀汾陰文正以前言啓之上即詔蠲雲臺觀租稅

蔡君謨始作小團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曾坑小團歲貢一斤歐文忠所謂兩府共賜一餅者是也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團而厚實過之終元豐時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磨成末茶二府兩指許二小黃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芽亦神宗所藏至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槍旗趕人所作闕茶者也以爲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歲不過入團其製與密雲等而差小也

勞頭金帶惟見任執政前宰相乃賜之張文定造朝神宗始欲與王荊公同執政文定欲引進諸公與上意不諧又欲俾爲樞密使文定復請罷將官上曰其理如何文定曰兵行詭道若古人以十萬號百萬之類是也今五千人爲一將出迴將則敵知其萬人爾上曰卿是不欲任事矣乃以宣徽使留視職文定辭上曰留卿非爲此職時有訪問及諸典故耳歲餘文定堅請去上甚眷眷及辭賜以勞頭帶且以前宰相禮遇之其後或以爲例非始意也嘗見宋次道云一日夜二鼓樞旨張誠一以小紙批問前執政有無賜勞頭帶例次道答以無之不知其意在張公也

張文定自陳徙宋召入覲既見神宗御崇政殿將引詔明日前殿引及見卽召對賜坐啜茶上喻曰卿宿德前殿始御靴袍所以昨日樞臣崇政引見退而喻閤門今後前執政官見日不以班次引前殿著于令

張文定與趙清獻同除參知政事前此韓公絳除參知政事卽次明日立班韓次宰臣會公卽次韓文定又次之清獻居下列上既坐復起屏後召閤門令張某次會某韓某次張某趙某次韓某卽復居下列及對閤

文定曰早來班次可見朕意卿舊德暫除參知政事爲養級爾行且大用方六日而文定以憂去

文潞公守鄧一日宴飲夜深雪作諸卒輒毀馬屋五間爲薪指使入白潞公曰更毀五間與之酒竟不輟卽諭取他屋補之

慶歷中仁宗親除先公歐陽文忠蔡君謨余安道四公爲諫官先公實居其長三公曰公宰相子且不貧朝廷貴之必不至領外縱遠亦可行我輩疎遠且貧儿諭事必期先之先公以爲然當時號先公曰獨打鵰

三公曰一棚鵰云

仁宗初獨聽政范文正以進擬資敘班簿圖上之冀曉上心使執政者不得越次欺罔執政以事危之遂謫知饒州諸公出餞語文正曰前黜已光今更光矣文正謔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耶衆大噱

慶歷中范文正富文忠韓忠獻執政議斬逸帥范文正力爭之至論上前退之殿陛文忠屢聲曰六丈無過待作佛文正曰上當養秋公等教上殺人行看劒在吾輩頭上矣其後文忠忠獻咸以爲不及

張文懿爲鄧國公既致政還鄉時范文正守鄧置酒高會軍校皆命坐文懿既至卽據主席而客文正席中駭之文懿徐曰公知鄧州暫守此土耳老夫開國於此所以主席無嫌識者是之明日文懿復置會揮金甚盛以帛三百端爲文正壽時人榮之

進士張夢龍嘗與家人悉臥病張病極覺神氣冉冉自身出須臾有吏卒導至天官府立庭下上有被衣冠儼然而坐如王者問之曰張某

昨因父病曾刺心血和藥當增福壽王者令巫遊之二人送之以歸見其尸臥張鷟知其死矣欲投其尸百方不能入二人曰我注生注祿判官也許我燃塔燈二座乃可入張鷟諾二人去引一道士至二人曰九天司命也司命復問曰當許我一醮張請伺有力酬之司命唯唯乃持劒步罡呪噀之際以劒割其腹而納之恍然復甦 右甲申雜記

乾道四年夏六月以同舍吳君一能本校閱見甲申二錄所闕凡二十六事錄如右從續記

余在高郵時友人張由儀彥則以王定國所記雜事三編見借一日甲申錄二日聞見錄三日隨手錄彥則云頃因其父募父遣從定國檢方書定國出弊篋付彥則銓擇乃得此三書皆定國手寫槩窺之甚余因得本焉

靖康初翟公巽自北扉出牧會稽過維揚見之盡攜去後訪此書竟不可得辛亥歲余寓吳郡守胡茂老館復見前二書意恍然若舊識也時無筆力乃令翟仲永傳之明年秋余來海鹽始從仲永取本以鈔尚恨無隨手一錄也初余得此書嘗以隨手錄副本寄子安又明年始遣人取之於子安始復合三書因再鈔之而以先寫二書併歸子安以備復遺失也時寓天寧僧坊甲寅五月十四日推海張邦基子賢書

從謹早離中州之難不能保傳家圖籍之藏至於先世文集所自著書亦皆散逸窮處江海極力訪求僅獲一二如

清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語傳今雖不存而蘇黃秦三公所為序照映方來猶可考也隆興改元始得先生雜記三編於向氏乃令二子淹涵各錄一卷皇手鈔末篇合為一帙而藏之書中所記元豐閒為中書檢正與聞

天章議官制除目者則從之

清虛雜著跋

大父尚書公也四月甲戌四明西溪三近堂從曾孫從謹識

石清虛居士雜著二編編各一卷宋大名王鞏撰補闕一卷則其從曾孫從謹所補錄也案鞏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尚書素之子史稱其有儁才長于詩從蘇軾游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或云初倅揚州謫監筠州鹽稅數年得還歷官宗正丞以跌蕩倣世厭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方先生在海上時嘗註論語十卷及放還詣東上閤門奏上之卷少游為之序云照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書于太學凡預博士試弟子皆以新習從事不合者黜之定國虛放逐之

中乃能自信不惑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東坡序其詩云定國以予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予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績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予皆清平豐融論然治世之音與志得道行者無異予每廢卷而歎恨知其人之淺也山谷云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及流落領表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作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備繩尺欲以雄長一時其合處不減古人觀三公稱道之者如此抑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惜所註論語及詩集俱亡于靖康之亂而此三書者淮海張邦基傳先生手藁于張彥則始行于世從謹因得就向氏錄藏焉是隆興以前雖其家亦未嘗有也戊戌之秋予傳竹垞老人手鈔隨手錄及補闕一卷甫竟復得宋刻閒見甲申二錄于吳興書賈篋喜其合并之奇又懼其久之而復佚也為鋟而刊之且備錄東坡諸公之言以志景仰讀書尚友之士或不厭其述之之詳也宋刻過構字下註

御名而不書知為高宗時版本閒見錄晉李東之請老事宋史作李東之據此為正其誤云

乾隆己亥三月三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咸淳遺事

撰人不詳

無名氏撰

景定五年甲子春二月辛未雨土行都大火時大元世祖皇帝之至元元年也秋七月甲戌彗出柳芒角炯天長十餘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滅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祥也遂遣論去國已卯丞相賈似道參政場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皆朕不德夙夜祇心惟切祗懼宰臣奏曰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當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賜聖

憂詔見上疏乞罷免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輔承闕失上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賈似道亦以為言時右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法不可行則鄉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遠情之最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

意命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倚以之為利上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賈似道亦以為言時右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法不可行則鄉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遠情之最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倚以之為利上然之似道遂以白已浙西萬畝為公田倡榮王繫之趙孟奎以白陳投資故朝野無政言者初議以官品遍限田外官買之際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立價以租一百者償十八界會

四十楮不及者減價數租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度牒告身准直發仕郎三千楮將仕郎千楮承信郎萬五千楮承節郎二萬楮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於是浙西六郡各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良孚補焦煥安吉則謝奕趙與貴王唐珏馬無演常州則洪樵劉子庚鎮江則章晞郭夢熊江陰則楊珏黃仲並侯峻事各轉一官守臣並以七官公田繫銜其公田每歲秋輸之官倉特與減價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迫合正欲買數之多凡收六

七斗者皆作一石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及歸附以來元無底簿田主又將止收四五斗者抵換元實田數以致米數不敷遂成拋荒逋害農民迄今嗟怨

冬十月忠王即皇帝位是為度宗詔以明年為咸淳元年詔曰皇天眷命下民而作之君王者改元視始而正其本朕以菲質獲承至尊固不在初永為嗣德之義然未有艾益謹繩繩之謀錫貢式以清化原施曠恩而導和氣內則收召眾正以立邦家之基外則撫循三軍以

倚毗之意於是卒議遂息先是都漕劉良貴浙漕吳勢卿陳亮道皆孝慶合奏限田之法自書有之置官戶籍限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杜楮弊可以餉軍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遂以白已浙西萬畝為公田倡榮王繫之趙孟奎以白陳投資故朝野無政言者初議以官品遍限田外官買之際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立價以租一百者償十八界會

四十楮不及者減價數租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度牒告身准直發仕郎三千楮將仕郎千楮承信郎萬五千楮承節郎二萬楮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於是浙西六郡各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良孚補焦煥安吉則謝奕趙與貴王唐珏馬無演常州則洪樵劉子庚鎮江則章晞郭夢熊江陰則楊珏黃仲並侯峻事各轉一官守臣並以七官公田繫銜其公田每歲秋輸之官倉特與減價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迫合正欲買數之多凡收六

七斗者皆作一石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及歸附以來元無底簿田主又將止收四五斗者抵換元實田數以致米數不敷遂成拋荒逋害農民迄今嗟怨

冬十月忠王即皇帝位是為度宗詔以明年為咸淳元年詔曰皇天眷命下民而作之君王者改元視始而正其本朕以菲質獲承至尊固不在初永為嗣德之義然未有艾益謹繩繩之謀錫貢式以清化原施曠恩而導和氣內則收召眾正以立邦家之基外則撫循三軍以

固封疆之守期底寧於方夏用固悉於成功率循舊章靡違他務將更端於嗣歲因改歷以紀年永惟沖人祇遹丕憲奉顯謨而纘服實同英廟之初躬達孝以盡倫爰法壽皇之制況咸平淳熙之際皆泰和極盛之時乃輯嘉名式新紀歷庶幾咸樂利而致天下和平之福一風俗而延運祚長遠之休嘉與咸生共陶聖化其以明年正月一日改為咸淳元年赦文曰帝王統羣生實任撫綏之寄春秋正五始況承付託之初仰惟先皇丕承前烈纘緒十有三聖光紹宋宗享國四十一年遠繼仁

祖子民若保赤帝如臨以江海之量優容羣言以雨露之仁滲漉九有時和屢格敢難生治日引月長久於其道早朝晏罷遵求厥宜聖躬莫殫于焉勞沖候遂愆於節適興言菲德共待宴廷解帶匪遑所期日閒抱弓何及詎意天摧驚聞憑几之言俾奉纘圖之重恪承慰極勤撫多方創鉅痛深且孅孅而在疚投艱遺大尤慄慄以弗勝惟天地之德好生惟祖宗以仁立國矧嗣君臨之初政式循章儒之舊章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天付有家俾在予必稽謀而疾敬德父有天下歸于子惟永

念而弗棄基庶能懋六軍萬姓之同心于以答中國四裔之望治尚賴忠賢碩輔文武百僚叶濟康功共扶景運

翌日降內批曰予惟章聖嗣統之初復秦王官僚蓋太宗意而章聖克承之故濟王生前之官先皇已自追復而有未復所贈官僧乃留以遺之後人即章聖踐阼贈秦王太師中書令之典也所當繼志以慰永懷可追復元贈少師保靜鎮海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

金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史嵩達儲副度皇子竑爲濟王
面立沇王于貴誠郎理宗崩又理宗端平元年太常少
卿徐僑賓付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又降內批曰恭
命復詣官府有司檢視慕城以時致祭又降內批曰恭
慕慈訓先帝眷欲照故太師崇獻靖王加兩額恩數于
太師嗣榮王治命不可違也令學士院擇日宣制降制
其制曰朕初紹丕圖恪遵慈訓棠棣孔懷之愛仰沐先
皇行葦內睦之仁洗加叔父撫紹熙一時之命興有寵
靖拜節之殊榮鬢友則其兄恩未酬於素志今言猶在
耳事爰屬于眇躬如對顧用乎羣聽具官與茀勵暉
皇極闡二總樂元王帝弟之最尊多閱理義河間宗室

之大雅獨備溫文厚敘親賢時維昭著聳民瞻之赫赫
莫重建旌訓公族之振振有華襲簡式相好矣禮亦宜
之尊于宅揆之初追感盡倫之義承而弗德望而弗至
惡乎用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庶幾達孝兕承治命具
有舊章是用端策涓辰揚庭湧號衮衣赤烏仍冠槐司
官甲瑚戈加崇特銀膺組不移于泮水新麗增煥於雲
安願考邦彝三公乃兼兩鎮特優宗老累朝不過數人
併衍爰田申陪奠食散望恩貴惟以爲親於戚稽漢制
之兼郡連城用彰殊禮慨唐宗之天衮長秋能不愴懷
式示蕃蘭以綏茂泥可特授武康軍江軍節度使依前
太師判大宗正事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
尊謝皇后曰皇太后宮曰慈福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
堂堂壁屋皆節度使

立全氏爲皇后后理宗母慈愍夫人姪孫全昭孫女其
制曰王位在德元所以接千歲之統后職聽內治所以
刑四方之風朕肇總乾綱儀圖坤載文王爲世子問安
寢共至于寢門太姒嗣徽音思媚並仰承于京室全氏
沖和而淑茂懿敏而蒞事閫圖史之遺動中風壺之飾

仰惟聖父謹擇儲妃與懷慈憲之家我之所自出爰得
元良之配固不失其親徧檢秦人觀之儀矜帨盛來嬪
之禮天作之合人無間言而能謙恭自將柔恭有恪寔
温隨甘旨之適夙夜期警戒之成漢觀錫名鍾在太孫
之愛唐宮臨藥增多慈母之歡朕丕紹帝圖敬敷明則
怡怡愉愉而奉太后茲惟卽位之初雍雍肅肅而惠宗
公端扃御家之始矧明惕于親訓仍申諭於眇躬公
事父婦事姑旣無違禮則男正外女正內當舉上儀加
重翟以玉笄範盤螭于金墀式遵陛肖茂建鴻名於戚
朕承長樂之顏后則餕口于東內朕奉滿願之親謹于北郊關睢有正始之義葛覃爲節用之本順夫
陰陽之義則家理倖于天地之行則物宜庸基化原永
綏福履可立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賈似道爲山陵使護理宗梓宮渡江殯于紹興之殯宮
似道自上卽位累辭相印至是遣歸紹興私第去之後
三日上遣都官牟源賫御筆宣諭促還其書曰予夜不
安枕未明求衣專俟師相歸處分萬幾之事今茲三日
矣所降諭旨今差牟源用致予意勉促師相
咸淳遺事卷上 七 學海堂叢書
深衷毋事卑緩繼以似道未至復命陳昉再賫御筆宣
促其書曰師相鎭安國夏綏撫生民怡然泰和之世今
師相舍機政而歸錦里誰與予膺鎭安撫綏之任此豈
泛泛悠悠趣日與時從臣猶未有的回之報更命陳昉
親行代予勉諭師相速還朝堂至意所在幸冀矜體兩
使旣至越似道猶辭不已復奉表回退相印
敢還上欲其回乃曲從之降內批曰賈似道援引故事
毅然去國極力勉留累疏懇切渡江歸里其以數從臣
宣召者亦旣至再親筆由庶官往者日不下六七端殿

從臣朝列今已八遣回闕之期未蒙納祿之請隨至所
賴師相力勉陳請又必以得祠爲期予亟欲師相之還
朝姑爲雅志之是徇可依前太師鎭東軍節度使魏國
公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令學士院降制上又遣
近臣同福三至其第邀請及制書至越賈似道又表表
辭太師上復不允遣使賜御筆曰師相盛烈元勳允合
維垣之顯拜高愼雅志今因宅揆而力辭陳請甚堅執
謙難奪予惟成王初政方有賴于經邦周公爲師曾何
嫌于作輔至勤累疏再御陳辭雖重煩于予衷然愈成

于厚德姑仍舊品益壯賢猷式慰仰成彌深嘉歎似道
奉詔再辭乃從之將入朝開有旨令百官班迎于郊似
道又上表固辭上望其來乃降內批從之其文曰公衮
來歸朝紳迎候羣臣有請宜遵仁廟之舊章師相力辭
且援先朝之近例欲成謙志宜御恍辭于是似道始入
朝既至有旨令師相謁告曰不請歸班令閤門獨員引
見似道聞命又上疏力辭上乃許以謁告日仍舉朝儀
遂降褒諭詔曰惟神人之協葺倚師相以經綸洊乘白
衛益隆朝棟鴛前人光烈作周孚先暨乃侔同心惟說
納誨資良猷之忠告慕慶歷之盛時欲推車之必行若
和羹之相濟此開恍布公之道而集思廣益之規顧機
務賢勞或俾當于湯誥告回疑丞佐列宜無廢于在朝嘉
歎昌言亟從來請既見乃再拜右丞相降內批曰師相
忠存體國志切愛民比遣閤庭來游經幄國勢底定人
心翕孚予惟城務不可以久曠朝野僉期于再入合延
新命嚴肅具瞻師相可依前太師右丞相兼樞密使魏
國公仍加恩令學士院曰下宣鎖
咸淳元年乙丑春正月元日御筆曰予以寡昧嗣承基緒

陛德弗類心爲憂危惟古今天下治亂各有攸召然禾有用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泰否二卦著此審矣要其所以爲泰否者特小人之一往一來陰陽之一內一外其幾甚可危也今予初服正書所謂自貽哲命之時惟有愛護善類如元氣屏翳儉壬如邪診庶幾自治之道因念我朝以賢立國自咸平作興培植以來大者光明俊偉小者靖共豈弟數世流衍邦家奠安熙豐以後一起一仆沈爲奸慝所勝逮至孝宗尤爲爲意由乾道及淳熙彬彬輩出號爲極盛不惟在上者爲人物之依歸而在下者可爲儒學之表倡正人正道相爲彪炳紹熙慶元嘉定間用之不盡皆此時涵養之功治象于此可以槩見予荷豐芑詒謀之澤環視在列罔匪俊乂實先帝簡拔以敷遺若不待蓼寐以求叩厠阿容安緊前服休服采之臣尚懷小意必保固凝漿而無遽心必搜求爲達而無隱情必期于立政而不習於立名必勤于相厥而不致于阿附使根植壯而有益蕃之碁氣類全而無可乘之隙間于下者皆知今日杜厚在之門開眾正之路莫不悃忠信爲廉隅以待舉而士

大夫之習爲之丕變是亦正人心之一機也審此則笑愧于咸淳之紀元方二祖之盛際惟予以懌

詔示貢羨餘其文曰朕嗣臨大統承保先帝受命民爲邦本所關務先惠養惟郡國貢篚之吏舊染于習蔪絲之取不盡不止痼哉甚者矯虔奉貢稱曰羨餘此又借公上之名以其其毒者我朝自藝祖乾德之詔列聖守以爲家法朕用寘之以警無良繼自今如贓吏之罪無所貸敢有修貢羨爲名者以盜贓之罪罪之

上幸太學陞邵雍司馬光從祀其詔曰邵雍天挺人豪

英邁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張二程俱雍述經世書發先天與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其履實踐之美爲儒宗師蓋非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祀于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向遺羣非缺典歟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獎崇

具官呂某沈雄有守英果無前家傳籌略于消濱世擩勳名于江表以左護軍陳計納策下南郡以定荊州爲大司馬清野奏功分武昌而督右都以其苗裔念茲成功志清漢鄂之氛埃耳洗峴嶭之悋愴據荊出益未窒忘北方之圖首蜀尾吳亟欲重上流之勢錫之雙節整兼舊鎮之威儀申衍戶封陪多采邑壯矣軍容之重毋替先烈之殊遇惟明乎命秩之隆式循昭代之舜渣勿于任人者善繼其志惟忠于事主者不二其心朕歷觀古人可駿今日周亞夫將兵再世迄能守節以有勳郭子儀受命先朝惟以效忠而永興宇欲固封疆之備爾思齊閫閾之勞茂對寵光益恢遠略可授少保依前職任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文德上表固辭且乞歸田里上答之曰覽奏能體予論不復以誼送先帝鑾駕爲請且爲寬顧是圖備見憂寧之切亞保之除予嗣服

之初禮貌績勤之意比已專使將首諒已深悉又曰省所奏乞歸田里事具悉昔周元臣年九十猶秉旄鉞至之宅牧上流者臨邊四十一載威信以久而益孚勳績以久而益茂睠我試公之彥風隆方面之功定江漢以告成兼益荊而用武臂捐列屯之聽令精神千里之折衝朕每謂賢于長城卿乃曰未能保障焉異不伐雖嘉陳誼之爲方叔壯猷難徇遜能之謂秋防伊邇勉爲朕謀所請宜不允文德復上表辭上又批答曰卿七年分閫一忱爲國此予所深知也近師相奏卿又結約成都

事經筵各盡所學是歲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進士依廷試例賜出身有差權院登炳爲第一

詔陞溫州改爲瑞安府嚴州爲建德府宜州爲慶遠府忠州爲咸淳府

二年丙寅春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賈似道專政似道因求退相位上勉留之降御筆曰元臣碩輔惟祖宗之付予悼德精忠惟社稷以爲悅經綸萬化消伏羣陰紀綱正而君子有所依精神強而遠人知所畏既克底定適觀厥成字 爲相二十六年豈月成功卽退

唐補維師書四十考又何拘滿之疑屢詔裒忱蘐固沖守四封安堵而吾治欲其迭續眾賢聚朝而正脈欲其堅凝矧予菲涼倚重師相如漢朝庶幾而賴有德如周王思舊而惟舊人期萬年其永懷此先帝之所屬可久則賢人之德用翊相于昇平至公以天下爲心願恆保於明哲益隆柱石增耀旂常所請宜不允參政姚希得亦上表謂似道奉御筆曰輔臣列衛請留師相議論甚可畏當破千載謬論之非也此與予同一愛國之心至于典禮何爲後世故事然有時異事殊不可同日語矣

師相勉爲國事留而輔予以秉庶政此亦可爲後世法也願毋固執于是似道又上表乞並相上復不之許降御筆曰予先力勉師相以佐天下之重洪濟艱難先帝命元勳宅百揆示委任之專也一相經綸于上眾賢叶贊于下廟堂有翕受之公朝廷有肅和之美景定之治數遺後人此委任之效也奏稿遲上復以吏命一相爲請予暨悚惕且並相之弊先朝誡戒昭如日星予其敢違先訓兒師相守文應緣之全才開忱布公之宏模謂如孤立無功何太謙乎覩奏否消長之機惟體統一則可以杜絕愈慝書不云乎任賢勿貳奉念先帝垂裕之謹思沖人仰成之忱勿執謙遜以一觀聽宗社生靈永永扶植師相雖勞而天下安矣所請宜不允

姚希得辭潭州安撫上不允降御筆曰省卿所奏具悉惟長沙千里之雄藩以爲屏翰之重用之則行卿以當代重臣兩朝碩德有德有猷有翼在前疑後丞之間所試所驗皆方伯連帥之職惟重湖通川陝之氣脈九郡控蠻徭之咽喉於中興以來廟畿攸重遠則有珙近則有夔案漢東公孟珙以寧武軍節度使率以殿帥而殿荊閫之美其倚畀豈

頒藩服前修祖述夫豈考槃在澗之時美政咸懷倘體求牧與芻之意朕命惟允爾行勿遑王煇乞解機參政堅凝矧予菲涼倚重師相如漢朝庶幾而賴有德如周王思舊而惟舊人期萬年其永懷此先帝之所屬可久倘以去爲高哉二三執政循吾股肱其關于國體之重酒者君臣一心相與喜起庶績惟熙今朕無斁其康事爾惟求朕攸濟以牧脩武圖功神閟失而舉綱維勿俾徼珪專美于唐朕言已再綸其勉之沿江制置使馬光祖亦上表乞致仕上不允回御筆曰朕覩采薇車攻之詩服勤王事不敢懷歸忠臣之訓也矧商颷既高天壑方未懲楚兵之謀姑伏益懋幹方之略勿陳知止之言當協無日不申警至于惜分陰庶克有備無患若曰予之榮于鄉則得之矣豈朕北門管鑰之意乎遂叔之所請宜不允

冬十月詔行郊祀詔曰繼脩肆類大禋所以致嗣位之眷祀秩肇脩成王所以昭受命之敬朕以菲質仰紹慶基與從遺大以投艱畏若臨深而履薄永惟萬事於今三年常對明威敢忘先訓式克勤勞王家惟既增修國政加璧以聘老側席以待賢杜羣枉以爲明令四方毋

來獻我其夙夜允懷濟時之思心之憂危每軫奉詔之慮疆場曷繇而庶定年穀奚自以屢豐固知于兹其何能祇惟天惟祖宗之界付在上在左右之鑒觀昃揭虔于始郊以答既於初服念其難其慎曾微可告神明之功而有報有祈孟爲大祀黎元之地卜云日以至告適當月而禪文頒予何言惟恐德薄類致古之制無以卑廢尊是用哀對剛辰儀圜款禋躬齋精而殷爲命無戒以具脩惟帝宇佑下民敢私祝蕆歸福之美其脩典聽

朕命各肩展采錯事之忱朕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款禋于南郊爰酌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

太史奏十一月十六日夜月食乃改郊復下詔曰朕嗣大歷服稽古禮文敕命惟時幾益思謹慤悰祀于上下式敬在初既孚號于前期將祇事于長至念天威之明異常若監視適月食之推占敢忘儆戒遹覩舊制常改始郊惟乾德上甲之肇祀蓋兼近晦隆興元日之展采允叶履端茲參二祖之規克接三才之奧衷對孟陬之吉導迪嗣歲之和肆類而徧祭神率循帝典大報而就陽位宜用夏正載涓休辰尚迪彝訓所有南郊行禮改

用來年正月一日其文武官封贈羨賚及諸軍賞給等並照隆興二年典於今年冬至日舉行

三年丁卯春正月己丑朔有事于南郊黎明肆赦其文曰朕嗣受丕基式循奏典虞典之類于帝率惟正月上日之初周邦之肇祀心祇若昊天成命之始永懷先哲敷遺沖人既付中國民忱牧圖之匪易無疆大歷服濛持守之惟艱顧菲薄慄弗克勝而兢業未知攸濟三陲庶定益思戒備于不虞八蜡雖通循慮豐穰之難必無日不惕損天之靈幷紿奏勳寢疾舊宇臘賚呈瑞實兆有年適求厥甯敢曰能享載椿隆與之詔仰法至道之規維恭時之肇禋于孟春之朔旦以大報本式敬用休然念黍稷非馨必至治而神明感牲牷以告必嘉德而民力存鴞其巢忱惟宇實意讀常崇節儉之制廣賑貸之仁屏遠憸壬申儆貪黷凡立政立事灼知厥若庶在宮

在廟不顯亦臨敷前人之大功乃建鴻號秩元祀之緩禮乃宿熙壇相維辟公初見宗祖恭館奉幣長發其祥大寶祼圭既備乃奏儀一忱而對越輯眾正以作從臨市車五路之容涖甘泉八鬯之址絢陽曦于嘉旦溢瑞

氣于崇寧迪惟嚴恭庶幾宴享于是被衮而薦罍昇玉而燔柴合法兩儀協乾坤之交泰陟配二后昭功德之兼隆寶入卿于桂尊穆東皇于瑤席神禋吉而高游庶星彪而殿幄燕祖皇天馮馮翼翼介壽文母怡怡愉愉迄用有成俾爾單厚飭躬奉幣以蒙嘉氣敢專鄉于蕃釐行慶施惠以及兆民盍丕承于洪造予其大賚咸予維新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惟始和而觀治象爰建皇極敷錫五福惟好生以洽民心蓋眷者德之元而祭者澤之大倘賴殷肱爪牙之勵翼岳牧侯衛之布宣永敷萬國之歡勿替億年之敬

壬辰執綏官禮部侍郎陳宗禮奉郊祀在翰玉音問答錄付史館

上幸辟雍謁先聖并侑食子子思配享子張封陳國公并十哲伯魚列從祀

上以郊見禮備詔有司擬上皇太后尊號丞相賈似道等擬進壽和二字復詔有司詳具儀禮其詔曰享帝于郊祀既成於報本介福于母德莫大于鴻名迪愛敬之丕彝侈榮懷之鉅慶皇太后道參悠久性秉寬柔體仁

靜于躬行咸宜履吉厲順惠于內治允叶坤元不徼範以厚倫贊聖謨而與子顧惟眇質夙荷隆恩嚴恭肆類于熙壇孚訓仰承于太極受天佑而繩祖武惟沖菲之弗勝事地察而通神明輯休嘉之並臻實惟保佑敢後尊崇寰四海之歡心稽累朝之盛典用申景鑠祇上鴻稱敘疇曰壽以居先億年多祉育物以和而為大萬宇皆春式昭平格之功永奉怡愉之樂皇太后宜恭上尊號曰壽和皇太后殿下渙膺鉅典深肇丕基慈者仁之源惟親恩惟後光當不忘于天壹褒鴻儀祇答靈貺

州之奉爲表中心必加萬世之名庶昭慈則乃詔祀氏乃命宰臣采實徽以揆殊光篤熙序而申景鑠以壽爲五福之首而相乃百嘉所生哀形容之餘伸推崇之語意存歸胙忱寓介眉槩金相于未央奉玉卮于長樂輯是懷簡溢爲怡愉附遐夏球聲既昭于物備函璧宴而利正臣

拜言曰臣聞嗣宅丕后于前人莫重于嚴大報以致享丰懷多福于上帝尤重於隆至眷以推尊睠涼菲之躬勝每寅畏以自度緊我慈極方寸之澤流于無垠錫予仁則壽元者一之謂惟一斯和備之則祿名位有兼隆之等符天地而遒久充之則聲氣形有交應之象合宇宙以長春遠齊喬松之齡如在唐虞之際雍容擁佩允啟康荷后皇之溥臨暨祖宗之孚佑始爲久安百姓熙熙胥躋同慶泉醴露甘之瑞長屏蒙嘉氣以獲豐年今已祀郊上元盍推申休而尊明號用昭積慶之本懷新歸美之忱皇太后殿下靜專而柔明端穆而厚裕亦莫不庶如天保之升恆無爲而成同

中庸之位育邇正始播二南之化既亟寰陬兆開景運于艱難實脩先皇之敝業漢家累治固由衣練以稱賢周室復興端賴冕旒而有助宜揚褒于汴竹式作則于塗桴改紀以來流禧深著謀深豐水而允資母訓之力娶撫金山而獲同子職之供恩斯勤斯鞫以閱斯至矣盡矣不可加矣竝夫今付所覆適求厥宜越天棐忱何由而顯謹惟皇作極何出而靈承克俾沖人率循丕式自貽哲命厥德之嗣在初敷時繹思于父之名實以新泰長之享治禮樂以介坤元之壽有馮有翼道無改凡咎愆先訓之實對茲迪舞教之功方今遠格

承言宗祊之焉依惟孝惟忠亦既君親之兼盡適值循陔之樂厥宅揆之繇朕惟柱石之臣可有遐心彝鼎之功盍加異數昔元祐之制治倚彥博之維垣視國爲家書四十之考服人以德懾萬里之衡其作孚先固俾專美仍進公孤之秩特爲廟廊之遊三日一朝以便綵衣之奉多聞建事更陪廣度之容理內御外謀焉就之贊元體國識其大者人才進退國論否臧几係安危幸推裁決若時導教訓之益用以酬曾邑之恩適晉參鷹爲今衡旦於戲國之將興尊師重傳式隆四海之具瞻

天之欲治吾我其誰懋建萬世之長策以授任賢勿貳之績以恢主善協一之規光昭前聞永祓昌運可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冀覃鼎石丞相其制曰太微上台之象開德宣符北垣次輔之躔出度授政朕上稽乾則首正皇綱實維阿衡既任天下之重儀圖山甫式遏東方之歸若時登庸茲乃俾乂念無踰于舊學遠分理于繁機載榮剛辰誕揚丕號具官葉茱氣和而德粹識遠而謨明有公輔之才當大事而能斷多保釐之績雖小物以克勤朝在先朝

揚于二府是爲耆艾胥鱐之望充也股肱心膂之臣習于正人敢忘受柴之後率時昭考羨念繼緒之初肆予思艱往求攸濟密藏猶縫之用迄底讒假之平忠既報於原陵曰宅乃牧政遂成于靑祉以粒我民有嘉勳勞深切注想父臣不改朕心乃知方今建大政興太平一本春秋尊上公之義聚眾思廣忠益允賴旦夕弼厥辟之謀必左右大夫國人皆曰賢則朝廷百官遠近正于一久矣金甌之覆嵁然衮衣之來每懷朕卽帝位之時維公暨汝茲當爰立作相之日實帝資予君臣遇合夫豈偶然祖宗付託庶其在此銓鍼斯叶嚴石具瞻背負博提軍國之綱而臣光磨機衡之位有謀則就用成元祐之隆同氣相求茲惟西洛之老乃延登于端揆以紹于前修特超賜位之階仍總本兵之柄中臨多賦併衍奧畬於戲先王敷求哲人是爲後嗣之輔天子動無過舉必錄右弼之容適當四年既改之期共翊萬世無疆之業予欲述法堯舜之道汝亦昌言予欲誕保文武之民汝其猷訓同贊于治惟暨厥心可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

授樞密使

賈似道上表力辭太師遂改太傅供職

侍讀陳宗禮給事中包恢侍讀趙順孫危昭德並陞殿講范東叟陞右史王應麟除禮部侍郎各以明堂恩數轉官有差太傅平章表上十箴其略曰心爲一身之主道爲一心之主作存道心德勝則性于德氣勝則性于氣作尊德性以位爲憂不以天下爲樂作思艱難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作崇節儉樞機所發榮辱之主作謹言動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作審萬幾巧言如

簧小雅刺之作察邇言繁纓假人春秋譏之作惜公器酣酒爲色荒之媒作戒彝酒左道乃亂政之門作屏讒端臣似道一攘血忱因辭遜意陛下不以其愚克永觀省是臣區區過先帝之過而報陛下之心也涓塵助成于滄海螢爝增輝于太陽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惟聖明重在本朝聞于兩社蓋烈考所以暨乃俾一體相須四方其訓於基命宥密之地肆其靖儒傳正學羽儀廊堂頒袖旃厦忠言嘉猷沃于朕心若無遜立政之書周公所以誨成王者惟日望之十箴來上肅容披詞正大淵與表裏六經朕幾敢不勉謹當書

紳佩服列爲屏障以代韋弦猶恐陛亞右揆以同升二人深相知在秦府表裏之日眾賢固不蕆有周家相遜之風精神可以折衝氣運應于亨王之盛更覩師相時惠藥石之言始終扶翼俾萬年其永觀是爲沖人至望敬以奏篇與無遜圖並陳座右朝夕觀覽期於躬行力踐庶克紹祖烈仍錄付史館以示朕崇重師訓之至意

賜呂文德獎諭詔曰朕懋采薇治外之勤謹徹桑未雨之備日申儆軍實無競維人天啓我成功所助者順疫焉難翹翹關城備策慮通于神明忠忱衛于社稷奮鷹揚之勇即詔辰行率虎闕之師風驅電擊我環攻面氣倍彼株固而枝窮榆塞之堅莫前金湯之險遄復唐功甚駿勝勢用張巴夔西土之險遏流之脣齒尤肆窺伺惟吾有以待之惟卿獨能平耳以身督戰先事候情百將一心凡屬艱之間當任四牡三捷從枕席之上過師運奇代謀并力逐北俾投鞭之眾遠遁而阻隘之葦一空迄奏蕭清之勳深嘉捍禦之略荊州運蜀而用武朕方觀葛亮之規模江辭出車而告成卿尙圖召虎之事業益恢疆宇丕耀旂常文德拜詔因上奏欲於大禮合奏換京官恩澤改授次子師夔上

從其請降御筆曰朕思文德忠勤豈在中興功臣下宜與此授而師夔已知閫門事且屢興開展獎著聲稱其守漢陽實當曹世雄閉變棄城之後委有奇勛非其他保任比若祇換授京官不但師夔積階累功竟成虛擲亦非朕所以優待忠勤之意畀自特恩超授朝奉大夫除正郎差遣

秋八月詔申飭諸邊閫帥守曰朕夙夜惟邊是憂未嘗不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脽爾列閫暨于總戎守將多先帝舊臣所與戮力戡難者平時好以眾整好以暇亦固或不戒謀所以稱意豈待論而後行然朕今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下況謀闕襄兒鞠頑之久欲遐志於我朕惟風寒不止數處一物不牢俱受其弊實允賴熊羆之士干城其民用保父于王家爾尚一乃心力求所以事事備萬一敵人睨于一來決使之不能飛去以雪創地喪師之恥而朕憂以寬時乃懋哉

九月詔以廣安軍改爲牢西軍

冬十月趙葵卒

十一月戊子雷實似道上表引退其略曰臣獨念平時

惴一是而眾嫉起守公法而私怨號綿力不足以勝群奸血忱適足以來口語藎心憂畏無藏不疾必指屬下以爲歸最後先皇帝鑒臨實切以臣之謹慮而從之者將許以終事而退擬俟有詩而風御已資天矣哀號擗踊痛不得以身代也恭遇陛下正乾位繼離照訪落小臣之時惟當奉恤欽若一委而去其于憑几之言甯不有負是用惘身屏忌以俟復土登祔之後乞此餘生歸老閑寂亦曰先帝之終陛下之始揆之臣心固已粗謂兩盡無何還越意可奉輕軒以開居安菟裘而終老矣

陛下眷意殊特召趨紛至朝紳貊使交敷于道奉札勉諭日每十數終復動以先帝之恩隱之以東朝之旨叔父之重將命勉旨不啻疊後即授節鉞侍經之幄必謂上相印趨賜第則留京猶越也由是做若以往無敢差池宣對未幾再覲遷擢臣于是時凌競欲仆形骸精爽皆非己所得有頃之又罹霜雪之病證狀與常時殊眾醫相視愕眙自分永訣今古臣僕則人厭之人盈則天厭之臣可違天而不自厭乎亟請徜公師極品而陛下從之無難則聖衷固已灼見于此

視疾宣問趣旨頻煩必令小安東第而後造朝又浹辰扶曳傾敬瞻覲殿陛陛下憐之而見者莫不共異之夫以攘臂下車已竊羞爲士者之笑馮婦況乎嘗上肯下可不危二豎之逃秦緩乎又曰戊子之夕雷發非時其占曰大臣專政臣豈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當懼乎臣在先帝時屢有天時難必人事好乖之說臣亦嘗告之陛下矣今天且厭之陛下欲不承天意得乎臣本欲更俟陛下親事之時有謂茲若有以迫之者遂不可緩欲望聖慈垂從所請免至再三有類具文取進止上不之允乃以來章繳之且批答曰予恃師相如心膂非特左右手然風采猶昔駭聞篤言疏以親筆導意慈又復來奏爲之嘆不能已又周公之詩曰愿斯勤斯師相之勤勞于予父子者惟天惟祖宗照臨之久矣予襲於侧侍耳熟焉今又日親相勗翼期予聖學者固不待周公自爲之聲言也蘇轍之贊韓琦曰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之任天下之重是宜終自處乎安忠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矣予每以轍爲知言今舉以方師相不以予爲知己乎乃戊子之夕天若做予爲屆練期哀疏

不甯方將與師相共圖所以側身銷變尤未可捨我而去也前書轉意未白茲親染翰併置來奏須止嗣音宰體至意業蒙得亦上表乞罷相上不允賜詔曰朕惟宮主陽君之象也神光流于天道至敕所以儆戒眇躬敬怒畏厥夕惕若厲以干天和在易之震曰恐懼修省於會曰遷善改過實賴舊學良弼誦於朕志卿有協泰之謨有思職之勤若天棐忱惟旦暨奭其濟乃述必大故事引覺調之德朕聞淳熙之詔有曰一人有過豈宜移慎大臣克謹天戒迪惟祖訓是憲卿其陳善格非正朕不逮儀圖消沴導和之實矧內外治孔殷懋思時幾相勚之義毋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咸淳遺事卷下　無名氏撰

四年戊辰春正月

閏月戊辰大風雷雨是日楊淑妃降生皇子上乃降德音告中外曰朕以菲質嗣宅鴻區天地祐我邦家實兆無疆之業祖宗施于孫子永垂有道之基每寅念於繼承曷克臻於善治乃歲當豐茂時屬泰亨先烈至以應期繼熊占之叶夢積善必有餘慶夙著天庭命吉在厥初生宜膺帝祉維詔王居門之月後烈祖流虹之辰居

然誕彌允也顯相闕　太后之樂將侈愛於緜亟之觀竚備儀於采芾夫重嗣續者禮必具舉輯榮懷者澤必旁流豐水貽謀仁已深於數世孟春行慶惠斯行於兆民式契驪心肆頒寵典以篤非常之祐以覃大慶之恩隆誕皇子依典禮可降德音云云於戲者三胥有多男子之望皇極之錫數維五是亦作父母之心聿同浹洽之需共慶延洪之盛

元兵圍襄陽守臣呂文煥告急於朝詔遣高達赴援賜與諭曰朕惟總士卒之重護九重之嚴非有重望孰

心膂鄉以忠義見稱督勵將士往捍上流敏氓為多茲乃委以此任鄉其亟往勿替朕命

賈似道上表乞巡邊上不之許降御筆曰朕以淳菲理萬方率惟師相一乃心德力任天下重用底子治茲覽來疏遂以邊上之行為請師相一忠體國屢彈於勤國又思艱尤見大節然師相豈可一日而去朝廷經濟西事當在廟堂自泉流涸以感於天下今軍國大務叢于師相之身坐運勝筭用師社稷師相平日計之熟矣謝太傅指授未嘗臨邊處置得宜千里之外應之何以

踰度遠計為辭況我朝制度未聞以裴度出使比也師相其深長思之雖跬步之近亦不可舍去謹勿復請以重朕憂

裘夢鼎上表乞歸田里不允賜御筆曰師文王之大圖五年必為政于天下朕臨御願治于今五年此正天命至難諶之日民心固常懷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中朝外敵盛衰之候一念及此粟如淵冰亞相受先帝之殊知有大臣之雅量爰自舊學登于上台儀刑百僚翊

勻羣慝撝章元老總提宏綱二三股肱協規同力延英盛夏方欲講天下之事科琪防秋尤宜先天下之憂舍而去之誰與領此趨進有度精神壯然何嫌何疑欲解機政畀天命而悲人窮察君子以強中國詘戎所學弼于一人不但為政于五年亦永有弼于萬世幸孚隆瞻勿復再陳

詔行科舉曰國家用儒之效與三代比隆朕紹休聖緒于今五年粤若蒸歊之時亦既選士未遑親策茲將進於兆民式契驪心肆頒寵典以篤非常之祐以覃大慶之恩隆誕皇子依典禮可降德音云云於戲者三胥有多男子之望皇極之錫數維五是亦作父母之心聿同浹洽之需共慶延洪之盛

元兵圍襄陽守臣呂文煥告急於朝詔遣高達赴援賜與諭曰朕惟總士卒之重護九重之嚴非有重望孰心膂鄉以忠義見稱督勵將士往捍上流敏氓為多茲乃委以此任鄉其亟往勿替朕命

賈似道上表乞巡邊上不之許降御筆曰朕以淳菲理萬方率惟師相一乃心德力任天下重用底子治茲覽來疏遂以邊上之行為請師相一忠體國屢彈於勤國又思艱尤見大節然師相豈可一日而去朝廷經濟西事當在廟堂自泉流涸以感於天下今軍國大務叢于師相之身坐運勝筭用師社稷師相平日計之熟矣謝太傅指授未嘗臨邊處置得宜千里之外應之何以

踰度遠計為辭況我朝制度未聞以裴度出使比也師相其深長思之雖跬步之近亦不可舍去謹勿復請以重朕憂

裘夢鼎上表乞歸田里不允賜御筆曰師文王之大圖五年必為政于天下朕臨御願治于今五年此正天命至難諶之日民心固常懷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中朝外敵盛衰之候一念及此粟如淵冰亞相受先帝之殊知有大臣之雅量爰自舊學登于上台儀刑百僚翊勻羣慝撝章元老總提宏綱二三股肱協規同力延英盛夏方欲講天下之事科琪防秋尤宜先天下之憂舍而去之誰與領此趨進有度精神壯然何嫌何疑欲解機政畀天命而悲人窮察君子以強中國詘戎所學弼于一人不但為政于五年亦永有弼于萬世幸孚隆瞻勿復再陳

詔行科舉曰國家用儒之效與三代比隆朕紹休聖緒于今五年粤若蒸歊之時亦既選士未遑親策茲將進於兆民式契驪心肆頒寵典以篤非常之祐以覃大慶之恩隆誕皇子依典禮可降德音云云於戲者三胥有多男子之望皇極之錫數維五是亦作父母之心聿同浹洽之需共慶延洪之盛

元兵圍襄陽守臣呂文煥告急於朝詔遣高達赴援賜與諭曰朕惟總士卒之重護九重之嚴非有重望孰心膂鄉以忠義見稱督勵將士往捍上流敏氓為多茲乃委以此任鄉其亟往勿替朕命

賈似道上表乞巡邊上不之許降御筆曰朕以淳菲理萬方率惟師相一乃心德力任天下重用底子治茲覽來疏遂以邊上之行為請師相一忠體國屢彈於勤國又思艱尤見大節然師相豈可一日而去朝廷經濟西事當在廟堂自泉流涸以感於天下今軍國大務叢于師相之身坐運勝筭用師社稷師相平日計之熟矣謝太傅指授未嘗臨邊處置得宜千里之外應之何以

之士惟朕時舉庶得貶立太平之基式光前人之光其率朕志無斁

冬十月上臨軒親策試進士其試題曰天下之生久矣遠古之初紹天開繙由是而帝由帝而王豈不同條共貫歟而其大經大本率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其事可得聞歟人有常言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廣治之在心夫自道心一語舜以命禹實為千萬世人主之心法根于其心發于其政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當此之時則至治已傳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屏其功同大大道為

公其是之謂同歟三代聖王同得其全治之所由粹漢唐諸君同得其偏治之所由駁或粹或駁吾將安考道不行千載無善治道不明百世無眞儒而羣聖人之道僅載之空言豈心法不傳而治法隨之歟惟我藝祖以何物最大質之元臣上接三聖傳心之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用肇造區夏丕式于後之人朕獲承至尊休德適念為君之難望道未見顧惟萬派一宗異情同埋思與宇內共臻斯治然志合而未治躬化而未孚其故安在欲省賦斂而官與胥為民蠹是上澤壅于下流而莫之省愛也何以厚民生嘉者舞法貪者壞法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者也何以飭吏治見人才無可使者特詔執事非不薦人才也應令者多序緒皆鮮柳徵幸之門戥浮競之俗非不正士習也而一私纏繞擾攘熙熙利往利來朕獨安取非不尊嫉屏惡也今或以隨聲是非為公論以縱釋有罪為可喜非不賤貨貴德也今或陰事於采擿或常試於貢舉是人心獨未尊古也闕楷本以權錢也幣輕多蠲趾奉吾教不謹也今或官涎盜俸有因之以為利者矣推排本以平賦也旦暮更來吾

鄉並緣爲姦今或強宗巨室有不可問者矣興言在茲未燭厥理朕所爲祇祇兢兢夙興晨慮于今五年每下詔書凡以爲民而未有思至豈朕之心然而千萬人之心未之或然歟心猶慊於道故未能時措乎理歟昔孝祖龍飛策士首及於循堯之道期於不下堂而治欲然於古之弗及必以綜核名實爲大務此朕家法也繄欲立治以道立道以心舉事事物物一是爲實之歸以庶幾乎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若而可今朕詳延四方之士始策于廷子大夫其據古以對庶有所隱用宏理本朕將親覽焉是歲廷對之士五百三名擢陳文龍爲第一各賜出身有差

上以邊患召沿江安撫使朱禩孫赴闕引見禩孫上殿奏事上曰卿此來專欲以蜀事付卿禩孫奏臣職在馳驅敢不東西惟命上曰當今財用甚爲可憂禩孫奏曰祖宗時以全天下事力備西北二邊渡江以後半天下事力備三邊今日又以東南一隅之地備四邊事力可知上首肯復問曰蜀中境土如何禩孫奏曰六十餘州今止有二十餘州所謂二十餘州者又皆荒殘或一州

而存一縣或一縣而存一鄉古人雖一成一旅尚能紀夏未嘗有不可爲之事然曰兵曰財一無所出內則仰望朝廷科降外則仰荆闖應接內外脈絡相通臣方展布上曰然朕甚以蜀爲憂欲復版圖得以無負先帝付託須卿一行禩孫曰陛下率甯人疆土憂顧如此臣敢不鞠躬盡瘁盡力以爲報塞至於成敗利鈍雖諸葛亮尚書不能逆覩臣亦豈能自必惟知盡忠而已上曰卿真有不可爲之事然曰兵曰財一無所出內則仰望朝廷科降外則仰荆闖應接內外脈絡相通臣方展布上曰然朕甚以蜀爲憂欲復版圖得以無負先帝付託須卿一行禩孫曰陛下率甯人疆土憂顧如此臣敢不鞠躬盡瘁盡力以爲報塞至於成敗利鈍雖諸葛亮尚書不能逆覩臣亦豈能自必惟知盡忠而已上曰卿真

咸淳遺事卷下 六 粵雅堂叢書

首肯曰卿爲朕一行且晚便出命凡有巾箱可outstanding平章奏來朕當從行

五年己酉春正月皇子賜名降制曰受祉罔疆子子莫先名爵之榮立愛始于家莫大宮闈之慶荷皇考之錫羨上聖之發祥屬逢歲徵之周爰迪邦彝之懿其頒寶冊以告昕庭皇子賜名昰體性茂淳識知攸疑金相玉質早占碩大之祥絳綰龜日奉怡愉之樂惟禮有冊名於外寢更宜屏植於勝衣盥考我朝之彝昉自神祖之機總持乎樞柄宏陟文階之陵同陪表海之封丕紹前聞允副蓋選於歲太平之輔常思爲國以特盛有道之

帝之兆載風建侯之儀斯皇朕思宗廟之尊培本根之輔是用差穀旦錫嘉名言繩斯裔親秩初星之祚茅土疏封之寵永綏福履可校檢校太尉武安軍節度使益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內子葉夢鼎去國

己卯以江萬里爲左丞相其制曰國家所以興尊師而重傅家岸所以立佐主而經邦聞昔上公迪予明訓曰若稽於祖則胥對秉于國成猗我秦陵號稱盛際三賢謀政推重德以總宏綱二人同心維名臣而居左輔時求舊視昔承休聿符考卜之謀暨登厥典之望誕扵賛册敷告大庭具官江某高邵而懷忠魁宏而迪哲其爲人好善有憂天下之風將以道覺民有思匹夫之志克篤賢人之蘊簡在聖考之知貽厥孫謀訪予落止倘記衣冠從遊之偉再陪帷幄決勝之籌頃項清居如何禩孫奏曰項已陷併入成都今惟清居最緊要須是清居克去然後渠魁無窟穴路方可得蔽上我其立政立事上下勤恤夙夜浚明告稽子以微言胥

無遠七月之戒詔長者以理效猶神爵五鳳之時用則有成灼知厥哲毖予罔克詷督弗忘成湯初年蓋已得仲氏呂尚既老蓋人相有周矧元勳宿聖於乃儀而國人亦望其來相體特動於加旅式遄其復歸行賴於阿舟實相以濟維大人之能文乃平生之素志德無朋比無援其矯哉不倚政爲師教爲友其休焉如容旨哉乃早觀其所毓是用登之端揆賛我辨章次乃分尹於治機總持乎樞柄安陟文階之陵同陪表海之封丕紹前聞允副蓋選於歲太平之輔常思爲國以特盛有道之君能使樂用而忘老氣類合則元祐之業可大謨慮定則紹聖之禍不萌欲至萬年以遇交修之日咨兼大節務培長治之基往奮厥庸同底于道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左丞相兼樞密使依前南康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馬廷鸞右丞相其制曰星辰象觀也輔弼所以佐北斗之建尚加德器之成祇對榮懷永綏福履可校檢太尉武安軍節度使益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內子葉夢鼎去國

己卯以江萬里爲左丞相其制曰國家所以興尊師而重傅家岸所以立佐主而經邦聞昔上公迪予明訓曰若稽於祖則胥對秉于國成猗我秦陵號稱盛際三賢謀政推重德以總宏綱二人同心維名臣而居左輔時求舊視昔承休聿符考卜之謀暨登厥典之望誕扵賛册敷告大庭具官江某高邵而懷忠魁宏而迪哲其爲人好善有憂天下之風將以道覺民有思匹夫之志克篤賢人之蘊簡在聖考之知貽厥孫謀訪予落止倘記衣冠從遊之偉再陪帷幄決勝之籌頃項清居如何禩孫奏曰項已陷併入成都今惟清居最緊要須是清居克去然後渠魁無窟穴路方可得蔽上我其立政立事上下勤恤夙夜浚明告稽子以微言胥

老稱汝曰賢惟周公惟君陳所期同底于道之治舉皐陶舉伊尹茲為不仁者之懲非正毋干其間相遜乃和之至委登次輔兼總本兵以增秩益封以同德度義於戲開忱而布公道既會君子之真元謀政而階太平是培國家之壽脈爾其穆穆乃位贊贊曰褒惟德之明彰有常之吉惟識之裕又無疆之休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依前郡陽郡開國公三月庚申上既命丞相乃賜賈似道御筆曰今朕為師相已命丞相分理機務師相可自今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此卽師相所謂蚤而逸者也

陳緯道祕閣

九月辛酉有事于明堂升陪理宗配享禮畢上易服御紫宸殿受百官賀黎明肆赦

賈似道等奏恭奉御筆朕恭薦初禋升陪烈考祇奉極愈富尊崇合加上壽和皇太后尊號可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臣等恭惟壽和皇太后殿下克諧內治密贊中興多壽多福膺萬年之至養極和極順為六合之太平方犧牲玉帛之薦陳格神祇祖考之安榮況心存雖薦所以聖詠于詩德備正中宜其福著于易考二經之言論并四美以推崇今恭擬增聖福二字為尊號更合取自聖裁于是命有司奉玉冊金寶加上尊號曰壽和聖福皇太后

楊棟侍讀學士

夏貴上表辭免沿江制置副使上不之允賜詔曰充國之為漢將已老而自謂亡踰廉頗之思趙人雖老而亦稱可用卿結髮百戰實勇三軍夙負壯猷屢收多績輒從蜀右往鎮江干護數處風寒可無索裘之慮第二層進封崇國公加食邑八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

門戶茲為擊柝之防亡踰老臣參用多遜

冬十月己丑文德除少傅安武保康軍節度使進封崇國公其制曰周以宗祀來四方之儀漢以明堂受諸神之祀通者躬飭厥典著定其常饗帝嚴親允協考思之則盡情盡物迄臻熙事之成惟元祐有以分邊圖而均簡紹興有以督諸將而扶餒肆敷獎策用洽舊勳官呂某忠毅沈雄耆龐福艾王事靡監天地可對此心我武惟揚邊圍頓落其膺于蕃四國咸曰三孤屬以季秋禋于路寢皇矣上帝溥臨中坻戎有良翰越在外服予閩羽旄翠旆之仗則思夷節鉞之勞予登錫鬯和鈴

文德拜表辭曰臣叨承聖恩分閫十載力綿任重福過災生一病七月顧惟上流保障之重調度方殷實非可以臥理所合嚴懇憂惱仰干天聽乞賜終惠時髦俾臣術遂休致使便醫藥以畢餘生實拜天地陛厚之賜

十有一月丁卯呂文德特除少師依舊武安保康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依所乞致仕其制曰經營江漢允懷召虎之勞圖定荊襄俄告呂蒙之病若將革矣良用惕然乘車之請莫阻進律之恩宜厚其領言綍以詮廷紳也可師相一揆顧足矣何必遠役耶勿復重陳以副朕懷

咸淳遺事卷下 十三 粵雅堂叢書

非熊非羆非虎非羆之占亦既歸周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之望曩自大將之召拜許先帝以駑馳險阻備嘗緩急可任戰城濮次于城濮克虎牢成于虎牢八千精封守於方城漢水之間執鞭弭屬櫜鞬於夏口武昌之上特角此敵折衝如神用勤賢長城惟天助順取賜告廟社不日成功朕每動鼓鼙之思深念旂常之績黃河如帶願申誓之莫窮神武揮冠胡抗章之太遲啓星未艾卓地若何是用遂爾雅懷緩其佚景孤卿之位陞以茆師列爵之封改而大夏以旌其節以介其年於戲定邊事而角巾與歸東里納侯印而加綏永痛博陽尚體眷勤勉親嚼藥可特授少師依舊武安保康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致仕食邑食實封如故

十有二月壬申朔呂文德辛退表上上為之慟奉旨賜太傅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仍令戶部支賜賻贈鈔絹一千兩匹戊戌降制書曰問將無踰老臣云倚幹方之壯北狄可依前少傅安武保康軍節度使兼判鄂州州軍兼大使進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湖廣總領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湖廣總領渭濱略遺奏不及家事無忘納書之忠宜厚恤章誕班恩綍具官呂某一身是膽束髮從戎計統兵權應猷遇渭濱

之兆口占嚴疏有撫定荆州之勞生聚十年守衛中國士卒同其甘苦草木知其威名場盾弭戈雙節總掌軍旅篆車絺冕貳公是爲孤卿居然蔭江面之風寒俄爾告誉中之星隕良翰遐謝我心藪傷以功名自終死且不朽而褒贈加厚禮亦宜然進之正一品之崇于以爲九京之貴噫熱知疾狀莫如前代之視衛公名墮淚碑徒使故人之思羊祜諒其英爽歆此龍靈可特贈太傅餘如故

六年庚午春正月詔曰維今謹擇忠良分命牧養其有才堪選使各表章以聞內而侍從外而尚領監司各舉所知扵撫其官有缺則選所舉縣令于民最近訓宜比比皆然爲病甚矣監司其亟選辟苟非其人誅及各官舉者罪

甲寅呂文德賜謚武忠詔曰秉節鎮制軍東人宜維勤之勞聽鼓鼙思帥臣選覽告終之奏嗟曰朕志錫以美名具官呂某結髮從戎奮身許國入探虎穴盛年喪下之豪出展龍韜晚歲泥滇之望營壘信其號令草木知其威名梯棧半空捫參歷井船艫千里壓水斷橋在洞

庭則有梅敵之功在夏口則有益城之助扞我西圉之紀寬吾西顧之憂惟能讃數處之風寒於是有十年之生聚每思相度督戰授李憩入蔡州之方猶望汾陽果存庶圖鶻知懷恩之詐將星俄隕予日慨思既加之以公主之封復進之以帝傅之秩厥惟節惠可後漢領口武者謂禦侮以折衝曰忠者謂志家而慮國公是二美貢于九原噫李繼隆之北伐有功始膺顯號韓世忠之中興佐命乃副徽稱尚其爽靈歆此休寵爲文進士義都王詰詞曰安邊在良將適中外之多罪討叛勤有功舉國家之盛典示昭眷注閩閫明其位呂某沈毅有謀忠勇無敵揆天河而洗甲乃其風心專方面而建旄各有威績聞閫於百戰之際從容乎萬全之謀節在先朝書於太史既草木之咸名倘在崑山河之盟誓可忘功大難酬禮有闕典爰進王封之秩以隆上郡之名和以表其忠師保勝之功義以明其殉國忘家之節萃茲二美貢於九原噫撫牌以思廉頗雖莫追於既往圖形而頌充國克懋勛於方來英爽猶存寵光未艾

三月詔禁珠翠銷金其文曰羣臣之言崇儉者屢矣朕

聽其言而行之者亦屢矣其言猶不置是不容不周思熟慮求以留身於無過之地也然必自宮掖始斯可以息人言其珠翠銷金之飾實崇儉之大者遠而藝祖以至列聖家法可考一越乎此皆禍所伏近而先帝率而從之尤表表在人耳目朕烏可不仰遵詔誥其自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亦宜體悉工匠犯者一如景祐之制定從重典

江萬里罷相

重修成天歷成太史局序其事上奏曰咸淳六年王正月詔太史局重修新歷成賜名成天歷重授時也聖宋繼天立極寶歷無疆自建隆應天歷紀若稽乾象爲之損凡更歷十有九列聖紹承恩正歷紀若稽乾象爲之損益迎送消息固有差忒夫歷者天施地生人事之紀也存庶圖鶻知懷恩之詐將星俄隕予日慨思既加之以治歷者以氣朔爲本立紀而推其復觀天而順其應定閏而蹟其餘諏經稽傳千載可推漢志曰至朝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盡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凡十九歲曰章爲閏二十四紀三紀歲四

千五百六十曰元四分歷以八十章爲紀太初歷以八十一章爲紀曰統曰紀增減不同爲章則一自遠古以來章而部部而紀紀而元而蔵月日時俱復循環無窮必究其所起而後可言歷律起黃鍾歷起甲子歲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無大餘無小餘日月閒餘者從所起章王千天九地十之合故十九章章數始于一故歷必起于三紀畢盡無大餘小餘之末由下而推上之數亦必起于三紀畢盡之終由上而推下之數以極其初起于三紀畢盡之始漢志曰以前歷一元太初四千六百二十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任建星是由元之始推而至於元之再建也歷數求於太遠則失之迂太近則失之淺歷元之初與復不失之漫亦不失之迂矣章部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計猶可運之掌上久則非巧歷所能計分至啟閉之遲速始也差於眇忽之際久則積日累月而不能正必觀天象之正章至十九年七閏當朞部紀與元皆章之積二十四氣有節有中中朔相承其月爲常有節無中其月當閏曰一起數天之元也因天之歷天之則也以閏歸餘天之成也天道不遠人事相貫恭惟聖王聰明睿天一似帝堯景緯清明陰陽和理遹迹日推策謝歷式序以前民用其年庚午當閏日官以歷來上屬以祕書省備前泰州通判臧元震言歷以無中爲閏中在月初則前月閏是歲閏當十月越十有一月則至朔同日始與一章七閏之法合於是命局官邵宗文韓玉章元德劉茂祖審訂而釐正之君子以

治歷明時取其革而當也故名成天貺曰庚午始爲將千萬年與天地相爲無窮矣臣嘗謂歷天地人之紀聖人又天地人之宗主也竊考星定閣在執中殫經文齊政在審己孔子作春秋繫年繫月繫日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意以天道乃人事之應不可不謹也如此臣待罪北門承詔爲之序序所以更歷之意臣不佞謹再拜稽首裁濾愚忠以備一覽

夏六月賈似道以疾上表乞閒上不允奏凡四上賜御筆曰天生師相助朕躬朕師相當以國家爲家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藥餌有閒時遊廟堂家居之樂無以異此若必釋辨章之闕而遂內祠之奉則朕與國人何所恃賴一日二日萬幾甯無曠弛之慮師相其念之重之丞相馬廷鸞樞密趙順孫給事中章鑒檢詳李課侍從宗室檢校少保節度使與闕等三十六員皆上奏乞留平章似道乃止

七年辛未春正月詔曰朕欲者壽咸在厥服寤寐以之汲汲漢洪天錫屢召不至頻以老以瞋辭朕亦諒其德矣襄之輿論迺其未能諒朕之德也年高而德愈邵遯遠心實聽尚其力扶疾以副朕禮勉諭俾勿固辭

皇子昰進封建國公制曰嗟祥帝武巍秀天支日角珠庭挺生嶷嶷之質讀堂申觀時奉愉愉之懽若稽前載始基詒燕多福是用遠法祥符之正式近取紹興之徽章太微鉤陳之庭周廬以翼星紀須女之分燕後攸宜適分金使之班乃畀瑣圭之寵與之采邑實以租賦以成王室之強以表人倫之彝於戲天祐與祿字疊三迪之蕃蒙養聖功通觀百德之茂欽承獻訓益迓恩榮可特授左衛上將軍進封建國公

秋九月上宮渙上封事曰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玩敵夫敵情叵測變詐不常彼之爲謀何啻一日忘我哉時出以相困多方以見撓以何吾可乘之隙夫苟幸其乍退而不思方來之憂熟於習見而姑爲苟安之計防慮疎略備禦虛虛一旦出我不意潰裂四出使吾左支右吾之不戢而天下事去矣陷人取陳其爲計曰莫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後周謀吳議臣獻策亦謂江北可撓之地二千里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但以輕兵撓之彼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今之敵情何必異此其可玩而視之乎大抵事變之來出于創見則人情易以警安于習熟則人情易于玩警則操心危而慮患深玩則安其危而利其萬此勢之所必至也敵欲致吾之玩而不可得一或玩焉是墮其計中矣自洛師言是問諜不明探報不的敵已入境猶未知其所向往往探聽于避敵之人況望其知軍戎萬里情乎疆場風寒雪無限關隘險阻視若坦途邊民困于流離車力窘于酬應撓今事勢正如屑火積薪之下遇風中流之時苟非日夜警惕殫智畢力以爲拊膺裂裳捧表之計則階閑之謀彼將遣于我可不念哉今日守邊之務固非一端而其大者有三焉一曰固江防長江國之門戶也天限南北賴有此險每歲哨騎之來徑至江濱江北諸路閉門自守無復藩籬之衛幸而敵謀止是擄掠萬一果有

旋敵警始烈破蕩荊襄蹂踐淮蜀江面震動國勢阽危此時此意凜凜乎朝不謀夕之憂矣我是以修浚城池申嚴備禦攻守之具多出新意而又堅壁清野以待之故近年邊城僅僅自保然非泰山四維長城萬里之勢也朝廷之上但見邊烽雖警未幾而自息敵騎雖來未幾而自退遂謂敵人之謀強止此耳而不知彼計愈深後憂方大前年縱橫于安黃之境去春盤旋于舒蘄之郊曾不踰時裹又告警來則如入無人之境去則若無人之境去則舟無楫馬無芻士無糧不戰而自困不攻而自潰不勞而自疲不費而自損此其情狀已可概見矣然而邊將不察其情狀之實以爲敵人之畏我也於是增城浚隍益兵積糧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敵之所以深入者正以我之不出戰也敵之所以不出戰者正以我之深溝高壘也敵之所以不攻城者正以我之堅守不與野戰也敵之所以不與野戰者正以我之城守不可攻也敵之所以不可攻者正以我之兵糧有餘而不可以野戰也敵之所以不可以野戰者正以我之兵糧有餘而不可以攻城也敵之所以不可以攻城者正以我之兵糧有餘而不可以野戰也敵之所以不可以野戰者正以我之城守不可攻也敵之所以不可攻者正以我之深溝高壘也敵之所以不與野戰者正以我之堅守不出戰也敵之所以不出

一大屯專爲策應之用至如諸地流民亦可團結強壯以助聲勢庶幾兵力稍寬而攻守可恃矣三曰儲帥才帥閫國之藩翰也故將軍之遣禮重推轂長將之擇恃以安邊其責可謂重矣非有文武全材之望志慮忠純之人不在茲選是故有光弼以代子儀則氣色爲之精明有仲淹以代范雍則西賊爲之破膽用得其人則必能討寇實厲將士必能運帷籌必能護保障一或非才寧不敗迺公事耶今之分閫于外者固不之人而二子重弓之備不可不早圖也謂宜平居無事預思儲備內而侍從臺諫外而藩臣各許薦舉如得深沈有謀之士曉暢軍事之人或置在上流或使鎮江面付以事任試其材能以爲登壇授鉞之備庶幾緩急有人爲上所使亦不至仰勞柑轡之思矣江防固則根本安兵力強則聲勢壯帥才得則事功集外治之事莫切於此皆今日之所當加意者也恭惟

高祖皇帝匹馬渡江克濟中興訪籌策於風雪盛寒之際除閫邊報於夜分已寢之後艱難辛苦以爲子孫萬世之計其所望於陛下者深矣可不焦心勞思慄慄危懼以保有金甌之業哉今日君臣上下非不以憂邊爲職而未免視爲常程喜聽內有長江之言而幸以自寬脫閫事勢危迫之語而詆以聚斂擾庭本兵之地屬掾公而不除除而未至是豈繩宗別置廳事以議邊事之意乎二三大臣每日上殿不過對細事數條而退是豈副宗開天章召問禦邊大略之意乎幸苟安之歲月無嘗膽之規模日玩一日歲窺一歲窺恐他日之患或出于防慮之所不及豈不大可畏哉臣願陛下日與二三大臣留意邊事共惜分陰如立課程亟圖實政常若禍至之無日凜然大敵之在前念念在茲事事有備故雖強不足爲吾患矣

是歲上試進士張鎮孫以下賜出身有差御製詩賜之詩曰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詔謀敢勿遵昭假天心惟致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爲憂政厥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固無嫌於久也凡末題擢憂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輦國有儲珍

九月己巳全皇后降生皇子羣臣稱賀

詔淮西催造戰船上又以寰圖未解遣殿前指揮使范文虎帥師赴援

十月二月夫人俞氏降生皇子

八年壬申春詔曰朕惟有虞之時明功實以定德久羲業以稽能官於其職者蓋終身不易而考察之法必於三載之後又積而三之至九載始進其有功者退之益萬世不易之典漢之爲吏者長子孫亦有意朕既未能法於古而博聚賢儒制官授職甚有望焉比年吏習日偷人懷一切怠忽荒政乃罔敉畏豈獨無一心勞職不憐于位如古之人哉咎在夫計日待遷則任事之日淺也夫任事日淺則功不能成計日待遷則人無固心以無固心之人而乏功能之可紀博觀內外胡可謂治天下之情樂進陟而苦留滯催習其事乃未克究則又望而之他於是吏胥習玩益得以執其柄而復有取足於願欲惟恐不去之爲急私衙忘公豈可以訓雖欲任之其能久乎終亦相率而爲僞也若稽祖武自藝祖有罷歲月序遷之制列聖相承一是不越如任中丞者十二年班尚書者十年典誥命者二十餘年居經筵三司者各十餘年守齊州者十七年前後守西山者二十餘年守河北者亦如之蓋不可一二數也嘉祐

有察能久其官者元祐有再任乃陞一職資序之法以至紹興九年隆興元年之詔可謂深切著明當是時人無冗滯之歎國享得人之效何其盛也茲當正歲率作興事繼今而郎曹外而牧守以上更不數易以隳實政厥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固無嫌於久也凡末題擢者固不以此限咎爾有位咸知朕意

夏馬廷鸞罷相

秋九月祀明堂詔曰崇節儉而國用猶絀斥貪殘而民擾未蘇堅堅相持蠭盈于介胄連營久戍牛馬疲于轉輸深惻于懷未燭厥理匪藉高穹之祐曷底廣宇之安卜用辛之吉既有典常戒先甲之期罔不祇肅我將我享亦惟治內外而始憂勤有報有所庶幾去災害而來福祉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

是歲賈似道爲大禮使胡美人之兄胡顯祖帶御器械爲太常理直駕宿太廟之翌日壬戌質明上將升玉輅大雨如注顯祖檢討開禧舉輅遇雨乘逍遙子典故上聞上于是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甯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出嘉會門待罪於浙江亭遣中使降御筆勉留之曰迺者用卒大報款原廟禰太室氣景晏溫神祇祖考之安樂于此可驗暨將事祀于總章質明而雨俄即開霽至躬執圭幣以展孝思星月明潔天宇翊洞既介享端閒昕御霈澤流朕方歸福東朝以奉怡愉之樂忽覽奏牘師相乃以遇雨引咎翻然出關駮愕徬徨固知所指乃若避法彌而不御此朕所以蓋寅畏之實而不害其爲照成矣師相豈可借以言去耶其

勉爲朕留似道乞去不已三降御筆勉留仍賜羅帕題詩
相官及出其妹胡美人付妙静寺爲尼似道乃還朝次
日羣臣稱賀上曰合宮讌事上天孚佑此皆二三大臣
調相之功似道奏曰賴事告成蓋陛下聖德格天所
致臣使領失職祗合引去陛下不惟赦之復使之留上
曰朕爲小人所誤今幸師相肯留似道復奏曰臣深感
累犯天威之不可貸又以恩眷有加強顏就列聚捐以
報實惟素心保全末路更祈勿替最是赫然天斷勇決
無疑使却輅之讒轉而爲合餘之贊臣以爲懷姦罔上

之誅正于一時去讒遠色之德垂于萬世有君若此誰
忍負之上亦再三遜謝而罷

右咸淳遺事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提要已著錄
明文淵閣書目亦載有是書作一冊蓋偽誤耳按通鑑
輯略度宗既立耽於酒色故事嬪妾進御侍者三十餘人云
恩主者書其日月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云
云而是書但紀其尊崇鉅典命諸貴戚大臣賜宴及其他
及一似若無失德者宜爲　提要所譏至周草窗齊東
野語亦載有事明堂德雨胡顯祖請乘輦以致胡美人
詼妙淨寺爲尼事作咸壬申咸淳無壬子也且紀載尤詳贍又質言之曰道遜子致貴似道

有所藉口若典禮所宜爭者亦足以訂野史之舛略又
宋史紀事本末買似道以去要君拜留之江萬里曰自
古無此君臣禮買忌之逐逐萬里兩浙名賢錄似道以
平章奉母居湖濱欲以堂印自隨陳均爭曰堂印無出
城之理由是免官是書均未載而於留買之詔特備書
之亦深致不滿之意又佩韋齋輯聞咸淳末禁都下婦
人飾珠翠悉以琉璃代玉民謠曰滿頭都是假無處不
琉璃假謂眞琉璃謂流離也又武林舊事度宗亭名別
是一家春咸謂非佳識也此何等時故三朝政要謂劉
整以城降北獻言曰南人所特惟一黑灰團耳吕文德
號黑灰團是書於文德之死備載其郎典仗典亦深致惋惜
之意至九年吕文煥以襄陽降元而宋亡決矣咸淳十
年後兩年皆缺豈絕筆耶此亡友黃石溪明經舊鈔本
爲校刊之道光庚戌夏盡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三朝野史一卷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記理度端三朝之事然書中稱大兵渡江賈似道出檄書又稱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則元人作矣書僅十九條率他說部所有似雜摭成編之僞本然賈似道甲

戌寒食一詩厲鶚宋詩紀事既據此採入所不可解豈亦如鄭景望詩之誤採蒙齋筆談乎

三朝野史

撰人不詳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貴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

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

隨寂于法堂上項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蒙強庭無留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人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求免逐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

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
才高作耶賜青帙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
婞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決罪反因
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閫趙以夫過衡州訪秘書徐霖相
見後覩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
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
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經
綍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綏官玉音問曰
猫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機荅曰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
鼠一時荅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
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
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
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
聞其畧恢荅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
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
恢哭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
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
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
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

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閫夏貴歸附大元宣授
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
誰不死惜公遲四年閫公今日死何似四
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
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
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
儉之心何殆天下不念元溫群從尚受卵
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
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
七秦之聖躬今天子孤惸之冲質在人情
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陷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
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
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
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鵬之山如帶之
河尚未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閫淮東爲國宣勞似道
閫帥兩淮効父之故智閫才有餘相才不
是自當軸以來收斂古銅器法書名畫玉
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諱玉辨驗以元老之
尊眉就與賤娼淫褻心褻狎貪財好色一
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士於
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
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
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
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
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
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
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
醉青家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
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
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
後鳳樓空倚欄曾向錢塘望山掩江城霧
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
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
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辭
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
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
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

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拾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闔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冥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趁趕不行人籠以棍棒三下登舟餓甚得粥飲一甌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

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癸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

兩得之義似漢王倭齒日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知末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裏功名泰一炊鐘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艮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杉酒得暴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俟屬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眞西蜀根本也

三朝野史 終

三朝野史補　　據說郛卷二十七補

寄語園翁勤劃艸有時野老出看花此陳偉題建寧郡圖事可對人語心
常如水平此洪咨夔題門首一柱雖天頭勢重十年踏地脚根牢老子亦
常來伺候諸公聊復忍斯須此余份題重慶府戟門幷客位子爲才高欺
乃父婦因夫會擊其姑此江萬里題門首用時自有神開眼來處莫教人
皺眉一念忠忱瞻北闕滿腔仁愛惠東甌此趙汝騰題軍資庫門幷譙樓
敝千里外江湖客十四年間耿耿人繼敝更籌澹月住大開城鑰放春來
朔叟不求人道好建民自與我相安尙有梅腮供客嗅定知柳眼爲人開
此劉震孫題門幷建寧府譙樓戟門郡圃不因官府開燈市安得農民識
訟庭亦前人題元宵燈牌者月無貧富家家有燕不炎涼歲歲來此吳必
大爲賈似道作題湖上府門戚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膏
雨一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此江湖遊士爲賈似道作題譙樓戟門英雄
天下無雙士忠義長沙第一家此理宗御書題趙葵右前諸題桃符詩句
雜見野史中今類附於卷末云

三朝野史　一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三朝野史一卷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記理宗淳祐三朝之事。然書中稱大兵渡江。實似道出樞密。又稱厓門有太后在上。謂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謂附於大元。則元人作矣。書僅十九條。舉他說部所有。似雜述成編之僞本。然實似道甲戌歸食一時。篇幅宋時紀事。即據此採入。所不可解。豈亦如鄭景望時之誤採瑣言錄乎。

嘉慶宋。總目卷五十二雜史類存目一有三朝野史一卷。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記理宗恭三朝軼事。僅十有九條。疑非完本。書中附記丙子三宮赴北事。豈亦宋遺民所作也。詞旨褒貶。殊不足觀。」今考此書十九條之中。大兵渡江。實似道出樞密。見第十一條。周有太后云云。爲第十三條。而丙子三宮赴北。則其第十七條也。雖目錄史小說兩類所著錄者。實即一書。前後重出。提要一則謂爲宋遺民所作。一則謂似雜述成編之僞本。亦復兩不相謀。此由雜成衆手。未及刪除復重也。是書行世者凡有三本。一爲古今說海本。不著撰人名氏。一爲學海類編本。題宋無名氏。而閔百川學海本。獨題作吳萊。不知何據。考萊所著有桑海遺錄。濶瀛筆卷十二載其自序。不聞又有此書也。

四庫提要補正

三朝野史一卷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然實似道甲戌榮貴一詩厲鶚宋詩紀事即據此採入

案錢氏清吟閣書目有李遜之三朝野紀七卷疑厲鶚采買詩乃據此本

胡玉縉撰

史部傳記類
金山錢熙輔次丞 輯
金山錢熙哲叔保 選

征南錄

勗 甫纂 甫寧元發後改名元發字建道東陽人歷官龍圖閣學士諡清敏宋史有傳

皇祐四年壬辰四月廣源州儂儇智高寇邕州守臣陳珦死之遂犯橫貴賔賀藤梧封康瑞九州五月進圍邕州城攻嚢容府寺倉庫而城下之民亂殺留誼劉彬等起居舍人楊畋開門劉使計修妥撫嶺外閤錄使張忠蔣偕鈐轄兩部兵馬以南征越秋七月檄密直學士孫

公自徐州徙帥秦請覲京師八月庚辰告辭將西矣上曰吾始意召卿將賴以平嶺賊今其發矣時廣東鈐轄司奏於朝上信其然公對曰是非告陛下以實者臣竊聞賊破邕控廣天下實貨之儲而番舶之家常以億萬計賊悉取之日捧劉王山縱酒大會亡命歸之萬餘人而官軍未嘗勝是益衰息耶上驚其語法曰謂之曰昔黃巢以二千人過嶺莫能制之吾公曰明朝雖非唐季之比過慮庸何傷是日公出宿國門外遂行翌日聞張忠蔣偕軍相次敗於白田忠死之偕僅以身免楊畋蔣亦乞罪英州壬午有詔止公毋行中日當割昭

書學無張皇公對曰是欲承鎮靜耶有備固當嚴備而示鎮靜此危亡之本也國家生齒可兒歲乎又明日陛對顧得崑撫使可以集事以爲兵戰無疾其言公曰苟不如請驗朝廷應副軍須使無後慮之患詰難東歸不得請公曰無若具則當盛賊勢必敗事詭受責何益宰相陳執中曰敗事豈止於貶耶又曰

而示鎮靜此危亡之本也國家生齒可兒歲乎又明日陛對顧得崑撫使可以集事以爲兵戰無疾其言公曰苟不如請驗朝廷應副軍須使無後慮之患詰難東歸不得請公曰無若具則當盛賊勢必敗事詭受責何益宰相陳執中曰敗事豈止於貶耶又曰

至不與戰遂引去及使他吳果敗乃陳榮儀軍也資衆由是而完公之計也十有一月集軍實得錢帛百萬矣又聞賊之長技用鐵牌捨槍每人持牌以蔽身二人持稍夾牌以殺人衆進如堵弓矢莫能加久爲南道公乃多備長刀大斧制其所長南方水潦不時而煖瘴癘作蠭濕之具百計慫慂至過嶺而南時十有二月也狄與公議事公以三策料曰賊出上計歸其巢文中計守邕城自固以久王師下計與吾戰今度其必出下計焉何者彼以天幸徹行大嶺之外有驕我心罷則必出出則必敗使吾二人者心和而謀協往寇奚容不

將佐數十宇盛諸賓幄之備傳之諸郡於是人心稍定賊以故不敢過嶺既行之後蔣偕又陷於賀州九月甲辰公行至鼎州加安撫慶南東西路又以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公逕留長沙一月以待且思所以制勝之具朝夕不怠公疾且病矣大臣疑其不肯行上遣御醫周應與中貴人來過候視疾因道上語曰大臣不爲孫某地朕須應副令了南事有禪將晉人李定者父子兄弟凡七人開敢關公遣先之桂衆間逆朝廷所道兵次於賓州衆其爲人所使貪功敗事令之曰妄出戰吾斬汝一家後桂帥果使之定不聽屯寨之如和關外賊

將佐數十宇盛諸賓幄之備傳之諸郡於是人心稍定賊以故不敢過嶺既行之後蔣偕又陷於賀州九月甲辰公行至鼎州加安撫慶南東西路又以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公逕留長沙一月以待且思所以制勝之具朝夕不怠公疾且病矣大臣疑其不肯行上遣御醫周應與中貴人來過候視疾因道上語曰大臣不爲孫某地朕須應副令了南事有禪將晉人李定者父子兄弟凡七人開敢關公遣先之桂衆間逆朝廷所道兵次於賓州衆其爲人所使貪功敗事令之曰妄出戰吾斬汝一家後桂帥果使之定不聽屯寨之如和關外賊

至如乞宣撫使事蓋嘗例兩府大臣爲之凡有須於郡國無遠近皆給之今臣所能令者兩路及四廂州而已非所部誰應軍需者上曰卿第行事且急爲卿出宣撫使公再拜曰密如海音平南必矣上喜曰卿先到彼但多爲備公須對曰臣不知大臣何以見沮止如揚敗蔣簡羣行無所請亦無功效今臣與百全械軍行當苟避賊其敢愛死以負朝廷爲一賊平臣止求致仕至遣宣皇賊勢事成而邀賞者故以言將行慮賊入湖南於是

自取美名非我意也狄大喜出其非望公以身下之後有處置狄常令軍中曰此事是孫帥學士盡及歸朝亦數以告上二公之心人以爲難明年正月達賀衆間大軍及輜重凡四萬人出崑崙關行三日部曲前後不相屬宿朝天驛公乃謂狄曰兵行如此卒遇賊何以支是夕申命諸校各有隊伍明日果遇賊於歸仁鋪賊在山後偏將孫節舰貴陣於前石全械爲左翼劉凡爲右翼狄公跨桂帥余靖處中軍李定殿其後賊將戰余礮轟所部入公軍公此去之衆衆躁山而陣孫節特勇出與

之爭地形公疾呼節曰此豈爭地利處剛
舰死哥狄褰奇之失聲潸呼節之餘軍與就皆軍復振
遂用公之刀斧所牌繪轡裏山谷先所命三百騎爲奇
兵出山背突賊後撓前軍乘之殺傷數千人賊乱遁保
邑城公欲圍城以取之狄不許是夜官軍乃築於山而
公曰軍中必由一二人怯於戰者虛聲相連乃下令軍
中敢夜有呼呻者斬潤二歲他裹果驚呼賊聞以爲大
軍至逢空壁而去獨公所部無一人動者明日兵進邑
州狄縣以恩倪軍不即貢衆皆州捆或倘語告公乃與
狄議曰士卒對萬里險瘴以立功奈何不貰耶萬一有

變非本朝計狄於是取下當賞之衆遂定已而治附賊
者公乃白太尉曰其脅從者可以書誅耶當先爲公詰
其端送至廷下者乃可殺太尉曰諾由公所全活者蓋
數十百千人狄先遁京師公留邑計事以舊戍兵三歲
一易瘴死者十常七八乃令本道擇善地番休留邑者
止一歲故人人樂戍郡城惟三門公新作北門號曰歸
仁門使向開示其有瞻懷之意及尉士乃得啓址衆服
公議又表供譜衛直兵多蓄財以給禁外築城無集亡
民散卒皆傅易務通諸檀之有無民之困賊者賑貸之
屬郡久絆人奴婢者約以一年折其券及狄至自前遷

復屬賜金寶官其數子賜第一區而公止與余躬加
秩一等公以晉乞身歸田野大臣尤公之逝其前書其
爵名上曰孫某求致仕矣執政愕然無以對公尋累乞
杭行至南都上曰豈朕指耶詔擢爲龍圖閣副使還再
三不獲已而受命場及領機務屹然有古名臣之風其
事非此所得書也初儂氏世爲嶺源大酋智高父嘗寇
交趾獲獻智高釋父怨因結懽好異時交趾源又以紫鮮爲亟交趾敗走之後操有田州以其守黃
光輝之母爲妻俾交侍靡國以母稼其國主既又并其
土宗嫡乞本朝補田州刺史不得又乞教練使又乞徙

賜袍笏又乞每南郊時賚金于前願常於
不許望令入覲及其收領久之至大理評
公破走智高時令邑守論注捕之後得其母與弟數
於都市予詩謂近世文臣罕有躬戴伐成功名者獨公
善爲兵又能身下狄以擒寇難固已鮮哉因錄以示世

宋廖元發撰元發初名甫後以避高宗王諱以初
字元發爲名而更字曰達道東陽人舉進士歷官
龍圖閣學士謚肅敏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本前有
結銜題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軍州事廖
甫蓋猶未改名時所作也其書乃記皇祐四年孫
沔平儂智高事其時沔爲安撫狄青爲宣撫使沔
與青合兵計議進被留高於歸仁鋪沔留治後事
及師還余靖勒銘長沙專美狄青朝廷亦以青爲

樞密使實甚厚沔止加秩一等甫以爲南征之
事本出沔議其捐盡先備又能以身下狄青卒攘
寇難因述爲此書以頌沔之績蓋沔知杭州時嘗
奇甫才授以治劇守邊方略具有知己之分故力
爲之表暴如此考宋史載征儂智高事亦於狄青
傳爲詳而沔傳頗略然此書備見於宋史藝文志
陳振孫書錄解題晁時皆不以爲誣殆必有說是
亦考史者所宜兼存矣

青溪寇軌一卷

宋方勺撰勺字仁聲歙州人元祐中蘇軾知杭州值省試嘗薦送之浙江通志載潘良貴之言稱其超然遐舉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似以隱遯終身者而所作泊宅編中記虔州安遠龍南二縣有瘴因自述其管勾常平季點到邑事則亦曾官於江右也是編記宣和二年青溪伕寇方臘作亂童貫譚稹等討平之事原載勺泊宅編中曹溶摘入學海類編因改題此名所述睦州之陷及譚稹之為兩浙制置使劉延慶王稟王渙楊維忠之功皆與宋史不合蓋傳聞異詞後附論二則其一追述魔教之始不署姓名其一署曰容齋追敘致亂之故甚詳併載韓世忠時為王淵裨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則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又稱泊宅翁之志寇軌也蘄王猶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兜神詭秘事相煽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黥刑獄張苑遍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為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會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過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兼漢兵制置江淮二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

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
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竝進戰六
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
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
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
涇縣遇賊偽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欽州出
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
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
擒方臘及偽相方肥等妻印子亳二太子
等凡五十二人亳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
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
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
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
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
臘之亂曾待
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淳台諸縣四
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

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
杭睦欽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
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
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
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
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
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
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
北趨睦西近欽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
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淛地勢迂險賊一
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
洞而淛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
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
導刼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
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偪而雉經於林
中者由湯嵓櫧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

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掌
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
欽爲徽州青溪界至欽州路皆鳥道縈紆
兩旁峭壁萬仞僅通蹤車方臘之亂曾待
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
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
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露毒爲
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奐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
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
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
爲其流至今曳莱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
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
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
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
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淛地勢迂險賊一
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敗務攘敓以
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
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
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
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
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
聚而反則越守劉韐之於仇賊是也仇破浏縣
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
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
此道不急不急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
司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
深也初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
事皆太后與二三大臣議可而行時雖天
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

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
引吕武爲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
厖豐群邪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
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徽廟
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
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
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
心既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

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
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
路以目其尤重者潛河弗能運則取道於
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算江南
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
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
悕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
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指
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護視徵不謹則重
譴隨之及啓行必發屋徹墻以出由是人
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發吏之不
速民預見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
思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
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
遂託左道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
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
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
臘忿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
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
既歸乃椎牛釃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
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
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
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
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

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讐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
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
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讐之
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
此理臘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
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
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烝民樹
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
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
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
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
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
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
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
為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
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讒佞邪佞之
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耳朝廷大
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
鄙成風不以地方為意東南之民苦於剝
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
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
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便
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
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

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
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
已大定無足慮也況西北二虜歲幣百萬
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我既據有
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
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
有伊呂不能為之謀也我但晝江而守輕
徭薄賦以寬民力四方軌不斂衽來朝十
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貪吏耳
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
以誅朱勔為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
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
遂連陷郡縣數十衆殆百萬四方大震時
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雲地兵食
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為江
淮荊湖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
也貫至蘇州始承詔罷潛運井木石彩色等場前至秀州累敗城鋒
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
而敗深據巖穴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
靖王世忠時為王淵裨將潛行谿谷問野
婦得徑即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
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臘妻子符印
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戮人命數百

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耗亂江淮二浙公私克實南渡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泊宅翁之志寇軌也蘄于猶未知名故畧之且時宰猶多在朝臘葬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附錄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無慮始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物祖先不會賓客死則祖葬方飲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不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遂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爽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鬼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各有誘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魚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謂其鬼為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為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重刻青溪寇軌序

聞之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之流極悖亂之所由成也然究其所由始則必有以啓之而後有以成之宋宣和間花石綱之擾民酷虐以逞常經既悖邪慝斯萌以故方臘之徒得以豐享豫大之說恣其蠱惑夫小民亡可畏耳生死以之不德則寇讐視之非如無知小兒餔之以飴而嬉餔之以鴆而亦嬉初不喻其為生為殺也方臘記左道以惑人卒之至躬蹈湯鑊固有餘辜然其為豕突為烏合敢於犯上作亂者則教之不先也古今之逆天地之大有孝弟忠信以率其行有仁義禮智以端其性而非法不服非法不言即偶有以異端相誘者方釁起而拒之放之又何嚮應之有故君子

亦反經而已矣吾婺方仁聲先生之撰是編也原致亂之由紀平亂之顛末說基詳矣而復惓惓於體國蔇之嚴念恩民之無辜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中之有司者其亦即經正民興之意哉刊既竣爰綴數言於簡端同治九年秋九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余嘉錫撰

青溪寇軌一卷

宋方勺撰。勺字仁聲。睦州人。元祐中蘇軾知杭州。值省試。會薦送之。浙江通志載潘良貴之言。謂其超然遠舉。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似以隱逸終身者。而所作泊宅編中記處州安撫韓南二豎有違。因自述其嘗勾常平季點到邑事。則亦曾官於江右也。

嘉錫案。元吳師道敬鄉錄卷五云。「方勺字仁聲。著泊宅編十卷。今世有之。默成潘公集內有贈方仁聲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絳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自注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奕進意。築室西溪名曰雲茅。以衛生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云云。凡二百餘言。稱量甚至。」潘良貴明言勺晚得官。則非隱逸之士也。第不知其所得何官耳。

青溪弄兵錄

王 編 人 撰

宋 王 稱 大 [illegible] 與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石堨村姑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縣官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幘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唯以鬼神號秘事相扇誘數日聚惡少千餘居民掠金帛子女脅廣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歙守天章圍待制會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齊單濮間有直秘閣知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高道崇紆兩傍峭壁僅通單車方臘之亂待制出守但於兩壁上駐兵防過不賊來路雖蜘蛛之微皆可數賊亦不可犯境會宋江擾京東會公移守黃社拿兵者以爲爭爲解移屯山谷間賊乘勢取桐盧浙賊高陽等縣二十九日進

通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康訪使者趙約被擒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宿德軍節度使譚正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閑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浙明

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裡合擊斬首九千葉京觀五城退據杭州二月初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正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首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黃邊火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等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偽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趙睦取睦洲與江東兵合斬獲百七十里生擒方臘及僞將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二大子九五十二八

毫二太子其子曠於桐梓石穴中殺賊七萬招徠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剡州剡縣鷹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賊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貞反自稱文佳皇帝剌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兇猾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貪乏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高道崇紆兩傍峭壁僅通單車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南趨睦而近歙民物繁盛有漆楮材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一旦賊發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固謂之割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即歛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刼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徽貲利渠魁未投首間所掠婦人自洞中逃出保而雖經於林中者由湯嶺樹橫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當部

衆論撫其實著于篇

方勺仁聲作泊宅編此事載在第五卷嘉泰元年四月十日王稱大約父命表煙陳知新錄出時在金陵

宣和二年十一月睦州青溪縣妖賊方臘據幫源洞僭改元永樂仍妄猊妖幻招聚兇黨分道攻掠路將蔡遵顏坦以兵五千死之勢愈猖獗二十一日陷青溪縣十二月一日陷睦州殺官兵幾千人又陽歙州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又陷杭州帥臣趙霆棄城遁二十一日詔童貫爲五淮荊浙等路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王稟爲統制將兵討之同日令樞密院起東南兩將第一將京畿一將第四將前去投殺內將副加不係曾經戰陣人日下差人抵替其軍兵仍差曾經陝西出戍人於是陝西六路漢蕃精兵同時俱南下辛興宗楊惟忠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可世趙明統環慶兵黃迪統鄜延兵馬公直統秦鳳兵冀景統河東兵劉延慶都統制諸路軍馬二十四日部二浙安於承平不見兵革垂二百年屬石生寇擾特山險然念無知之人或被脅從兩州吏民或爲詿誤或因逃亡敗卻軍辛悔有可憐因於無告仰諭積量

慶事機曉諭德意應于前項人及克賊眷屬并見在賊中徒伴如能束身自歸或告獲動息捕致賊黨並特與免罪一切不問內稍功績即優與推賞招攜止殺以靖南土三年正月十一日詔貫稟先掇潤州十九日詔金陵乃帝禮之要當上據江會府把鎮江次議討賊此其上策府王稟已守揚子江口劉鎮守金陵童貫次鎮江賊已陷宗德縣方圖秀州二十八日王稟辛興宗楊惟忠夾擊之秀州平稟乘勝至錢塘二月賊陷寧國旌德縣劉延慶都守金陵劉鎮移屯鎮江次軍楊可世赴宣州合兵討擊十八日王稟統中軍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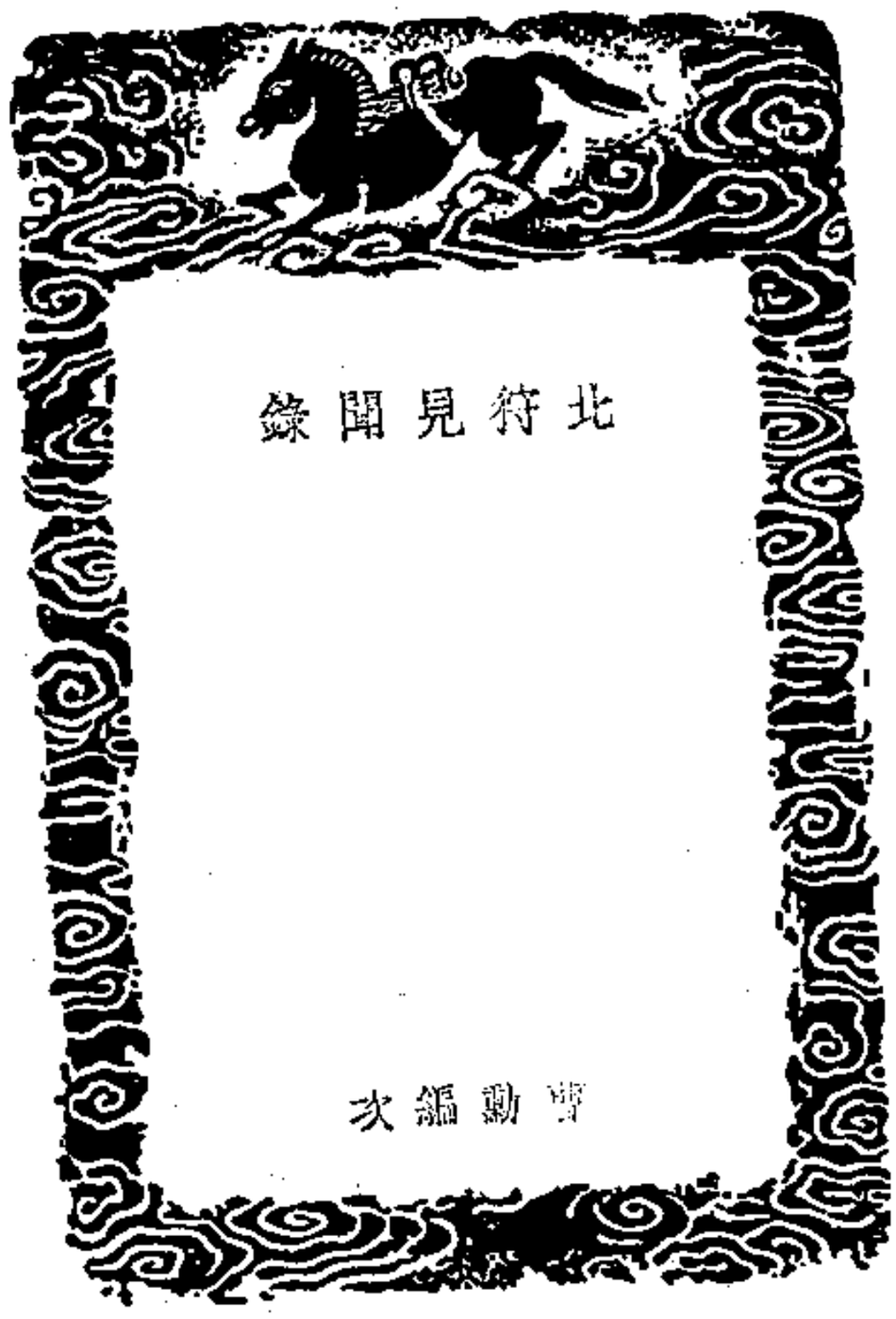
興宗統前軍楊惟忠何灌統後軍自江陰橋與賊接
戰屢捷克復杭州二十七日楊可世由涇縣過石壁
隘斬首幾三千級復旌德縣二十九日劉鎮收賊於
烏村溝復寧國縣是月福建將韓起素備州賊縱火
屠其城餘黨逼信州又陷處州而憲城富裘逼人等
川賊年號肆行剽劫東陽義烏武義浦江金華及新
昌仙居剽諸縣悉爲賊占三月十日楊可世劉鎮等
克復歙州王稟等進兵離杭州復富陽新城桐廬縣
二十七日克復睦州時上又遣梁邦彥押劉光
世統領鄜延兵一千八百餘人至分討衢

信賊道史珪押張忠正統制河東兵二千
六百餘人至分討台越賊續又遣關師押姚平仲等
從涇原兵三千九百餘人至分討浙東餘杭匹月一
日劉光世兵到衢州賊出城迎擊斬獲二千二百五
十六級生擒賊首鄧魔王又戰於石塘斬首七百餘
級生擒五百餘人九三日復衢州乘勢進兵復龍游
蘭溪縣十七日光世薄婺州城下斬獲四千餘級復
婺州十九日王稟復青溪縣二十三日姚平仲復浦
江縣初壬稟劉鎮南路軍預約會於睦歙間包圍剿
獠洞寇裡夾攻主是劉鎮楊可世逗遛玩寇王燾馬公直率勁
兵從間道奪賊門徑二十四日乎旦入洞縱火爲號
王稟辛興宗楊惟忠黃迪望燎烟而進與劉鎮兵合
賊腹背受敵九斬萬餘級二十六日生擒腐於東北
隅石洞中并其妻孥兄弟僞將相等三十九人其餘
驀散據皆以次平蕩時江南東道轉運副使曾昇奏
訪聞賊徒雖多全少器械惟以人衆爲技本路所遣
官兵各持器械而賊徒衝以數百人前後奮擊轉鬬
官兵望子婦人在前餘以丹黛假爲妖怪以驚我師
復在巢穴四向設險陰爲陷穽又爲長人服大衣作
關機以動上執矛戟旗幟餘以丹黛爲鬼神之狀以

敵官兵皆不足畏必得熟知道路之人即可進入詔
劉與童貫譚稹自此賊情漸虛官兵始知所向以至
擒珍聞五月十四日詔兩浙江東路被賊去處州縣
新復事合防過撫定者非一兼處州等處餘黨亦未
盡平深慮宣撫制置司今同赴剿賊當妄有殺戮致
嘯聚唐平淮西以蜀總治留務圖剿詠晟智高留
余靖知廣州若宣撫司赴闕尚有殘寇譚正郎當留
彼三兩月措置庶得保其成功八月二十四日方臘
伏誅

青溪方臘事迹余既於方勺泊宅編錄出今觀
國朝會要二百五十三卷出師門取載方臘
事則又錄出以參考前書嘉泰改元夏至日王
彌大約父書

青溪弄兵錄二卷
宋王彌大編彌大字約父爵里未詳是編記宣和
中方臘寇睦州事分前後二篇其前篇從方勺泊
宅編錄出其後篇從續會要第二百五十三卷出
師門中錄出後有自識稱嘉泰元年夏在金陵時
命表姪陳知新摘錄以備參考蓋哀合舊文非所
自撰也青溪縣即今浙江淳安縣宋屬睦州字實
作清此本從水作清傳寫者誤耳



北狩見聞錄

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勳編次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密報李石、周訓、吳幵、莫儔來奏事。郎引對。石奏曰。皇帝令趙居上皇（皇帝即位也）（上皇謂哲宗也）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次雖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廊舍拜表。乞皇帝歸。若表到乘中。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爹媽媽請便來。不可緩。恐失事機。徽廟沈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脫尚融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脫大事。苟有他變。我亦璧劃。恐徒死無從。石等曰。倘或不實。甘受萬死。徽廟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劈幹我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宏舉足用不可。卿等無隱。石曰。不敢亂奏。徽廟即令中使諸顯肅皇后。時后已到拱宸門外。辦被複廚櫛。邀徽廟同行。后與徽廟語。少刻即索道服（徽廟恭儀道服）欲出。妾等進曰。雖云邀駕只在門裏。第恐廚幃悄詐僞不測。更宜望裁。此足似未可移。徽廟曰。適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令暫到門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內人與近侍皆大哭。徽廟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我爲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辭。第恨我指遞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事。竝不與聞。惟一聽命。未嘗犯分。自處若此。獲報乃爾。有魏昔人多矣。願左右曰。從我者聽。左右皆泣從。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顯肅皇后出延福宮。由晨暉門而出。將至南薰門。雙扉俱啓。徽廟曰。此必番使近。方欲由狀西廊舍。導從圍掩軍與出門。徽廟頓足與中

曰。事果變矣。呼丁孚收佩刀。而孚出門時。已爲金人搜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良能相見。儀端視久之。（番使乃昔常奉使來朝者）申初到南郊齊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擁於西城門外。竝不許隨從。惟姜堯臣、徐中立、丁孚等得在左右。肩人自爲祗候人。徽廟到郊宮。肩人道代太師沙少師等三人來奏徽廟取向日張珏投降本朝文字。并張珏械首一宗處分。徽廟對來使云。當日張珏投降。初未有不受之約。故納珏不疑。纔得山西軍前移文要珏。即斬首以獻。不謂細故。上國指以爲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何文字之有。說已寄移文上國。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爲言也。肩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國凡有計議。只在淵聖皇帝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廟。在寨二十餘日。徽廟自製劄子一通。令與相國北路指以爲證。來即還位。避罪而下。歸後塊處道宮。悒悒魂魄。未嘗寧于與。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聞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鎮敗約之所致。蓋劄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失裁方之訓。事遲至此。咎將誰執。倘有血誠。祈回洪聽。某願以身代副子。遠朝闕庭。都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甘斧鉞。一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翹待台令。劄子去後一日。有番使來云。來示文字。但三鎮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絕。社稷倘危。雖承劄子。卻不敢背元約。更容取上件指揮。請上皇心下不要煩惱。但且寬心。抱此劄子。徽廟又製奏裘。自卽位遜位。凡宮禁深密。外廷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徽廟夢與太后同載入宣德宮。奏樂盥盪。是夕徽廟夢與太后同載入宣德宮。奏樂盥

盧覺來猶聞其餘音。至曉令報后知。三月初七日。開張邦昌僭位。徽廟曰。邦昌若甘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猶且應變。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惟尹定歸商社稷。宜光終作漢臣鄉。徽廟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不達事機。狗有如此者。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去。徽廟問二太子由河北路。淵聖同國相由河東路。約會於燕京。是日淵聖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云去歲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泣請甚確。始得免去。復以皎王從行。以肅王曾奉使屏中。人情稔熟。故要同去。次日徽廟率淵聖二后諸王妃嬪。帝姬駙馬等。望城拜城中辭違宗廟。徽廟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掖起之。六宮無長少俱哭。聲聞如號。移時方止。是晚報來日啓程。淵聖同皇后太子來拜。違泣下別去。自別不知見。四月初一日起程。分路劉家寺。初見二太子。又要顯肅皇后以下妃嬪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衍譯奏徽廟云。自古聖賢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於有德。歷代革運。這事上皇心下。煞理會得。本國比取契丹所得嬪妃兒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今盡令兒女依舊相隨。服式官職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遠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徽廟但致謝曰。當日爲兄弟。今日爲囚虜。豈非運數。尚賴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代嗣子。遠朝大國。望爲主張。太子曰。上伴不肯。徽廟曰。兩朝主盟。惟某獲罪。非將和之過。實某躬在天。故請以一身仰答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莫到燕京別有文字來。於是酒五行。二太子面請王婉容位帝姬。與黎氏子作婦。許之。飯訖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鵝兔魚肉酒果。徽廟

答以病在車中無心飲酒食肉顧早承來旨燕王以途中乏食意時雖以馬褥獻譯雙足就寨外焚化後
廟勅令人堅欲擡行徽廟止至晚徽廟伏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牌人亦皆泣下過洛州二太
子請徽廟看圍場假後苗駙幷紫徽來迎同行於田野中看圍獵已而馬皆負所得獐兎忽有二人在徽
廟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仗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卽退藥師獨扣馬跪奏曰念臣
昔與上皇爲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徽廟宣諭
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日欠一死耳太子曰藥師誤忠於南朝徽廟曰藥師未嘗抗禦大兵面收功
過恩參差至此卒賠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忠於南朝徽廟曰是是徽廟過河數日宣諭
曰我夢四日卽出此中原爭立之衆不如中原之民倘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
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若歸郭昌幸宜聖念又曰我夢想不妄第記此夢次日宣諭臣曰我左右惟閹
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我欲持信尋康王燕知父母繫念於彼及此行艱難勸曰仰賴天威可以伺便
包裹臥於牆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刀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霧昏妃嬪
絳紅袍儻纏臺兵至卽以衣徽廟爲出奔之計每十數日卽他語一新棚中觀聽臨行猶傳有兵和尾然
了無來音後乃知計姑以緩聖心及恐衆人謀多此類徽廟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兩
膀牽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次廚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伏計八百六十餘乘自過河經滑州城外廝騎
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臣以銀二兩博換飲食賣人知是徽廟卽盡以炊餅藥菜之類上
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卽行生路步人斫窠木騎軍曳枝梢水淺則填以爲柴路深則壘以爲甬道跋涉
荒迥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荊榛或桑木間艱難不可言雖大雨亦行泥深沒脛車牛皆屢死塹亦不容補
死就棄其肉而去人行稍卻則落後軍馬從而驅除至暮下程卽以車前轅內縛遠三面帀如射帖又斫
枝梢線以爲鹿角持兵衛外嚴於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遠
飯大半委地自後習知過有水處卽盛車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自後稍得趕則造飯飯罷卽
支散路糧徽廟與顯肅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來則計
口人給二升惟皇太后懿節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
伴至眞定府方得入城歇住兩日盡換牛蓋自京至眞定牛多無草喫梅疲悴死者十四五至是放換過
眞定府中山行稍緩日亦行五六十里臣勳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眷殿閒暇悲承徽廟宣諭四事亦附
於后

徽廟在襁褓時痊臥忽臥處屋棟中折欲墮復縮其聲遂前殿乳媪急抱徽廟起梁卽墮所臥榻上
哲宗晏駕太皇使縛柔玠等二侍醫於宣福殿前將付有司已而迎徽廟入立二醫見徽廟過驚曰此八
彩之眉一人之容也使王趣上於後安能久耶左右因以奏太皇太皇釋之

徽廟在禁止番裝宣和間燕人歸朝因曲宴郭藥師政趙政韓正等數輩復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禮之

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陰霾侍衛寒慄薄晚徽廟密祈晴霽不食頃陰雲自卷從北去東西一縷雲收之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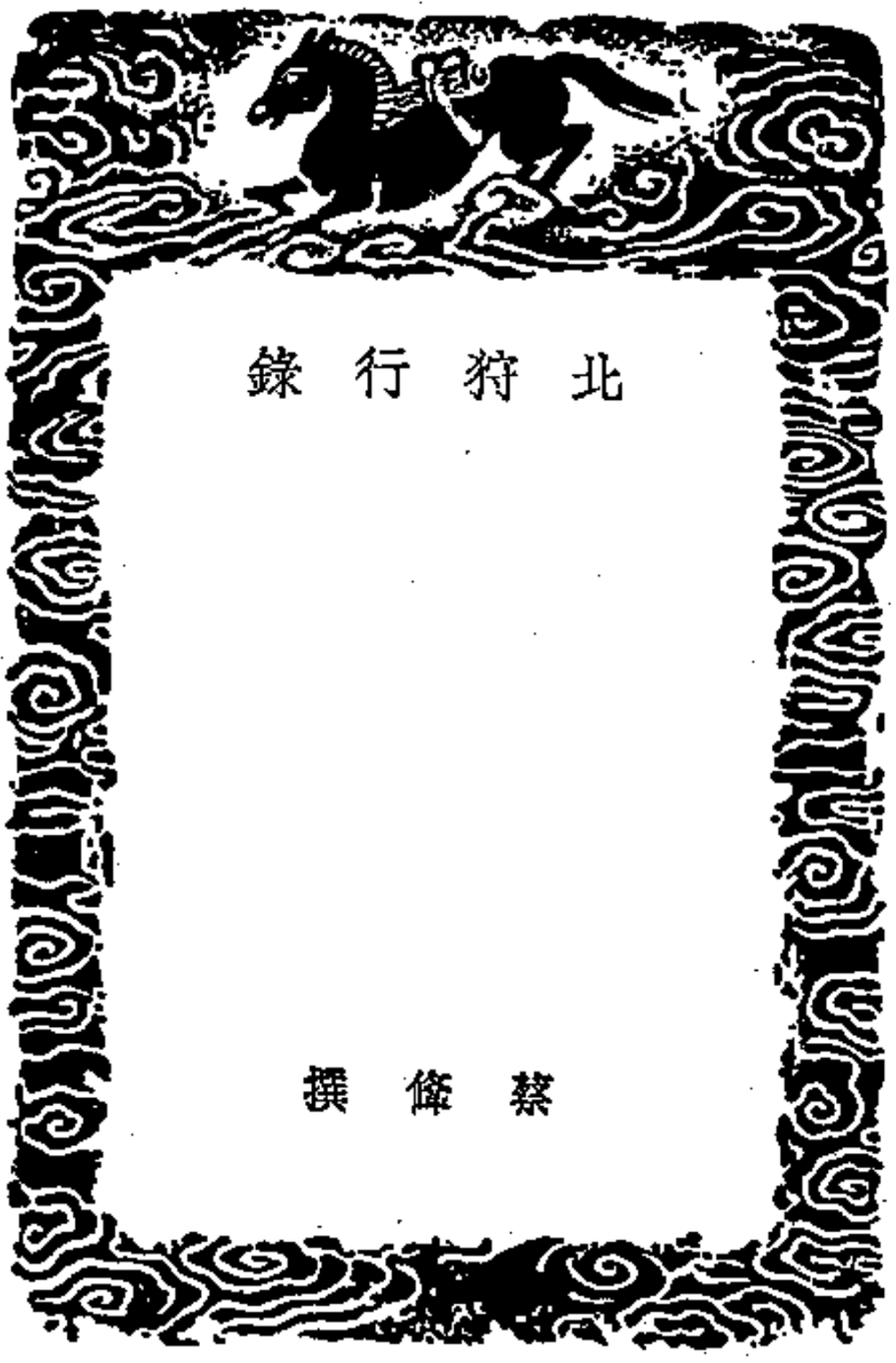
此豈非桑實與我終始耶至眞定府徽廟乘馬與二太子竝騎入門前有引旗寫太上皇帝府中兩街居
人見旗脊慟哭廚人不較也舍於府園淨淵莊牛門請徽廟看打毬自二太子以下皆入毬場徽廟與鄰
皇后在牆上看打毬旣行酒少頃侍中劉彥宗具傳太子之意請徽廟看圍場假後苗駙幷紫徽來迎同行於田野中看圍獵已而馬皆負所得獐兎忽有二人在徽
廟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仗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卽退藥師獨扣馬跪奏曰念臣
昔與上皇爲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徽廟宣諭
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日欠一死耳太子曰藥師誤忠於南朝徽廟曰藥師未嘗抗禦大兵面收功
過恩參差至此卒賠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忠於南朝徽廟曰是是徽廟過河數日宣諭
曰我夢四日卽出此中原爭立之衆不如中原之民倘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
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若歸郭昌幸宜聖念又曰我夢想不妄第記此夢次日宣諭臣曰我左右惟閹
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我欲持信尋康王燕知父母繫念於彼及此行艱難勸曰仰賴天威可以伺便
包裹臥於牆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刀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霧昏妃嬪
絳紅袍儻纏臺兵至卽以衣徽廟爲出奔之計每十數日卽他語一新棚中觀聽臨行猶傳有兵和尾然
了無來音後乃知計姑以緩聖心及恐衆人謀多此類徽廟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兩
膀牽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次廚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伏計八百六十餘乘自過河經滑州城外廝騎
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臣以銀二兩博換飲食賣人知是徽廟卽盡以炊餅藥菜之類上
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卽行生路步人斫窠木騎軍曳枝梢水淺則填以爲柴路深則壘以爲甬道跋涉
荒迥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荊榛或桑木間艱難不可言雖大雨亦行泥深沒脛車牛皆屢死塹亦不容補
死就棄其肉而去人行稍卻則落後軍馬從而驅除至暮下程卽以車前轅內縛遠三面帀如射帖又斫
枝梢線以爲鹿角持兵衛外嚴於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遠
飯大半委地自後習知過有水處卽盛車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自後稍得趕則造飯飯罷卽
支散路糧徽廟與顯肅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來則計
口人給二升惟皇太后懿節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
伴至眞定府方得入城歇住兩日盡換牛蓋自京至眞定牛多無草喫梅疲悴死者十四五至是放換過
眞定府中山行稍緩日亦行五六十里臣勳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眷殿閒暇悲承徽廟宣諭四事亦附
於后

徽廟在襁褓時痊臥忽臥處屋棟中折欲墮復縮其聲遂前殿乳媪急抱徽廟起梁卽墮所臥榻上
哲宗晏駕太皇使縛柔玠等二侍醫於宣福殿前將付有司已而迎徽廟入立二醫見徽廟過驚曰此八
彩之眉一人之容也使王趣上於後安能久耶左右因以奏太皇太皇釋之

徽廟在禁止番裝宣和間燕人歸朝因曲宴郭藥師政趙政韓正等數輩復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禮之

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陰霾侍衛寒慄薄晚徽廟密祈晴霽不食頃陰雲自卷從北去東西一縷雲收之痕

如界，移時天地漸微，星斗燦然，微扇顧侍衛者曰，從來郊祀，未有於此說若是之異者，遂製辭謝宏詞曰，雨露沾，念若輩之直上，瓣香旁達，微夕月之當中，



北狩行錄

蔡絛撰

北狩行錄

宋 蔡絛 譔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壽寺。宗室自漢王仲理以上。別居仙露宮。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裼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謂曰。宗族流離若此。甚憫念之。卿爲予細取索等節。具一目來。欲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匹。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謂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謂支散。

幹离不在會城。太上面諭南北利害。敍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詞發涕容。襄形於色。北人傍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久之。

行在統制之人。謂之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然既是統轄。即令押班起居衙。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雖歷。不可爲在此間。頓改舊制。

太上自燕京遷居勝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絛曰。宦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赫。建炎中興。儻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沈刲。思有以少助維天之祚。今草得一奏。欲厚遣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爲我與秦檜商址。更潤飾之。絛曰。聖謨高妙。非臣等所及。是

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徽號。邀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期不發議。至六月六日。有易姓之命。聖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留宿青城中。共舉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稽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履行。身爲宰相。奉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統。非檜所聞。既不能盡忠於本朝。則何以效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懋民心。不從。既而太上北遷。知檜等竟欲立趙氏。謂蔡絛曰。天祚我宋。宋必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詞。明日具酒殽。邀本部都統。後聞其嘗得蓬粘翠。其嘗曰。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誠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略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己任。故有一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止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歸恩。待爲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賴沙陀以寧國恥。又何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貫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燕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爲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爲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襲先皇帝約爲兄弟。許以燕雲中安人。嘯聚不還。某之將臣。甚惱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譖愬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知責。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宋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藏幣重寶之好。保國活民。爲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不欲如此。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論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聽大慶之言也。昔人有爲趙使秦者。秦問趙可伐與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爲賢母。要言之則爲妒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陛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觀樓。伏望台慈。有以鑑察。幸甚幸甚。

太上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事可閔。一日聞外有貨海者。以衣易之。

戊申八月入見。盡纔韓州之民。出而寓焉。

春秋博士殿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懌。實論蔡絛曰。春秋之書。多弒君弒父之事。錄人臣子者。豈宜觀哉。絛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儆。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顧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錄因奏事。太上顧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徵兆。而金國孛菫八禹打下通事處哥遣人審覘。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實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鈎纂樞要。馥傳北人聞之。莫不加手於額。

而超節之。改歲備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鄰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以爲榮觀。

太上皇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誠未及。不時見敎。嘗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僞爲之也。每西南覘狩目久之。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纔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敎子以義方之訓。每諮至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令附於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華王楨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

宗室皆康郡王孝騭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爲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騭仲基主管御名宗職事。以宝中有挾私憾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憾。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開祖襲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彼幀前。委盡得其所陳之詳。餘歸太上。卽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楨以至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揖躯效命。正在今日。餘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詞慷慨。聲淚俱下。莫不悽愴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道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楨同僚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辯。又遣徐王楨宋邦光再往。至則尙執前論。乃請淵聖及信王楨蒲馬都尉向子展內侍王若冲同往。餘賢從之。再三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餘所寓之地。面引問罪。琴臣力拒。往及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譎枉。案上。復遣前使論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係譎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敢死之使歸。餘上疏曰。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詰答曰。老夫自聞男楞等有譎告之事。深悟衆叛親離。反求諸己。固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寤悔寢尤。願惟一體。其害尙輕。苟使舉累諸人。復何面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讜論。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況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萬毋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蔡鞗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媿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之際。遽擢譎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懷納誨。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回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甯奠弼爲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神考親書答詔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發此。敢不置

之枕席。銘謂帥臘。終身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聰言如是。陛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忌辰。輒膳悲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我志也。後楊鋒書於坐側。

金國送到太上皇帝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羣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立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睹盛際。便我回得一日。足慰目矣。羣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充備用。其餘並賜親隨官吏。皆蹈舞再拜受賜。

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沿燒者。本位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艱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那容應辦。

宗室仲碁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居上京。至有缺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曰。此豈何事。至於如是。令李拓宣諭。經過草裏一通。後有回則。欲乞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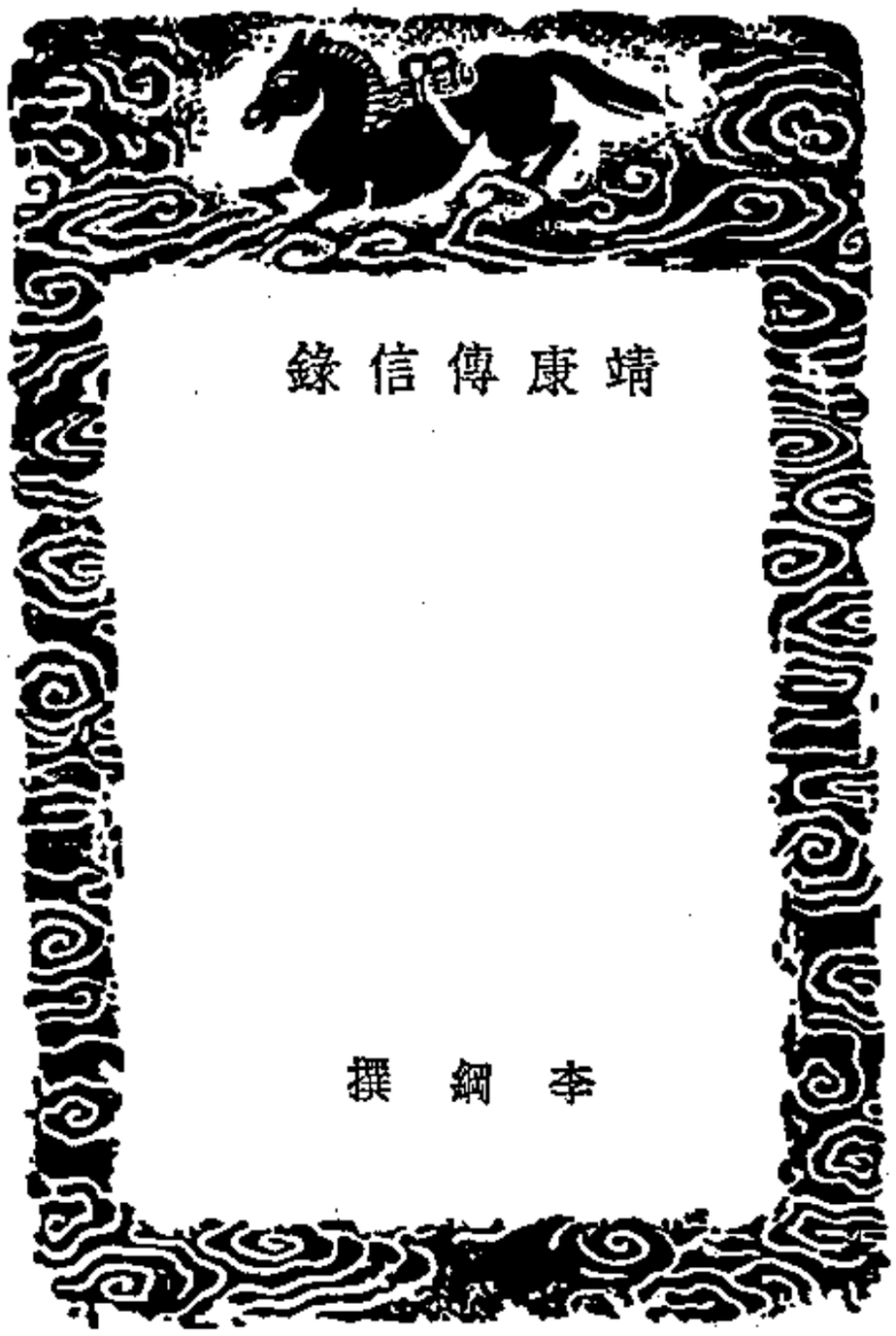
北狩來有行記。太上語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錄。然未有人。詢之。蔡倫以爲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爲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爲後世之戒。

太上謹慮待下。隨行羣臣。無論大小。未嘗名呼。每有遣使。則溫顏慰諭。

太上喜爲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帝告變之後。舉皆焚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如之爲別集。

太上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捕網者。必買而釋之。仍戒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輩皆在籠羅之中。當求諸己也。

太上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璪張燾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靖康傳信錄

李綱撰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粘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牟。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月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鄂江。以二年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幾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眞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秋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秋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慴。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鎭。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棄背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衂。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藥劑而不用。雖習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宋李綱撰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斜孛離不爲帥。寇撫山。郭藥師叛。撫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闍相猪窄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淵聖憂形於色。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遷狄之計。然其事尚祕。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過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諸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訖然無策。惟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艦。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寺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朝夕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匡盜猶獄。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矣。自非傅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興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易不以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家。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聞朋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盥目來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背棄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嘆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

相什伯哉。臣子之義。惟當殺身不顧。死以殉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捕去偷惰苟且之習。媕婀謏媚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輦開。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催吳敏興門下侍郎草傳位詔。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泣。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取而伸視。將褻至夜半方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挾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知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撫景園。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還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滑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渝盟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敍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授受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盟。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報。勢必銷縮請和。厚有所遺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太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誓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愴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願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楚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途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勝騎已遁。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罷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檻以見將士。上可之。翌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隔闕千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敍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開門宣詔。每韶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當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撫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詰朝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窶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視。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至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重加猶豫未興也。上顧問如何。

繼對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段甚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嘗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控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詬。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儲。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徵百牢。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守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敍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門外廡。再召對於顯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李悅副之。余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開遠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厥年。然後備能復之。范雎馮詡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制股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為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傍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宮

安砲坐腰弩牀連礮石施燎炬垂擋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人大小使臣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古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防守之具纔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種生馬監之所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吾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大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即以長鉤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拽木及運蔡京家山石纍門道間敵水中斫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門封邱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忻將士捍禦余盡城上士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手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如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舉酸棗門下有白門上鄉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傳認即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擾中兵卒妄行殺戮插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好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宮嬪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桴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寨梯數十座斬獲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房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袞論給內庫酒銀綵綵等以頒將士人皆感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放輒開門者斬竟候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離不肯進呈道所以衆師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棁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矜方銳吾大兵未集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漸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棁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意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慴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定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攸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棁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辭離不肯南向坐棁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辭縻不證燕人王荊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焉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割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

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通好割地事目一紙付棁等達朝廷心十一日棁至自金人軍前宰執棁唯唯不能措一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同對於崇政殿連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祖宗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乎當最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塹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裂願僅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道貿帥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介有司會計所有隨絹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視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倘何三鎮之有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爲慕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蹤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據臣自應僥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耳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額還應僥以安恐分擾論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鎮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窺可以力爭而詔旨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郎偉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留三鎮詔書戒諭東道以輕發者斬應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直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帛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憮恐再舁謝罪余獨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臨大金軍所過多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及親屬人等及諸色人告以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匿爲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搜括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牓所令傳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牓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之官招集之給錢糧授器械踏塞地團隊伍皆行營主之甚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日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過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師城以南民始獲寧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輩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疏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厲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所欲行者托以機密不復關報余竊嘆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

之後。朝廷日運金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冠蓋絡繹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悉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乘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衣駟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居妃王子帝姬增墓封瘞。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誰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誡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恩已諧好。其誠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見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前車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探得其實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幾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疲兵隨城替。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其營壘。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坰卽分道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之師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陞立戰功。在道有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驍勇。遽召見內殿。賜予甚厚。許以功成有茅土節鉞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御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爲之應。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請且出封邱門勒兵班荊館天驅營。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麾騎出沒擊戰於幕天坡。所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輒一夕劫寨爲

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逗留制爲种師道所誅。卽遁去。而率執益謹。閒然關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離不遣使以謂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金酋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能罷。而右丞親征行營使司。上以宰臣便蕃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板旅以入城。詣衆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閉罷命。乃不果。退詣宰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攸會計行營司所失幾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御劄。錫賚白金綵段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且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興等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圍之。不期而集者數千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皇登開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攸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愕恐。祠辭不敢行。而宜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稍稍。疑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祠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兵民。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遍遣宇文虛中齎詔金人軍中。復遣臧禹秦梓爲割地。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先是蔡攸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有引砲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靡盡砲以擊賊。軍皆懽呼。盤旋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傷者將賞之。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幷斬殺傷部將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堵。盜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納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奸細而斫傷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衆至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貳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謂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智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悟然無所能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康王爲質。卽不復金帛是求。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興大遼盟約而退。猶謂重兵謹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謹送

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慶便利可擊卽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梲右丞。初。李邦彥蔡攸王孝迪趙野。既爲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能。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攸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滑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折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旬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密精。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皆以爲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皆以爲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皆以爲

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盛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唐宗欲發李林甫姦。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唐宗抱泌類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疑在陛下。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誅耿南仲。盛山之行。顯謫置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遂不果行。而當貫等皆相繼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每月遣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陽門。於是喧傳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冀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者。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去迓迎。如蒙道君問對。臣且陳自國城以來事宜。以解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劄子。道君且赴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謁道君太上皇后於舟。余具枋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臚於舟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令具奏知。乞依趙野例輟朝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其道君太上聖孝思慈。且敍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奬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遷寧道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奉下但稽之三從之義。趙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令於典禮。

以盛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令宜方得。因泛及他事。余拜辭退。呼內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互瑞也。以余言爲然。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龍德宮。禀帝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蓋遷寧道君太上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進賜香茶酒食等。餞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詔山請以禁衛護宜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慈。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流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不須詣亳。此兩都。以盛天下之望。其一自敍蒙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力。欲乞身歸田隴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吏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我蒙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國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詢勝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

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洽。道君因詢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具繳都城已受圍。恐爲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中。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正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上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寬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曼衍不進。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歸。子弟不得不恐。待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揖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盤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盤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庶夾道登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崇政殿。道君出背詞筆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遞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赴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出背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候裴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笏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語資福寺迴奉道君儀注。欲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撾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正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曾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藏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閉。閉則愈疑。自疑與閉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閉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過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案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俊賊翦出駕。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睿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遣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卽時上馬。四

月朔。車駕詣睿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國門。余以守樞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金上顯揚。望日扈從朝於龍德宮。乾復上章懇請求能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詔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城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割交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廒有糧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貴前約。及今宜飭武備。邊防勿特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錯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鎮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沿州西至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淮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離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純撫山壘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臣結訓練。令人授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值。武藝精者。次第遷補。賊以官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弛殆盡。而更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官使。東南文弱之習。馬無復有識者。又騙之漕山。遂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指天下馬。盡給其值。則不數月間。天下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雄。深不可以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佳佳浪去積水。隄防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北高仰處即開乾溝。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北流。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陷圮。壍宜漏行修治。而近東四輔郡諸邑。皆當築城。創設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庶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躪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賜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時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撥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資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以解鹽地分鬻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潞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循覆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證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近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收。而不復拘焉。雖免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加撥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貴泰秋

博士。而崇謀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蕞行遺殆盡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從而不問。余竊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保將兵。二曰不保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保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二千人爲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士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步軍十餘萬。隸於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壘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濋輩。以爲使察非祖宗制。沮罷之。余然後知嘆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南仲沮止。敏巧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一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詳議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僻縣冒濫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之。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西度使至遙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少。今皆以賊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按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室吏。祖宗轉官時止以正郎。當親問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闕馬者大半。使司初未曾給。卻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以此離間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走方欲乞罷。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漫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適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彼孤危之躍。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假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乞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得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得。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斡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拋至城下說諭。投以矢石乃退。沿途諸郡亦然。而种師道進兵邁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鎮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乘勝復蓉陽。輸次

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輻重犒賞之物。悉留興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椀祇十數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十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論以欲還行者。余再拜力辭。自言曾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卽令尚書省宣勅。令面受。余奏曰。將使臣不盡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勅。余退卽移疾在告。入割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竟十餘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盡臣余應求陳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爲大臣挽留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縁此以去公。則都人無酸鼻。公竪臥不起。識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鄴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入割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淮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指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相贊唐王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規摹固皮。若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勤厲。屈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若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黜。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擯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裂度論元稹誅逐頗章疏。節其要語。輒隆天聽。上優詔褒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關馬。余白上曰。攻事以馬爲先。今乏馬如此。無以舒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值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爲然。令條具以聞。既而勝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勝同。余竊嘆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軍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翰。時劉翰除宣撫副使。乃盡俗所謂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句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緡。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應事皆未辦集。乞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愧懼。入割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弊車閑。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并龍樞院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參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趙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慰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銜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能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頒神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譟罪古。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披猖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割子。以機邑汜水關西都河陽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黎洛。望拜諸陵寢。潸然流涕。悲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蹙。此誠陛下宵旰思報。屈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諛言爲是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恪孟子之爲人。陛下任信之爲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惕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這次懷州自出師後。斃士卒不得擾民。有提奪婦人敎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嚴。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年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銃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能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磁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竊以爲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調額不補。將過半。其見存者皆消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途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扇軍失策。使之割三鎮。弃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賂遺良民。不可勝數。皆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廟之羞。而陛下宵旰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棄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廣騎憑陵。決須深入。以實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圖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口口勁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冀定大名。橫海五帥府。廣東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聲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調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路將兵。又罷荊湖南北路係將兵。而京西州都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圖結之兵。罷去大半。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卽止。

今已七月遮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笑之。若以謂饋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資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夏降指揮。防秋之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饋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遮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實讀曆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寸數。姚種二師。以十萬之師。一日潰。彼來豈有所傷。以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惟不知兵。亦不知將。不知將。則不知敵。不知敵。則不知己。臣竊笑之

靖康紀聞

附拾遺

丁特起編集

靖康紀聞序

紀明者。紀靖康元年中事也。春正月五日。金人擁兵犯京城。二月十二日。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眞定。攻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二十五日。擁兵再犯京城。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出郊。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邀太上皇帝皇后太子諸王公主嬪妃等郊外。三月七日。改僞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二帝北去。四日。邦昌僭赦。九日。册命元祐皇太后。十一日。元祐皇太后垂簾聽政。邦昌復遜位。收僞赦。五月一日。皇弟康王卽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孤臣特起。自春徂夏。遭在京師。初迫桂王。嘗爲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粗游函關。與同舍郎講問尤詳。悉痛二帝之播遷。憫王室之顚覆。咎大臣之誤國。傷金戎之強盛。事有不可概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失其傳。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輒以知吾君仁聖。憂勤而罹此不辜之實。因列日以書之。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一日。目睹而親聞者。固前後誤。其聞裒貶。尤協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於天。誓於地。告於祖宗之靈。斯言無愧。如其脩史。論後來哲。朱孤臣丁特起泣血謹書。

靖康紀聞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楊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幣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纔兩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逗留堅欲割三鎭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婺垣縣。次破滑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爲備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召文武官於朝堂聚議。御批云。三鎭與之利害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專。其詔百官悉議。仍不得持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給筆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鎭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者。纔三十人。何桌其首也。與者言曰。三鎭旣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不若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人怨。師出有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國家重三聖。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爲人。賈耽乃其末耳。況天下者乃太廟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瑭之事。豈可遵乎。朝廷竟從與者之議。遂割三鎭。遂罷何桌中書侍郎。領開封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北河東京畿轉路並行清野。士民毋得詔募不應。

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錢。命尚書梅執禮爲清野使。

十六日。金使王芮等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頗不遜。仍欲大臣親詣河東河北之民交割地界。朝廷許

之。是日。邊報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游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秋末。僉事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邊報益急。殿前司乃遣馬綱作斥堠。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堅守禦。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懼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者。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刼掠財寶。焚燒廬屋。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居民。搬入聽就寺觀止。

十九日。開封府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折彥質潰兵。已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清野。在今日立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敵至。使無緣邊犯城壁。并守禦八策。獻書下樞密院。大略阻難不行。是夜二更。馬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還。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增置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官吏。以樞密孫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應務。專以應副軍期爲主。遣使交割東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爲名。同樞密使孫昌領之。

二十二日。耿南仲、孫昌偕金使王汭一十三人等出國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倘執和議。苦無經捍。著作郎胡舜陟作長啟。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客寢。大臣裂地過沙場。鐵騎遏河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三日。耿南仲、孫昌偕金使王汭一十三人等出國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倘執和議。苦無經捍。著作郎胡舜陟作長啟。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客寢。大臣裂地過沙場。鐵騎遏河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勤王之師八千人到闕。上令此兵駐劄內地。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屯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岳觀。右軍屯上清。後軍屯封丘門。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三軍。辛康宗統之。范瓊張仙裳潤汪長源翟各統軍在城。屯駐城外者。不知刷算爲何如也。道路遑遑。傳兵已滿四壁。乃降黃牓。告諭士庶云。金人游騎已及郊畿。士庶勿之。不驚懼。

二十六日。傳聞元帥國相來自河東。副元帥太子來自河北。輻輳闕下。朝廷增道所募忠義及百姓等。謂城守禦甚嚴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紛紛。因緣騷擾。往往及無辜。已而鞫實。搒殺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四壁發

亂。道曉。捕爲首者五人。腰斬東壁。已而詔罷宮姓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堅守禦。是日戒嚴。

殿前司乃遣馬綱作斥堠。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堅守禦。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懼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者。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刼掠財寶。焚燒廬屋。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居民搬入聽就寺觀止。

十九日。開封府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折彥質潰兵。已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清野。在今日立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敵至。使無緣邊犯城壁。并守禦八策。獻書下樞密院。大略阻難不行。是夜二更。馬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還。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增置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官吏。以樞密孫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應務。專以應副軍期爲主。遣使交割東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爲名。同樞密使孫昌領之。

二十二日。耿南仲、孫昌偕金使王汭一十三人等出國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倘執和議。苦無經捍。著作郎胡舜陟作長啟。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客寢。大臣裂地過沙場。鐵騎遏河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三日。耿南仲、孫昌偕金使王汭一十三人等出國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倘執和議。苦無經捍。著作郎胡舜陟作長啟。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客寢。大臣裂地過沙場。鐵騎遏河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勤王之師八千人到闕。上令此兵駐劄內地。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屯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岳觀。右軍屯上清。後軍屯封丘門。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三軍。辛康宗統之。范瓊張仙裳潤汪長源翟各統軍在城。屯駐城外者。不知刷算爲何如也。道路遑遑。傳兵已滿四壁。乃降黃牓。告諭士庶云。金人游騎已及郊畿。士庶勿之。不驚懼。

二十六日。傳聞元帥國相來自河東。副元帥太子來自河北。輻輳闕下。朝廷增道所募忠義及百姓等。謂城守禦甚嚴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紛紛。因緣騷擾。往往及無辜。已而鞫實。搒殺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四壁發

初七初八日。殿前太尉王宗礎。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拐子城。躬率將士督戰。凡數合。金人稍退。既而攻益急。初。朝廷爲防秋計。上率封丘門城外按砲錫賚。不貲。砲石迄今。盡擲城外。莫知其數。及金人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架數百。乃盡得前日之所按者以爲賚也。

初九日。金人攻善利通津門甚急。復於護新橋河壘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兵下臨分布牀子九牛弩大小砲壘。又於城下紮縛廠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金人迫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編橋掃竿。稍東棄欲與交鋒。竊風退走。金人引衆進逐。屬擊城上大呼曰。後面應面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僞者數百。自墜陷馬坑而死者百人。金人輒大笑。

初十日。詔展公私房錢。縱市井賭博。以贍小民。內前有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收上訖。言極無理。奉聖旨處斬。士論初以爲疑。已而免解進士發文端奏劄。稱文政所言雖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之路。乞以文政上書揭示。使中外知文政被誅之罪。迫晚。開封府奉聖旨。備文端奏劄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助金人害國。士論始息。

十一十二十三日。大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有詔。除不自安。再宰四壁。犒勞將士。連日巡與之出。正大雪苦寒。馳馬戎服。露手揮斥。其賜費如初。仍命將士披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賜以酒食。遣金人答市。

十四日。通津門發砲。中金人一神將。初傳王荀繼開。乃金人劉安也。捷奏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非金帶。以賜盛砲使臣。又以武功大夫空名誥一金帶一。示賞格。自獲酋長迄小番等。賞各有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少命以官。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金人攻諸門益急。但命使往來。士無莫測其故。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用兵講和之計。蓋決無疏延未斷。養成大患。奏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札。謂金人攻城急。若兵既不用。乞遣使議和。爲便。亦不報。先是。金人初到闕。姚友仲與諸將議。擬之。宰其遠來。其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發。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日復一日。其勢益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是時。唐恪正主和議。恪不之信。迨其攻城既急。龍相唐恪面相呵。稟而友仲乃有講和之請。復不加省。恪主和議而未嘗決。何稟主用兵而未嘗用。是時。友仲特起之奏。俱不得行。

嬰知恪譖而無斷。誤國於前。稟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如此。宜彼強而此弱也。

十九日。樞密曹輔左丞馮澥出使築中。莫測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金人砲座數百。砲擲如雨。人不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也。

二十日。金人渡陳橋。俯宣化門。欲涉河之南。有黑旗子三人已登。都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騎使臣數十及兵士百人。下城。殺略數人。金人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中。俄頃。率相何粟巡至城上。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上矢石如雨。金人略不顧。城脚之西。有披城下衆者。兵約六七百人。見金人到。衆欲與交鋒。竊風退走。金人引衆進逐。屬擊城上大呼曰。後面應面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僞者數百。自墜陷馬坑而死者百人。金人輒大笑。

二十一二十二日。諸門各有披城下戰。殺僞金人亦多。

二十三日。統制官發兵千人。自宣化門披城出戰。士氣甚銳。追逐金人。幾欲棄寨而北。士卒貪功。輒率意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閒河冰陷裂。士卒驚亂。而金人邊追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折。

二十四日。彼勢益銳。火梯編橋。到城下如蟻。次。燒宣化門敵樓三間。發大砲如雨。箭尤不計其數。其攻甚力。護濠河悉填滿。鵝車循衆。直抵通津門宣化門三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矢石灰火。皆不能入。如治道。則娶安砲拌推梯之類。攻城如血。黎明不消。金人乘寨急攻通津宣化二門益急。部六班俱登城。城上及廒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於門。立候大捷者數千人。縱行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大旗於金寨矣。又云。復奪馬千匹矣。時有令云。除守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許上。蓋京六甲正法。能隱形。若城上人衆。恐爲金兵覘望。言猶在耳。金兵分布兩翼而進。衝突前軍。一掃殆盡。皆望護龍河。積屍不可勝數。復自舉梯編橋併攻上城。迎敵官軍。班直雖排布如舊。無一用命死敵。皆下城逍遯。守禦官吏。相攜奔走。金兵遂發火攻敵樓。金人相繼而上。揭旗幟。衆悉潰散。百姓大呼。金兵已上城也。自宣化門。金兵三百餘人。分作東西兩隊。旗鼓引衆。弓矢射逐。已次第分守禦官兵。擁塞不能施放。退師邊廻。崩潰下城。外鐵鷂子作陣。鼓噪而行。與城上金人相爲形勢。士卒下城。投戈散地。四壁數十萬衆。衆城而下。獨北壁守禦如故。幅密孫傅。躬親宣諭。士卒下城。守內救急。至次日。方下城。居民皆爲擾擾。號呼奔走。軍士乘亂剽殺。臥道上者如麻。擾殺太尉姚友仲。將士使臣官員被害者。不可勝數。迫晚。諸金人縱火燒諸門及新城裏居民居宅。王公大地。封掠殺擄。火光亘天。蓬里不滅。百姓哭聲震動天地。金人未脅下城。殺掠者皆潰散軍兵。都耳自早至夜。衙城諸門悉開。新城裏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簒造宮帳。德宮諸王帝姬后妃。皆潛入大內。上倉皇召大臣親王至。者惟濟王潤克家上。召王克家入小閤中計議。遣使軍中傳聞上有意極讎。皆是全活生靈之意。

二十六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急。使命雜沓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腕憑欄。大呼於衆曰。軍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即以獻。皎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及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倉皇不暇他議也。士庶初不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也。

二十日。金人渡陳橋。俯宣化門。欲涉河之南。有黑旗子三人已登。都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騎使臣數千騎。及護衛人馬等。皆欲出奔。泣已而士庶感憤。請甲邀三十萬人。惟止四軍及班直有四方衆馬數千騎。

行門指揮使都虞候蔣宴引數百衆升祥曦殿大呼曰請官家還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那處去衆曰須討一線路去上曰卿等忠義亦不可不備糧食及金寶隨身乃詔殿前指揮左右長入禁城十班內宿衛士爭取重寶以懷之上入祥曦殿內東門司小殿前內侍十餘人立太子在側蹀躞未決倘書上直衛士爭取重寶以懷之上入祥曦殿內東門司小殿前內侍十餘人立太子在側蹀躞未決倘書梅執禮諫曰陛下未可輕棄社稷金人欲兵未下亦當別誠使使哀鳴下詔卑辭請命而後觀變旋爲之計乃令左言論蔣宴曰日已晚矣大兵在外未可輕動俟來早圖之蔣宴素與左言相得遂不復拒命既出御前殿商蔣宴忠讜可嘉特與先次換班正使仍帶遙郡刺史落權除外路州鈐轄餘人並放罪所取金寶並免追納願出職換授者聽金人俄軍前道泚王何梟拜金使六人入麗景門入見傳到國相二太子令旨告諭百姓安業兩國講和是日百姓以手加額私相慶賀造晚朝廷發使執請命黃旗至軍前大宰輔林冲賜酒食果子赴軍中衛城外新城裏金人漸次下城擄掠城中凶豪小人導引金人於坊巷劫掠放火大擾人民遷徙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冰陷溺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縊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日相圍之狀衆目相視莫能辨別

二十七日金人遣李若水入城告諭少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周圍皆吾兵矣可道宰相來議事及邀聖駕出郊議大事是日自昏撫人行

二十八日宰相率王出郊謝二酋開封府揭榜云仰在京文武百官秀才僧録司率衆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來告國相元帥太子元帥請願將金帛牛酒犒師城泣紛紛輸出獻金帛牛酒者絡繹於道各以長竿標掛大揭榜示某坊某人獻物於國相太子元帥答謝活老小之恩滿城如旗幟節次進獻金人喜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黃榜云大金盛欲上皇出郊（乃上皇非帝也）朕以宗廟生靈之故遂當親往書爾衆庶各務安靜無使驚擾卻誤大事士庶視榜又愈疑慮是日潛散殿前軍兵等所至爲害朝廷患之散榜免罪招誘人分道將士及開封府捉事人捕捉計獲者甚衆徑於通衢斬首以令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頃刻復爲軍人百姓剖剜殆盡至有拜骨持去者道傍不可勝計蔡河汴河老小橫尸尤多亦有被制蓋者皆軍民乏食至此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裏城內討獲稍息而城外者猶未定倘肆燒劫軍民至結連金人下城或削髮僞裝金人共劫掠后族貴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害者如骫温成劉明遠高大鼠孫瑩婺等家皆首被剮其餘士庶燒劫扶持老幼攜徙入子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於道如是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徧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開喻饑饉寒極可傷憫是夜裏城外燒劫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半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諸門慢道以鐵鉤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得城縱火燒諸門貸城樓橹越三夕不滅砲架殆盡至是又增治及慢道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躬往致謝香閣乘輿無得疑惑平旦上擁數

騎出南薰門何栗陳過庭孫傅等從曹輔張叔夜護守彈壓是日百姓父老爭持金銀牛酒綵帛獻軍前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猶未回人情恟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議報平安詔云大金已許和議事未了朕暫宿貝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請詔悉還迨夕不寐至有然頂燃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者猶隊伍巡邏遞互自是賊盜無所施其巧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夾道香盤交來閒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安業無致驚擾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朕只俟禮畢了來日入城與萬民相慶

初二日官吏士庶復集南薰門肩摩臂屬絡繹於道起南薰門抵宣化門寧中行道泥污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御車之過頃刻而就申刻駕歸綿及門士庶遮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動天地已而仰瞻天表又皆嗟怨感泣悲慟而泣至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言曰朕將謝沾浥帕子殆不能言鄭建雄張叔夜扣馬攬泣上亦揮慟而泣至不與萬民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上既入內士庶乃散里巷爭傳人情快適恍若再生焚香致謝先是上出長入祇候王嗣者從行凡三日兩夜王嗣宋晉卿云上初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城上一人自稱統軍屬肇奏知皇帝皇帝若親出議事臨好公事但請放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走壁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乘馬如初又差人報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門開凡駐馬一時許步人擁騎夾道擁衛直出青城中金使又奏云徐徐行馬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許至齋宮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行馬入齋宮門側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拜見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欲世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駐宿粘罕軍中翌日亦未及見止遣人往來議事是日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說諭金人方稱皇帝仁孝乃免午刻上與二酋相見於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鴟尾並用青氈裹有誰處亦慮以帷而後設香案北向致謝左右皆歐欲擊大作時城中無事獨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爲發額繼而相賀遂各命坐上爲主二酋次之宰相親王並列於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圖亦不得聞惟潛聽之首說上皇天生聖武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又云城中頗有擾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憐也已令盡殺殺畢上出府庫金帛以道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護者大事何以此爲果欲分賜可與將士餓頃又道人奏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將士但留之左右足矣駕興二酋送上馬道數人侍衛時金人與左右交口皆云已是一家我謂出征已十二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剛相太子來時中途已傳令必破京城萬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統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才皆奇偉太子尤超長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見二酋以表出示皆中書舍人孫覿秉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遽失籓籬

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援牽羊之請又云上罪負罪以播遷微臣指疆面趨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以負罪爲失德宇宙爲寰區上皆從之

初三日詔軍前謝幸兩宮安撫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謂大金軍前致謝及兩議門伺候金人報已面金使十餘人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到軍前請若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使命傳報經意甚勤是日朝廷紀綱漸振劫獲掠者數百餘人追晚二酋遣使將書其略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追事至於今良可嘉悼康王見在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名喚回來審其意如何疑寒伏惟善保愛祖宗社稷其言不名止云皆虛係移督物極烈大金副元帥吾上朝廷遣僉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命發赴府庫拘收文籍欲遣赴所有犒諸軍

初五日金使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匹開封府揭示自御馬而下盡拘籍隱匿者全家軍法告人賞錢三千貫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騾乘轎至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馬蓋遂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收藏軍器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藏法先是城破軍兵拋棄軍器狼籍道路多爲民間收斂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等使令收係支給口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民間權住典賣人口以散失人口者甚衆人難於尋覓盧隱匿者不肯歸還也迨晚又有詔撫中外遣使分詣諸路乃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於軍中令分割地界了足歸還又取蓋臣家屬凡二十家如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張孝純蔡嬗李綱本家屬及要李綱吳敏徐處仁陳覺劉韓折彥質折可求城中官吏權命是聽其或在賢路或已出京者具以實告詔使者六人行軍請號二會雖聽信復拘留未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登城不下人復更生已受天賜但軍馬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軍外切憂敢少支散不敷應成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濛再生之造義當錫其家貲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措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金使皆責甚峻又選換羸瘦者

十一日有大詔金軍兵已登城敵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至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錫其所有盡以犒軍已降聖旨拘收成里權貴豪富之家金帛錢糧犒設大軍自皇后貴頭又詔有能舉先錫財犒設大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奏聞當議優與官爵今已差官編行根括外

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倘有藏匿寄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埋藏並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出榜云見奉聖旨拘收成里權貴之家貲財以助犒軍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齎納

切慮罪責致將金銀等藏寄右仰人戶等將本家金銀裘段錫其家貲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爲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代支其犯人以軍法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告給賞不行陳告與

犯人同罪民情洶洶姑不聊生於時有從政郎陳行率先詣開封府投報乞以見開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數輸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金人所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家屬欲質於軍中者開封府至是悉以勾集圍結於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暗飢溺塞之聲不忍聞通夕不寐有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所犯爲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銀甚緊鄭王后宅以隱匿金銀不肯盡輸有詔交納並遣發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奉官者甚衆權斷勾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瓶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及使臣等於交質庫金銀匹帛諸鋪家至戶到搜認拘籍一面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帥胡真統領兵勤王後軍不繼爲金人擄入塞中

十五日津搬犒賞絹赴軍中左藏庫京師上四庫所有如數京畿保甲盡差充役三衙使臣分地分監督斡軍各執旗幟旋則人皆爭先馳以幸早結所搬綵及十萬匹是夜尚書省大火燒刑部拆尚書省牌投火中燼之乃息

十六日津搬犒設物如前金人擇絹不堪者浸鹽水退換傳聞二酋甚怒謂使臣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命委曲致懇其怒稍霽

十七日津搬犒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浸以鹽水朝廷乃於內府銓擇絹之奇者充代

十八日詔免京城公私房廊緡一月先是金人再遣大臣之南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復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督責金銀甚峻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抽納慈數遞限者拷治難成里權貴家屬官至承宣團後婦人封掛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一兩準三十二千錢一兩準二千二百又榜諸州縣鎮甘遣人在京貿賣經易見在金銀之人並蠲納官店王許告納隱匿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廳店戶至屋宅拘收者金銀之人並蠲納官送納又詔神霄實籙悉以充陳知情與同罪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宰執以下應曾賜帶者並仰赴官送納又詔神霄實籙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搬犒設軍絹殊未敷數遣郎中監督使臣於諸門分監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物者多不遵求瑕指疵動輒退易官吏難透其賞至於棒殿使臣者意欲賂遺乃肯受納官吏至是多以大帶沙糖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榜四壁毀宮屋貨賣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是日根括金銀尚未數數又詔質賣戶質金銀並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益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奔湊往斫伐木者無慮千萬人多爲軍人強奪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奢簿經如蘇黃文及賈治通鑑之類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見錢支出收買開

封府直取書籍鋪。是日。萬歲山斫伐者益衆。聲聞亭榭悉毀拆。而倉皇之際。聲榭欲倒。奔逸求出踐踐至死者百餘人。互相毆擊。攘奪而死者。又數百人。旦刻間。被剝剔市井貨人肉者甚多。至是又多有之。先詔樵採萬歲山斫伐竹木。而軍人群毀撤聲榭。又攘奪喧亂如爾。至是開封府捕斬作亂者五人。稍息。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貢金帛。以書揭示士庶。書云。皆盡你移省勿極烈左副元帥王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檢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匹。於內揀充犒賞所須。一千萬匹。今承來示。搜尋深意。恐似防再索。假以爲辭。於理來安。比者城破。本意纔兵。但緣不恕。以致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千萬匹。絹數不限。早望依數應付。其完悉無用虛辭。國書在前。大金登城。欲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綵緞。自當踴所不以應付。除內藏左藏元豐及龍德兩宮御前皇后閣太子宮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外。大段缺欠。今聽論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裝段人戶。仰體認大金之恩。匹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并管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交與受納官。如敢隱匿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處置施行。士庶視榜。頗懷憂懼。道晚。金人來呼醫甚急。傳聞二太子有目疾。命以翰林醫官視之。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應被擄失去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請令於東西塔院。同諸尚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塔院會集數萬人。不知尚書省如何處置也。是夕。火燒開寶寺天宮寺及居民五百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急。又詔罷尚書開列官貲榜。僧道紫衣師號等。揭榜旬日。不開有應募者。

二十七日。金使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燃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已殺使臣賻贈五百匹兩。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搶殺於驛前。剝剮之。至是索賻贈。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採萬歲山竹木殆盡。又詔毀拆屋宇以充薪。軍兵百姓趁者。又復如前擄奪。先自城陷之一分。道右僕射何栗。聞指大金軍前繼告。慫恿以謂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活一城生靈。無以爲報。性命無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官盡行收拾。須管盡數收括。日近供納。仰御史臺催促。毋致稽違。如有不依今來約束之人。一面已依降指揮處置施行。又榜云。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卿士庶其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催歷抄寫。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勾呼禁繫棚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拷訊。荷項催促征者。相望於市。迨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上徽號冊。咨爾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忽出南薰門。開封府尹少尹以金銀數未敷。各降三級。是日。車載金銀起納軍中者。莫知其數。迨晚。榜詔云。朕出城議徽號冊。貸請國未集。來日定回。仰居民安業。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又如昔時。午刻。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以

府印命。不敢稽緩。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退金銀。而偶奔走甚迅。百姓從而奔走。妄意爲交割城池事。爭往觀看。而金人城守者。遥見城中數千人奔走。而甚疑慮。遂報軍前。俄頃。金人報甲伏。忽備鐵鶻子於門外者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督官於前。胡跪訴說。幾不免破扑。而監官具言人偶奔走。百姓又從而妄意。懇告再四。乃得免。

初四日。金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諸州交割地界。蓋自靖昌耿南仲出使。職遣陳過庭。皆奉爲交割地界。兩河守臣百姓等作壅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日。竟不得石州。金人患之。乞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乃降勅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徧兵來。不可失信。欲壅割河北河東永圖精好。雖即時應許。道靖昌耿南仲前去。其實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自大金臨城。壅守彌數。終致失守。出城歸款。上表稱臣。受其正朔。所有重兵。皆不下城。猶守候交割。撫定了而後收斂。仍取應係合州官員在京血屬爲質。候撫定了日放歸。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勾到知石州種廣家屬。遣還軍還石州。早已歸款不用。知其餘家屬。縱候撫定。亦爲歸還。今聞某州某守未降。蓋謂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分界。但大金尚在城上。若更壅守。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宗社之禍。不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外。原係河南百姓官兵客旅。元許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不能保。若汝依前不順。豈止宗社無所裨益。在汝亦必不保。謹無執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書之聚中。

初五初六日。津搬金銀表段。動以車計。又退換表段不及端者。督責根括。殊爲緊急。初來管押人。惟務寬刻。

初七日。四壁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於慧林院。先是城陷日。中書舍人高伯振與老母稚子全家俱死於亂兵。至是遣骸狼籍。無與殯瘞者。瓊出己錢。爲檄於僧舍。及作齋薦悼。瓊雖武人。而能舉此高義。亦可嘉也。是日。何栗使軍中。

初八日。何栗使還。尚書省揭榜云。準御封付下大金軍金銀裝段。府庫士庶元初數目十萬。未及所須之一分。道右僕射何栗。所指大金軍前繼告。慫恿以謂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活一城生靈。無以爲報。性命無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官盡行收拾。須管盡數收括。日近供納。仰御史臺催促。毋致稽違。如有不依今來約束之人。一面已依降指揮處置施行。又榜云。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卿士庶其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催歷抄寫。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勾呼禁繫棚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拷訊。荷項催促征者。相望於市。迨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上徽號冊。咨爾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忽出南薰門。開封府尹少尹以金銀數未敷。各降三級。是日。車載金銀起納軍中者。莫知其數。迨晚。榜詔云。朕出城議徽號冊。貸請國未集。來日定回。仰居民安業。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又如昔時。午刻。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以

186

金銀表段少。猶未得回。事體緊切。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表段者。火急盡數赴開封府納。許人告給賞。犯人依軍法。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帥只是爲金銀表段事未集。限猶未回。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搬金銀表段。莫知其數。士庶負荷競於馳納者。亦不可勝計。有榜云。御前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尹。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表段數少。朕再三懇告元帥云。京城居民父老衆多。必不止此。卿可告諭權貴豪富之家。爲體朕意。疾速了納。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是有司尤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及移文店居客戶。迫諸倡家。悉被攙認。一城騷動。人不安居。是日又拆搬景龍門富放邊所用金燈珊瑚翠羽飛仙之類。赴軍前交納。至自月初。金人大索元宵燈燭。欲於城上作元夕。十餘日凡在京道宮佛寺正店所有。搜絕殆盡。稍不堪者。輒退換。

十三日。隨坊巷作隊伍。舉金帛者。不可勝計。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聖恩三日不食。大金元帥怪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尋差從官卿監。分頭四壁。直入居民家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所搜多有所獲。又強勒家奴僕告首。廂官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爲保。罹鍊兩亦取之。事體紊亂。人情搖動。及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兩個御傳元帥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俟數足方放還。可速依下項據所有數目明批上歷。須管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隱匿。卻因而搜檢。告首發覺。便行軍法。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放出宮。開封府咸里鹽藥人百姓老娘諸色人等。

十四日。臨安府差官押到金銀表段。自一匹以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俾軍前免信。聖恩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曉諭者。右榜。左右廂被委請耆保。寫給去榜文。排門勸諭。念聖恩兩爲百姓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依此送納。已指揮本廂使臣。開具被委請人勸誘到金銀表段數目。類聚供申。以憑保申朝廷。乞賜推賞。激勸忠義。其有家計優厚。尚切占吝。不行檢納。及指便騙撮。或將已掠物。輒行隱匿之人。亦行具名申解。當依軍令。如民戶別無金銀表段。亦許量力抄上。錢徑赴本壁。根括送納。金每兩三十五千。銀每兩二千五百。省表段每匹五千。官爲收買。是夜。帝宿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僧道。悲候大駕者。又雲集於南薰門。有榜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前納入官。出限不納。私有藏匿者。並依軍法。自今後。不許以金爲首飾器物等。及出賣新城候門罷行天下侍從官鄧中分頭四壁根括。有以仇隙而告者。亦被括納。告訐之風盛行。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廉其事。乃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戮於市。彈壓官往來四壁不輟。又榜云。訪聞民間多以松柏竹檜作兵器。

八廳所有。一錢一兩。無不括納。車載而去者。絡繹於道。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中來。當進大軍入城搜空。當體此意。不可誤事。士庶讀榜。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持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揭榜云。御傳到聖旨。軍中供御帳幄。欲膳炭火。什物不缺。迎待禮數優異。率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議未定。須回保無事。恐軍民士庶憂疑。令多出榜文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宮靜。不得喧鬧。因民情頗苦。故有此榜開諭。是日。陰霾四垂。家家愁苦。士夫憂惶。作詩歌者甚衆。獨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行。人多胎炙。其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哀殖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嗷胡歌舞衙衙宮。抽敛脫鈿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實賂。聖主憂民民更憂。刖子逢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名臣繼明道。都人哀殖塵再蒙。冠劍夾道趨華公。神龍合在九淵臥。安得羣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博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慚趙氏賜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一啼悲。會稽山峙聲動地。萬家香霧浮天衣。胡兒刖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歌歸東北角。

十六日。四壁根括金銀益急。先傳二元帥兩個。過上元節回。至是未聞變興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生何槱等。欲以書達二酋。邀留還闕。先詣都省陳狀。具述執政者權不聽許。是時實成欲達者凡數人。執政者又不聽許。獨挾徑赴南薰門。乞以敬示守門者。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稅往軍前監軍詰難。而挾因高論抗辯極高。二酋敬殺之。由是餘人盡懼。復得達矣。（何槱通鑑作徐揆）

十七日。有榜云。忽前傳報。爲元帥留赴磐毬。只俟天晴宴集便回。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有金人下城擄掠。又有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也。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號之聲。聞於遠近。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表段。人心稍寬。亦莫測其故。但聖恩殊未開悟。期宿郊外。至是幾浹旬日。復一日。陰雨不止。父老士庶僧道。自朝至暮。雲屯霧集。又命僧道作緣事。以懇祈神聖。祈請恩回。自宣德門至南薰門。不絕香滿大街。贊詠洋溢。如是者亦幾旬日。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益急。有榜云。忽前傳聖旨。只向天晴赴磐毬大會。了事便回。內仰居民知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在京舊開質庫之家。須管依舊開張。以濟小民。又上大金皇帝徽號。崇文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假武光聖。皇帝殊未聞。忽遣期。市非安傳。可速可懼。又逐夜多有金人下城擄掠者。爲百姓掩殺甚多。又聞軍民有以他物與城上金人博易。及以穢水代酒。戮二人於市。乃散榜云。士民近有以穢代酒。在城上與金人博易。殺戮生事。自今後敢有與諸雜博易。並依軍法。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赴磐毬大會。小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城中見車駕遷延許久。上下疑懼。撰造語言。傳播不一。又乞請軍器以備緩急。宣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廉其事。乃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戮於市。彈壓官往來四壁不輟。又榜云。訪聞民間多以松柏竹檜作兵器。

以防托爲名。仰開封府禁止。如違。依軍法。自是人心益不安。

二十三日。有榜云。在京原開賀車人戶。須管仍舊開張。如違。許人告首。賞錢五十貫。張叔夜請依舊收係諸州解發材武人。日給食錢。監國許之。是日。宣司增置糴業米場。買柴炭場。米不過三升。薪不過五十文。其值減市價數倍。赴場糴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給軍人米。聽從便出糴。意欲生小民也。又榜云。爲陰雨艱難未得。車駕未回。金人忽索大梢木并水銀等。又聞率倉破額作哭不知何人。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彷彿類城陷時。金人索內夫人優倡及黃門蔡京梁師成王朋家聲樂。雖已出宮已從良者。亦要之。開封府散遣公吏捕捉。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騷擾。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色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榜右僕射何栗傳到文字。稱城外聞城內百姓見兩元帥來放鴈回。人心寬泰。又凍餒者多。皇帝聞之。出涕不已。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元帥。議事未了。陰雨連日。薪炭缺乏。家家愁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糶賣柴米。庶幾小濟。仍不須聚聚以俟鑾回。若有攙奪朕食百姓。出榜之後。言放弦詔示。想宜知悉。士庶聞詔者。莫不墮淚。先是城陷已兩月。物價騰貴。這上出城尤甚。至是城陷已兩月。小民樵蘇不給。饑死道路者。以千計。市井所食。至於取貓鼠。甚者雜以人肉。如鼓皮馬甲皮筒。皆煎煉食用。又取五岳觀保真宮花藥檜皮浮萍蓬草之類。無不充食。雖士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後四壁乃增置米場。出糶官米。者凡數十處。俱宣司措置無法。大抵軍人特強攙剝。而小民受惠者少。攘奪踐踏。動致死傷。有如萬歲山採樵時。纔面揭榜。不許軍人糴買。男子婦人。分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人。莫知其數。悉押赴場。詮擇。開封府非及四壁官衙事。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物法服冕旒冠冕輿輦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并取家廟。又索景靈宮玉輦石彩色帽幞書籍之屬。人擔車載。絡繹往供納。急如星火。頃有榜云。兩國通和。各收信誓。車駕已還。渠已了畢。只候旦夕回鑾。仰士庶安業。勿致憂慮。及衆人聚集。恐誤大事。是日。捕獲內夫人倡優尤多。

二十八日。雪始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官赴南薰門接駕。士民簇湊。充滿道路。延頸企望。以俟鑾回。已日。傳聞回迫曉。寂無所聞。民間造撰語言不一。彈壓官捕一人。戮於市。人無敢齊盜者。

初六日。開封府榜云。再括金銀。又榜再括馬。並要根括。限初七日。盡數送軍前交納。亦以金銀再索也。是日。傳聞回迫曉。寂無所聞。民間造撰語言不一。彈壓官捕一人。戮於市。人無敢齊盜者。

初七日。金人藍條東州門。冀測其意。傳聞諸門昨夕多有金人下城討賜。因與百姓戰鬬者。士庶方且憂疑。午後。有內家車子數十。各攜被褥於車後。詣南薰門。是驗面去。良門老卒從行。皆有憂色。士庶益惑。不知端倪。監國令旨云。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道君。領宮嬪出城。親詣大金軍前來覲。回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洶懼。各持兵器。巡警坊陌。官司彈壓四出。至深夜亦不敢息。留守急召百官議事。不盡已上更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俄頃。監國有榜云。訪聞小民多持軍器。往來街市。仰各安業。如敢依前持兵器者。並決治。十五以下。追父兄決。又申諭。上皇出郊。正爲求覲回。仰居民安業。不得亂撰語言。

誑惑蒸聽。是日彈壓官司百出。百姓持軍器者如故。已而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偃武光堅皇帝。初四日册立。初五日移寨。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與士庶競傳相慶。且訪問明與之意。皆未論。頃刻傳聞。召奸民作出榜示。開封府已獲捕根治矣。及晚。開封府有榜再申諭。上皇出郊。不得持兵仗。舉仰居民安業。緝夜巡警。自保一方。其日諸王賢家駙。並佐軍前。

初九日。皇內前揭長榜。備坐金人節文及孫傳等報應文字。民間始知廢宗社。欲立異姓。百姓相顧。號慟限越。士庶皆傷不令上皇東巡。主上遷都也。留守司令司僉都巡使范瓊撫諭軍民。咸泣不已。其榜云。元帥府近以宋王降表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國。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斬誅。途許向新。既不改前悖悍德意。甚是至再討。猶敢抗師。泊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仲待罪之請。道轡載銜。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寬約。宋之舊封。頗亦廣闊。既爲我有。理宜混一。俱念出師。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士。其汴都人民。總隸主邑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并后妃皇女及親弟王公主之屬出京。仍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勳業者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衆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當宋之百姓。並宜從新。其國候得姓氏。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期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子左副元帥宗盧。你移肯勿極烈。右副元帥諳板勃極烈。都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狀。今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國信。傳聞播越。義當即死。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固若親戚。緣及期年。悲傷疑懼。無所不至。若遽棄履絕。實非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蓋始終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具審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軍前。同仲恕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以來。政修德備。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謙阿。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禮已重行。竊貴檢會上皇。昨違大遼信誓。亦係董貴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願見嗣君悔誤前非。即無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及至即位。臣民歸仰。今威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藏修臣子之義。如拋降金銀綵段。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下諸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遠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致。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心。存卹備至。不推臣民愛戴。固有二心。兼據今中外。實本有堪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恐因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廣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舉。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之意。但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國外之舉。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欲望台慈特賜威怒。終始特與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賜俵散班師之後。退守偏土。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君仲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憐。早賜允從。伏候台令。

又孫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別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具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恩德甚厚。但傳等切見國主自即位以來。悲傷萬狀。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帝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即位以來。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太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貢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主之。不欲立上皇子孫。則乞於神宗二子中擇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傳等不勝激切之至。

元帥府據孫傳等狀。切謂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守信誓。不務聽命。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獨以寬仁釋其罪貸。別立賢人而已。可謂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聖諭丁寧。而輒言趙氏。雖不忘趙氏。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今後不得更有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右傳等準元帥府再迴翰林學士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切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非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以罪罷。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莽山澤之間。亦非德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他姓。又恐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不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及外方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聞。乞元帥府自行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預越皇懼之至。謹具狀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

元帥府君詳孫傳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慝之人。其餘臣僚。碌碌無聞。若舉於草莽之中。孰肯推戴。夫運數既衰。必有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悲俟聖旨。早舉堪爲人君者一人。當依已降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今在軍。多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慮密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堪舉者否。若果有堪舉者。請示姓名。亦與依允。惟不許何禦李若水預此。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官各敍銜名連署。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傳等今月八日。準元帥府劄子。再請悲俟已降指揮。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在京及外。俱難自

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所推戴狀申者。傳等切詳本國趙氏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歷告。今來遠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及子支屬。若不干預。倘冀台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苦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委無其人。被難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痛哀。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狀申聞。伏候台令。

是日。士庶續榜。悉無生意。遮訴宗廟至此。性命不保。逭家聚首。相與待死。日已半中。路無人行。夜皆持兵器巡警。無慮千萬人。巡行遶旦。官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云。仰百官父老。午時各詣南薰門。聽血懇告大金元帥求恩回。自寅造午。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傅張叔夜責狀於門吏。其狀云。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前已累具狀元帥推慈。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戢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伐罪之意。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下情不勝哀痛。總告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又狀。

傳等除已與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倘有不蒙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盟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在元帥。則有監國皇太子。自衙主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安帖。或立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早賜矜憐。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望風盜據。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揣此言。罪在不赦。但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民。於今九世。天下之人。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候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懇切。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

十三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官所議狀。錄申軍前。金人移文。取親王帝姬及南班家屬甚峻。京師官吏。一時驚擾而已。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開封府津遣王公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於遠近。先取官吏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亦有發遣者。內前至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者。百餘日。又追取宮嬪以下一千五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嬪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怒。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閩人及南河人。官司各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十人忻然應聘。士論鄙之。是日。取御史中丞秦檜赴軍前。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僧行數十人。開封府集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傳院不下十餘人。解赴軍前。後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番覘施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刊經板。官司購求。即時解赴。

二十日。解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前。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而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官。陳狀軍前。乞取家中所藏金銀。開封府經令掘取解者。如是者凡二十餘人。線在先去軍前者。寵中皆有金銀。二會由是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謂向以爲絕無。各有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再行根括。官吏移文督責。至緊而至。峻官司不敢復拒。已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皇皇。若無生意。是日。宗室宮嬪赴軍中者。猶未絕。呼號之聲。所不忍聞。

妄爲禍福。速招連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前批付徐秉哲云。我以失信。爲金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無使喧撓。反爲我累。太上皇亦批御札云。倘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內前。宣諭百姓。趙氏已失國。軍前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盡出。不釋邀阻。先是。初八日。越王燕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官司捕爲首者一人。戮於市。方定。至是。乃頒戒約。嗟乎。閭閻下賤。亦知有君主之心。豈堂堂紳正笏者。乃甘心賣主乎。此尤可以摧心泣血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並出南薰門。百姓哭於道上。太學生哭送於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震天。皇后太子一車中。士庶旁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孫傅張叔夜赴軍前。金人移文城中。令百官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爲主。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用趙氏。開封府御史臺糾集百官於都省議。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以上赴議。歷給札各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爲主。異議軍前。范瓊領兵把都省門。關封府御史臺公吏。疾趨奔呼。勒令速書名銜。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遠邇。但亦無敢慨然立異姓者。惟御史中丞秦檜。列謂邦昌無狀。不能盡人臣之大節。以釋四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乞押赴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

奉大金皇帝聖旨。元帥台令。令立少宰張邦昌爲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不敢推戴。欲立賢人。亦敢自軍前指揮。

二十一日金人移文令議遷徙事御史臺經集百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督責金銀尤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及宮人敘飾之屬金使自入內中親手盡皆抽去宮司猶懼其未能多集乃於四壁置場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金每兩三十二千銀每兩二千五百多有赴場貨者猶以爲未也又揭榜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往往樂於博易官司收買金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赴軍中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項二十五日解發盡絕並不得聽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棄聽尋委開封府使臣小火下逼散行搜索狹街僻巷無不周徧小人無知覬望輒於市井大聲號呼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呼官司從之而不問此又可扼腕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宗室南班官等赴軍中絡繹於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千車督責金銀尤爲緊峻又有軍前告禁中金場及鎮庫金塊者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指名取太學錄黃豐楊愿二人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爲三十人所使復托疾爲申覓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旋懼莫知所措迨晚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催促根括金銀已而將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押赴軍前二酋震怒拂膺大聲斥責命執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即倘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給事中安俊也既殺復令簽級軍中以令於衆屍首棄南薰門下時監軍者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執催促金銀官黎確等四人幷幸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晚大風拔木百姓既聞殺侍從摧毀諫上下怖懼疑啓變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巡警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以上折爲九等均定金銀表段數目各差人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爲三等攤認金銀表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忙急如星火一城騷動不堪其苦而自廢主以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詣私家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是輒乘醉插花滿頭聯鑣而啤睨行道勞若無人觀者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表段大抵尤甚於前李若水兄及從吏皆在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人初屢上時蕭慤持詔宣讀龍衮迫上脫袍是時何桌等悉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持上呼天痛哭爲金人所囚累令金官高伺譖誘若水以高爵若水略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若水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而不敢輕與金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歲城陷之後再立主上永事大國歃血宋乾又復違背又如金銀所須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而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巨賊耳弔民伐罪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青城東華門外殺之臨死罵聲不絕於口自金人強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以身死社稷之難者纔聞若水一人而已萬世之下宜其不能掩其忠也

二十八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表段又如昔時先不要紬布等至是悉要緾擔不絕於道傳聞城外表段堆

積如山有腐爛者而竭府庫困民力可勝道哉

三十日上以文字達二酋欲飲食衣服其文送開封府始令搬御前服用等出城士庶聞之無不痛哭

三月初一日金人告報軍中欲道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相入城合送於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張邦昌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千萬人范瓊任長源諸統制官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遊者及門而反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卽位猶豫未敢先是軍前指揮如不背卽位及城中不順推戴者先戮大臣而後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哀

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文武百官庶民每日並詣尚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遜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及議定初七日擇時卽位是日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覩事勢至此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祗候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事未啓爲人所告范瓊自部兵格殺五十餘人其餘悉潰革父子與爲首者並磔於大梁門外嗟乎革誠有志奈何事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

初七日辰時張邦昌卽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餘人乘騎數百從之持册文邦昌自尚書省慟哭上馬至闕庭又慟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頃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迸册命國璽再拜謝金人退文武百官引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紅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連日宴金使於禁中

十二日金使移文索金銀表段又峻且云金銀表段所須十分未及一分仰開封府在京坊巷見在人戶等數配限三日納足如不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戶口數目開封府報以七百萬戶軍人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數配意欲於此百萬戶中盡行數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之欲數原數雖細民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一百錠表裏五百足家至戶到分到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小民自知所配太甚復事出於衆且相戲謔云假使變賣盡爲金銀化屋宇爲表段亦豈能如是數納但金人自以爲必得而準窠督責者纖悉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表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怠又散榜逐坊逐巷其戶口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忙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問官司亦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乞免其事云

比以胃腑痲禮願展謝悰雖邂貢於忱辭終未孚於台表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臧惟罪昧之初實軫陷危之慮民志未定故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夥念將何以息其動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實頗罄竭悉已輸納嗣位之初朝廷祗畏戒諭官吏固敢不虔仰蒙大恩敢不思報雖割肌體豈足論酬念斯民困弊以其圍城之久比屋饑孳者多每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

生。欲拯給、則乏米糧以繼其命。征催正急。剜縢相尋。若閱日消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夫踴天踏地。莫救於元元。曷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切。賜以矜容。特貸冒犯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始終之德。遂全億姓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隕滅。期於沒齒以答隆恩。

十五十六日。征催金銀表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邦昌命百官庶務。作循修偽職事。國子祭酒學官。舉行不敢懈怠。時曉示諸生。須管從課册假滿。及鎖院補塡。十七日以後。私試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災。是日大火。燒百餘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命道國子祭酒董逌。撫諭諸生。慰勞備至。逌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困。諸生困於澌盡。多有疾故者。逌眷尤甚。日不下死數人。有至十餘人者。邦昌具知。乃有撫諭之意。又命醫官十人。於諸齋日夕看候。又給藥餌之資。各五千。太學疫氣尤甚。先是就正齋生蔡延世。夢金甲神在太學前。箕踞而坐。顧左右百餘人曰。要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有被髮赤目。趣向北呪曰。飲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纔七百人。今物故者三之一。亦可駭也。後病疫發臥者。往往只於豆湯取效。由是太學疫傳服之者。無不愈。疾疑其神人呪水之異。故黑豆方似亦可以廣傳於世。因錄方於後。黑豆二錢。炒令香熟　甘草二寸。炒黃色　右二味以水二盞。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

二十一日。先解發醫官伎藝等。復有入城者云。被二酋指揮。驅悍告假入城。收買藥材物色之類。其醫官各於行李箱篋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醫官某人行李。或云國相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於此。當欲矜蠲可謂下愚而撫知者歟。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節次索金銀表段。並犒軍之物。所須雖未及千分之一。但念楚國羣遣。本固則邦寧。庶有征督。重困民力。已議停止。邦昌令開封府散榜曉諭。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札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皆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廚中所用什物。須於左藏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請勉事新君。毋念舊主。仍替御名。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迸落。

二十四日。軍中放還官吏僧道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允迪沈晦亦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啓行。

二十六日。城外大火亘天。傳聞金人前寨焚寨柵。

二十七日。邦昌用天子鑾衛法駕。編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慟哭。送太上皇帝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出南薰門。設香案。謝恩。及餞別二酋。及午而返。迎日之出。不過設香案。陳起居。並如常。從行即王時雍徐秉哲吳幵是也。士庶旁觀。無不感愴。

二十九日。五鼓。太上皇帝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太子軍中。主上在粘罕軍中。主上乘馬。侍衛百人。

後有監軍從之。自鄭門而北。所過一城角。泣面號泣。諸王各乘車。士庶傳聞。肝心摧裂。親王駙馬宗室。多徒步不能行。驅之使前。

四月初一日。兵退。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復分撥兵衛。尚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金師之退。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者。如蟻集鱗次。惟鑿與播遷爲之愁恨耳。

初二日。上下四壁修飭樓櫓。委侍郎邵溥總領其事。倣修城司壁官屬各有員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外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米麪豬羊等。不可勝計。又乘下老幼病廢及婦女等。至是盡徙入城。多有挾遺米麪。或有懷金帛者。欲以爲入城養生之具。盡爲守門兵卒搶奪毆打奪之。城外金人遺棄之類。大抵亦多爲兵卒所有。此亦官司措置乖謬耳。

初四日。邦昌肆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稍稍已至近境。午刻。有榜云。

范尚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議事。仰城中不得搔擾。

初五日。王淵領兵到闕。屯於通津門外。邦昌出手書。欲册命元祐皇后。其書云。

予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網罟。實難逃於刀繩。外迫大金兵火之餘。內軫黎元塗炭之苦。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憚於夙宵。忻曰之存。趙孤實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前跡以甚明。重惟本朝興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聰明睿知。徽柔懿恭。王假有家。嬪母儀於方夏。天作之合。早配德於泰陵。雖皆寓瑤華崇道之居。亦繼承欽聖還宮之請。久棲真於秘館。尤著德於令聞。仰仲於懿範。將禹稱於儀刑。是用舉國僉章。擇時陳書。躬卽彤庭之次。庶修欽奉之儀。允契天心。式從人望。幅員時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卽安。更介蓋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令有司擇日具册命。奏速施行。午刻。奉元祐太后於瑤華宮。仍居延福宮。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於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兵七千人到闕。屯於青城。

初八日。邦昌命賜學校之士恩有差。是日。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册元祐皇太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曰。

以身徇國。蓋嘗質於軍中。忍死救民。姑從權於垓下。乘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被惟遺變之非常。本以濟國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復活萬靈。社稷不移。衣冠如故。奉迎太后。實追少帝之玉音。裝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河。尙餘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口於閒謀。漸以北還。既禍亂之消除。豈權宜之敢後。延福宮太后。宜遵依原奉欽聖憲肅皇后詔旨。正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繼遣使康邸。未知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避位家宰。實臨百工。誓殫孤忠。以輔王室。惟天心悔禍。啓帝胄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

惟多方之時乂係我后之斯猷邦其永孚於休庶亦有辭於世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退居資善堂復收僞赦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出呼見羣臣不稱朕面奉由內降則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詔至於禁中諸門悉行械鎖趙以臣張邦昌謹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時雍附會其心以貢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時雍先著名列狀後邦昌入時雍專主其事頗有德色每於邦昌前言事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朝中僉呼時雍爲三川牙郎謂王黼用事時雍與鄉人貨賂往來差遣殊不知亦能爲資國牙郎也

十二日勤王之師繼有到闕者

十三日道路漸通日有出城者四廂都巡檢使范瓊揭榜云據探報金人尚有後軍見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輕出不知何意

十四日開封府曉示準奉皇弟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札子當府領兵勤王以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講和及得曹懃密奏稱不得輕動誤國遂屯人馬京畿以示逼逐後據探報屢李兵衆恐有姦謀即傳檄河東河北激厲軍民以兵邀敵於前促勤王之師追詣於後莫不響應今聞兵衆既行未知二聖所在臣子之心痛淪骨髓呼天叩地限越無所雖有探報未審虛實仰開封府詳此悉開具兵馬臨城盡興未盡二聖車駕還與未還仍曉諭諸人當府領兵邀道迎請以安衆心具狀申來士庶讀之莫不感勵

十五日李綱傳檄京師云

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湖南勤王之師旬日得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仰開封府散榜曉諭又傳到何志同等率師勤王檄書云

徽猷閣學士朝奉郎知淮甯軍事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充經制使翁彥國奉議郎都水使者葉夢得等敬告士庶金兵再犯京闕侵擾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願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之俱生今諸道之師大舉於近輔凡我同盟毋愛身徇私毋懷異觀望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全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違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實鑒太宗實罹斯言

十六日開封府榜云

傳到京兆府安撫司劄子據從義郎秦鳳路經略司準備將領檄第一副將本路奇兵勤王種深申契勘準秦鳳路總管衙指揮領秦鳳路奇兵軍馬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秦鳳守官凡二十年深悉番人情委是諳熟今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骨提龍國首領溪姑內盛首領藥買食國首領藥欄出頭爲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錄木瓜心情願自備衣甲人馬口食前去斷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有恢恢國首領結連通溫來傳送前去會同發遣訖契勘前項諸國首領深爲在熙秦累年嘗勾茶場日逐相親人情遠

邇大段習熟今來逐人爲見深自乞前去勤王各情願自備甲馬口食隨深身前去委是赤心忠義人馬強壯深以指揮各分頭統領分數路前去破敵及乞差發得力使臣多處金帛前去激賞上項首領各取便路疾程起發前來京路會合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契勘深一行軍馬經過縣鎮居民往往以錢糒犒賞父老多稱前後所過軍馬無此盤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乞照會施行者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使任長源宣贊舍人軍頭引見司使臣各轉一官云以京城彈壓之功故遷至此

十八日開封府揭榜云

兵馬副元帥公文行下當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諸處人馬追擊掩殺金兵仍令隨軍使宦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開道路走使臣三偏督河北東路諸州軍府追殺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絕橋道把隘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后妃期邊宮闕使三軍將佐臣子死節督報國恩先下大名府路分催諸處人兵將士臨渡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契勘自去十一月後金兵登城接甲不動假倡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中外聲跡不接致請二帝出郊乃嘗載金帛蟠蝎都藏以成奸計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以下渡河北去及啓行外人纔登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日月變色夷狄竭我中國乃上累君父切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移患遂致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佑有宋垂億萬其必有待賴公卿將帥一心保護廟廊安存庶姓又見大宋之德澤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於天性自總兵於外親振甲冑冒犯風雨欲殺定國難誠當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敗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及國家一落姦計蒼生奈何自康王聞此泣血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盡事勢至此戎以刷父兄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亦許充賞期於力救二聖回用恩中外故來忽歸朝暨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興情日夕顒望必與祖宗之積累甚厚邊道兵作擊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停成大功禮禋天下當所駐兵距京城之近具公移恩撫都人者右曉示在京各令知悉朝奉郎徽猷閣待制兵馬副元帥宗澤

十九二十日宗室叔向青城募救急義兵又分遣使臣揭黃旗入城召募一如雍時應募者多市井游惰無能之人

二十一日大元帥府參謀宮東南道總管趙子崧揭榜云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援王室已至近城切惟趙氏德澤洽於民心主上仁聖慈儉天下忻戴獨以奸臣竊國坐致金兵犯闕禍變之大嘅古來聞至於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以去天下臣子悲憤痛切甘心屠潰況本朝親王元帥將兵在外故於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帥之柄蓋本天意康王已委副元帥追擊金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子崧等軍準備以圖興復仍登壇歃血盟於三軍千萬人惟一心誓死赴難今率臣忠懇至三衙太尉

等。上下計奉母后寶玉。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軍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金人刼請車駕及皇后之時。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堵。勿致疑惑。以待恩撫。須至詳示者。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母后節次遣使。請迎康王。官吏士庶。延頸以待。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並赴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而去。

二十六日。太宰張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朝禮。迎請康王。

二十七日。括船裝發綱運及乘輿宮嬪等。赴南京。請康邸。泝河之船如鱗。

二十八日。祭酒董逌。率太學生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康王節次移文諭京城士庶。及令有司作急備督綱運。以濟都城缺乏。

三十日。迎日官吏赴南京者殆不絕。

五月初一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肆赦中外。改元建炎。後一日。赦到京。士庶舉手稱慶。

靖康紀聞拾遺

元年春。金人退師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已而秦檜協謀。力排李綱任兵柄。將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欲中綱。殊不知中綱乃所以中朝廷也。种師中五月敗。解八月敗。殺戮潰散殆盡。而終不解圍。九月三日辰時。太原陷。凡十有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之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孤立。內外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尙執政者方遣使議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日改。野王配享。朝廷貴近。私植黨與。弊乃益甚。烽燧不立。斥堠不遣。金兵翔於河上。猶未之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遣及諷下。兪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召天下之兵。京師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誰與歸。卽王璽自六月使還時。太原未下。金人亦頗厭用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鎭私稅。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鎭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王雲屋夜奔馳。纔六日至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欲與之。雲與宰相吳敏素不協。因以事撓之。貴如唐州。雲猶再三抗論。引列利害。吳敏百端阻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雲使金。時太原已陷矣。雲十四日回報。言金人欲三鎭。朝廷雖明有許意。復猶豫未遣。雲再衝突。既行。已見殺於磁川。守土者說奏云。王雲入境。忽爲廟中神馬突死。異哉。

太上皇初起萬歲山。奇花異卉。怪石聚於山。窮奢極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砲石。盡取給於此山。亦上皇之賜也。舊在禁中。今年秋。屏國囿之觀。毀撤垣牆。許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覽。其間山川盤礴。不可紀極。奇石森列。悉有名號。如玉京獨秀太平品。卿雲萬態。奇峰縈藹。飛來峰伏龍走虎之類。尤爲特絕。又有松陰竹徑。花園石洞。邨居酒肆。莫知其數。戕賊日久。殊乏樵蘇。有旨。許軍民入山採斫。樓臺開闢。一朝撤去。中有一絳霄樓。金碧鬪錯。勢極高峻。如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其間卽天神每降格處也。自軍民毀撤。不遵時殆盡。遂成丘墟矣。萬歲山始立用此名。後改爲艮嶽。又改爲壽岳。期與天地長久。今不數年間。興廢如此。可勝嘆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術者王淩明。以謂國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於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咸以爲笑。天時豈可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年號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國乃閏十一月。天時也。番漢雖殊。而五年再閏。不同如此。豈歷數有功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謂用兵過孫吳。軍中稱二太子爲佛子。言不殺人也。大抵紀律嚴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統制官死事者三人。胡畫陳克死於戎。姚友仲死於兵。獨劉延慶劉光國父子。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祕候西方。萬餘人突出。殊不念乘輿播遷。無所赴穆。安危在反掌。開延慶父子食祿累世。荷恩而履蹈反愧於市人。要之危難之際。始見臣子忠義之節。不必將種相門也。

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鼓。凡有數槌。槌上懸係毬子。所以其聲疾而大。或日暮。天欲曉。其時不常。破城之後。又於四壁繞城種柏。不知何義。

去年春。金人犯闕。衆皆在西北地牟駝岡。金人旣去。識者引汴水灌岡。爲水所壞者。凡十有八。冀金人不復下梁也。識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淦牟駝岡。胡不俟金兵復來而後引水灌之。則金兵可盡沒。今乃先引水灌岡。是教金兵預備也。其謀之不臧。抑何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軍人。卽都亭驛殺金使四人。剖劓之。其一乃監軍之子。餘不得姓氏。自廢主之後。凡欲洗城者數次。蓋監軍頗怒國人之殺其子也。力欲洗城。披甲挺刃。凡數次。登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近。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劉監軍。與粘罕二太子不預焉。蓋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後。征求不一。番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服御嬪宮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書籍。上喟然嗟嘆久之。

上講和回。憐太學諸生辛勤。效死弗去。卽道中置舍人孫覿兼祭酒。慰勞諸生。及開護貿易。諸生感激。上意。涕泗橫流。繼而再幸軍中。爲往來人數。聞諸生時有獻書。乞詣軍前論列者。官司例不許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燒開寶天管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鼓殺從官梅執禮等四人。及捶打鑿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啓行。自犯闕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皆有變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也。

京城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禦則有李擢郭仲荀喬師中。統制則有王奕姚友仲。統領則有高特范瓊阿盧彥石可寶李湜。其餘遙急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十數員。每一統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員。效用不下四五千人。每使臣一員。日給錢八百文或一貫。效用或三百或五百。率多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權貴內侍請求而至者。身未嘗親戰。或不出職而受上賞者。用命當錄者。未必收錄。至於中傷軍兵。有輕傷而得重賞者。有戰死而復作逃亡申舉者。其弊殆不可勝言。其尤甚則有統率官論功第賞。雖子姪親戚。遠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詭名誣奏。例被賞典。京師雖陷。彼猶揭告札以遣子孫歸擢鄉里。自以爲得計。比比皆是。守禦將士。往往如此。蔑其死守而不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騎渡河。先遣王黃來。堅欲割南河以和。朝廷從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播昌齡河東二十日。粘罕來自太原。河陽。磐青城。齋宮。幹離孛來自眞定。渡河。營劉家寺。先是。樞密李回將兵防河北。不能禦敵。回引兵近走。金人遂猶獄京城。閉守。居民乘城二十七日。東壁百姓喧譁。毆殺統制官。然守備不戒。將卒庸懦。又賞罰不明。識者知其必不能守。車駕親幸四壁撫軍。擐甲服劍。士卒鼓勇。造攻具甚急。或襲上遣兵出郊。結諸□以扼金人。縱不欲戰。庶幾金人不敢近城。爲異議所阻。金人築甬道。造鵝車洞子。欲攻南壁。爲都水監守決河水灌。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車駕議和。又欲皇帝遜位於肅王。辭語慢侮。宰相何桌招集流民數千。厚賞。號爲奇兵。又馬步軍太尉王宗濋。馮縉兒郭京。召游手七千餘人。自言有隱形秘術。且以拒金人。

金人皆以爲笑。後盡沒於護龍河中。嘗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聞。自治甬道上。幸陳州門。大怒。龍撓拘繫之。時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風霾甚。守城官不能發弓。凡二十餘日不發。雪深丈餘。二十四日。金人自陳州門推鵝車洞子。雲梯。上縱火燒鵝車等。風火反燒敵樓三門。士卒懼甚。幾於潰散。有旨。併力修完。敵樓未畢。二十五日。金人自所燒城入。凡十四人。先登。士卒潰散。自相踐踏死者。以千萬計。統制官相星宏死之。是日。郭京引兵入陳州門。或云與金人爲應。拔漢幟。遂立黑幟。斂兵不下。是夜。火九門城堞。內侍黃經臣死之。金人又縱火燒近城寺觀。屯兵者。凡五日五夜不息。城中不知死所。百姓奔左掖門。閒車駕所在。帝御宣德門撫諭。且納死守五日內城門始開。二十六日。金人遣使議和。何桌使金求和。明日。遣皇子爲質。不納。堅欲邀龍德出郊。衛士譟宣李福作亂。伏誅。時有欲邀車駕南幸者。明日上單騎出南薰門。見二酋納款求和。追夜還宮。自是何桌李若水等及誤國大臣。皆謂金人守信不殺。殊不爲備。初凌礫阻格議臣。金人遣使入城。露車馬金帛寶玉綺綺女子百餘。動以億兆計。官兵守城者。多投金營。言城中虛實。取索官司百物玉寶器玩。無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便宣詔四方勤王。退師南國。永和。蓋欲絕我外援也。凡五十日。而金人斂兵不下。伐木爲障蔽。若山林。內外雖不相見。時有游騎剽掠近城居民。焚刼干侯大第。取金寶婦女。小人乘勢。勤髮塗面。詐稱番兵。白晝爲盜。官不能禁。有捕獲斬首者。日十數人。凡月餘始定。正月七日。金人遣何桌李若水入城。賫金寶。不足。欲挈何桌家屬。又欲縱兵大殺。桌甚懼。奏言金人欲入城。上再行出郊。議上徽號。玉乃迫車駕出郊。上雖難其行。

然甘桌之詐而不疑也。別無一人知者。明日。急傳車召如軍中。百官痛恨。復奏。皇太子監國。孫傅王相張叔夜至擢密。范瓊領兵政。車駕幸劉家寺。遂月不得歸。太學生何挨等哭於南薰門。金人迫至軍前。殺之。事見前錄。

采石瓜洲戰亮記序 ……一
采石瓜洲戰亮記 ……一
戰亮記 ……一
戰亮記 ……二
戰亮記 ……三

采石瓜洲戰亮記序

昔唐裴晉公平淮西而韓昌黎爲之碑柳柳州爲之雅其功業文章輝映簡册曠古鮮儷迄未有繼之者惟我宣諭尚書虞公當采石瓜洲之戰以偏師嬰賊全鋒遂能大破虜兵使自屠戮坐復兩淮之地功業顯著見於尚書之除命矣議者迹其事謂不當在平蔡功下潼川蹇公少劉省幹乃尚書公門下士尚慮四方萬里之遠未盡周知就爲紀

壽朋蕭

戰亮記

宋潼川蹇　駒撰
平湖陸　烜訂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悖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虜悖語侍從臺諫備虜之策宰相又宣聖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戰當如何亮已提兵駐汝州之溫湯示渡江漢

壽朋蕭

戰亮記

從上流以窺吳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虜爲疑形形我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虜出兩淮異日何以應之不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以行未幾亮遂沐京

九月亮以重兵五萬號五十萬出淮東時劉錡爲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口虜又以精銳從上流以窺采石瓜洲之前錡將員琦拒之小捷錡以病不根者去萬萬矣或曰蜀人素不武此以風聲氣習言也禮不云乎儒以忠信爲甲胄禮義爲干櫓傳不聞乎一賢制千里之難一士止百萬之師僕於尚書公得之矣馮持約秀才得此副本施於劄劘以廣其傳異時吾蜀士大夫激昂奮勵以赴功名之會書名竹帛勒功鼎彝尚書公爲之權輿云隆興改元昭陽協洽秋七月既望得軒漫叟書

壽朋蕭

戰亮記

猶幸權一戰不主允文語

丁巳報權渡江朝廷震駭

戊午遣樞臣葉義問督視江淮允文爲參贊洪邁

馮方等俱在幕府

庚申允文陛辭上勞曰卿詞臣不當遣然以卿洞

熟兵事姑爲朕行上又曰朕固知和議之不足

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以

爲今日之備適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

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奏來朕所不敢惜但

患事不立耳

辛酉錡兵敗自楚州盡棄淮東之地虜騎躡錡至

皂角林瓜洲之前錡將員琦拒之小捷錡以病

過江允文次鎮江見錡問病因問今日事勢如

此相公何以爲教錡謾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

人不得已方用之允文曰今逆虜席卷兩淮厥

長江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莫當得一个不

壽朋蕭

戰亮記

得已否乎錡又曰錡直是不愛作他官職待告

廟堂將制置招討兩印納了允文笑曰相公不

愛作他官職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自權敗

事朝廷恢懼九重方有蒙塵之憂相公欲攜此

印何處繳納錡語塞

十一月已巳亮兵次采石

壬申錡將劉汜敗於瓜洲知建康張燾益告急

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罷權促赴都堂議事命

允文持書招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李顯忠會
采石以權兵授之
乙亥允文徑趨采石中路王權敗兵絡繹於道允
文採聽其言皆曰昨王權淮上只聲金不聲鼓
蓋權惟事走爾吾屬隸殿司馬今王權敗事棄
馬奔軼我輩徒走雖有技無所施相與哭於路
旁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間已聞北虜

鼓聲震地行道之人曰虜人以今日過江從者
相視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顧
謂侍者曰吾此行蓽廟社安危事之濟否當以
死報君父鞭馬疾行午後至采石卽走岸口望
北岸賊砲彌望逾數十里賊瞰江築高臺植
黃綉旗各二中張黃蓋亮躬擐甲據胡床手執
紅旗指揮逆旅又酌金盞飲諸酋以酒
先一日亮刑白馬牛羊豕各一祀天與諸酋歃血
爲盟決意以是日渡江而我軍星散無紀律允
文急遣人招一二統制官勞問次因訪問權所
以致敗之由皆曰權驕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
權望敵奔走未嘗履行陣耳允文曰汝輩今可
一戰乎衆人笑指北岸曰那邊體面怎抵當公
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江南席卷無措足之地
汝輩雖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
中求活耳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

以報國乎衆皆曰顧未嘗不欲戰奈無當頭者
允文覺其言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謬妄抵
此今朝廷別差官管此軍矣衆愕立曰差甚人
或欲益進水軍掩前令虜兵不得去允文以爲
歸師勿遏況虜懸師入冠多寡之數與我相懸
若我軍小衂技窮明日遂無兵相支吾止命强
弓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
岸上之屍凡三千七百餘人殺死萬戶一人生

獲千戶五人女眞三百餘人死於中流者不勝
計允文撫勞將士具捷聞朝廷諸將環坐見允
文旁側樞府吏趨走甚恭方愕詫往往間起問
吏舍人甚官職對此虜中書朝廷侍從也諸將
趨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閹門宣贊爾豈有文臣
騎馬往來行陣乎允文執其手曰諸公何言相
與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允文
叱諭曰虜今雖敗然逆黨尚衆明日必復來乃
謀令士卒夜渡江近北虜箭力之所不及卽以
石絙船爲陣又遣統制盛新以兵遏楊林河
口先是虜得和州卽自巢湖造船自楊林河出
大江允文又意虜必以奇兵出此間我之不意
故先遣新專兵遏之
丁丑北岸虜衆壁立我師以神臂効敵弓射之賊
衆披靡繼遣火船燒賊戰艦煙焰漲天少頃逆
亮忽麾軍下臺從陸遁走是日逆亮命僞參政

李通跪臺上口占辭爲僞詔遣張千校尉駕小
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又似與權有先
約允文以其策雖出於用間然不可不以朝廷
已行遣王權之事報之絕其覬望偶顯忠至卽
與顯忠議以書報之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
梟張至此今朝廷已將權重寘典刑今統兵官
李世輔襲嘗捉二子今易名顯忠是也參謀前
日奉使以一箭破的虜舍人是也汝欲瓜洲江
渡江固有以相待無多詞見試遣所獲女真奴
婢二人賫往繼遣探騎五十過江知虜果退走
揚州與瓜州兵合矣允文謂顯忠曰賊懲采石
之敗提大兵往瓜洲京口無戰備我欲行患兵
少今采石虜旣喫脚手不敢復此窺伺又長江
邊面分屯防禦雖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
能任責輟一兩處兵馬應副如何顯忠曰惟舍
人之命允文卽移時俊兵馬於馬家渡令顯忠

兼守之輟李捧金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
艘來會京口
庚辰允文次建康見義問知府尙書張燾聞允文
至步行來問勞甚懃曰燾所謂賴公之庇昨完
顏亮要初十來此會飭不知置燾何地諸公議
遣官往京口燾曰虞候采石之勝虜旣是
行無以易公允文笑曰允文固當行然憶俚語
云主人得罷於江欲計殺而食之烈火使釜水

百沸橫竹稍其上與蟹誓曰能渡此活汝蟹知
主人以計殺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扣蟹曰汝
家渡大城皆以爲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
謂爲不然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
有一楊林河而已與采石相對餘皆下流無河
道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探得楊林河中見今
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下流諸渡非
所憂也方逆亮往和州窮日夜之力造船意爲
必有過人者故采石之戰官軍所用船才五之
二以其三實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
敢大段追襲防其戰艦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
十小船無襲蓋遮掩和州渡口所用者便欲以
當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虜涉淮
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
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接戰逶遲引避
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
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
二港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李顯忠到
軍卽與之商量分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纘忠
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
援京口督府又檄楊存忠邵宏淵同力防扼庶
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
但彼合而我分故强弱之勢若相異自虜得兩
淮其力漸分糗草乏絕人馬多病死故意急急
此人也臣願以身任之今淮西之城猶云不守
於采石之戰大敗又將僥幸於瓜洲今我之精
而鷹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爲
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

無疑矣臣再聞士夫之論謂采江渡綱沙夾馬
家渡大城皆以爲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
謂爲不然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
類是乎諸公大笑是日泰州已告急允文入劄
子論江上事宜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達追
堯舜天心人意無不助順避位之詔初下將士
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
奇觚廎

大信口無虜船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
必保無虞臣切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
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不甚費兵力矣臣閭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萬乘之君而可履險臣
嘗兩次口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采錄
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
逆亮之奔北而徐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
憂君之誠惟陛下裁察

癸未允文至鎮江謁劉錡病已革允文問疾勢如
何錡執允文手曰休問疾如何朝廷養兵三十
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一中
書舍人我輩愧死當死矣先遣一介報泰州連
日大風未能行允文與楊存忠成閔謀曰賊已
臨江當日嚴守禦之備今舟船方繫岸萬一不
堪駕用誤事宜令戰士登舟按試且采石之敗
虜氣已索欲間我不意是以來此今我反出其
不意示以有備

辛卯次州瓜是時止有戰船二十四隻相繼李顯
忠所遣戈船亦至戰士踏船繞金山上下洄泝
如飛北岸諸酋皆憑壘縱觀曰南軍爲備張設
如此時亮已次揚州急遣人報亮亮跨馬即至
列坐諸酋會議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
舉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
石江面視此爲甚狹而我軍御且不利不如徐

爲謀以間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
數矣我不即誅汝今沮吾軍事詎可恕酋哀懇
久之亮曰赦汝汝率諸酋旦日各將戰船百艘
約五日必絕江遣令先斬汝諸酋退曰南軍有
備豈宜輕舉輕即送死今亮以險狠拒諫吾等
有言不從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爲強也遂定謀
殺亮

乙未夜作南軍劫寨直至亮寢帳前後皆亮親兵
誰何諸酋云汝安往諸酋詭之曰我欲帳中幹
事親兵縱諸酋入引弓射帳中亮被箭躍起猶
挽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自家人應曰
自家人即卑辭祈懇曰汝殺我今日之命懸汝
等必殺我速得死爲幸然我自去年十月至今
日作無道理事宜汝等之殺我也諸酋連以數
十里是日北人田政以亮死報我師繼遣探騎
偵虜虛實知虜衆移屯

南犯者花不如長安貸家女慧麗專寵凡打毬
縱獵出入無不從之明日諸酋遂麾軍退屯三
十二月已亥以亮殺聞朝廷北虜亦懼亮之死欲
列坐諸酋會議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
舉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
石江面視此爲甚狹而我軍御且不利不如徐

職以實振等上曰朕曉得向江上甚風色得他
單宜力其功豈可忘尋有旨張振等就巳轉三
官落階官除正任承宣并觀察等使允文繼入
奏曰昨采石事勢可謂危急臣識
振等行伍間許以重賞振等效死力戰致虜酋
沮索弒死今三官不足以酬勞乞回臣在身官
社之靈陛下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之有臣
是行惟知以一死報國死職亦臣子之常事上
嘉賞再三有旨第采石之功統制官張振時俊
王琪盛新戴皐以功績顯者已推賞特與階官
上更各轉三官其餘將士令李顯忠等保明取
旨推恩允文奏曰陛下等效死力戰致虜酋

紹興辛巳親征手詔

朕履運中徼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無拯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腥膻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息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纂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傷蓄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亂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奸詐觸厥醜類駈吾善良妖氣浸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冨庶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涯方將躬率編素以啟行率貔貅以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讋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巽成泥水之歎鬬士倍於晉師當尖韓原之勝倘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

軀報國共雪侵陵之恥各有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進發手詔

朕以遊亮渝盟侵犯王畧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矣戒嚴屬茲進發凡遐邇股肱之郡大小文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姦宄究毋虐善良毋事征求毋擾獄市內則輯寧於封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論中原并諸國手詔

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等人久爲金虜暴虐役使科斂或進爲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舊疆百姓爲宋國殘民蹂籍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並進以救爾於塗炭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爲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元帶官職更

不減一口其有以土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悉以給賜朝廷所蓄唯器甲文書根草而已如女貞渤海契丹漢兒一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人昨被發遣歸國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金雖用事並許來歸當加爵賞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皓日

閱古人傳記外志畧史筆庸下之君此乃鐵中錚錚者金主海陵紀甲午會寧師於汴州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湖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及帝遇弑以此書捕之不書左氏之傳春秋也是書而各列本末備詳始終善惡亦馬雲卿所謂良史筆庸下之君此乃鐵中錚錚者歟

尹家鎮行本畧事而詳者歟

以付前氏又金事史廣元手書鈔堂帙共

龍蕃張謂采石之戰日星晦冥江水震湧功

趙萬年編

趙萬年編

開禧二年四月荆鄂都統趙公淳被命提兵守襄陽五日除京西北路招撫使時襄莆副使斌已出師攻唐鄧失利公方收集潰卒申飭邊備以嚴守禦十一月三日除公兼知襄陽府先是報虜騎逼境衆號五十萬分三路而來是月五日犯棗陽統領馬珙張虎醇源等戰死遂圍棗陽統制雍政馬謹等領兵力戰潰圍而出七日犯神馬坡時副帥魏友諒統兵於彼公聞虜兵甚衆亟命萬年往諭魏帥勿迎其鋒可緻兵且歸樊城徐爲之計萬年甫至已受敵統制楊杞等戰死魏帥拔圍而出同日犯光化統制鄭皋等戰死光化舊壘不守公恐虜乘勝鋒不可當遂令江北清野縛浮梁盡渡樊城內外軍民老幼凡數千人渡畢人人以斷橋爲請公不從急抽江北諸處把截官兵及戰退卒相繼入城幾爲人薄暮方斷橋徙門外居民入市盡除附城屋舉致城中以備新築城上分四隅以本司左軍統制劉津屯東隅江陵左軍統制吳強統領屬立西隅江州統制林璋南隅

本司統領王世修陳閒北閘即運防城器具列城上忽有相識而去者公謂弟路分內機漫曰吾家世受國恩先祖帥河陽舉家爲虜所殺獨吾父得免音今帥襄陽值虜入寇誓當死守報國內機曰漫志亦然公每語官屬必勉以盡忠死節存撫居民無得驚惶公盧城中或有姦細命索之嚴保伍之法民旅皆給號記委國官巡警火盜又恐虜人臨城必有火砲凡近城茅竹屋并附倉庫者悉撤去仍取市井潛火水桶上以防火箭却於庫務取酒甕十餘貯水列置市井分背既定十七日聞虜人欲於白河口抓扎船筏過江公單騎至江頭看虜有無船筏至中途遇統領董張珍報虜江有虜人叫言完顏相公欲請招撫打話及到江頭完顏果至隔一洲公欲上船渡水問衆言虜人多詐皆不欲公去自謂受國厚恩一死何惜卽渡往洲上相去四五十步有打紫傘稱都統相公者乃完顏也其人身材長大年約五十以上前後人從整整圍統數重公只將數人亦傳張紫蓋立於洲上虜言傳語招撫管軍不易公亦回傳語虜言我已屠襄陽下光化席卷神馬坡又發人馬去取隨信德安招撫可聞早拜降公爺云自古用兵有勝

有負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所在爲備你何曾取了我州府這般言語只是恐嚇得百姓耕農我本朝軍馬已於下江清河口等處殺北軍甚多燒子船千百隻想你不知虜又言你出師無名公答云兩國和好多年我本朝亦要寧息只因南北權貨相通商旅困買賣或生釁隙陳至相殘害我朝廷曾降黃榜約束邊民如有越過北境者依軍法處斬緣小人喜亂南北之人互相抄掠牛馬因而引惹生事遂至今日虜又言都是皇帝誠公答云正緣是它容縱此事朝廷已將他遠竄海外虜言好好招撫說話分曉又言我得皇帝聖旨不殺南邊百姓公答云你將我邊民殺了甚多卻如何道不殺虜言不會都自安業自家恁相近爲一家人又言我北軍東已自海泗西已自川蜀有二三百萬軍馬分頭併取你州府席卷而來襄陽雖有城你不可恃招撫太財如此分曉豈不察天意我得指揮取襄陽且看襄陽許多生靈面閙早拜降若早拜降我也不入襄陽府城便自回去公卻叱之云各事其主惟當以死報國安有降理我只有韋孝寬故事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我更有長江之險無限戰船以待你來完顏語塞遂言招撫好將息上馬揚鞭而去次日虜遣主簿向明賫完顏并副統二書

張紫蓋立於洲上虜言傳語招撫管軍不易公亦回傳語虜言我已屠襄陽下光化席卷神馬坡又發人馬去取隨信德安招撫可聞早拜降公爺云自古用兵有勝負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所在爲備你何曾取了我州府這般言語只是恐嚇得百姓耕農我本朝軍馬已於下江清河口等處殺北軍甚多燒子船千百隻想你不知虜又言你出師無名公答云兩國和好多年我本朝亦要寧息只因南北權貨相通商旅困買賣或生釁隙陳至相殘害我朝廷曾降黃榜約束邊民如有越過北境者依軍法處斬緣小人喜亂南北之人互相抄掠牛馬因而引惹生事遂至今日虜又言都是皇帝誠公答云正緣是它容縱此事朝廷已將他遠竄海外虜言好好招撫說話分曉又言我得皇帝聖旨不殺南邊百姓公答云你將我邊民殺了甚多卻如何道不殺虜言不會都自安業自家恁相近爲一家人又言我北軍東已自海泗西已自川蜀有二三百萬軍馬分頭併取你州府席卷而來襄陽雖有城你不可恃招撫太財如此分曉豈不察天意我得指揮取襄陽且看襄陽許多生靈面閙早拜降若早拜降我也不入襄陽府城便自回去公卻叱之云各事其主惟當以死報國安有降理我只有韋孝寬故事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我更有長江之險無限戰船以待你來完顏語塞遂言招撫好將息上馬揚鞭而去次日虜遣主簿向明賫完顏并副統二書

廷無禮又詰諸本朝信使多出榜文恣加毀辱此何理也發陽等處小勝小負兵家之常然倘士馬死傷十倍我數存堅寇晉兵非不多淝水之敗事蓋可見相公之詩言兵多何不整此我今城高池深固若金湯精兵良馬畢集要地驅場之臣但知戮力報國不知其他欲遣人復命緣相公告曉之事既非所當聞亦不當遣姑就來人布答併令貿來書奉還答副統止云回語盡見完顏書中明去二十二日薛宣撫以書來謂二帥不必俱在襄陽欲以魏帥策應德安公方以鄧州德安無備為

慮遂遣魏帥領兵去德安公以城中兵少遂立旗寨於商與悍之人雖經配隸者皆不問所從來名為敢勇軍應募者翁然公厚加激犒人皆思奮襄江多灘磧公遣官兵防守虜數令人測水慶為射退適天久不雨江流日淺二十四日虜擁眾涉小獎安陽灘過江防灘弩手併射死傷溺沒幾萬人虜酋不恤驅迫而過西自萬山華泉谷東自赤岸漁梁平連珠下寨圍統府城軍民恐懼公慮人心不固遂將府城四門用土填塞示之死守使人無去志公以虜賊新至營壘未定可擊二十五日遊撥發官旅世雄部敢勇軍六千餘人劫燒房寨船至五娘子廟迎見番軍在江岸驅虜人迎戰奪到馬六匹救回被虜百姓老小千餘口至夜又差統領屈立并敢勇軍茶商團彥志路世忠張聚等部押千人出南門至虎頭山等處劫寨二十六日夜遣旅世雄將官裴顯領敢勇軍六千餘人往城西北江上與虜交戰奪到戰糧米船二隻二十七日虜賊於城西插旗招安字以數人守之公遣膽勇人李超下城奪旗以歸守者散走是夜又遣旅世雄裴顯將所部敢勇軍

出城駕船渡江北劫寨燒毀糧船渡江船二十八日公見城外屋宇已被虜人焚燒而土庫牆壁尚存賊每於牆外隱身以射城上官軍公遂令將官許進部官軍三十人出城毀廢牆壁虜有三百餘騎來掩襲許進殺賊五人各梟首以歸其間二人獨衣戰袍必頭目人也又遣旅世雄裴顯將所部人駕船往襄江西洲與虜戰數千人弓弩交射自辰至酉賊退走死傷甚多二十九日兵攻鄧以為牽制王宏將所部人由浙川入內鄉燒虜沿路所積糧草百餘萬獲千戶杜天師段守忠等首級五日捷書至及聞探人張宏報虜人聞王宏兵入鄧境

牛土布袋至城下公密諭四隅兵官將損辦火藥箭砲石等分佈三日未曉賊眾擺列步人在前馬軍在後四圍無際鼓譟發喊一擁而前仍將木牌及板門窗楊遮身殺逕攻城器具公親諭將士肅靜不得諠譁俟其漸近弓弩可及然後射之須臾虜箭如雨城壁之上有如蝟毛公身被兩箭射入城內者不可數計公令先用火藥箭射燒番賊所敷竹木草牛井砲木等攻具煙焰四起城上弓弩砲石一時併發自卯至申射殺虜賊并中傷者不知其數悉皆敗走委棄器甲弓箭衣裝等物公即遣敢死人出城過濠趕殺多獲首級奪取軍器及燒毀雲梯等攻具即具捷以聞次日虜氣頓索梭寨遁去公令四隅打虜箭及於城外廟宇中得所藏備箭百餘萬隨將士白金各有差士氣大振又探聞虜賊打城中傷人多渡江而北遂遣旅世雄裴顯部弩手乘舟往所渡處要截射之虜人初犯境公命戍均州統領王宏出兵攻鄧以為牽制王宏將所部人由浙川入內鄉燒虜沿路所積糧草百餘萬獲千戶杜天師段守忠等首級五日捷書至及聞探人張宏報虜人聞王宏兵入鄧境

遂抽光化虜兵數千自青泥同去救援當夜又遣旅世雄裴顯井將官部世忠從水路分劫虜賊旅世雄裴顯於淯馬灘劫中虜賊退走奪渡船四隻竹籬筏一坐部世忠部弩手於灘碛上下併射虜賊入水甚多餘皆狼狽敗走又遣將官孟保張德劉彥部敢勇軍千人經萬山入伏龍掩襲其後虜賊奔走多溺死焚毀所造攻城器具三百餘件又於洞山寺前得二丙者俱弩番軍有相顧泣語者云被南軍殺了駙馬如何歸得不知駙馬果何人豈非貴戚為頭目者六日探知虜賊欲來燒濠外鹿角遂潛伏官軍於鹿角之裏以備之果有數人徑來放火有官兵王才以槍殺一人斫到首級并奪到旗槍弓刀又令王才硬探至萬山下有虜賊三人在彼坐身殺逕攻城器具公親諭將士肅靜不得諠譁俟其漸近弓弩可及然後射之須臾虜箭如雨城壁之上有如蝟毛公身被兩箭射入城內者不可數計公令先用火藥箭射燒番賊所敷竹木草牛井砲木等攻具煙焰四起城上弓弩砲石一時併發自卯至申射殺虜賊并中傷者不知其數悉皆敗走委棄器甲弓箭衣裝等物公即遣敢死人出城過濠趕殺多獲首級奪取軍器及燒毀雲梯等攻具即具捷以聞次日虜氣頓索梭寨遁去公令四隅打虜箭及於城外廟宇中得所藏備箭百餘萬隨將士白金各有差士氣大振又探聞虜賊打城中傷人多渡江而北遂遣旅世雄裴顯部弩手乘舟往所渡處要截射之虜人初犯境公命戍均州統領王宏出兵攻鄧以為牽制王宏將所部人由浙川入內鄉燒虜沿路所積糧草百餘萬獲千戶杜天師段守忠等首級五日捷書至及聞探人張宏報虜人聞王宏兵入鄧境

連并燒阜牛止布袋等攻具十日遣撥官楊建合千
人魏仲部官兵二十五人遊濠燒毀雲梯并草牛二百
餘件夜至四更有虜賊駕小船六隻自上流潛來用火
流燒北門岸下客船城上將官呂興聞船上發喊遂令
城上弩子併射虜退走十一日遣撥官吳興教頭江
清部官兵二十四人過河燒毀雲梯一百五十餘連并
草牛等十二日遣王橫部官兵一十四人過河燒毀雲
梯七十餘連十四日遣撥發官方海教頭許亮擁隊孫
孝忠將三十餘人過河燒毀雲梯百餘連又遣統世忠
張聚教頭徐貴部官兵五十九人前去萬山一帶燒毀
雲梯二百餘連木牌一百餘面竹木草牛無數緣累日
遣兵燒毀攻具將盡十五日探知虜賊復來城南紫陽
觀及於寺院等處再造攻具遂遣方海訓練官朱建部
官兵三十六人前去燒毀雲梯二百餘連尋到歸一頭
并鞍轡又遣蔡孝先部官兵五十人於萬
遠雲梯大竹有虜騎百餘來前追趕被蔡
斬到軍器衣甲十六日夜遣張聚虜彥忠等分四路前
去燒劫賊寨張聚部領敢勇軍七十三人并大軍督手

三十二人過河從紫巖寺轉過虎頭山劫中賊寨奪到
披掛衣甲刀劍等及奪回被虜人老小十人虜彥忠將
敢勇軍七十二人至是定專寺等處劫中賊寨所虜
首級二顆馬二匹并鞍轡衣甲等軍器旅世雄部官軍
六十六人至萬山一帶燒毀雲梯戰牌五百餘件并搥
毀虜寨鹿角趕殺敗走又奪到造梯大竹五百餘竿將
官馬安忠部官兵四十六人至雲峯寺等處趕殺有守
攻具房賊散走燒毀雲梯二百餘連天橋四座十七日
夜遣路世忠將敢勇軍五十八人大軍督手三十一人

社城東雲峯寺前劫寨殺死虜賊甚多生擒番軍李八
兒柄係李推覺之子十八日虜以千騎擺列城西與城
上官兵矢石交戰公在城樓見虜陣中一人躍馬突出
執旗指呼引衆直前意氣驕雄公索弩親射之墜馬而
死即令斬首乃中左目虜氣奪而退二十日遣路世忠
將敢勇軍五十六人大軍督手三十人至雲峯寺前燒
雲梯三百餘連造砲大木五十條殺退看守攻具二百
餘人二十一日虜遣降將王虎來公喜其歸欲詢虜中
虛實見其詞色錯愕疑有他謀命左右搜之於肘後得

紫袱繫銀十五笏送獄根究乃是虜都統與之偉入城
縱火爲內應且約以出城相報時稱白旗子軍爲號公
即斬之繼而被虜李遵固乃知前日王虎之來正爲虜
刺客也公曰吾心無愧天地王虎其如予何公採知虜
欲于二十四日攻城二十二日夜果於城東南擂鼓發
喊城中屋瓦皆震公令城上益加嚴備毋得誼譁既曉
禱城隍諸廟以虜犯襄漢殘害生靈願求天助起逐退
卻二十三日夜虜鼓譟之聲漸近夜半雷電大震加以
雨電喊聲遂遠明日果不攻城豈非精誠所感格而
然自此每夜發喊莫曉其意及得被虜人回云虜軍哮
東南欲全西邊示圍師必闕之意二十五日夜遣張聚
劉敢將敢勇四十三人至虎頭山劫寨見虜哨二百餘
人趕殺敗走二十八日遣虜彥忠路世忠將敢勇軍百
二十人出東門劫寨至大悲寺燒雲梯百餘連見虜賊
大寨之外有小寨約二百餘人先以弩手把截大寨又
縱手直入小寨殺散虜賊奪到雲梯什物等二十九日
夜遣路世忠復將所部人出南門劫寨殺傷甚
多一人就搶防衆追逐遂斫首級而還奪到鞍馬弓槍

刀甲及救回被虜老小六口又遣排岸使臣張椿將士
四人駕船往源昌灘燒劫虜寨奪到虜客船五隻又往
萬山燒寨奪回被虜老小二十二口二十五甲等物三年正
月一日夜遣旅世雄張椿將水手三十五人駕船往源
昌灘劫燒虜寨奪渡船三隻三日早虜人自城南漁梁
平一帶推擁砲座及鵝車洞子等攻具一日不斷徑抵
城之東南砲架皆九梢七梢共十餘座專攻東南隅敵
樓砲石皆重四五十斤擊中樓櫓無不損毀公遂用牛
馬皮造作皮簾掛於樓櫓之上以禦砲石終虜人砲座
盡用生牛皮蒙護拽砲人在內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
推轉往來傚製突兀每砲一座如屋數間鵝車洞子亦
是牛皮蒙護洞子相接直至濠邊約長里許於內般磚
填濠土布袋草牛竹木等物前列步人執牌遮身以射
守城官兵四向擺列不可計數自卯時城上下矢石交
戰至夜虜人攻城愈急軍馬不退公即差敢勇子餘人
於當日半夜各持短兵仍負草一束潛出小北門由羊
馬牆分爲兩頭領一項自東門弔橋出一項自南門弔
橋出合頭徑至虜人砲人舉火發喊城上亦發喊擂鼓

仍用霹靂砲打出城外虜人驚惶失措人馬奔潰每砲
下拽砲番軍約二百餘人皆爲官兵所殺仍生擒到謀
克王通等八人及奪到器甲鞍馬等死傷約二千餘人
劉敢將敢勇四十三人至虎頭山劫寨見虜人復
盡將虜人砲座洞子臨城煙燄不絕初四日早虜人復
別推砲座洞子臨城仍前擺列馬步軍施放弓箭發打
砲石及於洞子內般傳草牛土布袋之屬再來攻城矢
石交戰自卯至酉虜人將砲座并洞子搜入虜寨益防
我軍夜出燒之初五日早虜人又復推擁砲座洞子等
攻具臨濠及擺列馬步軍復來攻城勢焰益熾公再三

若恩若不道兵出彼不意無由退却虜人騎軍甚衆若
回出城中之兵必併攻掩襲須於城上多用弩手射之
緣城上女口止立得弩手一厝逢於初四日夜措置於
庫務寺觀及民戶雖借車子增設回脚令高擺列陣厝
於女口之後弩手其三厝仍預發敢勇官兵一千八百
餘人各持器械兵仗一來伏於城下羊馬牆內却於牆
外去虜人砲座洞子白餘北潛用小船於濠內繫搭浮
橋二座仍將對偷車馬牆先次取徙令薄至初五日已
時虜人擁併攻城之際即將所創薄之牆一時推倒伏

兵突出虜人止防城門出兵不意他道掩擊窩里失措
先將虜人臨濠步兵殺退次舉火燒毀砲座洞子虜人
騎馬果來掩我出城之兵公卽令城上三層弩手併力
施放虜騎不能窩仍於城上擂鼓發喊并打鼕鼕砲出
城外虜騎敗退走門早至靜虜人與我軍進退分合凡
數十次公亦接續發兵出城應接虜賊死傷約數千人
橫屍遍地砲座洞子雖有拽回者所存無幾如土布袋
草牛等及鋒到木牌一時燒毀適值北風大作烟焰蔽
空正撲虜人之面我軍乘勢鼓譟追殺虜人取走鞍
到鞍馬器械據提到番軍稱去年十二月三日虜人攻
城之時殺死番軍甚衆射殺統領察都統及唆兒萬戶等
今次攻城又殺死萬戶卽其連日捷報以間後數
日有被虜人回具言虜酋元帥會諸都統發樊城指襲
陽城曰趙大坡羅擺佈得好每出敢勇軍不知從何處
出來這城如何打得衆都統因起身白元帥這幾番打
城瞧折了自家軍馬元帥點頭十六日忠義軍統領李
貝弼於隨州管下白土坡抄奪虜人糧聚殺死番賊獲
到首級甚多有正將嚴整立奇功捷書至公知府城四

國內南隅一面係江陵七軍大教場至魚梁平八里地
普旦平虜人每遇攻城多以重兵攻南隅自正月初五
日攻城之後又置砲座弩車洞子木牌草牛土布袋等
日課攻城緣所置砲座弩車洞子盡用牛皮蒙護擬
砲人在內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推轉於城下往來攻
打公蓮措置於城外濠岸之南瞰濠四十餘步創開濠
一道以作限隔使虜人推轉砲座弩車洞子等離至城
下十七日夜乘雨暗密遣千人出城用工內開挑濠墊
六百五十人防護開濠弩手井敢勇又鏁手共三百人
十人井就城上密擺三層弩手二十一日夜差二千人
內開掘濠墊一千五百人防護開濠弩手井敢勇又鏁
手共五百人二十三日夜以府城之外創挑濠墊二千
人防護開濠併力開濠公料得運夜工役虜人必來衝
突扎濠之人公於當夜差三千人內開掘濠墊二千人
防護開濠弩手井敢勇又鏁手一千人及於城上亦密
擺三層弩手至二更果有虜人馬軍不知厚薄發喊一
擁前來衝突挑濠官兵城上井濠外弩手俱發又遣敢
勇人與虜人交戰直至五更我軍與虜人進退分合凡

十數次追殺虜賊當陣死傷不知數目虜人退走所開
掘濠墊自城東門開楞角至城南門外弔橋長四百一
十餘步面闊八尺以上深六尺又府城南門外元有居
民住屋土牆虜人以騎軍馳驟不便欲遣步人剷除之
後用馬軍防護公預遣茶商路世忠等部勇敢又鏁手
及弩手於土牆裏潛伏二十四日虜賊步軍果來剷除
牆壁城上舉旗爲號敢勇軍突出殺死剷牆番軍甚多
生擒番軍李元突到遮箭牌及燒毀共二百餘面卽
具捷以聞公復謂雖已措置開濠可爲限隔若我軍出

城過新開濠攻切賊寨奪毀攻具虜騎必來追襲雖有
弩手防護緣虜騎勢衆恐落荄便遂卽繳竹籠高二尺
長六尺眼開六寸如竹夫人狀若虜騎追襲卽將竹籠
挪於地上以絆之使虜騎不能施爲遂於二十七日夜
發敢勇官兵一千三百附帶竹籠潛出南隅自羊馬牆
所開門過浮橋衝枝而進直至虜營中虜騎接戰遂挪
下竹籠馬爲籠所絆不能馳驟多有墜馬者賊衆退走
官兵乘勢趕殺死傷甚多又將造下鏁車洞子草牛竹
掃柴薪之屬悉皆燒毀及奪到遮箭牌木牌一百餘面

弓弩器械等自安圍路梗惟西向水路可用小舟迂回
傳送蠟彈文字虜知之遂於灘淺處卽立小鹿角二十
八日遣水手奪除虜灘上鹿角仍遣移選巢領敢勇軍
至灘岸及潛伏頹牆之下果有數十虜騎至牆側伏兵
突出殺其先鋒者一人并奪馬二匹虜奔走又奪軍器
而遠虜人見援兵不至有李元帥者自德安府提兵數
萬前來與衆都統併謀攻城遂於東南隅七軍大教場
內卽起土山兵法謂之距堙自遠而近自低而高欲與
城齊每日用牛皮洞子兩行並列於上人于洞中往來
轉運土木前面用牛屋并皮簾六座狀如船帆遮護工
役之人矢石俱不能入兩旁用牌手後列馬軍擁護遇
曉卽將皮洞皮簾等推往下寨遠處安頓公爲見虜人
姦謀百出日爲限備之計復於濠內再搭浮橋二座預
備出兵至三十日土山約長百步恐漸次近城遂於當
夜發官軍三十四百人除人出濠外毀壞土山內一千
餘人專用鐵鍤二十三百餘人係弓弩手及敢勇軍奏
商又鏁刀斧手防護剷毀土山官兵又於城上擺列三
府弩手以爲掩敵自二更以來虜騎不知厚薄果來衝

突被官兵奮擊羣賢併發萬騎不得前進所有鍬鑼手
併力殺斷土山約三丈闕五丈悉皆除毀是夜官兵與
虜軍交戰凡數十次虜軍人馬死傷不知其數奪到器
甲馬牌木牌等二月一日虜人增添軍馬仍前推進洞
子皮屋皮簾等再築土山規矩倍於前日旬日之間幾
與城齊兼虜主重立賞格首先上城人白身與世襲千
戶官虜咸正六品職事錢五千貫第二上城人白身與
世襲謀克官武節正七品職事錢三千貫所以亟期土
山意在必取襄陽每夜擺列軍馬仍燒大數十處明白
如晝以防斷毀公於初十日夜發官兵八千二百餘人
出城南於內一千五百餘人專用鍬鑺鐵鈀六千六百
餘人係弩手及敢勇軍策應又鐵刀斧手城上亦擺三
層弩手公先諜知虜人增兵欲分數路前來衝突公前
日出兵用竹篦絆馬惡虜人別生設計措置令前行人
各持小拒馬子一副遮攔虜人來路於內布列陣隊仍
前用遞箭布牌又槍弩手迭相衛助於燈時先差裝顯
郎世忠部水手於城東西江內擂鼓發喊陽爲切寨以
候之虜人果抽兵以應至二更兵從南隅羊馬牆而出

令先以四百人銜枚各提水一桶疾走往虜人燒火去
處潑滅分布前進偶當夜月暗用拒馬子被斷來路殺
退虜人鍬鑺手卽時用工設斷土山虜再來衝突爲拒
馬子所礙不能馳騁又爲附弩併射退進壕卽緣梯築
土山之內盡用大木穿貫如屋上用排樣稍柴束苫牛
皮土於上所以難於毀拆自二更官兵併力用工至五
更方除三分之一虜人列弩舉火爲號公恐天曉虜騎
四集遂令濠寨余官將所辦油灌乾草名爲火牛道於
土山之內以火焚之方填草闊大風卒至煙焰障塞官

夜官兵與虜軍交戰二十餘合殺傷虜軍甚衆人馬死
者縱橫於地及奪到軍器遮箭牌等公以前次遇夜出
兵於收兵之時或鳴金或舉火或鳴梆子要使虜人不
能測度今次兵多於前若再用之必來追襲公於初十
日先次密諭將士今夜收兵以鼓代金以進爲退及天
色將曉火勢益熾城上擂鼓發喊虜人謂我留整陣而
皇奔走我軍整陣而遲並無傷損十一日虜人來救撲
所焚土山用土培攏至晚而去公夜半遣人再燒火勢
復熾十二日虜再來救火公遂出兵二千列於濠外射
救火之人虜以火不滅遂用木牌護斷毀不盡土山以
斷大路公當時令官兵列陣而前虜騎迎擊數合爲官
兵殺退隨卽再用油潑乾草於土山斷斷處焚燒虜見
強弩拱手莫前烟焰幾日不絕悉爲灰燼虜人每來衝突皆爲強弩射退不敢近傍虜計既窮於二十
二日夜虜人將對樓二座大砲十餘座牛皮洞子數百
座悉行毀拆燒營夜遁二十四日盡過江北卽具捷以
聞虜人既渡江北卽與西路萬山先渡番軍會合皆於
沿江枯河白河新開河一帶下寨安鹿角起蓋寨屋一
望三十餘里鞏騎徹壁朝晚牧放出沒無時公恐虜人
猶心未艾尙欲偪連江北不可不爲動除之計公遂於
二十五夜乘雨暗急遣撥發官張福郎彥辦舟船大小

三十餘隻載弩手一千人并叉鑲手五百人鼓一百面
并帶霹靂砲火藥箭等潛駕船至虜營岸下公親往江
岸指授將士敢高聲者斬候傍虜營合舉手先踏上箭
平營子聽一鼓齊放時方解舟會雨急雨聲與禮聲相
雜又至岸下虜不知覺遂鳴一鼓衆弩齊發繼而百鼓
俱鳴千弩亂射隨卽放霹靂火砲箭入虜營中射中死
傷不知數目人馬驚亂自相踐踏至五更號叫四散奔
走公遂收兵而回不傷一人次日二十六日早晨復有
虜騎百餘隊前來收拾死屍圍繞焚化公當時用船載

州將折了人馬別撰名色申報公見虜人喪敗雖大隊北走又恐尙有去未盡者遂差得力人過江硬探得上件番軍取鄧城清水河神馬坡路前去已入彼境又將死者焚化及有燒不透者用馬駝去棄之河內所有東路漁梁平東津赤岸一帶虜人燒營夜遁盡過江北虜恐有追襲委棄衣甲器械米糧牛皮軍須什物無數如鍋釜者亦委之而去至二十七日公差人去探虜一十七月探虜人回探得復有軍馬二千餘人自北再回至赤岸江頭用土布袋填江料得虜意必是回思奔下軍器什物等甚多要來焚毀公急遣鄧彥將弩手一千人徑往赤岸併力射退又復奔下糧食器甲奔走望唐州而去卽具捷以聞白此江北無虜騎矣公乃分委官屬檢踏虜寨地據畫到圖本東自漁梁平至赤岸西自萬山葦泉谷分列營寨綿亘三十餘里以寨地計之恐不止二十萬之衆虜人百端攻城皆爲勦退計無所施遂於萬山之西斷開大隄闊百餘步欲自此開深十餘丈爲小江引大江水入檀溪河已將謝公巖東人山大隄填塞橋洪俏隄爲岸開成河道要將至漁梁平逾遷入

江隔襄陽在江北用意甚不淺公謂門乾坤開闢以來江河已有定勢豈容改易其愚如此前後所奪虜人軍器攻具什物不可勝數及所委弃鐵車洞子雲梯拒馬子人馬衣甲砲石鍋桶鎗刀及弃下竹木船車等日差二千人般運幾日方盡如船及砲石皆自北邊用牛車運來砲石鍋青石爲之圓如鍋毬工極精緻及遁害之而去尙有未得者公自被圍卽申報告朝廷乞兵爲援朝廷累行下金州江州都統司發兵解圍又募死士從間道賫蠟彈告急請應乞救兵竟無一人至者公多方措置以守爲攻方能戰退初虜以二十萬衆突灘過江自以爲得計意欲以靴尖蹴倒襄陽城人多勦公自畫出兵公獨堅執以彼衆我寡解帶事無巨細必竭心思故隨機應變每發必中如開重濠以陷砲穴燒道以出兵織竹籠以絆馬用層梟以彼騎我步城外地平乃驅軍所宜只宜夜開劫寨開或白日出兵必預料先勝而後求戰所以每出必捷前後大戰十二水陸攻劫二十四處人馬死傷幾半如擒到千戶萱阿里孛供稱虜渡灘口諸軍渰死九千二十七人馬三千餘匹攻城死傷二三萬人納合道附亦稱其父吾也萬戶所部五千人過江渰死者千餘人細聽萬

戶小謀克所管三千人全沒一軍一隊所知如此他可見矣我軍累次出城攻劫并因攻城傷重而死者才數十人而已公馭軍紀律甚嚴賞罰無私凡遇劫寨獲捷支犒錢銀毫無所靳每有官兵用命入賊者卽不用次陞差但令者必從軍法與士卒同甘苦襄陽酒庫日入賣每出戰遇雪寒卽時給散士卒以示投醪之意先是虜於灘淺處拗立鹿角深處以巨石縋拒馬阻礙舟船公令人拔取拒馬百餘盡段鹿角舟行得以無礙天久不雨公慮城濠水涸乃拗

水車於城東西兩隄居路水大濕賴以不涸又慮民閭罔食凡貧乏下戶悉以官平米分四隅差官置場賑糶故圍閉雖久人無饑民四外徙移之人入城無所依者悉令入郡治糾以錢米病者命醫治療每當久晴多慮大爛公措置有方近圍解覓無遺漏皆民得以安枕公素厲大節忠赤貫日虜又令人來城下說降至大呼云西川大將吳曦已降我本朝已封爲蜀王招撫固盡忠於國奈何使襄陽一城生靈盡陷湯火中或用箭射書入城公卽對來人焚之或碎之不能止後有來者卽射

殺之方畏而不至虜言吳曦受降公初不之信及圍解乃知曦事果然公日夜勞心疲不安枕食不下咽衣不解帶事無巨細必竭心思故隨機應變每發必中如開重濠以陷砲穴燒道以出兵織竹籠以絆馬用層梟以列弩夜易收兵之號潛駕襲虜之舟作泥砲及蒺藜箭皆兵法所不載公遇敵凡事必審而後舉尤好咨訪利害有一謀一策可取者不論高下必採用之所以算無遺策虜凡兩處拗上山採伐林木四遠皆盡既近賊於寨屋壁上題云千辛萬苦過江來敎場築座望鄉臺襄陽府城取不得與他打了半年柴糴圍敵已久城中柴貴每千錢僅能買十餘斤民至有拆屋或取牛馬骨供爨者及毀土山柴薪有數百萬擔以供軍民燒用故有是云語雖鄙眞情乃見上以公十二月三日及正月連日之捷除公爲正任團練使公曰宗社威靈士卒用命某何功之有圖解之後亦未嘗言萬年久隸戍行從公出邊以擐執之餘或預閫帷握之謀雖識見卑陋無涓埃裨贊而公之施設皆所目擊虜退方數日拏筆編次始末不暇爲文異時記事貴功有太史氏在此亦足以

備搜訪之實迹云

襄陽門圍閉以至圖解凡九十日却虜始末雖具載錄中所有措置事目復列如後

一襄陽府城周圍共九里三百四十一步城外有羊馬牆牆外有水濠復自羊馬牆之外舡設鹿角一重

一北門城外東西有兩雁翅抵江稍低數尺其城外江岸下舟船甚多恐虜人不測掩襲遂以兩雁翅城之裏舡立木柵於城下兩堤岸開車濠設鹿角兩層又用破車遮樓如拒馬伏壯士守之城上已有弩手復用戰船載弩手於江岸下日夜爲備

一虜人每來以城城上以石砲打之虜復用打入城上遂令諸軍用黃泥以牛馬鹿毛攪和爲泥砲如氣毬樣或日晒乾或用火炙打於城外人無不立死如著地卽碎不復爲虜用

一舊城上止有砲一十六座遂措置舡增造大砲及旋風砲共九十八座於城上并城裏拽城卽安頓如脚下安頓者皆九梢十梢大砲

一敵樓上防虜人砲石用木造框子每箇每方丈餘及用麻索於框上結成網笆立在敵樓上遇有砲石打來卽著網而墜又於敵樓外作皮簾又用布袋盛糠粃置敵樓戰柵上虜砲打入著皮簾卽彈去著糠袋卽住不損壞樓子

一舡造一等箭名曰痰藥箭每遇與虜交戰射入虜陣中人馬踏之無不倒者

一城內居民分四隅五家結爲一甲互相覺察隨隅分隊各有所部乡備潛火器具以防火燭

一探聞得虜人最怕弩箭中則貫馬股穿重鎧諜知虜

人之前每來打城潛拾城上所射在地之箭復射入城公下令弓箭不許放一枚恐爲虜用却於此內箭耳抽腳手刀手內取問逐人願改給手者驗每人支錢三貫遂得所改爲手三十餘人增於城上

一守城自冬至春爲弓力漸減恐不能及遠遂措置以弓於營背上斟量弓力有增無減可以及遠

一在城民間恐有闕食者遂措置於城四隅置場賤糴出倉廩米斛只收元糴價錢委官諭門抄劄貧乏不戶給由子日逐賑糴以接民食閒有鋪席財主與公

有情之家門名請由子糴米乃委官逐門數實果有物力之家卽收回由子給與貧乏下戶及鰥寡之人

一統城水濠久晒淺涸遂措置於近江岸雁翅城兩處各鑿水車數座車取江水入濠每座用官兵人數不等旬日濠水漸深

一圍閉既久城中闕馬草至於折茅葴餵養雖濠深以爲慮公忽思得羊馬牆裏有青草茂盛遂令牧馬千彼得無缺草之患

一每遇接戰一日之間用弩箭不下十萬城中雖有弩箭尚恐缺少遂將箭到番箭截作對箭唯缺翎毛遂於筋頭下二寸下鏃一竅穿麻以代翎既遠而尤能入物

一城外居民見虜人涉灘盡殺人城屋舍皆爲虜人所燒毀各家所養之犬在城外百千爲羣有數千隻每遇夜出兵攻却虜人營寨聞犬爭吠虜賊知覺得以爲備公乃令諸軍多織竹籠潛於濠外近城去處張之旬日之間羣犬捕盡不惟士卒得肉食之自後出兵虜不知覺所以每出必捷

右件措置皆可法荀韋孝寬之守玉壁僅六旬劉信叔之守順昌幾二旬加設土山焚攻具出兵接戰不過三五次而止今襄陽圍之閱月初無寸兵尺鐵之援以萬餘卒抗二十萬狂得之虜大戰一十二次水陸攻切三十四比之二公事難而功倍之然公有韋劉之心故能保全襄陽後之守者惟高斯城深斯池器械皆備苟無我公忠赤之心亦未易以言守開禧三年三月既望謹誌

按史開禧用兵止載罷再過數有功而詳其事趙淳止有焚樊城而遁之記及魏友諒突圍而出事今薛客紀注乃若此然則魏當何如紀之邪豈史臣多遺逸而不及見此邪抑以爲論張失眞而不之取邪皆不可考已

右襄陽守城錄一卷宋趙萬年撰案萬年字里未詳是書自紀開禧間趙淳守襄陽事始萬年隨淳帥蜀四庫提要亦採錄附存目中萬樊榭筆存未附案語不知何人用書目亦未之及殆亦罕覯之帙未附案語不知何人所撰援據各條皆見通鑑編目綱編謂迥不相侔遂疑是書之參差實然首尾完善所言戰守之事基詳均鑿鑿可據似非臆撰者　提要謂其文多殘缺不盡可辨此亦亡友黃右溪明經鈔存本略有舛誤校勘以付剞劂嘻襄陽爲今古南北朝戰守所必爭之地欲

後南宋末呂文德守襄陽劉整降元請賂文德開榷場築堡壁而襄陽始困長圍六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元而淮南臨安俱不守矣則淳之功亦安可沒哉咸豐甲寅閏月上浣南海伍崇曜跋

四庫全書提要

辛巳泣蘄錄一卷、宋趙與懃撰、與懃宗室子、官蘄州司理檻通判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兵圍蘄州、與懃偕郡守李誠之拒守、時朝命擢殿前司職事馮楫將兵應援、楫逗遛不進、誠之等竭力捍禦、凡二十五日而城陷、誠之及其僚佐家屬皆死之、與懃全家十五人、亦並歿於難、惟以身免、兵後事定、乃爲是錄、具詳被兵始末、同時與難諸人、朝廷褒贈、誠之等勘狀告詞、一一備錄、按與懃、宋史李誠之傳作與懃、蓋裒輯爲檮、因訛爲褌、又被與懃率民兵百餘人奪圍外出云云、與是編所書單身出城、及於荷鍤中死而復活、夜半奔從南門之語、俱有異同、且十五人作六十人、非數亦不相合、疑十五人之數、當以自敘爲據、其奪關外出則自敘諱之也、

辛巳泣蘄錄

嘉定十有四年、歲在辛巳、二月九日、蘄州得隨州太守許都統關初三日牒云、有探報人申金賊已聚人馬在息州、意欲擁衆一道渡河打掇、時聞大金見欠三月糧草、諮軍只給十日口食前來、我界宜多措置以爲隄防之計、初十日得隨都統常王都統辛報、與許隨州所報一同、本州得報之後、人皆曰房未必深入、是日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鉅、會屬官集議於安民堂、出示諸處報牒、太守語贊劇曰、五關可恃否、教授阮希甫曰、或者之議爲不可恃、似聞倘有私小路、樓櫓不設、與裒曰、房人多不由關隘、亦不恃有私小路而已、但有山脚可登之處、彼豈能擁騎而上、知縣林榮曰、是如此、又云關內有取德安府從黃陂一路、自可長驅、使僻知之、亦不由關隘而進也、倅車曰、何慮云、五關決然可恃、內郡可以臥治、太守笑曰、且看秦倅又曰、宜遠差人前去硬探、仍多支錢、與其去、庶幾若必、太守曰然、十一日差兵士朱椿等七名硬探、每名支銅錢會十千、子二日使府帖防城庫、排辦弓弩箭應千軍器、庫點檢、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庫內點檢、得弓箭有七十萬、弩箭有三十五萬有奇、是日差弓匠打磉弓力、又點檢有划車弩八十五座、箭約五萬隻、當申州添差、其日亦准制司、催造紙兜鍪一千副、本州實自去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送此數、十三日使帖行下防城庫、點鐵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兜鍪五百二十副、長鎗五百條、麻劄一百五十柄、是日分俵上城戰棲內安頓、以備不測、是日委四門官兵緝捉奸細、

十四日州牒差譙寨吉亭劉成就五通廟內添造五梢破五座旋風破十座又牒催造木弩五百張同日教授阮希甫狀申集在舉士射二百二十人乞支給弓箭是日出五萬二千隻以給射士上城准備策應

十五日探報申虜賊初九日已渡河大約人馬數多時守倅知縣供出廣教寺勘農未幾間衙探報知府吃酒不了就呼專行司手分牒安慶府及申制置司催會合逆遏仍備憲司牒下蘄縣催發民兵上關捍禦太守踏州治遣魔兵傳語府判諸寮屬各請議事首言虜賊已渡淮河在我不可不爲備應同官有能諳曉守城事務者各竭智獻謀以預爲之備無待臨時阮教授拉與義與林知縣甫主簿進稟曰希甫撫過一書生耳若有大軍在此屯駐相與運籌如鞍馬一事却非素習太守笑曰吾儕何事鞍馬亦要相與商量太守又曰嚴監幹剛中曾守盱眙必知守城之策又云靳水董尉每每見其以弓馬自矜府教授阮希甫答曰盱乃名將之後必熟陳伍之事且本州素無重兵萬一虜賊衝突而至誰充主將調遣若申制司何事便到眼前此猶利害之急於是太守檄二公入州同共措置邊防粗知其略彼時家人先有守死之義今守靳春三載兩遇寇至頭顱七十書生報已兩任邊守有何不得正當駑駘入土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無所戀況誠之屢有丐祠之請亦只是求一死所爲一寇至只得與同官死守

十六日本州牒黃梅廣濟縣各起民兵一半上州捍禦同日王太尉辛報十三日虜人蟻聚關下除已將帶人馬前去迎敵外牒州殿作閃備十七日有十一日所差硬探朱椿回申十四日黃土等關已爲賊虜所破聞諸關失守萬弩手與張黨等軍已潰散至嬴城同日准提刑司十三日牒催靳水靳春民兵上關守禦是日諸縣亦節次發到民兵即便起發上關同日樞密院與諸司催撥兵策應黃州日牛同官過廳停車偶與同官云今日遣承局馬飛通相君諱力乞撥兵及言靳城利便事已約三月十一二間到後來又云得相君書報云示及利便深見拳拳體國之誠貳車到郡之初亦嘗語太守與同官曰撫視靳春爲內地常宜多方措置備禦之具又云有備無患如脩城聚糧團結民兵招填廂禁軍亦不可不留意每旬教閱市兵宜放房地等錢蓋市兵教閱則一日營生供廢官司既無所給若免其房地錢應幾補其一日之勞太守亦從停車之請自此立以爲例同日遞鋪遞到蘄黃州僉廳牒濟張簿震發十六日午時書報云前日劄探所報虜賊此來皆不持糧其意必在速戰今光州申到一面關集義甲入城想是自見其頭重故爲閉門不出之計虜既無糧必不頓突堅城之下其勢只是推擁衆直犯關隘關上人數不爲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見此辦行親自上關督戰在使州亦須爲守城之備欲乞差謹信得托人來此劄探同日出答火藥箭七千隻弓火藥箭一萬隻蒺藜火砲三千隻皮大砲二萬隻分五十三座戰樓准備不測又給木榍鐵鎚一千條紙兜牟一千副紙軟甲五百副俵散上城守禦軍民幷發鐵菱角三十籮下城鎮撤以防虜賊衝突　十八日准提刑司十七日牒報虜賊已抵蘄城同日未時李國錄先生回廣濟張簿震發書云誠之昨日遞中厚書乃十六日午時備悉不持糧之說隨州報來甚詳想必是如此但光州既爲虜人牽制閉門不敢出今堂堂而來據報探人馬節節報來智言虜已打破關在關裏劄寨今弊避百姓源源不絕聞關上民兵皆潰散大軍亦潰者果然否彼軍帥今在何許更不見消息恁使督戰之說甚好但不知邊事住否此間無一可靠民兵已發二千人與廂禁軍又無人可使殊爲可憂今只得多鳩集招收急

爲區處有所聞望時時見報昨日已遣人往黃州抄劄動息不知曾申制司求援否彼中若無兵自可急遣來此協力倉卒不暇作字幸台照至晚得廣濟陳知縣尤迪所錄張簿之書大抵與十七日書一同是日桑倅會同官偶云去年二月之官道由四祖以長學生來得餘侍將許水陸一會約今歲勸耕日親詣山還發既聞虜已過淮不及親往若遣小學生去今恐或者聞鉅托名道子先遁未免且止令人更棄茂往代拜鉅且留此與諸同官熟議守城之策是日太守與同官皆着綠布袍乘騎出入獨秦倅着白布袍至午守倅而下各上城及下防城廂點檢防城器具又委司法趙善牖團結市兵是日靳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硬探聞金人已到麻城靳水縣官擬欲移治太守答曰靳水既無城壁不應使縣官徒手向前且將事勢如何却又區處又言近淮憲司差委殿前去點檢諸關今錄守關人數使見無人可守如黃土關只有百五十人白沙關有三百人大城關有百七十人脩緒關有二百五十人木陡關有九十人關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里者歷說五關之不可守又況首尾之不相應耶又曰嚴之奔馳勞瘁異常點關之時虜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尚未與官長言五關之事被檄此來就挈妻孥已抵郡矣李亦不暇聞曰仕宦於蘄安知有此等事同日監糟嚴剛中糴被檄至使帖委同充守禦局官亦有利害數耶失記其實與袞曰蘄州城池四門皆無壕獨有師姑湧一塘虜人一至必來窺伺何故外河乃是沙溪大雨之來水漲賊不可渡雨退無過一二尺水是人可涉李守曰此處誠之亦正慮此緒後選得諳曉人陳興汪士等專一措置捍禦　十九日探報人申十七日虜分兵到團風十八日晚番人已圍黃州同日本州守倅差洪春十人爲硬探各支官會十道通判稿添賞錢二十貫省至晚兩名先回報賊已至蘄水是日阮教授上守城利害十事並失記其實　二十日洪春申自靳水來云虜賊十七日已燒上巴河十八日賊見在下巴河又申十九日至蘄水縣是日上下巴河百姓擁併奔竄擺拏挾子入本州城哭聲震天同日早李國錄先生再與張簿書云聞虜賊打破關隘官軍既皆潰散張軍帥亦不知所在或言重傷不知果何如聞已被遊騎燒了團風黃州已燒城外屋宇事勢急迫如此奈何最是上巴河路擺鋪不通消息隔絕奈何不知憲使有何處置更不暇作書又不知麻城今如何所傳省不一千萬速報前所遣人乃不即往今再遣人往抄錄所報事宜草草布此幸台照同日遣大麻搭五百四十副竹啣圈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戰樓准備又埋金汁鍋百二十隻於四隅及五隅官排門率百姓水缸二百隻上城貯水以防不測至晚有靳春管下堂應龍、徐彬、徐杞、黃思明等團結義甲二千人於北門外防托彼時惜無人充主將與之調發應敵後來四城被賊圍閉錢米不給終窩虜賊擁衆衝散同日太守李國錄之通判秦朝請鉅、置軍將於西門袁學錄家此處督戰近城充本州都統糖民兵事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督戰軍馬趙與懃置軍帳於袁學錄後園亭子此處近受敵西門提督民市兵趙司法善牖教授阮希甫江州統領陳與充南隅守禦官靳春知縣林忠翊槩新鄂州武昌酒稅安忠訓元裁靳州靳水縣尉董忠翊戡充北隅守禦官靳口監糟厳承直剛中主簿寧迪功時鳳監廟趙保義汝寄充東隅守禦官安豐軍統領官孫中訓練官曹全本州監倉李俊充西隅守禦官都監趙脩武師琮守東門駐泊張武翼廣守北門監押溫保義守西門監務梅成忠察守南門判官趙迪功汝標充錢糧官監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成忠應春充防城庫受給官監廟秦武德安上進武副尉林安仁進武

校尉、王明進武校尉吳宗政指使、鄭保義俊、充東關戰樓守禦官、進武校尉王大明、監廟劉保義悅、指使袋成忠廣、充北關戰樓守禦官三湖巡檢雍承信顯新、宿松主簿梅迪功必勝、監廟陳成忠師問、充西關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報前佩印官、同日委守禦官已下監箆雜牌、本州九里三十六步之城、共一千三百女頭、牢廂禁軍民兵、市兵、共有七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同日牒廣濟黃梅縣民兵四百人、入城守禦、除各留縣防護鄉井、晚報新蔣巳至分流鋪、叫家山話鋪、巳捲遞角不通、約蔣賊有馬騎三十餘匹、步軍三百餘人、守伴語諸寮曰、蔣賊不多、宜遣兵以退其來路、於是抽守禦官統領官李浩立白旗於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蔣賊者、立於旗下、當與厚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貫、給承信郎公據一道、事定奏功、祈令衆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奸細分明、終日不獲、與褒又與教授設謀、請司法趙淸臞、密喚頭目人張奇、及牟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爲蔣所奪、其爲害不淺、不如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具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具之數、與褒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爲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充帳前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叫、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弓曾等、人疊疊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與蔣迎敵、時張奇亦預弓曾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直入蔣隊、亦疑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卽指揮速卽根勘、此一項情節、由張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蔣隊中、約二十四日、用草鞋數于鈐頭上爲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來歷分明、卽付與褒先將三名斬於市曹、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瞻、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贓、

戰樓守禦官、進武校尉王大明、監廟劉保義悅、指使袋成忠廣、充北關戰樓守禦官三湖巡檢雍承信顯新、宿松主簿梅迪功必勝、監廟陳成忠師問、充西關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報前佩印官、同日委守禦官已下監箆雜牌、本州九里三十六步之城、共一千三百女頭、牢廂禁軍民兵、市兵、共有七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同日牒廣濟黃梅縣民兵四百人、入城守禦、除各留縣防護鄉井、晚報新蔣巳至分流鋪、叫家山話鋪、巳捲遞角不通、約蔣賊有馬騎三十餘匹、步軍三百餘人、守伴語諸寮曰、蔣賊不多、宜遣兵以退其來路、於是抽守禦官統領官李浩立白旗於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蔣賊者、立於旗下、當與厚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貫、給承信郎公據一道、事定奏功、祈令衆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奸細分明、終日不獲、與褒又與教授設謀、請司法趙淸臞、密喚頭目人張奇、及牟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爲蔣所奪、其爲害不淺、不如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具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具之數、與褒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爲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充帳前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叫、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弓曾等、人疊疊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與蔣迎敵、時張奇亦預弓曾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直入蔣隊、亦疑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卽指揮速卽根勘、此一項情節、由張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蔣隊中、約二十四日、用草鞋數于鈐頭上爲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來歷分明、卽付與褒先將三名斬於市曹、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瞻、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贓、

草鞋一擔、歸大金界貨賣、每月仍舊在蘄州買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住番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爲活、今年正月、蒙王萬戶差人前來喚盧四等爲鄉道官、初九日盧四等同大隊人馬渡淮前來打蔣、娶打麻城、迤邐至蘄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四、於二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與張奇入郎相約、二十四日於新寨放火爲號、與左監軍等內外相應、從西北團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州教諭洪樞子所說、又詳與褒與阮教授曰、急要知守伴太守聞知、急帖四兵官與緝捕多方搜提、今奸細已入在城內、萬一尊不肯、何以爲策、是夜數處火發、隨卽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勒盧四再供韓四張三面貌長短、衣服色號、及牟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爲蔣所奪、其爲害不淺、不如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具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具之數、與褒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爲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充帳前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叫、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弓曾等、人疊疊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與蔣迎敵、時張奇亦預弓曾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直入蔣隊、亦疑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卽指揮速卽根勘、此一項情節、由張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蔣隊中、約二十四日、用草鞋數于鈐頭上爲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來歷分明、卽付與褒先將三名斬於市曹、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瞻、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贓、

儀、有如儀硝流黃弓箭鎗刀、家家有備、是日守城人尙未披甲、而張奇等身已著軟額乾糧在腰、獨張奇之家、有黑旗十餘面、及有新黃安慶鄂州興國武昌等城圖、又有自關外新黃江州諸處里數、又有火金王萬戶等去年十一月往來書信、卽知歸正逆類、皆不宜置之邊面、州軍所可慮者、不止一州、是夜卽勒盡其餘黨、俾車又曰城外諸寺尙多此輩、不可除、爲害不淺、乃卽告示各鄉總首、盡行勦除、據總首申來施行、間而太平半已先入蔣隊、獨所存者婦女而已、當日雨作、溪水泛漲、時有數騎往來沙河兩岸、若相視指畫過溪之意、是夜賊仍舊札寨于廣教一帶、每寨亦各燒火一堆、直到天明、列炬不滅、前夜金賊聲連相接爲狗吠之聲、聞之諸卒曰、此正所謂攞狗鋪也、太守自此夜宿于寨學、錄大廳、日逐視事於此、並不曾回衙、與褒宿于西樓、阮教宿于南樓、林知縣宿于北樓、寨主領嚴監樓宿于東樓、　二十四日、蔣賊擁衆下山、直至下河渡呼叫、張奇八郎如何不出來、莫誤了我、太守登城撫諭、又親聞蔣賊呼叫張奇八郎、始知所斬無愧、是日有馬騎數百匹下河、飲水之深淺、至午、又有人間鄉總首廉譓狀申、迎見蔣賊殺死番軍及奪得衣甲等、有老塔寺歸正人引前被徐彬已殺死委是大獲勝捷、是日廣濟縣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關守禦、至午時、雨大作、有一番人手執雨傘、身披簑衣、自上河來、沿溪巡視、蔣迫我城、呼亦不見應、孫中以箭射之、亦不顧、低頭而走、從巴茅山路而去、此是間探無疑、同日又斬張奇等家屬、是日州府告示、家家各點夜燈、以防奸細、司法申逓日以蔣寇入境、百姓皇皇無暇營生、日來汕價頗貴、小遲徹曉、是夜諸關守禦官各宿城上、　二十三日、本州西門方始淸野、時北門守禦林知縣榮申、有背山鄉舉生董應能、總首徐彬等、捕獲奸細盧四名、立供、元係蘄州下蔡縣人氏、自嘉定二年、招安過淮、分居新州新寨、有頭目人張奇入郎、當令我與其家張二、張三、韓四、王小乙等、歸北界報信、每一次歸去、做造

草鞋一擔、歸大金界貨賣、每月仍舊在蘄州買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住番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爲活、今年正月、蒙王萬戶差人前來喚盧四等爲鄉道官、初九日盧四等同大隊人馬渡淮前來打蔣、娶打麻城、迤邐至蘄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四、於二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與張奇入郎相約、二十四日於新寨放火爲號、與左監軍等內外相應、從西北團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州教諭洪樞子所說、又詳與褒與阮教授曰、急要知守伴太守聞知、急帖四兵官與緝捕多方搜提、今奸細已入在城內、萬一尊不肯、何以爲策、是夜數處火發、隨卽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勒盧四再供韓四張三面貌長短、衣服色號、及牟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爲蔣所奪、其爲害不淺、不如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具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具之數、與褒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爲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充帳前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叫、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弓曾等、人疊疊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與蔣迎敵、時張奇亦預弓曾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直入蔣隊、亦疑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卽指揮速卽根勘、此一項情節、由張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蔣隊中、約二十四日、用草鞋數于鈐頭上爲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來歷分明、卽付與褒先將三名斬於市曹、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瞻、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贓、

本府下令。速選陳興將帶弓弩手百三十人。與商聶友中等搶叉手。自南門對岸以迎之。阮教授同與襄贊戰。頃刻之間。賊下河釘樁。絞縛橋道。被我軍射殺不計其數。於是又以門扇護身。入水打樁。其箭如雨。而不顧性命。我軍又以火箭射之。方欲之頃。又被賊以水撲滅。箭盡無所施巧。終不敵其衆多。河之北岸。有所留銀牌郎。金牌郎。執刀斧以脅造筏之賊。不向前者斫之。至晚。賊大勝擁衆綏筏。已成。太守與僚屬曰。不宜聽其造成。頓遣兵以燒之。於是又遣陳興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茶商弓手百餘人。是夜再貫勇銳。而前。被我軍弓箭射殺及中傷落水者。不計其數。仍施火箭。燒斷道頭。抵岸而歸。太守喝轉各人兩官。二十六日。淺水漸退。賊擁衆仍前。不畏弓弩。再搭橋道。過於西門角水陸寺前。搭立硬寨。巡視城壞。又開掘水陸港口。放泄壕水。有番人以索來試水。或用水竿而探水者。皆被我軍射退。賊猖羽箭之不可近。於所掘港上。橫以枋木。如排算子之狀。遮護矢石。所掘之人。藏身於下。射中者挾之歸寨。既退復來。須臾間燒我戰樓。又被我軍以竹筒作水箭噴滅其火。賊發喊而退。諸軍曰。此賊敢城也。同日太守批牌傳令應在城守禦官。如遇賊前來。各隅所管地分。攻打城壁。須管盡忠竭力。隨機應變。務在勦絕。毋致墮落賊奸計。細又批銀牌傳令應在城守禦者。各賞五貫。至夜。守城之人。奔趨上城。不計其數。各乞預壓街石與樑柱。列在一千三百女頭之上。以爲備城檔木之用。人心奮發。頃刻而辦。與襄與諸隅守禦官兵上城提督。整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鎗松明。以照城脚。至晚。又有新水被擄婦人走回。歷言賊在廣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子二三箇。造砲三十座。稱說初四日定來打城。是日賊馬步軍盡過西燒師姑潭塘上。鹿角。城上以硬弩五十人射之。又調發江士旺孫中陳興陳信李斌等將。帶百五十人。直下城以擒之。殺死番領一人。番賊三十餘人。陳信生擒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氣絕身死。祈其首級。仝于城上。搴得鍋印一顆。印文都統所洪字印。其印背云。興定五年正月。行官禮部造。收兵歸城。太守給官券各名十千。又賜官三貫。委是勝捷。是日本州遣帳前佩官獨木巡檢李鈞。帶領鍋會一萬貫。往黃梅廣濟縣。淮備給犒援兵。同日。賊方安立砲座于沙河內。望見番賊往來經營之狀。三十日。賊又遣上河橋。運竹把擁併而來。堆壕。初城壕一所。餘地皆我百姓婦人搬運。聞是勝到黃州、蘄水、廳城。上下巴河之民。殷運不絕。其日有北門外文頓坊稅戶黃思名等。又捕獲番人秦順。據供係潞州人。油麵行爲活。鄧王起我爲軍日支麥二升。有妻一人子一人在家。各請官中麥二升。隨逐左監軍人馬前來打勝。自黃州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蘄州。本意只來打巴州便回。卽巴河也。曾有蘄州歸附人盧立興張奇張三韓四說。來打蘄州。不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四五百人。所以遣我前來。又供稱左監軍未到。未敢打城。等監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完顏鼎。約黃千戶。耶律千戶。共有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五人千戶人馬三千人。鄂王指揮許半月打勝卽便收兵。次日將秦順蘄於市曹押出之際。口說大金鄂王無道。連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於軍。歌唱自如。曰生爲潞州人。死作蘄州鬼。晚有蘄水鄉民黃小三妻阿李被擄。拘留廣教寺。凡十有餘日。脫身逃歸。至北門城脚下。嘗用索吊其上城。具說賊人有左監軍完顏鼎。有五萬人馬。見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子。約初四日打城。與二十九日蘄水被擄婦人所言一同。三月一日辰時。望樓子兵士陳富報。賊擁衆前來圍西門。嘗調發孫中江士旺陳興等。淮備弩手以待之。至午時。賊擁過吊橋。被我軍射死者不計其數。及西之皂角樹下。一衣長甲軍。坐於交椅之上。方開弓弩欲射我城樓上人。被孫中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去。又被我軍亂箭射中數人。奔走前去。至午。節次探得金

賊聞鑼聲。皆避于枋木之下。多方設計。無所施巧。是日又見賊衆各斫竹篠。束縛稻稈。四散堆積。興襄等逆料其必是堆填河底。飛申本州。知府批令多備火箭以待之。至午時。但見四面號煙三條直衝而上。又見東門守禦官事主簿嚴監轄。報賊擄入馬過東嶽廟左右交鋒。至申時。望樓子陳富報。番人牽馬三四匹。從下河所綫橋上過。馬點蹄而行。賊有帶血者四門已閉。但不知興何處援兵交鋒。須臾有百姓兩人。衣不蓋體。赴水渡河。至城脚下。稱安慶民兵前來策應。至獄廟。迎見番賊。被番賊殺死不計其數。有下口統領興催援兵人李信。俱被賊生擒。方知安慶民兵已至而不進之因。一更盡。東門報有焦大尉遣兵硬探到。時有將官單不記名等二十人。自來家亭伍百寺劉公河洗馬灘桃樹山路來。晝上守城。每名犒設銅錢一十貫。酒二升。日支生券。是日番賊擁衆前來。燒毀四門吊橋。司法趙善騰領市兵與孫中陳興等。往來射賊。各退遁。同日知府又撫諭百姓各自安業營生。同日東南北門各斂錢。其三十貫。解發至太守帳前犒軍。當日太守傳牌報四門如各隅有獲捷之人。請徑自鳴賞錢。卽申來支撥。是日賊騎圍城數重。

二十九日。知府告示諸隅堆積火把多置金汁鍋。仍告示百姓般傳磚石。及壓街石與樑柱之用。人心奮發。頃刻而辦。與襄與諸隅守禦官兵上城提督。整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鎗松明以照城脚。至晚。又有新水被擄婦人走回。歷言賊在廣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子二三箇。造砲三十座。稱說初四日定來打城。是日賊馬步軍盡過西燒師姑潭塘上。鹿角。城上以硬弩五十人射之。又調發江士旺孫中陳興陳信李斌等將。帶百五十人。直下城以擒之。殺死番領一人。番賊三十餘人。陳信生擒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氣絕身死。祈其首級。仝于城上。搴得鍋印一顆。印文都統所洪字印。其印背云。興定五年正月。行官禮部造。收兵歸城。太守給官券各名十千。又賜官三貫。委是勝捷。是日本州遣帳前佩官獨木巡檢李鈞。帶領鍋會一萬貫。往黃梅廣濟縣。淮備給犒援兵。同日。賊方安立砲座于沙河內。望見番賊往來經營之狀。三十日。賊又遣上河橋。運竹把擁併而來。堆壕。初城壕一所。餘地皆我百姓婦人搬運。聞是勝到黃州、蘄水、廳城。上下巴河之民。殷運不絕。其日有北門外文頓坊稅戶黃思名等。又捕獲番人秦順。據供係潞州人。油麵行爲活。鄧王起我爲軍日支麥二升。有妻一人子一人在家。各請官中麥二升。隨逐左監軍人馬前來打勝。自黃州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蘄州。本意只來打巴州便回。卽巴河也。曾有蘄州歸附人盧立興張奇張三韓四說。來打蘄州。不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四五百人。所以遣我前來。又供稱左監軍未到。未敢打城。等監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完顏鼎。約黃千戶。耶律千戶。共有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五人千戶人馬三千人。鄂王指揮許半月打勝卽便收兵。次日將秦順蘄於市曹押出之際。口說大金鄂王無道。連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於軍。歌唱自如。曰生爲潞州人。死作蘄州鬼。晚有蘄水鄉民黃小三妻阿李被擄。拘留廣教寺。凡十有餘日。脫身逃歸。至北門城脚下。嘗用索吊其上城。具說賊人有左監軍完顏鼎。有五萬人馬。見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子。約初四日打城。與二十九日蘄水被擄婦人所言一同。三月一日辰時。望樓子兵士陳富報。賊擁衆前來圍西門。嘗調發孫中江士旺陳興等。淮備弩手以待之。至午時。賊擁過吊橋。被我軍射死者不計其數。及西之皂角樹下。一衣長甲軍。坐於交椅之上。方開弓弩欲射我城樓上人。被孫中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去。又被我軍亂箭射中數人。奔走前去。至午。節次探得金

人拽馬騎千餘匹。過南門劃藥擾過。北直至廣教山望城樓後橫樓梢。南至南禪寺。東至嶽廟。西至金家渡。盡家山度其蠢計。一則把截以防東來策應之師。是日太守同倅車。詣諸廟拈香。祈保城壁。同日房人我界婦人。又恐射了我界之民。太守曰此等婦女被擄。苟活偷生。倘爲房用。縱射殺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內許多生靈。亦無奈何。至申時賊見火箭甚衆。又遣婦女盡刈田內新麥草桑葉。擁併前來填壕。又驅婦女般所燒地上磚碍瓦礫於其上。我軍火箭不能施巧。遂被金賊以門扇爲挨牌。擁過羊馬牆下。與襄與判府教授等。委陳與選槍叉下羊馬牆內。賊入卽殺之。於是分頭掩殺。下溪敗北奔走。奪得番賊軍器。斬到首級十餘顆。收到弓箭三萬餘箇。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戶印字。亦有黑捍箭。開是頭目人射底。是日太守令速上布袋五千箇。告示營婦百餘人。併手做造。遂得以遮砲之用。是日晚。有房扛船車洞子百十座於河岸。與襄急飛申本州。太守親批與襄云。卽賊扛搥船車洞子。意來攻城。古法候其近城。宜多熱煎金汁。澆灌其皮。又使麻油脂油澆其上。用火牛燒之。皮自然縮作一塊。則賊無所施其巧。至祝。賊之上報司理兄。與襄卽調發諸軍。一如前法以應。撫一不勝。賊見其洞爐焰不可近。但遠望叉麼。而已。至午。金賊又於西北圖樓燒我軍所堆壩上鹿角。却於壩上羊馬牆外。用松木八十餘條。立起對我圖樓。其高過戰樓數尺。又用土布袋爲慢道。意搭雲梯以登我城。是夜無策以攻其退。事勢危急。又急呼諸將聚議。欲用火燒對樓。而相去有三丈餘地。火拋不到。太守與與襄曰。如諸軍能燒其對樓。將官支賞錢一百貫。餘人三十千。仍喝官兩資。是夜又委司法趙善膜。督統領江士旺陳與。領軍三十餘人下城。直趨對樓下燒之。城上令民兵更迭送下火把。至三更。對樓焚盡。卽飛申報捷。知府親批付與襄。令頒以所許之賞。分賞諸軍。人心大悅。同

期反叛於倭陵。趁用截嶽於備守。城壁素堅。而糗糧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精。俊兵蟻聚而來。襄士蜂屯而集。各揚威武。盡奮精忠。我師旣運於戈矛。彼衆必爲之齏粉。是用仰承厚德。撫示招安。投降歸順。則旌賞之必加。潛遁竊逃。卽追擊之勿舍。苟執迷而莫悟。定勦戮以無餘。毒思去就之宜。毋蹈覆除之悔。故茲檄諭。想宜昭悉。初三日。番賊擁衆般擡鑿梯砲座攻城器具。前來攻打城壁。是日畢多。吏罷分頭督戰。應有申狀。一切略去。其用片紙親寫飛申。便府。與襄急以片紙飛報本州。太守親批報云。如賊用鑿梯登城。宜造三鑽勾。用蘇索拋搭近前施矢石者。自施矢石。又急用長斧數十柄。准備斫其鑿梯。但要脚等急速爲上。則賊不可得而近也。誠之上報司理兄。與襄卽點發將官江士旺陳與孫中。告諭官兵。一如知府批諭之策。射殺番軍無數。是夜又有茶商軍三十人。請出劫寨。當夜殺死番軍八人。奪得番槍二十條。番刀七把。大小甚十五副。皮牌五六面。弓四把。是夜正望。撥兵不來。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斬權司馬嬉外寨城之賊。同日。孫中與賊打話。賊云。黃州已打破了。汝國不逗歲幣。又何不受降。孫中曰。黃州已是空城矣。不得以我蘄州比黃州。汝是只要討歲幣。如何却來打擄。汝更不去。我人馬會合來勦除。必無路歸。衆汝各有妻孥在家。番人云是不由我也。初六日。鑿北隅守禦官林知縣申。金人攻北門一帶城壁甚急。當日太守令與襄同通判及二機宜士元。領茶商士射百人。前去策應。又調發陳與孫中。賈率訓練官曾金、丁卞、王恭、何佃、陳信等百三十人。繞城與勞賊交鋒。搶奪到攻城器具及燒毀鵝車洞子無數。我軍間被箭中傷。是日四門金人皆有雲梯又燒其填壕竹杷子數堆。奪到雲梯十餘張。殺死番軍無數。我軍間被箭中傷。是日四門金人皆有雲梯臨城。所欠麻紮甚多。宗子趙希邕守宅地客三十名。前來借事報前。連夜打索百餘條。散四隅。是日東門亦得麻紮之力。穿三鑽鉤。鉤奪雲梯五六張。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催援兵。人給錢一百貫。借補承信

郎三紙。二鼓渡河。行未及數步。被狗吠逐。而賊寨知覺。燃燧趕逐。急走固州。天意不順。是夜遂不成道。同日金賊鑿穿倒羊馬牆數十堵。西北一帶尤甚。大扛牛皮洞子至城下。盡數被我軍焚燒。是日市上無麪。固州府各借麪店麥五石。　初七日。望樓子報。番軍已拽大陣。分上下河橋前來。竊恐攻圍城壁。是日自蔡汝霖爲權司張亨白旗前來。已五日。援兵並無消息。金人復添黃州生兵數萬。有五方新旗插于廣教山頭。郡人告急。甚于倒懸。粟太守曰。今與襄以此身。期與城爲生死。急保城壁。乃所以保妻子。出途利率。僉判趙汝樞。司法趙善騰。衣朝服。與在城寄居有官無官宗室。詣聖祖殿。展御容。祭告祖宗。諸族人詣祝至二帝之恥未雪。今復遭其踐踏。處淚下如雨。郡人羅列殿門之外。聞之亦相顧淚下。出詣三清殿。又詣祝融一百二十分。頗保全城壁。是日虜賊又號哭。我西南圍樓。亦如初四日殺狗以厭之。至更盡時。開東門。搖鼓聲。須臾東門守禦官亩主簿嚴監轄申。有援兵至。太守親批令與襄躬往辨認。至東門見援兵數百人。已渡河至羊馬牆內。詰其子細。皆云焦太尉遣徐統制等人馬。前來策應諸軍。破寨至此。亦多有中射者。其中有一卒渡河失手死於東門。亦言虜將縣被虜賊焚燒。遊太守喜。一人行入城。一例各喝三宣統制。犒設銅會五十貫。將官銅會三十貫。押隊管隊撥發各十五千。長行各五千。是夜共散官會八百五十五貫文銅會。百姓排門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爭持靈發以勞之。紛然而來。惟西北一帶番賊不住以牛皮洞子遮護。於羊馬牆外。鑿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焚燒。矢石交下。賊不能安迹。是日鐵連枷木太頂。施打虜賊不及。與襄又造手砲二百餘副。分四隅差人於羊馬牆內拋打虜賊。虜皆不得近。至晚各隅巡邏。徹夜略無少息。同日太守又犒守城兵民錢酒。是日虜賊攻西北圍樓。已擁衆登至半城。有百姓方通因麻石。頓於檻上。此人以頭頂起。乘空版。獨力推下麻石。壓死番軍數人。守城等盡喊推打。賊衆暫退。時監戰樓官飛申太守。犒支賞錢一百貫文。　初八日。金人增添砲五座。攻打西北圍樓。我軍亦添砲兩座。打虜賊切緣本州城獨有圍樓。而無馬面。兩邊無對敵之地。所以虜賊一意攻擊不住。是日晨時。太守批報與襄曰。虜賊攻圍甚急。外無救援之兵。臣子之心義當効死。剗凡在城守禦官。世受國恩。當此憂危。宜各盡忠戮力。互謀抵敵。事定均爲奏功。併望示諸同官。是日虜人又於露字樓下。鑿穿地道。與襄通判督將官江士旺、沈祚、賈率、官兵於城上分布。以勁弩強弓射之。矢下如雨。番賊敗走前去。與襄急發兵百人之間折一語之誣。天實鑑之。　初十日。番賊掘西北圍樓一穴。已如瓦墻中間磚已卸數口。人心益駭。恐其掘透。先用排沙木造重城於內以待之。是日北門守禦官董尉戩申。今日選得有膽勇五十人。顯下圍樓。搶所掘之賊。戩亦願躬自督戰。與襄於是從其說。人各與酒一升。給錢三貫以激其勇。是夜果大捷。同日百姓迎岳廟神於四門。其日虜賊攻城不住。以至婦人女子各賈勇般石。與諸民兵相接。驅賊。渴不暇飲。是日徐輝乞將兩獄大囚充敢死軍。太守從之。兩獄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圍樓。人各奮激。願効死戰。是日北門守禦官林知縣亦告急。被賊燒北門吊橋。當知縣委沈祚等八十餘人下城迎敵。與襄又調發孫中江士旺與李斌等敢死軍一百人。自西而北。與知縣所調之兵夾攻虜賊。得弓五張。槍二十餘條。所到首級三顆。　十一日。番賊攻擊西北樓橫流砲十有三座。每一砲糙以一鐵火砲。其聲大如霹靂。其日對砲市兵買用囚擡砲。被金賊以鐵火砲所傷。頭目面躰碎。不見一半。又有同擡砲人傷者六七。其陣亡者。太守每名支錢三十貫。省被傷者十貫。西門樓亦被打碎。垂空版十餘片。與襄急遣統領孫中以皮簾易之。屋上安排。以桄枋如鋪樓之狀。砲石打落其上。人無所傷。皮簾之後。盡用磚石甃砌。仍告示四門各

或有求餧食者。亦加之以藥。又虜賊於暑字樓施放砲石。日夜不住。獨西門知府帳前。與與襄帳前左右。鐵火砲最多。甚至打至臥牀屋上。幾於殞命。或者云此有姦細。不然何以徑打兩處帳前耶。是日太守移軍帳於趙希邑家。就本人屋廊下。置局造箭。以應諸隅之需。是日四隅用過弓箭三萬隻。與襄自出己錢二百貫會買馬一匹以送之。俾車襄移帳於新寨。同日徐揮因入城。自有乘馬被賊射死。與襄自出亦以銷金鞍一副與之乘騎。又以所乘之騧以與之。此固結其心爲保守城壁計。　初九日。望樓子陳富報。番賊拽隊臨西南圍樓河畔。當與與襄同阮教親督將官陳興等。弩手三十餘人。又發太平弩手王公十五人、茶酒及士射等二十餘人。又發訓練官李斌。領敢死軍十五人。迎敵。已被擁衆過樓下。鑿穿地道。射死番軍無數。捉太平弩王公等。百發百中。但其箭雖小。又以毒藥塗其上。虜見此箭。曰蠆子以箭射我。時數人番賊眼睛各中一箭。隨即退走。被鞏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夾擊。虜兵大敗。是日太守收捉報。又批令與襄今夜宜更召壯士。劫其寨柵以撓之。無得坐授其攻也。當夜訓練官李斌等部領敢死軍十五人、茶酒三十人。直趨對河虜寨以殺之。連破十五六寨。奪得番搭袋。資糧二袋。番綿裘五條。皮靴弓箭等物。又斫到首級十餘顆。二更巡城龍通判與四隅守禦官阮教授、林知縣、甯主簿、嚴監轄、統領孫中。趨到帳前。稟太守曰。昨日雖得八百餘人入寨。皆非用命之人。已分定地分。更不上城守禦。恐被誤事。太守於是批銀牌。告示百姓家。應有軍人在家歇泊。不上城守禦者。先將安下人家。依軍法施行。是夜人方勉力強上城。終不以社稷爲念。爲我堅守。與襄等又白太守曰。城外應援之兵。今早得報已在青嵩。相去無四十里。尙爾稽遲不進。使我輩州生靈坐以待斃。今金賊日夜逼迫鑿穿不住。攻之不退。上籲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諸將。未有番前。祖宗累積幾百年城壁。與襄等痛切深恩。實無歸戾。夫何使與襄等與新民至此耶。今夜更乞蠟彈十人。催援兵破寨前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人可以突過虜寨。是夜太守遣百姓張四等十人。已過四五賊寨。其六人被賊衝回。所有蠟彈。皆與襄親書與焦思忠鈐鍊。幹官、位承節郎特改差淮南轉運司催發綱運物斛官、兼淮西制置司准備差遣督戰軍兵馬趙瀚夫。其蠟彈云。如頃刻不至。則靳城必陷。他日罪有所歸。催援人過安慶府。陳監水與陸察推炳所親見。趙運屬之。

用枋排證。無使彼砲打傷。我軍屋上各安土布袋三百隻。以乘砲石。至午。賊又擁衆燒西門吊橋。又被我軍射退。同日賊攻北門。與襲又同知縣林棨。調發沈祚射退。至夜又造陳與、訓練官王悲。廂禁軍民兵百五十人下城。前去南隅。填塞生字樓窯子。殺死番軍下營。及斫到首級二顆。并奪到銀鐺十餘柄軍器等。委是大捷。是日郡人聞黃州已破。恐城難保。怯者紛然。欲棄城而走。守倅力主與城俱亡之議。衆又謂勢不可守。則賊必窺我安慶無備。倅車曰不特安慶江面可憂。事已至此。守則亦死。出則亦死。不如與城俱亡。太守曰守邊死。吾職也。十二日番賊所掘諸處地道益大。既入穴洞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時。房用砲鑿梯。併力攻打西南隅樓。自旱至暮。番賊欲搶土城。阮教授希甫同陳與、又用萬牛火燒之。賊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死火牛。我以石頭拋擲之。彼則用砲連頭而裹其體。而任我之拋擲。或閃於羊馬牆之屋下者。矢石一任。復入洞中鑿穿。其日武定忠勇等軍以勞不可支。陽曰。焦太尉人馬到。誰東門守禦。豈可打開鎖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州縣制節。在外則爲應策。在內則當守城壁。汝等宜以宗社爲念。不然則殺我而去。不妨各人無說可荅。常用曰欲要人馬守城。宜多出錢以撫諭之。武車繼至曰。諸統制不可如此。趙制幹所論甚當。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壁事定。鉅與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鉅嘗親爲汝等稟曰。君相力言汝等勞苹之功。與褒以宗社爲念。與倅車曰。每名聽徐揮等喝賜錢多少。撫諭其回。倅車曰。縱太守不認。鉅出經總制庫錢兌支。不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鉅自與朝廷出榜。是徐揮自喝長行銅會三十千。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夜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名長行。共支三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回兵。錯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卽令支出上項所犒錢會。付與襲躬親俵散。　十五日。房賊四門各打火砲入來。獨西北圖樓自旱至次日達旦。火砲不住。人心方皇皇。房賊攻城愈不可退。飛申本州。太守批報云。攻城方急。可厚賞軍兵下城。番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以前進。據其寨柵以燒之。誠之復回理兄。是夜南門守禦官阮教。遣陳與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十貫。犒設。是夜劫中賊寨。奪弓數把。殺死番軍甚衆。與襲又遣孫中曹全茶商軍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而南。與教授兵夾擊攻打。賊盡過濠走。　十六日。賊擁衆增添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奸計百出。添立砲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危急。與襲賈率士卒。多方抵敵。雖城之窿穿二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終不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時。喜得一雨。滿謂可以使房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火牛被雨。燒燎不着。又賊房以濕牛搭撲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賊又以火砲石砲相繼攻打。民兵無容足之地。遂被房賊以雲梯登城。不委徐揮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剌敢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衆。被房賊擁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揮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奔城先遁。人心皇駭。遂致房賊上城。分兩頭將守城人殺戮。與襲急追徐揮至八字橋。而水深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後大罵徐揮常用配軍。汝奔我城遁走。與襲計無所施。惟搥胸叫苦而已。復思靳城數百萬生靈之故。急遣二卒分頭飛報守倅。與夫四隅官。前來策應。倅車先到新寨。而房兵尚未敢下城。太守繼至新寨。調發西門統制孫中。與夫統制江士旺、陳與、曹全、丘卞、廂軍、禁軍、茶商軍、敢死軍、李斌等。及同官。自此各不知存亡。去向。但聞援兵不來。事勢危殆。詹太等與留主簿係是同鄉人。逢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計。留主簿自去。半時蒙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寄握手相語。勉以忠義。誓死城郭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遜謝。戒詹太等云。萬一汝自得脫。急遣番陽且勿聞我老親爲祝。又自出其所得乃父書與同官看。亦莫不以忠義相戒。是日賊放砲不住。西北圖樓已成粉碎。人不可近。所幸圖樓之內。已用磚甃砌。房賊欲登城而上。亦無自而入。所有大囚敢死軍二十五人。自辰時與賊于女頭交鋒。賊上者戮死。竟不得上。蓋人心奮發。心力齊故也。是夜徐揮爲見城勢益熾。與常用長怯不守。至三更。領兵八百餘人。潛地逃遁。盡出南門頭。誑郡人曰。官司調發我出城劫寨。百姓驚駭。急來走報。時都吏王遠繼至。告訴甚急。與襲不候卒馬。徒步走至南門。已被打開鎖。常用登門。方搜起吊閘之時。與襲多方禮問二將曰。若是劫寨時。何用騎馬。及帶婦女出城。汝若棄城而去。百姓自守無處。汝等有何面目。更食官祿。與襲情迫意切。未免望闕遙拜。苦告之曰。汝不以百姓爲念。當以宗社爲發。汝曰。我是策應之師。如不入城。則責不及汝。今既入城。則當與城爲存亡。豈可打開鎖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州縣制節。在外則爲應策。在內則當守城壁。汝等宜以宗社爲念。不然則殺我而去。不妨各人無說可荅。常用曰欲要人馬守城。宜多出錢以撫諭之。武車繼至曰。諸統制不可如此。趙制幹所論甚當。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壁事定。鉅與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鉅嘗親爲汝等稟曰。君相力言汝等勞苹之功。與襲以宗社爲念。與倅車曰。每名聽徐揮等喝賜錢多少。撫諭其回。倅車曰。縱太守不認。鉅出經總制庫錢兌支。不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鉅自與朝廷出榜。是徐揮自喝長行銅會三十千。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夜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名長行。共支三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回兵。錯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卽令支出上項所犒錢會。付與襲躬親俵散。　十五日。房賊四門各打火砲入來。獨西北圖樓自旱至次日達旦。火砲不住。人心方皇皇。房賊攻城愈不可退。飛申本州。太守批報云。攻城方急。可厚賞軍兵下城。番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以前進。據其寨柵以燒之。誠之復回理兄。是夜南門守禦官阮教。遣陳與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十貫。犒設。是夜劫中賊寨。奪弓數把。殺死番軍甚衆。與襲又遣孫中曹全茶商軍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而南。與教授兵夾擊攻打。賊盡過濠走。　十六日。賊擁衆增添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奸計百出。添立砲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危急。與襲賈率士卒。多方抵敵。雖城之窿穿二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終不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時。喜得一雨。滿謂可以使房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火牛被雨。燒燎不着。又賊房以濕牛搭撲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賊又以火砲石砲相繼攻打。民兵無容足之地。遂被房賊以雲梯登城。不委徐揮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剌敢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衆。被房賊擁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揮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奔城先遁。人心皇駭。遂致房賊上城。分兩頭將守城人殺戮。與襲急追徐揮至八字橋。而水深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後大罵徐揮常用配軍。汝奔我城遁走。與襲計無所施。惟搥胸叫苦而已。復思靳城數百萬生靈之故。急遣二卒分頭飛報守倅。與夫四隅官。前來策應。倅車先到新寨。而房兵尚未敢下城。太守繼至新寨。調發西門統制孫中。與夫統制江士旺、陳與、曹全、丘卞、廂軍、禁軍、茶商軍、敢死軍、李斌等。及同官。自此各不知存亡。去向。但聞援兵不來。事勢危殆。詹太等與留主簿係是同鄉人。逢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計。留主簿自去。半時蒙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寄握手相語。勉以忠義。誓死城郭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遜謝。戒詹太等

辛身衣軍人綠布衫雜在亂兵中越更有餘痛楚悶仆既甦視左右枯尸皆身首異處獨背後又有一衣綠布衫者扈仆屢起卽視乃同官趙司法善譞也與襲先時在園中捍禦已身被數箭及跳過羊馬牆外隨逐百姓赴水渡河其時月明又被兩賊西面夾射于項上右脅左臂連中三箭幾致仆地遂使妻徐氏與兒女一十五口無餘處死卒斃賊手猶不忍言加以出身文字留在客舍片紙不曾將帶盡被焚蕩與襲言之至此額天莫聞惟有痛徹心骨而已與襲切照番賊攻圍蘄州前後二十有五日守倅衆官晝夜親自擐甲登城督勵官民兵對敵死戰及遇夜出城劫寨鳥到番軍統領首級奪得銅印生擒番軍馬攻城器具雲梯鉄鏁焚燒鵝車洞子及用萬牛火燒拒擋賊不容上城屢使敗退竭盡心力無所不至只緣寡不敵衆無所屈至十六夜二更徐揮常用領兵逃遁其所守城地分無人把守遂被擒賊蟻附登城四隅守禦之人一時潰敗潰散當下蘄州失守與襲與司法趙善譞身衣軍服遂得引積尸中死而復活半夜奔從南門逃遁自用源步直趨黃龍路路天色漸曉泯路借問援兵不進之因或言權司張亨路鈐焦思忠陳輔朱虎視文爵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則云在松楊橋至松楊橋則云青蒿至青蒿則云在車坊至車坊則云在石龍坡至石龍坡則云在小池至小池則云二項人馬一則張亨之兵投怯不進爲辭所說至十二日破賊得捷其寨以致大敗一則焦思忠陳輔之兵被趙濫夫之所牽制略無遏遮意十二日夜二更與權司張亨兵走歸安邊府其路上人又云十三日有許都統領之兵已到瀝港是時黃梅縣率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燭拜乞其入援蘄彼則曰朝廷差我策應黃州卽不曾策應蘄州云我已得朝廷文只令我回守江面微笑不顧徑自渡江而去其它如朱虎之兵則止于三角斗方等山去城七十里王振之兵則止于羅田縣住來蘄春界內視文爵之兵駐于橘樹山之間去城五十里遞皆相持不進又有如袁海之兵方前而王辛之兵隨卻皆未嘗有入城之境大抵驕兵貪利所過以擄掠爲心寇至則安坐于高山畏怯不前寇退則聲鼓鼓趕其後以收復爲名城內倉庫擄取未盡者首卷之而去及沿路標掠以至婦女耳環不待取而連肉掣下有甚于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乎援兵之未至越二十有五日而城不陷者實本州官寮民兵同守之力後乎援兵之旣至止得數日而城遂陷者實徐揮常用不用之故與夫諸將相持不進之罪以此可見使援兵併力解圍于二十五日之前則蘄城亦如黃不能爲二十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江面諸州深爲可慮又不至此與襲等一介書生平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蒙守倅委使料率官民戮力守禦幾及一月與襲閭門一十五口均與守倅而下骨肉盡淪殁于賊手仰報國家其于忠義可謂盡矣諸將反以佚罰置賞自謂得計可乎與襲昨者起慰制臺驗傷之後卽乞放令伏闕頭爲蘄民訴此冤痛制帥惻然謂撫旣退遁蘄州不可一日無官姑俾攝倅貳之職力任經理之責安集留歸之民未免忍死一行亦欲訪問知通同官眷屬之存亡與夫妻兒之遺骸于是辭不獲已拜命星奔還望蘄城乃知盡統制治畧屏棄一例焚燬無從辨認至城之日不忍舉目官民屋宇倉場庫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枕藉河井終不能稽考惟撫手掩面痛哭而已及後來多方體問則知賊勢橫潰之時太守李國錄與秦通判等遇賊於子城之十字街各自隨之兵殊死鬬敵是時死傷略盡太守奔歸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盡其二機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後已不得反顧其親太守蓂適就設醮引劍自刎倅車亦歸倅廳厲聲呼吏人劍迫

急令人放火燒諸倉庫不得留與賊遂設一室自焚其時白袍猶未脫慴其子三將仕復同時就盡時有老兵牽倅車之衣以出大場倘喝老卒曰我爲國死汝等可自求生阮教臨危之時聞有寄居武臣挽其受降曰我豈爲此哉卽時歸衙先遣其子女赴井然後自投身于廳前井中此見于教授廳節級鄭丘之所說判官趙汝標與知縣林鏊盛監幣剛中當主簿時鳳于事亟之際相語曰我輩守城調發幾及一月滿謂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豈意使我謂遂至死地耶我輩自爲之計可也若見番賊必無全軀于是相率投身于子城河內而死至今人皆能言之夫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蘄之守倅而下寧有愧于此者有如惠民一倉實李守之所創羅米三萬石當時議者孰不曰此倉不可創恐爲後人塵腐之累而李國錄確意爲之今歲增一萬石以爲後人補劇之助及蘄一破應干廬宇不留片瓦惟此倉獨存今日飢民流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愛國念民身歿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嗚呼有善不敢蔽不善不敢匿平時享國厚祿一日能以死報國家者雖何人哉事變已定或者反議蘄之生靈塗炭皆太守不縱其早出之過且廳寇突至圍逸數百陣使如諸公之議百姓先死于二十五日之前而不在二十五日之後盞廳既臨城出亦死然使堅守于內而待援兵于外則守固未必死也今之死正在于外援之不至豈盡歸咎于共守而不出況使當時城未破而先放老小必又有强盜之責矣天下之事履而後知未嘗親歷其事其可輕議哉此張巡許遠之受務韓昌黎爲之不平也今則與襲等二十五日翻發堅守之勢不足道閭門十五口骨肉之淪亡與夫守倅同官全家之屠戮亦不遑恤以至宗室宗婦宗女百姓子女爲之生擒而去者又不言矣惟是社稷安危之所係大爲諸將之所誤冀如蘄州言之使人痛哭不已而繼之以血何則使當時徐揮常用之兵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爲念盡力死守豈肯一鬨而散城固未必陷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未已廳賊固可恨而諸將豈能使百姓無憾耶且徐揮常用之入城移始七日每以領兵欲出爲辭恐驚州家邀取厚賄隆至十六夜領衆弄城奔遁至于大聲疾呼明告廳賊令放出一條生路與我去你自入城閙取金帛故破城之後有被廳人開諭賊脅曰我不解便打破你城是你大軍自奔與我且我明日十八日也自要去了果有此言今則千里之民皇皇然若有夜不弄城自遁與夫焦思忠張亨不畏怯走歸龍舒則廳賊安得自有此語今百姓盛額相告咸謂兩淮之地自此終無寧處再至之憂且謂賊去之日又言秋涼必爲取安慶計今百姓各以妻孥爲念盡力死守豈肯日由是扶老攜幼賣帶買舟爲渡江計又況今春廳人之破閭一日夜頃行三百餘里深入內地如履無人之境今長淮平坦略無阻礙勞費曲徑彼所盡知城壁關隘既未盡修兵甲器械又未盡備歸正餘黨所在尚存方一秋涼復起覬覦不由關隘而由他途則衛枚疾走舉足之頃入吾掌與矣雖有遠水其能救近火耶況蘄之金帛女子不啻數萬計賊既席卷而去至于二郡造舟之人與夫造弩之匠百工技巧悉爲生擒而行此其爲謀必不淺矣又聞淮之耆老皆言廳人寇邊未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狼腰而復來遺民又無死所矣近者流歸之民皆感泣而來言曰某等與司理同死生患難今勒之守倅等官士子百姓同時爲國就盡猶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緘默而不爲我已死之民直言其事竊恐上下蒙蔽朝廷莫知再爲它日之禍而國家用將終爲此輩所誤司理亦爲泉下之罪人矣謹與襲直書始末以訴冤憤欲使觀者知蘄城之陷非郡官士民無備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爾與襲哀思餘生死不敢愛

呼天一鳴，以祈省覺，且爲宅日之效證。
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毀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或非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爲郡害，金駿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得竭盡萬非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御數萬騎之游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爲當是時，孤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揆強兵坐而觀，豈不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彥約，設泣蘄錄，爲之嘆惋。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壬午，褒贈立廟錫爵指揮

勅送到樞密院，備樞密院箚子節文，據前權蘄州宣教郎安慶府太湖知縣劉襲狀申，開具到蘄州州縣官及因城死難之人，劄付本司更切契勘，有無全家死難人數，保明供申本司，遵稟去後，回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擢狀申，遵稟委承節郎安慶府蘄州巡轄權兵馬都監張偉，逐一契勘去後，今據本官狀申，照得一項契勘，應宗室之家，有無被害，見存婦親人數，緣即無被虜人回，難以尋問外，有州縣官全家死難人數，開具申州，除已行下宗室尊長司，喚上見存在上宗室，契勘別狀供申，今具下項，州司亦已具一般文狀供申樞密院，照會所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擢狀申，備錄在前，伏乞頒賜褒奏，將逐官褒贈，仍錄其家，以爲忠臣死節者之勸，伏候指揮。

一知郡李誠之，與令人許氏，男二，機宜士尤，姪九，機宜士宏，二房媳婦，孫女二人，婢僕五人，全家死難，有長男偶留婺州東陽守家，見在。

一忠翊郎新簽知縣林棨，與男婦宅眷共七口，全家死難，有男秦滋，見任鹽城知縣。

一儒林郎州學教授阮希甫，與男三人，女三人，婢僕共一十口，全家死難，見有兩男在鄉，廣德軍居住。

一迪功郎判官趙汝標，單騎在任，死難，有母親令人宅眷，幷男女各一人，見在衡州，不曾在任。

一迪功郎知鎌杜謂，先已身故，未離解舍，有男三人，姪一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死難，有女杜氏，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新蘄春知縣孟濬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二人，宅眷共五口，死難，有姪二人，被虜走回，係當統制將帶，離濠州前去。

一從政郎司理趙與褒，得脫性命，獨存，有猺人徐氏，縣主，太保四人，婿子四人，婆婆婢僕，安業共一十五口，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蘄春主簿留時鳳，幷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一人，與父留宜義，見在，寄居饒州。

一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幷女一人，死難，有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兵馬監押溫玉，幷女壻外甥婢僕各一人，死難，有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瑫，全家十口，死難。

一成忠郎在城監務梅賢，全家四口，死難。

一忠翊郎本州監岳廣李俊，全家死難。

一承直郎靳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城，死難，有宅眷與男一人，孫一人，見存，幷猺人張氏，被虜走回。

一忠翊郎靳水縣尉董戡，本州牒委上城守禦，幷宅眷同入，共七口，全家死難，有男一人，見在建康府，父董侍下。

一秦義郎鄂州武昌酒稅安允恭，全家死難，有男安邦才，見在，幷猺人張氏，被虜走回。

一承直郎添差通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朱世明，見在。

一成忠郎監興府新城酒稅姜應春，全家四口，死難。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口，死難，有兩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漢，被虜走回，見存。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坦然，家六口，死難，有猺人鄭氏，男景世隆，媳婦郭氏，共三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口，死難，有兩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漢，被虜走回。

一保義郎本州監廟劉忱，全家死難。

一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珪，全家死難。

一進勇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

一帳前佩印官前獨木巡檢保義郎李鈞，因差出部，押糗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虜死，有猺人幷男，見寄居黃梅縣。

一進勇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死難。

一借補迪功郎戴栩，全家一十口死難，有妻李氏，被虜走回。

一高州文學祝棟，上州文學祝遂良，各全家死難。

一新三湖巡檢承信郎雍顯，單騎死難。

一迪功郎本州盩廟程恩周全家死難。

一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李浩、訓練官曹全、李裘、統領進武副尉林安仁、統領進武校尉鄧宗、統領進義校尉王文明、統領進武校尉吳宗政、各係巷戰死難、有老小男女各在本鄉。

一前池州醫藥飯食管武郎戴翊、被虜走回、有妻男孫女婢僕共一十三口死難、外有長男女使安當各一人走回。

照得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員、幷借補戴翊、添差朱恩恭、被虜走回戴翊、並難以推恩施行、及司理趙與褒因單身出城已行追能外、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誠之奏鉅各特贈五官、吏特贈祕閣修撰、仍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于本州、令戶部各特賜銀絹二百匹兩、給付各家、李誠之妻許氏、特贈令人、男士允特贈通直郎、姪士宏特贈承務郎、媳婦孫女各特賜安人、奏鉅男奏浚澤、特贈通直郎、林榮、張贛、趙師瑤、各特贈通直郎、仍特與一子登仕恩澤、趙汝標、甯時夙、各特贈承務郎、童蒙正特贈秉義郎、內杜謂童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歸寄居州軍、溫玉梅曾董戩、各特賜三官、各特與一子進武校尉恩澤、戴剛中特贈三官、特與一子承信郎恩澤、鄭俊特贈承信郎、與一子下州文學鍍珪李鈞、各特贈兩官、各特與一子承信郎恩澤、王明特贈承信郎、與一子下班祇應恩澤、鄭俊特贈承信郎、特與一子進義副尉恩澤、孫中、李浩、林安仁、王文明、吳宗政、各特贈承節郎、江士旺、特贈保義郎、特與一子進義校尉恩澤、各特與一子進義副尉恩澤、李俊、安允基、姜應春、景坦然、秦安上、劉忱、姜必勝、祝棣、祝遂良、雍顯、程師周、並令本州各委官以禮致祭、仍並與周給其家、添差官恩恭、亦仰本州契勘、如本人係外州軍居、即與津送其歸、仍令吏部日下出給、合受告文公據、限十日繳申樞密院、收送到祠部、狀承司封關節文、淮西制置司申、乞將李誠之秦鉅褒贈、以爲忠臣死節者之勸、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吏特贈祕閣修撰、仍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二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事、本部尋連送太常寺、詳關內備坐聖旨指揮施行、具狀申部、去後、今據本寺申准、連送下承司封關節文、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誠之秦鉅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本寺、今遵依前項聖旨指揮、今擬封下項、一靳州知郡李誠之、通判秦鉅、合同賜額立廟、今欲擬褒忠廟爲額、合行降勅、一靳州知郡李誠之、合擬封二字侯爵、今欲擬正節侯、合命詞給告、靳州通判秦鉅、合擬封二字侯爵、今欲擬義烈侯、合命詞給告、所據太常寺擬封在前、伏乞朝廷取旨賜額加封施行、伏候指揮、二月四日奉聖旨、依禮部施行、

李誠之告詞

勅故承議郎權發遣靳州李誠之、靳春雖介在疆場、然所特以爲險者、六關也、朕命憲臣往專備禦之資、而措置疎略、負我使令、爾相閱之華屬、承郡事、孤城岌岌、莫抗虜鋒、能佐其長、服節守義、父子同隕、朕甚哀之、迺加論謚、仍躐崇階、爵之通侯、廟食茲土、貲延于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國家之澤、當峻典、章今密印纍纍、固痛在閶門、而榮在九泉也、英概如存、尚克欽止、可特贈朝議大夫、祕閣修撰、

阮希甫等告詞

故儲林郎靳州教授阮希甫、可特贈通直郎、

故迪功郎靳州防禦判官趙汝標、可特贈承務郎、

故迪功郎靳州靳水縣主簿甯時夙、可特贈承務郎、

故承直郎監靳州都太監轄靳口鎮倉庫兼烟火公事嚴開中、可特贈承事郎、

勅故阮希甫等、烏乎靳水之禍、朕固聞之、而未盡詳其人也、邊臣以名來上、則汝等皆死其職、以及其家、覽乎痛哉、一至于此耶、殆于王事禮有加等、超昇京秩、官其後裔、忠魂如在、尚服寵光、可依前件、

李士允等告詞

故承議郎權發遣靳州李誠之男士允、可特贈通直郎、

故承議郎權發遣靳州李誠之姪士宏、可特贈承務郎、

勅故李誠之男士允等、爲子姪而從宦、莫樂乎五馬之榮、汝等獨權兵鋒、共死邊壘、京秩之貲、豈能汝華、亦姑以慰予之悲耳、可依前件、

秦浚等告詞

故朝請郎通判靳州秦鉅男秦浚、可特贈通直郎、

故朝請郎通判靳州秦鉅男秦迥、可特贈通直郎、

勅故秦鉅男浚等、靳春佳郡、士大夫樂于宦游、況爲武車之子弟哉、今戍反是、汝等與擢其禍、此朕所以證佞也、畀之京秩、尚庶難泉下之榮、可依前件、

中興禦侮錄

撰人不詳

中興禦侮錄卷上

無名氏撰

女眞部落初三種。曰生女眞。熟女眞。黃頭女眞。金國卽生女眞之所出。盧龍氏之遺種也。居蕃大遼之東北。族帳最爲強盛。其酋有楊割太師者。驍勇雄毅。善御其下。爲諸部所推。數與黃頭熟女眞爭長相攻。率服屬之。因其衆稍乾略。勞近諸小國。而益富焉。雖臣屬契丹。二百餘年。頗叛附不常。後天祚浸失道。遂絕朝貢。誘納叛亡。潛圖異志。終其世未有以發之。楊割死。子阿骨打立。用其弟吳乞買。姪粘罕兀朮。謀興師叛之。數月之間。攻陷城邑數十。遼人師屢戰奔敗。天祚度不能禦。遂割遼東諸郡與之以議和。遣使册命爲東懷國皇帝。永爲兄弟。阿骨打發册怒曰。東懷者。乃奮耀小邦懷德之義。是薄我耳。杖其使。遣之歸。遂自立爲大金國大聖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始金國起事之初。遣使航海。與本朝議夾攻。約併有遼國後。以五代所陷沒燕薊舊地。盡還中國。既得志。則背其約。朝廷遣使屢請。復言欲得舊與契丹歲貽銀絹數外。別取燕城地歲出租稅百萬緡。然後與地。仍預借兩歲。徽宗不得已。悉從其請。所有燕中戶口職官儲畜等。盡席卷而東。朝廷勞師累年。捐金緡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地而已。初貴貿出師與之夾攻也。金人先已得遼地十八九。所未下者。燕京數城耳。貫不能取。復緡其力始克。於是遂貽笑。故使粘罕輩有輕視朝廷南窺中原之意矣。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雖謀欲南犯。而猶豫未發。既得晉叛臣劉彥宗及契丹叛臣耶律余覩。遂與之謀。二人者。力勸

圖南朝。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宜和七年。時金國天會三年。果率衆南犯。燕山統帥郭藥師。首以城叛降。遂以連兵入寇。時朝廷久安承平。民不知戰。一旦倉卒變起。列城無以抗者。故使虜衆得以長驅中原。攻陷京闕。既遷二帝出塞。遂立宰臣張邦昌。爲僞楚以主中國地。然後完師歸國。繼聞建炎皇帝自河北建康。入嗣大統。移蹕維揚。復舉衆來寇。江浙荊淮。尤被毒螫。然虜勢雖淫猖獗。而我亦屢敗其師。粘罕因拊御敕曰。使南宋境康閑。有此兵力。我安得至此耶。會郭藥師有異圖。粘罕因立劉豫爲僞齊。主河南地。遂領兵北歸。骨打之孫亶立。（初阿骨打歸國時。與弟吳乞買約。兄弟子孫互相傳受。阿骨打死。吳乞買既得立。及吳乞買死。阿骨打無子。故復立其孫者。以遵先約也。仍循稱天會。）越三載。始改天眷。撻辣既得專兵柄。再率衆南犯。始攻蜀。喪師於吳玠。乃折箠誓曰。天命所在。未可圖也。於是獻和親之計於亶。亶亦厭兵禍。遂從其議。時劉豫初廢。河南不順。遂以其地復歸於我。兀朮謂撻辣曰。維敵生患。陰有異志。矯詔殺之。復舉兵以陷河南地。洎順昌之役。爲劉錡所敗。時暑雨淫注。兀朮之帳。一夕三徙。糜釜而炊。士卒疲不能軍。狼狽駭走。由是兀朮大慟而師。知未易圖也。又萌古鞭韃等國。皆聲未除。恐其中有起而謀之者。故以重兵壓境。因吾回使莫將、韓恕通好約和。太上皇帝以頻年暴師。亦務休息。寖檜力主和議。遂從而許之。時紹興十一年。歲之皇統二年也。逆立十四年。弟亮弒亶。廢爲東昏王。以代立。改皇統九年爲天德元年。亮、梁宋國王阿里刺之子也。（阿里刺、始與粘罕昭同起。粘罕昭二太子者是也。）狀貌魁梧。方口牛目。耳垂肩。鬚過臍。涉史傳。便智弓馬。性貪虐淫侈。簒位之初。東昏時功臣懿戚。及所忌者。皆誅滅無遺。又當熄烽剿剽之刑。以威其下。國人怨之。所任信者。皆吾之叛臣。如施宜生、馮長甯、張中孚、中奎等。列在彙省。倚爲心腹。而李成、鄧璉、孟斌、孔彥舟之徒。各主兵務。任爲牙爪。與之謀。爲南牧計者。未嘗一日忘也。宜生尤爲亮所倚信。用以爲相。力陳南侵計。且勸亮都汴。左右或陳不可。亮曰。使吾爲中原天子足矣。何爲自耳垂肩鬚過臍。涉史傳。便智弓馬。性貪虐淫侈。簒位之初。東昏時功臣懿戚。及所忌者。皆誅滅無遺。又當熄烽剿剽之刑。以威其下。國人怨之。所任信者。皆吾之叛臣。如施宜生、馮長甯、張中孚、中奎等。列在彙省。知其必敗。先是夏五月。遣龍虎衛上將軍殿前都提點高景山、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因以欽宗訃音聞。乃請割江水以北濮水以東之地。又邀求宰臣湯思退、陳康伯、知樞王綸、殿帥楊存中。知開鄭藻等。出疆議事。藻吾不允。以開兵端。上不許。二使所請不獲。陛辭語甚不遜。上大怒。馬軍帥成閔、廷叱其無禮。請殺之。太傅楊存中止閔曰。吾嘗欲忠義報國。當爲朝廷宣力疆陲。今徒殺此曹何益。閔奏乞出治兵。隨以死聲國恥。上顧謂侍臣曰。二十年來卑辭厚禮。罔敢不至者。爲吾生靈。豎守盟好耳。今其君臣不道。相與謀人之國。不顧巢穴。忘命深入。以我爲易與。我豈不能以百萬之衆。仗義而較曲直哉。左右咸贊其說。秋七月。遣同知樞密周麟之。知閤門事張掄、往賀遷都地方可往。貶筠州。以樞密都承旨徐嘉代行。及境。亮不納。遣中議大夫翰林侍講韓汝嘉。賫金牌至。傳僞旨云。昨令景山全傳旨召數大臣等。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卽非所召者。可使回去。速令元所指定人。周來稱賀。仍須限九月初定到闕。上以虜盟既壞。決意用兵。始召逸臣。增飭守備。分遣禁旅屯據要害。命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都統劉錡、進屯淮陰。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都統王權、進屯合淝。鄜延軍節度使

池州都統李顯忠、進屯安豐。率遊軍節度使鄂州都統王師中、進屯□□。華容節度使金房州都統王逢、進屯濮陽。天平軍節度使利州都統姚仲、進屯大散關。各率本部軍馬嚴兵以待之。除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吳璘、爲四川宣撫使。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都統劉錡、爲浙西淮南江東西路制置使。盧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分誰諸將。亮既不獲所請。憤然謂其下曰、我謀南伐已久。但未有其端。今出師有名矣。盍簽河南北女眞渤海大漠奚契丹兵號二百萬。駐京洛間。命大懷忠爲都督以統之。將行。召諸將與折三箭爲誓。初折一箭曰、朕此行若不下江南。誓與卿等不返國。次折一箭曰、金玉子女。悉爲將士賞。不用命者殺無赦。次又折一箭曰、大議已定。敢謀者死。亮一日酒罷。毋啓曰、江南自和之後。執禮不缺。一旦無故興師。徒使生靈坐受塗炭。亮謂沮師犯令。殺以徇。九月遂率衆分道南寇。一軍攻淮甸。大懷忠統之。一軍攻川陝。張中彥統之。別起一軍。係簽發山東水手諸國兵。浮海攻浙右。蘇保衡統之。亮自將女眞親屯蕃春。九月十八日。首以萬騎寇蜀。吳璘出兵節制。對明威將軍乞永壽率信校尉宣登劉天使大郎君二郎君等。俘獲萬計。獲戰馬兵甲器械。莫知其數。二十丹以衆二千來歸。封賞各有差。二十四日、賊陷信陽軍。二十五日、吳璘將劉海克秦州。擒僞安撫高同知一州。以一縣歸者與一縣。所得城邑。除僭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給賞。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而已。內有願別立功效之人。不次擢用。令軍行秋毫不犯。事平後。免租稅十年。一應虜人暴斂及強奪良人室女爲奴婢者。嘗爲放還。深賭之利。如剝皮族滅。油煎鋸解。鉤脊之類。一切除之。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築山水寨。結土豪。起義軍。自爲攻守計。不藉朝廷軍需芻粟等。招降到僞巡檢杜海。督朝奉二萬人。鞍馬器械亦如之。擒果州團練使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十九日、孟炤以順昌降。擢忠州團練使就知順昌府。奚契丹以衆二千來歸。封賞各有差。二十四日、賊陷信陽軍。二十五日、吳璘將劉海克秦州。擒僞安撫高同知明威將軍乞永壽率信校尉宣登劉天使大郎君二郎君等。俘獲萬計。獲戰馬兵甲器械。莫知其數。二十六日、賊陷光州。二十七日、虜突騎數千犯光軍。守將張起。迎戰於上水門北關。敗之。明日再戰。陷之。吳璘將尊沐克兆州。執僞同知昭武大將軍與屯蟬兵等。張彥忠克蘭州。禽僞刺史安遠大將軍溫鄂烏烏等。殺之。彭清張惠容克隴州。與賊戰。僞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翼登涼樓。濟等縱火焚之。盜燒其儲積。僞都統合喜勿謹張金紫會陝西諸路兵數萬。據方山原。清等乘勝攻之。賊敗。棄原走。劉錡軍前探報金人招討使。出隴右。江淮制置使劉錡、兼淮北京畿東河北東路招討使。出睢陽。京湖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出南陽。督諸道兵三路進討。軍前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蠻貊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道官吏軍民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不赦。得道多助。伏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藏。用賚萬邦之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昇平之運。斯民不幸。遘了板蕩之秋。蚩蚩女眞之徵。首猖契丹之祀。怙其新造。聞我不虞。妖氣既陷於神都。虐燄殆彌於扈縣。南宮北狩。迄摧胡地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宮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臥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誠辭屈己以事讐。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冥頑之膠。狃於籠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驅我中原之老稚。翦爲異類之囚俘。仍輕棄於穴巢。飄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強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壓而取將和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壤。九州四海。聞之怒疑。以衛冠。百將三軍。孰不裹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鉞。盡護戎旃。當陝右以啓行。嘗展魚龍之效。沿順昌而出戍。復殲蛇豕之羣。冀慫宗社之威靈。一洗腥羶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亡此胡。使悉身而逆死。人自爲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隅。士氣百倍。吳少保下蜀川之甲。劉和公興京口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巷壽。馬師捣殺亟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攜。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擾鄰。玉帛交馳。尚懷百年之信誓。封疆退隔。頓辟南地之晉鄙。顧惇繼好之規。共作悔亡之舉。至於秦晉奇士。燕趙偉才。抱節義之良謀。志

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勉聞思漢之忠。侯漢王東征。必思戴商之望。抗雄雲合。投袂風從。誠據城以迎降。戒衆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翦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毋忘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準。書不盡意。又朝廷降黃詔。諭金虜無厭。背盟失信。今率精兵百萬。悉行天討。仰中原官吏軍民等。能以一路歸者。與一路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一州。以一縣歸者與一縣。所得城邑。除僭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給賞。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而已。內有願別立功效之人。不次擢用。令軍行秋毫不犯。事平後。免租稅十年。一應虜人暴斂及強奪良人室女爲奴婢者。嘗爲放還。深賭之利。如剝皮族滅。油煎鋸解。鉤脊之類。一切除之。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築山水寨。結土豪。起義軍。自爲攻守計。不藉朝廷軍需芻粟等。招降到僞巡檢杜海。督朝奉二萬人。鞍馬器械亦如之。擒果州團練使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十九日、孟炤以順昌降。擢忠州團練使就知順昌府。奚契丹以衆二千來歸。封賞各有差。二十四日、賊陷信陽軍。二十五日、吳璘將劉海克秦州。擒僞安撫高同知明威將軍乞永壽率信校尉宣登劉天使大郎君二郎君等。俘獲萬計。獲戰馬兵甲器械。莫知其數。二十六日、賊陷光州。二十七日、虜突騎數千犯光軍。守將張起。迎戰於上水門北關。敗之。明日再戰。陷之。吳璘將尊沐克兆州。執僞同知昭武大將軍與屯蟬兵等。張彥忠克蘭州。禽僞刺史安遠大將軍溫鄂烏烏等。殺之。彭清張惠容克隴州。與賊戰。僞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翼登涼樓。濟等縱火焚之。盜燒其儲積。僞都統合喜勿謹張金紫會陝西諸路兵數萬。據方山原。清等乘勝攻之。賊敗。棄原走。劉錡軍前探報金人

大發戰艦。蒲益閱習。將謀入海南寇。以宣州觀察使李寶、爲浙西副總管。提領湖趨諸州海船。率水軍七千。往海州屯駐。犒其要津。鄂州都統田師中。以醴泉觀使奉朝請。除潭州觀察使。吳拱代之。淮南宣撫使。盡行蒲葦。十九日、祀明堂。十月一日、下詔親征。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虜掘。受勝坏土之憩。二帝蒙塵。莫贖移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羶腥。銜恨無窮。得時而動。宋免加伸而事小。康濟好以息民。國戒廢之無厭。皆信盟之弗顧。怙其簒奪之惡。濟以貪婪之兒。流毒遍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桑虛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盛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氣寖汩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懷柔。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何從。方將勑編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取軍之制。考瀋淵克敵之規。詔旨一頒。義聲四起。義星臨於吳分。當成泥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殷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擊侵陵之恥。永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體朕意。初三日、亮親行營壘。督諸軍戰。飛數十萬。壁淮岸。連營三百里。與官軍對拒。初四日、攻安豐。陷之。分兵四掠。李顯忠將孔福、迎拒于正陽。過廟萬戶郭副留韓將軍甲士二千。戰於大人洲。敗之。賊復召生兵數千。結陣再鼓。官軍乘勝搏之。游三戰皆敗。掩殺入淮。死傷略盡。初五日、成閔將張喜、克復信陽軍。初六日、虜兵數千。係簽山東十三州人。用火車戰鵝車。天橋。雲梯及砲架於渡頭。將攻海州。去城二十里。棄於新橋。李寶潛軍由他道出其背掩擊。沒死於新河者十四五。旗鼓攻具坐獲

之。初七日、吳拱將郝敬等、舟游擊兵次湖陽。遇賊鐵騎千餘。步軍七百。迎戰於眞陵。敗之。武鉅將荀琛將民兵進攻鄧州。遇賊攻於宜男村。敗。初九日、賊潛遣舟師。夜攻劉錡淮陰營。錡將吳超、伏弓弩射退。同時又犯清河口。王剛敗之。黎明、廣騎數千。直臨大黑口。吳超、李橫、多布剋敵弓。沿流迎擊。廣別遣精騎萬餘。乘戰艦。從十八里河入。與錡決戰。自卯至酉。殺傷相當。賊遂退艦北岸。錡潛渡銳卒。出其不意。往擊之。掩殺入淮。死者不可勝計。盡獲糧船軍須等。初十日、結筏渡淮。攻濠州。陷之。王權以賊勢初銳。被衆我寡。未可與爭鋒。退屯盧州。時劉錡方守淮東。俾權屯泥水。以遏淮西之衝。權既失利。退師。錡亟遣娃汜。將步騎五千援之。別令死士千人。往斷浮橋。至皆陷於賊。汜單騎馳還。遂陷盧州。權退屯和州。留步將姚興拒之。十一月、與賊戰於定林。斬首數千級。擒其千戶鶻殺虎。賊益兵攻之。興提孤軍無援。戰鬬數十合。士馬饑疲。既與權相失。亦復引而南。貝行且戰。賊遣騎誘興使降。興不從。遂戰死。十三日、賊攻和州。權將戴皋勸和州。亮既下淮南諸郡。雖官私儲積。足以持久。又以江南屯守甚堅。未可輕越。遂保鐵揚州。增築濠壘。嬰城自固。僞改爲新德府。又改眞州爲新德軍。封僞元帥大懷忠爲淮南王。其餘僞官。皆論功遷職有差。各屯駐重兵。分據沿江要害。規城於瓜洲。窺伺攻劫。斆地植麥。爲來年攻守計。初劉錡之守揚州。披城立營柵。欲爲廢砦。俾淮南諸郡皆清野。斂公私儲蓄入城。百姓咸倚錡爲安。及錡出戰。百姓自後負糗糧。拾遺矢以助軍。錡既失利。皆爲賊所有。強壯婦女。悉驅之北去。餘老弱者。剋日以還錡。哀痛之聲塞路。亮雖據揚州。邏徒不定。所居之帳。以木爲城。其法用厚板冒以牛革。鐵鋼其端。層壘如屏。周匝環亙百餘丈。筦嬪實其內。日夜宴樂。以逞得志。一日、大宴帥下。酒酣。圖謂左右曰、盧李靖伐遼。銑乘水深以進師。謂震霤不及掩耳。朕今已詔發戈船。由海道直趨杭州。想大軍到日。出彼不意。破之必矣。此司馬公所謂神兵從天而下也。時亮已簽發女眞渤海大漢軍二萬。山東水軍一萬。大艦四百艘。遣榮祿大夫工部尚書蘇保衡、爲軍都統制。驃騎上將軍從都府總管完顏鄭祖之。神鋒軍總管輔上將軍蒲盧、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阿亢。威震軍總管昭毅將軍都水使者孟斌。威震軍副總管寶遷大將軍御前引進高仕爲將佐。鞏殿小底武義軍將軍都水使者小名不識爲監軍。并熟知海道人忠翊校尉倪詢、承信校尉殷簡、（詢、平江人。簡、通州人。因聊補急遞鋪官用之。自密川膠西入海南寇。僞札付蘇保衡等。汝等端的問道途遠近。約度里數。神速起發前去。限十一月十四日巳後。十八日巳前。此五日內須管夜半過海門山。天將明時。湧舟登岸。猥狽駭走。追襲殆盡。生擒三百餘人。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山東水軍數千。盡獲器甲軍須等。捷奏。上大悅。除賈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西河北招討使。將佐並遷十官。遣內侍陳

急。錡嘔血疾篤。遂棄瓜洲。退守京口。沿流諸處要害。亦皆棄之。退屯江南。至是皆爲虜所得。棄義問召錡責讓曰、瓜洲咽衿要害。當以死守。促令進兵爭之。錡曰、官兵連日苦戰。疲勞。又衆寡不敵。賊新勝。氣銳。未可與爭。宜併力守江。蓄銳待之。義問怒曰、君爲大將。提十萬衆。怯於一戰。昔之智勇安在。遂取錡招討印。舉示諸將曰、能爲跨江一戰者。當以畀之。功成奏以重賞。數問無應者。於是李橫請行。乞兵三千。義問與之五千。錡曰、未見其利也。更以三千爲援。至皆沒於賊。橫僅以身免。遂罷錡兵。以醴泉觀使奉朝請。權其弟銳爲鎮江都統制。領錡所部兵。改除浙西江東淮南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東路招討使。吳拱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京西河北南路招討使。李道權節制池州軍馬。亮時在和州。聞王師退保。親提銳衆。駐西采石。分布戰艦。直欲衝突濟江。采石東岸。舸戚甲士。堆以勁弓硬弩。沿流縱之。乘其未備。濟師西岸。焚燬賊舟。遁兵急擊。大破之。賊還保和州。亮既下淮南諸郡。雖官私儲積。足以持久。又以江南屯守甚堅。未可輕越。遂保鐵揚州。增築濠壘。嬰城自固。僞改爲新德府。又改眞州爲新德軍。封僞元帥大懷忠爲淮南王。其餘僞官。皆論功遷職有差。各屯駐重兵。分據沿江要害。規城於瓜洲。窺伺攻劫。斆地植麥。爲來年攻守計。初劉錡之守揚州。披城立營柵。欲爲廢砦。俾淮南諸郡皆清野。斂公私儲蓄入城。百姓咸倚錡爲安。及錡出戰。百姓自後負糗糧。拾遺矢以助軍。錡既失利。皆爲賊所有。強壯婦女。悉驅之北去。餘老弱者。剋日以還錡。哀痛之聲塞路。亮雖據揚州。邏徒不定。所居之帳。以木爲城。其法用厚板冒以牛革。鐵鋼其端。層壘如屏。周匝環亙百餘丈。筦嬪實其內。日夜宴樂。以逞得志。一日、大宴帥下。酒酣。圖謂左右曰、盧李靖伐遼。銑乘水深以進師。謂震霤不及掩耳。朕今已詔發戈船。由海道直趨杭州。想大軍到日。出彼不意。破之必矣。此司馬公所謂神兵從天而下也。時亮已簽發女眞渤海大漢軍二萬。山東水軍一萬。大艦四百艘。遣榮祿大夫工部尚書蘇保衡、爲軍都統制。驃騎上將軍從都府總管完顏鄭祖之。神鋒軍總管輔上將軍蒲盧、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阿亢。威震軍總管昭毅將軍都水使者孟斌。威震軍副總管寶遷大將軍御前引進高仕爲將佐。鞏殿小底武義軍將軍都水使者小名不識爲監軍。并熟知海道人忠翊校尉倪詢、承信校尉殷簡、（詢、平江人。簡、通州人。因聊補急遞鋪官用之。自密川膠西入海南寇。僞札付蘇保衡等。汝等端的問道途遠近。約度里數。神速起發前去。限十一月十四日巳後。十八日巳前。此五日內須管夜半過海門山。天將明時。湧舟登岸。猥狽駭走。追襲殆盡。生擒三百餘人。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山東水軍數千。盡獲器甲軍須等。捷奏。上大悅。除賈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西河北招討使。將佐並遷十官。遣內侍陳

千常、發茶藥金器等。賜詔獎諭。初八日、李顯忠分道騎二萬。數路攻劫賊寨。部將祖定。破賊巢縣屯。雖級數百。俘女眞千戶會達、漢軍千戶賀陽生李謹。克復無爲軍。趙嵓破賊三大寨於廬州西爲山。賊敗遁。保廬州。背城堅柵以守。端選士二百。銜枚夜斫其營。盡焚其柵。賊復入保城。十五日、端遣海其城。賊出搏戰。又敗之。十七日、王彥拔商州。俘僞知州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武騎尉馬彥。千戶信武將軍海達、安遠軍阿華。降女眞軍千人。別將任大鍋、克虢州。又克華州。獲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信武將軍韓鎔。戍閿將趙樞。克蔡州。戍方將張寶。克光州。追北賊將蕭安撫於淮口。又敗之。十八日、順昌復陷於賊。孟畑死之。亮盡屠居民邑屋。戒其降於我也。二十日、李道敗游將劉萼兵數千。克復光化軍。二十五日、賊攻泰州。王剛迎戰敗之。俘渤海千戶李倧德。二十七日、復益兵來攻。陷之。剛敗奔通州。二十八日、賊攻通州。不克。是夕亮被弒。年四十。在位一十四年。初亮之謀南犯也。經營數年。製造海船。教閱水軍。欲奪南人之長技。志於必取。及遊師入海也。決期破臨安。然後進兵渡江。舟師既爲李寶所敗。遂失望。又沿江屯戍甚堅。未易輕越。因是憤怒。拔劍斫几。促令作筏渡江。誠以初三日舉濟。不然。將佐盡行處斬。僞臣有進貌者。謂長江之險。可敵二百萬甲兵。況爭舟楫之利。非北軍所長。安可剋期取勝。當老之以歲月。乘其虛隙可也。亮曰、當時四太子何故過得去。而我不可過耶。立斬以徇。左右皆黽俛不自保。麾下相爲謀曰、若至期不渡。我曹無逃死矣。莫若先計圖之。遂謀於是夜二鼓。詐爲捷書入報。稱前軍已渡江。舉南軍皆潰。亮方醉臥。聞奏至。喜自報中跳出。遂遇弒。衆軍皆亂。先是亮以女眞親軍居帳下。皆給好衣糧。仍不使出戰。所當鋒銳者。皆中原及諸國簽軍。又所給鎧仗。率多窳惡。是夜衆乘其亂。悉舉火燒營。棄兵而潰。相蹈藉死者十四五。喪器甲軍須糧草騾馬牛畜等。不知紀極。止有女眞兵數萬。向爲之屯守。大懷忠盡統之。閱數日。房相張浩奉僞太子充英。護亮喪還汴。帥其餘衆。結陣而去。（後一日、登揚州望江亭。指顧江山之勝。謂其下曰、此不入渤海不還。到彼其事曰不歸。事成。封提兵百萬。詩於豎曰、莫國車書久混同。江南何尚隔華封。提兵百萬。四渤上、駐馬吳山第一峯。蓋不歸之讖。已是先見之實。）

中興禦侮錄卷下

亮立十四年。卒。裒立。改正隆六年爲大定元年。裒亮爲岐王。謚曰煬王。裒師還。王捷辣之平。高干也。始亮之篡位也。盡封諸叔兄弟。及功臣戚里。以安其心。後疑其有圖己者。漸譴以罪。誅滅之。裒恐禍將及己。遂作墜車傷足。稱疾不朝。遜其封邑。由是獲免。亮既遷都於汴。方事南牧。未暇北顧。面蒙古糺里等國。連兵入寇。遂起裒留守燕京。督師討之。亮遁弒。衆遂推而立之。裒性外寬內和。沈毅有深謀。當亮時刑罰過差。下多離怨。裒傾財賑之。結納豪右。以收衆心。由是士多歸之。或云、亮之弒裒有謀焉。（時有呼晡軍老兵者爲喊嘴庫。）

（裒燕京凡賊月後歸亮有耶律阿里者亦預殺亮裒立。證爲左平章事。賜姓完顏。結爲兄弟。同謁太廟。仍於宗正府著姓籍。據此又出裒謀也。）三十日、軍前淮大會都督府牒、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講信脩睦。兵革淩息。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已從廢殂。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宜各戢兵。以悅舊好。軍前用督視軍馬府牒回之。承來文爲正隆失德廢殂事。除已具錄奏聞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十二月初三日、成閔進屯瓜洲渡。李顯忠進屯采石渡。邵宏淵進屯宣化渡。初五日、邵宏淵收復眞州。初六日、成閔收復揚州。初八日、收復高郵軍。初十日、收復楚州。十二日、克盱眙。（凡言克者戰而得之。言收復者不戰而賊自棄。戰得以就取之。餘寇皆奔北渡淮。已濟未畢。閔令死士潛斷浮橋。大軍三面掩擊。溺淮死者不可勝計。時自亮死。淮東諸城守賊。拔寨盡去。懷忠止留僞相張浩之子。統精兵二萬。據和州爲殿。李顯忠依險列營。瞰臨城壘。薄城以攻。賊引衆宵

遁。顯忠選輕騎五千。追襲於橫山澗。賊反旗鳴鼓。縱騎搏戰。官兵併力邀戰。虜乘大敗。橫屍蔽野。遮獲其輜重。克復和滁州。十五日、賊閔潛師濟淮。夜攻泗州。克之。獲被虜老弱數千以歸。郤宏淵收復廬濠州。乘勝追賊。戰於白陵橋。敗之。夜遣師追北。遲明抵淮口。乘賊半渡。縱兵掩擊。又敗之。十六日、趙樽拔陳州。執同知完顏耶魯等。吳祺將劉革克鄧州。牛完克汝州。十七日、武鉦克嵩州。降詔朕以逆亮淪盟。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已戒嚴。屬茲進發。凡遠通股肱之郡。文武大小之臣。宜體朕心。各修備賊。毋虐善良。毋事征求。毋擾獄市。內則輯睦於郡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底丕又。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初十日、車駕進發。以觀文殿大學士湯思退留守宮闕。二十日、皇帝勞軍於鎮江。李寶李橫不受賜。予寶曰。海上捷非臣之功。劉錡指蹤也。錡既被出。臣不敢獨被上賜。橫曰。瓜洲之勝。非錡之罪。錡時疾篤。實臣橫主兵務。以連日格鬬。馬困兵疲。度不可支。遂退保江南。而葉樞密召錡責讓。必欲再戰。錡力陳不可狀。葉不聽。遂奪錡招討印付臣橫。令再戰。遂致失利。罪實在臣。因嘔血流血。以明錡非辜。又諸軍皆不樂護。問於上前。率多怨言。於是龍義間樞密督視軍馬。饒州居住。龍橫兵馭為浙西副總管。二十三日、勞軍于建康。駐蹕行宮。二十四日、安豐守將孫顯忠收復壽春府。二十五日、德音曲赦揚泰眞楚滁和廬濠光州。盱眙光化無為安豐信陽軍。僞鳳翔太守張中彥。遣使詣吳璘軍納款。願舉陝西五路來歸。詔除少保鳳翔府節度使。賜予良渥。及趣其覲。則辭不奉詔。任契丹以衆二萬降。首令除檢校少保□□軍節度使。賜姓名曰王友直。既入覲。擢殿帥。三十二年正月八日、賊攻陳州。陷之。守將趙樽、退屯蔡州。十二日、蔡州復陷於賊。樽以城池不堅棄之。亟。僞州復陷於賊。二十三日、皇帝宴百官於行宮。賜予各有差。二月十八日、車駕還自建康。二十日、留守湯思退罷。紹興府二十八日、虞允文除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鎮江都統制劉錡為浙西副總管。以兵屬李顯忠。閏月八日、賊寇興元。時姚仲守關。與賊對壘。李山結砦。鑿壕疑兵。與仲相望。夜潛軍由間道入。直攻興元等處。分遣輕兵襲擊仲後。不虞其至。倉惶接戰。賊疑兵復自關口入。兩面合擊。仲敗。棄關走。賊遂乘勝攻掠旁郡。焚為之震。吳璘引兵燒絕棧道。與仲遙師夾擊。大破之。盡坑其餘衆。復進兵守關。初九日、汝州復陷於賊。十二日、劉錡率。詔節少師。十三日、僞青州總管以高騎來攻海州。李寶出兵三千接戰。敗之。江淮大疫。人畜死者幾半。裹道瘴氣上。將軍元帥府參謀官禮部侍郎張燾。充報諭。登寶位。使副來聘。詔左司郎中洪邁。知閤門事張掄。接伴。邁等次盱眙。劉錡設罷為浙西副總管。以軍節度使張子蓋代之。江州都統制成方龍

斷不敢易。又云、若國信堅執不從。恐爲國別生事。遼等對曰、奉命一介使耳。若貴朝必欲生事。無過見留及一死耳。復爭辨久之。文昇怒。遽揖去云、國書既不可易。國信斷表亦不可易耶。請更從長計議。無貽後悔。文昇既去。遼等議曰、國書既已力爭見聽。如換表乃吾臣子之辱耳。自可從。泊晚文昇復遣介至。遂將表國書與之去。俄頃使押宴至。日已夕矣。至十五日方見宴。首言以國事之禮非所論三事。皆不見允。且言大臣議欲留卿等。脫以卿將命遠來良勞。姑且歸之。餘爲脫詰。儻以舊境見還。復篤鄰好可也。遼等唯唯而退。時河南蝗蝝大起。聞蕭和尚據太原。大懷忠據河南。紅巾蟠結山東。契丹別立新主。稱侵其邊邑。宏淵遂親戰陣。督將士血戰。自辰至酉。敗之。福寶並斬首以徇。二十二日、賊益生兵與官軍再戰。殺傷相當。顯忠見陣勢危急。遂脫去兜鍪。持大斧。躬入賊陣奮擊。殺數十人。臨陣斬虜左翼統軍千戶等。賊衆大敗。退營四十里。顯忠宏淵亦斂兵入城休士。是夕諸軍忽譁爭金帛。委棄兵仗。相繼潰散。顯忠聞亂。率麾下親信揚言劫寨而出。賊衆大敗。退徵服雜士伍中。潛奔泗上。士卒亡者大半。喪器甲軍須。不可勝計。時虜營望見城中列炬。鼓譟出兵。謂將殺己。皆散走險。明旦覘知。稍復來集爭城。宏淵遂收餘衆。與賊巷戰。敗績。還保泗州。宿州復陷於賊。二十七日、都督還屯揚州。招集散亡。頗多歸者。六月四日、下詔貶詔。張浚上表待罪。詔奪兩官。邵宏淵能節鉞。李顯忠責濠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始顯忠宏淵之出師也。督府諭以若下城邑。所得金帛。並給戰士。泊得宿州。府庫甚充。顯忠斬之。止徵行糧勞而已。途具數十舟。聲言將獻諸朝。宏淵力爭不聽。故其下多觖望而怨之。一夕憤起。爭攫取相攻。斬關而遁。顯忠聞亂。徵服潛奔。宏淵又戰敗績。故有是命。降將蕭琦、蒲察徒穆大、周仁、並除節度使。參政汪澈。能督荊襄軍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溫州居住。用言者責其掊克軍士也。二十七日、湯思退拜右僕射。封榮國公。周葵除參知政事。七月二日、太白晝見。宰執杭章乞出。不允。八月十日、督府淮廣帥移文。欲脩和好。張浚以其事聞。詔樞辨者往議。督府應布衣盧仲賢、李適往。並借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使焉。十月、安遠軍節度使劉寶、除鎮江都統制。兼淮東招撫使。十一月二日、盧仲賢等使廣軍前還。仲賢等以十月一日至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皆因天時而取勝。蓋機會不可失。今天時向背。北人良之。而人得之。此利在我。若國遽取可省二十萬衆。又南兵多步。北兵多騎。若不乘此以剿敵人。至秋冬士健馬肥。彼既得利。豈不南地。及所與大金歲幣如祖宗舊與契丹數。彼此用敵國禮。各不還歸附人四事爲請。忠等。議欲求割。困哉。廷臣成贊其說。遂決議進師。十一日、張浚陛辭。詔百官祖於郊。史浩既議不合。力辭引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府。尋奉祠。龍。二十一日、同知樞密院事。初四日、李與國宮。溫州居住。用言者責其掊克軍士也。二十七日、湯思退拜右僕射。封榮國公。周葵除參知政事。七月二日、太白晝見。宰執杭章乞出。不允。八月十日、督府淮廣帥移文。欲脩和好。張浚以其事聞。詔樞辨者往議。督府應布衣盧仲賢、李適往。並借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使焉。十月、安遠軍節度使劉寶、除鎮江都統制。兼淮東招撫使。十一月二日、盧仲賢等使廣軍前還。仲賢等以十月一日至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皆因天時而取勝。蓋機會不可失。今天時向背。北人良之。而人得之。此利在我。若國遽取可省二十萬衆。又南兵多步。北兵多騎。若不乘此以剿敵人。至秋冬士健馬肥。彼既得利。豈不

酉。賊敗引去。十六日、諸軍傅城下。且乘鋒氣。併力急攻。不移晷刻。拔之。生獲麻葉萬戶七人。柳葉千戶僞官等二十餘人。女真奚契丹等兵八千餘人。壺觴之城東隅。十七日、都督移屯泗州。十八日、僞李撒元帥自應天府。選精銳兵十萬。出城二十里。立壁與官軍對距。是日、督府移文軍前。邵宏淵可聽李顯忠節制。宏淵快快不樂。十九日、復移文軍前。顯忠宏淵同節制諸軍。自是兩將之權各專。始相矛盾矣。二十一日、僞帥列大陣城南。與官軍合戰。兩陣交鋒。顯忠部將李福、李寶、各擁所部兵。退走櫻桃林。觀望不進。顯忠宏淵遂親戰陣。督將士血戰。自辰至酉。敗之。福寶並斬首以徇。二十二日、賊益生兵與官軍再戰。殺傷相當。顯忠見陣勢危急。遂脫去兜鍪。持大斧。躬入賊陣奮擊。殺數十人。臨陣斬虜左翼統軍千戶等。賊衆大敗。退營四十里。顯忠宏淵亦斂兵入城休士。是夕諸軍忽譁爭金帛。委棄兵仗。相繼潰散。顯忠聞亂。率麾下親信揚言劫寨而出。賊衆大敗。退徵服雜士伍中。潛奔泗上。士卒亡者大半。喪器甲軍須。不可勝計。時虜營望見城中列炬。鼓譟出兵。謂將殺己。皆散走險。明旦覘知。稍復來集爭城。宏淵遂收餘衆。與賊巷戰。敗績。還保泗州。宿州復陷於賊。二十七日、都督還屯揚州。招集散亡。頗多歸者。六月四日、下詔貶詔。張浚上表待罪。詔奪兩官。邵宏淵能節鉞。李顯忠責濠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始顯忠宏淵之出師也。督府諭以若下城邑。所得金帛。並給戰士。泊得宿州。府庫甚充。顯忠斬之。止徵行糧勞而已。途具數十舟。聲言將獻諸朝。宏淵力爭不聽。故其下多觖望而怨之。一夕憤起。爭攫取相攻。斬關而遁。顯忠聞亂。徵服潛奔。宏淵又戰敗績。故有是命。降將蕭琦、蒲察徒穆大、周仁、並除節度使。參政汪澈。能督荊襄軍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溫州居住。用言者責其掊克軍士也。二十七日、湯思退拜右僕射。封榮國公。周葵除參知政事。七月二日、太白晝見。宰執杭章乞出。不允。八月十日、督府淮廣帥移文。欲脩和好。張浚以其事聞。詔樞辨者往議。督府應布衣盧仲賢、李適往。並借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使焉。十月、安遠軍節度使劉寶、除鎮江都統制。兼淮東招撫使。十一月二日、盧仲賢等使廣軍前還。仲賢等以十月一日至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皆因天時而取勝。蓋機會不可失。今天時向背。北人良之。而人得之。此利在我。若國遽取可省二十萬衆。又南兵多步。北兵多騎。若不乘此以剿敵人。至秋冬士健馬肥。彼既得利。豈不

酉。賊敗引去。十六日、諸軍傅城下。且乘鋒氣。併力急攻。不移晷刻。拔之。生獲麻葉萬戶七人。柳葉千戶僞官等二十餘人。女真奚契丹等兵八千餘人。壺觴之城東隅。十七日、都督移屯泗州。十八日、僞李撒元帥自應天府。選精銳兵十萬。出城二十里。立壁與官軍對距。是日、督府移文軍前。邵宏淵可聽李顯忠節制。宏淵快快不樂。十九日、復移文軍前。顯忠宏淵同節制諸軍。自是兩將之權各專。始相矛盾矣。二十一日、僞帥列大陣城南。與官軍合戰。兩陣交鋒。顯忠部將李福、李寶、各擁所部兵。退走櫻桃林。觀望不進。顯忠宏淵遂親戰陣。督將士血戰。自辰至酉。敗之。福寶並斬首以徇。二十二日、賊益生兵與官軍再戰。殺傷相當。顯忠見陣勢危急。遂脫去兜鍪。持大斧。躬入賊陣奮擊。殺數十人。臨陣斬虜左翼統軍千戶等。賊衆大敗。退營四十里。顯忠宏淵亦斂兵入城休士。是夕諸軍忽譁爭金帛。委棄兵仗。相繼潰散。顯忠聞亂。率麾下親信揚言劫寨而出。賊衆大敗。退徵服雜士伍中。潛奔泗上。士卒亡者大半。喪器甲軍須。不可勝計。時虜營望見城中列炬。鼓譟出兵。謂將殺己。皆散走險。明旦覘知。稍復來集爭城。宏淵遂收餘衆。與賊巷戰。敗績。還保泗州。宿州復陷於賊。二十七日、都督還屯揚州。招集散亡。頗多歸者。六月四日、下詔貶詔。張浚上表待罪。詔奪兩官。邵宏淵能節鉞。李顯忠責濠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始顯忠宏淵之出師也。督府諭以若下城邑。所得金帛。並給戰士。泊得宿州。府庫甚充。顯忠斬之。止徵行糧勞而已。途具數十舟。聲言將獻諸朝。宏淵力爭不聽。故其下多觖望而怨之。一夕憤起。爭攫取相攻。斬關而遁。顯忠聞亂。徵服潛奔。宏淵又戰敗績。故有是命。降將蕭琦、蒲察徒穆大、周仁、並除節度使。參政汪澈。能督荊襄軍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溫州居住。用言者責其掊克軍士也。二十七日、湯思退拜右僕射。封榮國公。周葵除參知政事。七月二日、太白晝見。宰執杭章乞出。不允。八月十日、督府淮廣帥移文。欲脩和好。張浚以其事聞。詔樞辨者往議。督府應布衣盧仲賢、李適往。並借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使焉。十月、安遠軍節度使劉寶、除鎮江都統制。兼淮東招撫使。十一月二日、盧仲賢等使廣軍前還。仲賢等以十月一日至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皆因天時而取勝。蓋機會不可失。今天時向背。北人良之。而人得之。此利在我。若國遽取可省二十萬衆。又南兵多步。北兵多騎。若不乘此以剿敵人。至秋冬士健馬肥。彼既得利。豈不

泉、唯操與諫官胡銓數人、固執不可。上前力抵宰相之不善處事。至有倍禮褻君之語。於是宰臣陳康伯、湯思退、參政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並乞解機政。疏牘上。皆優詔不允。二十四日、張浚召赴闕。十二月一日、張浚見於內殿。上以宰執臺諫互有異論。俾陳康伯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葛率祠祿。初三日、張浚拜右僕射兼樞密使。領都督如故。十一日、昉等見虜元帥大懷忠於汴京。懷忠等與數人環坐府中。辭禮倨甚。北鄉坐昉等於庭。首問南朝已許割還我侵地、歸我叛亡。及歲幣如舊數。今汝等復來何議。昉等對曰、此特元帥所欲耳。本朝初未嘗許也。昨盧仲賢等還云已議定。各不還叛亡。止是歲幣與契丹舊歲約爲叔姪之國耳。懷忠云、仲賢已有供詞文字在此。遂取以示昉等云。仲賢擅自妄許。豈足憑信。況彼使還日、持貴朝所回國書、用舊禮不爭。尙且重賞盧仲賢等此將命失辭。朝廷聞之。豈得不行誅竄。懷忠復云、昨爲南來所侵地。我已漸取了。止唐鄧海泗尙在彼。我若出師便可得。但恐多殺耳。宋朝若以生靈之故。善劃地還我。以約和。此萬世之利也。不然。江南兵弱民困。豈所利哉。昉云、昉等之來。止奉命審議而已。審貴朝果有尊盟之意。則朝廷已差王之望至此議矣。餘非昉等敢任也。懷忠曰、宋朝若欲求和。非以此見從。不可。昉等曰、所謂和好。初非本朝求之。以元帥先移文督府來故也。本朝皇帝恐爲貴朝見欺。初不肯遣使。而太上愛惜生靈。不欲社稷絕來命。謂既約不還叛亡。不歸侵地。故遣昉等來審之。今元帥復有此議。是果無意於和。特見欺耳。又與之反覆辯論。殊不少屈。懷忠大怒。命吏引昉等出。破以桎梏。幽窯室中二十餘日。累使人說誘。必令承伏。昉等以死固執不可。至二月二日、以廢主褒命釋歸之。三月一日、還闕。見於內殿。上面加撫奬。昉始以迎功郎由議以從義郎往。至是並改通直郎。昉除軍器監丞。由議除知濠州。監仲賢、李通、並除名刺配。朝廷以金人既囚辱使命。和議不可成。遂罷王之望使命不遣。初五日、詔左僕射張浚、復往兩淮督師。經制邊備。而左僕射湯思退、猶主和議。屢與浚上前爭論。由是交攻。浚行始遂旬。思退即奏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爲淮西宣諭使。權戶部侍郎王之望爲淮西宣諭使。俾申飭諸軍。無得妄舉。又諷諫官尹穡、論列浚罪。章數上。皆優容之。時浚方督戎事。規畫邊計。而兩宣諭至。戒無妄動。浚大沮撓。又聞檜彈章數上。遂請去位。乞罷督軍。仍與子栻俱丐致仕。詔從之。浚遂以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辭疾不行。尋以醴泉觀使。能思退遂獨領三省。專意主和。稍排斥異己者。所有軍功賞典。抑而不推。諸將之忿從軍法。遂使降人反側不安。軍士爲之憤怒。諸將邵宏淵者。最爲忠勇。得士心。王之望迎合思退意。動其侵欺官錢三萬餘緡。更代之際。鼓唱士卒喧嘩。遂責宏淵兩安軍安置。思退又將沿邊備禦之具。盡廢弛之。遽撤唐鄧海泗戍兵。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輟脩海船。毀主褻聞之。亦命罷元帥府。蓋褻自得位後。一切鄧亮所爲。深厭兵禍。日謀脩好。而二帥久握重兵。不欲一朝釋去。故堅持戰議。後大元帥大懷忠者。雖還在狴獄。自顯兵糧之乏。恐志不遂。又以廢主決議從和。不

欲重遽。因寢其計。遂議遣書來約和。而副元帥紇石烈志甯者。力爭不從。於是二帥始相矛盾矣。六月十五日、發揚禮邊戶部尙書、王之望還左諫議大夫。依舊宣諭兩淮。七月二日、同知樞密洪遵、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洪州玉隆觀罷。八月、懷忠遣約和書至軍前。詔遣戶部郎中魏杞、知閤門事康湑、充通問使往焉。及境。志甯拒不納。諜索百端。動輒起釁。退換國書。至於屢易。邀求金帛。必如舊數。又求割唐鄧海泗之地。朝廷悉皆從之。又論元約。復求商秦之地。遣使往來商議。幾月不能決。朝廷始疑之矣。九月十三日、賀允中王之望並除參知政事。十六日、張浚薨。贈太保。允中既與泰議不合。力抗章引去。遂以賓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罷。二府帥既異議交陳。不復相下。志甯遂憤然揮其衆壓境。據求割商秦。請還叛亡。不獲爲釁。復有借兩淮牧馬之言。乘我無備。遣游騎漁淮侵掠。滁州守將孔福知盱眙軍郭淑望風奔北。兩淮爲之震擾。上怒。淑編管靜江府。福削奪在身官爵。令自身自効。思退愧悚不自安。遣謁出爲督軍。十九日、詔思退都督江淮軍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副之。淮東宣諭錢端禮、參贊軍事。參政王之望爲淮西安撫使。戶部尙書韓仲通知鄂州。兼湖北京西制置使。吳璘都督川陝軍馬。王琪淮南江東西制置。招討使。張守忠湖北京西制置招討使。按兵待之。思退自以失計誤國。遷延懼不敢行。俾存中等先往。而徐抗章辭以母老求去。上不之許。又乞召陳康伯判紹興府。令先赴闕。康伯六上章懇辭不起。降詔。朕祇奉慈訓。綏有丕基。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爲人子而不能嘗上世之珍。爲人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危。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爲樂也。特以戰爭之後。肝膈塗地。不忍南北之民。枉罹非命。自卽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不納。道行人再往。始則立式邀求。繼則追因困辱。朕無德以修二國之好。以兵臨雄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較禮儀。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又求商秦。自索臨陣係虜之人。是更變無厭。必欲尋釁。初撫休兵禮懃之意。今使命還。還論不決。積累出嫗。包羞蒙恥。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前宰輔羣臣。廟後屢請。已蓋俯從。式再換國書。蓋冀我可從。一無顯悖。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作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敗師不可從也。儻或不諧。前好至於交兵。天實臨之。非朕得已。想彼兵民。厭其凶武。亦當嗟怨。況我將校六師。受國家爵祿之大。忠義所激。自應奮勇捐軀。爲國家雪恥。夫立非常之事。彰無窮之名。釐賞厚賜。朕不敢吝。嗚呼。兵凶器也。朕無德以寢敵人之謀。時當三冬。而使軍士有暴露之歎。人民有轉輸之勞。實貽百臣子。當念興師動衆。非朕本心。彼曲我直。動則有辭。其檄報國之忠。永享安居之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一月初三日、廢帥率步騎數萬。分兩路南寇。一自渦口結筏。攻滁州。陷之。一自清河渡船。攻楚州。陷之。魏勝戰死。勝方陷圍。而都統劉寶、按兵不動。及督府促令應援。又以舍兵爲名。退屯揚州。勝孤軍無援。遂冒圍決戰。矢中左目。身被數刃。猶奮擊不已。且戒左右曰、我死在旦刻。過退所不免。今日當力破此賊。以報國。汝等若有功。富貴立可取。吾亦瞑目無恨矣。丁寧告戒。士殊死鬬。殺賊數千。仆於陣。衆遂潰。盱眙屢澄相繼失守。朝野震動。勝承宣使。仍優加褒恤。初七日、陳康伯復以疾辭。詔中使諭起之。康伯乞候疾愈日。起發赴闕。初八日、湯思退都督軍馬。以參政王之望、爲督視江淮軍馬。戶部侍郎李若川、參贊軍事。始

16B

第一二七冊

思退欲和速成也。盍取張浚備禦之具。廢弛之因。是大沸眾情。及除督軍。遷延兩月不行。卒辭避之。遂諷諫官尹穡入疏。以之望代己。而之望始與思退貿相表裏。又皆妄奏張浚措畫乖謬。及爲宦論日。勸罷郎宏淵。深爲諸軍切齒。故尤憚此行。至是命下。遂與思退交習朝堂之望。詰思退曰。丞相除都督。命下兩月。顧望不行。今事急。卻推之望去。如此則是丞相平時止要享堂食。急處來自脫耳。語未絕。繼之以泣。遠近聞之。莫不嗤鄙。初十日。思退持疏稿前哀鳴求引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罷。十一月。用言者落職鐫官。永州居住。十二日。太學生數十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仍目之爲三賊。臣竊奏乞行禁止。御批如有陳獻不經檢覈院輒行伏闕之人。爲首者重賞。遠典。餘人次第編配。事在必行。仍令三省曉諭。尹穡上疏自辯。仍丐致仕。不允。王之望乞往江淮臨師。從之。十三日。賊犯光州。廣帥遣騎數千。營於桐城北。分兵邀奪險隘。破方帥衆。爭之。部將段安。晨至舒城。與賊遇。合戰自巳至午。敗之。賊遂斂衆據瓦梁等處。增脩山水寨以自固。時遣游騎覘伺攻掠。十四日。都督楊存中退屯瓜洲。命劉寶守揚州。郭振守真州。王彥守和州。破方守舒州。連營樹柵。列屯數十。相望以拒。十五日。郭振會諸將兵數千。分路夜斫賊營。斬級千餘。降者稱是。賊稍引卻。廣帥既以越淮下數城。緣兵小糧乏。未敢輕進。遂乞之。判興州。並罷都督軍馬。二十八日。左僕射陳康伯薨。輟朝。贈太師。三月初三日。魏杞。康譔使虜還。廷見。奏金人待遇使人禮甚厚。特令升法從班上。又差監察御史一員。覘供帳數傳。以示殊異。杞又云。虜主褒甚寬和。每言及太上皇帝。必起立。且言兩國幸已結好。當彼此守之勿渝。今我與皇帝既爲叔姪。上皇即吾兄也。願永以兄事之。杞曰。此南北生靈萬世之福也。及辭還。撫勞甚渥。云當即遣報使往矣。十八日。廣尤

運糒。收兵二千。進攻通泰州。李寶敗之於草湖口。先是。宦軍於湖水淺處。盡樹暗柵。築長堤圍之。至是決其堤水。賊船皆著柵上。寶率衆乘之。俘獲殆盡。初五日。郭振與賊戰於六合。敗之。時王忭已過界。廣帥既許約和。遂收兵北歸。所陷城邑。皆收復之。十八日。沈介起復知鄂州。兼京西湖北制置使。韓仲通召赴闕。十九日。參政周葵以資政殿學士參政。王之望以顯謨閣學士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能二十一日。王忭自廣界還。忭等於閏月一日見僞帥於潁濱。與之定約。並用先朝與契丹澶淵盟誓舊禮。書題稱爲叔姪。彼此不遣叛亡。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至是遣奏。詔遣魏杞。康譔充通問和好使副往焉。十二月一日。發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並兼權參知政事。十三日。魏杞等入廣界。十四日。德音。曲赦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十六日。降詔。所有來年四月尋祭。改用正月一日上辛祀南郊。乾道元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肆赦改元。十八日。都督楊存中還闕。十九日。中書舍人洪适。借翰林學士知制誥。知關門事。龍大淵。借寧國軍承宣使。充賀大金生辰使副。入廣界。二十六日。江淮都督吳璘。依舊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並罷都督軍馬。二十八日。左僕射陳康伯薨。輟朝。贈太師。三月初三日。魏杞。康譔使廣還。廷見。奏金人待遇使人禮甚厚。特令升法從班上。又差監察御史一員。覘供帳數傳。以示殊異。杞又云。廣主褒甚寬和。每言及太上皇帝。必起立。且言兩國幸已結好。當彼此守之勿渝。今我與皇帝既爲叔姪。上皇即吾兄也。願永以兄事之。杞曰。此南北生靈萬世之福也。及辭還。撫勞甚渥。云當即遣報使往矣。十八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一日。大金遣賜國信使將軍殿前左副都檢點侍衛親軍都揮指使完顏仲。翰林直學士大夫知制誥兼祕書省著作郎楊伯雄。充報聞和好使副。入界。詔刑部侍郎李若川。知閤門事張說。接伴。四月九日。入國門。以兩議禮數未定。未曾朝見。蓋若持國書。皇帝下御榻親受之。然後付通事舍人啓緘。今議止令通事舍人受之。發緘以進。故仲等堅持不可。若川諭曰。書本朝不得已臣事貴朝。故禮有加。今既爲敵國。豈得復循舊禮。仲曰。今雖非君臣。要是叔姪耳。亦宜加禮。相與辯論。十餘日不決。以太上皇帝命。令皇子鄧王受書以進。於是始從二十三日。廷見。既受書。鄧王。皇帝坐而御之。仲等不悅。頗多慢言。參政虞允文與之交論楊前。整色殊厲。上怒。將留不遣。太上皇不可。卒臣皆謂兵釁未易開。姑已之。二十九日。引辭。所勞遣禮物。比舊禮例差損。仲等堅留館中不去。必欲得如舊數。既與之始行。然虜主襲舉自得。謀脩好。每使命至。必待以甘言厚禮。惟恐和之不就。而北羣下非所願也。故仲等敢

右中興禦侮錄二卷。宋無名氏撰。案是書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無中興兩字。謂紀宋南渡後與金人搆兵及和議之事。即是書也。於紹興三十二年。金海陵南侵。及孝宗初年。張浚出師撓敗。始末獨詳。然虞允文實中興名相。且有戰功。而於允文犒師至采石。道過亂兵。命官軍力戰。大破之。且再敗亮師。復還京口。脩戰備等事。蹟。均未之及。又符離之敗。實南渡盛衰全局所關。於李顯忠力卻金兵。鄧宏淵按兵不動。師至符離。途次大潰。張魏公甘冒妄然稱是心學等語。亦未之及。則亦未足傳信。然古今野史。傳聞異詞。原不必意爲輕輊。是在讀史者折衷之耳。周樊樹等南宋雜事詩。引川晉目。於南渡野史。搜羅略備。而襄陽守城錄。與是書均未見。殆亦罕覯之帙。此亡友黃石溪明經鈔存本。頗付剞劂。以廣其傳。其於魏杞使回。和議復成以後。事不復載。殆附於絕筆之義。噫。古來中外交爭。戰和異議。一時事勢。原各有是非。獨南宋與金。則決不可和。乃秦檜則竟主和議矣。湯思退實秦檜替人。心嘉手追。即諱鳥亦稽重難返。而謂張魏公、胡澹菴、王梅溪諸君子。能沮之哉。又況陳康伯、周葵等。從而附和之也。咸豐甲寅閏七夕。令節。南海伍崇曜跋。

書開證誤

李心傳撰

宋代史學。自司馬君實而外。首稱李氏。最稱詳悉。世傳續之。作且百年。以來寫本。以卷帙浩繁。無力雕版。故尚未付梓。歲刻其魚。訛脫四卷。在徽之撰述中。不過沙界微塵。而排駁詳明。根據確鑿。如盜叔黨赴洋返定。杭賊以死。非卷中表出。人將無知之者。朱胠非秀水閒居錄。載李綱事蹟。過於國史。自奉修。及以私貴賤張浚之行。非具知人論世之識。逐加辨正。遂令賢者蒙垢不淺。欲不謂之良史才得乎。蓋其淵源有自。而又兼才學識之長。故所作過人如此耳。益山李調元序。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李許公惡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出宋史李許公傳。明洪朝選。）按國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嘗進官。太宗六行大禮。惟雍熙南郊。加恩。眞宗初郊。惟二相進秩。其後三郊。兩府始遷官爾。宋所記差誤。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出錢文僖雲麓漫鈔。）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爲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爲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爲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緷。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緷。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會要。國初惟親王得張蓋。太宗時。始許宰相樞密使用之。此云國初不禁。又云祥符後始及樞輔。皆誤也。

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注實錄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遜爲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豈令與知縣不同乎。（出李燾長編。）按京朝官出爲赤縣令者。不復帶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員外郎李瑛爲濬儀令。柴自牧爲兵部員外郎之類。至是奚嶼。始帶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官知縣自嶼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晉州冤句

令曹陟以清輸閫擢左拾遺知縣事。又在窶嶸之前。則常參官知縣不自嶠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爲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縣者而記之耶。大抵國初之制。朝官出爲知縣則帶本官。由此言之。令與知縣不同甚明。

乾德三年。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穀。二人曰。蜀少主皆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出劉貢父詩話。

王晉公祜事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祜還以百口保彥卿。帝益貴祜。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邑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赴貶時。親賓送于都門外。謂曰。寇公作王溥官職。夫。祜笑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出郡伯滋聞見錄。按國史。開寶二年二月。以知制誥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師符中令彥卿移鎮鳳翔。八年。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時王祜公能相已六年。晉公實自上蔡徙魏。不應云使還與卿王溥官職也。符令傅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滿百日免。明年。李昉武穆動鎮大名。即魏州。晉公移襄州。謂州代。還知虎部選事。六年。坐忤旨知。此時盧多遜貶華州司馬。不應云自魏州使還即貶也。晉公本傳。太平興國三年。自華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八年。遷中書舍人。雍熙三年。知開封府。四年。以病罷爲兵部侍郎。據此則晉公自中陰再起恰十年。郡謂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者。謬誤尤甚。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而已。出王明清揮麈錄。按開寶二年、安德裕狀元及第。五年、子守寂繼之。凡三家。仲言遺其一耳。

石林燕語云。國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多遴郎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皆非。出汪端明襲石林燕語辨。按是舉復試。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此云蓋多遴覆試。又云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皆非。出汪端明襲石林燕語辨。按是舉復試。凡得進士二十六人。明經三十人。明禮十人。三使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總諸科爲百有二十七。與公所云。專指進士。汪公并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上命曹彬、潘美、韓令坤、收江南。以沈倫爲判官。臨行。朝辭。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汝曹慎將。潘美、曹翰、素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啓之。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縛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讀。事遂解。如此者數四。功臣還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軍前。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赦。後有旨宣赴後苑酒半。諸人起納敕。上令潘美啓封。曹翰執讀。執政環立。展示乃一張白紙。乘皆失色。上笑。再命飲。極歡而退。出建隆遺事。按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太祖實錄。開寶七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兵先赴荊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馬軍都虞侯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荊南。傾戰棹兵沿江而下。丁卯。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步軍都虞侯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並領軍赴荊南。十月壬辰。彬等離荊南。甲辰。以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美爲都監。翰爲先鋒都指揮使。當出軍時。曹潘二公蓋先後受命。然武惠皆平嶺南。爲大將。恐太祖不應有是言。沈倫者本名義倫。時已爲集賢相。太宗即位去義字。此云沈倫爲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時爲轉運使耳。江南既平。曹翰攻江州。尚未下。九年五月。屠之。六月。賞功爲柱州觀察使。判潁州。蓋翰未嘗還朝。此云美啓封、翰執讀。亦誤矣。遵者太祖此旨。爲曹翰、田欽祚設。面傳者矣。不可不辨。

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爲副。太祖知美有謀難制。召二人升殿。謂曰。但大使斬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慴而出。出建隆遺事。按太祖一朝。實錄、國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美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美不渝閫也。太祖所言。蓋翰彬之副田欽祚爾。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壘兵稍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即馳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容親征。不能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倘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頷之而已。太祖親征太原不能下。開寶二年春也。時曹武惠實掌兵。恩獨明年。命潘武惠伐嶺南。四年。嶺南平。留知廣州。五年。兼嶺南轉運使。六年。還朝。七年。與曹武惠同伐江南諸國。八年。克之。九年。還朝。是歲太祖崩。二公未嘗共伐太原也。按史開寶元年。嘗伐北漢。李繼勳爲大將。曹王爲都監。然上親征。乃在次年。此謂神武聖智倘不能下。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曹王爲樞密使。潘武惠爲北面都招討制置使。二公同行。然是歲太宗乃親平太原。亦與此錄不合。又按平晉之歲。太宗親征幽州不能下。雍熙三年。曹潘二王同出。亦無功。疑所云神武聖智不能下者指此。然是役也。曹出山前。潘出山後。潘克雲中五郡。以曹失律。遂班師。實不同行。此云曹樞兵稍却。潘力爭。亦非也。曹既失律。召還下吏。責爲衛將軍。潘屯雁門如故。久之乃入朝。此云既還京。曹語潘云云亦謬。

開寶後。命中書樞密院。皆講時政記。以授史官。出梁夢得石林燕語。按實錄。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樞密院始置時政記。月終送中書。用王文穆、陳文忠之請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玉史館。非始於開寶後。葉誤矣。

太祖即位後。有旨諸房子並稱皇子皇女。有言恐無差別。上曰。猶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別。朕不欲爲也。至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矣。按史。太平興國七年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子德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第四子。與德昭、德芳同。而其長女亦封魯陽公主。女婿韓崇業、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循故事。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詔削其子女封爵。並去德恭、德隆、宜稱王姪。於時燕秦二王已薨。此云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蓋誤也。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辨云。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特三十人者。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按太祖一朝。放進士十五榜。李濤、榜六人。劉察、榜七人。蘇德祥、李昉、陽、張拱、榜皆八人。劉蒙叟、榮務政、安德裕、安守亮、榜皆十人。張去華、劉筠、榜皆十一人。高適、榜十五人。楊礪、榜十九人。宋準、榜二十六人。惟開寶八年三開宗一榜。放三十一人。葉不誤也。

太宗初即位。張齊賢方赴廷試。太宗欲其居上甲。面有司黜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出鄧伯溫聞錄。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呂文穆蒙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今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今之承侍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鄧氏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誤也。文定實呂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正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相。）舊時見任官應進士舉。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自淳化後。遂皆賜第。辨云。太平興國五年。單候、周籍賜及第。餘皆節度掌書記。非皆不賜第也。（出汪輔明辨。此所辨未盡。石林燕語。）按史不中者停見任。乃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兩相之請。非偹皆如此也。（真宗天禧二年。既申嚴其制。）劉煇知制誥。又請已受蔭者不許鎖試。不行。明年。禮部貢院奏鎖廳不及格人姓名。詔罰金十觔。今後不得應舉。天聖四年。宋宣獻爲翰林學士。又請不及格人許再取應。從之。蓋自雍熙至天聖四十餘年。未嘗有停任者。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哉充樞密使。注。熙哉以文資政官充使。不知帶檢校官否。據實錄會要。不帶檢校官。乃自錢惟演始。（出李燾長編。按石公初自朝散大夫刑部侍郎。除中散大夫戶部尚書充使。又自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龍爲僕射。皆不帶檢校官。蓋前此文臣。惟趙韓王嘗充而不帶正官。至是以尚書代檢校官也。其餘待中陳文忠王文穆並使。眞皇卷之厚。乃不去正官而加檢校大尉。自是寇萊公丁晉公、馮魏公皆以文資始。蓋引韓奇以來近例。失于參考耳。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并命爲翰林學士承旨。嘉贊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蒙正爲宰相。黃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出文安禮歸田錄。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實李文靖、五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易簡始爲學士。

成平元年。上自卽位以來。夜則召儒臣訪問得失。或至夜分。其後率以爲常法。聖政錄云。召侍講侍讀學士二年七月。始置講讀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爲儒臣。焉不相妨。（出李燾長編。按翰林侍讀學士。唐開元中置。王涯、權德輿等。皆爲之。後廢。太平興國中。太宗復置翰林侍讀。以呂文仲爲之。時又改爲侍講。迄真宗不易其任。石守道所謂講讀學士。卽指此爾。

張忠定爲御史中丞。彈奏張承和齊賢。齊賢深以爲恨。言於上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能相制。其詞醜詆。故并欲中傷之。公聞自辨。因以所爲文進上大悅。

祖宗時雖有磨勘法。然自朝官以上。悉中書行之。蓋以別流品耳。至道二年。太宗幸西郊。百官皆近秩。時寇萊公參知政事。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知者。卽序進之。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馮下。章奏列銜。皆仍舊不易。萊公怒。特詔馮毋得亂經制。馮憤。因上疏極論寇公擅權。太宗由是怒。尋命出守。此國史所書也。仲言謂歷勤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專。乃元豐官制後事。豈可謂蔡書抵牾耶。按今郎官二十四階。易以三朝郎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階。易以一承議郎。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蔡書誠有抵牾者。不在此條。

進士第。江南僭臣之與選者。特湯光祿、張師黯、徐鼎臣、杜文周、吳正倫等數人。非後湯徐並直學士院。張參知政事。杜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吳知制誥。皆一時文人。此謂多老於文字之間者。誤也。當修御覽廣記時。李重光尚亡恙。今謂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誤矣。册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楊文公、奉詔修。朱說甚誤。

張融自密直守蜀歸。爲樞密副使。建第甚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廛宋成。可鬻之。融卽日遷居佛寺。今薪衣庫是也。（出王鞏聞見近錄。按陳和叔拜龍錄。太宗朝副樞密者凡十七人。但有張遜、張宏、無張融也。成都知府題名記。太宗時亦無張融。但有張忠定耳。定國恐誤。）寇忠愍爲執政。尚少。太宗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年尚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之。白鬚變黑。於是拜相。（出王鞏聞見錄。按寇公以淳化二年入省府。時年纔三十一。四年。以與張遜不協罷。五年。復爲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又罷。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時年四十四矣。此所記皆誤。）

錢公若水爲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轄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嘗聲曰。安有此。退謂諸公曰。我輩眷戀榮祿。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此亦謬誤。按錢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呂公相。三年三月。太宗崩。六月。錢公罷。咸平元年十月。呂公免相。皆與此不合。

唐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晉爲之。太宗以王著爲翰周寺丞史館祇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書學士。（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柳誠懸晉何進滏等碑。並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無學士字。唐史本傳。誠懸初爲侍書學士。恥以技進。求換散秩。改宏文館學士。文宗立。復召侍書。充書詔學士。據此則侍書學士或不帶。未足爲重輕。況國初翰林侍讀侍講。亦不帶學士字與侍書同。非謂新之也。

王沂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第一，中山劉子儀時爲舉士，嚴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出魏泰東軒筆錄。按國史：沂公以咸平五年第進士，後十八年，劉子儀始爲舉士。）按劉子儀咸平元年及第，在沂公前四年耳。天禧四年，子儀爲舉士，此時沂公執政久矣。

寇忠愍公判天雄軍，王文康公爲轉運使，奏公僭侈。太宗怒，問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驗耳。太宗從之。公後以女適文康及謫雷州，賴文康當國，故不得死。（出蔣堂孫公談。按寇公在長安，走馬承受奏其僭侈，眞宗以問王魏公，且奏云云，及謫雷州，王文康爲密直，亦坐累免，蔣誤記也。又國史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時毓文元、李昌武、楊大年在翰苑，亦無王明明初自右職換禮部侍郎、未嘗入北扉，不知蔣何以鹵莽如此。）

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寧必有內憂。三十年後，東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吾不見也。文正爲相，果有東封西祀之事。按契丹請和在景德元年，後十二年，李公始自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爲學士，此事當指李文靖。

眞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于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但恐主侈心生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眞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按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許公。許公時爲昭文相，爲沂公言曰：李先求復，相公能容否？呂公許諾。宣獻曰：李先於公交契不淺，果許則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謂李文定。）呂公笑然之。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並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出蘇耆龍川別志。按國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樞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召王沂公於河南爲樞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集賢相罷，沂公以次輔代其位，恐非求復入也。癸亥庚午相去七日，豈容往來問可否耶？既因人而求相，又居右而不擇，沂公決不然，文定所記，疑得之張宣徽，大不可據。）

宋眞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沖，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嘗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慙，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出鄧伯溫聞見前錄。按眞宗以乾興元年二月崩，此時李文定得罪，蟄知鄆州久矣。）

樞密使罷政降麻，熙寧間，呂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令送舍人院命詞，此恩例之廢。按國朝故事，樞密使以使相若節度使罷，又樞密使帶平章事而罷爲散官，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不帶平章事而罷，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帶平章事，罷爲上將軍，皇祐五年，高文莊嘉祐四年，自眞官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爲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會所記不合。

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按此成平五月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故事，中宮册文，多命二府大臣爲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爲后時，實不受册，文公蓋不草制也。況是時楊文公在禁林，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朝議欲得公作册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爲德妃，明道初始創爲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遲遲山已到，猶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龍，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盧州，以老龍，八年，召爲學士，皆記誤也，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皆記誤也，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知鄭州，亦與會所記不合。

宋眞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沖，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嘗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慙，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出鄧伯溫聞見前錄。按眞宗以乾興元年二月崩，此時李文定得罪，蟄知鄆州久矣。）

樞密使罷政降麻，熙寧間，呂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令送舍人院命詞，此恩例之廢。按國朝故事，樞密使以使相若節度使罷，又樞密使帶平章事而罷爲散官，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不帶平章事，罷爲上將軍，皇祐五年，高文莊嘉祐四年，自眞官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爲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會所記不合。

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按此成平五月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故事，中宮册文，多命二府大臣爲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爲后時，實不受册，文公蓋不草制也。況是時楊文公在禁林，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朝議欲得公作册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爲德妃，明道初始創爲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遲遲山已到，猶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龍，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盧州，以老龍，八年，召爲學士，皆記誤也，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皆記誤也，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知鄭州，亦與會所記不合。

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按此成平五月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故事，中宮册文，多命二府大臣爲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爲后時，實不受册，文公蓋不草制也。況是時楊文公在禁林，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朝議欲得公作册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爲德妃，明道初始創爲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遲遲山已到，猶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龍，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盧州，以老龍，八年，召爲學士，皆記誤也，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皆記誤也，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

七年，王文穆陳文忠、罷爲尚書。八年，陳文忠再龍爲僕射，皆降麻者，以二公悉帶平章事故也。若楚衰等，則皆不降麻，舊典明甚，豈特呂宣徽哉？況呂以觀文殿學士龍，正與田高二公所除官同，似非介甫沮之也。淳化三年，王顯龍，蘇易簡草麻，蓋以建節之故。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深定，但當都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故輕毀。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出王文正遺事。按仁宗初立爲太子，用虞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爲參政，發惟演爲樞副，皆兼資客，前此所無也。李文定以參政兼資客，後二年，李遵集賢相兼少傅，共十一月，皇太子聰政，遂命宰政悉兼東宮官，葉所云誤。）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魯簡肅公深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解。魯屢諷張往見沂公，公僻不見。它日謂魯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爲此，但尚有請謁耳。邇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出溫本燕談。此

尤謬誤。張尙賢入西掖。戊午冬也。王孝先拜相。魯賈文參大政。壬戌秋也。相去五年。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出丁傳。按實錄。載謂詞。首云。無將之戒。雖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丁晉公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尙書參知政事。節度使常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虛相銜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出歐陽修歸田錄。按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尙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國朝故事。罷使相則降麻。趙韓王、陳裴公、富文忠、賈文元、王文公是也。罷節度使則不降麻。李從善、李元靖、丁晉公、胡莊敏是也。安得謂無定制哉。韓忠獻自武康軍節度使除三司。降麻。非舊制也。蓋中書之誤。而舉士無正之者。又丁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尙書參政。此云自平江節度除兵部。亦誤。

祖宗朝。宰相罷免。惟趙中令得使相。餘多以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歷後。解罷免率皆得職焉。（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按參知政事罷政得職名。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慶歷以前執政。若薛簡肅、宋宣獻、李康靖、晁文莊之流。皆得資政殿學士。蓋祖宗故事。參樞罷罷。例皆進秩。太宗執政三十九人。惟王永圖、陳晉公、李文靖、賈媯民、寇忠愍、溫恭肅六人。以本官罷。外此無不遷秩者。

章郇公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申公謂其爲人。時宋宣獻以尙書爲樞密副使。申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引去。公不爲動。久之宣獻卒。乃未避位。申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之不遣。及申公薨。公遂秉政。按此一段。謬誤尤甚。據國史。章文獻、范純三年。自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實元元年。拜相。未嘗爲參政也。又章拜相。乃繼王章惠、陳文惠之後。此時呂文靖爲北京留守。實未嘗相繼秉政。宋宣獻、明道二年以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章郇公已位丞相。宋公嘗知樞密院事。亦未嘗爲副樞也。

舊聞證誤卷二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陳堯佐兼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眞宗實錄。特免試焉。（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知制誥。術虛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與宋白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宋元憲撰掖垣鑒志。言梁周翰老於文學。楊億望實素著。堯佐以與修眞錄。皆免試焉。歐陽公謂有國百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蓋誤也。其後蘇子瞻、劉貢父、許沖元、鄧溫伯、亦不試而除。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悼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呂文靖解之。上默然。乃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國識。胡爲用之。上幷記志文事。欲重貶殊。宋祁草麻力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祁曰。賡謹蓋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事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出蔡絛國史。按國史別志。）

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呂夷簡判潁州。執政晏殊等五人。皆遜一官。罷。恐非緣撰文事也。是時許公例罷去。安得救解元獻耶。慶歷四年正月。蔡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也。殊私規利。亦章疏中語。文定所記二事。皆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近。稅一第於旁近。遷居之。遇中秋日

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常草詞。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醒尚在。左右觀者亦竊歎。按殖私規利。章疏中語也。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由謂景文救解元獻。曾子宜謂景文誣斥晏公。二者皆誤。

明道二年七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往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仲淹爲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出李燾長編。按范文正自開封貶知饒州。呂夷簡執政。以仲淹等密請立皇太弟。姪。此敍補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二年七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往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仲淹爲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出李燾長編。按范文正自開封貶知饒州。呂夷簡執政。以仲淹等密請立皇太弟。此敍補三年四月事也。距明

道才三年耳。長編。實元元年。亦敍此事。豈踏襲之言。久已先入耶。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爲故事。出歐陽公歸田錄。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仁宗時。一歲天旱。時相希濫成旨。時相。謂宰元。請出官人以弭災。上從之。兩未霽。上問遂官李柬之。柬之曰。惟策免之議未行耳。是夕銷院。時相出判北京。兩遂罷。出王鞏聞見近錄。按實文元之罷。用中丞高文莊之請也。文元與吳正肅公不協。數爭事上前。文莊謂大臣廷爭爲不肅。則雨不時若。因而罷之。國史所議如此。

慶歷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過李翰林遺朝事。遂嗢傅言者論之。宰相呂許公曰。臣觀其意。是夕銷院。時相出判北京。兩遂罷。出王鞏聞見近錄。按實文元之罷。用中丞高文莊之請也。文元與吳正肅公不協。數爭事上前。文莊謂大臣廷爭爲不肅。則雨不時若。因而罷之。國史所議如此。

趙會者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願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出王鞏聞見近錄。按趙會者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願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出王鞏聞見近錄。按

慶歷元年五月庚午。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辛未。參知政事宋庠、知揚州。樞密副使鄭戩、知杭州。時宰相以庠戩清臣皆同年及第。而並據要地。以爲朋黨。故出之。此仁宗實錄中語也。時呂公位昭文。定國慶歷元年五月庚午。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辛未。參知政事宋庠、知揚州。樞密副使鄭戩、知杭州。時宰相以庠戩清臣皆同年及第。而並據要地。以爲朋黨。故出之。此仁宗實錄中語也。時呂公位昭文。定國

之言。爲呂公地耳。然鄭文肅、宋元憲、皆已執政。可召之戒勵耶。

張安道云。呂許公免相。晏元獻寫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安道云。呂許公免相。晏元獻寫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

上方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等爲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等爲諫官。

面朝廷輕矣。出蘇轍龍川別志。按慶歷三年三月戊子。呂公罷。章郇公、晏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樞密。面朝廷輕矣。出蘇轍龍川別志。按慶歷三年三月戊子。呂公罷。章郇公、晏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樞密。

固辭。癸亥。王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四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未。富固辭。癸亥。王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四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未。富

公始復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慶歷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爲兩浙提刑。張公誤記矣。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道諭皇后貴妃閉閤勿出。后謹聽命。張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公始復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慶歷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爲兩浙提刑。張公誤記矣。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道諭皇后貴妃閉閤勿出。后謹聽命。張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

傳彼此事殊不了了。今略加删潤。使易曉。出李燾長編。按此傅永說策以罔民也。解之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

恩也。疑碧雲暇毀適太甚。今不取。出李燾長編。按梁莊肅罷相。七月戊辰也。除觀文殿大學士。八月丙午也。相傳彼此事殊不了了。今略加删潤。使易曉。出李燾長編。按此傅永說策以罔民也。解之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

去才三十九日。故事宰相以言罷其除職。未有如此之遲者。當是內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能政。後歷恩也。疑碧雲暇毀適太甚。今不取。出李燾長編。按梁莊肅罷相。七月戊辰也。除觀文殿大學士。八月丙午也。相

三州。始除觀文殿大學士。杜相衍終身不除職。龐相籍罷政後二年。始除節度使知幷州。皆十年內事耳。去才三十九日。故事宰相以言罷其除職。未有如此之遲者。當是內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能政。後歷

梅聖俞嘗有所據而云。三州。始除觀文殿大學士。杜相衍終身不除職。龐相籍罷政後二年。始除節度使知幷州。皆十年內事耳。

至和元年九月。呂溱、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偕、胡宿、歐陽修、皆爲學士。梅聖俞嘗有所據而云。

于是察加承旨。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后之喪。洙附會時事。鈞撫非禮。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己。故擢洙員至和元年九月。呂溱、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偕、胡宿、歐陽修、皆爲學士。

外。議者非之。出李燾長編。按學士年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院學士李文靖、王文安、呂文穆、賈娟民、李言幾、于是察加承旨。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后之喪。洙附會時事。鈞撫非禮。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己。故擢洙員

凡五人。而扈日用爲承旨。徐鼎臣參直院。蓋七人也。慶歷八年十二月。至皇祐元年三月。在院學士王文外。議者非之。出李燾長編。按學士年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院學士李文靖、王文安、呂文穆、賈娟民、李言幾、

慶歷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居數日。復上對曰。近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似與舊者

負罪之人。預爲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爲不可。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不見於實錄。當考。出李燾長編。按此月丙寅。詔樞密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械。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遇內侍省押班闕。亦如之。其內侍押班以上。並聽特旨。乃除。此仁宗實錄所載也。丙寅在甲寅後十二日耳。

周詢所條對。當在三數日後。其復上對。又居數日。則所言必指此耳。

唐子方言。文潞公方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宰相晏殊、文彥博、皆在樞密使。廳籍以使相在殿牓。聞語高亦登。對叱令下殿。按晏元獻公慶歷四年罷相。去此十年矣。慶歷四年罷相。去此十年矣。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陽郡太君蔡氏爲莒國夫人。謚室賢息。輔臣君李氏爲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解一官。乞追封之。注。付爲宰相有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爲請。當考。出李燾長編。按國朝舊制。大臣封妻。則先亡者不得封。故宋子京爲沂公墓志云。公始合姓於蔡。又合姓於李。繼室以其妹。後夫人猶僭老。故啓許國享脂田焉。據史。蔡李二夫人皆稱太君。則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贈。是以未得國名也。仁宗以後。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國封。視舊制爲優。但未見所始耳。

皇祐四年二月。傅永爲戶部副使。初關中用折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永請變錢法。至境。問民傳彼此事殊不了了。今略加删潤。使易曉。出李燾長編。按此傅永說策以罔民也。解之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

官積大錢多。虛虧國計。故先以貸民而後更法。方其貸時。出大錢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折鐵錢三折大折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官積大錢多。虛虧國計。故先以貸民而後更法。方其貸時。出大錢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折鐵錢三折大折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

八十四萬緡。惟其后縣官但按元籍取債。故民不意破產失業。至于自經。使永出十面取三。則何用面徵。

州縣。盡散大錢。乃以上聞。使貸者得大錢。萬面償小錢三萬。則當樂聽矣。而何爲失業自經耶。故政和中。

改當十大錢爲當三。先數日執政爭登大錢市金銀。既而敕下。中外博以爲笑。卽此比也。永之策。大抵使

安、孫文懿、趙康靖、錢惟演、葉道卿、彭利建、及楊公偉、凡七人。嘉祐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在院學士趙康靖、胡文恭、歐陽文忠、孫文懿、王文恭、曾宣靖、及楊公偉、亦七人。非始於王原叔也。三朝會要云。學士無定員。蓋所云。蓋據王岐公續會要所書爾。

仁宗至和中。鑄錢文曰至和元寶。至和通寶。皆篆書。一品。仁宗嘉祐元年。鑄錢文曰嘉祐元寶。嘉祐通寶。並真篆文二品。

嘉祐元年。范鎮請立皇嗣疏。注。周王薨。眞宗養宗室子。當考。（出李燾長編。按眞宗皇帝聖嗣未立。嘗以疾軍起節之。蓋指此已。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荊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議論皆出安道之手。按內外制題名記。雍熙二年。學士廬日用罷。蘇太簡自第三廳舍人代之。而趙昌言、宋準、皆位太簡上。不問也。淳化二年。舉士闕。召韓丕諫議及舉文簡爲之。而趙向文簡四年。韓舉罷。錢宣靖爲第二廳舍人代之。而遵崇承務。至道初。錢公入宥府。宋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廳繼之。而復遵呂祐之、和嶸。其後若祥符中李相州、王沂公、並入翰林。而趙朱閣老罷。天聖中。錢希白、蔡文忠、章文憲、繼除學士。而趙張閣老尚賢。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荊公除內艱。累召不至。若便除北扉。恐無此例。韓公雖忌王。然以故事考之。未見其失。仁宗實錄。天聖四年五月丁丑。蔡齊、章得象、並爲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學士夏竦、草詞。按張師德此年閏五月辛未。始以左諫議大夫出院。蓋此時師德正移疾耳。

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之罪。以安夏人不聽。按陳薦知諫院。在熙寧元年正月。其二月。种諤乃貶。此不當附在四年。又云不聽也。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嗣部遇歲飢河決。調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糴穀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蓋誤。半從之。注。前此未嘗賣度牒。固公輔言。衆而出之。調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糴穀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蓋誤。

龍袞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議行頗腴。先出其婦。有子登科。詣之。待以庶人。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婦之玷。袞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爲之辨。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歐陽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三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蓋時公不四歲耳。表中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晒。當是其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晒之子無疑。仲言雖欲爲歐陽公諱之。其意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晒爲前母之子無疑。仲言雖欲爲歐陽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況觀之前婦實有過。亦未可知。孔子子思尚明言之。特歐陽公不可自言。他人何諱之有。

祖無擇知杭州。王介甫惡之。盩司承風旨。以贓濫聞。遣御史王子韶按治。鍛鍊無所得。坐遣遊客酒三百小瓶。貴節度副使安置。士大夫冤之。同時有知明州者。振橫渠先生

按治。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如此。（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實錄。熙寧二年九月。詔御史王子韶體量苗振不法事。閏十一月。命沈衡鞫祖無擇于秀州。徐九思鞫振于明州。皆以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尋改命張載勘振。明年七月。無擇貶散官。居蓄州。九月。振貶散官。居復州。邵實甚誤。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鋒起。居章衡行下。賢不肖於此可見。（出韓維南陽之語錄。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非章衡也。

國朝致仕官帶職。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獻納。猶兼芸閣之隆名。自是以爲例。（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國朝臣僚帶職致仕。自熙寧四年二月王仲儀始。是年六月。歐陽公乃還政。非事始也。

熙寧四年十月庚申。利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初詔諸路盩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爲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議。因以爲諸路率。仍能瑜。而侁有是命。又云。鄧綰言。瑜務聚斂。提刑周約、同簽書。乞重繩以法之。（出李燾長編。按實錄。此年十月丁巳。利路轉運判官鮮于侁爲副使。後二十日丁丑。利路轉運使李瑜。以刺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召。乃是美邊。明年四月戊午。御史張商英言。知州周永懿以贓敗。轉運使李瑜。提刑周約。皆交章薦舉。不可不徵。詔獄具取旨。後瑜約及同提刑籍貫中。皆坐奪一官。據此則終不繩役錢二事皆誤。

熙寧四年十一月。太學講官六員。焦千之、王汝翼、梁師孟、顏復、盧侗、皆能。獨留蘇液。（出李燾長編。按實錄十一月戊申。判國子監常秩言。考定直講焦千之、王汝翼爲上等。梁師孟、顏復、盧侗、爲下等。詔悉能之。是年十月丙辰。蘇液已先除福密院檢詳文字。未嘗留液也。元祐實錄。紹聖史臣已辨之。予復又誤矣。盧紹聖元年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蔡卞奏一取到國子狀。蘇液熙寧三年離監。予之等係四年十一月罷職。今修實錄官稱留液。未悉據何文字修纂。

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致仕。按富公實以衰鉞掛冠。此云左貂。蓋誤。

熙寧五年九月。先是檢正官章惇。使湖南。張商英爲通川縣主簿。惇嘉其才而薦之。按章子厚以五年七月使湖北。張天覺四年十二月。已除中書檢正官。蓋子厚四年二月使湖州時薦之。此誤記也。商英時爲武寧軍節度推官。知澈州南川縣。

熙寧六年。北人遣蕭禧求地界事。詔韓玉汝館伴至驛。神宗令李舜舉以朱筆畫圖。舜舉初不與館伴議。遽出圖。韓意頗舜舉取盩懷袖。盩果欲索看。韓云。李御藥自與某論宅事。卻已。因入奏。而陳山川形勢。纖悉皆緊利害。不可輕許。神宗云。卿言大是。朕思慮初不至此。按史。熙寧七年三月丙辰。遣主使吳雍、副使蕭禧、來求蔚應朔三州並邊之田。先是正月丁未。命知沂州蕭士元、樞密院兵房檢詳文字呂大忠、與北人議地界。禧既至後五日。又命太常少卿劉忱商量。癸亥。入辭。報書曰。緘惟兩朝撫有萬宇。豈以尺土之地。而輕累世之懽。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猶從。或誠有侵踰。豈

恠改正甲子。遣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縝報聘。大忠乞命樞密院錄前後詔旨文字。令縝賫至北庭。使我主知本末。來歲縝至遼不果致。但與押燕蕃相仲熙略和酬對而遼四月丁酉。遼主遂范樞密副使同平章邴臣蕭素、來議地界于代州境上。素自以使相。欲主南面。忱等不許。事閒。九月戊申。詔忱與素等會于大黃平。用賓主禮相見。時大忠以疑去。詔忱持議不譜。則許以南北堡鋪中間爲不耕地。又不可。則以中間爲界。素不從。朝議以士元失辭。十一月丙申。起復大忠閤門副使知石州。代士元議事。忱與素三會于大黃平。素漫指分水嶺爲界。忱不許。相持久之。八年三月庚子。遼主再使蕭素來聘。書詞不遜。于是王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辛丑。詔輔臣及忱大忠同對資政殿。二人執不與。安石不然之。更遣縝及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乘傳至河東。與遼人會議。大忠又言。遼人所求地。西起寧山東接雙泉。爲地五百里。不可聽。又言遼人利吾金帛。兵弱而惰。城池器械不精。民苦虐政。又虛西夏達粗乘之。其不可動者五。請姑以五寨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鋪予之。安石不從。己酉。詔大忠持餘服。縝將行。上遣蕭復命。蕭不應。又遣內侍李舜舉、諭以長城連六寨議許之。蕭不受命。壬子。詔輔臣對資政殿。癸丑。命知制誥沈括報聘。戊午。括等對資政殿。時蕭留京師已踰月。上許以遼人見閒漆塹及置鋪所在分水嶺爲界。又以報書示之。丙寅。蕭乃辭去。括亦行。七月丙子。遣縝河東分畫。戊寅。又遣樞密承旨李寬。十二月辛亥。縝畫地界。遣除羣牧使。十年六月戊寅。叅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後歷四年。而地界始畢。凡東西棄地七百餘里。其後元祐間。臺諫累章劾縝奉使違國而能相者此也。伯山謂王汝館客時持不許之論。上以爲然。金失其實。

地界久不決。神宗令近瑾劉惟簡、賚手劄賚韓玉汝云。驅事訪問文彥博、曾公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靈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副。朝廷已許。而婦猶固執。萬一北虜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韓具奏。敵情無厭。累朝以來。當思應接太遽。致令得遂寇謀。臣不敢以家族爲慮。上誤國事。上察其忠。賜以御服豹裘。據熙寧七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詭詞求地不已。遣使問韓、富、曾、文、四公于外。韓忠獻言。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報聘。論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則因而能之。富文忠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啓釁。不若委邊臣持循來圖錯與之詰難。萬一入寇。但嚴兵備之。文忠烈言。敵人之請。宜以誓書折之。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嚴兵備。曾公亮言。宜遣人報聘。以不可侵越論之。萬一犯邊。先絕其歲賜。叅四公悉持不予之論。比云文曾皆言宜隨宜應副。安矣。

馮當世爲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瑾曰。急促馬步司。就近遣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近臣傳宣發兵不可啓。上然之。卽于榻前出宣付近瑾。面出。神宗數嘉之。時論以爲得體。（出王銍雲麓漫鈔。見近錄。）案實錄。熙寧七年九月三司火。考之國史。馮文簡以熙寧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樞密副使。九月遷叅知政事。九年十月自成都召樞密院事。元豐三年九月遷使。當三司火時。文簡實在政塗。陳成甫升之爲樞密使。吳正憲充叅敏甫挺爲副使。定國誤也。是月馬卿賈逵、步帥宋守約、皆坐不救三司火。遷降秩守。約謂金定國謂遣馬步兩指揮。恐誤矣。

熙寧中。王和甫尹開封。忽內降文字一紙。乃陳守有謀亂者姓名。凡數十人。內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與虛爲業。和甫以禮呼至。密問與何人爲冤。薛言有族妹之子。近來貸負不從。怒罵而去。和甫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失聲曰。豈非那事踪脫也。既至。不訊而服。和甫曰。小鬼頭沒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嘖伏。（出王仲言揮麈後錄。）按蔣子禮所次其曾大父顯逸史。與此大率略同。但所告凡八十人。所呼乃張三郎。居城北。所怨乃劉永祚學究。和甫令永祚寫其姓名皆同。上遣內侍陳宗道監鞫。斬永祚于市。未幾和甫除右丞。必傳按蔣書首末最詳。當以爲正。考之國史。和甫以元豐五年自府尹拜右轄。熙寧中何由得知之。恐無此理。

宋尹開封王鎡誤也。況告數十人反。詔獄窮治不實。而但杖遣之。恐無此理。

京朝官四年磨勘。原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至今以爲制。（出張芸叟謏聞錄。）案國朝舊制、百官無磨勘、過郊舍則遷一官。眞宗用孫淡公之議。始命京朝官三年一進秩。其後天禧天聖、明道、景祐、慶曆之際。沿革不常。治平三年。始令得制以上六年遷二官。京朝官四年遷一官。叅誤一官。叅誤也。

元豐初。蔡確排吳克愼相。王珪提之引爲執政。確謂珪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鎜武公。能任賢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琥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都檢正俞充。琥知之。上章自辨。帝以詰珪。珪謂充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庶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其後遂有鎜武之役。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罪也。案實錄。元豐三年五月。知慶州俞充鬻銅三十斤。坐爲都檢正日江東漕何琬勤知潤州呂嘉問。充以語人。章未下而嘉問上疏自理也。此時充帥環慶久矣。方蔡新州執政。吳正憲公尚在位。子文所記不必審。

詔議濮王典禮。王珪與禮官合奏。王宜稱皇伯。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按史。三夫人未嘗加封。故李邦直熙寧八年撰韓魏公行狀曰。英宗所生。迄今爲仙遊縣君。識者皆疑其非禮意。元豐二年五月。始詔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遵祖濮園。未嘗封大國也。李邦直撰禹王神道碑。亦云。治平中。議追尊濮王。公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爲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稱皇耳。此謂三夫人卒如珪議者。實其誤。

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御仙花帶。從官非帶學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在庶官班中。皆繫皂帶。蓋閤門之制。不知衝改始何時。辨云。元豐二年元絳罷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帶。如學士。則非特旨。雖學士所謂金帶亦不得矣。按大觀初。著令。前執政許服毬文帶。而此碑所記近歲閤門之制。又如此。何耶。元厚之許服帶如學士。謂得繫御仙花金帶。仍佩魚也。厚之以言能不帶職。故以此優之。此云非特旨。雖學士亦不得。蓋誤矣。淳熙中。王仲行罷吏部尚書不帶職。帥浙東。入辭。服金帶。佩魚而入。閤門吏却之。乃去魚。不可。則改紅帶。又不可。則卒改皂帶。仲行甚不平。後數年。始有旨。前侍從不帶職。許服紅鞓黑犀帶。仍佩魚。遂爲故事。

元豐五年十月壬申。發常平錢八百萬緡。成元豐庫。注。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或卽元豐庫。當考實錄。卷末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別設庫。賦詩二十字。但不知庫名爲

何。案國史食貨志。上即景福庫殿聚金帛。元豐元年。始更庫名。凡三十二。今以其宗實錄考之。景福殿庫。崇政殿後庫內庫。庫皆一庫也。蓋祖祖相傳。故有此稱。元豐三年十月。改左藏北庫爲內藏庫。改封樁爲景福內庫。併隸內藏。而講武殿旋改爲崇政。張芸叟所云。卽內藏耳。元豐庫神宗所創。在太府寺南。非崇政殿後庫明甚。

國初以來。開封府未嘗三獄同空。元豐五年。王安禮知府。乃謀作天府獄空。以固進用。時有御史劾其詐妄。朝廷按視。獄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禮拜右丞。紹聖崇寧以後。躁進之徒。用此術奏獄空者多矣。朝廷遂立邊一官爲賞格。長編五年四月丁巳注。鮮于綽云。中行坐論安禮獄空。編按實錄。元豐五年四月。開封府言三院獄空。詔知府王安禮進一等。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獄空。詔台符減三年磨勘。會五月大改官制。安禮以翰林學士與同列商宗孟俱執政。蒲左丞王右丞時侍郎史蒲中行以與安禮爭盜賊名額不實。罪非爲劾獄空也。據國史。天禧四年五年。開封府比歲獄空。蔡所記四者皆謬。

元豐六年六月丁巳。執政將劾大辟不應讞者。刑部郎中韓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而獲戾。讞不至矣。朝廷從之。出曾鞏傳。按實錄。是日詔大理寺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奏裁公案。送定斷官看詳。如非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免收坐。從本寺請也。此時晉卿爲大理少卿。所書刑中及因白事皆小誤。

元豐七年三月己巳。編勅成。自嘉祐後。立開封盜賊重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都縣沒廣矣。注。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時。因編勅成附見。出李燾長編。按會要。濮州在其中。伊十二月癸卯。又行之。此云不得其時。何也。蓋立盜賊重法。自嘉祐至熙寧。而刑法志云元豐。蓋史官之誤。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宗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諸納女焉。後諫議守泉。生魏公於泉州州宅。按李邦直撰魏公行狀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此云名廣。蓋誤。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剛日。元豐八年。拜蔡韓二相。以五月二十六日。蓋鄧溫伯失之。按史。神宗一朝命相。韓康公王荊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吳冲公王岐公、拜相。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十二日。皆在中下旬。且荊公岐公、持正制出。皆柔日也。獨叔徙見樞密中窗鄭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上旬之論。不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趙中令爲相。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慶歷三年改命二相。四月二十一日也。正和二年。並命文忠烈富文忠。六月十一日也。此三者不爲不審矣。然皆在中下旬。中興後。秦會之、朱勝非、趙元鎭、張德遠、葉夢錫等。亦以下旬大拜。初無所拘。此說抵牾。

孫叔易言。嘗見盛朱僊鎭使臣云。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阯。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隔。冲卿總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俾儲冲卿孫也。大觀中。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國史。郭仲通以兩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吳丞相書云。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爲佳。時丞相已病由是發畏而寢。未嘗下堂帖也。蓋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爲得之不足守。而勤供役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賞。又何忌邪。況班師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遼史國語解。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錄。

舊聞證誤卷三

哲宗登極。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惟朱妃稱號未定。太皇太后曰。母以子貴。朝廷宜詳議。當優隆之。時蔡確章惇尚在朝。議久不決。諂諛者謂亦當爲皇太后。乘行龍擔子。服用繖扇等。皆紅。百官稱臣。太后妾何緣得此。盛極。按此一段尤差誤。德妃古無並爲皇太后之禮。當尊爲皇太妃。凡百禮儀。並依皇后。乘行龍擔子。服用繖扇等。皆紅。百官稱臣。太后妾何緣得此。盛極。按此一段尤差誤。德妃母又增月給。在太后之上。哲宗嘗慰皇太妃謝曰。非太皇太后。安得有今日。此云議久不決者妄也。元豐八年六月甲戌。詔皇太妃朱氏爲皇太妃。當諸公議神宗謚制時已增入矣。此云議久不決。又誤。

出入許乘擔子。七月甲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內。衣褥從物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慶賀用箋。百官不稱臣。已巳。禮部又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制。減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紅百官稱臣。月給在皇后之上。皆誤也。元祐三年秋。詔增議太妃典禮。禮官請擔子。飾以龍鳳。繖用紅。冠服如皇后。紹聖元年。宣仁聖烈皇后旣葬。上中批付禮官。於是坐六與立宮殿名。繖紅黃兼用。月餘內中批出。他儀制如皇后。蓋前後十年而始定其典禮。此所記誤矣。

元祐初。兩省以上官多內降差人。韓玉汝忠之。簾前論列。宣仁云。相公門知有呂夷簡否。劉太后時。多有內降呂夷簡亦如此奏。陳章獻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兒與一婦人。不與人些恩澤。怎生把握天下。夷簡拜謝。非臣所及。韓曰。維持天下。正須公議。不在私恩。按宣仁垂簾。內降差除兩省以上官。蓋范忠宣、范正獻、

蘇文定、朱公掞之流也。章子厚嘗奏云。得非左右所薦后云。皆大臣所薦。非左右。玉汝爲相。歷以除授其子姪。爲臺諫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賢爲章獻與人恩澤之比。其深罔抑甚矣。

章惇、蔡卞、起同文館獄。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亦疑之。又杖殺內臣陳衍。惇、卞至作牘宣仁后罪狀。詔時宣仁服未除。請哲宗於垂簾殿宣讀施行。欲置后閤之號哭於宣仁靈前。哲宗乃已。出邵子文詩話　按宣仁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後四年。同文獄起。其十一月梁況之卒。十二月劉莘老死。又明年三月。乃殺陳衍。此月差誤。

章惇初貶潘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爲中書舍人。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喪去。惇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荊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皆爲二王官察。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荊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以白諸上。惇遂安然。鄭竟能政。時被謫。按章惇將貶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爲中書舍人。李清臣爲二王官察。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荊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

抏所編丁未錄中載元祐諸公謫詞甚備。是必有錄實。并用白帖子明矣。范淳夫家傳云。紹聖四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疑子文指此而云然。紹聖二年十月。鄭公雍先出知陳州。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皆用白劄子。時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說恐誤。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昏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進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曰謂。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卒。出王明清揮麈前錄

韓相縝有心術。章惇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中之。不敢及縝。至縝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證而已。按哲宗實錄。韓玉汝附傳。縝守隸昌再上章引得末許。給事中葉祖洽論縝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結張茂則梁惟簡。諸事司馬光。持論養交。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薨上爲輟朝成服。贈司空。但不定謚而已。史所書如此。子文所記。惇畏縝、及不與贈官、皆差誤。況玉汝乃元豐執政。雖遷謫於垂簾之初。而俄與章蔡並逐。豈可厚之元祐大臣耶。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昏爲宰執者。無不坐貶。惟蘇子容一人得免。燕語辨云。元祐宰相韓縝、執政李清臣、許將。紹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獨子容得免。非也。出汪藻明辨石林燕語・按韓玉汝元豐執政垂簾初。但與蔡持正越遷至相位。既而爲元祐諸公所擊去位。非子容比也。李邦直首建紹述之議。許冲元依遂兩可。蹔符祐崇綱之間。皆爲執政。若樂之元祐宰執之間。誤矣。

那恕既爲惇、卞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隨州時上宣仁后自辨奏稱宣仁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貶知安南軍。此元祐元年十月事也。按恕爲右史時。已前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史時。嘗上宣仁后奏言五事。有儲貳之建。旬決已前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

時所上疏。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已與司馬公晚受神宗之知。却無此數語。

紹聖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覩朝旨。姚勔不與磨勘。謹按勔罪大罰輕。未愜輿論。詔勔落寶文閣待制。管勾洞霄宮。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勔當考。恐字有脫誤。出李燾長編・按此時每月以冀功罰罪

事鏤板下諸州。或昌衡奏狀有伏覩之語。蓋時方排擊黨人。是以出位論奏無害。亦元祐中吳處厚箋蔡確卓蓋亭詩人比耳。

按紹聖間。鄭公雍不帶職。周次元止帶待制。非自西美始。紹興後。遵德舜符正朔。亦以次對爲制伸。不但曹王二人也。西美初復次對知成都府。後四年。乃陞雜學士充置使。此所記誤。

崇寧五年冬末。朱勔始進黃楊木三本。案二年。朱冲以獻花石得三班奉職。不應以五年爲始。

李孝廣、崇寧間爲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羲、章直方私試試卷。詞理駁雜。勔疾於婺州。詔有妖孽。招路時謬誣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倓、旭、侁中治之。時中始不肯。倓託親舊叩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貴義者。獨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倓云。若爾。某疾不起矣。因道向來費義等事。實倓以告其父。從義皆客死於路。按此崇寧初事也。後二人以大赦救得歸。直方更名革。中進士第。終安居令。義更名尤濟。中進士甲科。終漢州推官。鴻當可先生誌其墓甚詳。此云客死於道。蓋誤。又紹興無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誌云張丞相宣撫陝州。費佐幕府。憲節直難合。出爲漢州推官。據史。魏公以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漢中。則費君入幕出幕。又死於漢州。決非一歲間事。

計李倓病時。費尚未死也。宣者路時中億度妄云之詞。不足信。

安堯臣上書諫復燕璽。安惇由此追復正奉大夫。安惇傳・元按惇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復正奉大夫。以其夫人張氏自訴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筆。惇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道裘恩澤。授堯臣承務郎。蓋惇本官爲光祿大夫。贈特進。今追復未盡。而特用所復官推恩。此云因堯臣上書復官。誤矣。

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宮。一日魯公命召諸巨璫來。且有事約束。時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新、皆奏裏以此上默已曉。因戲之曰。汝等必作過。今爲師臣定行遣。汝等奏。諸璫莫測。咸變色而詣省。魯公則戒之曰。恐至曾暑熱。汝等各辦事。建一二納涼之所。朝廷當一切應副汝也。於是改作延福五位。按此政和三年事也。蔡京素與宦者交結。必相表裏。此云師臣行遣。又云。諸璫變色。皆妄也。況童貫已爲大尉。恩數視二府矣。可召至都堂爾汝之邪。延福五位。何訴。藍從熙、第一。李彀、第二。此無彀名。亦誤也。

李端叔爲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上。將以爲右史。命未下而爲餞通論。能醫泊類昌。爲范忠宣草遣表。上證之稱賀。將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端叔坐除名。羈管太平州。按范公薨於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而蔡元長明年春始召還北門。若上將擢端叔用之。不應在朝踰年。無除日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除名。

王仲薿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出王明清揮麈餘話　按史。明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潦則遞相瀉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間。權幸守明、王仲薿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聽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鑒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費。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由是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紹興元年。李莊簡爲吏部侍郎。奏請復之。上厲令趙不搖舉詔考究。自宣和元年至今。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

餘斛入御前。而納放者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得不償失。遂復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所云誣矣。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虛以坐受盧宗原。按讞叔去位。在八月癸卯。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母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過。編竄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適瑩中告病。外祖即令醫者朝夕診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衆下至凶悖之人。悉入狀用印係案。俟束以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瑩賊方作。未審陳瑾之死虛實。外祖即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其先見。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此尤謬誤。按國史。宣和二年方臘反時。陳忠愍在南康。有飛騃云。其子婿爲賊所得。欲以爲相。詔移楚州居住。命守臣察之。六年春。忠愍卒於是臘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盜起東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策有二士對甚切直。初考官陸德先等謂非宜言。乞唱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考證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時以翰長充詳定官。見二卷。大奇之。手疏論其忠鯁。仍定上上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臚。乃劉寧止范宗尹也。心傳嘗疑此事。後見楊文靖公作周中丞武仲墓誌云。爲殿試考官。進士對策有極言切直者。同列欲指爲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爲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於前列。伯山所書。恐曲爲士美地。未可盡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能之。今乃以爲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靖康末。李士美總相就第。正道直造拜於堂下。願隨至禁中。有欲白於上。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士美因携之而入。請纂死士。奉兩宮決圍南幸。欽宗忠之。以片紙批曰。事成日。可除侍衛兵部侍郎。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案王正道乃文正弟旭之四世孫。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議大夫。端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元子毅。崇寧中爲朝散郎。上書勒停。如此所云。皆不審。方城將破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且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敵人欲用正道爲平燕漕。非留守也。

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皆隨輩眾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曹功顯自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敵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廬前。有小婢招兒。見四金甲士衛上。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欽宗實錄。上自康邸出使。而顯仁皇后以龍德宮婉容居禁中。召內知客韓公喬至權子門。屬以調護意。此云送至廬前。當考。

二聖皇族。既詣敵營中。議亦取元祐皇后淵聖意。邦昌必不能久。潛欲留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道人入城取物。紙尾批數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付。會敵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出朱

靖末秀水閒居錄。按實錄。敵取宗族。皆擄置宮闈內侍所供名字。后實以處廢外宮。不爲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況徐秉哲乃賢國之尤者。豈可以情論之邪。

秦會之當對方務德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敵寨。時搜索宗室有未盡者。儔陳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遊行根刷。會之在傍曰。尙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踈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與之均。恐無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按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此時秦會之未出城也。會之所論。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然僞獻之日。會之實不在傍。此說不足據。

熙寧法。宗子出仕者。見謝辭及獨銜奏事。並不著姓。建炎元年。某知鎭江府。上謝表。黃英州任中書侍郎。乃令進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殆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某官。仍著姓。矯枉太過。誤矣。按建炎指揮。見中興會要。時黃懋在中書。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嘗有著姓者。此所云誤。

國朝宗子。自祔僖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洋州張扶奏。勦狄州官逆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差管幹舒王已下墳園。此云舒王。其銜卽云管幹魏王已下墳園。此云舒魏二王墳。卽南西二墳也。邪。國朝宗子分三祖。藝祖太宗orz西京。故宗子連惟字允字以上者。並祔溫陽。所謂西墳。永安是也。所謂南墳。汝州是也。國中自可考據。秦之奮爲從官矣。乃不知此何邪。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陋室二公不相成。敵騎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倅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曾說。豈可貰耶。蓋訊覺民時。仕僞趙丑。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按敵入江西。建炎三年冬也。明年春。敵退。秦會之在建寧軍中。其年十月乃得歸。紹興元年。始除參知政事。此大誤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錯諸路客戶拘之入官。次年春。盜竊之窠中。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河間府樂壽縣初縣客戶六十八人。而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後尼堪不容訴。於是縣官驅窮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補數。至則一例貿之。莫能辨也。按建炎三年秋。已書升樂壽縣爲壽州。此仍稱縣者。誤也。

方務德守荊南。有寓客張翬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記。建炎遣事一編云。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荊南城。時朝廷方經理北敵。未暇討捕。張罷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效順。又領討錢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宜撫司。求賞。相率張遂以彥舟心腹數人入蜀。至夔。又降。說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道遇族兄攫金不得。乃先見魏公。言張受賊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張乞令彥舟屯荊南。公不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徒皆不樂。率衆渡淮降金。按鍾相、乃鼎州士豪。以左道惑衆。率人守鄉井。孔彥舟爲東平鈐轄。因事叛去。陞荊南諸郡。攻長沙不克。乃僞稱鍾相。遂入之。反奏相叛。傅彥濟以宣機督軍討之。不勝。相遂自稱楚王。此建炎四年二月也。四月。彥舟獲相送行在。拜利州觀察使。湖北副總管。時朝廷命向伯恭帥潭。爲彥舟所拒。賀子忱

說巨寇馬友擊逐之。逐舟引兵入江西。明年二月。呂元直奉詔討李成。乃奏逐舟同擊賊。成敗降劉豫。其秋。以逐舟爲顧黃鎮撫使。實代成。明年五月。權端明邦衡入樞府。權故東平帥也。逐舟心不自安。偶韓良臣破閻湖。諸盜順流而東。逐舟疑其圖己。遂引所部降爲聲。以首來考之。逐舟實功及除拜皆朝命。非自宣撫司。且賞典以厚。又距其叛去已二年。蓋張所記。多大言不足信。

按孟宣文以辛亥九月。自戶部尚書除江湖宣諭制置使。便理財治盜。未嘗統閫中。亦不除韓良臣。是時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咸季始自鎮江遷建康。爲言者論去。後五日。宣文即除參知政事。此時咸季史書除目尚未下。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宣文除福建宣撫。良臣副之。其執事已彌月。蓋方務德誤記。而衆言又因之。

宗澤造戰車。初是劉浩創造。試之不可。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爲左角。二十五人爲右角。二十五人爲前矩。二十五人爲後距。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建元帥府。分遣澤往開德。乃用浩車制旋造。（出趙甡之遹史。）按宗公遣事。載其京城所造車式。每乘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與趙公記殊不同。

李綱私藏。過於國帑。厚自奉養。侍姜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發客發饌。必至百品。遇出厨傳數十擡。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綱贐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鍍銀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者。（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按李張二公。皆渡江後名相。此所云殊不解。豈非以張自福州還朝。而疑李公起爲江西大帥。誠挾此汚之耶。

舊聞證誤卷四

日歷紹興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邁。選藝祖後宗子二人。納之禁中。是歲辛亥也。明年閏月乙未。令時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宮。相去才四十日。若德麟被旨。其所選未必如此之速。按令邁爲思陵所眷。而德麟以從事譚稹爲上所輕。恐未必以此委之。方阜陵入宮時。德麟亦未封王。其後二人。悶先後襲封。或傳者因之而誤。然德麟時在行在。而令邁在泉南。當考。

張浚既受蠲陟之命。參知政事席益簽樞密院事。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爲偕。其救勝非在朝廷日嘗見之。而云某司。次遽事。因右語云奉勅如何。末以便御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勅。（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必傳寫見永康軍昭惠靈顯眞人復封王勅。右語云。右奉便宜聖旨云云。紹興元年月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臣張浚謹名。不押字。朱公所云非也。

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持餘服。鼎寵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可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付。上可之。既退。鼎詬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按趙忠簡奏疏云。臣隨行錢帛。各乞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後乞五十

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乞已艱難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按度牒是時每道直二百千二萬道共直四百萬緡通見錢爲四百五十萬緡與此記不合若以初乞所許計之則錢牒止得一百十萬緡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數蓋忠靖所記有誤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鎭作相提舉重修秦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鷙不顯一對於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誚斐爲非也按紹興八年六月趙公以哲錄成書邊將進官尙書僚當制無此二語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紹興壬戌龍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馬帥解潛曰雖曰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案告我而遽爲是耶韓毬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卽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張子韶云出王仲言揮麈後錄按解承宣初以趙忠簡引爲步帥紹興八年忠簡罷解力求去九年夏龍爲福建總管此時韓良臣爲福密使乃命張岳二將往山陽總其兵遣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勸解本忠簡之客不從和議乃貴散官安置南安軍王所聞皆誤先是七年十一月秦會之爲樞密使奏令韓還屯京口韓言敵情難測卿以計緩我乞留此軍遏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陽時忠簡再相解典步軍在金陵或指此也然當張通古來時韓五上疏力陳及趙鼎再至又力論其非請與敵使面議且上疏論會之誤國由是觀之韓非倉卒退避而發之他人者子韶與解同謫居不應誤王之言宋深考

紹興戊午夏熙州野外濛水有龍見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蠕蠕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子乘白馬紅衫玉帶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和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琮竹見之案劉豫以紹興七年丁巳冬廢故其詔書有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詔自建炎四年除節鉞河南諸州郡至今通爲八年也龍見之時豫已廢徙矣不知熙州何爲以圖示之此所記誤

吳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浮沉州縣晚始得丞大常紹興間尚論上表中舍識刺詔令分析仁仲辯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難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舍識刺詔令分析仁仲辯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難故事兩制以上方乘戴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盛貫新得幸以秦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鄧允中使遼國遂俱乘戴座懿是爲例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貫以大觀二年建節久之進檢校司空昜鎭泰寧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誤也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穆、呂文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呂文穆、何伯通、鄭達夫、余源仲、王將明皆以宰相兼公師呂元直嘗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呂正獻乃以公師平章國事非宰相也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本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衆者本朝之制惟親王及勳舊大臣之爲公師者乃得賜玉帶卽近屬者與外戚之爲郡王者政亦賜之眞宗時嘗徧賜兩府大臣其後止及

元宰而已。渡江後。冀姓王亦得之。按處元令節文。諸帶三品以上許服玉。臣嘗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然則三品得服玉帶。本朝與唐制尙同。但在京則不可施於朝服爾。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蓋循襲如此。非謂法不可也。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有綵勳綾袍脚迮行之句。注云。緋多以胭脂瑞沙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綾花者。與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親貴者。或賜花羅公服。亦此意也。宣政間又有紗公服。今廢。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覺。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鼓。鐘鼓。惟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更終覺時。蓋聞於外間耳。鼓節未審孰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發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覺。蔡絛百衲瓌譏云。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開之夜漏不盡刻。文德殿鳴鼓院。於夜漏不盡刻。天既未曉。則但擂鼓六通而無鐘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於政和戊戌。曾侍祠於宣和殿。皆備聞之。據此則承平時蓋擊鼓六通。此云椎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歲考試殿廬。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雖人云。官漏打六更。按蔡絛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擂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竟無定論。當考。

學士院具員。文臣侍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使以上。蓋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員。按國朝防禦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興末。李寶以鏖西之捷。自遙察除節度使。時號創見。蔣所記誤。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諷宰相任圖移在官上。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唐劉瑑撰王叡鐫碑。稱翰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劉瑑。柳公權撰何進滔碑。稱翰林學士承旨從侍書朝議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誥柳公權。白居易集。敍初除拾遺。書稱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上。又按元稹祭李尙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稹。崔群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尙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崔群。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知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誤記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予家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叡鐫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叡鐫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誥柳公權。白居易集。敍初除拾遺。書稱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上。又按元稹祭李尙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稹。崔群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尙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崔群。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知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誤記也。

唐自代宗後。歷德順憲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證節名。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懿宗延慶節。此云不證。非也。

前世牌額。額必先掛而後書。牌必先立而後刻。魏凌蟹壘至高章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掛。案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蟹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筆書之。比訖。鬚髮盡白。幾除氣息。據此則乃一時匠者之誤。非古人皆先掛而後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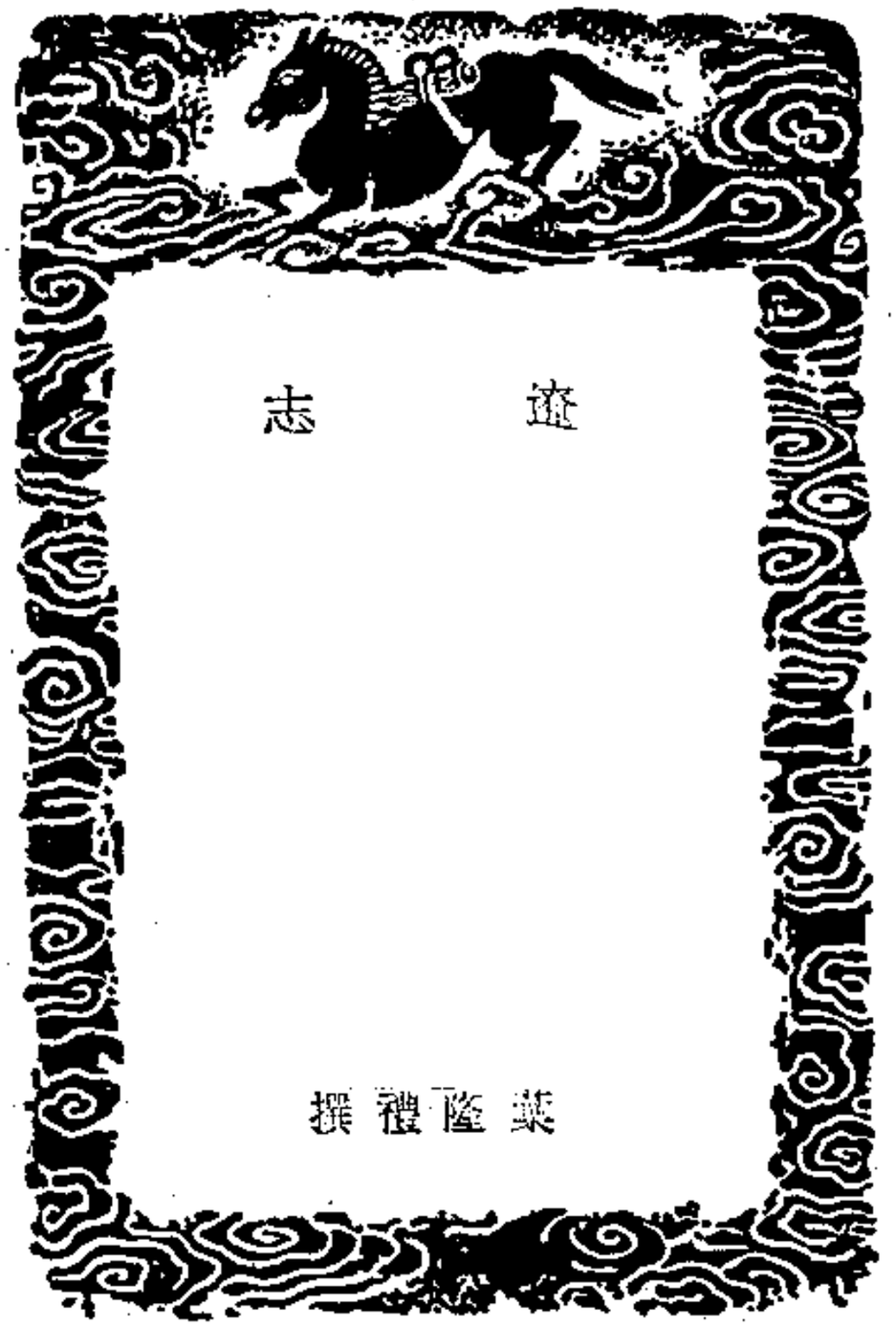
台州錄事參軍楊滋者。能詩亦可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偶持告身來。乃徵之拜相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未觸。白樂天作。幷書。後有舉文簡、夏文莊、元莊簡諸公銜。識甚多。蓋閱爲案焰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也。按考唐白傳。集其在翰林。書當五相制。乃裴珀、張宏靖、李絳、韋貫之、武元衡爾。其在中書。書草徵之。謚德及翰林兩制。蓋樂天以元和初爲學士。而徵之長慶二年始入中書。其相去遠矣。此所記必有誤。

王敦葬襄城。賜皇王寶運錄十卷。多載唐中葉以後事。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嘗見之。其中載黃巢王氣一事云。金州太白山人中和三年夏。見制史崔堯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今黃巢年號金統。必巢王氣在此牛山。請撈之。則賊自敗散。堯封大喜。酬義夫萬人。掘牛山月餘。崖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劍。桶中有一黃腰獻。自撲而死。堯封奏其事。加檢討司徒。至秋。中原殄平。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營孝先營卦影。末後證小池。龍躍其中。又證兩日兩月。一屋有鴉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實錄。蔡京死於崇教寺。

遂亡。達錫林牙亦降。後與尼堪雙陸爭道。堪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達錫陳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出松漠紀聞。按三國謀義錄。兩國編年。皆云天祚出夾山以圖興復。達錫陳不聽。乃稱疾不行。天祚被執。達錫率殘衆舉梁王北奔。據此則達錫未嘗降。使其黨降。則梁王何以得免。洪記恐誤也。天祚四年。趙普奏許四王。普王先誅死。而無梁王。或者其後一王改封。亦未可知。姑從記聞。

高麗歷日。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紀。壬戌歲改皇統。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豐。至癸未歲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案壬戌、紹興十二年也。熊子復中興小歷。改皇統在十四年。案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稱皇統元年。而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年。歲次戊辰。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十一年改元爲正。此所記誤。又正隆乃海陵年號。見於隆興時政記。亦不當作正豐。辛巳歲。葛王卽位于會寧。改元大定。至壬辰爲十二年不誤。但不知癸未歲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暇頒歷于屬國故耶。



遼志目錄

本末　族姓原始　國土風俗
部落　併令部落　兵馬制度
建官制度　宮室制度　衣服制度
漁獵時候　試士科制
歲時雜記
正旦　立春　人日
中和　上巳　佛誕日
端午　朝節　三伏
中元　中秋　重九
小春　冬至　臘月
詔鑒　行軍　午日
旋風　舍利　跪拜
長白山　澤蒲　回鶻豆

遼志

元葉隆禮撰

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册有所不載。遠夷草味。復無書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地也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白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烏羅簡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謹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頗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某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遺像於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迺呵。此主特一蜀慢。在穹廬中。獨之以居。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爲蜀體。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鳴呵。戴野豬頭。披野豬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豬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盡里眷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毳中枯骨。化形治事。戴豬首。服豬皮。周淵所終。當其隧

入寇盛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武副也。荒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

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煩淹。復遭風雨霜雹之害。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復稍盛。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國大原。興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衰。天未厭亂。石晉胎禍。釁端諸華。毒痡四海。飛揚跋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蕕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眞宗屈己和戎。不復以一矢相加。含容覆謹。百有餘年。聖、與、道、三主以來。天誘其衷。革心慕義。貢獻歲幣。顯惜盟好。銷鋒寢兵。號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虐。女眞啓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攄舊聞。裒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同。要之大略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古。可以爲鑒矣。

族姓原始

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吉。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多月時。而陽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家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幷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又教之以隸書。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

部落

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書龍中部。酋爲王雄所殺。衆遂逃橫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歲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唐末。契丹始盛。

併令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養耗。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王。無代主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詢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乃別自立一部。以爲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濼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是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其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都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騎。人皆糧甲兵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是先我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五千騎。述律氏常留數百兵爲部落根本。其諸大酋領太子、偉王、永康王、南北王子趙、按子趙乃是趙延壽之誤。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嗢。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酋領大舍利高模翰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縞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室韋、女眞、党項亦被役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以隗陌、幽州管內隅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兵。合三五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皆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伐。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行。一柴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遣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邏。遼史作游奕。百十里內外相視。邏謂之糰子馬。或主吹角爲號。衆則頓舍。瑕遠窮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輔。遼史作弓子師。不設拒營壁柵之備。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來行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跡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隨冒夜舉火上風。曳柴積鋤自衛。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述官制度

雖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陽隧。遼史作崇正寺也。庶務。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庶務中剌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遼史作敞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衞、控鶴司、南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帳、腰鞓螭袞。遼史作螭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類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眞五節制。五治火帥。遼史作五帥。一百、六百、九百家炎。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時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及木葉山神。鎖金魚符。調發兵馬。其從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立衆所得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牲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爲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鎖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遼史作文忠王府。無宮字。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謂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漢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譯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聒木葉山。卽射柳枝。譯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番官戴氈冠。上以金飾爲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遺人步搖冠之遺像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冠。帶以黃紅色條羆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冠如紗帽無簷。不彼髻焉。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束絲朱或紫。皁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貉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楛爲幹。鏃勒輕快。便于馳走。以貂鼠或鵝頂鴨頭爲捍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强服衣冠。纔已。即帳中雜番騎出郊射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竝撻魯河。鑿冰。釣魚水畔。即縱鷹犬以捕鵝鴨。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做鹿鳴。鹿既集而射之。宋真宗時。遣使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頓帳下馬。鑿扁鼓。遶泊驅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鵝率鴨錐。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酒醉。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兎。每秋則衣氈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爲氈帳。鋪毯圍基。雖陰或深澗洗鑿。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傯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村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赴者。州縣必報刷還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名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春帖。明日舉按而出。作樂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賜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制右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竝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竝奏蔭。亦有員數。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粘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牀中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牀中掷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搖鈴執笳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祟帳人第七日方出。乃解穢之法。北呼此謂之燀瘡離。漢人譯云。燀是丁。瘡離是日。

立春

立春日。婦人遺新春書。以黃綿爲幡。刻龍像銜之。或爲蜈蟮。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蔰天。未知何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竝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此節爲瞎里舒。漢人譯云。瞎里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兎。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拳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盃飲之。北呼此節爲洵暴。化漢人譯云。洵暴是兎。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采艾葉與綵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廚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時爲射糕。漢人譯云。糕是射。國主皆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遺扇及脂粉。謂之朝節。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竝請遺姓者。亦名瞎里舒。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先于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一應隨從諸軍竝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卻往西方。令隨行軍兵人大喊三聲。謂之迎節。此節謂褰離拾。漢人譯云。褰離是月。拾是好。是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爲揸褐蝎。漢人譯云。揸褐是狗。蝎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冤肝切以生鼈舌并食之。北呼此節爲必里遶離。漢人譯之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遍門戶間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粒。以酒嚥者。大能辟惡也。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進樑。國主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山賀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爰木葉山神。云寄庶。北呼此時爲戴辨。漢人譯云。戴是燒。辨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馬白羊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嚮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嶽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月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能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呼此節爲杪瑣討漢人譯云杪瑣是戰討是時是戰時也

詔盜

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悔里討漢人譯云悔里是偷討是時也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望西大喊三聲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主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盪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剗七聲

舍利

契丹國內富豪民妻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疋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助爲節數止於三四彼言墟骨地者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犯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于此蕃云渠末河太宗破晉故爲混同江其俗刳木爲舡長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舡上施一槳止以捕魚塗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潙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席不矯作而堅左氏所謂菉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莖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菜

蟛蜞

渤海蟛蜞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鼈如中國蟹螯嚴畧鮀魚之屬皆有之

遼史拾遺

厲鶚撰

遼史拾遺　全序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春王正月下澣同學愚弟全祖望書

全序

或有問於余曰遼史何爲而作也改教不通言語嗜欲不與華同其得列於歷代正史良以金承遼元承金職是故與余應之曰子不見夫楚之檮杌與晉之乘魯之春秋同述乎遼人乘五季之亂中原乏主奄有東夏二百餘年其初灰牛氏之部落始廣枯骨化形戴豬服豕怪誕之辭君子不道迨阿保機象八部之雄君臣創造相與畸吝慷烈淵謀巍乎赫矣迺後王涼德勿克負荷興替之感取鑒來葢昭垂史册奚爲不可元世祖立國史院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至正間總裁脫脫等修成遼史本紀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傳四十六舉例論贊表奏多歐陽玄手筆文獻無徵簡率勿稱識者病之同里厲徵君博學好古學者稱爲樊榭先生先生長於詩古文詞手不停披六籍之言以遼史缺略太甚舉終身之業詳注而辨證之曰遼史拾遺正史自史記前後漢晉三國志而下注者鮮矣草茅之論議未準於朝家晚近之傳聞懼違於古訓無開局辟官之詔則廩餼不給乏甲乙縹帙之藏則識見勿周其有稱引淹貫訓釋明當若裴松之顏師古之屬因文見義爲史氏功臣指不多屈矧耶律氏營迹邊陲經綸草昧方諸前哲我任其難雖然余嘗微窺作者之用心非特訂繆補亡已也蓋別有旨趣存焉今日車書混一八荒在宥大同國之屏翰關東國之根本幽薊涿易實幾甸洪基萬年永賴遼之蒞職覩漢扶風鴻翊爲尤重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注史之意其在斯乎

自序

宋、遼、金三史同修於元至正間秉筆者多一時名儒頗遵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得中爲善明雲間王圻作續文獻通考中所列遼事條分件繫不出正史訾病其陋而歎遼之掌故淪亡也蓋有由焉其開基朔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彙采漢制自聖宗與宋盟好後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裨國史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槩見即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以啻有厲禁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尚武羅滅遼宋遼金滅兩大國則用兵之際未遑收及圖籍乎閒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清泰開運滅兩大國則用兵宜詳澶淵關南和議再修則信誓宜詳星軺往來俱極華選則聘遊宜詳至如負義侯黃龍安盜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高麗臣事西夏跳梁非撫他書何以知其始末邪暇日輒爲甄錄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方域幽遐風尚寥邈采篇詠於山川述碑碣於塔廟短書小說過而存之亦得失之林讀史者所宜考也敢曰索隱聊以拾遺編次爲如干卷以待博雅君子之删補焉

乾隆八年歲在昭陽大淵獻陬月二十有七日餞塘厲鶚書

遼史拾遺鈔撮摯書目錄

遼史紀傳 統攷等
全遼志 薛延齡
北遼通書
焚椒錄 王鼎
宋絰上契丹事
奉使行程錄 許亢宗
陷虜記 胡嶠
北轅錄 周煇
虜廷事實 文惟簡
虜廷雜記 趙志忠
亡遼錄 志忠
後漢書 范曄
唐書 劉昫等
契丹國志 宇文懋
遼載 林本裕
遼小史 楊循吉
王沂公上契丹事 王曾
行程記 富弼
使遼錄 張舜民
攬轡錄 范成大
燕雲奉使錄 路振
虜廷事實 文惟簡
虜廷雜記 趙志忠
謀夏錄 汪藻
遼金紀事
魏書 魏收
唐書宋祁等
十國春秋 吳任臣
五代史 薛居正等
五代史闕文 王禹偁
後唐太祖紀年錄
唐明宗實錄
洛中紀異 秦再思
南唐書 陸游
漢高祖實錄 孫逢吉
宋史 脫脫等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宣政雜錄 江萬里
東京夢華錄 孟元老
宣和錄
北風揚沙錄 亡名氏
靖康遺錄 沈良
正德公使金錄 程卓
中興姓氏錄
大金國志 宇文懋昭
金小史 楊循吉
金登科記 李世弼
東夷考略
諸史夷語 陳士元
東國通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徐兢
朝鮮志
隋圖經
唐六典 唐元宗明皇帝
宋元史質 王洙
皇元聖武親征錄
通鑑考異 司馬光
唐餘紀事 陳鑑
五代史 歐陽修
五代史補 陶岳
唐莊宗列傳
洛陽縉紳舊聞記 張齊賢
南唐書 馬令
江南野史 龍袞
晉陽見聞錄 王保衡
九朝編年備要 陳均
太平治迹統類 彭百川
東都事略 王偁
宣和遺事
南燼紀聞
編年備要 陳均
靖康要盟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李心傳
金史 脫脫等
金太祖實錄
金節要 張棣
東北諸落指要 李學與
蒙韃備錄 孟珙
高麗史 鄭麟趾
東國史略
封氏編年 封有功
十六國春秋 湛曼
唐會要 王溥
五代會要 王溥
元史 宋濂等
資治通鑑 司馬光
資治通鑑注 胡三省

通鑑地理通釋王應麟
宋元通鑑王宗沐
備史貫韓
通典杜佑
通志鄭樵
續文獻通考王圻
册府元龜王欽若等
太平御覽李昉等
太平廣記李昉等
皇朝類苑江少虞
涑水紀聞司馬光
西溪叢語姚寬
記纂淵海潘自牧
會海菁華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職官分紀孫逢吉
太事記續編王禕
續夷堅志元好問
水經桑欽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
太平寰宇記樂史
九國志路振
元混一輿地要覽
遼東志
順天府志
大同府志汪承爵
四鎮三關志劉效祖
霸州志鍾逢道
涿州志唐錦翔
薊州志熊相
保安州志劉必紹
隆慶州志謝庭桂
良鄉州志牛象坤

東安縣志張文事
武清縣志許檟
順義縣志楊璿
密雲縣志劉效祖
固安縣志龍惠卓
玉田縣志王大智
遵化縣志張奎
新城縣志何浚
大同志張欽
名勝志曹學佺
昌平山水記顧炎武
易水志林佺章
都縣釋名郭子
人海記查慎行
燕都遊覽記孫國牧
帝京景物略劉侗
金盛退食筆記高士奇
燕雲錄馬子嵩
燕北雜記武珪
北征紀實蔡簡
北邊備對程大昌
神麓記苗耀
平燕錄
松漠紀聞洪皓
漠北日記張鵬翮
塞北小鈔高士奇
扈從東巡日錄高士奇
域家記皇甫錄
吉金貞石志朱彝尊
遼駐蹕寺沙門奉航繪記

寶坻縣志
滄縣志張肅
懷柔縣志周仲士
房山縣志黃榜
三河縣志王自謙
豐潤縣志石邦政
遷安縣志白夏
樂平縣志潘敦復
大同縣志孫體元
恆岳志王澍
深慶記史恒德
盤山志釋智朴
北平古今記孫承澤
日下舊聞朱彝尊
長安可遊記宋啟明
析津日記周宧
燕山叢錄徐昌穀
薊北錄王崇
北番地理志
北記西僧錄
後山談叢陳師道
陷燕錄許棐
陰山雜錄趙志忠
續松漠紀聞洪皓
松亭行紀高士奇
京東考古錄顧炎武
扈從西巡日錄高士奇
天下金石志于奕正
碣石雜誌郭造卿

逸沙門志才泳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
沙門智光重修雲居寺記
王正誠山雲居寺碑文
武深集余靖
古崇集陳瓘
都陽集彭汝礪
臨川集王安石
樂城集蘇轍
樂靜先生集李昭玘
石湖集范成大
道山文集元好問
陵川集郝經
蛻庵集張翥
曝書亭集朱彝尊
出塞詩徐嘉
柘軒讀書志吳公武
直齋書錄解題陳振孫
國史經籍志焦竑
讀書敏求記錢曾
小字錄陳思
蘭亭續考俞松
圖畫見聞志郭若虛
畫繼鄧椿
圖繪寶鑑夏文彥
考古圖呂大臨
太平老人袖中錦
珩璜新論孔平仲
泉志洪遵
詩話總龜阮閱
錢譜董逌
中山詩話劉攽
石林詩話葉夢得

詩史吳沃
辛齋詩話陸嵓卿
苕溪詩話苕南
雲莊四六餘話楊囦道
古今詩話
純飲詞話錢芳標
神仙通鑑薛大訓
補續高僧傳釋明河
綠油山野錄釋文盛
家世舊聞陸游
歸田錄歐陽修
寒明退朝錄宋祁
寒明夢餘錄孫承澤
隨手雜錄王鏊
畫墁錄張舜民
滑稽錄陶穀
文昌雜錄龐元英
能改齋漫錄吳曾
圖畫見聞誌
華夷鳥獸考董懿
雞林志王雲
癸辛雜識周密
山堂考索章俊卿
叢林雜俎談遷
野獲編沈德符
默記王銍
識遺錄
酒邱劑記閻若璩
西使記劉郁
甲申雜記王鏊
黃氏日鈔紀要黃震
雲麓漫鈔趙彥衛
龍川別志蘇軾

志雅堂雜鈔周密
清波別志周煇
獨醒雜志曾敏行
冷然志徐鹿
客齋四筆洪邁
楚山堂外紀蔣一葵
三餘贅筆都卬
聞見近錄王鞏
揮麈後錄王明清
北夢瑣言孫光憲
玉堂閒話王仁裕
道山清話
桐陰舊話韓元吉
長安客話蔣一葵
夢溪筆談沈括
孫公談圃劉延世
王氏談錄
清波雜志周煇
桯史岳珂
嘉祐雜志江休復
二老堂雜志周必大
茅齋自敘馬永卿
東齋紀事范鎮
西神脞說殿元伍
聞見後錄邵博
揮麈後錄王明清
北夢瑣言孫光憲
石林燕語葉夢得
苕溪漁隱叢話胡仔
鐵圍山叢談蔡絛
補筆談沈括
國老談苑王鞏
步里客談陳長方

遼史拾遺目錄

卷一……一
本紀第一太祖上
本紀第二太祖下
卷二……一九
本紀第三太宗上
卷三……三九
本紀第四太宗下
卷四……八一
本紀第五世宗
卷五……八九
本紀第六穆宗一
本紀第七穆宗二
卷六……一〇七

本紀第八 孝元帝一
本紀第九 哀帝二
卷七……一一五
本紀第十 平帝一
本紀第十一 平帝二
本紀第十二 平帝三
本紀第十三 平帝四
本紀第十四 平帝五
卷八……一三九
本紀第十五 平帝六
本紀第十六 平帝七
本紀第十七 平帝八
卷九……一五九
本紀第十八 獻帝一
本紀第十九 獻帝二
本紀第二十 獻帝三
卷十……一八一
本紀第二十一 獻帝四
本紀第二十二 獻帝五
本紀第二十三 獻帝六
本紀第二十四 獻帝七
本紀第二十五 獻帝八
本紀第二十六 獻帝九
卷十一……二〇一
本紀第二十七 天祚皇帝一
本紀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卷十二……二二一
本紀第二十九 天祚皇帝三
本紀第三十 天祚皇帝四
卷十三……二四七

志第二 禮儀志中
志第四 兵衛志上
志第七 地理志一
志第八 地理志二
志第九 地理志三
卷十四……二七五
志第十 地理志四
卷十五……三〇一
志第十一 地理志五
志第十三 藝文志中
志第十四 藝文志下
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志第十六 百官志二
志第十七上 百官志三
志第十七下 百官志四
志第十八 刑法志一
志第二十 禮志四
志第二十二 禮志六
志第二十三 樂志
志第二十五 儀衛志二
志第二十六 儀衛志三
志第二十八 食貨志上
志第二十九 食貨志下
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卷十六……三三一
相國年表
相國續表
卷十七……三四一
表第一 世表

表第二皇子表
表第三公主表
表第四皇族表
表第五外戚表
表第六遊幸表
表第七部族表
卷十八……三五五
表第八屬國表
卷十九……三七三
列傳第一后妃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世宗妃甄氏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聖宗芳儀李氏補
天祚皇后蕭氏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卷二十……三八五
列傳第四
韓延徽
列傳第五
王郁
列傳第六
趙延壽子匡贊補
張礪耶律郎五　麻答附
列傳第十
張儉
列傳第十一
王繼忠
趙思溫
邢抱朴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子鐸古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列傳等十七
蕭孝穆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補
列傳第二十八
耶律儼
列傳第三十二
蕭舉先弟保先附
耶律余覩
卷二十一……三九九
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
李澣
列傳第三十四文學下
王鼎
李仲寶補
耶律某補
無名使臣補
列傳第三十六卓行
唐中和補
列傳第三十七列女
邢簡妻陳氏
列傳第三十八方技
王白
蕭繼補
郭世珍補
杜防
張琳
王正補
南抃補
馬雯俊補
張潛補
韓遵民妻
劉璽補
陳升補

卷二十二……四一三
　公國維翰傳第四十五
　　高模　　西夏
卷二十三……四一三
　國語解第四十六
卷二十四……四三三
　國語解補
　　補遼史藝文志
　　補遼史藝文志
　　補遼史藝文志

| | | |

年	成(咸平)〔宋〕	二十一年	癸卯	年	宋	二十二年	甲辰	年	二十三年	乙巳	年	四	丙午	年	三十二年	丁未	年
年	大(咸平)〔宋〕	年	卯	年	〔宋太宗〕(至道)元	十三年	癸未	年	〔宋太宗〕(雍熙)四	二十四年	庚申	年	〔宋真宗〕(景德)元	二十五年	辛酉	年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	二十六年	壬戌
年	六	年	六	年	十國紀事六	年	八	年	十國紀事七	年	九	年	十國紀事八	年	十	年	十國紀事九	年	十一
年	六	年	六	年	十國紀事六	年	七	年	十國紀事七	年	八	年	十國紀事八	年	九	年	十國紀事九	年	十

年	契丹國志七	己未	符）四年（大中祥	壬子	二十九年	辛丑	契丹國志六
年	契丹國志八	庚申	五（宋真宗）	癸丑	（澶淵）元年	壬寅	契丹國志七
年	契丹國志九	辛酉	六年	甲寅	二年	癸卯	契丹國志八
年	契丹國志十	壬戌	七年	乙卯	三年	甲辰	契丹國志九
年	契丹國志十一	癸亥	八年	丙辰	四年	乙巳	契丹國志十
年	契丹國志十二	甲子	九年	丁巳	五年	丙午	契丹國志十一
年	契丹國志十三	乙丑	年（天禧）元	戊午	六年	丁未	契丹國志十二
年	契丹國志十四	丙寅	二年	己未	七年	戊申	契丹國志十三

年	契丹國志十五	丁卯	三年	庚申	八年	己酉	契丹國志十四
年	契丹國志十六	戊辰	四年	辛酉	九年	庚戌	契丹國志十五
年	契丹國志十七	己巳	五年	壬戌	十年	辛亥	契丹國志十六
年	契丹國志十八	庚午	六年	癸亥	十一年	壬子	契丹國志十七
年	契丹國志十九	辛未	七年	甲子	十二年	癸丑	契丹國志十八
年	契丹國志二十	壬申	八年	乙丑	十三年	甲寅	契丹國志十九
年	契丹國志二十一	癸酉	九年	丙寅	十四年	乙卯	契丹國志二十
年	契丹國志二十二	甲戌	十年	丁卯	十五年	丙辰	契丹國志二十一

年	契丹國志三	乙亥	年（景祐）二	己卯	四年	戊寅	契丹國志二
年	契丹國志四	丙子	三年	庚辰	五年	己卯	契丹國志三
年	契丹國志五	丁丑	四年	辛巳	六年	庚辰	契丹國志四
年	契丹國志六	戊寅	元年，十二月，改寶	壬午	五年	辛巳	契丹國志五
年	契丹國志七	己卯	年（寶元）二	癸未	八年	壬午	契丹國志六
年	契丹國志八	庚辰	元年，二月，改康定	甲申	九年	癸未	契丹國志七
年	契丹國志九	辛巳	歷元年，十二月，改慶	乙酉	十年	甲申	契丹國志八
年	契丹國志十	壬午	年（慶曆）二	丙戌	十一年	乙酉	契丹國志九

年（天聖）五	宋仁宗	丁卯	七年	庚午	十年	己巳	契丹國志十
年	六年	戊辰	八年	辛未	十一年	庚午	契丹國志十一
年	七年	己巳	九年	壬申	興宗（景福）二	辛未	契丹國志十二
年	八年	庚午	十年	癸酉	（重熙）二	壬申	契丹國志十三
年（明道）二	九年	辛未	十一年	甲戌	三年	癸酉	契丹國志十四
年（景祐）元	十年	壬申	興宗（景福）二	乙亥	四年	甲戌	契丹國志十五

年（景祐）二	宋仁宗	己卯	四年	壬辰	二十一年	癸巳	契丹國志十
年	三年	庚辰	五年	癸巳	二十二年	甲午	契丹國志十一
年	四年	辛巳	六年	甲午	二十三年	乙未	契丹國志十二
年	五年	壬午	元年，三月，改至和	乙未	二十四年	丙申	契丹國志十三
年	六年	癸未	年（至和）二	丙申	興宗（重熙）二	丁酉	契丹國志十四
年	七年	甲申	元年，九月，改嘉祐	丁酉	年	戊戌	契丹國志十五
年（嘉祐）二	八年	乙酉	三年	戊戌	四年	己亥	契丹國志十六

年	宋仁宗	辛卯	年（道宗（清寧）二	庚戌	三年	己酉	契丹國志十七
年（嘉祐）二	八年	壬辰	元年，十二月，改咸	辛亥	四年	庚戌	契丹國志十八
年（皇祐）元	年	癸巳	年（咸雍）二	壬子	五年	辛亥	契丹國志十九
二	年	甲午	三	年	六年	壬子	契丹國志二十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年（宋神宗）八（熙寧）元年	九年	十年	（元豐）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契丹國志，遼十一年，遼改元天慶，是年	遼十二年	遼十三年	契丹國志成	遼十四年	契丹國志成	遼十五年	契丹國志成
年（宋哲宗）七（元祐）元年	八年	九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遼十六年	契丹國志成	遼十七年	契丹國志成	遼十八年	契丹國志成	遼十九年	契丹國志成
年（宋哲宗）八（元祐）三年	九年	（紹聖）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遼二十年	契丹國志成	遼二十一年	契丹國志成	遼二十二年	契丹國志成	遼二十三年	契丹國志成
年（宋哲宗）九（紹聖）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元符）元年	二年
遼二十四年	契丹國志成	遼二十五年	契丹國志成	遼二十六年	契丹國志成	遼二十七年	契丹國志成
年（宋徽宗）十（元符）三年	（建中靖國）元年	（崇寧）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遼二十八年	契丹國志成	遼二十九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一年	契丹國志成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年（宋徽宗）十一（崇寧）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遼三十二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三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四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五年	契丹國志成
年（宋徽宗）十二（大觀）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遼三十六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七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八年	契丹國志成	遼三十九年	契丹國志成
年（宋徽宗）十三（政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遼四十年	契丹國志成	遼四十一年	契丹國志成	遼四十二年	契丹國志成	遼四十三年	契丹國志成
年（宋徽宗）十四（重和）元年	二年	（宣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遼四十四年	契丹國志成	遼四十五年	契丹國志成	遼四十六年	契丹國志成	遼四十七年	契丹國志成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天慶）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宋徽宗〕（大觀）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政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保大）元年	二年
〔宋徽宗〕（政和）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一月，改重	（重和）二年	（宣和）二年	三年	四年 正月，金克遼，天祚出奔，遼立耶律淳，改元建福，六月，淳死。

年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金太祖〕（天輔）元年 正月，稱帝。	二年 大金國志天輔元年	三年 大金國志天輔二年	四年 大金國志三年	五年 大金國志四年	六年 大金國志五年	

三年 五月，耶律敵烈立天錫子淵，改元神歷，十月，擒且本，〔宋徽宗〕	四年	五年 耶史，是年二月，天錫爲金人所擒，遼亡。							
六年	七年								

西遼紀年表

西遼紀年，高氏斯圖紀元彙攷，始宣和乙巳，訖嘉泰辛酉，三主二后，凡七十七年。案遼史天祚紀，大石甲辰歲二月自立，又曰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世弱子，更緻送承幾九十年，錢氏大昕據以駁正萬氏之誤，詳姿斯錄入西遼紀年攷，今推錢氏之意，輯西遼紀年表，以始終耶律氏世系云。壬午七月七日。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德，宗〕（大石）（延慶）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七年 十二月，傳位子桓，	〔欽宗〕（靖康）元年	二年 四月，二帝北狩，康王構即位南京，改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二年	三年	四年	（紹興）元年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九年	十年	（康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宋高宗〕（紹興）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是年，大石致，子夷列幼，遣命皇后權國。	〔咸天后〕（成清）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宋高宗〕（紹興）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仁宗〕（紹興）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三年 是年，后卒，子夷列立。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宋高宗〕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孝宗〕

（紹興）二十六年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宋孝宗〕（隆興）二年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永天后〕（乾道）元年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宋孝宗〕（乾道）元年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宋孝宗〕（乾道）八年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宋孝宗〕（淳熙）元年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宋孝宗〕（淳熙）七年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宋孝宗〕（紹熙）元年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光宗〕二年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寧宗〕（慶元）元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宋孝宗〕十六年 二月，禪位太子惇。	〔光宗〕（紹熙）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寧宗〕（慶元）元年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遼史拾遺卷一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宋真宗】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嘉泰)元年	二年	三年			
(景元)二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是年秋出獵、乃蠟王廼出律以伏兵八千、擊之而擄其位、西遼亡。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宋寧宗】(開禧)元年		二年	三年	(嘉定)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本紀第一太祖上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歐陽修歸田錄曰、契丹阿保機、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嘗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北、爲人明敏、在北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北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北人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趙志忠陰山雜錄曰、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生而神志、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選其主阿釐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

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唐天復三年十一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蹂掠屋嶺磐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仁恭遣北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僞與之和、設幄犒饗於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衆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

鶚案、此事在討黑車子室韋前一年、以其爲契丹與劉氏交兵之始、故附於此。

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

後唐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中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爲兄弟、旬日而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迭剌梅爲質。

鶚案、五代史及通鑑、俱云阿保機會李克用於雲中、約共擊梁、據遼史、則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本瓜瀾之役耳。

元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尊稱之、自立爲帝、國號梁、遣使來告。

王欽若等册府元龜曰、梁太祖建號、契丹阿保機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來封册、梁祖與之書曰、朕要曰、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契丹遣其首領鞠勃梅老等來貢方物。○黃霆黃氏日抄紀要曰、阿保機與李克用約擊梁而背之、稱臣於梁、約梁滅晉、克用恨之、死以屬莊宗。

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兵甲、徑至新莊、爲我剪彼仇讎、與爾便行封册。○王溥五代會

劉仁恭子守光因其父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衆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

資治通鑑曰、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巔、令民開用電泥爲錢、又禁江面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爲茶、謂之仁恭茶、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尿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思安朱全忠將、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銀胡縣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奔契丹、來娶、亦奔河東。

二年春正月○河東李克用子存勗娶遣使弔慰。

薛居正五代史曰、唐莊宗初嗣位、遣使告哀於契丹、賂以金紺、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救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

夏五月。

五代會要曰、開平二年二月、阿保機遣使來貢良馬、五月、又遣使解里貢細馬十匹、金花鞍轡貂鼠皮裘并冠、男口一、年十歲、名曰薛、女口一、年十一歲、名曰譽、其妻述律氏貢朝霞錦、前國王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獻。

三年春○三月、涿州節度使劉守文爲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討之、命皇弟舍利葛、夷離堇薛敢帥以兵會守文於北淖口、進至橫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遁去。

册府元龜曰後唐劉守文爲滄州節度唐天祐六年五月守文爲其弟守光敗於瀛州之雞蘇守文爲弟所擒歸幽州初劉仁恭盛幽府積貲鬻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之因自爲幽帥囚仁恭於大安別室守文素暱奸謀志大才短利燕薊之土腴乃令子延祚質於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爲名頻年出軍不利至是大舉以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萬衆屯薊州連滄景鹽衆海船面下以給軍費及大戰守光之兵敗守文詐慈罷馬立於陣場泣論於衆曰勿殺吾弟爲守光將元行欽識之見擒滄州失帥自潰守光復整兵討守光以迎用其妻通作棄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貧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臨我諸部以爲然其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并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案自續通典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陘北界松陘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濕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

鴈案遼史世表亦載此事而不詳契丹國志所載甚詳且係九年事故繫於此

八月拔薊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冢南

資治通鑑曰貞明二年秋八月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雄勝攻晉蔚州陷之遂攻武節度使李嗣本

鴈案遼史先拔薊州十二月下蔚、新、武、嬀、儒五州通鑑誤

二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來降

資治通鑑曰貞明三年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劍南亡卒以益兵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州盧文進爲裨將行者皆懼文進先降邢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鄆存矩纂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歡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於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鴈案文進殺存矩始末通鑑與南唐書小異晉州屬吳文進無遙領刺史之理從馬氏作蔚州爲是

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詰之阿保機不得已俾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通作棄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臨我諸部以爲然其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并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案自續通典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陘北界松陘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濕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

鴈案遼史世表亦載此事而不詳契丹國志所載甚詳且係九年事故繫於此

八月拔薊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冢南

資治通鑑曰貞明三年秋八月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雄勝攻晉蔚州陷之遂攻武節度使李嗣本

二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來降

資治通鑑曰貞明三年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劍南亡卒以益兵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州盧文進爲裨將行者皆懼文進先降邢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鄆存矩纂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歡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於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鴈案文進殺存矩始末通鑑與南唐書小異晉州屬吳文進無遙領刺史之理從馬氏作蔚州爲是

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幷、鎮、定、魏五州兵拒於居庸關之西合戰於新州東大破之。

資治通鑑曰初幽州北七百里有瀘關瀘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下有瀘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還曉勇據隘邀之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瀘關之險契丹每爲牧於營平之閒○續通典曰瀘關關城下有瀘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渡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成相接此天所以限戎狄者也。

夏四月壬午圍幽州不克。

資治通鑑曰周德威攻新州爲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薪以遨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鑿銅以瀉之。日數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開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埒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八月李存勗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易州等以兵少而還。

資治通鑑曰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軍虜多騎吾多步。吾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糧盡在行必戒日遺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遮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嗣源躍馬奮槊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遊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合贏兵曳柴然草面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三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爲大丙惕隱。命攻雲州。

冊府元龜曰李存瑫爲大同軍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於魚池。阿保機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瑫。存瑫斬其使者不報。賊攻雲州。存瑫悉力拒戰。城中蓄有鐵車。存瑫銷爲兵器。以授軍士。賊遂退。

本紀第二太祖下

四年○冬○十二月。補

王禕大事記續編曰貞明五年十二月。契丹陷唐營州。○秦再思洛中紀異曰盧文進投契丹。說阿保機徵諸路中馬寇幽州。設圍攻之。莊宗召募救之。契丹退。以趙思溫爲營州團練使北面沿邊巡檢都指揮使。來則契丹圍營州。踰年朝廷未暇救。糧草俱罄。兵刃亦無。思溫欲自殺。左右諫止。阿保機聞不殺。乃南拜遙辭而投戈。

鴈案遼史天贊二年。克平州。獲趙思溫。

五年春正月乙丑始製契丹大字。

陶宗儀輟耕錄曰遼太祖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其字如楷隸而圓。○續通典曰契丹之類是也。

夏五月○庚辰有龍見於拽剌山陽水上。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洪皓松漠紀聞曰阿保機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蟠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而去。矯而逝。墜於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糗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余所藏蓋羽葆出水龍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元好問續夷堅志曰遼祖神册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剌山陽水上。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尚在。

六年○冬十月癸亞劉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內附。

唐明宗實錄曰莊宗未即位。盧文進、王郁相繼入遼。皆驅率數州十女。爲虜中慰悅。契丹所爲。虜中悉備。契丹所以强盛。侵陵中國者。以得文進、郁之故也。同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安帳牢。數騎。倏來忽往。幽、薊荊榛滿目。寂無人煙。

十二月○晉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養子都囚其父。自稱留後。歐陽修五代史曰義武軍節度使北平王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閑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結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諸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於別錯。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妄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亡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收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弈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變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郁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弈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

爲衆其險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東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猶起攝其胸面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兵遂欲齧其鼻都趨袖而走處直途見殺

乙亥存勗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存勗引兵趨望都遇我軍禿餒五千騎圍之存勗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卻存勗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存勗至幽州遣二百騎躡我軍後我軍反擊悉擒之

資治通鑑曰梁龍德元年冬十一月晉王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球、慕容徽齊敬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益銳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張文禮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王都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遂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檢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牟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

契丹悉衆圍晉王未還其至故爲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酣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聚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引兵遁己亥晉王及契丹戰於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間之引三百騎橫擊之所遇皆披靡契丹大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隘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裘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氈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遣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賓王郁歸之以歸

鶚案通鑑張文禮本劉仁恭牙將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詔幽州省其父文禮據州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趙王王鎔養以爲子更名德明趙王誅李弘規文禮因親軍之怨弒趙王文禮受晉王命爲成德節度後內不自安復遣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乞兵於梁晉王命趙故將符習爲成德節

後閻寶、史建瑭將兵助之攻鎮州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文禮殺子處瑾所敗晉王命李嗣昭代之夏四月敗契丹於望都二年正月事也二月閻寶圍鎮州爲文禮子處瑾所敗晉王命李嗣昭代之夏四月張處瑾遣兵邀糧於九門嗣昭設伏擊之鎮兵發矢中腦卒九月李存審攻破鎮州誅處瑾非與邀史異蓋張文禮之死當在神册六年李嗣昭之死則在天贊元年此時契丹望都敗後方畏晉人之不暇宜不能再援張處瑾李嗣昭爲鎮兵射死通鑑不言爲契丹將所殺疑遼史所紀爲虛故不具載通鑑文而辨之如右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資治通鑑曰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五代會要曰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阿保機率所部入寇新城○陰山雜錄曰梁滅阿保機陣兵直抵涿州時幽州安次、潞、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皆爲所陷俘其民而歸置州縣以居之不改中國州縣之名○資治通鑑曰秋七月庚申盧龍軍於新州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持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十一月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五代會要曰十二月契丹入寇新城

四年○夏○五月○冬十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三年二月契丹入寇幽州爲干師所敗俘其酋領衛多等五月遣使梳脚孟等來貢方物○册府元龜曰同光三年十月甲子嘉泰州刺史來海金押國信賜契丹王及回使梅老秀里等辭賜物有差

天顯元年春正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四年正月阿保機復寇渤海國又遣梅老鞨里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詐修和好

夏四月○庚養子李嗣源反郭存謙弒其主存勗嗣源遂即位○六月○丙午天慶州刺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册府元龜曰明宗初登嗣遣供奉官姚坤齎空函告哀至西樓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至慶州崎嶇萬里既謁見阿保機延入穹廬保機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保機先問曰聞中國漢土河南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雒城軍變今因間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册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保機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擊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起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三萬騎至幽鎮已來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

襲侵汝漢界。○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秋七月。帝遣供奉官姚坤考冀曰。漢高祖實錄作高坤。今從舊唐列傳。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來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卽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無多談。突欲侍側曰。率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强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慈。因之句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鎭、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秋七月。○辛未。衞送大諲譔於皇都西樂城以居之。賜諲譔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

東國通鑑曰。高麗太祖九年。丞契丹滅渤海。渤海王大諲譔戰敗乞降。改渤海爲東丹國。册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倍諲譔於陪從之酉。賜名曰烏魯古。於是渤海世子大光顯及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嵒謨。左右衞將軍大審理、小將冒豆于。檢校開國男朴漁。工部卿吳興等。率其餘衆。前後來奔高麗者數萬戶。王待之甚厚。賜光顯姓名王繼。附之宗籍。使率其屬。僚佐皆賜爵。

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幄前。辛巳。至扶餘城。上見黃龍繞輦。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

册府元龜曰。天成元年七月。契丹國王遣梅老里速骨之進內官一人。馬二匹。地衣。眞珠裝金鈿金鈸等。○又曰。天成元年九月。幽州趙德鈞奏。先差軍將陳繼威使契丹部內。今使還。得狀。稱今年七月二十日。至勃海界扶餘府。契丹族帳在府城東南隅。繼威旣至。衆見不通。竊問漢兒。言契丹主阿保機已得疾。其月二十七日。阿保機靈柩發。離扶餘城。十三日。至烏州。契丹主妻始受御當府所持書信。二十七日。至龍州。契丹主妻令繼威歸本道。仍遣捉搦梅老押馬三匹。充答信回來。繼威見契丹部族商量。來年正月。葬阿保機於木葉山下。揀差近位阿思沒姑餘持信。與先入蕃天使供奉官姚坤同來。赴闕告哀。兼聞契丹部內取此月十九日一齊舉哀。朝廷及當府前後所差人使繼威來時見處分。候到西樓日。卽並放歸。○五代史曰。多十月辛亞。契丹使沒骨餘來告阿保機哀。曆朝三日。○田況儒林公議曰。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有威法。諸戎就漸爲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尤精緻者耕地。使收豎汙賤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家他日富盛。此等固當賤之。其用意規貪侈奢。豈易盈哉。

遼史拾遺卷二

本紀第三太宗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

釋念常佛祖通載曰。遼主德光。名耀屈之。姓劉氏。阿保機第二子。誕於大部落東牙帳。生時。黑雲覆帳。火光照耀。有聲如雷。及長。雄傑有大志。精騎射。○契丹國志曰。帝皆從太祖至西樓。有赤光紫氣。蓋其上。左右異之。

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扶餘城。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冬十月。補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開使設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馬令南唐書曰。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遠鎭。徙鎭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鎭昭義。徙安遠。晉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文

進櫃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送款於烈祖。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北舁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磨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嶽斥堠常苦抄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初文進攻新州不克。俟走壁暫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鄙之黑龍泉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皆有大蛇徑至座開。引首及膝。文進取食倘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衂焉。○餞易兩鄙新書曰。盧文進陷契丹中。營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明年秋。詣祖陵畢。

册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月。幽州奏契丹王差人持書求碑石。欲爲其父妻其葬所。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羣臣請於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卽皇帝位。

資治通鑑曰。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輩擇可立者執其轡。諸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謹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五代會要曰。天成二年十一月。又遣使梅老等二十餘人朝貢。兼申和好之意。明宗命飛勝指揮使安念德。賫錦綺綾羅及金花銀器實裝酒器等賜之。又賜其母。遣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主出師討之。使來乞援。命裴秀里鐵剌往救之。

册府元龜曰。王都爲定州節度。臨戎數年。惟以憸虐爲務。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俎。○資治通鑑曰。初。義武節度使孟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剌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返心和昭訓。勒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天成三年夏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資治通鑑曰。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

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月。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辛酉。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趨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眞定。圍趙州。剌史朱建豐將兵襲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伾、旻、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子。王都妻唐兵破定州。鐵剌死之。涅里袞、貪驍等數十人被執。

資治通鑑曰。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册府元龜曰。天成三年八月。鎮州趙德鈞馳騎上言。今月二日。於府西逢契丹敗黨數千。生擒首領惕隱等五十餘人。接殺者甚衆。契丹彊盛僅三十年。雄據北戎。諸蕃竄伏。厥爲邊患。漢兵睿憚之。前後戰爭。罕得其利。是役也。曲陽之敗。已失千騎。唐河之陣。兵號七千。潰散之後。官軍襲殺。人不暇食。秋雨繼降。溝渠汎溢。泥濘莫進。人飢馬乏。雖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梃擊之。德鈞生兵接於要路。惟奇峯嶺北有乘馬、潛道脫者數十。餘無噍類。

閏八月。補

資治通鑑曰。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豈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皆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李嘉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窖。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酣。幷從者殺之。投諸窖中。其餘在城北者。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剌史。（欲使如唐河北諸鎮世○册府元龜曰。天成三年閏八月。契丹平州剌史張希崇殺契丹首領。以一城居人歸國。命中使齎茶藥接之。

四年春正月。○二月。

資治通鑑曰。天成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禿餒至大梁。斬於市。○五代史曰。晏球走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閹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

陶簽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安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其語之。都居城中。兵少。衆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

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

又四月〇五月。

晉治通鑑曰。又四月。契丹寇雲州。五月。契丹寇雲州。兩日之間。再寇雲州者。契丹主非律德光漸西徙也。

五年〇冬〇十一月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其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汎海奔唐。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耨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郭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邏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邏。而刺等唐輒斬其使。面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七百里有瀘河。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滸鄙、來瓠、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推衣粟藏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遂皆爲北方引弓之民。趙德鈞鎭幽州。於鹽溝置關。遏絕衝要。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襲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鎭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邏等。又於其東益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轉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鎭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

禦之。應順、清泰之間。疆埸稍寧。

六年春〇三月〇夏〇五月〇秋〇九月。

冊府元龜曰。後唐長興二年三月辛酉。中書門下奏。東丹王突欲。違汎滄波。來歸皇化。既服冠帶。難無姓名。虧惕隱等。頃以力助王都。罪同禿餒。爰從必死。並獲再生。每預入朝。各宜授氏。旌使族編。姓譜。世荷聖恩。況符前代之規。永慰遠人之望。自突欲已下。請別賜姓名。仍準本朝蕃官入朝例。安排敕旨。付字錄曰。楊光遠、字德明。小字阿檀。沙陀部人也。

十年〇夏〇五月〇六月。

資治通鑑曰。清泰二年夏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六月。契丹寇應州。〇王仁裕玉堂閒話曰。乙未歲。契丹據河朔。首帥據於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鄭、滑。過僕射方璟人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秋〇九月。

資治通鑑曰。唐廢帝清泰元年秋九月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胡注。後避明宗廟諱。賜名光遠。〇陳思小

尹污整背。問纂華行止。欲修貢也。閏五月。青州進呈東丹國首領耶律羽之書二封。〇資治通鑑曰。長興二年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纂華姓名曰李贊華。

七年春〇三月〇夏〇五月〇秋七月。

五代會要曰。長興三年三月。契丹遣使獻爲羅卿進馬三十匹。求前刺歸國故也。五月。遣前骨舍利隨其使歸。七月。遣使都督通祿進馬三十匹。〇資治通鑑曰。初。契丹舍利、前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掠。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婦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綫出塞。則南向發矢。恐悔之無及。上乃止。五月己亥。契丹使者送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冬〇十一月。

薛居正五代史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嶺林南捺剌泊。治造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鎭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貲其兵力以取中國。而撫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爲北方引弓之民。

○資治通鑑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丁亥。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蔚州刺史張遵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總管。聚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

九年春正月。

冊府元龜曰。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契丹使都督送辣來朝。獻馬四百、駝十、羊二千。先是。遣供奉官西方璟入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秋〇九月。

資治通鑑曰。唐廢帝清泰元年秋九月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胡注。後避明宗廟諱。賜名光遠。〇陳思小字錄曰。楊光遠、字德明。小字阿檀。沙陀部人也。

十年〇夏〇五月〇六月。

資治通鑑曰。清泰二年夏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六月。契丹寇應州。〇王仁裕玉堂閒話曰。乙未歲。契丹據河朔。首帥據於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鄭、滑。過僕射方璟人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塡咽於道路。皆執錯采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副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儲多遊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翦除我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爲妖言。累旬月之間。擊敗契丹。及使回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於草際。存者尙多。名赫邏。宜賜姓狄。名懷惠。相公宜蕃名怛列。宜賜姓列。名知恩。仍並授銀青階檢校散騎常侍。舍利宜蕃名阿沒魯。宜賜姓奚。王副使竭失訖。宜賜姓乞。名懷有。三人並授銀青階檢校太子賓客。〇又曰。長興二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過海北樵採。附得東丹王堂兄京

十一月〇秋七月〇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上曰。太后曰。李從珂猜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

資治通鑑曰。天福元年五月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趙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虜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面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癸卯。圍晉安。

冊府元龜曰。九月。契丹軍至。張敬達大敗。晉高祖與蕃衆期迫一夕而圍合。自晉安營南門之外。長百餘里。圍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懸之銅鈴。而部伍多吉犬以備警急。營中皆有夜巡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雖部曲五萬人馬萬匹。撫循四奪。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色如死灰。○契丹國志曰。九月。敬瑭引契丹兵圍晉安。梁唐潞王大懼。下詔親征。至懷州。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遙撓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運募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潞王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潞王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咸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而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知此有備。皆逗遛不進。

資治通鑑曰。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鎮敕晉安。梁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抄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直。值也。德鈞在幽州。以契丹衆降之。給禹者。直銀鞍契丹直。由士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遂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見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潞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潞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趙德鈞爲潞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遙趙德鈞於西陽。（歐史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悉以兵屬德鈞。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迫遛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賜坐。上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宏大。宜受茲南土。世爲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册命。十一月丁酉。册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此清泰三年也。而以爲唐明宗長興七年。以遼王篡其也。）

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面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癸卯。圍晉安。

冊府元龜曰。九月。契丹軍至。張敬達大敗。晉高祖與蕃衆期迫一夕而圍合。自晉安營南門之外。長百餘里。圍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懸之銅鈴。而部伍多吉犬以備警急。營中皆有夜巡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雖部曲五萬人馬萬匹。撫循四奪。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色如死灰。○契丹國志曰。九月。敬瑭引契丹兵圍晉安。梁唐潞王大懼。下詔親征。至懷州。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遙撓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運募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潞王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潞王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咸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而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知此有備。皆逗遛不進。

資治通鑑曰。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鎮敕晉安。梁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抄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直。值也。德鈞在幽州。以契丹衆降之。給禹者。直銀鞍契丹直。由士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遂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見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潞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潞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趙德鈞爲潞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遙趙德鈞於西陽。（歐史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悉以兵屬德鈞。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迫遛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賜坐。上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宏大。宜受茲南土。世爲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册命。十一月丁酉。册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此清泰三年也。而以爲唐明宗長興七年。以遼王篡其也。）

賚治通鑑曰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衆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棚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僧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天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聞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掘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盟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聞耳目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既於帳前自且至暮猶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

賚治通鑑曰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朔漠聲以倘馬馬相嚙弓弦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敬達降於契丹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率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籠絡唱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

庚子僕射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進詔收發兵進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踐藉於川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酹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曹諸班師從之

賚治通鑑曰帝以晉安已降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蚤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遣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壬申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審帥盧龍輕騎東遁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曹諸班師從之

賚治通鑑曰帝以晉安已降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蚤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遣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壬申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審帥盧龍輕騎東遁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曹諸班師從之

帝不願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爲帝慢之也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蓄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飲德鈞延壽送歸其國

壬申楊隱往林牙迪烈軍來獻俘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爲父子以白貂裘一廐馬二十戰馬千二百餘之命迪烈軍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

册府元龜曰晉高祖卽位於晉陽改號天福元年車駕將入洛問十一月甲戌契丹主舉酒言於帝曰余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頃赴京都今已仝太相溫勒兵相送至於河梁要過河者卽多少任意余亦且在此州俟京雒已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戒曰予子孫孫無相忘焉○洛中紀異曰契丹主德光晉遣還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幡幢甚盛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金骨朶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卽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籃之乃召胡巫籃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聖爾爲助爾須去未決旬石敬瑭反於河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垂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帝曰我非爲石郎與師乃舉天帝敕使也舉兵十萬直至太原唐師遂衄立石敬瑭爲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其母曰此卽向來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本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於癸卯年黑兔入懷此其兆也

辛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謂泰寧節度使李彥韜曰吾與汝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今孟氏已稱女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帝曰本朝兩川節度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巡遊幸蜀今孟氏已稱女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洛中紀異曰先是甲子歲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俱看八九月兵至口子原後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歸洛陽卽兵至口于原之應也○賚治通鑑曰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霍從訓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奚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葭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踰河梁而葭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驛行戰地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謂司字有五十餘騎弁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捉漏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藉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嘗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

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穢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翟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逼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晏然。無敢犯令。

十二月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癸巳。詔贈李贄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十二年春正月丙辰。灾堆子口。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附城拒命。遣翟廷璉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

資治通鑑曰。天福二年春二月戊子。契丹主自上蔟過雲州。大同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乘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審節度使翟璋徵發貊軍。發十萬緡。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振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五代史曰。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陀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遣瑜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於契丹。而巒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嚢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鶴案。巒後在出帝時。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不下。遣巒代王令溫守貝州。契丹攻貝州。城破投井死。遼史諭降之事。非實。

戊寅。朝於皇太后。進珍玩爲壽。

資治通鑑曰。趙德鈞見述律太后。懇以所齎寶貨。幷錄非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來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慙慙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

二月○辛四月○六月。

五代史曰。天福二年春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夏四月丁亥。趙瑩使於契丹。辛卯。契丹使宮苑使奚回鞉來進馬二百匹。人參貂鼠皮。走馬木椀等物。

八月庚寅。晉及太原劉知遠、南唐李昇各遣使來賀。

資治通鑑曰。五月。吳徐知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

遼史拾遺卷二

本紀第四太宗下

會同元年。○秋七月。○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滑迭烈哥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溫副之。册晉帝爲英武明義皇帝。

册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以册寶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兵部法物、太常鼓吹、殿中省繖扇者等。竝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帝受徽號畢。御殿受百官賀。

九月庚戌。○邊臣奏晉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昫、右諫議大夫盧重上皇帝尊號。遂遣監軍寅餘已充接伴。

五代史曰。天福三年秋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册禮使。辛丑。歸伶官於契丹。九月己未。歸靜樓官劉守威、金吾衞契官王殷、司天雜吟學生殷暉於契丹。

冬。○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離堇就館。賜晉使馮道以下宴。丙午。上御崇皇殿。召見晉使。壬子。皇太后御開皇殿。馮道、韋勳册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儉應天皇太后。甲子。行再生柴册禮。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御照、盧重册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

會同。

資治通鑑曰。天福三年秋七月辛酉。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册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册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舉裝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而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甘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薛居正五代史曰。劉昫遣使加徽號於晉。晉亦獻徽號於劉。命宰相馮道充使。及行。將達西樓。劉主欲自出迎道。劉之纂僚奚天子無迎宰相禮。乃止。其名勿殊俗也如此。○阮閱詩話總龜曰。晉天福三年。與戎和。晉禮曰。當遣輔相爲使。趙瑩、桑維翰皆未言。以戎雖通好。而反覆難測。咸懼於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分聽堂東前白道言。北使事。吏入色變。手顫。道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即道寫敕。屬吏泣下。道還入語妻子。不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即行。晉祖餞之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使遠。自酌巵酒飲之。劉以道有重名。欲留之。命與其國相同列。所賜皆等。戎賜臣下以牙笏。及臘月賜牛頭。皆爲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戎甚喜。酒論留之道曰。兩朝皆臣。豈有分別。受賜遂市薪炭云。北地寒。老年不堪。及還京師。作詩五章。以述使北之意。其首章云。去年今日春皇華。只爲朝廷不數日。即行。皆時時事。免蒐非歸處。處北上下一行如骨肉。殘人身死捶黃沙。廚中大案賜錦襖。貂與羊狐貉裘各一。每入謁。遂披四襖夜宿館中。併被子食。詩曰。朝披四襖尊歲事。夜蓋三貂不怕寒。頭。○孫光憲北夢瑣言曰。莊宗嬪夫人侍氏。校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陷於劉延。宰相馮道、竇貽業、李愚、盧質、龍敏、崔棁、劉昫、趙鳳、龔頤正、張昭、薛居正、呂餘慶、王度、李穆、李濤、竇儀、尹拙、張澄、李昊、扈蒙、李九齡、李九經、張沆、徐台符、李光贊、張昭遠、田敏、陳乂、李涛

上。次盩厔御史南班搢殿出。次起居郎南班搢殿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鴻臚
鴈官門外祗候。次下殿。皇帝上輦歸內。
乙巳。幸恒守趙延壽別墅。
洛中紀異曰。契丹主破圍柏谷。得趙延壽北歸。情甚狎密。復用之秉政。晉主患之。酒使上妻。逃趙父子
事。清泰於上黨擁重兵窺玩神器。清泰亡國。不忠不孝。天下所知。語勿用戎。主以示趙。趙覽訖曰。晉主
不欲令皇帝用臣者。欲負皇帝之厚恩也。戎主曰。何也。對曰。臣在中原日。掌樞機。此輩方守外鎮。常爲
臣之所制。中原土地河山。人民甲馬。子女玉帛。津梁要害。內外咨藏。舟車轉輸。臣盡知之。恐皇帝用臣
卽爲晉主之患也。戎主甚悅。乃曰。卿在中原日所爲之事。我不能知。自卿事我以來。卽未有過。乃火其
書曰。我誓不疑汝。趙再拜。復命兼鎭幽州。後晉之滅。皆趙贊而成之。○五代史曰。天福五年夏四月甲
子。契丹興化王來。
秋。○八月。○壬寅。遣使南唐。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四年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猌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
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右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諸節之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
詔諭之。
孫世芳宜府鎭志曰。會同三年。契丹主次奉聖州。大閱諸州軍。時山後五州兵半隸營衛。因閱騎兵於
州郊南。步兵於州郊北。賞勞有差。自是諸兵從獵不休。侍中崔窮右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欲請節
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諭諭之。
冬。○十一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五年十一月。契丹使舍利來聘。致馬百匹。及玉帶狐裘等。
四年春。○二月。○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鎭州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是月。晉鎭州安重榮執送
使者拽刺。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六月。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拽剌等。以輕騎掠幽州之南界。高祖累
遣中使齎詔開諭。以契丹有助立之功。有欲負其宿約。而重榮奸險畔志。竟誅拽剌等。馳檄天下。言契
丹之罪惡。○資治通鑑曰。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擯遣
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遲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數
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辱。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潞鎭云。已勒兵。必與契
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
夏四月。○秋。○八月。○九月。
五代史曰。天福六年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秋八月甲寅。光祿卿張澄使於契丹。○冊府元龜曰。
天福六年九月。遣供奉官李延業以時果送於契丹。○資治通鑑曰。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

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於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
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鴻臚楊彥詢使契丹史在二月。鑑在九月。未知孰是。
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詔以便宜討之。○戊申。晉以收安重榮來告。遂遣楊彥
詢歸。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
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
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爲馬步都虞候。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假月陳。
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鎭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遽
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鎭人大潰。
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鎭州。嬰城自守。會天
寒。鎭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五代史曰。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
乃亦舉兵。是歲。鎭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趨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縣高祖遣杜重威
逆擊兵反。指揮令取宗城路以向鄴。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鞍得背面穩。何
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城。是鞍及於駝。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五年。春正月。○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
資治通鑑曰。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鎭州牙將自西郭水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
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舁之函送契丹。
閏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七年閏三月。遣殿直官馬延理、內班王延斌送櫻桃於契丹。
夏。○六月。○乙丑。晉主敬瑭殂。子重貴立。戊辰。晉遣使告哀。懺翬七日。庚午。遣使往晉弔祭。
五代會要曰。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少帝嗣立。八月。契丹遣使郎五來弔。兼獻衣服鞍馬等。至十月。又
遣使大卿已下二十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祭故也。○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六年六月庚午。契
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匹。
秋七月庚寅。晉遣金吾衞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
延廣答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册。爲鄰爲孫則可。牽裘稱臣則不可。榮還。具奏之。上始有南
伐之意。

資治通鑑曰初河陽牙將蔣棨考異曰實錄作蔣棨今從舊少帝紀高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條從趙延壽入契丹以爲回鶻使九外國與中國貿易者謂回鶻爲回鶻也往來販易於晉邑即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棨於獄悉取鄙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戊子釋棨慰撫而歸之棨辭延廣延廣大言曰鄙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倘所曰階窮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鎗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棨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棨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又曰帝之初卽位也大臣皆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晉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嗤道依違其閒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主頗然之○

八月

五代史曰八月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郯耀述高麗史曰太祖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來遺橐駝五十匹王以契丹背棄禽獸之心結爲鄰絕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於海島蒺藜駝萬疑或不顧義好一朝殄滅此爲無道之甚不足遠結爲鄰夫橋下骨餘死○五代史曰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寥子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己亥牛羊使蕃殷使於契丹十二月庚午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已來

六年非○正月補○三月○夏四月○冬○十月補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五代史曰天福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奧來三月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於契丹夏四月庚午蕃殷使於契丹冬十月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來

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菴得晉諜知有二心○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壇解里等由滄恢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

契丹國志曰十二月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遣騎告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帝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宣府鎮志曰會同六年契丹主將有事於征伐徽山後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傷禾稼掐租賦者以軍法論又敕有司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腴田苗補貧下不逮頃畝自願者據狀徵收

七年春正月○己卯趙延壽國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

契丹國志曰貝州軍校邵珂性兇悖節度使王令溫鞭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遼帝親攻貝州巒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兵自南門入巒赴井死

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丙申遣兵攻黎陽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密道遼師自馬家口濟河

甲辰攻博州刺史周儁以城降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密道遼師自馬家口濟河

五代史曰開運元年春正月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於鄴都不得進而復丙申遼師進圍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於秀容敗之○晉治通鑑曰開運元年春正月帝遣使持遺遼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鋒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率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共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戊戌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脩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衎遣觀察判官賈儀奏博州刺史周儁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衎州人也

晉將景延廣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儁引遼軍麻答營於河東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竹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繼河水陸俱進遼軍麻答營於河東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竹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繼河水陸俱進遼軍麻答營於河西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師解去守貞等至馬家口麻答遣步卒萬人築營壁騎兵萬人守於外餘兵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遼軍不利

資治通鑑曰二月甲辰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儁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答、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張彥澤將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繼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册府元龜曰晉少帝天福九年二月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逐賊數萬騎於戚城之北爲賊所圍高行周、符彥卿在城之東南方鳥於林下忽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纔數千騎乘寡不敵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俟帝進止既而行周等爲賊圍之數重三人大譟瞋目奮擊賊衆死傷甚多帝自御親兵援之前軍獲免戊申李守貞等兵至馬家渡賊步卒萬人方築壘游隙以騎軍散列其外舟楫數十繼渡兵未已我師薄之賊騎退走遼攻其城四面樹梯一鼓而上賊衆

大敗。乘馬赴河溺者數千。西岸虜軍數萬。鼓譟揚旗。以脅我軍。及見東岸俘執斬刈。大半陷沒水中。卽大哭而去。是日獲賊馬八百匹。執賊將莫城義、節樓使翟裕、先鋒梁思榮、契丹大首領信悉、兵馬都監曹敍、王令威、吐渾將羅大地、羽林使閻令、省軍校張興、王佐卿、張令綰等魁首七十八人。部典節級五百人。送於行在。

鵝案莫城義節樓使六字。疑衍本有誤。晉寧寨城都虞候之職節樓使。官名也。

資治通鑑曰。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委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五代史曰。二月癸亥。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三月癸酉朔。趙延壽言。晉諸軍沿河營柵。皆畏卻不敢戰。若舉大兵直抵澶淵。據其橋梁。晉必可取。是日。晉兵駐澶淵。其前軍高行周在城。城乃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戰至暮。上復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有譖者言晉軍東面數少。沿河城柵不固。乃急擊其東偏。衆皆奔潰。縱兵追及。遼大敗之。

契丹國志曰。三月。遼帝僞弃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來擊。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兵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卻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帝從之。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與晉高行周合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帝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帝亦出陣待之。遼帝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掠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帝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晉後各引去。○册府元龜曰。時夾馬軍士千餘人在陣間。洎水寨使人亟召之。旗旛之來。出於堰埭。虜以爲僞。遣伏兵所起。遂整軍而立。良久復戰。李守貞在城之後。立馬於大冢之端。去陣三百餘步。不敢寸進。俄頃。主帥又退至冢下。李守貞以數百騎知兵直進擊之。虜稍退。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時箭幾交橫。厚數寸。既而骨咫。賊蝟鉦而去。夜行三十里。乃收合夷傷。萃於野次。甲戌。太原鎮、定咸奏已各離本部。刻期於鄗會合師徒。乙亥。虜主帳內小校竊德光所乘馬來奔。辛巳。傳木書收軍北去。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所俘戶於內地。夏四月癸丑。還次南京。辛未。如涼陘。五月癸酉。耶律拔里得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潞及將吏二十七人。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瑤。○五代史曰。三月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

六月。

資治通鑑曰。初高麗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六月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

九月。

五代史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

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

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詔諸道兵於溫榆河。己卯。圍恆州。下其九縣。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契丹復大衆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道使開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鄆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鄆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恆州。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兒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玉堂閒話曰。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繇帶以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戰之於鉤車。自鄴南游陵都。乞匄於市。日聚千人。至於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開牒。宣司案之。乃此婦爲姦人之領袖。所聚甚多。途戮之。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

册府元龜曰。契丹耶律德光。晉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貝、博。及略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章服。及戍城小戰不勝。博州大鉏。青州阻絕。遂大掠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不可勝紀。擒獲軍士。皆炮烙之。○五代史曰。開運二年正月。德光復領國入寇。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

册府元龜曰。契丹耶律德光。晉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貝、博。及略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章服。及戍城小戰不勝。博州大鉏。青州阻絕。遂大掠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不可勝紀。擒獲軍士。皆炮烙之。○五代史曰。開運二年正月。德光復領國入寇。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

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滑州刺史嘉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退。

册府元龜曰。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開運二年。虜長舉衆屯鄗鄴。遇與安審琦、嘉容彥超等禦之。遇初渡滹沱。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寇獲。遇謂彥超曰。知敏齊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寇中。遂與彥超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軍士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益熾。無以支吾。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趣之。虜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者。眞猛將也。

三月戊戌。師拔鄗州。殺其刺史沈斌。

册府元龜曰。晉沈斌、少帝開運中爲鄗州刺史。契丹入寇。自鎮州回。以扈兵驅牛羊過其城下。斌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劃其門。遂之。州遂陷賊。

五代史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資治通鑑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

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詔諸道兵於溫榆河。己卯。圍恆州。下其九縣。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契丹復大衆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道使開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鄆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鄆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恆州。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兒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玉堂閒話曰。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繇帶以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戰之於鉤車。自鄴南游陵都。乞匄於市。日聚千人。至於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開牒。宣司案之。乃此婦爲姦人之領袖。所聚甚多。途戮之。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

册府元龜曰。契丹耶律德光。晉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貝、博。及略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章服。及戍城小戰不勝。博州大鉏。青州阻絕。遂大掠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不可勝紀。擒獲軍士。皆炮烙之。○五代史曰。開運二年正月。德光復領國入寇。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

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

册府元龜曰。契丹耶律德光。晉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貝、博。及略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章服。及戍城小戰不勝。博州大鉏。青州阻絕。遂大掠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不可勝紀。擒獲軍士。皆炮烙之。○五代史曰。開運二年正月。德光復領國入寇。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

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滑州刺史嘉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退。

册府元龜曰。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開運二年。虜長舉衆屯鄗鄴。遇與安審琦、嘉容彥超等禦之。遇初渡滹沱。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寇獲。遇謂彥超曰。知敏齊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寇中。遂與彥超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軍士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益熾。無以支吾。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趣之。虜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者。眞猛將也。

三月戊戌。師拔鄗州。殺其刺史沈斌。

册府元龜曰。晉沈斌、少帝開運中爲鄗州刺史。契丹入寇。自鎮州回。以扈兵驅牛羊過其城下。斌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劃其門。遂之。州遂陷賊。

庚戌、杜重威、李守貞攻泰州。戊子、趙延壽率前鋒薄泰城。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逼、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爲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壬戌、復搏戰十餘里。癸亥、圍晉兵於白團、衞村。晉兵下鹿角爲營。是夕、大風至曙。命鐵鶴軍下馬拔其鹿角。猶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煙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皆舍出戰。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遼軍卻數百步。風益甚。晉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遼軍。舉步卒竝進。遼軍不利。上乘橐駝十餘里。晉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乃歸。晉兵退保定州。

冊府元龜曰、杜重威爲鎮州節度使。廣主連年入寇。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廣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大軍下泰州。滿城、廣主自古北口回軍追躡。王師重威、狠狽而旋。至陽城、爲廣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廣乘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襲子也。遂收軍馳歸常山。○資治通鑑曰、開運二年三月乙巳、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晉長汝剌及北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遣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遂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洪水北出爲白溝者也。）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衞村。（晉高祖實錄作白恒、今從晉少帝實錄。）填壍道。是夕、東北招收指揮使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衆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盜賊蠭起。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館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內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冊府元龜曰、孫方諫爲定州節度。先是州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僊。邊人糧之。以避戎虜之患。中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村民多歸之。徒衆甚盛。人亦異之。尼死。其徒塑肖其貌不墜。四復以衣衿瞻禮。信者有同姓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道。舉族不食。重葷。其慕惟之爲主。

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丙申、先遣候騎報晉兵至。遣精兵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強。南院大王迪烈、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開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節度使梁漢璋率衆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梁漢璋。

冊府元龜曰、梁漢璋爲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軍馬都排陳使。戍游口關。與虜騎五千遇於淳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沒於陣。

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彌亙數萬。斬其將王清。朱逵等墮水死。

資治通鑑曰、開運三年冬十一月、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冀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饒州。引兵會之。威等復趣饒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遁。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彙北面轉運使李殼說威及李

杖北會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冊府元龜曰、開運二年三月辛亥、易州安審約率猿山守把孫方簡、掩殺得賊頭諸里相公一千餘人。獲車一兩。內有諸里妻及奴婢等。甲寅、杜威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涅剌相公及守城兵士一千九百六十四人。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八月朔、日食。

九年。○夏。○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內附。

資治通鑑曰、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嫌名改名方諫也。○考異曰、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漢高祖實錄、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嗣行其術。稍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寨。益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寇盜充斥。方簡行友因率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爭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寨益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累東北招收指揮使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衆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盜賊蠭起。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館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內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冊府元龜曰、孫方諫爲定州節度。先是州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僊。邊人糧之。以避戎虜之患。中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村民多歸之。徒衆甚盛。人亦異之。尼死。其徒塑肖其貌不墜。四復以衣衿瞻禮。信者有同姓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道。舉族不食。重葷。其慕惟之爲主。

冊府元龜曰、梁漢璋爲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軍馬都排陳使。戍游口關。與虜騎五千遇於淳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沒於陣。

資治通鑑曰、開運三年冬十一月、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冀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饒州。引兵會之。威等復趣饒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遁。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彙北面轉運使李殼說威及李

274

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襲將士斫廢營而入表裏合勢廢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敕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潛遣其將蕃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隨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契丹獲晉民皆鯨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弃車驚潰十二月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諸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麾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卒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滄州人也

○册府元龜曰王清爲奉國都虞候爲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清苦戰爲步校之最加檢校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行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且揜歸路清知勢蹙諸於重威曰軍去常山五里守株於此爲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軍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鼓擒其橋虜爲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於國矣彥筠尋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且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俱沒焉

馮案中渡橋之戰五代史亦云宋彥筠退走通鑑以爲浮水而免遼史云陷水死誤也陶岳五代史補云乾祐中宋彥筠爲郢州節度使足證彥筠之仕漢矣

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大內惕隱耶律朔哲里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贏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煙火但獲晉人即臠而縱之諸營聞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帥所部二十萬衆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各領舊職資治通鑑曰甲子契丹遣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預詣契丹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巳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恆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

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挫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

命御史大夫解里、監軍傅住兒、張彥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留騎兵千人守魏自率大軍而南壬申解里等至汴晉帝重貴素服拜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引兵自邢、相而南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擔翻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覓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帝乃命滅火悪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謝太后及婁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貢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姜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五代史曰范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庶連告終中原失馭數窺否極天鍼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霜露之霸度鵬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誉雒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屆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禎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擯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稱嗣子神惑運靈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忽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下虧臣節度鵬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誉雒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屆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禎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擯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稱嗣子神惑運靈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忽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下虧臣節度鵬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誉雒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屆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禎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擯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稱嗣子神惑運靈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忽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下虧臣節度鵬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誉雒

馮案中渡橋之戰五代史亦云宋彥筠退走通鑑以爲浮水而免遼史云陷水死誤也陶岳五代史補云乾祐中宋彥筠爲郢州節度使足證彥筠之仕漢矣

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大內惕隱耶律朔哲里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贏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煙火但獲晉人即臠而縱之諸營聞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帥所部二十萬衆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各領舊職資治通鑑曰甲子契丹遣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預詣契丹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巳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恆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

初重貴絕和好維翰數諫止之不從至是彥澤殺維翰紿言自經死詔敕葬之復其田園地宅仍厚恤其家

五代史曰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耶律德光犯京師道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己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

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衆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初。盧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盧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爲人設簟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楠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嶠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嶠曰。相公嘗國使。維翰獨死。嶠慙不能對。是夜。盧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貨財悉爲盧澤所掠。○玉堂閒話曰。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宮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慟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來此。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己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五代史補曰。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噭其氣再三。每一噭。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噭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通鑑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馮和盧戎主到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盧澤殺之。案是時。盧澤對背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資治通鑑曰。帝使召服盧澤。欲與計事。盧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盧澤微笑不應。宜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盧澤捕而殺之。盧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盧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甚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皆罪人至前。盧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頗盧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甲戌。盧澤還重貴及其母若妻於開封府。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

五代史曰。明日。還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相與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盧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盧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廄鞍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嶠。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盧敵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資治通鑑曰。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盧澤使人取之。太后遣回未與。盧澤怒。譖立載之去。高行周符盧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契丹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盧卿所敗。詰之。盧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煦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啖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傅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壬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盡。此實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迓奉迎。張盧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五代史曰。德光度河。帝欲郊迎。盧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桑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

罪。上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

册府元龜曰。趙上交仕晉爲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襲契丹於澶淵。上交爲人設簟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楠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嶠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嶠曰。相公嘗國使。維翰獨死。嶠慙不能對。是夜。盧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貨財悉爲盧澤所掠。○玉堂閒話曰。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宮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慟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來此。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己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五代史補曰。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噭其氣再三。每一噭。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噭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通鑑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馮和盧戎主到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盧澤殺之。案是時。盧澤對背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資治通鑑曰。帝使召服盧澤。欲與計事。盧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盧澤微笑不應。宜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盧澤捕而殺之。盧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盧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甚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皆罪人至前。盧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頗盧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甲戌。盧澤還重貴及其母若妻於開封府。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

五代史曰。明日。還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相與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盧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盧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廄鞍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嶠。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盧敵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資治通鑑曰。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盧澤使人取之。太后遣回未與。盧澤怒。譖立載之去。高行周符盧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契丹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盧卿所敗。詰之。盧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煦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啖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傅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壬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盡。此實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迓奉迎。張盧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五代史曰。德光度河。帝欲郊迎。盧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桑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

罪。上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

册府元龜曰。趙上交仕晉爲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襲契丹於澶淵。上交爲人設簟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楠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嶠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嶠曰。相公嘗國使。維翰獨死。嶠慙不能對。是夜。盧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貨財悉爲盧澤所掠。○玉堂閒話曰。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宮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慟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來此。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己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五代史補曰。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噭其氣再三。每一噭。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噭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通鑑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馮和盧戎主到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盧澤殺之。案是時。盧澤對背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資治通鑑曰。帝使召服盧澤。欲與計事。盧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盧澤微笑不應。宜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盧澤捕而殺之。盧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盧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甚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皆罪人至前。盧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頗盧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甲戌。盧澤還重貴及其母若妻於開封府。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

五代史曰。明日。還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相與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盧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盧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廄鞍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嶠。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盧敵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資治通鑑曰。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盧澤使人取之。太后遣回未與。盧澤怒。譖立載之去。高行周符盧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契丹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盧卿所敗。詰之。盧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煦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啖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傅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壬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盡。此實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迓奉迎。張盧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五代史曰。德光度河。帝欲郊迎。盧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桑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

戊子。○殺秦繼曼、李盡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勳。以其弟承信爲平盧軍節度使。斐父憫。初楊光遠在青州。求內附。其子承勳不聽。殺其判官邱濤及弟承祚等。自歸於晉。故誅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殺石金吾衞大將軍李盡紳。宦者秦繼曼、李盡紳於東市。復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擊食之。○册府元龜曰。東丹長子兀欲、晉開運末。從磨主耶律德光入汴。磨主遂殺秦繼曼、李盡紳於東市。復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發空。翼日至。假蓋而出。猶梳指以諂盡澤。且請引遂玉埋於磨主將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欲共偸生視息。深爲士大夫所恥。○王明清揮麈前錄曰。韓假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邊如圓鏡狀。光彩絢目。假夫注視久之。金主曰。此石晉少主所獻。中有甚雙鯉在。蓋歎耶律氏者。所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假夫云。此亦石晉少主所獻。中有雙鯉在焉。今發開看。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撒爲橫海節度使。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撒作聿揔。今從晉高祖紀。族人郎五爲鎮寧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贇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俭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安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劉知遠。徙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見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至洛陽。謂臥曰。契丹主皆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愛。契丹遣契丹將遮軋、奚王拽剌、勿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之鄭州。聞繼勳被鎖。大懼。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疑慎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俭。契丹勢稍沮。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見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至洛陽。謂臥曰。契丹主皆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愛。契丹遣契丹將遮軋、奚王拽剌、勿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之鄭州。聞繼勳被鎖。大懼。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疑慎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汝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隨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閒財畜殆盡。契丹主謂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謂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陛下威加四海。誰敢不服。願陛下勿復北還。中國自有法度。不可治也。契丹主悅。

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道延照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册府元龜曰。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發空。翼日至。假蓋而出。猶梳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遂玉埋於磨主將。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欲共偸生視息。深爲士大夫所恥。○王明清揮麈前錄曰。韓假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邊如圓鏡狀。光彩絢目。假夫注視久之。金主曰。此石晉少主所獻。中有甚雙鯉在焉。蓋歎耶律氏者。所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假夫云。此亦石晉少主所獻。中有雙鯉在焉。今發開看。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撒爲橫海節度使。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撒作聿揔。今從晉高祖紀。族人郎五爲鎮寧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俭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安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劉知遠。徙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見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至洛陽。謂臥曰。契丹主皆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愛。契丹遣契丹將遮軋、奚王拽剌、勿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之鄭州。聞繼勳被鎖。大懼。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疑慎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汝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隨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閒財畜殆盡。契丹主謂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謂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陛下威加四海。誰敢不服。願陛下勿復北還。中國自有法度。不可治也。契丹主悅。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

既欲者我。今森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備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詣牙兵。市戰馬。

辛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國號漢。

資治通鑑曰。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徙守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諫諍。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館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進。遣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將佐勸知遠稱晉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遵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人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誠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皆留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甲戌。帝自將東趣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悔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又曰。趙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安洪等如晉州。論以己即帝位。從朗皆因之。大將樂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殺熙。契丹主賜趙熙詔。即以爲保義留後。陣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致犒。還州人皆之。城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淨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晝憩。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滄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又曰。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又曰。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晉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

三月丙戌朔。以前翰爲宣武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曰。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壬辰。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論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皆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陶穀清異錄曰。耶律德光入京師。寒日閒杜鵑聲。問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蓋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世界。一个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種也無。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孫盛江南野史曰。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介言語通於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延冤。仕郡爲從事。後唐清泰主失御。晉太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爲父子。事之爲君臣。晉祖既困。虜兵入洛陽。登梅朮州五城之地。入蕃以舉朝貢。故今臣事於虜主。守戍爲郎將。嗣主曰。契丹爲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謁則呼漢兒。曰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仕罪于虜。今方數歲。亦未嘗睹虜廷之事。或傳徵兵率以筒爲號。每一部落。傳筒一雙。曰何以限多少。曰以皮爲約。曰何謂皮約。曰。槊隘巷。以一皮蒙之。兵騎過而踐焉。以壞爲度。徵多則以略駝。次以羊。以兔爲準。曰。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爲。對曰。晉少主通命背約。既道入蕃。虜主欲與晉繼先君之好。將册君爲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聞之。遂詣唐徐紀傳曰。保大五年。春三月。契丹滅晉。使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辭不赴。遣使聘之。遂詣差官如長安。修奉唐帝諸陵。契丹不許。

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麻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縣。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

資治通鑑曰。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及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藥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

鶚案。遼史。太宗以四月丙辰朔。始發自汴州。通鑑系之三月壬寅。首尾凡差十四日。誤矣。

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晉亡。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鶚案。梁暉降漢。二月事也。契丹命討。三月事也。

五代史曰。德光北歸。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慈死岡。謂其宜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

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拒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儛娥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非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鼾首又顧張礪曰卿亦有力焉夏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馮道李崧和凝李濬徐台符張礪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竿前乙丑濟黎陽渡顧謂侍臣曰歲此行有三失縱兵掠奪衆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遵諸節度還鎮三也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鹵仗將自汴泝河歸北國命冀國鄴虞候檢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兼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晉亡耶律德光禁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屢麻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桑世昌蘭亭考曰定武蘭亭序石刻世傳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訥訪故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盛戰貨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妾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親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摹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應之地中別刻石本示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乃出石散模傳人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之中山易右石刻攜歸長安大覩中諸取其石晉宣和殿中閒不復見矣○俞松蘭亭續考曰右軍敍草爲蹟之冠太宗購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玄齡計得之及考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雪與死守太宗以威脅勢脅而得之二說不同則此敍眞蹟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搨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泊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詔所考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墨殺得所轉折精神至石晉時耶律嶷藏北去蹟是石於殺胡林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耶盛待詔所本也○詩話總龜曰幽薊歸州自石晉敗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京傳舍壁墨鴉甚精旁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

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南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國人於其地設堂塑白狐形并箭在焉名曰白狐堂○晉治通鑑曰乙亥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噀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張舜民使遼錄曰契丹太宗北歸於鄭西慙死岡得疾至欒城殺狐林而崩慙死岡者本魏陳思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慙思岡謂爲慙死殺狐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文惠簡廢庭事實曰契丹富貴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腸胃滌之實以香藥鹽礬五采縫之又以尖筆簡於皮肩滙其香血且盡用金銀爲面具錦綵約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蓋用此法時人目爲帝靶信有之也○張舜民使遼錄曰通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眞定漕園有兩朝行宮藏謹緘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漕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葺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靶之所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殺胡林在欒城縣唐屬趙州後屬眞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殺通典云唐天后時發突厥墓胡死於此故以名之○趙與時賓退錄曰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眞蓋唐太宗以眞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禁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屢麻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桑世昌蘭亭考曰定武蘭亭序石刻世傳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訥訪故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盛載貨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妾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親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摹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應之地中別刻石本示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乃出石散模傳人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之中山易右石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諸取其石晉宣和殿中閒不復見矣○俞松蘭亭續考曰右軍敍草爲蹟之冠太宗購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玄齡計得之及考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雪與死守太宗以威脅勢脅而得之二說不同則此敍眞蹟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搨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泊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詔所考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墨殺得所轉折精神至石晉時耶律嶷藏北去蹟是石於殺胡林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耶盛待詔所本也○詩話總龜曰幽薊歸州自石晉敗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京傳舍壁墨鴉甚精旁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

遼史拾遺卷四

本紀第五世宗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

册府元龜曰、永康王兀欲、卽東丹王之長子也、後改名兒、契丹青、尤精音樂。○五代史曰、德光死樊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鎭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鎭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竊謂、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蹙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籃、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疑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能去、兀欲召延壽延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鎭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鎭、兀欲爲人雅儒、亦工畫、能飮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

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會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會長諸將懼死、乃謀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答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朔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浒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巳發、冀定、○又曰、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落壹如故、則罪汝矣、

太后卽帝卽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晉治通鑑曰、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初皆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蟾韜從晉主北遷、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爲排陳使、蟾韜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陷北記曰、兀欲及述律戰於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州、北則宣化館至西樓、○五代史曰、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渴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

秋、○七月、補○閏七月、○八月、

晉治通鑑曰、麻答貪猾殘忍、民聞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被面抉目、斷腕焚灸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縣人肝膾羊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親門者、卽斷其首以來、麻答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泽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親門者、卽斷其首以來、麻答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泽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詣兵於麻答、麻答遣其將楊安及前襄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答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答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尙强、猶豫未發、會楊衮、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爲號、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孤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燔火四起、鼓譟震地、麻答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兵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毅恐事不濟、詣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貨貲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答、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卽郎五也、○册府元龜曰、馮道仕晉爲相、晉末、北虜犯闕、回先留道與李崧、和凝文武官等在常山、閏七月二十九

日、廚中有僞詔追椓、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廚帥解里召道等至帳前所、欲論之、椓偶先至、見其旨懼形於色、解里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椓乃不候道與疑先出、既而相遇帳門外、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廚交鬬、鈹槊相及、是日道若齊至與解里相見、稍踟躇、則悉爲俘矣、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晰、多此類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引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廚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廚中回、常露宿於草中、馬騎連輦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銜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致也、

鵝案、太宗滅晉、自汴歸北、從行者六人、推李澣事遼最久、張礪旋卒、馮道、李崧、和凝留恆州、徐台符隨兀欲至燕逃歸、茲備其始末云、又有趙瑩、竭玉從北遷、亦卒於契丹、而葬歸骨於汴、

天祿二年、○夏四月、

資治通鑑曰、乾祐元年四月、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何遠北渚紀聞曰、晉出帝既遷黃龍府、廢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盤魚盆爲獻、金盤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善治化金藥破、點磁盤試之、若魚盆則一木桊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鬐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浮起、頃之遂成真魚、投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鍛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三年、○夏、○四月、補

周寶析津日記曰、京師仙露寺、明一統志、寰宇通志俱不載、順天新、舊志亦無之、近聚市西居民掘地得石匣、乃遼世宗天祿三年所瘞、中藏舍利無有也、匣如石槨而短小、旁刻僧志愿記、具書布施金錢姓名、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其列大遼皇帝、皇后、東明王夫人、永寧大王、燕王大王、國舅相公、宣徽令主、李可興、洛京留守侍中劉晞、齊國夫人張氏、男三司使道紀、衙院馬九、故太師侍中趙思溫、男延照、司徒李胤、藥師奴、華嚴寺行仙馬知讓、邑頭尼定徽、幼淨、喜漣、舍利六百三十三粒、欽送到舍利一百一十粒、○朱彝尊金貞石志、載釋志愿葬舍利佛牙石匣記略曰、達燮禪師遠涉流沙、登雪嶺、得釋迦舍利佛牙授與先師先師諱清瑜、蜀川人、自會同五載仲秋、齎舍利佛牙到此、於八年季春月冀巳、遣使通事舍人李誉使於遼、乞兵爲援、三月甲戌至於遼、遼主兀欲與帝約爲父子之國、使械剌梅里來報聘、

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於汴、

五代史曰、瑩從出帝北徙廣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昜則、昜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昜從俱而昜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昜從護其喪南歸、

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册、卽遣燕王牒繡、枢密使高動、册爲大漢神武皇帝、

而泣、南望哭手、爲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頓、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廚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望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資治通鑑曰、乾祐二年春二月、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秦之例、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遼州、遼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遣令必焚我骨南向、魏之、庶幾魂魄歸遼於漢、既至遼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遼律王遣騎取晉主淑妃趙氏、福氏而去、遼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又曰、乾祐三年秋八月、晉李太后在遼州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叡手爲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尙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柬鹿等城、

五代史曰、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

鵝案、遼世宗破內丘、歐史漢隱帝紀云、乾祐二年、附錄云、乾祐元年、據遼史天祿四年、應是乾祐三年、通鑑亦係此年、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弒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卽遣使致良馬、

五代會要曰、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衞將軍朱憲往報聘、四月、田敏等回、兀欲亦遣使賀、馬四匹、太祖復命尙書左丞田敏、供奉官將光遂衞命往報聘、四月、田敏等回、兀欲遣少帝於北塞、禁與遇、金鍍銀裹鞍轡并馬四十匹、○冊府元龜曰、晉趙瑩爲中書令、廚陷京城、廚主遷少帝於北塞、禁與遇、玉、李彥紳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僞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於契丹、過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愧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客、寄命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孤恙、鬱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

漢劉崇自立於太原、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帝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是時遼將潘聿嶷稱若命遣晉皇子承鈞、帝令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紹聖帝位、順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許之、二月丁巳、遣使通事舍人李誉使於遼、乞兵爲援、三月甲戌至於遼、遼主兀欲與帝約爲父子之國、使械剌梅里來報聘、

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於汴、

五代史曰、瑩從出帝北徙廣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昜則、昜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昜從俱而昜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昜從護其喪南歸、

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册、卽遣燕王牒繡、枢密使高動、册爲大漢神武皇帝、

五代史曰。契丹永康王兀欲與劉晏約爲父子之國。晏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册贈晏爲大漢神武皇帝。幷稱晏妻爲皇后。兀欲性豪儁。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强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晏自立。即率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驘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王保衡晉陽見聞錄曰。鄭珙既達虜廷。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強者。亦加灌注。縱成疾。無復信之。珙遂堵閉與尸而復命。

秋七月。補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秋七月。翰林學士衞融等詣遼謝册禮。且請兵。

八月。補

册府元龜曰。周廣順元年八月。契丹遣幽州教練使曹機等。護送宰相趙瑩喪柩至北家。先是開運末。虜陷京城。瑩與馮玉、李崧俱遷於北塞。未幾卒。至是方歸喪柩。

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察割反。帝遁。

契丹國志曰。九月。北漢主自圉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會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漏僧等率兵作亂。弒帝。

遼史拾遺卷五

本紀第六穆宗一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更名明。○契丹國志曰。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天祿五年九月。○丁卯。卽皇帝位。○改元應曆。○遣劉承訓告哀於漢。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秋九月。遼遣劉承訓來告哀。帝命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如遼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隨遣使如遼行冊禮。

冬。○十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遣蕭禹厥、粘葵、遼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會兵救之。十二月。周王峻至晉州。遼兵與北漢兵夜遁。○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冬十月甲辰。遼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率兵五萬來會。帝帥兵二萬出陰地關。攻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周遣檢使王萬敢、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十二月乙巳。王峻引兵救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險要。峻旣我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

矣。帝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我軍乏食。契丹兵思歸。聞峻至。燒營宵遁。峻追擊之。至高平。與厥、粘葵三四。厥恥無功。釘大將一人於市。旬日而斬焉。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咒甲萬屬。

陸游南唐書曰。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陛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遵遼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幷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荅霧敦念先朝踐修睦好。既增摧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宮王坰、陳象取間道先回。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公乘鎔等亦以蠟封詣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懇汕。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沿路護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開崇使王廷秀稱詔勞問。象述奏事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慇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謁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奏世獻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論臣曰。使人遠況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隙起此事。道路所聞。亦必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酬自旦至日晡。始能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恢號子、歐陽英恢號子、不知何等語也。

夏四月。

册府元龜曰。廣順二年四月。定州言。契丹羽林都署辛霸卿等二十三人、馬三匹、并車牛來奔。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蕭海真。資治通鑑曰。廣順二年六月。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暴戾。每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戰。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秋九月。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冊府元龜曰。李濟初仕晉爲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盧報北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濟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爲述軋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妻弟曰蕭海真。亦謂之蟬得。舍利。爲幽州節度使。與濟相善。每與濟言及中國。然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諜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邊軍事。每令潛至濟所。密謀還計。濟亦致書於定帥致謝。定帥表其事。太祖哀濟竭誠事主。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兼令濟兄太子賓客溥密通家問。濟得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回。致謝曰。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遣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事曰。昨擬差中門使趙珣傳語臣云。昨擬差人祇有兄溥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卻回。至五月四日。海真差中門使趙珣傳語臣云。昨擬差人

勦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彙取得燕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瑰懷內遺失。交下疑怕。不知所爲。臣既認實。心遂喚趙瑰、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時開於海異。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覽於私宅相問。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覽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瑰將銀十兩。令與重覽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回。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隊。皆據目前所得。至於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爲致陳部款。伏乞妙延良畧。周訪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諮書。言契丹通律事云。今皇騎驕。唯好擊鞠。耽於內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勢。不同已前。親密貴臣。尙懷異志。卽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爲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辭得來。計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助河東也。

秋。〇九月。

賫治通鑑曰。九月。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楗度胡盧河入寇。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契丹閉之。遂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〇册府元龜曰。十月辛卯。契丹釣臺鎭將王遵、鎭都將盧曉文、招收軍使王瑰等八人來奔。

十一月。〇十二月。

册府元龜曰。十一月。契丹界岡南都船務使王希、乾寧軍使孫章而下二十四人來奔。〇又曰。十二月。契丹殿頭王進、部武羽林軍校及通事舍人胡延等六人來奔。

三年春。〇正月。前

册府元龜曰。晉順三年春正月。定州言契丹兵三千攻圍義豐軍。遣定州都指揮使楊宏裕選兵二百。夜衝寨。殺溉酋綰相以下六十人。得馬八匹。契丹遁去。〇又曰。正月。契丹王子元祿二人、羽林軍使王遇、軍將張超等十九人來奔。

二月。〇三月。

册府元龜曰。二月。鎭州言部送契丹來奔銀院使張知訓等七人。三月。契丹羽林軍士十五人來奔。〇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六年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貢遼。因附書於我。遼主詔達其貢。

夏四月。〇五月。〇六月。

册府元龜曰。夏四月。契丹乾寧軍使張韜等三十八人、羽林軍將王興等十五人來奔。五月。深州送契丹來奔麴院官李緒等十七人。指揮使李重筠等十人。爲儀鄙四十人至京師。六月。契丹瀛州戎軍陶洞文等十二人、及巡檢指揮使葛知友、雲州牙將崔崇等十九人、招收軍使李盞暉二十一人來奔。是月。定州送奚契丹來奔繼院使邢福順等十三人、幷順州刺史戴原等至闕。

秋七月。〇八月。〇九月。

册府元龜曰。七月。契丹羽林軍士楊士澤等十三人、殿直楊安得等二十五人來奔。是月。滄州李暐送契丹降人盧璧軍使張藏英等二百二十二人、馬二十三匹。八月。定州部送契丹來奔。十九人至京師。九月。雲州吐渾指揮使薛富達等五十一人、馬駝四十二、幷涿州軍使馬延嗣等來奔。〇五代史曰。出帝之北。馮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四年春。〇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邴樂敕祿援之。

賫治通鑑曰。周顯德元年。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議成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武安節度使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遂之。伏發。殺令均。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御之。某臣皆曰。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帝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三月乙亥朔。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鎭出北漢軍後。以鎭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贇、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壬辰。帝過澤州。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乘顏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且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勦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猶頷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西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衙將秦毅等結相以下六十人。得馬八匹。契丹遁去。〇又曰。正月。契丹王子元祿二人、羽林軍使王遇、軍將張超等十九人來奔。

北漢主云。時可戰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樞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與張永德各將三千人進戰。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艾延津、馬仁瑀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强。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揚言契丹大至。劉詞迺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尙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

闢。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弃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丁酉北漢主自高平被擒。誠筮乘契丹所贈黃驃。仰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輒棄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五代史曰。晏歸爲黃驃治靴。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王保衡故崇舊臣。言當足信。崇應以應歷四年冬十一月祖。

又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漢。遣南院大王撻烈助敵攻麟。討之。丁酉。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七年三月壬寅。周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將步騎二萬。發潞州入寇。又命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又以劉詞爲臨忻都部署。白重贇副之。夏四月庚午。周主發潞州。趣太原。癸酉。忻州監軍李勍叛。殺我刺史趙皋及遼通事楊衙姑。舉城降周。周以勍爲忻州刺史。五月乙亥。遼遣南院大王撻烈來援。丙子。周主至太原。旗幟環城四十里。是日。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舉城降周。先是楊袞疑處謙有二心。使騎兵守城門。處謙殺之。閉門拒袞。袞奔歸。遼主以其無功。囚之。處謙遂叛。丁丑。周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爲節度使。契丹屯數千騎於忻、代間。爲我援兵。庚辰。周主遣符彥卿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酉。撻烈敗彥卿於忻口。周代州將桑珪等誅鄭處謙。遂殺之。周將史彥超與契丹戰。死。周主初來攻晉陽。彥卿、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而晉陽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即百計攻之不能克。彥卿既數爲契丹所挫。至是復以身殉。周主於是徵懷、孟、滑、陝丁夫數萬。亟攻晉陽。會久雨。士卒皆罷病。乃議引還。

秋七月。

馬令南唐書曰。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臣來聘。并元中。宋齊丘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誘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珠寶以報聘。虜意皆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譏更衣。盜斫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陸游南唐書曰。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路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滁州。於是契丹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遼律遣其臣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扈入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

鶚案。南唐書紀此事爲保大十二年。在遼爲應歷四年。契丹國志作應歷九年。未知孰是。遼史應歷五年、七年。南唐三遣使來貢。遼未與絕也。

五年。○參○十一月乙未朔。漢主崇殂。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封册之。

契丹國志曰。多十一月。北漢主崇殂。承鈞告哀於遼。遼賜詔謂之兒皇帝。○晉陽見聞錄曰。甲寅年春。漢主晏駕。內斌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中人開門請降。○王偁東都事略曰。姚內斌。盧龍人也。少仕契丹。周顯德末。世宗北征。我太祖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

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册府元龜曰。後漢劉崇、周廣順元年以河東節度使僭號於太原。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崇卒。子鈞襲僞位。

鶚案。吳氏十國春秋、紀年通譜、遼史、周世宗實錄、薛居正五代史、俱云。崇死於乙卯年。惟

汝州刺史。○契丹國志曰。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遼漢。何失之有。○五代史補曰。周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治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迎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還是實。甚喜。以爲大勛必集。因登高阜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岡。世宗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闕而晏駕。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州爲柴。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鶚案。周世宗旋師大梁。崩於滋德殿。陶岳所云。亦俗說耳。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曰。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避字圖曰。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錢達道鄚州志曰。益津關。本唐幽州永清縣地。後石晉陷於契丹。周復以其地置霸州。草橋關。在涿城東一里。宋遼分界處。楊廷朗建淤口關。在城東五十里。五代周於此立寨。○通鑑注曰。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王欽臣雜錄曰。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眞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破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宋景文筆錄曰。周世宗毀銅佛像爲錢。曰。佛教以爲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尙無所惜。事復以銅像爲愛乎。鎭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劈自腦鑿破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腦間。咸謂報應。出談苑。

十年。○夏五月。○壬子。漢以潞州歸附來告。

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遣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已而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宇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閻縣使李廷玉送於我。乞兵爲援。帝欲謀於遼。繼沖逆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帝卽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至於太平驛。封筠西平王。筠見帝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必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帝與周世讎。不悅其說。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乃留長子守節居潞。而自引衆南向。帝聞贊與筠異。遣平章事衛融和解之。是月。遣河陽節度使范守圖將兵援筠。五月癸卯。宋將石守信敗李筠於長平。壬子。以潞州歸附。遣使告遼。丁巳。宋帝親征筠。丁卯。宋石守信、高懷德大破筠兵。盧贊死焉。筠走保澤州。宋帝攻潞州。丁亥。李守節以潞州降宋。

十三年。○秋。○九月。

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七年九月。以契丹兵來擊。契丹兵遂引歸。

○十二月。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賂。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劉昊劉崇世

親。於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其略云。爾先人窮來歸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待以骨肉。洎余繼統。益修前好。爾父卽世。我用命爾卽位樞前。丹青之約。我無所負。爾父據有汾國七年。止稱乾祐。爾不遵先志。輒隳改更。李筠包藏禍心。舍大就小。無所顧慮。姑爲覬覦。軒然舉兵。曾不我告。段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誣害。誅及其妻子。婦言是聽。非爾而誰。我務敎大義。曲容瑕垢。父子之道。所不忍渝。爾宜率德改行。毋自貽伊戚也。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重幣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地狹蓬薄。又蕞艦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壻子。守光死。削髮爲浮屠。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密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歸。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斤。因卽其冶建寶興軍。○清異錄曰。僧繼顒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名爲握君。○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七年十二月。帝遣從子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遣。

本紀第七穆宗二

十四年。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石晉陷蕃記一卷。皇朝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虜表。知其事爲詳。記少主初遜於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案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

鶚案。晉出帝卒於契丹之歲。遼史不載。唯見此書。

二月壬子。詔西南面招討使捷烈進兵援漢。

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二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來降。并入引虜衆步騎六萬復來援。繼勳與彰德軍節度使羅彥瓌、洺州防禦使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步騎萬餘赴之。未至萬人擊其衆於遼州城下。敗之。虜又寇平晉軍。上遣郭進與內客省使曹彬等。領步騎萬餘赴之。未至而遁。

十五年春。○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契丹國志曰。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補

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三年冬。契丹來寇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數。俟契丹放還易州之民。然後縱之。

十六年春正月。○六月。

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四年正月。契丹又寇易州。監軍任德義擊走之。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與其子來降。上以延超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六月。僞橫海軍節度使桑與來降。

十七年春。○三月補。○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五星聚奎夏六月朔日食。
十八年○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來告遣使弔祭。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初北漢世祖女爲晉謚聖營卒薛劍妻生子繼恩漢高祖與禁衛以世祖故釋劍軍籍館於門下劍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劍竊得見意快快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劍卽自戕其妻恠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俱冒姓劉氏繼恩事孝和帝盡恭昏定晨省禮無違者及爲太原尹選輭不治孝和帝憂之謂宰相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柰何無爲不對孝和帝殂繼恩遣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卽位繼恩怨郭無爲初與其父言不助己且惡其專政欲逐之而未果繼恩服縗裳親事殯處苫居勤政開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解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宗子飲罷閉中供奉官侯霸棨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戶繼恩驚起繞書堂屏風環走霸棨以刃擿其胸殺之無爲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棨幷其黨迎立太原尹繼元繼恩立才六十餘日或謂無爲實使霸棨作亂而誅霸棨以滅口故人無知者。
十九年春○三月甲寅漢劉繼元嗣立遣使乞封冊辛酉遣韓知範冊爲皇帝。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天會十三年春二月宋帝將發自汴先遣李繼勳、超贊、郭進、司超等帥兵赴晉陽三月宋帝至於太原及城下李繼勳已先敗我兵宋帝命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超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帝命劉繼業等乘晦突圍犯東西砦戰敗遁歸宋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幷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寨之得無害甲寅遣使乞封冊於遼且趣援師夏四月契丹兵分道入援宋何繼筠逆戰於陽曲北韓重贇逆戰於定州契丹兵大敗閏五月遼主遣韓知瑤冊立帝爲大漢皇帝知瑤習兵事居圍城中晝夜怔察壺心固守宋燒將石漢卿等多戰死我兵亦屢敗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暑雨軍士多疾遂引兵還帝命決城下水注之纔脛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韓知瑤數曰宋師之引水灌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浚面後洞則幷人無噍類矣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驅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
五代史曰逃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楊衙吉遂小史曰穆宗嗜酒好殺不恤政事。
京師盜百尺牢以處罪囚○契丹國志曰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强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曾陽之北漢江南之李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故昏兵弱不能應之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潘時逃律太后欲爲納妃帝辭以疾卽位後嬪御滿前並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皆閹人性好遊獵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澄之帝不以屑意上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羣四時遊獵不離此山遂至末年殘忍猜忌左右小有過愆至於親手刃之數年之間重足屏息人人戚禍會酲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拿腊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弒帝於黑山下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遼史拾遺卷六

本紀第八景宗一

景宗孝威康靖皇帝諱賢寧小字明扆。
契丹國志曰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火神淀弒逆之時逃亂之害世宗幷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廚尚食劉解里以匿東之藏於秫薪中由是得免及卽位嬰風疾多不視朝。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天會十三年五月遼遣李匡弼、劉繼文、李元素來賀改元保寧○夏○五月○壬寅遼遣李匡弼、劉繼文、李元素來賀。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天會十三年五月遼遣李匡弼、李元素等如遼賀天清節案遼史有劉繼文尚留契丹至十四年放同今不從。
秋補
太平治迹統類曰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契丹南道率衆來援一道攻石嶺關爲何繼筠所破一道攻定州爲韓重贇擊敗之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上以周瓊爲涿州刺史於是豐州刺史王仲安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一十六族酋款上以其大酋領維媒四人爲懷化將軍維修八人爲懷化郎將。
餘八十五人爲歸德司戈。
二年春正月。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契丹錄我使臣十六人時韓知瑤歸國言我進事多梗而無輔臣政事令趙高勤亦言晉陽爲父子國盡拘其使無謂也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補

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曰開寶三年冬十一月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田欽祚領兵禦之戰滿城唐騎小卻乘勝至遂城陷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西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鑒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

六年春〇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祿加侍中與宋議和

孫逢吉職官分紀曰契丹於開寶七年涿州刺史耶律琮以瞥遣雄州孫全興願講好於朝廷八年遣款附使克沙骨愼思奉書來聘自是乃通使矣〇太平治迹統類曰開寶七年耶律琮以瞥遣知雄州孫全興曰琮受君命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南北兩地古今所同曷嘗不世載歡盟時通贊幣往者皆氏後主政出多門慈彼强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於是罹災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爲與國不亦休哉琮以甚徵敢干斯義遠希通唔洞垂鑒詳太祖命全興以瞥答焉

七年春〇三月〇閏三月補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廣運二年春三月遼與宋求成遣使來告命我通好於宋無妄興師〇太平治迹統類曰開寶八年閏三月契丹遣款附使克沙骨謹思奉書來聘稱契丹國上命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太祖召見賜以襲衣金帶銷金烏羅帽烏皮鞾器幣三百銀勒鞍馬并僕從衣服器幣有差宴於內殿仍召至便殿觀諸班騎射命其一使者與衛士馳射毛毬戟柳枝及歸國召見賜器幣衣服〇潘自牧記纂淵海曰開寶七年契丹願講好使命始通我朝遣郝崇信呂端爲使此報聘也復遣宋準邢文度爲契丹國信使

夏〇六月補〇秋七月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廣運二年夏六月遼主册帝爲大漢英武皇帝賜御衣玉帶鞍馬等物〇契丹國志曰夏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星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〇秋七月朔日食

本紀第九景宗二

九年〇夏四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遼遣坦腹少卿耶律敵等往宋助葬宋太宗留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副之時宋朝將用兵伐北漢北漢實倚遼爲援仲甫還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既至帝問曰聞中國有蒸進者眞驍騎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麾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乘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十年

查慎行人海記曰歸義寺瓶於遼內有石幢記作駢語末書會同九祀又記云大遼保寧口年都亭口侯太原王公爲皇妣自會同九年捨貲就奉福寺文殊殿前又建法幢於灤村之墳京東之墓云云建幢女弟子張氏長男攝祁州司馬口次男留守押衙前都亭驛使口次男攝嵐州長史恕長女成郎婦次女李郎婦次女陳郎婦末嫁女吉年孫男三牛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敏御史大夫上柱國鄉承嗣表弟閤門使崇祿大夫檢校口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郭涉次表弟將仕郎前守昌平縣主簿郭口編字者尹奉威也

乾亨元年春〇三月〇丁酉耶律沙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箚等皆死之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廣運六年三月丁酉耶律沙等與宋將郭進遇於白馬嶺時契丹兵阻大澗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抹只等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爲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箚等五將俱沒士卒死傷甚衆會南院大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

夏〇五月己卯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

王應麟玉海曰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庚寅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等進師二月二日詔親征甲子上親征二十九日次德清軍三月庚辰朔次眞定四月壬戌克寧嵐乙丑克隆州己巳克嵐州繼元外援不至饟道絕王師四合庚午上次太原駐蹕汾水東二十三日幸城四面樓行營壘圍視攻具壬申夜漏未盡幸城西督諸軍發機石攻城二十七日命馬仁瑀、曹彬、米信等分道攻城帝自東偏樓指授方略繼元五月壬午幸城南上曰翌日晡午當食於城中癸未諸將急攻城欲壞帝恐屠城壘兵少退是夜繼元納款甲申幸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受降〇綱目資治通鑑長編曰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壬午上幸太原城南詔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途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氣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嗟衆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臥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論之北漢主乃降夜漏上十刻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上喜即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於城臺受其降〇十國春秋北漢劉繼文傳曰繼文世祖嫡孫也爲人魁梧有氣局沈敏寡言歷官侍衛親軍使天會時契丹來問罪輒拘繫行人數輩蓉宗乃命繼文往賀因諸命亦被留不發未幾遼主怒解盡歸使者十六人厚禮以遣而繼文與焉時英武帝嗣位三年也遼主仍移書令以繼文同平章事繼文歸乘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已而出爲代州刺史國亡復奔契丹封彭城郡王終於其國〇九朝編年備要曰自劉崇僭號歷四主凡二十九年至是平〇東都事略曰繼元之未敗也太宗先命郭進斷契丹之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元猶以蠟彈帛書求救於契丹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太宗

宥其罪。授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

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於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

玉海曰。既下幷州。上欲乘勝取范陽。殿前都虞候崔翰曰。乘破竹之勢。時不可失。六月甲寅。發京東、河北軍儲。趍北面行營。庚申。上北征。丁卯。上躬率兵攻東易州。僞刺史劉宇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涿州降。以萬人戍守。庚午。駐蹕幽州城南。虜不敢居城中。有萬餘衆屯城北。上率兵乘之。斬千餘級。餘遁。壬申。命諸將攻城。旬有五日。以士卒疲且食盡。七月甲申。班師。○九朝編年備要曰。太平興國四年。詔征契丹。六月。發鎮州、易州、涿州來降。上至幽州。○東都事略曰。曾翰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虜救將至。不可進攻之象。其班師乎。已而果然。○王鞏聞見近錄曰。太宗皇帝自幷州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遁。有赦例郎君于越者。請得五千騎以當王師。不戚。退處未晚。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遮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肯歸定州。王師多沒。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宋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遼救兵至。遂退師。先是宋師自幷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弃幽、薊。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爲舍利郎君。北朝親近、撫城事者呼爲之。諸兵十萬救幽州。道三萬。從他道自宋軍南塘卷而北。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爲宋師所遏。進退無計。反爲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王銍默記曰。神宗與滕元發語及北邊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掠。從人宮嬪。盡陷沒。上中兩箇。藏藏必發。其乘天下。竟以箇創發云。

九月己卯。燕王韓匡嗣爲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爲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蕭繼先、侍中分道以進。

九朝編年備要曰。九月。契丹寇鎮州。趙延進等敗之。初上以陳陶賜諸將。俾分爲八陣。至是虜騎突至。延進亟乘高望之。東西亙野。不見其尾。崔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今虜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若合而擊之。可以決勝。李繼隆亦曰。兵貴通變。安可預料。於是分爲二陣。前後相副。大破之。捷書聞。手詔嘉奬。

四年。

宣府鎮志曰。乾亨四年。契丹以山後諸州給兵。民力凋敝。田穀多蹦於兵。乃詔復今年租。又敕諸州有逃戶莊田。許蕃漢人承佃。供給租稅。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還一分。許認者罪之。

遼史拾遺卷七

本紀第十聖宗一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

統和元年辛亥正月。

契丹國志曰。帝即位。復號大契丹。

二月戊子朔。

契丹國志曰。二月朔。日食。

本紀第十一聖宗二

四年。○二月。○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初李繼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獨繼遷不奉內徙。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僞稱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實棺中。與其黨數十人。舁入蕃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葬與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奉表詣麟州貢馬及橐駝等。敕書招諭之。繼遷不出。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地斤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

九月庚子。幸雲州。甲辰。獵於薛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

契丹國志曰。帝性仁慕。雅好音律。喜醫術。伶倫、鍼灸之雜。授以節鉞使相者三十餘人。自幼得疾。沈痾連年。四時遊獵。間循故典。體嬾不能跨馬。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親朝者有之。耽於酒色。暮年不少休。蕭燕燕皇后嘗令典之女。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衆其議。皇后裁決。報知於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烽火軍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覩。基業衰焉。

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邀僅以身免。

三月。○庚辰。寶州刺史趙彥章以城叛附於宋。

於宋。辛巳。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贄以薊州叛附

紹興治通鑑長編曰。雍熙三年三月。瀛莫出雄門。自西陘入。與虜戰。勝之。逐北至寶州。庚辰。刺史趙彥章舉寶州降。詔以彥章爲本州團練使。曹彬進壁於涿州東。復與虜戰。李繼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督戰愈急。虜遂敗。乘勝攻其北門。克之。辛巳。取涿州。潘美進圍薊州。其知州節度副使趙希贄舉城降。詔以希贄爲本州觀察使。

癸未。遼軍與宋田重進戰於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貴、馬軍指揮使何萬通陷焉。

紹興治通鑑長編曰。田重進至飛狐。北虜西南面招討使大鵬翼等帥衆來拔。行營西上閤門使袁繼忠謂重進曰。虜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靳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虜恃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陳歷東偏。數交鋒。勝負未決。日將夕。命荊嗣出西偏。海山崖。以短兵接戰。虜投崖而下。手斬首數百級。虜勢挫衄。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虜退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爲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虜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卻之。虜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才五百人。虜衆二萬餘。力不敵矣。重進憂之。間嗣計將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冶。有兵二千。願開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延美曰。虜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隊樹旗。別遣三二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所部五百人疾驅往擊。彼見旗幟。謂友軍至。虜還。方戰。一日五七合。虜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大軍繼至。虜雖衆。可破也。延美許焉。癸未。嗣還。方戰。一日五七合。虜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虜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頵、副將何萬通。并獎丹、勃海千餘人。○太平治迹統類曰。雍熙三年三月丁亥。潘美輩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即授正本州觀察使。雄爲鴻臚少卿。同知應州、雄、幽州人也。田重進圍飛狐。會大鵬翼至城下。論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州防禦使呂行德。徇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爲飛狐軍。以行德爲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爲右屯衛將軍。恒州刺史知進爲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蔚丘。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程超舉城降。以超爲右監門衛將軍。夏四月辛丑。潘美克寰州。斬首千級。田重進破虜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壬寅。來信。彼虜於新城。斬首三百級。乙巳。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趙彥欽等殺虜酋蕭啜里及其守卒千人。執監城使同州節度使耿紹忠舉城降。初。王師入虜境。所向皆下。啜里、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盡率其豪傑歸虜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爲虜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爲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在西樓南數百里。方從虜主至遙輦河。聞王師至。遣爲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荊嗣率猛士數十人縋而入。得實。乃納其款。

五月庚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於岐溝關。大敗之。

九朝編年備要曰。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又五月。師但先趨雲中。卿等以十萬之衆。聲言取幽州。持重緩行。毋貪小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粟乎。亟遣使止之。彬所部聞。美及重進累捷。恥不能有所攻取。乃再趨涿州。復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虜追及之。我師大敗。

秋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遣侍御涅里底斡勤哥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

九朝編年備要曰。太平興國四年。劉繼元降。北漢平。上遣中使召劉繼業。繼業初爲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撫慰之甚厚。復姓楊氏。名業。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尋命業知代州。業在邊。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即引去。○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八月。初徙寨、朔、寰、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等以所部兵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沃寧、南北皮室及五部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寇鋒銳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俱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虜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以業避敵。業當先死於虜。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彊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虜敗走。侁欲分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夾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獨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虜所禽。不食三日死。其子延玉與潘州刺史王貴俱死焉。

十二月。○甲辰。詔南大王與休哥合勢進討。○上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李敏源戰于莫州。敗之。乙巳。捷宋將賀令圖、楊重進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十二月。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虜圍廷讓數重。廷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合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廷讓被圍。繼隆退屯樂壽。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桑贊以所部兵力戰。自辰至申。而虜援兵復至。贊引衆先遁。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廷讓得壑下他馬乘之。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

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練使高陽圖部署楊重進俱陷於虜。令圖性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于越素知令圖。嘗使諜紿之曰。我猶罪於契丹。且夕願歸朝。無路自投。幸君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爲終獲大功。私遣于越重錦十兩。至是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爲所紿。意其來降。卽引騎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被胡牀臨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退先是西北界女眞報契丹謀舉兵來侵。朝議謂其紿我。不以爲備。至是復報兵至。始知事急。分遣諸道軍馬齊整。以侍中朴良柔爲上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爲中軍使。門下侍郎崔亮爲下軍使。軍於北界。以禦契丹。閏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寇遼寧。將兵攻逢山郡。猶我先鋒軍使紿事中井底顏等。由城西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幷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之。

本紀第十二聖宗三

五年春正月。

九朝編年備要曰。雍熙四年春正月。契丹入寇。陷深、祁、德、易等州。○太平治迹統類曰。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遊奕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鬬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爲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陳。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虜勢滋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虜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村墅子女。縱火大掠。攜金帛而去。

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

孫承澤北平古今紀曰。遼有二長春宮。一在南京。一在長春洲。若統和五年三月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十二年三月。如長春宮。觀牡丹。十七年正月朔。如長春宮。則非南京之長春宮也。

七年○秋七月○癸巳。遣兵南征。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聲出東井。凡三十日。契丹攻威虜軍。爲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間。殺契丹相皮室。其大將于越被傷遁走。俘獲甚衆。自是契丹不復大入。契丹之人。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回避黑面大王。○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端拱二年秋七月。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欲親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謹逻輜重。凡數千乘。虜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逆。崇儀使北面緣邊都巡檢尹繼倫舉偏步騎千餘人。被行塞上。正當虜所入道。虜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因令軍中株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發。蹑虜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河之閒。天未明。虜去大軍四五里。繼倫列陣於城北以待之。虜方會食。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虜將一人。號皮室。皮室者、虜相也。于越貪宋覓。棄七萬餘。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虜望見大軍。遂崩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繼隆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虜戰曹河之斜村。梟其帥太盈相公等三十餘級。虜自是不敢大入。寇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九月。補

契丹國志曰。九月。鎮星炎惑入南斗。

本紀第十三聖宗四

八年。

王溥初恆岳志曰。宋太宗淳化元年。北虜欲入寇。使詣北岳廟卜。神不許。虜使怒。縱火焚廟而去。遂不入寇。

九年○冬。○十二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女眞以契丹兵隔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十年。○冬。○十二月。○以東京留守蕭恆德等伐高麗。

東國通鑑曰。高麗成宗文懿王十二年冬十月。契丹遣蕭遜寧將兵侵我西鄙。王遣徐熙請和。遜寧兵退。先是西北界女眞報契丹謀舉兵來侵。朝議謂其紿我。不以爲備。至是復報兵至。始知事急。分遣諸道軍馬齊整。以侍中朴良柔爲上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爲中軍使。門下侍郎崔亮爲下軍使。軍於北界。以禦契丹。閏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攻逢山郡。猶我先鋒軍使紿事中井底顏等。由城西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幷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之。

十一年春正月。○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東國通鑑曰。熙引兵欲救逢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用征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撫諭。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王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以禦契丹。閏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攻逢山郡。猶我先鋒軍使紿事中井底顏等。蒙戩還。王會羣臣議之。久無回報。遜寧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王遣通和使閤門舍人張瑩往丹營。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徐熙請往。本王不得進。乃還。

十一年春正月。○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東國通鑑曰。熙引兵欲救逢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用征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撫諭。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王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以禦契丹。閏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攻逢山郡。猶我先鋒軍使紿事中井底顏等。蒙戩還。王會羣臣議之。久無回報。遜寧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王遣通和使閤門舍人張瑩往丹營。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徐熙請往。本王不得進。乃還。

十一年春正月。○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東國通鑑曰。熙引兵欲救逢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用征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撫諭。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王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以禦契丹。閏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攻逢山郡。猶我先鋒軍使紿事中井底顏等。蒙戩還。王會羣臣議之。久無回報。遜寧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王遣通和使閤門舍人張瑩往丹營。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徐熙請往。本王不得進。乃還。

十一年春正月。○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東國通鑑曰。熙引兵欲救逢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用征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撫諭。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王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以禦契丹。閏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攻逢山郡。猶我先鋒軍使紿事中井底顏等。蒙戩還。王會羣臣議之。久無回報。遜寧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王遣通和使閤門舍人張瑩往丹營。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徐熙請往。本王不得進。乃還。

徐熙獨力陳不可。欲與一戰。卽寇準親征之策也。及使契丹抗禮不屈。强辭慰服。終講和親。其奉使得體。又豈下於富弼乎。○始行契丹年號。

三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朔。日食。

十二年春。○三月丁巳。高麗遣使請所俘人畜。詔賜還。○丙寅。遣使撫諭高麗。

東國通鑑曰。高麗成宗文懿王十三年春二月。遣參政曹元。近來宣命。但以彼國信好早通。境土相接。雖以小事大。固有規儀。而原始要終。須存悠久。若不設於預備。庶中阻於使人。遂與彼國商議。使於要衝路陷。創築城池者。尊準宣命。自便斟酌。擬於鴨江西創築五城。取三月初。擬到築城處下手修築。伏請大王預先指揮。從安北府至鴨江東。計二百八十里。路行穩便田地。酌量地里遠近。幷令築城。發遣役夫。同時下手。其合築城數。早與回報。所貴交通車馬。長開貢覲之途。永奉朝廷。自協安康之計。始行契丹年號。三月。遣侍中朴良柔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還俘口。六月。遣元郁如宋。乞師以報契丹。宋以北鄙甫寧。不宜輕動。優禮遣還。自是與宋絕。契丹遣崇祿卿道逃管、御史大夫李浣等齎詔來撫諭。○高麗史曰。成宗十三年。始行契丹統和年號。契丹遣崇祿卿道逃管、御史大夫李浣等齎詔來撫諭。高麗史曰。成宗十五年春三月。契丹遣翰林學士張幹、忠正軍節度使遠弼等來册王曰。漢重呼韓。位列侯王之上。周尊熊繹。世開土宇之封。朕法古爲君。推恩及遠。惟東海之外域。瓜北極以來王。歲月屢遷。梯航靡倦。宜舉冥封之禮。用旌內附之誠。爰采彝章。敬敷寵數。咨爾高麗國王王治地區。疆壓蕃隅。繼先人之茂勳。理君子之衛國。文而有禮。智以識機。攝全事大之儀。盡協酌中之體。鴨江兩限。曾無恃險之心。鳳展北瞻。克備以時之貢。言念忠敬。宜示封崇。升一品之貴階。正獨坐之榮秩。仍疏王爵。益裂國恩。册爾爲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高麗國王。於戲。海岱之表。汝惟獨夫。辰、卞之區。汝惟全有。守茲富貴。戒彼滿盈。無庸小人之謀。勿替大君之命。敬哉乃事。用合朝經。俾爾國人同膺福域。永揚休命。可不美哉。幹等至西郊。築館傳册。王備禮受册。大赦。遣韓遂卿如契丹納幣。

夏四月。○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太平御覽引後唐書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墐土爲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册府元龜曰。後唐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物力雄富。志氣驕縱。師道士王若訥。修長生之法。乃於州西大安山營造。壯觀極其雕麗。聚美婦人爲黃帝房中之法。又虛四鄰侵寇。幽州城陷。且曰。吾居此山。四面絕壁。以百士守門。萬夫不能進。乃圖無窮之計。號令九州。禁使銅錢。自以膠和墐土爲泥錢。令九州行使。其銅錢、鐵法賦斂。鑿大安山爲石穴以藏之。其數百萬。每藏畢。卽殺匠石以滅口。自仁恭父子敗後。往往有上言者知錢處所。竟無所得。○又曰。長興元年。敕旨。劉仁恭頃爲燕帥。不守蕃維。輒造泥錢。號爲山扉。殊非濟物。一向害人。醜狀尙除。惡名猶在。

鶴案。大安山藏錢。唐書太平御覽俱作劉仁恭事。遼史作守光。誤。

十五年。○冬十一月。○高麗王治薨。姪誦還王同穎來告。

東國通鑑曰。成宗文懿王十六年冬十月戊午。王挾大漸。召姪開寧君誦傳位。誦卽位。十一月。遣閤門使王同穎如契丹告嗣位。十二月。契丹遣千牛衛大將軍耶律迪烈來賀千秋節。王迎命。告於成宗梓宮前。

本紀第十四聖宗五

十六年春。○二月。

契丹國志曰。春二月。幸出營室北。

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穆宗宣讓王元年夏四月。契丹以前王薨逝。敕還納幣之物。

五月。

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高麗史曰。成宗十五年春三月。契丹遣翰林學士張幹、忠正軍節度使遠弼等來册王曰。漢重呼韓。位列侯王之上。周尊熊繹。世開土宇之封。朕法古爲君。推恩及遠。惟東海之外域。瓜北極以來王。歲月屢遷。梯航靡倦。宜舉冥封之禮。用旌內附之誠。爰采彝章。敬敷寵數。咨爾高麗國王王治地區。疆壓蕃隅。繼先人之茂勳。理君子之衛國。文而有禮。智以識機。攝全事大之儀。盡協酌中之體。鴨江兩限。曾無恃險之心。鳳展北瞻。克備以時之貢。言念忠敬。宜示封崇。升一品之貴階。正獨坐之榮秩。仍疏王爵。益裂國恩。册爾爲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高麗國王。於戲。海岱之表。汝惟獨夫。辰、卞之區。汝惟全有。守茲富貴。戒彼滿盈。無庸小人之謀。勿替大君之命。敬哉乃事。用合朝經。俾爾國人同膺福域。永揚休命。可不美哉。幹等至西郊。築館傳册。王備禮受册。大赦。遣韓遂卿如契丹納幣。

夏四月。○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太平御覽引後唐書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墐土爲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册府元龜曰。後唐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物力雄富。志氣驕縱。師道士王若訥。修長生之法。乃於州西大安山營造。壯觀極其雕麗。聚美婦人爲黃帝房中之法。又虛四鄰侵寇。幽州城陷。且曰。吾居此山。四面絕壁。以百士守門。萬夫不能進。乃圖無窮之計。號令九州。禁使銅錢。自以膠和墐土爲泥錢。令九州行使。其銅錢、鐵法賦斂。鑿大安山爲石穴以藏之。其數百萬。每藏畢。卽殺匠石以滅口。自仁恭父子敗後。往往有上言者知錢處所。竟無所得。○又曰。長興元年。敕旨。劉仁恭頃爲燕帥。不守蕃維。輒造泥錢。號爲山扉。殊非濟物。一向害人。醜狀尙除。惡名猶在。

鶴案。大安山藏錢。唐書太平御覽俱作劉仁恭事。遼史作守光。誤。

十五年。○冬十一月。○高麗王治薨。姪誦還王同穎來告。

東國通鑑曰。成宗文懿王十六年冬十月戊午。王挾大漸。召姪開寧君誦傳位。誦卽位。十一月。遣閤門使王同穎如契丹告嗣位。十二月。契丹遣千牛衛大將軍耶律迪烈來賀千秋節。王迎命。告於成宗梓宮前。

本紀第十四聖宗五

十六年春。○二月。

契丹國志曰。春二月。幸出營室北。

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穆宗宣讓王元年夏四月。契丹以前王薨逝。敕還納幣之物。

五月。

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十七年。○秋。○九月。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

曾鞏隆平集曰。咸平二年。契丹入寇。楊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衆心危懼。延昭集城中丁壯。護守傍大寨。命汲水注城外。及旦冰堅滑。城不可近。虜遂解去。○東國通鑑曰。穆宗宣讓王二年冬十月。契丹遣右常侍劉績加册王爲尚書令。

十九年。○冬十月己亥朔。伐○丙寅。次滿城。以泥濘班師。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咸平四年冬十月甲寅。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於長城口。時積雨。虜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殺獲甚衆。○九朝編年備要曰。咸平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張斌敗之於長城口。李繼宣繼又敗之於山谷。初七月以契丹謀入寇。命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殺二萬餘人。餘衆遁去。○太平治迹統類曰。咸平四年十一月。王顯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僞大王統軍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餘皆奔北。號慟滿野。○僧文瑩玉壺清話曰。王顯少爲太宗給侍。亦膽道者相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耳。咸平中。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道士通謁。自稱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髮若剛鬣。謂曰。昨日上帝牒潘魂二萬至本觀。死於公手。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算十年。二竭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數月。契丹引數萬騎。擾於威虜軍境。顯引兵襲擊。大破之。斬二萬級。盡布至闕。召爲樞相。數稔而卒。

二十一年。○夏四月。○耶律奴瓜。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時爲副都部署。與都部署王超逆戰。繼忠當以九朝編年備要曰。咸平六年夏四月。王繼忠戰沒。繼忠時爲副都部署。與都部署王超逆戰。繼忠當以契丹深厚。思欲報效。率麾下殊死戰於望都縣南。遂陷於虜。上以其實戰死。贈繼忠官。錄用其子。

冬。○十一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有星孛於井、鬼。

二十二年。○秋。○閏月己未朔伐。○丙寅。遂師與宋兵戰於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於遂城。敗之。庚午。軍於望都。

契丹國志曰。秋閏月。帝圍母蕭太后大舉攻遼。遣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前鋒爲親能所敗。又攻北平寨。爲田敏等擊走。遂東趨保州。攻城不克。帝與蕭太后合兵攻定州。宋將王超按兵不出。陳於唐河拒之。契丹兵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守邊鼠。軍爲守臣賈宗擊走。○九朝編年備要曰。景德元年春三月。契丹入寇。知威虜軍魏能敗之於長城口。○太平治迹統類曰。虜騎數萬。入寇草城川。晉鼠軍使賈宗率兵擊敗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時幷代鈐轄高繼勳等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宗曰。虜衆布陳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由下。戰合。虜必南去。爾趨乘之。必大潰。與戰至寨先嶺。伏發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羣駝甚衆。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

兵自火山入契丹率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契丹方圍守鼠軍。聞敗即遁去。

冬十月。○丙戌。攻瀛州。不克。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景德元年冬十月丙戌。契丹兵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獷人負版乘墉。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兵彊壯。又集貝冀巡檢使普所部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皆蹶蹶而隊。踰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勿能克。乃遁去。○張師正括異志曰。賈魏公昌朝生始數歲。先令公爲瀛幕。公時在膝下。契丹教十萬攻圍踰月。城甚危急。守陴者聞空中神告曰。城中有中朝輔相。勿憂賊也。數日。虜遁去。

十一月。○庚午。攻破德清軍。壬申。次澶淵。遣撻凜中伏弩死。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十一月壬申。天雄軍鈐轄虜將至。圍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都鈐轄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宜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窮。于是大開北門。下鈎橋以待之。虜素長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良久。舍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西門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是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虜伏兵殆盡。天雄兵乃得還。存者什三四。虜遂陷德清軍。知軍尚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侯胡福等十四人。竝死之。○又曰。虜既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抵大陳。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爲先鋒。異其旗幟。躬擐甲冑。戰威虎軍頭張環等。脇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陷其徒數十。擐鎧前與曳至寨。是夜。撻覽死。虜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環、鼐州人也。

鷄案。長編云。太祖初即位。供備庫副使魏丕治兵器。無不精辦。舊牀子弩。射止七百步。丕增造至千步、

乙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和。即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癸未。宋復遣曹利用來。以無遠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戊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即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丙子。車駕次澶州南城。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衄。

292

非所以取威決勝也。高瓊亦固請。即麾衞士進釜扣陛上。遂幸北城。至浮橋。駐車未進。瓊乃執檛築釜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釜。釜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戊寅。移御北城之行宮。曹利用自天雄赴虜寨。見其國主羣臣。與其宰相韓德讓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車轅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館於傳舍。己卯。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沮之。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遣紐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虜復遣王繼忠見利用。言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盡南朝或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卽與其右監門衞大將軍姚東之。持國主書俱還。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設。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東之。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宋合主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總代假左衞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奏云。先是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主。此蓋母尊其政。人不畏其主也。既而利用言東之云。國母比欲致書。以南朝未有報題。故疑而不議。遂并致兩書。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東之所獻者。○蘇轍龍川別志曰。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虜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遣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德讓偶坐帳車上。坐利用於車下。供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匹兩。○沈括補筆談曰。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鎭、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計。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兵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欽若判天雄軍。

二十四年。○冬十月庚午朔。○羣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

朱彝尊曝書亭集遼雲居寺二碑跋曰。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僧滿寺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

皇帝者。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爲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即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於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景德三年冬十月乙亥。以太常博士王曙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高維忠副之。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爲國母正旦使。崇儀使雄州刺史張利涉副之。太常博士段暲爲國主正旦使。如京副使孫正辭副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

東國通鑑曰。高麗穆宗宣讓王十年春二月。命都官員外郎孫悆至契丹境上。告以將有事於泰山。○江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政事令上柱國食邑七千戶。

夏。○五月。補

契丹國志曰。及五月朔日食。

二十六年春。○三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命都官員外郎孫悆至契丹境上。告以將有事於泰山。○江少虞皇朝類苑曰。契丹飛奏於瓌給外別假金帛。上以示王文正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何其小哉。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正當以微物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示有司。契丹所借金帛二萬。非屬小可。仍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酉朔。辛巳。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后崩於行宮。壬辰。遣使報哀於宋。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契丹國母蕭氏卒。年五十七。證曰宣獻。契丹主哭必嘔血。遣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驍騎來告。命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允恭爲祭奠使。太常博士判三司催欠憑由司王曙、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承瑾爲弔慰使。賜以衣五襲。綾羅布帛萬匹。○都齋讀書志曰。戴斗奉使錄二卷。皇朝王曙撰。景德三年。爲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爲弔慰使所錄也。

鶡案。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八年二月。宋遣王隨、王儔等來弔祭。以王曙爲王儔。史有誤也。

遼史拾遺卷八

本紀第十五聖宗六

二十八年。○夏。○五月。○丙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道結甲兵。以備東征。

高麗史曰。獻哀王太后皇甫氏、戴宗之女。生穆宗、穆宗卽位。册上尊號曰應天啓聖靜德王太后。穆宗年已十八。太后攝政。居于秋殿。世號千秋太后。與金致陽通而生子。欲以其子嗣王位。時顯宗爲大良院君。太后忌之。强令出家。寓居三角山神穴寺。時稱神穴小君。太后屢遣人謀害。一日。使內人遺以酒餅。皆和毒藥。內人到寺。求見小君。欲親勸食。寺有僧輒匿小君於地穴中。紿之曰。小君出遊山中。安知去處耶。及內人還。散之庭中。鳥雀食而卽斃。凡忠臣義士。尤所忌憚。多以非罪陷之。穆宗不能禁。十二年正月。千秋殿災。太后入長生殿。後康兆殺致陽父子。流太后親屬於海島。又使人弒穆宗。於是太后歸居黃州者二十一年。顯宗二十年正月。薨於崇德宮。壽六十六。葬幽陵。○東國通鑑曰。穆宗母千秋太后皇甫氏、遏大良院君詢爲僧。初洞州人金致陽、太后外族。性姦巧。嘗詐親髮。出入千秋宮。頗有醜聲。成宗杖配遠地。成宗薨。召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百官予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傾中外。起第至三百餘閒。臺榭園池。窮極美麗。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畏忌。洞州立廁。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隅立十王寺。其圖象奇怪。難狀。牲懷異志。以求陰助。凡器皿有銘。其鎖銘曰。當生東國之時。

同修睿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王常欲斃之。恐傷母志。不敢也。至是太后生子。是私致陽所生也。與致陽謀爲王後。忌大良君。强令出家。年十二。初寓崇教寺。有僧夢見大星隕於寺庭。變爲龍。又變爲人。卽大良君也。山是衆多奇之。後寓居三角山神穴寺。太后潛遣人謀害者屢矣。寺有老僧。穴地室中匿之。而上設臥榻。以防不測。十二年春正月庚午。幸崇教寺及遠暴風折纛蓋柄。王不豫。召給事中蔡忠順入臥內。辟左右語曰。朕朝夕入地。太祖之孫。惟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墜異姓。忠順出以語沆。議遣宣徽判官皇甫俞義。郎將文演等。往迎於神穴寺西北面巡檢使康兆舉兵來。遂謀廢立。先是王知會致陽謀變。召大良院君。又知殿中監李周頫附致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使。卽日發遣。仍徵兆入衛。兆開命。行至洞州龍泉驛。內史主書魏從掌書記崔昌弁坐事被黥。故親行誅伐。已臨近境。比頒綸旨。試示招懷。遮覽封章。未開緘款。汝等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王。宜顯安危。預分禍福。乙未。守和又回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軋陳心石。望賜涕泣辜之惠。切斬解網之仁。契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丁酉。解圍。以二十萬兵屯於麟州南無老代。以二十萬兵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爲三隔水而陣。一營於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劍車排陣。丹兵屢退。兆遂有輕敵之心。一營於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劍車排陣。丹兵至合攻之。無不摧靡。丹兵屢退。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基。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鎮主告丹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少則不可。宜使多入。再告急曰。丹兵已多入。兆遽起曰。信乎。悅惚若見穆宗。嘗於其後叱之曰。汝奴休矣。天伐距可逃耶。兆卽脫鎧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丹兵已縛兆。裹以氈載之。以去。李敍云。盧俶、盧頭楊景、李威佐等皆被執。盧頭、徐嶷、盧濟哲死。我軍大亂。丹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級。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於是丹兵斬兆。長驅而進。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充、申璋、漢伏兵於殺坝。

六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契丹遣使往宋告捷。宋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秋。〇七月。補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元年秋七月。契丹遣給事中梁炳、大將軍耶律允來問前王之故。

冬十月丙午朔。〇王詢遣使奉表乞能師。不許。

脫脫等宋史曰。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冬十月辛亥。契丹使耶律寧告征高麗。〇高麗史曰。顯宗元年秋八月丁未朔。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陳頙、流中臺尙書右丞尹徐如契丹。九月。遣左司員外郎金延保如契丹秋季問候。左司郎中王佐。遲將作丞白日昇如契丹東京修好。冬十月癸丑。契丹遣給事中高正、閤門引進使韓杞來告興師。參知政事李禮均、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丙子朔。遣起居郎姜周鼓如契丹賀冬至。契丹遣將軍蕭凝來告親征。

十一月乙酉。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丙戌。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統軍及蕭將軍天兵。渡鴨綠江。圍興化鎭。巡檢使楊規、鎭

使鄭成、副使守和、嬰城固守。壬辰。康兆等分軍出龜州北亟頓、湯井、曙星三道。與契丹戰。敗績。契丹主獲通州城外收禾男女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鎭。諭其將箭封書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兆。弒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舍康兆。速急前。便卽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妻孥。癸巳。又敕曰。朕以前王誦紹其祖服。爲我藩臣。捍禦封陲。忽被姦凶所害。朕將精銳。來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況汝等受前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忠義心。宜盡心匡扶。使悔是日。李守和等上表陳謝。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鎭將有差。仍敕曰。省所上表。奏具悉。朕纂承五聖。臨御萬邦。忠良則必示旌褒。凶逆則須行誅伐。以康兆弒其故主。挾彼幼君。轉恣姦宄。大示威福。故親行誅伐。已臨近境。比頒綸旨。試示招懷。遮覽封章。未開緘款。汝等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王。宜顯安危。預分禍福。乙未。守和又回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軋陳心石。望賜涕泣辜之惠。切斬解網之仁。契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丁酉。解圍。以二十萬兵屯於麟州南無老代。以二十萬兵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爲三隔水而陣。一營於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劍車排陣。丹兵至合攻之。無不摧靡。丹兵屢退。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基。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鎮主告丹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少則不可。宜使多入。再告急曰。丹兵已多入。兆遽起曰。信乎。悅惚若見穆宗。嘗於其後叱之曰。汝奴休矣。天伐距可逃耶。兆卽脫鎧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丹兵已縛兆。裹以氈載之。以去。李敍云。盧俶、盧頭楊景、李威佐等皆被執。盧頭、徐嶷、盧濟哲死。我軍大亂。丹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級。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於是丹兵斬兆。長驅而進。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充、申璋、漢伏兵於殺坝。

戊子。鋼、霍、貴、寧等州皆降。排押至奴古達嶺。遇敵兵。戰敗之。辛卯。王詢遣便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怪掠。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安州刱練使王八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壬辰。守將卓思正殺遼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佑等還。遣乙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陀夫來降。庚子。遣排押、爺奴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壬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漬江邊。

東國通鑑曰。初王開丹兵至。遣中郎將智蔡文將兵鎭和州。以備東北。及兆敗。命蔡文移兵援西京。蔡文卽與軍容使崔昌進次剛德鎭。甲寅。丹兵陷蕭州。盧頲爲鄉導。與丹人劉經齎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奭與僚佐崔綽、咸質、楊澤、文安等。悠表欲降。蔡文等聞之。引兵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曾子奇曰。吾等奉王命。倍道而來。不納。何也。子奇具告頲、經。諭降之故。遂開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諷宗奭執頲等。固守。宗奭不從。昌密與蔡文謀。遣兵伏城北。候頲等還。掩殺之。取其降表焚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獨大將軍鄭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兵而至。與之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衄。州郡陷沒。上表請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保佑爲開城留守。王入。副之。遣乙

澤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乙卯。丹主又使韓杞以突騎二百至西京城北門。呼曰。皇帝昨遣劉經、盧頵等齎詔曉諭。柰何至今了無消息。若不拒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論。思政聞杞語。謀諸蔡文。使陛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百餘人。餘皆禽之。無一人逸者。思政以蔡文爲先鋒。出與戰。乙澤、保佑敗走。於是人心稍安。思政還入城。蔡文與李元出屯慈惠寺。丹主復遣乙澤擊之。遲卒報丹兵來屯。安定驛。其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丙辰。遂與僧法言舉兵九千。迎擊於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級。法言死之。翌日。蔡文復出戰。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士。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丹兵與軍整敗之。丹主次於城西佛寺。思政懼。紿將軍大道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庶不勝矣。遂以陛下兵校道秀出東門。始知見紿。又力不可敵。遂率所部降於契丹。諸將皆潰。城中兒懼已來。統軍錄事趙元、監守鎮將姜民曠、郎將洪叶、方休莫知所措。乃共結神洞築。得吉兆。於是衆推趙元爲兵馬使。收散卒。閉城固守。辛未。王南幸。時智蔡文奔還。奏西京敗軍狀。羣臣議降。姜郎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廣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行。蔡文請曰。臣雖猛怯。願在左右。庶效犬馬之勞。王曰。昨李元、崔昌奔還。自請屈從。今不復見。爲臣之義。果如是乎。今卿既勞於外。又欲捍衛。深嘉乃忠。仍賜酒食及銀裝鞍轡。是夜。王與后妃及東部侍郎蔡忠順等。禁軍五十餘人出京城。二年春正月乙亥朔。契丹主陷京城。焚燒太廟宮闕民屋皆盡。是日。王次廣州。失南王后所在。令蔡文往尋之。至饒谷驛。乃得奉還王喜。爲留三日。乙酉。丹兵退。

二十九年。○夏四月。

高麗史曰。顯宗二年夏四月乙丑。遣工部郎中王瞻如契丹賀冬至。十一月庚午。遣刑部侍郎金猿傳如契丹賀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高麗史曰。十月乙丑。遣都官郎中金崇義如契丹賀冬至。十一月庚午。遣刑部侍郎金猿傳如契丹賀生辰。十二月。契丹殺河拱辰。○又曰。顯宗避契丹南幸。河拱辰追謁於道。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爲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竊得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狀往契丹營。拱辰行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將張旻、副將丁悅。先往契丹軍。言曰。國王固願來覲。第懼兵威。又因內難。出避江南。遣陪臣拱辰等陳告事由。拱辰等亦惶懼不敢前來。請遂收兵。旻等未至。契丹先鋒已至昌化縣。拱辰等具陳前意。契丹問國王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明年。拱辰與英起至契丹營。乞班師。契丹主許之。遂留拱辰等。拱辰既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契丹主甚加寵遇。拱辰與英起密謀奏曰。本國今已喪亡。臣等願領兵點檢而來。契丹主許之。尊聞王還國。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娶以良家女。拱辰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爲歸計。人告其謀。契丹主鞫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生事大朝。契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效忠。拱辰辭益厲。不遜。遂殺之。爭取心肝食之。

開泰元年。○八月。○己未。高麗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

高麗史曰。顯宗三年夏四月。契丹詔王親朝。六月甲子。遣刑部侍郎田拱之如契丹。又李周候。且告王病不能親朝。契丹主怒。詔取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等六城。九月己巳。遣西頭供奉官文慕偵如契丹來還。城。冬十月庚午。遣工部尚書參知政事張瑩、禮部侍郎劉徵、鴻臚卿韓邠來。十二月庚寅。張瑩與契丹引進使李延弘來。○溱水紀聞曰。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那祥頗肆談辨。深自衒耀。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者。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貴。祥大沮。

鶡冠子曰。宋使契丹。遼、宋兩史俱未載。故不知確是何年。因附於此。竹有上契丹事一卷。

二年。○夏。○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

高麗史曰。顯宗四年春正月丁酉。遣禮賓少卿張洎如契丹。庚寅。遣中樞院使蔡忠順如契丹。三月戊申。契丹使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行平來賀取興化等六城。夏五月丁酉。契丹來告改統和爲開泰。壬寅。女真引契丹兵將渡鴨綠江。大將軍金承貽等擊卻之。秋七月戊申。契丹使耶律行平復來索六城。

九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崇儀副使王希範副之。龍圖閣待制查道爲正旦使。供奉官閻門祗候劉信副之。

冬。○十二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朔。日食。

三年。○冬十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五年冬十月。契丹遣國王生辰使。興化鎮將軍鄭神勇、別將周演璧敗之。斬七百餘級。溺江死者甚衆。

十二月。補

宋史曰。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庚申。契丹使蕭延寧等辭歸國。○玉壺清話曰。祥符中。契丹使王本國嘉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集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東征。

高麗史曰。顯宗六年春正月。契丹作橋於鴨綠江。夾橋築東西城。遣將攻破不克。癸卯。契丹兵圍興化鎮將軍高積餘、趙弋等擊卻之。甲辰。又侵通州。三月己亥。契丹侵龍州。

夏四月。○六月。○秋。○九月。補

高麗史曰。夏四月庚申。契丹使將軍耶律行平來。又索六城。拘留不遣。○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高麗史曰。九月甲寅。契丹使監門將軍李松茂來索六城。己未。契丹來攻通州。癸亥。興化鎮大將軍鄭神勇、別將周演、散員任億、校尉楊春、太醫丞孫簡、太史丞康承穎等引兵出契丹軍後。擊殺七百餘

級、神勇等六人死之。丁卯、契丹攻寧州城、不克而退。庚午、大將軍高積餘、將軍蘇忠玄、高延迪、散員金克別將光參等追擊、死之。丹兵虜兵馬判官王佐、錄事盧玄佐而去。是歲、契丹取興化、定遠二鎮城之。

五年。

高麗史曰、顯宗七年春正月庚戌、契丹耶律世良、蕭屈烈侵鄆州、我軍與戰、死者數萬人、獲輜重而歸。甲寅、契丹使十人到鴨綠江、不納。二月、契丹王羙延相等七人來奔。甲辰、契丹曹恩、高忽等六人來投。夏五月辛亥、契丹馬兒保良、王保可新等十三戶來投。乙丑、契丹要豆等三人來投。六月戊寅、契丹志甫等三人來投。乙酉、契丹張烈公現、申豆猛兒、王忠等三十戶來投。秋七月丁巳、契丹由道高宗等九人來投。八月、契丹朱節從道等八人來投。九月、契丹羅塑等五人來投。辛未、契丹舉大高里等十九人來投。冬十一月、契丹匡义兒等十人來投。十二月乙未、契丹瑟弗達等六人來投。

冬、〇十二月、〇丁酉、宋遣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爲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劉承宗副之。詔春郡王友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爲正旦使、供備庫使王承德副之。

鴨案、遼史以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而失載薛映等誤。

六月、〇夏、〇五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八月戊五月、契丹遣合卓圖與化鎮、攻之九日不克、將軍堅一洪光、高喪出戰、大敗之、斬獲甚多。

本紀第十六聖宗七

七年、〇夏、〇六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星出北斗。

冬、〇十二月、〇遣排押等與高麗戰於茶、陀二河、遂軍失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遁還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天雲軍詳穩海里等皆死之。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九年九月、遣禮賓少卿元承如契丹請和。戊戌、契丹駢馬遣遜寧帥兵來侵。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遣內殿承制閻門祇候薛貽廓告哀契丹。契丹主聞眞宗崩、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爲兄弟、今不幸至此、當如何。德懋曰、南朝主少國疑、宜乘其喪、舉兵深入、必大獲而還。德懋雖少兩歲、顧徐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爲臣下所間、棄何反辭。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眞宗靈御於范陽愍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眞宗諱者、悉易之。遣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律侑、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觀察副使延休充宋主弔慰使副。

二年春、〇三月、〇丁丑、宋使薛貽廓來告宋主悔烈子頑副位。遣都點檢耶律侑、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律侑、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觀察副使延休充宋主弔慰使副。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遣內殿承制閻門祇候薛貽廓告哀契丹。契丹主聞眞宗崩、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爲兄弟、今不幸至此、當如何。德懋曰、南朝主少國疑、宜乘其喪、舉兵深入、必大獲而還。德懋雖少兩歲、顧徐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爲臣下所間、棄何反辭。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眞宗靈御於范陽愍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眞宗諱者、悉易之。遣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律侑、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觀察副使延休充宋主弔慰使副。

百乘夜掩殺之。辛巳、契丹回兵至遲消州、委郎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〇又曰、二月己丑朔

趙賀使。於是有皇太后、皇帝回謝禮物之名。

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三年夏四月。契丹遣御史大夫道愷等來册王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車服儀物。自是復行契丹年號。

秋。○八月。闕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八月壬寅。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張師德爲契丹妻道氏生辰國信使。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忠輔副之。○東國通鑑曰。契丹東京持禮使李克方來言。自今非夏季問候使幷差一次。與賀千齡節正旦使同行。秋冬季問候使幷差一次。與賀太后生辰使同行。

三年。○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四年夏四月。契丹遣左散騎常侍武白、耶律克恭來册太子欽爲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侍中高麗國公。

本紀第十七聖宗八

五年春正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天聖三年正月戊子。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朔方節度使蕭從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韓紹芳來賀長寧節。

冬十月辛未。宋太后遣馮元宗、吏方來賀順天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九月庚辰朔。以戶部郎中知制誥吳方副之。度支副使兵部郎中姜遵爲正旦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史館張觀爲契丹妻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應副之。綝自言父承皓與契丹戰沒。母喪未期。義不可行。改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馮元宗。

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十二月癸酉。契丹遣彰聖軍節度使蕭程古、潘州觀察使鄭文囧來賀皇太后正旦。

乙亥。宋使李維、張綸來賀千齡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維往使。契丹主素服館勞加禮。卽席賦兩朝悠久詩。下筆立成。契丹主大喜。

六月春正月。○冬十月。○乙丑。宋遣韓國、田承說來賀順天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天聖四年正月癸未。契丹遣樞密副使彰武節度使蕭迪烈、歸義節度使康筠來賀長寧節。○又曰。七月乙丑。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韓億爲契丹妻生辰使。崇儀副使田承說副之。詔億名犯北朝諱。權改曰意。承說、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專。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曰。南北歡好。傳示子孫。兩朝之臣。勿相猜阻。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命別置宴。使其大臣來伴。且問億曰。太后卽有旨。大使宜知之。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太后必於簾前以此語戒之。非欲逢於北朝也。契丹主聞之大喜。

舉手加額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

聘。

冬。○十二月。○丁亥。宋遣寇瑊、康德來賀千齡節。

郡齋讀書志曰。生辰國信語錄一卷。皇朝寇瑊撰。瑊與康德輿天聖六年使契丹。錄幷景德二年至天聖八年使副姓名。及雜儀附於後。

九年。○秋。○八月己丑。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副使王嘉。四捷軍都指揮使蕭頗得。延琳遂僭位號。其國爲興遼。年爲天慶。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二十年九月。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述國。乘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榮七代孫。叛契丹。國號興遼。建元天慶。十二月。興遼國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眞與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議諸輔臣。侍中崔士威、平章蔡忠順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愼。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謹烽燧。以觀變耳。王從之。自此路梗。與契丹不通。

十年。○秋。○八月丙午。東京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擒延琳。渤海平。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二十一年秋九月。興遼國鄚州刺史李匡祿來告急。請開國亡。遂留不歸。遣金哥如契丹賀收復東京。契丹遣千牛將軍羅漢奴來詔曰。近不差人往迎。應爲路梗。今渤海餘主。俱遣圍閉。竝已降。宜遣陪臣速來赴國。必無患。

十一年。○夏。○六月丁丑。駐蹕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於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景福元年閏

十月壬申上尊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

九朝編年備要曰隆緒自興朝廷通好歲貢方物無巨細必親閱之守約甚固至是病劇召東平王蕭孝先使輔立其子宗眞且戒無失朝廷信誓○契丹國志曰先是承天太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事攝手或席間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臣僚者允之不然不與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衰毀骨立哭大嘔血番漢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終制三年帝性英辨多謀神武冠絕遊獵時甞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幽州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蓋用此事）三鹿獻射二虎頭至於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徹承平日久舉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連昏夕復繼之以燭嘗因宴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恩歌舞或命后妃已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已下賦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五百餘首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恩盡歡而罷刑賞必信無有僭差撫柔諸番咸有恩信修睦宋朝使人餽送躬親檢校時黃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坦地復創一驛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賜賚物則密令人體探宗眞宗上仙薛貽廓報哀人境幽州急遞先聞帝不俟貽廓至闕集番漢諸臣舉哀后妃已下皆爲沽涕因謂宰臣呂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升遐況與吾同月生年大雨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復曰吾聞姪帝聖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爲臣下所間與吾連拗矣後貽廓至闕達宋帝聖意喜謂后曰吾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復謂呂德懋曰晉高祖承嗣聖爺爺之力深矣（嗣聖太宗也爺爺祖也呼祖也少主登位便背盟約皆臣下所惑今姪帝必敦篤悠久矣又謂后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備述此娌之分使人往來名傳南朝又詔燕京慇忠寺特設眞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後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樂名格子眼輒充色長因取新譜宣讀帝欲更遷一官見本名正犯眞宗諱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領豈不知我兄皇諱字遂以筆抹其宣而止燕京僧錄亦犯眞宗諱敕改名圓融尋下令國中應內外文武百僚僧道軍人百姓等犯眞宗諱者悉令改之詔漢兒公事皆須憑問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其欽重宋朝百僚事皆此類也末年染渭渴疾多忌諱稱說死亡之人雖帝之父母尊號亦不得言之病亟乃驛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赴闕始以輔立之事面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面屬之又屬子宗眞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毋殺之六月三日崩於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帳年六

十一在位通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廟號聖宗。

遼史拾遺卷九

本紀第十八興宗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眞字夷不堇小字只骨聖宗長子。

契丹國志曰興宗皇帝諱宗眞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鍾子河。

改元景福○秋○九月○辛亥宋遣王隨曹儀致祭王曙許懷信梅詢張綸來慰兩宮范諷孫繼業賀卽位孔道輔魏昭文賀皇太后册禮。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天聖九年夏六月雄州以契丹主訃聞命御史中丞王隨爲祭奠使西上閤門使曹儀副之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爲賀登位使崇儀副使孫繼鄴副之龍圖閣待制梅詢爲國母弔慰使昭州刺史張綸副之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曙爲國主弔慰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許懷信副之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使奉陵軍節度使耶律乞石來告哀戊午命樞密直學士寇瑊爲賀登位使孔道輔爲契丹母册禮使西染院使魏昭文副之。

鴻案賀卽位使長編使寇瑊遼史作范諷未知孰是。

高麗史曰德宗卽位遣工部郎中柳裔郎中金行恭如契丹會葬且賀卽位王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贄然每有幷吞之志今其主殂馳馬匹械叛據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

聰可與之絕。乃附表請之。契丹不從。王從可道議。停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

重熙〇二年春。〇二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二月。有星孛於東北。光芒長二尺。

夏六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

二年春正月丁卯。宋使章頻卒。詔有司贈賻。命近侍護喪以歸。

沈括夢溪筆談曰。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韋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槨。聚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

夏。〇五月。〇皇太后還政於上。駐守慶陵。

契丹國志曰。法天皇后專制北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衙。漢使蕭氏奴爲圖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餘人。范陽無糧。盡占名樂工爲蕭氏奴。帝以上皇酒銀帶賜樂工。太后怒。棰樂工孟五哥。帝知內品高慶郎告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郎。太后愈怒。下吏雖治。語連於帝。帝曰。我貴爲天子。而與囚同答狀耶。遂棄不樂。是歲。與耶律喜孫謀。率兵逐侍法天太后。登賞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家。遂誅永興軍都總管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點王機忠。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番使賀帝生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別遣使。至是不復別遣。至重熙八年。迎回法天太后。乃遣使如故。

秋。〇八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有星孛於張、翼。長七尺。闊五寸。十二日而沒。

冬。〇十二月。宋遣段少連、杜仁贄來賀。歲正旦。楊偕、李守忠來賀永興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景祐元年八月。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謝絳爲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李守忠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段少連爲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祗候杜贄副之。

鶚案。史以謝絳爲楊偕。未知孰是。

四年。〇夏。〇五月。

東國通鑑曰。靖宗崇惠王元年五月。契丹來遠城牒興化鎮曰。竊念貴國。原爲附庸。先帝每賜優洽。積有歲月。靡倦梯航。昨因伐罪之年。致阻來庭之禮。既剪除於凶逆。合繼續於貢輸。爲越數年。不聞盟好。累石城而擬遮大路。豎木寨而欲礙奇兵。不知獨國之中。別有石牛之徑。舉是役也。深取誚焉。今皇上紹累聖之基圖。統八方之國界。南夏帝主。永慕義而通歡。西土諸王。長向風而納款。唯獨東漠之域。未賓北極之尊。或激怒於雷霆。何安寧於黎庶。〇契丹國志曰。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太后墳冢荒穢。又無影堂及遮堝人。只塋山中一孤冢。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於此也。左右皆泣。遂因

詔上京留守耶律貴寧、副留使郎玄化等。於祖州陵園內。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廡等。並圖宣獻太后

園陵。

六年。〇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有星孛數百從西南而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冬。〇十二月。

東國通鑑曰。靖宗崇惠王三年冬十二月。遣殿中少監崔延皦如契丹奏狀云。當國伏自前皇太后、聖帝降册命以頒宣。疏土封而定分。但茲東城。仰戴北辰。連年不絕以勤王。遞代相傳而述職。頃以先臣亡兒。纂承祖業。歸附皇朝。聞一德之君臨。新頒慶澤。將兩條之公事。專奏裒聰。未垂俞允之恩。轉積遲疑之慮。自從髫歲。以到今辰。雖迭換於炎涼。且久停於朝貢。近蒙容旨。頗愜部懷。謹當遵太后之遺言。固爲藩扈。撫小邦之弊俗。庶奉闕庭。更從文軌以輸誠。永效梯航而展禮。

七年春正月。〇二月。〇丁丑。高麗遣使來貢。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〇東國通鑑曰。靖宗崇惠王四年春三月。翟延皦齎詔還自契丹。詔曰。卿世稟聲訓。歲奉梯航。近覽奉章。備載誠懇。嘉歎良多。勉思永固。無墜厥心。號遣持禮使閤門祗候仝華。齎如契丹東京。〇高麗史曰。靖宗四年正月戊戌朔。遣尚書左丞金元冲還自契丹。詔曰。省所上表。四月。遣尚書左丞金元冲如契丹起居謝恩。仍請年號。秋七月甲寅。金元冲還自契丹

牒一道。到可延受官告曰。朕體天洪禮。酌古通規。內則推皇家懷遠之誠。外則付王國專征之柄。航棧不可以輕入。車書不可以妄同。庶及羣雄。永全大義。與其軒弭弧矢。莫陳干戚。曷若周分藩屏。而漢稽山河。其有業重桓文。望高辰、卞。紹祖宗之云始。革先王之不恭。貢土疆而歲我提封。奉玉帛而首諸方。面安和是務。忠誠爲容。宜舉彝章。特敷寵數。權知高麗國王王亭奇委玉瑩。偉猷淵嘿。邁丘聳架海之雄。勞鍾秀拔。龍宿挺生。天之采。俯降精英。而自守名區。大開藩府。動靜克遵於典則。寤興能制於驕矜。千里匈畿。先輸富庶。一方民俗。咸荷恩綏。成奕世之令名。得殿邦之異略。是用專驅騶轡。遠降龍綸。玄菟全封。榮加於一字。溫貂峻秩。錄示於三師。服貴崇階。襲功懿號。廣疏井賦。茂獎忠純。於戲。星辰在拱北之極。則爲合度。江、漢得朝宗之路。乃是安流。勉服斯言。勿煩常訓。可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鞾忠保義奉國六字功臣。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日食。

宋遣王扶辰、彭再思來賀。

夢溪筆談曰。慶曆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於混融江。觀釣魚。臨罷。戒主於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託卿爲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重元爲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於朝廷。故特致恭順。重元後卒以稱亂誅。

鵠案。沈括世父名同。故諱混同江爲混融江。

本紀第十九興宗二

十月。○冬。○十二月丙子朔。宋遣劉沆、王整來賀應聖節。

劉敞中山詩話曰。劉沆使虜。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渑。粲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十一年春正月。○庚戌。遣南院宣徽使道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其間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濟水澤。增益兵戍之故。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遵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昨自世修歡契。時道使軺。封圻殊南國之名。方册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緜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湖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與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祉不延。致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興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親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强兵。南北王府。幷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淦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變常。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質爲甥舅之親。殺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隄。壞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盈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慍愚久好。其道安在。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懽。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個悰。適屆春陽。善綏神裕。○太平治迹統類曰。慶曆二年春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廚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之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道中使慢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等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蹶然起。遂使人俟館拜。弼督英等自以扇先達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色。可動。故每與之言。輒盛稱中國人有勤迎其母。以覘朝廷歲賜之物。雖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遵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昨自世修歡契。時道使軺。封圻殊南國之名。方册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緜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湖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與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祉不延。致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興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親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强兵。南北王府。幷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淦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變常。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質爲甥舅之親。殺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隄。壞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盈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慍愚久好。其道安在。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懽。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個悰。適屆春陽。善綏神裕。○太平治迹統類曰。慶曆二年春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廚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之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道中使慢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等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蹶然起。遂使人俟館拜。弼督英等自以扇先達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色。可動。故每與之言。輒盛稱中國人有勤迎其母。以覘朝廷歲賜之物。雖

六月乙亥。宋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以書答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夏四月庚戌。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宿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予篡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逃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粤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國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宣慊。況太宗皇帝親駕幷郊。匪圖疆埸。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梁衙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趣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聽輶軺之至。夕陛聞嫉惡之談。凝問交馳。未論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惻然。謂將慘於在原。反致譏於急難。復云營築隄塘。開決陂塘。咋緣霖潦之餘。大爲衛盜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謂猜嫌。以斷信

睦。至於備禦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當。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頗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詰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倘辭至悉。盡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哲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勿違先約。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屆清和。妙臻懽豫。自餘令富弼口陳。書辭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五月癸丑。今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爲回謝契丹國信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契丹國志曰。初涿州進士梁濟世客主文書於帳下。一旦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爲回謝使。酉上閤門使張茂實副之。弼至契丹。與帝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遂帝威情。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豈若歲幣之爲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幷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八月丙申。宋復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

契丹國志曰。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齎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南朝修好。三紀於茲。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懼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匹、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戚。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徐俟景德、統和兩朝誓書。乃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齎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戚。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徐俟景德、統和兩朝誓書。乃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遂更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納字弼不預也。○顧炎武曰。知錄曰。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辭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

兵師。議復土壇。宋朝累馳專介。懇發重言。定於舊貢銀絹三十萬兩匹外。每年別納金綵之帛。川代賦與之物。再論盟約。永卜歡和。其諸道兵馬等。優給蠲免賦調。並已放還本部。夫何眇躬。敢此食事。今文武百辟。中外庶官。屢拜封章。敷稽典故。謂予有元功大略。加予以懿號。鴻名。不獲固辭。勉祓祭請。已撰定十一月三日。兩宮並行大禮。卿稱藩事上。望闕輸忠。遐想聞知。必增慶悅。今差禮部尚書王永吉。齎詔往彼示諭。

十二年。

直齋書錄解題曰。慶曆正旦國信語錄一卷。余靖慶曆三年使虜所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曰。皇朝興大遼國馳禮於今值七十載。疆好息民之美。曠古未有。慶曆中。其主聖宗。以五幅繪畫千角鹿圖。爲獻。旁題年月日御畫。上命張圖於太清樓下。召近臣縱觀。次日又敕中謝宣命。觀之。畢。藏於天章閣。

鶚案。此興宗事。不記年月。因附見於此。

夏。○五月。

契丹國志曰。五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

高麗史曰。靖宗九年冬十一月辛巳。契丹遣册封使道愼徵、使副韓紹文、都部署利川管內觀察留後劉日行、押册使殿中監馬至柔、副册將作少監徐化洽、傅宣檢校左散騎常侍韓賄孫等一百三十三人來。丁亥。王設坦受命。詔曰。朕獲以眇德。嗣受丕圖。賴六聖之重休。致八方之咸乂。近從卑懇。祗受鴻名。凡在照臨。畢均慶賞。稗世欽聲。朔地裹土。茅航海營。逃職之儀。事大踰殷。臣之節。爲陳鉅禮。載舉宣章。特推進秩之恩。群羣嶠庸之數。今遣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道愼徵、使副尚書禮部侍郎韓紹文、持節備禮册命。并賜車服冠劍印綬及國信等物。具如別錄。到可祇受。册文曰。朕鴨穹曼之寄。紹祖宗之基。四表歸仁。誕震旗而定鼎。百官考禮。鏤寶册以加尊。退咨帝臣。幾開國社。航海之誠雖懇。着河之誓愈堅。爲卓爾之在辰。宜頒恩而及遠。式遵徽典。特舉寵章。洽爾輸忠。保義奉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一千戶王亨。英哲間時。仁慈撫服。張皇土宇。友日城以分圻。尊奬天朝。仰宸居而遂慕。戴舜樹弼成之業。匡周規夾輔之勤。化被蒼隅。聲敷青畎。朕昨戒嚴。徼巡撫京畿。郡尹展肆覲之儀。都人契寒蘇之望。干戈不試。獄市惟齊。率方則蠢義向風。交趾玉帛。鄰國則畏威懷德。增納金綵。聿臻治之期。適享虛名之册。是推皇澤。首及王藩。進絕席之崇。資正專車之褒。秩。爰田益賦。美號褒功。是用遣使蕃愼徵、使副韓紹文持節備禮。册命汝爲守太傅兼中書令。加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同德致理四字功臣。散官勳爵如故。於戲。守君子國。冠諸侯王。論道而爲周師。齊旄面登漢相。維堅臣節。以答皇家。享富貴於昌時。傳功名於長世。輝流竹素。永惟欽哉。

十三年。○夏。○六月。○以將伐夏。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家奴告宋。

九朝編年備要曰。慶曆四年秋七月。契丹來告伐元昊。曰。元昊負中國富誅。今將兵臨賊壃。或元昊乞稱臣。幸無西討。其實以納契丹降人討之。託中國爲名也。復書略曰。開親總師徒。直臨賊壃。若以元昊於北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若以以其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不煩出師。況延州近奏元昊已遣楊宗素齎誓文入界。若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何以卻也。乃命右正言余靖報使。

冬十月。○辛亥。元昊遣使來進方物。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送之。壬子。軍於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詔革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新。遣之。召樞密議。皆以大軍既集。宜加討伐。癸丑。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人。駙馬都尉蕭胡覩爲夏人所執。

九朝編年備要曰。宗眞親將至夏國境上。咨儀山嚴兵相待。旣將舉旗酒爲誓。大合樂。折箭爲誓。反罷。契丹使以兵劫旣將反爲所敗。旣將縱其去。

十四年。春正月。○夏四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慶曆五年正月丙子。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宗睦來告討夏人回。○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秋。○八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八月甲子。監察御史包拯爲契丹正旦使。閤門通事舍人郭稹副之。

十五年。春。○三月。○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又曰。夏六月。有流星出蒼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

本紀第二十興宗三

十六年。春。○二月。○九月。

高麗史曰。文宗元年春二月壬戌。契丹遣忠順軍節度使高愼徵、守殿中少監康化成等來祭靖宗於虞宮。王往參之。秋九月壬午。契丹遣福州管內觀察使宋璘來册王。其册曰。咨乃馬韓之地。秦稱龍節之邦。代襲土封。品高人爵。分頒金鉞。表榮觀於諸侯。申錫彤弧。得顓征於四履。爰旌傑時之器。允膺繹數。鍾英異之靈。天麟迺首於龜龍。遥明服之權。歷臧時式。均徽典。權知高麗國王事王徽。應基運之數。鍾英異之靈。天麟迺首於龜龍。遥明嘉瑞。日觀偏崇於當華。風煥西經。負文武之全材。識忠孝之大本。學自勝衣。有始揚室。推良靜守。貞純勤儉。禮樂森桓。文之斯舉。精衛雀之兵符。富厥令圖。稔茲淑會。洎伸臣之告嗣。亟潛國之歸尊。而能惠洽一方。情協華夏。因嘉辱而斯暨。致福數以難格。是宜用顯。被於紫綸。俾特建於元社。倚爲左相。峻陟三卿。超躋駿貴之階。優賜襄功之號。益蕃賦。劇轉清勤。於戲。周天王之重非熊。止遜分於齊壤。漢高祖之刑白馬。仍納約於劉宗。順考古先。罕偕恩禮。用卜悠長之雁。愈堅匡合之誠。勉佩訓言。仰迪神休。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上柱國。封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兼賜匡時致理竭節功臣之號。

十八年。春正月。○二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三年春正月。契丹遣千牛衛上將軍耶惟德、御史大夫王守道。來册王爲守太傅兼中書令高麗國王。加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貂裘犀帶。服冠劍印綬。及衣帶匹段鞍馬等物。王受册於南郊。○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日食。○又曰。二月。彗出十九年春。○三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皇祐二年春三月庚子。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節度使耶律益、彰德節度使趙東之。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討。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涼府。獲羊百萬、橐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恐夏人妄說軍勝。誇示朝。然得邊奏。皆以謂虜主濟河。不過敗。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貴寧大敗於帥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屬戶。光二十餘人。因而來獻。其言多俘獲。蓋妄也。己酉。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暉副之。○東都事略曰。趙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也。入翰林爲學士。皇祐二年。館伴契丹況使。遂報聘焉。契丹請賜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以勸槩。且以紫晶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置之懷袖。

二十年。○秋。○八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皇祐三年秋八月乙未。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晉公亮爲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使郭延珍副之。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侍講王洙爲契丹主生辰使。開門通事舍人李惟賢副之。戶部判官范恂郎中燕度爲契丹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張克己副之。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珪爲契丹主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曹偕副之。至雄淀。契丹使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爲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眞。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皇祐四年夏四月丙戌。契丹國母遣順義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蕭昌、右諫議大夫劉嗣復。契丹主遣影國節度使蕭昱、益州防禦使劉十方。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且書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盍諫官議。皆以講和已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書。仍稱大宋、大契丹。其後契丹復有書。亦稱契丹如故。○道山清話曰。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宜易曰南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猜隙。梁莊肅曰。此易耳。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無故而自去非策。其

年賀正使。復稱大契丹如故。

二十三年。○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秋。○九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至和元年秋九月乙亥。契丹遣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蕭德、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吳湜來告興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見。脩遣耶律防來使。竊畫帝容貌。曾來得其眞。欲交驩盡像。庶聊以紓兄弟之情。辛巳。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爲回謝契丹使。德州刺史李瑋副之。拱辰見虜主於涿同江。虜每歲春濛。於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得與。每得魚。必親酌勸拱辰。又親鼓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

冬。○十一月。○蔡臣上皇帝尊號。

東都事略曰。吳奎還。知制誥。奉使契丹。過虜主加稱號。遣使者入賀。奎自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比還。中道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而使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不許。而殺其禮見之。坐是黜知鄆州。

二十四年。○夏五月。

周煇清波雜志曰。至和二年。劉原父敞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欲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穩二百餘里。翰笑曰。盡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九年。夏五月。契丹遣匡義軍節度使耶律英、崇祿卿陳顗來册王爲守太師。加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仍賜車輅冠服圭劍等物。又遣利州刺史蕭祿來册王太子爲三韓國公。

八月。○己亥。帝崩於行宮。年四十。遺詔燕趙國王洪基嗣位。清寧元年十月庚子。上尊謚爲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契丹國志曰。八月。國主崩。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宋著作佐郎劉羲叟曰。遼主其死乎。至是果驗。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至和二年八月己亥。契丹主宗眞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眞性佻倪。嘗與教坊使孑稅輕等數十人。約爲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王綱、姚景熙、馮立盥遇之於微行。後皆任顯官。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且序進之。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保忠皇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其言。故親信者易刺王等數十人。皆拔處將相。嘗夜燕興劉四端兄弟、王綱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漢官皆在。后妃入獻。恐非所宜。宗眞殿磨只敗面曰。我尙爲之。若女何人耶。宗眞善畫鹿。嘗以所畫鞍鞁來獻。上作兼白書答之。

遼史拾遺卷十

本紀第二十一道宗一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

侯延慶退齋閒雅錄曰、劉拱衛遠、宣和初守祁州、客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相李某之子、號李狀元家燕人之最以學著者、處能謂遠云、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每荷異眷、嘗於九日進菊花賦、次日賜批答一絕句云、昨日吟卿菊花賦、翦碎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餘香、寄落秋風吹不去、○錢芳標蘅蕪詞話曰、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云、元張昉繼孟堅梧葉詞寄蝶戀花曰、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闌、木葉鳴疏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秦箏猶寫幽蘭譜、繼孟手書於卷、予嘗見之、○書史會要曰、遼道宗喜作字、嘗有所賜秦越大長公主捨棠陰坊第與大昊天寺碑及額、今在燕京舊城、○晁說之嵩山集曰、契丹主洪基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云、願後世生中國、

改元清寧、○冬、○十二月、○丙申、宋遣歐陽修等來賀卽位、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於仁宗爲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廚皆遣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姊嫁通書於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眞卒、洪基嗣位、宗眞

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衆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專達禮遣、其報亦如之、最爲得體、

○歐陽發文忠公事迹曰、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愿、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尙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尙父中書令晉王、是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二年、○秋七月、補、○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對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又曰、八月朔、日食、

三年春、○三月、○秋、○九月、○冬十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嘉祐二年春三月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顥來求聖容、戊戌、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爲回謝契丹使、冒知代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主宗眞送其畫像及隆緒畫像凡二軸、求易眞宗皇帝及上御容、既許之、會宗眞死、遂寢、至是契丹遣使再求、故命昇等論令更持洪基畫像來、卽與之、昇等至虜、果欲先得聖容、折之曰、書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虜不能對、以來如其請、夜載石寨驛門、衆皆恐、永年揶去之、由是世傳永年有神力、○又曰、秋九月庚子、契丹遣樞密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惠、宣政殿學士禮部尙書吳湜來、再求御容、且言當致洪基像、冬十月己酉、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回謝契丹使、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使晉衣食中交致焉、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遣使賀襄於宋、

契丹國志曰、祖母法天皇太后蕭氏卒、當遣懷德節度使蕭孺延、詣宋告哀、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癸酉、宋遣使奉宋主給像來、

邵博聞見後錄曰、嘉祐二年秋、北虜求仁宗皇帝御容、議者慮有賊勝之術、帝曰、吾待虜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張昇遣之、虜主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謝再拜、語其下曰、眞聖主也、

秋、○八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補、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三年春二月、遣告奏使尙書工部員外郎崔奭珍如契丹、

六年春、○正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七年。

魏坤倚閣雜鈔曰。燕京歸義寺在善果寺西。遼刹也。天王殿前一碑。無撰書人姓氏。額題彌陀邑特建起院碑文。稱寺肇自清寧七年。買徐員外地。遂爲歸義寺。備書寺基廣垣尋尺。以及佛像經藏之數。碑陰首書疏主懺悔師守司徒純慤。大師賜紫沙門守臻。本行僧錄檢校司空精修。大師賜紫沙門智清。次載邑衆姓名。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幽國公劉二玄。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開國公趙徽。建雄軍節度使開國公劉霄。諫議馬子詮。尚書駙馬中舍李思口。秘書省校書郎劉文。左班殿直韓允。右班殿直王規。燕遼國妃劉耶氏。遼國夫人杜鄭氏。其餘邑首邑長。邑正。押司官。印官。副正副錄。知歷。錢物名號不一。又數十人。

鶴案。道宗加僧守志守司徒。見於咸雍二年。加圓釋、法鈞二僧守司空。見於咸雍六年。觀此碑。知加司徒司空者。先有守臻、智清矣。名器之濫。從可知也。

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五年。契丹東京回謝使檢校工部尚書蕭嗷思來。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契丹國志曰。六月朔日食四分。

本紀第二十二道宗二

九年春。〇三月辛未。宋主頊殂。

聞見後錄曰。仁宗皇帝崩。遣使訃於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廬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〇陳師道後山談叢曰。仁宗崩。訃於契丹。貂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

咸雍元年。〇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十九年夏四月。契丹道寧遠軍節度使耶律寧、益州管內觀察使丁文通來加册王爲守正保義四字功臣。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九旒冠九章服玉圭玉册象輅衣翟四段弓箭鞍馬等物。又遣利州管內觀察使耶律迪、衛尉卿麻琰加册王太子爲兼侍中加特進。賜九旒冠九章服牙笏竹册革輅衣翟匹段鞍馬弓箭酒等物。

二年。

九朝編年備要曰。治平三年。契丹改號大遼。

春。〇三月。〇壬午。彗星見於西方。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於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於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於畢。如月。至五日沒。

三年。〇夏。〇六月。〇辛亥。宋以卽位遣陳襄來報。

陳襄古靈集使遼咸臨館道中作詩曰。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白沙有露龍荒泊。芳草無

情妯娌花。旺館夜燈眠漢節。石梁秋吹勸胡笳。歸來揽照看顏色。斗覺霜毛兩鬢加。

鶴案。宋史藝文志。陳襄國信語錄一卷。

四年。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太祖武元皇帝呵曾打生於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娠時。骨重異常。將生。河水爲沸。野獸羣嗥。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

本紀第二十三道宗三

九年。〇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十年春。〇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遼遣使蕭嗣宗爭河東地界。國書大略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等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修已十三年。卽非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築。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簡窗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出風聞。難徇情誠。有侵踰。何吝改正。秋九月。遼使蕭素再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其議於代州。遂指鴈鴈、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劉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石。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六月戊辰。親出題試進士。

元好問遺山文集題武將軍吳君阡表曰。君諱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爲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劉霄榜登科。〇蘇軾東坡題跋曰。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痴兒從今有遼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善音詩。可怪也。〇周密癸辛雜識曰。金人天會中。皇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付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耶。卽掩面出。劉爲變色。劉侍中、名霄。遼咸雍中狀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

太康元年。

直齋書錄解題曰。熙寧正旦國信錄一卷。天章閣待制賈卞熙寧八年使虜所記。

春。〇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遼復遣蕭嶷國書詣宋。以劉忱等遷延爲言。宋命沈括爲報使。詣遼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界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覓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〇東都事略曰。熙寧七年。遼遣蕭嶷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

劉忱爲使。祕書丞呂大忠爲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詔起復。忱出疆。洪基又遣蕭禧來。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能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爭盡其地圖。以疾危甚殊可怪也。

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九年。○秋。○八月。高麗王徽薨。○九月。○己巳。以高麗王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冬。○十二月。○辛卯。○高麗三韓國公王勳薨。

東國通鑑曰。王勳少有疾。居庇哀毀。疾益篤。十月乙未。命母弟國原公運權總國事。遺詔傳位。是日薨於喪次。遣侍御史李資仁如遼告哀。資仁至遼。帝敕不許入京館。詰問二君連逝。必有他故。令奏實情。資仁奏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願留臣等。特遣使到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帝出御城外毬殿。引見慰諭。

十年。○春正月。○丙午。復建南京奉福寺浮圖。

朱彝尊曰。下舊開設遼奉福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曰。京師奉福寺。懺悔主崇祿大夫檢校太尉純誠翊戴同德功臣守司徒兼侍中上柱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追封燕王。謚曰文忠。王墓幢廣丈有尺。門弟子狀師實行。以記爲請。大師慧大師之忌化也。附靈塔之巽位。樹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廣丈有尺。門弟子狀師實行。以記爲請。大師諱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太師兼侍中皿樓國師爲師。居無何。患脚疾。乃遷匿盤山。數踰於白檀。蓋每宴坐誦持。常有山神敬侍。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興宗皇帝賜以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內都僧錄。秩滿。授撫京管內左街僧錄。屬詔忽上仙驛。徵赴闕。今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祿大夫檢校太保。次年。加檢校太傅太尉。師搜訪闕章。重修容典。撰往生集二十卷進呈。上嘉贊久之。親爲帙引。尋命當次入藏。清寧六年。非蠶興幸。撫京管內。懺悔主菩薩戒師。明年二月。設壇於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紀。九年四月。示疾。告終於竹林寺。即以其年五月。移窆於昌平縣。司空幽國公仰司高躅。建立寺塔。并營是幢。庶陵谷有遷。而音塵不泯。清寧九年五月。講僧眞延撰并書。○析津日記曰。廣恩寺、遼之奉福寺也。在白雲觀西南。地名菜園。案遼史南京有菜園。蓋韓家奴嘗典之。疑即此地也。

夏四月。

高麗史曰。宣宗元年夏四月。遼道敕祭使益州管內觀察使耶律信、慰問使廣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壹等來。甲戌。祭文宗曰。惟靈。性極禮義之端。體涵中和之粹。王侯方之氣。躬懷忠款以力行。逮職貢儀而歲至。一匡致主。朝廷賴其勳。子里于蕃。生民受其賜。方當拱手以仰成。何意上天之不遺。聞訃悼懷。輟朝增歎。嗚呼。藏陰不留。人生如寄。一千年時運之逢。五十載君臣之義。遽爾夜壑之舟。難祕東國之器。宜顯遣於輶音。俾往申於奠禮。魂兮有知。歆此至意。丁丑。祭順宗曰。惟靈。辰象純精。岳瀆秀氣。慶發世國。才爲王臣。前從英妙之年。爰被寵嘉之命。擁封日域。逮職天朝。朔戴輪誠。開庇庶父。方茂稱藩之績。遽罹纏陟岵之憂。識以奪情。俾其襲爵。指韜髀之既愈。聞驛訃之

擧。元賀同天節接伴。沿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艾數百。以與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怪也。

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九年。○秋。○八月。高麗王徽薨。○九月。○己巳。以高麗王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冬。○十二月。○辛卯。○高麗三韓國公王勳薨。

東國通鑑曰。王勳少有疾。居庇哀毀。疾益篤。十月乙未。命母弟國原公運權總國事。遺詔傳位。是日薨於喪次。遣侍御史李資仁如遼告哀。資仁至遼。帝敕不許入京館。詰問二君連逝。必有他故。令奏實情。資仁奏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願留臣等。特遣使到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帝出御城外毬殿。引見慰諭。

十年。○春正月。○丙午。復建南京奉福寺浮圖。

朱彝尊曰。下舊開設遼奉福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曰。京師奉福寺。懺悔主崇祿大夫檢校太尉純誠翊戴同德功臣守司徒兼侍中上柱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追封燕王。謚曰文忠。王墓幢廣丈有尺。門弟子狀師實行。以記爲請。大師慧大師之忌化也。附靈塔之巽位。樹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廣丈有尺。門弟子狀師實行。以記爲請。大師諱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太師兼侍中皿樓國師爲師。居無何。患脚疾。乃遷匿盤山。數踰於白檀。蓋每宴坐誦持。常有山神敬侍。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興宗皇帝賜以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內都僧錄。秩滿。授撫京管內左街僧錄。屬詔忽上仙驛。徵赴闕。今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祿大夫檢校太保。次年。加檢校太傅太尉。師搜訪闕章。重修容典。撰往生集二十卷進呈。上嘉贊久之。親爲帙引。尋命當次入藏。清寧六年。非蠶興幸。撫京管內。懺悔主菩薩戒師。明年二月。設壇於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紀。九年四月。示疾。告終於竹林寺。即以其年五月。移窆於昌平縣。司空幽國公仰司高躅。建立寺塔。并營是幢。庶陵谷有遷。而音塵不泯。清寧九年五月。講僧眞延撰并書。○析津日記曰。廣恩寺、遼之奉福寺也。在白雲觀西南。地名菜園。案遼史南京有菜園。蓋韓家奴嘗典之。疑即此地也。

夏四月。

高麗史曰。宣宗元年夏四月。遼道敕祭使益州管內觀察使耶律信、慰問使廣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壹等來。甲戌。祭文宗曰。惟靈。性極禮義之端。體涵中和之粹。王侯方之氣。躬懷忠款以力行。逮職貢儀而歲至。一匡致主。朝廷賴其勳。子里于蕃。生民受其賜。方當拱手以仰成。何意上天之不遺。聞訃悼懷。輟朝增歎。嗚呼。藏陰不留。人生如寄。一千年時運之逢。五十載君臣之義。遽爾夜壑之舟。難祕東國之器。宜顯遣於輶音。俾往申於奠禮。魂兮有知。歆此至意。丁丑。祭順宗曰。惟靈。辰象純精。岳瀆秀氣。慶發世國。才爲王臣。前從英妙之年。爰被寵嘉之命。擁封日域。逮職天朝。朔戴輪誠。開庇庶父。方茂稱藩之績。遽罹纏陟岵之憂。識以奪情。俾其襲爵。指韜髀之既愈。聞驛訃之

云來。復嬖臧良。益用震悼。何舟壑之不息。乃人琴之俱亡。言念忠圖。想見風矩。臨遣輪奠。莊陳奚薦。冥神有知。諒我遐思。

大安元年。〇冬。〇十一月。〇丙辰。遣使册三韓國公王勳子運爲高麗國王。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二年冬十一月。遼遣保靜軍節度使道瑋。崇祿卿溫嶠等。來册王爲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上柱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兼賜冠冕車馬圭印衣帶綵段等物。

冬。〇十一月。〇戊寅。高麗遣使謝封册。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三年五月。遣知中樞院事李子威謝册命。又遣尙書右丞韓棨告奏。時遼欲於鴨綠江將起榷場。故請罷之。

本紀第二十五道宗五

三年。

陸游老學庵筆記曰。趙相抃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顯抃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揖示之。蓋閻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抃之兩耳周而面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接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過。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百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更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鶴林玉露曰。趙抃之。哲宗朝出使。遼史失載。宋史又無年月。因附於此。

夏。〇六月。補〇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有星如瓜。出文昌。〇又曰。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四年。〇秋。〇九月。補

東國通鑑曰。宣宗思孝王五年九月。遣太僕少卿金先錫如遼。乞罷鴨綠江榷場。冬十一月。先錫還自遼。回詔曰。屢抗封章。請停榷場。諒惟細故。詎假繁辭。邇議便宜。況未創置。務從安帖。以盡傾輸。釋乃深疑。體予至意。

五年。春。〇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秋。〇八月。補

陸嘉淑辛齋詩話曰。蘇子由爲賀遼生辰國信使。在元祐四年八月。子瞻有詩送之。既至。國人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諜到燕都。識底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newline貌。恐防他日以江湖子瞻得詩。次韻云。既老年來亦甚都。時聞駭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鑑湖。聞newline時有刻石於使館者。今無存矣。〇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防談笑以江湖。滄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閱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〇岳珂桯史曰。承

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覺。轄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賈鶩是選。遼史蒸閱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舉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其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面謂我忘其一耶。不敢復言他。〇蘇轍欒城集。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曰。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終無止輕健飲昭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鬬。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謀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接伴耶律崇。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那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顯之。流。皆言及和好。誇曉歎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

六年。

道山清話曰。元祐五年。先公爲契丹賀正使。虜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荊南府。又問何故數出外。先公曰。純仁病足不能拜。嘗令補外養痾耳。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曰。公著去年冬於位。初不曾外補。乃眷睡耳。朝廷想見關人。先公曰。見在召用。虜人先是屢主即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上。微語曰。通書說與純仁。未幾。先公出館。八年。純仁再入相。上皆以此告之。

八年。春正月。

劉跂暇日記曰。元祐七年。賀正虜使耶律迪卒於滑州。虜人倒懸其尸。出澤。磯曰。是中又以筆管刺皮。府出水。以白礬塗尸。令瘦。俱令支骨以歸。

九年。〇冬十月。〇甲子。宋遣使告其母后曹氏哀。即遣使弔祭。

盡墁錄曰。元祐末。宣仁梁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回至滑州。死。劍其中央。以頭納孔中。植其足。又取棄數百。披猖偏體。以疏別道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召赴闕。過滑。聞虜使之不納。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既而三病三愈。竟復命。登對進前。上面稱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詣政事堂。諸公大笑。至其家。婦孫睥睨。阿翁劉地又卻來也。〇老學庵筆記曰。王聖美子語。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漁陽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識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智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虜候卒繼至。擒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蕊石散否。

鶚案。以上二事。皆元祐末。不知係何年。聊附於此。

十年。○夏。○六月辛未。宋遣使來謝弔祭。

郡齋讀書志曰。浮休居士使遼錄二卷。皇朝元祐甲戌春張舜民被命爲回謝大遼弔祭使。鄭介爲副。錄其往反地理及話言也。舜民字芸叟。浮休居士其自號云。○東都事略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他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

鶚案。宋史。宣仁太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遣使告哀於遼。十二月。遼人遣使來弔祭。遼史不書使臣姓名。宋史失書遣使報謝。今據塵堂錄及郡齋讀書志。知爲張舜民舜民自云。次年春。被差入蕃。則甲戌爲紹聖元年。而冠氏以爲元祐者。是年夏四月。曾布始請改元故也。

是又。高麗國王運甥子昱遣使來告。即遣使賻贈。

東國通鑑曰。寶宗思孝王十一年五月壬寅王薨。元子昱即位。冬十二月。遼敕祭使遣冽、副使梁頤。遣慰問使蕭褧、起復使耶律人文等來。敕祭使耶律魂堂祭。宣宗。慰問使傳詔於乾德殿。兼賜賻贈。起復使亦於乾德殿傳詔。起復爲驃騎大將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七百戶。

本紀第二十六道宗六

壽隆。○二年。

汪藻謀夏錄曰。有嚴版者。生女眞之酋也。聚族帳居多。其孫曰楊割。土人謂之楊割太師。頗能用其人。遂稱强諸部。與東海黃頭相攻十餘年。卒服屬之。楊割有子曰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方隆隆準。沈毅寡言。頗視諸重。而有大志。契丹壽隆二年。大國貝帳遊解里四郎君養亡命殺人。契丹捕之急。即嘯聚爲盜。未旬月。有衆數千。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累發兵討之。不獲。潛身棄弈女眞。結楊割爲亂。諸軍追襲。至其境不敢進。因命楊割邀之。楊割邀延觀望。數月。獨斬解里。遣其子阿骨打持首級獻之。餘悉留不遣。謂云已誅絕。隨行鞍馬器甲財物之類。稱已給有功部曲。契丹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等官。自是其徒陰懷異志。契丹知其爲東方患者。必此人也。楊割自平解里之後。自恃有功。始幷服旁近部族。證以務納叛亡。盜竊牛馬。好則以言說而取之。怒則以兵劫而有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以金珠名馬。歲時賂遺權貴。如此十餘年。終契丹道宗朝。未有以發。

鶚案。金史。太祖阿骨打爲世祖勃里鉢之第二子。謀夏錄作楊割子。非。

六年。○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冬。○十一月。○丙子。召憎巫閭山僧志達設壇於內殿。

蘇轍欒城集北使遼論北邊事劄子曰。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洪皓松漠紀聞曰。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慈侍臣以其强悍。成勸誡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死。屬其子固稔善待之。

十二月。○庚申。○宋遣使來謝。帝不豫。

陸游家世舊聞曰。楚公佃字農師。使虜歸。攜所得虜狸至京師。先君言。嘗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

辰。遼帝覽之。寢其議。卒證文烈。

三年。○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乙巳。彗星見西方。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彗出氐。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尾星。

五年春。○三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帝命崇德崇等齎國書詣宋。見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於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即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云。曩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倚重。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固。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彼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終存。而況於彼壓。元豐中。曾有報聞。皆爲止退。尊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愚瞽議以無從。盧遊端之有自。宋報國書曰。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難於北當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寖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綵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寨。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狡猾之甚。於此可知。宋遼之間。固應和睦。必謂深加沮卻。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體雖卑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終不相關。惟昔與宗。致書仁祖。論協力蕩平之意。深固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噩夢。而有猪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緘辭。有所未喻。輒遣先旨。諒不在茲。

遼史拾遺卷十一

本紀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

趙良嗣燕雲奉使錄曰、阿适、天祚小字。○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八年、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曾左丞弛致虛言、犯北虜年號、蓋遼先有重熙年、時後主名嶷、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

壽隆七年正月○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亙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

二年。

東國史略曰、高麗肅宗明孝王七年、遼遣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金緣爲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竝轡出郊、雪始霽、初唱云、馬蹶踏雪乾雷動、緣卽對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四年○夏○四月補

提日、偶爲隙光所射、輒死、性能膾肉、一臠之肉、以雞狸一犒投之、旋卽糜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餌也、又虜人負戴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卽編役之耳、一日、將就道、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楚公言、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則以束帛與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遂入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旦、遂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牘、則虜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問虜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爲不可、蓋利東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送使開其主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滅幞頭之光、行數日、旣除服、則佩服如常矣、獨副使忘洗幞頭、見者大笑、公平生持物以贓、因從容與語、使洗之、副使急謝。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九年夏四月、遼遣安遠軍節度使耶律嘉謨、利州管內觀察使夏賓醉來、册王爲忠勤奉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七百戶、賜車輅衣帶匹段鞍馬弓箭等物、泰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師傅、鴻臚卿張縯來、册太子爲順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車輅衣服匹段鞍馬弓箭等物。

五年春正月○丁酉、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事良詣來告、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遂以帝妹嫁夏國主、請罷所侵之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毬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盧經、銷馬線川兩壘、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聾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愕然、秋八月、天祚以林攄來使失情、遣使復往、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主聖人舉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卻無口耳壬、林詞窮、罵之、遞解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界上、朝廷一時爲之降黜。

冬十一月○丙辰、高麗王、韓國公王顒薨、子侯遣使來告。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十年九月丙辰、王不豫、冬十月丙寅、薨、太子侯卽位、遣中書舍人金緣如遼告哀、緣至遼賜宴、將奏樂、緣曰、臣來時、本國舉國皆服衰絰、今至上國、獲賞賜宴雖感恩榮、然臣子之情、不忍聞樂、固甚切至、遼主義而從之、朝見時、又乞除吉服、舞蹈、學士孟初謂緣曰、殿廷服色宜從吉、但除舞蹈可也。

六年春正月。

東國通鑑曰、春正月、遼遣祭奠使耶律淑、左金吾來、又遣弔慰使耶律忠、劉企常來、又遣劉鼎臣命王起復。

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冬十月己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

契丹國志曰、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盡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七年○冬○十一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朔、日食。

八年。

遼駐蹕寺沙門奉航輯記曰、師諱奉航、俗姓李氏、涿水新城縣渠村人、幼入緇門、訪道尋師就、至燕京

左街駐驆寺禮祥玉上人爲親教焉。清寧元年受具。自後負笈遊方。復歸本寺。辦修殿宇。大安五年。涿州惠化寺請爲提點。壽昌二年秋九月。京北華嚴寺請爲提點。乾統八年四月。遷化於駐驆之本院。門弟子善堅葬之祖師塔側。刻石爲翠塔。波迷師質行焉。

○二月。補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三年二月。遼道崇祿卿驍掾來。命王落起復。清安軍節度使道良、益州管內觀察使李仁洽來。册王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賜冠冕車輅衣帶匹段鞍馬等物。

九年○冬。○十二月甲申。高麗遣使來貢。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四年十二月。遣都官郎中李國瓊如遼。奏還女眞九城。

十年○秋。○九月。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

天慶元年○秋。○九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宋遣鄭允中、董貫使遼。貫至遼。若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命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齎皆極珍奇。至遼南浙鬃鬚之具。火閣書橱牀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遣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於朝。逃賜姓趙。後天祚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程史曰。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謁進。益簡眷遇。至命兼官吏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書禮三類。賞良嗣。賞貫名參詳。與轉一秩。馬亦可占其非據矣。余讀北邊遺事。見良嗣與王瓊使女眞。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崔碑刻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京。蓋上京乃契丹所謂西樓者。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親宗國顛覆。殊無不忝之悲。反吟詠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五京、乃上京綏州名。保機之故巢也。○周煇清波別志曰。政和間。和詵接伴遼使。至那臺。遼使柴誼指呼左右令獵。回詫曰。南朝有樂事乎。詵曰。南朝所樂獵德耳。遼使爲之落恨。

二年。○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俁之母死。來告。卽遣使致祭起復。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七年秋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薨。八月丙申。遣殿中監李德羽如遼告哀。遼遣敕祭使永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固、太常少卿王佐、敕弔使泰州觀察使蕭迪來。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眞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眞遣使來索。不發。○秋七月。女眞復遣使取阿疎。不發。○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爲帥。集女眞諸部兵。擒遼隙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耨撻不也。遇女眞戰於海江東。敗績。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耨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

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崔候崔公義爲都押官。控鶴指揮邢穎爲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眞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遣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爲十等死之。

東都事略曰。女眞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騧。俊異絶倫。一飛千里。非鷹鵰鶻之比。延縮縱弛。失道荒於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名女眞國人過海。語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雁苦。遂叛。○契丹國志曰。女眞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舍色俱荒。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捕鵝鴈。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眞。女眞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眞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率命。則召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亟是舉兵。謀叛。先是寧江州有榷場。女眞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眞。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眞所居之地。以河爲名也。○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曰。天祚嗣位。立未久。當中國崇寧之間。寖用奢侈。宮禁競尙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權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絶。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事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困悉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靡尙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小者若梧子。皆出遼東海汶中。每八月望夜月明如晝。則必大熟。乃以十月方采蚌取珠。而北方近塞。九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采蚌冰沒水而捕之。人以爲病焉。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既以俊鶻而得天鵝。則於其嗉而得珠焉。海東青者。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爲異。必求之女眞。每歲遣外膳坊子弟。趣女眞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卽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其後女眞不勝其擾。○遼金紀事曰。海東青出於女眞東北鐵甸等五國。遼主延慶酷愛之。每歲大率發使趣女眞以海東青入貢。發甲馬數百。取之五國界。集穴中。往往戰爭而得。國人脈苦。○葉子奇草木子曰。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眞。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釁。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搏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松漠紀聞曰。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眞。每夕必欲焉枕者。其國酋帥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來海東青使者絡繹。特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眞寢忿。遂叛。初女眞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爲女眞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眞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彼云第三個官人，亦呼爲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餘之不勝。復倍道之。亦折北。遼益至二十萬。女眞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則。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契丹國志曰。初女眞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槍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前後左右。結陣而馳擊之。百

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後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三朝北盟會編曰阿骨打自宴漁河歸疑遼見伐粘罕曰迎風縱擊順坂走丸禍至速矣不如乘其無備先併鄰國聚衆爲備以待其變於是併東額西渤二海部族用粘罕皆捨兀室爲謀主參與論議以鎧北割移烈冀宿閻母等爲將帥阿骨打有度量善謀粘罕善用兵好殺骨捨剛毅而强忍兀室善猜而有才自製女眞法律文字成其一國人號爲珊蝀珊蝀者女眞國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粘罕之下皆莫能及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集各部全裝軍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攻破之殺戮無噍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二千又敗遼副統蕭嗣先於出河店又敗涞流河黃龍府咸州好草谷四路都統誅殺不可勝計丁壯卽加斬截婦女輦上盤舞以爲樂所過赤地無餘○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五國頭城在會寧府東北自此而東分爲五國因名

十一月○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里朵爲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戊寅、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眞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將皆畏特烈等往援咸州竟爲女眞所敗

契丹國志曰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遼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卽降宜劃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當農務富民有出一百軍者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皆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場檢刀甄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涞流河路都統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衙尉卿蘇壽書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遼河古奴草嵎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獨涞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眞軍馬初一戰精卻各退保柴柵是夕都統斡離朵誤聽漢軍已遁卽領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女眞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爲女眞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梁上盤舞爲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眞亦爲阿骨打吞併分揀强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本紀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

五年○秋七月○八月○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遵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於護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眞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一夕軍中戈戟有光焰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又曰是歲宋遣羅選侯蒞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謀及錄曰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八月率番漢兵十五萬出長春路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亙百里鼓角旋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胡覩姑爲都統柴誼副之而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眞北軍深入至鴨漲江人心疑懼章奴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燕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女眞可不戰而服章奴謀泄竟奔上京立燕王燕王後所謂耶律淳者也翌日天祚退十三里欲班師諭戚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皆欲一戰退舍何爲天祚亟召諸將問策皆願望塵敢言再傳令進兵十二月十三日女眞乘哭丹來陳三面急擊之是日天大寒積雪數尺日正赤無光天祚親臨陳戰三合已橫屍紛然忽御旗西面傾衆隨之而遁去女眞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令軍變譁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衆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神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閏月己亥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五月○女眞攻下遼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十一年正月遼東京渤海人作亂殺留守蕭保先立僉書高永昌僭稱皇帝國號大元建元隆基○契丹國志曰天祚命張琳討渤海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北儒遼河三叉梨樹口張琳遣晨宰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遼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割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濟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勞諸軍少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飢告謀歸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譴授遼興軍節度使女眞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眞遣兀室訥波勃菫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隗、吳搗天等所在蜂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又曰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譴

奉先西南面招討、撥用耶律大悲奴爲北樞密使、遣查剌問知樞密院使、問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盆、柴詡等參議、數人皆昏懦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譏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咸睚眦、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遠近傳爲笑端。

七年丙○二月。

東國通鑑曰、谷宗文孝王十二年二月、金綠騅奏、金兵攻取遼開州、襲來遠城、下大夫、乞打、柳白三營、遠燒戰艦、統軍耶律淳與來遠城下刺史常孝孫等、率其衆、載船一百四十艘、出泊江頭、移牒我寧德鎮、以來遠、抱州二城歸於我、遂汎海而遁。

秋、○八月丙寅、○命都元帥秦晉王趙、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澄怨軍八營。

契丹國志曰、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凱秦晉王淳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用、兼遼東民白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爲軍、彼可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溫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監益軍、聽降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敷運脚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令禁軍、武勇軍共三萬餘人、自六年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借辨、潛謀作亂、遣首徐騎趙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張關羽所殺、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十一月、到徽州、與怨軍共途、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有足如月、徐徐而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趙、過女真軍、戰於蒺藜山、敗績、女真復拔顯州、旁近州郡。

謀夏錄曰、天慶七年夏、命燕王再會四路兵馬防秋、十月、至陰涼河川、聞怨軍無衣、劫乾州、十一月、燕王領輕騎二千、如顯州討怨軍、次懿州、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號召大軍會徽州、天慶八年正月十三日、過女真州東、陳未合而潰、初女真入寇、多占天象、如白氣經天、白虹貫日之類、契丹輒敗、是夕、有氣若火光、起東北、赫然如壹軍中皆無鬬志、燕王與麾下百餘騎、退保長泊魚務、女真渡西入新州、節度使王從喻開門降、焚掠而去、經咸、懿、濠、衞等州亦然、別遣閻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復大敗、副統蕭幹者奔醫巫閭山、入宜州、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真以馬疫、破乾、顯等州而歸。

鶚案、秦晉王淄蒺藜山之敗、謀夏錄作天慶八年、與史差一年。

契丹國志曰、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喪夜晏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盛、駝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爲備、常謂左右曰、若女真兵來、吾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爲兄弟、又國爲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其亡

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即以爲威德可加、彼何能爲、復自縱肆。

是歲、女真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

契丹國志曰、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樞密院副使、高永昌僭時降女真、頗用事、○三朝北盟會編曰、有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祕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帥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欲與帥旅、當變家爲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不能、比者、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册帝號、封諸蕃、傳檄聲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鴻基、興帝王之壯觀、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阿骨打大悅、與乞買等皆惟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赤阻爲國號、阿赤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爲姓、以晏爲名、○金太祖實錄曰、太祖先爲完顏部人、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鎔鐵爲國號、鎔鐵雖堅、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爲珍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

鶚案、金史太祖卽帝位、建元收國二年、乃改明年元爲天輔、則楊朴之謀、當在收國元年、遼史誤矣。

八年○夏○五月。

大金國志曰、天輔元年、時宋徽宗重和改元、遼天慶八年也、春、遼燕王淵將怨軍討金、而金人適至、淵遁於徽州、未陳而潰、退保長泊魚務、於是金人大掠、經新、成、懿、濼、衞五州、皆降之、○契丹國志曰、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

契丹國志曰、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咸、信、蒲、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豪、秦、蔚等五十餘城、內竝遼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石、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九年春、○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國舉事蕭習泥烈等、册金主爲東懷國皇帝。

契丹國志曰、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圍、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謀夏錄曰、楊朴既爲女真建號、因說曰、自古英雄開國、須受禪、或求大國封册、天慶八年八月、阿骨打遂遣人契丹求封册、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骨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議、耶律奉先等喜、以爲自此無患、遂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册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衞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使、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册使、備天子冠冕玉册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册女真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册文曰、陛對天地之閎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

重任。皆衣爲事。國服宅心。眷惟遹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沃巨沒。材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風父之緒。碧雲蒼野。固須振於梁材。皓雪飛簪。時不推於綰穀。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福。嗚呼。義敦友睦。地列婁猨。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只敬只。式孚於休。以大聖大明。犯阿保機號。改爲至聖至明而已。餘悉從之。

秋七月〇金復遣烏林荅贊謀來責册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册文有梁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哉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〇九月〇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册稿使金。

謀夏錄曰。十二月。至金國。阿骨打召楊朴、高慶裔、高隨等雜覈。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國乃書稱小邦。懷其德之義。又無策爲兄之文。如遙芬多哉。皆非美意。彤矢象輅。亦語侯事。梁材二字。意尤輕侮。命習泥烈歸。易其文。契丹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意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酋爲謝乃解。人皆百餘。三月。遣習泥烈楊立忠回云。册文皆我。我不能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卽已。能從我。今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憲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〇松漠紀聞曰。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寢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册帝爲兄。弟國。及尙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諸酋不可。乃曰。我不能爲兄。但爲叔父。天祚大怒。叱出使。欲斬之。粘罕等百餘。救解

遼史拾遺卷十二

本紀第二十九天祚皇帝三

保大元年

契丹國志曰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陲然逸國防電如故有東南路都軍將領蕭小酬坐討平州城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蕭仲孫等倡率忽軍作亂攻錦州月餘不能下粘都統耶律余覩援兵至忽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爲四營撥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兵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統禁軍或資濟貧欲分其勢也余覩謂蕭幹曰前年南疊叛趙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錦州若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忽軍未能報忽於金人而嫉忽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竝奏卒從蕭幹之議

春

契丹國志曰春日有雹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鎔金而涌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

松漠紀聞曰大將余都姑即余覩以前軍十萬降遂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己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擒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騷亂皆莫爲用女眞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寖逼中京

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余覩引金人婁室幸堇奄至遂奉先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囘矣上遂賜晉王死梁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梁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遍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遣傅國璽於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馬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竝爲都統大和宮使耶律補得副之將兵屯鴛鴦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於北安州遂降其城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羣牧使謀魯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廻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

謀瓦錄曰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兀魯、國相勃極烈幷粘罕、兀室等悉師度遼而西用降將余覩爲前鋒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右北口壁敗契丹降奚部以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奚西過平地松林太子墳駐白水州別遣精騎五百留松亭關邀中京奔逸車乘是歲天祚在燕聞報催及郎日出居庸關就鴛鴦濼飛放質明避也尋聞余覩爲前鋒遂奉先謂天祚曰余覩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欲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天祚惑之賜死晉王賢死非其罪聞者無不揮淚自此人心益攜三月十一日報余覩兵至天祚震懼人莫爲用率衛士五千奔雲中應三局珍寶祕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爲金人所掠道中衛兵稍引去能從者獨趙王梁王與三百餘騎爲金人追及由石窟寺道去過雲中見留守蕭查剌撫之曰賊至矣請守城取馬二千四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入夾山金人至雲中蕭查剌與都轉運使劉企常開門降金人留精騎二百爲衛而急追天祚旬日不回城中推卒長韓執讓爲都統遂出查剌及衛兵閉門守遣人向燕王求救時燕王新立無兵第檄奉爵二州應援而已金人回破城執執讓等殺之其餘不問於是雲中朔應等州皆沒○三朝北盟會編曰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故論國相勃極烈幷粘罕兀室悉師師度遼而用降將余覩爲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莫知所在而天祚遼至燕山矣又懼追騎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從西北走鴛鴦泊女眞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將至鴛鴦泊遇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漳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虜所不能至也女眞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府整諸州以延引時日也○紹興堅志曰國兵初西來緊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破城後被縛壯士至檻坡盡殺之中有喚蘇不顧者亦杭雜積尸中得兩腹甚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羣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

匈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藥。塔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曹氏小童爲軍士掠逐。與羣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梧擊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遂犬入人家。比出。兒遂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張欽大同志曰。夾山在朔州城北三百四十里。遼主天祚避女眞。奔夾山。即此。

初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稹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逐鬼也。○契丹國志曰。及四月。燕王道知宣徽南院事。蕭乙薛等。楹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遂回。宋命太師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貫遣張覺、趙忠、齎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道得書。斬其二使。五月。童貫再遣閻門宣贊馬擴。持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不從。是時種師道、楊惟忠將左軍。種師中將右軍。王稟將前軍。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翼京將右軍。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度。以劉翰、宇文黃中爲參謀。鄧珪、鄧肅爲廉訪。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遍示民伐罪之意。燕王道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前軍統制楊可世趨固安。薄南。爲林牙所掩。被傷而退。燕王道遣幹辦官於范村。與宗道、楊可世、劉安、劉翰會。議進戰之策。宗道等以爲兵多而番軍少。宜幹建議。精銳。東、西翼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從長道金人入寇。往往置山谷沙漠間。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爲軍。支贍家錢三十貫。當之後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擾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擒軍以取悅人心。

六月。○酋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宋貢。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於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覺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籍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爲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

三朝北盟會編曰。初燕王病臥於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祕等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託故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乞王師爲援。授契丹知之。遂不果。後介休縣遇納人傳道說臨邛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溫父子。嘗遣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齎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父子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以自盡。子奭、凌遲處斬。籍其家貲。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溫爲廣陽郡王。子奭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爲順○又曰。耶律淳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爲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於智取。古今定論。

肅愛。尚不忍從。奈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譖。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爲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徇衆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開邸。體予至懷。

夏四月辛卯。西面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爲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

脫脫等金史曰。天輔六年。閻母、婁室略定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軍士聞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契丹國志曰。及四月。燕王道知宣徽南院事蕭乙薛等。楹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遂回。宋命太師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貫遣張覺、趙忠、齎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道得書。斬其二使。五月。童貫再遣閻門宣贊馬擴。持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不從。是時種師道、楊惟忠將左軍。種師中將右軍。王稟將前軍。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翼京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度。以劉翰、宇文黃中爲參謀。鄧珪、鄧肅爲廉訪。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遍示民伐罪之意。燕王道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前軍統制楊可世趨固安。薄南。爲林牙所掩。被傷而退。燕王道遣幹辦官於范村。與宗道、楊可世、劉安、劉翰會。議進戰之策。宗道等以爲兵多而番軍少。宜幹建議。精銳。東、西翼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從長道金人入寇。往往置山谷沙漠間。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爲軍。支贍家錢三十貫。當之後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擾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擒軍以取悅人心。

六月。○酋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宋貢。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於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覺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籍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爲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

三朝北盟會編曰。初燕王病臥於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祕等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託故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乞王師爲援。授契丹知之。遂不果。後介休縣遇納人傳道說臨邛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溫父子。嘗遣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齎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父子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以自盡。子奭、凌遲處斬。籍其家貲。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溫爲廣陽郡王。子奭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爲順○又曰。耶律淳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爲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於智取。古今定論。

歷數難移。是以聖人戒於盈滿。故秦皆國王耶律滑哥。九族之內。推爲仲叔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超朝不拜。文印不名。皆降聖書。別賜金券。日隆恩禮。朕實推崇。衆所共知。無負於國。比因寇亂。遂肆叛逆。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秉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僭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乘輿。僞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爲翊戴之臣。以侯騶狙詐處淸密之任。不踰累月。使至台階。刑獄濫冤。紀綱紊亂。恣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於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姦。靡息偸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絕嗣滅家。人鬼所讐。取笑天下。而又楓申道谷。拒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僞命。其逆臣李處溫父子。同惡貪婪。殺戮無辜。助爲不法。衆心離散。立致分崩。狼狽荒遂。容身無地。歸誠難貸。令在必行。假其餘生。屑示寬大。據耶律淵大爲不道。棄義背恩。簒戾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並行削奪。幷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隨氏。外據皇太叔幷妃。別無關礙。更不施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觀天意。俯順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爲臣子者。可不愼歟。○東都事略曰。童貫聞溫死。恥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閒可乘。復自冀州回雄州。裒乞益兵。王黼爲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爲其大發陝西將兵。及罷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於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眞已破雲中府。叩居庸關。勢已蹙。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爲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草木子曰。遼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槍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撫故忽失二認旗。其後兵皆敗衄。

謨爲失以兵來援。爲金人敗於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及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

燕雲奉使錄曰。阿骨打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衆兵於五國崖而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僞駙馬蕭規。天祚引數騎遁去。及夏國主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眞都元帥遣其偏將寧江州、婁宿、孛蓋統兵七千。與夏人連戰於阿魔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暮積冰。涼山水遽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騙氣銳。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竝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寧江州、婁宿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諸議事於朝廷。

九月。

三朝北盟會編曰。郭藥師者。渤海鐵州人。契丹以爲裨將。領常勝軍。本謂之怨軍。始遼人征伐女眞。爲女眞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然女眞入則怨軍從之爲亂。退則復服。初未嘗報怨也。天祚與畢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簡幹遂拜藥師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及九大王死。蕭后攝政。藥師見遼將亡。遂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覆之徒。虜中號健鬪者也。其下有四將。號彪官。每彪五百人。常勝軍本二千人。謂之怨軍。始遼人征伐女眞。爲女眞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然女眞入則怨軍從之爲亂。退則復服。初未嘗報怨也。天祚與畢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簡幹遂拜藥師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及九大王死。蕭后攝政。藥師見遼將亡。遂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覆之徒。虜中號健鬪者也。其下有四將。號彪官。每彪五百人。常勝軍本二千人。謂本朝收復之後。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至五萬。○燕雲奉使錄曰。郭藥師初以武勇四軍蒐授殿直。從征女眞。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忽報易州降。宋。藥師可以捨虛而入。宜選輕騎。由固安渡盧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演民知王師至。必內爲應。燕城可得也。乃命趙鶴壽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駐軍。次日質明。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雄郊民。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陳於憫忠寺。○中興姓氏錄曰。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藥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雲先遣副總使趙鶴壽奉表降於貫。朝廷加藥師虔州觀察使。令隸劉延慶軍爲鄉導。藥師獻入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還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襲燕山。藥師遣數隊。雜鄉民。奪迎春門入。陳於憫

超瑄、韓璧謀叛。已決。召遹幹開宴款密。說其歸宋。謂幹必從。幹怒曰。豈可背朝廷耶。藥師念受遇恩。不敢害幹。幹所領軍無多。慮禍及。遂啓鑰而去。藥師召所部論曰。天祚失國。天下分崩。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重兵已下易州。此男子取金印大如斗時也。衆皆聽應。遂因監軍道徐慶等。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鋭騎五百。一州四縣人民。奉表來降。表曰。臣生幽昧之鄉。未被文明之化。嘗思戴日。何啻望雲。邇者天祚皇帝。恣樂蠻夷。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國。旋致在忽。女后攝政。宄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等縱處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爲戎首。竊稔姦謀。燔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德。撫乃以讐。以是思戴舜以同心。恥助桀而爲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貲所願也。非敢望焉。宣和四年九月十日。○九朝編年備要曰。宣和四年九月己卯。郭藥師以涿州來降。以其軍八千。隸劉延慶爲鄉導。癸未。蕭后遣使納款稱臣。○封有功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召蕃漢百官議曰。易州高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國步艱難。宗社將覆。今與卿等議去就。兩國孰可倚者。納款臣屬。亦無恥也。或謂金人方强。宜附之。或謂遼、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是。遂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炎、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儉使金。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本朝。皆奉表稱臣。蕭后表曰。遼國太后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汙。聚衆流而成會。太陽舒照。豈婚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欲泣陳辭。伏念妾先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蹙迮望速。已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祀。孰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遺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至淪徂。發喪悼嬖。編縞比鄰。常欲引十戈而自衛。與社稷以偕亡。伏念生靈。罹此塗炭。與其陷執迷之咎。曷若爲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爲命。數文德以柔遠。務武烈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徐生。尤荷永綏之惠。德興元年九月十日。○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契丹爲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於軍中。頗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眞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蓋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爲南朝憂。脣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於朝。遼既亡。金人果背約。

冬十月。

三朝北盟會編曰。宣和四年十月。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曰。契丹四軍以全師抗我。則燕山可以捨虛而入。宜選輕騎。由固安渡盧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演民知王師至。必內爲應。燕城可得也。乃命趙鶴壽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駐軍。次日質明。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雄郊民。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陳於憫忠寺。○中興姓氏錄曰。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藥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雲先遣副總使趙鶴壽奉表降於貫。朝廷加藥師虔州觀察使。令隸劉延慶軍爲鄉導。藥師獻入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還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襲燕山。藥師遣數隊。雜鄉民。奪迎春門入。陳於憫

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遣人諭遣太后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雙雙門。下馬步戰。又敗。皆棄馬。與楊可世堕城而下。兵將死傷大半。契丹四軍大王遣幹率藥師、可世全裝馬。以示延慶軍。恐而潰。○九朝編年備要曰。藥師遣人諭遣后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遣幹知我師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虜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望高望之。則燕王家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鬬。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緣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封氏編年曰。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盧溝未動。延慶聞燕城復失。又聞瑞河諸糧軍張令徽、劉慶仁於雁門鎮攻陷蔚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遮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七月。棄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藥師乘勝追擊。過盧龍嶺。遣幹爲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於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離不率衆出犯景、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於峯山過王師。大捷。斬獲三千級。生擒僞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衆。獲耶律德光僞尊號寶檢、契丹金塗印數十。幅重器甲冑馬牛口。不可勝計。○招者年籍史曰。宣和中。師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古寶玉符。形製與貢目等。粲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爲周之濬符。乃詔圜丘祭天之器。倣古盡用吉玉。

鶴案。蠡離不即回窩保四軍大王遣幹也。

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遍蒐燕之大家東徙。以燕室、城及涿、易、檜、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金既破契丹。至燕駐軍。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填壕。掘城爲縱道。徙樓櫓反臨城中。需索掠取人物俱盡。乃退。○平燕錄曰。金人用阿骨爽計。寸金寸土。寘取殆盡。將燕城職官民戶技術嬪媚優黃冠羣緇。金帛子女等。席卷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爾。燕人皆怨。說粘罕不當與我全燕。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阿骨打不允。由雲中留白水。○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往氣候已慕。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燕之鄉兵攻撓。因罵余覩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以遣人留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亭關去。全師復由居庸關之駕鵞泊。抵天祚出路。以絕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宋。○張匯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凡此數關。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營、濼三州。自後唐爲契丹所陷。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濼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朝廷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之路。並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平州。與燕山異路

解。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陳士元遼志曰。保大二年冬十二月。金克遼燕京。訪得平州人韓詢。使持詔招諭平州曰。朕親巡西土。庶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優恩。一應在彼大小官員。可悉充舊職。諸囚禁配隸。幷從釋免。時遼主尚在天德。雖開諭而民不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離保僭號稱天復元年。

契丹國志曰。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於夾山。時奚、勃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僭號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遵。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於雁門鎮。攻陷蔚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遮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藥師乘勝追擊。過盧龍嶺。蕭幹爲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於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離不率衆出犯景、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於峯山過王師。大捷。斬獲三千級。生擒僞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衆。獲耶律德光僞尊號寶檢、契丹金塗印數十。幅重器甲冑馬牛口。不可勝計。○招者年籍史曰。宣和中。師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古寶玉符。形製與貢目等。粲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爲周之濬符。乃詔圜丘祭天之器。倣古盡用吉玉。

鶴案。蠡離不即回窩保四軍大王遣幹也。

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遍蒐燕之大家東徙。以燕室、城及涿、易、檜、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金既破契丹。至燕駐軍。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填壕。掘城爲縱道。徙樓櫓反臨城中。需索掠取人物俱盡。乃退。○平燕錄曰。金人用阿骨爽計。寸金寸土。寘取殆盡。將燕城職官民戶技術嬪媚優黃冠羣緇。金帛子女等。席卷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爾。燕人皆怨。說粘罕不當與我全燕。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阿骨打不允。由雲中留白水。○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往氣候已慕。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燕之鄉兵攻撓。因罵余覩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以遣人留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亭關去。全師復由居庸關之駕鵞泊。抵天祚出路。以絕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宋。○張匯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凡此數關。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營、濼三州。自後唐爲契丹所陷。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濼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朝廷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之路。並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平州。與燕山異路

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既據平州。則淵內之地。蕃漢雜處。欲無侵漁之患。得乎。故幹離不自平州入寇。此則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顧炎武京東考古錄曰。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路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路。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師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案通鑑。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瀘關之險。契丹每窺牧於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加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取之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瀘、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瀘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於瀘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六月。○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鶚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帶甲萬餘。設有文武材可用爲屏翰。不然。將爲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鶚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妥撫。與免三年常賦。設閫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屯來州閫毋。閫平州附宋。以二千騎間諜先入營州。設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迎平州爲泰寧軍。以設爲節度使。以安弼爲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設喜。遣迎金人。謀知舉兵來襲。設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設。王安中諱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設也。以兵來取。安中不得已。殺設。函其首送金。

亡遼。設曰。張設之拒金人也。外則遼款於大宋。通好於燕幹。而緩急求援。內則奉天祚靈像。舉事自而後行。詐遣人奉迎。以圖興復。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鶚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嘗被辱。後綵張設放歸。恐金人來捕。意欲大宋與金人鬬。則後難來取。必不發。乃見王安中。共爲遊說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百餘里。帶甲十餘萬。張設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制梁師。幸招致之。不然。則恐復西迎天祚。北合燕幹。並爲我患。燕山豈得安。安中入其語。深以爲然。勸朝廷納之。有臣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聞等語。差官伴送李安弼等。齎奏赴闕。趙良嗣力爭以爲不可。恐必招女眞之兵。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三朝北盟會編曰。金人閻母圍王軍二千餘騎來。聞平州事作。前來問罪。先入營州。張設發兵拒戰。閻母以軍少不敵。不交鋒而退。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設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衆。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以銀絹告敗賞其軍。○又曰。是日。宣撫司撥銀絹數萬前去犒賞。幷朝廷遣李安弼及張設弟齎詔敕前去平州。設聞之喜。率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謀知之。率精騎襲破設。設挺身走。不及入城。遂開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擒詔敕往投之。而設之母妻已爲金人所獲。金人得詔敕。由是大怒而憾我矣。設至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幹離不遂圍平州。簡銳士、參謀趙仁查、張鈞棄城走。循麾下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等奔燕京。四散藏匿。獨張敦固與軍人死守。○亡遼錄曰。二太子攻破平州。知張設爲郭藥師所發。藏常勝軍中。差人移文索取。卽具稟申朝廷。累舉道君皇帝詔。不令發

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若不與。則無以塞責。不得已而縱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八月。○金主阿骨打死。

苗耀神鑒記曰。女眞始祖揩浦。出自新羅。奔至阿觸胡。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焉。六十未娶。是時酋豪以強陵弱。無以制度。揩浦劈木爲剋。如文契約。教人攀儅生息。勤於耕種者。遂至巨富。若逃盜鵝雞豚狗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條笞撻。外賠倍七倍。法令嚴峻。巢斷不私。由是遠近皆服。號爲神明。有鄰豪以強陵弱。無以制度。揩浦劈木爲剋。如文契約。教人攀儅生息。勤於耕種者。遂至巨富。若逃盜鵝雞豚狗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條笞撻。外賠倍七倍。法令嚴峻。巢斷不私。由是遠近皆服。號爲神明。有鄰豪侵暴酋長。姓結徒姑丹、小名聖者貨。有室女。年四十餘。尚未婚。遂以牛馬財用農作之具。嫁之於揩浦。後女眞衆酋結會推爲首領。生訛辣骨。繼其父業。訛辣骨生保保。保保生海。保保海生隨闊。自幼習射采生。長而善騎射獵。教人燒炭煉鐵。刻木爲器。制造舟車。種植五穀。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風。山是鄰近每有不平。皆諮所諸。遂號孛堇。臣服契丹。生三子。長曰兀列。次曰失侶。幼曰烏熱。爲孛堇。生貨攜北之五祖。迺然超萃。由是契丹拜爲寧江軍節度使。呼曰太師。生五子。長曰劾閭。乃粘罕也。次劾姑遜。次劾里孛。次蒲速越。次楊割太師。劾里孛生長子兀囉。末第二子兀古達。乃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三年甲午歲。年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晏。改收國三年爲天輔元年。其在位九年。創業艱難。未嘗少息。至燕京。入內見大殿搖動。出於城東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以白礬大鹽淹歸阿觸胡御寨葬之。後遷於墳山。號曰泰陵。兀古達卽阿骨打也。○楊循吉金小史曰。晏齡達有大度。知人善任。能與其下同甘苦。初稱帝時。國相前跪奏事。流止之曰。今日皆諸君之力。吾初貴。未易改舊俗也。諸酋皆感泣再拜。初得燕京時。遼宰相張珦上謁。還其田宅而封左企弓等官。又從宋索趙溫、孫則解其縛而用之。初從遼乞阿疎。遼不與。因以起兵。及得阿疎。不過杖而遣之而已。晏初興。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盛。居民往來。車馬雜沓。自前抵後。遙爲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春發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廷誠過兩雪。雖后妃亦去轝而行焉。

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亡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亡者進鞋與靿。欲煮亡者卽跪坐。倚之假寐。亡者雖惟嚼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舟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酋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於寧江州。

旁。

茅齋自紀曰。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孛堇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爲隨行僧

所勒。謂南朝弱。必不敢隱留。當爲女眞所索。等辱耳。不可再辱。莫若徑歸女眞。亦不失爲王也。天祚意決。不進。婁宿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天祚從之。兀室遣人護送歸國。仍封海濱王。留諸東京。踰年而死。○松漠紀聞曰。中京被圍。天祚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及入雄州。縻國。提女眞之强。不果納。遁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鞍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僅天徵雪車馬。皆有轍迹。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論降。未復。婁宿下馬。跽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侫。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亡遼錄載天祚降書曰。遼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廊伏待罪臣開人不患其勇。患其爲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位。艱子傳孫。郊祀上帝。內外歡歷。豈意徹臣。背寒命薄。無德可聖。不能當此。夙夜憧憧。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籍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乘惡競與。譖辭蜂起。故茲慚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發憧之極。如坐桁楊。蓋聞軹道之放。荷蒙於恤。況若新安之歎。例受無辜。念濊皇之仁恩。誕敷湍澤。詔項羽之過惡。冤免終僇。臣所懇者。乞諧軹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聖聰。昧死謹言。○契丹國志曰。天祚御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而殂。○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道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游畋荒淫。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卯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即位。號天祚皇帝。延禧未即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冤。頗歸心焉。及即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於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所向輒克。十年之間。身擒國亡。可不哀哉。○許採陷燕錄曰。宣和入燕士大夫。爲買珠玉錦繡等物。相高低至數十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盡收買。馬爲擊鞠。左右兵馬。先以贏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鞠。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有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

鶴案。遼史載天祚即於被獲之年病終。爲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也。金史不載天祚告殂之期。而天會四年。有海濱王家奴誣王欲亡之事。想即以是年終。馬擴、葉隆禮所紀。俱云僭諸東海隅。逾年而死。爲不誣也。至天會五年四月。左都監宗翰、宗望始以宋二帝歸。天會十三年四月。悼德公薨。正隆元年六月。天水郡公薨。是天祚與二帝未嘗相見也。至正隆六年。不但二帝已亡。而天祚之亡亦久矣。四遼紀聞、竊憤錄二書。荒誕不足信。故筆而辨之。

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

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輪林學士。被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擯五子。皆遁。詰旦。粘罕怪其且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大實不以爲恥。强之。極口媿謝。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眞遣故遼將余睹姑帥兵經略屯田於合蘭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睹姑道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頓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遂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眞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遂餘黨猶居其地。○趙子砥燕雲錄曰。沙子裏者。在沙陀之西北。去金國四千里。廣有羊馬。人藉此爲生。五穀惟有糜子蕎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草茂。冬月不雕。雖枯不梗。馬可夙。柔如氈毯。南接天德、雲內。北連党項。國南關口到此數程。無水。惟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毬盛水。駝負之。天

雨道皆栽榆樹。少帝立庭下。堂上金紫人朝服侍衛甚多。坐中三人西向。二人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趙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一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爲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日。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宗眞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瓶。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珍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紗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沃之。取其汁漉衣服。及草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散。人有奇病。服之即愈。燒之。天神皆降。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二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人。美貌者入富貴家。醜陋者入民庶家。二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北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竊憤錄曰。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耶律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兵馬爲擊鞠。左右兵馬先以贏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鞠。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有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

鶴案。遼史載天祚即於被獲之年病終。爲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也。金史不載天祚告殂之期。而天會四年。有海濱王家奴誣王欲亡之事。想即以是年終。馬擴、葉隆禮所紀。俱云僭諸東海隅。逾年而死。爲不誣也。至天會五年四月。左都監宗翰、宗望始以宋二帝歸。天會十三年四月。悼德公薨。正隆元年六月。天水郡公薨。是天祚與二帝未嘗相見也。至正隆六年。不但二帝已亡。而天祚之亡亦久矣。四遼紀聞、竊憤錄二書。荒誕不足信。故筆而辨之。

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

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輪林學士。被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擯五子。皆遁。詰旦。粘罕怪其且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大實不以爲恥。强之。極口媿謝。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眞遣故遼將余睹姑帥兵經略屯田於合蘭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睹姑道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頓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遂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眞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遂餘黨猶居其地。○趙子砥燕雲錄曰。沙子裏者。在沙陀之西北。去金國四千里。廣有羊馬。人藉此爲生。五穀惟有糜子蕎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草茂。冬月不雕。雖枯不梗。馬可夙。柔如氈毯。南接天德、雲內。北連党項。國南關口到此數程。無水。惟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毬盛水。駝負之。天

祚有子趙王者。見在金門御案。許王者。乃元妃所生。年十八九。今在沙子。天祚之弟。大石林牙已立爲主。稱天輔皇帝。結集兵馬。已及數十萬。待時興舉。

鶚案。二書所紀。全與遼史不合。史本紀。戰梁王雅里爲耶律敵烈所立。非大石也。皇子表。載天祚六子。趙王從天祚至白水濼。爲金師所獲。許王至青冢濼。爲金師所獲。大石皆遁入西域。至起兒漫。百官册立爲天祐皇帝。又安所得既獲之許王而立之乎。沙子地名。亦不見遼史。此皆傳聞之誤。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曰。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設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算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

宋濂等元史曰。太祖元年丙寅。發兵復征乃蠻。太陽罕子屈出律挈。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戊辰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挈時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都。脫脫中流矢而死。屈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王菊面可汗。時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都。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王菊面可汗。已巳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元史曰。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來朝。以其子遣使來附。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十年乙亥冬十一月。耶律留哥來朝。以其子斜闍入侍。十三年戊寅。伐西夏。夏主李遵頊出走西涼。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真札剌率師平之。高麗王瞰遂降。○宋元通鑑曰。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爲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遣兵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衆至十餘萬。自爲都元帥。遣使附於蒙古。遂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元好問遺山文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曰。軍勳征契丹。徐族是爲西遼。歷古端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元史曰。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入魯渾川。皇子兀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入剌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鶚案。屈出律出奔。元史不詳所終。至耶律留哥爲遼人之苗裔。西域諸國爲契丹之徐族。故備述其事。以終遼紀焉。六哥、疑卽留哥之譯音也。

遼史拾遺卷十三

志第二營衛志中

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王易燕北錄曰。春捺鉢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濕甸住坐。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止。冬捺鉢多在遼甸住坐。所謂捺鉢者。戎主所至遊幸處。○使遼錄曰。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於冰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鵝。號海東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程大昌演繁露曰。契丹主達魯阿鉤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王易燕北錄云。牛魚、鱘長鱗硬。頭有腮骨。重百斤。卽南方鱘魚也。鱘、鱘同。本草旣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鱘也。鴈道使契丹詩云。曾明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貴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鉤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貴牛頭也。○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六年。遣王欽若等詣兗州。祠汾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遼主射獵。傾帳下騎擾擊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搏之。或親射焉。遼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鴨錐。每初獲。卽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故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帳氈。藉草圍基。雙陸。或深澗張鷹。

321

志第四兵衛志上

兵制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儀曰。遼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帥府。雜寧番漢兵。太弟總判之。其外則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兵。在雲州、歸化州之北。二王皆坐在樞密下。帶平章事之上。舊例皆賜御服節度使。參於旗鼓之南。乙室王府亦掌契丹兵。然稍卑矣。其有居雁門之北。似是契丹別族。其坐在上將軍之上。又有奚王府。掌奚兵。在中京之南。與留守相見。則用客禮。大抵遼人以元帥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統軍。掌契丹、渤海之兵。馬軍。步軍司掌漢兵。以乙室王府守山後。又有雲、應、蔚、朔、奉聖等五節度營兵。遂州又置鄉兵。其西南路招討。掌河西邊事。西北路招討。掌捷筍等邊事。其東北則有撻領相公。（遼人呼撻字。如春字入聲。領。音近嶺。靠黑水等邊事。正東則有注展相公。掌女真等邊事。（番語注展。即女真也。此皆守邊者也。國中隨部族大小。各有節度使。不屬州縣。遼人從行之兵。取宗室中最親信者。爲行宮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於南北王府、十宮院人充之。亦有大內點檢、副點檢之官。以備宿衛。北王府兵剌左臂。南王府兵剌右臂。十宮人呼小底。如官奴婢之屬也。巡警者。呼拽剌。族部分各有首領。及將官等。渤海亦有宿衛者。又有左右等五北室。（北音牌。亦音猫比之比。契丹謂金剛爲北室。取其壁壘之形。皆不中法相。鬚毛俱不翦剔。云爲遂性則滋生益繁。此養馬法也。

志第七地理志一

上京道

上京臨潢府。○溱流河。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爲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製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界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爲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六程。自和里朶寨九十里至何魯辛莊寨。自北而南。莫知遼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溱流河。行終日之內。山無一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豈天以此限兩國也。溱流河闊二十餘步。以船渡。

○長泰縣。○郭顯誠附

元好問遺山文集。費縣令郭明府墓碑曰。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勿耀。大父顯誠。遼曰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

周廣順中胡嶠記

五代史曰。胡嶠陷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妒。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廬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清異錄曰。胡嶠飛龍鵰飲茶詩曰。沾牙盌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嶠宿學雄材。未達爲耶律德光所虜。後間道復歸。○册府元龜曰。周太祖廣順二年。以契丹虜部員外郎胡嶠爲汝州魯山縣令。以其歸化故也。○將一葵亭山堂外紀曰。胡嶠詩。辦裹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爲契丹國主生辰使。

祖州天威軍上節度。○西樓。○太祖天皇帝廟。

趙志忠脞廷雜記曰。太祖自號天皇王。於所居大部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金節要曰。劉豫既廢。韙懶逼其北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上京地居燕山東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保機西樓是也。○契丹國志曰。西樓有蒲瀕水叢生。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富鄭公行程記曰。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鄉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云。祖州有祖山。山中阿保機廟。所服轝尚在。長四五尺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太宗崩。葬西山曰懷陵。

陷北記曰。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夏濕。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夏濕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樺黃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諸部人葬穆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推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閉。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

慶州玄寧軍上節度。○黑山。○夜來山。補○射龍廟。補○跳兔。補

使遼錄曰。廟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廟人死魄。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進山。○燕北雜記曰。多至日。殺白羊白馬白雁。出生血和酒。望黑山賀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管係。○夢溪筆談曰。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磧之北。今謂之姚家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源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填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遼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嵌於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唯噉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又曰。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磧中。余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蓋儲雅所謂蹶鼠也。亦曰蛩蛩。曰邛邛岠也。

永州永昌軍觀察。○滿河。○土河。○冬捺鉢。○木葉山。○契丹始祖廟。

宋綬上契丹事曰。綬等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吋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皆奚境。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幷。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殺撼河館。過惠州。城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兀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在檢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訥都烏館。蕃語謂山爲訥都。水爲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卽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至木葉山三十里許。始有居人兀屋及僧舍。又歷荊棒荒草。復渡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所。東向設氈屋。署曰聖壽殿。虜皆以氈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氈屋。署曰聖方殿。虜皆以氈藉地。倚遠國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皆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人面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翠魚。設氈於河水之上。密羅其門。整冰爲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卽垂竿。翠有失者。回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

河上。翌魚以魚來餉。○彭汝礪都陽集曰。廣平何謂虜地險阻。至此廣大而平易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蘆笆爲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爲飾。謂之羊馆門。作山棚。以木爲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宮。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數百人。問之多會森。其右青紫而立者數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謂丹墀。自丹墀十步。謂之龍墀。嚴皆設青花氈。其階高二三尺。闊三尋。縱殺其半。由階而登。謂之御座。○契丹國志曰。契丹之始也。年代不可得而詳。地有二水。曰北也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斡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在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順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哲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唱部。立遺像。（始祖及八子。）於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又曰。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永州數十里。卽行海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

弼案。瘞鶴銘志云。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亦名白馬淀。卽土河、潢河二水合流處也。蘇轍欒城集木葉山詩曰。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蒿不復生。條幹何由作。茲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冰霜葉脫盡。爲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爲獨窮陋。意似部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汙不知怍。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不能博逢伯陵、舜仁。獨不施禮樂。○李賢等明一統志曰。木葉山在遼東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

儀坤州啓聖軍節度。○醫巫閭山。補

陷北記曰。至儀坤州渡醫巫閭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爲南北。

福州。

陷北記曰。蕭翰得罪被鎖。酋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契丹多憐酋。教其逃歸。

志第八地理志二

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鐵鳳城。補○遼河。○東梁河。○渾河。○沙河。○淄河、淸河、浿水。○手山。○明王山。○橫山。

契丹國志曰。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爲黑水、粟末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愼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夾中爲彊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濕。築土如隄。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大祖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劉效祖四鎮三關志曰。神册四年。契丹主阿保機幷渤海。盡有遼東。置東平郡。修復故城。鎔鐵鳳鎮之。因處鐵鳳城。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復立中書省。號大遼。又改爲東京遼陽府。○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四程。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有河名曰遼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遼河居其中。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明一統志曰。遼

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行一千三百五十里。按唐書。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布土作橋。既濟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卽此。○薛延龍全遼志曰。遼河城西北一百里。源出鞍鞠北。建州城東諸山。經遼山至洪州。榜崖頭牛家莊出梁房口。入於海。○又曰。太子河、一名東梁河。又名大梁水。源出幹羅山西流五百里至遼陽城東北五里許。折而西南流。入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於海。○盛史方輿紀要曰。司馬懿斬公孫淵父子於梁水之上。卽此。咸曰。太子河。卽故衍水。燕太子丹匿於衍水中。後人因名爲太子河。○林本裕遼載曰。渾河在遼陽城南十里。明志云。一名小遼水。按漢書及水經注。俱云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明一統志曰。沙河源出復州衛東。得利嬴城山。經流本衛城南。合龐河西流入海。○又曰。蒲河源出鞍山西。流經瀋陽衛界。入於渾河。○又曰。清河源出蓋州衛分水嶺。西南流經城南。名州南河。又西流合泥河。入於海。○文獻通考曰。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見前漢。）○全遼志曰。首山在遼陽城西南十五里。曾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有星從首山墜城東南。卽此。一作手山。○讀史方輿紀要曰。山連海州衛界。頂有平石。泉出其中。挹之不竭。唐貞觀十八年。征高麗車駕渡遼水。軍於馬首山。卽此山矣。或謂之駐蹕山。○全遼志曰。華表山在城東六十里。四丁合威化鵝得名。俗呼橫山。○明一統志曰。明山在復州衛東一十里。元志有明王山。在遼陽東三十里。謂高句驪王之子曰東明。葬其上。以地考之。疑卽此山。

○紫蒙縣。

韓琦安陽集紫蒙道風詩曰。草白岡長驛騎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都泥轡。冷袖難勝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遠天吹入雁行斜。十霜徵乞賦徐愍。留遂歸程任擁花。

名。俗呼橫山。○明一統志曰。明山在復州衛東一十里。元志有明王山。在遼陽東三十里。謂高句驪王之子曰東明。葬其上。以地考之。疑卽此山。

遼州建武軍刺史。○高麗爲安市城。

讀史方輿紀要曰。在蓋州衛東北七十里。漢安市縣。屬遼東郡。後漢及晉因之。高麗亦曰安市城。唐貞觀十九年。征高麗。攻安市城。不克。引還。咸亨三年。高麗餘衆復叛。遣將高侃擊之。敗之於安市城。渤海改置鐵州。領位城、河瑞、倉山、龍珍四縣。遼仍爲鐵州。

與州中軍節度。○挹婁城。補

讀史方輿紀要曰。挹婁城、鐵嶺衛南六十五里。本挹婁地。渤海置與州。遼廢。尋復置與州中興軍。

海州南海軍節度。○卑沙城。

全遼志曰。海州衛在遼陽城南一百二十里。唐置澄州。遼爲海州南海軍。○讀史方輿紀要曰。今海州衛城亦曰卑沙城。高麗所築。壁石爲城。幅員九里。或謂爲卑奢城。自登、萊海道趨高麗之平壤。必先出此。隋大業十年。來護兒出海道。至卑奢城。敗高麗兵。將趨平壤。黃龍懼而請降。唐貞觀十八年。伐高麗。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唯西門可上。唐兵攻拔之。總章初。李世勣復得其地。後沒於渤海。置南京南海府。隸置沃州、鷹沃沮、慕慕、龍山、濱海、昇平、鹽泉六縣。遼改置臨溟縣爲海州治。

澤州鴨淥軍節度。本高麗故國。

唐書曰。有馬訾水。出粟鞠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於海。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醫巫閭山。○十三山。

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二程。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出遼關。已東行。南瀕海。而北限大山。遼塔遼塞不毛。至一山。忽峭拔壁空。芥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巫閭山作鎮。其地廣遠縣闊如此。契丹突欲葬於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明一統志曰。醫巫閭山在廣寧衛西五里。舜封十有二山。以此山爲幽州之鎮。其山掩抱六重。故又名六山。上有桃花洞。其中可容五六人。又有聖水盆三。其水自懸崖下瀉。雖冬不冰。又有仙人巖、飛瀑巖。山下有北鎮廟。廟內有呂公巖。○讀史方輿紀要曰。周禮職方。幽州山曰醫無閭。卽此。亦謂之北鎮。陷開皇十四年。詔以醫無閭爲北鎮。是也。○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曰。四月壬寅。路出十三山。十三山云去幽、燕西南二十里。遼史。燕王淳討武朝逢。至乾州十三山。皆此地也。策騎山徼。見十三峯互相起伏。峯勢巉巖。中無尺樹。絕類研山。山頂有池。池下有洞。居人往往遥指於此。

乾州廣德軍上節度。○巫閭守提城。補

全遼志曰。廣寧在遼陽城西二百三十里。本漢遼東之無慮縣。西部都尉治所。晉屬平州。唐置平閭守提城。渤海爲顯德府地。遼志。乾州廣德軍。

○○開義縣。

遼東志曰。開義廣縣在義州城南四十里。遼置。

潘州昭德軍中節度。○東牟山。補

全遼志曰。潘陽中衛在遼陽城一百二十里。唐時渤海置潘州。遼置與遼軍。後改曰昭德軍。○讀史方輿紀要曰。東牟山在衛東二十里。唐高宗平高麗。渤海大氏以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庫史。山東直登州二千里。武后時。大祚榮築城於此居之。其國南至新羅。以泥河爲界。東窮海西契丹。蓋卽此山矣。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白雲山。補

遼載曰。蛇山、猴山、黑山、巾子山。按遼史。在遼州始平軍。卽今廣寧縣地。今考在界內。○扈從東巡日錄曰。廣寧縣羊腸河。遼史。隸始平軍。源出白雲山。

○遼滋縣。

讀史方輿紀要曰遼瀋城在瀋陽中衛西北百八十里高麗之遼東城也唐太宗克之改曰遼州時亦謂之新城以別於遼東故城也唐史貞觀十八年伐高麗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二十年復伐高麗命李世勣將青州兵自新城道入永徽三年高麗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將兵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儀鳳二年徙安東都護於新城以統高麗百濟之地此唐所名之新城也後爲拂涅國城渤海置東平府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契丹阿保機攻渤海先克東平五州皆下復置遼州於此并置遼瀋縣爲州治

銀州宮國軍下刺史

讀史方輿紀要曰銀綏衞秦漢時遼東地渤海置富州契丹更名銀州同州鎮安軍下節度補○新維山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九程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州地平壤東望大山屏人云此新維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深處與高麗接界

寶州懷化軍節度○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長白山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五程自漫七窩寺蒐寨一百里至和里閒寨雖漫七窩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數尺覆其枝幹李非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非冰始泮遂主必至其地鑿冰鉤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鼯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釋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柳邊紀略曰冷山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雪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土人呼爲白山以其無冬夏雪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讀史方輿紀要曰寧江州東北有寥晦城宋政和四年女真初取寥晦城會諸部兵於來流水乃陷寧江州進敗遼兵於混同江即此

志第九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軒車泊補○瑞珊山補○熊山補○奚君宅補

北蕃地理志曰中京大定府東爲營州界青山嶺百七十里西山後檀州界東南至薊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其泊曰軒車南爲中京北爲上京○契丹國志曰中京大定府東爲營州界青山嶺百七十里西山後檀州界東南至薊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其泊曰軒車南爲中京北爲上京○契丹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嗜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餘人爲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幷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又曰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亙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元年李繼等使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葺以墳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

遼東志曰遼瀋城在廣寧城北二百二十里遼置○元混一輿地要覽曰遼州有羊腸河大奔山

蘇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蘇與宗置州

讀史方輿紀要曰南蘇城今金州衞治晉永和初燕王皝遣慕容恪攻高句驪拔南蘇隆安二年燕慕容盛以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自將兵襲之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隋大業七年伐高麗分遣段文振出南蘇道唐貞觀二十一年李世勣伐高麗渡遼水歷南蘇等城敗其兵而還又乾封二年薛仁貴破高麗兵拔其南蘇等城顯慶中置南蘇州於此尋沒於渤海遼置蘇州兼置來蘇縣爲州治宋建隆初女真自其國之蘇州汎海至登州貢馬故道猶存宣和初復由此道遣馬政等通金謀攻遼

復州懷德軍節度○駱駝山補○屏風山補

金遼志曰復州在遼陽城南四百二十里晉以前同海州唐置州五代儲契丹爲遷民縣屬黃龍府後又置復州懷德軍○讀史方輿紀要曰駱駝山在復州衞西三十里又西二十里海中有屏風山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冷山補○寥晦城補

松漠紀聞曰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李非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非冰始泮遂主必至其地鑿冰鉤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鼯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釋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柳邊紀略曰冷山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雪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土人呼爲白山以其無冬夏雪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讀史方輿紀要曰寧江州東北有寥晦城宋政和四年女真初取寥晦城會諸部兵於來流水乃陷寧江州進敗遼兵於混同江即此

志第九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軒車泊補○瑞珊山補○熊山補○奚君宅補

北蕃地理志曰中京大定府東爲營州界青山嶺百七十里西山後檀州界東南至薊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其泊曰軒車南爲中京北爲上京○契丹國志曰中京大定府東爲營州界青山嶺百七十里西山後檀州界東南至薊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其泊曰軒車南爲中京北爲上京○契丹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嗜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餘人爲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幷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又曰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亙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元年李繼等使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葺以墳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

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元混一輿地要覽曰。大寧路、遼爲中京。有瑞聖山。熊山。○蘇轍欒城集奚君宅在中京南。詩曰。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墅開都邑。遺民雜漢佃。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壻猶在。婚姻未許通。

○長安縣本漢賓從縣。

京東考古錄曰。漢書。邊西郡賓從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徒者。後漢書。邊東屬國賓徒。故屬邊西。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晏爲賓徒侯。竝取此爲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徒。以音相近而轉。尤爲明證。而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從縣地。此承漢志傳寫之譌。而未考後漢、晉二書也。

○恩州懷德軍下刺史。○饅頭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恩州在中京北六十里。馬孟山在西六十里。西北饅頭山三十里。山北至儀坤州八十里。東北至高州百二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二十五里。

○惠州惠和軍中刺史。

彭汝礪鄱陽集惠州詩曰。城壘四五尺。閭閻千百家。朝廬疑作雨。暮雪欲飛花。舊寺僧何在。空堂鬼自邪。三更慈不寐。和笑是皇華。○蘇轍欒城集惠州詩傳聞南朝遷謫者多在此間。曰。孤城千室閉重關。荄莽平川絕四鄰。漢使鹿來空極目。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遂罷于渭橋下。數呼齊拜屬車塵。

○高州觀察。○松漠府故壘。補

北蕃地理志曰。高州在中京北百四十里。東至新州百三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自潢水石橋至州百五十里。西北至饒州六十里。乃唐松漠府故壘。新州、武安故州也。

○利州中觀察。○琵琶川。補

北蕃地理志曰。利州在中京東南百五十里。東北至建州百有十里。西至潤州六十里。南至小凌河路至平州五十里。琵琶川、奚所徙居。在州東北數十里。古北口北也。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墨斗軍。補 ○會仙石。補

北蕃地理志曰。北安州在中京西南二百五十里。其墨斗嶺亦名度雲嶺。在德勝嶺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軍。使領扞奚界。有牛山。有會仙石。河曰濼。城曰柳。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蘇轍欒城集會仙館二絕句曰。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谿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顛識峯巒是勝遊。嶺上西行雙石人。臨谿照水久逶迤。低頭似魏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宋王曾上契丹事。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黍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城、坡坡西北。郡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嶺河。北望銀冶山。

又有黃蠟盤牛關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涉。無復里堠。俱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發弓連絙。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雖道數屈。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鵲巢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昌平縣。過昌平縣。過昌平縣

塞居之。

鵝案：蔥嶺在西域，與松亭在東北，相去絕遠，且一松亭也，倣以爲近，訓以爲迂，未詳何故，疑訓所言爲盧。

蘇頌過打造部落詩曰：夷夏居落瞰重林，背倚蒼崖面曲潭。澗水迸春獨稍凍，山雲無雨亦常陰。曲蹉開壑隨高下，樵路蠻撥極險深。漢節經過人競看，忻忻如有慕華心。○又發牛山詩曰：山坂縈紆道阻長，數程行處倘相羊。晨裘方指南高外，前南一峯最高，彼人謂之南高山，宿館還趨北斗旁。慨乏遠謀宜州崇義軍。○遼載曰：奉國寺在義州城內，殿高七丈，佛像稱是，一名七佛寺，額於遼開泰中。○永平府志曰：遼中京宜州有江南水軍，號通吳軍壘。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大廣濟寺。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程，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自出渝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文忠叙胡嶠所說十三山，卽此。○元混一與地要覽曰：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遼載曰：大廣濟寺在錦州城內，宋末建，有白塔十三層，高二百五十丈，造於遼道宗清寧間，後降舍利藏之，金高璉有記。

○嚴州保順軍下刺史。○興城縣。

遼東志曰：興城廢縣在寧遠州城南四十里。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

北蕃地理志曰：川州在中京東四百三十里，地宜桑柘，民知織紝，東至黔州七十里，東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瀋州七十里。

建州保靜軍上節度。○醫巫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建州東北至瀋州九十里，南至瀋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有醫巫山，在東南三十里。

○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

京東考古錄曰：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芳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慕容廆寇昌黎，詢敗慕容廆於昌黎，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襲段氏，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幷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遼河、檢順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渝於癸，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

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奉國寺。補○通吳軍。缺補

全遼志曰：義州衞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秦幷六國，置遼西郡，爲柔縣，唐始建城，五代倫於契丹，改宜州崇義軍。○遼載曰：奉國寺在義州城內，殿高七丈，佛像稱是，一名七佛寺，額於遼開泰中。○永平府志曰：遼中京宜州有江南水軍，號通吳軍壘。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大廣濟寺。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程，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自出渝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文忠叙胡嶠所說十三山，卽此。○元混一與地要覽曰：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遼載曰：大廣濟寺在錦州城內，宋末建，有白塔十三層，高二百五十丈，造於遼道宗清寧間，後降舍利藏之，金高璉有記。

○嚴州保順軍下刺史。○興城縣。

遼東志曰：興城廢縣在寧遠州城南四十里。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

北蕃地理志曰：川州在中京東四百三十里，地宜桑柘，民知織紝，東至黔州七十里，東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瀋州七十里。

建州保靜軍上節度。○醫巫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建州東北至瀋州九十里，南至瀋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有醫巫山，在東南三十里。

○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

京東考古錄曰：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芳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慕容廆寇昌黎，詢敗慕容廆於昌黎，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襲段氏，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幷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遼河、檢順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渝於癸，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

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來州歸德軍下節度○三州山○五脂山○覺華島補○海靈、龍宮二寺補
全遼志曰廣寧前屯衛在遼陽城西九百六十里唐置營州後改瑞州遼改來州屬來賓縣隸中京大定府○讀史方輿紀要曰萬松山在衛西北十五里山多松因名山北相接曰五指山五峯秀拔如五指然三山在衛西北三十里高數千仞三峯並秀遼志謂之三州山
鶴峯五指山史作五脂誤
率使行程錄曰第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峯塔波在上有海雲龍宮二寺
○讀史方輿紀要曰覺華島在寧遠衛東南二十里上有海雲龍宮二寺
○遼州興善軍下刺史○古長城補
率使行程錄曰第十六程自遼州九十里至習州遼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北邊備對曰古來築長城以捍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靈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遼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於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越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幷六國天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即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即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戎蘭北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
鶴峯遼州古長城以程泰之之言考之殆燕築耳
○潤州海陽軍下刺史○潤水補
北番地理志曰潤州在盧龍塞東北接遼東驛取潤水爲名在中京南五百五十里東至遼州四十里西至瀘陽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

遼史拾遺卷十四

志第十地理志四

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諸宮名補○梳妝樓補○會同館補○望京館補○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大安山燕山○探魏院補○顯太后城補○白塔補
契丹國志曰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燕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戶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於其中僧房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膏腴蔬菓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者習騎射耐勞苦石晉未割燕已前其中華漢雜處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眞用武之國也○王士點禁扁曰遼以幽州爲南京宮之扁曰永興曰積慶曰延慶曰長寧曰太和曰延和殿之扁曰清涼曰元和曰嘉寧堂之扁曰天膳樓之扁曰五花曰五鳳曰迎月閣之扁曰乾文門之扁曰元和曰南端曰萬春曰千秋曰鳳凰園曰柳園○沈德符野獲編曰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者

雷聞爲耶律后梳妝樓。○高士奇金鑾退食筆記曰。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其巔古殿。相傳本遼太后梳妝臺。○范成大攬轡錄曰。會同館、燕山客館也。遼已有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翠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爲南北使臣宿息餉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至望京館。即此。○葉隆禮契丹國志曰。會同館在今昌平縣西北。北齊改爲納款。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是其一。○北邊備對曰。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此其爲山不同他地。蓋數千百里。自紫荊至飛狐。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巖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陘也。此陘東西橫亙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雜錄遼曰。河北以居庸諸關爲險。蓋居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太行。東亙遼海。猿居沓踏。山爲襟帶。關南北通處。路纔兩車。聞風起。人行或爲所掀。彭文子謂隘如綫。側如傾。其峻絕天。其降趨井下。有洞。巨石磊磈。凡四十五里。艱折萬狀。山外塞氣先山南兩月。燕之東百里曰檢關。蓋自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至此循海。方有狹徑。皆遼東諸州之隘阻。昔時守以士步。狹不能入。自石晉割關南十六州。劉仁恭割營、平、灤三州。路契丹。由是北自定武達灤海。千里失險。○讀史方輿紀要曰。松亭關在喜峯口北百二十里。遼人自燕京之中京。每自松亭趨柳河。○奉使行程錄曰。出檢關以東。山川風物。與中原殊異。契丹全盛時。但土城在居民數十百家。及官舍三數椽。不及中朝一小鎮。強名爲州。○又曰。第十四程。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檢關。竝無保障。但存遺阯。有居民三四家。登高四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疊。中有五關。居庸可以通大車。運轉倆。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蓋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來數十里。則山童水濁。皆沛鹵蒲葭。黃茅白葦。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資治通鑑注引流插色兵爽後惟白塔存。○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妙應寺在阜城門內。寺有偏有白塔。俗自遼壽昌二年。爲釋迦佛舍利建。

○析津縣。○薊丘。補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曰。大興、秦薊縣。漢爲廣陽國。東漢爲郡。兼立幽州。仍爲薊縣。晉屬燕國。元魏亦爲幽州。立燕郡。隋爲涿郡。唐爲幽州治所。開元二十三年。陞爲望縣。建中二年。析西界置幽都縣。五代亦爲薊縣。石晉割地予遼。開泰元年。更縣爲析津。金天德五年。改爲大興縣。○京東考古錄曰。漢書、薊、古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水經注。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一統志。城西北隅即古薊門。舊有樓館。竝廢。但門外存二土阜。勞多林木。頗爲近之。

○宛平縣。○香山。補　○玉泉山。補　○五華山。補　○仰山。補　○菩薩山。補　○盧師山。補　○雙泉山。補　○甕山。補　○西山。補　○金山。補　○聚寶山。補　○盧溝橋。補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宛平本幽都縣、薊縣西界地。唐爲燕州。朱希彩奏爲廣甯縣。後爲朱滔所陷。慶燕

忠義成勦敵壘。又何論右北口之非陳家谷也。

范成大石湖集曰。盧溝去燕山三十五里。宋敏求謂蘆溝河即桑乾河也。○蘇轍欒城集渡桑乾詩曰。北渡桑乾冰欲結。心長客處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盤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酪乳酪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返無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語白溝一惆悵。○太平寰宇記曰。高梁河在薊縣東四里。南流合桑乾水。桑乾水自西北昌平縣界來。南流經府西。又東流經府西。又東南與高梁河合。又水經注云。桑乾水東流與洗馬溝水合。○讀史方輿紀要曰。太安山在房山縣北八十里。山高險。辭居正曰。大安、幽州西名山也。○又曰。燕山在玉田縣西北二十五里。晉咸康四年。石虎攻段遼。遼將北平相陽裕登燕山以自固。即此。○水經注云。濕水南逕燕山下。巔嚴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梁其之。鼓之東南。有石人。援桴狀。同聲勢。耆舊言。燕山石鼓鳴。則主有兵。○春明夢餘錄曰。採魏院石塔記。遼景福元年建。燕京寶塔寺請律沙門如正造。塔在今蕃育署。○劉定之呆齋集曰。京師西南五六里外。有舊城。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而西半猶存。號爲蔚太后城。蔚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局。故其亡也。宋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主其國。踰年乃滅也。○劉侗帝京景物略曰。白石面銅鎦。香水盈滿。前二龍主跪而守護。案上無垢淨光陀羅尼五部。軸以水晶金石。珠琢異果十種。例爲供鎦。底一錢。錢文至元通寶四字也。世祖惡異。乃加崇飾。或言遼主於燕京五方方鎮以塔。塔五色。兵燹後。惟白塔存。○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妙應寺在阜城門內。寺有偏有白塔。俗自遼壽昌二年。爲釋迦佛舍利建。

○析津縣。○薊丘。補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曰。大興、秦薊縣。漢爲廣陽國。東漢爲郡。兼立幽州。仍爲薊縣。晉屬燕國。元魏亦爲幽州。立燕郡。隋爲涿郡。唐爲幽州治所。開元二十三年。陞爲望縣。建中二年。析西界置幽都縣。五代亦爲薊縣。石晉割地予遼。開泰元年。更縣爲析津。金天德五年。改爲大興縣。○京東考古錄曰。漢書、薊、古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水經注。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一統志。城西北隅即古薊門。舊有樓館。竝廢。但門外存二土阜。勞多林木。頗爲近之。

○宛平縣。○香山。補　○玉泉山。補　○五華山。補　○仰山。補　○菩薩山。補　○盧師山。補　○雙泉山。補　○甕山。補　○西山。補　○金山。補　○聚寶山。補　○盧溝橋。補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宛平本幽都縣、薊縣西界地。唐爲燕州。朱希彩奏爲廣甯縣。後爲朱滔所陷。慶燕

鴻案。右北口楊無敵嗣顯氏以爲誤。考劉遵父、蘇子由二詩。在奉使時作。則嗣顯自遼日可知。無數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彭聊足慰忠魂。

州立幽都縣。遼改宛平。香山、玉泉山、五華山、仰山、菩薩山俱在西北。盧師山、甕山、雙泉山俱在西。○徐善洽然志曰。香山寺阯。遼中丞阿里吉所捨。○宋啓明長安可遊記曰。香山有乳峯石。時嵐雲縹緲。匪盧香爐峯。故名。

鶚案。北遼宣宗耶律適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香山之名。已見遼史。

孫國牧燕都遊覽志曰。玉泉山有巨穴。泉歕而上。涼涼有聲。或名之噴雪泉。○長安客話曰。仰山峯巒秀。中頂如蓮花心。旁有五峯。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中多蘭刹。以在西山外更西四十餘里。故人跡罕到。○明一統志曰。菩薩崖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山畔有三石佛像。○長安客話曰。盧師山、以神僧得名。師隋末居此山。能馴二龍子。山有潭。覆以巨石。其下深不可測。二龍潛焉。藏皇、滕雨輒應。○明一統志曰。覺山在府西三十里。縣崖之上。與盧師平坡鼎峙。西有三泉。曰清冷。曰清甘。曰清至。○遼都遊覽志曰。覺山、漢左馮翊、韓延壽墓在焉。五華、雙泉、翠微、仰山諸峯。環之如屏。

○昌平縣。○軍都山。補○溫榆河。補○九聖寺。補

太平寰宇記曰。軍都山又名居庸山。在縣西北十里。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居上谷軍都山。立學教授。好學者自遠方而至。○輿地廣記曰。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遼舉行昌平州志曰。溫榆河在州治東南五十里。源出軍都山南流。又折而東。以入於潞河。○又曰。九聖寺在州治東。遼乾統五年建。

○良鄉縣。○盧溝河。補○樂毅墓。補

奉使行程錄曰。良鄉縣乃唐韋宗時趙德鈞所鎮也。幽州藏苦契丹侵鈔。轉輸乃於盧溝置良鄉縣。○牛象坤良鄉縣志曰。盧溝河發源自宛平縣龍門關。東南流經縣境。倒村里。入桑乾河。

鶚案。盧溝、通鑑作閻溝。

皇甫謐城冢記曰。燕晨城君樂毅墓在縣南三里。○

○潞縣。○平谷縣故城。補○安樂縣故城。補○潞水。○通潞亭。補

杜佑通典曰。漢平谷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安樂縣故城在西北。○太平寰宇記曰。潞河一名沽河。一名鮑丘水。北自檀州密雲縣界流入。水經注云。鮑丘水又東南歷夏謙澤。後魏諸州地記云。潞縣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源出北山南流。謂此水也。○水經注曰。高梁水東至潞縣。注於鮑丘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

○安次縣。○石梁城。○常道城。○桃水。補○定覺寺。補○劉瑤墓。補○韓澤墓。補○留頓村。補

讀史方輿紀要曰。石梁城在舊州頭東南五十里。或云。南北朝時所置戍守城也。其地又有檜州城。相傳遼古將王所置。○又曰。常道城在舊州頭西五里。三國魏燕王宇之子璜封常道鄉公。甘露五年。司馬昭迎立之。北魏主宏封宇文莫爲常道鄉公。皆此城也。○張文衆東安縣志曰。桃水首受滹水分東。至安次入河。見漢志。

鶚案。元初克燕。改縣爲東安州。明初降爲東安縣。

東安縣志曰。定覺寺在縣西北七十里。常道鄉。唐垂拱三年賜額。五代燬於兵。遼天慶間。承直郎張銑重建。○明一統志曰。劉堤墓在東安縣東二十里。○東安縣志曰。遼中丞韓澤墓在縣西北五十里。乾統八年葬。○曹學佺名勝志曰。留頓村在縣西北六十里。魏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及歸。留頓而行。回經於此。因以名里。

○永清縣。

遼史方輿紀要曰。永清縣、石晉時沒於契丹。周世宗復取之。宋初爲霸州治。景祐二年。幷入文安縣。復置□□□□碑。前一碑。太平五年立者已失。○許鋐武清縣志曰。大河以北之水。多從直沽入海。此卽古者九河入海之處。

鶚案。寶坻本遼武清縣新倉地。金大定中置縣。

○香河縣。○海運故道。補

長安客話曰。香河縣境南大龍灣、小龍灣二水。夏秋始合流。經寶坻縣界。入七里海。相傳遼時海運故道。

○玉河縣。○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師鍊丹羽化之術。於方士王若訥。因割薊縣分置。以供給之。唐書曰。劉仁恭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董士爲饌。斂貨財。鑿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

○鄭陰縣。○獨秀園亭。補

張祥鄭縣志曰。獨秀園亭在縣北二里。遼司徒郭世珍建。

宋王曾上契丹事。○古督亢亭之地。○劉李河。○閻忠寺。

太平寰宇記曰。督亢陂在范陽縣東南十里。劉向別錄。督亢、膏腴之地。孫暢之述畫云。燕太子丹使荆軻齎督亢地圖入秦。謀殺秦王。蔣爲秦滅。郡國志引徐野自方城縣有督亢亭。○石湖集曰。琉璃河又名劉李河。在涿州北三十里。水極清冽。茂林環之。尤多鷺。悉千百成羣。此河大中祥符間路振乘軺錄。亦謂琉璃河。唯嘉祐中宋敏求入蕃錄。乃謂之六里河。○廟庭事實曰。燕山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憫忠。廊下有石刻云。唐太宗征遼東。高麗回。念忠臣孝子沒於王事者。所以建此寺而薦福也。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

○順州歸化軍中刺史。○溫渝河。○黍谷山。○牛闌山。補○齊長城。○駝。補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順州順義郡。在范陽郡城。幽州。唐天寶初置。治懷義縣。九域志。化外順州。領賓義一縣。唐置突厥州。順州。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於幽靈之境。後僑治幽州城中。○資治通鑑注引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餘里。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土厚宜稼。○昌平山水記曰。溫餘河卽昌平之檜河。下流爲沙河。

入順義西南界下至通州入潞河順義謂之西河金人名縣曰溫陽以此遼史作溫渝河本水經之溫渝河以字相似而譌也○日下舊聞曰後漢書王霸爲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清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竟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本作溫餘水遼史順州有溫渝河金更懷柔縣爲溫陽豈盡無據又昌平多溫泉有流入雙塔河者溫餘之名竊疑因此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習見坊刻遂指溫字爲溫字之譌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爲悖也○楊慎順義縣志曰溫榆河在縣治西南三十里起於口北由沙河下達於潞河中有三渡俗名葦溝河○明一統志曰黍谷山在懷柔縣東四十里跨密雲縣界亦名燕谷山○文昌雜錄曰余奉使北遼過順州有黍谷坊接伴副使王仲淵指以謂副使文僖云觀此可知其塞也劉向別傳曰燕地谷黍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召溫氣至五穀生至今名黍谷北遼士子多燕人故亦頗知問學也○塞北小鈔曰牛闌山在順義縣北二十里相傳山有中峯洞洞內金牛時常出現然山不甚高遠望之僅蜿蜒一邱耳

鵝峯牛闌山見王沂公上契丹事

昌平山水記曰順義縣西南二十里有天柱村三十里有葦溝村村東臨溫餘河渡渡南有長城遺跡遼史順州南有齊長城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遼建涼殿泰賞花夏納涼者也齊長城齊天保中所築宋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即此○羅願爾雅翼曰劉原父奉使契丹時聞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房人不識以問之曰此所謂駮也爲害形狀聲音皆是房人數服

○○懷柔縣○呼奴山補看花臺補

周伸士懷柔縣志曰呼奴山縣東南三十里漢鄧禹子訓與上谷太守任興屯兵防匈奴烏桓於此○又曰看花臺縣北三十里遼蕭后避暑北上暫登臺看花○明一統志曰看花臺在縣治北山水記曰狐奴山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阯魏文帝黃初二年省

○檀州武威軍下刺史○燕溪○鮑邱水補桃花山○螺山

劉敞公是先生集檀州詩曰窮谷回看盡孤城平望遙白古北口山至此都盡市聲衙日集此州衙日市集海蓋午時消每旦海氣如霧至午消盡土人謂之海蓋冠帶才通漢山川更入遼春風解冰雪最是馬蹶驕○太平寰宇記曰螺山水一名赤城河即沽水也東北塞外流入燕溪水經注燕溪水經注桑溪水經伏陵山南與石門水合是水有桑溪之名蓋源出桑溪故也右注鮑邱水鮑邱水又東南龍鬚溪水注之是也○水經注曰鮑邱水又南遷僕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敦德也○太平寰宇記曰桃花山在漁陽西北一十五里○明一統志曰紅螺山在懷柔縣北二十里高二百餘仞下有潭潭中舊有二螺色殷紅夕吐光燄土人異之因以名山

○○密雲縣○潮河補○密雲山補○白檀山補○普濟寺補○冶山寺補○劉存規墓補

續通典曰檀州密雲縣即漢厗奚縣舊治厗音題○塞北小鈔曰潮河在縣東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

西南流至順義縣合於白河○昌平山水記曰密雲山一名橫山郡所以名也縣南二十里爲白檀山漢所以名縣也○劉效祖密雲縣志曰普濟寺縣東北八十里遼統和五年建清寧二年重修內有顯公和尚祠冶山上寺冶山下寺遼重熙八年建○又曰劉存規字守節仕遼爲積慶宮都提轄使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卒於應歷五年葬密雲縣嘉禾鄉有墓志

○涿州永泰軍上刺史○大房山○孔水洞補○六聘山○涿水○樓桑河○祁溝河○范村補○皖羅口補○涿鹿山補○雲居寺補

奉使行程錄曰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爲契丹南塞邊城樓壁俱存及郭藥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通鑑地理通釋曰涿州涿郡唐大歷四年節度使朱希彩裴玢幽州之范陽薊義固安皆治范陽○王安石臨川集涿州詩曰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卻尋此路使呼韓○又出塞詩曰涿州沙上依盤桓看舞貔貅小契丹○裴南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溼漢衣冠○太平寰宇記曰大防山在良鄉縣西北三十五里山下有石穴○史恆德涿鹿記曰房山在涿郡西北五十里北接居庸東抵漁陽西連紫荊所謂幽燕奧室也○名勝志曰大房山南竹窪原隰處○黃務房山縣志曰孔水洞在大房山東北其上縣崖千尺其下石竇如門流水涌出深不可測時有白龍出遊往往樵牧聞絲竹之音開元間早每遣人投以金龍玉璧禱之輒應○明一統志曰六聘山在房山縣西三十里○太平寰宇記曰涿水源出縣西北山下東北流經縣北五里又東流注聖水應劭注漢書曰涿水出上谷涿鹿縣水西入海十三州志云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爲涿鹿河其支流入匈奴中者謂之涿鄔水○水經注曰樓桑里劉備之舊里也○長安客話曰州西南三十里岐溝宋時置關以備契丹者○讀史方輿紀要曰范村在州西南宋宣和四年童貫我遮至高陽關遣李與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爲遮入所敗○又曰皖羅口在州東北宋雍熙中國涿州契丹主隆緒由皖羅口應援即此○唐韓翃涿州志曰獨鹿山即涿鹿山也在州城之西一十五里○遼沙門志才涿鹿山之碑者川木爲之乃葬祭爨鴨之際所植一大木而字從石者取其堅久也秦漢已降凡有功德政事亦碑之欲圖不朽易之以石雖失其本從來所尚不可廢焉浮圖經教來自西國梵文貝葉此譯華言盡書竹帛或邪見而毀壞或兵火而焚燒或時久而蠹爛孰更印度求諸與有隋沙門靜琬深慮此事屑志營願於大業年中至涿鹿山以大藏經刻於貞珉藏諸山窟大願不終而奄化門人道公儀公遵公法公師資相踵五代造經亦未滿師願至遼劉公法師奏聞聖宗皇帝聖宗皇帝賜錢又造相國楊公遵勗梁公穎奏道宗皇帝賜錢造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計一百八十七帙已盾東峯七石室內見今大藏仍未及半有通理大師緇林拔秀名實俱高教風一扇草偃八紘其餘德業具載寶峯本寺遺行碑中師於茲山寓宿有結造念與無緣慈爲不請友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於茲寺放開戒壇士庶道俗入山受戒叵以數知方盛暮春始得終記所獲錢施乃萬緡付門人

右衛僧錄通鑒圓照大師遺定校勘刻石石類印版背面俱用鐫經兩紙至大安十年錢已盡功且止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帙題名目錄刻如左未知後代誰更繼之又有門人講經沙門善說念先道風不能續爲經碑未滅或有殘壞與定師共議募功至天慶七年於寺內西面開穿地爲穴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壁地穴之內上築臺砌甎建塔一座刻文標記石經所在○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曰雲居寺續鐫石經記趙遵仁撰清寧四年○遼吟詩臺補○五華樓補○福嚴寺補○靜覺寺補

沙門智光重修雲居寺記曰應歷十四載寺主謹諷完畢一寺結邑千人請右補闕琅邪王公正作碑頃因兵火遂至傷闕補闕子諸行宮都部署判官都官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教念先人遺跡出俸錢再修以釋智光乃考之執友也故命刊述勒之時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御極之二十三年統和乙巳歲八月丁丑朔十一日丁亥記○帝京景物略曰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戀題草又曰戀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故曰石經山亦曰小西天云

鵝案房山縣金爲峯先縣元改房山遼時未有縣地屬涿州白帶山卽涿鹿山也王正碑文已入文苑傳補

○○范陽縣○涿水○范水

水經注曰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遶涿鹿縣故城南王莽所謂捕陸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阿卽是處也○名勝志曰范水在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郡名以此

○○固安縣○渾河補○韓城補○武陽城補○法華寺補○大師塔補

蘇志皋固安縣志曰渾河在縣西二十餘里本桑乾河又名濕河俗呼渾河亦曰小黃河以流渾故也源出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東北十里桑乾山南經縣境至武清縣小直沽與衞河合流入於海○水經注曰固安東南遶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固安縣志曰武陽城在縣西北燕昭王之所築也○又曰法華寺在縣東二十五里石碣有云大遼國燕京涿州固安縣萬年鄉皇叅里鄉貫進士張希顏述考將仕郎試太子正字前守涿州司法參軍張璽書重熙間重修募緣碣有云時遷歲葬墮殘蟠蝀之梁雨壞風摧打碎鴛鴦之瓦又云若抽鵝眼之資必值龍華之會等語○又曰歸依寺在縣東北十八里遼天慶七年立幢大師塔在東徐村遼奉翌州司候判官給事郎試太子校書郎騎都尉蔡咨孟立碣有進士焦山等字天慶元年建

○○新城縣○白溝河補○時承諫墓補

程卓正惠公使金錄曰嘉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過白溝河亦名巨馬河○何濟新城縣志曰白溝河在縣南三十里出山西代郡涞山由涞水定興爲巨馬河至新城南爲白溝河卽宋遼分界處○又曰時承諫墓在縣東北二里本遼人金貽鎮東節度使侍中金李妃時立愛墓誌銘云公父諱承諫積累巨萬發倉貸人每折其券負郭沮洳常阻行路創石爲梁人得平步善慶攸鍾是生我公

鵝案金史時立愛傳承諫作承諫誤

○○歸義縣○易京補○重脣魚補

通典曰歸義縣漢易縣地公孫瓚於此置易京在今縣南十八里又有巨馬水○涿州志曰重脣魚惟巨馬河有之因比他魚重脣故名

○易州高陽軍上柬史○易水○黃金臺補○燕子城補○猥山○太寧山○樊館山補○荊軻山補○

吟詩臺補○五華樓補○福嚴寺補○靜覺寺補

輿地廣記曰漢故安縣故城在今縣南易水所出燕太子丹送荊軻入秦祖道於水上軻起爲漸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卽此○戴凱易州志曰黃金臺在州治東南四十里昔燕昭王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士士爭趨燕故號黃金臺○癸辛雜識曰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卽郭藥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明一統志曰鄚山在保定府城西北五十里一名猥山其巖實說如削峻然玉立○又曰大寧山在易州城西五十里中有大寧寺○册府元龜曰劉昫涿州人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隱居上谷大寧山○林烃章易水志曰樊館山在州西七里是樊於期授首處荊軻山在州西五里昔燕丹尊軻上卿館此○記纂淵海曰吟詩臺在易州西大寧山五代馮道吟詩於此○明一統志曰五華樓在易州治卽燕侯雲物臺遼聖宗嘗御此樓書刺史馬質兵監趙質姓名於西壁○易水志曰福嚴寺在州東一里遼統和二十八年建上中下靜覺寺在大寧山遼大安二年建

○○涞水縣本漢道縣○周大象十八年改涞水縣在州東四十里有涞水易州志曰拒馬河在涞水縣治東一里許源出廣昌涞山又東南至定興縣西與白溝河合又東至新城縣界爲白溝河又東注易州合直沽入於海一名涞水以其發源涞山得名非實有二也○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曰涞水縣城猶在拒馬河西北二里俗名周城海水經曰拒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涞山卽道元注曰卽涞水也

鵝案周城海客卽周大象中所改城也

○○容城縣○三臺城補

記纂淵海曰三臺城在容城縣境昔燕、魏分易水爲界築三臺以耀武

○薊州尚武軍上柬史○盤山補○石門鎮補○感化寺補○獨樂寺補○祐唐寺補○韓氏賜田補○

芹菜山補

夢溪筆談曰予使遼至古契丹界大薊茂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荊州宜荊之類荊或爲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熊相薊州志曰盤山一名盤龍山在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勢勞礴面盤桓因以名之山北數峯陡絕林立如削曰紫蓋曰宿猿尤爲奇特最高者曰上盤有二龍湫禱雨多應稍卑者曰中盤東行十餘里蔚然深秀怪石突起曰白崖B幕

則山色蒼翠，嵐氣容堙，渺然如雨。上有古寺七十餘所。○讀史方輿紀要曰：石門鎮在薊州東六十里，山峽磅礴絕壁立，其中洞門，俗呼爲石門口。宋宣和五年，遼蕭幹敗宋兵於石門鎮，遂陷薊州。○釋智朴盤山志曰：遼化寺有遼乾統七年碑，漁陽南抹撰文，沙門道圓書。○又曰：獨樂寺在州治西南，不知創自何代，至遼時重修。有翰林院學士承旨劉成碑，統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略曰：故尚父秦王請錢貨大師入獨樂寺修觀音閣，以統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大閣一所，重塑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又曰：薊唐寺有統和五年碑，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李仲宣撰文。沙門德麟書。○元好問中州集曰：韓繼事仕石晉爲行軍司馬，從出帝北遷，居祈津，曾孫知白仕遼爲中書令，孚爲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田盤山，遂爲漁陽人。○郭造卿瑪石菱譚曰：薊鎮三屯城東北二十五里爲芹菜山，遼進士馮唐卿於山前結廬，種芹自給，故名。

○○漁陽縣。○鮑邱水。

桑欽水經曰：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

○○三河縣本漢臨胸縣地。

王自謹三河縣志曰：縣名三河，以地近朐河、鮑邱河、洳河三水也。○京東考古錄曰：一統志三河在漢臨胸縣地，今考二漢書並無臨胸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設臨胸縣，貞觀元年省臨胸，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自一地，先合爲臨胸，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鶚案：明一統志之誤，亦沿襲遼史耳。

○○玉田縣。○無終山。○燕昭王墓補。○徐無山補。○極樂院補。

太平寰宇記曰：無終山一名翁同山，又名陰山，在漁陽縣西北四里，神仙傳云：仙人涓仲理者，遼東人也，隱居無終山中，和神丹又於山中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又授神記云：無終山有陽雍伯玉田陽雍伯、雒陽人，父母沒，葬於無終山，山上無水，雍伯汲水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升遺之，使於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有徐氏者，爲右北平著姓，有女人多求之，不許，雍伯試求，徐笑以爲狂，乃云：以白璧一雙，當可爲婚，雍伯至種石處，得五雙白璧，徐氏大驚，即以女妻之。○王大智玉田縣志曰：燕昭王墓在無終山，九州記：古漁陽北無終山上有昭王墓。○薊州志曰：徐無山在玉田縣城東北二十里，後漢田疇避難於此，開山圖載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石邦政豐潤縣志曰：大天宮寺在城西南，遼清寧元年，鹽鐵張日成建，有塔一十三級，初名南塔院，壽昌三年，賜額極樂院，至金人與宋修好，行府悉寓於此，天會五年，敕加大天宮寺。

鶚案：豐潤縣本玉田之來濟務，金大定中始置永濟縣，大安初改豐潤。

○景州滑安軍下刺史本薊州遵化縣。○松亭山補。○獨固門補。○石門峽補。○溫泉補。○禪林寺補。

張杰遵化縣志曰：松亭山邑東北一百二十里，多古松，其峯下削壁有洞，高二丈餘，深倍之。○水經注

曰：沽水南出峽，夾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據固，易爲依據，最壁斗絕，疏通若門，故得是名也。○名勝志曰：獨固門一名龍門，在縣南十里，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許，水自懸崖頹瀉而下，劃石成非斧鑿之聲，巖然若雷。○松亭行紀曰：石門峽在遵化西五十里，有石將軍在峽西，高三丈，水經注云：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嶺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五年，詔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討純，戰於石門，大破之，即此地也。○元豐九域志曰：遵化縣福朱山下水湧出，溫可熟雞，旁引爲池，方平如鑑。○遵化縣志曰：獅林寺邑東北二十五里，姚秦弘始中僧至道建，稱雲昌寺，遼重熙間僧志紀重修，改今名。

平州遼興軍上節度，南爲孤竹國。○漢末公孫度據有傅子庚孫淵。

太平寰宇記曰：孤竹城在今盧龍縣東殷之諸侯伯夷、叔齊之國，又案縣道記云：孤竹城在肥如縣南二十里，史記謂齊桓公伐山戎，北至孤竹，又陷圖經云：孤竹城，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椁，聞君仁善，願見救藏，明日視之，見浮棺於水上，乃改葬焉。東人嗤笑者皆無災而死，今改葬所尚存祠在山下，極嚴。○永平府志曰：府西北二十里雙子山有孤竹君墓，馬鞭山有少君墓，又五里有次君墓，即光和之重葬也。○京東考古錄曰：管書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竝據遼東，魏分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是則公孫度之平州乃遼東而咸寧所置之平州也。魏書、蔡州領郡六，其一曰昌黎，晉分遼東置，領縣三，其一曰龍城，太平寰宇記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竝據遼東，魏分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是則公孫度之平州乃遼東而咸寧所置之平州也。魏書、蔡州領郡六，其一曰昌黎，晉分遼東置，領縣三，其一曰龍城，太平寰宇記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竝據遼東，魏分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之名，則自魏更立於遼西，魏書平州領郡二，其一曰遼西，領縣三，其一曰肥如，獨其於平州之下注云：晉置，治肥如，城未詳，明其曰晉置者，謂平州之名始立於晉也，其曰治肥如城者，謂魏之平州治肥如也。上下本不相蒙，且如遼西郡下注云：秦置，亦謂遼西之名立於秦也，豈可以秦之遼西亦治肥如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隋、唐二書並未有誤，至遼史於平州遼興軍下云：漢末公孫度據有傅子康、孫淵，是誤以拓跋氏之平州爲公孫度之平州矣。灤州下亦云：不知其時皆皆氏所有也。

○安喜縣。○龍紀城補

白夏遼安縣志曰：龍紀城在縣北二十里，周圍二百四十步，遼蕭后所築。

鶚案：遼安喜縣、金大定中改遼安，元初省入盧龍，尋復置，明初因之。

灤州永安軍中刺史。○黃洛城。○灤河。○俞兒。○扶蘇泉。○長春淀補。

○畢家寺補。○偏涼亭補。○馮唐卿補。

奉使行程錄曰：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州處平地，負麓面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闊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淑，臨河有大亭，名曰瀠清，爲塞北之絕。○元混一

輿地要覽曰、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阿保機築此以居之。○太平寰宇記曰、貢洛城、殷諸侯之國。○能改齋漫錄曰、貢萃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諸書、山海經竝無此字、惟見於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欒、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案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貢以爲在東、非也。

鶚案灤州所統遼史止義豐、馬城、石城三縣、竝無灤河、北鄙須知誤也。

松亭行紀曰、案灤水前皆無名、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注云、其水如遼、濡、灤、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漢地理志、遼西郡肥如縣注、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顏師古曰、濡音乃官反、遼史、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於濡水、而五音集韻則云、濡、水名、一作溪、在遼西肥如、海陽、又云、濡、奴官切、盜音灤也、方氏通雅亦云、濡水、音乃官反、今字書濡書失、此音、據此、則今水有灤而無濡、且溪、灤字形相類、豈古或通用而然耶。○太平寰宇記曰、卑耳溪、隋圖經云、按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疾前、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祛衣、示前有冰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及膝、已涉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灤志曰、甘泉在城西北十五里、味甘、秦太子扶蘇築長城、駐此飲水、又名扶蘇泉。○又曰、長春淀在州城西南一百二十里、遼、金、太后建長春行宮。○太平寰宇記曰、臨儉市本名臨檢山、晉溝爲徐、有關通朔、漢之路、在今盧龍縣東一百八十里。○灤志曰、華嚴寺在城西五十里、遼清寧四年建。○又曰、遼乾統元年建。○又曰、遼大安元年、灤碣唐卿登進士。

○○馬城縣、○樂安鎮、補

潘敦復樂亭縣志曰、唐開元中、置馬城縣、在今治西北、遼於今治置樂安鎮、仍屬馬城、金大定末、於樂安鎮置樂亭縣。

○○石城縣、○碣石、補　○姜將軍斬蛟廟、補

太平寰宇記曰、石城、漢肥如縣、取碣石立如城以名之、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漢武帝登之望海、當由有大石如柱、號曰天橋柱、往往而見、立於海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豈昭帝亦指此以爲碣石也。○圖若環潛丘劄記曰、前漢志、右北平郡盧成縣有大揭石山、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縣跨四地、故班固曰大揭石山、今人第因天橋柱、屬諸昌黎、陸奕。○永平府志曰、元張弼灤州石城廢縣姜將軍斬蛟廟碑云、後唐潞王從珂、清泰間、將軍鎮檢關、碣石之石城縣坤方、山曰唐黿趾、曰唐溪、臨溪形勢幽阻、林壑疏迸、將軍卜城居之、溪有蛟蠹爲害、奔雷走電、激波盈涯、將軍領衆斬蛟於溪上、民乃安、後葬南山、家若高山、至今民念功、建廟、將軍夫人有二男女各七配享、以上已誕日致祭、元至元丙子繕祠、壬午、畢、爲記、按天贊之元、破石城次年、陷平州、置灤州以領之、後唐天成之元、平州歸唐、三年、復陷歸遼、至清泰建元、則歷七年矣、安有唐將軍敢鎮此地、儻有之、遼事也。

○營州鄰海軍下刺史、○前燕慕容皝徙都於此。

京東考古錄曰、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柵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二說不同、案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竝在其地、唐高祖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而今之昌黎、乃昔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遼史載柳城縣地、慕容皝都之、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亥、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遷無常、此非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鶚案、遼史既載慕容皝柳城於中京興中府之下、則平州所屬之營州柳城、自屬唐時僑置之名、何得復以和龍之地混之乎、明一統志及永平府志之誤、亦沿遼史。

○○廣寧縣、漢柳城縣、○梁仲、補

元豐九域志曰、化外州、河北路營州下都督、柳城郡、領縣廢四州、柳城一縣。

鶚案、漢柳城當作唐柳城。

元好問遺山文集、贊皇郡太君慕銘曰、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秘書監、

第因天橋柱、屬諸昌黎、陸奕。○永平府志曰、元張弼灤州石城廢縣姜將軍斬蛟廟碑云、後唐潞王從珂、清泰間、將軍鎮檢關、碣石之石城縣坤方、山曰唐黿趾、曰唐溪、臨溪形勢幽阻、林壑疏迸、將軍卜城居之、溪有蛟蠹爲害、奔雷走電、激波盈涯、將軍領衆斬蛟於溪上、民乃安、後葬南山、家若高山、至今民念功、建廟、將軍夫人有二男女各七配享、以上已誕日致祭、元至元丙子繕祠、壬午、畢、爲記、按天贊之元、破石城次年、陷平州、置灤州以領之、後唐天成之元、平州歸唐、三年、復陷歸遼、至清泰建元、則歷七年矣、安有唐將軍敢鎮此地、儻有之、遼事也。

○營州鄰海軍下刺史、○前燕慕容皝徙都於此。

京東考古錄曰、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柵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二說不同、案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竝在其地、唐高祖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而今之昌黎、乃昔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遼史載柳城縣地、慕容皝都之、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亥、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遷無常、此非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鶚案、遼史既載慕容皝柳城於中京興中府之下、則平州所屬之營州柳城、自屬唐時僑置之名、何得復以和龍之地混之乎、明一統志及永平府志之誤、亦沿遼史。

○○廣寧縣、漢柳城縣、○梁仲、補

元豐九域志曰、化外州、河北路營州下都督、柳城郡、領縣廢四州、柳城一縣。

鶚案、漢柳城當作唐柳城。

元好問遺山文集、贊皇郡太君慕銘曰、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秘書監、

遼史拾遺卷十五

志第十一 地理志五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元魏宮垣古城之北面、雙闕尚在、○潛寧八年、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國子監、補○梳粧樓、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竹十六州考曰、雲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治、雲中縣本馬邑郡雲內之地、安鎮、武德元年、置北恆州、貞觀十四年、省定襄縣、開元十八年、更名天寶元年曰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會昌三年、置大同都團練使、治雲州、乾符五年、升大同都防禦使、爲節度使、○水經注曰、平城、王莽之平順也、魏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十六年、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闕、

鴻案、魏道武遷都平城、魏書在天興元年、

山西通志曰、後魏宮垣在大同府城北門外、有土臺東西對峙、蓋雙闕也、後爲天王寺、○汪承爵大同府志曰、華嚴寺在府城舍和坊、遼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計石像五、銅像六、內一銅像、衰冕垂足而坐、餘俱常服、○山西通志曰、張起巖崇文堂記云、雲中在遼金爲陪京、學即遼國子監、宏敞靜深、冠他所、

○又曰、梳粧樓在大同府城西北隅、相傳遼蕭太后居此、遺宇尚存、

○大同縣、○方山、補禪房山、補

記纂淵海曰、周大同川地、戰國趙置雲中縣、漢爲雁門郡平城地、遼置大同縣、○孫體元大同縣志曰、方山在城北五十里、山有拓拔魏二陵、及方山宮故基、禪房山在城西南六十里、上有寺塔、創自遼、

○雲中縣、○紇眞山、補○單于臺、補○高柳城、參合陂、補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紇眞山在縣東三十里、蕃語紇眞、漢言三十里、其山夏積積雪、○又曰、單于臺在縣西北四十里、漢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塞、登單于臺、卽此也、○通典曰、雲中縣有故高柳城、參合陂、

○長青縣本白登臺地、

水經注曰、服虔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也、臺南對阜、卽白登山也、孫暢之述畫云、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人畫作美女、姿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溷必衰、說冒頓解圍於此矣、

○懷仁縣、○金龍山、補海子、補

記纂淵海曰、金龍山在縣西南、○又曰、海子在縣東、其西北有泉、深不可測、

○宣州博寧軍下刺史、○桑乾河、白道泉、○火井、○慧峰寺、補○楊伯通墓、補○王山伯、補

宣府鎮志曰、桑乾河在宏州、今順聖城西南二十里、源出馬邑縣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西人謠溝、○太平寰宇記曰、白道泉、郡國志云、白道高阪有土穴出泉、卽古藥府之飲馬長城窟、○又曰、火山在雲中縣西五里、水經注云、西溪水道源火山、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廣減尺許、深不見底、炎熱上升、常若微雷發聲、以草蓋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以火從地中出、亦名熒臺、○由西通志曰、慧峰寺在大同府城東一百五十里、舊宏州龍樹山之陽、內有塔一座、高一百尺、遼壽昌四年建、乾統三年修、○宣府鎮志曰、宏州有遼侍書左承楊伯通墓、○中州集曰、王元節、弘州人、祖山甫、遼戶部侍郎、

○順聖縣、○秋林亭、補○崖木亭、補

宣府鎮志曰、秋林亭在順聖西城溜雲山下、盛暑山石滴水成冰、可消煩渴、遼人建亭焉、○又曰、崖木亭在順聖西盤龍澗口、峭壁千仞、架獨木爲橋、經久不朽、遼人建亭其側、

○德州下刺史、○金河水、補○白道坂、

太平寰宇記曰、金河水、郡國志云、雲中郡有紫河鎮、界內有金河水、其泥色紫、故曰金河、○又曰、陰山道、按冀州圖云、雲中周回六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通漠長城百里、郎白道川也、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穫、每至七月乃熟、白道川當原陽鎮北、欲至山上、當路有千餘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遙去百里、卽見之、卽是陰山路也、從此以西及紫河以東、當陰山北者、唯此道通方軌、自外、道皆小而失次者多、

豐州天德軍節度使。○九十九泉。○青冢。○遼貢道。附

大同志曰。官山在府城西北五百餘里。古豐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爲黑河。○明一統志曰。王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冢獨青。故名青冢。○中州集曰。遼元勳、豐州人。祖貢道。遼目狀元。

○振武縣。○黑砂磧。補

張鵬翮漠北日記曰。距青冢十里有振武城廢址。河水齧沙。出碑曰。唐振武軍節度使墓誌。亦漢字。乘暗河干。○明一統志曰。振武縣北七十里有黑砂磧。

雲內州開遼軍下節度。本中受降城地。○居延川。薉。○拂雲堆。○李陵臺。補○鵾鵝泉。補

大同府志曰。東受降城、府城西北五百餘里。中受降城、去東受降城一百餘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西受降城去中受降城一百餘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觀初、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橫塞軍。遼置雲內州。西受降城去中受降城一百餘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三受降城皆唐劉方總管張仁愿所築。○許翰忠劉州志曰。居延川在州北廢雲內州。一名居延澤。蓋武晉困於此。旁有居延城。○輿地廣記曰。中受降城有拂雲堆祠。西受降城關元初爲河所圮。十年。總管張說於城東別置新城。北三百里有鵾鵝泉。○山西通志曰。李陵臺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古雲內州。臺高二丈餘。唐志。雲中都護府有燕然山。山有李陵臺。蓋陵不得歸。登此以望漢。其近有拂雲堆。堆上有祠。

天德軍。○天德山。補○牟那山鉗耳嵑城。

明一統志曰。天德山在渾州北。漢李陵自居延行至天德山。遼太祖平党項。遂破天德。掠東民以東。皆此地。○大同志曰。牟那山在渾州城北三百里。隋大同城置塞此。北燕州。貞觀八年。更名。治懷戎。本潘縣。○宣府鎮志曰。古城在隆慶州東北二十里。相傳爲遼后所築。○明一統志曰。媽泉在故懷來縣西一百一十里。書云。薩降二女於媽汭。案傳。爲水在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此恐非是。○宣府鎮志曰。溫泉在可汗州。今隆慶城西北三十里。佛峪山中。○太平寰宇記曰。溪頭山、黃帝祠在焉。有泉漲而不流。即古阪泉也。今在媽州城東二百步。史記云。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通典曰。鳴雞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其姊磨笄自殺。因爲名。代人憐之。爲立祠。有鼷於祠上。故名鳴雞山。○太平寰宇記曰。磨笄山在懷戎縣東北七十里。○又曰。橋山有祠。黃帝葬於此。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射。軒轅故也。梁洳東王臨終詩云。寂然千載後。誰知軒轅臺。○又曰。歷山後魏輿地圖。亦士記云。潘城西北三十里有歷山。形似覆釜。故以名之。其下有巖穴。相傳遼后種花之所。下花園在州城西三十里。亦遼后置。遺址尚存。○徐嵩出塞詩云。溫洋二水合流。東南入宛平縣界。爲盧溝河。

○龍門縣。○歇馬臺。補

宣府鎮志曰。歇馬臺、龍門縣東五十里。墺外。遼后歇馬處。遺蹟尚存。

○望雲縣。○景宗於此建酒邸。○鴛鴦泊。補

宣府鎮志曰。御莊在雲州堡。契丹耶律賢因父遇害。恐落民間。居處於此。隸程宗受禍。國人訪賢。立爲國主。作宮室於舊居之地。號曰御莊。○又曰。鴛鴦泊在雲州堡西北一百餘里。墺外。周圍八十里。其水停積不流。自遼、金以來。爲飛放之所。

○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唐升武州。○愛陽川。○炭山。○斷雲嶺。○西望山。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武州、輿地廣記。唐末置。唐志。領縣文德一縣。後唐長興元年。改毅州。明一統志曰。愛陽河在炭山西北二十里。本放牧之地。深可尺餘。下有頑冰。黑色者數尺。水上有浮草。性涼。尤宜牧馬。非地又生貢花。其大如錢。發於土上。人馬踩踐。萎悴。則日復生如新。○又曰。炭山在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遼人謂之隉頭。承天后輔政日。納涼此處。又山之東三十里。上有陰雲籠伏。如阻斷然。其納涼地。○宣府鎮志曰。斷雲嶺在歸化州。即今之沙嶺。鎮城西北二十里。

○又曰。西望山在宣府城北三十五里。上有遼國西望山舍利碑。

○可汗州。清平軍下刺史。○媽州。○古城。補○媽泉。○溫泉。○阪泉。○磨笄山。○發山。○歷山。○應夢山。補○東羊房、西羊房。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媽州、媽川郡。北齊立北燕州。後周曰燕州。唐武德七年。以幽州懷戎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更名。治懷戎。本潘縣。○宣府鎮志曰。古城在隆慶州東北二十里。相傳爲遼后所築。○明一統志曰。媽泉在故懷來縣西一百一十里。書云。薩降二女於媽汭。案傳。爲水在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此恐非是。○宣府鎮志曰。溫泉在可汗州。今隆慶城西北三十里。佛峪山中。○太平寰宇記曰。溪頭山、黃帝祠在焉。有泉漲而不流。即古阪泉也。今在媽州城東二百步。史記云。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通典曰。鳴雞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其姊磨笄自殺。因爲名。代人憐之。爲立祠。有鼷於祠上。故名鳴雞山。○太平寰宇記曰。磨笄山在懷戎縣東北七十里。○又曰。橋山有祠。黃帝葬於此。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射。軒轅故也。梁洳東王臨終詩云。寂然千載後。誰知軒轅臺。○又曰。歷山後魏輿地圖。亦士記云。潘城西北三十里有歷山。形似覆釜。故以名之。其下有巖穴。相傳遼后種花之所。下花園在州城西三十里。亦遼后置。遺址尚存。○徐嵩出塞詩云。溫洋二水合流。東南入宛平縣界。爲盧溝河。

○龍門縣。○歇馬臺。補

宣府鎮志曰。歇馬臺、龍門縣東五十里。墺外。遼后歇馬處。遺蹟尚存。

○望雲縣。○景宗於此建酒邸。○鴛鴦泊。補

宣府鎮志曰。御莊在雲州堡。契丹耶律賢因父遇害。恐落民間。居處於此。隸程宗受禍。國人訪賢。立爲國主。作宮室於舊居之地。號曰御莊。○又曰。鴛鴦泊在雲州堡西北一百餘里。墺外。周圍八十里。其水停積不流。自遼、金以來。爲飛放之所。

○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唐升武州。○愛陽川。○炭山。○斷雲嶺。○西望山。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武州、輿地廣記。唐末置。唐志。領

踏爲多。

○儒州綏陽軍中刺史。○南溪河、沽河、宋王峪。○統幕。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儒州。輿地廣記。唐末置。九域志。領懷戎縣。景德四年。省入縣。熙寧三年。復置。縣界即古飛狐口也。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杜白馬之津。塞飛狐之口。此皆言一方之阨也。又晉中興書云。趙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謂此道也。

○靈丘縣。○太白山。補○隘門山。補○開皇長城。補○趙武靈王墓。補

元和郡縣志曰。太白山在縣南十里。山有鍾乳穴。其深不測。仰望穴中鍾乳。如懸穗焉。○又曰。隘門山亦曰隘口。在縣東南五十里。壁立直上。府屋刺天。有古道極險。後魏明元帝登義倉之所。○又曰。開皇長城。西自繁時縣經縣北七十里。東入飛狐縣界。○輿地廣記曰。靈丘縣有趙武靈王墓。因以爲名。

應州彰國軍上節度。○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輿唐軍。寰州隸焉。○北龍首山、南應門。○應門水。補○金鳳城。補○佛宮寺。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應州。續通典。故屬大同軍節度。輿地廣記。唐末置。領金城、渾源二縣。○又曰。寰州。職方考。後唐明宗置。輿地廣記。唐末置。領寰滑一縣。○大同志曰。龍首山在應州城北山之南。跨雲中。應門山在應州城南山之北。輿龍首山相望。○水經注曰。應門之水出於應門之山。應出其門。在高柳北。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册府元龜曰。後唐明宗以咸通八年九月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大同府志曰。金鳳城在應州城東北。天王祠前。後唐明宗生此。中有金鳳井。○記纂淵海曰。金鳳井在州治。相傳李克用生時。金鳳自井中飛出。

鵬案。明宗生應州。見遼史。潘自牧以爲晉王克用。恐非。

談遷棗林雜俎曰。應州治西佛宮寺。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敕立。有釋迦塔。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六脊角上下皆巨木爲之。舟如樓閣。玲瓏宏敞。

○渾源縣。○渾源川。○恆山。補○溫泉。補

郭子章郡縣釋名曰。唐置渾源縣。因八水合而渾流故名。八水。惡川水、濁水、黑龍池、神溪水、李峪水、乳泉水、陵雲口水、磁窯口水是也。○明一統志曰。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也。水經謂之玄嶽。其山高侵雲漢。舜北巡守至於恆山。即此。○恆岳志曰。恆山、北岳也。括地志曰。有五別名。蔚臺府、列女宮、華陽臺、紫蓋、太乙宮。釋家謂之青峰埵。道家謂之總元洞天。金城福地。又曰。太乙洞天。應劭風俗通曰。恆、常也。萬物伏北方而有常也。山巖發鬲峯。其東北一支。自積石而北。入匈奴東爲陰山。又南入雲中境。西折而東爲寧武之天池。代之應門、句注。又東爲覆宿、夏屋、茹越、雲中。又東爲武之天池。代之應門、句注。又東爲覆宿、夏屋、茹越、雲中。潛丘割記曰。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傳曰。北岳恆山。禹貢。太行、恆山。疏曰。恆山在上曲陽西北。爾雅。殷制。釋山曰。河北恆。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山鎮曰恆山。注曰。恆山在上曲陽。則舜當日早覲北諸侯於今曲陽大茂山之下。非山經所稱今渾源之北岳。水經注所稱之玄岳。歷歷可知。

鵬案。沈括夢溪筆談云。北岳常岑翀之大茂山者是也。牢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廟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則北岳自在上曲陽。遼史故無渾源之祀也。

王溥初源州志曰溫泉在州東南一百里其水若湯浴之能愈疾。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馬邑城補○統萬城補○白樓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朔州馬邑郡魏武帝置新興郡晉改晉昌後魏置懷朔鎮及朔州隋爲馬邑郡領善陽馬邑二縣○太平寰宇記曰馬邑城卽今州城是也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地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走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元混一興地要覽曰統萬城赫連勃勃於無定河北黑水之南築○朔州志曰元妃山州北三十里後魏道武侍妾李姓善謳卒葬此山故名○又曰白樓在古城內東北後魏納秦姚興女爲后建此樓以望故國飾以鉛粉因名

○鄯陽縣○句注山補

元和郡縣志曰句注山在縣東八十里○朔州志曰句注塞趙襄子以其姊爲代王夫人欲幷代約代王遇於此

○馬邑縣○鴈門關補

記纂淵海曰鴈門關在馬邑縣東七十里

○武州宣威軍下刺史

輿地廣記曰毅州本武州唐末置後唐長興元年改曰毅州

東勝州武興軍下刺史○君子津補

記纂淵海曰君子津在古東勝州界漢時有大賈齎金行至此死津長埋之後其子至悉以金付之因名

○河濱縣○河濱關補

明一統志曰河濱廢縣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餘里陷檻林縣地唐析置此縣屬勝州縣東北有河濱關後廢遼復置屬東勝州

志第十三　麻象志中

閏考

太康三年閏十二月宋閏來年正月冀

能改齋漫錄曰神宗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時知定州薛向繳大遼國所印歷日稱閏月乃在十二月與本朝不同乞送司天監重定時議者以兩朝賀正之禮爲疑而妄章以爲正朔爲大賀正爲小兩朝之閏不同卽不過本朝之使先期而賀正於彼彼國之使後期而賀正於此料彼必不肯改以就此則本朝豈可改而就彼乎其後本朝竟不能改

志第十四　麻象志下

朔考○多至附

重熙四年十一月朔宋辛巳十二月朔宋辛亥

江休復嘉祐雜志曰己亥曆日十一月大盡契丹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夜才曾月蝕戎使書稱爲已望

鷄案前己亥宋之咸平二年遼之統和十七年時未通使也後己亥宋宣和元年遼之天慶九年此時金伐遼使命阻絕矣此己亥應作乙亥宋仁宗景祐二年

石林燕語曰蘇子容過省賦麻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麻學元豐中使契丹適會冬至契丹麻先一日趙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推算其實契丹麻爲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爲汎論麻學援據詳博虜人莫能測不能遏折歸奏神宗大喜卽問二麻孰是蘇以實言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渾儀○張邦基墨莊漫錄曰蘇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爲大遼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麻先北朝一日北朝麻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麻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卽屬子時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麻可也北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善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十二官職名總目

武溪集契丹官儀曰胡人十宮院使者自阿保機而下每主圖位卽立宮帳使領臣寮每歲所獻生口及打廚外國所得之物盡隸宮使每宮皆有戶口錢帛以供廚主私貴猶中國之內藏也十宮院使在上將軍之下節度使之上

志第十六　百官志二

北面軍官

武溪集契丹官儀曰契丹司錄事司如中國之府司左右司候司掌刑獄遼人於燕京置元帥府統軍馬軍步軍三司胡人東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據其窟穴四姓雜居皆不通婚謀臣韓紹芳獻議乃許婚焉衣服飲食言語各從其俗凡四姓相犯皆用漢法本類自相犯者用本國法故別立契丹司以掌其獄

志第十七上　百官志三

南面朝官

五代史曰契丹滅晉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葬明退朝錄曰契丹有乾文閣待制

志第十七下百官志四

上京鹽鐵使司。○東京戶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西京計司。

武溪集契丹官儀曰。胡人司會之官。雖於燕京置三司使。惟掌燕薊、涿、易、涞、順等州錢帛耳。又於平州置錢帛司。營、濼等州屬焉。中京置度支使。宜錦等州隸焉。東京置戶部使。遼西川、錦等州屬焉。上京置鹽鐵使。饒、澤等州隸焉。山後置轉運使。奚、霫等州隸焉。置使雖殊。其實各分方域。董其出納也。隨盈賜予。則樞密院主之。議勞。則宣徽使主之。

佐吏。補

文獻通考曰。契丹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倣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

鶚案。百官志。夷離畢院有倣史。遙輦九帳大常袞司有倣史。其下三職。史未載也。

志第十八禮志一

吉儀。

柴册儀。

燕北錄曰。清寧四年戊戌歲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離轄甸。往西北島二百七十餘里。地名永興甸。行柴册之禮。於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園內宿泊。於二日先於契丹宮內選擇九人。與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賜戎主所著衣服一套。令結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許別人覺知。於當夜子時。與戎主共十人。相離出小禁園。入大禁園內。分投各一帳。每帳只有蠟燭一條。椅子一隻。並無一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契丹官僚一員。各自入帳。列何骨朶。漢語提認天子也。若提認得戎主者。賞賜牛羊駝馬各一千。當日宋國大王。我主親弟。於第八帳內提認得戎主。番儀須得言道。我不是的皇帝。北來國大王卻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來番語三徧。戎主方始言道。是便是。出帳來。諸箱內番儀衣服畢。次第行禮。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次拜木葉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册太后。次拜赤媳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柴龍受册。次入黑龍殿受賀。當日行禮罷。與太后、太叔出大禁園。卻入小禁園內。與近日番漢臣僚夜宴。至三更退。四日嶽泊至五日。卻來韓甸受南朝禮物。小禁園在大禁園外東北。內毡帳二十三座。大禁園圍無一面。長一百十一步。內有毡帳十座。黑毡兵幕七座。大小禁園外有契丹兵甲一萬人。各執槍刃旗鼓弓箭等。旗上錯成番書胆字。漢語正平字。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也。赤媳子者。番語謂之掠胡奧偌。傳是陰山七騎所得。濱河中流下一婦人。因生北族類。北形木雕彩髮。常時於木葉山廟內安置。每一新戎主行柴册禮時。取來作儀注。第三日送歸本廟。七祖眷屬俱是木人。著紅錦衣。亦於木葉山廟內取到。柴龍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帶皮樜柴壘成。上安黑漆木墩三層。墩安御帳。當日戎主坐其中。下有契丹臣僚二百餘人。

鶚案。王易所記柴册儀。與史志不同。存以備考。

志第二十禮志四

高麗使入見儀。

契丹國志曰。高麗國貢進物件。金器二百兩。金抱肚一條五十兩。金沙鑼五十兩。金鞍轡馬一匹五十

兩、紫花縣紬一百匹、白縣紬五百匹、細布一千匹、纖布五千匹、銅器一千斤、法清酒醋共一百餅、腦元茶十斤、蘇造器物五十事、成形人參不定數、無灰木刀檛十箇、細紙墨不定數目、橫進物件、杭米五百石、粳米五百石、織成五采御衣不定數。○又曰、契丹每次回賜物件、犀玉腰帶二條、細衣二襲、金塗鞍轡馬二匹、柒鞍轡馬五匹、散馬一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細錦綺綾羅二百匹、衣著絹一千匹、羊二百口、酒果子不定數、並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又曰、契丹賜奉使物件、金塗銀帶二條、衣二襲、錦綺三十匹、色絹一百匹、鞍轡馬二匹、散馬五匹、弓箭器仗一副、酒果不定數、上節從人白銀帶一條、衣一襲、絹二十匹、馬一匹、下節從人衣一襲、絹十匹、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進奉使朝見儀

契丹國志曰、西夏國貢進物件、細馬二十匹、纖馬二百匹、駝一百頭、錦綺三百匹、纖成錦被褥五合、襯蓉廿石、井鹽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張、兔鶻五隻、犬子十隻、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又曰、契丹回賜除羊外、餘並與高麗國同、惟玉帶改爲金帶、勞賜人使亦同。

志第二十二禮志六

嘉儀下

立春儀。○賜幡勝。

韓琦安陽集使契丹謝春幡勝狀曰、緹繒回春、書陽戒節、鏤勝俯遵於俗尚、雕盤綵錫於時珍、上荷恩私、至深銘刻。

日月蝕補

燕北錄曰、契丹如見月蝕、各備酒饌相賀、戎主次日亦有宴會、如日蝕、即遥望而嘯之、仍背日坐。

志第二十三樂志

國樂

文獻通考曰、契丹有譯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遍、歌於帳前、號曰唕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譯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

野獲編曰、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音管一調、如中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凡一音管一調、如中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斜、喝里皮、幷紅虎皮、韓及道宗即位、以爲韓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遼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即韓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用以爲韓、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採以硇砂、其轉熟用以爲韓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皮、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皮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硇砂熟韋可以常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徐呂皮補

演繁露曰、今使北者、其體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滑可愛、問其名、則徐呂皮也、問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爲之也、此說信否、殊未可知、予案燕北雜記曰、契丹與宗室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斜喝里皮、幷紅虎皮韓及道宗即位、以爲韓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遼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即韓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用以爲韓、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採以硇砂、其轉熟用以爲韓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皮、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皮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硇砂熟韋可以常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兔鶻帶補

契丹國志曰、契丹重皆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檛、已爲無價、天祚以此作兔鶻、中國謂之腰銙皮補頭垂者、

婦人服補

雞案、金史輿服志曰、婦人服謂窄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襲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皁及紺直領左衽、掖縫兩旁、復爲雙襴積、前拂地、後曳地尺餘、帶色用紅黃、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皁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逍遥、此皆遼服也、金亦襲之。

志第二十六儀衛志三

符印

傳國寶

唐玄宗唐六典曰符寶郎掌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螭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文方四寸面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實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爲名蛟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續通典曰秦鑄六國璽秦皇帝購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爲大篆書之形製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赤眉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貢巾亂投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進獻帝魏受漢禪得之以傳於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爲石勒所禽璽歸於鄴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以璽走爲追兵所迫投於樓船寺井中僧永抒得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陳平陳始得秦兵傳國璽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竇建德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於唐唐高祖楊涉送寶於大梁莊宗滅梁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爲火灼文字譏缺明宗得之淸泰敗以寶隨身自焚而死寶遂亡其神璽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螭龍隱起文與傳國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得之墓容永逸於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擄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滅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爲第一秦璽次之隋亡資建德妻與傳國璽俱獻長安唐末不知所在○鄭文寶南唐近事曰後唐明宗崩璽歸洛秦晉高祖擁戎馬入洛河橋不守淸泰積薪累日璽驅六宮珍玩一時燔爇且偕於於摘星樓秦璽煨燼其亦明矣按陷蕃記北戎入梁圖皆少主奉上璽授戎主怪玉無御用疏璞不工文非眞紐疑將有隱易者皆人具以實對文寶潤化中司計陝右督軍錢於褒下有乾州永壽縣主簿趙應良者北戎人自謂少年事戎爲丞相高公堂後官嘗從公至燕子城登重閣閣皆舊物得璽授與陷蕃記略同○五代會要曰傳國寶自秦始皇後歷代傳受至唐末帝自焚之際以寶隨身焚訖皆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開運末北戎齎以入蕃○珩璜新論曰石晉再作受命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契丹盜而取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圖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莽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策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後爲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魏氏何不寶而用之而自剸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皆璽也魏氏有國劉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譔自右魏璽讀自左耳皆有天下又自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本書與

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璽誤實哉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虎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尙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陳代著墓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於都恢并獻玉璽一紐方圓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而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爲眞璽遂以字文周所傳神璽爲非是識者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此隱起者非秦璽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盡貢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瑭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鵬案秦璽之說非一璽已焚於後唐遼所得者乃晉璽耳史稱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賦試進士豈當時亦未之深考耶

金印三晉帝所上其文未詳

周必大省齋文集題五代鹵簿年當檢臨本曰右後唐宰臣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其內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盧得制借本臨之案鹵簿元年三月戊辰愍帝遜於衞必以印寶自隨四月壬申從珂入洛乙亥卽位殆倉卒鑄此印耶乙酉大赦改元淸泰時愍帝已殂璽應來歸後十餘年晉出帝奉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謂璽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求眞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事載皆家人傳所謂金印亦新鑄之類耳

符契

銀牌○木剡子牌　補

燕北錄曰銀牌有十三道上是番書聆字用金鍍鋌成見在內侍左承宣宋璘處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於戎主前皇奉一偏或有緊急用事宜用此牌帶在項下於南北大王處抽發兵馬徐事卽不用○燕北錄曰銀牌形如方響刻番書宜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易無敢違者○燕北錄曰長牌七十二道上是番書敏走馬字用金鍍鋌成見在南司內收掌每遇下五京等處取索物色及進南朝野味鹿茸果子以此牌信帶在腰間走馬又木剡子牌約有一十二道上是番書急字左面刻作七剡取其本國歷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剡帶是番書永字其字用金鍍銀葉陷戚長一尺二寸已來每遇生女眞達靼國取要物色抽發兵馬卽用此牌信帶在腰間左邊走馬其

賦稅之制

二國驗以爲信

志第二十八食貨志上

宜府鎮志曰。契丹統和十八年。詔北地節候頗晚。宜從後唐舊制。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匹帛錢。蘇地權麴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十月納足。○中州集曰。遼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爲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又見金史李始傳。○范鎮東齋紀事曰。契丹有馮見善者。予接伴勸酒。見善曰。勸酒當以其量。若不以益。如徭役而不戶等高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亦以戶等。中國可不益戶等役人邪。

志第二十九食貨志下

鼓鑄之法。

洪遵泉志曰。契丹國天贊錢。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契丹主阿保機僭號。名年曰天贊。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文曰。天贊通寶。○又曰。應麻錢。董遵曰。文曰。應麻重寶。超至忠廚延雜記曰。程宗改元應曆。○並遵錢譜曰。統和元寶。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太平元寶。宋天禧五年耶律隆緒鑄。○泉志曰。廚廷雜記曰。聖宗卒。少主宗真立。改元景福一年。又改重熙。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文曰。重熙通寶。○陳昉增廷須知曰。契丹主洪基改元清寧。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文曰。清寧通寶。○泉譜曰。咸雍通寶。宋洽平二年耶律洪基鑄。○泉志曰。徐兢高麗國經曰。契丹咸雍十年改大康。至十年改元大安。余按此錢有二品。並徑九分。重二銖四參。以大康通寶、大康元寶爲文。

鶴案。遼遵錢譜。大康通寶作大康同寶。求知孰是。

李季與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祚年號大安。按此錢。徑八分。重二銖八參。文曰。大安元寶。○又曰。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按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壽昌元寶。

鶴案。道宗年號壽隆。泉志云壽昌。正閏考亦云。遼道宗年號壽昌。見東都事略、范成大攬轡錄。又有盛昌六年。未詳何據。

北遼通書曰。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按此錢。徑寸。重三銖二參。文曰。乾統元寶。○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祚年號天慶。按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天慶元寶。考之廚廷雜記曰。景宗朝。置鑄錢院。年額五百貫。則契丹鑄錢舊矣。○泉志曰。千秋錢。李孝美曰。此錢徑三分。文曰。千秋萬歲。今世易得。蓋常歲廚使入貢人。多貿易得耳。董逌曰。遼國錢蓋近世所爲。

志第三十刑法志上

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

燕北錄曰。鐵瓜番呼骨朵。視以熟鐵打作八片。虛合。或用柳木作柄。約長三尺。兩邊鐵裹。打數不過七下。沙袋者。穆宗時置。

燕北錄曰。沙袋番呼郭离。以牛皮夾縫如羹底。內盛沙半升。柄以木作胎。亦用牛皮裹。約長二尺。打數不過五百。戎主太后寢帳內事。不論大小。若傳播出外。提獲者。其元傳播人處死。接聲傳播人決沙袋五百。契丹盜衣服錢帛諸物等。提獲賊。或累貨估價錢每五十貫文。決沙袋一百。累至二百五十貫文。

決沙袋五百。配徒五年。若更有錢時。十貫文。打骨錄一下。至骨錄五下。更有錢時。處死。

志第三十一刑法志下

犯竊盜者。初剌右臂。再剌左。三剌頸之右。四剌左。至於五則處死。

能改齋漫錄曰。契丹之法。民爲盜者。一犯文其腕爲賊字。再犯文其臂。三則斬。不須案籍。而辜不可掩。○燕北雜記曰。正月十三日。放契丹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松漠紀聞曰。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十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資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過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奢靡微物。亦擔去。婚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細羊酒者倍之。須臾則盡。小飲。或打毬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顧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遼史拾遺卷十六

補選舉志

一科目

契丹國志曰。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傯于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有秀才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題各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鼙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易水志曰。保寧九年。進士易州魏璟。統和二年。魏上達。五年。魏元眞。

鶴案。史稱景宗保寧八年。詔復南京禮部貢院。聖宗統和六年。詔開貢舉。而保寧九年至統和五年。十年之中。易州已有進士三人。又出一姓。皆在未開貢舉之前。豈景宗詔復貢院之後。南京已設科而未及他處耶。惜不可考矣。

涿州志曰。王吉甫、涿州人。天慶二年試律學第一。除參軍。○李世弼金登科記曰。天會四年。始設科舉。

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詩書易禮春秋爲次蓋猶遼舊也○元好問遺山文集曰遼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率合補綴觀五季又下衰○王圻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咸雍六年設賢良科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十年六月御永安殿策賢良天祚帝乾統二年閏五月策賢良

鵝案王圻所引俱出遼史以其有關選舉故載於編補經籍志同

二世選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天顯二年十二月詔選遙輦氏九帳子弟可任官者穆宗應曆五年四月命郎君簡海璋世爲北府宰相景宗保寧時耶律思溫爲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預其選聖宗統和九年七月詔有沒於王事者官其子孫時耶律諧理伐宋獲其將康保裔以功詔世預節度使選宰相韓德讓貴寵踰敵魯希旨言德讓宜賜國姓籍橫帳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入官者衆興宗重熙十六年二月詔世選官擇有才能者用

三貢選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大安四年四月立人參補官法

四學校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時置上京國子監設祭酒司業監丞主簿時南京立太學聖宗統和九年八月以南京太學生員寖廣特賜水碓莊一區道宗清寧五年詔設學養士額五經及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六年六月中京置國子監

鵝案南京太學賜水碓莊一區遼史本紀係統和十三年九月事詔設學額五經傳疏係清寧元年十二月事王圻所引年月誤矣

宜府鎮志曰契丹初興惟尚武藝無趙開學校俱仍唐習開權兵變十存二三取用文士多由是途興宗重熙五年始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於是有西京學有率聖歸化崇德宏道嬀儁等州學各建孔子廟頒賜五經諸家傳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屬縣附焉

鵝案此但據西京諸州言之五京諸州俱有學也

補經籍志

鵝案諸薄錄家所載遼人撰著大率多本遼史紀傳閱有出於史外者不多得也予作補經籍志備其目而已傳於今者亦寥寥無幾矣

經類

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禮書

遼朝雜禮

已上出黃庚稼金陵黃氏書目

龍龕手鑑四卷凡氏作三卷非

夢溪筆談曰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鑑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版其序末舊題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郡齋讀書志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鑒紀年通譜耶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末題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錢曾讀書敏求記曰燕僧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編龍龕手鑑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四百餘字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日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撰龍龕手鑑序曰夫聲明著論迺印度之宏綱翻迻成書實支那之令圖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貝葉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須自軒轅制於祖頡代結繩於既往成進履以和治辯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洎乎史籀變古文爲大篆程邈變大篆爲隸書蔡邕刊定於石經東晉推詳於竹簡九流競鶩若百谷之朝宗七略遐分比衆星之拱極諱源討本備載於塿苔廣韻叶律諧鍾減究於韻英韻譜尋門則字統說文捐牖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乎昭矣翅復釋氏之教演於印度譯布支那轉梵從唐雖俾差於性相被教悟理而必正於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以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肇以寶燭啓以隨函郭迻但顯於人名香嚴唯標於寺號流傳歲久鈔寫時訛寖開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悅歎不達徵違孰爲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宅飛燕晉善於音韻開於字書視香嚴之不精高金河而最緯九切功積五變炎涼具辯官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無勞遊席坐奉師資詎假披箋立義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黍師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閣筆俛仰而強爲抽毫剡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手持於鸞鏡形容斯懸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聲頌之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

史類

耶律儼皇朝實錄七十卷

蕭韓家奴耶律庶成同撰遼紀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二十卷

室昉統和實錄二十卷

蕭永祺遼紀四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

已上出金陵黃氏書目。

契丹宮儀。

契丹事迹。

契丹疆宇圖。宋史藝文志，二卷。

契丹實錄。

契丹會要。

已上出尤袤遂初堂書目。

大遼登科記一卷。

大遼對境圖。

契丹地理圖。宋史藝文志，一卷。

已上出鄭樵通志藝文略。

遼四京記。

直齋書錄解題曰。亦無名氏。曰東京、中京、上京、燕京。

王鼎焚椒錄二卷。

七賢傳。

金陵黃氏書目曰。取遼世名流七人爲之傳。耶律吼其一也。

遼三臣行事。耶律孟簡著。

出王圻續文獻通考。

鶡冠子。孟簡大康中所編耶律昌穀、屋質、休哥三人行事。見文學傳。

王白百中吹。

耶律純耶律學士星命秘訣五卷。

已上出金陵黃氏書目。

直魯古鍼灸脈訣書一卷。

出述江陳第世善堂書目。

燕僧利正撰長慶人事軍律三卷。

出通志藝文略。

內丹書。聖宗統和八年，于闐張文寶進。

道宗御製華嚴經贊。咸雍四年二月頒行。

回紇僧撰金佛梵壇經。

高麗佛經。大康十年，命僧善智校勘頒行。

已上出續文獻通考。

僧非濁撰往生集二十卷。

出奉福寺僧勝陀羅尼石幢記。

集虹。

道宗御製清寧集。耶律良編。

出續文獻通考。

李氏應歷小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曰。李澣、晉末陷契丹。以遼應歷年號名集。

海螯子詩一卷。

出通志藝文略。

李澣丁年集十卷。

楊億登瀛集五卷。

劉景集四十卷。

已上出宋史藝文志。

耶律隆先閒苑集。

遺寶忠西亭集。

程孝程寶老集。

遺柳璨寒集。

遺韓家奴六義集十二卷。

耶律孟簡放懷詩一卷。

耶律良慶會集。

已上出續文獻通考。

遼史拾遺卷十七

表第一世裏

開皇末別部四千餘戶。逢突厥來降。

册府元龜曰。開皇四年五月。契丹王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

契丹地。

路振九國志曰。契丹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檢關一千一百里。檢關南距薊州七百里。

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率部落歸唐。四年。與奚長李大酺偕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

册府元龜曰。開元四年八月。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各以所部來降。御丑。混一六合。紀綱四海。開物所以包舉夷夏。列爵所以範圍中外。契丹松漠州都督李失活、奚饒樂州都督李大酺等。並材雄劍騎。家襲簪組。翻飛涿鹿之郊。高視無閫之地。往屬鞮譯。遂爾擯離。海裘爲貴。在苞桑之厚戒。棄征順命。乃違面同歸。柔懷有章。龜遲斯在。像候利建。宜膺胙土之榮。上將師貞。仍允奪壇之拜。失活可封松漠郡王。食邑三千戶。行左金吾衞大將軍。並員外置。餘如故。

五年。以楊氏爲永樂公主下嫁失活。

册府元龜曰。開元五年八月。詔曰。故東平王外孫正議大夫復州司馬楊元嗣第七女。舉叶才明。體光柔順。履孝遵賦。敦睦有倫。彝華廕顏。德容並茂。屬賢王慕義。於以購親。納女開名。嘉其迫吉。宜升外館之禮。俾嬪邊城之地。可封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婚之夜。遣諸親識品及兩蕃太守領觀花燭。

開元十年。鬱于入朝。以慕容氏爲燕郡公主下嫁鬱于。

册府元龜曰。開元十年。契丹松漠郡王鬱于入朝。請婚。帝令慕容嘉賓女封燕郡公主以妻之。

郎固、咄于之弟。國人共立之。開元十三年冬。朝於行在。從封禪泰山。改封廣化郡王。以陳氏爲東光公主。下嫁郎固。

册府元龜曰。開元十三年。契丹立李盡忠弟郎固爲主。其冬。車駕東巡。郎固詣行在所。改封廣化郡王。封皇從外甥女陳氏爲東光公主以妻之。制曰。李郎固輸忠保塞。乃誠奉國。屬升中於天。無遠而不屆。華夷雖隔。等數有加。宜錫休名。俾承寵澤。

大賀氏附唐於奚王。以通於唐。朝貢歲至。

劉昫舊唐書曰。天寶十二年。契丹降附。迄於貞元。常開歲來修蕃禮。貞元四年。與奚衆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九年十年。復遣使來朝。大首領悔落拽河已下各授官放還。十一年。大首領熱蘇等二十五人來朝。自後至元和、長慶、寶歷、太和、開成時。遣使來朝貢。

李惎秀、唐賜姓名。契丹名迪輦俎里。本八部大帥。天寶四年。降唐。拜松漠都督。

册府元龜曰。天寶四載。封外甥女獨孤氏爲靜樂公主。降松漠都督懷順王李惎節。九月。契丹會長殺公主。衆都以叛。

鶉案。惎秀、惎節名不同。未知孰是。

楷落以唐封器仁王代松漠都督。遂稱契丹王。

册府元龜曰。天寶五載四月。封契丹王楷雒爲器仁王。仍授松漠府都督。

契丹王欽德、胥爾之族也。是爲瓌德葷可汗。光啓中。抄掠奚、室韋諸部。皆役服之。數與劉仁恭相攻。晚年政衰。八部大人法當三歲代。迭剌部耶律阿保機建鼓旗自爲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爲王。盡有契丹國。遥輦氏遂亡。

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郎。一曰利皆郎。二曰乙失活郎。三曰寶活郎。四曰納尾郎。五曰頻沒郎。六曰內會雞郎。七曰集解郎。八曰奚嗢郎。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人。稱剌史。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貫絲備史曰。後唐武皇會阿保機於雲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持杯往來。以展酬酢之禮。阿保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代則可。會長。舊法三年則能。若他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有

何憂能乎。探機曰此用其教。不受諸族之代。○唐莊宗列傳曰。咸通末。契丹王曰習爾。彊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舉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

表第二皇子表

德祖六子。剌葛、字率懶。第二。與弟迭剌、安端等謀亂。太祖念其同氣。不忍加刑。杖而釋之。神册二年。南弁。

賚治通鑑曰。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即剌葛。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發。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期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晉王厚遇之。資給甚厚。

爲假子。任爲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詔敬翔、李振、宥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趙嚴等並族誅於市。

太宗五子。卷撒葛第二。景宗封齊王。保寧四年。病疽薨。

賚治通鑑長編曰。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言其國中事云。景宗蕭后。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蕃奴撻覽阿鉢。委貌甚美。因召侍帳中。蕭氏聞之。欲撻覽阿鉢以沙盛四百面離之。踰年。齊妃請於蕭氏。願以爲夫。蕭氏許之。使西捍達靼。靈降之。因謀帥其衆奔晉。晉以札剌國結兵以篡蕭氏。蕭氏知之。遂奪其兵。命領幽州。

景宗四子。隆慶、字燕隱。小字普賢奴。第二。

契丹國志曰。吳太弟隆慶生而岐嶷。幼時與羣兒戲。爲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

隆祐小字高七。一字胡都堇。第三。統和中。伐宋。留守京師。

契丹國志曰。齊國王隆祐。性沈毅。美姿容。自少時慕道。後爲東京留守。別監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

淵寀儀第四。早卒。葬王子院。

乘師奴第四。早卒。葬王子院。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契丹供奉官李信云。景宗四子。長名隆緒。卽戎主。次名賢。封梁王。次名高七。封吳王。次鄭哥。八月而夭。

表第三公主表

太祖一女。質古。下嫁淳欽皇后弟蕭室魯。幼爲奧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禮。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於奧。謂之奧姑。未封而卒。

契丹國志曰。遙輦氏、即蕭室魯。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爲會長。少壯武有膽略。部人憚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奔。太祖藏入燕塞。述律以兵從。又從圍周德威於幽州。機巧寡智。城幾克。會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馬都統軍於屈列。尙奧哥公主。

景宗四女。淑哥第四。無封號。與駙馬都尉盧俊不諧。表請離婚。改適蕭紳奴。

十國春秋曰。盧俊尙北漢公主。爲駙馬都尉。廣運三年。宋師壓境。俊詣遼乞師有功。白馬盟之役。遼相耶律沙將趙太原。會俊以國亡出奔。言太原已陷。遼勒兵還。俊至遼。署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明年。遼景宗以公主淑哥下嫁俊。復拜駙馬都尉。久之。與淑哥不協。詔離之。改適蕭紳奴。遂出俊爲興國軍節度使。終於其國。

聖宗十四女。八哥第九。封同昌縣主。進封公主。下嫁劉三嘏。

偓林公議曰。契丹旣有幽薊、順門以北。亦開選舉以收士人。幽州劉氏兄弟。其名曰二元、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被任遇。三嘏、四端復尙主。屢歷中三嘏攜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主兇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竄朝廷。頗論其國中機事。復爲詩以自陳云。雖瓶澤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爲名。寓分星辰將降禍。兌方疆宇卽交兵。春秋大義惟親覩。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取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蕞孱孑矣。朝廷乃遣還三嘏。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益窘迫。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送三嘏。以其弟兄皆方委任。遂貨三嘏死。使人監錮之。

鶉窠劉六符傳云。三嘏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當以史爲正。

天祚六女。文妃生一女余里衍。爲金人所獲。

金節要曰。二太子卽梵離不。之妻余璧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

鶉窠金史曰。宗望卽梵離不。娶遼主於陰山。青家之間。直至遼主蒙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斡妃、國王撻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徐里衍、幹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幹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李選赤狗兒皆降。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徐里衍賜之。

表第四皇族表

魏國王查葛、系出景宗孝成康靖皇帝。

契丹國志曰。宗懿、審名查篤只。卽查葛。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少有氣局。幹略過人。聖宗雅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川、饒、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秦晉國王淸、稱帝。系出興宗神聖孝章皇帝。

三朝北盟會編曰。秦晉國王淸、興宗之孫。遵宗弟和魯斡子。於天祚爲從叔。初道宗囚其子浩。欲立淸爲儲貳。不果。已而立天祚。淸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覃湘大王。

表第五外戚表

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

契丹國志曰、蒲輪、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輪之妹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輪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制姓名曰蒲輪、於是始姓蒲。

北府宰相阿古只

册府元龜曰、莊宗同光初、滄州奏偵聞契丹國舅撒剌宴送羊馬於幽州申和好、二年八月、幽州進契丹國舅撒剌宴酋。

鶚案、金史禮志曰、射柳、○穆宗應曆六年九月、擊鞠。

表第六遊幸表

太宗天顯九年五月、射柳、○穆宗應曆六年九月、擊鞠。

鶚案、金史禮志曰、射柳、擊毬之戲、亦遼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鐵筒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背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爲兩隊、各伺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爲門、而加網爲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爲勝、或曰、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拼擊、各以出門爲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韌木楔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蹴捷也、既畢、賜宴、謝以爲常。

聖宗統和十一年正月、幸延芳淀。

燕山叢錄曰、鄭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菱、水鳥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青奪之、得一頭鵝、左右皆呼萬歲、海東青大僅如鵲、既縱、直上青冥、幾不可見、俟天鵝至半空、欻自上而下、以爪擭其首、天鵝驚鳴、相持殞地。

興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幸延壽寺飯僧。

松漠紀聞曰、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兩僧至、始立四禪寺、曰大悲、招提、竹林、瑞像、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

遼宗清寧十年九月、幸七金山三學寺。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三學寺改名圓明、仍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曰、粵三學之巨刹、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而舍尼、遂從禪而革律、遂印公爲粥飯頭、請湛然作功德主、○張鉉蛻庵集遊城南三學寺詩曰、城南多佛刹、結構自遼金、旁舍逭民在、殘碑好事尋、雨苔塵壁暗、風葉石幢深、一飯蒲團了、蕭蕭鍾磬音。

鶚案、興宗紀、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以宣獻皇后忌辰、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憫忠、三學三寺、則寺在南京城南無疑、但七金山不可考耳、又案、兵衛志云、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號中京、則七金山在中京、豈另有三學寺耶、柳二事並書耶。

成雍三年七月、獵於赤山。

使遼錄曰、北地鵰巢中生獵犬、極難得、今都前有二隻、其性頗異、每獵兩肝者、遂無病能行、其法欲以醉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疋八九。

鶚案、蕃民使遼、在道宗時、故此條屬焉。

表第七部族表

太祖元年、黑車子室韋八部降。

通典曰、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幷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溼、至夏則移向西貨物、久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衣服與契丹同、窶則縫木爲室、以避霧露、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葘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靺鞨同、婚姻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益婦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氣候最寒、多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用樺皮蓋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冬月穴居以避其寒、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大唐所聞、有九部焉、歷有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訥北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者室韋、北室韋、其俗丈夫皆披髮、婦人皆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髮隊爲屋、如氈車狀、度水則束薪爲筏、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轡、結繩爲轡、氣候多寒、田收甚薄、惟射獵鹿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以多積雪、懼陷阬、穿騎木而行、太祖幷諸蕃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

聖宗統和十五年、隨奚五部歲貢麋鹿。

通典曰、庫莫奚者、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不

深目善射獵好爲寇抄後魏之初頻爲寇盜及突厥興面臣屬之後稍强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箔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五代會要曰奚本匈奴別種即東胡之地人物風俗與突厥同有五部一曰阿荟部管縣六二曰啜末部管縣四三曰奥質部管縣六四曰奴皆部管縣四五曰黑訖支部管縣三每部有刺史每縣有令會長號奚王唐開元中饒樂府都督居陰涼州東去營州五百里南去幽州九百里幽州置饒樂府長史一人監之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出古北口地宜羊馬羊則純黑馬則前驅壓善走以馳獵爲務逐擬高山自下而上其勢若飛語與契丹小異鑿以平底瓦鼎煮穄爲粥既飽以寒水解之而食每春借民之荒田種穄秋熟來穫畢則營於山下人莫知其處自天祐初契丹兵力漸盛室韋、奚、霫皆受制焉故奚之部族爲契丹代守邊七姓府酋各置其首領去諸怒之以別部內附徙於遼州依北山而居漸有數千帳故有東、西奚之號去諸卒其子掃剌代立後唐莊宗破幽州賜掃剌姓李名紹威至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隰州之地賂之遂是奚之部族復隸於契丹開運三年十二月契丹犯闕其王拽剌以所部兵屯於洛陽及德光死隨衆北道○文獻通考曰紹威卒子拽剌立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曾高祖入立割幽州、薊門以入於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獨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耳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自去諸徙遼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開泰元年爲蘇館大王爲里喜來朝

松漠紀聞曰黃頭女眞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眞合蘇館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盡爲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皆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據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

其人慓悍勇鷙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今前驅謂之硬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眞髭髮皆黃目睛多紋亦黃面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眞

遼史拾遺卷十八

表第八屬國表

渤海

文獻通考曰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俗謂王曰可毒失對面呼聖主簒表呼非下梁開平元年王大譔譔遣王子來貢方物後唐同光三年及天成元年俱遣使入貢進見曰女口先是契丹大首領耶律阿保機兵力雄盛東北諸蕃多臣屬之以渤海土地相接嘗有幷吞之志是歲率諸酋部攻渤海國夫餘城下之改夫餘城爲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松漠紀聞曰渤海國去燕京、女眞所部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瀕海其王皆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賈、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妒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遊聞則必謀竇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誇故契丹、女眞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譔譔徙其名帳千餘戶於燕給以田疇捐其賦人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契丹國志曰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盛五面厚其跪如中國蟹螯石果、魷魚之屬皆有之

回鶻。

王溥唐會要曰。貞元五年。回紇使李義進請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紇字爲鶻字。蓋欲誇國俗俊健如鶻也。○五代會要曰。回鶻本牙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長安六千九百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會昌初。其國爲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又爲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爲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都曲奔竄於吐蕃。吐蕃處之甘州。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爲舅。朝廷每賜書詔。亦皆以甥稱之。○松漠紀聞曰。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眞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僅皆有族帳。後悉編廂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眷髮深目。眉修而濃。白眼睛而下多鬚。頗士多瑟瑟珠玉。鼎有兜羅綿、毛毯、緋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薔薇露、蜜蠟刀劒。鳥金銀器。多爲商賈於燕。戰以裹駝。過夏地。又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卅之。罪其中。所取爲殺。以毛繩或拽封之。有甚盛者。有同以雜色毛者則輕。）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與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恰則不能售。價舉釋氏最盛。其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醋。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嗚之。謂爲親敬。頗經則衣裘裳。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帽。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羅首而見其面。○契丹國志曰。回鶻豆高二尺許。直榦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菜。

覺項。

册府元龜曰。覺項其種有馬、白銀狼。東接渤海。西距粟特。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五代史曰。覺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焉耆之西。其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圍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我鄰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強。

波斯國。

唐會要曰。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戶數十萬。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蕃火祆者。皆謂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爲歲首。地多名馬。又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册府元龜曰。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

濫貊國。

册府元龜曰。濫貊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朝鮮之東。皆其地也。

大食國。

册府元龜曰。大食國在南海中。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長而大。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騾驢殺羊等。其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鬪。合事天神。而土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鳥獸等

肉。

日本國。

文獻通考曰。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後稍習夏音。墨倭名。更號日本。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宋孝建元年。本國使奉獻。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貢。今年代紀各一卷。爾然書曰。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自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果、象、蘆、綠、薑。多織絹、絁、綾、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面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百官皆世官。

新羅國。

契丹國志曰。新羅國在高麗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城爲寧。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非健者。悉入軍。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賀。百官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田甚良沃。水陸雜種。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惟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文獻通考曰。新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其一也。（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麗東南。隋在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濱大海。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衆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後唐同光元年。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

吐蕃。

册府元龜曰。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地也。後魏神瑞初。南涼禿髮烏孤。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以禿髮爲國號。語譌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唐高宗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雅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五代史曰。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

沙陀突厥。

册府元龜曰。沙陀突厥在甘州。習俗左右。壯強。雜男女。略與吐蕃同。其悍捷便弓馬勝之。

靺鞨。

五代史曰。黑水靺鞨本號勿吉。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非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

鐵驪。

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衆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並有君長。居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墾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

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墓容垂時北塞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諸也

鶚案金史云鐵勒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逃律氏中

吐谷渾

會海菁華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渾擁馬西行乃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避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敬祖之義也

吐渾

五代會要曰吐渾本吐谷渾也唐咸通中酋長有赫連鐸者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儔匡儔表鐸爲雁門北面招討使鐸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勳者同光初代爲都督依中山地石門爲柵莊宗賜其額爲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勳姓李名紹魯皆高祖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雁門已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繇是吐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皆契丹之虐政部族皆怨之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貴謂六年正月晉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率兵二千搜索拜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遺其孑地

突厥

陷北記曰突丹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嬀厥律其人長大髭頭會長全其髮盛以綵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精鐵又其北罪于突厥皆與嬀厥律略同○册府元龜曰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居金山之陽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沙州燉煌王曹議金沙州回鶻曹順

五代史曰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議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議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文獻通考曰沙州留後曹議金卒子元忠嗣宋太平興國五年元忠卒咸平四年封子延祿爲譙郡王五年延祿爲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子賢順爲衙內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

鶚案曹氏父子遼史去宗賢二字避廟諱也

女直國

無名氏北風揚沙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真番音訛爲女真或曰肅慎氏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揖氏唐貞觀中款關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驪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有七十二部落相統制契丹阿保機乘唐衰興兵北方若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遼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威州東北分界八室口至東洙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契丹威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合蘇款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覆以板或樺皮牆壁亦木爲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顓事耕蠶而不蠶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才高數尺獨開向南一扉扉掩復以竹綢繆之環室爲土牀燃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衣厚毛爲衣非入室不徹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腐臣屬契丹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以北珠貂革名馬良犬爲貢亦賜叛不常契丹謂之女真徂耦麋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山崖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顱後髮以色絲縈之富人用珠金爲飾男子亦衣紅黃與婦人無別嗜酒而好殺無常居善爲鹿鳴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而俟其醒不獘殺人雖父母不辭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調發刻篦爲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爲減不好爲剌撒謂酒爲敦蘇謂棓殺爲蒙山不屈花不剃官之等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職皆曰勃極列猶中國總管皆糾官也自五戶勃極列推而上之至萬戶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如奴隸凡用兵戈爲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棓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尺形如鑿入不可出人攣不滿百枝其法五十、百皆有長五長蟄梯十長執旗百長鉄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皆備五長職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千長戰死百長皆斬能負軍伍戰沒之屍以歸即得其家貲凡將皆不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卒皆自奴無從者以粟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遍野環坐盡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其密如此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爲特將任其事師還有大會問有功者與之金舉以示衆衆以爲薄復增之法令嚴殺人者死仍沒其家人爲奴婢親戚欲得則輸牛馬贖之盜一責十以六歸主而四輸官其他罪無輕重悉笞背有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決取民錢者無罪凡有官者將缺坐之廊賜以酒官等者於缺上以杖復視事如故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來朝貢方物名馬貂皮

鴨綠取民錢以下寫本有誤不可考矣

朱墨猶從窘籬記曰頃年契丹加兵女眞女眞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眞即出襲敗之殺傷甚衆○東夷考略曰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焉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於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眞在北者不入籍號生女眞後避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即粟末河發源太白者太白山一名長白橫亙百里巔有水源下注成湖出東珠貴者直千金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遂五國城東入於海其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爲白山黑水金所繇興國也

于闐國

五代史曰于闐國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氈金毯牛尾玉鼠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賫制書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留其國居誨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覓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覓項牙也其酋曰徐崖天子渡曰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龍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海類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海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覓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覓項牙也其酋曰徐崖天子渡曰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龍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開使至遣人來迎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救尚在地有野蠶生蕃參上可爲緜品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割之得宍鐵謂之團鐵石又有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王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開使至遣人來迎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救尚在地有野蠶生蕃參上可爲緜品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割之得宍鐵謂之團鐵石又有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王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救尚在地有野蠶生蕃參上可爲緜品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割之得宍鐵謂之團鐵石又有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王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開使至遣人來迎

一日至北廷。憩高昌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亙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鶻鵰鶡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貙。能食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兄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爲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韃靼或貢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孟珙蒙韃備錄曰。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膜骨國補

大金國志曰。盲骨子、契丹謂之膜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曰韜靼。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松漠紀聞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膜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蒙國者。在女眞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郡。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鼓魚皮爲甲。可捍流矢。紹興初。始畔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至金亮之時。與韃靼並爲邊患。其來久矣。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

遼境四至附

契丹國志曰。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綠江東八里黃土嶺爲界。至保州一十一里。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眞。部族。其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開之。耕鑿與渤海人同。不出租稅。或過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歸於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貝令於邊上買賣。訖卻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還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相率齎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貝令於邊上買賣。訖卻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爲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東北至生女眞國。西南至熟女眞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耕種。言語衣裝。與熟女眞國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爲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爲患耳。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眞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眞人異。契丹榷蜜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番人任便往來貿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甸國。南至阿里眉國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種。稻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

者曰女眞。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稭。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惟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屢夾錫錢。執劉豫。又廣鐵錢。山是泰、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韃靼或貢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孟珙蒙韃備錄曰。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鞨國。東北與鐵离國爲界。無君長統押。俗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爲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鷹、鶻、鹿、貂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率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靺鞨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北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界爲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國後更不復爲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西北至鴈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二三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豪者爲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爲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爲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爲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唯此三國爲害。無奈何。番兵困之。契丹常爲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爲交易。不過半年。又卻爲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番國。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爲契丹國甚。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吐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遼史拾遺卷十九

列傳第一后妃。

陳大任遼史后妃傳。

鴻案。金史党懷英傳曰。承安二年。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契丹國志曰。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案點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孝景女劉嫁與秦官孫某爲武强都監。妻女皆爲聖宗所獲。封芳國賢。此皆痛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薰徹。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忒殺爭春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故國。介公獻籍朝未央。救書築第優降王。魏怦竹不輸絹。宮人一官弄武强。秦淮潮水鍾山樹。寒北江南易愁士。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腸斷賈。洞庭有御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是尺千由不可期。昔貢三故譙沱畢。良人自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海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衆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碧鵲尾爐。陰山射虎邊風急。嶠雁長鳴塞月孤。有酒重酌勸君酒。君不見。咸陽宮闕生荒草。

世宗妃甄氏。

契丹國志曰。甄后廟碑文。翰林學士李昭所撰。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

東都事略曰。隆緒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澤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民殿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爲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還人縊殺其妻。又幸隆運里第。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卽韓德讓也。○契丹國志曰。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儉。東每宴集。有不拜不揖者。惟后顧卻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眷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歸政於帝。未踰月而崩。

鴻案。容知史稱賢后。隆運辟陽之幸。其說近誣。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東都事略曰。齊天皇后、平州節度使通獵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謹愼無亦以隆運故。深愛之。　契丹國志曰。齊天后非承天太后尤謹。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甚。置宮閤司。補官屬。出教令。生殺曰順天節。齊天善琵琶。通諸番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卽梅爾底。言其事聖宗不之信。又爲卷書投聖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爲也。命於之。

鴻案。李文福、東都事略作李有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寡居。鹽酗私門。后見長沙主名謝家奴風儀美姿容。爲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妹晉國夫人喪厄部使耿元吉。后從晉國之請。亦爲殺其妻。以晉國妻之。○又曰。太后幽於慶州。後數年。帝臨訣。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聖宗芳儀李氏。補

默記曰。趙至忠庚部自北地歸朝。善仕遼中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强都監。妻女皆爲聖宗所獲。封芳國賢。此皆痛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薰徹。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忒殺爭春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故國。介公獻籍朝未央。救書築第優降王。魏怦竹不輸絹。宮人一官弄武强。秦淮潮水鍾山樹。寒北江南易愁士。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腸斷賈。洞庭有御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是尺千由不可期。昔貢三故譙沱畢。良人自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海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衆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碧鵲尾爐。陰山射虎邊風急。嶠雁長鳴塞月孤。有酒重酌勸君酒。君不見。咸陽宮闕生荒草。貴賤同歸一抔土。

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余嘗遊盧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眞風觀皆宮人施肘刊姓氏於碑有秦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放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鶴棲遺史公主裴聖宗十三女賽哥封金鄉公主李氏生嘗即是芳儀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王鼎焚椒錄曰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宣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旣寫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道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纂后賢淑聰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做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逾侔後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册爲皇后后方出閤升坐扇開簾卷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靡帕女古釋善隆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賚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靡帕女古釋善隆嘆作韓幹壓盞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廣廷開盛仗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鹿聲教薄雞林大寫若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

無外寡婁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涉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并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卽召后對詰后痛哭辯曰妾托體國家已踰姊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豈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武里婆所作妾卽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鞾亦非汝所著爲宋國服耶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卽下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鞫加以鉗灼遂錯等刑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楔密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姦宄洗雪冤誣烹滅此盜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牖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香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悔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妹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二句中已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卽日族誅惟一并斬長命敕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成被嫛洗漱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礙然面面乎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祜兮多幸光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託後鉤兮疑位忽前星兮啓曜雖豎嫠兮黃牀爲無腴豪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回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艱遏飛箱兮下聆扁予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擢傷其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昨天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焉愛兮且夕遂閉宮以自縊上怒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奉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冤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嘗不起於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皆成於乙辛然其始也由於倫宮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因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儀業起家必明於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證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慙於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於非辜此史册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於天者乎然遜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於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天祚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山金司之禍后幷被擒粘罕納爲次室其後耶律余覩密中遣兵兀室誅余覩幷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聞罪於粘罕曰蕭氏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旣見非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泣下之旣而泣下

天祚元妃蕭氏

金節要曰粘罕之妻乃遼主天祚元妃

鶉案天祚皇后元妃史俱云從西狩以疾亡而二書所說不同如此豈隱大任以金人慙遼史故諱之邪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五代會要曰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率蕃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汎海內附明宗御文明殿召對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鶉案天祚皇后元妃史俱云從西狩以疾亡而二書所說不同如此豈隱大任以金人慙遼史故諱之邪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五代會要曰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率蕃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汎海內附明宗御文明殿召對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二年九月復賜姓李名贊華○五代史曰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刳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楔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暨經皆中國所無者○又曰唐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賓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册府元龜曰阿保機長子東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行不法明宗入覲乞留闕下明宗許之復遣使就第問所欲贊華附奏曰臣繼爲許州節度使明宗欲從之樞密使范延光以爲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贊華謂使者曰若須令赴鎮地當自裁爾使者以聞明宗不悅召而證之贊華曰臣不言自裁曾言乞削髮爲僧使者引統軍李從襲爲證贊華以手畫空曰使者之言如水上畫字何可據耶明宗憐容之○清異錄曰契丹東丹王突欲買巧石數牀日爲盥膏府○燒山堂外紀曰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汎海奔唐載書數千卷習舉子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居易字樂天也○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曰晉朝太子少師李公諱述受命謚東丹王喪柩歸北遣画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駱馬百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宣和畫譜曰李贊華好畫多爲貴人爲長至於袖手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緣胡之纓鞍勒率皆琅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也然識者以謂馬尙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今御府所藏十有五隻騎圖一、獵騎圖一、雪騎圖一、番騎圖六、人騎圖二、千角鹿圖一、吉首並騙圖一、射騎圖一、女眞獵騎圖一、○皇朝類苑曰秘閣有東丹王千角鹿圖東丹王歸中國賜姓李名贊華亦能爲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廚中所畫誠妙筆也○周密志雅堂雜鈔曰王介石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遼東志曰順陵在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中作影殿洞虔宏麗

遼史拾遺卷二十

列傳第四

韓延徽

契丹國志曰、韓延徽、仕劉守光爲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構怨、自稱無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爺營於館、曰、敢諫者斬、孫鶚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重、且老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盡誅所昵、皆入於晉、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倘帝、以延徽爲相、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寄書於晉王、殺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滅之處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列傳第五

王郁

資治通鑑曰、初、義武節度使廉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塞邑、以遺處直曰、是郎有貴相、使養爲子、名之曰郁、及壯、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爭管、管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及晉王在易討滅文禮、處直以牢且鎮、定相踵窮、患之、

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召命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甘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卒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盡都誅其處、乃陰與書吏相昭訓謀劫處直、台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幷其妻妾幽之西第、都自爲留後、

列傳第六

趙延壽　子匡贊補

册府元龜曰、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官登止於是耶、後必有甲兵大權、位極列土、人臣貴之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洎水、宋城連帥、宣徽使、樞密使、○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入洴、唐王淑妃與鄆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要明宗女爲夫人、敬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五代史曰、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許王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册府元龜曰、晉天福三年九月庚申、契丹使蹊蹊延信押接各馬往雒京搬取後唐公主、丙寅、趙延壽進馬二四、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契丹國志曰、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萬貯魏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逐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待久弊、官無供給、士卒凍餒、咸懷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指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而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臨制、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爲仇讎、北面與我戰爭、勍兵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留以爲患乎、延壽曰、向留晉兵於河南、不資其妻子、故有此患、今皆悉徙其家於幷、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鎮幷、○玉堂閒話曰、五代契丹入寇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或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白頸鴉、形貌雖婦人、而勇悍絕倫、每領數千、皆男子、前後有大數十人、少衣短袍、皆如男子、我王以爲悍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其局數千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趙延壽聞之、自云能左右射、彼雖健、日可行三百里、能矛槊劍、皆所長也、後爲兗州刺史、鴈產卿戮之、○李昉等太平廣記曰、趙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略、即戎之暇、復以篇什爲意、嘗在廣延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重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回移帳就、射鵰箭落看弓抄、馬逢猪果飢還啄、馬渡冰河渴自跑、古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前人往往傳之、出前延壽傳、○東都事略

曰劉溫叟仕晉爲翰林學士契丹犯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鴆爲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鴆○十國春秋曰趙匡贊字元輔本名莫後更名幽州薊人也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禮部奏榜清泰末晉高祖起并州命延壽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匡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未幾晉高祖命匡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爲范陽節度使又署匡贊爲才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匡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匡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匡贊懼漢疑己後蜀破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於後主明年春離鎮朝漢漢命爲左驍衛上將軍已仕周累遷保信軍節度使宋初加檢校太師封衛國公卒年五十五。

趙思溫

册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雲北朝爲鴈門關北面招討使代州刺史趙思溫爲副使○資治通鑑曰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爲鄆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移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延照後入契丹

鴉案延照、史作延昭、

王惲秋澗集趙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曰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前構有以維持潘翰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垣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支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職二百餘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動閥富盤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

張礪　耶律郎五　麻荅附

册府元龜曰張礪初爲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崇達之門撿撮愚之節概及愚所爲文仲尼逝顏回壽夭齊非俄等篇人望風稱之○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奉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甲子旦召郭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揭佩其背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崇韜左右皆散匿獨掌書記滎陽張礪語魏王府慟哭久之○册府元龜曰張礪爲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房居南松門之內軒簷交織多繼燭接語無倦倦色因密言曰契丹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遣故客屬僚死之日喪裘唯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契丹國志曰耶律郎五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爲鎮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涿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發懷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開漢平郎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惡耨其

人棄城北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又曰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儁以城降未幾周儁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郓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留守至恆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迎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灸而殺之欲以威衆遣使督運於滄州滄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滄州契丹留恆州者僅八百人漢兵突入府中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北兵貿貨婦女北兵棄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舁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溝榮者拘人取財恆州酋之白麻荅麻荅虛可知矣麻荅見張礪傳中附詳於此

鴉案耶律郎五、麻荅見張礪傳中附詳於此

列傳第十

張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河北既罷兵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不輟虜主問其和張儉曰聞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非人長者不足疑

耶抱朴

大同府志曰龍首書院在應州西南遼翰林學士耶抱朴建

列傳第十一

王繼忠

王文正公筆錄曰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眞宗儲邸歷年最久雖萃中爲之延首乘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即位咸平中遼都尚發與今侍中張耆同興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効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執若馳一介持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久其忻納之咸平六年及四月石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特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兆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德清通利兩軍被圍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也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封

357

河間王彼士人士咸稱之曰有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結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卻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東都事略曰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爲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眞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師定武出戰於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面服佩箭異契丹識之特圍累日援兵不至遂陷於契丹○隆平集曰王繼忠開封人咸平末陷虜中初謂已死賜大同軍節度使錄其子懷敏、懷德、懷政皆加等景德初虜傳繼忠奉章道意請修和好朝廷尤其請罷兵息民與有力焉自是朝廷每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對使臣必泣下嘗附表請召還上以聖好既定姑諭諒之虜主待之益厚改其姓曰耶律名曰顯忠又曰宗信封爲吳王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契丹國志曰隆運自在景宗朝契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甚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竝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媚戚援助詔皇子幼稚內外震恐隆運請於后易置大臣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撫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遣王尊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蕃漢臣僚宣梁王隆緒爲皇帝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嬪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蕃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崩位契丹橫帳、猶宋朝宗室屬籍衛國王有之帝以隆運勳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秦、齊二王每日一朝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聲其回也列指於帳外隆運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爲之揖及疾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塋於乾陵側圖影堂銅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真容置之殿內

郭世珍補

澤縣志曰郭世珍、澤陰人仕遼至司徒時承天太后倚重之子撻里屢於統和中攻南宋涸土之情曠之而北終不爲用太后嘉納縱活數萬人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子惠古

契丹國志曰蕭奧只、番名塔古卽惠古燕京統軍使撻里屢卽惠凜之州爲流矢所中死城下奧只以父戰功爲祇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奧只雖家門貴盛而廉己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舜民來使奧只以侍中爲館伴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奧只感悟其懽舜民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

北宰相宜徽使封鄭王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老學庵筆記曰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棄屬我幸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眞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敎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唯恐不爲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成歲幣以啓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証不得已受之後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眞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皆約縱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二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仁宗皇帝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爲韻云出兩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爲虜盡策增歲幣者然其尊戴中國尙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郝經陵川文集房山先生墓銘曰澶中山靖王之後庫直龍節度使仲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爲王公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爲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

杜防

後山談叢曰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文廣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勤四國而堅其約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契丹國志曰孝穆機悟有才幹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補

契丹國志曰馬保忠、蓚州人也蓚眉曰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人賢其行以給親族大穆則振其餘於鄉黨太平開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政事令封燕國公嘗上言盛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非爲意風教如此卒贈謚曰剛簡

列傳第二十八

耶律儼

契丹國志曰李儼資性巧猾善談佞胥與知樞密院事牛溫舒有隙爭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通奉先爲內主溫舒不能勝○雲莊四六餘話曰紹聖中蔡京爲館伴時遼使李儼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次

忽將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幸京卽舉梨謂之曰去歲葉落那可輕離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弟保先附

契丹國志曰蕭保先亦奉先弟也爲渤海留守少師政令嚴酷女眞之亂被殺

張琳

契丹國志曰天祚立琳兩爲戶部使負東京人望女眞日熾高永昌繼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枌欲自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討永昌林牙晤合遣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宴中者遣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遣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一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行四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人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謂監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途回馬追獲之搜其鞾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卽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叉國叉人問有兵難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善射鎧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營中所稱蓋兩國之官也

松漠紀聞曰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林牙晤合遣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在宴中者遣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遣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一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行四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人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謂監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途回馬追獲之搜其鞾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卽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叉國叉人問有兵難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善射鎧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

李澣

資治通鑑曰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之亂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勸歸田里澣、岡之族曾孫也

李岡唐武宗朝宰相○五代史補曰李澣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綴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澣於是多市美酒召澣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主之入洛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留放還澣時爲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於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意○又曰李濤爲人不拘禮法弟澣娶禮部尙書竇夤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旋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叅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資建繇作梁山喳喳喳聞者莫不絕倒○陳繼儒古今詩話曰李澣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閤悉取圖書器玩去因留一詩於榻上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皆笑其疏縱

列傳第三十四文學下

王鼎

高麗史曰崔思諏、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事、出爲西京副留守、觀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思諏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計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太平日久、不修武備、又言大

王正補

王正疎山寓居寺碑曰、寓居寺東一里有高峯、峯之上十餘步有九室、室之內有經四百二十函、言本自靜境始厥課歷道遥諸公成其事、佛宇經廚、僧坊鍾閣、材唯杞梓、砌則琳琅、古檜星羅、流水環繞、口閾相望、門臨洞開、風俗以四月八日其慶佛生、凡水之濱、山之口、不遠百里、担饋供粗、號爲義食、先是庚子年寺主諏諏和尚爲門徒時、僕自皇后臺被褐來遊、論難數宵、以道相得、自茲一別、僕以職倅於瀛、寧記於武定、廉察於奉聖、陟在憲臺、還在諫署、佐玆邦計、迨今十五年、復會於茲寺、和尚建庫堂一座五間六架、廚房一座五間五架、轉輪佛殿一座五間五架、又化助前燕王侍中蘭陵公建講堂一座五間七架、又化助公主建碑樓一座五間六架、幷諸廡座、次建飯廊一十三間四架、次又建東庫四間五架、次建梵網經廊房八間四架、永蓋後門屋一座、餘有捨短從長、加朱施粉、周而復始、不可殫論、乙丑歲、天順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丞相秦王統燕之四年、秦階平、格澤明、八風草偃、四海鏡清、和尚慶此得時、懇求作記、僕以誰瓢等同德經營、協力倡和、結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賽不妨耕、秋不廢穫、立其僧導其教、撫貧富後先、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貯於庫司、補茲寺缺、寺不壞於平地、經不墜於東峰、稽首鑿巖、載銘貞石、鹽鐵判官朝議郎行右補闕賜緋魚袋王正述、

前鄉貢進士鄭熙書

李仲宣補

盤山志曰、李仲宣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祐唐寺粧建講堂碑記曰、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薊門爲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紅稻青秔、實魚鹽之沃壤、襟河控嶽、當旗戟之奧區、於古堞之外、西北一舍、有盤山者、乃箕尾之巨鎭也、深維地軸、高闢天門、嫫碧凝霄、塞青壓海、珠樓璇室、仰窺於崑丘、寶洞瑤臺、耀磅礴於恆嶽、崆峒左倚、太行右連、懷珠之水派其陽、削玉之峰峭其後、嶺上時興於瑞雾、谷中盛老於喬松、奇樹珍禽、異花靈草、絕頂有龍池焉、向旱歲而能興雷雨、巖下有潮井焉、依旦暮而不虧盈縮、於名山之內、最處其佳、此境舊有五寺、祐唐者乃備其一、自昔相傳、有登者摯杖遠至、求植足之所、僧室東北偶廢下有澄泉、恍惚之間、見千僧洗鉢、瞬息而泯、因茲構精舍晏坐矣、厥後於谿谷澗石之面、刻千佛之像、而以顯其殊勝也、雖雨濟苔斑、陸儀相面猶在、陽舒陰慘、流善瘵而不墮、向此藍垣之北、長松之下、有大石焉、重萬餘鈞、或遇敬信者、微觸而動、迄今遊闕之士、冠蓋相望、四序不絕於阡陌也、當昔全盛之時、砌壘龍蟠、檐排鳳翅、晨鐘暮磬、上聞兜率、講宗律學、苑是祇園、駢

闐可類於清涼、赫奕遙同於白馬、乃法侶輻輳之鄉也、爰自大兵之後、並已燼滅、由謂物不可以久廢、故享利於德人、德人者、即寺主大德、乃嘗寺之派也、厥本惟裔、其神不測、苦隨念盡、樂與人同、化六趣之茫然、歸十方之安隱、年臘未晚、行業彌高、既多有緣之開、宜示無窮之績、寺主大德、俗姓琅邪氏、釋諱希悟、鎭陽夏博人也、爰自聚沙之歲、禮嘗寺寺主在楚禪師授法焉、勤除五蓋、慕別四生、舍慾棹而誓汎慈舟、棄毒藥而願食甘果、年二十、詣長興寺、具尸羅、由啓宏願、延僧一十萬、次第竟矣、於是謂其友曰、閑二儀舒慘、四序推遷、人生幾何、歲不我與、覽斯基阯、孰忍淒涼、野鹿攀巢、甚夜而草眠香徑、塊碑毀塔、高低而壅挂藤蘿、玉毫消毫於華蓋、金磬罷聞於齋儀、上漏下濕、日就月將、徐興再造之心、爰起從新之務、於是手披榛棘、力用經營、移怪石而礙斷雲根、伐滯木而摧折嬉色、應歷十二年、化求財貲、蓋佛殿一座、纔檐娟妙、丹堊鮮新、塑佛中央、圖像四壁、保寧四年、又建廚庫僧堂二座、俾鑿隧之有所作也、賓旅之有所歸也、乾亨二年、加授紫衣、載議門迎廣陌、地處幽涼、庶生肇之徒、見臨、願講證之所交闢、乃於僧室之陰、盤磷之石、淪瑟瑟之泉、高廣數尋、駢羅萬樹、蘀除沙礫、俯就基堌、而又請住、永應山門、對延靈岫之峰、圍說瑜伽之旨、此皆邑人等心猶慕善、志乃忘答、如淨生石火以難停、覺幻質風燈而易滅、各抽淨施、其構良因、即寺主希悟大德激勸之所致也、緣惠之所被也、厥外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開採珍果、棊布疏畦、清風起兮緣嘉香、翳雨霽兮紅葵茂、載諒鴻基必昔、曰足成寒、畫供給之費、悉不闕於祇賢者、大德寺主力辦也、蓋惟寺主大德、道洽容石、識洞幽冥、金資化導於多方、玉毫圓成於能事、所冀皇朝永安神業矣、相國長調鼎鼐矣、京尹之仁、無租稱矣、郡牧之信、及竹帛矣、一切含靈、同霑利樂、一切惑翳、竝向眞如、爰述懿徽、俾雕翠琰、其詞曰、

構方成、命修辭以序之、序之伊何、即爲銘面記之、銘曰、崱屴靈峰、擬與華字、式闡譚肆、用陳法侶、物登人多、利圓三寶、庶幾乎作善之祥、傳名賢右、統和五年、歲次丁亥四月八日、

南抃補

盤山志曰、南抃、冀州人、官少府少監、知祕書少監、上方感化寺碑記曰、噫、西聖人教既一唱而東也、應而和者、其徒半天下、是以城闉邑聚、塔廟日興、後數百年、競相高以奢麗、有大苾芻衆、樂諸阿蘭若、巖居野處、如鷲峰、鹿苑者、比比而是、方之城邑、則又過焉、漁陽古郡之西北、叢岫迤邐、其勢雄氣秀、曰田盤山、岡巒崇聳、富有名寺、而感化者、舊號元宮、物無常名、事窮則變、會幽州主帥滑河張公奏請之故、因以是額易其前號、獨亢爽滑勝、確乎不移、既肘腋乎絕巘、又襟袖於列剎、故自往昔、曰爲上方、非諸信舍財而附益、高流擇地以來集、則何以增崇垂遠哉、於是說、魏太和十九年、無終縣民田氏、茲爲營

辦。唐太和、咸通開道宗、常實二大師。前季後昆。繼踵而至。故碑遺像。文跡具存。爾後人多住持。處亦成就。布金之地。廣在山麓。法堂佛宇。敞乎下禪。寶經翻出乎上。松杪雲際。高低相望。居然綢屬。殆至三百。自師資傳衣而後。無城郭乞食之勞。以其爽始以來。占籍斯廣。野有良田百餘頃。園有甘栗萬餘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斯爲計久之業。又當形勝之境。宜乎與法常住。如山不騫。是使居之則安。不爲爭者所奪。柰何太康初。鄰者侵競。割據畿緊。闢靜堅固。適在此時。徒積諛源。久不能決。先於劉之屬縣三河北鄉。自乾亨前。有莊一所。闊土三十頃。閱畝麥千畝。皆原隰沃壤。可謂上腴。營佃距今。即有年祀。利資日用。衆實賴之。大安中。燕地遭括天荒。使者馳至。按視厥土。以豪民所首。謂執契不明。遂圄以官。封嘯爲牧地。吞我林麓。既如彼。廢我田疇。又若此。使庖舍缺薪蒸之供。齋堂乏饌餌之給。可歎香火而至於是。寺僧不能鬬守。亦空門之不肖者也。安忍坐受其弊。拱默而已。相與詣闕陳訴。歷官辨論。一旦得直。其證兩者。復爲所有。尋奉上命。就委長吏。辨封立表。取舊爲定。自是樵蘇耕穫之利。隨用而足。以小大協力。始終一心。而令釋氏家肥。不滅畸昔。庶矣能事於前有光。雖汝陽歸已侵之亟。興平還既奪之地。不是過也。乾統六年冬。老比丘崇簡。與前薊州管內都綱提點寺事沙門士賢、元悟、上座僧士侃、都知僧圓淨等。以始末紀石爲請。會余有故不果。頃又走書來速文。勤至再三。豈可無述。夫叢用於形迹者。莫大乎勢力。佛之道理與智也。宏之在人。勢與力也。若茲寺者。像設攸在。法相所寄。智與形會。理隨事集。向內不資徒侶之力。外不託王臣之勢。則有所廢矣。孰能興之。今豪奪者止。諍取者息。使僧命殿直程再榮、閻道人製丹求救兵。至酒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敝國。危蹙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兩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月必大濟。再榮因問他日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即堀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御犯中原。欽爲黃河而返。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迨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晉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會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廚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廚乘勝抵黃河而退。皆如白言。白年八十卒。

馬嵓後補

文昌雜錄曰。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衰乞太醫。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嵓後充使。留伽藍館。嵓後獻徽詩曰。始從鉤裂海中天。世世英雄稟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胸中神劍壁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莫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紬八百匹爲謝云。

無名使臣補

能改齋漫錄曰。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懇華固異。錫仙實於岱鄉。方厭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罄之賜。天香滿袖。染淮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還世。楓宸切顧於獻君。感德滋深。謹言罔既。

列傳第三十六卓行

唐中和補

嘉祐雜志曰。予奉使迓遼賀正使於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割俸錢與弟。睹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鶴林玉露曰。遼史載卓行三人。皆止足悟退之流。如中和者。篤念天顯。爲人所難。何異李充、繆彤乎。顯從後漢書獨行傳之例。入卓行傳。

張潛補

武清縣志曰。遼張潛、邑人。精於易。不樂仕進。安貧樂道。鄉里稱其賢。有餽以瓜田者。辭不受。卒於家。

列傳第三十七列女

邢簡妻陳氏

大同府志曰。一經樓在應州城內。遼郎中邢簡妻陳夫人教子讀書處。

韓慶民妻補

金史曰。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爲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歎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鶚案。天祚亡。殉國者寥寥。故遼史無忠義傳。慶民亦忠義中一人。史何以不爲立傳。其妻不屈於金而死。宜改入遼史列女傳。

列傳第三十八方技

王白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曰。太祖收晉水陵河東之年。晉危。使僞命殿直程再榮、閻道人製丹求救兵。至酒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敝國。危蹙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兩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月必大濟。再榮因問他日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即堀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御犯中原。欽爲黃河而返。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迨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晉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會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廚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廚乘勝抵黃河而退。皆如白言。白年八十卒。

劉鑾補

郝經陵川文集四賢祠碑略曰。辛亥之秋。過督亢。至易水。投文酌酒弔太子丹。問水淪有洞。國工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爲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冢丈人。言冢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爲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爲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山西通志曰。劉鑾寺在大同府城外。

璽、遼人能繫諸佛像。因以名寺。乃其家佛堂也。○析津日記曰。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元塑。說者疑璽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璽。則璽別是一人。著名於正奉之先者也。元史方技傳劉元字泰元。薊之寶坻人。

薛繼補

繪事備考曰。薛繼、遼之貴族。官至南院樞密使。好讀書。親翰墨。尤善丹青。慕唐裴寬、邊鸞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有名迹不惜重價。裝潢既就。而後攜歸本國。臨摹咸有法則。與宋祕府中以義宗千角鹿圖賜焉。

陳升補

圖繪寶鑑補遺曰。陳升、聖宗驍林待詔。奉敕寫南征得勝圖。

常思言補

圖畫見聞誌曰。余熙寧辛亥冬。被命接勞北使。爲輔行。日與其副燕人馬疇、那希古結嘲竝馳。希古恭順詳敏。有儒者之風。從容語及圖畫。且云燕京有一布衣。常其姓。思言其名。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衆。然必在槃槃與卽爲之。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

吳九州補

鄧椿畫繼曰。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卷鹿之態。牛鹿、馬鹿、養茸退角。老嫩之別。無不曲盡其似。

槃先生補

洪邁夷堅志曰。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槃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槃驚曰。平生所閱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登宰耳。近以微功。方遷樂。然必在槃槃與卽爲之。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槃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契丹。首領兀庶室。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侈額。明眸華髮。權略過男子。兀庶敬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予奉使日。接伴使曰。工部侍郎龐顯忠。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

劉操附

都邑三餘贅筆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薛大訓神仙通鑑曰。劉元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和。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供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講錄。道人爲演清靜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能異之。歎曰。危哉。道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壁破爲二。擲之而去。海蟾因此大悟。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實時之實也。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祕旨。自此往來終南、太華間。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鍊。別有還金篇行於世。

法均附

釋明河補續高僧傳曰。法均、族里失詳。閩苗幽潛。珠英祕稠。人莫之知。唯京西紫金寺非辱律師異之。收爲童子。究律學。謹持犯。得性自然。非矯揉也。雖行在毗尼。而志尚禪悅。蔣師求指決者十餘年。封被危坐。切甚頭然。似有發明者。清寧中。被徵較定諸家章鈔。或有疑之。謀爲代者。師力求退。與息貧競。時議多之。迨聖遷震。授紫方袍。師號久之。歸隱馬鞍山。遠近挹其清風。咸雍間。上以金臺僧務煩劇。須才德竝茂者錄其事。僉以非師不可。命乘下雖欲退辭。不得也。當是時。戒壇肇闢。來集如雲。師爲大和尚。儼臨萬衆。雖遐荒絕域。冒險輕生。自萬里而來。覩一瞻慈範。一領音教。如饗至寶而還。似有神物告語而然者。遼主渴思一見。上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特賜授紫祿大夫守司空。并傳戒大師之號。寵以詩章。有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其見重如此。太康元年三月四日。怡然別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九。訃聞。遼主悼歎。命太常卿楊溫、崔後事。茶毗。收靈骨塔於方丈之右。繼其道者曰裕寬。守德嚴。戒有師之風。遼主嘉之。仍襲傳戒大師。賜崇祿大夫檢校太尉。提點天慶寺。并賜御製菩提心戒本。命開戒壇說戒。一如師在日。年七十而化。

鶉槃。道宗紀。咸雍七年十二月戊午。加圓釋、法鈞二僧竝守司空。名已見遼史矣。均、史作鈞。

常在附

續文獻通考曰。釋常在、遼重熙間、在寧城縣城南隅渠水之陰。建彌陀佛舍。結廬其旁。持經侍佛。接心入道。澹然而居其中。後跌坐而化。茶毗之日。火身不灰。僧徒以其身立於佛側。已而擾再生焉。蹤月則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摸其頂。髮遂不生。

非覺附

盤山志曰。遼非覺大師塔。太康三年癸亥七月十七日建。其文曰。師、諱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徒幸燕。重師道德。詔入內說法。特賜紫衣。并賜號儀範大師。春秋七十二。僧臘四十七。示化大昊天寺。歸葬甘泉普濟寺。

等偉附

盤山志曰。遼嚴慧大師、名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龍村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大師爲師。從師住慧濟寺。受戒。宣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而終。荼毗。舌根不爛。如青蓮色。

列傳第四十姦臣上

耶律乙辛

文獻通考曰。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卽乙辛。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逢救旨。無逢魏王白帖子。

列傳第四十三逆臣中

362

耶律翰。

契丹國志曰。道翰從太宗南入大梁。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遊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宮者張瓊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瓊。灼鐵燒之。腹爛而死。○五代會要曰。唐明宗第五子從益許王。開運三年。契丹犯京師。爲首將道翰僞立爲帝。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五代史曰。德光北歸。留道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城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皆舉臣拜殿下。翰恐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飛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扼。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背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錢案。從益、翰傳作從敬。誤。

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二國外紀第四十五

高麗

資治通鑑曰。唐滅高麗。天祐初。高麗石窟寺沙門弘乂聚衆據開州。稱王。號大封國。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金氏之先。蓋高麗大族也。當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遂共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三年。遂自稱權知國事。請命於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漢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至皇朝建隆二年。昭遣使來朝。賜以功臣之號。仍加食邑開寶九年。昭卒。子伷立。遣使請命。封高麗國王。太平興國七年。伷卒。弟治上章乞襲封。從之。淳化六年。契丹攻之。治長慮無守臣事北虜。遂闕朝貢。治卒。弟誦立。祥符七年。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大破契丹。天聖中。屢與女眞偕來貢方物。詢卒。子隆立。優柔不斷。政荒力屈。憚於北虜。遂復臣事之。貢使又絕。隆卒。私謚曰正。子德王欽。欽子穆王亨。悖朝貢不通。朝廷亦能遣使。亨子徽。熙寧四年。以權知國事復修貢方物。元豐三年四年。遣使來朝。六年。徽卒。立凡三十八年。謚曰文。世子勳立。百日卒。弟國原公運立。元祐四年卒。謚曰宣。子楿立。未閱歲。以病廢。國人乃請其叔熙攝政。未幾而堯卒。謚曰愿。熙乃娶位。避契丹嫌名。改熙曰顒。崇寧二年。顒

辛子俁立。○石林燕語曰。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王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續資治通鑑長編曰。高麗國王誦卒。其弟訓權領國事。嘗築六城於境上。曰興化。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契丹以爲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契丹以爲貳於己。遣使求六城。訓不許。契丹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訓徙居弁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崧山廟在王府之北。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喬松森蔭。俯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祥符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虜疑有援。卽引去。後封其山爲崧。以嗣峯其神也。○石林燕語曰。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積不能堪。國主王徽嘗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整而慕之。乃爲詩以紀曰。遐荒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孫公談圃曰。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孫公談圃曰。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每因契丹誅求。積不能堪。國主王徽嘗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整而慕之。乃爲詩以紀曰。遐荒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孫公談圃曰。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鎖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過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徹去。○文獻通考曰。高麗自王徽以降。雖通使於我。然受契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面誅求不已。當云。高麗乃我敵耳。南朝何以厚待之。遼使至其國。尤倨慢。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篤。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語其西向修貢事。麗人表謝。其略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悖。乃得免。○孫穆雞林類事曰。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於弟。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面誅求不已。當云。高麗乃我敵耳。南朝何以厚待之。遼使至其國。尤倨慢。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篤。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語其西向修貢事。麗人表謝。其略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悖。乃得免。○孫穆雞林類事曰。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於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姻嫁無聘財。令人通說。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爲之。及日。羣沐於溪流。男女無別。父母病。閉於室中。穴孔與藥餌。死不送。○又曰。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中。西南當下流。故地稍平衍。城周二十餘里。雖雜沙礫築之。勢亦堅壯。○又曰。各官月下朝參。文班百七十二員。六拜舞蹈而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膝行而前。得旨。復行而退。國人皁者見尊者。亦如之。其軍民見國官。甚蔣。尊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拜父。父亦答以半禮。庶俗不盜。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惟寸紙。不至則罰。凡人詣官府。少亦資米數斗。民貧甚。撻之。有犯不去中衣。但褫袍帶。杖笞頗輕。東荊使自擇。以牌記其杖數。最苦執縛交臂反接。量罪爲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而釋之。惟死罪可久。甚者斮肉相屬。腦皮折裂。凡大罪亦刑部拘役也。周歲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毆父母斬。餘止杖。亦不甚楚。歲以八月論囚。諸州不殺。咸送王府。丧妻人至期多赦宥。或配送背嶼、黑水。永不得還。五殺皆有之。梁最大。無秫糯。以秔米爲酒。少絲竹。每一羅直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惟生人參、松子、龍鬚席、藤席。親日早晚爲市。背嶼人挈以柳箱。一小升以六合爲一刀。以升爲刀。以稗米定物價而貿易之。他皆視此。爲高下。若數多。則以銀瓶。每重一斤。工人製用銀十

二兩半。又銅二兩半。作一斤。以銅當工之直。癸未年。做本朝鑄錢交易。以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爲記。○王雲鵬林志曰。龜山有佛龍林木盛。遂傳云。羅漢三藏行化至此。滌園植枝。插地生。此木淨水所著。今爲清泉。國人以佛法始興之地。極所崇奉。○又曰。高麗僧住寺修行者。或犯戒律。配白、黑二山。輕亦斥還。籍其子孫。仍覓受差役。○又曰。高麗黃染采。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牡丹。搗汁染帛。○又曰。高麗貴漆生爲上。六月剌取滴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今漆人號新羅漆。○又曰。高麗王於國中設館收。有陳道曾入其國。爲商云。今以官奴求息。俾之日納靡絲。貌好者借其妻。得子。則沒入爲奴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在家和尙。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東腰皁帶。徒跣以行。間有穿履者。自爲居室。取婦輒子。其於公上。負戴器用。掃除道路。開治溝洫。修築城室。悉以從事。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於地逐。然頗勇壯。其趨事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中間契丹爲麗人所敗。正賴此耳。○朝鮮志曰。朴淵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狀若石甕。貌之正黑。有盤石涌出中心。曰島巖。水赴絕壁。怒瀑下垂。可十餘丈。宛如白虹。諺傳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以爲夫。故名朴淵。上有詞。畢禮輒應。高麗文宗嘗遊此。登島巖上。忽風雨暴作。文宗驚怖。時李靈幹作書數龍之罪。投於淵。龍即出其骨。乃杖之。淵水爲之盡赤。

西夏。

隆平集曰。夏國趙保吉、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唐僖宗始以思恭爲夏州節度使。賜國姓。思恭族亂仁福繼之。故亦稱李氏。仁福死。子彝興、彝興死。子光叡繼。光叡死。子繼筠襲。繼筠死。弟繼捧襲位。其從父綏州刺史克文言繼捧不當襲。請遣使與借至夏州。論令入覲。繼捧乃舉族歸朝。其弟繼遷在銀州。太宗賜以國姓。俾隸屬籍。又賜繼捧名曰保忠。繼遷名曰保吉。爲夏州節度使。歸鎭。○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移嗣位。○又曰。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咩迷氏生破遇、訛藏、訛駞、及王氏生威福。元昊小名嵬理。英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性兇獰狠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衙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幼嶷浮屠學。通番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擲骰戰歌。太一金鑑。○太平治迹統類曰。元昊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裹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僞官分文武。或糾箠髻頭。或冠金帖縷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襕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韣。乘鞍皮鞍。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宂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夏文意圖繪資鑑曰。夏國英宗元昊、通蕃漢文字。舊繪盡。○儒林公議曰。夏國元昊取契丹女爲號。與平公主。乃宗眞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娠被病。元昊亦不往視之。以至於殁。宗眞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之强。諷宗

眞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又曰。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眞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貨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謂我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眞既以强盛誇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擾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頻歲饑饉。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山牓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誇大。北略云。元昊襲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迫二世以襲封。又云。皐牙易變。犬態多端。忘牢豢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拉誘邊俗。巧諜歡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擐旅往。覆危巢。方遍城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與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政益明。然深自祕藏。懼爲朝廷所知。○夢溪筆談曰。昆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鄜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遲延逃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於廬。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過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與師問罪。彌歲。所之戰士益少。而智略宿將。如剛浪嘴、遇野利、旺訛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率衆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擁衆既歷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遣發其草薄。契丹之馬無所食。困甚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藏訛埋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藏氏。授戈於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藏訛埋、訛駞、仆甯令受。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具訛埋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埋子婦。諒祚私焉。日親事於國。後則從諸沒藏氏。訛埋黜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而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埋。執於內室。沒藏、彊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詩其世襲。祚兒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牌者彊奪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僅伏佛座下。見其脫韝。血流於踝。使人裹創舁戰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寧令。沒寧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遜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其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訛庞。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庞訛皆以貶降進。唯馬尾驍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屏。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蓄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廢中。秉

常呢之因說乘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屢○續資治通鑑長編曰雄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雄霄攻貓牛城傅者以爲戰歿索氏喜日調音樂及雄霄還懼而自殺三曰都蘿氏早死四曰畔迷氏生子阿理謀殺雄霄爲臥香乞所告沈於河殺畔迷氏於王亭鎮五曰野利氏過乞從女也顧長者有智謀雄霄畏之藏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簫舉辟穀氣忤而死次崩令哥雄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辭埋早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嘗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五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內雄霄怒會有告過乞兄弟謀以崩令哥娶婦之夕作亂雄霄遂族過乞剛浪凌城通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雄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過乞妻圈於三香家復與之私通野利氏殺之不忍誅過乞妻乃出爲尼號沒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爲崩令哥妻雄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爲新皇后崩令哥憤而殺雄霄不死刖其鼻而去匿黃蘆訛廝家爲訛廝所殺雄霄遂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沒藏氏初爲尼寓於鴈與州之戒壇院既還俗訛廝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廝爲之長崩令其大會慢移賞都埋移香熱見浪布野也浪囉囉與沒藏訛廝等衆欲如遺言立委哥崩令訛廝弗許曰委哥崩令非先王子安得有國及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今沒藏尼娥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沒藏氏爲號太后攝霄既死○世里世里譯者謂耶律昔頡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也○契丹國志曰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理至阿保機變家爲國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蕃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蕃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國語解第四十六

太祖紀

耶律氏　蕭氏

文昌雜錄曰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爲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臣孰爲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其后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所居橫帳地名爲姓○世里世里譯者謂耶律昔頡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也○契丹國志曰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理至阿保機變家爲國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蕃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蕃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糞帚

舊唐書曰靺鞨阿奴之別種也居於潢水北亦鮮卑之故地其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接蘇錄西至突

厥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其境人多善射獵好以赤皮爲衣綠婦人貫銅鈿衣襟上下懸小銅鈴風俗略與契丹同有都倫紇斤部落四萬戶勝兵萬餘人

君基太乙神

夢溪筆談曰十神太一二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玄宗諱改爲基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玉海曰天寶三載十月十六日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城置九宮壇壇一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小壇高尺五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此九宮定位也每歲祭以四孟位隨歲改謂之行基自乾元後止依本位遂不飛易○又曰黃帝九宮經四卷、又三卷行基經三卷（郗元注、房氏行基法一卷○章俊卿山堂考索曰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日知錄曰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對衡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曰佐五帝此太一祠之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鶚案君基太一神沈括以爲避唐諱改爲基然漢時已有行基飛基之說又似不因避諱而改矣鄭氏太一下行九宮之說卽所云行基也

太宗紀

林牙

嘉祐雜志曰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逆客亭邊或使林牙者、猶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世宗穆宗紀

蘆格戲

南部新書曰李郃爲賀牧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尙之○歸田錄曰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唐人藏書者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圖初猶然、○焦竑國史經籍志曰偏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偏金葉子格一卷、鑿譜小葉子格一卷、李後主紀周氏、小葉子例一卷

天祚紀

頭魚宴

演繁露曰燕北雜錄載契丹與宗亞熙年閒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鉤魚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閒曰思鄉人武珪在虜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故能習虜事詳悉凡其所錄皆珪語也遼魯河鉤牛魚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此所紀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五月也遼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虜主與其毋皆設帳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閒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虜帳其牀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覘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仲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眩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卽遂於覘透眼中用繩鉤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卽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旣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贊軍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似牛剝其皮蒙之渡海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

鶚案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卽鯨之大者程大昌又以爲牛魚似牛形蓋祖贊寧之說非實非也

營衛志

鶚案遼史目錄本紀後志首營衛次兵衛次地理次曆象次百官次禮次樂次儀衛次食貨次刑法次世表次皇子次公主次皇族次外戚次遊幸次部族次屬國以下列傳今國語解帝紀下卽次以祕樂志以及百官、營衛、地理、儀衛、兵衛、食貨、刑法、表次世表於皇子之下列傳中又分諸功臣傳先後錯雜無倫與目錄迥殊今采陳士元諸史夾語有可補正者附著於卷

耶魯盌

鶚案此條史誤在奪里本下

奪里本

鶚案此條史誤在國阿盌下耶魯盌前

盌母

鶚案此條史誤在赤實得本下

孤穩。
鶚案。此條史誤在女古下。
女古。
鶚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上。
窩篤盌。
鶚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下。
阿思。
陳士元諸史夷語曰。阿思者。華言宜大也。阿思、一作阿斯。又作阿斯。
鶚案。此條史作阿斯。覓大誤作實大。
赤實得本。
鶚案。此條史誤作得失得本。
墮瑰。
諸史夷語曰。奚酋胡損。門名墮瑰。太祖滅奚。因其門名。置爲墮瑰部。
鶚案。史文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爲局瑭。蓋比珊瑚之寶云。
鶚案。此條在營衛志奚王部。史更載於地理志。誤。地理志。誤。
兵衛志
鵰瑭。
諸史夷語曰。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爲局瑭。蓋比珊瑚之寶云。
鶚案。史文所俘人戶有下缺四字。今補全。又局瑭軍在兵衛志。史更移之地理志。誤。
禮樂志
鶚案。史禮志下次樂志。國語解合爲一。宜依史分列。
勃衙。
夢溪筆談曰。大觀鹵簿中有勃衙。如古之勃契也。其牡謂之雄牡衙。牝謂之雌仗衙。本胡法也。羅事中罷之。
押里剛。
燕北雜記曰。二月一日。番中蕃姓者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番中呼此節爲瞎里剛。六月十八日。耶律姓卻請蕃姓者。亦名瞎里剛。
卓帳。
宣和畫譜曰。胡瓌有平遠番部卓歇圖二。毳幕卓歇圖一。
儀衛志
果下馬。

范曄後漢書曰。歲貊國樂浪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徐整初學記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獻之。高三尺。
世表
蠕蠕。
魏收魏書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變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字。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遁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世顓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
諸功臣傳
鶚案。史無功臣傳之目。國語解功臣二字無據。當作列傳。
龍錫金佩。
諸史夷語曰。太祖從兄鍾骨札以本帳下蛇鴉。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有金。鍾骨札掘之。乃得金以爲帶。名龍錫金。
鶚案。史文穴旁下闕八字。今補全。
楷槌犀。
周密雲烟過眼錄曰。伯駿云。骨槌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藥森於延祐庚申得骨槌犀刀環二。來者。非花紋如今市中所賣糖霜。或有白點。以手摩之。作嚴桂香。若摩之無香者。僞物也。○劉郁西使記曰。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愼懋官華夷鳥獸考曰。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以毒攻毒也。故曰最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所產。今人譌爲骨咄耳。
堂印。
劉攽談官儀曰。博采堂印。又曰。金印紫綬。
堂帖。
夢溪筆談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遼史拾遺卷二十四

國語解補

鶻案。遼史國語解。亦有不專爲國語者。如君基太乙神、葉格歲、梟下馬、堂印、堂帖之類。余於史文所有。而注未詳者。列於前。史文所采有。今補者。列於後。國語之外。風俗物產。皆綴緝焉。

貔狸。

夢溪筆談曰。刁約使契丹。爲北語詩云。抻燕移離堇。移離堇、官名。如中國執政官。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衣防閤。餧行三匹裂。匹裂、小木器。以色綫木爲之。加黃綠。密賜十貔狸。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豬子而肥。○盡堤錄曰。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而使至北虜帳前。見巢。亦密賜羊羓十枚。貔貍邦十頭。貔貍邦、大鼠也。契丹上供物。善糜物。如豬貓。若以一糜罌十斤肉鼎。即時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館。件大駭。亟求不見。乃曰。索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賦。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被責。今巳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嗟惜之。○齊東野語曰。滄水燕談載契丹國產。有貔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陸氏務聞云。狀類大鼠。

極肥膩。甚畏日。爲阪光所射輒死。亦竹猻貔貍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敕例郎君。

王鞏甲申雜記曰。大遼謂天使爲敕例郎君。依敕例日行五百里也。

曜辣。

嘉祐雜志曰。契丹謂圭爲曜辣。

筧卻曰。

南部新書曰。唐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歷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筧卻曰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

設罷。

中山詩話曰。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罷月初高。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遠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編編。聖壽鐵撫萬。俱可歌。極。虜主大笑。遂爲罷觴。

提烈。

燕北雜記曰。契丹呼種田爲提烈。

治鞮離。

燕北錄曰。戎主太后嘗嘔時。但是近位舊漢臣僚等。幷齊道治鞮離。漢語萬歲也。

十里鼻。

燕北雜記曰。北界漢兒多爲契丹凌辱。謂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杪離回。

燕北雜記曰。臘月戎裝飲酒。呼爲杪離回。杪離是戰。回是時。

提骨地。

契丹國志曰。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忤地者。卽跪也。

倍其不離鼓。

燕北雜記曰。戎主別有鼓十六面。發更時擂動。至二點住。三更再擂。呼爲倍其不離鼓。是鬼。

省事三。

渭巽錄曰。北戎蓮質狀長少咪。出藕頗佳。然止三孔。用漢語轉譯其名。曰省事三。

喫雀　坤不克。

燕北錄曰。戎主及契丹臣庶。每開辭嚴聲。各相鉤中指。口作喫雀聲。以爲褻賤。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見旋風時。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聲。漢語魂風也。以爲褻賤。

蓑珍思。

燕北錄曰凡兵馬應是漢兵多以得勝及必勝二字爲號諸蕃兵以蕞珍恩三字爲號漢語熊虎二字也。

旱金花　青蕤花

陷北記曰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蔓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蘂人一曰青蕤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

踢枷

五代史曰漢高祖封北平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枷一木枷廣法賞之如中國兒杖非鞭大臣不可得峻持枷踽廣人望之皆避道

佛裝　細娘

使遼錄曰婦人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裝○雞肋編曰燕山倡妓皆以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塞外必繫騾鞉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髮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梧蔞塗面謂之佛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漸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嚴繩孫西神脞說曰遼時婦人有顏色者自爲細娘面塗黃謂之佛裝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眞珠絡臂面塗黃兩人見怪疑爲逋逃是佛裝是也

鐵腳草

王氏談錄曰契丹中有鐵腳草采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葉葉舒卷如生

鶻里厝

燕北錄曰正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厝漢人譯云鶻里是偷厝是時也

稱小人

夔世昭錢氏私誌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徧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說話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曰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牛馬熟

東齋紀事曰契丹使者詣廷言達但人不粒食家養牝牛馬飲其乳亦不食其肉腸如筋雖中箭不死又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獨子青

清異錄曰遼東一處有瓜若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爲十段每段中止有一子面長數寸食一類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轉蓬

陳長方步里客談曰古人多用轉蓬覓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圞在地遇風卽轉問之云轉蓬也

花宴鳥熊皮

錢圖山叢談曰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緩嘗言將聘大遼赴其花宴時戎主坐御牀上後有鳥熊皮罽一物頗高大久而似疲則以身倚之嘗其如右設屈戍狀耳俄於鳥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則罔測其故也及日晏時乃見數箇小兒在其中李爲吾言每哂之吾卽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皇帝以黑毡蒙七人拜其上而歆居其一殆亦是類乎

銀貂　○駝鹿

嘉祐雜志曰劉使云契丹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駝鹿重三百斤效其雜致之耳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寨之毒如中湯火著人皮膚成紫皰

冰槃

文昌雜錄曰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五盞酒三行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槃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鴬收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融去槃已融釋自爾凡所擣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卽如故也

南征馬

謀夏錄曰契丹馬三萬餘匹歲收於雄、霸、滄州兩界之間謂之南征馬意欲誇示中國實備燕雲緩急之用

羅草

蘇頌魏公集曰北人以百騎飛放謂之羅草終日才獲免數枚頗有媿色顧謂余曰道次小圍不足觀常時千人已上爲大圍則所獲甚多其樂無涯也

車渡

使遼錄曰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輿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兜玄國

使遼錄曰契丹上京曾有人見二青衣韜赤幰車出其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此兜玄國也

奚車朝馬

詩話總龜曰吳長文使虜詩云奚車一牛韜朝馬兩人騎

冰實羊腸

嘉祐雜志曰北廚冰實羊腸文州羌取蛇韜首繞頭上煞食肉去皮

王銍默老談苑曰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葛故肉不去皮耳

九月瓠瓜

默老談苑曰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瓠瓜主客畢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

陽啚鎮造墨

蘇軾東坡全集曰雲庵有墨銘云陽啚鎮造云是北廚墨陸子履率使得之者

攜壺

呂大臨考古圖曰攜壺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李氏錄云吏部尚書子容頃使廚中於帳中親見之

鷹背狗

永平府志曰鷹而生犬遼史以之紀異凡北方阜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視之及其成毈一乃狗耳取飼以進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毈壞而已田獵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速名曰鷹背狗

呵膠

陳繼儒眞珠船曰呵膠出廚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嘘隨融故謂之呵膠劍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魚形面花

嘉祐雜志曰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爲魚形贈遺婦人貼面花

蓬子臙脂

燕北錄曰契丹婦人產時望日番拜八日候入帳內以手帕抹額契丹、晉人眼抱婦人胸臥甘草苗若生男兒其夫面塗蓬子臙脂其蓬子八月收貯鹽布絞汁用時以布浸水塗頭面番婦人亦常時用作妝飾或生女時面塗突墨產母服黑豆湯調鹽番言用此二物塗面時宜男女貧者不用此儀

元修宋、遼、金三史遼史最略厲徵君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輯遼史拾遺二十四卷博采旁搜有注有補徵引書籍三百餘種耶律氏遺聞墜典粲然大備余家舊藏寫本爲朱朗齋先生手錄辛巳長夏與同年友王君學增檢閱羣書詳加參校字句脫誤悉爲增訂付之剞劂閱十五月而畢杭董浦太史道古堂詩注稱徵君是書期與太史金史補闕並刊今金史補闕罕有傳本儕鹿藏書家不斬見示俾得合刊並傳庶幾以成兩先生未竟之志乎道光壬午秋七月里後學汪遠孫謹識

遼史拾遺補

楊復吉撰

序

遼史文筆簡嚴而事多疏略。錢竹汀嘗譏其記宋遼交聘。於歲幣之外。不載互市。於歲幣之數。不載增減。於交聘之人。不載姓名。於國書之文。不載一字。於使事之儀。不載一節。於疆域之界。不載一山一水。於兩國之君。不載一見一聞。於兩國之臣。不載一言一動。其他可知。其說特爲拾遺二十四卷。博采旁搜。粲然大備矣。第當是時。稽五代史爲氏未見。固無論已。至他書所載。若道宗圖韓忠彥之像。敎遼吏之無開邊釁。皇后生產儀。高麗王語宋醫之辭。皆皆快漏。殊不可解。今備錄於左。於厲氏似不無小補。

厲氏於本紀則摘錄原文。分段補注。志、傳、國語解。舊有者。標其名目。補綴事實。新增者。另立名目。下繫補字。今悉遵其例。惟於厲氏所增者。下注拾遺補字。厲氏未備。余所增者。下注續補字。

地理志、屬國表、國語解。厲氏所引用後人著述。與遼史不相附麗者。間亦闌入。余此編則必擇其有涉於遼。始爲采錄。

引用諸書。於初見則標著書人姓氏。再見三見。則不更列。以識別。亦從例也。

乾隆五十九年秋八月。震澤楊復吉書。

遼史拾遺補卷一

震澤楊復吉刻歐輯

本紀第一太祖上

明年七月。○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本瓜洲之役。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爲兄弟。

僭居正舊五代史曰。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燕。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阿保機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荅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虜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盛禮遣之。

復吉案。雲中之會。遼史在天祐二年乙丑。舊五代史在天祐四年丁卯。史文互異。未知孰是。

十一月。遣偏師討奚、霫諸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

趙志忠北廷雜記曰。太祖一舉幷吞奚國。仍立奚人俟斤爲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設壇于如迂王集會場。燔柴告天。卽皇帝位。○北宰相蕭敵魯、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

舊五代史曰。天祐末。阿保機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漢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國人號阿保機爲天皇王。○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尸置于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同。至阿保機稍幷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設官號。稱皇帝。

六年。○二月戊午。親征劉守光。三月至自幽州。

舊五代史曰。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虜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

神册。○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秋八月。李存勗遣李嗣源等救幽州。舄魯等以兵少而遁。

舊五代史曰。十四年。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北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歐陽修新五代史曰。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

本紀第二太祖下

六年。○十二月。○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乙亥。存勗至定州。王郁迎謁馬前。存勗引兵趨望都。遇我軍禿餒五千騎圍之。存勗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卻。存勗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

舊五代史曰。十八年十二月。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舍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虜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於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獯犬乳狼。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況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衙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德明斷養小人。阿保機生長遼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養生哉。爾曹但御馬同行。看吾破之。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紿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北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阿保機退保望都。

天贊。○四年。○五月。○冬十月。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同光二年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房騎充斥。館運多爲所掠。○八月。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冬十月。葛定言契丹入寇。

天顯元年。○六月。○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舊五代史曰阿保機聞姚坤漢收得西川信否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卽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阿保機忻然曰聞西有錮閉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觀錮閉如平地耳阿保機審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本紀第三太宗上

五年〇十一月戊寅東丹奚人皇王浮海適唐

舊五代史曰東丹王突欲往闕下其母總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

六年春正月

資治通鑑曰長興三年正月契丹陷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

七年〇十一月

舊五代史曰張敬達邊雲州節度使時以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十一年〇秋七月〇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處不姑求救上自太后曰李從珂弒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〇八月〇庚午自將以援敬瑭〇九月〇丁酉入雁門〇己亥次太原

晉五代史曰清泰三年晉高祖爲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進裘乞師願爲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晉陽

太后曰李從珂弒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〇八月〇庚午自將以援敬瑭〇九月〇丁酉入雁門〇己亥次太原

癸卯圍晉安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

閏月甲子〇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

資治通鑑曰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

壬申〇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爲父子〇命迪斯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

資治通鑑曰帝將發上荒契丹主舉酒屬帝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滹沱南下人必不甚懼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卽北反矣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過勿棄也

本紀第四太宗下

會同元年〇秋七月〇丁卯〇遣梅里了古使南唐

陸游南唐書曰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

馬三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

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瀾選烈哥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溫副之册晉帝爲英武明義皇帝

新五代史曰冬十月契丹遣中書令韓頵來奉册曰英武明義皇帝柯焯證誤記曰據唐書郊見後受尊號石晉則以契丹爲天矣〇路振九國志曰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爲監伴使有判官幽冀人謂泳曰吳越王常不睡乎詰其故答曰晉陽五臺山王子大師曰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

三年春正月

蔡再思洛中紀異曰王泌既爲朝命所責乃遣使越海聘於契丹卽將籍沒之物爲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爲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泌又遣使於契丹求馬由滄潍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

八月〇壬寅遣使南唐

南唐書曰昇元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劭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〇資治通鑑曰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酬遺約爲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

五年〇夏四月

資治通鑑曰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

七年春正月〇己卯趙延壽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

舊五代史曰巒壻知貝州軍州事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先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於四壍三日契丹主躬率步騎及渤海奚等四面進攻樓櫓俯於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爍殆盡

二月

資治通鑑曰開運元年二月馬全節攻契丹寨州拔之

三月〇壬午詔趙延壽留守貝州徙所俘戶於內地夏四月癸亥還次南京

契丹國志曰時遼帝帳中有小校亡來曰遼帝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爲詐閉壁不敢追〇資治通鑑曰夏四月契丹遣兵救滄州滄州防禦使劉可言邀擊敗之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繼據貝州蹙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嬴莫阻水自固

八年春正月

資治通鑑曰開運二年春正月皇甫遇等還契丹亦引去軍退其衆自相蹂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陽醳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趨相

州。延壽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秋七月乙卯。○晉遣孟守中奉表請和。仍以前事咎之。契丹國志曰。六月。晉遣使如遼。○舊五代史曰。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氏疲於奔命。邊民被苦。盤無寧日。晉相桑維翰勸少帝求和於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回。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景延廣自來。竝割定鎮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契丹國志曰。帝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九年。○八月。○自將南伐。

晉治通鑑曰。開運三年八月。李守貞背。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擒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九月。○十一月。○丙申。○南院大王迪輦、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節度使梁漢璋率衆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梁漢璋。

晉治通鑑曰。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丙辰。契丹使瀛洲刺史劉延祚遣樂等監軍王楚詣晉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己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樂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邏敵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多十月。以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模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姊女而還。

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

晉紳晉氏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叵測已變矣。乃通款耶律氏。請爲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眞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從監者高勳請降於虜。

趙延壽以步卒前趨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僵尸數萬。

舊五代史曰。契丹等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卽位。使人平之。

十二月。

舊五代史曰。十二月十二日。德光入鎭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鎭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

遣令於鎭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輦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

契丹國志曰。晉主迎於封丘門外。帝辭不見。館於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　帝至明德門。下

馬拜而後入。晉宮中嬪妃迎謁。皆不顧。日暮。復出屯於赤岡。

大同元年春正月。

晉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將帥。之滯鎭。晉之將帥。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　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爲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衞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檄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癸卯。○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缺妃缺氏、妻馮氏、弟重容、子延煦、延寶等於黃龍府安置。

舊五代史曰。晉一日帝與太后不能得食。乃殺畜而啖之。　至幽州。領城士庶迎若於路。見帝慘沮。無不嗟歎。駐留旬餘。州將承契丹命。犒帝於府署。趙延壽母以食饌來獻。

二月。

晉治通鑑曰。二月。契丹以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興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已巳。安興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辛巳。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晉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衆來降。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白領州事。三月壬辰。以丹州來降。　統軍劉遂凝因王淑妃求節鉞。契丹主以唐郇公從益爲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爲安遠節度使。

三月丙戌朔。

新五代史曰。三月丙戌朔。德光服衲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眞天子耶。

以滑翰爲宣武軍節度使。

舊五代史曰。明年春二月朔。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宣武軍。

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宮寺方技百工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鹵仗悉送上京。

錢大昕金史考異曰。劉昌宗傳云。遼太宗入汴。徵路車法服石經以歸。按漢、魏之石經在洛陽。唐之石經在京兆。汴都無石經也。汴都石經。宋嘉祐所刻。在遼入汴以後。遼宗所云。殊未足信。或云。石經當是石鼓之譌。

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夏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馬道、李崧、和凝、李濬、徐台符、張纘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鼓前。乙丑。濟黎陽渡。

王仁裕玉堂閒話曰。三月十七日。契丹主自汳而北。是日。路次赤岡。日晡。忽聞帳中有聲殷殷然。若

雷起於地下。契丹主懼。召術者卦之。術者繇云。此土地神所作。乃命祭焉。○資治通鑑曰。三月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棄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朱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鄴婦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或告磁州刺史李殷謀據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殷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殷知其詐。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殷辭氣不屈。乃釋之。○脫脫等宋史李殷傳曰。澶遣河朔舍人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思之。即謀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竭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資治通鑑曰。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

丁丑。崩於欒城。

舊五代史曰。四月十六日。次於欒城縣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部人斟酒脯祭於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墜於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

本紀第五世宗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

資治通鑑曰。兀欲妙一日。爲人雄健好施。○新五代史曰。突欲弟於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

大同元年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副右、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后開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資治通鑑曰。兀欲集諸漢之言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兀欲素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契丹國志曰。太后開帝立。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棄我走投外國。乃大逆人也。豈得立逆人之子爲帝乎。發兵拒之。○舊五代史曰。車駕至絳州。刺史李從朗以郡降。初契丹遣偏校威縉卿、曹可瑤等守其郡。及車駕至。從朗等遂降。○資治通鑑曰。麻荅殺遂。楊安亦遁。李殷以其衆來降。

天祿○二年。契丹國志作天祿元年。

資治通鑑曰。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使耶律忠爲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爲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帝復其舊官。以托契丹。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爲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爲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帥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類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爲漢有矣。○舊五代史曰。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鎮城壁焚室廬。驅人民入蕃。惟餘空城瓦礫而已。永康王至遼陽。帝與太后皆詣帳中。帝御白衣

紗帽。永康王止之。以常服謁見。帝伏地南泣。自陳過爭。永康王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勞久之。因命設樂行酒。從容而罷。永康王帳下從官及教坊內人。望見故主。不勝悲咽。內人皆以衣掩樂師獻還於帝。及永康王發離遼陽。取內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照。並令隨帳上路。○契丹國志曰。六月前日食。、路北地尤高涼。北人常以五月上路避暑。八月下路。至八月。帝下路。太后自驅至霸州謁帝。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收以爲生。許之。帝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道與延照俱還遼陽。○張汝霖遼鑑釋地紀繩曰。通鑑註。路北、冷路山之北也。按冷陘山、在今兀良哈境。○舊五代史曰。滄州上言。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北土饑故也。○毛奇齡西河詩話曰。塞北有吐兒山。在黑山東北。遼主避暑之地。

三年。○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太白晝見。○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萬山。

資治通鑑曰。乾祐二年十月。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劉知遠遣使乞盟。且請益兵。帝以北境危急。不許。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舊五代史曰。先是。契丹入邊。萬山城守。郭威遣崇萬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契丹數千騎迫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襲之。契丹僞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於萬進。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契丹亦解去。

四年。○冬十月。白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東鹿等城。大獲而還。

舊五代史曰。鎮州、那州馳奏契丹寇滄州。陷內丘。糅時契丹永康王兀欲率部族兩道入邊。內丘城小而固。契丹攻之。五日不下。敵人傷者甚衆。時有官軍五百在城防戍。攻急。官軍降於敵。舍其城而去。○契丹國志曰。十一月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殺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即遣使致良馬。

王溥五代會要曰。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遣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將光遂衙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回。永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鍍銀裹鞍轡并馬四十匹。

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册。即遣振武節度副使高勳册爲大漢神武皇帝。

資治通鑑曰。初契丹主北歸。橫海節度使滄州李懷忠帥衆迎之。契丹主立。契丹主使李撝遣劉承鈞齎○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

本紀第六穆宗一

應歷〇三年。

資治通鑑曰。唐順三年正月。契丹寇鎮州。本道兵擊走之。

九月。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寇樂壽。瀛州成兵右保事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幷其黨伏誅。

四年。

資治通鑑曰。順德元年三月。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

九年〇夏四月丙戌。周來侵。〇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邊。聞上南歸。乃罷兵。繇行友裘披易州。檛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

十年〇夏五月。

王偁東都事略曰。顯德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嘆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〇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

十三年〇八月〇十二月。

許應訪宋元通鑑曰。乾德元年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契丹救之不及。〇吳任臣十國春秋曰。漢天會七年十二月。遼主遣晉來貴。帝遣總文謝曰。父爲子隱。願赦之。自是遼便不來。而使往輒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

本紀第八景宗一

改元保寧。

契丹國志曰。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臥牀榻間。拱手而已。

三年〇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四年〇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五年〇九月。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

七年。契丹國志。作乾亨元年。〇二月。

契丹國志曰。春二月朔。日食。〇宋史曰。開寶八年八月壬戌。契丹遣左衞大將軍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帶名馬。十二月甲子。契丹遣使耶律烏正來賀正旦。

八年。契丹國志。作乾亨二年。〇二月。

宋史曰。開寶九年二月辛亥。契丹遣使耶律延寧以御衣玉帶名馬散馬白龍來賀長春節。

本紀第九景宗二

九年。契丹國志。作乾亨三年。〇十一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甲午。遣李濱等賀契丹正旦。

十年。契丹國志。作乾亨四年。〇五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三年五月癸巳。遣李從吉等使契丹。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使來賀乾明節。〇鍐大昕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十一月。供奉官閻門祗候吳元載、太常寺大祝毋宗古賀契丹正旦。〇宋史曰。十二月戊寅。契丹遣使來賀正旦。

乾亨元年。契丹國志。作六年。〇六月。〇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簡討古、乙室王撒合斡之。戰於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論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

契丹國志曰。六月。涿州判官劉德厚以城降宋。〇宋史曰。太平興國四年六月壬申。契丹鎭林廂主李札、盧存以所部來降。癸酉。幽州神武副直幷鄭兵四百人來降。乙亥。范陽民以牛酒犒師。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守恩來降。〇王鞏聞見近錄曰。前此柴世宗盡御河爲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尋干戈。至眞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御河、益世宗運漕河也。〇王得臣麈史曰。富鄭公嘗爲余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幷州。欲偵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煞鍬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永熙竟趨幽、燕。卷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歎謂余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九月〇十一月。

宋史曰。九月丙午。鎭州都鈐轄劉延翰及契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

十一月辛卯。忻州言與契丹戰。破之。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餘級。

二年。契丹國志。作七年。〇三月。

宋元通鑑曰。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

十一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衆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〇東都事略曰。明年寇雄州。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

三年。契丹國志。作八年。〇五月。

契丹國志曰。遼大赦。〇宋史曰。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五月。平塞軍與契

丹戰破之。○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宋史曰。九月丙辰。易州言破契丹。四年。契丹國志作九年。○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五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七年五月辛丑。崔彧進敗契丹於唐興。辛亥。三交行營言潘美敗契丹之師於雁門。破其壘三十六。己未。府州破契丹於新泽砦。獲其將校以下百人。

本紀第十聖宗一

十二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朔。日食。○宋史曰。閏月戊子朔。豐州與契丹戰。破之。獲其天德軍節度使蕭太。

統和元年。○三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庚申。豐州破契丹兵。降三千餘帳。

三年。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朔。日食。

本紀第十二聖宗三

六年。○十一月。

宋史曰。端拱元年十一月己亚。郭守文破契丹於唐河。

七年。○秋七月。○癸巳。遣兵南征。

釋文瑩玉壺清話曰。洎化中。著作郎孫嶷陷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廷事。嶷條備奏。并繪倫唐河之役。士始盡知。歎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然其實。以昧朕。非婦安知。遂加防禦使。

本紀第十三聖宗四

十一年。○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朔。日食。

十三年。○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至道元年冬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徐率衆犯邊。以報子河汉之役。御卿力疾御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

本紀第十四聖宗五

十七年。○九月。

宋史曰。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部署言。收契丹兵於雁良路。殺獲甚衆。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

攻宋。爲冀州張昊敗於城南。○東都事略曰。咸平二年。大寇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卿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砦。○宋史曰。冬十二月。契丹攻威虜軍。本軍擊敗之。殺其酋帥。○王圻之滹水燕談曰。王樵、字居里。潛川人。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敵中訪其親。累年乃歸。持諸要劾。末爲親葬奧山東。

十八年春正月。還次南京。

宋元通鑑曰。咸平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取契丹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二十年。○秋七月。

宋史曰。咸平五年秋七月壬戌。契丹大林砦使王昭敏等來降。

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和。即還飛龍使掉杷持書報聘。○十二月。○癸未。宋復遣曹利用來。以撫還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

宋元通鑑曰。景德元年十一月己未。契丹遁冀州。知州王琪擊走之。○東都事略曰。契丹假王繼忠爲書。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厲挫而退歸無名。其請和固不爲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荅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陳師道後山談叢曰。始講和。遣使韓杞偕其酋欽。曰。南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約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北軍用於阻隘。不能施於平原。虜突南軍。亦不能支也。○孔平仲孔氏談苑曰。程戡侍郎自言爲御史時。接伴北人。帳張觀中落教之曰。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戡佩服其言。咸云不然。北人見語簡。使生疑心。極惱人。不若嘿然以誠接之。

己亚。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

東都事略曰。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楊延朗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愉盟。以順伐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安撫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此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爲常。仍遺以銀絹三十萬。

二十四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三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西上閤門使樊州刺史李繼昌賀國母生辰。○契丹國志曰。宋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强襲衣冠。事竟。即幅巾雜番騎射獵矣。○瑯琊漫抄曰。景德中。朝廷始與契丹通好。韶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邢律楚材淇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昔宋事遼爲兄。仍請隨代以序昭穆。至宋年遼爲翁。宋爲孫。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
東都事略曰。又明年。設中京於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三月。戶部副使水部員外郎崔嵩、侍禁閤門祗候張利用賀國母生辰。
九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九月。戶部副使祠部郎中宋搏、供奉官閤門祗候馮若拙賀國母正旦。著作郎直史館陳知微、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承儀賀國主正旦。戶部判官殿中丞滕涉、侍禁閤門祗候劉照賀國主生辰。
二十六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三月。都官員外郎喬希顏、供奉官閤門祗候郝元賀國母生辰。○九月。御史馬亮、西京作坊使魏昭易賀國母正旦。都官員外郎孫奭、侍禁閤門祗候薛貽廓賀國主正旦。
十二月。
宋史曰。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壬子。契丹使上將軍蕭智可等來賀。○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曰。乘軺錄一卷。皇朝路振子發撰。振、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此書以獻。事見其傳。○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陝州魏處士野贈寇萊公辭云。有官居鼎鼐。撫地起樓臺。播傳漠北。韋聖朝。北使至。問那個是。無地起樓臺。相公。時寇居散地。因召還。○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從東封還。改準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二十七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二月。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承瑤賀國母生辰。○宋史曰。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命工部侍郎馮起爲契丹國信使。
本紀第十五聖宗六
二十八年。○冬十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十月。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范雍、東染院使侯繼隆賀國主生辰。監察御史乞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宋遣張保維、孫繼業、孔道輔、馬崇至來賀。
曾鞏隆平集曰。孔道輔使契丹。爲主酌以大巵曰。方天塞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知困無害。及辭言者以爲開厥爭端。他日上問之。對曰。契丹新爲黑水所破。勢甚盤。平時漢便至多。以君相侮。若不苔。恐釁端中國上然之。○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有星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西南。光燭天下。尾長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
八年。○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契丹饑。流民至宋境上。宋仁宗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秋八月朔日食。
九年。○秋七月。○八月。

遼史拾遺補卷二

本紀第十八興宗一

重熙〇四年

遹氷燕談曰景祐中蔡君謨作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五年

遼史改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工部郎中判戶部句院李宗詠諸臣供奉官閤門祗候岸準賀國主正旦

九年

宋史曰康定元年夏四月乙未契丹國母復遣使來賀乾元節

本紀第十九興宗二

十一年春正月〇庚戌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

宋元通鑑曰慶歷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恢然有南侵意

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聚兵幽薊聲言南下

六月

遼史改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七月刑部郎中狄棐、作坊使陳宗憲賀國后生辰〇八月職方員外郎判三司理欠司張奉、如京副使石元孫賀國主正旦戶部判官度支員外郎蘇耆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德賀國后生辰

十年〇秋七月

遼史改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七月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張宗彖、香藥庫使李渭賀國后生辰

八月

遼史改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兵部員外郎彖侍御史知雜事程戡、西上閤門副使張得一賀國母生辰太常丞直集賢院張方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舜臣賀國主生辰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開拆司楊偉、禮賓副使王仁旭賀國母正旦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方偕、禮賓副使王昌賀國主正旦

九月壬寅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使宋約和是時嘗弼爲上言大意謂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宋元通鑑曰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享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曰何間也弼曰晉高祖叛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陬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豪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源源入人主享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曰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屯田於瀛莫間引水爲塘東注于海以限戎馬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路契丹周世宗復取瀛莫地皆異代事若各求故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遵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脫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等詞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質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復吉按當弼奉使與遼主問答語拾遺所載僅十之一今備錄於此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富鄭公使遼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爲二字不必苦爭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曰君使人假馬將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獻爭孫悟遂命其宰自今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力不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其可出疆〇孔氏談苑曰姚嶼回曰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鶴

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曰南朝嶋漢惟吾異日先父爲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北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數計察斯人決未可量○宋史曰慶歷二年冬十月丙辰知制誥梁適報使契丹

十二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起居舍人知制誥孫抃、洛苑副使鴈行已賀國母生辰、驍鐵副使工部郎中張瓌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丁億賀國主生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魚周詢、閤門通事舍人李惟賢賀國母正旦工部郎中李戩、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收賀國主正旦（遼以布正言集賢校理余靖爲國主正旦使）

十三年○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帝以弟鄭王宗元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樂郡王宗德進封幽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熙進封齊王節度使宗晉進封長沙王

六月○駐蹕永安山以將伐夏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家奴告宋

東都事略曰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時册命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契丹使丹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自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於河東爲近仁宗問弼曰契丹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弼曰契丹自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峻且與我出鎮定指撝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誘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遽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契丹築威塞州以備之衆兒屢殺威塞人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面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契丹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陷其計臣請任之契丹若入寇臣爲誤國仁宗乃止契丹卒不動

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如京使夏防賀國母生辰太常少卿直史館劉渙、崇儀使楊宗讓賀國主生辰鹽鐵判官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張瓌、內園副使焦從約賀國母正旦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劉湜、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李士勤賀國主正旦

九月○壬申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西征

宋元通鑑曰冬十月契丹主宗眞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

冬十月○癸亞督數路兵擒斃殺數千人獲馬都尉薛胡覩爲夏人所執

宋元通鑑曰元昊縱兵急攻惠等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都尉胡覩以去

十四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右正言知制誥楊察、東上閤門使新州刺史王克忠賀國母生辰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張瓌佐、西上閤門副使張希一賀國主生辰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昭遘、供備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李璋賀國母正旦

冬十月

宋史曰慶歷五年冬十月乙卯契丹遣使來獻九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十五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琪、六宅使嘉州刺史錢晦賀國母生辰右司諫知制誥錢明逸、內園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楊宗說賀國主生辰戶部判官侍御史王平、左班殿直閤門祗候王道悉賀國母正旦金部郎中判三司句院許宗禮、內殿承制夏元吉賀國主正旦○契丹國志曰東京留守耶律忽北叛入高麗命將軍蕭迪諫之

本紀第二十與宗三

十六年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釋迦佛舍利塔記與中故城之址有浮圖三焉士人名其地曰三座塔其南塔之前嘗有掘土得地宮一祭八尺廣六尺五寸八面相等周遭候碑文其一片云維大契丹國興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歲十一月丁亞朔十六日壬辰起手鑄次年四月乙巳朔八日壬子午時畢釋迦佛舍利記凡五十字字大徑二寸餘末戒辦塔主僧則覺花鬘海雲寺業律沙門志全也塔從於天慶二年以釋懸材所撰記攷之塔蓋三十餘級釋迦佛舍利一千三百餘顆定光佛舍利六百餘顆此惟云釋迦文不備也遼自太宗建國號大遼以後聖宗統和元年復國號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稱大遼遼史俱沒而不書國號之更易事莫大於是何不盡書其餘之闕漏可勝言哉詳此碑益慨然於文獻之無徵也○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員外郎知諫院吳鼎臣、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夏侁賀國母生辰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判度支句院韓綜、供備庫副使柳涉賀國主生辰戶部判官刑部郎中崔嶧、內殿崇班閤門祗候侍其演賀國母正旦鹽鐵判官司勳員外郎劉立之內殿崇班李中佑賀國主正旦

十七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胡宿、如京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李珣賀國母生辰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何中立、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鄧餘懿賀國主生辰工部郎中判度支句院李仲偃、左侍禁閤門祗候孫世京賀國母正旦司勳郎中判理欠邈山司李永

德、左侍禁閤門祗候康遵慶賀國主正旦。

十八年。○八月。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右正言知制誥李絢、供備副使曹偕賀國母生辰。度支副使戶部員外郎梅詢、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李永寶賀國主生辰。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知雜事何郯、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柴貽範賀國母正旦。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閤門通事舍人侯宗亮賀國主正旦。

十九年。○八月。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李柬之、西京左藏庫使李稷賀國母生辰。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李兌、供備庫副使李廣賀國主生辰。鹽鐵判官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孫瑜、閤門通事舍人王道恭賀國母正旦。司勳員外郎判三司開拆司寇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鄭餘慶賀國主正旦。

二十年。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會公亮、西京左藏庫使郭延珍賀國母生辰。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珪、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曹偓賀國主正旦。

二十一年。○夏四月。

周煇清波別志曰。韓公綜爲館伴契丹使。北人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韓諭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其讒遂褒。

八月。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戶部副使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向傳範賀登位使。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爲祭奠使。鹽鐵副使工部郎中李參、內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侃賀國主生辰。權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蔣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李中讜賀國母正旦。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鹽鐵句院韓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易賀國主正旦。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二十二年。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周沆、左藏庫副使鍼頴賀國母生辰。起居舍人知諫院韓贄、供備庫副使彭再昇賀國主生辰。戶部判官刑部員外郎張去惑、內殿崇班夏倚賀國母正旦。右正言直集賢院賈黯、左侍禁閤門祗候王咸宜賀國主正旦。○祝穆方輿勝覽曰。昌元縣南

二十里老鴉山有李撒、李殺兄弟善基、會廚索基戰於國朝。詔求天下善弈者。荀帥以撒應詔。廚望風知畏。不敢措手。

復吉案。此係宋仁宗皇祐間事。故錄於此。

二十三年。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禮賓副使郭逵賀國母生辰。鹽鐵判官主客郎中宋遵、供備庫副使王士全賀國主生辰。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知雜事何郯、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永寶賀國母正旦。司封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盧士宗、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李惟賓賀國主正旦。

二十四年。○八月。己丑。帝崩於行宮。年四十。

契丹國志曰。興宗時。南北無事。歲受南宋餽遺。百四五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固山積也。○孫升孫公談圃曰。趙志忠自契丹歸朝。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只有劉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死二三十個。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讀書後志曰。廢廷雜記十卷。契丹降人趙志忠撰。記廢廷雜事。始於阿保謨。迄於耶律宗眞。李清臣云。志忠仕虜爲中書舍人。得罪宗眞來歸。上此書。及契丹地圖。言廢中事甚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陰山雜錄十六卷。不著名氏。莆田鄭氏書目云。趙志忠撰。歐公歸田錄云。志忠、本華人。自幼陷廢。爲人明敏。在廢中舉進士。至顯官。歸國。能述廢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今觀此書。可概見矣。

復吉案。趙志忠歸宋。不知興宗何年。姑附於此。

本紀第二十一道宗一

改元清寧。○十二月。○丙申。宋遣歐陽修等來賀卽位。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遼興宗殂。遣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向傳範爲賀登位使。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爲祭奠使。鹽鐵副使工部郎中李參、內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侃賀國主生辰。權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蔣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光祖賀國母正旦。起居舍人直祕閣知諫院范鎭、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光祖賀國母正旦。權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李復圭、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道恭賀國主生辰。戶部副使工部郎中張掞、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王道恭賀國主生辰。起居舍人直祕閣知諫院范鎭、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光祖賀國母正旦。權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李復圭、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柴貽範賀國主正旦。

二年。○八月。

遼史敘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石揚休、文思使康州刺史沈惟恭賀國母生辰。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詢、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鐸賀國主生辰。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賢校理刁約、供備副使劉孝孫賀國母正旦。右司諫馬遵、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陳永圖賀國主正旦。

三年。〇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鏐鐵副使刑部員外郎郭申錫。西京左藏庫副使王世延賀國母生辰。右司諫呂景初。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利一賀國主生辰。度支判官祠部郎中直祕閣王曙。西染院使李琪賀國母正旦。殿中侍御史吳中復。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宋孟孫賀國主正旦。

四年。春正月。〇癸酉。宋遣使舉宋主繪像來。

東都事略曰。契丹主見御容。驚顧再拜。退而謂左右曰。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爲一都虞候耳。〇契丹國志曰。帝以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捧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燒之。曰。燒候惟祝天與福宗則然。〇鼎臣東原錄曰。張昪梁鼎。嘉祐二年夏。國母聽來。留上儀容事。昪見疏主言。前來皇帝升遐。御容在西朝。蓋以代相見耳。今已稱姪。須我主復臨儀容去。則南朝必遣聖能來。蓋前來是兄弟。即弟先逝。今是伯姪。姪宜先來。即伯後荅。如此先後順也。迄從其議。

五月。

宋史曰。嘉祐三年五月甲午。契丹遣使致其祖母遺留物。〇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樞鑷副使工部郎中王鼎。閤門通事舍人王咸有賀國母生辰。閤封府判官度支郎中李及之。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希甫賀國主生辰。度支判官刑部郎中朱壽隆。體量使王知和賀國母正旦。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判戶部句院祕閣無擇。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懷玉賀國主正旦。

五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唐介。六宅使梅州鄭史桑宗望賀國母生辰。侍御史丁諷。左藏庫副使劉延勳賀國主生辰。閤封府判官工部郎中張中庸。左藏庫副使王文卿賀國母正旦。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判祕欠薛向。供備副使高繼芳賀國主正旦。

六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錄侍讀鄭　元。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夏偉賀國母生辰。侍御史陳經。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郭禹賀國主生辰。鹽鐵判官刑部郎中閻詢。西京左藏庫副使劉燾賀國母正旦。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祕閣校理王繹。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元中賀國主正旦。

七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閏八月。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璪。如京使朱克明賀國母生辰。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宋敏求。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張山甫賀國主生辰。司封郎中楊佐。供備庫副使李宗質賀國母正旦。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淵賀國主正旦。〇直齋書錄解題曰。燕北雜錄五卷。西征案地圖附。思卿武珪記。嘉祐六年宮苑使知雄州趙良嗣奉使至燕。其子進於朝。珪自契丹逃歸事見國史傳。

本紀第二十二道宗二

九年。〇三月辛未。宋主禎殂。以姪曙爲子。嗣位。

宋史曰。嘉祐八年仁宗崩。夏四月癸酉。遣王道恭告哀於契丹。〇乙亥。遣韓贄等告卽位於契丹。〇六月辛卯。契丹遣蕭福延等來祭弔。〇契丹國志曰。宋仁宗崩。契丹遣使祭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嗣帝英宗於東廂。嗣帝痛哭久之。

秋七月。〇己未。族遜薨家。

契丹國志曰。宗元作亂。其先遣來南宋使者數人。皆元宗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獲免。

十一月。

宋史曰。十一月辛亥。契丹遣蕭素等來賀卽位。

十年。〇十二月。

宋史曰。治平元年八月乙卯。遣兵部員外郎呂誨等四人充賀契丹太后生辰正旦。便刑部郎中韋岵等四人充賀契丹主生辰正旦使。〇十二月丙辰。契丹遣耶律烈等來賀。壽聖節。蕭福等來賀明年正旦。

咸雍元年。〇八月。

宋史曰。治平二年六月甲寅。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八月壬子。以工部郎中蔡抗等充賀契丹生辰使。侍御史趙鼎等充賀契丹正旦使。

三年。春正月。〇癸十二月。

宋史曰。治平三年。春正月丙辰朔。契丹遣使耶律仲達等來賀正旦。戊午。契丹遣使蕭惟輔等來賀壽聖節。　八月庚午。遣傅卞等賀遼主生辰。張師顏等賀正旦。　十二月癸卯。遼遣蕭禧等來賀正旦。壽聖節。

三年。〇六月。〇九月。〇十二月。

宋史曰。治平四年六月己酉。遼遣蕭餘慶等來弔祭。　九月辛卯。遣蕭傑等來賀正旦。〇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按宋史蘇紳傳。使契丹。遼道聞英宗安靚。契丹留晏仍用樂。撤之。楊佐傳。英宗升遐。奉遣留物再往。使卒於道。此二人亦治平四年事也。

四年。〇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元年八月丁卯。遣張宗益等賀遼主生辰正旦。〇十二月甲子。遼遣耶律公質等來賀正旦。〇周煇清波雜志曰。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使頗樂點。酒屢及朝廷政事。公揣契丹證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人愕然語塞。

復吉案此不知何年事因呂公著爲翰林學士在神宗初年故補錄於此

五年○九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二年四月壬寅遼遣耶律昌來賀同天節○九月丁丑遣孫固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戊子遼遣蕭惟賢等來賀正旦

六年⑪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三年夏四月丙寅遼遣耶律寬來賀同天節○八月戊寅遣張景憲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壬午遼遣蕭遵道等來賀正旦

七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四年夏四月辛酉遼遣蕭廣等來賀同天節○八月癸酉遣楚建中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丙子遼遣耶律紀等來賀正旦

本紀第二十三道宗三

八年○夏四月⑪○八月⑪○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五年夏四月乙卯遼遣耶律適等來賀同天節○八月癸巳遣崔台符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己亥遼遣蕭瑜等來賀正旦

九年⑪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六年夏四月丁丑遼遣耶律寧等來賀同天節○八月壬申朔遣賀昌衡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戊寅遼遣蕭福全等來賀正旦

十年○夏四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七年夏四月癸酉遼遣耶律永寧等來賀同天節○八月丁丑遣張翰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己丑遣耶律寧等來賀正旦

太康元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八年夏四月丁卯遼遣耶律崇熙等來賀同天節○八月丙申遣謝景溫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癸丑遣耶律世通等來賀正旦

二年○八月○九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九年夏四月辛卯遼遣耶律庶幾等來賀同天節○八月乙酉遣程師孟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九月己卯遣遣使回謝　十二月丁未遼遣耶律延等來賀正旦

三年○夏四月

宋史曰熙寧十年夏四月乙酉遼遣蕭儀等來賀同天節○八月

厲鶚宋詩紀事曰蘇頌使北時贈同非閣使復吉案時副使姚麟爲西上閤門使詩云山路盤陀行人涉險多風頭沙磧暗日上雪霜和草淺氈飛地冰流馬飲河平生盡圖見不料此經過

十二月

宋史曰十二月辛丑遼遣耶律孝淳等來賀正旦

四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元年夏四月己酉遼遣耶律永寧等來賀同天節○八月甲寅遣黃履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丙寅遼遣耶律隆等來賀正旦

本紀第二十四道宗四

五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二年夏四月甲辰遼遣蕭晟等來賀同天節○八月壬寅遣李清臣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庚申遼遣蕭寧等來賀正旦

六年○夏四月○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三年夏四月己亥遼遣耶律永芳等來賀同天節○八月癸丑遣王存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甲辰遼遣蕭偉等來賀正旦

七年○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四年夏四月癸亥遼遣耶律祐等來賀同天節○八月丙申遣謝景溫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己丑遼遣耶律寧等來賀正旦

八年○夏四月

宋史曰元豐五年夏四月丁巳遼遣耶律永錫等來賀同天節○八月乙酉遣蔡京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癸丑遣耶律儀等來賀正旦

九年○夏四月○八月

宋史曰元豐六年夏四月辛亥遼遣蕭固等來賀同天節○八月乙酉遣蔡京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月辛卯遼遣耶律襄等來賀正旦

大安元年○八月

宋史曰元豐七年夏四月乙亥遼遣蕭淡等來賀同天節○八月辛巳遣陳睦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侍郎楊汲、皇城使高州團史王澤、朝請大夫戶部郎中韓宗道、崇儀使嘉州刺史兼御器械劉承緒賀國主生辰、光祿呂嘉問、左藏庫使劉永淵、朝請郎衙尉少卿陳侗、西京左藏庫使高遵浩賀正旦、

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八年十二月乙酉、遼遣蕭陲等來賀正旦、

二年、〇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給事中胡宗愈、客省副使李琮、中書舍人蘇軾、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賀國主生辰、朝奉郎直龍圖閣太僕少卿高遵惠、左藏庫使李嗣徽、朝散大夫司勳郎中晁端彥、供備庫使楊安立賀正旦、軾辭不行、

本紀第二十五道宗五

三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戶部侍郎張韡、皇城使楊永節、中書舍人曾肇、皇城使向綽賀國主生辰、太僕少卿王欽臣、西作坊使劉用賓、工部郎中晁端禮、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希參賀正旦、

四年、〇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蔡延慶、皇城使海州防禦使劉永壽、給事中顧臨、文思副使段綽賀國主生辰、司農少卿向宗旦、西京左藏庫使高遵禮、戶部郎中王同老內殿崇班閤門祗候賈祐賀正旦、

五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侍郎趙君錫、閤門通事舍人高遵回、翰林學士蘇轍、閤門通事舍人朱伯材賀國主生辰、少府監韓正彥、閤門祗候曹暎賀正旦、

六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中書舍人鄭雍、引進副使王舜封、太僕卿林旦、莊宅使張佑賀國主生辰、吏部郎中蘇注、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陸孝立、戶部郎中劉昱、西京左藏庫使畢可濟賀正旦、

七年、〇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侍郎彭汝礪、西上閤門副使宋球、鴻臚卿高遵惠、左藏庫使曹諮賀國主生辰、吏部郎中趙偁、西京左藏庫副使康昇賀正旦、

八年、

清波別志曰、元祐七年、樞密院言、遼使耶律迪病且殆、自通好後、未有故事、今用韋嶷、王咸宜奉使卒於契丹、北人津送體例比類、預立畫一、送館伴所密掌之、如迪死、即施行、迪竟死於滑州、歸賻外、加賜黃金百兩、就差知通利軍守臣假中大夫充監護使、遣內侍馳驛治喪事、初太常寺言、典故無例輟朝、

詔用節度使喪格輟一日、爾後雖有增損、大抵不踰此制、〇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樞刑部侍郎王覿、皇城使忠州團史張藥、刑部侍郎豐稷、六宅使郝惟幾賀國主生辰、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供備庫使曹誧、殿中侍御史吳立禮、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向繹賀正旦、

九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按呂陶傳、以中書舍人奉使契丹、在哲宗親政之前、當是此年事、又蘇東坡有送王敏仲北使詩、施元之注、敏仲名古、以太常少卿奉使契丹、亦當在此年、

本紀第二十六道宗六

壽隆元年、

遼史攷異曰、按洪邁泉志、載壽昌元賀錢、引李肇興東北諸蕃攷要云、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曰、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予家藏易州興國寺碑、安德州靈巖寺碑、興中府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皆壽昌中刻、東都事略、文獻通攷、皆宋人書也、亦稱壽昌無有云壽隆者、可證壽隆乃壽昌之訛也、遼人諱於避諱、如光祿改爲崇祿、避太宗諱也、女眞改爲女直、避興宗諱也、天祚名延禧、故追改重熙年號爲重和、於嫌名猶必回避如此、道宗乃聖宗之孫、而以壽隆紀年、此理所必無者、

二年、〇二月、

宋元通鑑曰、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眞節度使頗剌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勃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敵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開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勃者守阿疎城而還、

三年、〇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禮部侍郎范鎮、左藏庫使彙閤門通事舍人向繹賀遼生辰、太常少卿林邵、供備庫使彙閤門通事舍人張宗禹賀遼正旦、案中書舍人朱服、有司員外郎時彥舉使、本傳不載其年、當在紹聖中也、毗陵志、余中於紹聖中使遼、不知何年、又長編載元符二年差序辰奏取勘客省帳茶酒有王曉例、是曉亦從前奉使者也、

四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朝請郎權禮部尚書蹇序辰、皇城使秦州團練使李圖徽賀遼生辰、朝散郎度支郎中王紹、西京左藏庫副使曹縣賀遼正旦、

五年、

酒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玉石觀音像詩碑、首唱者崇祿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英辨大師賜紫沙門智化、和之者兵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若愚、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韓資讓、兵部尚書興中尹趙庭睦、諸行宮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梁援、特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趙長敬、觀書殿學士翰林學士行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馬元俊、中大夫昭文館直學士知御史中丞開國侯劉璪、度支使金紫

崇祿大夫行尚書禮部郎史仲愛、乾文閣待制史館修撰曲正夫、朝請大夫守祕書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王執中、南面統行宮都部署口口口尚書吏部員外郎于復先、前樞密院吏房承旨行殿中少監王仲華、朝議大夫知制誥開國子孟初、朝散大夫司農少卿知虔支副使楊滌瑕、守殿中少監知析津縣事李師範、口口口口口行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口口、提點弘法守將作監張口口、內藏副都監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借紫寇口口、殿中丞直史館張壎、左承制閤門祗候韓汝礪、崇祿大夫檢校司徒辨慧詮正大師賜紫沙門善口、凡二十二人。書石幷篆額者、門人講郎監經婆薛性照也。立碑年月、則壽昌五年九月也。遼史韓延徽傳、資讓、壽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道宗紀、壽隆三年四月、南府宰相趙廷睦出知興中府事。九月、以梁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碑載三人結銜皆與史合。碑有平章事鄭若愚、參知政事趙長敬。而遼史無之。惟本紀壽隆元年見參知政事趙孝嚴。六年見宰相鄭顯。官同姓同。而名則互異。不可解也。

冬十月。○丁卯。宋遣郭知章、曹平來聘。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宋詔郭知章報聘。初。道德崇璽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遵復土疆等語。往復證論。宋帝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六年。○八月。

宋史曰。元符三年八月丙午。遣蘆敦逸賀遼主生辰。呂仲甫賀正旦。

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元符三年十二月。女眞攻阿疏城。取之。○宋史曰。十二月戊午。遼人來賀正旦。

七年。正正月。○甲戌。上崩於行宮。○遼詔燕國王延禧嗣位。

契丹國志曰。遼帝大漸。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國君若妄動。卿等當力諫之。　帝聰達明斷。端嚴若神。觀書通其大略。神領心解。嘗有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帝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北豈其地耶。○潘永因宋稗類鈔曰。章宗之貶。遼主方食。聞之。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又問何爲只者是行遣。及聞溫公之相。敗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遼史拾遺補卷三

本紀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改元乾統。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宋史曰。建中靖國元年。遼人來獻遊留物。○洪邁夷堅志曰。孫僖家藏寶劍絕異。夜置庭下暗處。則光氣皆燦列其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亦自北來。爲予弟景裘言。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徹禁廷。既入土猶熒熒然。召太史訊其占。對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之。深入七八尺。得鐵鑛一塊。其重百餘斤。命付入作司鍛爲十劍。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被以厚甲三重。曰。我今赦汝。囚喜而拜謝。卽舉劍斫其腰。幷三甲皆斷。其堅利若是。嘗以一與駙馬都尉孫君。蓋得此云。

復吉案。此事不知係天祚何年。姑附於此。

三年。春正月。○女直函普海里首遣使來獻。

宋元通鑑曰。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眞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至女眞。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會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夾混同水。蓋先是女眞甲兵未嘗滿千。幽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迅爾軍。我當獨取海

里。遼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崇寧二年冬十月。遼主女眞節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嗣。

復吉察盈哥又名楊割。盈哥之卒。遼史在乾統元年辛巳。宋元通鑑在崇寧二年癸未。首尾凡差二年。

五年。〇冬十一月。

宋元通鑑曰。崇寧四年十一月。林牙使遼。察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拘遼恣情不遜。遼人大怒。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大觀三年。自惕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擾貳。若衆而石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六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辛亥。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弔祭而已。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大觀三年。自惕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擾貳。若衆而石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六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辛亥。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弔祭而已。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大觀三年。自惕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擾貳。若衆而石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契丹國志曰。三月。遼主如混同江釣魚。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主如慶州。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遼主如慶州。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主如慶州。

七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遼主如慶州。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主如慶州。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遼主如慶州。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主如慶州。

八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遼主如慶州。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主如慶州。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遼主如慶州。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主如慶州。

九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遼主如慶州。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主如慶州。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遼主如慶州。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主如慶州。

十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遼主如慶州。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主如慶州。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遼主如慶州。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主如慶州。

十一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遼主如慶州。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主如慶州。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遼主如慶州。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主如慶州。

十二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遼主如慶州。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遼主如慶州。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遼主如慶州。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主如慶州。

澗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釋迦、定光二佛的身舍利塔記。在重熙鐵塔記之前。天慶二年。釋慧材撰。文作駢體。亦琅琅可誦。敍重熙十五年鎔鐵塔事。以重熙爲重和。初疑其誤。後讀老學庵筆記有云。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聞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契丹年名。實

曰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乃知改熙爲和。實以避譏之故。碑文剗於當時。果無誤也。然此事遼史亦未及之。世謂稗官小說無益於史。豈其然哉。

三年。〇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政和三年十二月。遼女眞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往詰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四年春正月。〇初女直起兵。以統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〇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詔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遼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爲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於寧江東。敗績。

宋元通鑑曰。阿疎奔遼。烏雅束壓以爲請。遼主不遣阿疎。遂以爲辭。稍稍拒市糴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窳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以銀朮可、婁宿、闍母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徙移嫩路迪古乃兵。政和四年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盍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勉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入自東門出。阿骨打遊蹉薈蔚之。遂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詔專江州陷。中輟不行。〇吳坰五總志曰。遼人致守邊兵。獨在北曰強軍。蓋以禦女眞也。且抽強軍爲從衛。後求愈急。強兵日削。遂爲女眞窺伺悲夫。

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冀侯崔公義爲都押官。控鶴指揮邢顯爲副。引軍屯出河

店南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八〇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於斡鄰濼東又爲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

宋元通鑑曰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乃以司空蕭嗣先爲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河店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坡凌道阿骨打還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猛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阿骨打進襲遼頡敵里於斡鄰濼東殺獲甚衆遼人皆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本紀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

五年春正月〇都統耶律斡里朵等與女直兵戰於遼咎古城敗績

宋元通鑑曰政和五年春正月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遼都統斡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兵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舉衆趨達咎古城登高望遼兵遼兵若連雲滿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武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婁宿銀朮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遮殪僅以數千騎奔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戍且守故并其新具皆失之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朔日食

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

宋元通鑑曰九月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蒲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

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〇十二月〇戊申親戰於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

契丹國志曰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撫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納與南路漢軍同謀遂以聞天祚卽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嘉語漢軍行營傅宣曰將士離家經霜日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眞遠遁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慕番漢人護送到廣平甸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讎怨至起離日依上推賞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衆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衆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初

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囚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穩出則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大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留守宣高清臣集諸營蕃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卽撫安民衆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哉一夜燒寨起亂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大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大公鼎高清臣等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閭高永昌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遼州未下〇先是天祚蒙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眞會東京留守太帥蕭保先爲政酷虐渤海素恨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變

復吉案大公鼎定變後五日始失東京遼史一字不載殷鑑殊甚拾遺止採取東國通鑑數言仍未見明晰故錄葉志全文於此

五月〇女直軍攻下潘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

宋元通鑑曰政和六年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來援於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帥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潘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帥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攖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諸遼女眞皆降於金

十一月

契丹國志曰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潘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遲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眞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旣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覩副之太常袞耶律諧里始孫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爲備是歲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剌授西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〇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允中使遼人則已有覘國之意矣北伐蓋自是而始俄其國亂有奮龍兒者乘亂舉兵舉斬牛欄寨之裨將劫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盛欲興師時政和已六年矣

七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政和七年春司封員外郎陶悅知霸州李邈賀遼正旦見北盟會編案

387

年要錄遼六年所遺也

九年。

契丹國志曰四月朔日食。　遼國歷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阨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僧之濫。至此而極。

十年。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遼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丘墟。天祚倘以四時遊畋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憾處萬幾之意。○遼史敘異宋舉使諸臣年表曰。宣和二年。遣國子司業權邦彥使遼。其冬。以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周武仲賀遼正旦。見樞龜山集。　案徽宗朝使遼者有工部侍郎王漢之、右司員外郎張叔夜、右司員外郎陳過庭、提舉使遼、在政和中。衛尉少卿假給事中韓肖胄、賀生辰。太尉少卿盧法原、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李彌大。皆見宋史本傳。又施元之注蘇詩云。范坦、徽宗時再使遼。時邊議萌芽。故非時遣使以觀覺坦言。不宜始萌。力辭行。帝怒。貶關綵副使。又案曹錄解題有李罕使遼見聞錄二卷。罕官膳部郎中。其奉使年代未詳。

本紀第二十九天祚皇帝三

保大〇二年。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宋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鎮付遼。其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疆土也。燕王納款稱蕃。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齎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致書略曰。吳越錢、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起於帳中。溫得胡蟄其二使。又令趙翊本遼臣。鬼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爲史成執送燕京斬之。　五月。馬擾過白溝。有漢見劉宗吉者。私出見擾。許開涿州城以獻。擾以二旗付之。　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爲興師。既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馬擾曰。女眞兵已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拔。不自由。封書寄汝。淚橫流。百年信聲當深念。三伏征塗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繾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它語。王師敗於白溝河。元長當以詩寄攸曰。老媚身心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留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石熱甚。毋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宋元通鑑曰。宣和四年五月。貫命都統制欲和即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軍相見。毋令諸軍徒苦也。○宋元通鑑曰。宣和四年五月。貫命都統制种師道誡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毋乃不可乎。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課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闕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額以不大敗。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

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弃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它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請許之和。貫不納。○東都事略曰。貫聚兵於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軍潰。又犯左軍。左軍奔。遂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黎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潰以貲貲其輜敗。祖宗信誓。於兹及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爲吾擊退。今欲如何。○遼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古城南而還。貫以遼人尙強。未易圖。乃以探報不實。歸罪於詵。奏黜之。遣劉韐即驛與王介儒議再修好。徽宗聞之。詔班師。命諸將分屯。貫自兎橋還。○鐵圍山叢談曰。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興。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貫行而牙旗折。伯氏繼之。兵引去。繼次夕。所開宣撫使招旗二。爲執旗者竊而逃去。皆不獲。又二帥既在雄州。地大震。巳天關地軸出見於虜事上。鑑大如鍰。蛇貓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鍰。奮而置城北樓。異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關地軸俱亡矣。識者咸知其不祥。○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拒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借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望諭。立於車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鎧。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遣背誓書。師道遣其爲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乘輿譯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當發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命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踐踏。兵甲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於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貶授右衛將軍致仕。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它語。王師敗於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媚身心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留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石熱甚。毋令諸軍徒苦。不自由。封書寄汝淚橫流。百年信聲當深念。三伏征塗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繾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它語。王師敗於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媚身心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留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石熱甚。毋令諸軍徒苦。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清波別志曰。待制數文閣陳公公輔。國佐、靖康、建炎間爲諫官。嘗記高揆之言曰。揆嘗事蔡京。靖康一日來謁。言童貫事甚詳。初。童貫欲謀取燕山。度大臣無可議。惟蔡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爲。時京方閉居餞塘上。皇怒貫未有所處。會鄭允中使大遼。貫副之。因奏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人知臣出入禁闥。親近天子。必求珍異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與之。貫以獻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主。果大喜。因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記當時語言。撰密室錄歸奏。其間具載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主盛道蔡京德望。謂南朝不用京。不能致太平。上皇見之默然。明日允中對。問曰。卿知密室錄否。允

中奏臣不曾與宴實不知上皇曰金使吉樂誰是遼字主稱蔡京不容口允中唯唯而已不敢日詔京復相既視事實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已空匱邊境無備不敢許先是實在北境約趙良嗣歸國以副使印給憑令邊臣不得阻隔良嗣既至實引居清暑殿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大金消金人使來詔實還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衛兵以踐往者歸朝之言處溫亦令良嗣以書相賜答后僧位時使者及良嗣會京私第盡卻左右人從惟令揀守門揀但遠聞金國使者言杖鼓須是兩頭打既而使者去京猶豫未決實恨京毀於上前京皇恐遣揀往見曰太師與相公相知至深近聞司空上前不相挾后歸宋朝后引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說獲罪后曰向使燕王如主張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諸見論不必致疑實起立謂揀曰童貫小內臣冒太師提挈今官職至此豈敢相忘頃覆知太師不可信人言語遼成嫌隙也揀退實復呼之曰更煩賢閒太師在杭州靜坐今日至此誰之力童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揀歸具道實語京雖知實已發怒然此事實未敢從但憂懼而已一日兩府俱朝京不入上皇忽曰有事欲相商北方果如何鄭允中對以時未可為又顧余深深對臣與蔡京所見一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輕動遂閒白時中遂巡宋對面王黼輒先奏曰中國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敷奏數十言歷歷可聽上皇笑曰秉人皆謂不可卿獨可之難以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禁中曲宴宰執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論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耶律余覩指遼主壓蓋以示諸將斡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旗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離不等遂追遼主去不遠晝夜追之斡離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

八月戊戌親遇金軍戰於石壁驛敗績

宋元通鑑曰八月金斜也使斡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德澤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蕭家奴斡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石壁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遂戰短兵接遼兵圍

九月

東都事略曰常勝軍首領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冬十月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即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領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遼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澄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弄馬繞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捨謹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幾之無遺既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延慶開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

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於金欲為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怒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罷死錮其子寘而磔之

契丹國志曰李處溫以其子寘留與宋趙良嗣誓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為內應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衛兵以踐往者歸朝之言處溫亦令寘潛以帛書相賜答后僧位時獨處溫後至稱賀有弟處能懼禍及己落髮為僧蕭后送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說獲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大遼王遂北楚國王涅里耶皆遼親王謀反誤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并數他罪數十條處溫無以對

夏國援兵至亦為金所敗

脫脫金史耶律大悲奴傳曰六月及遣李良輔率兵三萬救遼幹魯甚室敗之於野谷

宋元通鑑曰八月金斜也使斡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德澤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蕭家奴斡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石壁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論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耶律余覩指遼主壓蓋以示諸將斡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旗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離不等遂追遼主去不遠晝夜追之斡離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

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謂之。

十一月。

周輝遼詩話曰。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趙良嗣。許割燕京涿、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伏山間。出窒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皆潰。天祚奔竄入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達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從。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遂復奔山金司。○滋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金兵逼京師。天祚西狩。道傳國璽於雲中之桑乾河。竟不獲。

八月。

宋元通鑑曰。宣和六年八月。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辭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遂以童貫代譚稹。名爲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遼趙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尉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撒室等所獲。

洪皓松漠紀聞曰。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瑣屑。以番狗抵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蒙塵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宋元通鑑曰。宣和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與中國不可使。謀奔西夏。○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保慶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於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敗臣余覩爲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地方徑赴雲中。路以追之。後於山金司獲天祚於是嬀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爲金人之有。○契丹國志曰。初女眞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與亡之數。豈偶然哉。○宋弁曲洧舊聞曰。宣和間。大金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能召張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江萬里宣政雜錄曰。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遼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蘇莖莖歌。每扣鼓和蘇莖莖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蘇莖莖。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遼識。故京師不禁。然次年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杭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在後頭。此亦遼讖。然兆朕可怪。○錢士升南宋書曰。契丹之亡。其將小鞠祿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踏城郭。楊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祿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語宗閔子震曰。汝父奪我居。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

山陰。

契丹國志曰。天祚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於奄公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眞千餘騎伏山間。出窒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皆潰。天祚奔竄入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達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從。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遂復奔山金司。○滋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金兵逼京師。天祚西狩。道傳國璽於雲中之桑乾河。竟不獲。

八月。

宋元通鑑曰。宣和六年八月。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辭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遂以童貫代譚稹。名爲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遼趙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尉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撒室等所獲。

洪皓松漠紀聞曰。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瑣屑。以番狗抵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蒙塵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宋元通鑑曰。宣和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與中國不可使。謀奔西夏。○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保慶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於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敗臣余覩爲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地方徑赴雲中。路以追之。後於山金司獲天祚於是嬀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爲金人之有。○契丹國志曰。初女眞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與亡之數。豈偶然哉。○宋弁曲洧舊聞曰。宣和間。大金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能召張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江萬里宣政雜錄曰。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遼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蘇莖莖歌。每扣鼓和蘇莖莖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蘇莖莖。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遼識。故京師不禁。然次年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杭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在後頭。此亦遼讖。然兆朕可怪。○錢士升南宋書曰。契丹之亡。其將小鞠祿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踏城郭。楊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祿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語宗閔子震曰。汝父奪我居。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391-406原书缺页

大金國志

宇文懋昭撰

大金國志四十卷舊題宇文懋昭撰懋昭金人歸宋端平元年上此書書中具言康王出質逃避罪無忠諱且稱元為大朝兵曰大軍使曰天使提要謂經元人增竄非盡歸的原本者是也是書以志為名而稽用紀傳編年之體似於史例不免混淆然其敘次簡質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蹟首尾畧備其大者如遼宋搆兵蒙古啟釁講遼燕汴册立楚濟俱暨熊蕃其本末他若宮闕制度職官輿服以至京府州軍雜色儀制亦皆詳載無遺實足與金史相參攷世

中秘編錄副本爰付剞劂為讀金史者一助焉

南沙席世臣校刻

識

卷首
進表
目錄
卷一 太祖武元皇帝 太宗文烈皇帝
卷二 熙宗孝成皇帝
卷三 海陵煬王
卷四 世宗聖明皇帝
卷五 章宗皇帝
卷六 東海郡侯 宣宗皇帝
卷七 哀宗皇帝
卷八 金國北境紀略
卷九 金國南境紀略
卷十 金國初興風俗
卷十一 金國雜記
卷十二 金國雜記
卷十三 金國雜記
卷十四 金國雜記
卷十五 金國雜記
卷十六 金國雜記
卷十七 金國雜記
卷十八 金國雜記
卷十九 金國雜記
卷二十 金國雜記
卷二十一 金國雜記
卷二十二 金國雜記
卷二十三 金國雜記
卷二十四 金國雜記
卷二十五 金國雜記
卷二十六 金國雜記
卷二十七 金國雜記
卷二十八 金國雜記
卷二十九 金國雜記
卷三十 金國雜記
卷三十一 金國雜記
卷三十二 金國雜記
卷三十三 金國雜記
卷三十四 金國雜記
卷三十五 金國雜記
卷三十六 金國雜記
卷三十七 金國雜記
卷三十八 金國雜記
卷三十九 金國雜記
卷四十 金國雜記

進表

等謹案大金國志四十卷舊題朱平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進書表一通自署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面不詳其里貫表中有僉生淮海少讀父書每語亦不知其父何人也書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蹟裒集綜次凡紀二十六卷閏閏功臣傳一卷文學列傳二卷雜錄三卷雜述制度七卷許九宗寒使行程錄一卷似是雜採諸書互比而成所稱襄宗即哀宗金史謂息州行省所上誌而此則云金遺臣所上與史顯不合又懋昭既降宋即當以宋為內詞乃書中分注宋年又頗書慶生出質及列北海陵煬王元名字已巳改元天德即位癸酉改元貞元丙子改元正隆至辛巳正隆六年十一月乙未為諸將弒于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目錄

世宗聖明皇帝 元名雍太祖孫辛巳改元大定十一年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定二十九年薨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 庚戌改元明昌七年丙辰即位壬申改元承安五年庚申改元泰和八年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 己巳改元大安三年卽位壬申改元至寧元年八月甲午為紇石烈執中殺內侍李監戚弒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 諱珣世宗太祖孫顯宗第七子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元貞祐五年丁丑改元興定癸未改元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哀宗皇帝 諱守純宣宗第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改元正大壬辰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癸巳歸德府縊殂六月葬汴州八月大兵圍汴城甲申天興三年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總帥步騎即日開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主自朱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哀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卷一

太祖武元皇帝 元名阿骨打初名旻繼都太祖子以戊戌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年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 元名吳乞買初名晟繼都太祖子甲寅改元天會十二年冬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即位至戊午熙宗孝成皇帝 元名亶初名合剌繼都太祖孫宗峻之子甲寅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至己巳皇統九年十二月丁巳為從弟鍛王完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 元名字已巳改元天德即位癸酉改元貞元丙子改元正隆至辛巳正隆六年十一月乙未為諸將弒于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卷二

世宗聖明皇帝 元名雍太祖孫辛巳改元大定十一年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定二十九年薨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 諱璟世宗第三子庚戌改元明昌元年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元承安辛酉改元泰和八年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 諱永濟世宗第七子己巳改元大安三年即位壬申改元至寧元年八月甲午為紇石烈執中殺內侍李監戚弒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 諱珣世宗太祖孫顯宗第七子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元貞祐五年丁丑改元興定癸未改元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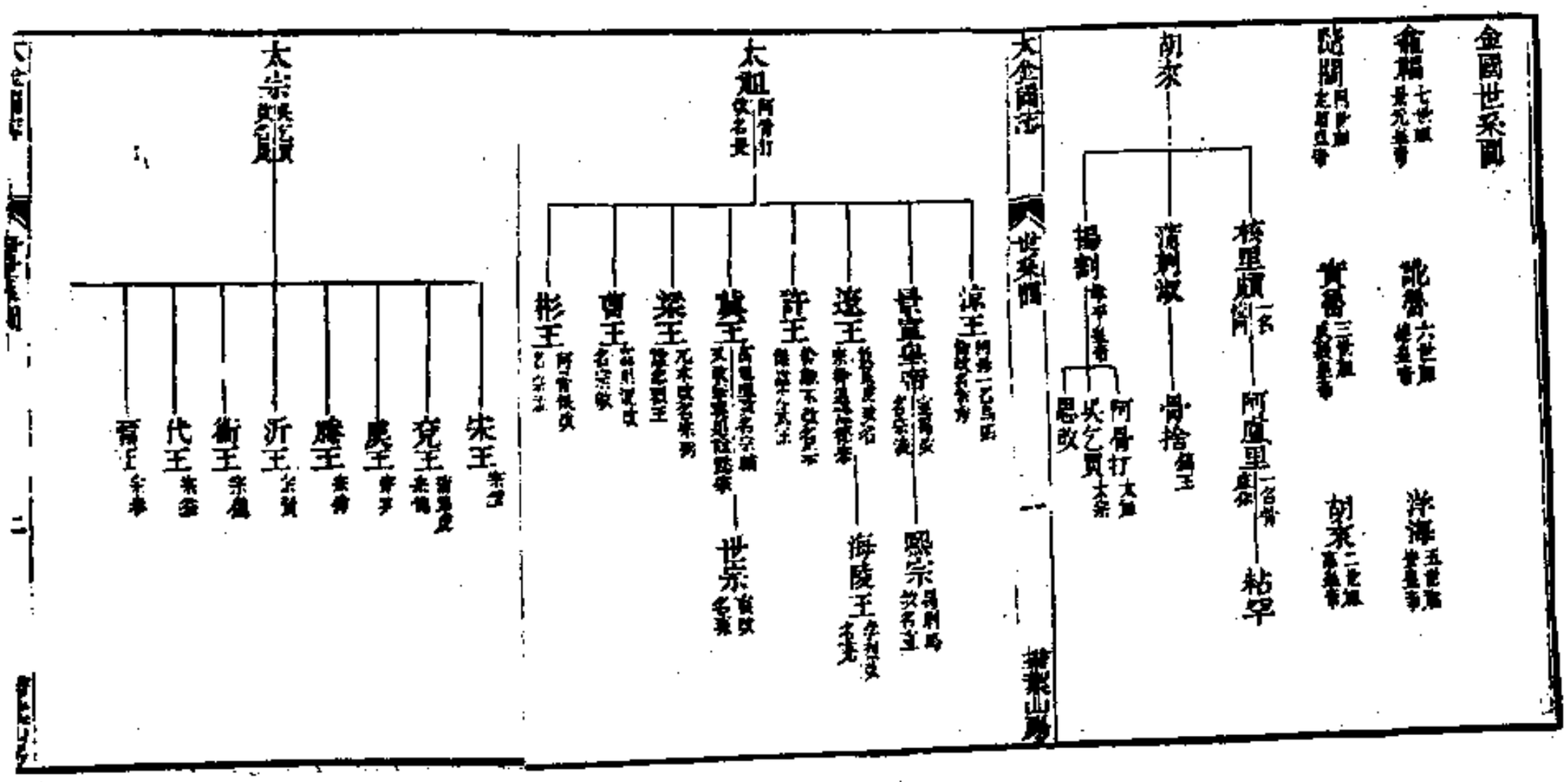
哀宗皇帝 諱守純宣宗第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改元正大壬辰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癸巳歸德府縊殂六月葬汴州八月大兵圍汴城甲申天興三年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總帥步騎即日開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主自朱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哀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經進大金國志表

臣懋昭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歷年備書具在考累朝之文館事述難詳爰輯遺聞少裨滿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縮祿金朝少讀父書因得清流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也其所以興亾是亦可爲鑒戒其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于義宗九主百一十七年裒集成編卷分條別本其初興之地勢局一隅肆此兼幷之謀志吞四海卷涅日積嬴弱相仍維運數之使然亦事機之適爾獨世宗寬厚近得小堯舜之稱然承和昏荒貴階周朗厲之盛日敘西崦數到盡頭皇天從而降災聖明爲之啟運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包文武德運聖神新天開地闢之規模奮雷厲風飛之氣勢奏蔡城之執人見漢官威儀洛之塵民快居家日月皇

圖遠被天意交歸由江漢而出師願見侍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覲永作皇家老臣臣千同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輯大金國志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崞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臣宇文懋昭上表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紀年一
太祖武元皇帝上
第二卷　紀年二
太祖武元皇帝下
第三卷　紀年三
太宗文烈皇帝一
第四卷　紀年四
太宗文烈皇帝二
第五卷　紀年五
太宗文烈皇帝三
第六卷　紀年六
太宗文烈皇帝四
第七卷　紀年七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紀年八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紀年九
熙宗孝成皇帝一
第十卷　紀年十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紀年十一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紀年十二
熙宗孝成皇帝四
第十三卷　紀年十三
海陵煬王上
第十四卷　紀年十四
海陵煬王中
第十五卷　紀年十五
海陵煬王下
第十六卷　紀年十六
世宗皇帝上
第十七卷　紀年十七
世宗皇帝中
第十八卷　紀年十八
世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紀年十九
章宗皇帝上
第二十卷　紀年二十
章宗皇帝中
第二十一卷　紀年二十一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紀年二十二
衛紹王
第二十三卷　紀年二十三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四卷　紀年二十四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五卷　紀年二十五
哀宗皇帝上
第二十六卷　紀年二十六
哀宗皇帝下
第二十七卷　紀年二十七
末帝
第二十八卷　紀年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第二十九卷　紀年二十九
文學翰苑下
第三十卷　紀年三十
第三十一卷　紀年三十一
第三十二卷　紀年三十二
第三十三卷　紀年三十三
第三十四卷　紀年三十四
第三十五卷　紀年三十五
第三十六卷　紀年三十六
第三十七卷　紀年三十七
第三十八卷　紀年三十八
第三十九卷　紀年三十九
第四十卷　紀年四十
大金國志目錄終

大金國志卷之一

宋宇文懋昭撰　　壻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上　在位六年

太祖武元皇帝初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也其先舍利五世至劾來世為西長襲節度使劾來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曰蒲利束李曰楊割楊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昊乞買又次曰思改即粘罕父也余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初契丹國制帳籍所里聚衆為益消奔女真因命楊割為之楊割遂延數月猶斬解里還阿骨打歛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遂懷大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遂主延禧初立

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娠時骨重異常兒將生何水為淵野獸盡啖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笑而有大志弓力過絕于人嘗至其部落有益欲謀害之者阿骨打覺之會飲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永楊割富庶之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棄絕是時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薛

奉先專唐嗣貴寵阿骨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　是春蘇頗突室蒲古乃率其部落內附其七千餘戶是年始破遼因寧江州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鹿來自海東青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搏人諸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恐遼酋即遣求路遼主天祚知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誣阿骨打覺之會飲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永楊割富庶之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棄絕是時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薛奉先專唐嗣貴寵阿骨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　是春蘇頗突室蒲古乃率其部落內附其七千餘戶是年始破遼因寧江州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鹿來自海東青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搏人諸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恐遼酋即遣求路遼主天祚知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誣阿骨打覺之會飲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永楊割富庶之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棄絕是時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薛奉先專唐嗣貴寵阿骨打益有異志

詔決難從也　是年知樞密院內相撒朴建議以爲陛下肇登大寶遐一封璽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日明命正后妃之位冊主從之第冊蒲察氏爲皇后冊張氏爲貴妃臣稱屢先是女真羣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催刺野妃淑妃自餘姬侍並稱奴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舞色盡掠而北后妃儀禮不好載備粥御緞綢而已　是年攻破遼上京

天輔三年（時宋宣和二年遼保大二年也）春正月舉州之始興陷刑之利涉地震陷死數千人　知樞密院劉彥宗建言惟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請親從諸王部族尊貴者號稱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備然至時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建典章上下尊卑和有定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良嗣來先是金使阿呵慶持國書來宋國遣良嗣來通好猶以國馬爲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也第書約不稱國書　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良嗣等在軍中牛山道及國主遂從良嗣之來使也大槩議夾攻遼至上京親其攻城不旋踵而破　良嗣之使金人取中京來朝取燕京許之成幣初許三十萬而辛與契丹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國主亦許之遂以手劄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誰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驩使儒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將交納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貢朝不爲夾攻卻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敵輸誠藩翰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遣承信介特示函書致伐契丹遂聞爲

恐確示同心之好共圖罔罪之師誅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朝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旅帥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鞭鳴角吹笛驟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欵數日令契丹吳王恕歌舞飲讌恕王天祚私覘之復以他遣四子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輩令作奴婢遂使人帶將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遣山前山後地意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燕若我滅契丹彼自以勝弔奉我若聚兵云宋朝四面皆被邊若集兵力安能立國張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且爲良圖少留使人回主遂將宋徽廟賜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緣騎打圍皆曰

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將具飲食迎遼南使夾攻之謀始如此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天輔四年（時宋宣和三年遼保大二年也）春三月始于渤海遣陽等州權置運司課稅重而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于所在官場絕不他也　是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鑊金而湧沸狀曰旁青照正如水波周回流轉將作而復止　四月錄囚千戶皮孔室師其衆謀入濮北以叛伏誅　五月遣使烏楞曷如宋宋詔司業權邦彥入侍遣師議備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納金使令歸邦彥稽曰如此則失其權心曲在朝廷矣師議入寨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國凡三

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邊等自海上諭至其國國主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國相雪極烈吳乞買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覩爲先鋒以趨中京天輔五年（時宋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春正月知樞密院內相楊朴權知行營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胥拾留守既而有中京之行召胥拾共謀監胥拾諸將中最有智而黠猶者也朴爲人慷慨有大志多智謀建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　三月金兵攻破中京中京矣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已與宋朝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蒙塵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挈相張琳孝處溫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俾入夾山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棄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乃舉燕京數萬人勸進淳卽位改怨軍爲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爲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京遼四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主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只行帳輜重錢貨及其勁女盡俘獲之　五月國主阿骨打議始合蔡天祚于南北郊及祔宇太廟頒赦改元天輔　秋七月追保雄州與遼人遇職失利六月追保雄州　未幾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其妻蕭氏爲太后改元德興　時宋童貫爲宣撫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耶律大石遣書開諭燕王淳使納土大略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懽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悔吝之嗣淳得書斷其使又令童龍兒遣人說諭州土豪史成隙城使送燕京輸之宋種師道辛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簞食之迎初

至薊溝倘為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既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遁之又北燕王死于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　八月國主追襲天祚于鴈門其都統蕭幹天祚敗萬騎天德軍國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于是乘勝追北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九月遣李董烏歌高隆禧等使于宋初宋朝回書聞北使還不遣報使國中疑宋師期報進兵取中京修軍旅泊聞被天討侵州縣忽聞宋欲背盟兵國主與羣臣議恐貽約曰我與南朝極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止遣使來烏歌等奏聞郎君曰聞貴朝取西京雖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粗良嗣荅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率兵以慶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必較也宋徽宗尚烏歌等其與盟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賜衍宅鎮別館雖宮無所不至禮遇契丹數倍而慶爵溢於人矣點知書狀外為蕃駙稱蕃郎德而屑屑又語王精郎副事面授回詳畧曰所有淡地及夾攻並如昔議處爾已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敢不納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予是萬口蓄應因監軍嘉餘度遣使奉表來降時赤興已諸族帥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　冬十月宋師再舉伐遼尚書郭藥師以易定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問宋師怒自燕來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荅曰燕京師易之途等論以南朝皇帝親御鸞輿已諸族帥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　冬十月宋師再舉伐遼尚書郭藥師以易定二州降

大金國志　卷二　三　插號山房

人於盧溝河四軍鬼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遁歸宋師進攻燕京燕京守將郭藥師以易定二州降宋師宋師入燕燕京既下宋議割燕山地與金人約但求石晉故地及夾攻並如昔議處爾已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敢不納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予是萬口蓄應因監軍嘉餘度遣使奉表來降時赤興

國主以徽宗歷中初元之歷樂寧大觀至政和凡十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和四年初屠寧江州再敗燕國先于出河店繼而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昌據遼海面女真之遮東燕帥蕭王而女真統之遂東長春河路以次克捷而國主始稱帝矣　當廣益募使時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令人作樂每飲酒輒謝燕兒左企弓已下悉捨鞍離鞘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擄中原士大夫之家族趙晉邑光奚掘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其國歌宴樂惟知騁色之樂至此形神已病中飽令慮益便辟企不及交兵事　國主有子八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撚虎與室撚同時乃正室所生四曰幹離不普譯呼三太子朱紹興四年冬會至江上者六曰兀朮昔譯呼四太子七曰撻懶昔譯呼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魯保那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若國主稱兵之初長于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亡所以齡高不入誤呼爲二太子如兀朮亦譯呼爲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晟乞賈晟乞賈又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賈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相傳其部族之拔欲兄弟皆加一等其諸版孛極烈又以弟斜也焉爲之拔離速副其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斡離不兀朮浦路虎兀室撚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能滅遼虜駭氣餒虎視中原自張敦平州之叛而南北疆事始大變矣

大金國志　卷二　本紀二　七　補錄出新

呼四太子七日窩里孛課呼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保那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若國主稱兵之初長于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亡所以齡高不入誤呼爲二太子如兀朮亦譯呼爲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晟乞賈晟乞賈又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賈吳乞賈又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相傳其部族之拔欲兄弟皆加一等其諸版孛極烈又以弟斜也焉爲之拔離速副其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斡離不兀朮浦路虎兀室撚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能滅遼虜駭氣餒虎視中原自張敦平州之叛而南北疆事始大變矣

大金國志　卷三　本紀三

年五月太祖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賈吳乞賈登位使元宗主涿流河金國系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燕用契丹舊制如結綵山作俱梁尋幹角觝之伎門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于衆樂後師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翔翥中屯母所爲者瑛知其說　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茂草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七月國兵破燕京等州

天會二年　是年正月燕陽府瀛涇州大水漂居民三千餘人但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回至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雄想諸軍五萬并據其后妃二子蔡王趙主及宗翰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薦燕陽州而趨太原　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遣遣三使聘宋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處得天祚所在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倒撒來河朔至京供億疲敝其實窺視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爲部署中陳捕爲送件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爲掠奪無常儀輒倒置戒時粘罕已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叶番之員言中國虛實又爲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宋朝未裁入侵然尚不必聚兵襲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

實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愛發推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爲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來朝不從發回安撫至率官吏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撤邊備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籍穀帛首送至宋幾金太

末嘗無諭盟宋朝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旦使行至撫上值斡离不入侵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剖使將誣以下皆羅拜臣服察辭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人初于混北為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乘忿而起遂以兵取中山府連三寨至京師宋朝失色

金人初于混北為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乘忿而起遂以兵取中山府連三寨至京師宋朝失色不可屈也金人怒執而殺之　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刊行貫又遣馬擴往使且交割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至境嚴兵以待非許更卒三人從乃遣庭弼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國主禮百議山後事結罕曰大聖皇帝初興和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斁又聞貴朝陰納張敦固燕京逃去官民木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紿今當畧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諫禍眛大計輕從張設之請上悔悟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割應州飛狐靈邱兩縣結罕云爾尚欲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

家別剌敕城來可贖罪也擴曰雲中迴至太原具以結罕所言告貫貫驚未幾金使撒盧姆王介馬來同日進單直薄馬邑面營撒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答曰兵已興何告為撒盧拇之撒盧拇曰國相不長駕也莫若勸童貫徹言段姆之撒盧拇曰國相若以貫朝可俾不長駕也莫若勸童貫徹言段姆之撒盧拇曰國相若以貫朝可俾不長太師速割大河以北貫聞之變遽不知所為即與其屬宇文虛中等赴闕稟議至太原論帥臣張孝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愴然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太原資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答曰兵已興何告為撒盧拇至太原資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答曰兵已興何告為撒盧拇

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倘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日也折州守賀惟良城不敢開門張梁以堙之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關猶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燕景辭孝純不許後命欽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攻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孛嗣守忠果啓關納之景單騎徑還　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詢而獻之景單騎徑還　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詢而獻之

自城中出衛隊部使為備義勇將劉翊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棋降心會金人已圍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翊知之間道馳平陽于大金寺是僧為入城質於者既入則殺守關者啓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張漢兒內地今果賣其計中其徒弟宿憤兵屬城城中人悉出避之翊初入城良金銀掠婦女然後投金于是金人益驕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去半趨宋關粘罕遇城必攻故北斡離不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檀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擊諸器甲聲震谷計集難取代州人遂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睹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竟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悟州名嶺關關風皆降于是金人益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如有輕中國之心是年冬宋徽宗傳位于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大金國志卷之三終

大金國志卷之四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時宋欽宗靖康二年也）春斡離不克宋相濟二州先是內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畢步兵猶未渡也初金人至邢鄧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來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潞州乘酉斡離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毬于牟駝岡知天關險固馬二萬匹為立山積至是導斡離不使奄而取之斡離不曰南朝

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竟攻逼天聖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擐之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靜騎不敢突出　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構質軍前斡離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梲為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斡離不斡離不嗔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再拜辭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皇太后所以存趙氏宗社耳莫大也今議和需犒賞之物金五百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遣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

殺然請行在金營幾月斡离不不復逆撓之而已

論二王悉解體不復逆撓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鎮城決以困太原鎮城法右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統分人防守雖城古進師復隆德府慶滕軍陘南北關路出兵乃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宋後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　粘罕取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河東名將也守朔州門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太原皆于城下大呼以為降翊及統制官姚平仲以五千騎突圍而出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宋京畿北路制置姚古秦鳳經畧種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皆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種師道等勤王兵至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使种師中亦領兵至京師不克乃遣王汭偕宋郭盛談金強我弱以講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鋭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

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氏氏素為山西巨室平仲恐劫名之會揚歸种氏乃欲夜劫金營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于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兵馬為金人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麾行營赴李綱以謝金人

國宋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割地金不俟金幣數足

退師

斡离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圍守不肯下卻以矢石擊之而退种師道議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擊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師必勝之計也竝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

為副以金一萬兩賜斡离不斡离不嗔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再拜辭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皇太后所以存趙氏宗社耳莫大也今而破守臣張確死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

粘罕克隆德府先是太原望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城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過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

宋李綱建議盡發道城下兵追斡离不之師及于那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秦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

密啓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速還綱力爭于宋欽宗得旨復

遣両諸將遵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

論二王悉解體不復逆撓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鎮城決以困太原鎮城法右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統分人防守雖城古進師復隆德府慶滕軍陘南北關路出兵乃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宋後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　粘罕取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河東名將也守朔州門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太原皆于城下大呼以為降翊及統制官姚平仲以五千騎突圍而出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使种師中亦領兵至京師不克乃遣王汭偕宋郭盛談金強我弱以講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鋭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

萬戶為叶徒吾之可求統府州之師二萬家自府州涉大河出

司氣懾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政據關不克復趨山取松子嶺道出忻至于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折可勒逸有間故敗績盡金人初攻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也

粘罕自雲中恐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皆是退徙更無阻阻若翊與可求自府州武朔之師并力以搗雲中時粘罕徒留肉財資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衆後襲之孫腹走大梁而敗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幹离不亦喪氣矣由是觀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國兵克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為西夏所陷 以上見松漠紀聞

自東京歸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 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為都元帥弟昏盧保移賚孛極烈為左副元帥弟撻懶為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開目為左都監聰律余睹為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宗議始改為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幹离不孛部衆師當勝車器甲鞍馬散歸遼東遼西

時宋城未破阿骨朱失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未保而燕山會于山後離議及秋而還

粘罕元室余覩自太原幹离不達懶閣曰自燕山會于山後離議及秋而還

粘罕攻太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城中糧盡宋大斗攻城至是粘罕曰雲中復至秦勝急攻丙頭城破金師盡殺嘛捷軍帥臣張孝純被禽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不貲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將來勤王之師運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賂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挾人狡獪懷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曰金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离不侵叛索使不能出軍已入城君臣之間士卒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粟也粟豈惜死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死大感

太原幹离不捉懶閣曰自草地歸至燕山 九月粘罕破太原始粘罕攻太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城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斗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秦勝急攻丙頭城破金師盡殺嘛捷軍帥臣張孝純被禽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不貲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將來勤王之師運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賂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挾人狡獪懷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曰金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离不侵叛索使不能出軍已入城君臣之間士卒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粟也粟豈惜死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死大感

粘罕以閻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參不拜責其貪利取約氣勃詞直金人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及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防及對欽宗問割地事畢曰金人有請一簡之誓前盟必矣乞指割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草陳西割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議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幹离不破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幹离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揣買平遼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潛師上城破邈被禽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破也邈已抗節故幹离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遣邈出仕邈不從復遣邈舅頭項髮遣亦不從彥宗慙之聞于粘罕粘罕為彼終不從彼之倍又且示以不仕彥宗之意乃命殺之邈誠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翊守鄧備員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急恐東軍征河朔命給為資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遮州以據其險聆又辟劉質自副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潞城而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路由是汾路之師亦可前進大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圍趙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元室余覩自草地歸至

陰傳精約之文今協天吉正納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質問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議論竝令開門以待先是幹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發書路允地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罷幹离不獲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將來勤王之師運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賂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挾人狡獪懷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曰金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离不侵叛索使不能出軍已入城君臣之間士卒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粟也粟豈惜死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死大感

粘罕以閻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參不拜責其貪利取約氣勃詞直金人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及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防及對欽宗問割地事畢曰金人有請一簡之誓前盟必矣乞指割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草陳西割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議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幹离不破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幹离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揣買平遼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潛師上城破邈被禽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破也邈已抗節故幹离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遣邈出仕邈不從復遣邈舅頭項髮遣亦不從彥宗慙之聞于粘罕粘罕為彼終不從彼之倍又且示以不仕彥宗之意乃命殺之邈誠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翊守鄧備員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急恐東軍征河朔命給為資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遮州以據其險聆又辟劉質自副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潞城而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路由是汾路之師亦可前進大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圍趙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元室余覩自草地歸至

陰傳精約之文今協天吉正納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質問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議論竝令開門以待先是幹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發書路允地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罷幹离不獲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將來勤王之師運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賂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挾人狡獪懷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曰金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离不侵叛索使不能出軍已入城君臣之間士卒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粟也粟豈惜死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死大感

粘罕以閻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參不拜責其貪利取約氣勃詞直金人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及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防及對欽宗問割地事畢曰金人有請一簡之誓前盟必矣乞指割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草陳西割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議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幹离不破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幹离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揣買平遼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潛師上城破邈被禽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破也邈已抗節故幹离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遣邈出仕邈不從復遣邈舅頭項髮遣亦不從彥宗慙之聞于粘罕粘罕為彼終不從彼之倍又且示以不仕彥宗之意乃命殺之邈誠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翊守鄧備員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急恐東軍征河朔命給為資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遮州以據其險聆又辟劉質自副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潞城而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路由是汾路之師亦可前進大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圍趙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元室余覩自草地歸至

我今若取東京如運倚取物回首得之矣幸勿離不忻宏稱若諸將不敢沮之兩征之計遂決于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于東京是歲百雉尖守遵盧其言請將息伏甘能也

都罕留銀朱守太原斜离不留部合離屢和甘其定各率其衆南征斜离不使慶源府部統王訓遣將歸世恩拒扼又宣撫范訥單五萬守滑濬斜离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趕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十一月斜离不使來京師車劉豫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亦皆以有詔毋得過城行劫和議甘粘罕斜离不以和議之說而深攻守之計也

粘罕克平陽府又克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路至河陽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策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將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敗挫我銳氣京師滅敗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潞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路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去粘罕乘勝克河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克鄭州克懷州守臣霍安國林瀚張彭年趙士諤張訢丁潛沈教張行中及部隸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圍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栗欲率都民巷戰閉者爭奮金人由此欽兵不下惟以制地貲金帛議和爲說

丙辰宋京師破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破時宋京城不滿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爲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貨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之謀已決矣　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謊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禽粘罕辭爲不何衆孫傅與內侍梁方平信領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茲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酸不百步時天明京誡令守陴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從城上分四路放箭而進前軍礮焉後者悉壓河城門急閉京自叔夜去須臾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破王宗濋引數騎下城急呼放彌四壁兵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強梁乘此

遁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　辛酉宋欽宗往請和城二宿而返

宋何栗願過廷與粘罕辭窮不相見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唯而已初何栗率都民欲悉戰閙者爭奮山是欽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心稍安聽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辭窮不令若水何栗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栗爲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郎有北不可相無也今遣議期在割地而已栗拜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白往耳金人自攻太　來即以議和割地爲言宋欽宗復如前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擊而往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皆歸于我

大金國志　卷四　十　掃葉山房

鋌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副之

大金國志卷之四終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軍前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朝不爲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擊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出城且責金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速議期在割地而已栗拜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號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

出事在不測號泣不奚行帝亦流下范瓊接劍怒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來和今幸金營旦夫暮卻返奚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樂給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詔太上皇一詔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主侯人擁帝隆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卒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旁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擁二帝至皆下宣詔曰宜廢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褫若水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皇曰元帥令道汝趁燕京朝皇帝已詔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令往雲中聽候旨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曰爲傷若水氣閙作地長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曰三鼓之若水毋張氏聞變不食粘罕怒因之若水毋張氏聞變

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將死奮罵
五事肆罵不絕粘罕大怒即團邱下殺殺之若水若水臨死
切齒中相謂曰大逆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而已復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擡首問天兮天辜無
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憾人聞而悲之

劉豁徐揆死于金營

劉豁字子英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豁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
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子之所以死也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
太學生為書以獻粘罕騰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人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
扶並坐根括金銀不足乃殺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
王俁各杖數百唐老死于是再括留守司差官日夜分坊巷遍
括左諫議大夫洪彥分語慈親滿衍宅邊括

宋吳革謀迎兵范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為范
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為泣下

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遣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雨晦冥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恒邦昌不
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臣皆與敕政侍從坐
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遙易服禁中諸門悉鐵鎖題以臣邦
昌謹封易諸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斡离不退屯四月粘罕退

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

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
之初首崇西宮之鵲蓋用宋太祖即位迎周太后于西宮故事
干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
三日甲戌降手詔迎康王其詔略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術
羣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憩
瀕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
勸進康王其表畧曰使生靈罹顛以無歸維嗣濱臣經而何恃
輒率固勃安劉之計庶冀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
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
建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粘罕自河東歸至雲中幹离不以病死

粘罕自草地歸議事幹离不以病死

幹离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于草地議還徽宗
天會六年 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嗢破青澗二州而還 處
室既破長安繼攻鳳翔等路後為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曰
西京提兵西侵步室行次陝府會聞嚴已敗績步室北渡蒲津故
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以歸雲中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傷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不知和
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

七月宋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 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
西平州長春八路隸于諸萬戶萬戶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
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入馬以圖
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
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宮軍作亂害之河東宮軍
多棄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于是為金師乘而
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邢洺冀磁相繼久而後克
撻懶親圍中山中山巨鎮守禦尤堅于他郡故也

請服孛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局刺馬代之局剌馬乃鳳
小名也是時粘罕方童稚國主疑為儲嗣故有是除 是年冬除為
里嗢元孛也為右副元帥代斡离不還白本國至于燕山粘罕約諸
將分征河南窩里嗢自燕山擊衆由滄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嗢攻
西京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离
曷宇孛堇副之以攻陝西宋質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
原死之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破西京及遣銀朱拔東禁馬
馬等以攻漢上 先是去年冬粘罕已破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
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破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
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險遣銀朱領輕騎取九鼎渡河
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桃嶺軍于壺師
襲死之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發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
于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朱前攻漢上

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遊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
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時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趨河以攻長安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趨河以攻長安 春粘罕屯河東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滿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潛從韓
城上流一夕腹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處

西京相率而叛雲中因留禹戶茶以騙五月宋遣使守文虛中來謝可嗣副之尋又遣劉海王既爲通問使副嘗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憲詔順使絕域遂詔赴行在慢賣政殿大學士綸所謂使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海王既爲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拉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所請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子是獨留金國

冬窩里嗢撻懶之衆敗馬擴于北京滿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舉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濮濮劇濮州爲本州將官跳端乘夜攻而取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蔑之意端乘其不意夜縱其精直犯中軍粘罕既足而走至城破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

掃葉山房

大金國志 卷五

盡屠其城

破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破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

破濟南府守臣趙德降之 破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儀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爲辭金人遂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說易幅巾而入永熟視之曰不降者我輩罕見永狀貌魁傑且以問其賢欲以富貴之永罵曰無知之人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破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破冀州權州事卓卓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守備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衂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車貯薪死士樓之俄以數十人皆以襁祖裹身踴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收走城亦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破延安府守臣劉選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庶在防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龍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爲都統制庶御下嚴多被將士怨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銜其語及是端蓋統經原精兵駐鄜州之淳化庶屢趨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下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從依撻辣以居撻辣亦尊待之

粘罕既破泗濠會窩里嗢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破

掃葉山房

虛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誅之

時濟兒將啓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伐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 時宋建炎三年 春破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破徐州守臣王復棄城不屈閫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在睢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睢縣聞世忠扼淮口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兵圍之

掃葉山房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宮

窩里嗢撻懶曰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異仁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晚渡大江書郵兩鎮又先破滄州郡互不相救至是滄州既下時杜充守東京遂聚謀起巨盜王江宮僕每車載乾麻以充糧爲金國所乘而盡破之

破晉軍守臣徐徽言死之 夏窩里嗢撻懶曰屯濟州 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宋降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爲宋濟南守其后降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 六月破徐單等州

掃葉山房

碭州守將蘇珏降 尋破單州 諜報南京執守臣曹國佐而用之 破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嗢閣旨自濮州北歸燕山留撻懶子山東后捷懶移屯濰州 試舉人于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爲魁 九月破永興軍 崇寧破長安帥臣郭琬還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人犯者罪死 國主行下極密院分河間府爲河北東路真定府爲河北西路平陽府爲河東南路太原府爲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于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守慶源耿守忠郤解梁兒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貨

掃葉山房

大金國志 卷五

細民無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并樞密院事劉彥宗之故命其子等僉書院事又先爲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等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

昌禹敗之 兀术請于粘罕及窩里嗢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朱拔東渤海萬戶大捷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龍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之 冬兀术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攻兩州張汝以城降攻密州李捷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一自滁和攻江東一自新蔡攻江西

破滁州 破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破巢州帥臣李會降 以檄抵濠州濠守張崇望降 破和州守臣李鑄降 破無爲軍守臣李知幾遁遁民固守山寨 破黃州 破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 破吉州守臣王仲山降 破撫州守臣王仲山降 破袁州守臣王仲薿降 破南康軍守臣楊淵遁 破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又攻采石渡 下建康府杜充李棁畔降

宋蔡延世所敗

兀术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爲金師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破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 兀术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

破越州帥臣李鄴降

大金國志卷之六

宋宇文懋昭撰　　靖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時宋建炎四年也）春粘罕兀室余覩居燕中實里喝居燕山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降者　破潭州守臣向士諤遁王暐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坤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諤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懿遁　破澧州守臣王淑遁

等攻鄂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鄂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劉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

兀术破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千太湖弊敗之幾獲兀术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渡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曰會聞世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視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趁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驗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隨復跳脫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幾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淵聖二十餘里喝居燕山　撻懶屯灘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术困楚州　左都監閻甴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术再至明州張俊舉衆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寺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居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裴宣攻陷州守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

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聲彥仙守陝再逾年人殺其家陝民無應類金人始西而拿陝設矣彥仙守鄧甚備裴宣益生兵攻之

知撫諭韓昉爲開禮使副于九月九日立劉豫于大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既破南軍圍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爲首者數十人于孝騫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爲左右丞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爲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术南征所降李鄴李儔鄧億牟進等降南京爲歸德府改東京爲汴京升東平府爲東京立淮寧府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憎位大名遂起四都監北爲雲從子郎蔡者數千人豫置三衙官曰捍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二年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泰國主之命收元帥府降豫請行仕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仕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又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道權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遍令下拜孝純曰未審賬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邪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于祿山遂矣　孝純之得還也益亦有由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遷暑之日本泊禍孝純曰公子此無治生事後某秋歸當還公子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非脫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故蓋是

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詣歸止云歸鄉而已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曰元帥以公久在邊境思欲一見親屬公可即發不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遮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撫問至汶上豫已憎位遣拜鶴相當是之時孝純既于視蠶僻于還北固而還喪歸節惜也

十一月歸泰楊于宋用粘罕計也楊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建二帝東徙韓州楊依撻辣爲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楊爲謀以僞鎮糧爲名挈家從小舟抵遞水軍白言殺北軍之監已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楊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楊善力薦其忠及引劉楊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凡木喪室敗劉錫軍于耀州高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徵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幟望空曰彼納我也楊兵驟至與柴曩土錯掉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錫騎出其不意直擊壞處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兒盧起縱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于鄜延府曲端戰于邠州白店原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于是州郡盡爲金所破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而潰如陳思恭勝凡术子姑蘇張榮勝撻懶子秦州此方全勝之時大河雖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覩北攻耶律大石休牙耶律佛頂林牙于漠北尋皇城既行拘余覩妻子于女眞城

大石佛頂天神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尋皇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覩北行以視乃契丹族須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眞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覩之潛懷攜貳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昌童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覩行昌武城白雲中由猫兒莊銀冶口北去堆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半十無一二得還

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政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爲張敖萬所收銳氣沮喪又兩兵已復起燕雲民兵攻昌童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覩行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能應客戶竊之或賣城白雲中由猫兒莊銀冶口北去堆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半十無一二得還

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政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

于舟中漁因語及劉豫即位違不也撫掌嗟曰某大遂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避東其後被堅執貶從軍爭戰積有年久雖一郡安問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孰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也

大金用兵惟以和議佐攻戰以僧道誘叛黨如許捷不也開國說東而役千軍旅高永昌誓為郡壞而殺于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酷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倘囹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初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均于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高慶裔請于粘罕分諸州郡置地牛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壍以圍之粘罕令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領薛貴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于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寬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术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分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术進兵攻陝右以侵劍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于是兀术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术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侵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于姑蘇韓世忠戰于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劍外凡四戰皆敗雖世忠與錫失利然俘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于兀术尚

以前後俘獲其酋兀术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齋慶以三馬奔之兀术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略使屯軍于鳳翔

黑鋒既死兀术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逾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糧輿之運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離燕山千餘里逼兀术居燕山粘罕諭根深院勝勵文武官出身轉官同監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參官酋者甚衆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其破西京程與山寨

與沒于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僚併父老史平偕錄德興趙錄王從問之庶平邀豫選若東京僚以禮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連久為戰所豫預深忌之 時陝西連久為戰所豫預故忌之 語

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期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發女真萬戶茶楊馬渡河陽張洋兢場言將欲攻興興盡發以應之楊偉濟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旅不敢隨余覩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余覩檄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偽檄大何死興之餘衆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虛入夏國及北日大風飛龍坂木都人震恐豫因此解之

夏粘罕試舉人于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試詞賦不試律義礪係彼擒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聞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指揮令讓者報國無忘恩或不利于兒孫兒孫雖伪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嫂室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寶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兒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兒孫兒來往往非其人也我欲殺顏等又以罪未著念顏等遠來故權令顏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于是請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為舉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滿北坡羊不肥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上下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逆上覩遼上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皆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獨居廚顧遇驍遼者得余覩反狀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快快其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夠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寺郡之契丹漢兒那也回數百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滿北坡羊不肥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上下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逆上覩遼上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皆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獨居廚顧遇驍遼者得余覩反狀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快快其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夠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寺郡之契丹漢兒那也回數百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滿北坡羊不肥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上下之心失矣

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往事亦非立馬敘話者詞窮面赤又曰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索疑余覩檄里皆契丹反證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覩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檄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偽檄大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討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旗誅契丹統軍檄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 阿東八節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謀起亡入夏國及北葬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徵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地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鞭俱先受兀室之命其酋領葬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籍俱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餘黨伪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嫂室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寶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兒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兒孫兒來往往非其人也我欲殺顏等又以罪未著念顏等遠來故權令顏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于是請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為舉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滿北坡羊不肥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上下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逆上覩遼上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皆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獨居廚顧遇驍遼者得余覩反狀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快快其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夠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寺郡之契丹漢兒那也回數百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滿北坡羊不肥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上下之心失矣

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因女真之域粘罕調財可聚衆以藥師家富盡遷錫賚之

大金國志 卷七 楊葉山房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龍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官禁騎恣意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狙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僭遊儀至僭偽帥之禮如蘆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故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 國京大金維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粘馬故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季處能乃宣撫副使以追余覩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擒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覩者何人曰此乃檀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非故非立馬敘往事亦非立馬敘話者詞窮面赤又曰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索疑余覩檄里皆契丹反證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覩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檄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偽檄大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討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旗誅契丹統軍檄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 阿東八節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謀起亡入夏國及北葬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徵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地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鞭俱先受兀室之命其酋領葬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籍俱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餘黨伪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嫂室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寶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兒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兒孫兒來往往非其人也我欲殺顏等又以罪未著念顏等遠來故權令顏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于是請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為舉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滿北坡羊不肥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上下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逆上覩遼上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皆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獨居廚顧遇驍遼者得余覩反狀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快快其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夠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寺郡之契丹漢兒那也回數百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滿北坡羊不肥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上下之心失矣

景山告于粘罕誘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驅諸相州以鐵鎖貫
付元帥府獄囚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賓客同僚人多憾之故爲泉山乘余親
之亂裝之充之付獄攀援炮烙備極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
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陷南朝監軍敢歸南
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頷諸將笑之無殺之意一至于此背君
召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樓林以病死

天會十一年（宋宣和三年也）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爲宋徽宗所
興子時爲河南鎮撫副大金將掘陵寢以絕中興之望邦雄遂入西京邦雄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右
目衆不能支引兵背通玠設伏河池擒其歸路又殺其衆以去　大軍下金州又下興
元府　先是撒离曷等十萬自鳳翔長安攻宋軍屢敗玠輒以偏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右
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人馬踐踏宋士彭石率通敵脫走逢入金
州未幾又趨興元撒离曷聚死士由饒風之右間道援屯而上經
祁溪關逐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糧無所
掠食且盡又聞南軍趨我歸路乃還興元　未幾宋王彥復金州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樓林以病死
又敗我帥于荊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
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襲其後是飛遣張憲攻鄧州玠乃棄
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稍屏而
陽道去與隆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之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
臣來爲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讓山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
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亢宰以爲難离里嗢
以爲可乎是爲离里嗢撻懶權左右副元帥撒勿海與見軍五萬人
以應豫

大金無寧歲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乎斯定矣羞主歸賜以爲
里嗢軍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專故置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
兵權必得其位則爲羣豪服諸番其禍大矣　粘罕自來止居
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運國白米泊入覲過值豫有侵江之
請立爲與議覓不自行故离里嗢請于國主以兀术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
离里嗢撻懶于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征人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思歸身之人易收收已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
故是歲侵江以緩師之禍死不勝計其自來備身之人率皆失
圖無以爲生往往聚而爲盜諸將一聚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率領將兵與离里嗢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

泗攻粘罕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棄世忠自承州退保鎮
江南宋震恐　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
餽爲流星兩牌書至紹以移軍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知韓
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勿戰敵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
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初兵起時粘罕謂下稍
擁鐵騎馳過五帥之東初交戰諸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纔嘯誡
伏者四起五軍旗鼓山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撻人曾下稍
驚逸擒撻也　冬寓里嗢兀朮
馬足金兵全營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
向劉麟劉祝侵江南于竹墪鎮會大雨雪憤道不通軍皆憤怨且
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爲諸將奮擲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甚多兵皆嗟怨曰久虛驚軍中
每夜有人大字書白紙及去皮柳枝撅于帳前云我等被苦勞

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兩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
主病爲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鬬志恐有變唯速歸爲善兀朮聚
之除無不叛者況今吾君病爲內或有變唯速歸爲善兀朮聚
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祝于是麟祝侵江南于次年春方告諸
軍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兩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
河東南路都總管劉路虎捕大行義士以降州翼城村民多
有輸其穀者于是增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諡曰文烈皇帝
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第四子亶居位纔及大寶然一時將相如
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練點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
宗病時大兵相距江上既崩本欲發喪至軍中
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于子來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亶王亶爲
師之嗣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粘罕皆爭立而宗爲嫡遂立之薩粘罕爲
不得立時窩里嗢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
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八終

大金國志卷之九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六年
熙宗孝成皇帝諱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童
副元帥　除知燕京樞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西京留守高
壽內翰左丞蕭慤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于外
兀朮成盜屯于猴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寓里
嗢自燕山入見辛于路兀朮赴喪取其妻詹昌娘子以歸于黎
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撻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
乘其不意而攻之出是失盲骨子之附和諸部族離心矣
傳位于亶號稱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
及禁者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謚于大行
大金國志　卷九　一　增葉山房
天會十四年　時宋紹興六年也　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
國城聖壽五十四遣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
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
朴與通問使宋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線
問　五月宋遣何鑄來使通問二聖　陞
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
其制　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
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爲難乃聽豫自行還兀朮提兵黎陽以禦
省置令一人　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
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
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資納兵三十萬號七十
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爲兼職　元帥府
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臨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
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使副簽
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州統之
判同簽書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
麟令鄉兵僞胡服屯于河南諸處賊猊
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
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
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
于濠壽之間猊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
大金國志　卷九　二　增葉山房
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以他官兼之與
與猊前鋒遇于趙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
軍皆充員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
于合肥近中至鴟塘與猊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衆
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
潰亂遂大敗猊挺身走麟圍猊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先州亦
引去北方大振
右衛軍　勸農司置副使　記注院置修注
是時金已厭豫然求廢豫者以粘罕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官不設
責問由是有廢豫之意
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
冬劉豫欲立子麟爲儲嗣遣馬長寧請于國主曰先王所以立
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異也　封左副
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嗣子還有德助朕當道人咨訪河南百
省事除元帥府左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姓以定之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有侵江之請
里嗢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爲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嗢魯王撻懶正
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十北大亦不失爲帝故且觀景偷
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掌儀貳之除以至謀畔
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亾馬子駝
絕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
取所亾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羅軍事彼知撒離
曷無能爲也
天會十五年 宋高宗紹興七年也 春陷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术自黎陽歸燕山
粘罕兀室在相位擅懶居邢州撒離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
藏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磐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擅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如草地避暑 粘罕乞免官爲
庶人贖慶裔之罪國主不許斬慶裔子會寧市處裔隔州粘罕兀
剔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
大金國志 卷九 木 第九 四 指揮山房
保之以此慶裔常被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東路轉運使劉思諭
州防禦使李與鄰州東北路轉運使趙偃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
與鄰杖脊除籍爲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
之爪牙粘罕已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大內都點檢出忽
賢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 是年宋問安使何蘚等回始知
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爲奉迎梓宮使 劉
豫乞兵侵江且言鄜延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
自效當以瓊爲鄉導乘執併力乞兵南征主以饗之議已定陽許
其行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
爲左都監大捷不也爲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馬南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底蘊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
女真千戶斜也家之營見紇也將行與其家下泣紇殺一家
以祭也之衣裳之并作小弓箭插家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視
之曰祭也已歸亾歹矣此女真性戰之跡如江南葉替代之
類于斯可見女真賦兵之概也
金國殿前都點檢僞齊亾 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
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總元帥府節制遂分成
于陝禁汝寧許顏之間子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數
之罪曰建國一邦建立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遂令撻懶等以
侵江南爲名伐汴京先約劉麟軍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
城與兀术遇爲所擒二將同爲王褒虢至汴京大東華門遇豫出
見兀术以鞭塵命麟馬載之而去廢爲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
豫弟益守陝西主又別遣撒離曷提兵益言攻蜀郎長安擒益又
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子是民心稍定而北軍

赤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
除萬匹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而糧九千萬石而方
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瘦林莵
阿魯保兼撻懶遍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
王宅撻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
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
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南地坍崖之類 建行臺尚書省
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薛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
京遣東留守宗儒太保領三省事封兗國王
　金主以宗盤豫猶難保故藉宗儒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
謀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九終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 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宮職依舊多居汴京
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
爲三司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湖沙虎
伐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土京之西北大敗其衆于
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
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用之也
詔立裴摩訶氏爲后除亾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師府下
大金國志 卷十 木 第十 一 指揮山房
令諸亾亾私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爲奴婢偵之 國使乃陰
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
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聲明定議許和且
命思謀等衆議思謀四撒盧母也乃始來迎好海上所遣之人今
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
和以詔諭江南爲名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
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
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起雲中會孟右監軍撒離曷與之
約故也撒離曷酗之可求率于路
　去年冬國主慶豫是年秋可求乃內軍事至雲中撒離曷已密
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
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酗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右都監拔東共議割地
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爲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曷
南歸北騎追迫李世輔放之亾入夏國撒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擒撒離曷號
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爲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 宋紹興九年也 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望
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之使充迎奉梓宮泰遣回
宮安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裂
曰項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沒宋氏祚穆
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優卹息民我國
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
今自河之南復以畀宋氏蘭等處勇舊土還兩世主我國家之恩

亦已洪矣萬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
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驗罪各守疆官以事商半
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張浚純乞致仕
居徐州兀术從之

大金之克山東多撻懶之力地撻懶久居濰州河陽也田遍于
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成功于己又實忝
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　　晉山東河北圖緘議
于金主曰河北表號富庶然名藏巨鎮　　之地鹽鐵系焉之
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聚議以河　　界耳今新河約非我
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爲界時粘罕用　　不得行撻懶再四已
之始取滿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　　繼遂力主議取山東
諸將恐豫生心不若破豫以取之撻懶　　有意于山東河南只
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爲翰林承旨馮長寧爲東京　　戶部使命下日各兼
吏存社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爲虐至豫嚴
知代州之會寧女眞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至之北京又
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爲叛國之人死爲沙漠之
鬼哉

兀术留宋使王倫于鄆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
謀到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非京未可令過界會宋
西京留守孟庾至亦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爲兀
末所拘後送鄆州　夏元帥撻懶之崩州下令諸藏匿家長
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連官錢八百緡仍從
髮左衽赴任

鄆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爲虐至豫嚴
知代州之會寧女眞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至之北京又
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爲叛國之人死爲沙漠之
鬼哉

兀术留宋使王倫于鄆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
謀到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非京未可令過界會宋
西京留守孟庾至亦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爲兀
末所拘後送鄆州　夏元帥撻懶之崩州下令諸藏匿家長
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連官錢八百緡仍從
髮左衽赴任

北軍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爲盜以拒北
諸將中最號兇忍今故爲此蓋宗盤通謀
則誰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捆奉使倫于館會
侵河南蓋以慰宗盤也　誤舉人于燕山司
殺爲魁　秋郎君矣反既而擒獲下大理
充國王宗儁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
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固朝曰伏兵于內
獄辛已悉誅其族詔罷日局行管叔之誅
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鑿鋤之毒
不頓一兵羣兒悉殄論林韓昉作也

女眞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最
車馬衣服飲食之物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般名曰

北軍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爲盜以拒北
諸將中最號兇忍今故爲此蓋宗盤通謀
則誰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捆奉使倫于館會
侵河南蓋以慰宗盤也　誤舉人于燕山司
殺爲魁　秋郎君矣反既而擒獲下大理
充國王宗儁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
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固朝曰伏兵于內
獄辛已悉誅其族詔罷日局行管叔之誅
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鑿鋤之毒
不頓一兵羣兒悉殄論林韓昉作也

女眞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最
車馬衣服飲食之物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般名曰

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遺壁盡置火坑平
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于坑后妃躬侍飲食
或國王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攜手握臂談論國主剪白髮位
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以來左右諸幅曰進諸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
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爲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盤之徒
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术都元帥兀术既平宗盤之難
府獄伏誅　仍因撻懶之子大機久之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
京行臺左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
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爲伍邪不受命而叛初徵宋
太金國志　卷十一　一
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术遣右都監撻不也追復之下鄆州
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术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宗
述國之兀术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泰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面曰後至本
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悲慟
所荅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綽文爲宣赦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若
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加要割地但知有元帥登極
有上國邪因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號
山留守後又因歸上京　大行義士繼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上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
又因蔽刑重賦飢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
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
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
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監國自右丞遷
兀室昔嘗粘罕雖有才智素爲諸將
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姿巧多慮所以粘罕之
之敗又且不預至于諸屬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簽書而已然其
後也騎首就戮幸不免焉

山東海盜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御
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遂東
兀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主臺
復歸　詔濟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
驗認御書牌劑方許發發此因宗盤擅
也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 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冀將來兀迪誅使也　兀术下令沿
大河置戍鋪防託諸倫濟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誅死
邢洛磁相縣濱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渡濱人相約于二月旦
日各擒主人殺馬器甲聚于邢鄙之西村相結上大行爲盜　大
行義士夜破濱州萬善鎮之兀迪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
謀率軍民保城既巳築交老于庭論
者南宋官軍邪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
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論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騷擾妄動恐盜
大金國志　卷十一　一
城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爲計我當糾率
部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以酒勞之而散

除兀术都元帥兀术既平宗盤之難
府獄伏誅　仍因撻懶之子大機久之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
京行臺左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
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爲伍邪不受命而叛初徵宋
太金國志　卷十一　一
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术遣右都監撻不也追復之下鄆州
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术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宗
述國之兀术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泰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面曰後至本
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悲慟
所荅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綽文爲宣赦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若
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加要割地但知有元帥登極
有上國邪因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號
山留守後又因歸上京　大行義士繼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上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
又因蔽刑重賦飢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
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
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
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監國自右丞遷
兀室昔嘗粘罕雖有才智素爲諸將
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姿巧多慮所以粘罕之
之敗又且不預至于諸屬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簽書而已然其
後也騎首就戮幸不免焉

山東海盜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御
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遂東
兀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主臺
復歸　詔濟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
驗認御書牌劑方許發發此因宗盤擅
也

撤離島自河中渡河疾驅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檀知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既而撤離島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爲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固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术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爲王彥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爲宋劉錡所敗驍騎東京告急于兀术兀术召諸將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陣自可見兀术見其城陴調諸將曰此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日府官會食諸軍所得羊馬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旦併力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术自將牙兵三千生來衝擊重甲三人爲伍貫革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五百翼號揚于馬惡乃女真老弱所雜下之城竝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渡河留妻養母河北破凡十八往返來先是莫將使金爲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术欲說和故縱之歸以兀术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風著持節而來蓋欲重和故也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驛二人來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殺等過江揭漢于舟大書江南標劉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劉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撫所預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論不已出境乃遽之洪皓在撫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解兵就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擾突朝廷不知虛實單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橋反掌耳

大金國志　卷十一　十二

十二月兀术以書抵秦檜曰兩朝夕以和請而桓飛方爲河北副必殺岳飛而後可和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破凡十八往返乃迎母歸母喪亦憂御烈敗四強之而後起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臣何以家爲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遣成飛罪赴獄陽死洪皓在金贈書嘲奚以爲金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將咸其死至酌酒相慶

皇統元年　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春兀术自順昌失利遣保定京留屯宋亳州出入于金亳中流爲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被荊檮羌隴以爲治紹興和議散至是割與金隆興換俠後徙金州秦檜酖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要之地拉係川蜀緊關門戶撤離曾侵和尚原折合孛堇曾侵攻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不可輕棄宜允文力爭之

大金國志　卷十一　十三

入許鄭之間築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克壽春府滁州亳州濠州和州至拓犁與烈錡相遇偏裨閻充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术敗退屯于紫金山　兀术已克濠州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术敗退屯于紫金山　兀术已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敵遇偏裨閻充皐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合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爲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鴻安渡夜疾魂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竝進渡水擊金師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軍需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术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陽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滿其右陽金陣動乃以內于馬

大金國志　卷十一　十四

兩翼而進沂中令亂兵各持斧斫妨堵而前錡麾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職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九月宋遣莊綽李

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穀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貨物亦如此例

大金國志 卷十一 清抄本 七 靜嘉堂藏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宋紹興十五年）春正月復設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也田單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過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曰蔡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樂聚于村落圍　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疑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于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有創立者如歐妻至死非用

清抄本 靜嘉堂藏

刃者不加刑催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期出羈仍拘役之使之維作催督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槩國法酷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曲大王者以京有民數十家貧窘倩金六百貫

皇統九年（宋紹興）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貢頭文與三千人叛遁右都監拔速討平之

黃頭女眞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眞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合蘇館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眞非河西也其人驍朴勇鷙不能別死生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破軍後殺之益苛虐給既少過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髡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曰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偪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發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興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俾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入帳前主方驚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興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邪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諡曰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覲立楊割薄睹諸宮成僕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爲主簫王杖劍謂衆曰主上暴虐岐王亮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爲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拜亮遂即位改元皆大赦天下以興國奴爲西道總管蕭王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撫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　亮立是歲十月死後乃諡曰武靈皇帝廟號熙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自爲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敎之後能賦詩樂翰雅歌慷慨服分茶焚香爽棋及舊臣祀之則曰庶女眞故能矣親謁國舊位則曰無卿安牧及舊臣祀之則曰庶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即位已來左右儒臣勸諫成風禁衛肅然後宮盛色舊曰元勳將相多所疎嫌獨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

發諸路民夫築漢京城益主營右遷都意也國主嘗習經史一問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

宋宇文懋昭撰　　塙楽山房校刊

紀年

海陵煬王上　在位一十三年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字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爲歌詩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嶷然悟閨遠外若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宄姦錯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　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宋紹興）春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生是熙宗之弒國王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遂加疑忌凡富日同謀皆加以弒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爲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國元妙齊乃其子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第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亦加之罪苟能補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德宗改元天德

山東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冶盡自廢棄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同場者爪牙既成殆不易制矣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冶口數處有之交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爲大金得之不用鐵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貧鐵百姓多由次一種每秤以銅錢五百文

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興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爲大廟西爲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四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二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冊請使伋至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初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爲中都上京爲北京遼陽府爲東京雲中府爲西京開封府爲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春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賦詩縱飲盡懽而罷　七月制遣御筆注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爲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衙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羣臣朝賀　以完顏語弗爲書檢密院事　六月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羣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圍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邪

京兆府風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糶仍詔數州牛穀不登百姓橫罹艱難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遣籍分遣主留所在開倉賑糶　十月詔所在州郡徙流之囚特與釋罪戒陣之際令其先鋒自効

貞元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爲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于是遷都之計稍緩　冬宋相秦檜卒

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秘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秘罕亦自言其爲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問辭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善手時只依舊規服南遷主從之若曰梁大使可謂賢人臣也　夏郤以河南州郡

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燾室攜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盛檜在連懶軍中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攜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爲秦檜地也再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終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方改正隆　二月

令裴滿致爲左都監帥舍經略出千母堇城林牙之子烏律補野敦百人出入軍前裴滿致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銀朮可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遊民林牙大實赤降大實小名林牙猶漢言大貴也大實與裕宰雙陸爭道裕宰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貴既歸帳即棄其妻撻五子有遣詣旦裕宰怪其甘高

不來使召之其妻曰賭少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尚其所之不以告裕宰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裳不肯屈強之極口毀罵遂射殺之大貴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烏帝而相之烏律者大貴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境不能平令爲屯田之策以困之

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且用梁漢臣爲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詔畧曰朕祗奉上元君臨萬國屬從前地爰出幽都舊號于一隅非光宅于中于頤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炎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下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度蜡于一炬錦川原秀麗卉物豐滋朕夙有志焉雖則伽藍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奢靡踰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與國奴乃宋內侍爲大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正月冠羣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來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邪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內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鄜延新帥王善徐文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欲飲酬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漕粟京乃是要衝臣聞遷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蓋在中原必有大爰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遷主從之若曰梁大使可謂賢人臣也　夏郤以河南州郡

各修水田通渠溉 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爛兵有
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宋紹興二十八年也）五月上坐蕪鳳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侍
學士蕭慶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
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
發一矢射之衆皆散而應弦墮者猶在耳即造人手執中視其乘
馬其汗如水取箭視之亦以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
取江南平通等皆賀上戒無漏于外 八月上坐正隆殿召吏部
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張用直學士蕭汝嘉四人謀欲
遷都汴京爲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得永固故嘉
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存戰艦
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
皆懼以爲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竝除執政而永固請
老士許之 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 詔平遼
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變邪命毀之
正隆四年（宋紹興二十九年也）春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
宋具言北主詰以隔陝罰馬非約恐有渝盟之意 宋遣祕書少
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爲賀正使中爲賀生辰使相先後行
至是介先還中言彼隔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
可不早爲計時溝和日久宋帝問之對曰恐但爲離宮也中曰
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的從居汴則非上策馬不數
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左右相語不悅顯諱中曰沈少
監之騙騙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也

時衆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

大金國志 卷十四 本紀十四

造器甲成使精備二也擬食不缺三也紐置巨船訓習水卒支
備海道四也招募漢士使爲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等經畫其役集諸路
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修飾將遷都焉 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
南宋疑之乃遣禮密院王倫等來使至是倫等回前言都國恭順
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丁載京令左丞李通督
之又令戶部尚書蕭保衡侍郎蘇錫造戰船于諸河夫匠死者甚
衆 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韋氏崩賀
允中來使還也奉冊后謚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例
陽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計令允中曰使人之來致
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業不忍開況叛花乎作使悉謂將殺之允中
曰主大業事固有體豈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

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
敗盟宜爲備 十二月遣施宜生使于宋郎律默訶之宜生宋朝
人也坐范汝爲事遣竄遂舉制舉詞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頓異曰是使
南朝不拜郎者也宜生問人盡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感激厥漏
其情將治奏之
正隆五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蔣益溫都
謀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薿問爲
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爲備
五月造使往宋賀天中節尚書省牒報使允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新宣上封事畧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

大金國志 卷十四 本紀十四

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
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
下爲心社稷爲念曲從臣請上經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
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
其額遂屠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語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勞將開楚王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
耶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慮大失業縱女不嫁租
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潛于國主謂其有異
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邪遂召和尚枝直及宿王謂曰汝等
爲我將兵速討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衛人論事欲
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誅欲殺我邪
令左右踢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
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誅之耶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王遷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福壽先計女真
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發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
軍弱者爲阿里喜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
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
發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做唐制分二十七軍
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猛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
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得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遍召臣僚宜
生往宋爲賀正使隱查工于中朝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
上令繪爲歌屏而國已傳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
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軍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之句八月間宋得謀叛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落

河口者 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當變不時聞臣神慶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朔望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鄉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計五月建高景山主全借宋酋天申節宋主皆其強盛欲論盟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淡之地及指揮將相近臣議事并報謁聖帝計旨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十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國主令諸路統軍揀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黃絲聯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

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

詰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詰未至既而宋主大怒曰朕與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速回汝竟傳國主語謂卿等近相見于淮岸口汝竟傳國主語謂卿等近相見于淮岸口汝竟傳國主語謂卿等近相見于淮岸口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終

宋寧文憲昭撰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在位二十九年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睿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秃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徹室倍于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鋒銳無敵元末諸父南征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帥老弱數萬屠之選彊壯數千充軍禁勿殺其城而去又破懷遠府中水樹風靡入城之後不數一人海陵脫臣惡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　是時京東義士武京李聚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亦皆坐死

起大名王友直據南耿京大行陳俊倡義衆而奏丹之後耶律余睹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為帝　十月庚子薨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是年宋紹興二十一年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赴大名王友直擁南耿京大行陳俊倡義衆而奏丹之後耶律余睹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為帝　十月庚子薨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之

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是年宋紹興二十一年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赴大名王友直擁南耿京大行陳俊倡義衆而奏丹之後耶律余睹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為帝　十月庚子薨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之北皆下之

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還兵

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還兵

將郭安國回聚衆之令盡殺貴河以北之叛己者　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梁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　褒在大江之南至是國華軍克宋秦州又侵淩湖為守將所敗淩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

兵以舟濟欲攻光化趙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　時海陵雖

張國兵來退未暇攻之于洪澤鎮聞趙攻之于揚林渡翌日乃

退　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

趨燕京

大定二年　是年宋紹興三十二年也　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

謚褒宗故主晉謚閔宗來歲改謚宗德究為源流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

升為晉王充西京留守　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

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閤門事張掄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喆館伴始更

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略更定朝謁儀遣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

北使抗禮而已于是褒如宋京故事　國書曰審惟峻命光宅

丕膺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霽恩綸諒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類案始興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終

揖讓無端嫌釁遂興天地之鑒臨又曰願言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

遷至燕京鎮之師中抑令于衷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處之詞要以

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稱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關陝一路喪

秦隴環慶原鄜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平凉十二都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時事兵革宋守臣陳弈訐汝霖等十州至是遣楊從儀等攻下大依關逢分兵據和尚原宋遂全師又破河州

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皆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東義士武京李聚據東平府遣掌書記李璮奏南附于宋授大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殺

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　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遣張淩領制相遇于石冰堰淩結寨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　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

琦亦阼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雨軍兵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遣書南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往大略謂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褒宗故主晉謚閔宗來歲改謚宗德究為源流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升為晉王充西京留守　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閤門事張掄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喆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略更定朝謁儀遣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于是褒如宋京故事　國書曰審惟峻命光宅丕膺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霽恩綸諒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類案始興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終

五月立皇子慥王允升為皇太子時陽王以仁厚為上國部衆推

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告有勳勞至是允升尋卒允猷副諸子皆封王
允升嗜酒好遊獵驍勇能用兵每劫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署云正隆失德上不征伐
相繼而起利司出納勑于萬計浩瀚運年奠會其數隱匿
有取之于民自今除到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官錢之數開具成冊
使朝廷通知利餘不足之數日以革去冗妄候儲積果多然後議
減省之重輕敷撥定數日寬減州縣慢遞被民　八月宋遣宗正
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
杞又稱陽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減
幣二十萬杞以問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方主和議陰論國中以重兵脅和
月一帥僕散忠義駱自清河已渡淮宋守將趙勝戰死劉寶自建

州王彥自聊關間道國兵盡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豪
渡淮又分兵破鈐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程早所敗宋使至
議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署曰脩好齊盟出于初議
中因曲見成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冠之會茲聆嘉報不
替管獻仰徇社之大忠謹賜郡之高誼已遵委束無復異圖二將
令與其介康湑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
大詔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
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而宋特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雪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
各有差被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于戈壕城故也　夏宋改隆興
為受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
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冥之于正隆破賜金帛

有差

大定六年（時宋孝宗乾道二年也）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
三行則樂作鳴鐘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蹻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澡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長久即沒
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環見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
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
六螭蜷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嗢沒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
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等又遣使往宋賀明年
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時宋孝宗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自備

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路作坊雜色役戶之徒為白戶　十
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錄其家租賦　是月國中
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大定八年（時宋孝宗淳熙元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和始置權場凡權場
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入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
南邊權場博易換得南貨回復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換南
貨名之重輕依撥定數目寬減州縣慢遞被民　八月宋遣宗正
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
杞又稱陽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減
幣二十萬杞以問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方主和議陰論國中以重兵脅和
月一帥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自清河已渡淮宋守將趙勝戰死劉寶自建

州王彥自聊關間道國兵盡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豪
渡淮又分兵破鈐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程早所敗宋使至
議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署曰脩好齊盟出于初議
中因曲見成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冠之會茲聆嘉報不
替管獻仰徇社之大忠謹賜郡之高誼已遵委束無復異圖二將
令與其介康湑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
大詔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
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而宋特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雪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
各有差被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于戈壕城故也　夏宋改隆興
為受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
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冥之于正隆破賜金帛
有差

大定六年（時宋孝宗乾道二年也）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
三行則樂作鳴鐘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蹻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澡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長久即沒
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環見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
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
六螭蜷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嗢沒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
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等又遣使往宋賀明年
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時宋孝宗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自備

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路作坊雜色役戶之徒為白戶　十
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錄其家租賦　是月國中
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大定八年（時宋孝宗淳熙元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和始置權場凡權場
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入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
南邊權場博易換得南貨回復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換南
貨名之重輕依撥定數目寬減州縣慢遞被民　八月宋遣宗正
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
杞又稱陽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減
幣二十萬杞以問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方主和議陰論國中以重兵脅和
月一帥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自清河已渡淮宋守將趙勝戰死劉寶自建

州王彥自聊關間道國兵盡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豪
渡淮又分兵破鈐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程早所敗宋使至
議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署曰脩好齊盟出于初議
中因曲見成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冠之會茲聆嘉報不
替管獻仰徇社之大忠謹賜郡之高誼已遵委束無復異圖二將
令與其介康湑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
大詔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
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而宋特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雪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
各有差被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于戈壕城故也　夏宋改隆興
為受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
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冥之于正隆破賜金帛
有差

寇既難一旦而驟遂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時而
詭論之旨詳及受誓之儀葢今叔姪之情視與昔淳岸
固慶藏荐布忱誠尚襲允從式符企望益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
報書以欽宗梓宮爲詞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聽遷旨
錯曰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曰宋朝來商請徽宗梓
了再講和宋國自當來所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盡
使來却妄稱梁王徽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遣
上國已令搬運在此候報聞今因聘使來幹辦事務
以歸遷及請康靈柩亦難猶請向來已許還送今返辭
襄安在欽念欽宗實在宋國作帝尚爾儻非深可矜憫
不欲請上國却當就葬徽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
冬宋遣
孟濬來充副正使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日本國錫宴前
後循例無辭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賜花聽樂爲辭爭辨
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 時河東河北大飢流人相枕死于道
詔所在開倉賑恤 冀冀澤潞絳解州賊盜大起詔元帥僕
義等討之嵩聚山谷放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戮及無辜而强
壯逃竄不能剿

大定十三年 時宋乾道九年也 春二月喀子南山 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飢
窮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粟之酒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
家供年之外悉貨飢人 西夏遣使來賀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
之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
遣九年

大定十四年 時宋淳熙元年也 夏四月 詔以北京路饑減今年租賦之半
大金國志 卷十七 三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也 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曰承天体
大定十六年 時宋淳熙三年也 運萬億永集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
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
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是歲
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大定十七年 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晉王元琢宴于南
山華死不勝計 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爲官吏殿最
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寓者年同知
中書省事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
猷賦詩以賜和者十五人完顏仲元术子傳探知其意直前頓首
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勁力戰爭雄容故能滅遼滅
宋混一南北請番長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
蠱我主俗先臣昔在順昌爲劉錡所敗使喫用兵不如天合時皆
是年來貪安漸爲人悔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入朝
夕在側遵宋所尚之主子是有志報復今朕骨不受鴻毛人亦
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講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
大金國志 卷十七 四 掃葉山房
人去當得乃主默然左右皆斂目相顧知內省事余出扁向前扶
之曰皇帝少懽飲即君却作苦腸人語邪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
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吳庾檜等入對子
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堆政不修幾啤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合時
今況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大臣講明軍政以爲自立之計主
從之 九月西夏遣將浦移合野來攻麟州至石道源有邛都部
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
之酉名蘇東賀者能與之通番倘諭制者約日爲應兵與戰蘇東
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潰戊子臨州城陷夏人據
金帛子女數萬駈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終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晉王允蹈宴于南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一 瑯嬛山房
凉觀三該方歡酒王因腹疼及晨覲門徹啓有衣血拂地側衛裏余
何都丞往視之晉王已殞餘人亦死詔大興尉捕
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親遂等在市嫖遊花酒損貲金帛
狥不可勝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
允升所賜下獄窮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鞫實以
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
詰曉徹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二 瑯嬛山房
軍完顏字魯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
孫絕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與人聞太子至皆信曰會同以北
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諭與太子通宇宣
狥不可勝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
允升所賜下獄窮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鞫實以
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
詰曉徹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二 瑯嬛山房
軍完顏字魯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
孫絕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與人聞太子至皆信曰會同以北
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諭與太子通宇宣
狥不可勝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
允升所賜下獄窮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鞫實以
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
詰曉徹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二 瑯嬛山房
軍完顏字魯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
孫絕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與人聞太子至皆信曰會同以北
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諭與太子通宇宣

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豪民害政之事一切
禁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蒐平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 時宋淳熙十年也
大定二十四年 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大定二十五年 時宋淳熙十二年也 正月長曰山二龍見解角戈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食歌皆白
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　三月鄭王永蹈等州大水命賑卹之　七月以隆暑超
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 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二月詔曰襲者場多事南方未寧致令
孔目顏落禮典竣遇女巫雜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目神御用酒
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是歲東
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 時宋淳熙十四年也 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璣翠羽飛仙之類
不一至有一盤金珠爲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已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閭遇上
元以長竿引避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
得非是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
曰是人欲燔聚爲亂刻日時立以此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
燕頗識之至今遂罷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爲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
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 時宋淳熙十五年也 七月京兆府路經略使木石魯達以臥沙
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爲臥沙細筋石
皆進所貢卽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爲告哀使至
汴京國中鳴笳欲用樂璟持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益
堅國中不能奪竟擁樂忽進而罷至燕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
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曰將出見殿上皆淺黃帶蜼乃知帝本無
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是冬宋以中書令人鄭僑克復正旦使閤
門張時修副之以廣德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
東上閤門進書儀與時修力爭以爲東上閤門者乃臣寀進奏表
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遞往往復爭執至漏下十數刻
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加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

期可還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
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爲世宗允恭爲顯宗　世宗寬仁愛人雅有
大度歷祀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嶋嶋日久心願厭兵不堪游惰
不堪游墮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竝起以興宋爲辭遂東
溯淮之衆服其寬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于謳歌之化遂南北
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普遍飢年
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卹諸凶來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
肯加睽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小堯舜云　是年二
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卷十九 本紀十九

章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
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卽故燕王雍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爲正嫡孫遂得立爲嗣居春宮未及二年
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 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 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于南
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大廟　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
差鰥寡孤獨優加賑卹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
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勳也　左僕射知中書
大金國志　卷十九　一　歸安姚覲元校
省宇詰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事昌禹爲右僕射直學士吳興權
攝侍中　夏國入寇鳳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宜華殿集
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爲戲樂命
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皇女爲賈妃監女者
大金有官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
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左丞相完顏守貞
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鄜坊州又
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 時宋紹熙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益恃恩用事主
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讀學官干宮宴
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賜酒酣各賦詩盡權淵出入宮掖大受

四方鎮遣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子屬爲叔先是
允蹈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僭術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
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
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
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請通宵飽語云東欲行西欲飛中
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定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位疑
且同主荷憸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賢不知也其妹夫唐括辯刺
見察爲統軍與高等相會十菩提寺高志剛察曰皇帝昏惑不能
君道公可與弟同逢憲十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
爲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爲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秦惡江淵高密結
之伺主動靜爲應會唐括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衙爲道所乘具

送大興府鞫之适辨春其允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見張從外來陽窗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三叔詔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簡送二奴各內一所言狀言之皆同遂密奏王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後遣東壁主李白瞻西壁主張飛龍御前將帥完顏黑鐵分兵擒捕覺獄會同作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烏延蒲剌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 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庶可覃于神祇公族三省卒負道于宗盟本根骨肉之情益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京德有失睦親乃于閨藏之中連狡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承仁非此心之得已與言及此惋嘆矣終 是時上浮俠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疑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嘉泰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九國城以叛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閒常視其父曰太孫既立大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閒常視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嫉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已等獨以大辨爲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門云前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姊言之及生趙王撝之而泣曰汝自南來邪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窮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走入往報愛王使爲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酬都統邪律康孫國之永安縣志 明萬曆四十九年修 卷十九 三

康孫既至與其心腹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書詔許諾經以撫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干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非人理不可坐受戮寧盡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聖曰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我耶律康孫卻事泄哀泣而出都與客骨孛與曰無此事大王且勒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閣兵七萬人爲城守計三路提點方候死耗歸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璹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與契丹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赦 初愛王將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愛慍不知所出寧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兒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爲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賜約以其子雄爲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 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壁津骨孛與戰敗退保五國城進追至城下因開門愛王遣親將禾實奴宿孤北口南山之間樂城堡堅守不動繞城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憲往攻實奴舉以通逆路內極密王漸固爭謂宗憲輕銳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諸旦早朝過坐于街漏院調揚馬過罵之曰堤南勝敗言我家兄弟邪過遂求出知鄧州漏終其抵抗之謀興之舞令其弟害之過哀祈于左僕射完顏守貞言于漏遂寢新命 十二月丙寅天襲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問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爲己害嗾白其兄乞免行天襲因其懼令奏請朝京都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觀望其文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襲聽疑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詢東北路招討司支濟及鄧州與臧連戰皆敗大襲戰死遂以張潛兵

明昌六年 時宋嘉泰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衰頗愛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憧言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孟勤主遂歌解愁曲且曰川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言謂太后與主皆偏愛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窮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走入往報愛王使爲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酬都統邪律康孫國之永安縣志 明萬曆四十九年修 卷十九 三

康孫既至與其心腹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書詔許諾經以撫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干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非人理不可坐受戮寧盡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聖曰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我耶律康孫卻事泄哀泣而出都與客骨孛與曰無此事大王且勒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閣兵七萬人爲城守計三路提點方候死耗歸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璹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與契丹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赦 初愛王將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愛慍不知所出寧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高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總爲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盛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鼎彝俎豆敦盤等物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都國內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皆入學受業每季臨視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幸學工詩曾子雲龍川秦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殺雨紅千葉鎮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驥宗亦嗜詩曾于世宗朝右相右丞生日賜以一詩云黃

閩今姚宋古官舊綸閣綸闈歸里赴冠蓋盡都門暮訓懷師席深仁寄海尊所期河潤溥餘福彼元元又次爲駙馬爭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予臨幸頻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飄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堯太后寢疾時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蜀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僧俗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邸者以手詔下和龍府尹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造太后殿內侍候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旌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派苦閻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蓮及五萬人于寺旁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刻璧諫不省 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懼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奬乘小馬命宮人擁酒設樂徧趨池館爲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奮一日謂奮王珮曰諸叔父子如此做者必衆人多勸我與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爲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與汝等語珮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懼獻如卿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奮建秘書監廣世弈說愛主以世襲王封意不得要約而還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邠州

是年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卽完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子岸刻木爲舟中積蘆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

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屏樓用牛車載橋梁石裝砲營之者纍纍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燕平三州余崇義據懷柔招密官屬何立好古歐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庸檄諭大漢涉東諸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單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劍城聞之始懼承回師大興以北于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疫民不聊生 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昕爲孝宗太上后訃告哀使善義過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諸何服與我交爭與待要南朝起兵來攻邪其下共調護之件使乃不爭翌日作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頃奏須奏過西趙皇恐以醉爲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奏使生事免官 昕之使也善慶未盡國中以奉使嘱來疑偵其國中事叩之昕哈木即納哈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避使來迓昕人境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

光宗朋

泰和元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是年有肇牧使耶律得壽叛殺兵數萬以毛尾爲大帥主拜十一騎爲元帥馬紋石烈善維爲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總詩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冬凌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

時人事不順如此曰已晡恐勞聖躬請駕出殿

欽何勞邪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殘破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齊邀請退不許且曰子欲飲酗邪侍郎李西華前曰實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爲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署熱不視朝日夕趴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點慧者進入禁中教爲酒令及劾市肆歌舞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乘文恐招怨謗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邠州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宮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聞有少遲卽以示主且喜且笑曾寧陷失平濛人推冰伐柴薪燒川燎子岸刻木爲舟中積蘆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

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擒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 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 六月愛王薨疾卒其子雄三天王立大將兵成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卿賫璽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濟內以北歸之子北濟南則爲己有累城納款川兵愛王集分竟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終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宋寧宗開禧元年也）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軍戰于北陵口自辰至酉國兵渡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韓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漏沒山谷諸朝萬衆懸鶉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衛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不勝而死滿

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三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鳳代州皆震　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慧上言上國之兵以生唁爲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敵之野戰非所長臣乞于幽燕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氣自沮兼牛馬蓋駝之類並皆收牧置之城內彼衆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農飢耕鋤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遂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爲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蒸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于干戈之孰爲若勞苦于城郭之間民始遭就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壓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　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薊州奏至主集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鋒鏑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男貧王天騭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衆議何益獨不見南朱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爲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整滿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露休撤屋舉竹木茅等藉燒于冰上其衆騰踏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泰城會國中遣賀永固來按律明天騭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

泰和六年（宋寧宗嘉定元年）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薛縡上備邊十一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爲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還主得汴京留守完顏弼泰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爲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爲此可屬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白鹿眞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遣開禧內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金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

除宣撫詔告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三

宋寧宗開禧元年（金泰和六年）春宋皇韓侂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宋寧宗嘉定元年）春宋皇韓侂胄首于兩淮仍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擾首故也上遣翰林侍讀學士張行信充宣諭副使完顏侃爲宋和議始成以大敵關及濠州歸于宋　五月甲子太白經天

西夏遣使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虬生釁也鄰接比號曰號騎有衆三萬蠶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結連水縣弓手李成狡我邊本是南就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遣手斬縣國兵圍之倬教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襄

四

帥蔡道虔進圍楚州偏師趙棗陽軍又圍棗陽府又克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拜於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眞州子是淩梁安豐及並邊備戍皆爲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爲守將李師尹所敗成州守臣辛撫之道攻六合縣遇宋師于胥浦橋宋兵大敗守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　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于益口曦自罷興州以本國之命祠蜀王　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暗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宋寧宗嘉定二年）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泰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報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諭之曰乞奏朝廷更得安寬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詔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勸以棄物護留西師庶緘郊偃而令扈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略云當罷命予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蜀之所獻西州旋爲宋人所取　南宋遣三使

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足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吳琚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　時四所索于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辭佗閔首級佗閔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　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佗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誅佗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宋寧宗嘉定元年）春宋皇韓侂胄首于兩淮仍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擾首故也上遣翰林侍讀學士張行信充宣諭副使完顏侃爲宋和議始成以大敵關及濠州歸于宋　五月甲子太白經天

西夏遣使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虬生釁也鄰接比號曰號騎有衆三萬蠶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結連水縣弓手李成狡我邊本是南就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遣手斬縣國兵圍之倬教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襄

四

帥蔡道虔進圍楚州偏師趙棗陽軍又圍棗陽府又克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拜於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眞州子是淩梁安豐及並邊備戍皆爲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爲守將李師尹所敗成州守臣辛撫之道攻六合縣遇宋師于胥浦橋宋兵大敗守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　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于益口曦自罷興州以本國之命祠蜀王　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暗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宋寧宗嘉定二年）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泰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報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諭之曰乞奏朝廷更得安寬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詔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勸以棄物護留西師庶緘郊偃而令扈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略云當罷命予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蜀之所獻西州旋爲宋人所取　南宋遣三使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宋宇文懋昭撰　　檜葉山房校刊

紀年

東海郡侯上　在位五年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爲承
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台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
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鍾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詔與尚書
右丞撒合輦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乃撒合輦太師領
三省事封申王　詔襲陳先緣事被罷者悉復敘用之其見居
官者皆增階位各行孝　詔北邊連年用兵所在糧匱地貧人困
悖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主親祈天告祖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十
之廟而誓衆銳欲北征瑤羣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喪
彼宅憫無能不足畏也遂決意南侵　是月災惑入太微垣犯執
法　七月內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
寶鈔及圖書文籍付雜買場賣又論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備
迄無應命海間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災稔河南高田種
不入土獨幷汾之間田益有秋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二月詔河東河北公選豪傑民修水利令所
官司任責　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被
在流民失業在處閒田聽土甚多官給其種種貧民牛力候歲有
成官司盡與收入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三年也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
尊秩嚴敬之制張盛之以爲不可世昌曰朝廷陰陽不調正宜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三
修舉祀典以答天地之意盛之曰郊天地者人君之事也人臣
豈可預焉世昌曰事有可否各陳其說以平底爽盛之不從
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主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緣先一日祭
太廟于大興殿祕監部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遣使行諸路
視田之墾闢以爲守令殿最　是春西夏始爲大軍所攻遣使求
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爲所
據疏益衰夏人恨之遂救乃改元光定　是時大朝國執益強但
居其故地于燕京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大師國王也　糧
絕之先與女真同類益皆昧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時謂之勿吉至隋稱
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雜爲數十部有
黑水白山等名白山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逃入渤海惟黑
水完強及渤海盛隸鞨皆役屬之後渠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
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

山者自號爲糧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糧靼之人
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糧靼尚能種秫
麥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糧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
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無所得河東陝西
得河東陝西所鑄鐵錢貯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與糧靼通得
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糧靼
立糧靼土酋沒鼻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爲大朝收附矣
　又有臘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興謂之蒙兀
亦部之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鐵鏃皮爲甲可捍流矢自天
春年間始叛部元帥宗弼　時宋高宗紹興十年也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
分兵據守要害反覆略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常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
子女玉帛畜產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又漸有火食羊是大朝乃
婦女而婆娑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又漸有火食羊是大朝乃
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
爲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朔膂
司以統隸北方西夏朔膂所據蓋金主大宗創業
豪而北方之境東盡瀕海府西與夏國鄰南距
今蓋爲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于金界者其酋
其弟繼立其子白斯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
章宗泰和七年丁卯　時宋嘉泰三年也春北平王之弟瑗州進
備禦而復之復立白斯波爲王　時宋嘉泰四年有道遷
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其女爲妻國
怨怒叛歸黑韃靼以至益張漸併諸族遂起兵攻河西
河西州郡悉爲所破又襲夏國爲公主而去夏人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三
月于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趨山後
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潰兵
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于大勝
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
中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
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遇平章軍
同鳥林荅將兵以擊之相遇于野狐嶺下吠合接兵不戰日將夕
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潰一
兵臉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
大軍至香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
敗萬出城戰七斤又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一
日大軍至國平時南宋遣使余嶽來賀正道不通而還詔希古奏

請大興尹烏陵思謀留守中都以備不虞思謀居民使自爲計城內外亂甚老弱辭徙
少尹張天和奉詔宣諭京城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
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堡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堅壁早閉
議命昌世詩避敵高書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
敵退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地　初忠獻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
遣人宮闕守內外城梁四城每各三門先後各一門樓櫓城壁悉
如舊城每城之內立賊舍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元
室及輔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傷
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崔天麒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
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高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
子城宗室保西城城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廛小民監其
舞避初七日避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迪奔馳凡殺三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四
于許人去大興門數里見煙塵漲天敵騎震地遽急奔回是晚大軍
曾于路下大興尹烏陵思謀用章分命京畿諸將屢在城橋梁瓦石悉
遣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水拆近城民屋爲薪納之
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子城內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
兵劫其糴律明曰不可二人與副希古建悲戚計十一日大軍攻
南順門天驥設拒馬子南都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梁絮之于拒
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其衆退屯于南順
門不退後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寺焉自經處勞舉
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爲樓與城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
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御邑喊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
皆迭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
以公主爲婚許之曰婚待別月只是大軍至此設得更無物勞欲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五
得略號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
之皇帝及號入禁城以木昇惡人主命議之于明堂殿翰林學士
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將留攻不
去獨不見侯景遣石頭來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呈諭希古曰
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銀綵帛可耳翌旦凡惡三百輿及
東安王復出大軍大約畢綵帛契之欲擊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
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砲未于下復欲
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鑄大火炬數百燄炙于上且發砲木
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持大軍索殺傷北來

重慶元年 宋寧宗慶元五年 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勝帥遼兵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人使于塍告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志亦欲講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書牛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離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委國家自當爲之貴可苟隳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止不及知會被掠人將軍穆恩願乘間走至貴興軍告狀貴興與穆恩等追之殺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貴興等追之殺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羅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皆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皆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三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四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五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六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七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八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九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一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二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三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四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五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六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七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八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十九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二十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二十一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二十二 靖葉山房

兵革殆將百年僭居道祖內外圍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進并永興陷之赤地千里間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錄以北見歸請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岡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匹主良復報聘至陰山改命其國相間之大慈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侯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

太金國志 卷二十三 二十三 靖葉山房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二年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蹈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臂過膝顏大容半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貴不可言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厭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諸漢羣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阿章薛希古以為豐王長子譚皆馬見在京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皆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為帝甲申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

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統中大師元帥領三省事封韓王　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下滅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將甚不能出乃遣左監軍高乞奴紇石烈鞏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論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日勝則賜罪敗則殺無敢過乞奴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蹴擊之高乞奴中矢而死執中之府哭入其臥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紇石烈鞏圍執中之府哭入其臥

丙戌之退請遷天門待罪　十月辛亥主以高乞奴紇石烈鞏盡收執中欲誅之人殺之拜高乞奴平章軍國加都元帥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渤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　是年宋道使真德秀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興定二年（宋嘉定七年也）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泰州大敗而還　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通乃叛州吏劉伯林乃集舊兵同築重門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棄徒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徙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號而是人無鬬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唯大名真定青鄆孫海沃恒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　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日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　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兒全人政亂起兵叛之據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路入大軍既圍燕京不

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　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市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遷使議和索公主及議割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絲緞萬三千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為質主皆從之使來迎女將公主見在潼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子之又令主鄭其國遣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擒捉欲得輸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險隘李雄據兵數萬欲遮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擒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過獨謀驅驢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徵國上將軍燕京之權道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遮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　大名守余崇義去它遷都有

旨集議于明陽殿嗣虞王珍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遽完顏宇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四海根本戎虜五京東西南北道理適均處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為江南計也謀既不遂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于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祖宗陵寢在此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愛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為還都計議久之不決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從衆同我太祖做女王之興收居龍潤以有天下忠獻梁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制

諸侯城堙城多虞兵端未已臣鄙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者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于秘書省嗣王三人既承詔皆無語擁衾承旨提舉軍器宣頴宗魯首議曰盤與遷亳不可倣盤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鬥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徙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徒見黃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獻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為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朝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執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于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楊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番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已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

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俞寓之著作郎孫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勢復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大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敬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邪不若洛陽為天中猶有險固可守韓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圮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于因仍又非所以為帝王之宅汴京宮闕雖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壯麗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高孝迪以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淡切處之豈是不要邪今日之事國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讎仇

藪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語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定都于汴衆猶以官孝迪之言為然　是年遣使往宋督二年歲與其失祖稷號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誠希古曰今河東有大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此八處皆帝都大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蜀東迫宋皆不如大名得南河之中國崇義弭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國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見八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曰今已隔絕盧龍諸陵將遂鎮得人亦可無患為人子孫以不能宗祀為本若大軍復至京師能破　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日夜濠州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　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兒全人政亂起兵叛之據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路入大軍既圍燕京不

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新課未盡行忠烈舉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何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當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錯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孰難先屈陛有以從遂難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諒陰其言事舍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雖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村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最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觀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薄于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虛規模既失惟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為曹魏元龜之時薛希古論其疏于主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為倩指之用是護宮禁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之策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晉元帝子劉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領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郎律乾忠謙之忠獻以斷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子委親臨或渡江南走荊襄此上策也據堅老巢收集精兵委棄鄴都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雎陽臨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知兵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悔之不謂今日

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體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德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使停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柳膦罷主請遂東閱視者祠燒香過浮碧池南有二孤相對過遂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前者主招群曰惟愛卿此不去可予時宮殿妖孽多此類明日以此論執政會河南路轉運副使大軍倘未出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神出物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葉循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討度人夫車馬主愛頗之仍命參知政事高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姪翟王從彝為副留守二十四日總入汴京十一月湖入宮百官班賀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燕京之棚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候一二年間棚備理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彝愛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自會三省及樞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撰錄院貢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畢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册玉寶宮殿發時主聖孫酌獻後誤泣靈日令百官家屬觀王宗廟塔行出宮二十四百人凡三衙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部卒領赴支程裝內都知省余士倫總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送金帛以備不虞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建茲古為提舉行官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內侍尹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與昌送于南顯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鄉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朕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働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

第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緩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伸魯獻銀食凡二千兩上令分賜易州翌日至燕舉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　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於到百大軍將動遽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應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詔太原帥完顏直出兵與晟代兵成飛狐口蓋防撫山關道趨河東也　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子士表及同知張瑞來迎駕將及相望百里禁衛至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慤之與伯學士登劍閣嘉欲酒賦詩為侍御李彪所彈谷副金移日乃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軍節度使右僕射詔崇義正謝說與誠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定滑州諸處帥都皆有候領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戚章在京排辦租王家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鄴路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渭河候到諸處仍發問護衛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曾晉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者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謀言在順州大造戎具至三日以過遂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前者主招群曰惟愛卿此不去可予時宮殿妖孽多此類明日以此論執政會河南路轉運副使大軍倘未出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神出物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葉循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討度人夫車馬為防備　二十四日總入汴京　十一月湖入宮百官班賀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

累日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矣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撝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稱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大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尚合南北于一家胡為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讎于同軌倘使釐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啓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建茲古為提舉行官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內侍尹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與昌送于南顯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鄉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朕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働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之至涿州趙伸魯獻銀食凡二千兩上令分賜易州翌日至燕舉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　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於到百大軍將動遽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應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詔太原帥完顏直出兵與晟代兵成飛狐口蓋防撫山關道趨河東也　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子士表及同知張瑞來迎駕將及相望百里禁衛至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慤之與伯學士登劍閣嘉欲酒賦詩為侍御李彪所彈谷副金移日乃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軍節度使右僕射詔崇義正謝說與誠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定滑州諸處帥都皆有候領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戚章在京排辦租王家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鄴路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渭河候到諸處仍發問護衛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曾晉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者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謀言在順州大造戎具至三日以過遂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前者主招群曰惟愛卿此不去可予時宮殿妖孽多此類明日以此論執政會河南路轉運副使大軍倘未出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神出物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葉循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討度人夫車馬為防備　二十四日總入汴京　十一月湖入宮百官班賀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宋守文燕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乙卯）大軍自去年圍燕京至春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兵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州義軍一萬至涿亦潰與大軍戰凡二日絕糧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朮　先是土選時留太子及完顏昌等燕京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土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削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軍隨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一

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主是縱兵攻燕不過月餘之完顏昌福興歸土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削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軍隨于火福興鼠竄于沛隨亦被誅（原缺）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葛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大國　八月大軍白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蒲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斷以鐵鏈相鎖遂接為橋以渡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　十月大軍復取潼關自三軍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聲敗之大軍復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士會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帥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唯鄜南鄜坊敷州乃三關要地塘濼深阻兵不能入朝中遣將張甫張達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丙辰）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山東羣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草寇時殺人亡命為盜于大行有衆千餘踞沂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賞其官死流于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在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　有弟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大者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閶門　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益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詩為花帽平所滅　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萬蕭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未遑干里人煙斷絕蕭自逢高燕京官闕雄毘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燼無所用至以銀為馬價金為泗號大者重數千兩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二

賴久亦悔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誅和可生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三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四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五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六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七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八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十九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一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二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三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四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五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六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七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八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二十九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三十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三十一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三十二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三十三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三十四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支訛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擊金書并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渾珠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濟南之境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南鄙騎往來而不許定鄜延之境烏古孫李吉諸縣環壁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三十五

楊州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閻安楊州之大長眞州之六合百姓南遷諸城皆閉道騎至東采石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青州守臣王世隆會于眉州　是時西夏以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結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閻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張勝軍宋制置趙方遣將起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興定元年（丁巳）是年易州苗仙武滿

大金國志卷二十五終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校刊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紀年

義宗皇帝　在位一十一年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慕仁恭儉博學士大夫談論古今治亂興亡之道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壓臣增爵位各有差中外遵詔以軍國多事凡百因循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平戈搶擾日不暇給爰學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壓臣增爵位各有差中外遵詔以軍國多事凡百因循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平戈搶擾日不暇給爰學士大夫談論古今治亂興亡之道

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陽忻宋師敗其
南紅巾擾其東矣　春二月太白經天　春天使復至命主蠲尊
號并詔稱臣去冠冕稱副髮遷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
提轄張玉倒飛虎軍三百人爲變大軍傳令深兵圍城河南路陳
許爲隱商號皆陷駐其兵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
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藏其餘
降主允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元帥都實死之
一云主自度關汴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待援月餘
與武仙別謀所向　嵩山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
結之處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
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面衛水大軍壓至不及
勦擊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

決水門自固
先是主既出城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
尚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
后皇妃公主皇兄捌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
獻白撒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受之加河南行省樞皇帝主在歸
德左丞相白撒死歸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
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劫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哀宗紹定六年也）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統石烈小
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剌爲忠孝軍都統并總帥
與小鍾兒招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
兒走爲衆軍射死　三月白都尉及主舅門諭其軍曰酈
白及歸德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　六

蔡不可主棄己幸蔡不從　戊戌遣蔡蔡之父老千餘雜拜于
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流涕主亦歐被者久之
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
大旱禱者以爲不祥　壬寅山東行省完顏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
遣人以蠟書告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
無此險一也歸德芻糧可給而蔡艾可以取足蔡若受圍糜食有限
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
就其易者攻爲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登敵兵糧鬻不可解
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
時方暑雨千里泥濘聖體野澤不便被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
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檄李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

行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捉叶楚北控淮泗若變興少停臣
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
宰臣奏用安反復不無臣輔志此必參議完介等議之然其業已
遷蔡無可議者遂寢　御史蒲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
自汴來歸　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貸北
顧之憂人亦告勞義啓南巡之議惟今蔡鄧襄古潁州千戈以來
市井如故介胄塵而抗敵出衆力之輸勤及閭閻幸之初適誰奉
迎之禮人以至于垂泣展亦爲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洗自天
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境內各郡縣羅犯死罪以
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復恩前蠲歸德只南經過去處合應辦
者選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應人若併流亡未免差稅自來
拋欠官房地基車牛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燹多有暴露骸骨仰
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秦胥鬲泉被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懷予至懷茲慈
日與戊國主拜天于帥廈使之感泣軍民提挈以上陪從絡繹而至
詔旨同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業
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稱有戚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
爲忠矣今閫敵人將至正汝等捉腕吐憤之秋效死之日其勇　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
事不失爲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貪生畏死之徒豈不大哉
等立功常恩不爲朝廷所知今日陣敵其大軍聞知先于縣處伏擒蒙脅百餘人發矢亦發國兵却走中
創者甚衆裹室中其日暗二鼓流血恰憊翌日乃蘇　十六日大
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御馬牆大軍數千次壕先
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發傷甚衆初大軍併攻西南角
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

樓薄且微有缺角可攻克焉　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
中前期築棚浚濠爲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子城上立棚自蔽
南北相距　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裘以
賜將士謂之軟羅　二十二日國主徙居東城將遁及棚不戰而遁
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也）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攻歌吹之聲四望
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　初九日大軍鑿西城爲門五號軍以
入金兵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　初十日擒三面精銳軍
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而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
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于東面總帥承麟承麟西向固讓企主
自持符璽後之承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版所付卿者豈得
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騎馬城陷之後騎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趫疾

聞且有將略可稍高一得免使允膺不絕此族之志也因起授符
璽丞麟惶恐懇受主乃退宣徽使溫敦余東上閤門使事僕散斜
不失引沒主陞正座後主猶被甲肩立受百官拜
[illegible]成成山迎大軍則南城之卒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
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舉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
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遂保子城余主既傳位後即閉閤自縊
後主知主崩舉百官請而拜位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
仁國俊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論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
[illegible]者成贊成之[illegible]是以盡沒天下士大夫以義宗[illegible]
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
爲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磷之後即閉閤自縊少頃權點檢完顏斜
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敬頭
宋規赴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
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兩軒火方熾子
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爲大軍所執問之爲誰絳山曰
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君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
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邪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
骨邪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
死忍使暴露道傍與士卒等同共邪吾逆知以憍告汝矣大軍以
[illegible]吾故告汝既瘞骨後汝雖寸斷吾吾不復告汝矣
言白傍盞傍盞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拔其餘鑰匙
以弊衣裹子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校之得免
初義帝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營殊有鬥志後城將陷

始以發訊問出宮謂近侍臣曰我爲金築十年[illegible]
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
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爲亡國此其所以爲恨也
又云自古撫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因執或隨侍宗廟
或踐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遐地非常不爲也汝等觀之
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開
雨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階繼太
和氏晉荒敗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還已同涸轍之窘突羣
宗繼之尊師重道經延有客勤農薄賦蠲除有條寸兵尺鐵不挑
釁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十宮闕一意儉約勤心撫俗河南士
庶稍歸之福之守文之令主則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

方張之師而遑遑時窮則有付之來如之何而已

宋宇文懋昭撰

開國功臣薨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罕言其稅類漢兒後改名宗雄武元皇
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里鉢乃武元伯父也父帥阿鄰里移賚學極
烈後雖貴襲其官加焉見接官衛上娄貌雄傑能被甲肩貫馬腹
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爲部伍擊刺之法有居
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威怒忧驚多謀過戰時說令其下躄者
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報讎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
遼寧江州後遊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眞以家族不敵謀降獨粘罕
兀室堅沮曰我發遊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罕魯鐵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列傳一

揭而前諸將隨之遊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接通
中京[illegible]其後遊雜竟達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
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
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爲都統太宗初改都
統府爲元帥府仍用罕爲左副元帥斡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
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爲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
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爲難破先
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遊入
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雪見其其苦亘數尺曰
北拂帝座井堙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
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爲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于令
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虐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既
雖掌據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悒以死後謚曰忠獻諡立朝大
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剌淑之孫于武元爲從堂弟也胡目多爲雄
傑有謀略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壑初起兵時骨捨以爲必勝其後
專江渤海之提舉計居多骨捨與粘罕王相雖而骨捨才尤高武
元在位二八用事未嘗中選每有所爲皆詩自專撫其背曰兒輩
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
捨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斡離不不相下天會初
封鎬國王

斡離不

斡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謂呼作二太子爲人耿小

性聰仁善談傳遍武元帝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
太子天會三年斡離不率衆南征破梁縣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
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憚斡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
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陷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
五千萬兩綢緞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
會三年誅悟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
斡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
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斡離不曰天祚
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
反我無用酬等乎是皆惶恐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
為名二枝亭閣皆殺之又遣人于中徽家搜檢器甲又賜其藥師
姓完顏把之泊定中原云太子本仁慈此受招安也天會四
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斡離不先擇兵抵劉家寺招降總領
城別構分地為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詈城
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洗遂止從士洗城者招降與劉翊軍
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
其以太宗之命遣張邦昌即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
後議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謚曰
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傷太宗次子也為人有勇力弓馬射性愛民所
居官必復相海征得番漢閒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兌于除東京留
守治渤海城賜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檄子擾酒過道而
獻檄子本名檄文指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遷時宣喻我勿得飲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三　橫槊出版
酒即引去行刑者哀
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甘酒而以死告朱皇復呼使前僧被血
森嚴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
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
笑曰汝閒我來用此相謀矣　旦可放卒殺之又于道過館民五
盡其室而誅召而責之曰汝為軍過以酒漿乃敢賜行吾前邪
射殺之熙宗朝為太尉領尚書省乎郎君見矣謀反路虎
誅

兀术

兀术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四太子也與
其弟郎君同母兀术生時穹廬中氣色異常有氣罩屋
衆謂勝兜過人後皆驗過戰酣目人嘗中部衆憚之天會五年

兀术與兄撻里監軍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术遣人告粘罕
謂獨力難功既而粘罕知未可圍果如兀术所言遂已七年為右
監軍請于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
野外方小衆無偽來降七月朱兗帥虞雍謝王同日誅死至九月
客星孛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之兀室不以為怪是月果同弟
處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建議居兩
稱議謂神器以何歸誅廣曰迷國罔後欺天神所既致于理械伏
服辜願天之誅誅于兩觀　兀室第三子撻撻勇力有智力兼百
人兀室嘗與之謀圍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人後執其手而殺
之為明威將軍會元帥兀室在圍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撻撻偽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
呼曰我將死人間之曰適蒲路虎來後何口死兀室哭之慟曰折
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裴滿

裴室一名斐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遷族帳之北
武者裴室與焉室為人倜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悍如此
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瀋州怨軍亦級酋幹弗
堅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為前鋒遂左企
弓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
西至河中朱師拒浦津西岸不能渡遂沿出上流乾城縣一夕履
冰而過直攻長安遂攻秦鳳為宋將張深所敗既而室至鳳翔界
伏兵五里坡擊殺嚴時朱師至富平帥張深兵與室至鳳翔界
平行進滿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錢騎出山擊環慶軍
朱師遂敗時室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冬太宗朝封梁
王

太祖副未

捷懶

捷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豪橫部
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猶爽太子南圍朱京懶皆以兵從天
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擾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术侵江南懶
屯滄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滄州引衆侵淮東擾兀术朱將張俊以
頗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州克之又引
軍戰于老退下木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國兵千餘騎
宋攻滁州水寨張敵為所敗其將萬不剌被傷九年居祁
州滿于拍罕乞割齊國以兵幫權石
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為都元帥割河南歸于宋懶主議
欲以魯齊地齊既廢謀再征宋既而歸若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
其子大撓馬亦被囚囚被得出撓子為撓馬名赫字勉道後為平

撒離喝女真人不知其姓屬遥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爲將相離喝晚進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離喝爲萬戶奉命征陝西離喝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鄜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高險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撻國合兵屯于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湯入洶陽界宋將郭龍敗走遂入金州進攻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彙數人祭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蜀而上升遂攻破興元褒城關破興元權鹽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爲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攻鄜府陝右大恐既而折合孛蓋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離喝亦誅死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列傳 北 撻懶 烏陵思謀

高里嗢

高里嗢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汉南譯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薨離不死代爲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里嗢報粘罕共爲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里嗢提衛後攻敗之天會十二年秦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嗢請行于是代粘罕爲左副元帥與劉麟劉舜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破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太宗疾遂回師聞宗卽位封秦國王正除左副元帥高里嗢自燕山入見卒于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雋追尊皇帝廟號謚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遐合蘇館女真乃居遼地僭呼孰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氏小名撒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庸蘇閏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遊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之命爲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經死思謀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經死思謀赴闕上書言出入僭記引據甚充寨使有勞令權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交通小衙滑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等達大將軍沈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士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以思謀北人又常充寨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爲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

祖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排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爲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月城破兀朮自江黃州南渡先常爲濟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諸之也常曰不然今皆南人未知北間事耳玉顧昌之敗兀朮自廬州北遁常追及敗其官渠驗

大金國志 卷二十八 宋宇文懋昭撰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爲帥每兵仗南衙事提詔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論議練所藏圖書爲反具虛中喚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倒有之如高符卿士談國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自幷置死亦不之兀朮之敗西攻仙人關爲宋兵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愛知于兀朮兀朮首尾陳西凡數年必隨從其後賜名之旨龍洲渦下築振城三十里宋劉錡以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興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作辨西餘言出入僭記引據甚明號齋室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漢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爲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住老人

郝俁

郝俁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判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鄴亦有詩名居中極

審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

盧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尚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月醉花遊知白長紅一一僧白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厭五更眠又贈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暴謝全消鼻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尚文大明號稱翫步拜御史中丞初巡人掠中原及得突勃海請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倒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其居供設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稍年臺寺不爲理又訴於晏晏上奏略云天子作民父母豈有薦紳相國我有蕭貧刑獄吾不憂矣舜文抄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詔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倒山寺僧智供從官入寺監察御史遮治書出剌通州大中獄起爲所鞫詞靜雖牢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繼降同知汾州卒官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號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事古體亦奇崛有詩集號滹軒遺稿云

蕭貢

貢字貞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喜數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囚已具仍貢家人伏辯以紳覽中節亦同知衆處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超明卓犖花如風調才情恬介餘大資錯來非一招覓裝中節亦同知衆處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超明卓犖花如風調才情恬介餘大資錯來非一招覓裝行於世者最多北度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州人其後北遷爲渭源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知府事賈樽恃勢奴視同列適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檄其監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篇者也辨數百言卒不能奪樽子以紳年十八舉進士泰和中爲大監察官時胡沙虎一書生所抗稿不平先以非罪誣擊之幾至不測讎有以白解竟是仗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節制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爲都統府募鄉兵旬日得萬人將秦州步騎數千以紳領鄉兵入援與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仗解去當路者使且視其軍先逞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與玉將其軍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如云舊管新收糧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尚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與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攷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愚翁不從欲殺者久之聞其號哭曰我固知死所矣得還天興初元授翰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間重復三年自誤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維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積直尚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翠小獻詔爲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外爲遜辭而實欲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想子黃岡峯之華美亭談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更雅重自持誠所謂一時名流矣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世子學懼父邪宣宗大奇之弱冠住大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寓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三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館職乃曰吾夫弟皆已顯仕獨我不得與之抗衡非吾志也遂不就選歸不復出絕意仕進以詩酒自娛著有詩集行於世

高廷玉

廷玉字獻臣恩州人大定末進士歷章宗衛王朝北行時名爲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廷玉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梆城受圍使驛四絕復興爲電撫副使權廷玉謀已乃以通逆訊之廷玉不就遂與家人倚柱而坐賊至就害賊不忍害之延玉頓足大罵賊義而殺之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爲立祠入爲右司員外郎太師溫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爲大興尹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監脩國史

萬公字平叔南宮人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老弓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起復權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爲相知大體有救罷者文之曰既救政而眷顧不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謚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蓮師中

師中字紹祖掛鄉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能幸兄喜兒爲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延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嘗以問李喜兒喜兒薄章宗意之所在中書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少喜誅諸及在相位未

嘗發談笑然不害爲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晉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真宗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爲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宣閫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冀行臺潞州薨於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豈懇臣守拙之地其爲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輔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王紹朔朔沙虎除名爲民路遺權貴薦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弘逆自爲太師尚書令淳王行中時爲禮部尚書人謂必爲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論議國家向來不可使者論來和議乃定可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

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

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

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

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

不知邪今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欲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向陽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皆臣無一言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望主有益之時表裏山河有拯邪曰兄弟且不論米智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楚國張邦昌錄

張邦昌字時彥滄州景氏人進士登進士第任沧州法曹參軍改左承遷中書舍人正字通判冀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兼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啓邊釁邦昌無所可否于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師既破京城勒令割立異姓令下甚威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舊泰之寄資金師回城云若果舉邦昌卻文武百官俱道車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回鑾時邦昌兒在軍前獨中丞泰檜進狀論列以為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繼二帝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二月

大金國志　卷三十　列傳

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張令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臥病不食金師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伯奚又援送與邦昌舊例假面既為可免禍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本使謀立異姓外事而留之及是金師告報城中欲迎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守文武百官送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元數千人士庶往觀數萬人范瓊征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百州橋及門下森布如林申刻邦昌入門金將迭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前官敕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徐伸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聊監郎宮中良醫夜直宿衛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臧應三衙齊列同宿直金師令勸進于尚書省奏邦昌臥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扶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催勸進表狀衆人皆勸邦昌方從留守司遂以權權狀申欲以劉光世軍馬守衛京城命之禮邦昌辭曰發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於城中何也曰發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於城中何也曰發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於城中何也

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立後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倫知單州李侔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爲寨推土豪爲寨長五家爲保雙丁編一爲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納市民亦各編爲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甲鞍鞚等費凡三年一替催効用正軍官爲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爲讐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子爲讐新之滄州進士那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引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爲援豫楊子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爲害不細斬首獻令

阜昌二年麟封冀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相　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從李鄴知濮陵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僧道抹表請遷都諸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紫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皆飛人馬多仆曲赦以歹之　恭祖考于哲太祖追尊其諡爲衍祖晉仁皇帝親巡郊祖　遷弟益爲京兆留守　劉麟以所籍鄉軍簽爲本府十三軍綱維典役道諸左右嘗語其恭謀爲長寧等曰超氏官收閱軍器室兵標幕府從事皆閱冗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生色矣請分宜以前車爲鑒　常國祚進遷都賦文進圖馬賦其大略曰蠡測瀛海管窺蠡測　九月長星見皇太后死謚曰慈獻　宋庠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賠之故特錄用之　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史　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用家村媪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長寧許伯通劉修什一稅法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太重豫州一郡官吏四人及第　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楹滅宣德二字豫遣命修之　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揚州何與金主乞兵　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州以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爲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靳賞後軍統制白鎔爲副軍統制以劉麟爲靖難軍節度使知鄆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朱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立登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三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厥基承不敢荒怠夙夜祗懼萬國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實乃通邦貢璧駢以交懽驩以交驩論盟以怨報德構禍怙亂反義爲仇謂裕成爾費不已加以肆行浮虐不恤黎元號令誕章紀綱紊亂況所遣非其人功賞隳廢公行貨賄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貢入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聞于後以故義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聖明神幽燭細旌旗一麾都邑立摧且眷命攸臨詞之大寶苟歷數在躬雖讓何逃

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元鑒今者國既之主民宜涂炭欽初誠非貪土建命帥府與衆推戴僉曰太宰張邦昌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業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諭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冊命爾爲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埸輔王室永作藩臣貢賦時修兩無缺于遣賜問音歲致我無綏于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不績日愼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祇厥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　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咨爾劉豫朕神明乃昭元鑒京城推破鼎祚論亡無并兼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難勝重任爰爲退讓反陷誅鋤本命出和已作滑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爲議己之資忽視父兄甘爲仇敵事務翻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圖遠竄越在嶺表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稽望戾未忍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此若爾中奉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開滑浚懷孟徐單州劉豫風禀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衰喊援之際思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頗勤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師制都圖講況又定規救亂之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無爭則繫弓力稿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應不急之務徵隨邊糴孝廉振綱紀修劃洎刑罰而出須酷發倉廩而恩溢螟蝗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政興搞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厥誠付爾封疆並從舊俗更須安集自適彼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斯惟天錫誥惟命靡常常城德保厥位爾其勉哉欽哉毋忘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二　四

綢五千四百萬疋　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銀八百萬錠

珍寶未見實數

金國取去大宋寶印

皇帝殿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御詩之印

無字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宣和御書之寶　皇帝永膺大命之印

青玉二

傳國寶

金九

御前之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印中書下字

御前錫賜之寶　印樞府用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印禮部

金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印殿前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宣和殿寶

天下同文之寶

御前之寶　御宣

書詔之寶　印詔書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温國公諫 小王位 追封 相國公樞 王貴妃位 追封 大王妃
昌國公柄 王妃位 徽仁公桐 大王妃位
韓國公相 國妃位 安德帝姬 柳氏所生 追封 宋
已出降帝姬 鄧國 燕國 榮德帝姬 蔡鞗 都尉 追封 福國
榮德帝姬 柳氏所生 追封 茂德帝姬 蔡鞗 都尉 追封 福國
成德帝姬 鄧國 燕國 子房 追封 淑德帝姬 田王孫 都尉 追封 福國
順德帝姬 子房 追封 順德帝姬 艾虎 都尉 追封 福國
未出降帝姬 十一 帝姬 柳氏所生 追封 福國
柔福帝姬 李王 追位 恵福帝姬 喬貴妃 追位
寧福帝姬 人位 令福帝姬 王婉容 追位 純福帝姬 小王婕妤 追位
永福帝姬 人位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韋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鄧婉容
王婕妤 小王婕妤
五王宮
燕王偲 越王侯
吳王侒 和義郡王偉
永寧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終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白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或李南未極毋三教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犂壺供奉等官方幹禽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雖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銳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宋京城當破其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蔟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不立城郭以帳幕為宮室以氈為牆壁以車為行動以水草為逐便其後稍立城郭以為藏守之備然猶逐水草而居未嘗改也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后妃寨各有名稱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白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或李南未極毋三教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犂壺供奉等官方幹禽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雖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銳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宋京城當破其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蔟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不立城郭以帳幕為宮室以氈為牆壁以車為行動以水草為逐便其後稍立城郭以為藏守之備然猶逐水草而居未嘗改也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后妃寨各有名稱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后妃寨各有名稱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白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或李南未極毋三教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犂壺供奉等官方幹禽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雖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銳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宋京城當破其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蔟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不立城郭以帳幕為宮室以氈為牆壁以車為行動以水草為逐便其後稍立城郭以為藏守之備然猶逐水草而居未嘗改也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后妃寨各有名稱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白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或李南未極毋三教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犂壺供奉等官方幹禽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雖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銳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宋京城當破其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蔟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不立城郭以帳幕為宮室以氈為牆壁以車為行動以水草為逐便其後稍立城郭以為藏守之備然猶逐水草而居未嘗改也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后妃寨各有名稱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南向坪屋門中開禁路南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向南一大門即大廟門內三門門上並黑螭龍殿宇二十五間高大金釘兩傍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連盡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數上十一室盡榜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間東邊一間祝一小石室上下打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大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即盡墻周圍皆墻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更改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寢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宰執大臣多漢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未修四時之祭未躬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追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三 插葉崖房

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祖大聖皇帝楊割追尊遠祖起自七代能福以下各加尊謚立廟祭祀

國初順宗止葬于護國林之東遙海陵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關盛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峯將秀出林木隱映真築陵之處遙遷順宗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陰蓋以則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殿至海陵徙燕築陵于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灰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舊制令更討論之諸官再進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諸當取夏四月始當取冬十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業具九鼎儀從特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正殿次日陵長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襴衣執旌幢節鉞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綵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近御座衣元縫服衮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門罷步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祕奏樂而回遣世宗立臣面行之至今不改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簡從止領中州守令在內庭則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跣足面行至熙宗立始設儀衛將軍寢殿中底等手執金瓜等物于殿中侍制那具隨時令綸林待制那具隨從方輦駕時令綸林待制那具隨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祫仙仗到人間旛稽龍鳳雜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光儀仰舞蹈六龍圍歌謠道泰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護從惡具若尋常出獵親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繡以日旗曰御座繡或紅或黃如或排蒐而出一與南朝同導前皆等手執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以異錦團花裙金鍍銀帶金蛾拳腳幞頭雙引面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弓矢並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並用銀鏤頭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未宇文懋昭撰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上黑雜五方皆具必以黑為主常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附而建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旗上近鵝則又有日月大旗二如大禮給享祫祭祖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旗其制極廣繡神物以猛士執之後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執名曰蓋天

車輅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后妃並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綵青毡為蓋四關以羅秋冬亦用毡並用錦綠柱廊白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並用銀鏤頭

國主綠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為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綠用金孔雀一品青綠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青浮圖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檀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

國主視朝服純紗帽頭窄袖袍束帶垂下帶過膝綠袍玉帶佩玉告廟則加衮冕法服平居閒服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帽頭紫羅克袖袍衮冕紗製帽頭象簡玉帶佩玉

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克袖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崇進樞密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銀青光祿大夫服紫羅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順大夫武臣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議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

皇后儀仗
太子儀仗
太子家令
東宮命婦品
東宮
東宮命婦品
太子司經
太子司藏
太子司倉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
親王府屬官
王傅 掌傅導規諫 親王外任兼京府節鎮同知
金源 廣平 平原
南陽 常山 太原
諸駙馬都尉公主府府名
平陽 東平 安定
延安
內命婦品
一品妃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二品九嬪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儀 修容 修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三品 二十七世婦 婕妤九員
四品 美人九員
五品 才人九員
六品 八十一御妻 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 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 采女二十七員

外命婦品
正一品 大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 郡主
正二品 縣主
東宮
三品 良娣二員
四品 良媛二員
五品 承徽十員
七品 昭訓十六員
九品 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尚宮 尚儀 尚服 尚食 尚寢 尚功 宮正
右六尚局該女職一千餘員
文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從二品 光祿大夫
正三品 資德大夫 資善大夫 資政大夫 資敬大夫
從三品 匡衆中奉大夫 通議大夫
正四品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中大夫
從四品 大中大夫 少中大夫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正五品 中順大夫 中議大夫
從五品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正六品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從六品 奉直大夫 奉訓大夫
正七品 承德郎 承直郎
從七品 儒林郎 修職郎
正八品 文林郎 承事郎
從八品 從政郎 從仕郎
正九品 將仕郎 將仕郎
從九品 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
試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特進
正二品金紫光祿大夫
從二品光祿大夫
正三品左衛上將軍 金吾衛上將軍
從三品輔國上將軍 鎮國上將軍
正四品鎮武大將軍 昭毅大將軍
從四品安遠大將軍 定遠大將軍
正五品明威大將軍 討威大將軍
從五品宣武將軍 驍武將軍
正六品武節將軍
從六品武義將軍
正七品昭武校尉 昭信校尉
從七品忠武校尉 忠翊校尉
正八品忠勇校尉 忠翼校尉
從八品修武校尉 修義校尉
正九品進義校尉 進義副尉
從九品保義副尉 進義副尉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補遺

內侍
從四品中散大夫 中侍大夫
正五品中列大夫 中衛大夫
從五品中亮大夫 中奉大夫
正六品中訓大夫 中大夫

從六品保全郎 保全副郎
正七品成安郎 成安副郎
從七品成和郎 成和副郎
正八品成全郎 成全副郎
從八品修正郎 修正副郎
正九品修德郎 修德副郎
從九品保義郎 保義副郎

教坊
從四品雲韶大夫 供奉大夫
正五品鈞容大夫 長笛大夫
從五品景龍大夫 景和大夫
正六品觀音大夫 觀音副大夫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補遺

從六品崇儒郎 崇儒副郎
正七品崇德郎 崇德副郎
從七品明律郎 明律副郎
正八品司正郎 司正副郎
從八品校書郎 校書副郎
正九品司言郎 司言副郎
從九品司醫郎 司醫副郎

太醫
從四品保康大夫
正五品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從五品保壽大夫 保嘉大夫
正六品保合大夫 保仲大夫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終

大金國志 宋宇文懋昭撰
雜色儀制
朔望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 前後各一日
寒食假五日 自一百五日 一日為限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 支俸不在假限
日月食六齋等假
遇七月建禁酒禁殺屠六齋十六齋 孤八十四 上七十五並不許殺生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 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 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 六品以下及上戶庶人不得過二百貫 中下戶不得過一百貫 若婚嫁相同不等數為限
禁娼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並禁斷
賀保就試儀
庶人應試而或公事在案罪犯不至徙刑者聽賀保試若武官并錄經及第官人已在任家屬遠去者聽告所屬申覆本部所屬就近職官一保保識不及一月
二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義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戶下三年差發 準役不在免限
制服孝使儀
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及妻妾子女承重孫服斬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齊衰三月 五月 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致仕悉官半俸儀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六十以上遷一官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及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令給半俸更不在遷官之列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聽
職田每年公用酒曲儀
京尹及統軍司各三百都運司招討司諸府各二百諸轉運司節鎮各三百防禦州百四十刺史州軍百八十諸縣六十尚郭司縣六十在此限

職官文武見月奏月儀

請如不　月初一日皆爲月　以三十箇月爲任管謹官不三
品以上　內特同五諸京都巡及諸路轉運使副十都教使三月
十箇月　仍不得于界南遷上
防禦使　四十

職官授訖表除儀

一千里　程限二十日　二千里　程限二十五日　三千里　程限三十日　四千里　程限三十五日　五千里　程限四十日　隨兩官一千里　程限二十日　二千里　程限二十五日　三千里外　程限三十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還者不拘此限行程馬日行七十里驢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車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千合破數內各給一半　任滿者減　若送還者須

到本所給回文憑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擺任已過初五日者並給當月俸春秋衣各于二仲月給授職官授訖差除緣公幹留住未得之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緣若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其請者

職官已到前官未發出者減半月　職官每月合得俸錢並依隨處佔直支錢不得支本色

鎖城院務儀

鎖城院務監當官歸本管百里內者掌本鎖賊盜并城門鑰鑰

百里外者兼煙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鑰印訖並付本衙門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五　三

使用

監官賜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日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茶　酒肉菓　實用　計直十貫以

下者聽即同職連判官及因親相與者非

職官告侍親求罷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視疾未入十及自病求解職并年六十以上告

致仕者並聽　告狀鎖保所　若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

患難職任告致仕者亦聽並許隨處官司受理驗實轉申尚

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廟審監訖便往朝拜以

次官以階位北面立班隨朝拜初上之官在前別爲行班拜

記升階上殿再拜謝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參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來賀並用名帖具儒服襆子

外弟姪問候官長位前立荅于佐謁以下並用客禮

隨朝迎拜敕詔儀

宣敕于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

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候班定閤門官于箱內捧敕宣出門

置于案閤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敕贊拜大夫

皇太子少前上香設拜復位皇太

敕書授尚書省事郎官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就捧同陞

子褥子讀官官告訖贊讀訖敕書置于案郎官復位百官再拜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五　四　指揮出勿伏興再拜捧御寶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遼制文武官五品除授並用黃紙爲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雞二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雲皆還地爲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爲牌子且如舊補格世一品藍七舊以黃紙爲牒又加白紙爲宣惟三品陳夫人以上誥軸與雞銷金外加錦裝裹以紅綾飾以小金鈴金鈴制作極諢麗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補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德郎迪海陵縣王之世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係從六品便可薦刑子且如舊補格世一品藍七人並補閤門祗候二品陰六人三品陰五人並補供奉班祗候無致仕四品陰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並補供奉班祗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于戶金國深重其實非宗室勳臣之家不封勳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若襲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亡或爲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孫繼之兄弟繼之兄弟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得從仕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惟五品官方聽封贈

舊省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滄州楊昪定榜平州楊亨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舉府省三試之法每科舉時先

試升階上殿再拜謝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參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來賀並用名帖具儒服襆子

外弟姪問候官長位前立荅于佐謁以下並用客禮

隨朝迎拜敕詔儀

宣敕于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

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候班定閤門官于箱內捧敕宣出門

置于案閤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敕贊拜大夫

皇太子少前上香設拜復位皇太

敕書授尚書省事郎官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就捧同陞

子褥子讀官官告訖贊讀訖敕書置于案郎官復位百官再拜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五　四　指揮出勿伏興再拜捧御寶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遼制文武官五品除授並用黃紙爲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雞二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雲皆還地爲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爲牌子且如舊補格世一品藍七舊以黃紙爲牒又加白紙爲宣惟三品陳夫人以上誥軸與雞銷金外加錦裝裹以紅綾飾以小金鈴金鈴制作極諢麗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補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德郎迪海陵縣王之世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係從六品便可薦刑子且如舊補格世一品藍七人並補閤門祗候二品陰六人三品陰五人並補供奉班祗候無致仕四品陰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並補供奉班祗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于戶金國深重其實非宗室勳臣之家不封勳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若襲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亡或爲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孫繼之兄弟繼之兄弟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得從仕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惟五品官方聽封贈

舊省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滄州楊昪定榜平州楊亨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舉府省三試之法每科舉時先

子諸州分縣赴試詩賦各來論策作一日經義各兼論策作三日

號爲鄉試悉以本縣分爲試官時秀士有未願赴者州縣必根刷

送之願試之士或雖犯者縣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

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眞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雲中自河以

南就汴開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

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霜禁諸路舉子于燕名曰會

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亦曰狀元

狀頭補承德郎觀前朝之永深上甘語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

謝之正廳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五年不

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綃賜銀帶府試舊官取旨

尚書省降制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駁勝錄監門之類試關

明四柱揭錄其上曰曰至公機主文務之以觀試試有私名停官

不敍仍決杖發親戚不迴避九重書法凡作字點畫多錯誤者

皆曰雖犯先帝廢棄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

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然私取情貴也孜校時不合格者曰接

其名試院一開餘人方知中選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

爲雜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專經至于爲直省官事宰執持舉現

童子科止有進士有進士而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煬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

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舉子州縣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

路西路中都路于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河

東南路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路西路于東平府南京等

路于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于漢中府並限四人取一

大金國志　卷三十九　六　指揮出勿

省試以五百人爲定格殿試亦然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

旨又將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

人止授徵仕郎其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經義神童止以

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集論

策第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德郎第二第三人備林郎並賜

綠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煬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大

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餘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皇統

皇統出身與蕃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山賊盜補將仕郎授簿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錄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將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照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亦可至州同知

浮圖

浮圖之教雖尚成室族多捨男女爲僧尼惟禪者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判部曰都綱縣曰維那皆戒行之老練宿也威儀等所謂號曰大德並賜紫　國師住京之報恩寺帥府之天宮寺如王者師國主有時面拜服貞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

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尚者限三年爲任滿則又別擇人爲之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杖以上者奏　都綱判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服　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申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撫南據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帥府曰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事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師號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幾千緡道教之得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慘殺人制刑者抵其罪而致之死籍其家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其賊以十分爲率六師主四被官罪輕者決杖係重者贖以物貨命則割耳臠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四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笞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貯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腳惟數多爲自熙宗立始加損益盡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開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曰之曰皇統新制近于餘條海陵狹欲得者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杖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以上皆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則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刺決臂實鐵也拘役之處隸郡有之曰都在院所徒之

人武使之磨甲或使之上工無所不可腳脛以鐵鎖鎖之罪輕者川一罪重者二之期滿釋放年限滿期還復不妨依舊爲百姓刑法無酷不相遠唯僧尼犯殺者死強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並處死強姦者斬與古法異矣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或遷都或災異並皆赦罪減等一例放之每放必有恩內外大小文武百官加階皆非赦罪減等一資季年一資兩赦海陵立冊貴妃徒單氏幸燕京加恩普遍一資季年一資兩赦海陵立冊貴妃徒單氏幸燕京加恩普遍一資季年一資兩赦海陵立冊貴妃徒單氏幸燕京加恩普遍先則臧民民詔示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頒詔赦之其後復有改正降赦遍世宗立耀武揚威伐宋已降三赦慕洪忠宣公始議赦宋俘不許赦宋俘之赦自此後不復赦矣

屯田

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國之行比上古之制尤簡易每猛安謀克國俗二三之意姑留屯田雖非比女真契丹家亦有之自本部族遷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際始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種亦無不足之數今屯田出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止三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開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皆都會軍四時皆獵每獵則以騎軍結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圍中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過月后妃親王近臣無一之缺全國志　卷三十六　四

每獵則以騎軍結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犯擊之次及親王近臣田圍者許餘人捕之俟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過夜或宿于州縣或宿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光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館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隊酒會食略不同別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遇覺招納叛亡至使歃盟變爲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克京城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本祝等超詣軍前引遇乞和正月十日乃承許講使高永張愿恭奉到文字大開客引備說純誠拯救生靈惜結盟好重惟高義深劇感惊已戒彼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今皇帝遂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兩國往來書書

大宋與大金國書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閣下天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涼易檀順景劃并薊縣及所管戶民錄爲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錢二十萬兩綿三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

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　罪前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得年并綵幣二千疋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姑恕一爲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閒悟叛一爲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閒悟叛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七　二

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關譏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送本國依法科罪說雖不獲踪迹到處便勒留捕若有暴盜或因別族逃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際始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種亦無不足之數今屯田出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止三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開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金國國大宋書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閣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棄國遠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

彼允通者規領兵車全燕一方不戕(自下尚念始欲得好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劃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以遼國尚爲大金所有同前云云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舊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約誓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逐殁子孫不絕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信誓不以所與爲定專復書叛違不

賞謙白

大宋誓書及割康王出質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

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稱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東不侵界其太原中山河朔等府一帶所轄州鎮分遣疆土係自大金建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奚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出處臨時商平允易摩自己逃擒越之時北界離面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外應有逃叛事敗逃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拷擒發付還越書籍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物決無藏匿徇期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極無赦宗社顧復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遣冀英雄永同重誓今差給事中李鄴左武大夫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照悉謹白

金國元帥回書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辭離不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書遣使降到書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來說舊好敘定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幸遂解重圍收還兵馬令東將校更不令騷擾民復舊約長久句管處藏輸物帛約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前非的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納并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仍為今歲分撥疆土事悉直依來降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有違變神明得殊俾墜共師伏乙照察謹奏

京府州軍

二十路

中都路 南京路 西京路
北京路 咸平府路 會寧府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南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鄜延路 慶原路 熙河路
京府都統防禦州軍等級

京都六留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八

中都大興府 南京開封府

中等三處

北京大定府 東京遼陽府
西京大同府 上京會寧府地名金源

郡運司一處大興府置司

中都路

轉運司十三處

南京路開封府置司 北京路大定置司
西京路大同置司 東京路咸平置司
河東南路平陽置司 河東北路太原置司
山東東路益都置司 山東西路大名府置司
河北東路河間置司 河北西路真定置司
陝西東路京兆府置司 陝西西路平涼置司
會寧府路臨潢置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開封府置司 陝西路京兆置司
山東路益都置司

招討司三處

西南路鄯州置司 西北路招撫西夏置司
東北路泰州置司

提刑司九處

中都西京路 南京路開封府置司
北京路瀛路監察置司 東京咸平府路東京置司
上京路都等路上京置司二 河東南北路汾州置司

河北東西大名府河間置司 陝西東西等路平涼置司
山東東西路濟南置司

總管府十四處

上等七處

平陽府定雄軍 巩定府鄜德軍
益都府鎮海軍 東平府天平軍
京兆府永興軍 太原府勇武軍

中等四處

河間府鎮海軍 慶陽府安化軍
大名府天雄軍 鳳翔府鳳翔軍

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絳陽軍 定州定武軍
懷州忠南軍 蔡州定昌軍
密州安化軍 沧州鎮海軍
潞州昭德軍 汾州汾陽軍
冀州安武軍 邢州安國軍

中等十處

代州振武軍 同州定國軍
雄州永定軍 保州順天軍
兗州泰定軍 邠州感德軍
深州彰化軍 潞州昭義軍
忻州定襄軍 平州平平軍

下等十九處
蔚州 義州 歸德軍
許州 忠武軍 徐州 武寧軍
豐州 天德軍 嵐州 鎮西軍
鄜州 利涉軍 鄜州 保大軍
鄆州 通遠軍 隆州 利涉軍
應州 彰國軍 雲內州 淵遠軍
益州 鎮海軍 宗州 鎮化軍
鎮州 鎮昌軍 錦州 鎮遠軍
泰州 德昌軍 衛州 河平軍
祖州 威遠軍

防禦二十一處

上等七處
博州 德州
洺州 棣州
孟州 亳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萊州
華州 潞州
鄧州 潤州
宿州

下等七處
陝州 鄜州
綏州 河州
寨州 陳州
龍州

上等十四處
刺史七十五處
解州 鼓州
沃州 深州
澤州 石州
嵐州 環州
原州 汝州
昭州 蘭州
會州 德順州

中等二十五處
丞州 酧州
深州 潞州
曹州 潮州
登州 昌州
鄆州 庶州
恩州 清州
邱州 開州
恍州 丹州
坊州 寧州
通州

下等二十六處
易州 通州
順州 霸州
遂州 利州
信州 安州
慶州 安肅州
澄州 復州
宏州 韓州
雄州 貴德州
壽州 建州

莫州 雄州
威州 武州
汾州 管州
宣德州 潢州
商州 虢州
獻州 吉州
忻州 洮州
淨州 撫州
寧邊州 東勝州
十六軍並改作州

上等三州
奉安州 豫州

寧海州
中等三州
平定州 鈞州
葭州
下等十州
寧化州
甸嵐州 隰州
保德州 保安州
緩德州 鎮戎州
蔚州 來遠州
稽古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寨保關一百二十二處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八 七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初興風土

女眞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殺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海有鰕鵝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豬白鼠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善騎射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伏之所又以棒皮爲角吹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爲柵或鑿以板其樓皮如墻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屈鐵尚斂尺獨謂東南一面屋既掩復以草綢繆塞之穿土爲牀煴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室不去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揖衣鵰裘則潛捕裂屬唯盛暑如中華內地俗多尚戰鬥耐飢渴若平居騎上下崖壁如飛涉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唯

鼓笛其歌惟鴟鴞曲第尚下長短如鴟鴞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祭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劈頭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都黃者牛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祀祭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其市無貨以物博易無工匠往往自能爲之其國則拱手退身唱喏顧右雖貴至親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朝慶重五則謝柳祭天親戚會飲則以次更相歌舞而飲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敛科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箭之多以牛驅負物遇則前則張牛革以蔽之緩則射猛則戰鬥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屬之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婦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顱後髮髻綴以色絲寬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後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遮遏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惟多織布皆賤以布之粗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綾綿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爲裘或作紵絲四袖貧者春夏並用布爲衫裘秋冬亦衣牛馬豬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爲衫褲皆以皮至婦人衣白大襖子下如男子道服裳巨錦裙夫左右各闊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裹以繡帛上以單裙籠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既長壻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堵納幣皆

許率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元宗爲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在宋則以金銀琉貯之其次以瓦琉列于前以百數宴退則分餉焉先爲宜和六年也自雄州起旱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四十里

第一程　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雄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涞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闊止十數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爲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等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牟及等行聚于逆其歡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偲之意聽者有遂娶欲納之則擇日而賓後方具禮借來女家以告父母死則舉母兄死則其嫂叔伯死則娶其妻之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爲漿又嗜牛生米飯鱠以生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雖未爲酒醉則縛之俟其醒不再殺人

第二程　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隊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爲契丹南寨邊城樓櫓戍弁及部素帥寨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非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　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鎮幽州蒙莊奏丹使鈔轉餉乃于幽溝置良鄉縣即此地盟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子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堞雖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爲常近年都水監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冀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穢貊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涇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路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州宅用契丹舊大內壯麗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燈居佛寺冠于北方綿繡羅綺絕天下蔬菓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雞兔不問可求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縈繞形勢雄傑實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清成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壁三重城門八開

第五程　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鑿渠自淳沱由派水入潞沙即此地也

第六程　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趙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即此

第七程　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燕陽也因問天寶祿山等舉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　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衆入迫人城劫掠每遇人告急四月之內凡三至盡居軍民一大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此縣後改爲經州

第九程　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　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滿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同所新立地界北界並無溝壍惟以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秦使契丹體例所至州縣傳遞馬匹兩界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使副門狀通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子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揚鞭虛揖如儀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滿州北界石城縣金國新改爲滿州兵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酒

五行進飯其食品不可勝口自此以東過館頓或宿程其供應不旋于居民漢兒內選之每遇迎送南使則給銀牌人主幹着各騎一枝于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　自滿州九十里至深州

深州古無主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乎晉劉守光據幽州累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機爲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百百步亦莊梳之所也水極清深南河有大亭名曰渡滹爲塞北之絕都守將迎于此回程設宴是州

第十二程　自深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機創于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水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即此

縣也

第十三程　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漢梁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邊西境金國討滅數屋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狩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數處庭有大木十數株枯朽蘚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削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　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並無關障但存遺趾有居民數十家登高望東自碣石西徹五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嶂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關於事金城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並皆鳥道北能通人不可指數崖

行淀五十里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沒咄寨

第二十六程　自沒咄寨八十里至潘州

第二十七程　自潘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劫海國建爲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雖茅茨然居民稍學食物充足隸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　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堠但以行馬一日即記爲里數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馳此日自早飯罷行至晚方到止路絕人煙不辨中朝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皆如此更不再敘

第十五程　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第十六程　自遷州九十里至神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　自神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迹所云

第十八程　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皆泥沙涮與天同碧知所際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東有一大島樓殿萃堵坡之下有龍宮寺見安僧十數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　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暖金人煎鹽數十枝烹作灶深極珍

第二十程　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渝關東行路如平掌此僅有荻勝經由十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　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後行人俱野盤

第二十二程　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耆皆粗惡不毛至山多蚊蚋拔

此新羅山山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異高
脫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　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　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孛蕭寨
第三十二程　自蒲里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遂即此爲府是日州守迎
送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成州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　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撥孛董寨
府爲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渤海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
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眞室北
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

聚會處皆國人言語不通則各爲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第三十四程　自托撥九十里至漫七離孛董寨
道傍有契丹祖陵州頹州空城
第三十五程　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閒寨
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源其源來自廣漠
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
闊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尤
師李靖居于是靖眾使南朝此排中賴而是飲食精細絕佳時
當仲夏蚊蚋極多俗皆臥長江涼處掘地深丈餘乃臥蚊蚋少頃群急驟馬之勞
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閒寨
第三十六程　自和里閒寨九十里至行孤步前寨
自和里閒寨東行五里即有清服嶺自北而南莽知遠近界

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眞南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來流河
岸日餘寸木地不產泉人擔水以行甚天以限兩國也來流河
闊三十餘丈以船渡之五里至行孤寨自此以東蕭原隰阜
盡女眞人更無別族無市井貿貨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　自行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　自達河寨四十里至清捷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廚供
第三十九程　自清捷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元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
見如接伴禮令兩伴差接伴館伴送伴諸客省使必于女眞渤
海契丹人物白皙詳緩能漢語者爲之復有中使慰問賜酒果
宴設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舍數十間堂宇皆施

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尚十里是日賜酒果次早館伴同
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職野閒有民居千餘家墓屬基布更
無城郭里老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拿近閒北乍百步有
皇宿閒統三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于當門就龍墓下馬
歌引三奏樂作閒門使及祕生
琉引入即塞國書及陳設物子庭下傳進如儀曾通拜舞并跪
送使副上殿以次就坐餘並退山棚之右曰桃源洞右曰紫微
洞中作大牌曰聖旨高五七丈並殿七楹孔北榜額曰乾元
殿堦高四尺階前土墻方閒數丈名曰龍墀殿內以兵數千人
分兩壁立四面異築深戟千百閒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
金几其果樣酒器皆金玉酒珠食品皆珍美桌第二百人乃契
丹牧坊四部也酒行食畢各賜袍衣襪靴以金飾人以銀
謝畢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赴擎就以編帛折充次日再詣北
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
起就慶色綉花各二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
有中使賜酒果復有書臣就賜食并件射于館內庭下乃設樂
酒三行件射畢臣僚件使副國信使副離席就射三矢乃奉徒
便用之勝負各有差就賜襲衣鞍馬次日朝辭儀如見時酒果
畢就殿上請國書果下殿賜使副襲衣物鞍馬三節人物各
有差拜謝訖就館酒行樂作名馬惜別之會又曰撰衣帽襲酒
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帶佩交遞常時相聚惟勸酒食不敢
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歡不計巡以酌爲度皆舊例也次日同座
起赴至元室郎君宅館件使副展狀辭送件使副于此相見如
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皆如來時至信州濼州同此回程不再

敘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爲惜別之會出衣服
數件或帶劍交遞情意依勤次早發行至界有碑次下馬而望
吾界蕭幄甲馬車輿帝旗以待人皆白晳色少頃乘作酒五行
上馬復同送伴使副過我疆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
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揖與所乘以爲異日之記引接
展狀罷揖則各背馬而馳少頃遥望步跡踏爲不忍之狀如
是乃行彼中人情皆使然之揮淚而入無之

大金國志

跋大金國志

錢大昕

大金國志四十卷卷首有表題云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新城王尚書貽上謂是宋人僞造予讀其詞稱蒙古爲大朝曰大軍曰天使而于宋事無所隱諱蓋元初人所撰其表文則後之好事者爲之而嫁名于懋昭者也錢遵王擧其直書差康王出質詳列北遷宗族以爲無禮于其君而譏端平君臣漫置不省今考志所載指斥之詞向有甚于此者卽其以大金爲稱亦可知非當時經進之本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大金國志四十卷

舊本題宋宇文懋昭撰。懋昭既降宋，即當以宋爲內詞，乃書中分注宋年，又直書康王出質，及列北遷宗族於獻俘，殊爲失體，故錢曾讀書敏求記譏爲無識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處，尙不止此。詳悉檢勘，此漏甚多。如進書表題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卽在是月十日，相距僅五日，豈遽能成書進獻，又紀錄蔡州破事，如是之詳，於情理頗不可信。又端平正當理宗時，而此書大書宋寧宗太子不得立，立其姪爲理宗，於濟邸履立，略無忌諱，又生而稱謚，舛誤顯然。又懋昭以金人歸宋，乃於兩國俱直斥其號，而揭稱元兵爲大軍，又稱元爲大朝，轉似出自元人之辭，尤不可解。又開國功臣傳僅寥寥數語，而文學翰院傳多至三十二人，繪其文皆全錄元好問中州集中小傳，而略加刪削，考好問撰此書時，在金亡之後，原序甚明，要不應瑣瑣其文，凡此皆疑竇之極大者，其他如愛王作亂等事，亦多經信僞書，穴雜失次，恐已經後人竄亂，非復懋昭原本，故牴牾若此。然其首尾完具，卽有與金史異同之處，皆足資訂證，所列制度服色，亦能與金史各志相參考，故舊本流傳不廢，今亦著其僞，而仍錄其書焉。

嘉錫案，此書之爲僞作無待言，然提要所指摘亦尙未盡。李慈銘荀學齋日記癸集下云，「閱大金國志，此書前人多疑之，余謂實僞作也，字文懋昭之名，亦是臆譔，蓋是宋元間人鈔撮諸紀載附以野聞里說，故多荒謬無稽，褻瀆宄俗，而亦時有遺聞佚事，爲史所未及，其載世宗之荒淫，章宗之喪亂，世宗有元悼太子允升，因謀肯構肯王允猷，後其子愛王大辨以大通節度使據五國城以叛，屢敗國兵，及章宗母爲宋徽宗子郭王楠之女，又有鄭宸妃爲宋華原郡王鄭居宗之曾孫女，皆委巷傳聞，絕無其事。又載明昌二年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僧童也，是不知胥持國由五經童子科出身，但聞當時有經童作相，監女爲妃之說，妄以經童爲僧童，尤作僞之顯證。至謂元建祖其先與女眞同類，皆靺鞨之後，別有朦骨國，亦曰蒙兀，在女眞東北，人不火食，夜中能視，金末漸強，自稱祖元皇帝，其後建祖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南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其語尤荒謬，蓋是南人全不知東北邊事者，謠傳妄說，所云朦骨，似卽俄羅斯也，其言愛王搆兵，與北朝通，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於北，溝南則爲己有，果議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章宗太和四年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北朝約以進兵，雄畏懼而從，疑當日西北有假鄭王子孫之名，嘯聚棲遑，崇古陰與之通，倘釁而發，

故一國衛王之立。進致興兵入犯。此書與張希顏南遷錄所以異說紛耳。」頗可以與提要互證。故錄之。

四庫提要補正

大金國志四十卷

舊本題宋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進書表一通。自署淮西歸正人。攷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而不詳其里貫。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讀父書等語。亦不知其父何人也。書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裒集彙次。凡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傳一卷。文學翰苑傳二卷。雜錄三卷。雜載制度七卷。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一卷。似是雜採諸書。排比而成。所稱義宗即哀宗金史謂息州行省所上證而此則云金遺臣所上。與史頗不合。又懋昭既降宋。即當以宋爲內詞。乃書中分注宋年。又直書康王出質及列北

遷宗族於獻俘殊爲失體。故錢曾讀書敏求記嘗稱爲無禮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處。尙不止此。詳悉檢勘。紕漏甚多。如進書表題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即在是月十日。相距僅五日。豈遽能成書進獻。又紀錄蔡州破事如是之詳。於情理頗不可信。又端平正當理宗時。而此書大書宋寧宗太子不得立。立其姪爲理宗。於濟邸廢立略無忌諱。又生而稱證舛繆顯然。又懋昭以金人歸宋。乃於兩國俱直斥其號而獨稱元兵爲大軍。又稱元爲大朝。轉似出於元人之辭。尤不可解。又開國功臣傳僅寥寥數語。而文學翰苑傳多至三十二人。驗其文皆全錄元好問中州集中小傳而略加刪削。考好問撰此書時。在金亡之後。原序甚明。懋昭更不應豫襲其文。凡此皆疑竇之極大者。其他如愛王作亂等事。亦多輕信僞書。冗

雜失次恐已經後人竄亂非復懋昭原本故牴牾若此然其首尾完具問有與金史異同之處皆足資訂正所列制度服色亦能與金史各志相參考故舊本流傳不廢今亦著其僞而仍錄其書焉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癸集下十六云此書前人多疑之余謂實僞作也宇文懋昭之名亦是影撰蓋是宋元間人鈔撮諸紀載間以野聞里說故多荒謬無稽複沓冗俗而亦時有遺聞佚事爲史所未及其載世宗之荒淫章宗之蕞亂世宗有元悼太子允升因謀害晉王允猷事發叛亡章宗誅鄭王允蹈後其子愛王大辨以大通節度使據五國城以叛屬敗國兵及章宗母爲宋徽宗子鄆王楷之女又有鄭宸妃爲宋華原郡王鄭居中之曾孫女皆委巷傳聞絕無其事又載明昌二年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是不知胥持國由五經童子科出身但聞當時有經童作相監女爲妃之說妄以經童爲僧童尤作僞之顯證至謂元爲韃靼其先與女眞同類皆蘇鶻之後別有朦骨國亦曰蒙兀在女眞東北人不火食夜中能視金末漸强自稱祖元皇帝其後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其語尤爲荒謬蓋是南人全不知東北邊事者謠傳妄說所云朦骨似即俄羅斯也其言愛王搆兵與北朝通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礮自溝內以北歸之於北溝南則爲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章宗太和四年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北朝約以進兵雄畏懼而從疑當日西北有假鄭王子孫之名嘯聚擾邊蒙古陰與之通覘業而發故一聞衛王之立遂致興兵入犯此書與張希顏南遷錄所以異說滋紛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松漠紀聞一卷續一卷宋洪皓撰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既至金金人迫使仕劉豫堅不從放遷冷山復徙燕京凡留金十五年方得歸以忤秦檜貶官安置英州而卒久之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其所紀金國雜事始於留金時隨筆纂錄及歸懷舊追憶悉付諸人既被遣稿乃復追述一二名曰松

漠紀聞蓋有私史之禁亦祕不傳紹興末其長子适始校刊爲正續二卷乾道中仲子遵又增補所遺十一事明代吳琯嘗刻入古今逸史中與此本字句間有異同而大略相合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會寧府幾百里又書爲陳王延教其子故於金事言之頗詳雖其被囚日久僅稽傳聞者舉不若目擊之親切中間所言金太祖太宗諸子封號及遙林牙達什北走之事皆與史不合又不

遼史天祚紀原用其說其熙州覲見一條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蓋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紀雖實與相參究非躬空妄說者比也

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爲戰鬬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兵

佐之戰甚力駐蹕之陬高延壽高惠眞以宋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徙黑水府以部兵爲都督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兵

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冤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契丹之諱俗說爲女真曰宗真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徙黑水府以部兵爲都督貿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官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爲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子詣白賓州混同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生女真即金國也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臘事後隨以酋長號高尸其一遣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只生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楊哥生子闍辣乃今文烈帝太師粘罕子以其近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爲子其後金主九代祖名彙源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祀曰明德

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愚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閭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李尊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聖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桓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廟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東追謚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東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威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契丹立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悳始祖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女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爲兗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磏切本作磏非室所生爲太師宗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爲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卽兀朮爲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那王爲燕京留守打毬墮馬死自固磏以下皆爲奴婢繩果死其妻爲固磏所收故今主養於固磏家及吳乞買卒其子朱國王與固磏爭立以今主爲嗣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爲宋王太傅領尚書事與滕王虞王皆爲悟室所誅次曰賢爲折王燕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揩斡板彼板指板也亦大也孛極烈猶漢官稱曰何盧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兀朮爲太保領三省事封沈王次曰魯王宗憲字吉甫好讀書通漢語頗曉文義其父卽阿盧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梁王次曰荊王宗雋次曰秦王宗偉次曰趙王宗懿次曰徐王宗傑次曰豫王宗哲次曰冀王宗英次曰衛王宗秀次曰薛王宗強次曰莒王宗美次曰潞王宗旦次曰代王宗頴次曰蔡王宗範次曰曹王宗禮次曰原王宗本次曰申王宗輔次曰濟王宗弼次曰蜀王宗安次曰隋王宗順次曰楚王宗室次曰吳王宗尹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揩斡板彼板指板也亦大也孛極烈猶漢官稱曰何盧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梁

董海其王薨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
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氐與他
姓相婚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閑則
必誅窜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
則羣聚而訴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
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容
貌聰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
保機滅其王大誅誤從其名帳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
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

祚之亂其豪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
至其貴族高氏弃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
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
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
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國滋植牡丹多至三
二百本有數十株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
五千貫貿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爲東京置留
守有蘇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
隱聞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

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館
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
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其人慫恿其名　其人慫恿朴勇鷙不能
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志其
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
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過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
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退山下不敢登其巢元經
二年出關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因謂之黃頭
生女真毳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因避契丹諱
遂稱黃頭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滕骨圖即唐書所謂蒙瓦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
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
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德澤淪洽堅天祚怒曰小夷乃
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遂責人雙陸責人
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剚之悟室急
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拭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
其強悍成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
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

不聽卒歸之至叛遷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
固輸善待之
大遼盛時服屏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
輸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
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國
人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爲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
冑及盧里移賚（後云第三個官人亦呼爲相公）既
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
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聚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
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下三千既連敗遼師畧
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
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禽契丹則殺之初遼
倒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憾其宿憤見者必
死國中駭亂皆其爲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
沒遍中京（中京古白霤其天祚僅遁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

留之遣人遣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
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
欲僞吾女邪因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跳至上京過
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長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
覲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屑屑以善
狗誤件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
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
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臨以是故恐不加譴遁走小勃
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覺謀者言棄宿軍且
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綉佛長丈有六尺
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
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棄宿下馬跽于天祚前
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
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也
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
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
皆成圍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榦季春

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遊主必至其地
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
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强取女真始
怨讐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驅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輸林學士後與
彼俗大樂以小名易官上 大實懼及既歸
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知其日高不來使
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惟其日高不來使
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 大音長罪而竄詢其所
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强
之極口毀罵遂射殺之大實採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
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兵經略屯田
于合董城 城去上京三千里 大實潰瞞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
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
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
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
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
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子過河陰縣令以病

解獨簿出迎以綿纏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卽其
故以實言曰縣債俯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數不敢出某
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爲腋氣所使
故帶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
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宋牙
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
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郛謀詠西軍之在雲中者
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邵守之契丹漢兒令殊女直
之在官在軍者夫德知事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
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舉漢兒
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
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
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謀監軍 北人稱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
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卽回燕統軍來謂縛而
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道入
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靼
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

圍之達靼善射無友中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先凡預
謀者悉誅契丹之點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
聘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餌往少者十餘車
多至十倍從客住酒則以金銀杭貯之其次以瓦旅列
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
銀盃酌飲食者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加中國蜜餞
以木 松實胡桃肉拍蘆和麵粉爲之形或方
或圓或爲花大略類油中餈 人一盤曰茶
食安羅宮者漸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麋者煎乳
酪婦家集大小皆坐炕上堵牆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
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
馬者親之云痕則留也 不好 留者不過什二
三或皆不中選雖壻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爲

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
迎既成昏留婿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
年然後以婿歸婿氏用奴婢數十戶 奴曰亞海婢 牛馬
十數羣每羣九牸一牡以資道之夫訓妻爲薩那罕妻
謂夫爲愛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漢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敬
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卽說也
女真舊俗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
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
浸染華風頗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
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
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
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
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彼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
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
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
香鑪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
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
茶食以贖 謂羊酒肴饌之類 次則攜壺小亦打餧取之亦有先
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
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被

掠至其國過上元以長竿引盪秋千高出雲表而出之以爲戲女
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
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
聚爲亂乘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
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崇帝后見像設皆焚拜公卿詣寺則僧坐
上座燕京薦福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
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多爲僧
友孟 衣鉢 也 甚厚延壽院王右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
謂夫爲愛根

副判錄或呼司空遂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　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提之其徒以爲榮出家者無貿賣之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雖盜汴三重菩度凡有師者皆落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觸請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皆有家室則許之編伶通平民者杖背流遷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關心但時

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瀚海軟令止飲行未抵治所在一僧以棣柃舉孟遮道而獻棣柃木名有文彩可愛多用爲椀　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酒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頓左右令笞勃辣駭彼云敲殺也　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宿道而以死告未卑復呼使前僧破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恒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瀚海對路虎笑曰汝謂我來用此相鵲突耳豈可救也卒殺之又於道過僧尼五輩共擎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舉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　即譯語官也　以右官人爲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　銀珠者行第六十也　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昔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訴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

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蒸百姓狼珠矣即書煤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駱宮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抑之則曰塞痕好也欲行炙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預薪擁僧於上四面衆火號呼稱覓不能脫竟以焚死

胡俗舊無僭法君民同川而浴扃相摩于道民雖殺雞冷氣壓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皺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漲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

宋　洪皓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蟒蜿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雹百數十里雹大小不等首足卦支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天鶖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髏長數尺其髓尚在金國內廩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骨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鱗不作魚鱗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婦家烝焉悟室在閫下　彼都　也　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同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彼洪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閫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

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
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傅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
外方小哉無傷至七月魯宼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
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宰文宰文語悟室（悟室時爲陳王悟室不
以爲怪至九月而誅蓋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
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官預
試之士唯雜犯者黜勝首曰解元次年春分
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
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
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
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
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悉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
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

封彌勝錄監門之類試閤用四柱揭綵其上曰曰至公
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敘仍決沙袋親
戚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
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
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悉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
畫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
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敕頭補承德郎
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
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
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
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悉大夫中下甲雜取十
名納之閤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
不合格者曰殿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
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房殿
廷唱第而已士人頗以爲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御試之
御試之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
經至於爲直省官宰執持筆研童子私止有超遷憲前

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爲之又有譯史或以親事
或以關節凡遞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大州
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兀术諸貴人除授則令掌執子
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貂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
皮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
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柏罕聞之問高慶裔渤海人
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
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跋局如南
人茶肆中置棊具也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
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
無生意至燕方有之每雨價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
妄設遇大賓至纏切數綵窠楪中以爲異品不以雜之
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極青綠經歲則變黃其瓞類甜
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糞覆
棚種之子攜以歸今禁圃鄉園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
能經歲仍不變黃色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
愈蓋其性冷故也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會
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炷飽之害黑水發源
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晉改爲混同江其俗刳
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

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國
運糧者多自國都往五國頭城數魚
西穬有蒲瀕水叢生一歲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
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兀术諸貴人除授則令掌執子
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貂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
皮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
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柏罕聞之問高慶裔渤海人
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
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跋局如南
人茶肆中置棊具也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
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
無生意至燕方有之每雨價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
妄設遇大賓至纏切數綵窠楪中以爲異品不以雜之
飲食中也

南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瓤如中國蟹螯石
蟇鮀魚之屬皆有之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里
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
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堇鋪七十里至賓
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
十里至濱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
里至咸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

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濬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魚務三十五里至兔兒塢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蘭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惕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董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

至黑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園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七個樹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里至潞縣三十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東京至涿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今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壺錢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酪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前細酒六壺錢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酒常供酒五壺錢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壺錢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爵子孫以敘官分職創制立法

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謂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雖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昌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遭聖人之作也刻舜敎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猋役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啟文物度數皆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洋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天有前風酵命安得不作人皆廓不疑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率先猷受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遷舉其法議爲猶密尚慮拘牽故遵自開元所記畔及逐末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遵御府以廣乙覽泰侯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徐用討論續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僭消挨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荅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易先皇已頒明命經及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者矣畢耿躬勤夕厲勉圖繼遵申命講求雖曰法惟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革損益之殊逸脩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庶幾乃繹僅至有成援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肯構第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脩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尤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

有訓非權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脫不承洪緒一視於茲祇遹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張泰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紊事蓋變則通致治之具猋役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啟文物度數皆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洋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爲設者俄而辨等威天有前風酵命安得不作人皆廓因即爵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位號所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裁惟

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簪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遷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新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遷遷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袁裘起同編

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遷舉其法議爲猶密尚慮拘牽故遵自開元所記畔及逐末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遵御府以廣乙覽泰侯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徐用討論續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僭消挨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荅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易先皇已頒明命經及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者矣畢耿躬勤夕厲勉圖繼遵申命講求雖曰法惟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革損益之殊逸脩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庶幾乃繹僅至有成援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肯構第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脩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尤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權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脫不承洪緒一視於茲祇遹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張泰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紊事蓋變則通致治之具猋役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啟文物度數皆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洋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爲設者俄而辨等威天有前風酵命安得不作人皆廓因即爵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位號所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裁惟

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覆其必成先將賊其
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
存含覆第嚴禁衛戢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
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剚社稷之
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搆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
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乎於見閭皆由左驗以質成
莫敢讙辭而抵諱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
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
詿誤更不踈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盡衣而有犯古
猶欽哉子棄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彝刑之聖親親
尚睦亦優宗族之恩厥倘迫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
之賞孰居台耀之先允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屬爲諸
父身相累朝弼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
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猷光之佐著翊如濟
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厥正攸之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肱厥之奏指
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茂古今罕倫追茲慶賜之頒

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
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敦求於載籍仍自斷於厥心
枚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
相國賜語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懋者英
於啟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
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皇后冊秦申氏謝表曰龍衮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契
榮畀椒房恭受以還泫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兩日
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

備矜奉事之勞勿遺光華之使溫言褒飾美錫重仍顧
拜命之甚優懋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
庶幾歸道之參仰助人文之化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
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
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

達靼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殿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
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

德視遷運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祓
與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后春之
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罄輸誠之意萬邦慶
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細好德
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齎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春
所以大一統之始履幬之內歡愛皆均恭惟中孚應天
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閭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覩庶邦
之率服戊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遘昌期遠

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廬傳同億兆人心但藉
深於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
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阨窮漠耳目所接隨筆纂錄
岡孟公庶發篋汴都危變歸計剏艾而火其書禿
節來歸因語言得異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墻
侍郎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徙炎蒸視痾
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
採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杖朱

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勉語言之律而先君已
齋根泉下鳩拾殘槀庶得數十事仗快拭面著爲
一編紹興丙子夏長男适謹書

松漠紀聞

松漠補遺

金國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
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
也遂併閔諱之

金國中丞唯掌詔牒若斷獄會法政春山秋水謂出囚
逐水草面居處從鴈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帳落至閫則歸其
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外道雖
有滯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贓穢畧無所憚

金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

榷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爲任謂之優牋其稅課倍增
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有止
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
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
之

金法有貧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對甚
遲難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
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爲任將滿即改除
並不待闕

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帥監其姊夫劉忠恕作
郎高慶裔爲十衣之數張有一犀帶國初錢王所獻者
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爲係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
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爲無價天祥以此作免鴉中
國
謂之犀掃毛頭者
像皮
鹿頂合南中止有南鹿不實定有鬱眼不可車北地角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
脉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爲合正須亦作合好者有人字
不好者成人字有鬱眼不實北人謂角爲鹿角合頂爲

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枝
不比鹿皆小鹿頂皆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透
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魚形諸犀中水
犀最貴秀州馬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魚白
以紙蓋近之即明滅有淵氣疑是水犀
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爲經羊毛爲緯好而耐豐
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蘆者取其茸毛皆
關西羊爲之蕃語謂之羯勃北羊止作蘆毛
先忠宣松漠紀聞伯兄鎮板欵越遲來守建業又
刻之暇日搜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襲故侍
旁親聞之者日日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
二日第二男賁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
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遺藴書

南遷錄

張師顏錄

南遷錄序

大定甲戌冬六飛南邁新宅大都於宣武師頗握筆東觀道開被命仍兼禮郎馳驛清蹕間粗知記注顏末恭惟太祖皇帝布昭聖武興於龍朔太宗皇帝應天順人誠遼俘宋定鼎中京率土賓服凡王會所圖琛貢相續象胥効職離任迭奏親昔帝王之盛漢唐之隆惟金繼之中懷逸豫啟起近親要誘遠兵長蛇封豕尚忍言哉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今驗昔顧不信哉德皇嗣統逮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鄰思戡多難而天未悔禍孰

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於是踵太王房岐之仁嗣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于茲新邑保定大功厥有望哉師顏推極患原始于大定之末用示厥鑑尚祈謹斯敢竊序以爲南遷錄云十二月下澣日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騎都尉賜緋張師顏敬序

南遷錄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

天統四年十一月詔宣武師度使鄭王允蹈及附馬都尉唐括補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賜死除屬籍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厚爲上國部眾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大定三年立允升爲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惟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猷

植世宗第三子 封秦王性寬和亦嗜酒色其妃趙氏故降授南官千牛將軍相之幼女 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頗醜允植日有混升猷漸忌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上以安民結好爲務世宗喜曰術見正與我合由是諸文士吳與樺張幼謀等多附之閤與帝言秦王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儀宋婕妤等論敘姻婭張宋皆南官子孫內外交贊太子僭事藩與興太子右衛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允升曰上寵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爲之計豈不見唐太宗殺建成之事乎允升由是疑懼與謂三衛將及諸統軍曰秦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之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大見疏外于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大定七年四月二十有五人直學士吳與樺請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能平完顏惲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爭爲業故能滅遼逼宋混一南北諸藩畏惟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

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爲南宋劉錡所敗使嘆用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爲人侮弄今郎主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雖國而蒙近歲不受役調臣人屢爭麟府郎主捨積年戰鬬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解文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余爲福向前扶之曰郎主方歡飲郎君卻作苦惱人語郎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相爲水火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去僞王延等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血衣擲於池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殞胸口皆傷侍女四人俱死事聞收張克己等赴獄詔大興府捕賊甚急逾月皆無影兆會鎮門縣失官錢有張盜官錢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鞫問乃知殺秦王者此輩實升猷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良弼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允恭時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猷微服佩三衛符

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散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追之宇年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至會同宣言南官子孫弒逆我今至此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漠與太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子眾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首至有司請誅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升猷爲庶人謚允植爲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

哀王郎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憫諶爲
哀王仍命諶娘君以奉祭祀
元悼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抑年且高聞宮人
呼爲皇后便涕泣辭讓每人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
承順以報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興慶二年七月上
不豫左僕射知中書省事詰烈知樞密院書年同知中
書省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
學士吳與權典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誅
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給事中韓允

中右諫議鄭遂哀爭曰克己誰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
誅元悼雖追諡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衆多三子既
死不必論今惟當立現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
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統之子簪珍等皆不服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
幼當立何疑資考年曰蕭統是已立後爲太子便當繼立
其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詰烈
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請旨世宗來及有語趙妃自
簾內屏聲曰這孩兒底父既已被人殺了郎主不若更
殺其子將來又免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知內省江淵
等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
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郎主萬歲他
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于
富貴豈顧於父耶郎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沈吟不應
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竇書年固爭不從
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遷
參政賞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
避怨罷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

家風不肯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
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尚幼大辯封遂甯
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閤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
人處疑嫌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鎭可以自安鄭王
不能從東宮僚寀以其性寬太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
允蹈母爲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己余大璋完顏赤等獨
以大辯爲疑況大辯之初生也其母赫氏夢一人乘馬
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
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
以其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閤住年十三始出閤會蒙
人侵邊議親王總兵權鎭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
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
遣之加封南鎭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
鎭深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
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僞臣敬事諸
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喜等狎
比張克己等數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爲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
內省都知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遺除拜生
學海類編 二八 南遷錄
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克己
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淵皆不即以
聞完顏煒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哀曰太祖太
宗皇帝與忠獻王結忠烈王 兀朮 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
烈王臨殁以夏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
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平淵聞而惡之諷東
臺御史范圭奏煒誘誚且言陛下爲世宗所立中外欣
戴煒懷異謀宵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殛煒
遂除名爲民徙之代州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

十性純直習兵事煒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
一李連從上宴於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
昭儀南宮舊部王鄭居中之會孫女也有國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見而
喜宴罷令淵等納之興慶宮晨夕往焉上或酣醉日昃
不果視朝三省黃案悉令處分鄭妃或坐膝上批詔內
降慧黠便媚善爲恢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
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爲言上令改姓鄧號宸
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簿識多用
宋朝宣和時物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
學海類編 二八 南遷錄
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爲郎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登出
獵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上於薊山葦置
築巖洞于芳華閤前凡用工二萬人葦及牛馬七百乘
道路相望會是冬嘗菊于東明閤上登東明閤見屏障
蠆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是何所琬曰趙家宣
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
以爲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
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好諂曰我嫌俞琬
來破壞我好事卻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
時國政多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于濟明奏言句日之
開科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
諫院柏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
澤潞閒寇竊屯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
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
自製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
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
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源監其軍秘書
監兼權給事中田遇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嘗用

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獻王振鼓大呼章貫以走太祖起白龍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總軍令乃忽變舊制恐兵心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待漏院淵揚馬鞭過焉之曰擬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恐其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粮欲坐以軍興之食之罪淵令其弟害之邁新哀告左僕射完顏奚言於淵途寢命十一月丙寅天襲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問上國所調人怨語籍籍懼爲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爲文具支給減裂至安崩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各路州連戰皆敗天翼死戰賊勢逾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宸妃連日飲宴外聞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道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聞都人心危疑且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實不知允蹈妹夫唐适蒲剌兄補察爲三衙令軍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況淫昏

狂惑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令達意鄭王察許之察既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高之從兄爲中山守志同之弟志甯爲河南留守各遣書令率兵以誅江淵爲名俟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常非其所爲密結爲內應俟上動靜會唐适家二奴以貲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送大興府鞫之适婢春英先與奴張阿多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窗聞兒奴張阿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窗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張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府告變大興尹趙宗卨送二奴

各囚一所貢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興中滿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上遣東除主李日暉西除主張飛龍龍虎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翊鞫之皆服允蹈奴樵夫者知事變急遣人報愛王使爲之備越三日皆服誅上遣內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茶金合往五國城召大舜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復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

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再拜曰大王父子再生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也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復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再拜曰大王父子再生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也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復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再拜曰大王父子再生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也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復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再拜曰大王父子再生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也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復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再拜曰大王父子再生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也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復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

守愛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狐口於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粮車至輒爲所奪殺進軍缺食時天方暑卒皆飢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李用虎往攻寶奴禦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粮車出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於狐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于上寶奴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進路逾通愛王知勢急留其妻兒突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大漠而大雅將兵至愛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忭妻通悟首相見愛王奉獻金寶十車骨要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奮大槌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裹逐至和龍東津上聞敗頗以爲憂太后亦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郎主成疾上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

宸妃見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甯陷沒平灤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秘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歎曰太宗向日攜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雖降自天生自婦人誠然九月趙太后寢疾上入閤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兵之後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壇津骨孛與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

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時說與郎主要記著省得我死不瞑目也后覺宸妃以其遺歌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苦調發間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寺中分爲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璧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兒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擔酒殽

鼓樂徧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留飲至夜復信江淵等言拘收諸父及昆弟有若仇讎當一日與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效者必眾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說話琚泣曰太祖起自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尙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佯爲癡風人泰和十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顏童奏南宋兵陷泗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邇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國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閒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閒北兵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之十一月癸河南兵一十七萬內十萬入荊襄七萬入淮癸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及裏水大鷄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爲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揚言復動余崇義最希古曰愛土事北國過厚故北兵爲之盡力今若不愛金帛子女彼亦易勑得南宋物以爲此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唐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使北國北人愛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骨婁斯點揑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三二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臣完顏太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驅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岸刳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令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濟十二月丁酉陷天都城閘和龍太康兵潰其子棁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屋縛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潦平三州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閻邱好古戴金帛美女自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眾于骨邱追襲餘兵徑至揚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義崇驛報完顏尊令出師襲逐至大容城爲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日上大宴西涼觀鄂王濟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上曰方與諸王樂飲何勞濟涼曰天時人事不順如北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樂飲時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洛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酖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洛是愛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爲一黨止非我耶自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與諸內侍晝夜燕飲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閒女年十一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令及效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陽新椿索女恐招怨詈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閤莫如此說元德叱曰尒曉甚事罷新椿索女之命天穆又奏稱京師人家婚嫁多用鼓樂宜禁止之上曰此細事可勿禁也

密言於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詩酒之故壞國政外庭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弒逆是夜上方在壽宮內侍鄧資孫奏外有文字啓門燭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弒上欲召夔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閤門不啓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脹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兀映等欲突身入中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兀映等大慟曰大王人閤過不聽其入崇義踰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有備輕身入何益兀映遂召龍虎將軍宗完顏章等同入門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輜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宮人也車者笑之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兀映等大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兀映等窮治逆黨凡誅宦者五十餘人晚於都堂議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長長均以嫡嫡無則以次雍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明練沈靜宜立眾從之兀映遣侍中詣能詬希古往迎夔王亦往雍王見宮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十八日雍王卽皇帝位於天興殿謚碻王爲昭宗而葬

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其略曰飭身以檢則民自康御下以誠則人自感聲色盪惑自昔所戒宴安酖毒何今亦然朕痛罄於深衷斬新哀於天下幷遣手詔諭夔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爲讎隙誘引外兵傾危本國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遺家難靖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叔姪天性常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爲王國保有北翔子孫嗣守勿信閒言馮陵以違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或交兵

行兼務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祚昔梁晉與湘東爲叔姪之仇歸誘周兵以陷江陵隋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鑑三復余言愛王得詔亦泣然僞北國所制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玉帛子女悉歸于北國耗撓國計傷殘民物於愛王元無益也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卽皇帝位立宗廟追謚其父鄭王爲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國哇斯頡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爲辭北國主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讓削其帝號必令出兵雄懼而從十二月葬其父於冷

山謚曰桓王遂入侵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上國兵五萬戰於北狹口自辰至申國兵已疲北國益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不決收退時天寒甚北兵潰兵潮漫山澤詰朝眾壓吾境人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衛之隨開復合日昳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重左右欲載以爲輿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子孫而不能救國之敗何面見宗廟乎奮劍大呼創裂而卒天穆乃忠獻王粘罕之子也三大王收其屍葬

之而哭北兵至桑乾川完顏氏宇文其兄死怒甚將兵襲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直前以刺之北兵四合遂死於陣蒲伏虎鳥倫大天都山兵不甚得利二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使說西夏以澆其國欲進則天驥永固兵堅守長泰以截其後月乙丑北兵旣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川報蒲伏虎引兵至而北兵旣去三月丙辰又陷遼西未波城敗六統軍殺二戍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等州皆震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北人以能生啗人畜之肉爲和飲生血以止渴戰陣之閒不忠仇渴則戰

有餘力我兵與爭飢渴交逼易至疲懈以此較之野戰非我長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悉築城壘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邀遮不必與戰則北兵之勢沮兼牛馬羊騾駱駝竝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乏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逸遁天使督兵築城時連歲飢歉畔獵皆廢寇盜蜂起遼西上國爲北兵殘滅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刀戈之慘甯勞苦於築城民始結爲隊伍以往至八月末悉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游騎駸駸然來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鷹陂奏至集羣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越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兌王天驥曰北兵遠來而此間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爲東道統軍監軍天驥爲西道天驥至軍率眾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動雪飛冰厚五尺北兵悉渡國兵力拒不能過北國將骨贊俟兵盡渡乃以炬火鎔兵

底富將見室家之慶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見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鬼遣中使至戰所收斂尸骸仍設冥祭寒食遣中使六人於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食酹內出祭文其略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宜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令之祀鬼哭陰風惟子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壞腦其額有泚摹印頒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略曰朕以菲質偶被推崇思欲革前朝之廢政祈萬國以樂生而兵難

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退尚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攘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無有隱避右正言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今已彰鑒不遠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遣殃餘烈之所貽陛下惟當正心修德以新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者甚衆皆不出此四月策進士聖問略曰泰和荒怠羣才不收兵革紛擾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而不獲申或陸沈于草野或弃仕於外境挺身蹈盜甘與爲謀凡爾子大夫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士凡一百單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於沿邊臨漠大定府會南路就差使者皆優與職秩並從右僕射馹希古建請也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資器圖畫文籍付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寓室迄無應命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其西下北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樞密完顏忠言北兵驟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致怙恣遲兒不已昨自先朝遣歲世奕李固善一行續後不後與爲天下皆知陛

下非喜兵此一策也馹希古高書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必從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支天災流行財力俱乏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尚書完顏大聲使於北國見北國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國何意與之爲援令以北國有恩於其父子自當讓其立國願不必更與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王順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爲鄰我便不爭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子其軍遂入侵十一月陷利州泰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爲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噪地爲之震二十五日用田單策以火擊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到取以食焉川三韓材木立衝車雲梯攻城拆民屋堆壘於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冰亦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三鼓北兵立於冰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來天驥曰汝輩雖來古建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槊擊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傍民屋街狹屋崩倒北兵死傷甚眾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拆民屋爲樓與城上相敵東城使奎徽李思安等以長鎗束葦於火上焚之隨毀隨立城中發中砲擊之北兵視他所壁隨散隨合十七日攻內南城角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邑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眾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遣民不能去者爲其咱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

駐足之所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遷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如遼城每城之內立倉廒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悟室將軍韓常婁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開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毀撤其城翟王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于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廛小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

充食訖上寅夕跣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於頂北兵以太廟爲馬廐上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倫白北天帝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搆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羊五萬頭馬三萬匹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爺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議於明陽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後當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石頭城之事乎因命人於翰林院取通鑑以進聞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繒耳翌日懸三百匹及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舉繒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婁斯者勸之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燒爽于上且發擂木擊之北兵少卻營屯於城外氈帳連縣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邊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茹貢與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

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遣之北兵又請止援兵高耆年曰不可此忠獻王幹離不二太子嘗以此衛誤南宋矣國家自當監之豈可復墜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兵所虜將軍穆思順乘閒走脫至貢與軍言北兵疲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之狀貢與及木皆請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興中路以歸貢與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偷寺道觀內外園苑百

司庶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留別將攻興化和建豐寨食俱廢眉鬚皆然漸成脾疾至是寢劇永興王自永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閭燕京眾回亦遣二月北國新轄於恆山十月初稍擾時北兵已動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臣相顧不知爲計遣其臣骨婁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之地聽希古請允婚欲以章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烏陵用章慨然完顏徘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問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遣王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閉之大怒曰我見其主良嗣報聘至陰山侍御史補立義力爭當以爲避寇主不能決新希古余崇義高耆年曰避寇當素爲行計今強敵已逼順州旦夕且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底收拾非萬全策當如去年一力悍禦俟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爲壯猶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壘到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臣知北兵復來所以不令居民攜要挈子且令附在諸縣多募強勇復茲城守備百方皆令搆思但北兵至國大舉志在必克守城尤須盡力乘自七月遣張汝弼諭西夏完顏叔良論議皆厚贈金帛昨叔良信報蒙極善但叔良痛未回今當命大同府帥臣遣一官屬優與借官告急蒙國命永興節度師臣告急西夏事濟許其厚報北國必被其撓茹希古曰用章言是也八月以用章爲樞密使用

章兼府尹事許之右衛大將軍知樞密院完顏徘明請且守大城不可遽棄令敵往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內城用章與聶希古少尹張大和曰不可大興都城汗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沒盜賊伏藏時甚濫淄之寇則有楊安兒劉據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太林行必當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踵至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坐俟其至且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使之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困之斯乃上策眾以爲然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堅屯仁王寺骨婁結贊屯太安山山乃劉仁恭所築不

甚高十一月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門樓上以沸湯熱糞沃之北兵乍退乍進結贊道入自西門之北拔木扳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二日午後攻內城南角道左衛統軍李思安發擂木牛舁砲擊之敵死甚眾六日北兵發民間所蠹木植竹盾等皆壘於角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思安等募人自龍游池鑿地道以乾姊塗硫黃破絮蘸油閉塞於所壘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堆川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下發眾皆驚走斯堅遣將

於夾城口用大刀砍其眾不許退焚死者甚眾臭不可聞詰希古請夜刦其寨用章曰不可刦寨須是有可據今敵據前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敵所覺輩起追逐開門納眾則敵亦乘閉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千人納之死地不惟無益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所說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白上當以厚報用章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攻擊至於閉下此為我輩恥耳張思顏謂詰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此不可頻頻僥倖是曉大雪國兵皆安北兵馳躍雪中十四日雪霽三大王自滄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挽車北兵喜甚十七日己巳攻內城張瓊范泰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用熱沸油潑其體死者雖眾攻者不輟用大鐵鑽鐶尺餘尾作長尖柄以大錐錐磚上蹈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刀大斧待其上將到者斫飛屍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觀漆板壁門扇及窗櫺欞為高木與城同高旁搭飛梯以升用章造六輪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戛木城兵多墜死車行既驟北兵扼不能遂皆俯伏以俟木過而起用章令夜造搭

橋次日用章以戛之木搭橋隨後北兵縱伏勇士執大斧跨搭橋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敗因奪木城拆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城不克用章令隨方隅道廁兵人不得野圊廁溷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穢體皆生瘡不野圊則無臭穢疾病不生獨柴薪漸乏至拆絳宵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為薪二十五日北兵漸退二十六日無一騎在城下范泰欲出兵追襲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甚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遺則守城之兵不足少遺適為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巧第少留之大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同臨漢等路北國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欲此憲不厭以此計較徒發玉帛子女而彼愜欲滅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吾地則有北國以為之隔惟使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為我以擾北國少舒國患眾以為然繪圖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曰惟願作病裏去荷公等不死於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翌早樞密完顏宇烏陵用章宣遺詔且令速葬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無不憾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淵王乃世宗第八子功業成立容止可觀請眾立之於是奉迎以入王辭讓久之乃從立為皇太弟十日昧爽淵王允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僉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遺棄萬國遺詔所遣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居庸關盡驅兩河少壯十餘萬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叩天對侍臣曰不圖今日再得相見未幾舊疾復作十二月四日淵王允德自磁

引勁王之兵三萬至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辭出大伺帥臣解士政參言奉詔之次日即道同知全伯野借郎中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興言北兵雖退秋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意或許以婚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益不與北國立兒其害什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兼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屈伸今北國樹立大辯之餘孽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甚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遺則守城之兵不足少遺適為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巧第少留之大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同臨漢等路北國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欲此憲不厭以此計較徒發玉帛子女而彼愜欲滅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吾地則有北國以為之隔惟使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為我以擾北國少舒國患眾以為然繪圖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曰惟願作病裏去荷公等不死於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翌早樞密完顏宇烏陵用章宣遺詔且令速葬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無不憾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淵王乃世宗第八子功業成立容止可觀請眾立之於是奉迎以入王辭讓久之乃從立為皇太弟十日昧爽淵王允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僉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遺棄萬國遺詔所遣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鼎中京已及百年變通之理不可拘常自大興以來災變薦臻七年之閒三有大變北兵猖熾三次圍城雖人

事之未修亦天數之否運盤庚以河患猶且遷亳況今外敵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長開移徙甚恐為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饒倖以今思之迹已盡危豈可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辦俟山陵後即乞大駕光臨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變王琮嗣安王仲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宰烏陵思華張慶之葛安民皆曰昔忠獻王佐輔太宗既滅遼平宋欲遷上京以龍朔上國為恨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為北藩以河北為東藩故于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為北京以黃龍為上京以中山府為南路掾引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通均處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為之度外去來之物凡河南財物貢賦悉儲于大名山東之貢賦悉運之于鎮州臨終付屬于忠烈王及諸大臣蓋以南宋為虛及廢劉豫又以其地歸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誘以殲宋兵為取江南計也謀計不齊乃復取之故當時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及古長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巍帝都鄰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眾大之勢何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議定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王愛其山川廣表風俗堅悍力勸自取太祖微服以往歸謂忠獻王燕真好真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後汝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完顏律明曰他處不知何如中京隘不可垂聽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宋崇義甘理甚有規模亦可保特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見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虛龍諸陵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若使遷鎮得人亦是無忠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舜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供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奎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宋崇義甘理甚有規模亦可保特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見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虛龍諸陵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若使遷鎮得人亦是無忠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舜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供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奎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都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故本之思合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二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完顏宗魯對曰盤庚遷亳不可効躁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以宗廟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轉輸中原使中外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河之南北也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獨立乎云云時樞密烏陵思華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則中京不必動聽希古中不能平曰諸君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己私徒口舌之辨用章本無他意直前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遷之地可也秘書監兼中書舍人兪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也太原地瘠寖近北國與西夏中山猶燕京也永興太原皆不可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欽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淮南兩浙江東西兩廣福建河漕運今我何仰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宋崇義甘理甚有規模亦可保特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見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虛龍諸陵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若使遷鎮得人亦是無忠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舜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供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奎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都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故本之思合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二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完顏宗魯對曰盤庚遷亳不可効躁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虛龍諸陵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若使遷鎮得人亦是無忠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舜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供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奎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宋崇義甘理甚有規模亦可保特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見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虛龍諸陵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若使遷鎮得人亦是無忠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舜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供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奎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宋崇義甘理甚有規模亦可保特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見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虛龍諸陵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若使遷鎮得人亦是無忠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舜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供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奎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宋崇義甘理甚有規模亦可保特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見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遽投梁魏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虛龍諸陵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若使遷鎮得人亦是無忠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舜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供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奎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燕一作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覓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

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佗胄爲戒誰敢議此況吾國兵較北兵誠不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孟希古曰眾議紛紜各爲矛盾自晨至晡尚猶未決惟臣上以定都於汴眾猶以李迪之言爲然翌日孫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臣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窘之以威誘之以衛夕慮朝行謀終

謹始考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凡其子弟宰從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懼頗末之由蓋終將爲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善未可回轅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隨得而復失賴遣四太子越江窮追於海陬以乘桴而不及勝敗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忠獻懼乖取則百姓雖語於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樹立

令而南自窮謀未盡行忠烈當國銳意爲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守河則江必虛彼不守河則是我營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此於其主此其二也宋自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黃龍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愛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後趙鼎則志在復仇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搆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區然後方戒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南鼓扇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監密深遠百年賴之爲先朝視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忠獻王耶蓋不都中京則故逸之地難定不深於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模既安惟當經畫兩河猶不失于舊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鄰於強者難爲功鄰於弱者易爲力嘗希古謂臣前已論下七劍上曰當如何曰陵用

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之用是護胸腹以保心腹若捨而去之我往寇亦隨至食疽浸淫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凶器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百身莫贖不如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領眾之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節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走荊襄渡江南此上策也揀汰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

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傻留守大城斯爲下策必成擒耳復選一將屯睢陽以遏東南之援郭藥師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是書生自分窠羽相爲好勝是者未必服非是者背後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家國少帝復無英斷惟人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宋皆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遷明日說守北兵已來深勢如炙如棄不能有國與之搆怨何爲何爲昨者貴那時莫遣宰相不先定策盡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盡然後方戒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

此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他亦來綱希古曰臣豈不知之恨兵弱不聽使北兵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斷著處分途退御膳罷上詣遂菜院觀音寺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孤相揖而行遂之各登樹而走內侍言近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階之上下上指曰變怪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多妖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宰執聶希古就命乞降詔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

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朝命乞降詔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

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

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變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郎奏言北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曰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

數見報別立誓盟書兒皮千片黃駿段千端馬十疋火浣布百端爲貴朝獻宜白大金皇帝收留二使至遣中書省門下省都檢詳葛齊年權密直學士都士雅館伴九月一日上坐承安殿召宰執議之用章慶之曰和可許不可恃希古曰然則今不可卻彼以好意來但允從之何妨張浚之曰豈可信和自許都自遣兵備自修若信其言而和事事皆廢坐以待斃此趙家二帝爲我擒也上曰先朝於趙家亦太甚矣用章曰當與盛時帝恤及此不如此無以建大業初二日遣諭北使頗如所約止許以前所陷失州郡爲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十萬仍命大臣葛希古等作書以答北國其書略曰大金國相大臣葛希古等謹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左右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聖經所訓敢不敬歟由是貴國因皇天之悔禍念赤子之流離遣示誨函許通和好豈所言之來意敢詳酌以陳誠但自今以前已陷沒之城池悉歸北界惟見存之州郡皆屬本朝封域如斯永爲定制子孫相繼久遠遵承仍歲備牛羊馬匹各二萬銀二十萬兩以供貴國之需倘沫允從續當誓約白玉帶一

黃金帶二金花酒器十事銀花器皿百事綾綺百端綵絹千匹用置回筐宜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趙子宣張元應葛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元應總天駟飛龍十七監勅已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予宣元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爲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多不知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

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勉苦於復讎思有以止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空脅而使其臣順遂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或可以定忠獻王曰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張孝純可忠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崔安國之使便來迎降既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處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借位大臣使懽與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民屋洶洶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營事人於銅雀街計人分給丙夕皆定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館昭文館兼直學士院韶宗明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爲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甚夕除兵部侍郎

行乞早幸大名庶得中山之民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眞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開道趙河東也六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居來迎駕將及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崔安國之使便來迎降既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借位大臣使懽與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民屋洶洶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營事人於銅雀街計人分給丙夕皆定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館昭文館兼直學士院韶宗明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爲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甚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驗我喜其人智之是夕草制罷其宿玉堂翌早舉閒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只用兵南來之歸國彼處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惟更須恩結其心眾皆令解其言南臣糴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擊而去韓常懼南有疑而忠獻不聽至彼大得權位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劉錡欲徑進而召劉錡商量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召劉錡商量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南北之勢定可見于殺岳飛發韓世忠張浚贬趙鼎而

逃人歸國不可不細查其來歷關係國家不小上不從上與羣臣終日議遷都將啓行北兵聞之如風雨驟至統兵追扼下闕歲此行無顧後之憂昌拜泣慟上亦揮淚三衛迫從皆流涕昌復欲前途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曰事有便宜許臣自施行續次以聞許之至趙田河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一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守臣鄭之紹迎駕十月五日幸中山府舍之紹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

堵是曉完顏昌奏北兵將騎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禦行乞早幸大名庶得中山之民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眞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開道趙河東也六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居來迎駕將及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崔安國之使便來迎降既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借位大臣使懽與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民屋洶洶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營事人於銅雀街計人分給丙夕皆定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館昭文館兼直學士院韶宗明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爲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甚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驗我喜其人智之是夕草制罷其宿玉堂翌早舉閒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只用兵南來之歸國彼處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惟更須恩結其心眾皆令解其言南臣糴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擊而去韓常懼南有疑而忠獻不聽至彼大得權位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劉錡欲徑進而召劉錡商量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南北之勢定可見于殺岳飛發韓世忠張浚贬趙鼎而

逃人歸國不可不細查其來歷關係國家不小上不從上與羣臣終日議遷都將啓行北兵聞之如風雨驟至統兵追扼下闕歲此行無顧後之憂昌拜泣慟上亦揮淚三衛迫從皆流涕昌復欲前途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曰事有便宜許臣自施行續次以聞許之至趙田河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一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守臣鄭之紹迎駕十月五日幸中山府舍之紹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

皆應驗其澤王天復上書言帝坐不安國家宜有變更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衰惟變則通願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推之遼都固皆前定耳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結忘年交一日偕孫伯玉訪焉升之幅巾出迎設席延坐談論宋金廢興頗末焚香啜茗具饌過午出書一編其籤題南遷錄乃張師顏所紀金國南遷汴京事迹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是家祖父之所遺者也元玠欣然閱之其開所紀雄強衰弱環攻戰守歷歷可觀于是憩假抵舍秉筆錄之以爲寶玩後因金國志刊行與此書較之事語頗同而人君年號俱各殊異未審其孰是然以元玠之曾見當時南遷張秘書親隨乘輿晨夕執筆侍側而其所記之書豈

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史出於南官進宋之書中閒或有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未敢定其是非倘好古博雅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錄之幸也大德丙午陽月浦元玠拜書

大德丙午繕寫南遷錄五十餘年藏之家塾歲正丙申松城遭值兵火家藏之本七百餘種與此錄俱爲灰燼每思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泖西忽於廢紙之中得其錄之舊抄本紙將朽爲字將滅焉於是復寫成帙以供老眼觀焉後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難得也四月一日浦梅隱識

大金弔伐錄

撰人不詳

四庫全書提要

大金弔伐錄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紀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弔伐命名。蓋蒐萃故府之案籍編次成帙者也。金、宋自海上之盟已通聘問。因天輔六年以前舊牘不存。故僅於卷首一條略存起事梗概。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四月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所有國書誓詔册表文狀指揮牒檄之類。皆排比年月。具錄原文。迄康王南渡而止。首尾最爲該貫。後復附以降封晉德公、重昏侯、海濱詔書及所上各表。而終於劉豫建國之始末。所錄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詳略互見。不識夢莘何以得之。考張端義貴耳集曰。道君北狩。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金主必有賜貲。一賜必要一謝表。集成一帙。刊在摧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云云。此書殆亦是類歟。然夢莘意存忌諱。未免多所刊削。獨此書全據舊聞。不加增損。可以互校缺訛。補正史之所不逮。亦考古者所當參證也。永樂大典所載。未分篇目。不知原本凡幾卷。今詳加蒐訂。析爲四卷著於錄。

大金弔伐錄卷一

失名

與宋主書　天輔七年正月己卯。北已前者軍上不留。

天輔元年十二月。宋主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敗勍敵。若對遼之後。五代時所取燕、雲兩京地土。○二字原闕。依吳本乙轉。與原本校語合。願畀下邑。按。金史太祖本紀。地土八字。作陷入契丹漢地六字。餘弗問。二年正月乙巳。宋使馬政回。遺索多報聘。與宋約夾攻燕、西二京。隨得者取其地。若出國所取。卽不在分割。三年夏四月丙子朔。使南宋索多回。按。金史太宗本紀。事繫六月。同宋使趙良嗣。○同字依吳本補。與下文一例。及其子宏來。索多見受宋國信練使官。上命杖而削之。南使回。遺貝勒錫林、赫嚕等同往。四年二月己亥。使南宋錫林、赫嚕等回。同宋使趙良嗣、王黼復以祈請燕、西二京地界書來。六月庚午朔。遣宋使趙良嗣等回。以所獲上京今臨潢府是也。同知蘇守告按。三朝北盟會編作蘇壽吉。與宋。且約夾攻取燕、西二京地如約。十二月丁卯朔。宋使馬政復來請燕地。命如前約。六年夏四月壬辰。○吳本作王寅。遺圖克坦烏賚、高信格使於宋。七年正月己卯。與宋書。略曰。往歲越海計議。與兵夾攻。每有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邊勢已衰。始行侵討。而乃反被追襲。閫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燕京僭號普賢女按。普賢女卽遼燕王耶律淳妻蕭氏。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城。力戰

破之。殺戮殆遍。歸命上國。願爲附庸。猶存大信。以先許宋人之請。若彼能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在不言。既此間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宣諭趙良嗣等。令取時貢銀絹共准一百萬貫。良嗣等旨奉旨。幷諸西京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卽納二十萬匹兩。設猶未允。更加綾二萬疋。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廣人衆。今取與未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詔抽退隘邊士卒。（按：以上俱係原起事由。卽所載正月己卯一書。亦僅存其略。自二月癸卯以後。均載原書年月排次。趙見詳備。）

答宋主書　天輔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月癸卯。遣員勃尼楚赫、道喇爲來使副。以烏凌噶思謀爲議事。答宋主書曰。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幷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設榷場事。並如來示所論。備悉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稍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特冀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晨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諸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眷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員勃尼楚赫、道喇爲國信使副。及思謀充議事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當有使稱趙皇」。蛟訛迭承。既增歲幣之議。深悉善鄰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二十八字。此本疑闕。）

白劄子　與答同封。

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時止許燕京。及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原本只作卽。就字。今依吳本。）尋爲彼不能取。致本朝自行撫定。又差趙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兩京。已曾計議。緣爲西京不在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欲一就收復。難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歡。篤於往日。今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幷地土民戶。其已西並北一帶接連山後州縣地土人民。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攻伐撫戀。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論趙良嗣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路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議定。

南宋回書

三月戊午。命馬政同權管勾燕京事。將以其地付宋故也。丙寅。宋使盧益、趙良嗣、馬擴（按：金史作馬宏。）以回書來。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華緘薦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載。永洽鄰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論。順履融和。茂迎福祉。今鑒中大夫試工部尙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國信使。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所論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幷地土民戶。本朝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設。夏國梁嵬狡獪。唯務詐誕。與晉主實甥舅唇齒之國。日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內指言貴朝仍自云與晉主累世姻親。詢訪得知處所。及稱奉晉主之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護招集。無使叛賊一向擄掠。故及國起集援兵。屯於境上。幷據邊臣累奏。及國見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晉主軍幹甚大。用意非淺。除已指揮河東等路整備禦邊外。深恐貴朝欲知其詳。所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西京管下州縣。前書已言非務廣土。實欲備禦晉主。爲彼此之利。今若將已西幷北一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不特晉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沒。若使夏國據黃河以東州縣。必與晉主合力。爲害不細。夏國自去歲已輒占據清、遠、河清兩軍。如欲與此兩處。詢貴朝詳度外。其寧邊、天德、雲內已西幷北一帶州縣土地。合以黃河及漢地爲界。漢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與他國。並從貴朝。（○原本並作幷。又。依吳本改。）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貴朝誓草。

又白劄子

兩朝交往禮儀。除合依見行禮儀外。傳聞已上尊號。今議特稱尊號。以表交歡。他日本朝如上尊號。貴朝亦合相稱。近累據河北、河東帥司沿邊之州軍探報。契丹晉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沒。已逼近應、朔等州。纔到晉主招諭軍民。補授官職。眞本文字。已令宣撫司移文貴朝照會。及已指揮河東路遣發兵馬。救助應州一帶。極力備禦外。請貴朝早發大軍。往彼掩襲。因以照應交割。發行月日。從貴朝所便。（○原本作卽。今依吳本。）傳聞四軍酋幹已卽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如所傳是實。所當至慮。早議招捉。使人尼楚赫等已待以厚禮。用示誠意。自此使聘往來禮數。彼此並依契丹舊例。亦如來論。但契丹繁複者。合行裁定。應彼此爲便。留權場去處。從貴朝所便。交易並如契丹體例。

南宋誓書　保依草再立。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幷有遼國。（○原本幷作並。依吳本改。）遵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蔚、幷屬縣及所管民戶。緣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幷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圖書。每年幷交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幷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劃還。盜賊不獲。（原脫劃還盜三字。依吳本補。與後回賜誓書合。）蹤跡到處。便勒留偵。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實報。（○吳本實作賜。）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

來殊方異域使人往還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一下項物計錢九十八萬七千二百四十貫文內除綾羅錦幽線（○吳本作綸・）不見分兩外計重二十五萬九千五百觔准一萬七千三百秤

回南宋國書（宋四月壬辰復宋書・癸巳・以宋所增錄耕令于燕地交付・壬辰係初九日・）

累交聘體敦講世和復紓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紀昭然一言莅見繼好息民之心（○原本綴作講・依吳本改）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宜於宜陳據燕京疆界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交割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於古北口外交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於石門鎮交割並于七月一日以前節次輦致前去計會貴國軍下官員般取除耶悉如來論順移炎律茂履純休今具勒楊璞等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率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南宋書草（係天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草定・申乞具此理來・）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幷奚王府路都統達賢南路都統多昂摩節次由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納蘇幷招過及自南京回去（○自字原在南京下・今依吳本・）又張忠等邀截下鄧君錫庫上逐起職官百姓工匠及諸軍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幷劫掠偷牒大宋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河東雲中府經略安撫使等司燕山府代應朔武等州取索惟推詐不爲分白憑驗伏乞朝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問諜誘撥邊人及約定所許州縣所管民戶其餘色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今據逐處泰前件因依緣由稱見獲憑驗由自推詐不爲分付係違負自彼顯然若只以違約推延使望休止（○原本違作爲・止作正・並依吳本改・）亦不誤矣所據隨處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幷逃亡招過及上件邀回劫掠偷逃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奉爲財物等如敦守誓約請依在邊帥臣所諜數目交付仍指揮逐處禁止乞回示

報南宋雜契丹昏主書（係遼而抄白降到・）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忽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追眇躬蒞繼逃之略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王之身人心既以懷和天下得以治定爰馳使介厥示披陳逖惟聞知諒同慶嘉今差復州管內達員勒率用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寺卿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率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宋閣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王童貫書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閣下既遣來信復沐使臣未罕給納之誠雖避重煩之議節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南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戰爭如是則豈惟菌危轉茁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報蓋以宣撫郡王所爲結約和會契義最篤況承來文若能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推（○吳本推作重・）必謂議

以謀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事若酌中兩便爲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終始。長守富貴。民願其善。爲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邊爲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盜取爲前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評議定一。律正畫疆。庶使兩國生民。永無兵革之患。不宜自失前好。重啓邊釁。竹磨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嗚美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

牒南宋宣撫司問罪（係元帥府・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納書所謂領兵前去之由・已被別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專昌軍節史使蕭慶、員勒色嗚美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稱本朝輻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在日。朝廷限以邊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盜取爲前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評議定一。律正畫疆。庶使兩國生民。永無兵革之患。不宜自失前好。重啓邊釁。竹磨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

不踰月。○原本無甘字，依吳本補。棄德背恩。手詔逆賊張覺。陰相結搆。殺我四執政大臣。邀迫我官民以歸。蔑棄金幣。罔不踰時。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深涉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恣行無道。不忍多言。殘虐海內。人怨神怒。此天奪之鑒。假手於我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師次邯鄲。才有使人李鄴等將到三省樞密院。○原本院作使，依吳本改，與後文合。所奉聖旨文牒。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治審求的意。方云前主自省愆尤。不敢叛負大變。前月二十三日。當已傳禪兩項歸過。特有不同。難爲准信。又索使人相幅辭酸懇。言本國君臣深自貴恨前日之非。但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衆所舉宣旨。如趙主深自悔過。再乞懽好。仰祝便酌中施行。宜加恕道。刖存大義。若果能誠心悔罪。重乞懽盟。可因縛首先謀取平山童貫、蔡攸、並逆賊張覺、李石、衞直、趙仁達等來詣軍前。謝天下罪。應自北界亂離而來。及南京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續次發遣前來。仍以黃河爲界。先請皇弟郭王與太少宰科一員。權且爲質。亦候交割了絕。審視情狀。別無猜忌。即便遣還外。歲輸金幣。并賞軍物。然後計議施行。如或不欲依從。可預爲備悍。指日相見。却冀端的回示。

宋三省樞密院劄子　天會四年正月七日并京城下受得下項。

三省樞密院據探報到。大金人馬。漸次前來。侵近京城。欲行禦逐。緣大金已差人使。見到國門講和。來委上件人馬前來。有何因依者。右差魏康、劉鎬前去。直至大金人馬見今駐泊去處。取回文速申。

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回劄子

肇我大聖皇帝。爲契丹主容納叛人阿合占大王。不行交送。又多無道。應天順人。起兵弔伐。是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尚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國王耶律淳、遼陽渤海高永昌、奚酋良等。各賜本部地界。仍以世爵。例皆執迷。○原本挩作加，依吳本改。竟取滅亡。及國王李乾順塔坦默爾赫。並助亡遼。犯我行陣。未敢面破。爲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遼土。以濟其地。趙來前者。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白約誓。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接應行跡。一旦天兵忽至。不血一刃。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年。遼近無敢回顧。爰念從初結好。姑務懽和。即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非納逃人。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尅責。乃付神器。繕服之始。不追康寧。夙夜以思。宜伸蔽好。果蒙使价。遠達信誠。結約之辭。悉以面論。自今以始。傳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鑒。必諒茲懷。今差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充計議使副。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察。

事目

投拜職官人口。並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不以黃河爲界。只將地土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疋。金五十萬兩。按：三朝北盟會編多末十字，就發先來李鄴回去。原本脫去，今補入。

回宋書　天會四年正月九日，與前文一就發先來李鄴回去。

詰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叛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同。難爲准信。緣差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衆恐塗次別有錯失。乃摘留從軍。先令貝勒吳孝民等持白劄子專去奏聞。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上年少。因亂登基。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福禍。未能裁決。新任大臣。例不賢明。鮮能英斷。且前朝作孽。既爲人子。未曾切諫。至今據捨祭高逃竄無地。爲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責。手筆誓書。乞申舊好。於義爲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清平姦賊同惡相濟。棄之于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逐爲大罰。又使寇顏憂辱不暇。亦宜同力敷奏。親詣軍前。重求通好。爲臣之罪。復何可言。常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胆塗地。鬼神乏主。後嗣零落。蓋臣主俱新。廟貌英氣。不盡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闕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爲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不道君臣。於此爲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即目簽揀到舊遼、契丹、奚、漢、渤海軍衆。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路。除所經州郡。并餘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齊。安置外。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不欲一一分白。貴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侵及國門。能免其難。未曾戚有。貴國太平。積有歲年。止以奢華適意。人民柔脆。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兵之衆。面拒我熟練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無聞。更恐淺近官民。間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求請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大聖皇帝結好修盟。施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謝絕。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提內。又爲元奉旨論叮嚀。屢遣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成福。勿有疑慮。請准前去文字。別遣大臣。將皇御筆。早圖萬世之利。若大駕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來。緣大軍速至。難以停濳。即請執定。拔速見示。

宋主書

契勘自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洋海結約。歲月已深。遂割燕、雲恩義至厚。質諸天地。其誓誓書。使聘交馳。惟盟無間。止緣姦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德期。物貨蠹惡。遂令信誓殆虧。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尅責。乃付神器。繕服之始。不追康寧。夙夜以思。宜伸蔽好。果蒙使价。遠達信誠。結約之辭。悉以面論。自今以始。傳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鑒。必諒茲懷。今差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充計議使副。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察。

承計議使副知樞密院事李梘、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登到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稔至誠。實爲大利。雖有報復之心。義惟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聖皇帝旨諭叮嚀。德義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今差元部族節度使伯喜、復州管內觀察使高永義、諸軍都部署判官司農少卿張柔恭與前次差來人使同去計議。其諸事條具如別幅。若可依從。請皇弟郭王幷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來赴軍前。權且爲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郭王權質。候過黃河使議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祗候交撥定疆界。亦使放還。

事目 並入御寶書。

自新結好已後。凡國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有地分。盡立疆至。將來撥還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貴朝應管捺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萬貫。除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項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合要賞軍物帛幷書籍下項。

書五盝。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
雜色裘段一百萬疋。
裏絹一百萬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回書誓文及差康王少宰出質 係正月十二日〇旗字原脫，依吳本補。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懷盟。變爲兵革。遂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梘、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廼承計議使高永義等。賫到文字。大開容允。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好。誠惟高誼。深感劇悰。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帝與大金大聖皇帝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捺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逸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幷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幷已死亡外。應見在幷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幷雜物折納。決無飢惡癘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幷依前立誓書施行。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貢委酌中理會。今又特減放二百萬貫。折納。幷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爲今歲分撥疆至事忙。直候次年正月。依舊例交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回誓書。當司亦准備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爽。神明殛

皇弟康王少宰科一員前去相見。以示信好。便賫遣回。賞散河北河東路軍物帛幷書籍下項。

書五盝。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十萬兩。
雜色裘段一百萬疋。
裏絹一百萬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右卽今盡據城中所有內自宮禁係官司。與士民宮觀寺院等處。已行根刷。盡或不足。須至稍寬期限。更於河北州縣及外路州軍起發送去。

回奏宋主 係正月十四日。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所。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來使副李梘、高世則等。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惟見聖意。勇于改悔。求踐舊好。敍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踰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遂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騷擾殺戮。所承誓旨。具載太上皇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逐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畿。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太上皇舊與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捺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逸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幷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幷已死亡外。應見在虛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幷雜物折納。決無飢惡癘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幷依前立誓書施行。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貢委酌中理會。今又特減放二百萬貫。折納。幷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爲今歲分撥疆至事忙。直候次年正月。依舊例交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回誓書。當司亦准備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爽。神明殛

之。俾監其師。今差都管契丹兵馬輔國上將軍耶律度、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納充計議使副。伏乞照驗。

別上書

正月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二日。差李鄴等賜到書文。豐泉弟康王幷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信誓。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轉禍爲福。重踐舊好。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約束逐處軍兵。不令騷擾殺戮。所有國書再立誓約。乞賜盡言。差遣信使將擎來付當司。待撥發道赴闕。卽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卽時遣還。願勿疑疑。更有但係亡逸、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却掠傷殘。早爲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見赤氣。直至天曉。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務敬大信。（○吳本書作教。）反身修德。必底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報進誓書及乞約束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軍前。特承書示。備諭勤誠。以康王、少宰至彼。約知美意。深增信喜。衆念本朝不失農事。早爲罷兵。鈐束既明。更不殺戮。凡茲來論。益重懽盟。所書國書再立誓約。見今差遣信使賫詣大金皇帝闕下。煩爲差人同往。蔵輸特承放減一百萬貫。深荷恩意。已於國書具敘。若非悖示大信。欲保萬年。何以及此。亡逸、契丹、奚、渤海雜類等。自當發遣。豈敢傷殘。天象示戒。所宜反身修德。以銷去之。重蒙來示。尤誌不忘。近聞大兵已到太原。攻圍未下。和好之後。義同一家。願速約撤人兵。以全一城生靈之命。兼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亦望早與約回。諒惟英懷。必加深察。謹白。

宋主致謝書及報圍便附問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軍前。自承大軍遠臨。獲悰舊契。永懷恩義。寤寐不忘。敍好云初。無以將意。輒有海盟。具如別幅。言念懽盟既定。蓋出周旋。此恩何窮。睿想深甚。自此每過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信之儀。幷賜到珠玉段疋等物。稠重恩德。何可勝言。又言。懽盟既定。蓋出周旋。循省以來。頗多惶懼。此蓋皇帝英明獨斷。歡好再成。社稷永安。生靈賴慶。幹喇布依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雖已爲。永念于茲。難苟言盡。惟願兩朝久悰信義。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旣事同一家。仍慮百姓有妨農務。所索牛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向隨寨律。加裕哀襟。謹謝。

宋少主新立誓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自太上皇帝遣使。（○原本此下衍趙使二字。今以意刪。）結約。請復幽、燕舊地。交割之後。著定誓書。不踰月。手詔平山張燾招納叛亡。蔵輸之物。愆期止旦。使賀允中致傳語二字。由此伯大金皇帝遠遣數路重兵。入境問罪。太上皇帝自省前非。傳付神器。遽有大聖皇帝次子郎君一路兵馬。先到京城之下。遂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趨詣軍前。代上皇引過自悔。告和乞盟。乃承二郎君遣使賫到文字。開諭恩旨。如到日深悔前非。再乞懽和。卽委就使酌中施行。今已計議定。可中山、太原、河間府南一帶所轄縣鎮以北州軍。分畫與至。別有地圖。仍比至定了疆界屯兵以前。于內別有發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捕制交送。已後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三府已南。犬牙出入不齊去處。（○原本重此字。今依吳本刪去。與前文一例。）臨時兩平兌易外。據往復國書。伯姪施行。幷應係亡逸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幷已死亡外。並行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起發。（○原本外作內。今依吳本改正。與前文合。）一無停匿。爲放河北、河東土地。每歲輸送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雜一百萬貫。

金傭五十疋。
索綠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一百疋。
與國茶場揀芽小龍團一大角。
建州鹽源岑茶三十岑。（共二百角。每角一斤。）
龍腦一百兩。
薰香二十帖。
割毬二十副。（每副五事。）
論棒二十條。
右請檢留白。

回謝宋主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奏謝大宋皇帝。今承復降御寶文字。賫回報每過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信之儀。幷賜到珠玉段疋等物。稠重恩德。何可勝言。又言。懽盟既定。蓋出周旋。循省以來。頗多惶懼。此蓋皇帝英明獨斷。歡好再成。社稷永安。生靈賴慶。幹喇布依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雖已爲。永念于茲。難苟言盡。惟願兩朝久悰信義。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旣事同一家。仍慮百姓有妨農務。所索牛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向隨寨律。加裕哀襟。謹謝。

以金銀匹帛幷雜物折納。無依前詭惡欲期。以報重恩。再結懽好。斯實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天地鑒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幷依前立誓書施行。伏惟聖明。永同宣誓。倘蒙允諾。佇候回音。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晦。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仲通充賫誓書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少主敕太原守臣詔

敕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府幷屬縣鎮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合交割與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信誓。因舉大軍。直至京畿。重以社稷爲念。○吳本社稷上有宗廟二字。所鑒甚大。遂割三府以與。永保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幷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者。不在交割之例。今差朝奉大夫賈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神衛玉清萬壽宮使副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路允迪賫詔宣諭。杏備守臣。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懽和。必深嘉尚。擬安置定園城兵馬。今月日並勾抽還營。應在城側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于後輻重。已比平安。道書指不多及。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詔于二月十日。而此本列在正月十五日詳書之後。疑係先具檄呈金軍。而後降下者。故彼此紀載不同。白。應仍舊。不必移置。○按。吳本此篇在後卷宋主謝放還與宋主回書合。

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府報和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軍前。頃者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淨海結約。情義至重。偶緣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致懽盟變爲兵革。屬太上皇傳位妙玅。方閱旬浹。皇子郎君大軍已至京畿。卽遣知樞密院事李梲、尙書工部侍郎鄧肅之備述情懇。復講懽盟。皇子郎君等商朝和好之重。特爲開允。許以退師。本朝祿遣宰相親王詔軍相見。土疆歲幣。並以議定。兩路貲金帛萬數至多。尙慮元帥在遠。未知的實。今遣使人同皇子郎君所差親信。錄詣軍前。酌量早爲抽回軍馬。免致殘害生靈。諒惟英懷。必能洞照。春首尙寒。更加保重。微物將誠。具如別幅。今差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宋喜通、武翼大夫成州刺史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郝非充河東軍前報和使副。白。

別幅

細物五百疋。
錦一百疋。
鹿胎一百疋。

金錦一百疋。
緊絲一百疋。
青絲綾一百疋。
茶五十觔。
上等揀芽小龍團一十觔。
小團一十觔。
大團三十觔。
龍腦一百兩。
綠礬三百條。
薰香三百帖。
右請檢留。白。

回謝書

天會四年正月十七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閣下。伏沐聖慈。以御書見賜。諭言委曲。存問稠疊。攄分尊遲。何以勝此。云大軍已到太原。抑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願速約和。罷奉救旨。非敢怠慢。當司已准備發遣先來計議王介儡、色哷美及在此親信人。與御前差到宋產通等。同去融會河西軍兵。諸元帥府就使和約。次再立到誓約國書。言出至誠。可傳萬世。本朝興復。爲敢叛斯。所保懽和。必深嘉尚。擬安置定園城兵馬。今月日並勾抽還營。應在城側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于後輻重。已差約頓。更不許過河。信德、眞定等路駐下軍兵。嚴行鈐束。不得騷掠。燕京知院侍中。○原作知樞密院。無侍中二字。依吳本刪補。統押漢軍。續次待來。近已差人止約去訖。伏惟聖鑒盟察。謹上。與宋主回書合。

宋主回書

正月十九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原本子作帝。依後文改。遞示書詞。備照情懇。春雪寒酒。匽薄近塀。寔與之間。諒惟勞止。所論已准備發遣王介儡、色哷美及親信人與宋產通等同去融會太原軍前。幷請元帥府就便約回河西軍兵。勾抽處所圍城兵馬。還營應在城側近。亦已退去。于後輻重。約回不許過河。鈐束諸路翻下軍兵。不得騷掠。及約止燕京知院侍中所統漢軍。敍詳恩義。備極周旋。非誠貫金石。義均一家。安能復通信好。軫念生靈。委曲如是。感悰所集。銘楮奚殫。誓約國書。實鑒誠直。願保懽好。傳之萬年。更荷英仁。曲垂惠諭。誓心修睦。永懷至愷。白。

別幅

信使王淵至。承惠及人參一千秤。玉于多感。有少微物回答。下項。

沉香山子五百兩作一匣。
花犀酒杯二十隻作一合。
玳瑁酒瓶二隻托裏并蓋全作一合。
撥花犀注椀一副二件托裏全作一合。
右請檢留白。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陛下。差去人使李士選等回。伏承御書。特加溫諭。尋繹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懽盟。益光聖德。陛下既全終始。質諸天神。幹喇布等永念同盟。敢不延及近知。倍深。靜而思之。兢惶交至。緘緣大議已定。豈可因茲細。復蒙示諭。謂髮膚可捐。貂且不吝。言極意切。感恻。框密院事李梲等至。繼以金銀誠數。欲將寶貨折充。理當循從。奈士卒雖有失元盟。可否之間。質難于心。故不終恩意。乃于金內特減一萬錠。准五十萬兩。象爲講和。已後大軍根取糧草。雖經嚴切鈐束。不得非分。其間不無侵耗。亦合約量更減銀一十萬錠。准五十萬兩。表裏十萬段疋。上件所減物色。并係合節次交送四停之數。仍于見交六停金色內。更許准一萬錠者外。乞依所指。五日盡數發送。所索騾馬。幸在京取刷肥壯交送。如或決難及數。當依駝畜例抵折起運前來。外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遣近上親信之臣。嚴賜敦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界。及就便於河北至眞定府。（○原本便作使。依吳本改。）其間州軍。應有係官金帛。取索充填。欲下之數。更或難可應送。擬准見奉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獵破聖恩。賜到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歸從所請。感戴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轄二府見在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聖人知識。欲要者。惟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於拘。請不收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於交割實內分明開指。亦憑依應施行。令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少府監充乾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奉書奏聞。

遣李悅持寶貨物折充金銀書（係二十八日。）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輒有誠意。幸加聽察。茲者大軍南來。再約盟好。恩義之厚。筆舌難言。賞軍之物。又蒙減定。深見委曲懽和之意。殺佩不已。累日下令。於民間根刷金銀。告諭之法。不問奴婢親戚。隱藏之罪。至於籍沒家貲。專命大臣。明諭禍福。分遣庶僚。廣行斂收。再得金二十餘萬兩。銀二百餘萬兩。通前已報之數。金共五十一萬七千餘兩。銀共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餘兩。雖未足六停之數。而實已竭盡公私之藏。金銀地寶。生發有時。鑛淘沙淅。計以銖兩。自非中都寶貨所聚。太平積累之久。亦何能有萬數之多也。自此朝廷宴設。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飲酌。皆埏埴之資。諒惟皇子郎君通明。必知此詳。盡而不在多辭。今者通和大事。既荷講成。賞軍物色。豈敢較計多寡。但以力屈財殫。無可求索。其肯吝惜。以取疑

貳。若豈仁哲。深照此情。伏惟大軍旋旆。且無留滯。又使本朝誓言。永無虧失。全此二美。不亦善乎。竊惟皇子郎君之意。必謂既已施此惠好。亦要寬假固融。以盡終始。裒段皆新好之物。可及四十餘萬馬騾駝數。不惟多少。類皆病瘦。恐或不堪。併盡寬明。許以續發准折。今有府庫累世所藏珠玉犀象寶器等物。并金銀絲合等物。悉令知樞密院事李梲持去。倘蒙容留。許以准折。尤所願幸。一聽裁決也。其餘細瑣。令李梲等面布。并少微意。亦令就達左右。伏幸照察。春律尚寒。惟冀加愼。（○吳本作愼攝。）白。

又書

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使介。以物將誠。今有寶物數件。元係椿出。送皇子郎君軍前。今差李梲就便持送左右。詳具別紙。幅員板窄。白。

別幅

珍珠束帶一條。上有北珠二十五顆。
正透飛鳳犀腰帶一條。花藤匣絲盒全。
金稜眞玉注椀一副。蓋盞。
玉酒杯十隻。金托裏玳瑁盒全。
細鞍轡一副。鳥銀間金鈒作子架坐全。
琥珀假竹鞭一條。絲稍匣全。

宋主爲分畫疆界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菅具書。備達清覩。復承翰墨。深佩勤惜。詞意稠密。欽味不已。心腹相照。了無疑間。永同信約。懽好益深。所示大議已定。豈可因盞細故。不終恩惠。減定金銀表段數目。及許折騾馬之數。比擬曲盡周達事理。尤見仁哲之川心也。金銀再取於民間。根刷詳盡。委無遺漏。所得之數。不能及足。遂以歷世寶藏珠玉犀象珍器等。悉數持送。本朝所貴。不敢愛重。因物順意。可諒此誠。專有一書。布叙。令李梲等持達。更不再述。惟幸察見。諭中山、河間府差官分畫疆界。今差官兩員。付張邦昌下。可令分遣勾當三府詔書圖本。更不候分畫。先持去令張邦昌、路允廸一依所議定次。不得所施行。其眞定府以南至黃河州軍。應係官金帛。已降劄子付邦昌。并逐處照會。令盡取送。先遣去女樂百餘人。本示通和一家之好。（○吳本好作愛。）今來放還。自非皇子郎君明英豪邁。其誰能此。欽嘆欽嘆。李梲回。珠玉等物。已承留納。聊充騷路之儀。豈勝感愧。犒賞闕數。誠以公私竭盡。無可取刷。候軍回路通。四方計置。逐旋持送。尚冀高明。有以裁處。其詳累具前幅。不復多敘。春寒氣候未常。（○吳本常作融。）惟冀加衛。爨白。

大金弔伐錄卷二

上宋主書 爲二月一日夜犯軍營事。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幹喇布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陛下。今月一日夜四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南二處向北奪橋。詰朝。又於大軍營西南劃陣前來。當司量差兵馬。隨路覘逐。會來逾時。殺獲兵卒。泊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兵馬。及從何來。顯示其詳。李悅、王洧所計議事。亦望端的垂諭。日近所遣元定貨軍物貨。其闕甚多。幸無依前稽滯。今差檀州刺史張悉禮充計議使。謹奉書奏聞。

宋主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大軍遽至京城。方懷憂恐。乃承寬仁。盡洗宿憾。許修新好。獲安宗社。貽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觀察王洧來。審所持犀玉等。盡蒙留納。幷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意。自非惇懋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論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依來旨。悉從改易。並交割三鎮詔書。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幷持去。忽報初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來因。繼聞輒至大金軍前。不勝駭愕。尋遣人根問止約。至暮乃知統平仲率城外諸路軍馬作過。尋令勾提。釋本人未回。軍

奏。亦見令人檢捕。候見卽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士。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協助。已先調賚了當。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輕舉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强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頗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遣詣軍中爲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至重。豈忍置而不顧。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郎君仗義而來。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故當日未敢遣使便還。深愧遲滯。尙冀深照。其他一如密書所載。天實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有渝。今差賚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敍。幷賚所換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諒惟洞照。白。

又書 係同日 軍。

大宋皇帝致書問大金皇子郎君。特承書翰。銘感實深。所示初一日四更有軍兵輒犯營寨。初聞甚駭。寢食俱廢。更蒙垂問。但切悚惶。今已根究。蓋是西兵初來。貪利要功。統制姚平仲妄作生事。見收身不到。候捉至明正典刑。李悅、王洧所議事。一如來意。一一當報。候王洧看定文字了當。同遣人附達。賞軍物亦在書中。備細陳聞。和好事重。既荷周旋。切望終始成之。白。

再上書 四宋犯夜者。

天會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僻喇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陛下。昨以本上皇晏駕神器。舉命致討。正月七日。大軍直抵都城。方謀攻拔。特承遣知樞密院事李梲等。具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位播越。以代上皇引過來誠。遂依元奉宣命。酌中計議。復尋舊好。明著誓書。有如皎日。始者不忍貴朝宗社顚覆。生靈塗炭。遂屯解圍。至於四面園館屋宇。都無所毀。及放黃河更不爲界。元許歲輸七百萬貫。仍於見交金帛之數減免頗多。本欲貴朝知此大義。結以至誠。矧誓墨未乾。神聽甚邇。理當祗畏。豈可背違。何期倏爾發兵。竊犯營壘。自取速禍。前日之事。起自上皇。今日之爲。其咎安在。遂使師徒疑擾。別欲施行。差去人王洧回。狀奏皇帝。召以面諭。言輒流涕。及承所賜書云。初聞甚駭。寢食俱廢。謂以執政姦臣姚平仲等。安作生事。貪功誤國。及陳所不敢與舉者三詞。意懇切。聞之惻然。當司詳認。實自向誤國者不度强弱之勢。鵝鶵之理。徒以弄兵殘民。欲徼一日之幸。重念皇帝卽位日淺。斷不自衷。而宗廟社稷。幾爲此輩所隕。實可傷惜。乃令諸軍特能攻取。仍依已立誓書一切爲定。其造意執政姦臣。及姚平仲等。可日下執送軍前。以塞衆怨。從來雖以康王、少宰爲質。決是無敢顧惜。輒敢有此侵犯。更以皇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前。幷於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時發遣。外據敬下騄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從。幸賜端的垂示。今差復州管內觀察使隨德教坊都提點王洧、安州團練使耶律寧充計議使副。謹奉奏聞。白。

宋主遣報謝使副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蓋遣計議使副王洧、耶律忠同宇文虛中至。伏承書翰。辭情懇曲。深佩忱誠。茲者大軍南來。自抵京邑。致講蕆好。許約盟書。宗社載安。生靈事息。是皆不貲之恩。懷感何已。使節往返。既同絡繹。和好之事。誓倡彌堅。豈意城外軍兵。輒敢不遵號令。妄舉甲兵。夜犯軍寨。以卵投石。自取敗亡。初聞慈豚。不知所措。惟恐賜怒皇子郎君。來責敗盟之咎。疑似難明。煩辭何益。今書乃蒙仁哲。深諒此情。自非曲示懷和之意。何以能此。悅謝之深。言不能究。且強弱之形。多寡之勢。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弱敵強。以寡犯衆。雖蚩愚者。皆知不可。況講信修睦。今將一月。彼此相照。大事已成。豈忍以目前小利。失久遠之計。而違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腹之臣。手足之愛。爲質軍中。寧不愛惜。前書具白。已蒙垂照。且聞軍兵聚集。約日攻城。嚴令一宣。蒋即退散。既欽約束之明。仍荷恩德之厚。所論皇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中。并於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定疆界。同時發遣曹都尉今躔遣行。昨者城中軍民數萬。赴闕誣罔宰執。殺數官數人。兩日之間。輔臣能免甚衆。太宰李邦彥已歷乞致仕門下侍郎王孝廸、左丞蔡懋皆能效事。樞密李綱除知大名。王汭見止有樞密吳敏、新除左丞耿南仲、新除樞密宇文虛中及李梲四人在列。事至於斯。惟有誠實。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諒哀施之誠。難罷竭語言。無復可望。倘蒙矜念。許存趙氏社稷。保全億萬生靈。敢祈大恩。存留見在政執官。粗立朝廷。稍安衆望。即欲除張邦昌大宰。且令前去交割地界。或更遣門下侍郎趙野爲質。亦取高裁。惟越王以叔父之尊。爭日侍奉。事已納念。五十一萬疋。裹四十七萬疋。竭盡府庫。搜括民間所藏。盡數於斯。無可再得。只候軍回之後。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充元數。謹已納六百頭。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吳本五作四。）餘皆匪瘠瘦疲。素不養在城中。縱復有馬。千餘亦乞留爲禁衛。事至今日。豈敢不從。荷再遣則天地同功。蒙一諾則社稷立固。惟有投誠。且質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觀他時之改悔。或有違誓約。不顧大恩。天質臨之。渝敗不悔。今遣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充報謝計議使副。緬惟英明。必加孚照。白。

上書（兵圍汴使副代辭。）

天會四年二月八日大金皇子都經略盧沙使兩路都統幹喇布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以太上皇淪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皇帝嗣位。再請修好。遂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著定

盟約。日復貴朝姦臣誤國。妄起釁端。于是當司。實愷疑愎。乃蒙宸輪。諭以孤危哀痛之誠。重遣同氣近姻之賢。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比爲比。且自大軍之來。資柴頗多。上帝昭明。下匪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爲。竊惟兵火一經。收之實難。自非皇帝仁明。遠略屈己。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爲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報聖念。惟其永惇誠義。共保生靈。又承所賜書內謂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如平仲死于鐸鍋。季綱止從貶責。其餘宰執近聞。求退能免者甚衆。既聞茲命。敢不爭聽。及蒙諭城中軍民不遵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貴朝。社稷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即日班師。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澤。以悅衆志。（○原本校作矜。依吳本改。）特於元定賞軍物內減金一萬鋌。銀一十萬鋌。表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歇下金帛頭疋。更望止於今議。逐月接續交送。今方言還。非不欲詰闕展辭。少敍悃愊。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權宣徽北院使韓鼎、信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辭。以聞。謹白。

別幅

人參二十秤。

宋主回謝書（爲敍遣歲幣及減免金數等）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郎君。使崇義軍節度副使高安仁、隴州防禦使耶律忠來。承惠書翰。具勝愧感之情。比者大軍南來。獲修盟約。信義之重。惟愛爲深。嘗遣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詣軍帳前。以示誠懇之實。萬牢之數。永以交孚。不期姦臣誤國。邀功生事。輒出士卒。夜犯軍營。初聞駭愕。實恐有害盟好。且以短書。備敍誠懇。伏承皇子郎君。契同一家。深照悃愊。具知臣下之姦。非出吵弱之意。解疑息怒。復固懽和。既克貴閒。三軍之士。亦能攻圍。啟敵之心。言何可既。承諭本不欲貴朝有盛追之危。故更不移前約。稍有變澹。斷以限河爲定。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昧瀆再三。深稔美意。康王留軍前。疑月。極荷管顧。今蒙還歸。甚慰顒顒。更承減金萬鋌。茲爲厚惠。益稔眷存。姑此敍謝。言不究悉。

又書（乞覓服途納貢物。）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茲者危難之邦。既蒙恩于矜貸。纖悉之懇。取避瀆于再三。昨者李梲續起金二十萬兩。其金俱係拘刷到民間棲稻（按·三朝北盟會編作棲道。）斂銅器物之類。旋行折剉鋌銷。遂有折耗。實起發金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係欠五千六百兩。續起銀二百萬兩。爲金有欠數。却起過銀二百八十四萬二千六百餘兩。係大起過八十四萬餘兩。至於都數之中。更減免外。通計所欠之數甚多。又有縣馬名件不一。茲審大軍將還。理當送納。屬以城中閉閉。道路不通。至於竟管之人。亦多逃匿。若會見備細實數。又須數日運留。敢望矜憐。許令於軍行之後。逐旋算計。送納。三府地圖。本合通作一本。又緣中有異定府路邊疆不齊。伏令宇文虛中面悉英聰。令只作三圖繪畫。其分畫界至。（○吳本作經界·）自有里堠分明。踏行之時。

500

一一可見今者城中疑阻不保朝夕尚冀終惠俾早安寧至於纖悉曲折有應副未至之事凡百皆望於貨此後比至交割疆封金帛驢馬未了之間應有往復文字當親加點閱達于上聞伏祈照察白

謝宋主餞禮書

天會四年二月十日大金皇子都統略地置使兩路都統幹喇布等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比者已復舊好即議還師伏望聖慈特差開封府少尹就軍中賜幹喇布等茶果龍腦酒藥并差去使人韓鼎喬等回復亦賜通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致旨稱重昭宣大信仰稔聖意曲周用殫底裏（按三朝北盟會編作底裡）欽佩之餘尤增感劇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施所新陛下社稷戰寧生靈休息今差辭注軍節度使高僧奴臘州防禦使大迪充賀有少禮物具如別劄謹奉書奏謝以聞

別幅

人參一十秤（○吳本作二十秤）

宋主遣計議使副書（乞免割三鎮地增歲幣等事）

大朱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駐軍近境屢致尺書旋蒙踰河嘗馳信使眷和屆序編履增隆既舊好之復修宜誠言之表布太原中山高陽三鎮雞限大河不遠京邑其間有遠祖陵域太宗祠宮在於子孫忍不保守高陽一帶稅賦舊已收在納銀絹數中今復重割還封非敢有愛惟河外人民不安生業其間親戚（○原本闕作閒以意改）墳土相鄰一有往還動干盟誓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貼細道里阻修（○原本里作理）鎮租賦兼前來犒軍金銀表段騾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玉等並已送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兵革之後又益空虛若取於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蔓悸至今況自頃時歲幣錙銖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凋殘盜賊縱橫公私勞費今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貼細道里阻修（○原本里作理）境土相鄰一有往還動干盟誓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貼細道里阻修（○原本里作理）鎮租賦兼前來犒軍金銀表段騾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玉等並已送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兵革之後又益空虛若取於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蔓悸至今況自頃時歲幣錙銖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凋殘盜賊縱橫公私勞費今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貼細道里阻修（○原本里作理）鎮租賦兼前來犒軍金銀表段騾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玉等並已送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兵革之後又益空虛若取於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蔓悸至今況自頃時歲幣錙銖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凋殘盜賊縱橫公私勞費今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貼細道里阻修（○原本里作理）每歲困竭民力終不能足已令使人一一回達若許折爲綿帛却令沿邊依舊設榷場許通商貿販庶得兩便其利久長若必欲補此難足之數則力所不能豐隙當在恐非和好之意望加照察兼昨蒙始書許以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使人傳言亦論此意今若復爲情貸隱忍不言雖從一時之宜恐有後來之悔況高明英偉惟義是從想遂慨然覓其追遣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王雲定國軍承宣使曹曙充軍前計議使副專書爲懇尚勤保緘益介善祺白

又乞放還王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寒暄伏候福履具宜比遣兩王俄送還師期渡大河即令先返今聞行李已過邢趙夙夜傾望未開還音又聞兩王踐履跋涉疑食失時宜近藥餌手足之愛實切於心今差使人賫詣和門懇蒂前約早賜還歸諒守盟言必無留滯今遣王雲曹曙充奉迎兩王使副專書爲懇尚冀

保綏白

宋主與左副元帥書（在高平）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遽聞高誼未覿英標茲再講于權盟後永依于鄰庇興言載戢未易敍陳今因分地界官僚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往軍前親解玉帶一條眞珠雙閧直絮勤帛一副遠將信意并令皇弟康王亦親解玉帶玉魚一副同致謝緘緬惟孚察白

回宋主書（謝宋遣通報和同帶一條）

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雖結好即復講盟爰遣使以報成遂致書面爲問更多賜道已剿破蘗所有事理別差官賫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敬祥正融佇膺多福今差利州管內觀察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開陵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道仲番朝謹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宣

元帥府與宋三省樞密院事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右文殿修撰宋晝通等前次賫到大宋皇帝聖書方知河北路軍已至京畿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復講數盟許以退師者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即與晓示宣命別差官員撫定了當申奏（○原作奉依吳本改）朝廷未降指揮難便倒移歸還尋具申奏仍留逐官依舊管勾才候奉到朝命即當移報次須至公文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比至當府別有移報以來勿以隆德威勝軍府（○吳本勿作毋）并屬縣鎮不係割數一似夜犯河北軍營多方謀害前件軍府官員別惹生事（○吳本別作引）儻有如此難保恍盟外據路樞密專來交割太原府界至候軍回到彼從長商議亦請照驗

天會四年三月日

與南宋書（爲太原府不伏交割）

三月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准領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賫書前來稱河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府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回以道路隘窄住滯計會允迪宋彦通滕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割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迪使臣談某何偉來到軍前稱太原府今來所降詔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出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絕難便退師見於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幸無疑慮律正暄和順膺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保綏白

宋主與左副元帥書（在高平）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遽聞高誼未覿英標茲再講于權盟後永依于鄰庇興言載戢未易敍陳今因分地界官僚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往軍前親解玉帶一條眞珠雙閧直絮勤帛一副遠將信意并令皇弟康王亦親解玉帶玉魚一副同致謝緘緬惟孚察白

回宋主書（謝宋遣通報和同帶一條）

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雖結好即復講盟爰遣使以報成遂致書面爲問更多賜道已剿破蘗所有事理別差官賫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敬祥正融佇膺多福今差利州管內觀察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開陵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道仲番朝謹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宣

元帥府與宋三省樞密院事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右文殿修撰宋晝通等前次賫到大宋皇帝聖書方知河北路軍已至京畿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復講數盟許以退師者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即與晓示宣命別差官員撫定了當申奏（○原作奉依吳本改）朝廷未降指揮難便倒移歸還尋具申奏仍留逐官依舊管勾才候奉到朝命即當移報次須至公文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比至當府別有移報以來勿以隆德威勝軍府（○吳本勿作毋）并屬縣鎮不係割數一似夜犯河北軍營多方謀害前件軍府官員別惹生事（○吳本別作引）儻有如此難保恍盟外據路樞密專來交割太原府界至候軍回到彼從長商議亦請照驗

天會四年三月日

與南宋書（爲太原府不伏交割）

三月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准領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賫書前來稱河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府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回以道路隘窄住滯計會允迪宋彦通滕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割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迪使臣談某何偉來到軍前稱太原府今來所降詔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出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絕難便退師見於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幸無疑慮律正暄和順膺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元帥府再與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當府會驗。自重兵進攻。招下太原府已南軍府縣鎮。差下官員管勾撫定之後。准大宋皇帝遣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賫書前來。報與河北路軍前講和。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已戒督書。却爲前件州軍。不在來書。除申奏外。一面回書大宋。報逐處差下官員。依舊管勾其事。說諜報和使郝剌史。非不委細。近日有隆德府路戶曹田子正儀、工曹何企常等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府疑。連兵搆禍。深入郊甸。深惟屬階。生自叛將。而首開邊釁者。乃是時主兵之臣。原其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既正典刑。以謝天下矣。皇子郎君等承通好。以致退帥。固當遣使申諭三鎮。○原本闕作故・今依吳本・及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而三鎮之民。以死固拒。且復懷懣堅守不下。大朝雖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從。再念邊釁之啟。在於往年之姦臣。而茲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兩國之人。披堅執銳。皆以忠孝。各爲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腦塗地。恐非上天好生之德。亦非彼此愛民之意。是以復遣使介。請以三鎮租稅。納充歲幣。其燕、雲舊地。則不敢有爰。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合天德。下當人意。永享長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忻、代之師。專從統帥。想於議和之事。咸未詳知。重使來師。逾留吾地。茲因開命。○原本闕作川・依吳本改・專使詳告本末。想惟聰鑒。亦所樂聞。有少禮物。具如別幅。

別幅

眞珠盞結束裙一條。

左副元帥回書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祗受緘封。既蒙示其忱悰。盛承遣以聘幣。禮宜復辨。姻眞斂衽。謹按今年正月十五日。曾書分畫太原、中山、河間一帶。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於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搗制安撫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於至誠。則縱此不報。亦宜自制。副於前言。以示篤和。反云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克易退乎。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云非自本朝之今日失言。如此識意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已言之事。何由再舉。又來書再念邊釁之啟。在往年之姦臣。今復不守約。累遣兵衆。寇掠太原。目下又聞人馬前來。徒使恩民。遭罹擊戮。此實可愍。繄自于誰。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爲後悔。當府已具細申奏。取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肯吾。乘望所屬。宜乎國人無如金吾都監太師者。適諮至意。良用忻懌。嘗聞金吾都監耶律太師。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耶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候指揮次。伏惟照察。律啟微涼。佇膺多福。今因閤門宣贊舍人張元等回。謹奉書陳謝以聞。謹白。

兩路元帥府差官問罪書　先爲遣使人蕭仲恭・趙倫報復割三鎮回授貢賦書・及三省印御寶・分印結攔問隙之事・至是作答・

天會四年八月十四日。大金國倫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

姓之助。雲中留守倘書顯忠之　○二字原倒・依吳本乙轉・與上句一例・佐。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太師圖之。辭不遜言。已令蕭仲恭、趙倫面道委曲。天時蒸溽。更冀保綏。白。

靖康元年四月日。

宋主再乞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和元帥。本朝講鄰國之懽。累年於茲矣。歲時之聘。金繒之奉。所以結好於無窮者。禮來實有闕。而日加於前。謂宜共保懽盟。萬世永賴。比因邊方邀功生事。遂致傳疑。連兵搆禍。深入郊甸。深惟屬階。生自叛將。而首開邊釁者。乃是時主兵之臣。原其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既正典刑。以謝天下矣。皇子郎君等承通好。以致退帥。固當遣使申諭三鎮。○原本闕作故・今依吳本・及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而三鎮之民。以死固拒。且復懷懣堅守不下。大朝雖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從。再念邊釁之啟。在於往年之姦臣。而茲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兩國之人。披堅執銳。皆以忠孝。各爲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腦塗地。恐非上天好生之德。亦非彼此愛民之意。是以復遣使介。請以三鎮租稅。納充歲幣。其燕、雲舊地。則不敢有爰。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合天德。下當人意。永享長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忻、代之師。專從統帥。想於議和之事。咸未詳知。重使來師。逾留吾地。茲因開命。○原本闕作川・依吳本改・專使詳告本末。想惟聰鑒。亦所樂聞。有少禮物。具如別幅。

別幅

眞珠盞結束裙一條。

左副元帥回書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祗受緘封。既蒙示其忱悰。盛承遣以聘幣。禮宜復辨。姻眞斂衽。謹按今年正月十五日。曾書分畫太原、中山、河間一帶。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於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搗制安撫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於至誠。則縱此不報。亦宜自制。副於前言。以示篤和。反云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克易退乎。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云非自本朝之今日失言。如此識意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已言之事。何由再舉。又來書再念邊釁之啟。在往年之姦臣。今復不守約。累遣兵衆。寇掠太原。目下又聞人馬前來。徒使恩民。遭罹擊戮。此實可愍。繄自于誰。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爲後悔。當府已具細申奏。取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肯吾。乘望所屬。宜乎國人無如金吾都監太師者。適諮至意。良用忻懌。嘗聞金吾都監耶律太師。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耶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候指揮次。伏惟照察。律啟微涼。佇膺多福。今因閤門宣贊舍人張元等回。謹奉書陳謝以聞。謹白。

兩路元帥府差官問罪書　先爲遣使人蕭仲恭・趙倫報復割三鎮回授貢賦書・及三省印御寶・分印結攔問隙之事・至是作答・

天會四年八月十四日。大金國倫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

因起豐以至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講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固稽留約復淺鮮況上皇之聖未遑抑亡邀之戒在前誠思再造之恩可稔輕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盡元戎之驅什自爲辭管行制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守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適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齎書報復回日輒授間諜之語陰傳結搆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爲此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茲嚴遏更論上皇仰就便差官聞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探悔前非請速命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太少率一員同詣行府受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即行戒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白。

書外聞達事件

一、昨據嘗府領兵至高平縣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色時美與差來宋臺通郝扑等同報講和備領旨意繕次路允迪至既言變割太原府歸先去計會本府官員開門仍遣郝扑復報依准施行去時齎差照奏稱以去上皇承先皇帝之恩言不盡意後因燕薊結絕信使事至于今蓋邊臣與執政通連邀功所致具此奏聞去寒。

一、據前項報和使副此時備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國姦臣並已貶竄顯是至誠若詳和事未審能保願以永敦大信是爲長計亦委具此附奏去來。

一、遣郝扑回領兵至太原府見依舊堅守尋問路允迪如何不行交割却稱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命在先所奉堅守朝命是後致難開門兼姦細人等處獲得兵定府劉翰蠟書云李綱密奉聖旨委令堅守隨宜措置嘗府爲數處議同及路允迪告乞申奏候朝廷允迪以上皇自省前非已經禪位今次決無再有澶盟定是姦臣依前邀功所致若欲申奏請就便施行由此路允迪曾經奏審日後更無來耗此上並摘軍馬屯駐固守本軍逕赴西京前次太原府都統所申宋兵數路屢來援府足驗先發覬端事不得已遣兵迎敵並皆摧滅又於七月遣到張元計議三府綰發大兵節次前來亦戰殺殆盡看詳來意全是隱誤敵情潛蓄毒謀欲解重圍非是誠實與嘗府預測詐和先於郝扑處所言並同。

一、嘗府切念昨以上皇禪位蓋撫邊帥臣誤國今即屢發大兵來援太原府亦是姦臣所造深慮蔽蒙前後敗亡諸路軍兵巧誕奏聞不使上知。

一、貴朝若欲復尋舊好慮以止爲益己或不從本朝所欲決難休和因何舉此若許貴朝謀便終歲連兵又似今日顧不聽納姦臣乞以至誠修睦勿虛示甘言包藏異心非惟貴朝利便兩朝各有益國計決千萬年。

一、若欲准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奏書內事意施行除書事目外攻下太原續有聞達事理。

一、嘗府依准所奉聖旨委差楊天吉王衍等充問罪使副元限行府比到太原府却管回來泊到太原並

人等對未過界稱早已旗取接伴去訖嘗府看詳應是爲已審令堅守猶有謀圖復故止人使不早遣界緣太原已是割屬本朝理當存惜却爲終不從順於九月三日因恕縱軍攻取並時便下圍城大小職官軍民並依軍法施行訖外張孝純幷男決二人爲是故違再結懽好爲首柄定府人不令依准交割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其罪並在前人父子合要張孝純在前脊肉以此留在軍前唯守候家屬乞賜發遣更盛姦臣奏言張孝純是爲國盡節忠臣不可分付倘或聽納終難杜絕盟必難休和若是依准發遣今後奸臣無敢再犯須是事出至誠使鄰國可以信重。

宋遣和議國信使副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因告發知有絹賚姦人作僞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臣不利緣此搆造盍在睿聞慎者按治已正典刑誠惟聖朝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

王雲呈禮

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懽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誅逐專遣使三番陳謝有下項事令雲等告求皇子郎君三鎮有本朝太宗皇帝行宮祖先陵寢在內及諸州民情恐迷順戀若行討伐百萬生靈性命可憫欲以稅租折爲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歲幣銀絹五十萬每年共計八十萬又犒賞金銀初承示及大數當時大臣不契勘的實回報等以庫藏所有及宗廟器物又搜索民間只得已納之數已荷皇子郎君矜察減金銀表段及許以珠玉寶器等充折大臣又不曾開具所折之數後來取於外郡亦以自前姦臣用事費耗略盡今磬竭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必不能如數貨出窘隘夕念慮惟皇子郎君仁明濟恕減免其歸朝官昨已指揮發遣亦緣姦臣奉行稽滯今令所在隨遠近津遣前去自大聖皇帝通好結盟中間本朝姦臣誤國致煩用兵來城下荷皇子郎君俯大金皇帝宣命許酌中講和今增歲幣銀絹代割三鎮減免犒軍物數則恩惠深厚珠玉幣帛不足以昭致謝之意錄此日皇子郎君曾舉言下項禮數今惟大金皇帝開拓數萬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寢氈等物爲謝及令使人附宰臣等表奉册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迎大金皇帝生辰預借十萬人祝延聖壽已上物儀候得皇子郎君允許增歲幣代割三鎮及減免犒軍物數書即專遣使賫詣大金皇帝闕下右謹具呈伏望皇子郎君體諒本朝皇帝遣使三番告求和睦免割三鎮等事特賜垂允大軍早回恕其真定等處生靈之命乞令雲等先回奏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九月日呈覆和議國信副使武翼大夫馬識遠和議國信使大中大夫試尚書工部尚書王雲。

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鎮增歲幣書

503

靖康元年七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馬各爲其主固於彝誡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誼抑亦爲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亮有少禮物具諸別幅秋暑尙煩更希保護白。（按金書似以年月排次，稍變其例。疑因前皇禮內有三番遣使之辭，故別爲紀載。以便觀覽。自難仍舊，不必更爲移置。）

左副元帥回書

天會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讓按來書已別遣使人使具申奏取候指揮蓋不敢擅爲接引外三鎮堅守事粗知仔細今來却稱三鎮之民懷土願戀以死固守雖令不從誠意安在若欲以稅充歲幣背於從初議約交割已立嚴誓嚴督繼立今又別議想其用意徒然以僞計苟望歸復終不克遂傾驍士民覩其太原誤于前謀堅壁不降盡遣塔戞此之事節猶未理辨況先准已降聖旨遣使問罪去訖所望諸事並依去書意分白乘報仍自今後假此無信事理幸無遣使虛勞往復非正極涼佇膺多福今因太原少卿陳之詳等回專奉書陳謝以聞。

宋復遣使告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七月日。（○吳本七作八。）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閤常遣使成得及盧往布斯誠諒惟深察情義既接和好斯通初兩軍元帥許割地而盟閤大金皇帝有酌中之語因知介德信是寶鄰既而太原士民嬰城固守雖遣大臣特詔懇士移保遂致攻圍之師不免暴露于野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雖非元約乃亦常情非須改圖可令永久顧以賦租之入增爲歲幣之當遵守舊規別爲信誓盡除疑梗幸不置於胸中雖有長短冀亦忘於度外如其聞奏將見平寧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遠安兩境之民可保千年定如一日上符天道下順人心縞計高情質同至願有少禮物具如別幅今差稽晉少盛李若水。

別幅

金廂正透犀帶一條。
玉酒器五件。
琉璃器一十五件。
瑪瑙器一十五件。
玳瑁器一十五件。
珊瑚七枝內二枝。（按此下疑有闕文。）

沉香五十兩。

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請檢留白。

回南宋書

天會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曾驗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三鎮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誓擒制交送者今承來書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則上所立嚴誓大宋皇帝自爲淪棄而王雲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所呈舉目稱舉本朝皇帝口宣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議有虧由此而言則罪歸於臣下也豈其事中異端若此之多因未知所言孰是可取來書云願以稅租之入增爲歲幣之當者且以三鎮之土地人民既割爲我有其所出租稅必竟何歸此雖不敏亦豈相戀況聰明者乎又王雲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所呈舉目今據陽府庶應副犒軍之用且宜兵之所以衆者蓋行弔伐之義也尙所見如彼是知貴朝之不知罪己而惑之甚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入國問罪日月淹久猶不回程幸望商懷從其弊幅徵寒屢候萬保多福今因秘書少監李若水等回專奉書陳謝。

宋宣撫判官書

九月十九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原脫河北二字，依吳本補，與後文合。）宣撫判官折遵質謹遣修武郎吳革修武郎李鋭致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閤下遵質聞和久而不能信則必戰戰久而不能和自古備册所載多矣不特今也自頃兵連而不解三軍暴骨已歷三時此亦上穹悔禍兩國結好息民之時也恭惟主上皇帝崇儉愛人出於天性視民如傷無此疆彼界之異二邊搆兵非其本心凡近日將相大臣弗克欽承興夫謀國不臧爲天下生事者皆已竄之遠方永不復用遵質亦新命來與兵戎之寄陛辭之日仰承聖旨深念生靈蹈茲塗炭至勞嘉謀惻怛之訓叮嚀切至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比遣信使三輩主雲等屢詣大金皇帝國閤下遣楊節度使及燕雲中軍前且道永結歡盟之好計其道里當已有達乎國都者又會閤下遣楊節度使至威勝軍前邊吏以聞此固以冀主上皇帝聖心之所憫矣已開臨遣官僚往返信使又傷邊吏日蛚動息其誠意懇懇亦可見矣遵質以不材謬當斯任竊料天地鬼神已有休息生靈之意故兩國皇帝各形至誠惻怛之心藥捐細故永保大和斯民大會可勝言哉遵質與閤下俱在福場懷各能體國顧戒守吏之官按兵不動勿相侵擾以蛚盟誓之必成和好之永結則北方軍民又免鋒鏑之禍流離之苦其受閤下陰德大賜豈有窮已伏想仁明必能垂聽洞然而不疑也秋氣已涼伏冀善護寢餐以介福履謹奉狀布執事不宣。

宋謝過書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近者李若水去想已伏謁麾下奉書以道其略。

遣使以陳其詳。諒惟英明。特加周察。昔在將郵。講學惟勤。其於政事。一不與聞。忽蒙內禪。驟膺萬機。適當多事之秋。擁慧未嘗請緘。不免大臣之獻納。悉以聽從。無何姦邪。輒生詿誤。逮言章之交擊。方悔悟於前非。隨加竄流。使瀕於死。然亦晚矣。追之何及。唯國相元帥。器度宏遠。智略沉雄。他邦之人。莫不欽重。回賜寓至情義藹然。感慮之私。言不能既。或聞統聚。入至眞定。嘗遣請和之使。往詣闕庭。當蒙從欲之仁。各安疆場。幸收兵而靜謐。必俟命於斯須。俱被初恩。更新終惠。克符顧望。豈勝感銘。

別幅

本朝和議使鄧紹密回日。皇子郎君令館伴道寶意。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國相元帥亦欲得之。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
果子四合。
茶一合。
風藥一合。
白花蛇一合。
右請檢留。白。

宋宣撫司牒

大宋宣撫使司牒大金國軍前。契勘日近淮朝旨。已與大金國議和。約束諸道。不令進兵。及於九月中旬大金國所遣和使赴闕去訖。今又鑲河北路開報。稱所有大金國人兵。昨曾在眞定府等處。日近並各未聞抽回。詳此兩朝信約。固以堅明。緣不住承淮朝旨。惟務約束。不得生事。日近據汾州平陽府等處申報。各有大金國人馬抄略。致人戶驚擾不安。緣此深恐有害和議。須至移牒者。右牒專差人賫牒前去請詳此速行約束彼處人馬。務在戢斂。各守信約。無致抄略驚擾。致有害兩國講和大議。謹牒。

靖康元年十月三日牒。

宋宣撫司牒

大宋宣撫使司牒大金國軍前。契勘日近淮朝旨。已與大金國議和。約束諸道。不令進兵。及於九月中旬大金國所遣和使赴闕去訖。今又鑲河北路開報。稱所有大金國人兵。昨曾在眞定府等處。日近並各未聞抽回。詳此兩朝信約。固以堅明。緣不住承淮朝旨。惟務約束。不得生事。日近據汾州平陽府等處申報。各有大金國人馬抄略。致人戶驚擾不安。緣此深恐有害和議。須至移牒者。右牒專差人賫牒前去請詳此速行約束彼處人馬。務在戢斂。各守信約。無致抄略驚擾。致有害兩國講和大議。謹牒。

靖康元年十月三日牒。

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劉寶致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閣下。竊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此言小忿不廢大信也。今兩朝搆難。逾三時矣。而信使數馳。禮聘交修。則知王者舉事。信義爲本。非若尋常貪土地矜殺伐之流可比方也。故曰者輒以尺牘具言本朝叨寄懇惻之旨。竊意上天悔禍。欲令兩朝皇帝。捐細故。保太和。其旨甚明。僕仁人也。既乏蘇秦、犀首之辨口。以更秘從約。又無燕丹、賽童之誠心。以感動物豪。徒以區區之志。猥預之論。倘聽途旬。無所發明。懷不能已。復進狂瞽。夫好生者帝王之大德也。體國者人臣之至分也。故上有不忍之仁。則下行愛民之政。上有不貪之惠。則下盡無求之節。況於居輔相鈞鐍之任。當驅揚爪牙之寄。不肆欲以窮取。惟內恕而及物。此固賢達明智。挺立古今之表者。固閣下胸中素定。而兩地之人所望於閣下者也。僕于平昔。竊欽高義。幸得備緩靖之職。居廊盼之地。望旌旗而係心。聞金鼓而增氣。今信使入朝。話言方洽。惟須還國。以答天意。幕府所以日使弊勵。切戒吏兵。帖妥自娛。義不當以又使北向而關弓者也。今游騎駸駸。時獵於近郊。細民無辜。或困於刼執。彷徨乎雞肋之獲。而忽眇乎邱山之重。竊仰閣下之謀猷。義不出此。意者偏裨未達兩朝之大計也。伏惟閣下。以高世之才。居特尊之位。舒慘歸其順笑。安危係於靜作。號令所留。草木讋然。亦何惜斐使一當之令。使兩地生靈。得以泰然歌詠閣下之功德無窮。而報施不匱者也。僕雖不才。顧附羊、陸之義。惟閣下裁之不宣。謹質再拜。

宋復遣陳誠請和使書（係楊天吉等聞知回書。）

靖康元年十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郎君。累嘗遣使相繼奉書。今已淹時。想必開鑒。意雖難盡。言亦頗周詳。○按周祥二字衍文一。係爲繹思。必加孚察。大抵人誰無過。固貴自知。既克改於前非。當徐觀其後蹈。在昔東宮之日。但歷覽於羣書。逮登寶位之初。乃乍臨於庶政。姑聽從於宰輔。不能度其姦欺。難掩蓋評。尋加憲責。靜言既往。雖悔何追。今者惠書。意情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況本土有陵廟之存。當務安寧。乃經營緩興言及此。爲緒無聊。雖殫累百之詞。更致再三之懇。是望高明之德。易知愛孝之情。當慍而和。式見包容之量。既取而與。尤爲特達之恩。厚有被蒙。終期報稱。初冬尚寒。更希保護。大宋陳謝請和使朝信郎試尚書吏部侍郎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及之等。

牒。既與議和。應是貴國自以淦壁前盟爲罪。悉割土地請和。交過本朝。遂致開門引納重兵。擾亂了當。則其餘應合本府占守州軍縣鎮寨關隘。亦宜逐旋交割。按納王師。盡協所請議和。得息生靈。不然。則不止有傷朝廷合撫人民。亦恐貴國不獲安便。自茲釁深。事須回牒大宋國宣撫司。到請照驗施行。

天會四年十月日牒。

宋宣撫判官書（此書不答。以其情過無理。不足與論故也。）

十月十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劉寶致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閣下。竊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此言小忿不廢大信也。今兩朝搆難。逾三時矣。而信使數馳。禮聘交修。則知王者舉事。信義爲本。非若尋常貪土地矜殺伐之流可比方也。故曰者輒以尺牘具言本朝叨寄懇惻之旨。竊意上天悔禍。欲令兩朝皇帝。捐細故。保太和。其旨甚明。僕仁人也。既乏蘇秦、犀首之辨口。以更秘從約。又無燕丹、賽童之誠心。以感動物豪。徒以區區之志。猥預之論。倘聽途旬。無所發明。懷不能已。復進狂瞽。夫好生者帝王之大德也。體國者人臣之至分也。故上有不忍之仁。則下行愛民之政。上有不貪之惠。則下盡無求之節。況於居輔相鈞鐍之任。當驅揚爪牙之寄。不肆欲以窮取。惟內恕而及物。此固賢達明智。挺立古今之表者。固閣下胸中素定。而兩地之人所望於閣下者也。僕于平昔。竊欽高義。幸得備緩靖之職。居廊盼之地。望旌旗而係心。聞金鼓而增氣。今信使入朝。話言方洽。惟須還國。以答天意。幕府所以日使弊勵。切戒吏兵。帖妥自娛。義不當以又使北向而關弓者也。今游騎駸駸。時獵於近郊。細民無辜。或困於刼執。彷徨乎雞肋之獲。而忽眇乎邱山之重。竊仰閣下之謀猷。義不出此。意者偏裨未達兩朝之大計也。伏惟閣下。以高世之才。居特尊之位。舒慘歸其順笑。安危係於靜作。號令所留。草木讋然。亦何惜斐使一當之令。使兩地生靈。得以泰然歌詠閣下之功德無窮。而報施不匱者也。僕雖不才。顧附羊、陸之義。惟閣下裁之不宣。謹質再拜。

宋復遣陳誠請和使書（係楊天吉等聞知回書。）

靖康元年十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郎君。累嘗遣使相繼奉書。今已淹時。想必開鑒。意雖難盡。言亦頗周詳。○按周祥二字衍文一。係爲繹思。必加孚察。大抵人誰無過。固貴自知。既克改於前非。當徐觀其後蹈。在昔東宮之日。但歷覽於羣書。逮登寶位之初。乃乍臨於庶政。姑聽從於宰輔。不能度其姦欺。難掩蓋評。尋加憲責。靜言既往。雖悔何追。今者惠書。意情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況本土有陵廟之存。當務安寧。乃經營緩興言及此。爲緒無聊。雖殫累百之詞。更致再三之懇。是望高明之德。易知愛孝之情。當慍而和。式見包容之量。既取而與。尤爲特達之恩。厚有被蒙。終期報稱。初冬尚寒。更希保護。大宋陳謝請和使朝信郎試尚書吏部侍郎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及之等。

青赫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五十疋。
合錦五十疋。
藥一合。
龍腦二百兩。
荔枝一千顆。
生薑五十觔。
乳塘獅子一百顆。
橙子五十對。
汾州蒲桃五十觔。
小龍團茶一十觔。
大龍團茶一十觔。〇此句係吳本增。
夸子正焙茶一十觔。

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伏惟令慈俯賜容納。謹具狀申聞。謹狀。

大金弔伐錄卷三

元帥府書 以黃河爲界。

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開諭。當爲辭。然未肯服罪。致令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州縣軍府。服者撫之。拒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到澤州界。不往前進。及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過黃河。河不施船栰。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踰亦洞悉。我惟大宋。屢變盟言。若不以黃河爲界。終不能久。故今議定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來自河外者。不拘甚處人民。並許放回。所有見在職官兵卒。並合一例存撫。然念拋鄉之人。亦議定與河外見在兩路未下州府官員兵人。並許放回。諭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小。仍服罪訖。一面先具凡所總命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稍爲遷延。將恐別招悔咎。伸正疑塞。善斷多福。今差保靜軍節度使王訥、貝勒色哷美前去奉書陳達。不宣。

李若水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權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若水。准敕再差充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與告和使知樞密院事馮澥同行。今月十五日起程。實奉本國皇帝

一、承差信使人未至本朝間。先遣二人持牒威勝軍界。威勝軍小處。不敢便申朝廷。先申宣撫使。是時宣撫李綱身在懷州。見牒有問罪之名。知罪在己。投僞朝廷。必治其罪。於是巧設遷延。不以聞達。其後威勝軍奏到。即使時發遣。接伴在河陽等候多日。不聞來耗。朝廷再三催促。方知軍前信使入界。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若非李綱挾情。豈有稽留之理。

一、發遣張孝純家屬。垂情講好。蓋亦憐無罪之民。爲首就誅。宜可緩也。已孤之旅。使恐號而載路。宜慈惠之勳。彼微類何足以除。況威聲已著于遠。聰明幸察。皆意無他。

一、亡遼人有未發遣。契勘亡遼人在此。遠近有之。其有官人。皆是額外添差。並不合管勾職事。無補州縣。徒費祿廩。自欲發遣。非所占客。向者發遣。正在擾攘之際。寇盜縱橫。道路蠢動。多遭壞殺。以致殘害。致老幼失所。深可憫憐。一等生靈。更無彼此。只候通和既定。兩境帖然。即當給遂人安穩發遣。

交割三鎮國書曉諭三鎮敕榜及詔路允廸、張邦昌依元約施行文字。稱邊遲滯若水已彙程先來。差使臣王琛、尹宣、蔡松及邱吉、呂青前去軍前報信。伏望令茲特賜照會施行。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參議武翼大夫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履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若水

謝罪狀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右

澥誠承朝命、恭造行塞、輒犯威顏、監蔣信誓、赦既往之不咎、許惟新之是圖。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漸。兩朝懽好、庶無操手之期。冒味而來、俯匄以聞。澥年當衰邁、位忝樞機、得罪先朝、幾死凶邪之手。受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常懷欲報之心、遂備告和之役。趨蹌在邇、暮慮交深。謹具狀申大金國相元帥。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狀

宋主書　告和願割三鎮。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專馳使介、遠布悃誠。今兵大軍俯臨郊甸、尋以上皇傳位之意、引道請和。承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修舊好。尋報知大金國相元帥、並令班師。信義之重、比堅金石。於是宗廟再安、生民賴慶。乃割三鎮、以酬德惠。既而藩州民情恐執、奉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致淹時月。蓋緣寡昧失不詳思、誓約之明、墜敢匿易。果煩大軍、來踏蓋事。中外騷動、不遑寧居。既有虧追悔何及。遹而能改、詩義斯言。其三鎮之地、今並依正月所立誓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二百年社稷永寧、億萬生靈、全非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難喻。自此傾誠、萬世不易。上天實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殃禍。今遣知樞密院事馮澥、徽猷閣學士李若水充告和副使、繙惟英哲、必爲若從。寧方嚴倍加珍攝。白。

事件

一、今來交割三鎮、並依今年正月誓書已節路允廸依應施行。其交地官就差滕茂實、

一、交割三鎮、應人民堅守已出敕榜告諭開門。其帥臣守令以下官吏兵民及其家屬財物、并客旅道僧隨行物色、凡係內地人、依今準貴朝曉諭發回。更煩詳諭所委官員、如數放行。

一、交割三鎮、諭令開門。若甲兵稍近、即人生疑懼、莫敢便出。須煩令皆移兵近北稍遠、止令貴朝官員好言說諭、即一方安心。緊若擁併而出、顚沛於路、無不受弊。幸不催促、令其收拾和款而歸。將來發遣北地官民、敢不如是。

一、北地官民已委隨處提刑、責知通令佐隨近次第遣發遣。仍給盤纏、差人防護至界交割。

一、犒設兩軍金銀、初大軍到城下、取撥所須。既已犒賜、遂取宗廟祭器及宮中所用應干器物。又搜索民間、雖敘劍之類、亦已鈐銷。至如宰相及百官所繫金帶、並括取不遺。然止得昨來已送之數。後來取於遠方州軍、亦是日前耗費略盡。今盡底拽索、止有金二萬五千兩、銀三十萬兩。見續次發遣。自知微細、不足犒設大軍、諒惟特加矜察、貸免所欠、不勝慙怍。

宋主書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昨日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舊地、特承大聖皇帝恩委割。我雲兩路、猶爲不足。手詔平山張慤招納叛亡。由此遂致興師。今兵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行禪位。遣執政以下齎告、爲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又聚國相元帥、雖已撫定威勝、隆德、汾澤、高平等處、爲念大義已定、秋毫不犯、亦便班師。止以太原爲界、續承使人道仲恭、趙倫等至、報論恩義、被姦臣邀功、復便聽從。依前附使間諜大金功臣及舉國勁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不從、及承間舉不勝恐懼。今聚惠書、彙來使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納貝勒色時美、頒問過悉。皆有事宜。每進一語、抵以愈堺。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割黃河爲界。貴國兩朝安便。所有藝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吳敏涪州安置。李綱夔州安置。張孝純先知太平府、○今依父本。詹度河南安置。陳遘見知中山。其中有係在遠不知去處、便當根逐一依來命、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孫昌齡送詔命。令黃河東北、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誓、今乞早爲班師、以安社稷。至懇至懇。白。

今具下項

蔡京　責授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已死。

童貫　責授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已誅。

王黼　責授節度副使・衛州安置・已誅。

李綱　責授節度副使・瀧州安置。

吳敏　責授節度副使・滁州安置。

馬擴　昨任真定州路廉訪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　河南安置。

陳遘　見在中山。

張孝純　家屬（現在徐州）政南京。

河北、河東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河東孫昌齡去交割。河北耿南仲前去交割。

孫昌齡諭河東士民

昌敢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則守、令棄則棄。今既有敕書令割與大金、何必區區堅守。即今若堅守、則必招大兵攻打殘破。應河南官員軍人百姓商旅、既不得南還、而土人又不免屠戮之禍。何可遂復貪棄耶。況於京城危迫如此。方藉交割以退師。儻若稽緩、豈不誤國大事。今交割兩路、河北則差耿門下、

河東則親賫詔書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備坐聖旨約知通以次出城面議既不略至城外審驗是非論問端的輒下矢石引兵出戰殆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晚又遣三盞賫敕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爲今交割大帥亦不以城中拒守爲怪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國家大事開門之日秋毫一無所犯放官兵商旅南歸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幸早爲之所無復疑慮若稍遲遲大兵一至悔無及矣昌舊名山六月間賜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蓋欲通彼此之情也昨晚親詣城下遣使臣賫劄子奉聞輒下矢石再遣三介賫敕書去亦未見遣登非爲所傷乎雖他邦遣人尚不可如此況本朝皇帝遣一樞密親行而所委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輒固拒何也請深思之無貽禍

宋主與河北河東敕

敵官吏軍民等頃者有淪盟約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酬前恩偶緣姦臣貽誤三府不割又聞諜大金功臣再致興師使河北河東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靈鋒鏑之鋒使斯民復見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黃河見今流行以北河北河東兩路郡邑人民屈之大金俾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戀之意塵黃外先遣先鋒軍今月十四日平涉洪波昔所未聞非夫獲罪自天豈有如此之異蓋亦自作之孽故也仍遣人使說諭此意及帥府今月二十七日駐泊永安軍宋方致書云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別差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孟昌齡來交割黃河以內州府民人並歸朝廷再念彼民以其易主率無願戀之心然久在薄俗早不聊生倘亦共知況今並許各居舊鄉一無邏徙朝廷亦俟元帥府措置了日厚與存卹應自前日煩書科斂重役諸般巧細羅買折變香藥鹽茶之類凡爾疾苦候隨處所申到於民有事並與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亦見太平之日后讎之異當使知之合先告諭須至指揮

一河東路

嵐州　嵐軍　隰州　火山軍　忻州　汾州　平陽府　絳州　隆德府　保德軍

一河北路

代州　威勝軍　澤州　平定州　遼州　太原府　憲州　寧化軍　石州　岢嵐軍

樞密院勘會昨以大遼失政興師弔伐有大宋遣使航海請割幽、燕元係五代陷于契丹朝廷方務善鄰才獲幽、燕即割前地歸復界至此乃朝廷有大造于宋也不料大敵貪心潛謀不軌結搆平山誘及宰輔招納民戶接引叛亡然朝廷尚存大體敕戒邊臣惟索人口之外一無理辨亦可謂包容之深也而彼人猶不悔悟飭詞隱蔽譎語百端反云本朝輻員萬里民居散漫無處根尋又於疆場多方作過去冬宣委元帥府興兵討罪兩路並進有皇子右副元帥先到汴城舊主奔逃竊行禪位蓋亦自咎也新主嗣立哀泣告和遂成所請惟割三鎮以贖其罪即時班師何期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敕居民嬰城堅守續遣大軍寇攻河東雖每遣覆敗尚不知改過再奉宣旨重行弔伐先以黃河爲界除兩路前次攻絳州府軍縣外先遣先鋒軍今月十四日平涉洪波昔所未聞非夫獲罪自天豈有如此之異蓋亦自作之孽故也仍遣人使說諭此意及帥府今月二十七日駐泊永安軍宋方致書云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別差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孟昌齡來交割黃河以內州府民人並歸朝廷再念彼民以其易主率無願戀之心然久在薄俗早不聊生倘亦共知況今並許各居舊鄉一無邏徙朝廷亦俟元帥府措置了日厚與存卹應自前日煩書科斂重役諸般巧細羅買折變香藥鹽茶之類凡爾疾苦候隨處所申到於民有事並與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亦見太平之日后讎之異當使知之合先告諭須至指揮

河北路

清州　衛州　磁州　洺州　趙州　眞定府　永寧軍　深州　北平軍　河間府　安肅軍　順安軍　雄州　保定軍　保州　霸州　冀州　恩州　河東路

相州　邢州　中山府　祁州　冀州　青州

嵐軍　熙州
憲州　火山軍
遼州　太原府
懷州　寧化軍
石州　平定州
威勝軍　澤州
代州　嵐州
河陽府　河中府

右下逐處可照驗就便及指揮所轄去處粉壁曉示管內官僚僧道耆duì軍人百姓比至相次別行措置規畫以來並仰向化爲業勿謂旱不歸降別生疑慮仍比至正官到任須得自相告諭各務安堵彙河內州府人民應自來搬移在河南者見於宋國追索遣回復業若隨處有逃散戶口亦仰遞旋招集耆萊今隨處既歸本朝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頭髮短巾左衽敢有違犯即是猶懷盜國當正典刑不得錯失付逐處准此

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元帥府與宋書兵近都城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國諭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楊天吉等回特沐華音准割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遵從命者當府照會記深稔美意見差宣同知樞密院事孟昌齡分路交割去訖今勘會有數州在河內而來書不入交割之數所索官員及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盡來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並兵已近都城期在定一今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幹貝勒色畤美等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寧口諭前去幸望依從以副從命之言初陽在律善履多祺專奉書陳達不宣

宋主乞免攻城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旌旆遠來跋涉勞止嘗通音問未徹聽聞念和議之已成且使華之先辱再馳徽物用表私衷幸遂免于攻城仍早還於黜騎以示兩朝之信克成萬世之歡郊野迫塞倍希保愛白

又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累因專使布問想皆呈徹遠來特承書示備悉勤誠伏自今春國相元帥由懷州收兵還北敦結和好出於眷厚極用感戴繼因聞於離任遂生嫌

疑雖自昏悔已無所追是以王師方行即令馮澥李若水等如諭交割三鎮及楊天吉色畤美與泌再來承議畫河亦便遣同知樞密院事孟昌齡即日就道依諭前去所以每從來意誠欲休息戰鬪全保生靈不圖旌旆嘗此隆冬遠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遑載念仁人之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終前惠收還兵馬不使攻城宗社蒙寧民庶安堵其爲恩念何以比諭咸幸之深言不能敘初寒在律倍冀保調白

與宋主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大金國諭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者再使仰期親會今辱書音雖云備悉而使人却稱大宋皇帝有懷疑惑者其所云躬親出城豈有他意但以前後所言一無誠信遂有是議以驗棄從今既疑惑背忍必也果若聽命不違據見去人使所論事宜並望依前更有事宜仍遣親信堪議論官同傑躬何處等不過此月十五日出城貴邀約論比至結絕以來別道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爲質今再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幹貝勒色畤美等專去計議式常寒律善保多祺白

取干戾人劄子

董冀有子師恭師孔等　蔡京
王黼　李綱
劉韐　王安中
詹度　陳遘
徐處仁　折彥質
呂仲　張孝純

已上干戾人數

滕茂實　范直方
蔡靖　高世由

已上本身或有兄弟在本朝取家屬圍聚

趙良嗣并梁方的叔兄弟・元係北人　蔡攸
折可存係歸降逃走・　李綱本

又右班殿直張覲東頭供奉官楊忠敏、白身張諒、張翥將領長行軍二十餘人八月內走係忠順軍・

宋主遣仕誨往議事宜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再承來使備見勤誠特免會盟尤佩厚意國相元帥遂引重兵方此沍寒衝冒勤勤願師之久不急攻城出於寬仁良用感戴所論欲令親信往議

事宜。今遣皇伯仕諴、大臣馮慤前去。載念通好之厚。更望曲全終始。冬序方深。倍惟調衛。白。

仕諴等充報謝使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近者專使之還。已有謝懇。遂勒旌旗。久駐郊坰。方此邊塞。匪簡匪易。內深惻灼。良所不遑。至於臨城。攻擊頗緩。尤稔來意。出於寬仁。極於懷荷。戮宗社。受全生靈。不勝恐懼哀祝之至。暫候返塞。倍祈珍嗇不宣。白。

宋求哀請命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者遣何栗等奉書。想已呈徹。危迫之懇。必蒙矜憫。言念和好之重。出於大德。聽從弗明。以致召釁。遣頻旌旗。深所不遑。然念師徒既登城堞。何栗、濟王棣等又未回歸。城內人情。惶擾異常。撫諭不定。深憂自致生事。卻使不能奉承德意。敢望特加存全。早賜指揮。少駐兵馬。以安人心。所有欲約事目。一一謹即聽從。便當獻血著盟。傳之萬世。其爲大恩。何以方此。謹再遣使御史中丞秦梓、徽猷閣學士朝奉郎李若水、武翼大夫王履求哀請命。祁寒。

靈候。冀倍保調不宣。白。

元帥與宋主書 要上皇出質。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國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介使復來。書旨至詳。味再三。徒深披閱。而來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懷疑。又云。報謝通和。乞早解圍者。且今之所舉。蓋緣盟約。雖有聽命之言。未有聽命之實。況以議定畫河。特謂誠信。頃差官同去交割。面被人反謀。捉擊此之無信。甚於去春。遂議出質割城。暨發官員聽命。遷都表信。方許通和。人使既回。一無依從。以故曾議進擊。然念貴朝宗社。不忍立盟。且陳器備。聊示攻城之勢。本俟貴朝必圖悛悔。而任自遷延。其誠安在。必欲保全宗社。永固懽和。爲若並從前論。表信有實。則所謂解圍之舉。肯延時刻。一諾之言。爭忍反覆。如或執迷。決無所聽。敢謝安危之理。灼然驗於臨時。隆寒紀律。善保多祺。白。

宋主差李仔充請命使文字 保二十五日城破。

差李仔充往大金軍前請命。景王杞充使。謝克家副使。李仔副使係改差。

與宋主書 要近上官員議事。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累遣使人。備陳誠懇。緣以執迷。未蒙定一。且朝廷全付黠雲蓋務。落牒而貴朝不爲順足。遂招背德。結構逆賊。招納叛亡。此豈隣之所以。曰也。去春王師到城。哀鳴請和。願盡三鎮。計許和好。又圖不軌。密令堅守。遣兵救援。此豈隣之所以深也。洎再舉問罪。猶執謀計。不肯聽命。遂致事勢及此。倘藏京人驚駭。昨日遣李若水使臣入城。以示懽諭。今承遣到景王一行。洞悉悛悟。然爲命非大。專候返遣執政何栗、幷近上與議事者。共同詣命。無以猶迷。剛及平人。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求哀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適何栗等還。伏領書示。及已蒙約軍兵。來令下城。再造之恩。何以論報。且蒙恩許免親詣。然欲上皇、皇子出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屬在貴朝。又豈敢拒。但父子之間。心所不忍。如何躬詣軍前。求哀請命。如蒙曲賜矜念。更爲望外。允從是勝至幸。如其不然。自惟菲德。難勝大寶。若蒙更立本宗。但全性命。存留宗廟。保護生靈。區區一身。受賜已厚。豈勝哀祈。急迫懇切之至。冬序嚴寒。倍加珍嗇。不宣。白。

宋主欲親詣軍前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孫傳等歸。傳來意旨。欲得上皇出郊。切以父子之間。有難言者。今欲親詣軍前。祈哀致謝。一作請。謹先遣秦梓馳報。不知當於甚日甚處會見。如蒙賜

遂蔡賜馬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近蒙惠音，具見美意，不勝感激。所當姦臣親屬，謹應如命，但以前此誤國，盡竄領外，獨有蔡京之子僚見以除名勒停，緣係賜馬都尉，當時不曾遣竄，今令桓密邇，承旨王健押送軍前，餘人以方在圍城中，追究未得，更俟續次根尋遣發，不敢少有失信，疑寒在候，倍冀珍嗇不宣，白。

宋主降表

臣桓言：伏以今月二十五日大兵登城，出郊謝罪者，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感深念咎，俯極危懇。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猥以眇躬，承大統，憒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勛成過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祀，嘗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賜殘息，荐蓋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罪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既追踪於湯、武，好生之德，且慨美於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戴爾，宗社獲安，文軌既同，永託保存之惠，罄天在望，徒深嚮往之誠，無任感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日

宋告諭合交割州府官吏軍民指揮

中書侍郎近奉大金元帥統軍親臨，責以失信，京師備禦，曾不踰月，遽爾失守，迺蒙元帥仁恩保全，更不縱兵下城，止欲敦篤舊好，復申前言，交自河以北地界，皇帝車駕出城面會，上表稱臣，宗社再造，懼候逐處州郡撫定了當，方欲斂軍，仍要逐處官員血屬質于軍前，才候交割了當，便即放還。○按原本作放遣，今以意改。其不在此間者，亦必根刷去訖，更要自來用兵及誤國凡干戾官員，或有死亡，仍取家屬支散人等，令除宣在邊地，差人去取外，騎馬都尉蔡儵尚不能愛惜，已行交割訖，今據合割州郡，逐一差官，各賫詔書，委曲告諭，惟本處官吏軍民，被命之日，宜即開門迎受，一一遵深，所有本土人民，便得安業，獲免兵革之患，其河南官員軍民寄居客旅者，各許歸還，則血屬俱寧，公私無害，在於今日，愛君愛國，明見事變，速令約束，乃爲忠義，且前此州郡所以未服，蓋欲區區堅守，以效臣節，今者京城既破，即與前日事體不同，且以京師地大人衆，城池固阻，糧若金湯，尚不能保，在爾一郡，豈可拒抗，儻或不從此言，一旦城壁失守，則不免盡遭屠戮之禍，雖悔何追，至如走出，定須追索，仰認皇帝，須是交割，必不隱諱，復招已往之悔，即與干戾誤國人等無異，今謹宣布，誡悃之意，再三播告，惟本處官吏軍民，互相勸諭，上以安國家宗社，下以保父母妻子，無或執迷，自取殘戮，故茲曉諭，各宜體認，又准救若係河外有係別路所管州府軍緣不入今來交割之數者，亦仰一就交割，本所今往河北交割，所有河東路今差參議官徽猷閣待制張宇發遣前去交割，亦須照驗遞依施行

先蒙恩許如親到軍前，即收還城上軍兵，今來既已出郊，更望特賜約束，緣見今城內民人懲疑，盧出城後或生他變，不免再諭惴惴，切翼矜從，以副終始保全之意。

宋主降表 係令改定。

臣桓言：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諭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鴻貸，俯切凌兢。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契丹爲隣，爰講百年之好，大金開國，更圖萬世之懽，航使旌絕海嶠之遐，求故地割燕、雲之境，太祖大聖皇帝特垂大造，許復舊疆，未閱旬時，已渝信誓，方獲版圖於析木，遽違陰賊於平山，結搆大臣，邀回戶口，雖違恩義，尚貸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猶令大其土地，致煩帥府，遠抵郊畿，上皇引咎以播遷，微臣因詩而受禪，懼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請和，屢致哀鳴，庶蒙矜許，官軍纔退，信誓又渝，審諭土人，堅守不下，分遣兵將，救援爲名，復間諜於使人，見包藏之異意，遂勞再伐，並興問罪之師，又議盡河，實作疑兵之計，果難逃於莫察，卒自取於交攻，倘復嬰城，豈非拒命，怒極將士，齊登三里之城，翦延祖宗，將墜七廟之祀，已竭銜璧之舉，更叨授館之恩，自知獲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紹履鴻圖，不殺之仁，○按原本仁作神，今依吳本。既追羅於湯、武，好生之德，終慨美於唐、虞，所望惠顧大聖，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絕之緒，雖死猶幸，受賜亦多，道里阻修，莫致籲天之請，精誠祈格，徒深就日之思。○按原本思作恩，今以意改。謹與叔燕王俁、越王偲、弟鄆王楷、景王杞、祁王檢、幸王植、徐王樞、沂王權、和王栻及宰相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奉表出郊，望闕待罪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指揮

行府勘會，朝廷昨以大遼失政，害及生民，興兵伐罪，收兵將還，大宋遣使航海，願復舊來，漢地係五代所陷，朝廷方務善隣，才克燕雲，即盡全地，此朝廷有大造于宋，不料天方肇亂，一一遵深，所有本土人民，便得安業，獲免兵革之患，其害宰臣，招納叛亡，邀回民戶，朝廷不以爲咎，惟梁戶口，猶不悛悟，乃云本朝輻員萬里，居民散漫，難加根究，無計可得，慨鳩集兇黨，剽劫邊民，侵掠畜產，使不獲安，終然不悟，朝廷雖欲惻隱，莫由獲已，乃命行府，興師問罪，去奉兵抵汴京，上皇方知深悔，頓行禪位，嗣主求哀，願盡三鎮，復修舊好，撫何督墨，來乾盟言，已變，密令堅守，遣兵救援，陰搆使人，潛圖禍亂，遂奉宣旨，重申弔伐，雖許盡河，亦不以實，閏十一月初二日，大兵會於汴都，猶不伏罪，准備攻具，填塹壞道，已踰十餘日，諸路勤王出降，今月初二日降服上表，望闕稱臣，以奉正朔，仍依元議，差官前去，說諭交割河北、河東州府軍緣，尚慮所在，以早不歸款爲懼，或飾僞辭，有緩撫定，再念自河之內，天敢洪慈，以限疆場，昨來大兵所至，其有迎軍納土，循省撫定，其拒命者，或有按以軍法，或有示以寬貸，皆臨時從宜措置，想必其知，今河北、河

東兩路。綫候交割官員至彼說諭。卽仰逐旋燒毀樓櫓。具狀納土。開門以待。行府別差官員。就去存卹。應有前日重難徭役科斂。諸般細巧雜買變折香礬茶鹽之類。凡爾疾苦。並爲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舉令除土人外。元係河南容居官員兵人商旅僧道。欲願去坐。並從自意。敢有執迷。稍勞官軍臨日。必無容恕。合行告諭。須議指揮。

右下逐處。可各照驗。就便及轉行所轄去處。粉壁曉示各管士民耆老僧道軍人百姓知悉。不得有違。付逐處准此。

天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宋主謝書

十二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累日授館。禮意勤厚。亦旣覩止。罔勞稠重。再造之恩。何以圖報。經夕匪寧之餘。台體健裕。謹遣使人承問興寢不宣。白。

宋主賀行府元日書

天會五年正月一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十氣週通。三陽交泰。惟五兵之旣熾。與萬物以皆春。茂對休辰。具膺純嘏。更新保毓。藉樂顧言。不宣。謹白。

宋主許面議書

天會五年正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專承使旨。特示書辭。遞懌之情。無以爲喻。企詣已合。懇切根括。接納供納。所有上徽號。謹數冠冕車駱。綢繆印板之類。謹以來日躬往面謹。先此布敍。幸賜照亮。不宣。謹白。

廢國取降詔

敕趙桓。省所上降表。汝與叔撫王俁。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臣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于十二月二日出郊望闕稱臣待罪。具悉。背義則天地不容。其就與助敗盟則人神共怒。非朕得私。肇自宛朝開國。乃父求好。我以誠待。彼以詐欺。孥海之使甚勤。請地之辭尤遜。析木版圖。第求入手。牢山啓詔。曾不愧心。罔天罰以自干。忽載書而固犯。肆予篡紹。猶事涵容。盜俊惡以無聞。方謀師而致討。猶聞汝得承位。朕望改圖。如何復循父信之覆車。旋戒彼遂之禍轍。雖去藏爲盟于城下。冀今日預我于盡中。賂河外之三城。旣而不與。搆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爲。惟假臣權。不賦父罪。自業難逭。我伐再張。將臣多激怒之心。戰士增敵愾之勇。息若犯五不赦之罪。喪亦宜乎。肯師有三無報之名。倍猶未也。以是濟河航輦。降汝煨毛。人競狙垂。天莫悔禍。誰肯背城而借一。果聞舉族以出降。旣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

元帥府。至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訐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旣而不改前非。變詭迷執。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泊官兵力攻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理。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所盟。非實如一。今旣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裔封。頗亦廣袤。旣爲我有。理宜泯一。然念師行。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扞。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

右所降聖旨在前。今開到宋宰執文武百官泊京城一面。共請上皇已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壽軍人百姓。遵依聖旨。其議爲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惟道德隆懋。有大勳業。衆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乏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舉應。常依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一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係得姓氏。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

天會五年二月六日。

孫傅等狀乞復立廢主第一狀。

文武百察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事傅等開命震越。義當卽死。然念世被本朝恩德。至深至厚。嗣君新政。總攬非年。審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開知。輒復忍死。須具冒陳。懇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傅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盡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已起發赴軍前。同伸戀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卽位以來。修德勤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祖宗。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盡行貶責。衆檢會上皇昨違大金信誓。○按原本金作遼、依史本改。亦係重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比及卽位。臣民歸仰。今國勢保全。恩德至厚。若衆終惠。未加廢絕。尙可以竢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遠撫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固有二心。衆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固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賜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公私各已罄竭。卽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蔽。如

行府下前宋宰執舉一人

豪大恩特許調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
右件如前謹具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按孫傅等乞立趙氏前後五狀・具載三朝北盟會編・以本狀以第一狀第二狀倒置於帥府將下舉人之後・今改正・

孫傅等狀乞立趙氏第二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伏覩皇帝詔書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
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傅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
人必無出其右者彙本朝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爲大
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傅等前狀許其自新號稱屏藩復立社稷
容其遷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忘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
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屏藩非惟不滅趙
氏之祖亦使一國生靈荷被恩德永有攸歸傅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
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孫傅以下告立趙氏狀第三狀・

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准元帥府再道翰林承旨吳幵前來指
揮遷立賢人傅等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
罪黜將帥率皆叛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
間亦非朝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號首推戴衆趙氏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城中立生靈
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方
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誠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屏藩傅等不
勝痛切隕越惶懼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孫傅等乞留皇太子監國狀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准元帥府道翰林承旨吳幵來問皇太子起發事緣自本國主往
軍前議事止是皇太子監國鎮撫今來若起發出門城中軍民必至變亂兼以具擇立事中築元帥府候
定議指揮到日起發次謹具申元帥府謹狀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帥府再下舉人

據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右元帥府籲稔朝廷所以必廢趙氏者豈
徒然哉蓋以不守盟誓不務聽命爲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者皇上猶以寬度釋其
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眞所謂伐罪弔民之大義望諒丁寧而飾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君其違命之罪亦已
深矣以後不宜更復如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誤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
之中號曾推戴者天之運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
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悉依已降聖旨早舉城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
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皆係河北漢兒若舉一人即與混一無異貨遠已降聖旨欲
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官亦樞密院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有所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
應惟不許何梁李若水預於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敍名銜速具管依元帥所舉推
戴狀申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軍民耆老等狀乞立趙氏　○原本此篇在帥府將下者子後・依矣本移置此・

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右鐸等伏聞二元帥公文備舉大金皇帝聖旨指揮欲令選賢人以主葭土
鐸等聞命震慙罔知所措竊惟元帥擁弔民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破京城斂兵不下全活在城
生靈難湯武仁義之兵未易過此念今上自處東宮至即帝位崇儉修德中外悅懷止緣幾位之初未熟
政事輔弼非人有失大信致獲罪于大金皇帝也然今上雖失大信其於天下萬姓略無過失士民歸嚮
久矣若遷見廢絕別立異姓不惟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庶民皇皇無所統一姦雄僭竊殺戮無辜
如此則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終生成之賜
復立今上以主葭土世修享貢以報洪恩今上或毀之誠何時而忘也如元帥府必欲以失信廢之即今
太子監國○原本誤作長立依矣本改・自當承嗣如更不欲立之乞於親王中選擇賢者以承大位庶使太祖、太宗二
百年基業不絕人心歸寧暫天下若生之幸今若別立異姓設或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轍
不免再慘大金皇帝聖慮而民復墜于塗炭也鐸等情動于中義不得辭仰冒威嚴無任叩頭泣血俯伏
俟命之至謹賫狀詣泰利門投獻伏望元帥府俯垂鑒察謹狀
靖康二年二月八日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狀

孫傅等狀乞立趙氏第四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今月初八日○原作初九日・今依矣本・與前文合・准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俟已降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敍名銜速具

嘗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右傳等竊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遞懇哀告今來論別有悔吝無得有違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靖康紀聞作初十日此疑誤）

復下汴舉人

今月初十日右副元帥親赴左副元帥麾下共議京人告諭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番利門下軍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復立趙氏事文狀幷孫樞密等今月初七日八日十日三次狀五道錄白繳爲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路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軋受文狀嚴加懲戒訖繳盧京人猶以投狀爲辭別敢推注住滯今諭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速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資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

張叔夜狀乞立趙氏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契勘累具申乞存立趙氏之後今奉令旨見今爲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衆勘會會于八日令旨如無可推令具申管依元帥府推戴狀今來欲乞檢會累申從元帥府於嗣子或軍前支屬內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爲扈蹕面趙氏宗順倘得血食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狀

乞命張邦昌治國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准元帥府牒須得共爲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勳德在民或權攝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寮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潛下迷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謹候誅戮若或付之土地俾爲藩扈必爲百姓怨疾旋致變亂上負遷擇之意然今舉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遜辭實以在內官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於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隆德懋爲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者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秦檜狀乞立趙氏（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准元帥府指揮如別有異見具狀申者右檜竊以自古建國立王非爲率衆應以奉一夫蓋欲代天致理使生靈有所依歸不墜塗炭也契勘張邦昌在上皇時執政日久伐燕敗盟之計皆所預知今若册立恐元帥大兵解嚴之後姦雄竊發禍及無辜將不稱元帥弔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帥推天地之心以生靈爲念於趙氏中推擇其不預前日背盟之議者俾爲藩臣則姦雄無因而起

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天會五年二月九日（○原本作二月十日依靖康紀聞改）文武官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狀乞立趙氏（第五狀○此據原脫吳本填下篇倒置今依靖康紀聞補正）

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前已累申元帥府乞移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藩潛永事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傳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無任哀痛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吳本作二月十日本脫此七字依靖康紀聞補）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又狀（○原題孫傳狀乞立趙氏今依吳本）

右傳等除已與百官（○吳本官作衆靖康紀聞與作同下多父老二字）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欽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原脫等字依靖康紀聞補）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憫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鴟擾百姓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來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鰥匹夫婦未忍亡之況傳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當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傳無任哀懇痛切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吳本作謹具申乞字元帥作元帥府）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十日吳本作九日下多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八字）

帥府再下劄子（○原題元帥府劄子今依吳本）

吳承旨回貴到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幷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劄會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氏之罪深也況詔旨叮嚀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弛立新果難服從緣趙氏太祖就與推戴自立尚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就謂不可衆皇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軍民僧道耆老乞行府選擇行府子在京官寮未諳可否但朝廷本官諸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驗此意若衆應以奉一夫蓋欲代天致理使生靈有所依歸不墜塗炭也契勘張邦昌在上皇時執政日久伐燕敗盟之計皆所預知今若册立恐元帥大兵解嚴之後姦雄竊發禍及無辜將不稱元帥弔民伐罪之意若所擇在京目下爲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爲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所有取索趙氏枝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處舉及不發遣必當

元帥好生之德。通於天地。稽雖草芥。亦被生成之數。無任待罪隕越激切懇求之至。謹具狀聞。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桧狀

元帥府要秦桧懲斷

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還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册文。不晚降到册文。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鐫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伽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幷用册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按合字原脫。依吳本並全補。與後篇文正同。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例准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狀。前中丞秦桧狀。尙書乞立趙氏。特係遠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起發前來。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

在京官寮吏部尙書王時雍等。今月十四日。吳幵、莫儔、贊到軍前文字。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册文。不晚降到册文。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鐫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伽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幷用册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官寮疾早准備。應副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例准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狀。前中丞秦桧狀。尙書乞立趙氏。特係遠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起發前來。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

在京官寮吏部尙書王時雍等。今月十四日。吳幵、莫儔、贊到軍前文字。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册文。不晚降到册文。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鐫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伽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幷用册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官寮疾早准備。應副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例准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狀。前中丞秦桧狀。尙書乞立趙氏。特係遠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起發前來。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大金弔伐錄卷四

册大楚皇帝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篡承。不敢荒寧。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迺通鄰。貢藏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晉澶盟。以怨報德。稱端搆亂。反義爲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財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尙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旆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獲儉安。故用黜廢。以昭聰鑒。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本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疎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特進尙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韓資政、副使榮祿大夫行尙書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軍譙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曹說。持節備禮以璽綬册命爲皇帝。以理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

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爾晉葴致我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救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往欽哉其聽朕命

天會五年三月七日

押册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知御史中丞上護軍彭城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恩

讀册樞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衙尉寺卿上輕車都尉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愿

恭

押宣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企中

奉實樞密院戶房主事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輕車都尉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忠翊

賞勒呼喇呼充傳宣

東西上閤門使韓企先充禮直官

又有各人人從並樞密院差

賜物

玉册

册匣

册牀

行馬一對

金印 大楚皇帝之寶

寶匣

寶牀

行馬一對

紅羅窄襖子

平面玉御帶 純金銙口鞓子絳衲金

銀褐中單

烏紗幞頭

衣匣

衣牀

行馬牋

楚主與行府書 欽賜謝。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按大金二字原脫。依奧本補。後楚主謝遣使書。定復致書二篇同。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册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當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遷授之初盡出恩揚之力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題函拜於光儀庶少申於謝禮未聞台令殊寬危裏遂遣從官是敷勤懇重蒙諄諭仰認容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涉成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聖慈早容趨赴候承報示徑伏軍門舉舉之誠併留面敍不宣謹白。

賀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三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聰英之聽具聞天闕俯降册書禮命悉行舉情胥悅未逾伸於盡視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徵悰繼陪高論今差桑祿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保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侯李士遷予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楚主謝遣使書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邦昌猥以菲才誤膺聖擇但俯臨於罔伺方略仰於堯雲對越罔緘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懇惟還建實自鴻恩薄情文繁厚副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煥乎袞冕之貴靜言荷戴詎可名言重念授册以還甫逾旬浹之久勞從請念尚阻造前祈深察於縲悰應早親於名範其如懇切曷究敷陳仰冀英聰俯垂照鑒今因桑祿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回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比遣使人聊申慶禮辱緘封之緻至亦個愊之彌深其於感激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佇期翌日仰奉光儀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復致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緣慶問尋具謝緘載申請命之誠冒懼瀆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賜俞允卽祗伏於軍門方佇瞻於旨表其如畎澤曷勝欽誠謹奉書復聞不宣謹白。

行府與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閣下近辱華音備詳雅意以左丞呼沙呼、管軍郭仲荀皆素著於忠俊欲俾還于職務竊以上件官將要之定議係于北邊既來命之克勤何弊府之敢吝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禮部侍郎韓世勣、中書舍人蔡靚、給事中沈晦、閤門祗候趙琨、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閤門宣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閤門祗候趙琨、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人趙甡、右文殿修撰宋彥通、通、觀察使邢端彥、將作少監蔡徐、庶少府少監徐天民、少府監丞許汪、崔孝復、包師道、羅公彥、宋忠、劉思齊、郝敏、任良臣、武蔡孝、李琦、幷人從家眷等、或從行廢帝、或因事軍門、今幷遣還、庶伸分任、外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疆埸本固則安、虛因徵括之急、重困斯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幷別事宜、今差保靜軍節度使通鼐、觀察使李　原闕名　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明、幸察悃愊、專奉書陳、謹不宣、白、

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乖德、先發禍端、自爲戎首、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計議、候幷遼國願割燕、雲、歲納金繒、自依舊例、先皇帝以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許、爾後全燕才下、劃之如約、其謂恩德、不爲不多、於是要以天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牒、誘擾邊民、傳于子孫、守而勿失、既而宸輿北返、爭執更行、不意宋貪婪無厭、稔其姦慝、忽忘前施之義、潛包悖亂之謀、遽沮誓約、結搆凶頑、使阻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遍同戶口、驍以官秩、密令納士、仍示爭霸、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糊爲寇場、沮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藏、更易姓名、授之官僚、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貨有罪、不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形其惡、但誠邊臣、戒其攻擊、因遣使詰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血謝罪、乃至和成、消從軍北行、河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以鋒刃、亦不之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覩其伐主也、我頭可斷、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躃踊、捐酒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純篤出于其倫、忽聞共戴、梁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難奪其志、消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莫儔、賫狀勘請曰、○此字依吳本補。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蒞以大金皇帝、道泰三無、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爲己私念、專用全活生靈爲國大恩、明下詔音、曲詢衆議、矜從請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國事、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立賢人、以王姓士、則于國于民、爲幸亦已深矣、○此下原有不可告立趙氏六字、依吳本刪。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爲嫌、而不以罔避自嫌、遂奉聖詔、伐罪弔民、亦許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閑近舉、遠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禪、引以父咨、哀泣

求和、願割三鎮、復琦舊好、特爲矜愍、遂其所請、再修盟誓、一同父約、無何誓辭未乾、盟書已毀、官軍才退、援衆繼集、密敕邊臣、監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而去其位子復背盟、無理可恕、覆車而不改轍、以故再舉嚴命、重伸弔伐、去冬諸路兵馬、才到城下、累遣使人、尚冀悛改、皆藏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表待罪、蒲具申奏、舉聖旨、先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誓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跡、變詭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泊官兵力攻、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遣辯士、皆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服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舉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屏翰、以主蒸土、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后妃已下、並已北遷、及委前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稱以本國前日將相、多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閨望、梁著人心必不歸向、號胥推戴、爰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恐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陳懇之至、尋以趙氏父子不守信誓、爲罪之深、將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往復再三、乃云、在京必無其人、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何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質者也、既許將舊好之後、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營寨、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哀泣泥首曰、○此字依吳本補。某身爲宰執、出質軍前、不意犯于不廢、罪當萬死、然少主蒞事日淺、蓋緣姦臣所誤、且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詰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血謝罪、乃至和成、消從軍北行、河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以鋒刃、亦不之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覩其伐主也、我頭可斷、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躃踊、捐酒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純篤出于其倫、忽聞共戴、梁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難奪其志、消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莫儔、賫狀勘請曰、○此字依吳本補。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蒞以大金皇帝、道泰三無、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爲己私念、專用全活生靈爲國大恩、明下詔音、曲詢衆議、矜從請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國事、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立賢人、以王姓士、則于國于民、爲幸亦已深矣、○此下原有不可告立趙氏六字、依吳本刪。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爲嫌、而不以罔避自嫌、遂奉聖詔、伐罪弔民、亦許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閑近舉、遠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禪、引以父咨、哀泣

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別有勸諭文字、緘恐猶有辭讓、伏望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興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等同詣、具道其由、勃然猶怒曰、國雖將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先有防備、不獲自絕、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爲聽、但認文武官僚曰、以諸公畏於兵威、苟我賊亂之罪、事甘死於此、不可活於彼、以取後世篡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冊册、持節備禮、以冊綬册命爲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册、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累日、遂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僚僧道耆老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合行曉諭、須議指揮、

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路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顯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君、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妄稱恩舊、輒有動搖、以援軍民、不獲安業者、即是叛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君也、猶以失道、假手于我、今大楚皇帝推戴德恩、有拒命、雖有愛惜生靈、勸慫之義、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所在曉悉此意、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寧之意、仍仰就便指揮曉告所轄合于去處知悉、具依准施行狀申、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與楚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勘會准降到大楚皇帝册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洛陽灣東底黃河西岸、西臨又城、聖塔谷、威戎城、西安川、珍羌寨、○按吳本此下有缺一字、後篇同、杏子堡、鶉鵠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鬱堡、定戎堡、鳳山臺、秦州、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維口、板井口、通渭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鐺川口、中路堡、○按吳本此下有缺一字、後篇同、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毛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畫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至、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內有出入縣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悃悾、冀爲照察、專奉陳達不宣、謹白、

楚回書　按此書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於悃誠、復勘書于誨示、恭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茲奉令慈、指地名面開示、東自麟府路洛陽灣東底黃河西岸、西歷駿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珍羌寨、杏子堡、鶉鵠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戎堡、鳳山臺、興平城、巢谷寨、曙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維口、板井口、通渭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鐺川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畫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間縣邈、各許相度其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於定議、當卽接於伴圖、其或未安、尙容再稟、仰祈英覽、洞照徵衷、謹奉書復不宣、謹白、

與楚減免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會驗來時、除依邊圖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疋外、別納錢一百萬貫、初以代撫地所出、今若依例輸納、且念地既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兩疋、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疋、銀絹各半、其數亦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悾、冀爲照察、專奉陳達不宣、謹白、

楚謝減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重勤書誨、○按原本誤作悔、今以意改、祇荷令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而有例、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凋弊之餘、此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兩疋、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疋、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承、其于感戴之心、難盡數陳之素、仰惟聰哲、深亮悃誠、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楚回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祇領華緘、具欽隆指、城破不取、已蠲金度之仁、軍賞姑停、載荷哀矜之賜、以至蠲免歲納之數、悉察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雖屑髮而可割、所有三十萬兩疋、綵帳措置就緒、請依令旨排辦、伏所莫亮、聖鑒卓榮、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元帥右監軍與楚書

天會五年七月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昨者宋人不率、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於國都、乃廢宋而造楚、本以示懲勸于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貴心服以相知、凡事爲而必達、距今累月、曾無一音、緬想其間、不知何似、所約陝西之地、以屬夏國之疆、頃被彼人、請分荅士、伏冀早爲割畫、用副悃誠、曠達去此既遙、動靜於茲未悉、回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清、顧膺繁祉、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

518

監飛騎尉（原闕二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牛慶昌六宅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雲騎尉樂說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康王與帥府通問（按此係金守遵人錄白康王答申帥府文字，標目似誤。）

今月十九日，准黃河南岸遊奕兵士丁俊馬立等二人，賫到稱大宋皇帝奉使國相元帥通問所牒，封當府照到來牒，上題寫大宋二字，與舊都統所同，其商量爲國號不同，不敢收留，已回牒却於元差來人取賫回，及已具申稟元帥府施行，候舉到指揮，別行牒去訖，今錄白通問所元來公文，粘連在前，須至申覆者。

右謹如前，伏乞元帥府照驗施行。

天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康王書

建炎元年六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帳前，蓋聞天屬所鍾，過患相收，鄰國之交，行道爲福，輯敦哀懇，用徹聽聞，順大義之當然，宜高懷之洞照，痛念本國，遠通貴朝，原其浮海之初，各有聲山之志，事有可恨，謀因不臧，一變歡盟，重罹禍故，與言及此，雖悔何追，昨爲將命之行，深冀接辭之幸，取道偶異，有讓弗宜，謹提入衛之師，承奉再和之詔，初詔登陴而不下，荷德何言，終期衆族以偕行，措躬無地，便欲自投於死所，莫能終拂於輿情，繼聞非心，拔泪盈握，早夜以思，投告無所，乃惟博達，必照遠徽，天有常理，不軌之由也，全燕常勝，皆復歸化外，幷皆之地，古謂雖蕃趙魏之民，舊稱富庶，前此之際，尚不能禦，況今我有，況又關西關右，亦云驍毅，別有圖謀之計，趙氏之所恃者，汴洛殘民而已，其餘不可言也，以我雄師，何往不獲，期在必克，指日定亂，此非威脅人所共知，若趙構曉悉此意，親詣轅門，悔罪聽命，則便與父兄圍棄，復立大楚而已，如張氏已遭殲毒，則別擇賢人，使撫民有主，而已秋毫無犯，若或仍敢恣狂，終無悛悟，即許所在士民僧道，齊心擒送，以靖國難，若亦不愼去就，稍拒官軍，不即擒送，及不住擾亂新邊，即是以迷固迷，與亂同道，自取塗炭，罪宜不宥，累年征討，定無蘇息，今特曉告，須議指揮，右下應係亡宋諸路州府軍縣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可各照會，審擇長計，無招後悔，付逐處准此。

天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文字

趙氏自結義本朝，屢違誓約，重犯罪愆，故於天會二年，興兵問罪，父信既走，子副奚鳴求好，復立嚴誓，要諸天地，質諸神明，其干委細，一如父約，豈謂官軍才退，子戾甚前，故於天會四年，復舉師旅，屢滅趙氏，汴人既附晉德，復抗官軍，亦宜按以軍令，原其罪本，已有所歸，並蒙寬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負土，又不可以久無主，仍委亡宋臣僚，選舉道德隆懋，堪爲人主者，威爲張氏，統有人望，克茲重任，立爲大楚皇帝，繼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義，不謂不深，不期趙氏還孽，宜在郊違，在後潛謀不軌，輒行廢立，故自天會五年，又舉大兵擒捕興復，所有趙氏本末罪狀，已具曉論，今緣逆賊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舉，曾就源隄勦會，南民久罹塗訛，雖丁寧說諭，尚多違背，況亡宋諸路，前後攻降撫定，除陝西行府別有措置外，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幷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獲趙構，別立新主以來，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宜皆選擇幹事官員主領，亦盡相次又被僞賊暗竊運合，妄起事端，枉遭鋤敗，須議指揮，右下知濟南府劉豫可知東平府事，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大名開德府濮博濱棣滄德州，亦在節制，凡

元帥府勘會，昨爲宋人不守恩義，反國不軌，故天會三年，初有問罪之辭，趙佶以前非罪已，棄位奔逃，嗣子桓幸獲稱君，哀鳴請命，割其三府，復講舊歡，既而習墨未乾，叛背宜誅戮，以徇狂迷，終朝廷以爲罪既有歸，年復興亡宋之師，汴城既克，趙氏遂遷，原其士民，附于昏德，各

諸事體。且循宋舊例。其徭役賦斂。會驗宋時特係煩酷。速宜就是規計。務從民便。至於獄訟。亦要寬簡刑罰。臨事制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經納款州府軍縣。仰差人具說禍福利害。招攜歸業。免於將來再舉。枉遣驚懼。其間若有勞效。一心歸順。公務幹辦者。無問士庶。並依宋時例格。椿擬合補資級。就便出給公據。候皇伯保順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壯師同鴉瀑計議。留何渠不遣。詔烏凌噶思謀乘队與還。立新君。別給正行付身。所有安撫司職分。合得請俸。幷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皆依京東西路安撫司例。已設置人數分例。或有今來事體。比舊重大。約量添置。更於民間疾苦。特行減損。亦自從宜畫定。行府更慮諸路州府。猶有執迷不從。或輒叛亂。已留重兵。分屯衝要處所。仍摘留元帥左監軍分司在此。從宜措置施行。若有如上事理。本司力難克制。仰計會申禀左監軍。取候指揮。若諸州縣職員內。有見闕或不任職事。至於計運。勸農等事。須至設官。即許便行差填替換。旋報監軍照驗。不得有違慢。具幷下揚、眞、楚、泗、出南薰門大臣侍從親王等從者四百人。烏凌噶思謀傳元帥旨。迎勞少主。畢。遂館伴少主於青城。宰執泣。十二月二日。少主降服上表。稱臣待罪。表云。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感恩念咎。俯極危懷。臣猥以庸劣。奉承大統。憎不更事。濟以舉非。昧於知人。勦戕過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祀。幾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茲蓋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且慊美於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戴。宗廟復安。文軌既同。永託保全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向往之誠。臣謹奉表稱謝以聞。表入。復令易服稱謝。爲待罪云。焚香贊拜。禮畢。見元帥於臨成殿。酒三行。烏凌噶思謀復陪少主入城。次南薰門。城中官吏軍士父老。持香花迎於門內者。塡塞道路。呼萬歲。聲徹數里。悉湖變下。少主泣。湖不止。少主還內。館烏凌噶思謀於都堂。始括馬幾萬足。又出內帑千萬緡犒軍。惟金銀表段不能副所須。詔開封府尹自府庫泊臣寮戚里大姓之家。悉皆覓取。而所得不及百之一。少主自是不御殿。惟坐祥曦小殿見使人等。

五年正月九日。元帥以書約少主議事。使烏凌噶思謀復館伴少主於青城。親王位西廡下。始取冠冕法服。上所尊號玉册、大寶、法駕、鹵簿、五輅、副輅、九鼎、八寶、國子監書板、三館秘閣四部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太內圖。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翰林醫官、教坊樂工、宮人內侍各以百十數。少主日遣使數輩。降親札督責有司。禁致軍前。二月六日。出大金皇帝所降詔。從皆從禮畢。還館謝詔云。既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廢帝抑思良久。易衣撤樂乃坐。諸王在旁。流涕嗚咽。元帥卽遣左丞烏凌噶、樞密曹輔入侍廢帝。大臣何棄以下。悉散從軍中。薄晚。元帥傳諭廢帝親筆召太上皇、太上皇后、妃嬪帝姬以下。悉詣軍前。翌日。太上皇、太上皇后、妃嬪帝姬以下。悉詣軍前。翌日。太上皇、太上皇后、鄭氏出城。元帥使烏凌噶思謀出迎。且辦奸詐。卽引入與廢帝同館。廢帝詣上皇相持號慟。上皇獨毅然不改容。曰。天之所廢。吾其如天何。未幾。諸王嬪御以下畢至。豳王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諸王男女一十六人。元帥日遣使問上皇、二后。廢帝起居。供館甚厚。凡所需用。悉取無禁。遣烏凌噶、烏凌噶、曹輔出館。

天會七年二月日

天會四年冬。元帥伐宋。師次高平。先遣烏凌噶思謀天使入汴致書。至五年二月六日。廢宋少主桓爲庶人實錄。宋中書舍人孫覿撰。

天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自太原進兵次澤州。十七日。至高平。遣使烏凌噶思謀致書宋少主。以興師問罪之意。議欲割河爲界。俾分遣大臣。詔諭河東北兩路兵民交割。仍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還報。烏凌噶思謀卽日馳馬上道。十九日。渡河。河上守卒。無一人在者。閱天軍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旣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且慊美於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戴。宗廟復安。文軌旣同。永託保全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向往之誠。臣謹奉表稱謝以聞。表入。復令易服稱謝爲待罪云。焚香贊拜。禮畢。見元帥於臨成殿。酒三行。烏凌噶思謀復陪少主入城。次南薰門。城中官吏軍士父老持香花迎於門內者。塡塞道路。呼萬歲。聲徹數里。悉湖變下。少主泣。湖不止。少主還內。館烏凌噶思謀於都堂。始括馬幾萬足。又出內帑千萬緡犒軍。惟金銀表段不能副所須。詔開封府尹自府庫泊臣寮戚里大姓之家。悉皆覓取。而所得不及百之一。少主自是不御殿。惟坐祥曦小殿。見使人等。五年正月九日。元帥以書約少主議事。使烏凌噶思謀復館伴少主於青城。親王位西廡下。始取冠冕法服。上所尊號玉册、大寶、法駕、鹵簿、五輅、副輅、九鼎、八寶、國子監書板、三館秘閣四部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太內圖。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翰林醫官、教坊樂工、宮人內侍各以百十數。少主日遣使數輩。降親札督責有司。禁致軍前。二月六日。出大金皇帝所降詔。廢宋少主。素服望闕伏拜受詔。大臣親王侍從皆從禮畢。還館謝詔云。既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廢帝抑思良久。易衣撤樂乃坐。諸王在旁。流涕嗚咽。元帥卽遣左丞烏凌噶、樞密曹輔入侍廢帝。大臣何棄以下。悉散從軍中。薄晚。元帥傳諭廢帝親筆召太上皇、太上皇后、妃嬪帝姬以下。悉詣軍前。翌日。太上皇、太上皇后、鄭氏出城。元帥使烏凌噶思謀出迎。且辦奸詐。卽引入與廢帝同館。廢帝詣上皇相持號慟。上皇獨毅然不改容。曰。天之所廢。吾其如天何。未幾。諸王嬪御以下畢至。豳王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諸王男女一十六人。元帥日遣使問上皇、二后。廢帝起居。供館甚厚。凡所需用。悉取無禁。遣烏凌噶、烏凌噶、曹輔出館。

遼主耶律延禧降表

臣耶律延禧言今月十八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差蕃盞等賫到文字准奉詔旨招諭者伏念臣祖宗開先順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類功德以守成奄有大遼權持正統拓土開數萬里享國踰二百年從古以來未之或有逮臣纂紹卽已妄爲恃太平旣久之時隳累代常行之法寖行悔易先忤交和輒無名以舉兵望有捷而張勢曲直旣顯勝負自分難顯武之再三曾敗毅之非一往馳信使永講前歡特蒙天地之恩許結弟兄之睦臣更爲眩惑弗克遵依以是再引干戈重蹈隙釁甘承去國之差骨肉旣俘獨作逃生之辱非天時之未諭緣已罪之尤深宣諭幸開戾器難守宗廟頓邈甘承去國之差骨肉旣俘獨作逃生之辱非天時之未諭緣已罪之尤深宣諭幸開戾恩得洗臣自知咎惡猶積兢惶伏望皇帝陛下念上世之舊歡恕恕臣之前過許奉先人之祀留爲亡國之餘則百生荷再造之恩一族感聚居之義謹與見在從官望闕俟罪

遼主謝免罪表

臣延禧言四月八日竊到詔書一道特免臣罪及撫諭仍與西南西北兩路都統貝勒回朝見者豈不自知合被罪盜之貴將何以報特蒙望外之恩欣幸越常兢惶失次伏惟皇帝陛下仁洽萬物道配二儀猶推不忍之心靡追旣往之咎溫頒天語恢振德音俾庶族均荷厝與好生之德今專俟都統貝勒等赴闕同行次

降封遼主爲海濱王詔

敕下大遼皇帝延禧定奚廢興之數雖謂在天迹其棄辱之來無非彙德從古以降其事皆然以爾長惡謂之不君積釁至於亡國比鑑迭直悔聖於能燕淫見亂於人倫驕佚不移於本性銅山崩弄臣之盜金穴蔽外戚之家對之終日無語言行之當代唯亂政淫刑以逞視妻子如豺狼與禍不悛輕人臣如犬馬旋聞中外大寮紀綱朋邪與中正無分壅蔽共后妃雜處室如懸磬猶能鞏宇雕鑾人之流離不輟從禽逐麋邦之杭墮民曰怨咨方當降割之時更愁怒鄰之意蕩搖我邊鄙招納我叛亡發自先朝以修武事我師直而順動彼勢屈以自摧曾于奔北之間輒有和成之請卽爲恩義許結弟兄更引美矣之辭矯示友于之字襲旣自作剚從此深骨肉見俘宗祧失守時昔大勢已謝往衙去國之悲于今後事何爲莫有順人助者信旣弗履行難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詎能固守彼飛狐狼而失據我軍奄襲以登陴夷門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間使絡繹以求哀諸弟源源而拜叩申致書詞之請敢逃削地之誅且能悔臣子之極恭惟所命令是用存朝廷之大體不卽滅亡已陷討叛之刑又著服柔之義金鼓一動威德兩全此蓋皇帝陛下旋乾轉坤開日闢月道遊游息而廣士以定拱揖指麾而大事畢成載觀武功萬冠百王之上煌煌國步獨尊六合之間臣切處鼎司出提兵馬逢千年之會徒共快於斯時奉萬壽之觴恨阻陪於列辟

皇弟子宋班貝勒杲等賀俘宋主表　天會五年正月。○此注依吳本補。

伏覩破汴俘獲宋主者豐生鄰國宜我伐之用張佑自皇天杲罪人之斯得照臨之下忭舞攸同切以天

享二百年之國緣造臣繼統之後昧於守成之難矜得太平作爲多罪先絕鄰好輒造釁端遂出無名之師果爲有德者勝未更十載併失五都左右以之離心中外以之解體瀕及窘迫旋至播遷大智已縕神器安在朝夕莫保骨肉見離伶俜一身棲苦萬狀昔兵連禍結幾年忤先帝之心今勢極力窮何計逃吾君之手伏承皇帝陛下具依遺旨明論聖言許臣不死之恩恕臣旣往之咎故當道路是卽歸懷今則先廟告成中宸賜見凌兢失魄慘汗何顏卽加斧鉞之誅正爲當罪如投魑魅之處非不甘心豈期遽易刑章曲從褒典所幸得全性命敢希天上之恩何期不伍公侯更賜日中之號此蓋皇帝陛下大明循照至德兼容取亂侮亡仗殷周之義繼絕興滅推唐虞之仁以致此身得承先祀倘九廟之鬼不味亦知感恩況百口之屬更生何忘報德

郭藥師拜降表　○按吳本篇首有天會四年正月六字。

相時而動動止固未之有常順天者存存亡寧可以不察事屬已定人難執迷伏惟皇帝陛下祇奉先猷紹隆正統皇天所以假手而誅亂生民所以延頸而後蘇臣等素提一旅之師旋屬百六之運自秦晉之捐代洎文后之擅權政教皆失其紀綱恩威不行於咫尺十家欲叛者八九一日將死者再三在亡逾無可事之君顧大金有難歸之路故率萬兵而附漢然嘗三載以撫燕宋主載嘉秦官是予念曾成一飡之惠尙思捐七尺之軀故窮捍禦之勞庶圖報答之效戰幸旣寡餘力何施矧知上帝之是依敢忘困獸之猶鬬豈一身之是惜念百姓之無辜頃者東征雖曾雷震之敢犯今焉北面尙期天地之有容臣等謹以全燕文武官吏將校拜馬步甲兵十萬及係官解累錢帛諸物等謹隨表上進以聞

賀宋盡河詔和表　天會五年正月知樞密事劉彥宗上表。○此註依吳本補。

我伐用張果獲師中之首罪人所得旋爲道左之降凡預見聞孰不呼舉徧惟有宋昔稱殊鄰始施一介而來請講兩朝之好推誠以待背德不恭乃父陰結於平山旣渝海上之約厥子不割我三鎭又德城下之盟殆惡貫之旣盈蹈覆車而不戒聖算先定天兵載揚以蟻蟲蚊蚋之屯戰偃虎熊羆之士且天助者順人助者信旣弗履行難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詎能固守彼飛狐狼而失據我軍奄襲以登陴夷門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間使絡繹以求哀諸弟源源而拜叩申致書詞之請敢逃削地之誅且能悔臣子之極恭惟所命令是用存朝廷之大體不卽滅亡已陷討叛之刑又著服柔之義金鼓一動威德兩全此蓋皇帝陛下旋乾轉坤開日闢月道遊游息而廣士以定拱揖指麾而大事畢成載觀武功萬冠百王之上煌煌國步獨尊六合之間臣切處鼎司出提兵馬逢千年之會徒共快於斯時奉萬壽之觴恨阻陪於列辟

皇弟子宋班貝勒杲等賀俘宋主表　天會五年正月。○此注依吳本補。

伏覩破汴俘獲宋主者豐生鄰國宜我伐之用張佑自皇天杲罪人之斯得照臨之下忭舞攸同切以天

棄宋邦。連終趙氏。爲鄰數載。取怒南朝。倩則背先帝之恩。違澶海上之約。桓則負我皇之義。又逐城下之盟。惟父子之雖同條。故神人之心共棄。既爲所棄。必訖于亡。王旅嘽嘽。往尋求於首惡。虎臣矯矯。思亟奏於膚功。羽檄旁飛。神旗南指。郡縣繼下。城壁俱摧。全軍徑濟於黃河。王氣潛消於赤縣。堅甲利兵。固資義勝。高城深壘。其如德何。自知天網以難逃。俱詣軍門而請罪。皇賜虔額天之誥。在郊展衛璧之儀。顧上版圖。乞爲臣屬。獲諸殷封。武王自管於商郊。繼彼秦嬰。高祖親營於灞上。未如聖代。專委帥臣。去年獲逸國之君。遁聞捷報。今日俘汴都之主。坐聽降音。不出戶庭。克平海宇。此蓋皇帝陛下神謀獨運。廟算無遺。甫踰再稔之間。繼有非常之事。告成先廟。振不墜之英風。傳報諸侯。發無敵之强勢。六合之內。罔不服。千古以來。未之有。如臣等叨備宰司。獲承聖略。塊無裨贊。徒幸遭逢。元會在辰。式集四方之貢。恩誠踴躍。敢揚萬壽之休。

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元望賀俘宋主表

臣等率詔伐宋。屢克城邑。繼至汴京。閏月二十五日。克汴。三十日。宋主趙桓出城。今月二日。率其諸王百官。國人僧道。望闕稽首。跪上降表者。稔惡弗悛。自難逃於天網。得道多助。孰敢抗於王師。惟宋當八世之承平。恃百年之儲積。內有甲兵之備。外無邊境之虞。以其隔大海之遙。宋嘗通先朝之問。太祖大聖皇帝誕膺歷數。肇造邦家。彼乃密懷淨海之勤。懇致復燕之請。輒邀一介。遂割兩京。曾未宜於歲時。已遽忘於恩造。動搖我封部。招納我叛亡。皇帝陛下以生靈爲心。撫乾坤之量。但令理辨。曲示含容。迄無意於改圖。方興師而問罪。倩則倉皇而遜位。桓惟哀泣以求存。議割三府之疆。請復兩朝之好。豈意我師甫還。信誓又渝。茲益重於前愆。累再煩於天討。蓋邀成算。以底全功。遂令繼世之君。俱爲亡國之虜。威靈遐暢。文軌大同。臣等出分閫外之憂。坐獲帥中之吉。躬齊五伐。不勞仗鉞於商郊。仰祝萬年。願效舉觴於漢殿。

降封昏德公詔　天會六年八月太宗皇帝實錄內錄到。

制詔桓曰。視頹綱以弗張。維何以舉。循覆轍而靡改。載或爾輸。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撫因傳位。冀必改圖。且無悔禍之心。翻稔欺天之惡。作爲多罪。矜特姦謀。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鎮。揚軍前之二使。漸發尺書。自蒙難逃。我伐再舉。兵士奮威而南指。將臣激怒以前驅。壁壘俱摧。郡縣繼下。視非惟存乎茅絰。渡河無假於葦杭。豈不自知。徒嬰城守。果爲我獲。出詣軍前。釋救帥臣。使趨朝陛。罪誠無赦。宜與正於刑名。德貴有容。特優加於恩禮。用循故事。俾降新封。可封爲重昏侯。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積愛自於汝躬。其誰可怨。降謝本乎天意。豈朕妄爲。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昏德公表　天會七年八月

臣悟伏奉宣命。召臣女六人賜內族爲婦。具悉稱謝。伏蒙聖恩賜敕書獎諭者。仰勤容眷。曲念孤蹤。察流寓之可憐。俾宗潛之有托。伏念臣。樓遲一己。詎勉四遷。齠齒髮以俱衰。指川途而正遠。獲居內地。罔間流言。得蓬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擴二儀之量。孚九有之私。憫獨夫所守於偷安。辨衆情免涉於疑似。臣敢不誓堅晚節。力報深仁。俯伏臚稱。至於煩倏。賴覆挈。必濟乎窘乏。尚祈鴻造。俯愍丹衷。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謝表　昏德公・重昏侯經過・詔遣使館之・賜以錦袍金酒食・仍許其諸女相見・昏德公上表謝。

天恩下逮。已失狄氣之寒。父子相歡。頓釋光之駿。遐沐絲綸之厚。仍蒙縑纊之頒。域涕何言。驚惶無地。竊以臣舉家萬指。流寓三年。每憂鍋口之難。忽有聯親之喜。友虞季子之歡。加旃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唐仁及物。舜孝臨人。故此冥頑。曲蒙保衛。天階咫尺。無緣一望於清光。短疑飄飄。自此回瞻於魏闕。

重昏侯謝表

暫留內殿。忽奉王言。特許手足之相歡。更被綈綢之厚賜。喜懽交至。恩旨非常。伏念臣。藁性冥頑。賦質忠賓。負邱山之罪。天意曲全。聯瓜葛之親。聖恩隆大。方念無衣之卒歲。遽欣挾纊之如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人。勢謙損己。雖天地有無私之被載。而父母有至誠之愛憐。念報德之何時。懷此心而未已。

昏德公表

臣悟言。伏蒙宣命。差官館伴臣赴和囉噶路安置。於今月二日。到彼居住者。曲照煩言。止從近徙。仍敦姻好。尚賜深憐。大造難酬。撫躬知幸。竊念臣舉家萬指。流寓連年。自惟譴咎之深。常務省循之效。神明可質。詎敢及於陛闕。天地無私。遂得安於愚分。懽濟千里。顛躓百端。幸復保於桑榆。僅免葬於魚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垂邱山之厚德。燭日月之大明。非風波而可移。亦浸潤而不受。回瞻象闕。拜渥澤以馳心。仰戴龍光。感孤情而出涕。

册大齊皇帝文

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既以殄弗。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盜運屬顚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蔑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意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愚。援亂邊陲。肆朕窺承仰承先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簒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狼。自起紛爭。援吾外臣之潘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興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敎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莫改。偏師傅汴。首惡奔淮。圍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盡三鎭。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旣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綴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搆事端。以致再違師徒。詰姦敗約。又起盡河之議。復成緩戰之謀。旣味明神。乃昭聖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併爾軀。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張伐罪之心。赴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爲國。嘗共息民。不料黠夫。難勝重任。妄爲推讓。反陷誅鋤。如構者。宋國罪徐。趙氏遺孽。家乏孝友。國少忠勤。衛命出和。已作韜身之計。提師入衛。反爲讒己之資。忍親父兄。甘爲俘虜。事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僭號。心之幸嗣。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比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東平府事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屠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難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哉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違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共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治。況有定衰撥亂之謀。拯髮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緊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能無名之征。寬不急之務。徵遺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姦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卽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某官高慶裔、副官韓昉備禮以聘。綏寶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錫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無忽朕命。（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册文・首尾有維天曾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二十字。）

劉豫王進封曹王制

制曰。嚴賞册以鴻鴻名。既俾從於衆欲。布恩書以敷惠澤。宜大渙於羣生。春子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頒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敎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智略英資長於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惟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爲登仙。向之富國強兵。何嫌王之足道。今也樂天知命。豈得喪而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示褒榮之典。昨以陶邱之土。昌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龍光。永綏福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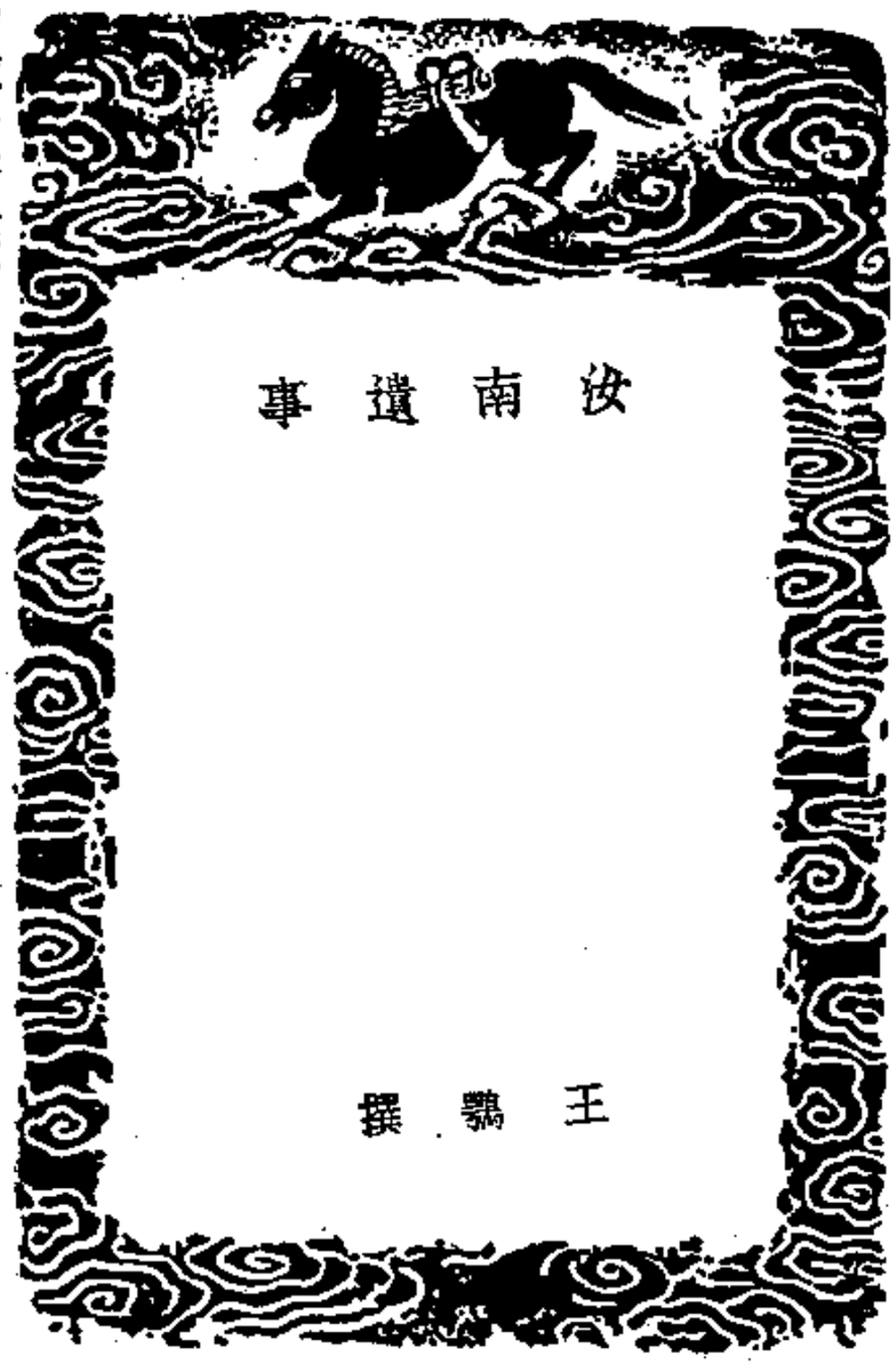
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曹王劉豫謝表

禮成大册。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命。闔門感恩。臣豫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念臣昔仕本朝。粗歷官要。味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有范增而不用。周家旣勝。以筮子而來歸。試用微能。爰升大位。辭不獲已。報當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極甚。闢寇賊以登朝市。被荆棘而創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讐。損己使人。以招集散徒。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之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厥罷之議。益盡捐軀之心。要先時成績於斯邦。覬後日受知於上國。至開混一之義。不待再三之言。卽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措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以經營。兩手歡欣。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威鴻恩。自得清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辭。若恭趨於容語。溫其如玉。峻然如春。星斗煇煇。麗窮然之天道。典謨煒煒。顯大哉之王言。徽稱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視萬之斷木。光生懸磐之室。榮張設維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參三無。仁鈞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視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敎遂令窮悴。得賴褒嘉。臣敢不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羞。

跋

大金弔伐錄。張氏拜超然室吳氏本刊入墨海。僅分上下二卷。以文淵閣本校之。上卷正月十四日奏宋主中脫所承誓旨下三百三十字。宋主致謝書別幅細色幷雜物下錯簡在宋少主新立誓書脫去首尾僅存招納叛亡下四百三十九字。亦錯簡在宋少主報和書中。遂幷新立誓書篇題脫去。宋少主報和書兩朝和好下別爲一篇題又自割子下卷孫傅等乞立趙氏第四狀傅等無任哀痛下五十九字移證第五狀末面第四狀無結文。其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全篇脫去。其餘字句脫誤。不可枚舉。伏讀四庫全書提要。知此書世無刊本。僅從永樂大典錄出。不知吳本又何自來也。今遵閣本付梓。而吳本義可兩通者。仍分注於下。其譌誤顯然者。概置不論。明初去金未遠。所據多舊刊本。較吳本爲得其眞云。靖康之禍。實由宋人招納叛亡。自開邊釁。加以承平日久。文恬武嬉。議戰議和。幾等道傍築舍。卒至二帝北行。康王南渡。足爲千古炯戒。此書原始要終。備存舊牘。求之正史。十不得一。固考古者所不廢也。錫之識。



汝南遺事

王鶚撰

四庫全書提要

汝南遺事四卷。元王鶚撰。鶚字百一。東明人。金正大元年登進士第一。哀宗時。爲左右司員外郎。金亡降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事迹具元史本傳。是編即從哀宗在蔡州圍城所作。故以汝南命名。所記始天興二年六月。迄三年正月。隨日編載。有綱有目。共一百七條。皆所身親目擊之事。故紀載最爲詳確。其稱哀宗爲義宗。則用息州行省所上謚也。金史哀宗本紀及爲庫哩鎮、金史作烏古論鎮。今改正。完顏仲德、張天綱等傳。皆全採用之。足證其言皆實錄矣。鶚身事兩朝。不能抗西山之節。然本傳載其祭哀宗一事。猶有惓惓故主之心。其作是書。於喪亂流離。亦但有痛悼而無忿謗。較作南燼錄者。猶爲末減焉。自序云四卷。元史本傳作二卷。蓋傳刻之譌。今仍從自序。

汝南遺事卷一

元王鶚撰

詔蔡、息帥臣來迓。

天興二年六月甲戌朔六日己卯。上既誅宣察官奴。本姓伊剌。破搶賊。爲忠孝軍都統。升總帥。賜姓作亂。遣誅大臣及近侍。授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遂決遣遷蔡。密詔蔡息陳潁便宜總帥烏庫哩鎮。小字楊哥。東北路招討司護衛出身。及征行總帥內族雜荅。時在息州。各遣軍馬來迓。

俱論以行期道路之約。

道烏庫哩蒲鮮如蔡。十日。

癸未。詔左右司郎中烏庫哩蒲鮮 字嘉甫。正大四年策論進士。如蔡督治納鉢。國俗呼行在爲納鉢。因其州廨。毋使擾民。且令密計運馬竭糧之數。初睢陽解圍。官勞破膽。言司不花事子城。此事在四日。侍從官屬久苦飢窘。開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

樞上南幸。惟官奴以去蔵宵從殿前都點檢內族斜烈過蔡。奉御出身。時權參政。本命約恒山公武仙赴援至鄧州。路絕。僅以身免。走洛陽。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爲不可。復令於衆曰。敢言南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上使早爲計。上素不平官奴。遂以計誅之。及其黨故參政紇石烈牙吾太男、阿里合之類。至是遣蒲鮮出覘虛實。則城池兵糧。果不足恃。蒲鮮以聞。時上已在道。及抵蔡。頗悔之。至其受敵。始以官奴之言爲然。

參政張天綱以亳州之變。便宜遷授。十八日。

辛卯。上發自鮎德。舟行百餘里。壬辰。至亳。癸巳。南幸亳有鐵甲百副。有司徵民負行。仍備糗糧以資老幼。留吏部侍郎權參政張天綱、（字正卿。固安人。遼慶二年詞賦進士。）左右司郎中王大濟（字民洛。開州鄄城出身。）董其事。時亳人新附。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入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

未安。集慶軍節度使王進、（本之野兵。以權簽書世襲千戶。節度本軍。）同知節度使事王賓（字德卿。貞祐二年詞賦進士。以與王進同復亳州。授世襲毛克。益州防禦。錄見職。）復爲事不法。失軍心。鎮防軍有曰崔立者。率衆攻進等殺之。城中大擾。天綱以空名宣命授立節度。其餘巡授有差。即令發其負甲糧資之役。人乃安。天綱道馳赴。且伏專擅之罪。上是之。

韓鐵住溺水死。二十一日。

甲午。戶部侍郎韓鐵住（字鉤堅。燕京人。奉御出身。）迎上於秦和縣之介溝。雨潦積深。溝澮交溢。馬跌溺水死。上聞而惜之。初。上之入鮎德也。命鐵住趣恆山公仙來援。（仙姓武。賜姓完顏。橘參知政事。時在鄧州。）仙既逗遛不行。因留鐵住。聞崔立之變。鐵住求還歸德。及蔡。以路阻不進。娶婦居焉。其母妻時困汴梁。人以爲非。聞其死者。莫不快也。

石抹嵩拜上於馬前。二十三日。

丙申。次新蔡縣之姜寨。縣令石抹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拜上於馬前。上問嵩出身。左右以經義乙科對。因奏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世勣之子也。（字逢卿。永安二年詞賦經義兩科進士。）時世勣亦屈從兵亂之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未幾。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

完顏石剌古以應辦不職被決。二十四日。

丁酉。次平輿。蔡州觀察副使完顏石剌古（讀番出身。）以應辦不職。決杖四十。時平輿縣殘圮。縣無一民。百物必須取給於蔡。息遑之際。實不能辦。上意固安之。而近侍左右有不容者。五出惡語以恐官吏。石剌古懼而匿。上怒因是有閒。

上入蔡。二十五日。

戊戌。上入蔡。蔡之父老千餘維拜於道。伏地呼萬歲。見上儀衛蕭條。無不掩泣。上亦嗟歎者久之。自上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入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

詔尚書省約會征進。二十六日。

己亥。詔尚書省爲書寄恆山公仙。約會征進之期。上覽書。問宰臣誰爲之。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仲德（姓完顏。後有傳。）對曰。前應奉翰林文字王若也。（若丁憂居蔡州。）上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即賜召見。翌日。授尚書省都事。若辭以祖母喪服未除。不拜。尋命起復援焉。

竟王用安請幸山東。二十九日。

壬寅。山東行省竟王用安（姓闍氏。賜姓完顏。仍附籍。元名按用。上易之。小字咬兒。）知上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菱（音零）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爲我也。縱之出而蹤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能救。六也。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青。若繇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

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以其言示宰臣裴安用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

曲赦蔡州。

秋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川。千戈以來。市井如故。久以孤壘而抗敵。出於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爭識奉迎之禮。人已至於垂泣。朕亦爲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勞。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支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罹恩宥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經應辦者。遷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耕種。並免差稅。自來拖欠官房地基。軍須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關衆。敢辭菑邑之遷。時邁其邦。尚獲周家之助。恣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遣近侍宣諭州民。

是日。復遣近侍宣諭州民。弛門禁。通衆貨。鎖之保衆門禁。所以防姦。人有以錢出者。十分中官收一分半以贖軍。或有爲上言之。至是俱罷。時敵兵去遠。

商旅頗行。小民歡呼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醵。一日竭盡。

烏古論鎬等進職。初三日。

乙巳。以銀青榮祿大夫蔡息陳潁等路便宜總帥兼鎮南軍節度使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

右丞仲德言。殿重內則。詩本后妃。所以承宗祧。廣繼嗣也。頃聞遣人求良家子。以充後宮。臣知陛下必不爲色。爲社稷計耳。然小民無知。更相傳諷。以爲汴京陷沒之後。七廟之祀。兩宮播遷。陛下行幸蔡州。志圖刷恥。然駐蹕以來。不聞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臣恐以爲民愚而神不可不畏。況征進有日。難於從行。宜俟退敵。更求配耦。上諭旨曰。朕六宮散失。左右無人。或以蔡郡獨完。故令採擇。及承規誨。

右丞仲德諫修見山亭。初六日。

壬子。內侍殿頭宋規　閹人之最賢者。正大間以直諫稱。　密奉詔與御史大夫鎬夫人蒲察氏選擇室女。已得數人。將進御。

右丞仲德言。殿重內則。詩本后妃。所以承宗祧。廣繼嗣也。頃聞遣人求良家子。以充後宮。臣知陛下必不爲色。爲社稷計耳。然小民無知。更相傳諷。以爲汴京陷沒之後。七廟之祀。兩宮播遷。陛下行幸蔡州。志圖刷恥。然駐蹕以來。不聞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臣恐以爲民愚而神不可不畏。況征進有日。難於從行。宜俟退敵。更求配耦。上諭旨曰。朕六宮散失。左右無人。或以蔡郡獨完。故令採擇。及承規誨。

仲德諫選室女。初十日。

鳥古論鎬等進職。初三日。

乙巳。以銀青榮祿大夫蔡息陳潁等路便宜總帥兼鎮南軍節度使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

庚申。右丞仲德言。自古人君避難播越於外者。必痛自菲薄。然後可以勤天威人。克復舊物。昨臣朝退。道逢民夫數百人。荷畚　畚本草器。插杖數入宮。問云。將修見山亭。　在州東北。及治葺同知衙。以爲遊息之所。此必非陛下意。殆近侍宣諭有司爲之。臣恐以爲不可。敵人犯河南踰二年矣。京師陷沒。諸郡皆殘圮。所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宮闕萬分之一。方之野處露宿。則爲有餘。況軍旅將行之時。已營勞民治之。今茲不輟。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遂命止之。

蒲鮮等進職。初七日。

己酉。以榮祿大夫遙授中京副留守兼尚書左右司郎中烏古論蒲鮮錄息州刺史。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金吾衛上將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征行元帥權總帥內族婁室簽樞密院事。

盧進等以進物遷賞。

青尖山盧進　壘城之豪。督爲壘弓手。青尖山屬舞陽。勞近遷。進者至萬家。稅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前關陝總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使。　遷一官。

鹿脯茶蜜等物。詔進充宣差招撫使。賜之金牌。天保加少中大夫同知息州事。充元帥府經歷官。　天保。字元貳。磁州滏陽人。貞祐三年詞賦進士。　自此進物者益衆。皆量其多寡遷賞。

敢不敬從。止留識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釋。卿宜諒知之。

詔答恆山公仙請誅魏璠。十三日。

乙卯。詔答恆山公仙曰。得卿奏章。以魏璠專擅閫閾。君臣以百官軍士俾溥。固辭從之。宥此人。但以罪在赦前。六月六日誅官男赦。宋此敕字疑衍文。朕非山簡三年詞賦進士。不可失信。然朕還蹕時。乘之睢陽。無復錄用矣。初璠被命與其姪昌哥領忠孝軍數人。昌哥充牌印承旨。時權秉御忠孝軍提控柴榮等六人。攻衙敗營。徵仙入援。璠至西山。適仙與敵戰。大敗軍潰。璠矯制招集散亡至數千。仙聞惡之。及與語。璠正色屈辭。責仙不赴君父之難。仙初不爲動。參議王佐、轉運使石玠等怒之深。佐字之才。眞定故吏。玠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詞賦進士。後爲仙所陷。日夕交搆。以譖璠請行時審計不濟則刺殺之。仙乃忌璠等。拘於密谷中。日給麥仁數升。隆冬雪飛。凍餒殊甚。仙聞官好爲髮。謂上已亡。屢欲殺璠。睢陽路通。乃從歸。璠見上。具道仙短。尋仙亦遣人奏璠罪。上難嘉璠忠。而寘達仙請。乃留璠以本官充歸德府元帥府經歷官。復以此詔答仙。璠本官翰林院修撰。

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來。十五日。

丁巳。前護衛蒲鮮石魯負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五至自汴梁。勑有司奉安於乾元寺。一切禮儀。務從省減。左宣徽使溫七十五。本姓王。賜姓兩宮太后之姊。案賜姓下有脫字。所宮句未詳。奏奉安吉禮。合無用樂。上曰。樂須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優樂甚都。姑假用之。其號曰不可。時權左右司員外郎王鶚侍側。上目之。鶚進奏曰。世俗之樂。豈可施帝王之前。遂止。

蒲鮮世達等來歸。

是日。前御史中丞蒲鮮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等及其家屬五十餘人自沃來歸。世達字正甫。泰和三年策論進士。撒合世襲毛克管鴈門防城元帥。

賜尚書省米麥鹽鈔。十六日。

戊午。上以省院事繁。終日不得休息。詔有司量給歲賜。俾爲飲饌費。宰臣以百官軍士俸薄。固辭從之。然月賜米麥鹽鈔有差。

劉昌祖請伐宋。十八日。

庚申。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字紹先。貞祐三年經義出身。上封事。請大舉伐宋。順合上意。大略云。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南據江淮。西入巴蜀。官難辯。衆則謀定。上謂參政天網曰。朕觀此人似可用。卿可更爲面詰。觀其蘊藉。天網與語。不甚奇之。然重違上言。且恐阻礙賢路。奏以爲尚書省委差官。

溫敦昌孫等奏恆山公無勤王心。二十日。

壬戌。殿前左副都檢點溫敦昌孫。行止在後。近侍局直長古里甲安等字仁甫。樞密院令史出身。約會恆山公迴奏仙軍士雖衆。散漫山谷。自營糧食。無甚紀律。且信其左右小人之言。略無勤王心。但欲邀致主上。挾之以自大耳。上嘉聞之。然素知仙短。內以昌孫等言爲是。

汝南遺事卷二

兀林答胡土棄中京。二十二日。

甲子。中京留守權參政兀林答胡土 曾爲破虜部尉。鈞州兵敗。退保少室。中京行省斜烈死。右副代之。 以洛陽不可守。棄其家屬。選精銳數十騎赴行在。上召見。慰問良久。而內薄之。會唐州元帥烏古論黑漢 行止在後。 屢遣人告急。卽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義軍爲援。 換住殺軍出身。死于是役。八兒土豪。國亡歸宋矣。

定進馬邊賞格。二十五日。

丁卯。定進馬邊賞格。每甲馬一疋邊一官陞一等。二匹二官二等。三匹三官三等。止散官職事已及三品者。進數雖多。一官一等。止把軍頭目。自願進獻者。遞升官職。 千戶升漢戶。副統升都統。提控升總領之類。 無牌者給銀牌。已

帶銀牌者易金牌。左右司官移剌克忠等 克忠字威之。遼慶二年與賜進士。 以賞格太優。請於右丞仲德。仲德爲上意已定。無可更者。蓋仲德密勿上西幸秦鞏。故厚其賞以來馬。由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呼延實等 真、亞封人。 兄弟歸于大朝。汝作。汝州人。本姓宋。監察御史嵩雄之猶子。爲部下所殺。實亦土豪。國亡歸宋。 各以馬進。詔又定罪拘括。凡得馬千餘疋。以簽樞密院事楊叡政抹燃兀典統領之。 兀典。世論毛克。讓皇出身。國亡歸宋矣。

遣使諸道選兵。

是日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赴葬。凡得精銳萬人。 親衞、諸分、部尉、鎭防、保甲凡五等。

詔木甲咬住監修器甲。

上以器甲不完。詔併工修繕。以工部侍郎兼軍器監使木甲咬住 勞効尚多。以爲世官。精于製造。而以面目雖冷。俗呼爲隔年矣。 監督之。不踰月造成。軍威稍振。

詔世達等除授。二十七日。

己巳。以前正奉大夫御史中丞兼監察世達爲尚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嘗爲左司郎中同簽樞密院事。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官。皆稱上意。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運陝州糧。會陳有變。世達亦預脅從。等間道之汴。聞上南遷。徒步赴行在。上念其舊。故錄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撒合、石魯合無任用。 二人與世達同時自拔歸國。 上不答。久之。乃曰。世達曲從。非出得已。然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責罰。彼撒合掌軍一面。石魯宿衞九重。倉卒之變。不聞發一矢。而束手受制於人。今茲來歸。賜以不死。足爲被恩。又安得與世達等。雖然。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酬其負御容之勞。至於任使。朕徐思之。未遲。以撒合爲北門都尉。男山兒爲本軍都統。石魯復收充護衞。

詔給養領山公幼男。三十日。

壬申。武陽縣民舒懷信等六人負俊山公幼男（時年十二）至自汴梁。詔尚書省給衣食。養於近侍局大使把納申家。（納申李昆弼。以鄂王亞相胡銓子充省舍史。）仍遣論仙曰。瑛亂以來。聞夥家屬散失俱盡。今有子遠來。朕甚憫。卽欲驰送使父子相見。以路梗未通。象卿男飢病羸殆殊甚。俟稍安好。續當遣人由便道護送以往。

議遣張俊潛復京城。

是月。議遣沈邱元帥張俊（平陽人。分兵出自固亡歸宋。）會鄜陵、扶溝、尉氏、通、許、陳留、杞縣等處義軍。潛復京城。如不能守。焚其宮室以還。大臣難之。遂止。然但行移附近京諸縣招撫而已。

以粘割完展權參政。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粘割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陝西。且以蠟丸爲詔。期以九月中衆集大軍。與上會於饒豐圍。出其不意。取宋與元。

盧進報王楫使宋還。（初二日）

甲戌。青尖山招撫盧進奏。頃有敵騎百餘。雜以宋人北行。謹覘者謂北使王楫以奉使還。宋復遣人謝和。輜重禮物甚多。以軍防護故也。上聞之。懼。

上閱兵。（初五日）

丁丑。上閱兵於見山亭。

以司天臺武元充長行。

右丞仲德奏前司天臺管勾武頴男元。（徐州人氏。習父之業。精於占候。宜召赴行在。以備咨訪。上遣人召之。

既至。扉人與語。大悅。卽命爲司天長行。所以資給甚厚。元數言災眚。動合上意。朝士見其倨傲。往往非

之。九月。敵人圍蔡。元預奏今年十二月初三日敵人攻城。及期果然。上復問何日當解。元曰。直至明年

正月十三日。城下當無一人一騎。上喜。但密計糧食。使至不闕。明年正月十日城陷。十三日撤營去。城

下無一人一騎。其數術精妙如此。

詔尚書省賜宋中書省借糧。仍諭阿虎帶等。（初七日。按此宋金史真宗紀繫之九月癸卯朔。疑有誤。）

己卯。前降授葉州都軍致仕內族阿虎帶（降印出身宣宗朝歸河中。以奔喊圍死。謚親撫兒。降七品官職。祖母宋人也。）言宋人與我和好百年之久。

以先朝邊將生事。是致兩國箋矢相加。今我困憊而走。去彼不遠。若不較名分。以之結和好。但得兵糧見貲。足以禦敵。倘南北先和。併力來攻。我之受禍不淺矣。臣雖老謬。乞與辯士李褚、周鼎奉使。（褚字舒卿。鄧州人。正大七年詞賦進士。壻蔡山人。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壻蔡州人。元未仕。）不得助兵。則得助糧。必不得已。猶可以間南北之和。緩版築之敵。惟陛下省察。詔尚書省賜宋中書省借糧一百萬石。因假阿虎帶鎭國上將軍同簽大睦親府事。褚充知事。鼎令史。另阿鄰亦侍行。陛辭。諭旨阿虎帶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卽位。數減邊臣。無援邊界。邊臣有自請討伐者。朕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州民。隨卽見付。近日淮陰來歸。彼欲多給錢帛。秋毫不犯。付以全城。今乘困弊。據我舊泗。既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雖然。彼所以爲謀亦拙矣。敵人滅國四十。以及於夏。夏亡則及於我。我亡則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義耳。爲彼之計。不若與我速和。同禦大敵。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至其以此意曉之。

仲德杖忠孝軍李德。（初十日。）

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左右司官。貲以月糧不優。兵吏約之不去。迭出慢言。

聲於詬駡。郎中移剌克忠不能堪。趨白右丞仲德。大怒。縛德堂下。諭以朝廷刑法名分之重。杖六十。其長有訴於上者。上諭旨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用之。卿何不委曲容忍。而貴罰乃爾。仲德奏曰。方時多故。縱人之功而隱其過。此是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雖強兵悍卒。不可

使一日不在紀律中。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唯陽之禍。豈獨官勞之罪。亦由有司縱容之太過耳。今欲改更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拒任其貳。上默然。軍士聞之。栗慄至於亡不敢犯。

壽州帥府官遷授。十一日。

癸未。壽州元帥楚琳奏。臣昨奉詔。與經歷官高鑑復立壽州事於蒙城。琳。蒙城土豪。鑑。字君鑑。鹽陽人。正大元年詞賦進士。前蒙城縣令。縣歷。鑑爲蒙城所逼。北師。琳已完。復授元帥職。鑑。鑑不受。遂棄以爲經歷官矣。臣從官與宋連和。置立榷場。貿易諸物。是故軍士糧食不闕。又增修城郭。敵不敢犯。今將踰年矣。臣本農民。不願官爵。乞量賞軍士。以慰其心。詔遷賞有差。州縣官皆令真授。

宋人陷唐州。烏古論黑漢死之。十三日。

乙酉。宋人攻陷唐州。元帥右監軍烏古論黑漢死之。黑漢以親軍入仕。常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初。唐州刺史內族斜魯以病卒。斜魯。奉御出身。前河中府帥阿虎帶之子。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元帥府事。二年。鄧帥移剌瑗以全城叛歸於內。瑗。字廷玉。小字粘合。河朔路世襲千戶。宋人徙其民襄、漢間。復以舊亡人實鄧。瑗授武功大夫。令爲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人率兵攻唐。數月不能下。黑漢間上邊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胡士將兵以往。既至。宋人避路縱其半入城。合擊之。胡士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乏食。黑漢被執。宋人誘之使降。黑漢不可。遂被害。

遣參政兀典息州行省。仍論之。十四日。

丙戌。息州帥府報宋人對境重屯軍馬。有窺息之意。乞益兵爲備。詔權參政兀典、簽樞密院事婁室領忠孝軍三百。蔡州總帥府軍三千。行省院事於息。以禮部員外郎溫迪罕喜剌、尚書省都事完顏嫩試、戶部主事王英爲首領官。喜剌。字秀之。興定二年經論進士。嫩試。字顯之。令史出身。王英。字世傑。皆命史也。後歸宋。皆被害矣。將行。諭之曰。韓範用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地之馬力。就中國之伎巧耳。脫舊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柔懦不武。若婦人然。使脫

得甲士三千。可以縱橫江、淮間。卿其免之。

烏古論鎬權參政。胡士爲點檢。十五日。

丁亥。以御史大夫兼蔡息陳潁等路便宜總帥烏古論鎬權參知政事。軍馬行省院權參政兀林答胡土爲殿前都點檢。能權參政。初。鎬保蔡有功。上聞。遣人褒諭。賜以大信牌。自元帥升總帥。而鎬亦自舊屬上之南渡也。滿城之敗。征行軍馬總帥內族婁室。俗呼小婁室。領敗亡數百騎。由徐、永間濟河。時睢陽已被圍。婁室等奔蔡。鎬素知婁室跋扈。辭以無中官。弗納。內族婁室等怒。復奔息。息帥石扶九住納之。九住。女直姓。石扶九住。宇漢紳。奉御出身。未幾。九住與婁室有隙。婁室誣九住將害己。幷譖僚屬皆拉繫獄。鎬以其隸己。數移文理辨。不報。遇誅官努赦。乃釋之。及上將幸蔡。徵蔡、息軍馬來迓。以蔡重鎮。且欲爲行在。慮有不測。詔鎬勿遣。迎。令別將領軍以來。故婁室獨得見上於雙溝。且拜且泣。陛謝鎬罪。上雖不言。而心薄之。既到蔡。從官近侍率皆窮乏。至於面有飢色。體無完衣者。人往往取給於鎬。鎬之妻潘察氏素稱鄙悍。而鎬畏之。近侍有千求不滿其意者。日夕交譖於上。甚以衣食闕。求之不得爲言。上愈怒。雖撒御史。而召見特疏。鎬亦自知被譖。旣憤鬱抑。常稱疾在告。會前參政石盞女魯歡無反狀。偶爲官劣所忌而濫誅之。狀白尚書省求改正。左右司官以聞。上曰。脫嘗詣紐勒鄆反者耶。而無迹可尋。謂不反耶。脫方南走。遣人求援軍。彼留精銳自防。而發其羸弱者以來。旣到睢陽。彼厚自奉養。使脫醯醬有闕。脫爲人君。不嘗語此細事。但四海郡縣。莫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自臣子本分事。彼斬固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脫方怨叛人材。當錄功忘過。其治正之。左右司官揣知上意之在鎬也。數爲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參機務。又表薦鎬自代。上素直仲德。怒少解。及烏登行。故有是命。瑴圖克彊愎自任。前後敗績。亦改授焉。

總帥王倉兒等升職。十六日。

戊子。以葉州忠義軍都總帥王倉兒爲平安都尉。養勝軍都總領石祿爲蕩寇都尉。其餘軍職以次升遷。皆右丞仲德之薦引也。

汝南遺事卷三

設四隅譏察官。

庚寅。設四隅譏察官。秩視隨朝從八品。以左右司員外郎王某統領之。初左右司官啟奏擬前郎中王大濟除授。上皆不許。久之。始授西上閤門使。一日。郎中移剌克忠奉使出。獨員外郎王某從。上謂某曰。朕所以疏大濟者。汝知之乎。某以不知奏。上曰。近侍服心也。御史耳目也。兼是二者。非宰相首領官乎。宰相大臣。事或有所不知。知之者惟左右司官耳。向官努將變。朕已徵聞其端。以大濟嘗與從遊。屏人問之。大濟對以不知。復稱道其忠。不數日變作。朕之舊人。誅戮幾盡。彼爲奏官。不稱至此。朕非不能殺之。第以河朔相從首領數人皆不反。獨大濟存焉。左右司郎中族訛可字進德。君延名宴。樂慶進士。完顏炳卷劄字仲亨。與進德皆省令史出身。皆死於歸城之敗。故隱約、許矣。

萬年節。二十三日。

乙未。萬年節。上之生辰。上思太后。泣下。左右悲感。不能仰視。時州郡上表稱賀者二十餘處。敵人大勢已退忍至今。授以散職。今朕遷蔡。宰相百官皆其旅寓。惟汝嘗爲汝陽令。又嘗爲帥府彈壓官。蔡人情僞。想已備悉。朕以幾事責汝。有問卽奏。無若大濟然。某奏。蔡自遷避以來。人物叢雜。且密邇宋境。姦宄不無。乞依省院例。設譏察官。專一糾察奸細。臣輩不才。願總其事。上從之。故設焉。

仲德以天旱辭避。仍薦蒲察桓端等。

右丞仲德以天旱上表辭避。乞止充軍職。上不許。仲仲因薦京西路大司卿蒲察桓端（字顯之。泰和六年策論進士。）可充執政官。汝州元帥府經歷官吉鼎（字仲器。平陽人。泰和三年詞賦進士。）可充戶部官。兼理民訟。時桓端、鼎皆在西山。頃還人召之。後以路阻不至。

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

壬辰。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參政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餘騎襲宋人營於中渡。宋人驚愕。望風奔潰。斬首數百。得牛馬軍食甚衆。復奏元帥張閭不遵約束。乘銳遠追。失軍士十數人。乞正典刑。上方與宰相議。而行院婁室表閭無罪。爲兀典所誣。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矣。（閭。室雄心也。剛愎。上內族婁室等九住之獻。嘗圍閭婁之兀典平息。陳得其事。及是因失律以誅之。）

遣宰朮魯婁室等領軍赴息。二十五日。

丁酉。遣潁州總帥宰朮魯婁室、（世襲謀克。）陳州元帥蒲察合達（勞幼尚勇。）領軍五千。就食於息。未至。聞敵人將來。亟命徵還。

赦王倉兒歸。二十六日。

戊戌。安平都尉王倉兒領軍千餘。護送蔡州征行軍家屬赴恩。糧食不覓之故。至平輿。聞有敵人游騎而還。有司奏處倉兒以死。上赦之。復議遣行。

完顏藥師卒。二十八日。

庚子。領南軍節度使藥師卒。藥師內族人。便僻巧慧。以南書省祇候郎君出身。既歷州縣。頗有聲譽。累官龍虎衛上將軍。京南路大司農卿。萎微崇役稅積數十萬石。鎮防軍擅地而不繳視。官軍死者未補稅雖入官有司多不知。至是積逋前之歉役稅。所至騷動。然威名素著。吏不敢欺。正大八年冬。朝廷遣行省合達、（姓完顏。爲平章政事。）行院浦瓦（姓裕烈。爲樞密副使。）領大軍數十萬。迎敵人於鄧。屢粗逆不給。特命隨軍應辦。既敗。藥師走唐州。轉遷息州。上幸蔡。來見。即命節度鎮南軍。仍充宣差省院。鎮撫軍民。都彈壓。以老疾常在告。復多娶婦。竟死於色。識者鄙之。

浦察合達敗績。二十九日。

辛丑。澄陳州元帥浦察合達領疲敝軍三千及其家屬赴息。翌日。遇敵軍於馬香店。（在州南六十里。）力戰終日。我師敗績。合達被擒。人士誅戮幾盡。惟安平副都尉安廣百餘人被創以還。

設四隅和糴官。

是日。設四隅和糴官。比市價增二分。凡糴糧一萬七千石有餘。

設惠民司。

上以軍士多病。藥餌艱得。設惠民司於市。以太醫數人更直。藥從官給。仍擇年老進士二人爲醫藥官。

孫懋字明之。張翊字鳴紀。皆鄧州人。氏正大元年三舉於鄉。各恩賜同進士出身。

更易蔡州官。

九月壬寅朔。○金史紀癸卯朔。然云庚戌至九月。則癸卯誤也。宋史紀定六年九月壬寅朔。與此合。以正奉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浦察世達爲樞密院南軍節度使。嘉議大夫監察御史烏古論胡屯出（字國保。興定二年領鄉進士。）同知節度使事。太中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李獻甫（字欽用。河中人。興定五年經義進士。）爲節度副使。昭武大將軍遙授同知紹州防禦使事。浦察沒里千（今史出身。）爲觀察副使。朝列大夫許州鄢城縣令郝節爲觀察判官。（節字明。燕京人。泰和三年詞賦進士。）觀察副使完顏石賴古復疲軟不勝任。惟節度判官田秀（勞効出身。）頗辦事。餘皆釋人授之。縣令錄事亦更易焉。（縣令石伯玉。錄事高聰。勞効出身。）

世達請併牧曉田。

行六部尚書浦察世達以敵兵將至。奏請撫諭軍民。併收曉田不及者。纔數之。毋令資敵。制可。

王璧請上復幸歸德。初三日。

甲辰。歸德府總帥王璧（字國寶。晉州人。勞効出身。）遣經歷官魏璠請上復幸歸德。璠見上。屏人委曲具陳利害。詞甚切至。上雖然之。而不能行也。

高剌哥來見。初五日。

丙午。宿州副總帥高剌哥（鎮防軍。）既平老婆源之賊。（源在虹縣境。王氏深據之。高剌哥會鄰軍共討平之。）領精銳數十騎來見。上嘉之。留而弗遣。

元志以軍來援。初七日。

戊申。魯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時諸帥皆知敵人赴蔡。往往擁兵自固。惟志沿山數百里。且戰且行。及蔡。斂裝其半。上表襲之。卽日賜大信牌。升爲總帥。

減定官吏軍兵月俸。十五日。

丙辰。詔尙書省裁減冗員。沙汰軟兵。及更定官吏軍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於皂隸。人月支糙六斗。括城中粟。十八日。

己未。括粟於城中。人存糙八斗。十歲以下五斗。敢匿斗升者處死。以行六部尙書浦察世速、總帥孛兀魯婁室爲括粟官。穴地撲埋。少不容貸。凡得糙二萬五千石有餘。而犯法者衆。遂奸爲充。上皆憐而釋之。尋以所括民粟。詔依進獻例遷加。

禁公私釀。二十日。

辛酉。禁公私釀。惟省院不禁。右丞仲德請禁之。上不許曰。將士無他賞。立功者特賜之酒。劉足爲勸。

分軍防守四面幷子城。二十三日。按此事金史紀事之九日疾戊而完顏仲德傳與此同疑本紀有誤。

甲子。分軍防守四面幷子城。以總帥孛兀魯婁室等守東南。都尉內族承麟副之。承麟字君祥。小字胡屯也。金史出身行從第七俗呼七令史。參政承立與毋骨也漢王素之後。御史大夫樞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總帥元志副之。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其忽延坐甚衆。詔止誅預謀者。餘皆赦之。

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忠孝軍元帥樞殿前右副都點檢王山兒守北。而元帥紇石烈柏壽副之。柏壽親軍出身。殿前右衛將軍權左副都點檢內族斜烈守子城。斜烈漢時出身。都尉王愛哲副之。仍遣證衛率御各一人。隨門監視。

月給官努母妻家糙。二十六日。

丁卯。詔尙書省月給官努母妻家糙。

更造天興寶會。初七日。按此目內戊寅上脫十月二字。

戊寅。更造天興寶會。○金史紀誤作戊辰。同見銀流轉。一錢、二錢、三錢、五錢。凡四等。以楮爲之。僞造者斬。時物價騰踊。錢幣不行。市肆交易。唯用見銀。而畸零尤難。故立楮幣救之。然支多收少。不踰月法壞。

賜義軍戰歿被創者麥。二十七日。

戊戌。義軍招撫毛佺等。佺勞勿出員。乞以本軍收拔敵營。屢出擾敗而還。詔戰歿被創者賜麥有差。

阿勒根移失剌鎭撫軍民。

十一月辛丑朔。以殿前右副都點檢阿勒根移失剌。宮中出員。爲宣差鎭撫軍民都彈壓。別設四員彈壓副之。張大亨、傅拜、納蘭柏壽、烏古論斜烈。四隅譏察亦詠預焉。仍制職官六品軍官提控以下。並聽移失剌處決。時穀價日騰。斗米白金十兩。空街淨巷。往往殺人而食之。軍卒尤甚。至有窩其肉者。移失剌乃立高竿於市衢。有犯者鉤其首懸之。犯者少止。然過夜亦不能禁。

把亦然等出降。十六日。

丁亥。敵人復以大軍薄城。東門譙樓把亦拔然、北門奉御滿察孛斡。時以世襲橫副都尉。各單騎出降。有司鞫問其屈延坐甚衆。詔止誅預謀者。餘皆赦之。

徵諸道兵會戰。十七日事。

戊子。遣人賫詔書徵范王用安、恆山公仙、俗呼武相公也。京東行省霍不、行止在後。四字原誤作大字。今改正。陝西行省完展、息州行省兀典、幷陳、鄧、宿、蔡、泗州等官軍。及諸山寨義兵。期以來年正月旦日會戰。中外舉火三以爲驗。及期。無一人至者。

教射於子城。二十日。

辛卯。上教射於子城。中者賞。賞有差。人射十箭。一中者賞鈔三升。但上榜者二升。跪亦然。弓一百二十步。箭二百步。四面及子城。率五日一教閱。初有司減定軍糧。軍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支糙八斗。中軍月支糙六斗。下軍月支糙五斗。然恐官吏及下軍復不均。及立射法。而上中軍多受賞。逐中者減面賜之酒。人益爲勸。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且得教閱

勸激之法。右丞仲德之謀也。

溫敦昌孫戰歿。二十五日。

丙申。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以戰歿。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六十五之子也。本姓王氏。姑爲宣宗皇后。乃改賜姓。昌孫爲人短小精幹。性復悌愷。雅爲上所知。宣宗朝。與其弟住兒俱授奉御。上卽位。累遷諸局分官。官勞之變。近侍留人。多被殺戮。乃令提點近侍局。將幸蔡。改授點檢。敵人圍城。數引兵濟出巡邏。常得覘者。時上食須魚。汝河魚美。上以浮橋東下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然距城數里。必以軍衛翼。乃得捕。昌孫日領軍以往。所得動千餘斤。進餘分賜將士。○此下原脫將士得之四字。依金史忠義傳補。敵人覘之。左右設伏。伺其歸擊之。我軍敗走。昌孫立戰不退。遂被害。

宋人助敵。以兵戰於南城。初五日。按此條月內乙巳上疏十一月三字。○十一月辛丑朝。已見前。疑移失刺錄撒軍民條。

乙巳。宋人遣襄陽太尉汪海、棗陽太尉孟珙以兵萬人助敵。屯於城南。且以牓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忽敵兵數十。卒至城下。幾及門。我軍逆戰。敵人甚少。俄而翼伏發。矢下如雨。敵懼。突圍拆橋道以出。唯二人不及。爲我軍所得。

胡土以奴降乞解軍職。初六日。

丙午。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之奴曰六兒者。竊胡土之金牌。夜縋城降敵。朝士喧播。以胡土繼之往。將有異志。胡土聞之。內不自安。上表乞解軍職。上諭旨曰。卿父子兄弟。皆爲帥臣。（父菜、章宗時爲西北路招討使。兄胡里改、先鎭南節度使。權天興元年戰歿。）榮被國恩。不爲不厚。顧卿豈有求降敵理耶。卿在洛陽不卽投降。而千里還來降於蔡。亦豈人情也哉。聞卿過奴太察。且其衣食不甚豐腆。此自奴蓋往來鮑叛計耳。卿何懼爲哉。因賜酒饌以慰其心。初胡土能機政。頗有怨言。左右樞上誅之。上不許。及四面分守四城。胡土守西城。胡土猶快快至是銘感上恩。無復他慮矣。

汝南遺事卷四

烏古論先生令軍民服元氣。十五日。

乙卯。妖人烏古論先生因閹豎白上。乞在城軍民。皆服元氣。不費官糧。可以經久抗敵。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昔田單守卽墨。以一賤卒充天命。師動靜必咨。至於退燕軍而復齊七十餘城。事固有以權詐成功者。況用兵乎。願陛下賜以真人之號。輦其供帳。每事假之。敵人好巫。知必駭異。旋出奇計。或可立功。上頗然之。參政天賚力辨以爲不可。遂止。

誅移剌瑴子姪。十八日。

戊午。前鄧州元帥移剌瑴密遣人誘其子姪出降。（子率師、姪護衛。以壞反俱罷官。）事覺。併誅之。弟粘古適臥病。聞之。亦

以爰悖卒。（粘古宇仲仁、提點近侍局。）

宰臣韶石抹虎兒破敵計。二十三日。

癸亥。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右丞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及見。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巨。別製足尾。皆麻布爲之。飾以青。因言。敵人之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先以常騎迎之。少戰輒少卻。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縱大鈴於頸。選壯士乘之。以逆彼騎。必驚逸。我軍並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仲德見上言。上以問參政天網。天網曰。敵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恐枉費工物。祇爲識者笑耳。上從天網議。

徐州降敵。丞相賽不死之。二十六日。

丙寅。徐州降敵。右丞相賽不死之。賽不狀貌魁偉。沈厚有大略。初補親軍。章宗即位。選充護衛。本姓完顏氏。宣宗朝。自陳元出始祖懿憲景元皇帝之後。乃附屬籍。賽不嘗爲樞密副使。平章政事。皆以醇謹得大體見稱。正大初。進拜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蹊字蹊之。遼陽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正大元年拜參知政事。後拜爲左丞。屢從北征。還至陝德爲官勞所殊。）及蹊以罪出尹京洛。賽不數爭於上。至比唐王、魏不可令去朝廷以復命。三年。宣宗廟威將薨。將薨。議功臣配享。朝士紛紛。莫有定論。時賽不充大禮使。因奏故丞相福興死於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迎大駕。（福興。內族人。七斤。姓僕散氏。宣宗實錄皆有傳。）餘皆不足道也。與定四年史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居仁字行之。燕京人。泰和三年詞賦進士。）言宰執皆具僚。不足以倚大事。乞擇人授之。辭甚切至。上以語大臣曰。相府不得其人。此自御史諫官所當言者。彼吏曹郎官。職在銓衡。常調而已。何與此哉。神色甚厲。尚書右丞世魯紮孫姨居仁。希旨以爲僧。（世魯字固之。名天澤。姓顏盡氏。明昌五年彼論進士。從其言而以居仁使北。）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雖竊藝得盡其言。況郎官乎。陛下寬宏容下。有來諫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之。則應言者可知矣。其言可用。陛下當致用。不可用則置之。不必臣等

知也。上多之。五年。行尚書省事於京兆。數上表求致仕。許之。天興二年。復拜前職。車駕北征。自願從行。至睢陽。詔徐州行尚書省事。聞上還蔡。上嘗乞赴行在。不從。蔡既受圍。徐州節制郭野驢與敵境沛縣主帥鹿琮通謀內應。破之。賽不遂越城投河。不死。被執自縊。

恆山公仙軍潰。冕王用安撫降。

是月。敵兵千餘敗恆山公仙軍於浙川。仙僅以身免。與數十騎沿山北道。冕王用安亦以海、沂、連、邳數州降敵。西山帥臣完顏嫩斌等多叛降焉。（嫩斌。讓德出身。時爲申州刺史。五柴山一帶宣撫使。與其副陳紀歸宋。紀字之訛。）

敵人決練江。宋人決柴潭入汝。初七日。（按此乃天興二年十二月事。原本置於目內脫去十二月三字。）

丁丑。敵人決練江。宋人決柴潭以入汝。西南二面不復固矣。（蔡之東北皆汝水。而西南二面陡水以爲固。汝岸深峻。故決之以入。）

婁室胡土權參政。十一日。

辛巳。以總帥李北魯婁室、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皆權參政。婁室如故。復以都尉內族承麟爲東面元帥。先是敵人攻東城。婁室隨機備禦。二日。敵不能前。移攻南城。權參政烏古論易之。砲壞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經畫有法。敵乃能攻。尋四面受敵。仲德艱於獨援。遂劃承麟代婁室守東面。而己與婁室同救應。胡土失外城。頗憤惡。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寬之。故有是命。

敵人克西城。十八日。

己丑。敵人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壕爲備。敵雖克之。不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仍南北相拒。凡敵所占百餘步。敵帥墳鑿（小字答察兒。）復令軍中毋速攻。意欲蔡人自變生致上也。然軍士踴躍。視死如歸。人以不得出戰爲愧。

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十九日。

庚寅。上欲賞戰士。而府庫空竭。乃悉出御用器皿。然後總百官進獻。不足則斂於民。又盧將士衣甲其仲德總覩僧以安人心。二十八日。

己亥。有狂僧號菩薩。自言能退敵。有司聞之。但賠笑不答。數日忽不見。又有女覡亦作鬼語。稱有救兵自西南來。右丞仲德皆遣人致禮。以安人心。

辛丑。詔參政天綱祭柴潭神。仍賜號。初二日。按此事天興二年正月二日原本置於月內脫去正月二字。

祭柴潭神。仍賜號曰護國靈應。潭在城南。水深長數丈。按汝南志曰。潭有龍居。遇旱則祭。人多聚水牛以入潭之。擬淖。驚得雨。

壬寅。詔參政天綱祭柴潭神。仍賜號曰護國靈應。潭在城南。水深長數丈。

宋人分攻南面決之。潭幾涸。一日。雲霧障潭。潭水暴漲。至是及丈餘。上神之。後有是命。

出宮中官承應人等守城。初五日。按哀宗以八日戊申傳位承麟。九日己酉城破。故于此紀事止於此。

甲辰。上以將士多戰歿。盡出宮中官承應人等分守四面。至令舍人牌印及省部令史拽砲。上之使介。數人而已。有率御轉奴。讙衝扎魯等。皆疎俊年少。不任執役。乘夜縋出投降。上亦不知也。

撤民屋。

時西城上下增置傑樓硬柵。公私材木俱罄。大小雜樹斬伐亦盡。乃撤民屋用之。自城及市。纔四五里。

總論

養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備玉室之珍徵。先朝之積弊。更政失於苛細也。不破法以情。往興定間。陝州劫盜呂子羽因取官錢事。

通戶。致秋稅有不足者。豐衍屬官趙某以賤入庫物未足。省民家。抑竹意憊的決遣解而已。有司附會丞相高琪。責賠生事。以子羽不以軍儲爲意。即係不以社稷爲念。某官物不即入庫。意望入已。委曲生意。皆盛以死正大初。赦文首一款有司不得以私情破法。自是無復覓獄矣。子羽。字唐卿。大興人。明昌二年詞賦進士。

將士利於征戰也。不遣兵以忿。自興定初。宋人盛實不入。宣宗遂年出師征討。論家給餉。盛賚而利歸將士。義宗即位一意約和。十年無一兵鬼南界。

者。宋人亦未嘗見侵。大朝兵入宋始侵矣。

朝臣有罪。則薄示降罰。未嘗妄戮一人。丞相高琪。尉馬阿海。參政移剌。都行院時。全皆以將相大臣。爲前朝所戮。其餘不可知。正大天興。未嘗有此大臣。

有犯。但省會休問。出守外郡而已。

母后無宮。則略加補修。未嘗輒營一殿。直左門旅有曰明德殿者。蓋試進士。因之爲講堂。宣德宮。慈德宮。仁聖太后合於其處。隨時一切仍舊。但易其名曰德音。

而又教崇儉術。前政內外官及省內史室住直員。濫給合住王阿里孛堇發持盛。皆以傾險小人。致位通顯。進正大改元。增革其弊。建立法如舊。而不令小人驟進。至於近侍亦必參用儒生。如奧屯阿虎。提點近侍局完顏素蘭。□近侍局大使。

貫揚庭充奉御之類。阿虎字辱卿。故參政忠孝之子。大定二年。詔求忠孝之後。擢用之。素蘭。字伯揚。崇慶二年。策論進士。狀元。揚庭。字勇之。平定人。正大四年。經義狀元。

閫宇。伯揚。崇慶二年策論進士。狀元。揚庭。字勇之。平定人。正大四年經義狀元。

兵亦冗雜。論輒失利。正大中。選近上把軍官十餘員。充都尉。賦官。

多有名。如登科後。被薄實節折衝。慷慨安平之類。其精知兵機。不克天興初。皆死於王事。

能獲地以裕民。舊制。附京百里。縣鎮職。巡邏官軍。所至搜捕正大五年。敕令罷之。

開經筵而論道。正大五年。設益正院。取獻替有益於政之言。以論林學士楊雲翼。直學士完顏素蘭。湘陳世遠。盧滿阿虎。帶。待

講史公奕。呂造六人充院官。日以二員宣直。減三日。減二日。復編檢官。皆要略大定遺訓。萬年龜鑑。三書以進。皆摘取英華。切於時政者。上歸美之。又以學士說。兼經筵。崔仁安殿。因楊雲翼。字之

翰平定人。明昌五年。經義狀元。詞賦亦工。素蘭。字伯揚。崇慶二年。策論狀元。世遠。字正甫。泰和三年。策論進士。阿虎。拏。字仲

事。與世遠同年進士。公奕。字季龍。大定二十八年。詞賦進士。以六事

課縣令。田野闢而賦稅均。辟舉縣令法。自先朝已行之。然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咸有不識人材。因私薦舉者。正大間。復立舉主法。品秩雖應舉。仍委司農司監視。體究本官地先舉主。然後聽舉縣令。縣令以此得人。

伪以縣令殿最升降舉主。故舉主亦誼心焉。六事

爲田野闢。賦稅均。軍民和。戶口增。盜賊息。獄訟止。

分三路設司農。善良進而姦邪退。大司農司兼採訪公事。在京設大司農一員。正二品。多以宰執領。京東

西南三路各設副一員。正四品。少卿一員。正五品。丞一員。正六品。副以下選出

本路廉按使經治臧否而升黜之。每一經過。察吏解息。故所在官吏知所勸懲。

是致家餘蓄積。戶益丁實。雖未洽於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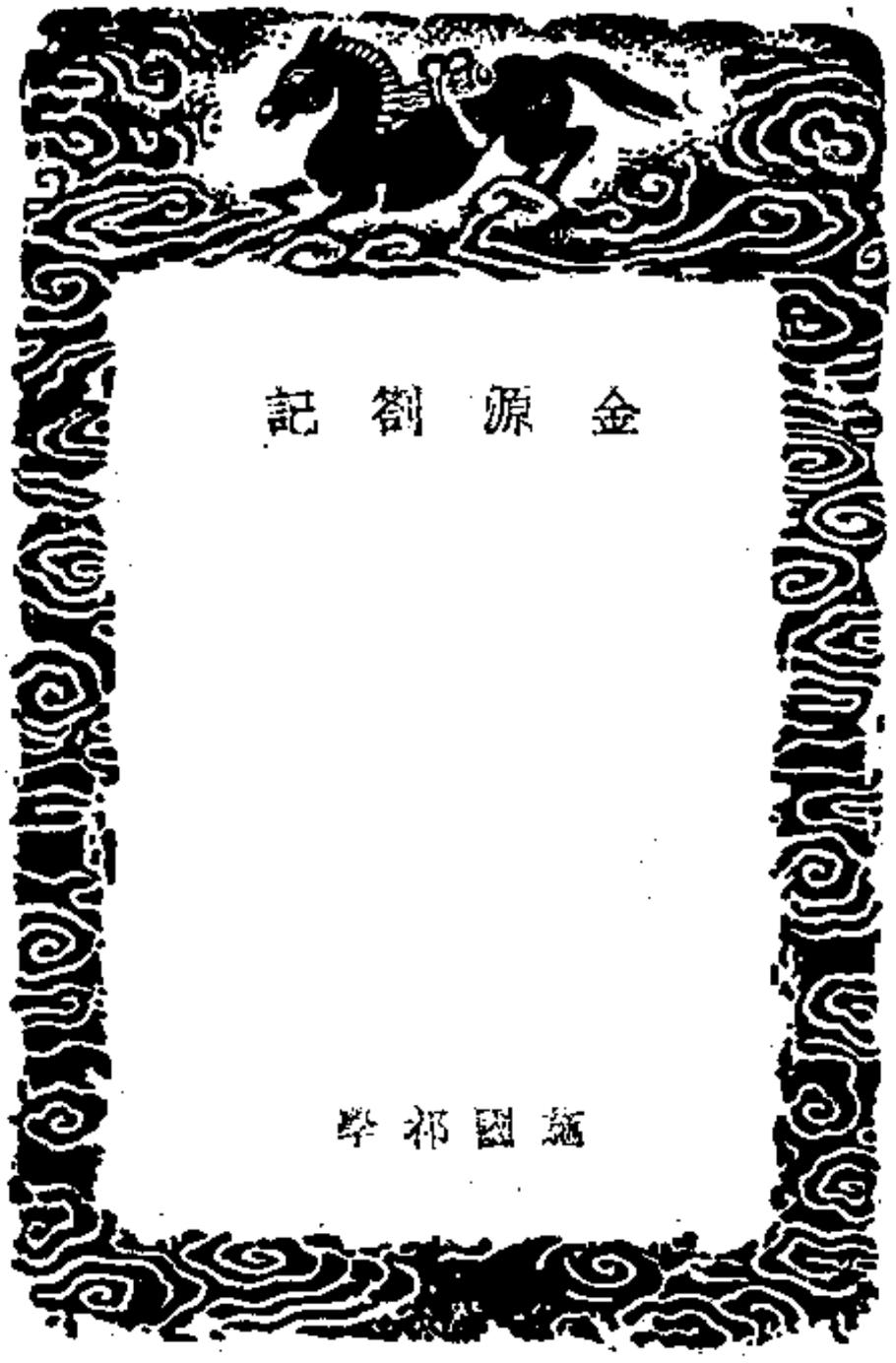
亦可謂小康小息者矣。屬天開一統。地入大朝。遂至滅亡。猶足稱頌。況當不親馭六轡。撫遍三軍。出器

量以旌戰功。殺厩馬以充犒賞。所以人百其勇。視死如歸。父既受刃於前。子復操戈於後。大臣如仲德。

義所感者。幾千人。近侍如鋒山。氣不奪者。以萬卒。死於社稷。上下一同。昔之簡編。古今無愧。某起繇冷

族。濫竊科名。始以詞賦待罪於玉堂。終於奏官承乏乎閫省。厚顏觀面。誠爲我輩之羞。鐫骨銘心。懼弗

吾君之善。況承都元帥之命。且惟大中書之言。敢不追想前編。直書實事。某在蔡已有日錄。謹以親所見聞。撰成汝南遺事四卷。計一百七事。冗長不文。故不足取。庶幾它日爲史官採擇。若夫正大、天興本末之詳。則天下自有公論。非某陋儒所敢與知。庶俟將來。必有秉筆者焉。



自序

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輿地不及蒙古，文采風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載大體，文筆甚備，非宋史之煩蕪，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闕略，敘次得實，非元史之謬謏。廿餘年來，雨窗鐙夕，手此一編，讀凡十餘過，校勘小詳，楮墨漸積，成帙計十卷，不揣固陋，敢希問世，聊序卷端，以誌歲月，附題長句云：閑消我有肆簷風，寫墨金源彷事證，野史功臣慚褚補，圭齋諍友悔劉通，書鈔冷局讎難遍，字訂譌傳擬未工，長此一編深篋底，敢言載筆附羣公，辛未春日，北研識。

例言

金史有元至正祖刻本，明初刊本，又嘉靖萬厤南北兩國子監本，迨國朝有康熙二十五年殿本，乾隆四年譯本，譯本每卷後附考證數則，其改定處精核詳盡，並行世一遍，守秦無遺憾，惟是佔畢既久，閒有一得，不忍自棄，錄存以備芻蕘之採。

余先讀南本，次校北本及諸本，因爲之辨體裁，考事實，訂字句，得其譌謬衍脫顛倒諸處，約四千餘條，錄本以識，名之曰詳校，其卽南北兩本皆譌者，則曰某字當作某。（此事一二字者，若四字以上不數，凡得九百餘條。）南本互譌者，以南本爲主，則曰某字北作某，是某字北作某，非。（凡四百餘條，兩本俱脫互脫者，則曰某字當加，凡八百餘條，兩本亦爲大雅之一助。奈何義瑣文繁，工多力薄，因節鈔二百餘條，更名劉記，以便瀏覽。

凡局官修史，成非一時，體例不同，作非一手，優劣互見，傳非一筆，紕繆終寫刊錯誤，復從詳校中分類摘出，略見大例于卷首，其解義自見本書，至已具此文者，槩不重錄。今列其目如右。

總裁失檢

紀載非體。（宋紀四年・前代帝王云云。當入志・五年・時宋殿帥云云。當入傳・撻懶傳・自中都云云。當入官志紀・）完顏勗傳・其遺詔云云。當入紀・）

順倒年月。（宋紀二年・辛巳官奴。一段・）（刑志・承安二年。一段・）

傳次先後。（六十八卷・阿魯補傳。當次完顏勗後・）（宋紀・七十四卷・文傳。當次京傳前・）（七十八卷・劉萼傳。當次百四卷・）（九十一卷・移剌道傳後・）

移室懶傳。（當入忠義傳後・）（九十二卷・）盧庸傳。（當次移剌道傳後・）（九十五卷・）蒲察通粘割斡特剌程輝父十九卷・）（九十六卷・）黃久約四傳。（當次九十七卷・）梁襄傳。（當次九十八卷・）（一百二十卷・）黃樞久住傳。（當次梁襄傳後・）（宋盧傳・）

烏林荅乞住陀滿斜烈尼龍古蒲盧虎三傳。（當次上卷首・）（當次本卷後・）瓦顏訛出虎傳。（當次本卷納合椿年傳後・）（一百三十卷・）馬貴中四傳。（當在劉萼傳前・）劉完素五趙傳前・）結剌貞傳。（當次本卷都傳後・）

附傳非例。（宗本傳後・）（宗雄傳後・）趙王傳。（當入忠義傳後・）（撻懶傳後・）抹撚史括搭。（當入忠義傳後・）（張中彥傳後・）

立傳入忠義。（當入忠義傳後・）張從宜。（當入叛臣傳後・）張仲文。（當入叛臣傳後・）

複述世系。宗強傳子阿瑣。（阿瑣傳・又云宗強之幼子・）石土門傳子思敬。（思敬傳・又云紳土門之子・）阿里合懣傳子幹論。（幹論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子・）

宗強傳子阿瑣。（阿瑣傳・又云宗強之幼子・）石土門傳子思敬。（思敬傳・又云紳土門之子・）阿里合懣傳子幹論。（幹論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子・）

宗雄傳子按答海。（按答海傳・又云宗雄次子・）宗憲傳子宗道。（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道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雄傳子按答海。（按答海傳・又云宗雄次子・）宗憲傳子宗端。（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端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道。（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道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端。（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端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範。（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範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安。（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安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寧。（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寧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義。（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義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顯。（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顯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浩。（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浩傳・又云阿里合懣之玄孫・）

宗尹末。失載宗憲幹論子宗哲。（宗憲傳・又云阿里合懣之孫・宗哲

金源劄記卷上

浦　鳥程施國祁學

目．特虎雅（雅字當作推）．太祖紀．天輔四年五月．完顏特虎死焉．忠義本傳．特虎．雅揵瀾水人．案雅揵瀾水．見裏室碑．及謝庫德傳．總目乃誤以水名作人名耳．

劉完素、張從正、李慶嵓、紀天錫、張元素（當作李慶嵓、紀天錫、劉完素、張從正．案完素字守真．深古海世朝人．從正子和．衛宣朝人．明王禕忠文集云．說者以爲醫舉親時盛衰而爲損益．守真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多用宣洩之法．其衰也．兵革之餘．民勞志困．潔古明之．（都事梁・金末人　多加補・元史有傳・）奎之功．其論似是而時代則非．承此目之誤也．

世紀．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洪皓松漠紀聞．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黑水發源于此．俗名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晉．改爲混同江．齊召南水道提綱松花江下云．活同几河即混同江．有四源．出黑山之西．號黑山在長白頂之東北百四十里．其源又合數水．西北曲而南流四百餘里．有松嗹里烏喇．即松花江．自南來會．即古名混同江也．案金源本黑水部．此江又出黑山．當時士人或有黑龍之稱．自與塞外無涉．故史文止云亦號耳．而楊賓柳邊紀略．辨兩江源流．相去甚遠．以殷紀誤．非矣．提綱又云．黑龍江即古黑水之北之黑水．蘇瞞室韋所居．其上源即元時斡難河．自喀爾喀西界內小興安山東北曲流．合支水五十餘．約行二千餘里．至呼衣得河．始名黑龍江．又東北復東南流．合支水百餘．約行四千餘里．而松花江自西南來會．據此知上源道里殊絕．若二江一名．史官不應遺誤至此．

太祖紀．世祖與滕醅麻產戰於野鵲水．世祖被四創．疾困．（當作景祖）旋師至部疾困．案世紀．世祖野鵲被劍．在遼道宗大安六年庚午．太祖生於戊申．計年已二十有三．安得有下文坐太祖于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十歲好弓矢．市成童即善射等語．決爲景祖甲寅年事．時太祖方七歲．始合．

天輔元年．是月．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嬴閭征遼．蹶破勁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五十二字・當改入二年閏月・當作書來・文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八月．高藥師等渡海至回至次年戊戌重和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始遣馬政等行．八月四日下海．閏九月九日．達北岸二十七日．至女眞所居．案太祖實錄當略載交宋事．而史官修帝紀．必詳其始．偶見會編姑于丁酉．即錄繫此年末．而不知適差一年．（又會編所紀年月日・明白可據・當作書來・文下・）案此宋使．（紀文附會編良嗣五條備載・別詳交聘表・）

贊．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案目錄金九帝．起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盡哀宗天興三年甲午．百二十年．此復言百十有九年者．乃蒙古史臣創去哀宗天興甲午十日耳．紀錄未免矛盾．又他書或稱百十有八年者．以丁酉爲元．稱百十有七年者．以戊戌爲元．並詳鄧著金源雜興太祖建元詩注．

太宗紀．天會三年．宋遣使賀卽位．（六字當改・入來獻文下・）案此宋使．紀文附正月末．第考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三十五程至和里開寨．時當仲夏．又言楞額曰乾元殿．而紀下三月乃云始建乾元殿．皆不得繫正月末可知．又據交聘表．辛丑宋許亢宗賀卽位．夫辛丑爲六月朔．遼測考宋徽紀並同．則與仲夏乾元殿合矣．若宋紀在宣和六年七月．乃宋人命使之日．不足據．

七年．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庚午．率衆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盡殺之．（六十九字・當作破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及統制孫昂等．案此段與婁室傳語複．且文煩非紀體．是實錄未刪之舊．又於金紀而詳宋事．（與元太祖紀二十二年所載金臣賀申死事同・）乃史官失于限斷之故．再考宋高紀．建炎三年正月．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及其子倚死之．劉昌詩蘆浦筆記．詳載其事．在徽言前一月．而紀不書．於粘罕何諱．於晉寧何詳．甚矣史事之難也．又粘罕自前年會濮後．宋紀詳載其犯東平降濟南掠襲慶等事．是年正月降徐州後．又載其趨淮甸至泗州犯楚州過揚子橋入眞州焚揚州陷京東諸郡等事．本傳亦載一二．紀皆不書．夫國家于強臣悖帥．申其罪當不沒其功．乃粘罕反謀未著．熙宗既不明正厥辜．而史

臣于實錄中盡削其闢土開邊之績。何以取信後世哉。至元人修紀。尤不足責。

十一年。趙楫誣告其父晉德公謀反。楫及其壻劉文彥伏誅。（癸丑六月二十四日。）

于金國。（建炎）日聞之事王植。（紹興）日以詢虛實。（紹興）渡河。（紹興）盡得所陳之狀。詳（紹興）悉情偽。（紹興）已聞（紹興）有不測之謀。（紹興）遣（紹興）出于至（紹興）愛之間。（紹興）少有退避者。（紹興）誅明國之（紹興）。（紹興）皇統二年。三月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莊絕圭册册宋康王爲帝。錫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那氏。天水郡王并娶鄭氏。喪於江南。（皆下皆加）禮部尚書宗表。（歸宋上皆加）左副點檢婁里都轉運使劉珣。五月乙卯賜宋誓詔。十一月鄭王（下皆加）宋遣使謝封册誓詔。十二月宋遣使謝歸三喪及母韋氏。案上文三月止載劉筈。脫去宗表婁里劉珣。五月誓詔再使不名。下文止書十二月謝喪。漏去十一月兩謝册詔。以兩使作一使。似宋莧不報謝者。其果然乎。考宋高紀。紹興十三年八月万俟卨。九月王次翁。巳初。其言卒驗。則乙巳朔確有可憑。不應金國於丙午日復有日食之理。第考熙紀。是年正月庚午朔。位。集禮載爲二十五日。則丙午朔又無可疑者。蓋是時遼日已失。金曆未頒。雖宋術小密。而張致遠向有十二月失進小餘四月進作大盡之語。則此數月之異同。不若闕疑爲是。　又苗耀神鑒記。吳乞買忠中風。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見佛在東方從日出而現。從者皆仰而瞻禮。聞吳乞買問汝等見甚。皆云佛像在日傍。豎問。言未訖。吳乞買昏仆。案此非佛見。乃日食耳。近侍諱其說。亦一證。

熙宗紀。天眷元年。九月。省燕中西三京平州東西等路州縣。案地志三京州縣省併。並無天眷之文。多鵬皇統元二三三年事。而紀下皇統年號。仍舊不改。併年月。又許亢宗行程錄云。州元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爲清州。地志濼州下。亦不見又遼志析津府下有玉河縣。檜州下有行唐縣。金志無之。地志薊州遵化縣注遼景州。順州密雲縣注遼檜州。皆不見改併年月。又許亢宗行程錄云。州元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爲清州。地志濼州下。亦不見改降文。據此燕京獨無。當屬史官脫略。　又平州地志屬中都路。文云。天會十年。徙東帥司治遼陽。貞元元年。併隸中都。（亦見皆古乃遼陽文下云。十年改平州爲東京路。貞元二年。改本路。則自天會十年。徙東帥司治遼陽。貞元元年。併隸中都。）遼陽文下云。十年改平州爲東京路。貞元二年。改本路。則自天會十年。徙東帥司治遼陽。貞元元年。併隸中都。）

壬子。平州分東西路。至海陵天德庚午。乃廢東路。貞元癸酉。併廢西路矣。

二年。誅宗磐。詔中外。（洪皓金國聞見錄。宋宣和之時。茲惟無敎。宋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宏。以遵堯之心。漢王之誅。幹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是不可忍。親親之道。有所未忍。）

傳。（周必大跋錄。津點十五年十二月癸酉。讀禮金人謂日。民懷盜宗事成皇帝。乃繫心。稱孤。授首庶人矣。十。檢心稱孤。授首庶人矣。十。檢心稱孤。授首庶人矣。十。檢心

肆予一人，禮成先緒，」基其謹慥；」胶爲唐人，伪飾其辭于兆域之外，卽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聞者稽合禮文，」升謚太宗，」復加美謚，」謚而崇之，惟是錫非其所，」盜竊匪榮，」受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予十月初八日，」祔于思陵，」世」謚在天之靈也，」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日，」監宗卽位也，」案此制紀不載，故補注之。

海陵紀　卒竟政事　下　當加　封岐王　案世紀，大定二十年上曰，岐國用人禮志十九年，詔岐國王亮，海陵后傳，初封岐國妃，合喜傳，詔曰，岐國失道，張仲軻傳，封岐國王。

貞元二年　十一月戊辰，上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與爲淫亂，臥內褻設地衣，裸逐爲戲，初，皆惠民局，高麗進使謝賜生日，是月初皆惠民局，二字當作　十一月戊辰，高麗進使謝賜生日，是月初皆惠民局。案交聘表，高麗謝賜爲戊辰日，此紀文上戊辰，文下謝賜，本自連接，爲海陵記注元文，無庸中間闕入他事，且臥內褻逐，可限以日乎，此必大定史臣迎合竄入者，更雜皆惠民局一事，以彌縫之，而痕跡益露。又與定宋，賈益謙有言自海陵被弒，世宗大定二十餘年，禁近能纂海陵豔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在海陵固爲下流之歸，而鄭子聘猶不得辭其貢矣。

世宗紀　諱雍　上　當加　初名褒　集禮，大定九年正月，省奏檢討到唐會要云，古不諱嫌名，若馮與雨，口口大享于太廟，禮志，三月戊申，奉安武靈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于太廟，禮畢，紀例不書，止書十月大享，因仍之。是也，後世廣避，故諱同音，別撫通避相類字，與故字，七日，夏享太廟，同時行禮，案紀上三年奉安睿宗行奏告禮，紀例不書，止書十月大享，因仍之。蓋是誤犯，只合省諱，各從正音，餘救切二十八字，係正字同音，合通避，尤救切十六字，不係同音，不合通避，勅旨准奏，案此名通避字，不槩見，特不可因更令後，竟削初名。

大定七年　十一月乙丑朔　王伯厚玉海，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元曆推得丁亥歲十一月朔值甲子，有裘伯壽者，言統天曆推是朔當進作乙丑，于是改而正之，案此朔爲大明曆不用紀元之始。十五年　正月癸酉下　案紀文自正月至六月並闕，今據志裘傳等文，考補十三則如右。

甲申朔　宋史曆志，乾道九年，局官言，乾道十年殫曆，十二月已定作小盡，十一年正月一日法癸未朔，果是月，崇天統元二曆，算得甲申朔，紀元乾道二曆，算得癸未朔，今乾道曆正朔小餘，約得不及進限四十二分，是爲疑朔，更考日月之行，以定月朔大小推之，當是甲申朔，今曆官非加精究，直以癸未朔注正月，切恐差誤，請再推步，于是俾皇甫繼宗監視，皆以是年正月朔當用甲申，十年十二月合作大，盡，諸依太史局詳定之，案宋乾道十一年卽改元淳熙，二年爲世宗是年乙未，歲紀上七年十一月乙丑朔，金人已不用紀元法，況于十三十四兩年日食加時先天之後乎，則此朔與宋同無疑。

宋夏遣使來賀　案宋孝紀，淳熙元年十二月壬戌，遣吳琚等賀金主生辰，夏必同交聘裘亦失載。

萬春節，宋夏遣使來賀　案宋孝紀，淳熙元年十二月壬戌，遣吳琚等賀金主生辰，夏必同交聘裘亦失載。

册長白山神爲興國靈應王　案禮志，三月，奏定封册儀物，遣使詣會寧府行禮，王宣紬紵紗縠，有差，級，子固奉命封册長白山，詩，卽此。

四月口口，勅有司，令後每遇太陽太陰虧蝕，並免朝參　案集禮四月十五日勅旨。

口口大享于太廟　禮志，三月戊申，奉安武靈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于太廟，十一室，至四月十七日，大享太廟，同時行禮，案紀上三年奉安睿宗行奏告禮，紀例不書，止書十月大享，因仍之。

以月　七月丙申，高麗奏趙位寵亂，路梗不通，請由定州入，許之　交聘表云，五月上如金蓮川，七月戊子，至自金蓮川，考金人上陘率于五月，故誤。

以南京留守王蔚爲參知政事　案王蔚傳，拜參政，懇辭不許，紀下十七年十一月能，而傳止書年，不可以月。

十七年　三月辛丑朔，來賀　下　當加　以雨罷　劉祁歸潛志，大定十七年三月朔，高麗使人將見而大雨作，大宗伯張公問郭子通曰，禮當何如，子通曰，哀公問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見者有四，雨霑服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來，尙不得見，況其臣乎，少頃有勅放，朝士大夫服其知禮。

十八年　十月庚寅朔　宋曆志，淳熙五年，金遣使來朝賀會慶節，及正使滿九退，副使宗室溫，通，妄稱其國曆九月庚寅晦，我已丑晦，接伴使檢詳邱密辨之，使者詞窮，邱密傳同，案太宗紀，天會十三年正月丙午朔，作宋乙巳朔，昭德后傳，大定十九年十一月甲寅，宋作乙卯朔，此兩朔雖詳也，世紀，大定七年十一月乙丑，此宋依金朔，十五年正月甲申，此金同宋朔，至太祖紀，天輔元年十二月，遼考甲寅朔，宋作戊申非，哀紀，天興二年九月癸卯朔，宋作壬寅是，此兩紀刊謬，皆與此不同，考是年宋孝紀，十月辛卯朔，下仍書辛亥，金使賀生辰，夫辛亥乃金朔之二十二日，校宋朔先一日，自爲會慶正節，宋辛卯朔，以壬子爲正節，則金使仍不改金朔矣，宋史志傳，未免夸詞。

離宮　初名太寧，十九年五月戊寅，幸，後更壽春，泰安，二十六年四月壬申，幸，二十三年四月壬戌，二十九年七月乙亥，明，二十八年三月甲寅，二，十八年四月己未，二，明昌二年四月辛卯，至明昌二年四月，改名萬寧宮者，地志云十九年建誤。

三月口口朔始朝日　禮志朝日儀，大定二年，謂是年言事者，謂令正旦并萬春節，宜定拜日之禮，有司奉勅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韶姑從南向，案紀例雜餘不入紀，此已廢而復舉者，重其始也。

萬春節　宋夏遣使來賀　案宋孝紀，淳熙元年十二月壬戌，遣吳琚等賀金主生辰，夏必同交聘裘亦失載。

册長白山神爲興國靈應王　案禮志，三月，奏定封册儀物，遣使詣會寧府行禮，王宣紬紵紗縠，有差，級，子固奉命封册長白山，詩，卽此。

四月口口，勅有司，令後每遇太陽太陰虧蝕，並免朝參　案集禮四月十五日勅旨。

口口大享于太廟　禮志，三月戊申，奉安武靈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于太廟，十一室，至四月十七日，夏享太廟，同時行禮，案紀上三年奉安睿宗行奏告禮，紀例不書，止書十月大享，因仍之。

五月上如金蓮川　案烏古論元忠傳，今夏幸景明宮，紀下九月戊子，至自金蓮川，考金人上陘率于五月，故誤。

七月丙申，高麗奏趙位寵亂，路梗不通，請由定州入，許之　交聘表云，

以南京留守王蔚爲參知政事　案王蔚傳，拜參政，懇辭不許，紀下十七年十一月能，而傳止書年，不可以月。

十七年　三月辛丑朔，來賀　下　當加　以雨罷　劉祁歸潛志，大定十七年三月朔，高麗使人將見而大雨作，大宗伯張公問郭子通曰，禮當何如，子通曰，哀公問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見者有四，雨霑服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來，尙不得見，況其臣乎，少頃有勅放，朝士大夫服其知禮。

十八年　十月庚寅朔　宋曆志，淳熙五年，金遣使來朝賀會慶節，及正使滿九退，副使宗室溫，通，妄稱其國曆九月庚寅晦，我已丑晦，接伴使檢詳邱密辨之，使者詞窮，邱密傳同，案太宗紀，天會十三年正月丙午朔，作宋乙巳朔，昭德后傳，大定十九年十一月甲寅，宋作乙卯朔，此兩朔雖詳也，世紀，大定七年十一月乙丑，此宋依金朔，十五年正月甲申，此金同宋朔，至太祖紀，天輔元年十二月，遼考甲寅朔，宋作戊申非，哀紀，天興二年九月癸卯朔，宋作壬寅是，此兩紀刊謬，皆與此不同，考是年宋孝紀，十月辛卯朔，下仍書辛亥，金使賀生辰，夫辛亥乃金朔之二十二日，校宋朔先一日，自爲會慶正節，宋辛卯朔，以壬子爲正節，則金使仍不改金朔矣，宋史志傳，未免夸詞。

二十二年。右相致仕石琚薨。致仕石琚官作　唐括安禮。案紀。宰相致仕不書薨。紇石烈良弼傳云。致仕還鄉卒。而紀仍書薨于十八年六月。例似不同。不知紀于良弼左相未經書。能故用在任例薨。此文竟明言致仕。有是理乎。審之乃史官錄本。失去唐括安禮薨卒。而見琚薨亦在是時。遂添入致仕二字。以填四字格者。不知其非例也。考上文十八年八月。以右相完顏守道爲左相。是良弼在任書薨之證。此年右相。乃烏古論元忠。以平章進補者。紀文脫耳。考下文二十三年之能。即得此。安禮在任書薨之證也。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下　宮加　上在上京。案海紀。天德二年正月。以遣遼三國賀使。故不書朔。是年據停三國賀使。亦可不書朔。若書朔。不應無文。直接丁亥字。

二十六年。客省使李磐。（黃國雜志云。金明昌時。將軍同知宣徽院事上輕車都尉賜謚四都剛國伯食邑七百戶李磐神道碑。其文中顯伯食邑七百戶居德富樂井鄉。字仲安。玉田人。墓在縣城東北。）磐璋傳。磐即大興少尹李天吉子。奉表如東京賀世宗即位者。實宇訪碑錄。明昌三年立。即此。

二十八年。禁糅禪瓢禪。（邸律楚材泌然居士集。四游錄序四城九十六種。北方見虛瓠白摘香之徒。陶氏之鄉也。張昱靈下曲。周亞夫軍中。出入內門敬飾盛。）案此習至蒙古始盛。

章宗紀。明昌元年。尚書省奏。誠太學生員。詔仍舊。案元史爺宗傳。客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費顯豈少哉。其言甚善。卿此紀失書。

四年。四月朔。幸興陵。崇妃第。始舉樂。案是日章宗始釋孝懿皇后喪服。必以葬王從葬立爲趙王後。故有此事。紀略耳。說詳後泰和二年。

五月癸未。久雨。禁屠。（金石文字記。古汴州五龍祠碑。亦是。）明昌元年。尚書省奏。誠太學生員。詔仍舊。案元史爺宗傳。客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費顯豈少哉。其言甚善。卿此紀失書。

承安四年。尚書省奏。誠太學生員。詔仍舊。案元史爺宗傳。客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費顯豈少哉。其言甚善。卿此紀失書。

五月癸未。久雨。禁屠。（金石文字記。古汴州五龍祠碑。亦是。）明昌元年。尚書省奏。誠太學生員。詔仍舊。案元史爺宗傳。客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費顯豈少哉。其言甚善。卿此紀失書。

章宗紀。明昌元年。勅外路求世宗御書。（世宗顯。作　世宗。）案瀛水集。顯宗御書藏祕閣。銘云。建我顯考。天錫孝德。光賁于臣庶之家。有司其蔡上。凡諸金石。宜視所獲。即此。

四年。四月朔。幸興陵。崇妃第。始舉樂。案是日章宗始釋孝懿皇后喪服。必以葬王從葬立爲趙王後。故有此事。紀略耳。說詳後泰和二年。

五月癸未。久雨。禁屠。（金石文字記。古汴州五龍祠碑。亦是。）明昌元年。尚書省奏。誠太學生員。詔仍舊。案元史爺宗傳。客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費顯豈少哉。其言甚善。卿此紀失書。

承安四年。尚書省奏。誠太學生員。詔仍舊。案元史爺宗傳。客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費顯豈少哉。其言甚善。卿此紀失書

·案柏鄉縣尉圖碑後·有皇統觀察使從郎詩刻·見河朔訪古記·郎此·紀亦失載·又錢傳云·與審官院寧審大中濫官·除授事·不云縣令·考之錢降節度·大中遷縣令·自關七年多事·此八年正月復記受杖諸人事·兩人不受杖故也·

閏月·宋志·閏正月·誤·當三月·大理評事·閻承翰·言·統天曆來年閏·當以諸人所遷層·令總書當閏之月·是年八月·如當閏·則層外國·而三載月之閒·其都至瓜瓞·令年八月·如當閏·則層外國·而三載月之閒·完顏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審約都統楊珪·爲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效·誘友直等執之·壓所招千餘人納仗·阬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絕·安撫司以便宜族友直等·至是以狀聞·乃賜八斤及被害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賜錢三百貫·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皆鼎·言利害十三事·長勝軍都統楊珪伏誅·案此爲宋曆差·而改從金閏四月者·考宋高宗紀·建炎三年八月·天會七年·紹興五年二月·又十年六月·海陵正隆四年誤·又廿九年六月·睿宗天眷三年誤·又十三年·宋紹定三年二月·真宗正大七年誤·又熙宗天會十五年十月應有閏·而宋高紀紹興·推其甲子·皆得三百八十四五日·大抵無閏不書·惟宋寧紀·崖元六年二月·安宗正大五年·亦誤·此非無事·自是癸卯文上脫誤·若太宗天會四年十一月·宋欽紀·靖康元年同·紀聞拾遺作閏八月·乃丁氏譌記·

衛紹王紀·改武定軍節度·案改官見章宗泰和七年·當有率詔受蒙古貢幣不禮諸兵·詳金源劄記·與本時注·等事·紀文諱耳·

大安元年·大赦·下·當加·追尊皇妣李氏爲光獻皇后·傳·案衛王記注亡失·此從王百一朵摭外·據傳·錄及宋紀再補二十六字·宋紀此文略去·

譙王·下·當加·宛王永升爲夔王·傳·

爲太保·宋·當加·是歲以皇子胙王從恪爲右丞相·左丞孫鄂康·右丞獨吉思忠·同爲平章政事·以知興中府承暉爲御史大夫·又·

又·宋·當加·始稅間架·王維翰傳·

二年·十二月辛酉朔·疑作乙卯·案是年日食·宋在六月·紀在此朔下者·不足校·蓋王百一朵據司天災異十六條中必載此事·而失其月朔·不能定·若用是歲云云例加入·未免形陋·故用古人歲終書閏例注入·似爲月雖差而年尚合·且因比年災異太多·此食反視爲故事耳·袁新錄引李氏云·此朔當在前一年·其說實本監本天文志·特文下災變多閏二年·則志中元字乃二字之譌·要之止定朔當爲辛酉則可·而日食反差一年·此乙卯上據宋紀九月丙戌朔·下據本紀三年正月乙酉朔·改爲疑朔·

魏王·末·當加·是歲譙王永功進封越王·傳·

三年·屯古北口·下·當加·詔中都西京路及清滄州並免今年賦稅·程·卓使金錄·

端能·宋·當加·是歲平章孫鄂康致仕·賈益謙爲參知政事·傳·

崇慶元年·封册·末·當加·是年命參知政事梁燧·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修章宗實錄·張行信傳·

至寧元年·王維·下·當加·翰·傳·

參知政事·下·當加·左丞徒單公弼爲平章政事·傳·

宣宗紀·貞祐三年·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防禦使溫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市·平涼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圍集州民·號忠義屯·都統府·相擾爲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顏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審約都統楊珪·爲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效·誘友直等執之·壓所招千餘人納仗·阬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絕·安撫司以便宜族友直等·至是以狀聞·乃賜八斤及被害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賜錢三百貫·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皆鼎·言利害十三事·長勝軍都統楊珪伏誅·詳金源劄記·與本時注·初·京兆治中李友·當作公··撫中·直至華州·結同知防禦使溫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市·平涼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圍集州民·號忠義屯·都統府·相擾爲亂·殺其防禦判官·涼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圍集州民·號忠義屯·都統府·相擾爲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顏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審約都統楊珪·爲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效·誘友直等執之·壓所招千餘人納仗·阬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絕·安撫司以便宜族友直等·至是以狀聞·乃賜八斤及被害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賜錢三百貫·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皆鼎·言利害十三事·長勝軍都統楊珪伏誅·案此爲宋曆差·而改從金閏四月者·考宋高宗紀·建炎三年八月·天會七年·紹興五年二月·又十年六月·海陵正隆四年誤·又廿九年六月·睿宗天眷三年誤·又十三年·宋紹定三年二月·真宗正大七年誤·又熙宗天會十五年十月應有閏·而宋高紀紹興·推其甲子·皆得三百八十四五日·大抵無閏不書·惟宋寧紀·崖元六年二月·安宗正大五年·亦誤·此非無事·自是癸卯文上脫誤·若太宗天會四年十一月·宋欽紀·靖康元年同·紀聞拾遺作閏八月·乃丁氏譌記·

衛紹王紀·改武定軍節度·案改官見章宗泰和七年·當有率詔受蒙古貢幣不禮諸兵·詳金源劄記·與本時注·等事·紀文諱耳·

大安元年·大赦·下·當加·追尊皇妣李氏爲光獻皇后·傳·案衛王記注亡失·此從王百一朵摭外·據傳·錄及宋紀再補二十六字·宋紀此文略去·

譙王·下·當加·宛王永升爲夔王·傳·

爲太保·宋·當加·是歲以皇子胙王從恪爲右丞相·左丞孫鄂康·右丞獨吉思忠·同爲平章政事·以知興中府承暉爲御史大夫·又·

又·宋·當加·始稅間架·王維翰傳·

二年·十二月辛酉朔·疑作乙卯·案是年日食·宋在六月·紀在此朔下者·不足校·蓋王百一朵據司天災異十六條中必載此事·而失其月朔·不能定·若用是歲云云例加入·未免形陋·故用古人歲終書閏例注入·似爲月雖差而年尚合·且因比年災異太多·此食反視爲故事耳·袁新錄引李氏云·此朔當在前一年·其說實本監本天文志·特文下災變多閏二年·則志中元字乃二字之譌·要之止定朔當爲辛酉則可·而日食反差一年·此乙卯上據宋紀九月丙戌朔·下據本紀三年正月乙酉朔·改爲疑朔·

魏王·末·當加·是歲譙王永功進封越王·傳·

三年·屯古北口·下·當加·詔中都西京路及清滄州並免今年賦稅·程·卓使金錄·

端能·宋·當加·是歲平章孫鄂康致仕·賈益謙爲參知政事·傳·

崇慶元年·封册·末·當加·是年命參知政事梁燧·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修章宗實錄·張行信傳·

至寧元年·王維·下·當加·翰·傳·

哀宗紀。正大元年詔諭百官。王・陳玉公曰・嘉謀嘉話・李論林統叙一日・興社留此如在朱・邵中當・召公而來・已而某某五百餘字・爲減監百官・草詔稱・上道當・筆者壓事・我天誤・祖翁入供職・有持不易稱者・公遂立・其間曰・朕新即大位・謹視萬・國・不貳爲未明・政統尤慎多聞之・功・能附文武・參考・每內外于庶務・上下國心・始終託于疾病・以副之遺大投艱之智以成・風共事至于・統・紹庭・深惟百・凡御等勤勞之意・世事不忘・果聖謨・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船田・力稽而以爲臣・亦體平之・爲・復子・・強未有敵・期圖以不安而・家正可・保超・營之・臣・城力面・姑息以攀政・如・既之風・方・股・念・時丁多・宏・以・德・昭功・明訓・・等・朝・夕・在公・可・奉・豈・宜・玩・使有寬・裕之良・于・官・必・思・安分于・念・此功・臣之部伍・帶・率・勞・不先・計于公・私・凡・我有官・口・口・遊・仇・隙・事・誠・開・生・于・是・懼・受・朝・廷之・任・賢・勉・慥者・利・國・室・與・謀・于・各・勤・復・職・・名・核・實・驗・實・家・嘉・致于・爾・請・・公・勤者・當不知・取・予・出納之・間・拘・強・謹・不當・指・陳・益・而・營・私・計・涉・于・重・于・大之・而分・國・・司・農・小・而掌・兵・庫・不可・紊・亂・當・伸法・・要在・決行・・毗呼于・二月・四年四月・五年・十月・六年正月四月・七年二月三月・無文。二年二月三月六月・十三年二月九月・四年四月・五年・十月・六年正月四月・七年二月三月・八月・等皆無文。因疑曠思帝紀之失載。又白撒傳。元光後至正大初。闕四年事。合冀傳。凡闕八年事。亦疑壬辰雜編之脫文。要之皆非也。蓋自宣宗末造。闕封府報衝聲。已在百官朝拜之後。張行信許道真言事。皆不及前弛慢之風。積習既久。況是時蒙古西征。宋兵亦罷。中原無事。文恬武嬉。坐俟國亡。豪不知怪。此詔爲哀宗勵精出治之始。欽叔代言。確能指出宰刑典選數條。並及養賢考時。閑邪逐諂弊。可謂切中朝臣利病。惜乎徒托空言。無補國是。紀傳皆不採。故補注之。

四年　六月。進士第下　當加是月夏國亡。案西夏傳。正大三年七月。德旺死。明年。壬戌。二夏國亡。交聘表。是年夏遣精方醫使王立之來。未及復命。國亡。元太祖紀。二十二年丁亥六月。夏主李睍降。宋史夏國傳。丁亥秋爲大元所取。夏國亡。

天興元年。案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爲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間。無非盜。不可往。東行之議遂決。（昌下爲上當加請兩字。）幸便。白撒主西幸。白撒主東護。慢此順文。則忽斜虎亦勸東幸矣。非也。乃脫字耳。

世紀補。顯宗紀。帝多猷。（案禮守國儀・皇太子起居表。閭固暖東如何・勸言來往日・又卿亞玉有從顯宗皇帝幸龍泉事清劇・）

天文志。承安三年正月己亥朔日食。（海南衆・太乙三代度師簡公表云・承安改元・父老憶災・請師作雖于神霄宮・）案宋寧紀慶元四年不載。

大定二十一年。七月注以下史闕。當加十一月丁亥月食。案曆志序云。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司天校曆。宋志淳熙八年十一月丁亥同。今據補。

明昌二年。十二月戊子。木金相犯。（張行簡陳云・按欽在危十三度・道用新曆在十三日・二年興定三年。十一月乙巳月食。當作丙午。案志中月食不同。其在十五日者。（天德三年二月丙辰・元二年十一月甲子・・正歷五年正月甲午・六年七月乙酉・・十一月丙申・大定四年六月丁酉・十二月乙未・三年九月戊申・承安元年八月壬戌・二年二月己未・三年七月庚戌・七月戊子・大安元年六月丁丑・・十月乙亥・・二年六月乙卯・貞祐二年二月庚戌・八月丁未・興定元年三月癸亥是也・）在十四日者。正歷三年二月辛巳・廿六年三月壬辰・貞祐三年十一月壬子是也・）在十六日者。（天會十二月丙戌年・十二月乙巳・大定廿九年十二月辛丑・明昌三年四月丁巳・五年十月癸卯・承安三年正月甲寅・五年五月庚午・泰和二年五月己未・興定二年十一月壬子是也・）此日據宋志作丙午。上溯癸巳朔。亦當爲十四日。若作乙巳。則十三日矣。有是理哉。

五星並見于西南。案宋寧紀天文志皆無。史楊雲翼傳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即此。

曆志序。楊級始造大明曆。案自遼統和以後。中歷金源下及元至元以前。北中沿用祖沖之大明曆。然大明其號。非其術也。級法當起演紀上元庚寅。距今天會丁未。五年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年。皆錄解題云。金大明曆一卷。天會（元作大定）十三年所爲。積年三億以上。其揆可知是也。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宋徽紀。崇寧五年五月丁未頒紀元曆。遂曆志圖考。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玉海。崇寧二年。命姚舜輔等。復造新曆。親崇天誠六十七刻。元曆志序。許衡等以謂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損。皆未嘗測驗于天。李謙曆議。以大衍宣明紀元疏天大明授時六曆。考驗春秋以來多至日刻。疏密四十九事。紀元大明所定冬至甲子。無不同者。惟陳太初丁酉略差耳。演紀上元甲子。距今大定庚子。二十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案此趙知微重修曆元也。元志庚午曆作七百五十七年。非。

貞祐三。案紀元此下有歲閏。即上通閏。又有月閏。即十二歲閏也。惟閏限大明無此法。考紀元閏限。以月閏減朔實。得數。則以十二除通閏。即得月閏。以減朔實。亦得數。爲大明閏限也。

諸曆赤道宿次。就立全度。頗失實數。今依宋朝渾儀校測。距度分。定太半少曆爲常數。校之天道。最爲密近。如考唐用唐所測。考古用古所測。即各得當時宿度。（六十一字・右東方七宿・後加入・）案亦道宿度文後。必有總結數語。如下文黃道宿度後。即有前黃道云云一段。此曆例也。本志脫刊。今從紀元文申采補。若據文內有宋朝字。疑爲大明元文。此說未是。蓋宋字乃本字之刊誤。然在紀元固非。在此志恰合也。

日行積度及分。下當加注先以日甚中積經分爲約分。然後加減之。餘類此者依而求之。（據庚午曆・）

地理志序。建五京。（上京路會寧・東京路遼陽・北京路大定・西京路大同・南京路開封・）案考異引大金國志云。京都六。留守司五。上

等二處中等四處。既云五留守。安得有六處耶。不知中都大興自爲總管府。故直云建五京。又此文與考異殊有不合處。非敢立異。本無事于操戈。不欲苟同。或難透于掾樹平心論之。但求公是爾。

十四總管府。咸平路咸平・中都路大興・河北東路河間・河北西路真定・山東東路益都・山東西路太原・河東南路平陽・京兆路京兆・鳳翔路鳳翔・鄜延路延安・慶原路慶陽・臨洮路臨洮。案宮志云。大興府尹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車駕巡幸。則留守留守可知。總管其留守其留官也。

是爲十九路。案考異引國志。十四總管。有臨潢。撫大興。以爲多臨潢一路。可合二十之數。非也。史志止十九路。臨潢即北京。自興大定府同爲一路。此志據大定後已罷路。降總管而爲散府矣。俗本于二十路中復有熙河秦鳳等字。尤謬。

散府九。北京路廣寧府・興中府・臨潢府・河東南路河中府・山東東路濟南府・彰德路彰德府・案考異引國志。散府八處。史云九者。并臨潢數之。此說是也。又志中中山府亦稱定州。而復府無牟可考。未免疑節鎮爲散府。第國志選志皆言定州。志文似譌。

節鎮三十六。鎮州利涉・義州奉國・德州平原・棣州厚德・濱州渤海・恩州武城・博州聊城・冀州信都・滄州清池・景州蓨縣・深州饒陽・祁州鼎・趙州平棘・冀州信都・磁州滏陽・洺州永年・相州安陽・威州軍事・隆州巨鹿・邢州龍岡・濮州鄄城・濟州任城・單州單父・曹州濟陰・鄆州須城・兗州瑕丘・泰安州奉符・徐州彭城・宿州蘄・泗州臨淮・同州馮翊・華州鄭・解州聞喜・絳州正平・陝州陝・虢州弘農・解州安邑・河中府河東・晉州臨汾・隰州隰・石州離石・汾州西河・嵐州宜芳・寧化軍寧化・平定軍平定・岢嵐軍岢嵐・忻州秀容・代州雁門・保德州保德・豐州天德・振武軍振武・東勝州東勝・鎮西府鎮西・德順軍德順・鎮戎軍鎮戎・西寧州西寧・積石軍積石・河州安鄉・洮州臨洮・岷州和・通遠軍通遠・蘭州金城・會州會寧・威州威戎・保安軍保安・延安府延安・鄜州洛交・坊州中部・丹州汝・綏德軍綏德・葭州葭・寧州彭原・慶陽府慶陽・環州樂・慶州華池・乾州奉天・邠州新平・涇州保大・鳳翔府天興・京兆府京兆・同州馮翊・華州鄭・商州上洛・耀州華原・鳳翔府天興・京兆府京兆・同州馮翊・華州鄭・商州上洛・耀州華原・河南府河南・鄭州管城・汝州梁・孟州河陽・陝州陝・虢州弘農・解州安邑・河中府河東・晉州臨汾・隰州隰・石州離石・汾州西河・嵐州宜芳・寧化軍寧化・平定軍平定・岢嵐軍岢嵐・忻州秀容・代州雁門・保德州保德・豐州天德・振武軍振武・東勝州東勝・鎮西府鎮西・德順軍德順・鎮戎軍鎮戎・西寧州西寧・積石軍積石・河州安鄉・洮州臨洮・岷州和・通遠軍通遠・蘭州金城・會州會寧・威州威戎・保安軍保安・延安府延安・鄜州洛交・坊州中部・丹州汝・綏德軍綏德・葭州葭・寧州彭原・慶陽府慶陽・環州樂・慶州華池・乾州奉天・邠州新平・涇州保大

古必刺・永成傳金置必刺・永升傳按出虎必刺・徒單鎰傳撒合必刺・完顏伯嘉傳訛魯古必刺・僕散端傳火魯虎必刺・完顏仲元傳洩垂必刺・完顏蒲剌都傳按出虎必刺・烏林荅與傳訛魯古必刺・烏林荅完顏合達傳訛魯古必刺・凡此猛安謀克者皆是。又徒單貞傳武黑訛剌。章宗時・當即必剌之轉。至歡都傳有踏也・。

中都路。張匯金節要云・燕山之地・昌州之西北・乃金坡陽・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隸州之西北・乃金坡陽・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隸州之北・乃古北口・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即金人來路也・

改爲中都。元一統志・舊城中東南西北二隅・坊門之名四十有二・西開陽坊・宣中坊・南薰坊・北拱極坊・廸吉坊・平坊・美俗坊・廣源坊・北永平坊・永安坊・延慶坊・南拱極坊・順中坊・西順中坊・歸厚坊・業薩坊・虛樂坊・翔鸞坊・靜安坊・鵬舉坊・會仙坊・時和坊・四隅澄清坊・定功坊・幸市坊・都都坊・通和坊・時雍坊・四隅澄清坊・奉先坊・宮義坊・來遠坊・東北二隅・德坊門之名二十・東曲河坊・親仁坊・東華坊・玉德坊・咸寧坊・爲美坊・南薰坊・東鵬舉坊・銅馬坊・仁坊・順化坊・敬客坊・南春熙坊・北春熙坊・齊仙露坊・案此四隅六十二坊。爲金源中都各坊之名。六十字・當作大興府上晉幽州。遼會同元年。陞爲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爲永安。析津府。天會七年。大興府上。晉幽州。遼會同元年。陞爲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爲永安。析津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時屬河北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貞元元年・當作貞元元年改曰永安。二年更今名。當作大興府上。案此四隅六十二坊。爲金源中都各坊之名。

管都轉運司。車駕巡幸。則留守司。案志文頗宜疏漏不可據。析津文上永安二字。初疑衍文。考諸他書。得數事。按知爲海陵所立之號。元好問續夷堅志云。海陵天德元・當作貞初卜宅于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爲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志・東平府汶上縣注・・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更・・河南永安縣曰芝田。志・河南府芝田縣注・・本名永安・貞元元年更・・坊曰長寧。元一統志・舊燕城四・又元耶律楚材庚午元曆步晷漏篇云。冬至永安晷漏。又世宗紀。大定十三年。語宰臣曰。海陵遷都永安。是貞元首改永安。稚有明據。緣海陵此名。改止年許。而史家于本紀貞元改元文下。漏去此事。直書改燕京爲中都。府尹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都轉運司。車駕巡幸。則留守司。案志文頗宜疏漏不可據。析津文上永安二字。初疑衍文。考諸他書。得數事。按知爲海陵所立之號。元好問續夷堅志云。海陵天德元・當作貞初卜宅于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爲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志・東平府汶上縣注・・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更・・河南永安縣曰芝田。志・河南府芝田縣注・・本名永安・貞元元年更・・坊曰長寧。元一統志・舊燕城四・又元耶律楚材庚午元曆步晷漏篇云。冬至永安晷漏。又世宗紀。大定十三年。語宰臣曰。海陵遷都永安。是貞元首改永安。稚有明據。緣海陵此名。改止年許。而史家于本紀貞元改元文下。漏去此事。直書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二年途撫復改之文。宰此志刊本頗宜中。尙有未盡抹去之字。稍可援據。乃悟志文貞元元年更名者。永安也。大興縣注中貞元二年更名者。大興也。且其文例。全與各京路首府志載不同。尤屬疏漏。發疏其沿革。並詳官制。以考定其文。

六年割隸合。未免失檢。

山東東路。海州。宋謂之鎮海州。爲東時・當作貞初卜宅于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爲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志・東平府汶上縣注・・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更・・坊曰長寧。元一統志・舊燕城四・又元耶律楚材庚午元曆步晷漏篇云。冬至永安晷漏。又世宗紀。大定十三年。語宰臣曰。海陵遷都永安。是貞元首改永安。稚有明據。緣海陵此名。改止年許。而史家于本紀貞元改元文下。漏去此事。直書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二年途撫復改之文。宰此志刊本頗宜中。尙有未盡抹去之字。稍可援據。乃悟志文貞元元年更名者。永安也。大興縣注中貞元二年更名者。大興也。且其文例。全與各京路首府志載不同。尤屬疏漏。發疏其沿革。並詳官制。以考定其文。

南陽・注・清冷水下・卷注・當加正大三年升爲申州。分內鄉縣地立鎮平縣屬焉。案元地志。南陽府。金升爲申州。有南陽鎮平二縣。元好問遺山集。南陽縣署上梁文云。改錄新州。夾谷士剌銘云。正大三年初設州。鞫公爲刺史。房周卿、齊嘉之、張昉、亦剌甲州王國綱、王鶚、皆同知申州。西夏王立之。申州人。浦阿傅。申裕兩州已降元。郭德海傳。癸巳取申唐二州。又合達傳。會大軍于鎮平。遺山集。寄鎮平縣齋威懷堯酒寄筆壽事寄家等詩。有自鎮平能歸西山樂府。葛端河南志。南陽府西南七十里爲鎮平縣。東至南陽縣界四十里。西至內鄉縣界五十里。南至鄧州界四十里。北至南陽縣界五十里。

河北西路。滑州。本南京屬郡。大定六年。割隸大名府。案太宗紀。天會四年正月。下滑州。渡河取滑州。二月。以二州與宋弔伐錄。是年十一月。黃河議定。河北路指揮有濬撫滑。以地在河南故也。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至十年。宋使范石湖至金。有循滑州詩。注云。在滑州側。積水中。爲河所淪已久。而此乃六年割隸。其間淪河改道。幷南北分屬。皆無可稽。惟考大金國志。熙紀云。皇統五年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又上文衛州胙城縣注云。本隸南京。海陵時割隸滑州。始知此州早陷于皇統。復設于海陵。至大定始改屬河北耳。又圖經云。胙城至沙店河南鋪四十五里。沙店至滑州四十里。滑州至滑州二十五里。則滑在河北矣。蓋棣自正隆後歸宋者。與海陵置州似合。又禹貢錐指云。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戚大充金使。孝宗隆興之元二・即世宗之三四。是誤以范使在三四年。欲與本文

濟陽。考異引元于欽齊乘云。金初劉豫割章邱之標竿鎮。及臨邑封圻之半。置濟陽縣。初・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濟陽。允濟遇弒。復復名。衛王事迹。史失其傳。以濟陽永濟之例推之。則濟南府亦當改易。案齊乘之言。臆說也。本志濟陽注中無明文。若眞肇改。則下文濟州。興濟。孟州之濟源。亦應在改例。何皆無之。惟大安詔書。元有興朕名不運紹不必別改之旨。非若永濟務永濟縣連名之改豐圍也。考異引此。幷疑及濟南。未免過信臆說。

京兆府路。案史稱陝西者兩路之名。志列京兆者五路之號。金自收永興秦鳳熙河涇原環慶爲鄜路。至皇統二年。始併秦鳳熙河爲熙秦路。見本紀・宋志・宋爲六路。金併四路。大定二十七年。復分熙秦爲鳳翔臨洮兩路。此志五路本之。其稱五路者。惟見石抹元毅傳。餘傳咸稱諸路。如張中孚傳・咸稱一路。如統軍・提刑・宣撫・都總管等傳・如統軍・招討等文上皆是・・都轉運司。始分陝西東西兩路。如丁暐仁・程琳・李偉・李完等傳・大定十七年。詔免十路租稅。亦作兩路。大安三

年。簽南路鈐崇慶元年東路。元光元年西路。正大四年東西路。大抵明昌以後諸列傳。來有目及五路者。其東西界至無明文。惟宮志。百官俸給。從九品文內有東路德順州西路原州之說。約略如此。

京兆府。興平。案潤堉雜著。興平關本設。古今名臣畫像。皆曰興平關本。初不解其旨。近讀陵吉伸和遷予。親歷關李廟公東坡等像。曰。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實開諸進士武功張激君美云。金大定間。某人自秘書郎出宰斯邑。慕取平日讀書論政之眞像而圖彩之。金大定間本之日。案此乃逸事頗雅馴。故附入。

耀州。鎮二下　當加富平。案宋志。永興軍路耀州富平縣。元志。奉元路富平縣。遣山集。朝散胡公碑。有富平主簿。考此州下不見改革。不應脫載。

河渠志。二十六年八月。劃戶部侍郎王寂爲蔡州防禦使。案寂字元老。有拙軒集行世。是年爲大定二十六年。

丙午。寂自被黜後。卽於殘冬抵蔡任。（集中還歸詩。可證。）初到明年三月。得赦音。（世宗紀。二十七年三月癸卯朔。萬壽節。辛亥。皇太孫受冊。赦。還國詩。丁未。肆告等詩。可證。）至明昌元年內召。（集中有謝帶銙表。爲中都轉運副使。明昌三年。致仕。章紀。五年正月。後擢禮部尚書。章紀。泰和元年。卒。本傳。）前後歷官一十二年。

二十七年。滑州河水入城。（秋潤東。烏速部補。北泛。滄州城。水至浮圖第一級。此先事之驗也。）案文止四十二縣。其間不啻倚縣者。（河南。州七。同。縣。鄭。滑。濟。陝。四府。鄧。河南。河中。十六州。曹。濮。單。兗。徐。泗。唯。隨。單。解。閿鄉。澤。潞。四十四縣。延津。封邱。胙城。封。開。滑。浚。胙。武陟。修武。汲。新鄉。獲嘉。原武。陽武。滎澤。河陰。鞏。偃師。鞏。洛。宜陽。登封。新安。澠池。河清。孟津。河東。河內。溫。武。濟源。王屋。陽城。垣曲。翼城。絳。平陸。芮城。）如滑之黎陽。陝之陝。皆倚縣。應有河防。又開封之陽武。皆州之東明。定陶。恩州之武城。皆倚設捕官者。必有脫載。

用二十萬工。（十當作千。）案下文歲役五十日。五年畢工。計每日當用八萬人。較之十二年（六十六萬工。）六十萬工。（十八萬工。）二十年（一百七十九萬工。）六千餘工。（二十九萬工。）相去甚遠。眞大役也。

滄渠。恩州之臨清縣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滄州之清池南皮。恩州之臨清縣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滄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案文止五州。係脫載。據地志補。

禮志。皇帝版位。（玉涅大唐郊祀錄。雒簡云。凡郊廟行事。版位皆黑。質赤文。天子方一尺二寸。厚三寸。太子方九寸。厚二寸。公侯以下方七寸。厚一寸半。皆題某官某品位。卒祭設之。案宮志。奉禮郎掌設版位。

功臣配享　天德二年配享功臣。案諸功臣與傳合者。斜也。呆幹魯、阿思懣忠、斡離不、宗翰、婁室、銀朮可五傳。皆不書。更考幹魯古、蒲家奴兩傳。並云是年配享太廟。則不止十人。

習失。（當作習不失。）案習不失傳。明言大定三年配太廟。蓋此文中二人之名。始結互錯。（下八年。明昌八年。）

四年。（同。考異未檢及此。其兩辭不失云云者。不足據。王彥潛撰婁室碑。亦訛智失爲智不失。思敬傳同。）圖畫功臣。案志主配享。及圖畫佩證。（催撒改、宗雄、韓企先三傳。配位封爵贈證圖像四事全載。三爵佩證配者。宗翰、習不失、銀朮可、撒離喝也。爵證圖者。習失也。兩爵爵證者。宗望、闍母、斜也、希尹、幹魯古也。配爵者。宗弼、婁室、阿离合滿也。止賚爵者。完顏忠、勗遂宗也。全不賚者。幹魯也。）

二十二年。增皇伯太師遼王斜也。撒改宗幹宗翰宗望。其下以次列。（王下當加宗幹。）案世宗之與斜也。乃皇叔祖。不合稱皇伯。又斜也等並已見上左右廡。不合實增。又此撒改下忽有宗幹名。而上文無之。始知皇伯太師遼王。自屬宗幹。志文脫刊耳。蓋宗幹爲海陵之父。追尊帝號久矣。撫由入圖配之列。世宗是年四月。以削明肅詔中外。本傳。追削後卽封皇伯太師遼王。（兩遼王當容。）追改遼次右廡之一。宗幹左二。宗翰右二。宗望左三。所謂其下以次列也。下文明昌定次本此。習失傳同。

金源郡王。紇石烈志忠。案考異云。百官志。紇石烈例封廣平郡王。志忠傳。亦云。封廣平郡王。此稱金源疑誤。非也。考志忠傳。十一年北征。還封廣平郡王。（世宗紀。不書。更考七月宗敍薨後。志忠代征。往返約在十月。又言郊祀覃恩。進封金源郡王。不兩月間。以勞以恩再進封。夫封王。尊之也。廣平改金源。親之也。與程琢以功賜姓夾谷。婆請更賜完顏。見伯嘉及移剌粲家奴賜姓完顏。夾谷清臣賜同本朝人同例。）

著爲令。案志中僕散忠義證武莊。紇石烈良弼諡敏。石琚證文憲。皆失書。又李石、徒單克寧、紇石烈志忠、張浩、紇石烈良弼、宗敍六人。皆明昌五年增配。僕散忠義、石琚、唐括安禮、徒單合喜四人。皆泰和元年增配。不得概列明昌四年下。又丞相襄張萬公乃大安元年配享章廟。克寧復同時改配。僕散端、完顏承暉。乃正大三年配享實廟。則在南京。志并不書。並屬牽略。

金源劄記卷下

于衍慶宮各建殿七間。閣五間。三門五間。乃定世祖殿曰廣德。閣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閣曰光昭。睿宗殿曰天興。閣曰景福。十九年五月六日癸酉。告七日辛亥。祔主禮官三人。每位香案一。祭器席一。拜褥一。酒注一。大勺罇巾全。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增除宮內外。又各設神座。

樂志。雅樂。諧者而用之。（秋澗集。跋龍江氏家傳。司正府君子俊曰。和之爲協律郎。金末南渡。被益經律。編貴經舟而不換。既至作。林慮復舊。蘇愛諸侯。）

（歌曰。入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以卜時之治亂。中興其不覺乎。既固金亡。）案金人議律甚少。史有厭志而無稗志。至南渡尤略。故補。

樂舞名數。元史編述。樂器注云。金大榕寺掌故張珍所著。列代世籍載金制。舞人綵衫口口襖。有貴綉口。左右垂之。貴綉抹帶。其衫以紬爲之。胸背二答。兩肩二答。領後各一（皆彩色綉蓮盤飛之狀。口之于衫。冠以平風。亦有天板口圈天門納言。以紫綃標背。綉蓮盤。領後各五塊。以青白玉石琢相間。）案志文不詳舞人服色。制恐未備。故錄。

輿服志。承安郊祀。（玉堂嘉話。金道隱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當時掌禮者賜千里。中外盛用三萬人。未知文云七千五百四十八人。則王說夸矣。）

幡節。（輟耕錄。按式名曰幡節。黃金捻金白金三等。）

兵志。即此曾也。案此即在京號飛虎軍者。（見宋紀。及白撒傳。）外有陝西勇敢軍。（宋紀。安三年。大華州長勝軍。宣紀。三年。鄜州振威軍。興定元年。邳海決勝軍。又三年。鎮戎敵戰軍。僕散安傳。保德振威軍。古里甲石洛陽怒子傳。）強伸傳。又敕獲軍。（兀林荅胡土傳。）又熊虎軍。（徒單兀典傳。）陝州破敵軍。（又傳。）徐邳義勝軍。（承立傳。）單州鎮安軍。（紇石烈山傳。）息州虎子軍。（裴滿亨傳。）東平宣銳軍。（移剌道山傳。）陝西排韃翅軍。（完顏綱傳。）仲元花帽軍。阿鄰黃鶴袖軍。（僕散安貞傳。）等。志皆略去。

爲總領云。（遼漸誌。汪秀峯收得金宣宗印一。曰提控所築字印。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興定行宮禮部之印。金史百官志。臨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于汴。故有行宮禮部之印。）見提控字。未有以提控爲專官者。案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案提控之名。史中如刊修聖像鎮撫急遞諸門等文上。皆如此二字。乃屬虛文。非若提領提舉之爲實職。又熙宗世宗有詳定詳校所。章宗有講議所。宣宗有招賢所。雖皆立即罷。皆有官稱。推提控所官不經見。今所印可據。知當日必有此稱。史文略耳。考移剌履傳云。乞救按察使專一體究。實差提控。嚴勒禁治。計其時在泰和末年。已有此名。諒無所印。至貞祐南渡。兵力益弱。必倚此軍以爲重。以是禮部始有編號遞給等事。然此所乃專領義軍者。山寨招募。自相統攝。不屬州縣。與正軍不同。故有正官并領此軍者。則以對品敍无。有白身推領此軍者。授以對品官職。其級次自謀克千戶萬戶副統都統提控而上。凡六等。若詔授者。則加宣差字。領軍約四千八百人。總領從宜便宜。又因事各殊其號。此制詳古里甲石倫蒙古綱兩傳。惜此軍多勇猛兇悍盜竊竊亡命之徒。且有乃滿羌渾雜其中。尤喜鈔掠凌奪。初雖建功。卒以致敗。是以胥鼎請別立彈壓訓練等官。李革陳規請總爲將帥。以畀州縣。其意深矣。今考其制。義軍都提控。貞祐二年設。以經略節度副史充。

副提控以同知節度總管兼都統正七品。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謀克雜班。又宮志載入元帥府文下。惜未詳備。故附于此。

食貨志　大定通寶。孔行素信齋類藁云。大定錢背上有卯酉字。吾衍閒居錄云。大定錢每錢重一錢者爲眞。惟酉字在上者佳。藁今所見者。背文載大定通寶四字。上下左右讀之。漫上有申酉字。校正隆差大。楷整亦工。又比從友人處復見大定上申錢。（四年甲申。十六年丙申。）下申錢。（五年乙酉。）下酉錢。（十七年丁酉。）又銀大定錢。色光白。輪郭較大。皆正書。又見泰和重寶篆書當五十者。

銀鋌五十兩　會編宣和五年四月。定奪軍銀。元室遣人將到稱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五十兩五分（注。分謂錢。）者。皆不許受。直到五十一兩。方受。宣和錄。靖康元年十二月三日。金人講和軍金百萬鋌。銀千萬鋌。十五日。開封府等處銘金銀共四千鎰。每鋌各五十兩。粘罕嘗云。京城總七百萬。除高力下戶。南不出金銀一鋌耶。齊東野語。紹興歲幣云。歲前三日。先發銀百鋌。過淮量樣。案集韵。鋌。待頂切。說文。鋼鐵模也。史文中多作鋌。惟禮志末銀三錠。鄱陽傅銀一錠。皆鋌字之譌。蓋錠字始見于元史。

自一錢至四錢　同見銀流轉。（元豐類藁。本朝政要策云。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爲兩。又云。以御書淨化三體錢。肉好合與開元錢重等。）

定其法爲新式。（新之天下。宋律嚴惡。淳化三年。內藏庫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制式。自錢始。則倣于重。輔則國法。物。至眾德中重加參無準式。凡五十一。錢重無準。）而權衡之制益備。（其法取溪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而取準。）以御書眞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以二錢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案此錢爲銖兩之名。宋志已改二銖四粟定一錢。爲分兩之中數。而會編載元宰輔式。尚云五十兩五分五十兩十分。是初年宋用宋法也。此文一錢四錢。及遷志武舉條之重七錢竹筒。則皆從宋式。

入粟補度牒　大定進納寺觀名額。滹南集。清虛侯公銘。大定二年。凡尊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粟賜之。鑾宇訪碑錄云。南魯郡廣嚴院記。洪明院牒。後嵫郡彼岸院記。二年二月。圓教院禮部牒。又九月。泗州禪院并記。又十月。妙因院牒。又十一月。法明院牒。清淨院牒。又十二月。敕賜萬壽院牒。普恩院牒。又無月。勝嚴院牒。又七月。靈泉觀牒。又九月。寶峯院牒。又十一月。福嚴禪院禮部牒。又十二月。龍泉寺碑記。洪福院記。大明禪院牒。證國寺牒。又無月。洪福禪院牒。清涼禪院牒。四年四月。莊嚴禪院牒。又五月。○金石萃編云。陝西牒凡十四。起于大定二年。迄于四年。以後即停止。洪福院牒。又六月。福勝禪院牒。又七月。龍泉院記。又九月。正覺寺牒。又十月。大雲勅黃碑。五年正月。又無月。普照寺勅牒碑。又無月。白蓼郡與國寺記。又五月。普安禪院牒。又八月。寶峯寺牒。（又十月。○海峯寺尚書禮部牒。尚書戶部差委。京兆府發。）

（豐邑縣胡都古平等寺主僧。）安狀告。（見住平等寺。係是古寺。）（據本府長安縣文）字。（奉勅可特賜海峯寺。）（今已納訖合）（先去了。）（當別無執把。）（至准勅。）（故牒。）（乞立海峯寺名額。）（賜會是實。）（須合給賜者。）（大定三年七月日。）（令史向昇押。）（主事安毅權部押。）（奉大夫試大常博士權員外郎劉）（大夫行太常博士權員外郎李。）（宣威將軍郎中郭。）（中奉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中）（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王。）（前住持親教和尚講論百法論勸緣沙門法才置額。）（同爲力營甸監額小師）（祖安。）（大定五年十月十五日。）（滹南集。清虛侯公銘。大定二年。凡尊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粟賜之。）（廣福院尚書禮部牒。七年八月○滹研金石）（萃編云。）（淨加跏城）

清涼院勅牒。（十四年五月。）福勝院勅牒。（十六年正月。）華嚴庵瓶缾大明禪院記。（又九月。）勅賜存留寺碑。（二十年七月。）興教院勅牒。（二十四年。）隆昌寺牒。（二十九年八月。）重脩莊忠廟牒并記。（明昌五年。）鷲聖禪院牒。（又六年。）仰天山文殊寺勅牒。（又七年正月。）

案前所錄等峯寺牒。（前年實記特華編陝四十四牒。）（元編併副錄。皆不得見。）此復從友人處借鈔者。）與廣福牒同年先給。四月後五行刻銜。稍同。潛研跋尾。考定禮部尚書爲王競。甚核。惟考郎中耶律當即移剌道名祓。（本傳。）（改禮部郎中。）（從討高麗。）（在大定二年。）（交聘宋。）（六年使高麗。）（還。）（以漢字譯者曰耶律。）（太常博士劉。）（移剌。）（以契丹字譯者曰移剌。）耆卿劉璣仲璇。（見傳。）此則潛研未檢及處。其云行博士員外郎者。官志散官高于職事。帶行字是也。主事安。（權郭者。）（小異。）（編牒。）官志。禮部主事止二員。殆分掌其事。故有給假者。即有權領耳。又考莊嚴牒文有南征字。是與宋交兵。舉謚云。用兵契丹。說亦未備。又據志文五年悉能而訪碑所載。五年後遷明昌末。尚有十餘碑。因錄止記宋行立石之年。而略其前行給牒之歲故也。

承安二年　賈寺觀額。　寶宇訪碑錄。定州新建圓教院記。（承安三年。）魏夫人賜靜應廟勅牒。（又四年。）劉卿洪洪法寺額牒。（貞祐二年。）普照禪院敕牒碑。（又二年。）神應觀勅牒。（又四年。）案碑錄自承安迄貞祐。皆有之。更考遺山集竹林禪院記。院在永寧之白馬原。龍門俯廣。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則奧定亦有之。蓋國家自承安以後。財用不支。斂爲經費。蕃諸令甲。故自此文後不再及之也。

選舉志　凡詞賦進士。　案天會十年會試題。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淮南子。）（成大族幅部曲。）（十二年會試題。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王維輞川集。）（趙興宗。）（通和。）（曲。）（天眷二年會試題。君子能進人之惜賦。）（雄。）（部曲。）皇統二年會試題。月月得天能久照賦。（同上。）天德三年會試題。天錫智勇正萬邦賦。（同上。）貞元二年會試題。尊祖配天賦。（張昊仁傳。）（御題王業艱難賦。）（部曲。）正隆二年會試題。不貴異物民乃足賦。（忠臣猶孝子詩。）（愛國如飢渴論。）（部子傳。）（任無擇傳。）五年會試題。事不避難臣之職賦。御題賞罰之令信如四時賦。（同上。）大定三年解試題。建官惟賢天下治賦。府試題。立政作人不惟官賦。省試題。夙夜求賢務在安民賦。殿試題。所治臨制則臣民咸服賦。（部曲。）（十三年御試題。周德莫若文王賦。）（遺山集。）（十九年御試題。易无體賦。）（同上。）泰和六年御試題。日舍天統賦。（貢舉。）（改。）大安元年御試題。獲承休德不違康甯賦。省試題。儉德化民家給之本賦。河東府試題。聖人有金城賦。（遺老集。）（志。）至甯元年御試題。臣作股肱弼予違賦。成績紀太常詩。（同上。）又（部曲。）王逢潛望時狀元。是年出文以足言行乃遠賦題。孫用康寬時狀元。是年出仁爲道遠行莫能致賦題。未定何年。

550

又（中州）集・李編甫傳注、三王內恕及人榜、未知爲試題否、

宏詞科、案（南紀）、大安元年五月、試宏詞、（選舉）・興定二年五月十六日、有試宏詞・詩（中州集）・魏搏霄中明昌宏詞、又史公奕再中宏詞、

應宏詞、有章宗鐵券行引、秦王撿查建德降王世充露布、擬賀登寶位表、擬立東宮詔、擬除樞密使制、擬御史大夫讓權密使表、擬除司農卿制、西山晴雪詩（中州集）・魏搏霄中明昌宏詞、又史公奕再中宏詞、

梁持勝宏詞中選、又李欽叔宏詞優等、又盧元、與郭虛、周詢、張復亨同試宏詞、又（歸潛）・詔謂臣作唐用

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爲第一、攷本志、是科明昌元年舉立、在官六品以下許薦試貢、在明昌閒爲

翰林修撰、從六品、此亦當爲宏詞題也、

百官志序、經略司、完顏瀦剌都傳、貞祐初、置東西面經略使、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新設經略、移文

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所統州郡、皆不欲屬經略使、遂能官烏林荅乞住傳、貞祐初、改

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龍地志、中都路平州、（貞祐二年四月）・置此以

中都爲界、分東西面、乃大經略也、又（貞祐四年六月）・置宣撫、更置經略使、張甫傳、（興定二年）・爲中都東路經略

使、三年、張進爲中都南路經略使、靖安民傳、（興定三年）・詔痛除

西爲中都西路經略使、又西京路經略使劉鐸、此分路之經略也、又紀、（貞祐四年九月）・代州醜和尚、（興定元年四月）

・孟州宋子主從坦、（八月）・海州阿不罕、（二年五月）・葉州轉奴、（四年三月）・海州陳兒、（四月）・鄜州段增順、（七月）・滄

州王福、（十一月）・黃陵岡石虎、（元光二年八月）・邳州六哥、及列傳之仲元商州、阿鄰鎭州、蓋單州等、不一而足、此

分州之經略也、案此司爲宣撫所改、又爲節度招撫及知府事所兼、本志不載、故敍于此、

公主縣號　樂安（益都）・清平（大名）・崇（睿宗女降）・蓬萊（登州）・榮安（咸平）・梓（大定十七年）・靜樂（晉州）・寧（女封）・福山（登州）・隆平（沃州）・

封（鍾秀）・懷（惠和）・大定（永甯）・蘄（虞（咸平）・集（避睿宗諱改）・安（爲昭德皇后父徒單公主）・大定（七年）・

德平（德州）・文安（霸州）・福昌（嵩州）・順安（嘉州）・樂壽（蔚州）・靜安（深州）・靈壽（眞定女封）・大甯（臨州）・開喜（解州）・秀

容（忻州）・宜芳（鳳州）・眞甯（甯州）・嘉祥（濟州女封）・金鄉（同上）・華原（坊州）・宜君（鄜州）・

縣號可考者五人、餘不著、史略耳、惟宗弼女永安縣主、不在三十縣數、宗本女混同郡君、宗望女壽甯

縣主、宗幹女永平縣主、不詳地屬、海陵所封昭甯公主（卽徙單）・壽康公主（卽靜）・率取美名、亦非郡縣、又

上號乃郡縣主名、若公主封國、史不著表、附考之、如華國（太祖女）・沈國（太祖女）・見元忠傳）・鄧國（宗幹女）・大定七年）・梁國（見孝懿及本傳）・

遼國（鄧國、宗幹女、皆繡寫阿虎迭、見本傳）・梁國（見孝懿及本傳）・潘國（繡寫阿虎迭、見本傳）・滕國（公主、世宗女）・見明昌元年勒碑）・

濮國（公主、世宗女）・見明昌元年勒碑）・所生所尙皇姑大長公主、見宗室表）・沂國（宣宗所生所尙皇姑大長公主、見宗室表）・

金花（名勝、志云、宗女、未詳、）・恩（未詳、）・遂（封、）・

以上所生所尙、皆可考者、凡二十三人、其不可考者、有曹國（世宗女、見世紀、）・大定十二年十一月、）・豫國（世宗女、見世紀、）・不詳所尙、）・昇國（章宗女、見世紀、）・泰和四年四月、）・不詳所尙、）・

景國、道國（繡寫、）・不詳所出、）・鄧國（繡鳥林荅、）・泰和二年、）・不詳所尙、）・宣國（宗女、）・不詳、）・不詳所尙、）・

梁國（世紀、）・大定十女、）・不詳所出、）・見盧

白黑號姓（案二姓自完顏、溫迪罕（溫迪、）・特（特、）・夾谷（作、）・裴滿（作、）・徒單（克、）・溫敦（溫特、）・亦作夾谷、）・

尤虎（格、）・幹勒（晴、）・把（卜、）・吾古孫（亦作烏古孫、）・裴滿（作、）・徒單（克、）・溫敦（溫特、）・亦作夾谷、）・

阿不罕（二年五月、）・葉州轉奴（四年三月、）・海州陳兒（四月、）・鄜州段增順（七月、）・滄

州王福（十一月、）・黃陵岡石虎（元光二年八月、）・邳州六哥、及列傳之仲元商州、阿鄰鎭州、蓋單州等、不一而足、此

分州之經略也、案此司爲宣撫所改、又爲節度招撫及知府事所兼、本志不載、故敍于此、

公主縣號　樂安（益都）・清平（大名）・崇（睿宗女降）・蓬萊（登州）・榮安（咸平）・梓（大定十七年）・靜樂（晉州）・寧（女封）・福山（登州）・隆平（沃州）・

封（鍾秀）・懷（惠和）・大定（永甯）・蘄（虞（咸平）・集（避睿宗諱改）・安（爲昭德皇后父徒單公主）・大定（七年）・

德平（德州）・文安（霸州）・福昌（嵩州）・順安（嘉州）・樂壽（蔚州）・靜安（深州）・靈壽（眞定女封）・大甯（臨州）・開喜（解州）・秀

容（忻州）・宜芳（鳳州）・眞甯（甯州）・嘉祥（濟州女封）・金鄉（同上）・華原（坊州）・宜君（鄜州）・

縣號可考者五人、餘不著、史略耳、惟宗弼女永安縣主、不在三十縣數、宗本女混同郡君、宗望女壽甯

縣主、宗幹女永平縣主、不詳地屬、海陵所封昭甯公主（卽徙單）・壽康公主（卽靜）・率取美名、亦非郡縣、又

上號乃郡縣主名、若公主封國、史不著表、附考之、如華國（太祖女）・沈國（太祖女）・見元忠傳）・鄧國（宗幹女）・大定七年）・梁國（見孝懿及本傳）・

遼國（鄧國、宗幹女、皆繡寫阿虎迭、見本傳）・梁國（見孝懿及本傳）・潘國（繡寫阿虎迭、見本傳）・滕國（公主、世宗女）・見明昌元年勒碑）・

濮國（公主、世宗女）・見明昌元年勒碑）・所生所尙皇姑大長公主、見宗室表）・沂國（宣宗所生所尙皇姑大長公主、見宗室表）・

金花（名勝、志云、宗女、未詳、）・恩（未詳、）・遂（封、）・

以上所生所尙、皆可考者、凡二十三人、其不可考者、有曹國（世宗女、見世紀、）・大定十二年十一月、）・豫國（世宗女、見世紀、）・不詳所尙、）・昇國（章宗女、見世紀、）・泰和四年四月、）・不詳所尙、）・

景國、道國（繡寫、）・不詳所出、）・鄧國（繡鳥林荅、）・泰和二年、）・不詳所尙、）・宣國（宗女、）・不詳、）・不詳所尙、）・

梁國（世紀、）・大定十女、）・不詳所出、）・見盧

白黑號姓（案二姓自完顏、溫迪罕（溫迪、）・特（特、）・夾谷（作、）・裴滿（作、）・徒單（克、）・溫敦（溫特、）・亦作夾谷、）・

尤虎（格、）・幹勒（晴、）・把（卜、）・吾古孫（亦作烏古孫、）・裴滿（作、）・徒單（克、）・溫敦（溫特、）・亦作夾谷、）・

速列蒲古里斡雷獨鼎拓特盞散撒荅牙阿速撒剌準十谷納謀魯葉速布安照烈望可貴益昆楔望

亞城・蒲速越爲語聲獨虎尤魯磨斐益盞帖暖蘇孛朮孛姓、俱無所見、惟烏

孫孛寨、或係孛朮轉、又如傳目所載、移剌耶律石抹之爲遼姓、伯德瑤里之爲奚姓、大高之爲渤海

姓、固應不入此目、而世紀之蒲察部、國語解之吾魯曰惠、都列曰強、寧哥不見于此目中、未詳何屬、此又

宣撫司、泰和六年、置陝西路宣撫使、節制陝西右監軍右都監兵馬公事、八年、改陝西宣撫司爲安撫

司、山東東西大名河北東西河東南北邊東陝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凡十處、設司使從一品、副

使正三品。（七十九字・宣撫使一員正三品。提刑使減一・以掌教習武事。鎮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審錄重刑。後改安撫副使一員正四品。簽事一員正五品。判官一員從六品。知事正八品。泰和六年。陞使爲從一品。貞祐二年。併山東大名河北河東遼東陝西山西中都河南北京凡十處。使從一品。副使正三品。案此司地志各路不載。且文體不類。無官品。無佐貳。一也。再察陝西・徒單鎰傳・泰和六年・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省河南兼陝西元帥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置受節制・實領方面・上思不用謀臣輔之・由是陞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僕散揆傳・泰和三年・以上京東京提刑司兼宣撫副使・列官爲名・名設安撫判官一員・勸農採訪事爲知前有上京東京宣下帶管副使・前下云・承安三年・以上京東京提刑司兼宣撫使・列官以職名・名設安撫判官一員・勸農採訪事爲一員・正五品・判官一員・從六品・知事正八品・泰和六年・始置・貞祐二年・併山東大名河北河東遼東陝西山西中都河南北京凡十處・使從一品・副使正三品・案此司地志各路不載・且文體不類・無官品・無佐貳・一也・再察陝西・徒單鎰傳・泰和六年・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省河南兼陝西元帥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置受節制・實領方面・上思不用謀臣輔之・由是陞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僕散揆傳・泰和三年・以上京東京提刑司兼宣撫副使・列官爲

知事於上京自餘並於兩處分設。　案自上京東京文下二百三十四字。當按察并安撫事。與上提刑獄宣撫文略同。疑其時在泰和末衆轉運後。在貞祐三年擾按察前。大抵衛王時制。

諸錄錄事。　河朔訪古記云。其定府錄事司。國朝所建立。專理城內。城之外則真定縣所理。案此自是金制已然。上文管巡亦同。考楊邦基傳。中都管巡張子衍。以過皇太子衙仗。立馬不去繳得罪。亦自恃專理城內之意。

宋交聘表。　案此表文成三卷。史官不過按年紀載。文簡事略。幾如士木衣冠徒具形似而已。凡夫與宋兩朝百餘年間。國勢之強弱。兵盟之起伏。稱號之升降。幣帛之增減。書表之倨遜。禮物之隆殺。月日之往還。疆至之南北。使副之銜位。紀傳之異同。舉有未洋。且多謬誤。雖於諸史外自規體例。而於本史中初無發明。校讀之暇。因取宋史及北盟會編。繫年要錄。弔伐錄。中興繫傳錄。恩陵錄。文獻通考。武林舊事。并宋臣諸使錄等書。考而正之。庶使議戰議和。稍見端委。所恨諸多借鈔。摭采不博。加以己巳寓災。稽藏闕墨。一炬而空。比年重加輯錄。挂漏尤多。不足觀也。　又今裝擬以本文爲綱。諸書作注。必須改錄全文。凡例中當創當加改入改作等字。斟恐礙目。俱難注入。故與紀志傳例及夏高麗表文不同。

又金源使聘如宋。自三國外。前與契丹。後與蒙古。亦大有爭盟事在。初擬繫年。補缺裝後。故取契丹國志、遼史拾遺、聖武親征錄、北使記等書。節鈔備採。自四史燬而底册亦亡。所可記者。止有借家奴辭剌乙里只塔忽之往來其間。若東懷國之封儀。龍駒河之名對。都付寒灰。書緘中莫由詳考。痛定思之。難於前盛影事。非不知拾遺可補。而心神不屬矣。可勝浩歎。

后妃。　貞懿傳。宋元好問右丞耶律公墓碑云。二十六年。世宗母貞懿皇后。薨。朝臣右丞耶律公言。往時主上在潛。貞懿皇后以孝聞宮中。故遺訓。常用出家禮。葬不可遵改。爲百世計。必當別葬。撫可議者。尙以人情所已受。朝命。必當別葬。撫可議者。尙以人情所出于母慈。約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約然不渝。令則子爲天子。母后稱制。不得不降。國師之命。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遷門之教。以此盛德。明達。孝而不失。三月世宗生。三月作。是日。案太祖紀。天輔七年三月甲寅朔。將誅昂。世紀。大定四年三月丙戌朔。萬春節。則世宗之生。適在是朔。故鄂王昂傳亦有國慶之語。若作三月。則一諸王孫耳。何獨書國慶哉。

活女傳。　京兆尹。藏室碑。官至僞國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僞學碑。題府尹完顏胡女。即此。金石萃編有京兆府重修廟學碑。銜尙書。作。璞。案此文在復取河南陝西後。爲天眷三年事。即宋高宗紹興十年。宋史孚傳。卒于九年。安得有涇州之戰耶。撒离喝傳但云宋人而已。

毅英傳。　宋吳玠據涇州。

宗翰傳。　執手以勞。　案遼國語解。執手謂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爲勞。若將在軍。則遣代行此禮。如聖宗褒論貫衆是也。史中惟宗雄則太祖親執。此與宗望太宗使勗代行。又宗弼傳撥改之下勞丞相襄傳謀衍之握手同。

左企弓傳。　再遷萊州。三司使事。七十六字當刪。　案金臣傳中雜敍遼事。喻如改嫁之女。嘵嘵述故夫家事。縱稱張皇。有何興趣。且恐聽者亦應耳倦。不如減口之爲愈也。

企弓等猶不知。　案企弓與虞曹康三人。皆由進士出身。致位宰輔。提金之威。畔命改節。史臣曲筆。乃于款降時下猶不知三字。語亦刻矣。他日世宗有言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者。卽指若謔。更致太祖紀。復有橫副張彥忠。此傳不詳。或卽張琳。而遼本傳不載其字。

虞曹康三傳。　全削。　案史臣于企弓傳總敍降事。故三傳略去。專述遼事。不宜率證文上。竟抹去降殺等文。遼使遼官金賜一片模糊。雖起三人于地下自讀之。亦當不解。其不知限斷極矣。不如削併爲合例。

宗弼傳。　而宗雋。下　案南北本皆存空白一頁。今補。

遂爲右丞相用事。揆愼屢有功多。先薦劉豫。立爲濟帝。至是復倡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使稱臣。熙宗命

同離保傳贊。　奚有五。遙里、伯德、奧里、梅知、揣氏。五代會要。五部。一阿沓。二壞末。三奧質。四瓦古。五白。中京北接奚境。遼營衛志。初置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遼史作瑤里。亦作姚里。與伯德氏皆有爲五部。由古北口至中京。北接奚境。遼營衛志。初置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遼史作瑤里。亦作姚里。與伯德氏皆有爲五部。曰遙里。伯德。奧里。梅只。揣里。　案遙里氏史作揣氏。似爲急讀音。姓列傳。奧里氏見遊山集遊漢傑詩序。梅只氏史作梅知。見粘割貞傳。惟楚里史作揣氏。似爲急讀音。姓不經見。

歡都傳。　獨不念愛弟蒲陽溫。　愛弟當作弟。　案下元傳云。上曰。蒲陽溫詐王。元國語解云。幼弟也。此加愛弟語複。

宗強傳。　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　案熙紀。五月己酉。太師宗幹薨。宗強當于是月進拜。改封。然不及四十六日亦薨。傳皆不合。據紀改訂。

宗雄傳。　三月世宗生。三月作。是日。　案太祖紀。天輔七年三月甲寅朔。將誅昂。世紀。大定四年三月丙戌朔。萬春節。則世宗之生。適在是朔。故鄂王昂傳亦有國慶之語。若作三月。則一諸王孫耳。何獨書國慶哉。

活女傳。　京兆尹。藏室碑。官至僞國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僞學碑。題府尹完顏胡女。即此。金石萃編有京兆府重修廟學碑。銜尙書。作。璞。案此文在復取河南陝西後。爲天眷三年事。即宋高宗紹興十年。

毅英傳。　宋吳玠據涇州。

宗翰傳。　執手以勞。　案遼國語解。執手謂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爲勞。若將在軍。則遣代行此禮。如聖宗褒論貫衆是也。史中惟宗雄則太祖親執。此與宗望太宗使勗代行。又宗弼傳撥改之下勞丞相襄傳謀衍之握手同。

宋史玠傳。卒于九年。安得有涇州之戰耶。撒离喝傳但云宋人而已。

左企弓傳。　再遷萊州。三司使事。七十六字當刪。　案金臣傳中雜敍遼事。喻如改嫁之女。嘵嘵述故夫家事。縱稱張皇。有何興趣。且恐聽者亦應耳倦。不如減口之爲愈也。

企弓等猶不知。　案企弓與虞曹康三人。皆由進士出身。致位宰輔。提金之威。畔命改節。史臣曲筆。乃于款降時下猶不知三字。語亦刻矣。他日世宗有言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者。卽指若謔。更致太祖紀。復有橫副張彥忠。此傳不詳。或卽張琳。而遼本傳不載其字。

虞曹康三傳。　全削。　案史臣于企弓傳總敍降事。故三傳略去。專述遼事。不宜率證文上。竟抹去降殺等文。遼使遼官金賜一片模糊。雖起三人于地下自讀之。亦當不解。其不知限斷極矣。不如削併爲合例。

宗弼傳。　而宗雋。下　案南北本皆存空白一頁。今補。

遂爲右丞相用事。揆愼屢有功多。先薦劉豫。立爲濟帝。至是復倡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使稱臣。熙宗命

奉臣議。宗室大臣皆言其不可。獨宗磐宗偉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偉捷愐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捷愐出爲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搆逆謀。情不能樂也。乃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宮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撻懶。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爲燕京留守。封酈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豳王。神土門。封鄫王。斛孛菫。封鄧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襲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興行臺左丞相撻懶等謀反。伏誅。因降封太宗諸子。且下詔曰。燕京留守酈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悉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爲代王。宗固爲判大宗正。三當作六。年。

蕭玉傳。朕欲伐江南。案玉爲海陵腹心。豈有至南京後方論以伐宋事。而議始不合耶。玉與張浩共事。必於海陵弒後。私相附會。以成其說。翼掩後人耳目。史官不察。遂因此議不列于佞倖傳。非也。

劉彥宗傳。執二帝以歸。下當加彥宗表請復立趙氏。不許。案太宗紀。天會五年正月乙未。劉彥宗上表請復立趙氏。不聽。張邦昌傳同。邦昌僞楚。僭位僅三十三日。而伐錄載其表文。此說良非附會。且以錄下必係脫文。否則此語撫著。至案張浩回天錄。載金朝劉彥宗侍中云。一千年後。亦不得說著趙氏。撫案錄云。近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曰。金國止納幣使。爲知復有宋也。此等語皆不足信。

時立愛傳。父承誨。作謚。諫。程卓使金錄云。時諫墓在縣東北二里。本遼人。金貽鎮東節度使兼侍中。金平安時立愛墓誌銘曰。公父諱承誨。楷累巨万。發倉貸人。每折其券。負郭沮洳。常圍行路。創石爲界。人得平步。善慶攸鍾。是生我公。案拾遺引作新城縣志。本此。

韓企先傳。回翔不振。當改作仕未達。案傳筆太文。非史體。或因成草。成取折衷。獎勵後進。推敍士類。鈎別必咨于王。王當作企先。案文上加損益舊章。博通經史。或有上大金皇帝哀二聖二后哀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言上皇帝哀且留下。其餘將去。蓋當時國禀朝廷。節制甚遠。宋人但知東西兩朝廷。進奉而已。及至兩國議和後。親至上京。表文失檢。其人物。彌縫闕漏。密謨顯謀等句。皆全盜碑語。已與史例有違。而此句并下一王字。企先封濮王。碑必作于。且統國。眞稱臣。敗露矣。中州集載正大中李長源從事史院。見新進纂修。輒危坐其傍。大呼曰。君乘輦。大率此等作手。

李成傳末。直書書法解題云。征蒙記。金人則稱將軍。登州割此事大略。趙良弼之于。題其父成降金者也。中州七卷史。學優傳。娶李氏。國初河南尹成之女孫。小時嫁有思致。學優嘗客京師。有所咨之云。百年風物底。誰識到君前。李作詩答之云。即日會嘉。案成以盜起家。而能奮其後。其去孔彥舟遠甚。史臣指爲盜賊之羅榮。以爲不足責過矣。

王倫傳。聞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案建炎通問錄云。以兩桌載朝廷禮物。以二十八桌載使人私覿禮物。紹興通和錄云。所攜禮物六分。粘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到金庭。何以藉手。又云。有上大金皇帝哀二聖二后哀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言上皇帝哀且留下。其餘將去。蓋當時國禀朝廷。節制甚遠。宋人但知東西兩朝廷。進奉而已。及至兩國議和後。親至上京。表文失檢。其稽弊然也。宮鄭公有云。兩國和好。則利歸人主。不和則利歸臣下。此言確盡情事。

傳末。案修史者六人。沙利班。時敏。王理。伯顏。趙孟頫。此人稍識宋人雜著者。故于宋事小詳。但忘其爲金史列傳。與宋何涉耶。盧中傳。又以撻懶宗磐宗偉等事。咤爲罕見。行閒夾序入之。不知諸人自有本傳。何勞載筆。

溫迪罕蒲里特傳。南京路。南當作汴。案金有東南京。平州稱南京。天會四年已更名。汴梁稱南京。貞元元年始建號。是時別無此路。再燕山爲遼之南京。亦安得有此無名兵事。審之究屬汴京。乃史官證用追書法。其病與吾里補傳顯州之作廣甯同。

趙瑋傳。張通古子孫不肖。劉祁歸潛志。記張老溪。時注。溪也。金大行人張通古故居。今爲巫峴所據。

耶律塗山傳。遙里相溫。案相溫當即遼官常袞敞穉詳穩之轉聲。亦見茅齋自敍。致異云。即相公是也。

杲傳。擒其南將撒葛梳等。將下當加遁。等當加又。案文順文讀之。則撒葛梳矣。有是理乎。此史官失檢句法。或係鈔脫。

耨盌溫敦思忠傳。案敦異以爲四字姓。非也。官志。吏部白號之姓。溫敦爲烏春傳。後改在徙單後。耨盌國語解。幹后土稱。麼母稱。麼稱次在撒合烈前。不相連綴。且史中以姓爲名者非一。如夾谷必闌。宣紀四年。與是完顏補察。又九月。烏古論補鮮。哀紀天興二年。所指唐古出。河遹。徙單律納合。安亂。本傳。完顏移剌古。修。剌道。徙單移剌古。幹。勒忠。移剌粘合。傳。白華古里甲補察。郭文振補察移剌都。本傳。阿勒根兀惹。宮奴隸。兀虎移剌答。繪齋。皆是。

永功傳。好法書名蹟。乃入越王府。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越王府所收。趙之二十年。無知者。泰和末。都城圍所在。與文士往來。王妃之弟。往往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見謂爲卿生哀策。門禁重嚴。文士得從又遠山集。寶章小集注云。越邸有柳公權歐陽率更海上。楊虛式乞花等帖。

僕散忠義傳末。案沂公之將材相業。不下婁令公。當史局者。宰得備員載筆。諒必粉墨碑本。妄思作一篇極大文字。無奈筆力究窮。不憑滿紙藏辭。或問究窮在何處。答曰。元妃不係何宗。符忠不見處。於在郡移軍二段倒敘。此筆弱也。兵久不決。與下久無功語複。還軍中與上遞入奚中語複。還入于奚中。與上遞入奚中語複。

忠義還語複。此筆冗也。至于黃馬牛得水草。海陵遇弒。泗濤圍城。以及詞牌犍諜等文。皆所謂蕪詞也。

徒單克寧傳　師將發　當作師自陷泉提後　案忠毅帥後有花道陷泉之捷。克寧以不與戰事。無庸詳敍。若不略用補筆。止云將發。則下文整言乞降。有何關會。列傳中此病甚多。夫免草率。

徙單公不遒傳　文太節。則似在鄧州修律矣。可乎。

崔公淳傳　有被命　當作有被命　有有字衍文。

孔拯傳　元措　元措。係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　十字當作辛　崇妃第以顯宗母弟故魯王孰雄爲妃養子。追封衛紹王子傳　餘勿傳　案宣紀。貞祐三年四月壬子。芮國公從興。宗室表不載。又高霖傳。爲陳王傳。

乃大安初所封者。移刺塔不也傳。爲曹王傳。亦在大安崇慶時。考世顯二宗諸子。皆無此封。則芮國韓曹或卽其勿傳者耶。

蒲察通傳　任國公　案鹽鐵寺滌公開堂就。後題平章政事宗國公淵察通。山左金石志。引宦志避諱易任是也。

馬百祿傳　父柔德。黨禁解。復召用。　族帳部曲錄。馬柔德。字周卿。放宮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宣時坐田彀等欺罔黨錮。貶爲應人。葛王立。復官授刑部員外郎。案孟浩傳不載柔德事。本傳亦不詳何官。故

取范錄補。

完顏匡傳　紹匡先取襄陽　・通鑑十七年。襄陽守城人潰欲・宇自河二年過四江月・・荊湖軍都統趙顧公淳・春・有被命・守襄陽・・・城破・・・

史臣未免不察。

趙秉文傳　十月出爲[王]活者甚衆。（六十六字宜移入宣德敗聞文下）案滏水集、黃河九昭序云、大安元年、予出守甯邊、汎雲櫂記云、大安二年夏四月來滋平定、（滋山縣、游懇泉時注云、閑閑故元銘序入大安庚午來游、）敗聞下、與序記皆合、若依傳文、則大安元年十月覽作泰和二年十月、大安二年覽作泰和三年矣、有是理乎。

金自泰和[五]以是得罪　案元銘無此文、乃作者撥引歸潛志一條、以助波瀾、而不知年代之誤、試問秉文以是得罪、爲虛亞乎、爲獻能乎、無謂之甚。

完顏訛可傳　案紀傳中所載訛可不一、考紀、興定三年十一月、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河北、（正大六年）十二月、詔權簽院事、救慶陽、（八年）二月、十河中府破、權簽院事死之、此葬火訛可也、（正大三年）十一月、召陝州總帥議兵事、（四年）八月、守旺陷、（七年）正月、屯邠州、（八年）十二月、河中破、杖死、此板子訛可也、又興定二年正月、近侍局副使報南師擾、二月、敗宋防山、拔龍門關峰處、三月、敗光化軍、入桐柏境、四月、遣赴遂東訪万奴事、十一月、權右都監、行帥府事、救慶陽、二月、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河北、（正大六年）十二月、詔權簽院事、（四年）八月、召陝州總帥議兵事、（四年）八月、守旺陷、（七年）正月、屯邠州、（八年）十二月、河中破、杖死、此板子訛可也、又興定二年正月、近侍局副使報南師擾、二月、敗宋防山、拔龍門關峰處、三月、敗光化軍、入桐柏境、四月、遣赴遂東訪万奴事、十一月、權右都監、行帥府事、（元光元年）二月、左監軍行帥府伐宋時全副之、五月、軍敗、創官、十一月、同州破、同知節度自盡、即案蹋傳解內族者、（宗別一人、又元光元年四月、）以勸農使簽樞密院事、（又別一人、）張行信權右都監、護糧通州、兵潰、（貞祐二年、別一人、）又傳、爲首領官、發詔量決、（天興二年、別一人、）又傳、爲元帥高陽公、金亡河北、（守純長子封曹王、出質、又別一人、）

正大八年[五]議遣瓌（此段空論河中形勢、）宜宗既遷[王]三万守之、（此段序阿虎帶事、）大兵謀取[王]攻河中、（此段序攻河中事、）四百四十二字、當刪、貞祐初、宜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都河中、主議者以在河剏又無宮室、議遂二年、（貞祐二年、）師都盛內族阿虎帶行帥府事、未幾、繹州破、河中城孤不可守、阿虎帶遂棄之、宜宗累命完復、隨守隨破、至是以訛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既破鳳翔、容宗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時正大八年九月也、案史文雜序雖法、未免顧奴失主、完澶不可讀、故改訂如右。

劉郁曰[王]末、（一百十四字當刪、）案史家全錄歸潛文、不敢竄一字、苟圖文字暢達、可以塞責、誰知茫茫一片、皆不切之陳言、且一傳中用四初字、尤屬無此文法。

紇石烈牙吾塔傳　三年正月[王]馬百餘匹　案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改作）年伐宋、牙吾塔至楚州、不受行省安貞節制、飄進兵、安貞勦奏、詔原之、（盛傳四略宣化、縱兵大掠、行省奏故違節制、擅鞫之、盛入軍、奪其金符、攝之入獄、擬斬以聞、此事宣紀及安貞傳不載、惟見于二傳而本文抹去、則馬牛糧草、皆違制掠奪之物、而奏成俘獲之功可乎、又宣紀、是年四月、牙吾塔開府宿州、傳亦略去、史官止圖順文直寫、全不照料、何以謂之信史、）

白撒傳　邊事益急　案白撒駐平涼、所徵者夏兵耳、正大初、和議方始矣、若京兆鳳翔他邊之急、不過空言鴈資、其材力亦不及此、史臣未免失考。

紇石烈胡山傳　城父令李用宜、不降、（陵川集、金源十節士歌、李獻甫云、士爲有用學、有志終有爲、先生乃不幸、一第宮時危、庸儒苟且皆提攜、奔走望門下、）案內地縣令、（縣得升斗縣、）城父、（縣面只爲妻子計、）命令城父、（縣民得到縣數已至、先生意色不動、）即城榮車白幾何、（不謀畏途益自慎、）南能到縣數已至、（先生守臣職在即城事、）城父胡山、（不謀堵拔樹爲守禦、）一通路輸助人鋤沸、（胡山、）新矢盡更鏃技、（見星盡出拔大林、）圍兵僅得二千人、（人數一樹鳳乃振、）圍百帀何所依、（弓一死、）門樓漸漸屑、（力竭衆覺討一死、）缺血復鏃漸漸屑、（手招付局皆隊死、）諸生不出門、（○實東野語、）手招付局皆隊死、（○城池頗深、）城中有未燒者十餘家、（指落陴、）付官食踰三歲、（平入洛云、）○實東野語、城池頗深、○據此小東京、）

武仙傳末　李俊民莊靖集、和子榮悼恆山公詩云、功名人比漢淮陰、猛虎饑囚困檻、星落旌頭兵似火、雲屯細柳士如林、豈期棋敗亡唇齒、漫倚良平作腹心、酒盡英雄憂國淚、夔風那得不傷今、案哀宗天興狩後、大勢已去、所倚者仲德、武仙兩援兵耳、仲德孤軍自蠻數千里、間關入救、而仙坐擁選鋒、偷安山寨、逗留徵兵、如思烈忽魯魏璠四和白華兀顏六七輩、死不勤王、又殺李汾、庾芝、石珦、三義士、眞一賊耳、莊靖比之淮陰、形于和什、已屬大謬、而元大德間、復有重刻李孝純哀恆山公武仙詩碑、（碑字訪碑錄、正書大德四年、在山西趙城、）殊不可解。

張甫傳　賜姓完顏　宋史李全傳、劉慶福在山陽、與李福互相猜忒、福僞病、慶福不往、張甫者、案厚慶福、約同往問疾、及寢、遍見福臥不解衣、心恐面身已至牀前、牀頭見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福拔刀起傷慶福、甫救之被害、甫者、金元帥高陽公、金亡河北、甫據雄霸淸裏河閒信安、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風互濕、大元兵不能涉、後歸李全者、案甫傳不詳所終、故錄宋事以補之。

張進亦賜姓完顏　元史楊傑只哥傳、己丑（正大六年）、阿虎帶攻信安、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不降、傑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不若往說之、進見其來、怒曰、我斬二使、汝不畏死耶、傑只哥從容言曰、今齊魯燕趙地方數千里、郡邑聞風納降、獨君恃此一城、內無軍儲、外無兵援、亡可立待、爲君計者、不如請降、可保富貴而免死亡、進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張榮實傳、勸州人父進、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壬辰歲、（大興元年、）率所部降、何伯祥傳、太宗定河湖、惟保定壬子昌、信安張進、堅守不下、伯祥生擒子昌、進聞之亦遁、又張臻傳、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猶信安猶爲金守、其主將用之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率敢死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內附、案進爲元臣張榮實之父、困守信安踰十年、皆在移剌不終張甫入宋後事、進雖不與九公之列、而北平之號、必爲正大繼封、史贊復引他將栽洽海昜水二俗、或傳聞異詞耶、故備錄元傳以補之。

張天綱傳　不知所終　陳鑑兩山墨談、孟珙滅金、俘其參政張天綱以歸云云、綱目載其事、宋云不知所終、偶閱長編、（博是德書目、續通鑑長編一百八卷、李燾撰、全文續資治通鑑長編三十六卷、少希德補元年止、英宗治平四年止、宋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充計議官、完顏阿海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

芬靴帶。從之。然則宥罪之後。固嘗受宋祿秩矣。抑老于是職與。

石家奴傳　蒲察部人。　案紀傳所載。多稱蒲察。不稱石家。奴如太祖紀。甲收遼軍于雄州東。太宗紀四年十月。克平定軍。六年十月丁丑。收宋于臨眞。十一月。取延安府。七年四月。取鄜坊二州。幹魯傳。與閤母伐高永昌。翟尹傳。西京降。使守之。宗翰傳。西京復叛。先擒之。又帥師平陝西。婁室傳。追遼帝。以二千騎候敵。又降蒲陽。取平定及樂平。招降遼州及榆次遼山和順諸縣。又命專事陝西。又克丹州。破臨眞。克延安府。降綏德軍及靜邊懷遠等城寨十六。遷守蒲州。西夏傳。軍威戎東皆是也。惟宗雄傳。詔合扎千戶鄙馬護喪。突合速傳。初隸萬戶庭下。紹興十韓奴傳。遣討大石。則稱石家奴。若太宗紀天會九年正月辛亥。之討張万歧。粟傳。克中京後之往迎遼兵稱蒲察者。當別一人。

愛申傳　逸其族與名。　族與官閥。　案官志。吏部自劄姓有愛申白撒。傳有定西州刺史愛申奴失剌。安得云非族乎。

王競傳　作婁室墓碑。　作婁室墓碑。　校。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云。大金壯義王婁室墓神道碑。高八尺八寸。寬四尺五寸。厚二尺二寸。項高三尺。上鐫翰林院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祕書少監廣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彥潛撰文。本政大夫大名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任詢書丹額篆。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考金史、王彥潛姓名附里俱不載。別載王競撰詔作婁室墓碑。以行狀盡其官。謂國史刊正之。其名其辭。與此不符。今碑文纂錄可據。是徵金史之闕略云。　案高鎖據碑跋傳是也。竊意史館撰文。必送太常校勘。無疑為博士。得預此議。故下文有刊正國史時以為法等語。改作為校。應可為潛入解惑否。

王若虛傳　令子忠先歸。　五字當刪。　案道山集。銘文先有嚴公遣子忠偕行。故後有遣歸之語。本文上既已節去子忠事。下文反著此語。是何根據。

武都傳　由海道浙遼東。　案此事為元人海運之漸。又蘇保衡傳。海陵命造舟通州。率師泛海。竟趨臨安。則在前矣。　金人職船。係是福建人倪福造者。是通州福建。已如在濟州福盛縣。伺候閱習。

游裕傳末。　案傳文。凡一千一百言。三十九裕字。三十三海陵。與前昭妃傳三百四十言。十一海陵。十一阿里虎。定哥傳六百七十言。十五海陵。二十四定哥。八彌勒。五排字。徒單恭傳六百七十言。二十三恭字。十四海陵。十九魯。與後乘德傳七百八十言。二十六辭字。十三海陵。烏帶傳四百六十言。十四烏帶。十海陵。大興國傳五百八十言。十三興國。十海陵。徒單阿里出虎傳四百六十言。九阿里出虎。僕散忠義傳六百七十言。九師恭。十四忽七。九海陵。徒單貞傳一千四十言。三十四貞字。十四海陵。李老僧傳二百九十言。十老僧。十海陵。辨同為一副筆墨。不知此種拖沓文法。何自得來。大抵世宗喜暴海陵。蓋以是以史臣多迎合上旨。不厭褒辭。專取明白易曉。便可求得美官。一時遂為風尚。而圭齋

失于刪削矣。

劉完素傳　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盧府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元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　四十一字。當改作。大定中。嘗自序其說云。自漢末南陽張仲景。述傷寒方論。以詔後學。近世朱奉議本之。作活人書。開有未合處。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世人誤似作是。以陽為陰。失其意矣。因編集九篇三卷。勒成一部。名曰內經運氣要旨論。復宗仲景傷寒雜病脈症方論。集成一部三卷。名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且以識病之法。歸于五運六氣之化。謹率經言二百餘字。特舉二百七十七言。獨為一部。名曰素問元機原病式。又著傷寒直格十卷。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傳末。　當加　章宗承安間。詔徵不就。賜號高尚先生。　案河間學。不獨為金源一代偉人。自可卓立千古。作者敘次舉略。并時代不詳。大非知人論世之旨。故取其自序。並附逸事。繫年以補之。

張元素傳末。　當加　大定末。與完素齊名。號曰劉張。時論謂完素用藥。推陳致新。不使稍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苟學者未悉其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後日者多矣。元素用藥。依準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苟學者未窺其妙。則嘔吐之藥。終不敢投。失機後時者多矣。能用其長而無其弊。則庶幾乎。子雲岐子璧能世其業。　案潔古不著書。此採其弟子李東垣評語。應可見潔古之學。自足與河間抗衡當世。

高麗　國王王楷。　案高麗史、肅宗明孝王諱熙。立于丁丑。為女眞睿宗四年。下文有使聘等事。睿宗文孝王諱俁。立于丙戌。為女眞康宗四年。下文有攻戰等事。且入紀收國元年乙未。文孝已在位十年。不應率然以王楷冠首。據始事當云國王王熙。據入紀當云國王王俁。

保越錄序

撐大廈者柱石之功。濟巨川者舟楫之力。況一城萬衆之命。強敵攻圍。呼吸之際。存亡係焉。非良將善守。吾末保其社也。越城爲浙東心膂。臺治所在。敵兵雖睦襲婺。勢益昌熾。虔劉我邊鄙。竊據我州邑。乘勝來攻。中外震懼。賴上天之庇。樞密呂公。以忠勇之資。兼謀斷之略。持重善應。備禦有方。不動聲色。坐退敵兵。其狀危濟險。保安越民。豈但柱石舟楫而已哉。國家自多難以來。名城大邑。相繼淪沒。其間忠義殉國。豈無其人哉。或智有未明。勇有未決。調度或失其宜。攻守或昧其道。變生於不測。勢迫於不得已者。蓋多有之。若公之以孤軍守孤城。居則屬鑿楗。出則冒矢石。堅忍持久。與城俱存。斯可謂難矣。使國家所用皆如公者。敵兵豈足慮哉。昔殷武鎮蜀。杜甫爲參謀。裴虔平淮。韓愈爲司馬。歌咏紀述。俾信古今。勉之雖無職於軍旅。然萍梗之踪。明居大厦之陰。幸涉巨川之險。十旬在圍。百疲同衆。嗇公勞績。不可勝紀。盧日久湮沒無傳。遂卽見聞之實。稍加詮錄。著其始末。以示後人。亦不忘忠難之意云。時元至正十九年歲次己未十月。鄉貢進士杭州路海寧州儒學教授徐勉之序。

保越錄

徐勉之著

元至正十八年冬十一月戊戌。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呂公珍。來鎭守紹興。時院判遹里古思、遇變之後。越民思之如失怙恃。公至。祭而哭之。拜其母于家。申嚴號令。安民和衆。百務安堵。上下賴焉。敵兵自克蘭勢益猖獗。十二月甲申、陷婺州。至正十九年春正月庚申、陷諸暨。越州嚴備。公命屬將士講畫方略。以爲備禦。乃剏興禪縴城外。雖有排柵無險可恃。遂命增深濬河。各廣五丈。深二尺。由是排柵阻水爲固。而戰船往來。俱得便利。塹城逾河增築。月城上起望樓。周列廬舍。聚木壘石爲備。立砲架。開箭窗。豎屏牆。後施釣橋。榜設兩門。以便士卒出入。月城外復起土壘。左右掎角。以爲外護。度敵兵必至。乃悉城外居民盡遷城中。毀屋宇之近城者。清野以待之。

二月甲子。敵兵哨掠村落。執鄉民爲導。不從者輒殺之。丁卯。敵兵自諸暨分三路。一出楓橋右博徒天章木柵。至亭山。一出紅塵黃闕芽洋溪諸至蕺山。一出街亭泰路。日鑄嶺平水。至九里。己巳。敵軍皆集。首將胡大海僉院、楊璟指揮、朱寶同僉、宿同僉、何同僉、謝院判等。分營札寨。設立窩鋪。連延不絕。先是長翰軍纍於諸暨公遂之出境。及苗軍與我有故怨。皆歸敵軍。致毒于我。苗軍從楊指揮等。堆壘於西直常福門。長鎗軍從宿同僉、準壘於東。直稽山門。皆爲前鋒。公命元帥成八關思不花、朱文選守迎恩門。萬戶朱之傑、孟元臣、蔣建節、沙班、馮遇春、湯澄、顏真全、方獲佐之。元帥顏得興守常福門。萬戶

劉得興、朱雄、馬全、陳彪、呂振、顧興、劉得旺、林定、江朝宗佐之元帥李元信、吳大有、周元守植利門、萬戶鄧世全、陳裕、華珍、田英佐之將軍秦希仁、萬戶丁興祖、守稽山門、東郭門、萬戶王顯、劉福、陳祥、謝達、楊貴佐之元帥包玉、守五瑞門萬戶徐鎮、黃鐘、卞德全、葛勝佐之、張貴和、佐之各統部下軍校、分守地方、城南鎗郎山、則植利門將帥兼守之、城北戒珠山、則元帥禿滿迭兒、鎖撫陳浩守之、城東吹沙灣、則元帥葉文舉、萬戶康伯顏帖木兒、金完勝守之、城西觀公池、則萬戶潘眞、夏平守之命總管焦德昭、萬戶吳元亮、楊春、戴總、蔡旺、各以本都居中軍、聽候調遣、命總管倪昶、千戶馬俊、張得勝、趙義、周元唐完、各以先鋒居般前、隨行接戰、令總管岳宗、錢保、尤全、陸源、駱飛、萬戶楊仕全、江遇龍、何清、高成、張旺、千戶袁積、胡廣、章茂、完哲篤、各以騎兵出入從衝、圍結四隅義民、守護策應、以部長統領、長統社長、社長統保長、保長統甲首、般簿財司以總其之、東南隅簿財八禮班牙、王天福、副簿財項飛、財丞王叔仕、西南隅簿財王克名、余思齊、副財唐元寄、財丞孟齊誰、東北隅簿財殷恩春、趙衡、副財孟文祖、財丞許貴、西北隅簿財劉哲、戴正、副財趙禮、財丞許貴、陶榮總制于上、而調度之者、行御史臺于遂戰、和城外多水、非用武之地、汝等誠毋躁進、以窘糗糧、以逸待勞、觀其動而制之、與之持久、此吾志也。

庚午、遣掾史聶瑾、至江浙省、饋兵食、備禦事、是日敵軍攻常熙門、我軍步騎戰船並出、居民登城守護、敵軍縱橫馳突、諸營肆侮、總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戰、公躍馬向敵軍、一騎來迎、公叱曰、汝是誰、曰、我捨命王也、語未畢、公揮槊刺之、已中其頤、遂捨以還、敵軍披靡、元帥顧德興、萬戶丁興祖、馳衝之、敵軍漸漸引退、行臺官屬皆集、臥龍山、公還入城、御史大夫塔察兒、舉酒迎勞、以所乘馬贈公、

辛未、敵軍攻稽山門、我軍禦之、以砲石火筒擊其前鋒、應手而斃二人、敵軍阻春波橋、我軍鏖三橋、相望諸營、一進一退、至晚各解散、頭目尪戚、換牌手一人、御史大夫賞官段一疋、公命爲百戶、是夜以舟師燒何山大寨、分省平章張士信、遣元帥張世傑、濟杭州米一萬石、由官河至紹興、後因艱澀、世傑乃自浙江出海、選達三江、我軍陷諸暨者、和糴來糴、公連日出城擊敵、敵軍初至、其勢方銳、我不身先士卒、以挫其鋒、距肯致力、自是公連日出戰、皆捷、獻馘執俘、士氣增倍、人人思奮、敵軍望見公鎧仗、輒引避去、

丙子、敵軍集鮑郎山、運積薪草、將塡河燒排柵、我軍自城上射之、以火箭燒其薪草、敵軍計不得施、乃退、御史大夫以牛酒勞諸軍、命拘牧官馬、以助軍用、敵軍苦城外沮洳、往來艱阻、乃由怪山下填河、接路、欲取馮廟迤逶、山總管焦德昭、萬戶吳元亮、以舟師札寨半港廟下、斷其往來、所塡河道、隨復開通、公命行樞密院掾史華凱、尹性善、以鹽易米三萬石、以贍軍用、軍士連日雖至俘囚、公命鞫之、其果爲敵軍殺人者、方始加戮、其餘脇從、並釋不問、仍給衣食、初敵軍乘諸暨之勝、不數日悉抵城下、我軍數少、而敵軍勢甚張、城中人人自危、公連日擊退之、民既恃以無恐、每交戰、民在城上觀者、雜于卒伍中、耳目玩熟、皆悟然不復憂畏、市井作息、無異平日、

戊寅、公與葉文舉、余堯臣、陳惟、劉明、劉宣、周暹、譚霆、晉于諱明、約爲兄弟、甲申、敵將黃保元帥、驅里元帥、攻掠錢清、搗鮑姑堰六十餘丈、總管岳宗、從公擊敵軍常熙門外、中流矢於口、貫頊而出、遣指揮張遜、至江浙省告請軍援、時馹道梗塞、遜由三江以海舟渡、一夕而至、先是海道梗塞、未有行者、至是遂通、

辛卯、敵軍之勢猖獗、人心洶洶、鈸撫金三官奴、以私受敵軍暗號被罪、上下釜相疑懼、敵軍揚言城中民約我舉火內應、是夜二更、城東北上民有舉火炬者、吏卒奔告、言民通敵軍、約五更爲變、公曰、吾不負民、民豈有負我者耶、總管焦德昭、請以二鼓輔四鼓、弗擊三鼓、及使人察市巷居民、皆安寢如常、次夜遂不復語、由是敵軍聞不能入、江浙分省遣元帥實彪、守錢清、

壬辰、敵兵掘吳後壩、小靖塲、敵衆糧盡、乃大衆民船四出抄掠、財物米穀、婦女孳畜、所載不盡者、悉留焚之、或棄水中、深山窮谷、無處不到、數十里之內、蕩然一空、山陰人張正蒙、字景思、貴池縣尹士元之子、妻韓氏、鄉先生韓性之女也、正蒙仕爲湖州德清縣務提領、葬母南池、廬于墓側、敵軍至、正蒙取先世神主埋之、壺觴山谷間、暮歸、見神主拋棄、廬舍盡毀、恐被汚辱、與妻俱自經死、女池奴夜歸、哀泣不敢哭、解尸于地、自投崖下而死、次女越奴、避匿山中、夜歸守尸、尋亦餓死、敵軍經歷趙姓者、池州人、備知正蒙名、訪得其死狀、率衆瘞之、正蒙母棺亦被兵發、趙復掩之、氈面嘆曰、今日我葬他人、未知後日何人葬我、嘆息而去、

命元帥府經歷譚霆、都事周巖、督義兵、築三江陡壁、及各處海塘、江浙省丞相達實帖木兒、道參政忙撒、樞密院同僉金沙、鹽亦兒、監院哈朶來、相繼統兵來赴援、公命於廂山縣駐札守禦、山陰南池郁文景妻徐氏、蔡彥誠妻楊氏、同避難、俱被敵軍所執、驅迫以前、二婦度不能脫、乃共紿軍人、願取首飾衣服而後從軍、人信之、既遣、皆投井死、敵軍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嬪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掘藏而去、其尸或貿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斬戮汚辱者尤甚、

三月癸巳、敵軍分兵增築、在西者移中壩、黃家山、絹山、賴山、在東者移胡家墓、凌家山、釜以備城、娘前先鋒金進、自諸暨陷敵軍中、意快快、忌其家不得歸、敵軍中王千戶者、在揚州日、嘗與進結爲兄弟、遂護送進至城下、進邀與俱入見公、乘皆嘆其靦疑之、公命萬戶楊士全、待以飲食、與縱觀城上及諸倉庫、既畢、請去、公謂曰、歸語汝將、我爲大元臣子、守大元城池、毋以我諸暨之失易視我、今我城堅壁固、兵食有餘、又何患焉、汝等若不孟歸、徒送死耳、乃與銀碗一事、官緞一疋、命士全送出常禧門外而去、

乙未、御史大夫命元帥禿滿迭兒、以帳前軍二百人、弓箭手二十人、赴軍前聽調、　山陰項里徐本道妻潘氏、年二十六、嫁甫三月、敵軍至、殺其夫、見潘姿色、曳迫以行、潘氏曰、我行不辭、但吾夫方死、不忍舉遺骸、願待焚化而去、庶絕吾念、否則有死而已、敵軍從其言、爲拆民屋、積而焚之、烟焰正熾、潘氏臨哭之、投火而死、　城民傅保之徒數百人、憤敵軍爲患、致己失業、詣軍前自陳、請出城擊敵、公不許、　太尉張士誠、遣元帥曹得義、鎮九衆、濟盜興、攻十萬石、由黃家溝出海、以達三江、時迺恩以東五瑞等六門、皆受

敵。惟昌安門無嶽。使命往來。商旅出入。舟車糧餉。紛紜旁午。爲一城咽喉之地。萬戶費復初、守備得宜。察而不苛。民甚便之。

丁酉、敵軍率衆攻稽山門。鮑郎、常嘉門。軍勢尤盛。始交鋒社壇前。我軍不利。元帥顏得興、中箭傷足。總管錢保、中火箭傷臂。敵軍逾據跨湖橋。我軍退保土壘。又退至月城。敵軍遂突而入。我軍人馬辟易。相顧失色。城上觀者擾亂奔潰。急趨而下。居民爲之能市。上下大恐。時公在戰船中。叱諸將曰、今日至此。尙畏死耶。乃自上馬。執槊校。突入敵軍陣中。叱之少卻。總管倪純、光全、共翼公。爲先鋒刀牌手。分左右齊進。元帥張子武、萬戶劉得興、率甲士繼之。敵軍崩潰。乘勝逐北。至敵寨而還。先是城內禁鳴鐘。惟敵至則擊以聲。徐疾知敵軍緩急。然未嘗擊也。是日民旣駭懼。或又擊鐘。公怒。命止之。戒後勿擊。乃禁民登城觀望。自後交鋒。民皆不知。公每出擊敵軍。鋤至府中。卽出金帛。閱諸軍士創傷輕重。俘馘多寡。各與賞。莫不感悅。敵軍連日攻門。我軍分番出戰。多所俘獲。

稽義民萬戶仇廷舉、與姪近忠、團結鄉民。斫木爲鹿角。置寨日錫嶺內。設強弩。聚民守之。敵軍至。陵爲所傷。後敵軍夾攻之。遂破。近忠遇害。廷舉及妻子皆被執。太尉道元帥徐昺、徐志堅、統兵來赴援。江浙分省留志堅于杭。(萬戶翅世傑領兵來會。仍屯錄。)令世傑領兵來會。仍屯錄。)後以水軍、逕入城。

己亥、常嘉門外交鋒。能御史大夫勉勵諸將。各加賞賚。又以繒綵增賞萬戶劉得興。得興爲人勇悍。能發二矢。軍中號雙箭劉。是日以單騎追敵軍至寨。時農作已興。城外居民不得播植。公深爲之慮。乃令民于城內出佃播種秧。居民連日守城。公憂妨其農業。乃俾上戶五日中戶三日。下戶壹日。得更輪日相代。單丁老弱者免。

辛丑、敵軍決蜀阜壩。又折檻樹梗塞塘壩。養兵爭之。不果而去。元帥張士俊、運米至軍前。于三江口爲海賊刼奪。江浙行省檢校官韓惟仁、領所部義兵、殺散海賊。護送糧米入城。分省平章嘉賞之。以惟仁隆興丁老弱者免。

浙東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御史大夫以倉糧及庫藏金帛助軍用。

癸卯、敵軍擁衆至迎恩門。我軍對陣門外。道狹而傍多水。敵軍爲我軍所擠。皆陷泥中。弓弩齊發。射傷甚衆。敵軍神將觀音奴馳突我軍。千戶朱子明逆擊之。觀音奴馬陷其坑。萬戶朱之傑擒之以還。乃胡大海養子也。敵軍請以金銀馬匹來贖。公不許。至夜。我軍逃歸者。言敵軍明日益攻城。公命勇士分伏排柵內。甲辰、敵軍首將建大皂蠟旂于亭山。號召各寨兵皆出。約有萬人。伎長負載薪槀。于城外填河接路。東西連延不絕。四圍並進。運載竹梯鉤索。至排柵內。鼓勇馳突。未幾。猖獗特甚。各門將士皆嚴陣拒戰。千戶馬俊等以先鋒馳擊。率壯士乘船。沿河而進。以火筒數十。應時並發。敵軍不能支。退而復合。矢石交馳。搏擊之聲。自夜達旦。百戶陸勝目中中箭。殪踣而出。其鏃。公隨爲千戶。

乙巳、黎明。自迎恩門以東至五瑞門。敵軍皆已布列陣勢。公命分門拒敵。親身巡督。公初在常嘉門外。用雙刀入敵軍陣中。敵軍以鈎鎗鈎公首鎧。公揮刀斷之。乃共圍逼。公下馬。持擾攘奮擊。流矢亂至。公傷其指。總管馬飛萬戶江遇龍。共迫敵軍。擁公而還。敵將復同僉督攻稽山門。出入陣中。我軍驍騎直前衝之。刺傷其馬。復同僉下馬走。幾被我軍所擒。爲彼乘舁扶上馬。遂遁去。千戶李歹驢以戰船守塘路。被箭傷脇。入腹二寸。是夜、敵軍以鈎索攻各門。排柵甚急。我軍驍擊之。至三更方止。是日、道元帥張子武、遣平江。指揮張憲、與萬戶趙世隆、引兵出哨白塔等處。盡在軍中。不避艱險。性鯁直。公每委巡警督察之事。

丁未、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率僚屬致祭于城隍廟。祝詞曰、尊主庇民。賊當誅于臣子。禦災捍患。功必賴于神明。惟神嘗在隋唐。屢專將帥。敗元威。拒李密。勛庸共載于簡書。降仁杲。翳羅睺。威武夙揚于行陣。廟食越土。世祀錫王封。國祚有常。民心久戴。乃者賊寇。犯我東州。四郊多壘。而寇益熾。二月圍城。而未解。尙賴行樞密院副呂通來。忠靖邦家。身先士卒。屢斬俘而克捷。期殄滅以無遺。彼衆尙多。進攻未已。卽日男女廢耕植。城中無薪。采芻蒸。爨既秀而踐踩。木方榮而斫伐。永傷和氣。實悖天常。惟神施以威靈。爲我除其殘暴。山祇川伯。各揚赫赫之威。風馬雷車。來助堂堂之陣。渠魁得獲。醜類必殲。城池永固於金湯。士庶安居於衽席。消潛兇穢。復致升平。尙副懇祈。立垂昭鑒。敵軍攻燒福嚴。決官塘二十餘處。元帥徐昺、自錢清引兵馳救。驅擊敵軍。遂於福嚴駐札。議築施姑堰。

戊申、大發軍士。敵軍掠會稽至柵頭。執鄉人馮道一妻。殺之。其弟道二妻頗少。敵軍謂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婦曰、吾國就死。決不從汝。敵軍怒。喝令正立。婦引頸受刀。首墜于地。將軍秦希仁、于稽山門上置砲架。于是各門皆置砲架。

庚戌、萬戶鄧思忠、義兵千戶周均佑、陳志端、潘偉、丁吉甫、何元道、俞信元、俞元善、率義兵三千餘人。築施姑堰。元帥徐昺、躬親督工。三日而畢。思忠均佑以下。賞勞有差。時久雨水溢。敵軍每出戰不利。被傷歸營者。相繼于道。乃日往來城下。伺我動靜。其頭目軍卒。多有逃降者。公皆賞而安撫之。命戰船自東門出者入西門。自西門出者入東門。終日巡哨不絕。遇夜。道人踏河析排柵。察守者勤怠。次日賞罰。

壬子、江浙分省以猪五十。羊五十。牛二十。酒千罌。來勞軍。是日敵軍督衆舉旗鳴鼓。分隊而出。將陣于郊。忽暴雨大至。委頓而返。山會二縣排點坊里正役。公聞之。責曰、鬼邑殘破已盡。無可催科。且敵軍之勢如此。民命朝不保夕。猶當欲爲漁取計耶。悉命放能。公見敵軍之勢未退。慮城中食少。每勸民節用。謂食肉者宜易菜。食飯者宜易粥。又禁米不許出郭。商賈貿易所得米。令輸于官。授以文券。至杭給還。自是米貨阜通。無滯。

鑿造軍器。萬戶戴本中、千戶張世英、以事得罪。命分省鎭撫所知事俞思齊代。

甲寅、敵軍復決施姑堰。元帥徐昺、率民再築。與元帥賈彪、同擊敵軍。彼將胡大海、幾被所擒。僞得河船二隻。幸免。時城外多水。敵軍不得利。其衆後小赭石阜諸壩。被掘。隨卽築之。施姑堰當江潮衝嚙。易決而難塞。至是于壩傍札寨。寨軍民。水陸夾守之。西門守帥華成、往來巡哨。尤謹。于是自堰以東。敵軍不敢至。

丙辰、敵軍攻半港廟水寨。我軍並出當敵。萬戶申智用、以騎兵傍出腰截。拒戰良久。敵軍潰去。百戶景旺、

被箭傷股。鐵入骨。鑿而出之。太尉發金帛。賞勞院判遠里古思。舊日官屬有差。復以米萬石濟城中貧民。

我軍燒毛家菴寨。敵軍復再營。

戊午、元帥劉宣、數請擊敵軍。公不許。是日稽山門敵軍請戰。劉宣復固請。公許之。宣部將旌伯顏、紫鏡勇。督其衆以戰。時敵軍已伏泰波橋下。兩軍交鋒。伴敗。伯顏追之。敵軍分兩翼。當前伏兵四起。伯顏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力乏不能支。遂陷被擒。

己未、敵軍以得伯顏。頗自矜誇。揀衆復至。直抵三橋。將窺城門。我軍陣于橋南。兵刃接而復分。百戶商華、以刀牌突陣。奮擊。殺一人。敵軍奪其尸。昇去。公坐城樓上。見而壯之。賞鈔五十緡。元帥劉宣、賞官段一疋。時造軍器。數多。木炭始遮。公命伐木于城中。燒造。又起窰燒煉石灰。皆以賂。速尹彥良。彥之。山陰發兵千戶周均佑、樊猱。敵軍人馬。以功陞萬戶。其後復署爲常州判官。敵軍公暫射入城中。諷公以同保富貴。公待旦。笑而焚之。

四月癸亥、總管焦德昭于稷山設水陸齋。以過敵軍衝突。招撫居民。前後燒毀僧塔等處六寨。敵軍于東小江岸放決杜浦小金蠏捕諸塘。義兵隨即鎖之。

丙寅、敵軍出諸寨兵。沿河岸而陣。漸逼越城。見公坐戰船中。輒發冨。飛矢雨注。衆多怒。欲擊之。公方食。令諸軍曰、不俟命而輕進者斬。久之。敵軍以我軍怯少解。公乃舍舟乘馬。持攬枚。衝前陷陣。總管岳宗、陸源從公後。敵將乘攔幾中。公格去之。以所持攬刺其馬胸。盡刃馬倒。彼將亟馬。幾被公獲。敵軍披靡。南臺通事伯顏不花、善騎射。以大夫命帥下住雪丹阿日射城下。傷敵軍甚衆。是日住雪丹阿出中箭貫目而死。

己巳、敵將蚩昜造水軍數十人。至常辟門外。潛伏官河中。以稻草覆身。分步兵翼而進。公立馬跨湖橋上。望見水面浮草。公曰、草下敢有伏兵乎。命遊騎搜之。果得水軍。於是邀擊。俘獲殆盡。敵軍又攻稽山門。馳突春波橋。敵將蔡元帥、鎧甲坐胡牀。指揮其衆。我軍以火筒射而仆之。敵軍驚駭。昇之遁寨。先是敵軍所恃者騎兵。每出。皆以爲先鋒。我軍多掘坑坎。布枯竹簽鐵蒺藜。又設釘牌泥中。人馬顛仆。多爲我軍所獲。自是騎兵少出矣。丞相以至元鈔三千錠。銀碗五十事。官段五十疋。來勞軍。鄉民陷敵寨者多逃歸。公命撫安之。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僄峯。居九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兵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陷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領見敵主於軍門。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即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衆。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水之策。盡圖本以示諸將。

辛未、常熟門外交戰。敵將王老哥臨陣。萬戶楊仕全、策馬迎敵。刺傷之。王乃敵軍中勇將。是日幾破我軍所獲。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澉門山潛遡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公命元帥包玉、總管倪紳等。急攻之。火筒砲石之聲。晝夜不絕。

壬申、總管焦德昭、自曹娥引兵至石堰。與紳軍會合。德昭謂其衆曰、彼寨二日不破。彼方得其志。且不意

我來。宜示以不戰。伺其懈而擊之。乃分調萬戶吳元亮、守彼寨北門。千戶梁德成、徐旺、守南門。德昭、親與萬戶張英、申智用、展興、蔡旺、守中門。約巨炬吹動。三路齊進。敵軍見我軍解甲休息。果不爲意。萬戶陳杰、首出哨。獲其三人。兵勢四合。自辰至午。敵軍出戰不利。張英率衆先進。仆其排柵。獲敵軍張元帥鎧甲及所乘馬。諸軍鼓噪而入。襲兵千戶何元道、邵文澤、以鄉兵赴之。焚其廬舍。敵軍衆資糧。奔湊家山寨。擒獲者四人。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元帥包玉、萬戶徐鎮、引兵邀截歸路。獲馬七匹。敵軍寨既破。公命都長率民拆其排柵。凡十餘里。

乙亥、敵軍至常熟門挑戰。交鋒數合。至晚解散。公與總管倪紳等、潛踵其後。至中堰。刧大海寨內。軍校大呼而前。敵軍惶怖。不知所爲。且近且卻。士卒有踰垣而避水者。我軍縱擊之。獲大將二人。先鋒二人。馬二匹。而還。萬戶何清、中流矢。傷目。敵軍因石堰之敗。人馬亡散甚多。頗歸咎王冕。由此疎之。日督攻燒五瑞門。夜則歸淩家山寨。

戊寅、敵將張彪、自諸暨引兵攻道山。守者不能禦。敵軍焚燬。烟焰障天。潰卒逃民。渡江者如蟻。

庚辰、分省發兵救道山。公遣人會合三江守禦。元帥韓惟仁、領義兵亦至。敵軍懼又于北幹山上望見漁浦海舟三百餘艘。集江上。敵軍疑我軍大至。遂收掠財物孳畜而去。

萬戶呂成守漁浦。圖結義勇。備禦甚嚴。民始安業。敵軍于植利門外。填河接路。守將吳大有帥衆射之。矢斃敵。公壯之。陞成萬戶。城外霖雨。敵軍回射大有中頤。千戶侯成急趨衛之。敵以鎗刺成。成回身竪矢。斃不止。水潦泛溢。敵衆溺斃。蒸瘟大作。敵軍首將所騎禹廟南鎮。不能自是。騎兵少出矣。丞相以至元鈔三千錠。銀碗五十事。官段五十疋。來勞軍。鄉民陷敵寨者多逃歸。公命撫安之。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僄峯。居九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兵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陷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領見敵主於軍門。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即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衆。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水之策。盡圖本以示諸將。

辛未、常熟門外交戰。敵將王老哥臨陣。萬戶楊仕全、策馬迎敵。刺傷之。王乃敵軍中勇將。是日幾破我軍所獲。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澉門山潛遡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公命元帥包玉、總管倪紳等。急攻之。火筒砲石之聲。晝夜不絕。

壬申、總管焦德昭、自曹娥引兵至石堰。與紳軍會合。德昭謂其衆曰、彼寨二日不破。彼方得其志。且不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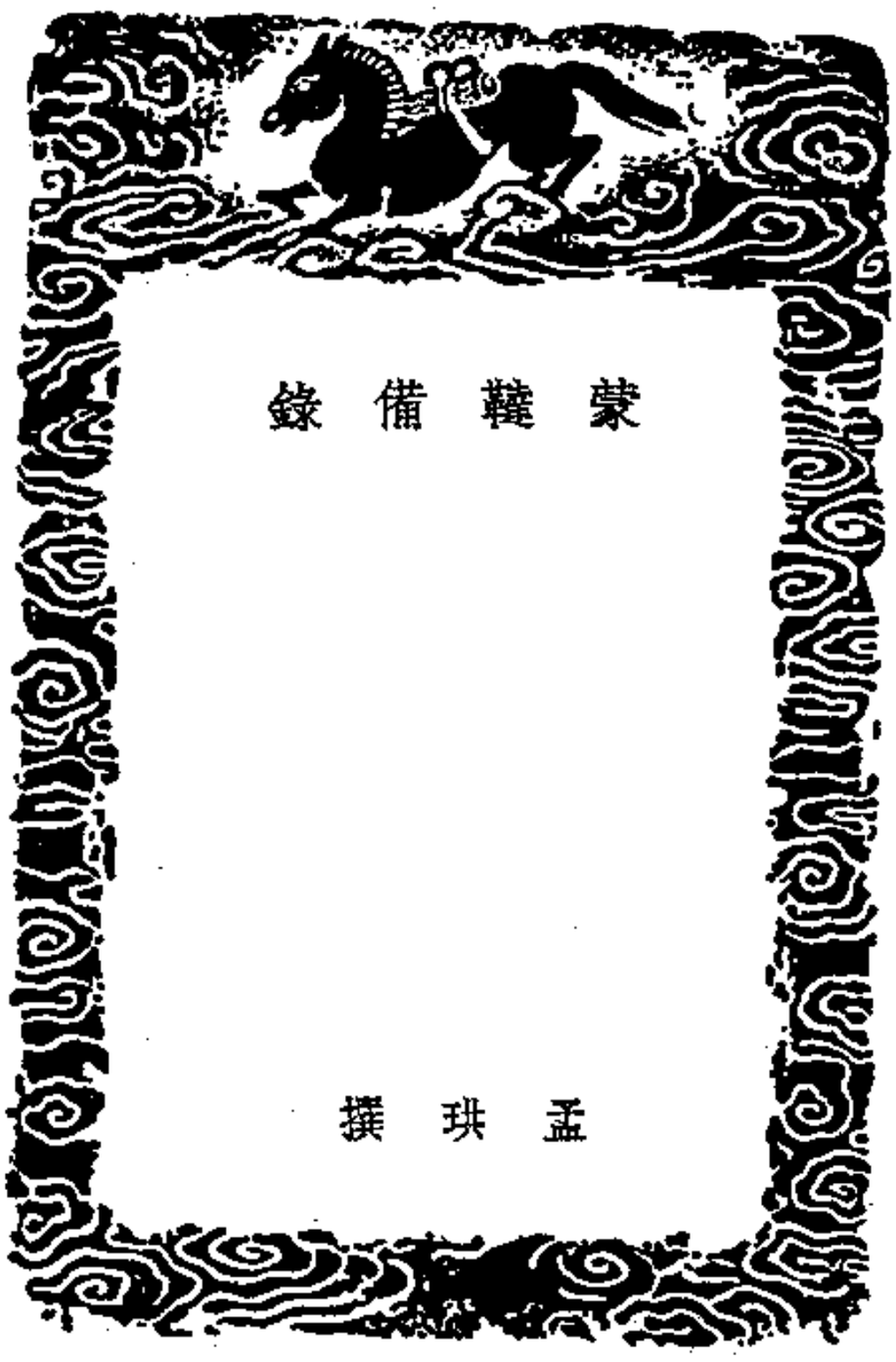
在婺也。韓瑠、楊迪、從焉。城陷、瑠仕爲省掾史、迪爲諸議。其妻子皆在紹興、瑠迪潛附書所親王友文等、及
賜攻城將士、衙送妻子至婺。書爲邏卒所得。官執友文等。公曰、韓瑠、楊迪、不過爲妻子計耳。非有他也。人
孰無親戚。此有何罪。命焚其書而釋之。　敵軍復窺昌安門。自西施山後築路至羅家莊。莊距城僅一里
餘。萬戶費復初、引兵擊之。敵軍乃退。癸卯、敵軍舁旂謀大舉。
甲辰、敵軍編竹爲捲笆、內施木拒。推挽而至。以之填河渡軍。及爲竹牌板屋軟梯轆轤等具。運載悉赴城
下。分門攻擊。敵將胡僉院、唐同僉等攻常簡門。謝院判、何同僉等攻稽
山門。朱同僉、曹總管等攻五瑞門。四合並進。我軍未及成列。四門敵軍前鋒已擁入土壘。挾牌擁比而進。
月城下守者少怯。總管倪昶、以甲士迎敵奮擊。奪其挾牌八面。左右二門並出犄角。兵勢大振。敵軍步騎
相踩蹴。墮溝隍中。復起拒戰。騎士呂天保、馳街敵陣。馬顛被獲。公與總管焦德昭等、督諸軍並進。各門守
將、率衆并力相拒。矢石同發。喊聲震地。敵勢稍歛。夜以板屋竹牌、聯比布列。架木爲棚。庇身棚上。去月城
不數尺。公戒城上人安臥無譁。敵詭當至三更不已。我軍以火箭燒其竹牌板屋。敵衆擾亂徹曉。
乙巳、天欲曙。敵兵已陣城外。矢如雨。又以火筒火箭石砲鐵彈九擊射入城中。其鋒疾不可當。我軍致力
拒敵。萬戶丁興祖、率麾下兵、獨當三橋。兩中飛矢。拒守不退。居民連日作糜粥。賫酒漿相率分門飲食軍
士。軍士益奮。擒獲敵帥及人馬。是日四門攻擊愈急。公身先士卒。巡視諸門。一日往返至十餘次。
丙午、敵勢益熾。皆致死欲登城。　御史大夫塔壺、率官僚躬禦城隍洞及武安王廟。我軍悉出士壘布陣
接戰。矢石交馳。分合數四。互有勝負。午後暴風忽起。飛石揚沙。塵埃蔽面。人馬不能正立。敵將大旂俱折。
器械歸舍。縱橫散亂。白晝晦冥。我軍乘勢擊之。接刃於風塵中。彼此不相辨。敵以四舟編連爲一。上積枯
薪。乘風縱火。直趨城門。步卒繼之。公命海軍于河北岸鉤致其舟。助以火箭。頃刻焚燒而盡。甲士循河塵
戰以拒敵。我舟皆列河北。風勢轉急。一舟漂河南千戶郎成及戰士九人。皆陷敵。公怒。與總管焦德昭、倪
昶等、共追敵衆。過虹橋南。悉燒其捲笆竹牌。攻城之具。盡被我軍所得。獲戰艦十餘艘。常熟稽山五瑞
諸門敵衆皆驚亂。遁逃歸棄。附風木之聲。皆疑人馬奔走。蹂躪死傷甚衆。獲其元帥二人。
丁未、敵軍收合餘衆、復來逼城。我師敗之。是時連日交戰。軍士夜不解甲。排柵及城堞上流矢皆滿。城外
人望見城中常有紫雲覆護。
戊申、敵衆復至。苦戰不退。我軍擒獲張元帥及士卒人馬。凱歌而還。敵既連日不得休息。屢合屢敗。攻城
器械悉破燒毀。又死傷亡失甚多。勢甚窮迫。欲引去。恐我襲其後。乃陰遣老弱疲疾者先歸。
己酉、敵兵百餘騎。步卒數千人。至城下。循城力戰。數不利。至午。首將胡僉院等、自中堰燒其橋、先遁。指揮
楊瑾、何同僉、竇見火熾。亦遁。同僉朱寶、攻五瑞門。遁獨後。敵既離心。號令不一。前者既去。後者不知。或漸
而未炊。或炊而未食。資裝器械。悉皆委棄于是相踏相謂。至于操戈相刃。怒爭而去。公督諸軍分兵驅戮。
乘勝逐北。敵以步卒先行。騎兵後殿。總管倪昶、經寶等追敵騎將及騎顧謂曰、汝不知兵耶。追人不可追
及。退曰、好男子。何用走爲。騎曰、今日好男子。都被呂家做了。我非畏死者。汝毋偪我。祓等遂還。敵兵至

何趙爲鄉民遮殺甚衆。金帛輜重皆奪之。公坐城上。見民皆出觀敵寨。歎曰、民苦兵三月餘矣。因命敵寨
財物、縱民取之。所掠民間婦女、紛紜原野。公命引入城。聚大善寺。給以衣食。聽還完聚。又遣官屬分詣鄉
村、招諭避兵人民、復業耕種。掩瘞屍骨之暴露者。　御史大夫塔壺巡城。賞勞各門將士。　先是城外牛
畜苦敵軍抄掠。入市屠賣者多。公命禁止。軍士有獲敵寨牛者、官給錢米易之。令人收養。至是分給鄉民
耕種。　陞總管焦德昭爲將軍、萬戶秦希仁、劉得興、丁興祖爲元帥。以下將校、驗功陞賞有差。㊟長洲縣
主簿將至道有才幹。公命往來浙西、提督糧運。又于杭州製備軍器火藥。供給無失。至是辟爲掾史。　初
公命掾史葛榮總管諸暨。敵軍奄至。衆力屈不能敵。請休兵。榮不可。軍潰被執。送婺州。敵軍屢欲殺榮。榮
將止之。送至縉溪。榮脫縲冒險來歸。公俾爲掾史如初。　命鎮尉司完城增堞。高五尺。浚濠河增闊十丈。
城上立窩舍。從木瓷。以耆宿鎮撫等董之。鄉民邱岳孫、唐元壽等、建公生祠於臥龍山之西麓。公諱珍字
國寶、安豐人。系出故宋保相之後。爲人倜儻有大志。偉貌多力。沈毅英斷。臨敵應變。從容不遽。且事任人。
各當其才。賞賚士卒。無所靳惜。招懷降附。待以不疑。故人樂爲之用。將帥軍士或有異志。輒先覺而處之
無迹。尤人所難也。城守之日。陷陣擺敵。身先將校。前後俘斬虜獲千數百人。節次歸附者萬戶馬顯祖等
數十餘人。生擒元帥戈宗傑、張元帥、謝元帥等五十餘人。馬三十餘匹。散軍頭目奚智數百人。敵退之日。
論功推勞。皆歸于下。及報命太尉。首以諸暨斃帥請降己賊。太尉不許。公曰、紹興城池完固。民心已附。易
于保全。不足爲功。但因諸暨失守。故敵得至城下。今若不責珍罪。敵必謂太尉幸紹興之僅存。而置諸暨
於不問矣。非所以明綱紀、正王法也。故珍雖就貶降。以志不忘諸暨。且使將士知珍得罪之故。庶能用命。
可圖克復。固請不已。太尉從之。自是但以僉院署職。未幾、御史大夫以功狀上。經略使陞同知院事。丞相
示以便宜陞左丞。公皆固辭。及朝授本省參知政事。與玉樞玉猿之賜。公乃拜命。公於進退遵守禮法。不
以祿位爲意。始至越未幾。人民有以牛酒請勞軍者。公不受。曰、院判適公惠于此邦。爾民賴之。今我之來。
既不能善政是修。亦無德及于民。而遽爲民費。不可。卻之。公之以全城自任。其大略已見於此。況敍紀律
之嚴。調度之當。恩威並用。守禦有方。故能內輯羣情。外攘強敵。而卒以成其功云。

是書予所見有二本。一爲杭州吳氏瓶花齋德鈔。不著撰人名氏。卷首併佚其序。中稱明兵爲大軍。及太祖皇帝字。今著錄四庫者。卽祖是本。一爲明代越中藍本。並武備志附古越書後。題曰元徐勉之撰。前有自序。結銜爲鄉貢進士杭州路海寧州儒學教授。中以明兵爲敵軍。明祖爲敵主。且間有寇賊之稱。近時袖珍坊刻。卽祖是本。顧越中藍本。世不多見。自明以來。輾轉傳鈔。致各家著錄。姓名互異。千頃堂書目。但云張士譽幕客作。山陰志則屬之山陰郭鉅。惟王士禎居易錄、許尙質讀川集、作徐勉之譌。考紹興府志、至正十九年。明將胡大海等攻紹興。自二月至五月。迄不得下而去。海寧州教授徐勉之、著保越錄記其事云云。與居易錄讀川集悉合。則是書出勉之之手無疑。吾友李蓴客郎中藏官都門。從翰林院得吳玉墀進呈本。錄副以歸。暇日借閱。因取坊刻對勘一過。鈔本固多舛譌。坊刻亦間有脫譌。參互訂正。後勝侍史繕一清本。卽未能復元時舊觀。亦庶幾成善本矣。坊刻卷有眉批十餘條。乃明人所爲。詞旨淺俚。無所發明。今並從刪削。時將有星沙之行。塵俗塞心。無一息暇。尙爲此忙中閑事。覆校既竟。不覺自笑。同治丁卯清和上浣。大興傅以禮節子氏識。

大慈。崇重其名。與至天章寺。大帥留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黎庶塗炭。不能進安生民。而恣行剽掠。亡無日矣。果能爲義。誰敢不服。如爲不義。誰則非敵。我越乘義之國。不可以犯。吾當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賊殺乎。如不聽我。速殺我。我更不與若言也。大帥再拜。願受教。君終不言。明日疾遂不起。數日而卒。帥具棺殮。葬于山陰蕺亭之側。明宋濂撰傳、則云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君。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國朝朱彝尊撰傳、則云太祖旣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君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君曰、越人乘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君死矣。三說固參錯互異。然如錄中所云。軍前啓。兼治具決水事。則皆無之。勉之所紀。似非實錄。蓋者君爲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因文致其罪。未可知也。朱氏傳後又曰。元季多逸民。君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君亦何皆一日參軍事哉。因別爲傳。上之史館。纂編纂者擇焉。其庶幾欲正宋傳之誣。乃明史文苑傳仍以宋傳爲藍本。何耶。士生滄海間。不幸有重名。愛惡之口。傳聞異辭。如元章者何限。要在乘筆者掩其失而著其善。愛護矜惜之而已。因校是錄。慨然識之。丁卯立秋。節子長恩閣記。

己巳春日。從周季貺太守假得瓶花齋舊鈔。其中訛奪與進呈本略同。蓋兩本皆出吳氏也。於此益徵民藪之善。因屬孫子九秀才、覆勘一過。據以是正者。僅數字耳。時予與季貺同官八閩。子九則客季貺幕中云。以禮又識。



宋王淇撰

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興秋也每見月圓爲一月見草青逾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成吉思少被金人擄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識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衆敬天地重信義所傳或沒眞者乃小名稱初無姓氏亦無名諱近年以來有女眞叛亡之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國號年號

韃國所鄰前有糺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廚窖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常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略無制度琪常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無常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道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其俗既朴則有何鴟爲鄰每於兩河博易販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却用漢字去年春琪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冤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又慕蒙爲雄國故以國號曰大蒙古國亦女眞亡臣教之也琪親見其權皇帝璮睨國王每自稱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彼亦不知其爲蒙是何等名字何爲國號何爲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強解事以教之耳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以愚觀之更遷年歲則金虜叛亡之臣必教之擅其誕日以爲節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弟名弒沒葛眞所統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鎭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却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藏四太子名天賚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黑拙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孫男甚衆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廉攉羅彼謂儘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已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兄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謹衞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國王每戒所部將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稱之不許呼他國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幘著窄服能諸國語其次曰冤花兒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攉羅又有鴈博者官亦寫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又其次曰按赤那邪見封尚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

立國

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鑿其面而哭葬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却□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遠不翌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問速不翌宋皆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嘗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式沒眞者其身魁偉而質類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今爲劉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西討其國強大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實之曷於見彼國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

亦有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言隨國王者皆忠隨向背令者皆善也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內州人先爲金人統兵頭目弈降韃主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其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閒於家其子見爲西京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次曰劉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燕京等處有紙牌見無帥史元帥劉元帥等甚衆各有軍馬皆聽厥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脫合太師者乃兎花大傅之兄原女眞人極狡獪兄弟皆歸韃主爲將相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埒移合又有女眞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舉皆女眞亡臣向所傳有白儉李藻者爲相今止見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內翰掌文書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尚書楊藻者爲彼北京留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女眞人也

軍政

韃人生長鞍馬閒人自習戰自春徂冬且且逐獵乃其生涯故撫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迫逐緩者殺之迫逐塡塞濠塹立平或供鵝洞砲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繼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俵有差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凡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於諸國又於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成集於燕都而後啓行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壞也千馬爲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收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收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糧食

韃國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饑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羣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兎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割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餓來解爲煮粥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沒去處及會雍宛轉聞之韃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減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還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恐入甘鹽至偽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爲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乩人戍之會首因唐古乩叛結卻剌都乩木典乩胖乩後典乩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乩人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具言民物繁庶與乩同說韃人治兵入寇忒沒其忿其欺凌以此犯邊遂州悉敗死燕虜開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勦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踰國中精銳以忽沒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又隨忽韃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虜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墾其錄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錄尚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太師元帥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僉兩虎相向曰虎闘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嘗便宜行事其次紫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文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勑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遣發臨民者四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今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韃衛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鬬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襲金人遺制飲宴爲樂也睡喉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設具酒饌飲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絰擐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澈額亦漢唐裝傳襲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顱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南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爲之所坐乃金裝龍頭胡床國王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爲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鍍龍爲飾國王亦然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陣則用之鞍轡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脊手刀甚輕薄而彎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奪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戴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効勤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之凡見馬

則換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簡。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教之。今乃整混沌。破彼天眞。教以奸計。爲可惡也。

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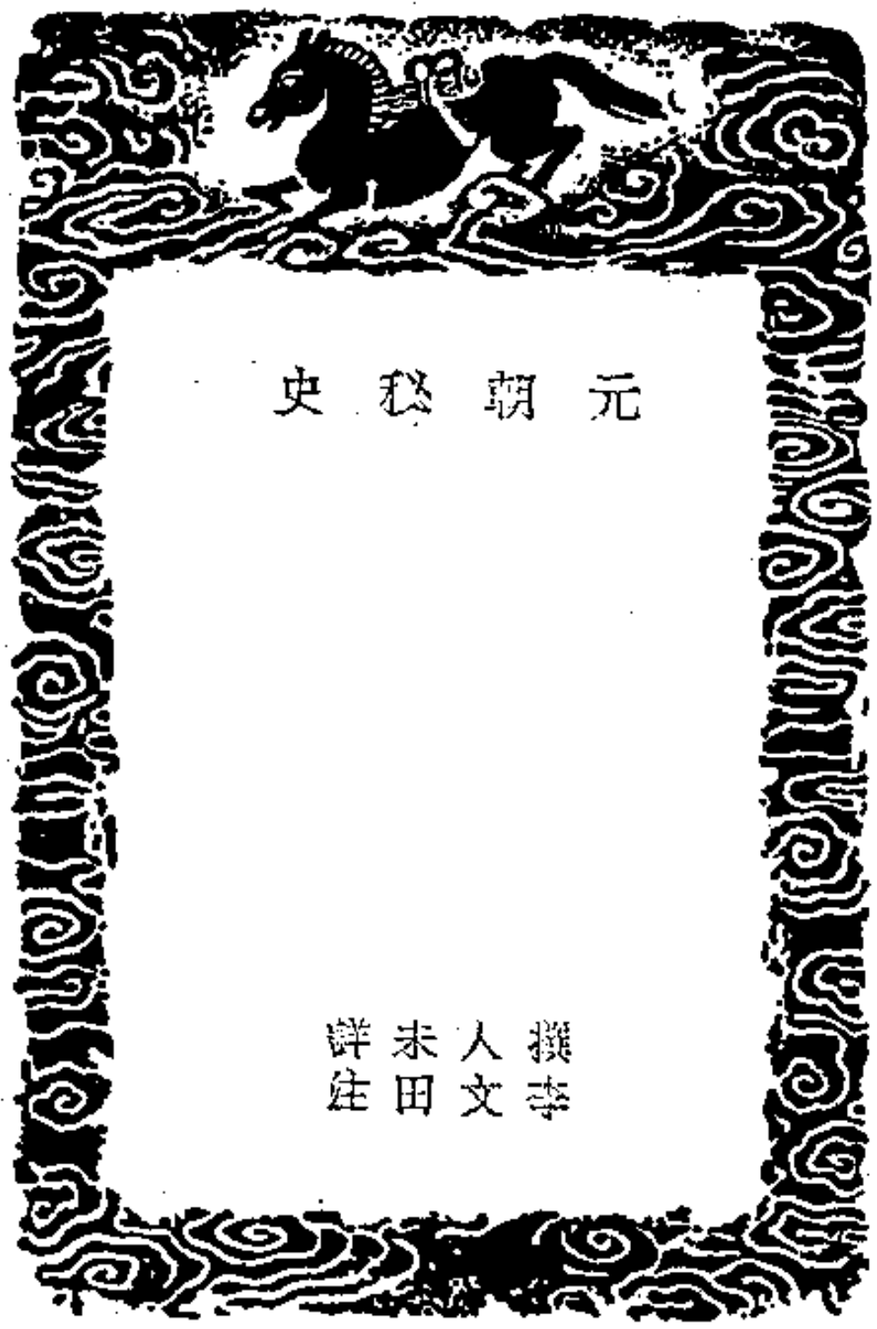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凡飲酒先酹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器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又有文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更相酬勸。不禁。北使入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粧。從公主及諸侍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燦白美色。國人乃金虜貴嬪之類。餘四人乃徒人內四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整齊。多以十四枝等彈大官樂等。四拍手爲節。甚低。其舞甚異。雖人之俗。主人執盞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盞。見人飲盡乃喜。如彼勸鞠止是二十來騎。不多用馬者。兩惡其鬧也。擊鞠。道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喚。因大笑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相酌換。若以一手執盃。是令我當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盃。乃彼與我換盃。我當盡飲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鬧失禮。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辭之日。國王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喫。好笛兒鼓兒吹着。打着。所說好城子。乃好州縣也。



鄉金主事德輿有殘元槧本分卷不同。囑彼記出。據以著錄於元史藝文志者是也。殘本主事嘗攜至吳門。予首見之。率率未得寫就。近不知歸何處。頗用爲憾。去年授徒盧州府晉江張太守許。見所收影元槧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遂從惠古餘先生借來。複影此部。仍命校勘。乃知異於錢少詹本不特分元朝秘史十卷。續集二卷一事也。卽如首卷標題下分注二行。右忙兀惕氏。忙兀惕氏。忙兀惕氏。

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

國語周語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賈逵國語注曰白狼白鹿犬戎之瑞貢也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曰山海經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狀本犬類也故字從犬文田案此皆元人自述其蒐徵蓋三古以前茫昧之說矣杜佑通典曰高車戎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蹲夜守臺嘷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使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又曰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別種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遁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又云先出于索國在匈奴之北其一曰伊質泥斯都狼所生也泥都娶二妻一孕而生四男其大而訥都六設乘奉爲主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文田案元氏之興起於漠北正高昌突厥故地所云國於西海之上正祕史騰吉思水也負至西海之東止於山上與祕史渡騰吉思水至不而罕山語皆相應是則羊脾字稷契降生商元人祖述之皆實

卽通典所本故舊唐書突厥傳曰小殺謂唐使袁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昏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今以蒙古爲昏奚及契丹舊尚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與唐皆吐蕃傳相合突厥小殺之證容是誼毅之詞頗能史所述既於諸史有徵故舊萃萃言以存博識亦史家之外篇也

問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

今騰吉思湖名曰裏海者也何主事秋潦朔方備乘曰臉紀思湖卽裏海東西廣八百里南北長一千數百里圖附讀禮琛異域錄曰土爾虎特國在鄂羅斯薩拉托付之東南俱曠野西北兩面有佛兒格卽厄濟兒河瑣流東面有寧河瑣流南面有臉紀斯湖厄濟兒河寧河俱向南流歸入臉紀斯湖自薩拉托付三道胡班河及塔而河並與魯蘇屯之小河俱向西流入厄濟兒河河之西岸自薩拉托付以至臉紀斯湖又有鄂羅斯國屬之西喇喀穩什察里次喝喇斯諾岳爾綽爾那雅爾阿斯塔爾漣諸城柏與自城池柏與以至馬爲托海地方西南一帶皆與安山嶺過此向西行百餘里俱係圖理琛所云土拱喀爾汗所屬和邦卽舞武特之人居住不時遊掠鄂羅斯國與土爾虎特兩國邊境人畜也

來到於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

案元史太祖本紀自海都叛立禁帳於八剌合 黑河上此卽不兒罕山所出之河故名不兒罕河愈顏之則亦可譯寫爲八剌合 黑河此卽斡難河卜居之始矣紀又云帝會諸族實於斡難河上始以斡難出名明統向高四臂考曰永樂八年追勦本雅失里及之於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興地也國朝長白西清 黑龍江外紀曰 黑龍江發源漠古喀爾喀部之梨特山其上游蒙古謂之鄂倫河他書亦作敖嫩河卽元史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此東北流經尼布楚城之南入 黑龍江省北境折而東南至 黑龍江城北九十里東南流會混同江入吉林境東入於海欽定滿洲源流考曰 黑龍江源出喀魯喀北界肯特山土人謂之鄂嫩河折而東北流至尼布楚城南一千餘里又三百餘里入 黑龍江將軍界又東南至吉林烏拉界會松花江入海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曰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式山脈西北自敖嫩色會諸有東南一幹東爲卽兒嶺又東爲卽龍嶺又東起頂爲肯式山甚高大北卽敖嫩河也又曰必兒喀嶺卽肯式山之東南幹山也今案鄂倫敖嫩鄂幹難之對音必兒喀卽不兒罕之對音

虛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

巴塔赤罕蒙古源流作必塔察罕明王圻稗史彙編卷十六曰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蒼犎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獾獾與野豬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雕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雕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雕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種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眞是稱大蒙古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陰山號鞬靼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以居俗尚射獵帖木眞四世孫忽必烈居中國稱帝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

源流作特墨徹干後凡引蒙古源流者均省文曰源流

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篾兒干

源流作和哩察爾墨爾根案篾兒干蒙古語善射也知者元史忙兀台傳曰太祖愛之號爲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傑與根音轉卽篾兒干對音

豁里察兒篾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溫

源流作阿固濟木博郭羅 勒

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

源流作薩里噶 勒濟圖

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

源流作尼克尼敦

也客你教生的子名搏鎖赤。
源流作薩木蘇齊。
搏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
源流作哈里哈爾楚。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籃兒干。
源流作博爾濟吉台墨爾根。御批通鑑輯覽曰。按元史以奇渥溫爲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圖姓乃博爾濟吉台氏。今以蒙古源流訂正。臣文田謹案。監本元史本紀太祖皇帝諱鐵木眞。姓奇渥溫氏。館臣欽奉聖訓。改定諱特穆津。姓卻特氏。已足以訂明臣之謬。後得蒙古源流。始據蒙古自述其宗派。爲博爾濟吉特氏。此卽孛兒只吉之對音。纂元史之沿誤。實起於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其於開卷大元宗室世系條。列顯神元皇帝諱也遂該注云。姓奇渥溫氏。此則史臣致誤之由。又輟耕錄記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既無孛兒只吉。殆由枝派分散之故。因亦無從知奇渥溫之譌。幸祕史猶在。可以溯得姓之由。同文之盛。足與源流相證也。

孛兒只吉歹籃兒干的妻名忙赫 蒙眞豁阿。
源流作蒙郭 蒙眞斡哈屯。案哈屯卽唐書之可敦。譯云夫人也。忙豁當卽蒙古部族之所由始。
他生的子名脫羅豁 蒙眞伯顏。
源流作都喇 蒙津巴延。元史語解曰。巴延福也。謂有福氣之人。
脫羅豁 蒙眞的妻名孛羅 蒙臣豁阿。
源流作博嘎克沁郭斡哈屯。
他有一個家奴後生名孛羅。 蒙歹速牙 蒙必。又有兩個奸騙馬。一個答驛兒馬。一個孛籃馬。
正字通引麗仙肘後經曰。顱割去勢。國朝徐松西城水道記曰。蒙古語。博羅訢也。
脫羅豁 蒙眞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
源流作多斡索和爾。
一箇名朵奔篾兒干。
源流作多博墾爾根。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
黑龍江外紀曰。圖窪。探路兵也。官遠行察邊。例有圖窪爲前導。其精幹者。爲上望之。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當迂路行。亦一長也。圖窪。哨望之謂。切韻成一字乃合。文田案。鎖豁兒。蒙古語一隻眼也。知者。明王瓊北虜事蹟曰。嘉靖六年。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花馬池。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官軍擊之。賊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鎖合兒譯言一目也。云云。鎖合兒卽鎖豁兒之對音矣。勢物卽事物。下文卷八有曾的事物語。亦勢事音近。隨意譯寫也。源流曰。其得名多斡索和爾者。因其印堂中有一隻眼。能觀三站之故也。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篾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
不兒罕山。源流作布爾干噶拉圖納西城水道記曰。凡山岡。蒙古曰鄂拉。卽噶拉之轉也。
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名字的河邊。有一羣百姓順水行將來。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羣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個黑車子。前頭有一個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與弟朵奔篾兒干爲妻。就教朵奔篾兒干去看了。
朵奔篾兒干到那羣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蘭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
額爾古納河源東者也。元史本紀作阿蘭果火。元史從之。譜解改阿倫果幹。源流作阿拾郭幹。又作和闊郭幹。通鑑輯覽注曰。阿倫郭幹。蒙古語多樂之稱。
那蓋百姓。是豁里剌兒台篾兒干一家。
源流作郭哩偕默爾根。
當初闊 蒙巴兒忽眞地面的主人。
源流稱和闊郭幹。爲高麗察罕汗所獻。蓋以闊 蒙爲高麗之對音。文田案。闊乃幹 蒙二字之對音。金源族姓也。金史百官志曰。凡白虢之姓。完顏夾谷幹 蒙光吉剌。皆封金源郡。是幹 蒙爲金源之族姓也。金史百官志曰。凡白虢之姓。完顏夾谷幹 蒙光吉剌。皆封金源郡。入巴兒忽眞。則其地在今恰克圖之北。順色楞格河北流。諸爲白哈爾湖。此巴兒忽眞地之在幹難河源西也。此巴兒忽眞。既近後文所云之禿馬敦。又有貂鼠青鼠之產。似今邊東地矣。國朝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枯輪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巴爾虎者。喀爾喀中之一部也。其成此者。聞入俄羅斯境。大軍征俄羅斯來歸。編旗充兵者二百四十人。卽以其人爲佐領云云。此巴兒虎。卽巴兒忽之對音。地之在幹難河源東者也。元史本紀納眞于巴剌忽民家爲餐壻。此卽祕史之巴兒忽眞地。然則元氏先代。多有與巴爾忽爲婚戚者。厥後海眞取海都歸八剌忽之地。止焉。率八剌忽及怯谷之民。共立爲君。列營帳於八剌合 黑河上。跨河爲梁。以便往來。是元氏末遷幹難以前。固嘗建庭於此。似卽此巴里源流所云高麗。卽元代最通高麗女子。是其舊俗。薛子奇草木子曰。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孕。家僮必特黑厥。不如此酒

之不成仕宦。又周巷王元宮阿云。奇氏家居臨潼東。盛年娘得位中宮。娘福植兒實詞云。北宰和林倒殿寬。句。爾女侍健仔官。侍元人直高麗女子之證據。渤海三韓地與朝鮮交錯。則與勒亦高麗之種。

兒忽眞矣。黑龍江外紀曰。巴爾呼。郭特。皆蒙古也。一作巴爾虎。亦有新舊之別。在齊齊哈爾者。舊巴爾呼。在呼倫貝爾者。新舊巴爾呼相閒。而新者盛也。

名巴爾忽歹篾兒干。有一個女兒名巴兒忽眞豁阿。

源流作巴喇郭沁郭斡。

嫁與豁里禿馬敦。部落的官人。

禿馬惕者。土默特之對音。後文十二卷豁兒亦因禿馬惕女子生得美。卽此部也。洪鈞修亮吉乾隆府應州縣志曰。土默特二旗。在喜峯口東北五百九十里。本古孤竹國。漢置柳城縣。屬遼西郡。尉治。晉咸康中。燕慕容皝改爲龍城縣。遂建都。號和龍宮。元魏爲營州治。隋復置柳城縣。爲遼西郡治。唐爲營州都督府治。後爲奚所據。遼太祖平奚。置興中府。治興中縣。隸中京道。元降爲州。屬大寧路。明初以內附部長爲三衞指揮使。自錦義歷廣甯至遼河曰奉宸衞。其後地爲蒙古土默特所據。東至楊櫨木牧廠。西至喀喇沁右翼。南至盛京邊牆。北至喀爾喀左翼及敖漢。自喜峯口至京師一千里。國朝方恪敏觀承松漠草詩曰。今土默特卽明土木。世紀告絕。朝廷擇部內一人。授爲都統。以領其衆。居歸化城。

名豁里剌兒台篾兒干爲妻。在阿里 黑兀孫地面。

源流作阿哩克烏遜

生了遮阿闊豁阿名字的女兒。

豁里剌兒台篾兒干起來的緣故。爲豁里禿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

後漢書。夫餘國出貂狖。搗婁出好貂。東沃沮有貂布。新唐書曰。黑水靺鞨。土多貂鼠。五代史曰。女眞多黑白黃貂鼠。北方諸國皆仰足。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女眞國土產青鼠貂鼠。明一統志曰。遼東土產貂鼠青鼠皮。俱東甯衞出。稗史彙編曰。契丹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爲次。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曰。飛牙喀。烏稽鞬子。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螺。黃鼠灰鼠。水獺。據此則祕史所云青鼠。似今灰鼠也。

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

自火猶云自家。今京師尙有此語。龍沙紀略曰。貂產索倫之東。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者往還。皆自滅其食以飼犬。犬前驅侍嗅深草閒。卽貂穴也。伏伺捻之。或縶竄樹末。則八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狀動。納於蟄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黑龍江外紀曰。今之貢貂。揣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齎糧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卽去。春始還。往往難得。設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蟄。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貂以榛子爲糧。畜者多飼鷄肉。性畏人。近之瞠目切

齒。聲如鼠。見捕常縱犬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也。

煩惱了。纔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名晒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剌兒迸。

此敍元代阿闌果火太后外家得姓之由。託始于后父豁里剌兒台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郭兒剌思。色目三十一種。有火里剌。二族骨俱相近。此殆卽蒙古之郭兒剌思一族。若太祖本紀言諸部會犍河盟誓來侵者有火魯剌思部。或卽色目一枝矣。

朵奔篾兒干取了阿闌豁阿爲妻的緣故。是這般。

阿闌豁阿。朵奔篾兒干取了爲妻的後頭。生二子。一個名不古訥台。一個名別 勒古訥台。

源流云。生伯 勒格特依伯哀德依。卽二人名字之對音。雖長次互異。而爲朵奔篾兒干之子。則與秘史相同。惟南村輟耕錄無此二人。彼云脫奔昧哩犍要阿闍果火太后生三子。曰博塞葛。曰博合觀撒里吉。曰始祖孛端叉兒。按之祕史。皆生於阿蘭豁後。而朵奔二子。遂爾闕如。文田案。陶九成元代遺民。明初耆宿。留神掌故。號爲淹賅。削彼二難。存茲三絕。豈不以力微皇帝。無復與家。夏侯銅鞮。盛傳小吏。於是孤存啓石。代諱空桑。馮身莫睹。其丹朱。吞鼠惟知其簡狄。所以沙陀克用。無闕射虎之家。離石劉淵。何與豢龍之宮。用是別撰五桂表祥三珠。察其用心。邈哉其可思也。治景濂奉敕譔輯。襄承不易。沿其陋斷。毀彼規繩。直以孛端方爲鼻祖。自茲以上。翦在刪除。然而補朵犖則亂宗。削阿闍則無色。於是推原夜臺。鉏逃神人。白光飈入於天窗。金色來趨于臥榻。神靈之允。祇有一人。孔懷連枝。強顏異父。此則紛紜無定。首鼠兩端。既乖祕史之眞。益昧輟耕之旨。夫不夫而孕。何解於守貞。妄易其文。尤嫌於武斷。昭代推尊蒙古。自逃源流。俗雖近于獰狉。事者合於符節。然則祖龍系譯難舍。贏宗。匈奴傳文。仍追昌意。揆之史例。誰曰不然。且自古帝王。肯由天授。是以姜嫄履敏。劉媼夢神。凡厥靈徵。幾同野合。未聞呱呱后稷。不承帝嚳之家。赫赫漢高。謂匪唐堯之後。彼其疑誤後學。繆亂史裁。論幹益而已非。擬闕文而尤妄。所謂秦人不死。誣僊始皇存生蜀老猶存。枉筆方昭於陳壽者也。今並取裁祕史。無取宗儀之稗說者焉。

朵奔篾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個後兒。將叔叔朵奔篾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朵兒邊姓。

亦作朵兒別。乃犖之轉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朵里別歹。卽此。後文四卷抹赤別都溫。是其後也。

在後一日。朵奔篾兒干。住股豁察 是溫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於樹林內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

元史譜解曰。溫都兒高也。明何秋濤遠名山藪曰。犍翰、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又曰。兀良哈古東胡地。高幸氏之裔。黃高幸氏游海濱。過蘇成湖過額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厥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瀋陽塞北。元時爲大甯路北境。高帝既有天下。東爽遼王。遣甯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卽古會州置大甯都司。封子權爲甯王。壻之。後置大甯朵顏福餘三衞。成祖靖難時。將引兵南向。患甯王臨其後。自永平攻大甯入之。謀擒甯王。燕府中賜予兀良哈兀良哈皆喜。成祖行。甯王餌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擒甯王。西入關。天下旣定。盡割大甯地與之。徙甯王南昌。隙仁錫明世法錄曰。北邊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瀋陽塞北。春秋時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莧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走保烏桓山。至武帝徙烏桓於上谷瀋陽右北平。遼東立郡塞外。伺察匈奴。置護烏桓校尉領之。元魏時號車其奚。唐貞觀中內附。置饒樂都督府。咸通後契丹方強。奚舉部役屬。其酋去諸自別爲西奚。而東夷駐毳洲。石晉割幽州雁門入契丹。東西奚遂幷隸焉。遼城故奚帳地。實以漢戶。號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太甯路。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緣遼東。置都司於古惠州。領營與等衞二十餘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封子權於大甯爲甯王。鎭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二十年設行都司。明年故元宗室遼王阿札失里及朵顏諸酋內附。詔於瀋水北兀良哈地。分三衞以居之。曰太甯衞。曰福餘衞。曰朵顏衞。大抵三衞與韃靼同俗。專逐水草。各分地住牧。率以廣甯爲界。福餘太甯頗鄰遼陽閒原。而朵顏頗遠塞。遼遮西境外。虹螺山。盡有留太甯故地。福餘太甯恆與東廣合。朵顏恆與西虜合。二衞衰。朵顏強盛。後遂稱曰朵顏三衞云。

在那裏將殺了一個三歲鹿的肋屑肚腸燒著。

朵奔篾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道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篾兒干。

朵奔蔑兒干將得的鹿肉。缺著回去。路阴遇著一個窮乏的人。引著一個兒子行來。

朵奔篾兒干問他你是什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 馬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

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伯要歹。卽伯牙兀歹之對音。源流作瑪哈賢。稱爲朵奔篾兒干之連襟。

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朵奔篾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朵奔篾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蘭豁阿又生了三個孩兒。一個名不忽合塔吉。

卽輟耕錄之博塞寫也。源流作布固哈塔吉。

一個名不合禿撒 勒只。

輟耕錄之博合覩撒里吉也。源流作博克多薩 勒濟圖。

一個名孛端察兒。

輟耕錄作孛端又兒。源流作孛端察爾。金史譯國語解曰。孛論出胚胎也。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稱始祖爲勃端察爾。此云胚胎。弟以漢語鼻祖例之。義自可通。元史太祖本紀阿闍果火夫亡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覺。遂有娠。產一子。卽孛端又兒也。源流曰。多博墨爾根卒後。阿隆格幹哈屯每夜夢一奇偉男子與之共寢。天將明卽去。如是者久之。遂生三子。陳樞通鑑綱目。阿闍果火生二子。寡居夜寢。牖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又兒其季也。均與元史產一子之說不同。可證秘史之說。又明孛廷機大方通鑑云。阿闍夜寢。牖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合撒赤。孛端又兒其季也云云。以爲一乳所生。尤爲誕妄。又與諸書不合。當以秘史爲可信焉。

朵奔篾兒干在時生的別 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地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 馬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開他母親知覺了。

元史后妃傳曰。成宗卜魯罕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伯岳吾卽伯牙兀之對音。源流曰。有好事者謂之云。從撚簸箝生子之理。其夫之逆祚瑪哈賢常往來其家。疑卽此人。伯 勒格依、伯袞德依二人遂疑其母。

春閒一日。他母親阿闍豁阿煮著臘羊。將五個兒子喚來跟前。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鏑。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鏑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折。

魏書吐谷渾傳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二子。長曰吐谷渾。徙上陽。止抱罕。鹽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以居。吐谷渾死。有子吐延爲光昏所刺。有子十二人。業延少而勇。遂以吐谷渾爲氏。死子碎奚立。死子視連立。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幼。弟烏紇堤立。死。樹洛干立。死。弟阿豺立。阿豺立。兼幷羌氐。地方數千里。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云云。阿蘭用意。閒合暈規矣。源流曰。阿輪郭幹哈屯因給伊子箭桿一枝命折之。卽折而擲之。旋給五桿命一幷折之。竟不能折。

國朝般他母親阿闍豁阿說別 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個兒子。疑惑我這三個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雖縈。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源流曰。其母云。汝等二人。誤聽旁人之言疑我。因語以夢中情事。且云爾等此三弟。殆天降之子也。元史既不取三子之說。故本紀云。孛端叉兒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闌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蓋宋濂等撰元史。抄襲其文。

阿闌豁阿就教訓著說。您五個兒子。都是我一個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鞘一般。各自一般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鞘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

源流曰。爾兄弟五人。若不相和好。各異其行。卽如後五枝箭。勢衆則不能傷之。

住閒。他母親阿闌豁阿歿了。

母親阿闌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個的家私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只四個分了。

源流曰。爾兄弟五人。各異其行。卽如前一枝箭。以勢孤而被傷。若公同而行。

元史太祖紀曰。阿闌妾。諸兄分家貲不及之。

見孛端察兒憨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

源流曰。後析產。時僅給勃端察爾有迎鞍短尾鍾騂騅馬一匹。外並未給與他物。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近裏住甚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個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著斡難河。去到巴勒諫阿剌名字的地面裏。結個草庵住了。

巴勒諫阿剌。本紀作八里屯阿懶。元史語解改巴爾圖鄂拉。巴爾圖、譯言有虎也。鄂拉、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回語下山出口曰阿剌。則阿剌、山口也。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個罅黃鷹拏住個野鵝。他生計蹙拔了幾根馬尾做個套兒。將黃鷹拏著耍了。

本紀曰。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孛端叉兒以緒機取之。鷹卽馴狎。源流曰。彼處有一青色鷹。攫野鴨而食。結套得鷹。卽放之。而食其所獲之野鴨。結一茅廬棲止度日。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幾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閒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將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挂在各枯樹上都臭了。

太祖紀曰。乃胥鼐獵兎禽以爲膳。或闕卽繼。似有天相之稗史彙編曰。契丹俗以正月上旬射獵六十日。鑿冰釣魚。冰泮卽縱鷹鶻以捕鵝雁。宋眞宗時。冕迴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鵠。國主射獵。領帳下騎。聲鼓逐泊驚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壯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孛端察兒每日開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妳喫。晚間回去草庵子住宿。

太祖紀曰。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孛端叉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餘詳事大昕元史氏異曰。統急里忽魯。祕史作統格黎克。豁羅罕者、小河也。

那百姓問孛端察兒。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孛端察兒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著斡難河去尋他。

太祖紀曰。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孛端叉兒獨出而無資。近者得無凍餒乎。卽自來訪。邀與俱歸。

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壯百姓。問道有一個那般人騎著那般馬。有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個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個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他行喫馬妳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絨毛似雪般到將來。想必在那裏住。

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

源流曰。當於郭郭爾察克一族人家尊飲妳嶺。後其兄伯勒格特依前來尋弟。訪問彼衆。告云爾弟每日來此飲妳嶺。伊將來時。每每下雨。爾姑待之。語未畢。天無片雲。陣雨忽至。四顧無人。惟孛端察爾自荒郊而來。

孛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

源流稱其地爲郭郭爾察克。

那一壯百姓。無個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搶他。

太祖紀曰。孛端叉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爲然。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來。搶他。

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孛端察兒做頭哨。
太祖紀曰至家卽選壯士令孛端叉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
孛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個懷孕的婦人孥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
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合歹的人氏。
秘史凡稱惕稱歹皆部族之通名若今稱土伯特唐古特額魯特土爾扈特也特惕同音
今昔異用耳此與者 譯言同族皆兀良哈人而札兒赤兀氏其祖名阿當台爲一部之主。
故曰阿當罕。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個都搠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孛端察兒將他做了妻。
源流曰招服鄂爾爾察克人衆內一婦孕婦人孛端察爾娶爲妻室名曰勃端哈屯。
生了一個兒子名字喚作札只剌歹。
源流曰布丹哈屯貌美前所孕之子名斡齊爾台。
後來札答剌的人氏他便是他祖。
見於秘史者如札木合札木 譯合 譯忽皆其後也。
那札只剌歹的兒子名士古兀歹。士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 譯赤魯不里不 譯赤魯的兒
子名合剌合答安合剌合答安的兒子名札木合。
卽他日與太祖爲友後爲太祖所殺者也。
就做了札答闌姓氏。
札答闌氏以札只剌歹之名爲氏。非因札木合也蓋兩與聲轉祇一姓非有二族也。
那婦人孛端察兒跟前再生一個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了巴阿鄰人氏的祖。
巴阿鄰卽巴阿里因聲轉故譯字異文。如脫幹鄰或作脫幹里皆聲轉也。輟耕錄蒙古氏
族七十二部有八憐卽此文巴阿鄰九卷以納牙爲巴阿里種卽此姓後文豁赤兀孫老
人關闊搠思皆其後裔矣。
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 譯孛闊赤都忽 譯孛闊裘的婆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
篤牛巴阿鄰姓氏。別 譯古訥台做了別 譯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兀惕姓氏。不
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
後文四卷繪太祖譜繩八卷從札木合處來降。皆此部族也。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姓氏
有合忒乞荅卽合塔斤矣。
不忽禿撒 譯只做了撒 譯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
源流作博爾濟錦卽孛兒只斤之對音也。說詳上。

孛端察兒又自取了個妻生了個兒子名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
輟耕錄作八林昔 譯剌禿合必畜元史本紀及表從之。源流曰布丹察爾旣娶布丹哈屯。
將伊所生之子命名爲巴暗哩台汗之後裔哈必齊巴圖爾。
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孛端察兒做了妻生了個兒子名沼兀剌歹。
太祖紀族人有照列部蓋卽出於沼兀剌歹。
孛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有來者結束之詞今京師有此語。
孛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
本紀曰孛端察兒歿了八林昔 譯剌禿合必畜圖。
將沼兀剌歹不做兄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
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
阿當合卽前文阿當罕之對音。兀良合歹卽兀良合氏種族。蓋孛端察兒懷孕婦人之外
家常有人往來故以此疑之。
後來做了沼兀剌亦惕姓氏。
後文七卷有合里兀答兒其後也。元史世系表曰。十祖世系錄曰。孛端察爾牧騰格哩呼
喇人氏民戶時當得一懷妊婦人曰插只來。納之其所生遺腹兒因其母名曰插只來。自
後別爲一種。亦號遜都。以非始祖親子。故不列之世表。今按插只來卽札只剌歹之對音。
是沼兀剌氏非他族。而他族反在札答剌氏也。
合必赤的子名篤牛土敦。
元史本紀曰合必畜生子曰哖撚篤敢。世系表作哖歷篤敢。輟耕錄作哖麻篤敢。源流作
瑪合圖丹。又於其上增一代曰伯格爾巴圖爾。是以篤牛土敦爲合必赤之孫。非合必赤
之子矣。與元史亦不合。
篤牛土敦生子七人。
上文云赤都忽 譯孛闊兒子多。因此做了篤牛巴阿鄰姓氏。然則篤牛者。蒙古語多子也。
元史本紀曰哖撚篤敢篤牛倫生七子而薨。
一名合赤曲魯克。
輟耕錄敍元宗室世系。哖麻篤敢七子。長曰旣拏篤兒罕。次某三某四某五某六某七曰
納忒旣拏篤兒罕。生海都。是旣拏篤兒罕卽合赤曲魯克也。源流作哈齊庫魯克。
一名合臣。一名合赤兀。一名合出剌。一名合赤溫。一名合闊歹。一名納臣把阿禿兒。
納臣。元史本紀作納真。世系表曰納真。今兀察兀禿其子孫也。據史此七子惟納真爲脩

譯曰。俗謂兵生爲馳。以捐生猛把都。即勝官好漢也。云云。按把都即把阿禿之對音。

塔於八剌忽民家。得免於押剌伊而之難。餘六子皆爲押剌伊而所滅。

合赤曲魯的子名海都。海都的母名那莫倫。元史紀作莫孽倫。又以爲畔撚篤敵之妻。則是莫孽倫乃海都之祖母。非母也。相差一代。源流無淹都。直云瑪哈圖丹生哈齊庫魯克。哈齊庫魯克生忽和爾多克新。是伯升豁兒多。忽和爾多克新乃合赤曲魯克之子。非合赤曲魯克之孫也。亦差一代。或因押剌伊而之難。譜諜散佚。得諸記憶致茲訛異。

合臣的子名那牙吉歹。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那牙乞台。當出於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牙 勒姓氏。

後文四卷有那牙乞人名種類。

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剌台。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剌忽。

因他生的身子大喫茶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剌思姓氏。

今　國朝有勇號之錫。名曰巴圖爾。又稱巴圖魯。解云好漢子。即此巴魯剌之訛也。元文類張士觀翻馬昌壬阿失碑曰。覇突譯云驍勇也。又馬祖常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元史兵志曰。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巴闍。拔突覇突八都皆一聲之轉。其專指喫茶飯猛。則時人譌辭。猶俗云酒囊飯袋。盧有其表也。

合出剌的子。也喫茶飯猛。喫做大巴魯剌。小巴魯剌。

輟耕錄敍元世系。以大八魯剌斯出於篤忽剌急里怛。小八魯剌斯出於合蓬。兩人皆敵必乃之子。即秘史之屯必乃薛禪也。與秘史不同。

額兒點 點疑默字之誤 巴魯剌。脫朶顏巴魯剌。將這四個名就做了姓氏。合闕歹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等安惕姓氏。合赤溫的兒子名阿答兒歹。兄弟中間好閒諜。就做了阿答兒斤姓氏。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阿大里吉歹。阿塔里吉歹。阿納臣把阿禿兒生三子。一名兀魯兀歹。

兀魯兀歹。今之額魯特種。疑其後也。近阿 勒坦山及伊黎哈薩克處皆有之。輟耕錄云。今兀察兀脫。即納真子孫也。所載元人氏族。蒙古七十二種。有曰兀魯兀。曰兀羅歹。曰兀魯歹。皆此一姓所分也。元史朮赤台傳曰。其先剌真八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剌兒宏吉剌亦乞列思等五人。當開創之先。協贊大業。

忙忽卽蒙古二字之對音。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有忙兀歹。又有忙古歹。皆此一姓也。元史捏答兒傳曰。其先剌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始別爲忙兀氏。剌真卽納臣也。八都 勒格生子。名倦巴孩。就做了忙兀惕姓氏。

元人之得天下。多得于兀魯兀蒙古二部族之力居多。兀魯兀惕。其著於秘史者。有主兒扯歹。忙忽惕。其著於秘史者。有晉台。有多豁 勒忽。有忽亦 勒答兒。皆此族也。蒙韃備錄曰。韃國所鄰。前有糾部。左右有沙陀等部爲患。俗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天會間。亦嘗擾金虜。嘗與之戰。

納臣把阿禿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朶豁剌歹。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 豁申。

元史本紀作拜姓。忽兒源流作昻和爾多克新。世系表及輟耕錄作拜住忽兒。住字不對音。當是生字或性字之譌。

一名察剌孩領忽。

輟耕錄作察剌罕甯兒

一名抄真豁兒帖該。

輟耕錄作撚忽。眞兀禿迭裏。

伯升豁兒多 豁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

本紀及表作敦必乃。輟耕錄作敞必乃。直擧斯。源流作託木巴該徹辰。元史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

察剌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 勒格。

想昆卽遼史之薛穆。語解作詳衮。謂辦事官。後文王罕之子亦號桑昆。則想昆桑昆皆同音也。遼史有諸乾詳袞一員。從五品。掌守戍邊堡。金史世紀曰。遼太祖命穆宗爲詳穩。又金史百官志曰。鎭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圖。其下有詳穩。又想昆必 勒格生子。名倦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

太祖本紀作咸補海罕。卽倦巴孩之轉音也。泰亦赤兀惕。本紀稱族人泰亦烏部者是也。泰亦赤者。台吉之合音。猶云太子也。兀惕者。猶云種類也。

察剌孩領忽收嫂爲妻。

輟耕錄曰。卽收兄拜住忽兒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明紙峨山人譯詁曰。胡俗婦喪夫。其家男子卽收爲妻。妾父子兄弟不論也。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賠其婦。

574

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就做了別速惕姓氏。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別速歹。後文有巴剌合赤。有迭該。有窟出沽兒。皆其後也。
抄真斡兒帖該。
斡字上文作豁。同音字也。輟耕錄曰。撥忽真兀禿迭葛。今昔卽兀剌其子孫也。
生子六人。一名斡羅納兒。一名晃豁壇。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晃忽攞。又有晃兀攞。皆對音字也。
一名阿魯剌惕。
輟耕錄有阿剌剌。又有阿兒剌歹。
一名雪你惕。一名合卜禿兒合忽。一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
後文之只兒豁安。則斡羅訥氏後也。若察阿合。若蒙力克。若雪亦峯禿。若速峯該者溫。若
捏兀歹。若察合安不洼。則晃豁壇後也。若斡歇連則阿魯剌後也。若忽難則格泥格思後
也。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合不 勒合罕。
本紀作葛不律寒。卽太祖之曾祖也。輟耕錄世系表曰。啟必乃六子。曰葛木虎。今那哈合
兒其子孫也。曰葛忽剌急里但。今大八魯剌斯其子孫也。曰哈剌歹。今博歹阿替其子孫也。曰葛赤渾。今阿答里急其子孫也。曰葛不律寒。卽太祖也。元史兵志
云云。剌所云葛不律與元史合。餘六子均與秘史不合。
一名撒薛赤列。撒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禿兒合不 勒生七子。
源流作哈布 勒汗。
一名斡勤巴兒合 黑。
輟耕錄作笛八斤八剌哈哈。又曰。今岳斯斤其子孫也。世系表曰。篤斤八剌哈哈。今岳里
斤。
一名把兒壇把阿禿兒。
本紀作八哩丹。表及輟耕錄作八里丹。太祖之祖也。源流作巴爾達木巴圖爾。元史兵志
曰。忠勇之士曰鉤都魯。按把阿禿兒巴圖爾卽鉤都魯對音。
一名忽禿 黑禿蒙古兒。
後文第四卷序太祖世次作忽禿 黑禿蒙剌兒。輟耕錄作忽都魯哞孤兒。今案哞孤兒與
蒙剌兒音較合。則古字爲傳寫之譌。
一名忽圖剌合罕。
輟耕錄作忽魯剌罕。

一名忽闌。
輟耕錄作急闌八都兒。
一名合答安。
輟耕錄作合丹八都兒。
一名脫朶延斡揚赤斤。
元史作脫端。輟耕錄作掇端斡赤斤。其稱斡赤斤者。本皆凡數見之。皆以少子襲此稱。疑
當時蒙古語小王子爲斡赤斤也。
斡勤巴兒合 黑的子名忽禿 黑禿主兒乞。
巴兒合 黑。史作八剌合。滿洲源流考曰。新唐書渤海俗謂王曰可毒夫。按蒙古語謂福曰
呼圖克。唐古特語謂再來人曰胡土克圖。元時曾用爲帝號。則可毒夫或卽胡土克圖之
譯音。厥轉傳訛。則忽禿 黑禿乃胡土克圖之對音。無可疑也。主兒乞。以後文四卷攷之。乃
無歧之册。
忽禿 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
別乞猶今回部之伯克也。薛扯元史作薛徹。
一名台出。
太祖紀曰。昔者吾國無主。以薛徹大丑二人。實我伯顏八剌哈之裔。大丑卽台出也。又畏
答兒傳曰。時太畤強盛。其兄畏翼率衆歸之。畏答兒力止不聽。追之又不肯還。畏答兒乃
遁歸太祖。所云太畤。卽大丑之對音。
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
主兒乞氏後爲太祖所滅。然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尚有尤里乞。及尤里歹。皆主兒
乞對音字也。則猶有存矣。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
元史表及輟耕錄作蒙哥睹 黑顏。源流作孟格圖徹辰。
一名捏坤太子。
元史表及輟耕錄作畜昆大司。源流作納賽泰賞。
一名也速該把阿禿兒。
元史紀作也速該。卽元太祖之父烈祖神元皇帝也。源流作伊蘇凱巴圖爾。
一名答里台斡赤斤。
輟耕錄作答里眞。答里眞子曰火納耶耶。生小哥王及留王闊闊出。闊闊出生也里干王。

忽禿黑禿蒙古兒生一子名不里孛闔。

元史本紀作播里。後文四卷又作不里孛闔。

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勒古台的盾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闔。

事見後文四卷。別勒古台紀作別里古台。案孛闔及孛可。與前文別克。皆音義相同。金史百官志曰。諸謀克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疑謀克急讀。亦卽別克同音矣。

忽圖剌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

後文太祖長子亦曰拙赤。則拙赤者。猶云大太子也。

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壈。

阿勒壈。本紀作按彈。

忽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

按後文六卷以也客扯連爲塔塔兒種人。若以譜系攷之。則也客扯連乃烈祖之從兄弟也。豈塔塔之與蓬蓬。本非兩種乎。

有兩個奴婢。一名把歹。

後文六卷所稱放馬人巴歹。卽其人也。

一名乞失黎黑。

太祖紀作乞力失。當作乞失力。蓋本紀多采皇元聖武親征記。此書鈔錄脫落顚倒。不一而足。惟元史哈剌哈孫列傳作啓昔禮。可證其當作乞失力也。

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答剌兒罕官人。

有兩個奴婢。一名把歹。

後文六卷所稱放馬人巴歹。卽其人也。

一名乞失黎黑。

太祖紀作乞力失。當作乞失力。蓋本紀多采皇元聖武親征記。此書鈔錄脫落顚倒。不一而足。惟元史哈剌哈孫列傳作啓昔禮。可證其當作乞失力也。

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答剌兒罕官人。

哈剌哈孫。列傳云。擢爲千戶。賜號答剌罕。元文類有劉敏中丞相順德王忠獻王哈剌哈孫碑曰。曾祖啓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艾之。趣告帝爲備。果至。我兵纔聲大吹之。以功擢千戶。賜號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爲自在答剌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元史哈剌哈孫傳。記啓昔禮事。較此爲簡。所云可汗。卽祕史王罕名脫斡璘者也。馬祖常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答剌罕。華言世貸之也。

惟合答安。股朶延。兩個無子嗣。

股朶延。他日之裔太祖歸泰赤烏部者。

乘蓬蓬百姓。

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曰。韃靼與女眞同種。皆棘鞨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眞。其居陰山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

也。塔塔與蓬蓬。實一種。前注列引太祖自稱一條。似不可刪。也客扯連之爲夫啓昔禮。以其情輸於太祖。故太祖得全此非兩人。只有一人而已。

皆舉女眞黑韃靼至武汶眞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眞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幷其名號。稱大蒙古國。文田案祕史有稱塔塔兒者。有稱蓬蓬者。蓬蓬卽韃靼。大率克魯連河以東。爲金人地。則稱塔塔。克魯連河以西。色楞格河以東。爲元人地。則稱蓬蓬也。宋孟珙蒙韃備錄曰。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頦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武汶眞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合不勒皇帝管著來。

蒙韃備錄曰。韃國所鄰。前有乣族。左右乃沙陀等部。後有蒙古斯國。在金人爲天會間。亦嘗擾金朔爲患。金朔嘗興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云云。按此。知蒙古斯國。卽祕史合不勒稱汗事。蓋當金太宗熙宗兩主天會間也。錄又引李大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會。自稱太祖元明皇帝。興嘗討究於彼。開蒙已殘滅久矣云云。案孟珙著錄。以辛巳爲今年。計當宋甯宗嘉定十四年。金甯宗興定五年。而元太祖改元之十九年也。譜皆敍蒙古改元天興。在熙宗皇統七年。而蒙人改元稱帝。早已在前殘滅。則天興一號。卽是合不勒無可疑者。又案宋岳珂桯史。亦引李大諒征蒙記。以證兀朮之封梁。則李大諒作征蒙記。在高宗紹興年間。其去元世祖滅宋。殆及百年。知合不勒與俺巴孩事。皆在南渡時。蓋金源南伐之日。蠻蠅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而西北邊防空缺。遂有蒙人起而爲臥榻之酣也。然是時金人尚強。故能滅蒙古。厥俺巴孩。中隔數十年。始有元太祖之事。

合不勒皇帝雖有七個兒子。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

想昆必勒格。乃合不勒之從叔。俺巴孩與合不勒爲再從兄弟。本紀爲不律寨殺。子八哩丹拔子也速該。史所云爲不律寨。卽此文之合不勒罕也。以此文考之。合不勒七子。其二把兒塊其四忽圖剌。合不勒歿。舍其七子不立。而立從弟俺巴孩。本紀稱爲咸補海罕者也。咸補海罕爲金人所虜。衆立忽圖剌合罕。元紀所謂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仇。卽補敍其事也。雖烈祖有救王罕事。然烈祖本未爲罕。故稱把阿禿兒與今所謂巴圖魯者相同。既非稱罕。亦未嘗位也。本紀以也速該爲國位者。明代撰元史者之誤也。當以祕史爲信。

捕魚兒海子。

今蒙古喀爾喀部克魯倫河所滙之澤。水道提綱謂之布伊爾湖。亦謂之布育里鄂模者也。今名貝爾池。明人稱爲捕魚兒海。蒙向高四裔考曰。洪武二十一年夏。永昌侯藍玉爲

征斡大將軍。率兵由大甯進。至盧州。聞廚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頭海之濱不意
師至。大驚。遁去。卽其地也。國朝西清。黑龍江外紀曰。貝爾池亦作布雨爾池。國語布雨二
字切讀成貝。故並存之。古名捕魚兒海。方數百里。亦盧聰。在烏拉總管處西南三百五十
里。蒙古境內之喀爾喀河。是其源。北流爲烏爾孫河。則呼倫池水之所會也。案烏爾孫卽
下文元兒失溫之對音。布雨兒卽捕魚兒之對音也。

闊連海子。

明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六月初二日午。經闊連海子。上令往覩。去聲。可五六里。有
山如長隄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上曰。
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七河注其中。故大也。水道提綱曰。枯倫湖。卽古俱倫泊。亦曰
闊連海子。卽俱倫池。古名俱輪泊。唐書室韋西有烏素固
部。當俱輪泊之西是也。明謂闊連海子。源出懇特山陽。東流爲克魯倫河。古名臚朐河。至
黑龍江烏拉總管駐處之西二百五十里。會烏爾孫河之水。匯爲池。方數百里。產五色鹽。
不煮可食。

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

今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又從貝爾池東出爲鄂爾順河。水道提綱
謂之烏順河。黑龍江外紀作烏爾孫河。兀兒失溫。卽烏順。烏爾孫。皆對音也。

那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

馘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塔塔歹。有塔塔兒。
名哲格勒圖。是其地也。塔里卽塔塔里。此泊以塔塔兒得名矣。元時本亦名答兒海子。特
薛禪列傳曰。至元七年。斡羅陳萬戶及其妃薩加真公主。請于朝曰。本濟所受農土。在上
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實駐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從之。遂名其城爲應昌府。二十二
年改爲應昌路。大德元年名其城爲全甯路。

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

此金世宗大定間事也。金史本紀曰。金之先出靺鞨氏。本號勿吉。古肅愼地也。元魏時。勿
吉有七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開元中。設黑水府。其後渤海盛。並黑水役屬之。五
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黑水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號生女直。金
之始祖諱函普。生二男。長烏魯。次斡魯。烏魯子跋海。跋海子綏可。綏可子石魯。石魯子烏
古迺。自始祖至此六世矣。第二子是爲世祖勁里缽。卒。母弟肅宗頗剌淑襲。卒。母弟穆宗
英格襲。卒。兄子烏雅舒襲。卒。世祖第二子阿骨打襲爲都勃極烈。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
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卽皇帝位。上曰。遼以鎖錢爲號。終亦變

明喊喊山人譯語曰。洪以爽傳叡顏盛後稱順。西烏粗與漢宋。鮮卑渡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揭弧。與盛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

壞。惟金不變不壞。於是國號大金。蒙韃備錄曰。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
地有諸書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沒處去。葛爺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
令梱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部之滅了。迄今中原盡能記之。韃人逃遁
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云云。
按孟珙所稱。則俺巴孩所以被擒送與金人者。乃是滅丁之故也。

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剌合赤名字的人說將回去。

別速氏。出於海都孫別速台。

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忽圖剌根前。幷我十個兒子內的合答安太子根
前說。

按合不勒是時稱罕耳。此以漢語譯之。非其實。忽圖剌者。合不勒之第四子。阿勒壇之父。
太祖從父行也。忽圖剌第六子亦名合答安。故以我子別之。

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擒了。今後以我爲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
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讎。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

案契丹國志。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冰泮卽縱鷹鶻以捕鵝雁。泊多野鵝鶩。遼泊鬱鵝
鶩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見獲兒乞氏的人。

篾兒乞氏。達達之一種。居於鄂勒昆河色楞格河之間。元史太祖紀作篾里乞部。元史語
解通鑑輯覽均改作默爾奇斯。庾集撰句容郡王世績碑作篾乞思。蒐耕錄。蒙古氏族有
滅里吉歹。又有滅里吉。均此種類也。

名也客赤列都於斡勒忽訥氏行娶的妻引將來。

也客赤列都。源流作伊克齊塔圖。斡勒忽訥。源流作鄂勒郭訥特。塔塔兒之一種也。近捕
魚兒海子喀爾喀河而居。

也速該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顏色。隨卽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
斡惕赤斤來了。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卽便打著馬。走過了一個岡。轉過了一個山背。回
來到他妻車子根前。其妻說。那三個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
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喚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
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來了。卽
便打著馬逆著斡難河走了。

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個山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著車子担坤太子引路答里台愣著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倫本紀作月倫源流作烏恪揑哭著說我的丈夫頭髮不曾被風吹肚腹不曾忽餓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斡難河的水幷川裏林木都振動了答里台斡勒赤斤劉那婦人說你丈夫猶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跡尋呵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兒做了妻

爲塔塔兒毒死烈祖及篾兒乞奪太祖后孛兒帖張本

因他巴孩合罕被拿時將合答安忽圖剌兩個的名字提說來上頭衆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

太祖紀作族人泰赤烏部源流作岱脊郭特明鄭曉吾學編曰韃靼北胡也卽夏殷謂周獯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漠時匈奴最強匈奴弱而烏桓遂熾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強大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盛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爲魏女眞滅契丹號金徙中國稱皇帝其別小部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有分地云云據此則太赤烏亦蒙古一部落克列卽本書後文之王罕也

於豁兒豁納川地面聚會著

卽活兒活河也水道提綱曰桓倫河有烏里順河白布伊爾湖會喀爾喀河諸水來會喀爾喀河出阿魯他拉奇嶺西麓合三源西南流有活爾活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曰喀爾喀河

將忽圖剌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衆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踏成深溝了

後文九卷稱此樹爲撚糕樹蓋又卽三卷札木合所居之簇經樹也

忽圖剌做了皇帝同合答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仇行了與闊滿巴剌合札里不花兩人

塔塔兒部首領

蹔殺十三次不曾報得仇

蒙韃備錄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諸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擄掠住於金國者凡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

秃有馬三千請以半爲聘皇妹巽國大長主巽太祖復以皇女火臣別吉爲繼國朝吳振臣留古塔紀略曰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幷懸鸞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哎嗒嗒也

帖木眞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他引往母舅斡勒忽納氏處索女兒斡勒忽納氏卽翻命外家與帖木眞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兩山間

兩山在克魯倫河之旁峴峨山人譯語曰元遼朝蔑一傳愛猷識里達臘再傳脫古思帖

渾河出卡倫外巴彦珠爾克山南流逕集爾渾卡倫東云云集爾渾似卽迭里溫之對音盤陀譯言山也孛答與盤陀爲對音字矣

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

蒙韃備錄曰韃主忒沒眞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髀石所以壓冤詳見後文三卷

因擄將帖木眞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眞

元史本紀作鐵木眞語解改作特穆津謂鐵之最精者也本紀曰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眞名之志武功也蒙韃備錄曰今成吉思皇帝甲戌生所傳忒沒眞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

訶額倫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眞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一個女兒名帖木倫

合撒兒源流作哈薩爾帖木格後文每稱曰斡赤斤譯言少子也

帖木眞九歲時合撒兒七歲合赤溫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倫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

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以甲戌生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陣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三皇帝名忒沒葛眞案忒沒葛眞卽帖木格便古得那當卽別勒古台大皇帝似卽卽合撒兒後文八卷札木合稱爲拙赤合撒兒拙赤卽大太子也蝦耕錄曰烈祖諱也速該生太祖皇帝又生溜王拙只哈撒兒又生濟王哈赤溫又生鐵木哥斡赤國王卽斡眞那顏又生虞寧王別里古台卽孛魯古歹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拙只哈兒三哈準大王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斡喘那顏者也五別里古台王案哈準卽合赤溫而無別克帖兒所云陣亡或指此邵學士遠平元史類編曰烈祖女帖木倫適孛秃亦乞列氏孛秃善騎射太祖初嘗遣兀兒徹丹出使過也兒古納河孛秃知之會日暮止宿殺羊爲食復假以良騎兀兒徹丹歸具以告太祖大喜妻以皇妹孛秃有馬三千請以半爲聘皇妹巽國大長主巽太祖復以皇女火臣別吉爲繼國朝吳振臣留古塔紀略曰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幷懸鸞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哎嗒嗒也

帖木眞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他引往母舅斡勒忽納氏處索女兒斡勒忽納氏卽翻命外家與帖木眞做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曰今人畎小兒竹籃名搖籃又曰鄭氏家範事類曰古人以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蓋搖車卽搖籃

明會幼孜後北

兩山在克魯倫河之旁峴峨山人譯語曰元遼朝蔑一傳愛猷識里達臘再傳脫古思帖

渾河出卡倫外巴彦珠爾克山南流逕集爾渾卡倫東云云集爾渾似卽迭里溫之對音

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

蒙韃備錄曰韃主忒沒眞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髀石所以壓冤詳見後文三卷

因擄將帖木眞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眞

元史本紀作鐵木眞語解改作特穆津謂鐵之最精者也本紀曰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眞名之志武功也蒙韃備錄曰今成吉思皇帝甲戌生所傳忒沒眞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

訶額倫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眞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一個女兒名帖木倫

合撒兒源流作哈薩爾帖木格後文每稱曰斡赤斤譯言少子也

帖木眞九歲時合撒兒七歲合赤溫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倫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

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以甲戌生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陣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三皇帝名忒沒葛眞案忒沒葛眞卽帖木格便古得那當卽別勒古台大皇帝似卽卽合撒兒後文八卷札木合稱爲拙赤合撒兒拙赤卽大太子也蝦耕錄曰烈祖諱也速該生太祖皇帝又生溜王拙只哈撒兒又生濟王哈赤溫又生鐵木哥斡赤國王卽斡眞那顏又生虞寧王別里古台卽孛魯古歹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拙只哈兒三哈準大王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斡喘那顏者也五別里古台王案哈準卽合赤溫而無別克帖兒所云陣亡或指此邵學士遠平元史類編曰烈祖女帖木倫適孛秃亦乞列氏孛秃善騎射太祖初嘗遣兀兒徹丹出使過也兒古納河孛秃知之會日暮止宿殺羊爲食復假以良騎兀兒徹丹歸具以告太祖大喜妻以皇妹孛秃有馬三千請以半爲聘皇妹巽國大長主巽太祖復以皇女火臣別吉爲繼國朝吳振臣留古塔紀略曰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幷懸鸞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

征錄曰。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有建宮殿山川環繞。有二海子。西北有三條口。通欽察河土剌河。

木兒。爲也速迭兒所弒。洪武中。天兵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又曰撒撒兒山。洪武中總兵官周興征胡自兀者河道至此山下。云云。卽此扯克撒兒山矣。

遇著翁吉剌氏人德薛禪。

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昂吉濼。卽翁吉剌也。事物異名。慈禧蒙古語曰昂急兒。蓋其地有慈禧湖。蒙古語名昂吉兒淖爾。居其地之人。因以翁吉剌三字爲姓氏也。元史紀傳作宏吉剌氏。薛禪。源流作偕徹辰。徹辰卽薛禪對音。元貢酋文獻集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薛禪者華言大賢也。木華黎傳。薛禪華言大賢也。又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輟耕錄蒙古氏族。有錞吉剌歹。有永吉列思。皆翁吉剌氏也。特薛禪傳曰。特薛禪姓孛思忽兒。初弘吉剌氏孛思忽兒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秉稱曰特薛禪。女曰孛兒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子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賜號國舅。按陳那顏。賜銀印。封河西王。蒙韃備錄曰。拙赤那邪兒封尙書。今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騎軍。

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

是時未爲親家。此史氏追敍之詞。

也速該回答說。我往這兒子母舅斡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我昨夜夢見一個白海青。

契丹國志曰。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東海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捉鵝鷺。爪白者尤以爲異。北盟會編曰。海東青者。出五國之東。每歲發甲馬千餘人。卽東海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元史地理志曰。合蘭府水達達路有俊禽。曰海東青。由海外飛來。至奴兒干。士人羅之以爲土貢。輟耕錄曰。白鴻淵凝詩曰。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沈大舟。關尹不吾欺。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繞撲之。卽墜。物受於所制。無大小也。柳邊紀略曰。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白而襍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

兩手擎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擎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

其稱烈祖爲乞顏者。以烈祖之兄忙格禿是時稱乞顏也。

俺翁吉剌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

契丹國志曰。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

元史紀曰。也速該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謚烈祖神元皇帝。

草木子曰。元朝正后皆用旁支。如太祖與弘吉剌氏。自太祖與其族報設誓。間取天下。世用其女爲后。自正后之下。擬立嬪宮。其稱謂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

元史后妃傳曰。特薛禪子按陳賜號國舅。封王爵。有旨生女爲后。生男尙公主。世世不絕。

明王光魯元史備忘錄曰。特薛禪宏吉剌氏。從太祖起兵有功。女世爲后。太祖憲宗世祖二成宗武宗仁宗泰定文宗順帝皇后。皆宏吉剌氏。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個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眞一歲。名孛兒帖。

源流作布闌德。是爲光獻翼聖皇后。元史后妃列傳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名旭眞。弘吉剌氏特薛禪女也。特薛禪與子按陳從征有功。太祖賜號王爵。以統其部。約生女世世爲后。生男尙公主。世祖至元三年十二月追謚。

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薛禪說。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壻。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趕著。就留下他一個從馬做定體去了。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地面。卽上文之扯克攏山。迤著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搶的冤仇。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海都孫兒塔塔後也。蒙力克、源流作莽古里克。元史忠義傳。伯八兒祖明里也赤哥。卽蒙力克也。

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眞去做女壻。回時被塔塔兒家暗害了。我心裏好生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顧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眞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

元史紀曰。也速該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謚烈祖神元皇帝。

草木子曰。海東青鶻之至俊者。出於女眞。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常捉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能得顯翮者。元朝官賞銀五十錠。

579

元朝祕史卷二

張氏影元鈔本自蒙力克以下分入卷二與大典本同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眞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的兩個夫人斡兒伯涉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倫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倫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胖肉分子。爲甚不與。眼看着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斡兒伯涉合台那兩個夫人道。你行無語喚的禮。過著茶飯呵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倫這般說。

自你行至便喫。爲兩夫人語。俺巴孩九字。訶額倫語。蓋俺巴孩爲部長時。待也速該甚厚。是時不然。故追思之。以寄醍酒不設之憤也。

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

以上兩夫人語。

第二日起行時。塔兒忽台 舊鈔訾。今正。此與下四字連讀。一人。乞鄰禿黑 本紀作塔兒不台。後文五卷作塔兒忽台乞鄰禿黑勒 本紀作塔兒不台。

台乞鄰勒禿十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蓋泰亦兀部官人。脫朶延吉兒帖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

元史本紀作脫端火兒眞。今案脫朶延卽合不勒合罕少子。太祖叔祖也。當有察剌合名字老人勸時。蒙力克父也脫朶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太祖紀曰。烈祖崩。帝方幼沖。部衆多叛泰赤烏。近侍有脫端火兒眞者。亦將叛去。帝自泣留之。脫端曰。深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爲。竟帥衆馳去。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剌合老人背脊上刺了一箭。察剌合老人被傷在家墓臥時。帖木眞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收的拜俺衆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了。帖木眞哭將出去。訶額倫親自上馬。教人舉了英桓領著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人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著泰亦赤兀去了。

泰亦赤兀爲俺巴孩之姓氏。故史以泰赤烏部稱曰族人也。太祖紀曰。宣懿太后擘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倫好生能事。拾著果子。撅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倫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泰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釣兒。於幹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養了。

一日。帖木眞合撒兒別克帖兒 速勒吉作伯克特爾別勒古台。

元史耶律留哥傳作孛魯古台。源流作伯格勒德依。又別里古台傳曰。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所以取天下也。

四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眞釣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帖木眞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個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曾論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猶云形影相弔。子然一身。孤寒之極也。源流曰。特穆津哈薩尒二人告其母云。伯克特尒二人將我等所釣之魚。奪而食之。今日又將哈薩尒所射之雀。奪而食之。意欲殺伊二人。其母云。爾等何以與從前偕齊果勒之郭伯塔郭斡之五子一般議論。爾等譬如影之隨形。尾之在身。不可離異。

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閣媽媽的五個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眞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前射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這

釣得個魚又被他奪了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卷著出去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眞自後隱著合撒兒自前隱落將箭抽著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兒弟的苦受不得讐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藥了說乾盤腳坐著等他的箭帖木眞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

源流曰由是與兩人交惡伯克特爾云要殺我便殺切勿殺伯勒克德依伊是日後給爾等出力之人不尤遂留伯克特爾於死

帖木眞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倫見他兩個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乎裏攥著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衙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慾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銜的海靑般又如喫吞物的大魚般又如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捲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慾禁般又如讓窩的豺狼般又如不疑武拏物的虎般又如妄銜物的貪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兒孑子外無輜重

源流曰其母大怒斥責之曰爾等其欲相殘相殺乎殆馳山之狗子與殆嚙胎之豺狼與殆顧影自搏之海靑與殆掉尾自聲之鼠豈與此與尟蜴奚異語意與此同而文法較潔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般報得思想開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著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開泰亦赤兀惕乞鄰勒禿黑說道

卽上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

原撇下帖木眞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著伴當來看帖木眞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割做槳子又將合赤溫帖木格帖木倫三個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鬪開泰亦赤兀惕大聲叫著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眞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眞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捜名字的山行帖木眞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

帖木眞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鞦的鞍子脫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鞍子脫落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壓著帖木眞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

源流曰至第三日欲出時因馬鞍脫落云肚帶鬆扣則有之後鞍何以脫落此係天父止

我又隔三日欲出時見一塊大白石阻路云向無此石蓋天父用此止我

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劃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望將去了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眞擎去於他百姓內傳了號令教每營裏住了一宿卻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惕每於斡難河岸上做筵會日昃落時散了此時教一個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眞帖木眞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人見又入斡難河水的溜道裏仰臥著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那個失了人的人大牌叫著說擎住的人脫走了廢道叫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斡難河邊樹林裏挨排著尋帖木眞在溜道裏臥著速勒都孫姓氏源流作蘇勒德速鎖兒罕失剌名字的人

源流作託爾干沙喇十卷稱鎖兒罕失剌爲泰亦赤兀脫迭干家人又四卷有速勒部人之赤勒古台八卷有孫勒都歹種之塔孩應爲同族

經過尋時正見著說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妬害你你謹慎只那般臥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罕失剌再說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曾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剌再經過對帖木眞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他每散了後帖木眞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剌家裏宿呵他的沈白源流作赤老溫源流作齊拉溫第四條之一也名字的兩個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剌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疑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教了我所以順著斡難河尋鎖兒罕失剌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媚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剌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說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個兒子說誰兒被龍多兒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性命草尙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看著源流作哈哈干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龍多兒蓋蒙古語麻也元史土土哈傳曰欽察國主亦納思曰逃鶻之雀落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是當時有此語

所以將帖木眞枷開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兒弟每說。帖木眞莫不是人識了他。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剌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毛撥出。撥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剌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何能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剌對帖木眞說。你險些將我斷送的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個無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騾馬。再煮熟了一個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媚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曾與他火鐮。這般打發教去了。

宋徐夢莘北盟會編。引金王寂遼東行部志。宿耶塔喇虎寨。漢言火鐮火石。滿洲源流考曰。按滿洲語。雅塔剌庫。火鐮也。

帖木眞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斡難河。踏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著斡難河。

今內府輿圖。敖嫩河出肯特山東北流。有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屈而西流。入敖嫩河。此卽乞沐兒合之對音也。朝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轉東南流。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入之。卽提綱之呼瑪拉堪河也。

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帳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帖木眞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窩有桑沽兒河。

桑沽兒河。後文亦作桑古兒河。今圖作僧庫爾河。此克魯倫河所受水也。提綱於克魯倫河下有孫可勒河。亦曰僧哭勒河。均此河也。又曰必兒喀溫之西南。斡山又南百餘里起。此卽孛斡兒出矣。

說了後。踏著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個百姓圈子行。見那八個馬在圈子外立著。

龍沙紀略曰。索倫人善蹤蹤。人馬有亡失者。蹤之卽得。越數百里而知蹤之離合。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也。寧古塔紀略曰。滿洲善於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

但一經雨則失之矣。

帖木眞說。仲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說。我既與作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個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跟前。孛斡兒出說。你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眞說。立住了。隨後那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圖復廣平王碑曰。武忠志慮沈雄。善戰知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義均同氣。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

源流以爲卽岱青郭特之人。泰亦赤兀惕部也。

又有一個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眞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眞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甘草黃馬。踏著那八個馬的捕道。趕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個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曾見蠻白騾馬八匹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八匹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將帖木眞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個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蓍蓋了。對帖木眞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

元文類二十三圖復撰太師廣平王玉昔碑。卽博爾朮之孫也。碑云。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壤。索敦仁禮之好。納忽阿兒闌卽納忽伯顏也。源流作阿爾拉特阿伯巴延。

止有我一個兒子。我的名喚作孛斡兒出。

元史作博爾朮。本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始祖孛端叉兒。父納忽阿兒闌。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敦睦鄰好。博爾朮知兵。事太祖於潛邸。圖復廣平王碑曰。祖博爾朮。阿爾剌人。避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文田案孛斡兒出。四傑之一也。元黃溍集有康里氏先塋碑。中述元武宗皇帝贊脫脫語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所云博爾朮。卽孛斡兒出矣。

蒙韃備錄曰。韃人地饒水利。宜羊馬。其俗生活止是飲馬乳以濟飢渴。

而去卽此事也。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眞對孛斡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個兒子。這的家財與我做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爲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著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爲甚麼見這好伴當。難離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來了。殺了一個唉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奶子馱的般盤治了。與帖木眞做行糧。

蒙韃備錄曰。韃人地饒宜羊馬。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則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

納忽伯顏說。你兩個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眞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倫弁合撒兒兄弟每正愁悶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初帖木眞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幾眞相離了來了。

行程錄曰。蒙古方言稱主曰額眞。今按幾眞與額眞聲音則是主人之義。後文稱孛兒帖幾眞。亦同此意。

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著客魯連河尋去。

朔方備乘曰。額爾古納河。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青特山東南。西南流納數小水。轉東南流。經拖諾山南麓。聖祖御製碑前。賜名欽馬河。轉東北流。貫沙漠間。又東北入貝爾城界。漸爲呼倫湖。鄂爾順河皆受貝爾池水。匯東東。哈拉爾河匯北東北。復從湖東北溢爲額爾古納河。東北流。遂分界碑。又北。與黑龍江會。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源。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式山脈。西北自敖嫩色衙嶺。有東南一幹。東爲式勒兒嶺。又曰。大肯特山。朔方備乘曰。大肯特山在喀爾喀敖嫩河之南。卽克魯倫河發源處。山之東南有二水流出。爲克魯倫河。

做下營盤住了。搠坦的女孛兒帖幾眞行上見公姑的禮物。

明蘭大享彝俗記曰。匹配惟以兩姓相懽。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貧者隨意資送同歸。壻家。贅時。婦披長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舍中。婦持羊尾油對溫三叩頭。卽以油入遞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爲贄。

將一個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眞說。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惹姓的王罕契合。

客列亦者。漠北之一姓也。蝦非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其一爲怯列歹。卽此所云客列亦惕惹姓。明人撰元史此姓都無定字。卽乾隆開館臣改定。亦未歸一律。讀者每生眩惑。今據其大略。庶得貫穿。元史太祖紀曰。克列部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後文又曰。於是怯里亦部乘汪罕來降。一卷之中。既云克烈。又云怯里。前後歧出。館臣於前文改曰克烈。後文改曰奇噠。此已令人難悟矣。至於列傳。尤爲雜遝。有稱怯列者。則博爾朮傳云。晉滅於怯列。又朮赤台傳云。怯列王可汗與亦哈剌哈襲并有怯列之地。有稱怯烈者。則肖乃台傳云怯烈氏。又速哥傳云。蒙古怯烈氏。世傳孛朮外族。又也先不花傳阿榮傳。皆云怯烈氏。又速不台傳。奏以怯烈諸部千戶通立一軍。是也。有稱克烈者。木華黎傳云。克烈王可汗。札八兒火者傳云。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又榮直腦魯華傳云。蒙古克烈氏。又不忽朮傳曰。祖海蔑伯事克烈王可汗。是也。又有稱怯列亦者。則哈散納傳曰。怯列亦氏。是也。又有稱怯列台者。則鎭海傳及速禮麻識里傳。皆云怯烈台氏。是也。核以秘史。均卽客列亦惕惹姓。屬輾殊異耳。王罕。本紀作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爲王。番言晉重。故稱王爲汪罕。今按脫里乃蒙古之一部長。其部名客列亦惕。封王事

到扯克徹兒亦忽兒忽山南閉。翁古剌之居也。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眞。好生大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兒弟每孩牙。我好生愁著。絕望了來。今日值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女兒與帖木眞做了妻。德薛禪與他妻搠坦同送帖木眞夫妻回去了。到客魯連河兀剌黑眞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坦直送他女兒到帖木眞家裏。

搠坦送他女兒到帖木眞家回去了後。帖木眞欲要孛斡兒出做伴。使別勒古台喚去。孛斡兒出見了別勒古台。又不對他父說。騎著個拱脊黃馬。馱著個肯毛襖子。與別勒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曾相離。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根前。

不兒吉山名。以客魯連河源頭六字考之。則卽前文一卷之不兒罕山也。亦譯之必兒哈巓。又曰大肯特山。朔方備乘曰。大肯特山在喀爾喀敖嫩河之南。卽克魯倫河發源處。山之東南有二水流出。爲克魯倫河。

晉地。依舊德隨山道居住著。

見後文四巻。自封爵之後因以王爲汗號。故亦可稱汪罕。而蒙古源流又稱紺汗。紺汪均王之轉聲。汗又罕之別寫也。本紀曰。初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孟錄卒。汪罕嗣位。多殺叛昆弟。其叔父菊兒紺兵與汪罕戰。還於哈剌溫陘。敗之。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于烈祖。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于汪罕。汪罕德之。遂相與爲盟。稱爲按答。按答。華言交契之友也。此卽本文契合之事矣。又按客列亦惕。元謂之火州。又謂之合主。明統元。仍稱火州。明史西域傳。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卽漠南北師前王地。附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所云客列亦惕。卽回鶻姓之一種。客列與哈剌音同也。

唐書有薛延陀。此土瓦剌河。卽薛延陀之轉聲。土剌二字。卽徒勒二字之對音。

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

土兀剌河。出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末旗。南流。西納哈納圖魯河。紅郭爾河。經中會典圖說曰。土拉河。出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末旗。南流。經車臣汗部右翼中左末旗。中右旗喀喇河出左翼中左末旗。北流。經中左旗。來會。又北流。經右翼左旗。入郭爾坤河。水道提綱曰。土喇河。卽圖拉河。發源喀爾喀中部教徼河源之西南百數十里。許式圖兒几嶺之西。曰圖拉色禽。西七度八分。其東陽山。卽流入克魯倫之武爾圖兒几河源也。極四十八度五分。西南流六十里。與北源忽魯河會。西南流九十里。有哈奚河。自西北合東來。喀拉郭模水。西北來。空烏魯河。東南流來會。又南五十里。有喀拉泰河。自東南大山西流來會。又西南。經啓拉薩山西麓。又西南。有阿拉克他河。自北來入之。又南有特勒兒卽河。自西北大山。合東占河二水。東南流。又合東北數十里。許式圖兒几嶺之西。曰圖拉色禽。西七度八分。其東陽山。卽流入克魯倫之武爾圖兒几河源也。極四十八度五分。西南流六十里。與北源忽魯河會。西南流九十里。有哈奚河。自西北合東來。喀拉郭模水。西北來。空烏魯河。東南流來會。又南五十里。有喀拉泰河。自東南大山西流來會。又西南。經啓拉薩山西麓。又西南。有阿拉克他河。自北來入之。又南有特勒兒卽河。自西北大山。合東占河二水。東南流。又合東北數十里。許式圖兒几嶺之西。曰圖拉色禽。西七度八分。其東陽山。卽流入克魯倫之武爾圖兒几河源也。極四十八度五分。西南流六十里。與北源忽魯河會。西南流九十里。有哈奚河。自西北合東來。喀拉郭模水。西北來。空烏魯河。東南流來會。又南五十里。有色兒必河。自北來入之。又西至色兒必嶺南麓。曲曲西南二百數十里。至杜蘭喀拉山之北。隨山折而西北流。曲曲四百餘里。有喀魯忒哈河。自西南合數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折而正北流三百里。而郭勒呼昆河。自西來會。西十一度四分。極四十九度。此水源流長一千六百里。方觀承松漠紀聞卓詩注曰。圖拉河源出韓山。異域錄曰。土喇河北岸。峯巒聳綠。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檣樺樹。楸。梅。其森鬱。源向西流入杭愛山。流出之郭勒呼河。

林子裏住著。

異域錄曰。土喇河北岸。峯巒聳綠。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檣樺樹。楸。梅。其森鬱。

我將道襖子與他。于是帖木眞兄弟三個將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木眞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委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卽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廳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了。

晉。唐時薛延陀部居此地。故以薛延河名其部曰薛延陀。薛延河之轉聲也。宋王溥唐會要曰。鐵勒者本匈奴之別種。其語略與匈奴同。有俟利發。吐屯。設。特勒。阿波達干。俟斤。頡利發。乙失鉢。乙注。失鉢。頡跌。屈利。啜。達干。莫賀咄。莫賀。沙鉢羅。咥利失。阿賀那。曳。步。古。蘇。婆。闕。薛。契。苾。何。思。渾。斛。嗢。沙。陀。奚。結。等部。凡十五種。皆分散在磧北。貞觀之初。各遣使貢獻。請置吏。於是分其地置瀚海。燕然。雞鹿。金微。仙萼。幽陵。龜林。皋蘭。高闕。寘顏。雲中。雁門。新興。定襄。金山。雲內。陰山。等都督府。

元朝秘史卷二

帖木眞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名札兒赤兀。出於兀良哈部。

自不兒罕山前。背著打鐵的風匣。引著者。簸箕名字的兒子來。

卽元史本紀之折里麥。他日勇戰稱四狗之一者也。與速不台傳之折里麻非一人。然速不台傳云。折里麻者。譯言有謀略人。則其取義相同也。

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孛。答合地面生時。

幹難河邊山名。

我與了你一個貂鼠襖兒。袱有來者。簸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發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繫按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閒。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倫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頗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會慢寄暗每怕了的麥亦赤兀惕兄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

鵰弓之鳥。猶謂泰赤烏部人也。

阿額倫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阿額倫隨即起來了。帖木真兄弟每隨即起來了。阿額倫帖木真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斡惕赤斤。

帖木哥即前文帖木格。格即哥之入聲。漠北聲高反入爲平。故哥格通用也。斡赤斤。漢語少官人也。唐書突厥傳。其官有乙斤吐屯俟斤。皆世選其位。俟斤赤斤對音。足見其官甚古。魏書高車之族十二姓。有曰俟斤氏。此以官爲氏者也。脫朶延斡赤斤。則合不勒之少子。後文有阿勒壇斡赤斤。則忽圖剌合罕之少子。凡稱少官人也。

太祖異母弟。長於合赤溫。而反後於帖木格者。疑蒙俗重嫡子也。

孛斡兒出者。簇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倫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真淮備一個從馬。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舊抄本

帖木真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兒罕山上去了。紿阿勒壇古台的人名。漢語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著個花牛犍著車子。逆著朦格里小河行了。

即卷一之蒙格黎河也。

行間天色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火字舊抄本

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真家於大家裏覓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真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從房子後起來來了。未知到了說不想被三箇簇兒乞惕每。將我婆子每搶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婆子救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簇兒乞惕每滅著。你妻孛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敎札木合兄弟知道。

以秘史世系考之。自巴塔赤罕爲一世。孛端察兒十二世。其孛端察兒十二世。其孛端嫡派至十七世爲札木合。此長房也。第三房至十七世爲伯升豁兒。廿一世爲也速該。即太祖父也。是札木合爲太祖高高祖舅也。時與王罕鄰好。故稱以兄弟。

他在豁兒豁納 黑即前文卷一之豁兒豁納川立忽闍剌處。水道提綱稱爲活兒活河也。族人泰赤烏部聚居於此。水道提綱曰。喀爾喀河又西。有活兒活河自南來會。喀爾喀河折西北流。經客 舊河朔地之北。其北岸有小山。所云客 舊河朔地。當即主不兒地面矣。

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

後文或作歹亦兒兀孫。

一種是合阿惕簇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剌。

此三人爲三種部落之長。

這三種簇兒乞。爲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 即也客赤列都省文。根前奪要阿額倫兔鵰事在前文一卷。

如今報來。那簇兒乞其說道。奪要阿額倫的鵰已將帖木真的妻紹了。那鵰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

爲太祖滅簇兒乞張本。

帖木真未知簇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 舊古台孛斡兒出者 舊簇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簇兒乞遠了。帖木真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 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跑。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媚子洒奠了。

元潘昂霄金石例第十卷碑誌。祭享條曰。本朝無郊社。如瀝馬乳之類。事迹中可見則書。據此。則馬媚洒奠。是元代舊俗。祭天禮也。

張氏影元鈔本。自此以上爲卷二。以下劃入卷三。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真合撒兒別 舊古台三個。前往土剌河的 黑林行股斡鄰 舊王罕處去。本紀曰。汪罕名脫里。此云股斡鄰。鄰里一聲之轉耳。

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簇兒乞惕每。將我婆子每搶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婆子救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簇兒乞惕每滅著。你妻孛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敎札木合兄弟知道。

以秘史世系考之。自巴塔赤罕爲一世。孛端察兒十二世。其孛端嫡派至十七世爲札木合。此長房也。第三房至十七世爲伯升豁兒。廿一世爲也速該。即太祖父也。是札木合爲太祖高高祖舅也。時與王罕鄰好。故稱以兄弟。

他在豁兒豁納 黑即前文卷一之豁兒豁納川立忽闍剌處。水道提綱稱爲活兒活河也。族人泰赤烏部聚居於此。水道提綱曰。喀爾喀河又西。有活兒活河自南來會。喀爾喀河折西北流。經客 舊河朔地之北。其北岸有小山。所云客 舊河朔地。當即主不兒地面矣。

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

王罕居太祖之西。故云右手。

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

札木合居太祖之東。故云左手。

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

帖木真兄弟三個回到家了。帖木真使合撒兒別 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婆子被篾兒乞惕每搶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仇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真安答的妻。舍史國語解曰。諧達。夥伴也。元史譜解曰。諧達。元史畧兒傳曰。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被人搶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篾兒乞惕脫 黑脫阿。在不兀剌客額兒地面裏有。

祕史元槧本曰。客額兒。曠野也。考烈祖放牖於斡難河。而搶得訶額侖。卽脫 黑脫阿弟婦也。然則所居當東距斡難西近薛涼格兩河閒矣。今其地有卡倫名布拉者。正與不兀剌三字對音。六七百年來之有改。卽其地矣。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布拉克。泉也。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泉曰布拉克。

歹亦兒兀孫。

上文作答亦兒兀孫。姓兀洼思氏。

在斡兒浬。

洹音桓。以水名故譯音加水旁字以取易識。卽今鄂爾坤河。或作鄂 勒昆。或作斡耳汗。或作鄂爾渾也。蔑兒乞居其東南。土哈逐叛王脫脫木之兵。敗之斡歇河。水道提綱曰。鄂 勒昆河。亦曰鄂爾渾河。源有二。一出杭愛山昆南。一出杭愛山昆南。源出鄂爾吉闊都蘭喀喇山。又有二。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 勒昆河。異域錄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旁皆山。鄂爾渾河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朔方備乘曰。鄂爾坤河。出三音諾顏旗二水合東流。北合一水。經右翼中右旗。右翼左末旗中前旗。額魯特旗。折北流。入土謝圖汗部界。經土謝圖汗旗。轉西北流。濟爾瑪台河入之。又西北流。塔米爾河入之。又合數小水。折東流。經左翼前旗。右翼左後旗。與土拉河會。又東。伊遜河入之。又北流。齊雅圖河入之。又北。與色楞格河會。自源至此。曲折二千餘里。元史太宗紀二年。帝與拖雷獵於斡兒寨河。卽此河也。

薛涼格河兩岸。

薛涼格河。今色楞格河也。唐書回鶻傳作仙娥河。元史作薛靈哥水。歐陽元樂侯家傳作僕羅傑河。明鄭大郁四夷考作昔令哥河。水道提綱曰。凡在阿爾泰山東南水皆北會爲色楞格河。又曰。漠北水之入北海可知者。以色楞格爲最大。源發杭愛嶺以南。凡鄂 勒昆白稽山。枯庫嶺。或阿都依嶺。爲可克嶺以東。杭愛尾。及都蘭喀喇山。阿不達拉太山。以北。大興安山。大小肯特山。以西。數千里川澤。俱匯而北瀦爲白哈爾湖。爲漠北第一巨浸。所合如厄赫河。鄂爾昆河。土喇河。者得河。楚庫河。皆巨川也。

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爲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特爾克河入之。又東北流。伊第爾河入之。又東北流。阿集拉克河入之。又東北流。入土謝圖汗部界。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流來會。轉東流。南納額德爾河。阿察河。北納北特里河。哈拉鄂倫河。特里河。又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流來會。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額赫河自西北來會。又東流。喀拉瑚集爾河。布喀河。自南來入之。鄂博爾克倫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右翼右末次旗。特爾格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又東北流。澤德河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北來一水。轉西北流。伊爾泥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滿達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伊瑪謝河。自中國發源。合阿努河諸水。曲折東北流來會。曰鑑尼色河。又北流。過伊瑪謝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鄂羅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巴喀拉河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西北流。塔 勒海河 勒的地面裏有。合阿台答兒馬剌。在合剌只兒格額兒地面裏有。

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到喀爾喀第三站爲哈尼赤疑卽合剌只兒之對音也。

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過勤 勒格河。

水道提綱作啓兒活河者是也。提綱曰。自楚庫河而東北。如啓兒活河烏得河衣灘北河諸源。皆出肯特山東北大幹山之北麓。剔方備乘曰。楚庫河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

之齊闊河出齊闊卡倫外北流入於楚庫河。按齊闊勤（勤亦皆對音。均此河也。

到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絕擄了。

今地圖。齊闊河出肯特山。北流入色楞格河。若登肯特山以臨布拉卡倫。則高屋建瓴之勢也。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眞王罕兩個說。我已自盤搠軍馬。王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孩山前。

元史闊闊傳曰。闊闊本篾里吉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地。即此山矣。

與帖木眞一同來於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裏相會。

孛脫罕即不而罕。今肯特山又名必兒略嶺者是其對音也。其支脈有孛斡兒只山。元史土土哈傳曰。渡禿兀剌河。戰於孛怯嶺。疑即此孛斡兒只。

帖木眞安答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斡難河。

札木合居額爾古訥河。即斡難河之下游也。

來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說著去了。合撒兒別（別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眞說了。又王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罕合（勒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

今地圖。克魯倫河出肯特山之東南麓。向西南流。有巴彥集魯克山水從西來注之。巴彥集即此不兒吉之對音也。

此時帖木眞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著統格黎克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

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河之自西而東入（黑）龍江者九。一曰巴爾嘶河。一曰他拉巴爾集河。其巴爾嘶。即不兒吉岸之河。其他拉巴爾集。即此塔納小河矣。又案　聖祖賜克魯倫（河名欽焉河。　御製碑建於拖諾山南麓。拖諾山亦即塔納對音矣。

帖木眞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

太祖本紀作札阿紺孛。

共二萬。在乞沐兒合河邊。

即濟母爾略河。見卷二。

阿因（勒合剌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

後文四卷作阿亦惕合剌合納。即此地也。山如布盞。元史地理志。合剌合納。猶言布盞也。

口小腹巨。因以爲名。此山名阿因（勒。其水口似布盞。故名合剌合納。其地可以下營也。

帖木眞與他每相合了。

帖木眞王罕札合敢不三個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立著王罕每也將他的軍盤搠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會這般說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

因此語。知漠北人自稱爲韃靼也。

著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王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

糾集之時。已伏叁商之意。宜太過得而幷吞之也。

自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不兀剌地面。

淺今之齊闊河。至布拉卡倫。

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擄了。脫黑脫阿歷的時刻。也可以擧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個人。趁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眞地面裏去了。

巴兒忽眞。元史本紀作八兒忽眞之隘。以今地圖睃之。順薛涼格河。則由今恰克圖互市處至俄羅斯之白哈爾湖。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正北流。折而西北曲曲二百數十里。北瀦爲瓦澤。曰白喀爾鄂模。亦曰白哈兒湖。即漢時北海丁零。唐時骨利幹都播二部落之少海。異域錄曰。喀爾喀北界車酸。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岸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河。格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入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入柏海兒湖。楚庫柏興係俄羅斯國界。相陷博拉二百餘里。其間皆山。沿途林藪杉松樺樹。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過烏的柏興之西三百餘里。東西千餘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昂噶拉河自湖流出。仍向西北而流。匯於伊都謝河。入北海。朔方備乘曰。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於湖。按祕史。巴兒忽眞必在白哈爾湖左右。疑即巴爾古錫穆和屯也。

那篾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時。其間哨的軍每也緊隨著。就夜裏搶掠。行間。帖木眞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孛兒帖名字。孛兒帖在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帖木眞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眞馬根前。擎住韁繩。此時有月明。那相認得了。帖木眞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個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說罷。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篾兒乞惕百姓每。也下營宿了。孛

兒帖兀真行教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兀真猶云夫人也。

初兀都亦惕脫 猶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孩。合阿台答兒馬剌。這三種篾兒乞惕。領著三百人來時。爲在前脫 猶脫阿。的弟亦列都他要阿額侖。被也速該奪要了。

事在前文一卷。

因此來報仇。纔了不而罕山三遭。舉不得帖木眞。只得了孛兒帖。將去配與亦列都弟亦 勒格兒力士爲妻。

力士漢人語也。若用蒙古語。當云把阿禿兒。

今次軍馬到。赤 勒格兒擺怕。逃出去時。說道。我如個黑老鳥般。命分薄。纔可喫殘皮。卻想喫雁鵝鵠。

金史世紀曰。慈烏。北方有之。狀如大鵝。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蟲。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赤 勒格兒意謂鴻雁向陽。鵝鵠遊渚。非烏鴉所能食也。

因這般恁了。孛兒帖夫人。如今衆篾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

謂太祖經當被以誅戮。則有漸殛之禍。

刁著獨自的性命。

刁柬也。今俗作一去爲去之字。鄙淺不古。正當借用此字耳。

黑暗雀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避救得歷道。說著逃走去了。

只擧得合阿台答兒馬剌。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而罕山前行了。別 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答裏有別 勒古台。取去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而皮如何兒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 勒古台爲那般。但見篾兒乞人呵。教髏頭箭射著。說道。將我母親來。原曾來不而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王罕札木合兩個根前。帖木眞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答。因你兩個與我做仵。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仇得報。所以將篾兒乞百姓每殘戮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說了。

初兀都亦惕篤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個五歲的小兒子。名字喚做曲出。

曲音近麴。與哭同音。乃蠻主曲出律。秘史作古出魯。是曲古魯近之說。今北方謳曲如曲遇之曲。則與古遠矣。蓋時代久而土語轉變。非考核不明耳。

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一件豹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

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阿額侖。收養。

秘史中四箐子之一。

帖木眞王罕札木合三個相合著。將篾兒乞惕逹逹房子推倒了。

因此語。知篾兒乞亦韃靼之種類。

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兒罕

卽鄂爾坤河也。前文作斡兒恒。此作斡兒罕。恒罕一聲之轉耳。

薛涼格河兩開。塔 勒河 勒地面退了。

異域錄曰。鄂爾渾河環流西北。舟楫可通。其源出於土謝圖汗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土謝圖汗遊牧地方。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事物異名曰山。蒙古語曰奧利。此山名塔 勒渾。故曰塔 勒渾阿剌 勒。繞則今土謝圖汗卽故篾兒乞地。

帖木眞札木合望著豁兒豁納 黑主不兒地面回了。

豁兒豁納 黑者。卽額爾古訥河之對音。主不兒者。蓋蒙古稱水。殆卽海子之義。蓋札木合所居傍洛爾洛河。此河流入貝爾池。復出爲額爾古訥河。故亦稱爲豁兒豁納河海子也。

太祖欲就札木合。故亦望此而行。

王罕從不而罕合 勒敦山背後。

王罕所居 黑林。近土兀剌河。故望不而罕山背而回。不而罕卽必兒洛溫之對音。又卽肯特山也。異域錄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是也。

經過訶闊兒禿主兒不合。

此一地名也。主兒不合。蓋水之稱。訶闊。蓋河名也。知者。歐陽元僕氏家傳曰。滅里棘脫脫伯吉叛於合剌山時。遂主三召克直普爾。期以七日斬其首。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棘馬。脫脫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葡萄酒。見汝主耳。脫脫喜。迎之。握手獻壯。嬰公亟拔劍斬之。初兵出阿胡爾河。河水漲溢。俄而水止。俗以爲水寨。禱之。河水溢流如初。據此碑。則僕氏本居愛河。卽秘史之薛涼格河也。滅里棘。卽秘史阿闊兒禿。則此河本近篾兒乞也。

察兀剌禿速卜赤惕。

此一地。

忽里牙禿速卜赤惕。

此一地。

三處地面。

異域錄曰。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

亦有茶楷登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漫。鋪地如錦。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按此卽王罕打圍處無疑。一則有三處谷口。一則在土喇河北岸。須渡過方回。林與下文望著土兀剌河回去路徑相合也。

蒙韃備錄曰。韃人出征。食盡。則射冤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

帖木眞札木合兩個到㗮兒㗮納爲主不兒地面一同下了。想著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親愛。咱共說了。初做安答時。帖木眞十一歲。於斡難河冰上打牌石時。

元史太祖本紀曰。孛端察兒第七子納眞。謂押剌伊而部。路逢孟子數人。方鑿牌石爲戲。據此。則打牌石乃漠北俗也。

札木合將一個靴子牌石與帖木眞。帖木眞卻將一個銅澆的牌石回與札木合。做了安答。契丹國志曰。宋眞宗時。晁迥往契丹賀生辰。迥言國主皆佩金玉錐。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冤。然則牌石乃擊冤所用。以靴鹿之骨角或銅澆而成也。楊賓柳邊紀略曰。南古塔童子相戲。多剔髀骹。骹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嘎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鑿於蹼。藏時閒暇。雖壯者亦爲之。據楊此文。則此風不特蒙古。幷可知帖木眞與札木合所以交換牌石之故。嘎什哈卽滿洲語指牌石也。窩鹿或作抱字。元史地理志。崑崙以西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今蒙古各旗每歲終皆貢窩鹿也。

在後來開。帖木眞札木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木合將一個小牛的角粘作響鏑頭與了帖木眞。帖木眞也將一個柏木頂的髑髏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答的緣故。是這般。

帖木眞札木合說。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箇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其說了。帖木眞將甔兒乞惕歹亦兒兀孫處搶得的金帶與了札木合也。將篾兒乞惕處搶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將搶得有角的白馬與了。

是爲四狻子之二。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功臣諸侯。其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兒弘吉剌亦其烈思得其五。諸侯得其十一。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剌亦兒種的人。

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札剌兒歹。卽太祖本紀所稱札剌兒部者也。元史地理志。上都路。唐爲奚契丹地。金置桓州。元初爲扎拉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元文類元明善丞相安同碑。姓札剌爾氏。五世祖忠宣王木華黎。云云。則此卽木華黎一族也。札剌兒卽札剌亦兒。

合赤溫。

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帖木眞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

木眞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開。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

卻以軍士乘高臨下。則踏部可反掌而得。蓋忽卽答合崖爲不兒罕山之支脈。登此則如在目中。納赤臺子云登常山下臨代代可取也。亦此意矣。

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喫。離羣得喫的。帖木眞喫醒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倫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答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脈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裏行。著善分離了好。

元朝秘史卷四

此氏據元槧本。此卷九段以前入第三卷。九段以下納入第四卷。

帖木眞道。孛兒帖說的是。依著不行下。連夜兼行來間。路從黍亦赤兀惕種經過。

蓋帖兒古捏山下也。

其黍亦兀惕每驚起。當夜卻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箇閣閣出名字的小兒子。咱軍人拾得。與訶額倫母養活了。

是爲四狻子之二。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功臣諸侯。其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兒弘吉剌亦其烈思得其五。諸侯得其十一。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剌亦兒種的人。

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札剌兒歹。卽太祖本紀所稱札剌兒部者也。元史地理志。上都路。唐爲奚契丹地。金置桓州。元初爲扎拉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元文類元明善丞相安同碑。姓札剌爾氏。五世祖忠宣王木華黎。云云。則此卽木華黎一族也。札剌兒卽札剌亦兒。

合赤溫。

此與太祖弟合赤溫同名而非一人。

合剌孩。

下文稱合兒孩脫忽剌溫者。卽此人也。

合闌 勒歹。道三箇脫忽剌溫兄弟每。也隨著來了。

合闌 勒歹。又作合剌 勒歹。太祖使掌駁馬者是也。脫忽剌溫。人名。蓋札剌合氏之祖。故後文稱合剌孩爲合兒孩脫忽剌溫者。以此故也。

再塔兒忽種的人。合答安答 勒都兒罕等兄弟五箇。也來了。

合答安其名也。塔兒忽氏。嫌與合不 勒罕之子合答安同名。故以其祖答 勒都兒罕別之。

再乞顏種的人。

前文德薛禪稱烈祖爲乞顏人。則此乞顏亦太祖族人也。

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等。

本豁有兩蒙格禿。此與後文十卷稱乞顏者爲一人。乃汪古兒之父。與十四卷之蒙格禿與斡豁禿兒同征合里伯國者。別自一人。一太祖朝之臣。一太宗朝之諸王也。翁古兒。後文或作汪古兒。急讀之則翁汪同音也。太祖令曾飲膳。故後文十卷稱曰尉子。又同飲失兀惕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箇巴魯剌的人。

篾年土敦諸孫之後。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剌忽。必來。

四狗之一也。

忽都思。

後文八卷幷其官稱曰忽都思合 勒溜。

一種忙忽的人。

解見卷一。

晉台。

後文十二卷又作晉夕。

多豁 勒忽。兄弟每。也來了。

後文十一十五卷俱作朶豁 勒忽。

再孛斡兒出的弟斡歌速。

後文又作斡歌來。來速雙聲之轉。八卷稱爲斡歌列。扯兒必則又幷官稱之。十一卷作斡歌列。蒙古音伉無平入之分故也。

自阿魯剌種處分來了。

元史博爾朮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阿爾拉卽阿魯剌。博爾朮卽孛斡兒出對音也。

又雪不台傳。雪不台蒙古部元良氏。祖祖祖。胆鬲生孛都。雄勇有智略。曾祖合筋溫。生哈班哈不罕。哈班生二子。長虎魯海。次孛不罕。以不合以寡子襲職。

元史博爾朮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阿爾拉卽阿魯剌。博爾朮卽孛斡兒出對音也。

者 勒篾的弟察兀兒罕。

後文十二卷亦作察兀兒孩。

速別額台。

四狗之一。元史作速不台。本傳曰。蒙古兀良氏。先世皆獵於斡難河上。遇元之先世敦必乃汗。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胆略。太祖初建興都於龍駒河。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馳救。剚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長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射卻其衆。幷竭出壺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事帝。亦爲百戶。

自兀良合種族分離著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

海都孫別速台之後。見卷一。

迭該。

後以牧羊得千戶。

窟出沽兒。

後文亦稱古出沽兒。使營車兩。十卷稱木匠古出古兒均一人也。

一種速 勒都的人。

上文一卷以鎖兒罕失剌爲速 勒都孫姓氏。蓋同此族姓。删去尾聲。

亦 勒古台。塔乞泰亦亦兀歹

亦 勒古台。後文命以勒刀者也。塔乞。卽下文塔孩也。後文八卷稱爲孫 勒都歹種。孫 勒都與速 勒都爲一聲之轉。然則與鎖兒罕失剌及亦 勒古台。乃同族兄弟。

一種札剌亦兒的人。

此非脫忽剌溫一房也。而亦同爲札剌亦兒一氏。

薛扯朶抹 黑。

後文並無事迹。疑卽下文兩人之祖。如合赤溫三人之有脫忽剌溫。之子孫也。

阿兒孩合撒兒。

以六字爲名。別於上文之合剌孩。元史三公表有太師阿海。卽阿兒孩對音。又稱和琳展記多敵國初之事。內有太師阿海之名。及他公牘所報亦開見之。然拜能歲月之先後不可考矣。案卽此阿兒孩。後爲太祖宿衛大臣。稱老勇士。必其人也。耶律阿海傳曰。耶律阿海。遼之故族也。金季遷使王可汗。見太祖委靡異常。因進言金國不治戎備。亡可立待。帝

寔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阿海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明年復出使。遂與弟禿花俱往。以禿花爲質。且宿衛。阿海得參預機務。出入戰陳。壬戌王可汗謀襲太祖。阿海同飲辨屯河水。丙寅。帝卽大位。略地漠南。辛未破烏沙堡。遂出居庸。癸酉下紫荊關。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從攻西域。俘其酋長只闌禿。下蒲華苓斯干等城。留監苓斯干。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

巴剌更帶兩箇兒子也來了。

後文十三卷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丁卽其人也。

再一種晃豁壇的人。

此海都孫晃豁壇之後。詳見卷一。

雪亦客禿。

後文曾飲勝舉。

又有速客客者該晃答豁兒名字的人。

速客客者該五字。涉下文速客該者溫五字而衍。晃答豁兒名字的人。後文十三卷隨太祖征回回帶弓箭之晃答合兒卽其人也。

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溫。

者溫。勇士也。名速客該。後文或稱勇士速客該。或稱速客該者溫。或稱雪客該者溫。均此人也。

揸兀歹察合安不注名字的人。也來了。

揸兀之種族。故曰揸兀歹。後文亦作揸古思。古思對音。思亦種族之稱。卽輟耕錄所載之揸古歹族也。察合安者。其名不注。卽不花。元史屢見之。本書一卷有札里不花。豁里不花。七卷有不花帖木兒。皆美稱也。察合安死於札木合之難。他日賞功。命其子脫斡鄰收集離散。成揸古思部落。爲千戶。稱曰察罕豁阿者。也晃豁壇與揸兀歹各爲種族。

再一種斡勿忽納的人。

烈祖之配宣懿太后名訶額侖。出於是族。蓋塔塔兒種也。元劉敏中撰哈剌哈孫碑云。朔方人。其族爲斡羅那氏。卽是族矣。案哈剌哈孫之曾祖啓昔禮。卽此書之乞失力黑也。

輕吉牙歹。

此人無所建樹。蓋以外戚貴耳。

一種豁羅剌的人。

海都第三子抄兒斡兒帖該。其子曰斡羅納。此得姓之始。卽輟耕錄蒙古氏族之郭兒剌思也。

薛赤兀兒。

後無聞。

一種朵兒別的人。

邊別孛轉。卽朵兒邊姓也。其源出於朵奔篤兒干。輟耕錄蒙古氏族之朵里別歹也。

後無聞。

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通裏做女壻。就隨壻。也來了。

亦乞列孫。卽下文之亦乞列思種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之亦乞列歹。本書之木 勿客股塔及孛羅 勿歹。皆此部人。又作亦乞列思。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以二十萬率。亦其列思得其五。是也。又太祖紀曰。至班朱尼河。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舊火魯剌部所敗。因遇帝與之同盟。云云。卽此不圖也。做女壻者。謂尙帖木倫公主也。元文類張士觀撰駙馬昌王阿失碑云。王族亦啓列氏。高祖孛脫。早逢興運。從太祖皇帝起朔方。飲水黑河。翌結盟誓。初太祖遣使至忠武所。止書一牧羊。室勞使者。又以使者馬潛。易以己之良馬。使者復命。具以忠武誠款對。上嘉之。以皇妹帖木倫公主下嫁。嘗從征乃蠻。上圖其勞。以所獲多賜其部。既破長城。右遣圖王木華黎經略北京。左遣忠武規取阿八馬亦馬合等城。所得漢民。卽賜忠武。追上征河西。扈蹕戎行。鼎湖上仙。旬日忠武亦卒。太宗嘗悼曰。孛秃事皇考宜力良多。今已云亡。送逝本土。遂葬於乞只兒。仍禁其地三年。忠定繼起。擢爲萬戶。尙宗女不海翠公主。忠靖從定宗皇帝討平萬奴有功。尙宗女也。孫眞公主。忠宣尙憲宗女伯牙倫公主。繼尙宗女卜蘭奚公主。云云。所云亦啓列氏孛秃。卽亦乞列思氏不圖之對音。謚曰忠武也。其子鎖兒哈。孫札忽兒。陳。曾孫忽鄰。元孫卽阿失也。其世系如此。元史孛脫傳敍其事太略。故當彼錄此。而元史諸公主表載昌國大長公主帖木兒倫。烈祖女。適昌忠武王孛秃。主薨。繼室以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別吉。云云。又碑所不詳也。

再一種那牙乞的人。

那牙乞。卽卷一之那牙吉歹合臣之子。爲那牙 勿氏。乞吉對音字也。

種族。

後無聞。

一種斡羅納的人。

源出於海都孫斡羅納。

只兒豁安。

後無聞。

一種巴魯剌思的人。

源出於巴魯剌台。

速忽薛禪。

後無聞。

合剌察兒。

爲太祖後日使輔察阿歹者也。

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

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子巴阿里歹。里與鄰轉寫也。

豁兒赤。

以本書考之。豁兒赤在當時無功可紀。而封以萬戶。倘實次於木華黎博爾忽。殆以開揚符命之力。足以收羅豪傑效命殷勤也與。

兀孫老人。

後文十卷稱兀孫額不干。又稱爲巴阿鄰之長。命爲別乞。

闊闊搠思。

後文十二卷使輔察阿歹。乃作闊客搠思。

與篾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孫赤都忽 勒孛闊。

豁赤兒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娶得婦人歸。

謂札兒赤兀。

同胞生了札木合幷他的祖。

札木合之祖爲札只剌歹。豁兒赤之祖爲巴阿里歹。太祖之祖爲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

曾孛端所生子。

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著。將他房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

此所謂獨角歌也。原其始亦豁兒赤附會之詞。他日太祖征欣都。見獨角獸。耶律楚材以爲角端。蓋太祖戒殺。未始非因其所感而匡救之耳。

那牛於札木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木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著箇大輾房下。我著帖木眞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眞做。我戴著國迭與他

札記。蒙古氏族之八憐。即此巴阿鄰

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

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子巴阿里歹。里與鄰轉寫也。

豁兒赤。

以本書考之。豁兒赤在當時無功可紀。而封以萬戶。倘實次於木華黎博爾忽。殆以開揚符命之力。足以收羅豪傑效命殷勤也與。

兀孫老人。

後文十卷稱兀孫額不干。又稱爲巴阿鄰之長。命爲別乞。

闊闊搠思。

後文十二卷使輔察阿歹。乃作闊客搠思。

與篾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孫赤都忽 勒孛闊。

豁赤兒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娶得婦人歸。

謂札兒赤兀。

同胞生了札木合幷他的祖。

札木合之祖爲札只剌歹。豁兒赤之祖爲巴阿里歹。太祖之祖爲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

曾孛端所生子。

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著。將他房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

此所謂獨角歌也。原其始亦豁兒赤附會之詞。他日太祖征欣都。見獨角獸。耶律楚材以爲角端。蓋太祖戒殺。未始非因其所感而匡救之耳。

那牛於札木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木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著箇大輾房下。我著帖木眞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眞做。我戴著國迭與他

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

元史紀訛傳曰。父幹脫赤。與叔父那顏。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宜往歸之。幹脫赤與豁兒赤音近而部貫不同。似非一人。或因豁兒赤而附會耳。

帖木眞。我將道等甘詐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眞說。我眞箇做呵。教你做萬戶。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擇三十箇爲婆。又不揀說甚言語。都娶與我。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 五十二卷以兀孫爲忽難之子與豁兒赤同輩。

源出於海都孫格泥格思。忽難。後文四卷亦作忽闌。他日太祖使輔拙赤。

幷答里台斡惕赤斤。

把兒塔之第四子。太祖之叔父也。後文六卷亦作答阿里台。

又札答剌種的人。

源出於孛端察兒長子札只剌歹。

木 勒合 勒忽。仕至千戶。

下文亦作本惕合 勒忽。仕至千戶。

及撒合亦惕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

主兒乞。解詳卷一。源出於合不 勒合罕。長孫忽禿 黑禿主兒乞。詳本卷後文。

莎兒合禿主兒乞。都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

上文卷一云忽禿 黑禿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此作莎兒合禿。即忽禿 黑禿也。

撒察別乞。即薛扯別乞也。後文七卷或別乞官名。但作撒察。元史作薛徹。泰出即台出。元史以爲太丑也。

又揸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

又忽禿剌皇帝的兒子。

揸坤太子。太祖伯父也。忽察兒別乞。後文或但作忽察兒。元史紀作火察兒。忽禿剌前卷作忽圖剌合罕。

阿 勒墮斡惕赤斤。

後文或但作阿 勒墮。元史紀作按彈。以上四人。後叛太祖。不終所事。

都和圖子自札木合處分離著。帖木眞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剌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

即前文三卷之阿固 勒合剌合納。

白那溪起去。又到古列㊀古地面基。
即前文二卷之古連㊀古山也。
桑沽兒河行合剌主魯格地面。
前文云桑沽兒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小山有個青海子。是也。
闊闊納洛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
闊闊納。即前文之豁兒豁納川。今爲額爾古訥河者也。龍沙紀略曰。蒙古語謂江曰烏拉。此闊闊納洛兒。即額爾古訥烏拉急瀉而成也。海子。即桓倫淵。此即前文立忽闊剌爲帝處。
阿㊀墳忽察兒撒察別乞來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眞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敢行使做前哨。但搶得美女婦人幷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廝殺時。遇了你舉呵。將我雕了妻子家財。盡數在無人煙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眞做了皇帝。號成吉思。
蒙韃備錄曰。成吉思英勇果決有度量。所傳武沒眞乃小名爾。所以諱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乃譯語天賜爾字也。源流曰。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曰。青吉斯。以寓瑞。遂取其音爲號。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合赤溫者台多豁㊀忽四人帶了弓箭。
孛斡出斡歌來二人。阿魯剌氏。合赤溫札剌亦兒氏。者台多豁㊀忽二人。者仁忽氏也。元史兵志曰。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曰闊端赤。
汪古兒㊀亦客禿合答安答㊀都兒挈三人管了飲膳。
汪古兒乞顏氏也。㊀亦客禿兒裕垤氏也。合答安答㊀塔兒忽氏也。元史石抹明里傳曰。闊闊內臣。爲近臣。非簡敬紫荼者不得爲。元文類圖復廣平王碑曰。圖朔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舉。
迭該管牧放羊羣。
別速惕氏。
古出沽兒管修造車兩。
亦別速惕氏。即上文之窟出沽兒也。管修造車兩。故後文稱爲木匠古出古兒也。
多歹總管家內人口。
後文八卷十一卷作朵歹。管家內人口。故後文稱內裏家人等朵歹扯兒必管著也。
又教忽必來赤㊀古台合兒孩脫忽剌溫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
忽必來巴魯剌氏。赤㊀古速㊀都孫氏。合兒孩脫忽剌溫札剌亦兒氏。則出於脫忽剌溫也。
前文作脫幹。譯之轉也。

即別㊀古台。太祖異母弟。合剌㊀歹脫忽剌溫。即合闕㊀歹。札剌亦兒氏。出於脫忽剌溫。故合稱之。
桑亦赤兀歹忽闊拔里帶木愚合㊀忽三人管牧養馬羣。
忽闊即忽難也。本格泥格思氏。然亦稱桑亦赤兀歹者。此族雖云始于俺巴孩。娶昔泊都子孫。其實一族。可通稱桑赤烏部人也。後文脫㊀脫阿之子忽都亦作忽禿。六卷又作忽圖。故此以桑亦赤兀歹別之。揉里赤。朵兒別氏。即揉亦別都溫也。木愚合㊀忽。札答剌氏。即木㊀合㊀忽也。
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
札剌亦兒氏。上文作阿兒孩。此作該。乃一人也。
塔孩。
下文差答孩。及速客該往脫幹鄰處作答字。又八卷稱塔孩把阿禿兒。均即此人。且知爲孫㊀都氏。案鎖兒罕失剌爲速㊀都孫氏。赤㊀古台爲速㊀都人。均一族也。塔孩爲孫㊀都歹種。然則孫㊀都即速㊀都三字之對音。與前人爲一族耳。後文九卷又稱塔該。文少異也。
速客該。
上文作速客該者溫。此省文。後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王罕。則著溫乃勇士之稱。故二字或從省也。又後文七卷或作孛客該者溫。或作速格該者溫。均即此人也。
察兀兒罕四人如箭近箭般做者。
兀良哈部者㊀篤弟也。速箭近箭般做者。言往來應對也。
速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鴉般聚集。蓋屭般蓋讞。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者。
速別額台。兀良哈氏也。如老鼠般收拾。能殘毀敵人也。老鴉般聚集。能屯聚軍士也。蓋屭蓋讞。能保障地方也。遮風氈般遮當。能捍禦外侮也。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㊀篤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你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道衆人爲長著。再對衆人說。衆人雖了札木合相著來。我根前。若天地護佑呵。億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敦的伴當。說著。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脫斡里㊀行去。
前文作脫幹。鄰譯之轉也。

脫幹里 勒說。帖木眞做了皇帝。好生是你建建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你每休把原商量的
意思壞了。這般說將來了。
蓋王罕欲太祖歸其役屬。不順其隱與抗行也。
張氏影元鈔本自此以上爲卷三。以下割入卷四。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說。你每對帖木眞根前的阿
勒坦忽察兒說。帖木眞安答俺兩箇。因他離開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你如何不立帖
木眞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卻立做了皇帝。你當教帖木眞安答心裏安著。你於帖木眞
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結察兒。
後文作台察兒。史本紀作禿台察兒。
於札剌麻山前斡列該不剌合地面住。
本紀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今案蒙古謂河曰必拉。則斡列該爲水名無疑。但以爲泉名。
又譯爲玉律哥。則非也。此今鄂 勒昆河也。秘史三卷前文以鄂 勒昆河爲斡兒湍矣。後文
八卷塔陽順塔米隔河渡斡兒豁水。此爲今鄂 勒昆之對音。斡列該又卽斡兒豁之對音
也。因是以求札剌麻山。亦可識也。八卷塔陽渡斡兒豁水到納忽山崖東邊寨乞兒馬兀
惕地面。察乞兒馬。卽札剌麻之對音。然則此山與水皆在乃蠻部矣。結察兒與札木合本
不同居。面別居於鄂 勒昆河上。拙赤答兒馬剌亦居於乃蠻之撒阿里。故居址相近。乃有
爭察馬羣之事。札剌麻山。在鄂 勒昆河之東。由納忽山崖東下面至此也。
成吉思的伴當拙赤答兒馬剌。
前文卷一忽圖剌生三子。一名拙赤。又後文十二卷太祖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於長。足
見拙赤是長子通稱。此答兒馬剌不知何部之大太子。以後文撒阿里地近乃蠻。知是乃
蠻別部之長。與太祖連結。故云伴當也。
在撒阿里地面住。
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北渡科布多河。至薩克里山麓。有石人。具蒙古冠服。相傳爲元太
祖像。以示遠國之願瞻仰者。薩克里山卽此撒阿里地面。在今科布多河之北矣。詩注又
云。科布多河。在烏里雅蘇泰西北千里。濱河爲城。今烏里雅蘇台地也。本紀曰。時帝麾下
攔只別居薛里河。則知撒阿里是河名。此拙赤在河上地面住。後文六卷八卷十三卷均
有撒阿里客額兒地名。皆與乃蠻交戰之所。時札木合依王罕。而其弟所居斡列該地。與
乃蠻撒阿里接界。故結察兒有搶奪撒阿里馬羣事也。
結察兒將拙赤答兒馬剌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答兒馬剌獨自一箇將去。夜
閒到他馬羣邊伏在馬羣上。將結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來。
元黃溍集安慶武襄王帖木兒神道碑曰。哈班 王爲曾大父。有子曰忽魯渾。則王大父
也。以哈必赤事太祖最帝。哈班嘗從太祖飲班扎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爲忽魯渾
反鋒所刺。人馬俱踣。卽此事也。但答兒馬剌之外。又有忽魯渾。則足以補祕史所未詳。
札木合因爲射殺他弟結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
兒元史本紀著。如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兒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其一種泰赤烏也。
共三萬人。越過阿剌兀惕士兒合兀的禿
阿剌合部所居嶺名士兒合兀。
裏與成吉思斷殺。時成吉思在古連 勒古的地面裏。
不兒罕山前有此小山。桑沽兒河所出。
有亦乞列思種的人。
此與上文亦乞列孫氏之不圖爲同族。
木 勒客脫塔 勒孛羅 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箇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
著札木合到答闌巴 勒主惕地面對陣。
答闌巴 勒主惕。本紀作答闌版朱思。明人茫昧多如此。今以後文九卷考之。太祖將殺札
木合。暫逃此事云。你特地謀反於巴 勒渚納地面。斷殺趕入我者剌揑地面狹處。卽此役
也。巴 勒渚納。卽巴 勒主惕對音。以元史速不台傳求之。卽洛魯漣河。此水名非山名也。速
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與都於斡難河。哲列揑地面狹處屯札了。
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逃著。於斡難河哲列揑地面狹處屯札了。
後文九卷作者剌揑。按此役爲太祖生平最失利之事。本紀謂破走札木合。又以此爲帝
方幼沖之時。反以巴渚納海之敗。移於王罕之戰。殊爲失實。當以祕史爲信。
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殺七十鍋都煮了。
忽其立成吉思爲皇帝也。
又斫斷揑兀歹察合安的頭。
揑兀部人名察合安。後文十卷稱察罕腦阿。卽此人。

元史速不台傳曰。丙戌攻下撒里吾兒速不台傳求之。卽洛魯漣河。此水名非山名也。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與都於斡難河。哲列揑地面狹處屯札了。

馬尾上拖著去了。

爲部衆棄札木合張本。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惕種的主兒扯歹。

兀魯兀惕。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兀魯兀歹。後文十卷卽以主兒扯歹管兀魯兀百姓也。

異忙忽種的忽余 譯答兒。

卽蒙古部也。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忙忽台。忽余 譯答兒死於王罕之難。後文或作忽合 譯答兒。

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行來了。

太祖紀曰。時帶功德日盛。泰赤烏部多苦其主非法。見帝寬仁。諸部皆慕義來降。卽其事也。

又晃豁壇種的豁力克。

晃豁壇乃海都之孫。豁力克。元史忠義傳作明里也。譯奇。卽伯八兒之祖也。

引著他七個子來了。

後文十卷之脫合。卽七子之一。其見於本書者。又有闊闊出。

太祖因這些百姓來了。喜歡著。於斡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阿額合并合撒兒撒察別乞等行放了一匹馬媳子。

合撒兒。太祖弟撒察別乞。太祖再從兄弟行也。本紀作薛徹別吉。其父曰忽禿 黑禿主兒乞。亦作莎兒合禿主兒乞。是爲主兒乞氏。撒察別乞。前文作薛拉別乞。後或尊稱撒察。再於撒察小帳額別該行也放了一匹。

本紀作野別該。爲薛徹別吉次母。

因此上豁里真

本紀作忽兒真。卽薛徹別吉母。

忽兀兒臣

本紀作火里真。與忽兒真稱爲二哈敦。案唐書作可敦。卽夫人之稱。諺史或作哈屯。

兩個嬝子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兒打了。

本紀作失邱兒。按邱字本無邑旁。乃兀之譌字。

失乞兀兒說。也速該把阿都兒。

前文作把阿禿兒。此作把阿都兒。皆巴圖魯之對音也。

撏坤太子。

也速該兄。而太祖之伯父也。

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著。大聲哭了。

爲太祖夾攻塔塔兒而主兒乞六日不至張本。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 譯古台。

太祖異母弟。卽本紀之皇弟別里古台。

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教不里孛闕整治。

太祖本紀曰。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華言野外牧場也。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不里孛闕。合不 譯合罕第三子忽禿 譯禿蒙古兒之子。乃太祖從父行也。有合答斤的人。

合答斤人。其源出於孛端察兒第三子不忽合塔吉。

來偷轃繩。被別 譯古台拏住。不里孛闕識那人。

本紀作播里。

將別 譯古台肩甲斫破了。別 譯古台也不以爲事。流血行閒。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這般做別 譯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爲我上頭。弟兄每休惱了。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搥馬乳的木椎。斷打。把主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每妻子奪將來。他每卻來商和。將兩箇嬝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閒大金因塔塔兒篾古真薛兀 譯圖襲著來。拏不從他命。教主京丞相領軍來剿捕。逆著潘渤札河。將篾古真薛兀 譯圖截住。

本紀曰。塔塔兒部長篾兀真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婁捕兵逐之。北走。帝追之。自斡難河迎擊。卽其事也。潘渤札河。今地圖溯之烏爾堊河。其水出車臣汗左翼左旗之烏爾哉蘇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其地有卡倫名哲格 譯圖對音。當由此得名也。塔里泊亦以塔塔里得名矣。偏西三度半爲河源。直中線偏西不及一度爲哲格 譯圖卡倫。極高四十九度半至五十一度。

太祖知了。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仇有麼道。

秘史凡言廢者。皆殺也。謂也速該爲塔塔兒篾死。潘糧章明史考異曰。明初諱誅爲廢。廢丞相汪廣洋歟。見高皇帝御製集。愚按譯秘史者正明初人。殆以誅音同朱。故改曰廢。

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篾古真等追著潘 譯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我祖父的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

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別乞說。出。

卽前文之古出。

將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
塔塔搏俺巴孩之讎。主兒乞不當忘。
待了六日不來。
蓋以斡難河筵會之隙故也。
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活 譯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
王京。謂金國王都宰相完顏襄。
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
其地當在今塔里泊之旁。
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簽古真薛兀 譯闊赤了。
本紀曰。帝與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候六日不至。帝自與覩。殺簽兀真突里徒。盡虜其輜重。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簽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
札兀忽里。部長也。金史百官志曰。金自景祖始建官屬。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忽魯與忽里對音。知即爲總帥矣。親征記曰。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昇上爲察兀忽里。原注若今移剌使也。
脫斡鄰王的名分。
本稱罕。復封王。故稱王罕。
王京又對太祖說。殺了簽古真等。好生你得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
是時爲金國泰和間金主完顏璟。
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
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共攜著。也各自回家去了。
金史百官志曰。招討司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二員。從四品。招諭降附。征討攜離。方與紀要卷八引史略曰。初金人以鐵木眞爲察兀禿魯。原注曰。鐵木眞徒并旁部衆益強。會塔塔兒部叛。帝乃會金師擊滅之。金人以其有功。拜爲察兀禿魯。猶中國招討司也。
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個小兒。鼻上帶一箇金圈子。又金綠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倫。訶額倫說。必是好根腳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
刊字當是刊字之誤。
後文作失吉忽禿忽。
教做第六個兒子。
是爲四養子之三。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勒澄海子邊。
此今入枯倫湖之開拉里河。亦名哈拉爾河者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自枯倫湖東北角分二支流出。一支於嘴兒巴里山之西北地。東北流。有開拉里河。自東合諸水西北流來會。又曰開拉里河源出諾民河源山之西麓。有兩源西流而合。西北流。與枯倫湖東北流出之水會。此水源流千餘里。龍沙紀略曰。枯輪海周迴千里在 譯龍江之南。開拉里河之左。朔方備乘曰。克魯倫河譯爲呼倫湖。郭爾順河首受貝爾池水。匯其東。哈拉爾河匯其東北。臣秋瀾按。哈拉爾河。上源曰特諾克河。出呼倫貝爾城東。 譯根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來會。又西北。繞於呼倫池。此水亦名扎敕河。又合北來一水。又西。俟奇河出其東南山二水合西北流。南合輝河來會。又西北。經呼倫貝爾城東。 譯根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來會。又西北。繞於呼倫池。此水亦名開拉里河。
被主兒乞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
以報筵席廝打之役。
人來報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斡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廝子打了。又將別 譯古台厮甲折破了。今還爲祖宗的上頭。要同地報仇。他又不來。倒倚著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剿捕主兒乞去。至客魯漣河前。蓋今車臣汗旗及右翼中旗之地。有山名托納山。與此朵羅安亦音相近也。
客魯漣河前朵羅安亭 譯答兀地面。
將主兒乞百姓擄了。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脫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擊住。
本紀曰。帝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乞。薛徹別乞以留怨故。殺十人。去五十人衣。帝怒。因帥兵蹈沙磧攻之。殺虜其部衆。唯薛徹太丑偕免越數月。帝復伐薛徹太丑。追至帖烈徒之陘。滅之。按帖烈徒即迭烈禿對音。然迭烈禿即口子之義。後文王罕被乃蠻將帖列格禿百姓擄去。與此並非一地。並稱帖列格禿爲口子。足見帖列格禿與迭列禿即口子。太宗紀五年幸鐵列都之地。亦即此口子矣。
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麼來。兩人說。俺自說的言語不曾依。
謂立成吉思爲帝時盟誓之語。見本卷前文。
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趕了。時札剌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
元史語解。巴延細也。蒙古以有福者稱曰伯顏。
有三子。教長子古溫兀阿。

後文九卷作古溫豁阿。元史木華黎傳曰。父孔溫窟哇。以咸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篤里乞。征乃蠻。歿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撿水獺蚤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有子五人。木華黎其三子也。至治元年。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元貢潛集中書右丞相郭王拜住神道碑曰。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五世祖諱木華黎。又弟九章卷國公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六世祖諱孔溫窟哇。舉太祖皇帝從征蔡嘴篤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太祖馬僵。遂以己所乘馬奉太祖。步戰而死。五世祖諱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太祖既踐天位。以爲佐萬戶太師國王。云云。此古溫兀阿之譯爲孔溫窟哇者也。又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撰丞相東平王安同碑曰。皇帝詢歷拜大司徒柏柱爲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溫兀答。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云云。又曰。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太祖皇帝起兵。與乃蠻戰。敗績。七騎走。困乏絕食。忠宣多力。走水汝。搏致二旋鹿。炙其肉啖太祖。太祖馬僵。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木華黎。忠武與博爾忽赤老溫佐太祖定天下。謚爲四傑。云云。此古溫兀阿之譯爲孔溫兀答者也。

爲他二子模合里

卽元史之木華黎。源流作屢和賀。語解改爲穩呼哩。滿洲語凡物磨去棱角之謂。後文多作木合黎。或作木合里。元史本傳。木華黎。札剌兒氏。世居斡難水東。蒙韃備錄曰。元勦乃成吉思太師國王。沒 忽必烈 勑 木合里。中國人呼曰摩睺羅。彼語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

不合。

察隻留啟曰。元勦有兄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箭筒衞。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按不合後官護衞。卽孟琪所稱抹歌也。木華黎傳臨終召其弟帶孫云云。

舜見太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腳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剌溫孩亦赤。

孩亦赤爲稱呼。赤剌溫爲名字。此與琼兒舉失利之子赤老溫同名對音。故并其官稱之。使不混也。元史忙兀傳曰。曾祖赤老溫。僅赤。事太祖。又詔諭忙兀氏之子晉曰。汝高祖赤老溫。僅赤。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勞績。赤老溫。僅赤。卽赤剌溫孩亦赤之對音。實

一人也。

也將自己二子統格合失。

統格命名。以統格黎河爲義。與合失均無聞。

拜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

後文十二卷使者卜客輔合撒兒。

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內。得了一個小兒。名字羅兀 勑。

魏史四養子之四也。後文七卷作孛羅忽 勑。十卷作孛羅兀惕。十二卷征禿馬惕爲所殺。元史作傳爾忽。太祖本傳曰。塔赤爾伯祖父博爾忽。從太祖起朔方。平諸國。宣力爲多。嘗時與木華黎等俱以功封四傑。

獻與了訶額倫母。

訶額倫前後得的小兒。古出。

前文作曲出。征篤兒乞部時所得。

闊闊出。

札木合營所得。

失吉刊忽禿忽。

後文作失吉忽禿忽。塔塔兒營所得。

孛羅兀 勑。

主兒乞營所得。

四個。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

主兒乞種的綠故。初合不 勑 皇帝有七子。長名斡 勑 巴剌合。

前文卷一作斡 勑 巴兒合 勑。

合不 勑 因其最長。於百姓內揀選有胆量有氣力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乞。

斡 勑 巴剌合之子所以名曰忽禿 勑 禿主兒乞。以此故也。然則以主兒乞名其族。乃取無敵之義。

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

前文卷一作不里孛闔。孛闔孛可對音字。元史本紀但稱播里。無下兩字。今按孛可卽伯克也。今回部尙沿此稱。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故後文十卷云。如今踵廻體例裏以別乞爲重。別乞卽孛可。又卽孛闔。不里以勇力冠於通國。故共推爲伯克。

與別勒古台廝搏。先別勒古台與不里孛可廝搏時。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掙倒數不能動。至此不里孛可伴爲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著。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脖咬著。

切齒之狀。蓋追憶筵會之役。欲別勒古台置之死。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他脊背按著。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孛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伴爲力不勝。卻將我性命送了。初。合不勒皇帝七子。

元史本紀之萬不律寨。

長名斡勒巴兒合。

卽斡勒巴剌合。

次子名巴兒壇把阿禿兒。

本紀曰。萬不律寨孩子八哩丹國。

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

是爲烈祖神元皇帝。

也速該子卽是太祖。其第三子。

謂合不勒之第三子。

名忽禿黑禿撒列兒。

前文卷一作忽禿黑禿撒古兒。按今蒙古俗稱呼闊克闊。譯言再來人也。俗云活佛。此其命名之意。

撒列兒的子卽是不里孛可。不里孛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卻與巴兒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

薰於主兒乞以二於太祖。

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其後雞兒年。

皇元聖武親征記以此爲壬戌秋事。所云雞兒年者。蓋約會在辛酉。而交戰在壬戌秋也。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部出自朶奔篾兒干之第三子不忽合塔吉。速不台傳。奏以乃蠻性烈杭斤欽察諸部千戶通立一軍。杭斤當卽合塔斤之合音也。

於阿勒灰不剌阿地面。

不剌。泉也。明余庭璧譯物異名曰。泉。蒙古曰布剌。西域水道記曰。凡河。　國語曰畢喇。是也。阿勒灰不剌。卽本卷後文之兀勒灰河。北地名失魯格勒只惕。又後文七卷作海勒只。按元史地理志。失魯格勒只惕。近答闌捏木兒格思之地。蓋塔塔兒所居。今塞北漠南地也。明葉向高四夷考曰。明初。徵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爲西域咽喉。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喇灰三種云云。今案秘史。則畏河以南。卽回回畏吾兒。秘史之阿勒灰。兀勒灰。語訛灰。卽哈剌灰也。水道提綱塞北漠南篇曰。松花諾尼以

元朝秘史卷五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下至第七段并入卷四。以下方入卷五。

西克魯倫以南地多沙土。卽少經流。大漠古稱瀚海。今曰戈必井泉亦罕覯焉。盧河土名烏爾虎河。圖作吳兒灰河。源出索岳爾濟山。山甚長大。袤延數百里。其西麓臨大漠。東北卽枯倫貝也。盧河南流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色野爾濟河。南合哥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魯河漠之地。淵云云。吳兒灰。卽滒渤灰。又卽兀勒灰。又卽阿勒灰不剌矣。厥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從成宗援也只里分界之水。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流。經拖諾山南。聖祖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瀦呼爲呼倫湖。復從湖東北溢爲額爾古納河。東北流。又北。遝分界礮崖碑東。又北。與黑龍江會。

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

事物異名曰河。蒙古語曰木連。據此語以考之。劉郁西使記有曾木聾。邱處機西遊記有吹沒聾。雹闡沒聾。答剌速沒聾。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烏斯國之烏斯沐連。皆河也。此刊沐連卽刊河。又卽本紀之犍河也。然不知所在。惟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諸部等居堅河之滸。忽闌也兒吉之地。是堅犍同音。與刊字聲轉。既有塔塔兒宏吉剌之居。則此河洲者。卽克魯倫河之洲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東北流。經西拉徵克西撥各山之陰。又東百里。中有沙洲曰兀兒呼兀。又東北流。東經杜勒鄂模。又東河心有沙洲。南岸爲他本托羅灰之北麓。折東南流。又東流二百里。至南岸小山。折向東北麓。折東南流百數十里。至東岸山南麓。折東北流百數十里。折向正北數十里。又東北流中有沙洲。其東南岸外。則杜勒鄂模也。又曰。略爾略河。瀦爲巨澤。曰布伊爾湖。自湖正北流出百數十里。曰烏順河。中有沙洲。受西南來之烏蘆布勒克水。又北。折而東北。又西北流。入枯倫湖。以上沙洲數處。皆在額涵古迪河。未知孰爲刊沐連河洲。若以札木合所居之豁兒豁納川求之。則略爾略河流出者爲較近也。

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

本紀曰。盟于禿律別兒河岸。晉曰。有洩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其舉足踏岸。揮刀斫林。按禿律別兒河岸。蓋卽朵兒邊之族所居。所謂朵魯班部。與禿律別對音也。

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剌氏有薛赤兀兒。此豁里歹當是彼同族。

到古連勒古地面。

山名。在不兒罕山前。桑沽兒河所出。太祖建營於此。

告與成吉思。

本紀曰。塔海哈時在衆中。與帝屬下抄吾兒速蜀。抄吾兒偶往覩之。具知其謀。卽還至帝

所。惡以其謀告之。又召烈台抄兀兒本傳曰。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史文與秘史不同。且豁羅剌思氏出自海都。孫斡羅納。召烈台出自孛端察兒少子紹兀朮歹。亦難混也。

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連河迎著札木合去。

本紀曰。帝即起兵逆戰於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地。與下文額捏堅歸列禿。未詳同異。

成吉思使阿勒壇三人作頭哨。

前阿勒壇推戴太祖時。曾誇說云。多敵行俺做前哨。故用之。

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

桑昆遂官。遂史作詳穩。時王罕亦設此官。以其子亦剌哈爲之也。本紀直稱亦剌合。而二十一年紀又作赤嘴。吻翔昆。則名既錯出。官仍茫昧。又尤赤台傳曰。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同此一人。或稱名。或稱官。或官與名並舉。均不易悟。聊詳記之俾了然也。

其頭哨內。又自達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

此一地名。其時屬札木合。

撒克撒列。

卽前文一卷扯克撒兒

赤忽兒忽。

卽前文一卷之赤忽兒古。此兩山名也。撒克撒列。爲塔塔兒部所居住。時烈祖被毒於此。

赤忽兒忽。則翁吉剌部所居。光獸翼聖皇后外家在焉。皆塔塔兒豢赤烏兩部所雜處矣。

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

蓋從克魯倫河岸而至赤忽兒忽。則必先至兀乞惕牙。故折回報知。

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擊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說話了。

太祖至是知其貳於札木合。而以軍情輸告之。

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地面對陣。

本紀作闊奕壇之野。

布陣閒。札木合軍內不亦魯罕。

本紀作不魯欲罕。又作卜魯欲罕。乃蠻之長。而太陽罕之兄也。

忽都合。

後文八卷蔑兒乞部長脫脫。阿子名忽都。當卽同一人。

兩人有術能致風雨。

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渡河。鑄筏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薩字。譯史譯之。乃祈雨之言也。薩語謂之札達。譯言云詛風雨。蓋薩中有此術也。東華錄康熙五十六年諭曰。書册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益多。將小石一塊。投於泉水攪之。卽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册則曰查達也。方觀承松漠草時注曰。蒙古西城祈雨。以植達石沒水中呪之。輒驗。植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如虎脛。在腎似鵡。武弱者良。色有黃白。駝羊有此則漸瘠。生劑得者尤寶。

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鑿涸中。札木合等非說天不護佑。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

國朝羅攄慶異域竹枝詞。新疆雜注曰。雪山起自嘉峪關而西。山南爲南路。山北爲巴里坤。烏魯木齊。伊黎。塔爾巴哈台。其餘愛曼無算。吳省蘭注曰。愛曼已類稿土爾扈特投誠始末奮後曰。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奏土爾扈特車伯克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云云。據上兩說。則乃蠻卽部落之義。古今土語未改。其時塔陽之父亦難察。取以名國也。輟耕錄色目氏族三十一種。乃蠻歹居其一。

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洒古湟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

自後札木合每在王罕處必因此役而降。然自此不居豁兒豁納川。蓋已失之於太祖矣。

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豁阿兀出把阿禿兒。

札木合之頭哨。誘阿勒壇等貳於太祖者也。

阿兀出把阿禿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旋飲旋渴。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閒天明。及覩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通般做這些藥呵不好。者勒蔑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嚇的嚥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探身入敵營。倘若被捻。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蔑說。我若被捻。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

將衣服脫去欲殺閻。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蔑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曾救我性命。

是役者㊀蔵相從捍衛察探。見三卷。

今次又將我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不忘了。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眞。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剌女名合答安。

事在前文二卷。

丈夫現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眞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答安至與之並坐。

元史后妃表。據蔵賜錄忽答罕皇后守第四。鄂爾多。不道即合答安否。又有合答皇后。未詳孰是。據後文十卷太祖對鎖兒罕失剌云。你父子每蔵著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則合答安似曾被辱。此次又因其夫已死。與以位號耳。

至次日。鎖兒罕失剌者別。

者別元史無傳。錯見於本紀及各傳中。本紀稱若赤老溫若哲別皆來降。又云。道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前鋒。則作哲別。七年紀云。遮別攻東京不拔。又作遮別。至晉也而傳並言名稱之爲折不那演。曷思麥里傳從哲伯攻乃蛮。速不台傳與只別追回回國王滅里。又巴而朮阿而刺的斤傳作者必那演。又也罕的斤傳作折別。兒至木華黎傳覓作闍別。皆是人也。蒙韃備錄曰。有鳴哱者。官亦容。見隨成吉思窘逐兵。皆此者別之殊文矣。

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脫朶格家人。

前文二卷云。鎖兒罕失剌爲速㊀都孫氏。則所云泰亦赤兀惕者。專指脫朶格耳。巴塔赤罕以下。並無速㊀都孫氏。則非太祖同族。故二人非泰赤烏。乃泰赤烏人之家生子也。脫朶格後文十卷作脫迭干。彼文以也客扯連放馬之乞失里並稱。則鎖兒罕失剌原非貴族。而同來之者別可推矣。

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剌說。在前我帶的伽。你父子每有恩於我。如何來逼。鎖兒罕失剌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

元史速不台傳曰。太祖與乃蛮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從。射卻其衆。奔闕出帽山。太祖射敵人射太祖。忽魯渾助太祖射敵人耳。

而潰。闊出帽似卽闊亦田。但者別從敵人射太祖。忽魯渾助太祖射敵人耳。

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汚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以衝碎。

以衝碎。

語意近水蔵蛟龍。陸斷犀象。前文二卷云。深水乾了。明石碎了。然則此二語。乃漠北常談也。

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卻不隱諱。可以做伴當。

太祖釋射鈎之怨。收扛鼎之功。其獲效於者別多矣。史雖撫事傳。然其功可考也。記曰。錄人之功。容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太祖有焉。

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著他。著別軍器之名也。

元史語解曰。哲伯。梅針箭也。西清黑龍江外紀曰。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體頭衙鏃鋸鬬梅針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爲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披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刮蓋。亦稱哨箭也。

張氏影元鈔本。自此以上爲卷四。以下割入卷五。與大典本異。

成吉思將泰亦赤出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

脫史俺巴孩十子。其可考者只合答安一人。泰亦赤兀氏出自俺巴孩。此阿兀出當爲俺巴孩之子。

至次日巴合牙地面住冬了。

地在客魯漣河源頭。太祖迎王罕供給之處也。

泰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㊀禿㊁因與成吉思有仇

謂起營時撇下太祖母子不呼喚也。事在前文二卷。太祖紀曰。族人泰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後因塔兒不台用事。遂有隙。絕不與通。塔兒不台。卽塔兒忽台乞鄰㊀禿也。前文作一塔兒忽台乞鄰㊀黑。後文或作塔兒忽台乞鄰㊀禿㊁。共九字。

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禿老人。并二子阿剌㊁納牙阿。

納牙阿。後或但作納牙。

將塔兒忽台乞鄰㊀兀㊁作禿。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戰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㊀禿有弟幷子追至。失覓古額禿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㊀禿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㊀禿㊁八字爲名。因與成吉思有仇。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眞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眞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禿至忽禿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擊至帖木眞處。必說我每擊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眞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㊀禿擊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

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卻放了也好。所以特賫納牙阿。

爲後文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蛮合等姓。

卽王罕脫斡鄰所統部族也。

札合敢不來降。

本紀曰。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

時蔑兒乞欲與成吉思戰。

前文三卷太祖與王罕札木合將蔑兒乞百姓殘毀。房子推倒。故蔑兒乞猶欲報仇。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蔑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蛮合等姓。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禿別歹。卽禿別干之對音。蛮合。本紀作蛮哀部。此二部故屬王罕。紀載太祖與蛮哀部遇。又帝遣至蛮哥澤駐軍。似此部以蛮哥之澤得名者。

潰散的百姓亦來降。

其所以潰散者。蓋王罕與西遼戰。新爲西遼所敗。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

此因王罕來依太祖。而追溯王罕前來依太祖事。

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

此罕以八字爲名。本紀作王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諸弟。謂罕所生之子。乃汪罕之諸弟也。後文七卷太祖逃其事云。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卽其事也。

被叔古兒罕。

元史作菊兒。無罕字。今按此西遼耶律大石之罕號也。遼史作葛兒罕。乃音之轉耳。遼史天祚本紀曰。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太祖八代孫也。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國。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貸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不能拒敵。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食他人耶。上無以對。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自立爲王。年率子衆經都護府。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得兵萬餘。西至大食。立國人如故。葛天祚歿可汗。乾元元年七月卽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祐。

皇帝。改元曰延慶。曰康國。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后塔不煙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卽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沒。妹普速完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三十四年秋出獵。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捻之。尊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聞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遂絕。祕史稱爲王罕之叔。當是同盟之國。如遼宋之稱叔姪耳。餞脩事大昕遼史拾遺曰。諸家編年雜紀直魯古之死。皆系以辛酉。當宋嘉定元年。不知何據。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捻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再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西遼尙無恙也。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托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尙存也。遼史遙三主兩后年數分明。自甲辰至國亡。計八十六年。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爭未爲元太祖六年。正在屈曲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不可信矣。西游記云。金師破遼。大石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乃滿卽乃蠻。其云盜據。卽直魯古被捻。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親到遼西舊都。距遼亡僅十數載。所言必實。按西游記。是大石建都之前。稱皇號者已十餘年。建都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延慶改元。當在甲辰。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諸家臆決附和。當之勿論可矣。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曰不言。大實擲五子皆遊。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案以遼史及松漠紀聞考之。卽祕史所稱古兒罕也。洪皓撰此書時。正元太祖伐金之日。其云今大實已亡。則當直魯古之世矣。明陶宗儀遊志續編載元劉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奪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叛亂。復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陽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馳。負輜重入回鶻。據其地而國焉。日益強。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云云。此卽遼史耶律大石之事。其云立三十餘年。足證錢詹事之說。其云爲回紇所滅。卽算端也。算端又卽祕史之回回國矣。

考葛兒罕。卽葛勒可汗之對音。回紇舊罕名也。唐會昌天復二載三月。朝廷以回紇逋誅。懇封冊嗢藹主及破散。潘密。內稱咄錄。吐伽闕可汗。六年卒。子嗢昆嗢立。國人如故。葛勒可汗。乾元元年七月卽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祐。

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卻放了也好。所以特賫納牙阿。

爲後文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蛮合等姓。

卽王罕脫斡鄰所統部族也。

札合敢不來降。

本紀曰。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

時蔑兒乞欲與成吉思戰。

前文三卷太祖與王罕札木合將蔑兒乞百姓殘毀。房子推倒。故蔑兒乞猶欲報仇。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蔑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蛮合等姓。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禿別歹。卽禿別干之對音。蛮合。本紀作蛮哀部。此二部故屬王罕。紀載太祖與蛮哀部遇。又帝遣至蛮哥澤駐軍。似此部以蛮哥之澤得名者。

潰散的百姓亦來降。

其所以潰散者。蓋王罕與西遼戰。新爲西遼所敗。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

此因王罕來依太祖。而追溯王罕前來依太祖事。

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

此罕以八字爲名。本紀作王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諸弟。謂罕所生之子。乃汪罕之諸弟也。後文七卷太祖逃其事云。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卽其事也。

被叔古兒罕。

元史作菊兒。無罕字。今按此西遼耶律大石之罕號也。遼史作葛兒罕。乃音之轉耳。遼史天祚本紀曰。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太祖八代孫也。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國。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貸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不能拒敵。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食他人耶。上無以對。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自立爲王。年率子衆經都護府。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得兵萬餘。西至大食。立國人如故。葛天祚歿可汗。乾元元年七月卽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祐。

皇帝。改元曰延慶。曰康國。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后塔不煙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卽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沒。妹普速完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三十四年秋出獵。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捻之。尊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聞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遂絕。祕史稱爲王罕之叔。當是同盟之國。如遼宋之稱叔姪耳。餞脩事大昕遼史拾遺曰。諸家編年雜紀直魯古之死。皆系以辛酉。當宋嘉定元年。不知何據。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捻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再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西遼尙無恙也。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托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尙存也。遼史遙三主兩后年數分明。自甲辰至國亡。計八十六年。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爭未爲元太祖六年。正在屈曲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不可信矣。西游記云。金師破遼。大石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乃滿卽乃蠻。其云盜據。卽直魯古被捻。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親到遼西舊都。距遼亡僅十數載。所言必實。按西游記。是大石建都之前。稱皇號者已十餘年。建都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延慶改元。當在甲辰。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諸家臆決附和。當之勿論可矣。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曰不言。大實擲五子皆遊。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案以遼史及松漠紀聞考之。卽祕史所稱古兒罕也。洪皓撰此書時。正元太祖伐金之日。其云今大實已亡。則當直魯古之世矣。明陶宗儀遊志續編載元劉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奪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叛亂。復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陽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馳。負輜重入回鶻。據其地而國焉。日益強。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云云。此卽遼史耶律大石之事。其云立三十餘年。足證錢詹事之說。其云爲回紇所滅。卽算端也。算端又卽祕史之回回國矣。

本紀作哈剌溫隘。又作哈剌溫。不言何地之山。以祕史求之。後文七卷合撒兒尋成吉思欲殺王罕。追至合剌溫山內。

至合剌溫山行至巴勃落納海子。據速不台傳。知爲龍居河。龍居河卽臘朐河對音。然則卽克魯倫河所匯之海子。卽今呼倫湖矣。克魯倫河出肯式山東南支脈近呼倫湖處也。後文九卷封木合黎爲國王。東至合剌溫山。做左手萬戶。則是從杭愛山東至肯式山脈盡處也。是時烈祖也速該帥用事。故足以救王罕耳。

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卻將古兒罕。

按太祖之滅西遼。在於晚年。以元史蒂六十六逆計之。也速該歿時。太祖尙在沖歲。則此古兒罕當也速該未歿之日。約略在大石子輩列卽位後。

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當作河西。此漠地名。蒙古語謂若合申譯者以對音寫之。便成合申耳。此明代河套地。今蒙古阿拉善駐牧之所。唐代立河西節度使於此。宋以後爲西夏地。蒙古沿舊名稱曰河西也。明人撰元史本紀序此事云。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庶瞰然矣。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唐時屬河西節度使。

將原有的百姓還牧。集與王罕。

按太祖之滅西遼。在於晚年。以元史蒂六十六逆計之。也速該歿時。太祖尙在沖歲。則此古兒罕當也速該未歿之日。約略在大石子輩列卽位後。

人乃蠻種亦難察處。

乃蠻塔陽罕之父也。本紀作亦難赤。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卻趕入合剌乞塔。七卷太祖責王罕云。你弟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合剌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是此文所稱合剌乞塔種古兒罕。在西域回回地也。元史本紀曰。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繼汪罕多殺之故。復叛歸乃蠻部。乃蠻部長亦難赤爲發兵伐汪罕。盡奪其部衆與之。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則西遼也。然則合剌卽耶律之對音也。耶律楚材撰從容庵尊王罕所居。雖近土兀剌河。然此時由西夏至客魯倫河。安得遶土拉河耶。此蓋今哈密之巴里坤海子。亦名巴爾庫爾者也。由甘肅嘉峪關至漠北。必經巴里坤。故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疑卽此古泄兒海子。古泄蓋居延之轉聲也。

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

前文四卷曾使速客該往王罕殷幹鄰處。故又使之。

又自隨後至客魯涅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忽巴合牙。蓋在今蒙古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克魯倫河發源處也。往時太

時間五十年許。此語極宜精思。

又按洪皓鄱陽集云。使方困於燕。北方困於遼。姑示弱以啗中國。此遼元兩朝蒙古可汗會不制舉強盛之證。極宜補入前注。以啗吳國。又按三朝北盟會編。引洪皓行狀云。遼道極粗疏。其酋長洪何書名。爭遣入質。盛張聲勢。要求朝廷。則是洪皓以歸。則是洪皓至燕。會親至蒙古。見合不剌罕矣。田汝成大石以甲辰得帝在位二十年。則高宗十三年癸亥也。忠實錄於紹興二十五年。則後於大石十二年矣。故云今大實已亡也。何疑於大祖之來伐金乎。

北盟會編兩引趙良嗣北齋自敍云。西西謂西夏。凡兩見。則蒙古稱西夏。皆西遼也。

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界上來。趕上成吉思。成吉思與王罕。在合剌溫山相會。

畏兀。本卷亦作委兀。後文十一卷作委吾。元史多作畏吾。畏兀兒。此回鶻二字之對音也。國朝顧炎武日知錄曰。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回紇。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爲二國。恐非。黃氏集釋引錢大昕說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公文定碑曰。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也。歐陽原功讀高昌偰氏家傳曰。偰兀回鶻之轉聲也。以祕史攷之。是時契丹旣稱古兒罕。則耶律大石已立國於起兒漫。以後矣。因是以金史求之。太宗吳乞買天會二年十月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幹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爲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戶。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三年二月。獲遼主於余都谷。四月。詔以遼主赴京師。七月。入見。降。封海濱王。五年冬十月。沙州回鶻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貢。回鶻卽祕史畏兀。是時王罕經過之畏兀。必在活剌散作汗以後事。

唐兀

唐兀。猶今日稱唐古特。溯其原起。蓋唐種也。凡蒙古人言古。言特。言拔。皆指種類此唐國種。故曰唐古。惕也。今蒙古西陲尙有此種。意唐代北庭及維州戍卒之裔。若祕史唐兀。第指西夏言之。後文七卷云。你經過委兀河西地面。是復述此文。以河西易唐兀。河西卽西夏也。十三卷成吉思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又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十四卷狗兒年去征唐兀。差人去唐兀主不兒罕說。又成吉思攻打蠻州城。唐兀惕主不兒罕將金佛等物來獻。合申卽河西。蠻州卽西夏。然則不兒罕乃西夏主李遵頊李晛之諱名也。王罕之經過唐兀。爲太祖時之西夏國。以西夏乃唐氏故謂。李姓本中土族屬耳。

二種經過。時止有五個羝羺羊擠乳。略駝上刺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

本紀不載此地。但云帝往招之。撫勞振給。遂會於土兀剌河。似卽以土兀剌河當此海子。尋王罕所居。雖近土兀剌河。然此時由西夏至客魯倫河。安得遶土拉河耶。此蓋今哈密之巴里坤海子。亦名巴爾庫爾者也。由甘肅嘉峪關至漠北。必經巴里坤。故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疑卽此古泄兒海子。古泄蓋居延之轉聲也。

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

前文四卷曾使速客該往王罕殷幹鄰處。故又使之。

又自隨後至客魯涅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忽巴合牙。蓋在今蒙古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克魯倫河發源處也。往時太

雷耳。唐人譯西北地名人名皆從省。卽色楞格河。阿儞作倘昵何之類。來知是參一指音。

又陳風中河篇志引延篤志曰。牛心山在黃羊城東。山東北有月兒海子水。又曰。月兒海子在牛心山東北石瑪山城東海子山有水由其下。揚此卽月兒海子在今阿魯忒西夏之地。與鄙史稱兒海子亦有對音。案知玉

翠所至伐西夏之阿拉耳。

祖在斡難河西。斡難發源肯特山北麓。冬月苦寒。故自破滅泰赤烏部以後。上年於此過冬。今歲亦於此過冬。放知其地當在山南也。

其王罕的弟並衆官人等數著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都殺了。獨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蔑兒乞擄去眷屬。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便他牧放。

此當是王罕居謙州時事也。元史地理志曰。謙州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乞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成云王罕始居此地。按王罕居土兀剌河滑黑林。此秘史所言。其地在今蒙古土謝圖汗部。元志所言。則今俄羅斯色楞格河北流下游地也。東距金境。南距蔑兒乞。故少時被兩部擄去。此必未還土兀剌河舊林子時事也。又按蒙韃備錄曰。成吉思少被金人擄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舉宜。以祕史求之。成吉思未嘗被擄。即泰赤烏拿去披枷。爲時無幾。或緣與王罕有父子之稱。故以此事被之太祖耶。南宋遼在臨安。傳聞非實。附記其由耳。

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

乃蠻地在今科布多。

垂河今伊犂吹河也。西城水道記曰。伊犂西南境有特穆爾圖淖爾。河曰吹沒鳖。沒鳖回紇語河也。元邱處機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東南。盛瀾沒鳖。至沒鳖大城。宜差阿狗追餞於吹沒鳖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游記之吹沒鳖。即祕史之垂河矣。

投入合剌乞塔種古兒皇帝處。

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葡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盛據其土。從而算端西削其地。乃蠻蔣滅。算端亦亡。按乞塔種謂西遼也。乞塔即契丹二字之對音。魏書契丹傳曰。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襲於松漠之閒。太和三年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唐書北狄傳曰。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晉時北徙。臣於柔然。後漸南依冷陘。與奚接。其俗頗同。其後狗兒年秋。

親征記云壬戌。

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委兀唐兀地面。

委兀。即畏兀。太祖紀四年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亦都護來覲。即委兀也。西游記曰。抵陰山後。至小城北。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沿川西行。歷二小城。至察思馬大城。此唐北庭端府。西三百里有縣曰輪臺。至輪臺東南望陰山三峯倚天。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提牛兒遠迎。據西游記。則畏兀即元史地理志之彰八里。其地當在今回疆博克達山西北四五日程。是其故址也。蒙韃備錄曰。韃之始起。則有回鶻爲鄰。每於西河口口口貿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口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歐陽元圭齋集高昌傑氏家傳曰。偉兀之先曰暾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婿勾婆默棘逑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詳唐書突厥傳。默棘逑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封賓國夫人。而默棘逑故地盡爲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今畏兀也。回紇自以驟捷如鶻。謂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之和寧路也。回紇有善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喇和和綽之音近。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鵠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讓謎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吾學稼曰。火州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浦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鶻回。元時號畏兀兒國。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十二年。吏部主外郎陳誠至其國。東有荒城故址。云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

親雖至甚。被帖木真哏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餘里將前嚚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兒忽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拿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額勒忽禿兒等緊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委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衆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

太祖紀曰。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速燕火脫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居絕我昆弟。我輩又豈得獨全乎。按敦阿速泄其言。汪罕令執燕火脫兒等至帳下。解其縛。且謂燕火脫兒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謀之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嘗責札阿紺孛至於不能堪。札阿紺孛與燕火脫兒等。俱靠乃顏。

成吉思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爾四種對陣。

本紀曰歲壬戌帝發兵於兀魯灰失連眞河伐按弥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察罕即察阿安。然秘史止四種之一元史止四種之二餘則未詳元史列傳闊闊不花傳按灘殷殷里氏。布智兒傳有蒙古殷殷里台氏或亦塔塔爾之種耶。

未戰之先鐵仝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潮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潮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揚地面。

蒙鞬備錄曰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數倣有差兀勒灰不則也葉向高四夷考曰明初撒馬兒罕即前文之阿勒灰河即前文之阿勒灰不則也葉向高四夷考曰明初撒馬兒罕哈烈以西先後設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爲西域咽喉其地漢伊吾盧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剌灰三種今以祕史核之則畏河以南爲回回畏兀兒即委兀又即回紇也哈剌灰蓋以兀勒灰河得名歟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塔從成宗撥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遵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遂得遂左諸部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據此則兀勒灰河近遼東也。

并四種與魯撒蠆

與魯蓋軍人之衆劉郁西使記曰十九日過里亞城征西與魯屯駐於此元史曷思麥里傳從太祖征汪至懷孟令領與魯事忙兀台傳事世祖爲博州路與魯總管。

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拾財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親征記曰壬戌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眞河先鋒忽察兒曰苟破敵逐北見衆遺物愼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獲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所獲散軍中。

列朝詩集閏卷王元宮詞天馬西來卢佛郎國成又驅寫文章怜林國語重翻譯拂拂春風動百蠻

元朝秘史卷六

張氏影元鈔本此卷并入上卷倣卷五。

成吉思既拐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哨父親的讎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

前文卷一忽圖剌合罕生忽闌忽闌子也客扯連是也客扯連非塔塔兒乃泰赤烏部人也且前文明云也客扯連兩箇奴婢爲把歹及乞失黎如此則非異族同名之比當是誤記耳。

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衆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御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機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盤治闕殿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入來。

與親族共議。如
忽蘭之子。則告
太祖之叔祖。必
在共議之列。不
必俟別籍古台
哲之也。

答阿里台。卽答里台。太祖之叔父也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

以漢法言之。則太祖於也速干姊妹。乃再從兄妹也。元史后妃表。也速干皇后守第四郭爾多。

此文也客扯連。
疑亦在虜役之
內。

對成吉思說。我有姊姊名也遜。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壻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壻避亂在林裏。其壻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遜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遜坐了。

此文仍稱塔塔
兒也客扯連者。
蓋史別錄之故。

后妃表也速皇后守第三郭爾多。也速干兩個嬸子共坐。也遜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數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遜的夫壻。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逼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卽斬了。

行宮也。故妃后位號。卽以郭爾多稱之。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遜也速干兩個嬸子共坐閒。也遜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數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遜的夫壻。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逼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卽斬了。

只那猧兒年成吉思去勦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勦捕蔑兒乞。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眞脫忽木地面。

以後文九卷脫忽脫阿未度額兒的失水計之。則脫忽木地面。當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今俄羅斯國托穆斯科。卽其地也。託木之與脫木。正對音矣。

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個女兒。幷他妻子。又搶了他二子。幷衆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不曾與。

元史太祖本紀曰。居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爲。不告於帝。獨率兵攻蔑里乞部。部人敗走。脫脫奔八兒忽眞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親征記作盃祿可汗。

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

此卽額魯特三字之對音也。官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皆此三字。或作噶爾丹。則康熙聞汗名。仍是此地名之額魯特三字也。朔方備乘曰。厄魯特四部。其先本元阿魯台部。聲譌爲厄魯特。後分爲四部。曰和碩特。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其游牧在金山之西。各有分地。以伊犂爲會宗。東鄰喀爾喀。北鄰俄羅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伊犂在

烏魯木齊西北二千里。漢時爲烏孫國地。元爲阿勒坦山。明初爲衛拉納地。舊爲準噶爾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處。乾隆二十年。大兵討準噶爾。擒達瓦齊。伊犂平。其後阿睦撒納煽亂。二十二年復討平之。特設總統將軍統轄南北兩路。今按秘史此文稱兀魯塔。卽額魯特。今伊犂一路也。方觀承松漠草時注曰。準噶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置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北。遜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爾語言文字。皆同蒙古。而諱言蒙古人。以此。

松漠草時注曰。阿爾泰山。一名金山。橘高幾八尺。度齊馬厩度阿爾泰。越二千里至焉。財起斯。卽今額爾齊斯河。又卽秘史後文之額兒的石水也。

消豁黑水行。

今科布多之北有科布多河。卽額魯特旗游牧。其上游曰紫果克河。卽此濆豁黑之對音。知今科布多地爲乃蠻別部也。

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坦山去了。

阿勒坦山。卽唐代之金山也。或作阿爾泰山。或作阿勒坦山。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卽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亙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水道提綱曰。自哈密城北踰天山。至巴勒庫兒北。卽沙漠三百里。又踰大山。過沙地。山水無數。其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朔方備乘曰。俄羅斯境內諸山。有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蕩古河。

今烏隆古河。亦曰烏隆古河。元時亦稱禿骨河。劉郁西使記曰。禿骨河與別失八里相直。近五百里。別失八里。古北庭都護治。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水道提綱曰。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里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西城水道記曰。阿勒坦山之尾西南舵布拉干河出焉。東南流。略喇淖爾水注之。又東南流。索勒畢河注之。又南。岳羅圖河注之。又西南。託賴圖河注之。又西南。水注之。又東南。特穆爾圖河注之。又西南流。爲布拉干河。又西南流。察罕河注之。又西流。過瑚圖斯拉境北。又西流。爲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河二百里。是卽秘史之兀蕩古河矣。忽木升吉兒地面。卽提綱之布拉青吉兒河也。

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

本紀作也的脫孛魯。

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拴住他。又追至乞歪勒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

本紀作黑辛八石之野。卽乞湼巴失對音。然此水名。不可云野。此卽西使記之乞則里八

寺。乃兀濫古河所瀦之海也。元史郭德海傳曰。從先鋒柘柏西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柘柏即祕史之者別乞。則里八海。即此乞湟泐巴失海子矣。提綱曰。畏隆古河瀦爲奇薩爾巴思。郭模。周四十里。又南隔山爲沙漠。奇薩爾巴思。即乞湟泐巴失對音。郭模。蒙古語湖也。西城水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嗎勒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嗎淖爾。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嗎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上爲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即海子。也。西城水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嗎勒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嗎淖爾。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嗎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上爲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即海子。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斷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本紀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今按此一人耳。黑者罕之對音。亦部長也。於巴亦答剌勒別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斷殺。後文七卷述此事作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宿了。那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著火。御逆那合剌泄兀勒河起去了。

兀勒。蒙古語河也。合剌泄兀勒。卽喀喇淖爾也。西域水道記曰。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爾。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流百里入布拉干河。按以地圖畧之。王罕從科布多東境喀喇泊自此逆烏里雅蘇台河。則順塔米爾河至土拉河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眞安答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在有的白翎雀兒。

翎雀兒。

輟耕錄曰。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

帖木眞是散闊告天雀兒。

告天雀。蓋蒙古稱鴻雁之語。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過塞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沈主事曾植曰。至順鎮江府志卷四土產禽類。噪天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乏則自空投地。伏於草中。爾正飄天鷂。注大如鵲雀。似鶉。好高飛作聲。江東呼爲天鷂。豈謂是與。

當有兀卜赤烏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爲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誑譖著說。

本紀曰。汪罕聞之疑。遂移部衆於別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纔了。於是從額坪兒阿勒台的谷子渡著。

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其南一枝蜿蜒不斷。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勒山。又南爲布勒塔山。空郭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爲阿爾班岳遠察嶺。此文所稱額坪兒。當卽岳遠察嶺也。又東南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所謂谷子者。當在岳遠察矣。

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

乃蠻建庭之地。往時成吉思伴當與札木合之弟搶馬羣處也。

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的婆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

前文四卷主兒乞地面有桑羅安山。其口子名迭列。木孽黎之祖居此。名曰帖列格禿伯顏。知帖列格禿。乃口子之義。故王罕可居之。土兀剌河亦以此名稱之也。

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

至是乃蠻之地。幾乎西自科布多北境東至土剌河。若非太祖之救王罕。則今蒙古至新疆皆亦難察之所得矣。

初。蔑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

後文作忽都。或作忽都合。或作忽禿。足見上文闕亦田之戰。與不合兒黑欲以俯致風雨者。卽此忽圖。但前文僞作忽都合耳。

赤剌溫在王罕處。

後文十一卷稱忽禿赤老溫者。卽此赤剌溫之對音也。狗兒年成吉思征塔塔兒時。王罕乘勢伐蔑兒乞。復驅脫黑脫阿於脫窟木。而擄此二子爲貲。蓋欲羈縻之以爲用。使西幷之意。近交遠攻。太祖實收塔塔兒。而鄰乃蠻。故兩國合兵。直可以至科布多而無阻隔。蓋王罕拓地之力也。至是王罕一敗坐失數千里。徒爲太祖供驅除耳。淵獺竊鵝之喻。不其然歟。

疑式徹兒闕史實法音之訛。圖似非忽都合也。且闕亦田之戰。太祖方與王罕合兵。而忽都剌在札木合處。此文近洲云在王罕處。疑非一人也。

因這機會。也逃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河。至脫窟木地面。而與其父脫黑脫阿相合也。前文三卷脫黑脫阿爲太祖所攻。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眞。此爲今俄羅斯白哈爾湖。後文九卷與乃蠻古出魯克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嵐地面。則本卷上文王罕趕脫黑脫阿入巴兒忽眞脫窟木地面。爲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二子與其父相合。合於此矣。是時乃蠻地也。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搶了。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蟹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此卽本書之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矣。本紀云。汪罕遣至土兀剌河。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備。襲據其部衆。亦剌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剌合與卜魯古解共追之。且遣使來曰。乃父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遣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與戰大敗。

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閒。四傑到來救了。

本紀曰。流矢中亦剌合馬胯。幾爲所獲。須臾四傑將至。纔乃蹙走。

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答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

合剌溫山之役。見上文五卷。

今他兒子帖木眞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數帖木眞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帆剌 剌 土兀 剌 的 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勦捕時。一同勦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阿。休要趨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

元史紀曰。帝欲爲長子朮赤求晉汪罕女抄兒伯姬。

卻將豁眞名字的女兒。

豁眞者。太祖女後降駙馬不蘭者也。元史類編曰。孛禿赤乞列氏。太祖以皇妹帖木眞妻之。號昌國大長公主。皇妹薨。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孛禿爲繼室。按火臣別吉。卽本紀之火阿眞伯姬。又卽祕史之豁眞也。孛禿。卽前文四卷之不闍。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眞。繁槐今嫁豹突駙馬。按阿眞。卽豁眞繁槐。卽別吉也。豹突。卽元史孛脫又卽祕史之不闍矣。

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

本紀曰。汪罕之子禿撒合亦欲尚帝女火阿眞伯姬。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

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慢道。上靦著。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豬兒年春閒。同阿勒壇等商構起了。

阿勒壇犯單令搶物。太祖奪之。見前文五卷。至是叛歸王罕。

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古額列地面。

者者額兒七卷作者哲額兒。元史譯解。溫都兒。高也。古額兒。卽古額列兒。

野也。其地名曰別兒。

桑昆處譖說。帖木眞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

塔陽本紀作太陽罕。乃蠻部長之名也。

他口裏雖說父子。勳靜卻虛。莫遐倚仗他歷。若不預先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眞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

揑坤太子之子薛亦以塔塔兒之戰犯軍令。爲太祖所削。

詗額侖母的衆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眞合兒塔阿惕說。

本紀曰。答力台火察兒按彈叛歸亦剌合說之曰。我等願佐君討宣懿太后諸子。按彈。卽阿勒壇火察兒卻忽察兒。則答力台似卽祕史之額不格眞合兒塔阿惕。然不能對晉。且本紀之答力台。卽祕史答里台。乃太祖之叔父。前文卷一卷四稱答里台斡赤斤。本卷稱曰答阿里台。後文十二卷稱曰答阿里台。且實從太祖處叛從王罕。但既不對晉。又未達其稱謂之義。爲別一人。或卽一人。無可證也。

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斡鄰 勒說。

脫斡鄰 勒。太祖族人。後文七卷以弟呼之。

不如去撈了他百姓。若撈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們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猶云不管是長是矮。橫豎我同你去也。

桑昆聽了札木合衆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我的帖木眞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謹唷。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但去做。所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衆人商議。帖木眞曾索唷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晉筵席。

按察兀兒別乞卽上文抄兒伯姬。

額之討答也。

本紀曰。汪罕父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姻事。今當相從。請來飲酒相察兒。注云布涼察兒。華言許親酒也。

來時就這裏擊了。議定了。差人謂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聞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靦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昏筵席。帖木真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春開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

元史伯八兒傳曰。翬明里也赤哥皆雖太祖帳下。初洛剌汪罕與太祖爲鄰。皆相親好。既而敗盟。其子暈根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詐許以女妻太祖弟哈札爾。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汪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爲太祖所滅。按此則蒙力克諫止太祖事。暈根卽桑昆也。

延式案哈札爾卽合撒兒。然本紀云爲札木合。則非合撒兒也。

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台乞剌台兩個去喫筵席。

不合台當卽四卷模合里之弟不合。

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擊了他。

本紀曰。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

那殺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擊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真。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剌 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箕帚。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

也客扯連亦以泄漏謀堵塔兒事投王罕。前文一卷也客扯連奴婢一名把歹。本紀曰。王汗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固人乞力失聞其事。密與弟把帶告帝。把帶卽此巴歹也。木華黎傳作拔合。

遂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 黑。

前文一卷作乞失黎 黑。本紀作乞力失。當是乞失力之譌倒。力與里音轉耳。

乞失里 黑說。

哈剌合孫列傳曰。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斡鄰。王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遁去。遂攻滅王汗。幷其衆。擢爲千戶。賜號達爾罕。啓昔禮卽乞失里。傳所載卽此事也。邱處機西游記曰。上獵東山。馬踏。能獵。邱處機諫宜少出獵。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神仙勸我以後都依也。吉息利卽乞失力之對音。達爾罕之對音矣。

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洛延磋箭著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的誰。又對乞失里 黑說。白馬與栗色兩個馬拏來拴著。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 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察你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個告與帖木真去。就

將兩個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個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實了有。

爲後文土·卷賞巴歹二人張本。

元朝秘史卷七

張氏影元鈔本。自此以上爲卷五。自此以下爲卷六。故卷數不同。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途在豁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 豁於卯溫都兒。山名。陰。山北也。

行時。教者 黑 蔑倣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剌合 勒 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

合剌合 勒 只惕。卽後文之合勒合河。祕史凡言主惕或只惕。皆指海子。合勒合卽今之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其上有地名額列也。元史畏答兒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剌眞。卽此合剌合 勒 只矣。

中間有阿 勒 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

阿 勒 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世系表作按只吉歹。

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塵起。

忽剌安不剌合。下文作忽剌安不兒合。

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說。兀魯兀惕忙忽惕。

兀魯兀惕。今類魯特其後也。忙忽。卽蒙古對音。二部皆出自孛端察兒曾孫納臣之後。

那二種百姓能廝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鎖刀裏慣。他的旌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著。

王罕說。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合撒吉衙他者。

只兒斤。金之部族。在王罕部落者。卽朱里眞之對音。宋人稱女眞者也。元史本紀作朱力亦名。又曰女直。

斤字文懋昭大金國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眞。舊語舌音說爲女眞。或曰慮眞。避與宗名。又曰

女直。崔氏譜。卽此只兒斤矣。

神鄉海別族也。

隨後再教士綿土別干姓的

前文五卷有禿別干。無士綿二字。此作士別干。卽禿別干也。

阿赤黑失命斡欒董合亦惕

董合。本紀作董哀。

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

本紀作火力失烈門。

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衙著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鑾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眞來。如今王罕教我盤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眞安答知道。於是札木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愼者。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

主兒扯歹。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故稱以伯父。忽亦勒答兒。前文四卷作忽余勒答兒。

忙忽部人也。

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廝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縱立腿。王罕的先鋒只兒斤銜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銜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士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命銜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勒答兒落馬處立了。

元史類廣平王碑曰。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幡直。則御勒已

姚燧牧庵文集有平章忙兀公博羅臘碑云。公畏答而公之曾孫。始畏答而與兄長翼俱

事太祖。易名屑薛。約爲按答。帝與王罕陳於曷剌眞。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兀

徹帶玩鞭馬。蹙不應屑薛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願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

黃頭兒將軫聖屍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

矢。帝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薛只里吉爲敵將。實擊屑薛。其以只里吉民百

宋鍾忠郡齋讀書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眞。

貿丹與宗眞名。又曰女直。唐貞觀中靺鞨來

中國。納聞女眞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肅愼之地。長白山鴨綠水之源。

其所以名董合部者。蓋住於董訶峽也。董哥澤卽統格黎河也。譯本物種文注中。

戶屑屑鷹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元史畏答兒傳卽采此文。以祕史考之。其云畏答兒。卽忽亦勒答兒也。屑薛。卽薛禪兩字也。曷剌眞。卽忽剌安也。

兀魯一軍。卽兀魯兀惕也。兀徹帶。卽主兒扯歹也。只里吉。卽王罕之只兒斤也。子世世不絕。卽後文十卷受孤獨賞賜也。

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銜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間。幹蠻董合亦惕銜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銜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敢他父知也銜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

本紀曰。帝遣折里麥爲前鋒。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蠻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剌合見勢急。突來銜陣。射之中頰。卽斂兵而退。卽此事也。惟此役功在主兒扯歹。非者勒蔑紀誤。

衆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旣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廝殺處宿下了。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窟闊台。

元史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轫耕錄同。又曰。太祖皇帝六子。曰朮赤。曰察合台。太子曰太宗皇帝。曰斡宗皇帝。曰兀魯赤太子。曰果里于太子。卽缺列堅。蒙韃備錄曰。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蟇中時陣亡。第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哉。四太子名天賚。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按窩闊台阿哉皆太宗名。後文或不作斡闊台而作斡歌歹者。均之對音字耳。

孛羅忽勒

前文作孛羅兀勒。卽元史博爾忽有傳。

孛斡兒出三人。成吉思說。斡闊台與中倚仗的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廝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孛斡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孛斡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缺物的馬缺歪了。將他缺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迹來了。

元文類廣平王碑曰。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幡直。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博爾忽至。曰。此天賚我也。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腳乖著。及到來時。斡闊台孛羅忽勒將疑住的馬。孛羅忽勒口上帶著血。因斡闊台項上中箭。孛羅忽勒將疑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斡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孛羅忽勒說。敵人

的處土高起著。君著柱卯溫都兒山前忽剌安不兒合惕地面去了。

忽剌安不兒合。上文作不剌合。同一地譯文偶殊耳。

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活勃灰撻魯格勃只惕名子的水。入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

故塔塔兒地也。初時塔塔兒部落全居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其東南有哈爾湟河。西北流。名曰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西南匯爲巨澤。今名曰布伊爾湖。所謂撻魯格勃只者。其地傍此湖矣。蒙文六卷太祖薨誅塔塔兒人。蓋移居於此。又札木合往時居於豁兒豁納。自太祖破札木合後。札木合遂依王罕。所謂泰赤烏塔塔兒兩部。非降則殺。蓋已成爲奇渥溫之地矣。

那裏隨後有合答安答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從王罕處來。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鬪的人惹鬪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衙咱。阿赤黑失命說。皇帝皇帝休。休者息怒之辭也。以慰王罕。未生兒子時。鵑衲著要子圖。將道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據此文則客列部亦隨翻據。在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簸般取將來。

王罕是時其勢尙盛。非太祖所能敵。觀此言可以知強弱。

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成吉思自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地在兀勒河上游。順落合勃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下文合勃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則合勃合河。乃今喀爾喀河流入貝爾池者也。蓋答闌捏木兒格思。其地卽在河上。

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錫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

謂主兒扯歹及忽亦勒答兒二人共領其半。

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勒答兒金箔來曾逵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箔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幹輦納帆山的半崖上葬了。

今地圖。喀爾喀河南岸有呼恰烏爾山。似卽此所云幹輦納帆山也。

合勃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

按今地圖。喀爾喀河。源出特爾根山下。流入貝爾池。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爲枯倫湖。曲烏里順河。自東南布伊爾湖。合喀爾喀河諸水北流來會。正當湖面之正東。布伊爾卽捕魚兒之對音。喀爾喀卽合勃合之對音也。

有帖兒格等翁吉剌。

帖兒格等翁吉剌。當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其故址也。

成吉思使主兒扯歹傾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剌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

本紀宏吉剌部本與哈答斤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同誓以襲帝與王汗。至是帝先脅降之也。姻親謂訶額倫及孛兒帖皆宏吉剌氏也。

若不肯投降呵。便斷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剌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曾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

本紀曰。汪罕既敗而歸。帝亦將兵遵至薩哷澤駐軍。以此文校之。知薩哷卽統格黎者。語助辭。澤卽小河矣。紀又曰。遣阿里海致貢於王罕。按阿兒孩合撒兒六字爲名。札剌亦兒族也。與太祖弟是兩人。

雪格該者溫。

卽前文四卷速客該者溫。亦可稱速客該。

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統格黎河。卽通克拉河。下流入鄂爾坤河。

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罕噴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諸弟。當初咱在勺兒合勒合崑山的忽剌阿納帆的山行。

按前文六卷王罕與太祖再結父子。卽在土兀剌河黑林。然此乃黑林山也。訥兀者山也。上文斡嶠訥帆山。亦以山稱訥帆。此亦其例也。忽剌卽虎忽剌。乃土兀剌之對音。幄耕錄云。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卽虎忽剌。又可悟勺兒合勒合崑。卽和林山也。仍是前卷土兀河黑林矣。

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語見六卷。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半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

元史木華黎傳曰。太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輻。身之有臂也。足見輔車相依之語。蒙古人亦有此義。

我豈不比一條幅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他逐走入乃蠻去了。是時乃蠻主忽蘭哈屯父子雜處。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

按古兒罕卽本紀菊兒罕。解見卷五。王罕旣非遠後。安得以西遼爲叔父。當是大石轉戰時。曾與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爲兄弟。故王罕以叔父稱之耳。

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眞 兀眞。譯言語訛于也。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跟前求救。

按脫黑脫阿之弟婦。爲也速該所奪。則蔑兒乞與也速該讐也。此舉獻女。當是假道。非說情。

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解見卷五。

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活剌河邊黑林內。

元史地理志。王罕始居謙州。然則後遷土兀剌黑林。蓋得烈祖之力。前文云被蔑兒乞擄去。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携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去。舂碓。蓋未遷黑林以前事。

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正都救與了你。又曾知咸來。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跟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

本紀曰。及君爲乃蛮所偪。親我道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本紀曰。及君爲乃蛮所偪。親我道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放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卻與王罕聽了。道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眞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盪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眞兒子。與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本紀曰。及君爲乃蛮所偪。親我道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呵。待要的多少。又對阿勒坦忽察兒二人說。

二人犯軍令。爲太祖所斡因飯投王罕。

你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扯坤太子的子。

委兀卽畏吾兒。河西卽上文合申解見前。

窮乏了。擔著五個羊。駄著駝血喫。騎著個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

你不曾肯。阿勒坦你父忽禿剌皇帝。前文作忽圖剌合罕。甘嘗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

你來我營內。

上涯有巴兒坦的子撒察。台出。

前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至忽巴合牙過冬。

案撒察卽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薛扯別乞。與台出均合不勒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卽忽禿忽主兒乞。乃巴兒坦之姪。非巴兒坦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坦之姪孫。此言巴兒坦子。蓋是駁文。

又科斂著餐濟你。

太祖紀又曰。君爲乃蛮所攻。西奔日沒處。若弟札阿紺孛在金撻。我頗道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兒薛徹別及及我弟大丑往救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案史

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

阿勒坦等推戴事見四卷。

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

是時太祖征塔塔兒。王罕卽攻蔑兒乞。事在前文六卷。本紀曰。君困迫來歸時。我道哈丁里歷掠諸部羊馬貲財。盡以奉君。不半月間。令君饑者飽。溺者肥。此大有功於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未嘗以毫髮分我。我不以爲意。我征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宏吉剌五部。如海東鷙鳥之於鵝鴈。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此大有功於君五也。

後又同追不亦魯黑。

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故乃蛮部長。

於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

前文六卷作巴亦答剌黑別勒赤剌。

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放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卻與王罕聽了。道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眞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盪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眞兒子。與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呵。待要的多少。又對阿勒坦忽察兒二人說。

二人犯軍令。爲太祖所斡因飯投王罕。

您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扯坤太子的子。

扯坤太子。卽烈祖同母兄。

你不曾肯。阿勒坦你父忽禿剌皇帝。前文作忽圖剌合罕。甘嘗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

上涯有巴兒坦的子撒察。台出。

案撒察卽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薛扯別乞。與台出均合不勒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卽忽禿忽主兒乞。乃巴兒坦之姪。非巴兒坦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坦之姪孫。此言巴兒坦子。蓋是駁文。

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

阿勒坦等推戴事見四卷。

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

眞。無帖木眞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

三河。謂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也。本紀敍述此語云。三河潤宗肇基之地。毋爲他人所有。語意不同。若以太祖所居言之。則斡難河客魯漣河兀剌河三河也。

休教別人作聲經。

王罕之黑林。他日太祖得之。是爲和林。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即六卷前文欲搶帖木眞百姓者也。我換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即屯必乃斡耳察剌孩頓忽。

海都次子也。於屯必乃爲叔父。

二人原搶將來的奴婢名幹巴答。他的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娶諂佞著與王罕。

脫斡鄰勒欲搶太祖百姓以助桑昆也。

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俗云乾兒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搶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從娥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溫即掌格該也。解者。溫者。盛衣之意。

他兩個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雖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說是安答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

脫黑脫阿幾減太祖之族。故桑昆知太祖惡之。只以桑昆爲脫脫之師父也。

續著羊回羊尾子行。

洪皓松漠紀聞曰。羊生達靼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明崇文總目。大宛羊尾亦如之。俗記曰。取羊乳。俟羔能齕草。駈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以此語求之秘史此文。則束縛兩羊之頭。似元史言收。秘史言住不言戰。惟源流言戰勝。徵有齟齬。然其爲呼倫湖無疑也。

卽續著羊之謂也。從羊尾後取乳。似卽回羊尾子之謂也。以喻太祖日以謀殺王罕爲事。猶人奪羊乳也。明張燧千百年眼曰。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滾滾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斛。墜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斷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乞脫朵延兩個。將旌纛立起。騸馬解放得肥著。無有疑慮。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卽起去。至巴勒塔納海子行住了。

此卽四卷所云答闌巴勒主傷地也。本紀曰。帝既遣使於汪罕。遂進兵。薄宏吉剌別部溜兒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時汪罕形勢盛強。帝微弱。勝敗未可知。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史文班朱尼。卽秘史巴塔納三字對音。但秘史敍太祖與汪罕之戰。以卯溫都兒山爲最惡。巴塔納戰未被其創。推前文四卷與札木合戰於此地。被其摧動。退於哲列捏。實爲大敗。且太祖詰責汪罕之言。已云在統格黎河下營。夫統格黎者。由郭勒晃河入色楞格河而達北海之水。明是勝王罕之後。自東而西之證。豈有退至東邊巴勒納爲戰場之理。得無元史誤以哲列捏之役移之汪罕乎。且始終未與汪罕爲巴塔納之戰。秘史前後文可考也。至班朱尼河之役。見於列傳不一而足。是宜綜覽前後。列而論之。札八兒火者傳曰。太祖與克烈王汗有隙。一夕王汗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從行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珠爾河。饑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爾射之。殪。汲河水煮而獻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復舊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溫此言。有如此水。將士莫不感泣。又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定大業。與都於班朱納海。卽龍居河也。又土土哈傳曰。世祖召見撒

十一部落立札木合爲來告太祖。與此豁魯剌思。皆一族也。

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歲來。

忽里。其官也。名阿剌忽失的吉。乃汪古部種族也。太祖本紀曰。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與此阿剌忽失對音。則此汪古氏乃白達達種也。汪古種蓋金國之地。元文類載馬祖常撰馬公月合乃神道碑云。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則汪古部雍古對音。其地在居延海。此回回教人名阿三。從居延海來也。所以敍其事者。他日太祖征乃蠻。乃蠻塔陽罕欲得阿剌忽失不從。塔陽而從太祖。蓋得阿三之力居多。爲後八卷拖塔陽張本也。

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孫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

順額孫古涅河。則下游爲今黑龍江地也。契丹國志曰。女眞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綠水之源。地饒山林。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獸多青鼠貂鼠。

來至巴勃渚納海子伏羊時。遇著成吉思。

明何秋濤名山藏曰。洪武二十年。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貢駝馬海東青。藍將軍深入逐幾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兒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眞。遣還之。據此。則回回地面貿易於今之關東者。代有其人。此阿三者亦其類也

元朝秘史卷八

那邁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勿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禿兒即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答孩。太祖處有恩的上頭。

前文四卷答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卽位有功。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只兒斤。卽朱里真之對音。注見前文卷七。

本王罕勇士合答撒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與裕兒赤作萬戶。繙阿答兒乞等百姓卽此。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後文十卷以阿失馬等二百人爲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蠻時。卽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據歲賜錄收載。而無此人。

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

因當初忽亦勒答兒先說要斷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

元史畏答兒本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畏答兒腰中流矢。創甚。帝親俯以善藥。留處帳中。卒及王罕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長答兒。乃分只里吉實民百戶賚其子。且使世藏賜不絕。仍令收完亡人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吉封其子忙哥撒都王。歲丙申。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撒安州民萬戶。帝曰。畏答兒戰功多。其增封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

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敬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頒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收之。卓沁台俘其主札哈塾。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塾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塾普卽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卽札合敢不。此二女據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據秘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撒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廝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銷隊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

又將客列亦惕汪古歹氏的人。

汪古歹氏卽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汪古惕種酋。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按畧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陛。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陛。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斡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瑣。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酒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斡脫打瑣。彼中方言。朱暇考求其意。

斡脫打瑣。見洪皓松漠紀聞。所云渾成也。

宣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斷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

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撒除罷錄也。

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道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

元史兵志。有喀喇衙喀喇卽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帖該合答地行。則知此爲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

案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蓮口。又睿宗紀。亦云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所云涅坤水。解於此兩文。均改爲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的克撒合對音。此地既有

渥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 黑林之西傍鄂 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王罕 黑林止言土兀剌河。不言鄂 昆河。此必一度土拉河卽到。不煩更度鄂 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度鄂 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 地也。考元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巡於齊齊克察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渥坤水卽鄂 昆河源。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卽大黑山。在杭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 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四十六度八分。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 昆河。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遮別亦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

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爲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蓋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爲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今科布多爲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 昆河。使爲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 地面去了。

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初翻文泰聞唐兵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踰磧口。憂慴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衞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按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二千里者。此卽秘史之川 矣。後文十五卷云。川 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之。則川 當是西夏地。

至川 桑昆與伴當闖闖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

卽四養子之一也。曾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爲桑昆伴當也。四養子惟孛羅兀 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禿忽。斷事官。平金國。右出亦委付與太祖弟斡赤斤。惟闖闖出不終。爲太祖所戮。

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

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開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獨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桑昆下馬。將馬教闖闖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闖闖出拏馬走了。

本紀曰。亦剌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爲所攻。走至黑荅圖。國主以兵討殺之。按

黑荅圖。今庫車也。

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闖闖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

起語曰。雖覩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尙節義。故有此謗。

你可將這金盂子與他。教尋水喫。闖闖出遂將金盂子搥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

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朮傳曰。祖海蓋伯皆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亡。欲爲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蓋伯卽哈里巴。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闖闖出爲伍。安得而不亡哉。

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闖闖出殺了。

元史朮赤台傳曰。朮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眞拔都兒。太宗時與亦剌哈台戰勝。帝卽以賞闖闖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主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既亡。太祖之國。自是與乃蠻亦剌哈之妻非亦剌哈之妻乃闖闖出之妻此處似宜再加一二語否。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五須。皆巨浸也。會於謙。面注於昂可剌。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長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滒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南按史文敍乃蠻來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剌河之上游。此爲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收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爲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爲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蓋諳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罕。源流作鐸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其子塔陽嗣爲汗。

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據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皆爲役屬。

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殘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說。

前謝王罕桑昆婆子百姓者也。

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格皇帝曾說。

前文有察阿孩偏忽之子想昆必㊣格又桑昆分付必㊣格別乞將旋旋立起。則必㊣格者貝㊣對音也。

我老了。這婦人年少。

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別速。或塔陽之後母。

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腦剜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

外蕃喜畜獵犬。卻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然則鳴聲或噓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

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應人也。多赤之爲。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

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蓬蓬。將在前老王罕已死。

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蓬蓬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爲韃靼。乃蔑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

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教簡簡說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諺。

如今咱去將那蓬蓬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這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薛兀撒卜剌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說。

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部。上文云將客列亦惕汪古眞姓的人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衛。是也。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閻復撰駙馬高唐忠獻王閻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蟻耕錄氏族篇色目有三十一種。而雍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剌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種的主。知忽里爲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爲札兀忽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卽此事也。

這東邊有些蓬蓬每。你做右手。

驚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爲內應以助之。

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背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

元文類二十三閻復駙馬高唐王閻里吉思碑。卽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之曾孫也。碑云亡金蹙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剿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剌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歸之。卽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斯酒六橐。逶迤忽難於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酣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鑒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下中原。復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畤昔異議所害。詔追封高唐忠武王。

此時太祖正在帖篾延客額兒地面圍獵。

本紀作帖麥垓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圍獵必在山藪。史以山名之也。

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衆人商議。多說馬瘦。如何可好。幹惕赤斤說。

卽太祖弟帖木格也。以後均止稱幹赤斤。

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

本紀曰。皇弟幹赤斤曰。事所嘗爲。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爲辭。

別㊣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特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

本紀曰。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弓矢。是小我也。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

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閻帖兒格地面起去。

自去冬在阿不只阿闍迭格兒住。今從此地起營去。雖異文實一地也。帖兒格是此山之

口子矣。

圖合㊀合河幹兒訥兀地的客㊀帖該合答地行下了。

合撏合河幹兒訥兀。前文七卷忽亦㊀答兒㊀處。本紀曰。帝駐兵於趕忒該山。趕忒該即一客帖該對音。合答。山也。山名客㊀帖該。其地在合撏合河之上。蓋今略爾略河南岸是其處。

將自己軍馬散了。

元史兵志。國初興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併秩崇卑。

立千百戶牌子頭。

元史兵志曰。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皆食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則爲百戶。

設六等扯兒必官。

扯兒必宿衛官也。一作闊里必。見元史伯八兒列傳。一作闊利必。見西遊記。後文十一卷亦作扯兒賓。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朮爲四傑。領怯薛。怯薛丐分番宿衛。夫謂之闊端。列宮禁宿衛之事也。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卓鴛巡邏軍。或歲潛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遏軍。六等似卽指此。

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衛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

輟耕錄曰。國朝鎮殿將軍豪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漠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旣久。則遂擢爲一品官。

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

自忽亦㊀答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

如斷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幹歇列扯兒必。

卽孛幹兒出之弟幹歇連。

與忽都思合㊀濕。

巴魯剌氏。與忽必來同族。

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廚子。

元史兵志曰。侍衛帶弓矢者曰闊端赤。蒙古語。備鈒曰。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騎勇者曰闊端。

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

把門人等。

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剌哈赤。

教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

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

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拾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

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本紀作虎必來曾與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

本紀曰。太陽罕至自按台。禦於沆海山。今案按台卽阿爾泰山之對音。今謂之杭愛山者也。水道提綱曰。西北諸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支峯綿亙北漠。東爲杭愛。有色楞格鄂爾渾諸河東南挺爲肯特。爲大興安。有黑龍江克魯倫諸水。杭愛卽康合之對音也。然杭愛二字。又卽古來瀚海二字之對音。漢書稱瀚海。又稱大磧。漢書注謂瀚海爲沙漠。唐人曰沙磧。又謂之莫賀延磧。又稱爲大患鬼魅磧。五代稱沙陀。今謂之戈壁。無復瀚海之目。然唐代尙有瀚海都督府之設。卽以沙磧爲古瀚海。相沿名之。已成漢語。此一帶沙漠最高之山。漠北亦沿稱瀚海山。北語轉變。遂爲沆海。今又以蒙古語翻譯。則爲杭愛矣。元史沆海二字。於漠語較近也。外藩輿地所在有之。如唐人稱賀蘭山。蕃語沿之。今爲阿拉善矣。漢書匈奴傳盧朐。遼史沿之。名曰盧朐河。元史則變爲涠。居河西遊記則又變爲陸局河矣。凡諸山水。旣成漢名。再轉蕃音。遂同蕃語。今略考蕃史傳。羞厥舊名。俾碩學通材。相說以解。世多博雅。或無譏焉。

往來相逐閒。被乃蠻人將迺蛮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擧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

本紀曰。時我隊中窺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衆謀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捻之。

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朶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

卽前文四卷命其總管家內人口之多歹也。是時設六等扯兒必命爲之。

咱人少這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

彼人雖多。其主輭弱。不會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逢逢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擊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逢逢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

康孩卽上文康合兒合山。今杭愛山之對音。合池兒水。今阿叉河對音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自喀爾喀西北杭愛山頂之西南大幹諸山發源。東北流。又東曲曲百數十里。有阿叉河。南自呼喜蘇古兒山之西北麓。東北流來入之。北岸有山。疑卽元時和林上都地。山水迴合。西十四度一二分。極四十九度三分所稱阿叉河。當卽合池兒水也。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

本紀太陽罕子屈出律。卽此古出魯克對音。遼史天祚本紀。乃蠻子屈出律。卽乃蠻塔陽罕子。又元史抄思傳曰。乃蠻其先秦陽爲都主。祖曲雀律。父敞溫。則又以古出魯三字爲曲雀律。

連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恨上剌阿不轉啃。猶云不上剌阿不躲避。猶云不膽挑。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

金山卽前文六卷之阿勒台山也。亦作阿爾泰。又作阿勒坦。西域水道記曰。漠北大山曰阿勒坦。譯言金山也。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極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西遊記曰。楞大山西行。鎮海相公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住饌。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能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縋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隔河止泊。

盤搠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賊殺。可勝歷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

謂薩勒之族。同札木合。各分其半。時札木合敗後。投弈王罕。王罕敗後。又投乃蠻。故有豪赤烏人也。

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猶云甚於阿保之手也。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猶云生於深宮之中也。如今怕了。說道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厮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本紀作火力速八赤。

你的父亦難察必格。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曾敗見。

言有進無退。故馬尾人背。不便敵人見之。

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惜。

克薛兀撒卜剌老子。

乃蠻名將。嘗娶扯扯干王罕叔父忽都合別乞之妻古兒別速。生子古出魯克。古出魯克長大。娶妻也速干。生子屈出律。屈出律襲父職。爲乃蠻將。

哨軍的法度好。生息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

達達訕太祖也。言塔陽惧怯必敗。豈非天命有歸也。

歎曰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秘史言豁里速別赤先見。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恁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逐順塔米兒河。

會典圖說曰。塔米爾河出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入土謝圖汗部界。入於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他米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昆源之西。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流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河。又北面會阿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受諸水。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嶺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三澗合而東流。又東北會三水。始曰他米河。又東瀦爲台魯淖。廣數十里。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卽布拉干北山也。疑卽和當。又東北百數十里。面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面東北百里。會鄂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匯入焉。

渡斡兒榲水。

卽鄂昆河之對音也。前文三卷作斡兒洹。

至納忽山崖東邊。

水道提綱曰。鄂昆河。又東北流。折正北。循庫庫齊老台山西麓。經西里布里都地之藪。都池東。又北受西來一水。折而東北。又東經納鄰庫墨地。南受北一小水。又東北至山麓。又東繞都闌哈喇地北出山。有哈兒淖水。克河。自東南來會。山卽庫庫齊老台山之麓。此山自南而北。折而東長二百數十里。當鄂昆東南岸。其東有溫泉。今按渡斡兒榲。則必在水之東南。有山崖爲納忽山崖所在。納鄰庫墨地。似納庫卽納忽對音。

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繞山立住。成吉思哨

望的。隨卽將乃蛰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蛰處。

王罕敗後。西依塔陽。

塔陽聞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付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鑿齒。鋸舌鐵心。用鐵刀做馬鞭。飲露嘶風。晾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踐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雖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歡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揚忙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雖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答。渾身穿著鐵甲。假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

洪皓松漠紀聞曰。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蕃牧者每羣必留羖攊羊數頭。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攊發風故不食。原注云羖攊音古力。北人訛呼殺爲骨。按殺攊小羊也。骨輭易嚼。故可吞噬不留。本紀曰。札木合從太陽汗來。見帝軍容盛。顧左右曰。乃蛰初舉兵視蒙古軍若豬羖羔兒。意謂踹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遁去。

您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愿。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倫母的一個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伸手盡處曰一度長。六尺爲丈八也。）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屑鐵甲。三個強牛拽著來也。他將箭弓箭的人全無呵。不礙落喉嚨。吞一個全人呵。不何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

昂忽阿人名。蓋力士能以強弓射箭殊常。故其箭名昂忽阿箭。下文客亦不兒語意倣此。

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鬪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富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故拙赤合撒兒。

拙赤蒙古語大太子也。合撒兒太祖同母長弟。

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倫最少的子。名斡赤斤。

元宗室世系裘。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次三哈準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嚕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案搠只哈兒。卽拙赤合撒兒斡赤斤卽斡嚕那顏。

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遂離了乃蛰。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胆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廝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答。你謹愼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蛰欲邀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擊住塔陽。

本紀曰。帝與乃蛰軍大戰至晡。衆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

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割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

西遊記曰。抵金山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遺。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過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度沙磧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夜行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牛馬芻糧之。抵陰山前三百里。和州。沿川西行。西卽甜思馬大城。此大唐北庭。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台。宿輪台之東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至回紇昌八剌城。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過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纔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磐乃宿。晨起西南行二十里。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舉峯環之。倒影池中。沿池正南下。松樺陰森。衆流入峽。奔騰淘涉。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恩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橋。四十八橋。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自金山至此。又兩行四日。至答剌速沒蛰。水勢深闊。截斷陰山。乘舟以濟。至一大山。又西行。度西南一山。至回紇小城。又西南過板橋渡河。至南山。卽大石林牙。北國王遜後也。乃蛰失國。依大石。盤據其土。士馬復振。案此記所言。卽古出魯克西奔之路。塔陽之奔。蓋在白骨甸大沙陀矣。

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逐逐札答闌（札木合同族。）合答斤（不忽合塔合。）等種也都來投降了。

本紀曰。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來降。按朵魯班散只兀兒兩部。不見於秘史。剔方備乘曰。都爾班山。俄羅斯設有卡倫。在齊雅爾河西山西。其南與中國恰克圖接界。據此則都爾班與朵魯班爲對音。此部正在篾里乞部之北。正巴禪忽眞之地面。此爲脫黑脫阿所糾者也。又朵奔篾爾干。其後爲朵兒邊氏。咸朵魯班部所居之地。今相沿稱都爾班山。亦可考見矣。散只兀部。其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其後爲撒勒只兀惕姓氏。見秘史前文一卷。大率諸部。皆札木合糾集欲滅太祖。其始稱乃蛰十一部落者也。王罕既滅。塔陽

亦亡。惟篾里乞及乃蠻又竄入回回欽察。於是太祖極於所往。竟成混一之業。蓋亦有天意焉。

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如何卻來。成吉思遂納了。

案古出魯克於塔陽被戮之日。即能戮罕元史稱屈出律舉者也。塔陽之母。有孫成立。計其年紀。即屈後母。亦當在知命之年。恐非可納。且元史后妃表。凡三十九位。號並無古兒別速。祕史之言。似近於誕。考孟珙蒙韃備錄云。北使入於彼國王相見命酒。同彼妻粘蟬公主及諸妃侍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諸妃皆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餘四人乃韃人云。則乃蠻被擒。乃是公主。其云國王。即太師木華黎。非成吉思也。當由傳聞之誤。

那鼠兒年秋。

此篾丙寅之前二年。太祖是時未稱皇帝。鼠兒甲子年也。

太祖於合剌答勒忽札兀剌地面。

此今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地也。西域水道記曰。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三源。東源篤庫爾喀喇烏蘇河。南源篤晶河。西源篤薩爾巴克圖河。皆注於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極四十四度三十五分至四十六分。西三十二度四十一分至三十三度二十五分。東西百五十里。南北八十里。周四百餘里。冬夏不涸。歲厚水於岸。自然成鹽。伊黎之境。是焉。柳給。故又曰鹽海。庫爾喀喇喀喇烏蘇河。入自淖爾之東。晶河入自西南。薩爾巴克圖河。入自正西。其北岸即塔圖巴哈台境也。喀喇塔拉額西柯。即合剌答勒忽札之對音。兀剌即水也。淖爾即腦兒。謂海子。

與篾兒乞的般罗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姓擄了。脫罗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剌溫帶幾個伴當走了。

忽都五卷作忽都合。六卷作忽闕。均一人也。赤剌溫後文十一卷。亦作赤老溫。

初擄篾兒乞時。豁阿思蘆兒乞種人。作兀捻思。前文三卷。答亦兒兀孫。前文三卷或作丁亦兒兀孫。將他忽闕名字的女子。

后妃表太祖忽闕皇后守第二郭爾多。

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營過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

其源出於巴阿里歹。據前文五卷作納牙阿。爲失兒古額禿之子。文孝廉廷式云。納牙譜拙納牙亦孫頭之對音也。蓋官名。

延一聲之轉。此官名也。其說是矣。

答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嗆。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問其女子忽闕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嗆。一同將這女子

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兀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腐全有。問我皮腐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闕的言語是。就那日將忽闕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汚。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句當

裏可以委付。

篾十卷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元朝秘史卷九

初擄篾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

即太宗英文皇帝窩闊台。前文七卷作斡闊台。後文十四卷作斡歌歹。

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剌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

本紀曰。薩里乞俄復叛去。帝至泰寨。遣孛羅歡沈白二人。領右手軍往平之。又十七年夏。避暑塔里寒寨。泰寨及塔里寒。皆台合勒三字之對音也。

自去追擄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踏阿來嶺去。

阿來即阿林之轉聲也。此今汗阿林山。朔方偏乘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其山南起科布多境。屑峯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楞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滋謨斯爺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

遇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

本紀曰。元年發兵。復征乃蠻。太陽汗子屈出律罕。與脫脫殺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冬。再征

脫脫及屈出律汗。按屈出律罕卽古出魯克。脫脫卽脫黑脫阿之對音。

於額兒的失不剌

本紀曰。時斡亦剌部不戢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失河。討蔑兒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劫方備乘曰。額爾齊斯河。源出金山。金山爲昆侖北支最大之幹。故額爾齊斯河。亦爲正北方最巨之川也。一曰也兒的石河。見元史太祖紀。一曰葉兒的失河。見武宗紀。一曰也里的失河。見憲宗紀。一曰也里的石河。將奔之聲轉。蜚都卽忽都合勒之對音。又譯不台傅。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衆於蛤河。追其部長玉峪大破之。遂有其地。

與合剌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

本紀所云屈出律奔契丹卽此也。乞塔卽契丹之聲轉。此古兒罕。卽西遼主葛兒罕。注見前文五卷也。按史方輿記要曰。乃蠻在金山顧氏云云。乃古出魯克。竄西遼以後。其國在今塔什干故也。西遊記曰。陸局河又四程西北渡河。有故城基址。若新。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二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蔣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案記云云。卽此古兒罕地。西使記曰。過亦堵兒山。則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按此亦西遼也。元史獨與愛里傳。初爲西遼闍兒罕近侍。北云闍兒乞的忽都合 勒赤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

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

今俄羅斯地也。後文十三卷稱康鄰十一部落卽此。元史不忽木傳曰。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卽漢高車國也。欽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有斡羅思。後文十四卷又作乞卜察十一種百姓。欽乞亦聲轉也。元黃溍康里氏先塋碑云。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國。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米。其母古蘇氏。賢而有識。以二子設堵中負以竄。驅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爲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召入宿衛。倾昔寶赤屬從伐宋。每回康里而復來。世祖入正大統。給以土田。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鎮。母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功臣上柱國。追封雲中王。元史土土哈傳曰。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又夜極短。日晡沒卽出。曲出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遣宗已卽其壻。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嶽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士風剛悍。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篾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師征亦納思口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遣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篾乞思有功云云。卽其地

行。帝許之。遣禪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覘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戴嬰兒。其以行。若挈家逃者。滅里吉不設備。大軍至蛤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雪都奔欽察。按蛤河卽乜河之聲轉。雪都卽忽都合勒之對音。又譯不台傅。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衆於蛤河。追其部長玉峪大破之。遂有其地。

元史巴而朮阿。西域的斤傳曰。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火都赤剌溫。馬札兒奔薛干四人。以不能歸全晃。遂取其國。卒也兒的石河。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殺之。四人者至與大戰於輸河。

盤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所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得將他頭去。

其子。忽都及赤剌溫也。

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發古出魯克過婆兀合兒獯種去。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畏吾兒地。注云至元二十年立畏吾兒四處坊。及交鈔庫。又有柯耳魯地。今案委兀卽畏吾兒。合兒魯卽柯耳魯兩處對音。本紀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出。而出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遣宗已卽其壻。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嶽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士風剛悍。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篾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師征亦納思口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遣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篾乞思有功云云。卽其地

也。

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蒙古本紀之拳。總譯詳見上)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太祖稱帝前一年也。歲在乙丑)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個造車教。脫脫(蒙古本紀作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斡殺收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拿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鈲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趙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正來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頭。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鞦幷鞘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蒙古本紀作脫)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篾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阿。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賊。因上禍魯山去。

禍魯山卽唐饒溫。亦作湯努山。元地理志曰。讓州在讓河西南。唐饒樂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水道提綱曰。自阿爾泰頂東北大幹。經千一百餘里。又東百里。爲湯努山。甚高大。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四分至五分。

殺了一個羅羊燒喫。喫閒。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羺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擊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老鴉恆人所賤。鴨或喻奴婢。)皇帝安答必不差了。

言必有以處決。不令政刑倒置也。

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幷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答。若與實斫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斫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斫殺。你以言語將乃蠻煽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欲其知威而降也。王罕事在前文七卷。乃蠻事在八卷。

既說能。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答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會喫。(謂獻血。)不可忘的言語會說。(謂盟誓。)

因人將喉嚨開。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答相見。如今安答欲殺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閉心不安。夜閉睡不穩。

機誌在腐芒刺在背。使人不安。札木合以合縱連橫之才。欲舉十三部之衆除太祖以自王。假若得志。亦不能容太祖於臥榻。終爲韓彭之葅醢耳。固已計之熟矣。

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衆傑。又有七十三匹騾馬。我自小亡了父母。(札木合父)又無兄弟。(合答安止一子)要好說長話。(蒙古亦有此語。此似鄂及學兒帖蒙斡脫薛之證)伴當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答待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謂勝令自殺)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答雖是另行。不曾有眞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

蒙韃備錄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光坼。以決大事。類鵝卜也。

他又是大名頭的人。

札木合之權略。次於項籍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

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

殺之無名。不足以服其心

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搠只(卽搠赤也。元史作搠只。)斡知此二字。答兒馬剌台察兒(卽文四卷作給察兒。)兩個的馬羣相拾劫的上頭。(事在四卷。)你特地謀反。於巴(勒)塔納地面斫殺。(並見四卷。)趕入我者剌揑地面的狹處。(文前作哲列捏。)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衆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

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金泰和之六年也。本紀曰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蒙韃備錄曰。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

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盤治蠻蠻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爲千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幷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

元史諸公主表曰。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冀得尙公主。是以世聯戚畹者。

親覩諸王。

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南文四卷作失乞刊都魯四卷之一也）喚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後提到你家內。（見前文四卷塔塔兒之役。）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僞的事。你隱藏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依科斷者。凡斷了的事。寫在清册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

元文類六十七馬祖常撰月合乃碑曰。國朝天造之始。繼哉庶政。悉由斷事官。元史百官志曰。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敦厚。非有庶事之繁。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紀事本末曰。太祖時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

失吉忽禿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我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禿忽既受了恩賜。卻喚孛斡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太宗紀曰。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中州卽中土。胡土虎卽忽禿忽。蓋後事太宗朝之恩眷。亦根源於此也。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讒助處話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事在前文六卷。）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騙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事見前文二卷。）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前文二卷。）我被祖木郭黎從太行以南。卽帝位。以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前文三卷。）我與塔塔兒於答闌担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前文五卷。）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至合剌溫山。（生在五卷。）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腳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

元史博爾朮傳曰。戰於火赤兀里。博爾朮緊馬腰閒。踢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又嘗沿圍於克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駕騎而馳。顧止中野。與木華黎張匡裘蔽帝。通夕植立。足跡不移。蔑里乞之戰。以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幅重。則帝已還臥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賛我也。元文類閻復撰廉平王玉昔帥。述其祖博爾朮事。與傳略同。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曰。木華黎證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號爲四

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爲蔽。太祖臥上。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何叱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皇輿西域圖志阿勒坦郭拉爲古金山。在庫爾圖達巴西北三百里。哈柳圖郭勒發源西南麓。其迤東境參錯層沓。亙數百里。爲北路名山之冠。東爲舊游略爾略蒙古諸部。西爲準噶爾都。張穆蒙古游牧記曰。阿爾台亦作阿爾泰。今作阿勒坦。蓋古語金曰阿勒坦。卽古金山也。在科布多城西。國朝復廣平王碑曰。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軸。身之有臂。麾撝克屯。蓋冀九十。柱天之力競矣。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不兒與必拉對音。蒙古稱河也。豁兒豁納。注見前文一卷三卷。忽禿剌皇帝（卽卷一忽圖剌。）獻貂的鵝鴛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溫豁阿。

元史木華黎傳曰。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父孔溫窟哇前文四卷作古溫兀阿。

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

元史百官志曰。太祖十二年以國王證太師一員。木華黎傳曰。八月詔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贈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至合剌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嘗者。

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罕勸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鬚。能諸國語。元黃溍拜住神道碑曰。高祖孛魯國國王。奉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證忠定。此木華黎之子也。碑又云。曾祖謝都魯。從世祖皇帝伐宋。追封東平王。證武靖。此木華黎之孫也。碑又云。祖安童。事世祖。拜尚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魯王。考兀都台。成宗時以大司徒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證忠憲。進封兗王。此木華黎之曾孫元孫也。碑又云。王諱拜住。泰定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至元三年進封鄆王。

子男二人長答剌麻碩理。次因牙納碩理。文宗賜名篤麟鐵穆爾。此木華黎之來孫耳孫也。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前文四卷。）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驗。與我三十個妻令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個。

爲後文禿烏惕反張本。

再將三千巴阿里種。

源出於孛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赤卽其後也。（黑水建文十卷作阿失黑帖木兒。札合敢不之訛字也。）二人管的阿答兒乞種等百姓。

又添塔該（前文四卷作塔孩。又作塔瑣。）阿失（黑水建文十卷作阿失黑帖木兒。札合敢不之訛字也。）二人管的阿答兒乞種等百姓。

前文八卷以一百只兒斤百姓。與塔倘把阿禿兒。後文十卷。札合敢不以二百人與其女亦巴合爲從嫁。太祖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留阿失黑等百人做遣念。此二人所管百姓所由來也。阿答兒乞卷一前文作阿答兒斤。其源出於合赤溫之子阿答兒夕。

湊成一萬。你做萬戶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前文七卷。）與王罕薛徹別。

異域錄曰。額爾齊斯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柳。櫻。棗。沿額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閉有田畝。

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元朝祕史卷十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剌合勒只額列惕地面。（前文七卷。）與王罕薛徹別時。正愁間。雖是忽亦勒答兒先說要斷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

元史尤赤台傳曰。初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長之。怯列亦哈剌哈眞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答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撫如尤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尤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併有怯列之地。

按亦哈剌卽亦剌合之倒置。蒙古人名多倒置。元史之譌如此。

隨後順合（勒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蔽一般。及至往巴（勒蹋。前文七卷。）因天護助。將客列亦惕緊要的國平了。

元史尤赤台傳曰。始從征怯列亦自罕哈啓行。歷班朶海子。開闢萬里。每遇戰陳。必爲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所以乃蠻蔑里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歸了兩個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拏住。方辦了他百姓。

事在九卷前文。但言營內家人戰勝。未言功在主兒扯歹。

這是第二次功。

元史兀赤台傳曰。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歸了兩個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太祖命兀赤台往招之。兀赤台俘其主扎哈塁普及二女以歸。與札哈塁普盟而歸之。未幾乃蠻復叛。兀赤台以計襲扎哈塁普殺之。遂平其國。

遂將夫人亦巳合賜與主兒扯歹。

亦巳合之歸。事在第八卷。元史兀赤台傳曰。賜焉兀御木巳哈別吉引者思百。

成吉思對亦巳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爲主兒扯歹征戰時。搶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巳合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

再對亦巳合說。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廚子阿失帖木兒。

前文九卷晉阿答兒乞百姓之阿失帖木兒也。

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道念。又對主兒扯歹說。有四千九卷九種的百姓。你臂者。

兀赤台傳曰。佚統九卷九種四千人。世世無替。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蔑）兒（者）別速別額台四個。（如猛狗一般）（是爲祕史四箇）凡教去處。將堅石搥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斷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

元史兵志曰。太祖功臣搏爾忽博爾兀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朶魯班扈魯克。猶言四傑也。教主兒扯歹亦（勒）答兒（前文皆作忽亦勒答兒。此處似係脫字。）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必來你爲長者。再說別都者溫。朶兒別氏。似即此人。

前文四卷有抹赤別都者溫。朶兒別氏。似即此人。

你怪他。不曾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合黎等說。這忽難（泥格思氏人。）夜間做雄狼。（能動雷殺人。）日裏做黑老鴉。（能辨險要位。）依著我行。不曾肯隨歹人。

不隨薛徹台出諸人。投札木合去也。

您凡事可與這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

元史宗室世系表曰。太祖皇帝六子。長兀赤太子。

教忽難領著格你格思。

格你格思。即前文一卷之格泥格思。其源出於抄真斡兒帖該之第六子格泥格思後。遂成此種族。

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忽難闊闊搠思送該。

別速部人。前文四卷。令管牧放羊隻。

兀孫（即兀孫老人。）額不干。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實是四人。見下文。）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自不顧罕山來。（事在前文三卷。）於斡難河迭里溫孛（勒）答地面生我時。與了一個貂鼠襖兒。此時著（勒）蔑在被褥內。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蔭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前文無脫侖其人。考之元史。則脫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孫太祖帳下王罕詐以女妻太祖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知其詐諫止。父脫倫闍里。必屈從太祖征西域。則脫侖爲伯八兒之父。即明里也赤哥之子矣。前文六卷諫止太祖赴王罕筵席。爲蒙力克是蒙力克即史之明里也赤哥脫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哈八兒禿傳從千戶脫侖伐宋。則脫侖述事憲宗也。

你父子爲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

史稱脫倫闍里必即兵志快薛也。元人西遊記。有闍利必亦扯兒。前文八卷。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商議著行。

脫魯罕即太祖子拖雷也。注見前文八卷。其稱曰脫魯罕者。即拖雷王也。元史世系表。諸王多稱大王。其上冠以名諱。拖雷王以蒙古語。呼之曰脫魯罕也。太祖太宗征西域。拖雷從行。脫侖亦屬從。觀後文十三卷。脫侖至大帝。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十四卷在搠斡兒合地面。大王與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脫侖議說。又征唐兀主不兒罕。命脫侖殺之。是兒脫侖所商議之脫魯罕。即拖雷也。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顏的子（前文四卷乞顏種人。蒙格禿。）汪古兒廚子說。

前文四卷作翁古兒。又作汪古兒。令管飲膳。故曰廚子。

在前你與這脫忽剌兀惕三姓。

前文四卷札剌亦兒種合赤溫合剌孩合闍（勒）歹三個脫忽剌溫兄弟。是三人皆出於脫忽剌氏也。

塔兒忽惕五姓。

前文四卷合答安兄弟五人爲塔兒忽氏。

斡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姓。未言何人。

斡當依前文作斡。前文四卷有此兩種姓。未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塞滓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

與我作一個圈子。曾鑄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塞滓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

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

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爲。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責。今按秘史。稱別乞者。有太祖異母弟別克帖兒有撒察別乞。有忽察兒別乞。有脫古思別乞。察兀兒別乞。合赤溫別乞。必勒格別乞。忽都合別乞。皆尊貴之稱。惟不里孛闕。亦作不里堅可。與此別乞二字。音同字異。然核其對音則一也。

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你可做別乞。

巴阿鄰氏。出自巴阿里歹之後。

做別乞時。騎白馬。著白衣。坐在衆人上面。揀選個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按白馬白衣。蓋回教也。輟耕錄曰。國俗尚白。以白爲吉。西域水道記。引回人庫魯安詩云。

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闊扉。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白氣感而有身。生子曰扉。

木哈伊項爲回部王傳至三世。習蒙古法。又傳十四世。爲吐呼魯克吐木爾。是年二十二。

闊爲國主。後二歲。獵於阿克蘇。遇回人授派。噶木巴爾法。遂伊黎。又西城水道記。述回部事云。西方有墨克及墨德那諸國。始汗曰肯吉斯汗。其裔孫派噶木巴爾倡回教爲第一世。初祖云云。其言肯吉斯汗。即秘史之阿闊搠阿。其言肯吉斯汗。即秘史成吉思皇帝是蒙古之與。已習回教。故別乞之設。以宣揚回教。亦其舊俗。可備考證者也。

成吉思再說。忽亦勒答兒安達。

即安答也。忽亦勒答兒效於王罕之戰。事在前文七卷。姚燧牧庵集忙兀公博羅鑾神道碑作長答而碑云。長塔而與兄長翼俱事太暦。時太暦盛强。長翼謀往歸之。長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覓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武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有如此矢。帝感其誠。約爲按答云云。此文稱安達。職是故也。

在前蹠殺時。先開口要蹠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據姚燧碑文。則其子名酋木昜。其孫名瑣魯火都。其曾孫即世祖朝平章政事博羅是也。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

即前文四卷之察合安不注也。與此察罕豁阿四字對音。其先出於迺兀歹氏。故札木合答闌巴勒主之戰。既勝太祖。將赤那思地面部長烹之。又殺察合。安以其頭懸馬尾而去。前文四卷稱涅兀歹察合安。即其人也。察合安既殁於是役。故成吉思追溯其事而愴

-627

其子譯文無定字。但取其音故轉寫成察罕腦阿四字耳。

納鄰定幹鄰說。你父我跟前謹愼。於答闌巴額主惕地面裏斷殺。被札木合廢了。（腸史凡言腹者皆殺之謂）

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幹鄰說。我的兄弟揑古思散在各部落內。

揑古思揑兀之對音。其衆寄居於亦那思地面。札木合殺察罕腦阿。其族逃道在各部中。

我欲收集喚。成吉思許他收集。教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剌說。我小時被蔑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額禿黑兒弟每擧我時。

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答安女子牽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著。有來。您卻

自泰亦赤兀歲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麼賞賜。鎖兒罕失剌父子說。俺欲要薛兒

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

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上源曰齊老圖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爲鄂爾渾依圖泊。東

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又東北流。德勒格兒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來會。轉東流經

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來會。始曰色楞格河。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

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

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有理藩院司官駐此。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按薛兒

乞的薛涼格地面。在今恰克圖之南。

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聖旨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

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溫沈伯（蒙文三卷說作沈白）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

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

自在。出征去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剌。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

脫迭干家人。（卷脫柒格。即前文五卷脫柒格）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蒙扯溫也。即前文也）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

云自在快活者。蒙古語封答剌罕三字之解也。輟耕錄曰。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

舟楫。夜夢老叟曰。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卽是已。明白循行河濟。尋夢中所見處。忽

有人進曰。此卽水淺可渡。帝徵夢中語謂曰。汝先涉。其人乃行。大軍從之。無一不濟。帝嘉

其功。對曰。但得自在足矣。乃封爲答剌罕。據此則蒙古語答剌罕。猶語自在也。輟耕錄又

曰。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

次及千戶而已。丞相哈剌哈孫之曾祖啓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錫號答剌罕。案啓

昔禮卽乞失力（蒙文失見）之對音也。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其父失見古銀禿）將塔兒忽台乞里勒（蒙文作乞那禿黑那顏解）擧來時。你

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擧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擧在前文五卷）爲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

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孝幹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戶。你

做中軍萬戶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個說。您自牧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者。

蒙韃備錄曰。又有鶻博者。官亦窩兒。隨成吉思葦重兵云云。鶻博卽秘史之者別。又卽元

史之哲伯也。

再教牧羊的迭該。（前文四卷命其管放牧）將無戶籍的百姓。牧集著做千戶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

前文四卷作窟出沽兒。又作古出沽兒。命其管修造車輛。故曰木匠。

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答剌種的木（蒙合）忽。一同做千戶

管者。

札答剌種祖孛端察兒之子曰札只剌歹。見上文卷一。前文四卷木（蒙合）忽。亦作木惕

合（蒙）忽。蓋以牧養馬羣有功。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

蒙韃備錄曰。韃人生長鞍馬。閒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

而行。

成吉思說。在前我只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今天命衆百姓俱屬我管。我

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

元史兵志曰。宿衛之士。其初名數甚簡。後屢增爲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也。

然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厭於此焉。

揀選時。於各官幷白身人兒子內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

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幷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

人。伴當三人。

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父兄之勞。或以

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

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戶內科斂。

兵志曰。元起朔方。俗善騎射。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數計。牧人曰

哈赤。哈喇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

九月十月。遣寺官驗群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卽烙印取勘。牧除見在數目。遣蒙古回

回漢字文册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

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

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千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
實若宿衛時聽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元朝祕史卷十一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
添至一千命也客揑兀鄰做爲顧千戶者
似卽也客扯連盞篤投身於塔塔兒而其二女也遂也速干皆爲皇后既降之後以外戚
得列宿衛
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
元史塔察兒傳曰火兒赤者佩櫜鞬侍左右者也
原教者勒箠也孫帖額與不吉歹一同管了
前文七卷阿勒 赤歹放馬人名赤吉歹報王罕來襲此不吉歹或卽其人前文赤字疑筆
誤也
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
輟耕錄曰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宰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
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

一班教也孫帖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答爲長一班教剌卜剌哈爲長
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在前孛斡兒出親人斡哥列扯兒必
孛斡兒出之弟斡歌連也連之轉聲爲列扯兒必注見前文卷八
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迺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 卽木合 掌也 不合管者 木合 之弟 一千教
亦魯該 按文十二卷作亦魯 命其輔太宗斡歌歹親人阿 卽赤歹 亦 卽前文七卷有阿赤歹卽其人 管者一千教
朶歹扯兒必管者 卽前文四卷忙忽惕之多斛 怯台管家
內人口之多歹一千教朶豁勒 忽管者 卽前文四卷忙忽惕之多斛 勒忽闊綽歌寒帶俱帶弓箭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
元史尤赤台傳曰子怯台材武過人自太宗及世祖歷舉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賜金印
丙申賜德州戶二萬爲食邑至元十八年增食邑二萬一千戶
一千教阿勒 赤的親人 卽阿勒 赤歹 阿忽台管者一千還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
只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 阿兒孩本紀作阿里海 各千戶內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
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說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
兵志曰也可怯薛太祖以自名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餘庶事大斷元史
拾遺曰蒙古語大爲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太傅又有也可怯薛職
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勒 赤歹管者一班教朶豁勒 忽管者四個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的
必管者一班教朶豁勒 忽管者四個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的
官人們著起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
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亥子丑日爲第二怯
薛寅卯辰日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爲第四怯薛按輟耕錄曰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
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骨朶於肩佩瑣刀於要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
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
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笞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人第三次不入者笞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近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當管的有
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
擅自留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
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舉打的依舊用舉打他
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鬪呵將在外的千戶要罪過者

太宗六年紀曰。倣令諸千戶越萬戶前行者。以木鏃射之。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腐子人等。

兵志曰。凡宿衛預怯薛之職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之屬。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

兵志曰。非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鹿革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闊端赤。

廚子將器皿。

兵志曰。親烹飪以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元黃溍集宣徽使答失蠻碑。寶兒赤蓋古內豎之職最爲親密。

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抬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續宮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衛的攆住。次日問者。

輟耕錄曰。雖宰輔之日近清光。然有所奏請。無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錄奏文事者。內必有云都赤某。以此之故。

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衛的夜間續著宮。把門宿者。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剌哈赤。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刖甲衝斷者。裝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衛。一同來帳房後說者。

宿衛上面兩個。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間。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物只吉歹。

斟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拏了有來。

定宗紀曰。二年八月命野里知吉帶率撾思蠻部兵征西。當即額物只吉歹其人也。

刑法志曰。諸擅帶刀闖入殿廷者。杖八十七流遠。

成吉思說。你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厮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分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言詳至誠的宿衛。數呼作老宿衛的者。斡耳朵前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個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

兵志曰。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

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隨衛。久後我子孫將這纔衛的想著。如我這念一般。好生抬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兒必宮。并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內裏的房子車輛毡帳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

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奠飲酪赤。牧駱駝者曰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

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兵志曰。掌內府衣服者曰。搠古兒赤。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盤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兵志曰。掌酒者曰答剌赤。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還充者。圍獵時共圍獵。東前留一半者。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

兵志曰。宿衛之士。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廷。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

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謹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輛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

元史百官志曰。斷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屬。國初嘗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其員數增損不常。其人則皆御位下及中宮東宮諸王各投下怯薛台等人爲之。

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宮驅馬內教收拾缺絕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赍給散段匹者。

扯兒赍卽扯兒必。

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兩。於帳殿根前左右行。兼護衛散班并內裏家人等。朵夕扯兒必管著。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

合兒魯卽黑魯二字之對音。明代之哈烈。是其地也。陳仁錫明世法錄西戎傳曰。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倫都淮八剌黑諸城。並隸其國。石城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常燠少雨。市中流水不斷。貿易以銀錢三等。飲食撫七箸。兒首衣白。產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鋼瑠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豰田美多稬。地宜桑蠶也。又案合兒魯。元人多作哈喇魯。黃溍集答失蠻碑云。其先西城人。系出哈剌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追封中山郡公。太祖皇帝六年。率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前文九卷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故因追古出魯克而征之也。合兒魯其地當在今伊犁西南。合兒魯又作匣剌魯。元史也犂的斤傳曰。也犂的斤匣剌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蠻國哈剌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

其主阿兒思蘭。卽投降了。

阿兒思蘭獅子也。蓋取獅子之義以爲名。遼史語解曰阿爾斯蘭。獅子也。本紀曰。太祖六

630

年辛未西城哈剌魯部主阿昔蘭罕來降。即其事也。
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忽禿赤老溫等。
忽禿即前文八卷之忽都。九卷之忽都合勒赤老溫前文八卷作赤剌溫。二人爲太祖所
追渡額爾齊斯河西走。欲投蔑里鈆察部。太祖所鐵車以追之也。
追至捏河。江見前文五卷。
將忽禿等窮絕了回來。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
本紀曰。太祖三年再征屈出律罕屈出律罕奔契丹。此時契丹已爲金所滅。所云契丹者。
即西遼耶律大石耳。
追至撒里黑嶇地面。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撒列哈歹撒里黑嶇。即西遊記之算端二字對音也。算端之地面。
即其所都之邪米思干大城。其城因濱岸爲之。方算端氏之末敗
也。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城中當十萬餘戶。滇人工匠。雜處城中。有隔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掖焉。
脖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
元史昌思麥里傳曰。哲別令持曲出律首往徇西城。若可失哈兒押兒雜鐵諸城。皆望
風降附。今案哲別。即者別。曲出律即古出魯克對音。可失哈兒。今之喀什噶爾。押兒雜。今
之葉爾羌。斡端。今之和闐也。元史郭寶玉傳曰。帝將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險。問寶玉攻
取之策。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攻。如不在天上。至則取矣。帝戊從帝討契丹遺族。
歷古徐鬼國訛夷衆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收別失八里、別失蒙等城。次忽章河。西人拒
戰。追殺幾盡。進兵下撒思干城。次暗水河。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
四城。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算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
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
黃溍集行中書省左丞亦黎兵碑云。偉吾兒人。上世爲其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孃。
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爲神異。而敬畏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爲世婚。而
乘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所自出也。據西游記。則畏午兒王所居。即在昌八剌城。西
城水道記曰。烏可克嶺西南四十里。有孟克圖嶺。昌吉河發其北麓。經昌吉縣治。其城曰
寧邊。極四十三度四十五分。西二十九度二十六分。其地疑元之彰八里也。元史地理志。
剌竭又堯子火赤哈兒圖。至元中海都之亂。都哇卜思巴等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
都哇以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諸孫。何以不我歸。俾祖嘗尚主矣。館以女歸我。我則休兵。

里。亦作捴八里。耶律希亮傳至昌八里城。李進傳軍潰被捕。從至捴八里城。據徐說則委吾
主所居。當今昌吉縣治之地。本紀曰。太祖四年秦晉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
護來覲。即秘史所稱委吾主亦都兀矣。
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雪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
生喜歡了。若得恩賜。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
通鑑輯覽曰。宋甯宗嘉定元年冬十二月。輝和爾國降於蒙古。輝和爾國自唐宋四遷火
州。統巴什八里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於蒙古。按巴什八里、元史地理志作別失
八里。西域水道記謂今之濟木薩。是其地也。元歐陽元圭濟集傑氏家傳曰。北庭者、今之
別失八里城也。徐松新疆賦注曰。古城西六十里爲濟木薩城。城北有唐李衛公所築北
庭都護府舊址。別失八里即長春西游記之虒思馬城也。
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
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曾孫火赤哈兒的斤。國爲亦都護。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
巴國火州。亦都護受圍凡六月。都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且婿祖嘗
尚公主矣云云。亦都護即秘史之亦都兀惕。其所云尚公主。即阿勒阿勒屯。然則委吾主蓋
都火州。其主蓋即巴而朮阿而忒斤也。元史諸公主表。高昌公主位也立可敦公主太祖
女。適亦都護巴而朮阿兒忒的斤。所云也立可敦。即阿勒阿勒屯矣。虞集道園學古錄。高
昌王世勳碑曰。昆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
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爇。若人狀。身然。自是越九月又十日而爇裂。得嬰兒
五。其最稚曰卜吉可罕。既壯。遂爲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攻戰。久之
議和親。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
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
者至曰。和林之盛。地以有此山。乃告的斤曰。福山之石。於國主無所用。而唐人頗見。遂烈
而焚之。沃以醇酢。燔去後七日。玉倫薨。自是國多災異。乃遷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
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百七十餘戴。太祖皇帝龍飛朔
漠。當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有歸。舉國入
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演征翠勉力鎮潭回
回等國。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又薨。子馬木
剌嗣。又薨。子火赤哈兒圖。至元中海都之亂。都哇卜思巴等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
都哇以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諸孫。何以不我歸。俾祖嘗尚主矣。館以女歸我。我則休兵。

火赤哈兒曰、吾豈惜一女不救民命、然吾終不與面也、以其女墜諸城下與之、都哇解去、上嘉其功重賞、妻以公主巴巴哈兒、定宗女也、屯於火州南哈密力北、軍至大戰、力盡死之、子紐林方幼、諸闕請兵、上壯其志、妻以公主、不發罕、太宗皇帝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八卜义公主、闕爲亦都護、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公主薨、尚公主兀剌真、安西王阿難答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薨、子二、長帖睦兒、補化、次鎖吉、帖睦兒補化尚公主朵兒只思憐、闕爲亦都護高昌王、天曆元年知樞密事、明年拜左丞相、讓其弟鎖吉、闕爲亦都護高昌王、以上廣集碑、彼委吾國亦都凡世系至爲詳悉、其云虎忽剌即秘史之土兀剌河、其云薛靈哥即薛涼格河也、云也立安敦即阿勒阿勒屯之對音、蓋安敦及阿屯、即唐書之可敦、漢語夫人也、云列諸第五子、與秘史云相合、其云者必那演即者別也、那演即諸延之對音、舉勉力即秘史鑑力克也、紺澤即算灘及珀楚之對音、即秘史稱西遼爲乞塔古兒罕者也、其云回回即波斯也、又按委吾地入明代仍稱火州、明世法錄曰、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也、自元帝徙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和帝時班超定西域、復置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以地勢高敞得名、後魏初闕伯周自稱高昌王、併於麴嘉、唐貞觀中平其國、置西州及都督府、而西突厥據車師後王地、轉以來降、置庭州領蒲類等縣、其後陷吐蕃、有回鶻雜居、亦稱西州回鶻、宋時因遣使貢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使高昌、經過回鶻、歷伊州、乃至地熱達五穀、出貂鼠白毦蒲桃酒、樂多琵琶、篌筝、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日爲寒食、佛寺皆唐賜額、其國師子王遷居北庭山、有煙氣涌起、至夕光焰若炬、疑所謂樵火州者也、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入明號火州、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言其國境條零落、東有荒城故址、即古高昌治、漢西域戊己校尉所居、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肅州一月程、

兎兒年　梁廷柟備錄曰、蘇魯既擒、特旨其所行文字皆曰大朝、稱年號曰兎兒年、猶兎兒年也、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

本紀曰、二年丁卯、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此即兎兒年征林木中百姓事也、前文卷九太祖對豁兒赤說、順額兒的失河林木內百姓、從你下營、此今阿爾台山以北近額爾齊斯河一帶地也、朔方備乘曰、康熙三十九年　聖諭、鄂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隅、蘇者遣人分疆劃界、卽厭尼布楚地以東爲界、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忒吳郎海諸部落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爲樹中人、後鄂羅斯強盛、遂幷吞之、已五六十年矣、恭譯　聖謨、方知尼布楚以北、西至金山有樹中人之稱、此卽林木中百姓者也、

令不合引路、

不合者、木華黎之弟也、木華黎傳世居斡難水東、故與林木中百姓爲鄰、

斡亦剌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斡亦剌種、先來歸附、

斡亦剌元史本紀作猥剌部、萬斡亦剌本紀無萬字、紀云乃蠻太陽罕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諸部合兵勢頗盛帝與戰會殺太陽罕、諸

部軍一時皆潰。明日餘衆悉降。此卽忽都合別乞來降事也。已而復征蔑里乞都。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元年帝卽位。復征乃蛙擒卜魯欲罕。太陽罕子屯出律罕與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剌部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向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部滅之。此幹亦剌後來歸附事也。據史則幹亦剌本與蔑里乞爲鄰。而近額爾齊斯河者也。是爲林木中百姓之一。

就引拙赤去征萬幹亦剌。入至失昜失惕之地面。

萬幹亦剌影元槧本作禿綿。幹亦剌。蓋禿綿譯言萬數也。事物異名數目門一萬蒙古語曰土滿。土滿卽禿綿。猶言衆耳。入至失昜失惕之地。蓋幹亦剌之南境。以太祖三年紀考之。卽額爾齊斯河上地耳。

幹亦剌禿巴思諸種都投降了。

據元槧本所列曰。不里牙惕曰巴兒渾。曰兀兒速惕。曰合合納思。曰康合思。曰禿巴普。共六部。今按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忽歹。疑卽巴兒渾。兀兒速惕卽地理志西北地欽察注之阿速也。合合納思卽地理志西北地之撦合納也。志云猶言布蓋口小腹豆地形類此。因名瀘河所出也。康合思疑卽昂可剌河。其河在吉利吉思東北。會瀘河入北海。志云昂可剌者因水爲名。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唐史骨利幹國。是也。是皆林木中百姓。

斡亦剌禿巴思諸種都投降了。

朔方備乘曰。元時林木中百姓。今俄羅斯阿穆哈拜商以南地也。

拙赤都收捕了。遂領著乞兒吉思萬戶千戶。幷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蓄海青貂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皇帝。成吉思以幹亦剌種的忽禿阿別乞。卽忽都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拙赤都收捕了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勒赤。公主妥不敏。將拙赤的女婿雷翠。與了亦納勒赤。妥赤不敏。將阿剌合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

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令領白韃靼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元文類二十三閻復撰駙馬忠獻王闊里吉思碑曰。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祖駙馬孛要合。證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爲齊國太長公主。太祖兵下中原。忠武爲嚮導。爲異議者所毒。武毅尙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夜遁。逃難雲中。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璽中旣下。詔求王妃及武毅。武毅自齠齔。太祖攜征西域。年十七。封北平王。尙齊國太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邊忽答。元史諸公主表曰。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武毅王孛要合。今按前文八卷。汪古種主卽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也。

卻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數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

源流曰。脊吉斯汗令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地方卽汗位。珠齊卽拙赤。林木中百姓。殆卽

當時稱爲托克瑪克矣。

再命孛羅忽㊀征豁里禿馬惕種。

卽孛羅兀㊀元史作博爾忽。本傳但云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攻於畝。不言禿馬惕事。蓋雖名博爾忽傳。實其曾孫月赤察兒傳耳。禿馬惕史作吐麻都。朔方備乘曰博爾忽傳之吐麻當在今俄羅斯東境白哈兒湖左右。此殆以禿馬二字爲上文都兒麻之對音。都兒麻近額兒失水。卽今額兒齊斯河地也。

其官人歹都禿㊀已死。

博兒忽傳吐麻部主都剌莎合兒當卽此人。

其妻孛脫灰塔兒迺。管著百姓。孛羅忽㊀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閉。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孛羅忽㊀。

本傳曰。吐麻部既服而叛。太祖命博爾忽及都魯伯討平之。博爾忽卒於其地。元文類二十三元明善太師淇陽王月赤察兒碑。卽孛羅忽㊀之曾孫也。碑云姓許慎氏。曾太父博兒渾自太祖早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莧殪於畝。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里諫止。別命朶兒伯朶思㊀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剌安不合趕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顯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砍鎌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觀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陰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開擄了。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擊住。在孛脫灰塔兒渾處。其二人被擊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妻。事在前文四卷。豁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娶娶三十個。致那百姓反了。將他擊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靜。所以使他去。

據此踏則禿馬惕百姓爲林木中之一種也。

也被他擊了。既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羅兀㊀一百禿馬惕的百姓。

孛羅兀㊀有子脫歡襲職。故可賞以百姓。元明善淇陽王碑云。博兒渾夫人鐵倔迺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嗣父官。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與了豁兒赤三十個禿馬惕的女子。忽都合別乞處。與了孛脫灰答兒渾。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其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最長最指赤。史作者弟。諸弟

中最小是斡惕赤斤。

世系裏曰。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嚕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云云。是斡赤斤尙非最小。此云最小。是就同母四人言之。蓋宣懿太后所生止四子也。

母親幷斡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斡歌歹處與了五千。

世系裏太祖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前文七卷作斡闊台。九卷作斡歌台。十卷以後皆作斡歌歹。卽太宗英文皇帝。史稱諒窩闊台者也。

拖雷處與了五千。

卽睿宗皇帝也。世祖皇帝忽必烈之父。

弟合撒兒處與了四千。

本紀作哈撒兒。世系裏作搠只哈兒王。烈祖神元皇帝之次子。

兩赤歹處與了二千。

世系裏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三哈準大王。哈準之子濟南王按只吉歹哈準。卽前文一卷之合赤溫對音。惟秘史合赤溫無戰功。疑其早歿。則此阿㊀赤歹乃太祖親姪。卽按只吉歹之對音也。此阿㊀赤歹與前文十一卷之阿㊀赤歹。當是兩人。此爲太祖親屬。彼是亦魯該親人備宿衛者也。

別㊀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

世系裏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五別里古台王。終史稱異母弟者也。有叔父答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娶暦他。

卽把兒塔第四子答里台斡赤斤。前文六卷作答阿里台。孛斡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這個叔父。怎忍壞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著。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倫母親幷斡惕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吉出等四個官人。

前文三卷作曲出。十卷亦作古出。蓋曲之與古。本是對音。故古出爲克元史亦作曲出律罕也。歐陽元傑氏家傳曰。亞思蘭次子岳璘帖穆爾。精於偉兀書。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敬睦仁厚不殺爲第一義。

前文十卷忽難與闊闊搠思迭該兀孫額不干共四人。此云三人者。蓋以闊闊搠思。改付察阿歹故也。

察阿歹處。委付了合剌察兒等三個官人。

合剌察兒出於巴魯剌思氏。見前文四卷。

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客搠思早晚根前說話者。

闊客搠思即闊闊搠思。本以輔導拙赤。以察阿歹與拙赤不相能故又改令闊闊搠思規諫之。他日以大位與太宗。而封二人於遠方。蓋太祖有深意焉。

幹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

前文十一卷有亦魯該。太祖以其親人阿勒赤歹管千戶。當即與此亦魯爲一人也。惟亦魯該親人阿勒赤與太祖之親人亦名阿勒赤。歹一管千戶。一管二千戶。必非一人。當分別之。

拖雷處委付了晝歹等二人。

即四卷之晝台。十卷之者歹。

合撒兒處委付了者卜客。

帖列格禿第三子。木華黎之叔父也。見前文四卷。

阿勒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

前文四卷作察兀兒罕。者勒蔑之弟也。七卷又作察忽兒罕。

兒粥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

即晃粥壇氏。其先出於抄真斡兒帖該之子晃豁壇。

第四子名闊闊出。爲巫嘆徹帖卜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合撒兒打了。來見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開。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卻被他打。於是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卜騰格理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眞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那夜就去擊合撒兒。有古出等（古出等即闊闊出宣慈太后父子。）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倫說。訶額倫用白駝拽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合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合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親怒下車。將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證膝上。問道。您兒了麼。道是你喫的乳。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曾喫了我這一個乳。合赤溫斡惕赤斤兩個喫不了這一個乳。惟合撒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爲那般。所以帖木眞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絕。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

老子神肚則老子四百。後訶額倫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眞之間。今江湖間諸猛都下文字兒帖所云久後你老了亦閭即漢書所謂千狐百狼。

地面去了。

今俄羅斯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餘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湖。見朔方備乘。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聚的人。有斡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斡惕赤斤使沙溜兒去取。被帖卜騰格里打了。牖著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斡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斡惕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眞夫人欠伸。

用被遮了胸。垂淚著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

蒙力克之先。名晃豁壇。晃豁壇者。海都之孫抄眞斡兒帖該子。

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見在他前將你柏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翠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斡惕赤斤說。帖卜騰格理。如今來時由你。於是斡惕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個力士。少頃蒙力克領著七個力士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斡惕赤斤將他衣領揪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斡惕赤斤撇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幘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你出去鬪氣力。撇著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個力士迎著擊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斡惕赤斤卻入去說。帖卜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以著了。推辭不前。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力克覺了。垂淚說。我自皇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

烈祖被毒時。以太祖託察剌合老人父子。及王罕桑昆以許婚欲陷太祖。非其諫止則危矣。蒙力克功自可錄。

我說中間。六子便寒著門閉著。火盆立將起衣袖。太祖猶起說教娘了。我出去。說罷出立帳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

帖卜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曾壓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自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說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說譖的上頭。天不受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若早開說的話。晚夕改了。晚開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阿叅耶。因在先說定免你死。

前文九卷孛斡兒出。十卷孛羅兀㐌。皆九次犯罪免罰。餘人撫免死明文。然既與孛斡兒出木合黎同受賞賜。則必免死。且九卷明云直至你子孫不絕則帶礪之盟矣。其免死罪可知。

有來罷。恕逐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逐消滅了。

案元史忠義伯八兒傳。伯八兒之父脫倫稱爲闍里。必他日據從太祖征西域。是但誅帖卜騰格理之外。其子孫仍不失富貴。見於正史者如此。

元朝秘史卷十三

在後羊兒年。

羊兒謂辛未。當宋宣宗嘉定四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也。耶律楚材湛然集有進庆午元歷序曰。申元歲在庚午。天啓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度。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成吉思征金國。

金史衛紹王本紀曰。衛紹王諱永濟。世宗第七子。章宗泰和八年。遣詔立衛王。即位柩前。大安三年四月。大元太祖法天起運聖武皇帝來征。元史本紀曰。元年丙寅。始議伐金。初。金殺宗親咸補海罕。帝欲拔讐。會金降俘具言金主璟暴虐。帝乃定議。然未敢輕動也。五年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速別帶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爲誰。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即乘馬北去。六年辛未。帝自將南伐。先取了撫州。

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撫州鎮甯軍節度使。遼檦國大長主建爲州。章宗明昌三年。復置刺史。爲振州支郡。治柔遠。明昌四年。升爲節鎮。軍名鎮甯。撫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密齊顯必喇王牧必喇傘憐兀花速。宋爲斜武淖四明安以檦之。領縣四。柔遠。集甯。豐利。威甯。通鑑輯覽注曰。撫州地在今蘇尼特。乾隆府廳州縣志曰。鑲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北百里。金置撫州。治柔遠縣。正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西北二百里。金撫州集甯縣地。正黃旗察哈爾。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金爲撫州威甯縣地。外游蘇尼特二旗。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本漢上谷及代郡北境。後漢烏桓鮮卑居之。唐爲突厥所據。遼置撫州。金屬西京路。元爲興和路地。明爲蒙古蘇尼特所據。

經過野狐嶺。

西游記曰。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時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元劉秉忠藏春集第二卷有過居庸關過也孚嶺詩。也孚卽野狐。案王惲玉堂嘉話采張德輝記行記又作扼胡嶺。明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發萬全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入德勝口。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兩峽石壁如削。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明木增蓋蕩漠錄曰。成祖北征至野狐嶺。上有碑識曰。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元文類二十四忠憲王安同碑曰。木華黎謚忠武。太祖卽大位。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荊口入。諸史方輿紀要。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

又取了宣德府。

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宣德州。遼改晉武州爲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爲宣化州。八年復更爲宣德。領縣二。宣德。宣平。元史地理志曰。順甯府。金爲宣德州。元初爲宣甯府。中統四年改宣德府。據此則太祖取宣德時尙未升爲府。蓋明人譯譯時以中統後地名入之。

使者別古亦古捏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

金史地理志曰。大興府昌平縣有居庸關。國名賓剌合攣。方輿紀要曰。居庸關在懷來縣。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岔道。二十五里檢木驛。二十五里懷來衛。

見守隘的堅固者別說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至宣德府山窩上。者別卻翻回衝著。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殺敗。

本紀曰。帝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秋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戰於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抵

中都。

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眞等緊要軍馬都勝了。

案元史兵志有契丹軍女直軍。蓋皆伐金國時先後來降者也。

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着。

宋謝枿伯密齋筆記曰。余嘗觀黏罕剋河東幹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河。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殘踐殘滅。何可勝紀。而自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轢耕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邱虛。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

者別將居庸關取了。

元史札八兒火者傳曰。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鎚關門。布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皆樹林中有閒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令兵銜枚。終夕可至。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而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覺起。已真支梧。絳鎚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

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

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二月十一日。早發清河。晚次沙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云云。則龍虎臺。即在居庸關內也。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曰居庸關。蓋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徙於此。淮南子九塞居庸關居一焉。龍虎臺在居庸關內。

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

元史本紀曰。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徇蔓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是冬。駐蹕金之北境。七年正月。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戰於雞兒泊。大敗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殪。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蒙古秘錄曰。金將聞鞭人陷西京。始大慙恐。乃城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將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將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將皆不敢嬰其鋒。

攻者別攻取東昌不克。

此元東昌路。是時爲金之博州。撰秘史者元人。未暇考其沿革。故以元地名入之。金史地理志。山東西路博州。宋博平郡。領縣五。聊城。堂邑。博平。在平。高堂。元史地理志曰。東昌路。

唐博州。宋隸河北東路。金隸大名府。領縣六。聊城。堂邑。莘縣。博平。在平。邱縣。

圍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閒。將東昌取了。

本紀曰。冬十二月。遣別攻東昌。不拔。卽引去。夜馳還。襲克之。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

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

元史本紀。太祖八年。金西京留守忽沙虎。弒其主充濟。迎豐王珣立之。是時丞相則高琪也。金史衛紹王本紀曰。大安三年九月。平章政事千家奴。參知政事和碩。自撫州退軍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遂歸。九月。千家奴和碩敗績於會河堡。居庸失守。大元前軍至中都。中都戒嚴。是時德興府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薊州遵化。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滄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大元。至寧元年八月。右副元帥呼沙呼昌兵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逼上出故邸。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九月甲辰。宣宗卽位。宣宗本紀曰。貞祐元年十一月。將乞和大元。詔百官議於尚書省。十二月。平章政事圖克坦公弼進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承暉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帥珠格高琪進平章政事。二年三月。遣承暉詣大元請和。

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強盛。將咱剪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踏着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沮散了。

本紀曰。八年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赤駒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網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武薄利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逼去。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古北口。遂別遣取居庸。與可武薄利會。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幹陳那顏拙赤斛薄利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遂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冶景獻深蠡盛蒐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淄棣登萊滕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霸勃迭來降。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甲戌春三月。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乃遣使論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存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

冀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難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蓋病。如今達達皇帝跟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　玉京者行省二字之譌文也　得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

金史宣宗紀曰貞祐二年三月庚寅奉衛紹王公主歸於大元太祖皇帝是爲公主皇后本紀曰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路行辭回了

金史地理志曰河北東路莫州宋文安郡軍治任邱貞祐二年五月降爲鄚亭領縣一任邱元史地理志曰保定路本清苑縣唐隸鄭州金改順天軍又曰河朔路州六莫州唐澄鄭州尋改爲莫領縣二莫亭任邱

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栓定做力馱去了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

唐河西節度使地外潘相沿稱曰河西音轉爲合申耳今西蜜厄魯特游牧之所注見五卷七卷本紀曰歲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二年丁卯再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四年己巳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覃名令公溝中與廝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道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納女請和

其主不兒罕降

不兒罕卽夏主李安全之蕃名也注詳前文五卷

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

元史后妃表太祖察兒皇后守第三鄂爾多

說俺聽得皇帝的聖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駱駝毛段子應副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獲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

元史謝仲溫傳曰父諶歡以貴雄鄉曲聞大兵南下轉客烏拉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降歡與其帥迎降

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

案撒阿里客額兒地在故乃蠻之東杭愛山之麓前文八卷所謂者別二人至撒阿里客額兒遇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故知其地在康合山麓康合卽今杭愛也下文尙征金國太祖安得遑回杭愛此必將征西域諸國方在此地駐蹕爾否則卽回蹕行宮亦必不到撒阿里客額兒也本紀征金出居庸關後避暑魚兒濼則應近情事以此

時尙未回鑾漠北耳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當了以此成吉思狗兒年者太祖九年甲戌當宋甯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也

成吉思親自取潼關

本紀太祖末年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太祖之論如此故此次通好于宋本思假道其自取潼關亦以精兵之所在故也

命者別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三人領兵守關

亦列與移剌二字對音耶律楚材滿然集從容庵錄序自稱曰移剌楚材凡姓耶律皆譯作移剌此亦列卽移剌乃遼姓也其時金國有契丹軍契丹軍均遼人故以遼將統之此遼將姓耶律也

以忽剌安迭格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 所謂女眞軍也 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古出二人揣衡其陣金忽剌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

本紀九年甲戌夏五月金主遷汴以完顏福興及參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亂征衍答等殺其主帥來降詔三摸合石抹明安與衍答等圍中都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烏古倫寅答虎以城降以寅答虎爲留守吾也面權兵馬元帥鎭之與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遣乙職里論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爲河南王不從是秋取城邑八百六十有三石抹也先傳曰也先爲金人奚部長聞太祖起兵朔方匹馬來歸言東京金根本可傳檄定也太祖命從木華黎爲先鋒也先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邀而殺之懷其誥命詣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下令易置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得地數千里兵十萬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金人褫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古出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成吉思至北平失剌客額地面時

此所稱北平卽今京師也在元爲大都路在金爲中都路其稱北平者蓋明初譯譯總史時削元人之舊稱用興朝之新號故曰北平也祕史凡言客額兒者大率建庭之所金人

建都大興府。貞元中定都時稱曰中都。故蒙古語曰客額兒也。失剌孟盤城之變。宮殿實屋。遂史語解曰。賀喇黃色也。是其義矣。金史地理志曰。中都路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爲中都府。一領節鎭三。剌郡九。縣四十九。鎭七。大興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時。爲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明人北平錄曰。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北行。出奔上都。達等至野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八月破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大都爲北平府。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洪武初爲北平府。永樂初改爲順天府。又案萬集句容郡王世績碑曰。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鎭禦宗興龍之故地。收之斡歇河。遷諸部之衆於北平。則北平之名。誠始於元也。

者別已得了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本紀曰。太宗三年。克鈞州。獲金將合達。然皆非留守之職。且非太祖攻燕時事。金史術紹王紀曰。大安三年四月。遣西北路招討使鉗鉢緻合打乞和。似卽此合答矣。元史地理志曰。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爲大興府。

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合答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兒等。失吉忽秃忽說。

四養子之一也。是時爲斷事官。太祖本紀曰。太祖十年五月。遣忽都忽籍中都帑藏。卽是人也。太宗紀曰。六年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亦卽此忽秃忽也。元文類耶律楚材碑。太宗卽位。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丙申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劃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亦卽此忽秃忽也。

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

元史地理志曰。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總管大興府。世祖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是中都者未改大都路以前之稱也。

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卻其獻。獨汪古兒阿兒袞合撒兒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秃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兒。賞賜失吉忽秃忽。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金主至汴梁。

元史地理志曰。汴梁路。金改汴京。宣宗南遷。都焉。金亡。錄附。領司一。縣十七。州五。開封。祥符。倶倚郭。

糟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滕格里領百人入侍。

滕格里當是金主珣太子守忠之番名也。

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

本紀曰。十一年丙子。還臘朐河行宮。

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甯。

大甯者。金之北京路大定府大定縣地。此亦元人撰秘史時以元代地名入之也。金史地理志曰。北京路。府四。領節鎭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鎭七。寨一。堡五十六。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留留守司。元史地理志曰。大甯路。本奚都。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酋克都內附。乃置饒樂郡。遼爲中京大定府。元初爲北京路。至元七年。改北京爲大甯路。領司一。縣七。州九。義州與中州瑞州高州錦州利州惠州川州建州。

經過女眞。

元史地理志曰。開元路。古肅愼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渤海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東瀕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卽金興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元姚燧夾谷公神道碑曰。女直古肅愼氏之國。語爲女眞。避遼興廟宗諱改爲直。若便歸附。卽繇彼中邊郡。經浯剌納浯二江。

浯剌卽烏喇之對音。國語謂江曰烏喇。此指今黑龍江也。納浯卽腦溫江也。又作愛滾。徐錫齡熙朝新語曰。盛京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里。鴨綠混同愛滾三江出焉。是也。皆今盛京地。龍沙紀略曰。元人中土。沿腦溫江。黑龍江。暨黑龍江之外。惟有諸尼拉猶有存者。黑龍江源出北山。其上游爲敖嫩河。敖嫩源出阿哷巴興安諸山之南。東流六百里。與科勒蘇河合。又東北八百里。受衆流爲黑龍江。北會混撲虎河。又三百餘里。北流。凡一千五百餘里。復東南流。六百里。至額蘇里。與精奇尼江合。又曰腦溫江。盛京通志作諾尼。蒙古謂腦溫爲碧。今呼嫩江。源出宜呼爾山。山在黑龍江之南。與安嶺下江流自北而南。經查克達奇山之東。額勒克爾山之西。衝墨爾根城西門下。抵卜魁城西門。凡一千四百餘里。與松阿里江合。東北流一千六百里。北會黑龍江。又四百里。南會烏蘇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屬甯古塔。其北爲黑龍江境內地。合五江之水。歷千餘里。入海。黑龍江自西至東。凡七千餘里。精奇里江源以南。松阿里江源以北。南北凡三千餘里。朔方備乘曰。黑龍江古黑水也。滿洲語曰薩哈連烏喇。薩哈連譯謂黑。烏喇譯謂江也。亦稱烏江。又稱烏龍江。上源曰敖嫩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喀爾喀界內肯特山發源。東流。又東北流。曰黑龍江。東流。經尼布楚城南。又東北流。額爾古納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精奇里江自

男人歸附一概不取被云云比不足采也當采男一統志開。黑龍江外記。嘛江外記曰。嘛江即此開之訛。溫江。發源與安徼之伊勒哷里山南流至穩開根城西北。又南流至穩開斯喇部西南與黑龍江會。

東北來會。又南流。經愛琿城西。黑龍江城東面南流。又東流。入吉林三姓城界。與混同江會。又東流。與烏蘇里江會。又東北流。入於海。案祕史所云彼中遊郡者。謂遊陽等處也。元史地理志曰。遊陽等處行中書省。爲路七。曰遊陽路。曰廣寧府路。曰大寧路。曰瀋陽路。曰開元路。曰咸平府。曰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撫鎮北邊。一曰桃溫。一曰胡里改。一曰斡朵憐。一曰脫斡憐。一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水道提綱曰。洮兒河亦曰桃爾河。源出西興安山東麓。有數源。一曰奴爾幹。東流。又折東南數十里。又南曰木什哈河。兩源合流。又折東南數十里。有得名也。志曰。

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親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阿歹微笑著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教了。斡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說。察阿歹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幹歌歹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恁圖。教您各守封國。

元史兀赤傳曰。兀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兀赤髫子拔都闊。拔都髫。弟撒里答闊。撒里答髫。弟忙哥帖木兒闊。忙哥帖木兒髫。弟股股忙哥闊。股股忙哥髫。弟伯忽闊。伯忽髫。弟月即別闊。據史文。則拙赤封地。史臣已不能指其地名。蒙古源流云。汗在時令長子察干岱于俄羅斯部落。立為王。三子謂德格依留守漠位。幼子圖賴守產。據源流云云。則察干岱即察阿歹。其封地為俄羅斯。珠齊即拙赤。其封地為托克瑪克。既以察阿歹為長子。拙赤為次子。而託克瑪克又不能實指何地。惟泰西洋人所著四裔年表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卒。以屬地分王四子。第三子察喝台立國於波斯之土闊。是則託克瑪克即波斯地。以波斯分與察阿歹。自以俄羅斯分與拙赤。則源流之誤。乃少長之混淆。一將名字互易。而長次分地。本自不訛。又瞭然於託克瑪克確為今之波斯國。蓋波斯為回回祖國。可即元史旭烈兀傳所謂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者也。祕史所云二人各守封國者。至此始昭然矣。

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著。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壞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兒在。教隨您每以為鑑戒。

元文類太師廣平王玉昔帖木兒碑。皇子察哈歡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朮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昔帖木兒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

又問幹歌歹如何說。幹歌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恁力謹慎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幹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跟前忘了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即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幹惕赤斤別勒古台四個弟的位子裏。

阿勒赤歹蓋太祖弟合赤溫之子。合赤溫是時已歿。封阿勒赤歹為後。故曰四個弟也。按耕錄元宗室世系譜。濟王晙赤溫生濟南王按只吉歹。元史太宗紀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幹魯朵按赤帶。撥賜濱棣二州。移剌涅兒傳。子買奴從諸王按赤台

征女直。皆即此阿勒赤歹之對音也。王珣傳作諸王按只台。張榮傳作按亦台那衍。

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的。我位子裏教一箇子管。

兀赤一城。察阿歹一城。幹歌歹一城。各以一子管之。非四子但立一子也。

我言語不違。不許違了。若幹歌歹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箇好的。

原太祖幅員之廣。東盡高麗。西極拂菻。南暨忻都。北至北海。衆建藩屏。長遠遠馭。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而其享國視漢唐宋為最促。百年之間。日本喪其精銳。海都閱於蕭墻。奸臣內訌。蒙寇外叛。數萬里之繼壤。遂萃起而亡之。豈得謂封建郡縣非敝而用之哉。

有取天下之力。而無治天下之法。及夫土崩瓦解。曾不能據幹離之涓流。保和林之片壤。天之所據。人不能支。雖同姓受封。遑符姬籙。非劉不王。潛契漢鼎。亦何益焉。觀其垂裕之謀。詎云不密。揆其效驗。事與願違。吳起有云。山河非險。有天下者。可為鑑已。

太祖差人去對唐兀傷主不兒罕說。

以本紀考之。太祖四年。西夏納女請和。其時夏主為李安全。十四年。太祖征西域。上一年十三年。伐西夏。其時夏主為李遵頊也。

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當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還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卻去征他。

兔兒年。

十四年己卯。即宋寧宗嘉定十二年。

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蘭從行。命者別做頭哨。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溫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案罕勉力即勉力罕之倒文。下文篾力克之對音也。鎖溫即算灘。元文類五十七宋子貞撰耶律楚材碑曰。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藏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慰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雪。上以問公。公曰。棱里榿死中野。已而果然。棱里榿回鶻王稱也。按棱里榿亦即算灘之對音。耶律楚材集進征西庚午元旦詩表云。庚辰辈駕西征駐蹕尋斯干城。

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卻夾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

本紀。十六年辛巳秋。帝攻班勒城。班勒乾即篾力克對音也。西游記有班里城。亦即此篾里克對音。記云。訖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

犬吠。卽敍此篾力克事也。又曰。西域主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捨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

本紀曰。十七年壬午夏。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拾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

本紀曰。十七年壬午夏。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太祖命失吉忽禿忽做頭哨。與札剌勒丁對陣。敗了。

本紀曰。忽都忽與戰不利。

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札剌勒丁勝了。

本紀曰。帝自將擊之。捨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

欲入不合兒城不得。

不合兒城。今布哈爾也。亦作布哈拉。本紀作蒲華城。又作卜哈兒城。傳又作不花城。別書又作花兒。又作蒲花羅。皆對音字也。紀曰。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訛思干城。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蓋旣爲太祖所攻克。先得布哈爾。幷得薛迷思干。故兩國之主欲入布哈爾城不得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爲來帖木兒所轄。有不花剌哈散訥傳。太祖征西域。卜不花剌等城。不花剌卽卜哈兒也。趙汝适諸蕃志曰。大食國據諸蕃要衝。舟車輻輳。蒲花羅等皆其屬國。耶律留哥傳曰。帝征西域。留哥旣卒。長子薛闍屈從。帝曰。薛闍從朕征西域。回回國太子於哈瑪爾城。薛闍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於蒲華搏思干城與回回格戰。傷於流矢。以是積功爲拔都魯。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詩。聞乘駉馬過蒲芾。又到西陽太守家。蒲花羅。蒲華。卽今所云布哈爾也。西城聞見錄曰。布哈拉回國也。在葉爾羌之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城池堅厚。闊大。周圍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橋其君曰汗。西域水道記曰。鄂提布拉克嶺東爲回部。西爲霍罕。霍罕西十五程曰布哈爾亦大國。新疆賦注曰。布哈爾距葉爾羌四十日程。

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

申河今印度河。唐時名新頭河者也。海國圖志七十引長阿含經曰。阿耨達池南有新頭河。從獅子口出。從五百河入西南海。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曰。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于普花。見拒印度嗹木連。破其軍二十萬。今案遜丹卽算端。或作蘇魯檀。斜迷思卽薛迷思干大城也。普花卽不合兒城也。嗹木連卽申河。西城瀕河曰木連也。祕史有刊木漣。西使記有昏木蓋。西游記有吹沒蓋。皆木連二字對音。卽印度河矣。南懷仁坤輿圖說曰。印度河長四千里。入海口處闊一百六十里。

猾札剌勒丁與篾力克遁申河走去。

四衛輯年曰。宋甯宗嘉定十三年。波斯王馬罕來古里卒。子吉剌丁嗣立。及嘉定十五年。蒙古來攻。王奔印度。次年。降于蒙古。至嘉定十九年。蒙古以波斯分王四子。其第三子察哈台立國於士闌。所云吉剌丁。卽札剌丁之對音矣。元史速不台傳曰。壬午帝征回回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於灰里河。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燃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旣度川。先發千人爲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此卽篾力克遁申河走去事也。

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

沈刑部曾植曰。此卽經世大典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巴達哈傷。今巴克達山地也。

至子母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地名八哈剌因。卽巴魯安對音。本紀十八年夏避暑八魯灣。亦卽巴魯安之對音也。

下了聖旨。命巴剌追札剌勒丁等。

巴剌本札剌亦種人。見前文四卷。本紀曰。遣八剌追之不獲。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脫忽察兒違令。欲殺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宗室世系表。脫忽大王。太祖兄撚只哈兒王之第三子。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

西游記曰。壬午九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上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六日。入見。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三日。東過寨闌沒蠻大河。至行在。癸未正月。十有一日。馬首遂東。二十一日。東邁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塞蘭約三程。二月上七日。入見。上曰。朕已東矣。據此文。則太祖自回回地面歸。

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

本紀曰。十八年夏。避暑八魯灣川。皇子朮赤察罕台窩闊台及八剌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從達魯花赤監治之。

過阿梅河。

元史憲宗紀。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卽此阿梅河之對音矣。又作阿木河。憲宗紀六年以阿木河降民分賜諸王百官。明世法錄曰。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渡。多魚。河東地多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又作暗木河。郭寶玉傳曰。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西域水道記曰。阿母河在鐵門關之南。憲宗三行省。西城居其二。別失八里行省控制西域右地。世祖卽位。徙阿母河行省不立官司。奏程大理同文。西游記阿母河。其水今西北流入鹿吉思海。

卽元史火敎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

就等候巴剌。

遣追札剌勒丁於欣都思。故待其還。

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

前注引本紀所云也里城。卽亦魯對音。

正攻出黑扯連城。

出黑扯連。今印度北有地名西剌。卽出黑之對音也。海國圖志引外國史略曰。五印度西剌地在後藏南。長七百六十里。闊百三十里。與後藏交界。多山磽。遍地江流。乃印度江支江所派也。其都曰拉合。其君常至此縱樂。又有雲勒悉城。王所藏庫處。莫但城。乃製造絲緞之處。所屬之谷曰加治彌耳。高於海面五百八十丈。所環之峯。最高者約千七百丈。多夏積雪不消。昔大蒙古之君夏時於此納涼。爲加治彌耳國之名勝地。

延式案此云等城者。卷文也。元槧本譯語內。有兀都別兒城。辭來思加卜城。似當卽於此以爲攷。

元槧本作亦魯。亦口蘇不見書。思田參城。

延式案出黑扯連與西剌音不近。

接沈垚以徹海爲西洲紀之八剌哦。係在金山以東。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兒等城。

國朝陳履中河套志曰。檢林府靖邊縣靖邊營。宋之兀剌城也。延安遠在其南。長城近列於北。明撤內地兵以守此。非以其衝要乎。又曰。兀剌宋所築之城也。卽今哨馬營。在延安府南三百二十里。大邊在北一里。明移保安縣兵屯此。哨馬又謂之范將軍馬營。文正公舊跡也。本紀曰。十四年。帝親征。途取訛答剌城。訛答剌卽兀都剌之對音。蓋此城得之最早矣。

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傾盡過夏了。

元史鎮海傳。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案阿勒壇豁兒者。今黃河源。稱爲阿勒坦郭勒。對音字也。桓字卽斡兒出木合黎失古忽惕。忽字卽奏文譯語之饒爲阿勒坦嗚建素齊老。伏流始出。其地有巨石高數丈。三箇奏文譯語之饒爲阿勒坦嗚建素齊老。伏流始出。其地有巨石高數丈。三箇

岸邊皆土。作黃赤色。壁上有天池。流水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注爲阿勒坦郭勒。又東北流三百里。有泉數百。泓錯列如星。爲鄂敦塔拉。卽星宿海。阿勒坦郭勒入其中。挾諸泉東北流。是爲黃河。西域傳補注曰。蒙古語謂黃金爲阿勒坦。故名其地曰阿勒坦也。羅布淖爾伏流湧出。歡爲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卽元史火敎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

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旣屈服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旣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敎他謹愼可以。奏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敎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兒子每。

延式案本文云木合里等說。期前者不止一人。疑當時諸酋奏事。乃因木合里奏。猶唐書元載晁堪合兒。

前文四卷之晁答豁兒。當卽此人。

斡兒馬罕等三人向前說。

前文十四卷亦作綽兒馬罕。

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縱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擧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

詳。

在留是敝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

巴黑塔郎巴達二字之對音。合里伯則阿剌伯國是其地。西使記曰。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東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其國俗富庶爲西城冠。北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士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諸蕃志作白達。趙汝适諸蕃志曰。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一都會。自麻囉拔國約陸行一百三十餘程。過三十餘州。乃到。國極強大。軍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識勿直下子孫相襲傳位。至今二十九代。經六七百年。大食諸國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張皁蓋金柄。城市衢陌民居家侈。多寶物珍段。少米魚菜。人食餅肉酥酪。蓬金銀琉璃白越諸布。國人以好雪布纏頭及爲衣服。七日一次削髮。剪爪甲。一日五次禮拜天。遵大食教。故諸國歸敬焉。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爲度爾格所幷。有國曰亞剌比亞。中有大山名西乃。上古之聖人。天主垂訓。召一聖人美瑟於此。賜以十戒。著於石版。云云。其云百爾西亞者。今白西。即古之波斯。度爾格者。今土耳其地。亞剌比亞。即阿剌伯。又即祕史之合里百對音也。外紀作於天啓初年。據此。則合里百自高歷以前幷入於土耳其。故不自爲一國。今西人所稱乃故壘矣。瀛環志略曰。阿剌伯。回數初興之國也。北界東土耳其。東界波斯及阿勒富海。南距印度海。西抵勒爾西海。長四千餘里。廣三千餘里。其地西南濱海一帶腴壤。中央戈壁。古爲士庶散部。恆役屬於波斯。陳宣帝大建元年。有靡哈麥者生於麥加。少牢爲商。往來西國。娶富商之寡。遂致大富。不識字而性聰敏。以佛教幷儒象爲非。思別創教門以自高異。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入其教者。焚香禮拜。念經。禁食豬肉。唐高祖武德四年。

爾東界印度南界伊路芝西界波斯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國本波斯東境明正德初有巴牙爾者自立爲國康熙中波斯衰亂乘勢并其全土越十七載波斯復興滅阿富汗阿富汗王子收復故土仍與波斯并立伊路芝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東接東印度西接波斯南臨印度海東西約一千八百里南北約六七百里國無王分六部各有酋長其立國不知所自始明初鄂和使西洋乃有忽魯謨斯國名蓋西人譯圖阿富汗伊路芝皆歸入波斯回族分爭遂別成部落耳波斯回部大國東北連沙漠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伊路芝西接東土耳其北抱裏海與俄羅斯接壤南抵阿勒富海與阿剌伯毘連長約四千餘里廣約三千里雖富多資貨與中國貿易最早所云碧眼波斯胡也唐初回教興於阿剌伯波斯與之鄰國爲所奪由是爲回回大部元宋駐馬帖木兒據撒馬兒罕富強無敵今蒽嶺以西裏海以東諸回部皆撒馬兒罕所屬也其子沙魯哈據波斯稱哈烈國明永樂間嘗入貢爲諸部之首後爲土耳其部人所奪傳二百餘年衰亂莽爲阿富汗所并康熙中故王裔恢復舊土地分十一部唐初阿剌伯人摩哈麥創立回教因起兵攻阿剌伯奪其國時波斯衰弱爲摩哈麥所并故自唐以後波斯遂爲回回國以上皆徐中孫繼脩志略語可以爲印度阿剌伯南國中開之證但波斯一國今昔界異元太祖時之回回國本是波斯其南界濱海之地乃阿魯之部落故既逐回回國王又并收此阿魯都落也阿魯卽忽魯二字對音元史旭烈兀與拔都等克馬扎兒部遂留鎮西城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元之忽里模子卽明之忽里謨斯惟元代建庭至明初尙沿其號所以鄭和使西洋有此國名而不見於唐宋良由元史太略耳有蛛絲馬迹可以尋求元人明人反西人各就所見述之詳彼略此自所不免蛛絲馬跡踪而跡之在於學人耳

命朶兒伯朶思申去征迺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迺北康鄰等十一部落

前文九卷篾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此云康鄰卽是康里里之與鄰一聲之轉猶脫幹鄰亦稱脫幹里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無康鄰欽察之上有阿蘭阿思或阿蘭本康鄰對音或卽與欽察連地而統屬於欽察均難臆解其十一部落曰康鄰曰欽察亦作乞卜察曰幹魯思曰阿速載此見於秘史餘七部史無明文速不台傳丙子帝會諸將討篾里乞部主霍都奔欽察明年奏請討欽察隨引兵繞覓田吉思海糾至太和嶺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衆潰走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斯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此卽太祖命速別額台征康鄰事也昜思麥里傳曰帝遣使趣哲伯討欽察命昜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灘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皆敗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斯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

延式案屬史元乘本作康鄰傳乞卜察兀惕傳巴只吉惕傳魯速惕傳剌惕傳阿速惕傳撒速惕傳見客速惕傳失米兒惕傳乞卜察兀惕傳巴只吉惕傳魯速惕傳馬札剌惕傳朶兒客失米兒傳阿速惕傳卽克什速惕傳阿速與史同餘當攷　又按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耳柯思卽錄兒客速惕也不顯阿耳卽步剌兒也撒吉剌卽撒速惕也巴耳赤那卽巴只吉也特無由詳知其地耳

延式案元史思顯當作忽顯王號也今俄羅斯猶稱其主曰忽白顯是其證

無明文也按十一部落內乞卜察卽欽察幹魯思速惕卽馬札剌惕卽馬札兒客失米兒卽克什速惕阿速與史同餘當攷　又按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耳柯思卽錄兒客速惕也不顯阿耳卽步剌兒也撒吉剌卽撒速惕也巴耳赤那卽巴只吉也特無由詳知其地耳

延式案元史思顯當作忽顯王號也今俄羅斯猶稱其主曰忽白顯是其證

只思塵獻諸兀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雀股思可汗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卒之此皆太祖朝征迺北康鄰等十一部落事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

此今俄羅斯國入裏海之烏拉河及佛兒格河也知卽此二水者前文九卷古出鴻克與忽都合勒赤剌溫由金山渡額爾齊斯河而西元兵亦渡河而西則必渡二水始至俄羅斯之莫斯科窪此俄羅斯歷古建庭之地當爲欽察國也自康熙四十年始西邊彼得羅堡也剌方備槳曰裏海者大地中央巨澤也蒽嶺之西水皆西流最大者北曰納林河南曰阿母河皆注於鹹海卽古稱悉蠡海也鹹海之西有巨澤曰裏海蒙古語謂之騰吉斯鄂模距鹹海不過數百里而廣大數倍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約千里受西北諸國之水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故名裏海逾裏海以西卽俄羅斯東南境伊犂之北曰哈薩克其右部之北曰北哈薩克北哈薩克西北約四百里卽烏拉嶺烏拉河出焉西南流千數百里至河斯達拉罕東境入裏海佛兒格河一曰窩爾牙河東南流七千餘里入裏海河源出倭斯瑪城之西北四百里外窩集中東南流又西南流郭噶河自西來會又東流略穆河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流遶旋拉多俾城又南流始名額集爾河一作額濟勒河又東南流分數派入裏海今案先渡亦的勒故知卽烏拉河次渡札牙黑故知卽佛爾格河也揑古剌傳曰憲宗朝與也里牙阿速三十人來歸也里牙似卽窩爾牙河蓋也字與額音近額兒客斯河亦云也兒的石河是其例也阿速卽河地理志云阿速以水爲名也

直至乞瓦兒綿客兒綿等城

四脩年表曰宋憲宗嘉定十四年元太祖自蒙古伐俄羅斯俄國志略曰宋理宗嘉定時有蒙古人成吉思之子名拖雷者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纔又至尼泊河征服小國無算俄國率衆小邦戰於卡爾裏河之上敗案尼泊河卽烏拉河亦卽亦的勒水卡爾裏河卽佛兒格河亦卽札牙黑水也乞瓦綿客兒綿不見於它書明代西洋人撰職方外紀稱俄羅斯國曰莫斯哥末亞核其地段卽今莫斯科窪之對音然則乞瓦綿客兒綿當卽其一故曰直至也蓋直抵其都矣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忽魯木石

蓋卽忽魯謨斯國之宗族故姓忽魯謨斯譯字不同故作忽魯木石也其地在西域之中東控身毒西連大食拂菻故元代建庭於此以地烈兀傾之蓋征西域時建旌於是人不始速宗矣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則硫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絕迹人著皮履遇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臥水中沒至口方解又絕無淡水勺水亦從海外載至其類如此因其地居三大

41p
645

州之中。凡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內珍奇之物。取之如寄。士人言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即戒指中之寶物也。明王圻稗史彙編曰。忽魯謨斯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雲集。民皆富饒。舉國皆回回教。每日三次禮拜。人清白魁偉。衣冠濟楚。婆娑則男家請教門官主婚。飲食用酥油。市有燒羊燒雞燒海餅哈里撥一應麵食。以銀錢名底那兒。國無酒館。飲酒棄市。土產各番資物。

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

牙剌洼赤。元史昔班傳作闊里。別幹赤。對音字也。傳云。闊太祖北征。領兵來歸。從征回回國。數立功。自請爲本國坤闐城達魯花赤。從之。即其人也。坤闐即忽魯二字之轉聲。旭烈兀傳。忽魯模子蓋城郭之稱也。元史阿剌瓦丁傳曰。多剌瓦丁思傳曰。多剌瓦丁思回鶻八剌沙衮人。回鶻八剌沙衮。元文類耶律楚材碑云。上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衞者見一獃鹿。頭馬尾。綠色而獨角。能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獃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慈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帝即日下詔班師。明張賀清寶錄第十一卷引耶律楚材扈從西征記曰。北印度士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割錫器于沙中。尋即銷鑠。馬聲墮地。爲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右令傳記不載。

乃丹乞思合兒

乃丹。元朝名臣事略作不合。見薛來思繹乃蠻格赤

乞里羊古先答

乞里羊古。元史昔里吉思傳作闊里吉思。郡等城。於文較譯宜悉由於注。以備致的。

延式案元槧本作幹兒朶思突兒。譯云富貴也。然則和林行宮。創於太祖時。沈垚謂太宗始建者誤也。幹兒朶即斡耳朶。

太祖二十年乙酉。是爲宋理宗寶慶元年。

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過夏國新安縣詩。作于丁亥九月望日。詩云。昔年今日度松關。原注云。西域陰山有松關。計楚材扈從太祖征西域。是與太祖同度陰山。當在九月十五日。其云昔年者。係由丁亥年逆憶乙酉九月望日也。楚材集載辨邪論序。稱乙酉日南至。敍於瀚海軍之高昌城。則九月望日回到松關。九月末回到和林也。又楚材集從容庵錄序。甲申中元序于西城阿里馬城。楚材扈從太祖。則近額兒的石水者。即阿里馬城也。今伊犂之地是也。椒耕錄曰。太和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獃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驚懼。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旌皇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獃率衆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鑒冀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駐。元文類耶律楚材碑云。上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衞者見一獃鹿。頭馬尾。綠色而獨角。能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獃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慈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帝即日下詔班師。明張賀清寶錄第十一卷引耶律楚材扈從西征記曰。北印度士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割錫器于沙中。尋即銷鑠。馬聲墮地。爲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右令傳記不載。

使記所說同。

延式案元槧本作幹兒朶思突兒。譯云富貴也。然則和林行宮。創於太祖時。沈垚謂太宗始建者誤也。幹兒朶即斡耳朶。

元朝秘史卷十四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

注兒前文五卷。本紀曰。二十一年丙戌。帝以西夏納仇人赤嘴喝翔昆。及不遣質子。詔親征。按赤嘴喝翔昆。即王罕子桑昆亦剌合也。明人撰元史不知對音。故錯出雜悟。

從新盤點軍馬。至狗兒年秋。

太祖二十一年丙戌。宋理宗寶慶二年也。

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兒不合地面圍獵。咸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爲野馬所驚。咸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捌斡兒合傷地面下營。

據西遊記。太祖墜馬在十八年癸未二月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蹄失蹶。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自後兩月不出獵。邱處機親至西域。月餘進諫。豈有訛誤。此文言狗兒年秋者。乃是癸未年前預備之辭。否則咸吉思兩次墜馬。方爲可通。但阿兒不合及捌斡兒合兩地皆在西城。則歲月不如西遊記之確也。阿兒不合者。即阿里馬城。又即阿里蹇里城。又即明之亦力把力也。西遊記曰。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宿于

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地多果實。以是名其城。東歸時。於吹沒篤南岸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至阿里馬城之東園西使記曰。出鐵木兒蹟察關。至阿里。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葡萄石榴最佳。回乾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曰。阿力麻里。諸王海都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都護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按此數說。則其地卽今伊犂。阿力麻里。卽阿里麻里。阿里麻里。卽阿里馬。而阿里馬三字。又卽阿兒不合四字急讀之對音也。撚斡兒合。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麻耳干。哈散納傳作薛迷卽干。又卽明史西域傳之撒馬兒罕。又卽太祖本紀之薛徹思干。又卽西使記之邪米思干。又卽西遊記之撒馬兒罕也。

次日也遂夫人對大王并衆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并衆官人衆會。其中有般俞議說。

元史伯八兒傳。又般俞闍里必卽前文卷之扯兒必。

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衆官人皆以爲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百姓見哨回去。必以我爲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

本紀。十三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出走西涼。是時夏主乃李睍也。

你曾說要與哨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卻不從。又將言媿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面言。不兒罕說。諷諷的言語。我不甘說。有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斷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

賀蘭山。今蒙古札薩克所轄阿拉善旗。是其對晉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賀蘭山。在鹽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爲賀蘭。故名。乾隆府志。寧夏府西六十里。陽屏西夏陰阻北番。延亙五百餘里。邊境倚以爲固。上有廣寺百餘。多元昊故宮遺址。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爲賀蘭。故名。乾隆府志。寧夏府西套厄魯特三旗。駐牧賀蘭山陰。及龍首山北。在河套以西。唐時屬河西節度使。慶德初。陷于西番。宋景德中。陷於西夏。元屬甘肅行中書省。明爲邊外地。國朝初。蒙古阿拉善厄魯特部落駐牧套內。後噶爾丹強。併滅套西。其酋逃竄近邊。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給牧地。詔于甯夏邊外畫界給之。賀蘭山在旗東。

要金銀緞疋時。你往西涼來取。

乾隆府志。寧夏府。西套厄魯特。晉爲前涼後涼北涼所有。元史地理志曰。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爲路七。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

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

延文案此書山名。據速麻見元秦本紀。無疑史記。此文所云賀山。當是西夏之山。下文亦合黎。乃西夏之山。其卒年有誤。似不宜執後疑此。且卽且此文論。難成確力安矣。

史本華黎與太祖同在西域。亦必不然也。

天知者。遂到賀蘭山。將阿沙敢不收了。

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綽羅和拉等縣。遂趨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十一月。帝攻靈州。丙寅。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宕二州。

走上山寨。咱軍將他能斷殺的男子。并馱馱等物。盡殺擄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來自要。成吉思在賀山住夏。

案下文有賞木合黎財物語。則是時木華黎卒也。本紀。太祖十八年。則此時所住賀山。乃西城賀山。非西夏之賀山。以太祖班師西域是十九年以後事。其親征西夏又二十一年以後事。計其年月。是時木華黎卒四年矣。故知其仍是追溯征西域時所住賀山也。自漠北至西域。隨地皆賀山。太祖所住賀山。蓋鐵門關外千里。撚耕錄曰。邱處機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元史郭寶玉傳曰。辛巳可弗又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撻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嶌嵫山爲元極王。據此傳知卽嶌嵫也。撚耕錄曰。柴世恩東北部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吉里塔。卽嶌嵫山也。由履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新疆賦注曰。和闐額里齊城西五百八十里爲大雪山。名曰昆蟲。亦言雪也。

副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廢了。寶字斡兒出本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本紀。十六年。木華黎出河西。克霞綏德保安鄜坊丹等州。進攻延安。所云調軍者。卽在於此役。

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付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

撚耕錄氏族條敍元代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夕。是女直與竹因。均元代所稱漢人種族之一。竹因卽此主因之對音。但祕史此文云金國的主因種。究其所以稱主因者。朱里眞三字之倂文。卽前文七卷王罕所用之只兒斤部轉聲。又卽大金國志所謂金國本名朱里眞。訛爲女眞者也。

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聾膃美的女子教與妻。撒衣。

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出師多帶妻孥。我便入彼國。國王相見了。命之酒。同彼妻賴璧公主。及諸姬侍。稱夫人者八人。皆其坐所謂諸姬皆絕白美色。四人乃金屋貴嬪之類。又曰。靡哦羅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具酒饌飲燕。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

速速當作逴逴。字之誤也。前文一卷兀兒失溫河塔塔兒種人。將俺巴扢拏了送與大金。

按元槧本譯語。忙將倫勞注云速速。後段亦作速速。字尚不誤。當據以校正。

此卽殺元代祖宗之事。今太祖以此種人分屬兩人也。

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每來使喚者。

成吉思自聲山起程。

以西遊記考之。太祖起程在十八年癸未。然邱處機既不同行。則屆衞有無折回。記未詳悉。本紀班師在二十一年。其親征西夏則二十二年事。

過兀剌孩城。

元史地理志曰兀良哈。按紀。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良哈西鄙口入河西。獲西夏府將高令公。克兀良哈城。是此兀良哈城亦屬西夏。非山內外之兀良哈也。姚燧收聚集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曰。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宋朝門閥甚峻。唯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雖宋金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尙少。求從父死。云云。兀納卽秘史兀剌孩。元史兀良哈之對音。且據碑。則西夏李氏本祖李唐。蒙古稱西夏爲唐古惕者。譯言唐國種。其說確矣。輟耕錄柯九思撰黃河源志曰。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河西。至黃河九渡。乾隆府廳州縣志曰。科爾沁六旗。在喜峯口東北八百七十里。明初設福餘外衞。以元後兀良哈首領爲都指揮。掌衞事。阿祿科爾沁在古北口東北一千一百里。明初于兀良哈地設爲外衞。翁牛特二旗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二十里。明初以兀良哈部長設衞爲外藩。巴林二旗在古北口東北七百二十里。明初爲兀良哈北境。據此則秘史兀剌孩城。今喜峯口古北口以北地也。

卻來攻打盪州城。

元史地理志曰。宥夏府盪州。唐爲靈州。又爲靈武郡。宋初陷於夏國。改爲翔慶軍。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唐元和志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靈州今寧夏衞靈州所也。

時唐兀惕主不兒罕將著金佛幷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爲數來獻。

本紀曰。二十二年六月。夏主李睍降。蝦耕錄曰。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壬從太祖下盪武。諸將皆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多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成吉思止令門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忽心了。至第三日。將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命殿命殺了。對殷命說。初征唐兀時。我因圍獵墜馬。你甘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將來的行宮幷器皿。你將去者。

成吉思既滅了唐兀惕百姓。殺其主不兒罕。卽李睍。滅其父母子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兀惕盡絕了。初因唐兀惕不錢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豁兒牟。成吉思崩後。

源流曰。清吉思汗以丁亥七月十二日殁於圖爾墨格依城。年六十六。案是年爲宋理宗寶慶三年。金主守緒正大四年。蝦耕錄曰。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眞。國語曰成吉思。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卽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至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薩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文泰便俄羅斯行程錄曰。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十九日。入城。觀回城碑記。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二十日早發。二十一日入鄂連山。有土城廢址。疑卽碑所云回城也。遠望有峯巒翠入其中。則翠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葬居此山面不立陵墓。

將唐兀惕百姓多分與了他也遂夫人。

元史兵志有唐古衞領河西三千人。

成吉思既前

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撒水等城。夏避暑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綽羅和拉等驛。遂臨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冬十一月。攻靈州。夏遣威明令公來援。帝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宕二州。夏四月。帝次薄德。拔德順等州。閏月。避暑六盤山。是月。夏主李睍降。帝次清水縣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於隆里川哈老徒之行宮。壽六十六。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謚聖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謚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臬兒牟。本紀曰戊子年。是年皇子拖雷監國。右手大王察阿歹。是時太祖次子察合台已封西城。巴禿。元史作拔都。太祖長子朮赤之長子。左手大王斡赤斤。

前文云太祖征回回命弟斡赤斤居守。西遊記邱處機至小沙陀斡辰大王帳下稱述不遠云。斡辰卽斡赤斤。蓋斡赤斤是時嘗在斡難河上舊營。

同在內拖雷等。拖雷監國。故曰在內。諸王駙馬幷萬戶千戶等。於客魯連河闕迭兀阿剌勒地行。

元史太宗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太祖第三子。元年己亥夏。帝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今按阿剌勒者。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凡山蒙古語曰鄂拉。鄂拉卽阿剌之對音。此山名闕迭兀。卽後文十五卷末所稱客魯連河闕迭額阿剌勒地面者也。本紀曲雕阿闌。卽是庫鐵烏阿剌之對音。緣所採非一書。所譯非一人。故複音錯互。不悟其爲一地。蓋翻譯之學未精也。此闕迭兀雖知其在客魯連河上。然以前文所述客魯連河地名求之。卻無此名。計當在河之初源。今蒙古車臣汗中右後旗大

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

肯特山東南矣。

草木子曰元君立分政一帙房插金牌之處名斡耳朵及嗣即架圍起新君立後自作斡耳朵。

是爲太宗。元史睿宗列傳曰方太祖崩時太宗留崔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已北夏太宗還京八月即位。

將成吉思原宿衛護的一萬人并衆百姓每就分付了斡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思塔惕種的王合里伯岱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前文十三卷作搠兒馬罕）如今再教斡赤禿兒蒙格禿兩個做後援征去。

蒙格禿與速宗同名知非速宗者是時憲宗征阿速南北異路此與四卷十卷前文蒙格禿乞顏同名而不同一人憲宗紀二年分遷諸王於各所蒙哥都於塔塔端所居地之西即其人也又九年諸王蒙哥都復攻渠州禮義山。

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付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

元史速不台傳曰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西征八赤蠻且曰聞八赤蠻有膽氣速不台亦有膽勇可以勝之遂命爲先鋒繼又命統大軍八赤蠻聞速不台至大懇逃入海中。

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

不里拔後文爲察阿歹子古余克即貴由二字之對音定宗諱也本紀曰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尼瑪察氏以丙寅年生帝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柵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史語解貴由改作庫裕克更與古余克三字對音太宗紀七年遣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拔都平陽府古與大名府拔都即巴禿古與亦即貴由也。

蒙格等做後援征去。

蒙格即蒙哥憲宗皇帝諱也本紀曰憲宗和靖皇帝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母曰莊獻皇后忽烈氏歲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時有貴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爲名蒙哥華言長生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爲子分之部民及睿宗薨乃命歸落邸。

其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世系表作察合台太宗紀作察合帶）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

案此與元後代議論相反元史廉里脫脫傳曰大德五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五年叛王海都犯邊師次杭海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乃止大將柔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此又一義也。

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著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斡勒答合兒留守老營。

太宗三年辛卯斡歌歹皇帝征金國。

本紀曰二年秋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

命者別爲頭哨遂敗金兵。

本紀曰三年二月克鳳翔四年攻鈞州克之遂下虢略汝陝洛許鄭陳亳潁蔡睢永等州。

命速不台等圍南京元明善撰忠憲王碑曰太宗皇帝取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京師于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棋峯移剌蒲丸。

本紀曰二年秋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

命者別爲頭哨遂敗金兵。

本紀曰三年二月克鳳翔四年攻鈞州克之遂下虢略汝陝洛許鄭陳亳潁蔡睢永等州。

命速不台等圍南京元明善撰忠憲王碑曰太宗皇帝取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京師于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棋峯移剌蒲丸。

（按元槧本譯文云殺人如燔木堆故下文師孤云攻軍馬攢掠人民毀城郭也）

斡歌歹駐軍龍虎台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憒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爲軍馬搶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

卜之不從其病益重惟以殺人代之則可疾少閒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爲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斡歌歹說如今我根前有誰。

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說睡裏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謹行提說著喚醒著多達達百姓教誰管著月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呪說著其師巫取水呪說了拖雷欲飲略坐閒覺醉說立著皇帝哥哥者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這般。

太宗本紀曰四年九月拖雷薨睿宗列傳曰憲宗時追謚睿宗皇帝。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絕了。

金史哀宗紀曰天興元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戶部侍郎楊仁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死者九十餘萬人閏十月詔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十二月甲申詔議親出乙酉除拜慰從及留守京城官庚子上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別辛丑次陳留壬寅次杞縣癸卯次黃城甲辰次黃陵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二年正月丙午濟河丁未大元兵追擊於南岸辛酉上入歸德六月決策遷蔡己亥上入蔡州九月辛亥大元兵圍蔡城己未括蔡城衆十一月乘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十二月丁丑大元兵決隄江水入城已丑陷西城甲午上微服夜出東城諜遣不果三年正月戊申上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內族承麟承麟固讓詔曰朕肌體重肥不便鞍馬卿平日趫捷萬一得免庶膺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位帝自縊於幽蘭軒末帝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幸御絳山收骨瘞汝水上末帝爲亂兵所害金亡。

名其主爲小斡。

本紀曰。六年正月。金主傳位於宗室子承麟。遂自經而焚。城拔。獲承麟。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亡。

掠其金帛頭畜人口以歸。

本紀曰。五年。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梁王從恪荊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台遣送行在。

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

兵志曰。軍士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

遂回至嶺北下了。

地理志曰。元立行中書省十有一。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甯路總管府。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使司。前後五朝都焉。世祖中統元年。遷都大興。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是處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改和林路爲和甯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古漠北地。元建都于此。名和林。是處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明號喀爾喀。

本朝康熙二十八年。噶爾丹併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三十五年。親征至克魯倫河。盡殲其衆。漠北悉平。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惕種。

前文十三卷稱合里伯國爲巴黑塔惕種。是此文巴黑塔卽合里伯國王也。此時合里伯國王是力屈暫服。後又叛命。故至憲宗之世。又命皇弟旭烈兀征之。與此相去十餘年事。憲宗紀二年秋七月命諸王乞都不花征汪里奚。旭烈兀征西域。秦丹諸國。三年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西使記曰。報達國王曰合法里。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域陷。皆盡屠其民。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法里以舸走。獲焉。其國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是綽兒馬罕征合里伯未全歸附。

爲後十數年旭烈兀等之先聲也。

幹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

西遊記曰。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近五十株。西使記曰。報達國所產大珠曰太歲彈闌石。惡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

統令綽兒馬罕等爲探馬赤官。留鎮其地。

地理志西北地有撒麻耳干。似卽綽兒馬罕所駐之地。其地本名撒思干者也。

按元業本作帖巒。蓋突厥北廷式按合剌卽和林之對音。帖巒卽喀爾喀之對名。見今譯語。

清爾乞勒也。由合剌轉爲扈林。又轉爲和林。又由合剌轉爲喀爾喀。可謂重譯而通矣。

延式按旭烈兀征西域。事元良郭侃（附郭寶玉傳）傳最詳。證史路經一二。以備參攷。

斡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剌額台的後援巴黑大王等降其康里。

朔方備乘曰。康里在欽察之東。今按何說是也。曷思麥里傳曰。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雹脫思拏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則康里近孛子八里。卽地理志別失八里也。西使記言別失八里與龍骨河南北相直。近五百里。此卽今烏龍古河。其河源爲海。名奇薩爾巴思鄂模。元史郭德海傳渡乞則里八海者也。郭德海渡此攻鐵山。其他在今俄羅斯國。何氏謂卽塔喇斯科。似卽元初康里部所在。

乞卜察等三種。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欽察下注云。太宗甲午年。命諸王拔都征西域。欽察阿速斡羅思等國。歲乙未。亦命速不台傳曰。籛里乞忽都合勒。過康里。欽察種。去欽察乞察海。皆至太和嶺。盤石開道。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縱兵擊擊。衆潰走。遂收其境土。哈哈傳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出生陵。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籛里乞。其主火都弈欽察。太祖遣使問曰。汝奚擯吾負箭之臣。而以相還。不然。瀾且及。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蠻欲歸順。太祖已命察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舉族降。虜集句容郡王撫帖木兒碑曰。歲丁酉。欽察主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太宗本紀曰。九年春。蒙哥征欽察部。破之。生擒其酋八赤蠻。地理志曰。歲丁酉。師至寬田吉思海傍。欽察部酋長八赤蠻逃避海島中。適大風吹海水去面乾。生擒八赤蠻。憲宗本紀曰。晉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帝聞。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天開我也。遂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虜。何以跪人爲。乃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食人海。與魚何異。見擒。天也。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卽班師。後軍有浮渡者。

破其幹魯思種城。悉殺虜其人。

速不台傳曰。速不台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酋赤思老遇。一戰降之。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及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討兀魯思部。圍禿里思哥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憲宗紀曰。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部。至也烈贊城。躬自搏戰破之。地理志曰。遂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至亦烈贊城。七日破之。

惟阿速欽察等城百姓降降了。歸附得歸附了。

爲思麥里傳曰。太祖遣使趣西別疾馳討欽察。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忽只思臘。獻諸北赤太子。誅之。尋

延式案元槧本倘有薛速倘城。倘有中翰兒撒城。客兒撒乞瓦城。

又按此當即前文乞兒綽塔兒綽阿禿合孫一。

征康里。進至欽察。亦平之。速不台傳曰。大掠阿速部而還。太宗紀曰。十一年冬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篤佳思城。閱三月拔之。定宗紀曰。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櫃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地理志曰。藏丁巳。出師南征。以騂馬刺其之子乞解爲達魯花赤。鎮守斡羅思。阿速。歲癸丑。括斡羅思。阿速戶口。明世法錄曰。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鮮飢寒寇盜。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明史西域傳曰。阿速國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西域水道記曰。元史每言阿剌與欽察爲鄰。疑阿速卽哈薩克。曷思麥里由西域斡羅思而後欽察也。速不台傳。收欽察境。略阿剌部。是先欽察而斡羅思。而阿速也。然曷思麥里傳。先言帝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則征欽察究在先。曷思麥里徇西域諸城而北。先至阿速。則阿速在欽察之南。阿速與哈薩克音亦相近也。朔方備乘曰。案哈薩克在裏海東北。曷思麥里由西城征阿速部。是時元兵已踰尋思于城而西。曷思麥里必不更折而東。繞出裏海之北也。惟自布哈爾等國西行。取道於裏海之西。裏海之東。以征俄羅斯。則阿索富城。無可疑者。文田案徐何皆精於輿地。未敢定其是非。惟當取俄人撰述以決之。此書後出。兩家皆恨未及見也。俄國志略曰。宋嘉定時。蒙古拖雷又至尼泊河。俄國率衆小邦戰于卡爾戛河之上。此河入於阿薩夫海。亦爲所敗。迨十三年後。有蒙古王名拔都。成吉思之孫。將兵伐俄。大獲全勝。所有人民盡殺之。非老幼婦女被掠殆盡。其時無人主國。由蒙古封救該處人爲王。遷於馬可孤作都。其人勇悍善備。鄰邦小國皆附焉。蒙古王馬哥知其情形。課設法以制之。傳諭將應交課稅加倍輸納。該王不允。屯兵於救河以守之。兼有傳教神師從中開導。固壯兵心。嗣果得大勝。自是蒙古不敢輕視。數年後。蒙古復起大隊兵來戰。圍馬可孤城。該王無禦敵之策。惟有請盟於城下。至明洪武年間。王卒。據俄人自言。則寬田吉思海卽今裏海。而鹹海裏海並有騰吉思湖之目。田吉思三字。原卽騰吉斯之對音。又裏海較大。故稱大騰吉斯海子。此寬田吉思海所由名也。尼泊河卽烏拉河。卡爾戛河卽佛兒格河。兩河皆注裏海。是裏海之爲寬田吉思海。援古證今。確乎不拔。何氏欲以額納噶泊當寬田吉思海。甚非事實。揣何氏之意。徒欲於元史中尋一俄羅斯地名。爲元代兵力遠及歐羅巴洲之證據。故強以寬田吉思海爲額納噶泊。又舉阿速之名而專畀之阿索富。不許其兼有哈薩克而後已。而不知其偏也。元氏版章郛考。惜乎圖籍荒落。明代史官於漠北地名。已同牆面。其狀斡羅思地者。祇云夏夜極短。日暮沒卽出。又云驛騎急行二百日可至。如是而已。在錫伯利部者。尙難核實。況欲取據於歐羅巴之地乎。不知蓋闕。未足責也。今於俄略之外。再得一佳證。庚申外史。亦元人撰也。外史曰。元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斷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幷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云云。既曰阿速。又曰綠睛。則非歐洲無此種類。然則哈薩克以西。波得羅以東。皆阿速也。借曰不然。安有綠睛回回乎。太和謳當卽烏拉嶺。此則欽察之地。額爾齊斯西岸是康里。從此漸西。是爲阿速。而阿速自西抱南。直襟裏海。此又窩闊之約略可指者。以之貫穿元史秘史。庶乎有條不紊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立答魯合臣。

卽達魯花赤也。此無定字。西遊記有塔剌忽只。西域水道記曰。卽達魯花赤。元史兵志。阿速衛至元九年立達魯花赤。

探馬赤官鎮守而回。又在先女真高麗處。曾命札剌亦兒台征進去。

元史杭忽思傳曰。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國。太宗兵至其境。杭忽思率衆來降。賜名拔都兒。錫以金符。命領其士民。尋奉旨選阿速軍千人及其長子阿塔赤扈衛親征。耶律留哥傳曰。留哥子薛闍。太宗命與撒兒台東征高麗。東夏薛闍率子石剌佐諸王也蓋及札剌台控制高麗。本紀曰。太宗三年辛卯秋八月。以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瞰遣其弟懷安公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八月。撒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元史外夷高麗傳曰。太宗三年八月。命薩里台征其國。四年八月。中流矢卒高麗王暗薩殺達魯花赤七十二人。

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爲後援。征進了。就爲探馬赤以鎮其地。

東國史略曰。高麗王瞰十七年。當蒙古太宗二年。甲申年。蒙古元帥撒里塔將兵攻咸新鎮。又圍龜州。旣而分屯京城四門。王遣閤門祗候崔犨時。元帥撒禮塔駐軍安北都護府。三帥皆降。王遣淮安公侹請和。十九年。金允佺射殺蒙古撒禮塔。自是蒙古不敢輕視。數年後。蒙古復起大隊兵來戰。圍馬可孤城。該王無禦敵之策。惟有請盟於城下。至明洪武年間。王卒。據俄人自言。則寬田吉思海卽今裏海。而鹹海裏海並有騰吉思之目。田吉思三字。原卽騰吉斯之對音。又裏海較大。故稱大騰吉斯海子。此寬田吉思海所由名也。尼泊河卽烏拉河。卡爾戛河卽佛兒格河。兩河皆注裏海。是裏海之爲寬田吉思海。援古證今。確乎不拔。何氏欲以額納噶泊當寬田吉思海。甚非事實。揣何氏之意。徒欲於元史中尋一俄羅斯地名。爲元代兵力遠及歐羅巴洲之證據。故強以寬田吉思海爲額納噶泊。又舉阿速之名而專畀之阿索富。不許其兼有哈薩克而後已。而不知其偏也。元氏版章郛考。惜乎圖籍荒落。明代史官於漠北地名。已同牆面。其狀斡羅思地者。祇云夏夜極短。日暮沒卽出。又云驛騎急行二百日可至。如是而已。在錫伯利部者。尙難核實。況欲取據於歐羅巴之地乎。不知蓋闕。未足責也。今於俄略之外。再得一佳證。庚申外史。亦元人撰也。外史曰。元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斷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幷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云云。既曰阿速。又曰綠睛。則非歐洲無此種類。然則哈薩克以西。波得羅以東。皆阿速也。借曰不然。安有綠睛回回乎。太和謳當卽烏拉嶺。此則欽察之地。額爾齊斯西岸是康里。從此漸西。是爲阿速。而阿速自西抱南。直襟裏海。此又窩闊之約略可指者。以之貫穿元史秘史。庶乎有條不紊耳。

外史。亦元人撰也。外史曰。元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斷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幷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云云。既曰阿速。又曰綠睛。則非歐洲無此種類。然則哈薩克以西。波得羅以東。皆阿速也。借曰不然。安有綠睛回回乎。太和謳當卽烏拉嶺。此則欽察之地。額爾齊斯西岸是康里。從此漸西。是爲阿速。而阿速自西抱南。直襟裏海。此又窩闊之約略可指者。以之貫穿元史秘史。庶乎有條不紊耳。

阿族人。得張撻平定俄西境地。並俄之黑海戒非城也。俄羅斯受此殘害。是以被隊之使國。延遠數百年。方能漸次強大。至一千二百五十八年。蒙古人滅絕巴城之加利弗朝時。伊及（按卽埃及）地亦有一加利弗。亦復有名無實。徒擁虛位。再此蒙古族人在歐地有一大助信耶穌人之事。蓋因其破滅土族中之□族諸國人威權卽所以征服被尼波羅與德利比係二希臘國也。此以歐洲入談歐洲事。而云俄之兵力及德與波蘭。則無庸備領納噶泊之名而已見其兵威之遠播矣。又按此文所云德與波蘭當卽此書之乞瓦綽塔兒綽也。惜未得確證耳。草木子曰。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

則用總管在額駙外溫兀花猞猁孫皆荷包上壓口穗子也亦由古台總轄之比此條當錄在前

拔都爲朮赤太子之子不里爲察合台太子之子故云一般

他是有根的婦人我腳後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

額勒只吉歹子合兒合孫說他後頭接與他個木尾子

額勒只吉歹前文十一卷稱爲可倚使人然則太祖時功臣也木尾子吐蕃俗語也猶唐書吐蕃傳曰吐蕃重兵死惡拘終隔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假狐之怯獨人廣衆必以狗焉其俗恥之以爲次死木尾子當卽此義矣

如此說了爲他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開被不里古余克兩個這般說著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巴禿使臣旣來了幹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等的嘴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殺害

拔都爲朮赤子誘拔都卽誘朮赤也朮赤太宗之兄故曰哥哥

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合兒合孫舉誰來政將他親人殺傷

拔都太宗之姪故曰親人

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

定宗本紀曰太宗嘗命諸王按赤帶伐金帝以皇子從又從諸王拔都西征帝及憲宗與焉太宗紀曰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冬十二月詔貴由班師是太宗末年定宗並不出征

不里是察阿歹兒的子

按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察合台太子位裝凡二子曰也速蒙哥曰合剌旭烈此云不里當卽也速蒙哥大王

教巴禿對察阿歹兒處說將去

太祖弟合赤溫之子等奏說成吉思汗有聖旨野外的事只野外

即遠宗皇帝蒙哥二字之對音

大王忙該官人阿勒赤歹

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禿自處治

朮赤子拔都豈能這志於太宗之皇子乎若委以處治亦解紛之妙術也

幹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偏捽了威氣你敢

我成吉思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前頭遮護著你與衆人得了這幾個幹魯思種你自己殺羸的跡子不曾直得這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合孫去只教巴禿斷者不里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幹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幷衆散班每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賞論了一遍

幹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

太祖弟合赤溫之子等奏說

即遠宗皇帝蒙哥二字之對音

拔都爲朮赤太子之子不里爲察合台太子之子故云一般

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個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個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

太宗本紀曰。元年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特牛一。羊百者輸羖羊一。爲永制。

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于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戶內每年出騍馬。并牧撏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

兵志曰。元起朔方。牧養蕃息。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牧人曰合赤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行逐水草。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閱視烙印取勘。從便出入。則供御乘。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法甚嚴。瘦者還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都蘭怯薛撤帳爲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烏木丹來京師。烏木丹者。承乳車也。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每烏木丹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裁八升。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烏木丹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又自世祖以下山陵。各有烏木丹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元文類耶律楚材碑曰。上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漠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

一賞賜的金銀器械倉庫等。常守的人。可數各處起人來看守。

元文類耶律楚材神道碑曰。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中使別迭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公曰。四海之富。何求不得。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陳時可、劉中皆天下之選。

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千戶內。選人教做。

兵志曰。元初用兵征討。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

一川勒地面。先因無水。

前文八卷桑昆至川勒地面。與伴當闖闖出幷其妻同掙水喫。足見其地之水極難得也。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可教察乃（前文十一卷主兒扯歹殺人。）畏吾兒台兩個。去踏驗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

因上文桑昆至川勒地面云云。以本紀桑昆所走爲西夏。則此稱川勒即西夏。無可疑者。

歐陽元僕氏家傳曰。帝璽征太順征討。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道出河西。所過榛

莽。或時乏水。公爲鑿井。得甘堰。居民使客相望。郵便大集。太宗即位。選公充大斷事官。即畏吾兒台穿井之事也。案沙漠之地。每苦無水。西遊記邪米思干北。亦有回紇曳騙一牛挽幰。謂以飲渴者。太祖西征見而異之。命鑿其區。役俄羅斯行程錄曰。喀爾喀塞外雖瀋地大人衆。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荒山赤地。查哈馬克嗣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遥卒艱蹈。一敗塗地。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錢良擇出塞紀略曰。蹈途無他異聞。但苦飢渴。度沙磧以後。馬死垂盡。軍士步行糧盡。日止一餐。煮散麵爲漿。人得一盂以延其命。幾不可忍。渴更難堪。徒行者多以渴死。無木爲棺。又無柴焚化。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折其骨。裹而歸之。軍士死則委之而已。全軍人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馬二萬七千餘。銀貲二百五十餘萬。從者足趾無不走折者。前方備乘曰。觀其所述。可見朔漠行師之難。亦考前事者所宜知也。故具錄於此。

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連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

兵志曰。元制在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來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遼陽狗站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蒙韃備錄曰。凡見馬則換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有乘傳之意。

這幾件事。因察乃（前文十一卷合答兒）對我提說。我想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處商議。

這是只依著這般行。再說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

這裏謂和林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外藩略稱略四部七十四旗。元太祖十五年建都於此。名和林。立元昌路。前後五朝都焉。太宗紀曰。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

迎著你立的站。

察阿歹立國於波斯。則是從波斯起站至和林。而和林迎之。約在今伊犂相遇也。

教巴禿自那裏立起。

拔都征斡羅思十一部落。則其站起自斡羅思欽察等部也。

迎著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亦約在今伊犂相遇。伊犂是時名阿里麻里也。

斡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戶。

太宗本紀曰。元年。站設倉廩。立驛傳。西遊記曰。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所擺站赤。命阿剌淺（前文十一卷之阿勒忒渾或即一人。）脫忽察兒（前文十三卷征回回作速別都台後援。）兩個整治。每一站設馬共二

十人內鋪馬。幷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

兵志曰。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斤。酒一瓶。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

斡歌歹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

太宗紀曰。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

一件立了站赤。

兵志曰。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和斯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爲盛。

一件無水處教穿井。

案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所經路獨路國。卽元代和林故地。錄云。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次察罕卓魯。有泉源可汲。六月。次烏蘭忒門。有舊井可飲。次克布薩岡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次古爾半國。尋得舊井三處。不足軍士汲飲。七月。駐蹇鎖乾澗側。有二舊井。得水甘洌。次克勒孫。行幔沙七十里。有舊井二所。哈剌哈達有古井四。淡而不渾。其中蓋有元太宗時所穿井矣。

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

兵志曰。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男子十五以上。盡收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

差了四件。一件旣嗣大位。沈湎于酒。

太宗紀曰。十二年正月。以商人奧都剌合蠻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十三年十一月。大獵。還至鈆鐵鑪胡蘭山。奧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遲明。帝崩於行殿。輟耕錄曰。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悅。賜以金帛。

一件聽信婦人言語。

太宗紀曰。十三年帝崩。六皇后乃馬眞氏始稱制。案太宗崩于辛丑。而壬寅癸卯甲辰乙巳皆不立君。蓋矯帝遺旨以皇孫失烈門爲嗣也。定宗內午稱元年。而紀云。帝雖御極。朝政猶出於六皇后。則太宗婦言是用。亦可知矣。

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

后妃表。太宗正宮孛剌合眞皇后。脫列哥那六皇后。尼瑪察氏。崩。次二皇后乞里吉忽帖

尼三皇后。秃納吉納六皇后。業里訖納妃子。未知孰爲所取之女子。又按太宗紀。九年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應下。然則左翼諸部。乃太祖所與斡赤斤一萬之百姓也。

一件將有忠義的朶豁勒忽因私慢陰害了。

前文四卷忙忽的人多豁勒忽先與晉台來降。後與斡歌連合赤溫晉台發弓箭。前文十一卷以散班一千教朶豁勒忽管之。是朶豁勒忽於太祖朝舊列宿衛大臣也。太祖以委付子弟何人。於祕史無考。然太祖崩後。子弟皆擁兵樹黨。則朶豁勒忽必以此獲罪可知。

一件將天生的野馬。恐走入兄弟之國。鑿牆寨圍攔住。致有怨言。

兵志曰。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言。昔大朝會時。皇城外皆無牆垣。故用車環繞以備圍宿。今牆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設軍。據祕史。則和林牆垣起於太宗。兵志所言。乃追溯之辭。本紀太宗七年城和林作萬安宮。八年萬安宮落成。九年鑿捕鵝城。作迦堅茶寒殿。十年鑿圖蘇和城。作迎鸞殿。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圖蘇和迎鸞殿去和林城三十餘里。此祕史所謂鑿牆寨圍攔住者。蒙古行國。以射獵爲生。鑿壞城郭。則以爲非便。此怨言由來矣。

此書大聚會著。

輟耕錄曰。元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定宗紀曰。太宗崩。皇后臨朝。酋諸王百官於闊連葛之地。以議卽此事。

最兒年七月。於客魯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案太宗崩於十三年辛丑十一月。其最兒年則十二年庚子也。作書時太宗未崩。客魯連河有闊迭額阿剌勒地。卽十四卷闊迭兀阿剌勒之對音。太宗卽位處也。以元史考之。太宗紀云。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離阿闌之地。卽此地也。又云。卽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卽此地之對音。二也。十三年紀大獵。還至鈆鐵鑪胡蘭山。亦此地之對音。三也。定宗紀二年避暑曲律淮撚哈連之地。連誤作速。亦此地之對音。四也。憲宗紀輔延久未立君。諸王咸會於阿剌脫忽剌兀之地。卽忽剌兀阿剌脫之倒裝文法。亦此地之對音。五也。元年。西方東方諸王諸大將復大會於闊帖兀阿闌之地。亦此地之對音。六也。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經克勒阿際拉漠凡數次。其地近克魯倫河土拉河之間。克勒阿三字與闊迭額音近。未知卽其地否。元代諸王聚會推戴卽位之所。當必地勢廣袤。水草豐肥。自非艱歷難以慮定耳。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三日校畢。

按此四不是。太宗自撰。元案本本尤□□然知之而不能改。述可異矣。

延式按元案本譯語於闊迭額阿剌勒地下。仍有朶羅安字勒答合矣勒斤勒答兒山內行宮矣。

又按此書旣撰於行宮。語卽成俏。卜赤顏也。元史或稱卜顏云。語以

國書說卜赤類
塔篇太祖以來
事跡承旨塔失
海牙此篇
知此書名秘史
之所由來矣

定役記。張宇石洞山西平定州人。撰
蒙古譯教記周達觀記等書。

顧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
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頒天下。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
馬哈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
致。細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右一條孟有
洲錄入者也。
鄭曉今言。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
施令。但借高昌畏兀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
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諸其聲音。既成。詔
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見今百卷四此卽
顧氏日知錄所本。

又鄭曉吾學編四夷考上卷語同。

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智不書。而忽書麾下襯只與札
木合部人搆怨一事。繫於帝方幼沖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
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舉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
成吉思罕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訃責蔡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撫主。汝等推戴吾爲之
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舉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
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太赤烏敗。皆不自
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
汪罕逆戰于孟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
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剌思哈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
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聒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
卽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秘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
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太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
散去之後。紀所書倒複齊。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皆折其衷焉
嘉定錢大昕跋。

跋

元太祖啟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秘史敍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
譯潤。故知之者鮮。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秘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
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他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
領其衆。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
忽都剌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
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溫之父。史既不爲赤老溫立
傳。元史既據赤老溫傳。其後遂誤以無嗣。惟元黃溍文獻集有札剌爾公神道碑。公諱別里哥帖木兒。
氏。是祕史所文第二卷。此云迺都。卽速勒都孫。忽蘭之子。赤老溫與忽必烈同娶弘吉剌氏。
也。云云。是卽赤老溫之後人。見于元人文集。且赤老溫弟速勒都
面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
闕漏之甚者也。篾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開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游夫人宏吉剌氏。太
祖求救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
聲。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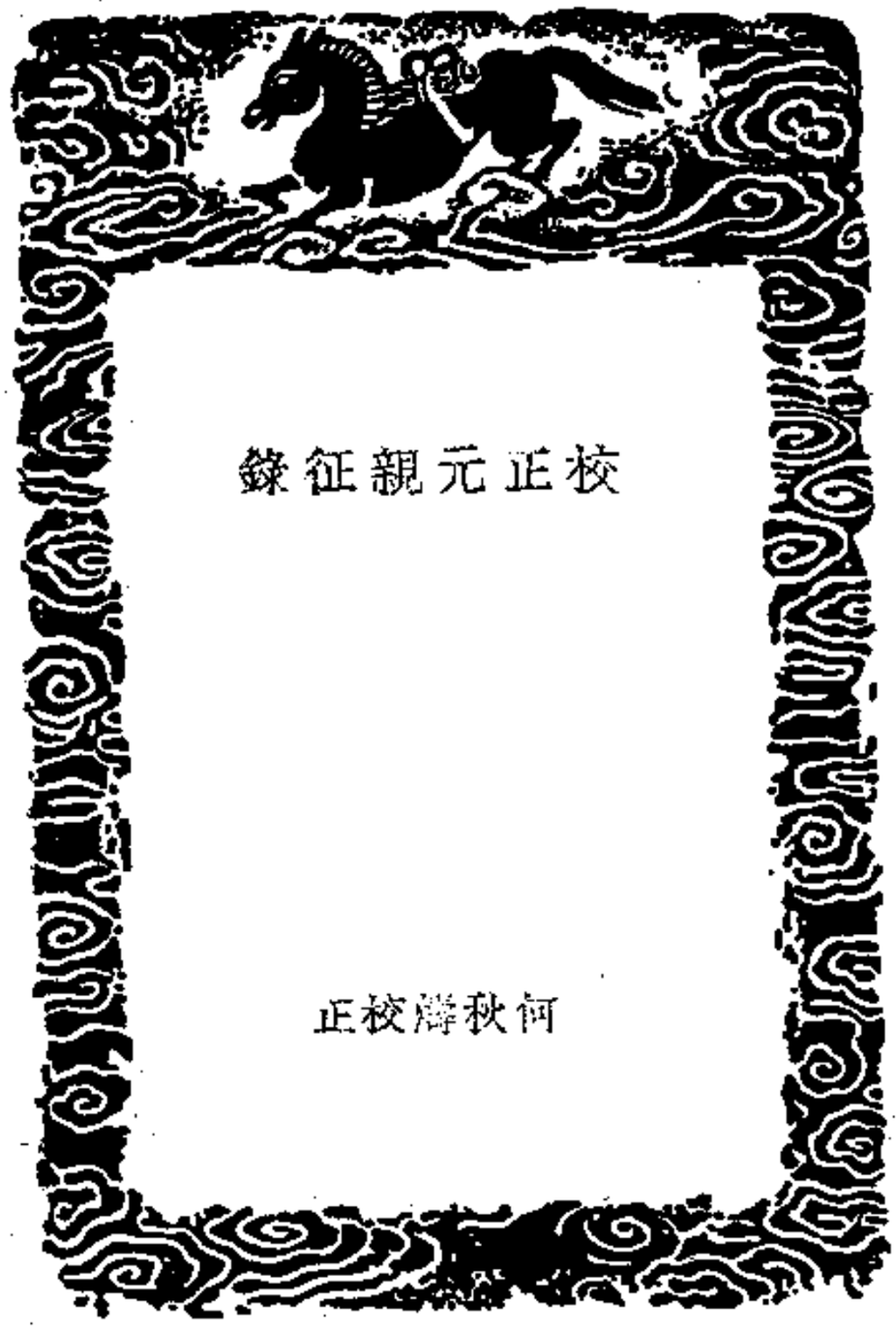
元祕史注跋

右順德李侍郎元朝祕史注一十五卷。昔太祖成吉思汗崛起幹難。士兀剌河間。擒其雄略。
以鞭笞諸部。北併欽察。西底富浪。南薄忻都。皆馮迹之所未經。漢唐之所不征。惜哉武義宏
矣。而文辭闕如。翰林集賢都尉實錄。而私家所著。若俊民家傳玉堂嘉話。懿耕錄諸書。寵舉
厪略。罕得其詳。以移剌晉卿躬贊王業。軍謀旁午。於開疆方略。未暇手卓鴻篇。昭茲來襲。致
金帛義烏諸子。擩埴纂塗。窘於儕述。乃取聖武親征錄以爲本紀。僨倒荒略。固其宜也。顧皆
竊怪洪武時。編類華夷譯語。既取祕史以紐合蒙古字。而不聞稽合同異。訂景濂子充之闕。
率使鴻烈愛然。而祕史亦以不顯。以今觀有元開疆之蹟。首尾完具。無遺是編。顧承學之士。
或亦鮮剖心焉。何者。荒荒穹漠。卓味初闢。事既不經。詞近鄙俚。加以部居錯雜。族屬糾棼。朶
蒜零碎。衍爲九派。合答蒙格。匯止一人。南邨稗說。種別而多蟲。鑿君補亡。代遠而無徵。譜牒
之學。寧乎難哉。又如山川脈絡。蜃寓沿革。語根本則和林上都。窮荒渺則忽魯木石。膺訶故
障。爲龍居陸局之異稱。金山舊庭。易阿勒按台之殊號。斯則張侯乘槎。窮於鑿空。廿椽秉敎。
因之同車。蛛絲鳥跡。孰得而推繹者焉。自昔歲從吾師郭南兵備。得讀順德李先生所爲祕

史注。如璧受梳。如玉就理。五百年來棒檗晦盲之運。乃焱然昭明矣。按秘史有輕脣而無譌詁。蓋元初本取韓和阿字。以達國言。是書成。自至元年後。輾轉繙譯。雖條理秩然。而名稱尚滋轇葛。順德先生精於滿蒙漢三合音之例。博綜稗乘。旁搜金石。而一以聲音通之。故知客列亦惕之爲怯列歹。則克烈怯里之異聞析矣。知撒里黑罷之爲撒嬴耳干。則蔑思干之轉語明矣。至如不兒罕捏禘之區。巴勒諧哲泰之城。長兀唐兀字近而易歧。巴兒忽眞名同而實異。鉤心針棘之中。縣解希夷之表。辨方定位。確乎不易。以之訂證元史。貫通邱長春劉郁之記。無不迎刃以解者。斯眞不朽盛業。大路椎輪。津梁來學。陳徒忙豁命氏之功臣者已。吾師既授之殺青。貽書邪雪。不勝惓惓私淑之抱。因臆數語。以志景行云爾。丁酉孟夏。華亭後學沈惟賢敬跋。

附蔑思干郛迷思干考

自元史太祖紀分蔑思干、薛迷思干爲二。近朱氏一新復據經世大典圖及明史西域傳。以蔑思干爲今塔什干。薛迷思干爲今霍罕。又據移剌文正西游錄。河中府亦曰蔑思干。謂文正曾親至其地。所言必不誤。以薛迷思干爲河中府者非也。惟賢竊以西游記證之。長春眞人於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郛來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郊迎。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有算端氏之新宮。太師先居之。後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宮。暇日出詩一篇。（二月錄行十月中云云。）文正謂經行十餘日。是長春所駐。卽文正建牙之城。其所紀河中士俗。視西游錄爲詳。又言宋幸長松嶺時。言西南至蔑思干城。萬里外回紇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云云。可證郛迷思干卽蔑思干。二名通稱。太祖於十五年夏克蔑思干。後算端復據以叛。故復攻之。元史先後異稱。因以滋歧誤也。如以蔑思干爲塔什干。則元祖由忽章河進兵。浩罕在其南。何以舍此勿攻。而先取數百里外之塔什干耶。秘史卷十二。有撒里黑崑。卷十四撾斡兒合。李侍郎注謂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嬴耳干。又卽太祖本紀之薛迷思干。又卽西游記之郛來思干。又卽西使記之蔑思干。李侍郎於蒙漢雖頗紐弄之學最精。故斟然明白矣。



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基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臨文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皆久無訛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荊棘中。時時牽衣絓肘。又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續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觀之。不終朗輒棄去不顧。題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加鑒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剔記。行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草。鉛黃錯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逐塵。一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鄙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纂述藏之名山。梅鄭重也。而所貽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待學人。則著述之事幾乎息矣。如題船之所爲。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哉。固非徒是誓貲其考證也。

平定張穆

自序

自洪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代。輒令人廢卷而歎。則以記載之草略。敍述之舛。惟元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爲尤甚。嘗訝金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疏脫若此。求其故而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予曰。此書傳自竹汀翁錄。諸先生輾轉鈔藏。而未遑讎校。余讀一過。知其中譌誤甚多。幾不可句讀。子能是正之否。余受而讀之。淮別墟虎之文。塞於目。佚僞蔓衍之詞。窒於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顛倒。名氏之踳舛。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廣校而屢徵之。旋復取讀。如劉蕡碻。如磨劍鏟。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秘史之後。而流傳在於秘史之前。舛牾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邁之隸。音殊於倭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卽元史之虎得台。董哀卽秘史之董合。猶云二壽各薛。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堄。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剌之卽猴剌。蔑里乞之卽滅里乞。亦牟可汗之卽亦難赤可汗。一朔之中。前後

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滙於無徵之文。既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涉榛蕪。奪誤麻起。語坤變爲揑秃。揑禿變爲揑禄。以音近也。揑禿旋變爲揑禄。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衆皋栢皋之隸易。疑唇輔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魯拔都。字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牴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精譬駑沙。創業本無記注。揑扈毚幕。從雜當有史官。迨客魯渾河之繕寫。正斡耽歹忻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諡。編成必至元以來。或遵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來通。官號改更。巧秝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遠。地志未聞。考和林則撥主斡一言。詢魚澤則撫德輝片語。沙過甚。斡闌士剌之川。水經語載。答闌忽其之隘。地志未聞。考和林則撥主斡一言。詢魚澤則撫德輝片語。以窮北舉王之地。漠南駐驊之庭。尚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士麻則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慨思沃壤。葉傳撒罕之營。嬀河遠行。莫訪掃懇之墟。且也揩赤元子。對城難稽。阿里行省。疆畛中絕。篤哲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尚遺欽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考前徽。罕席傳於父老。較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沿譌。其難讀四也。兼此四難。爰滋衆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脊太迫。於秘史則熟視無睹。於莊帙則依樣葫蘆。裂牘連篇。皆謂製謬。貽誤後學。嘅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秘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於濂子充。撫此錄以作本紀。揩其名則如鈔胥之逐膀。面疑其實則是證種之流傳也。然校核此編。是以考訂羣籍。不揣固陋。嫏力尋尋。因循錢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德本則面目迥殊。引證則當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皆得。寒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尚未能詳審考正。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置彼通人。諗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窺。庶幾憤悱啓發之誼云爾。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浣光澤何秋濤自序

四庫全書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四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敘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四十年。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即當時入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眞。遂有不可強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挂漏矣。

元聖武親征錄

清　光澤何秋濤校正

烈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兀。秘史作也速該把阿禿馬。把阿禿馬卽拔都也。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眞斡忒忽魯不花。

秋濤案帖元史作鉄。又案秘史云。與塔塔兒斯殺時。也速該把阿禿馬。攜他帖木眞。考秘史所云。是帖木眞兀格爲一人名。卽此帖木眞斡忒也。斡當作斡。與兀音近。蜜理不花爲一乃以帖木眞爲一人。元史亦云獲其部長鉄木眞。未詳數是。

還駐軍鉄里溫盤陀山。

秋濤案秘史作迭里溫孛勒荅里山。

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遂追

原作迎。張石州據納本改也。

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廬下。惟只塔兒焉剌。（秘史作阻孛荅兒焉剌）

秋濤案卽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焉剌四字。

別居薩里河。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眞。故命爲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

秋濤案泰赤烏。秘史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惕卽齊也。秘史於諸部多稱惕。皆此類。（惕字共齊字同義。）

鉄得時之。

偽撫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

秋濤案秘史作塔兒總台。

秘史一俺巴孩之後。爲泰亦赤兀惕氏。俺巴孩爲金人所廚。寄語其十子中之合荅安太子。合其復仇。

合荅安太子。卽此阿丹可汗也。

忍鄰拔都。

秋濤案秘史作乞濟禿黑。田案忍當作忽。

有喊。遂絕。烈祖早世時。上沖幼。部衆多歸泰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嶺

秋濤案秘史有脫朶延吉兒帖。疑卽此也。文田案吉當作古。

亦將叛。自沈留之。脫端曰。今濟澤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爲。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秋濤案太后爲斡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月倫者名也。秘史作訶額倫。考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太祖兄弟皆足以成立。乃元史不爲立傳。亦疏略也。

率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遺。部將察剌海。

秋濤案秘史作察阿蘭蛤。

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剌海曰。自先者登退。

原作自居。登避四字未詳。秋濤案當作自先者登退。蓋君謂爲居。遁謂爲避。皆爲形似。先字又因傳寫

脫落也。

秋濤案薩里河疑卽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作薩里川。

札答蘭氏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

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

兼來薩里河掠搠只牧馬。搠只趨左右擒舉馬中射殺之。

秋濤謂射殺禿台察兒。

札木合以是爲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剌思兀魯吾。兀魯吾見扯歹部人

秋濤案兀德作元。今改。

郡也。勒八魯剌思。新鄰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

秋濤案元史孛禿傳云。札赤剌歹。札荅哈。殷也等。以兵三萬入寇。札赤剌歹當卽泰赤烏。非一部　札荅哈當卽札木合。兀者木之譌也。殷也。當卽此郡也。部郡二字必有一譌。至新鄰部當卽八鄰部也。

何以郡也爲卽元史殷也是也。郡蓋都字之誤。吾都也勒。卽後文貴王罕語中之兀都奚部。實三種互見乞之一。秘史之兀都亦惕襲兒乞殷與殷阿所部也。

上時在軍營圖。

元史本紀作圖。

版朱思之野。亦乞

原作迄。石州校改。

剌部人。

秋濤案亦乞剌部。卽上亦乞剌思部。元史孛禿傳云。亦乞列思氏。列與剌皆譯語偶異。凡居某部者。卽以其部爲氏。故傳言氏。卽與此記言部同也。

趧胖

秋濤案當作摹。注見下。

之子學徒。

原作字徒。秋濤案當作孛徒。

先在塗下至

原作自。秋濤校改。

是自

秋濤案原無自字。今校增。

曲鄰居山。

秋濤案山原作小。今校改。

道卜奕台慕哥二人逸阿剌烏禿剌烏二山來告變。卽絕迹之阿剌兀惕子兒合兀惕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此答闕作塔闕。趧胖。字徒作孛徒。自是曲鄰居山。

道卜奕台慕哥三人逸阿剌禿剌烏干山告變。按類編所引。多是末瀚時本。宜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作波欒歹撏里禿禿。人名迥異。波卜聲同。奕欒形似。俗書欒字上縁作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考。又案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合收走彼軍初越二山之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禿剌下脫去烏字。干則二之譌耳。又案元史本紀云。札木合以爲怨。遂與泰赤烏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下。不戰而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孛徒爲孛徒之譌。因考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孛禿傳。卽此孛徒也。其傳載孛禿亦乞列思氏。太祖以皇妹妻之。與此先在塗下之說稍異。又云。既而札赤剌歹。札荅合。脫也以兵三萬入寇。孛禿聞之。道波欒歹撏里禿禿來告云云。卽此事也。考札赤剌歹卽泰赤烏。札荅哈卽札木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孰能辨之。元史之疎。於此可見。故歷來修續通鑑綱目等書者。於是事全不登載。賴此書尚存。細心鉤考。得以窺其原委耳。　秋濤歹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剌部孛徒駙馬二千騎。卽此孛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孛禿。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別吉譯言　是孛徒凡兩尚主。故後稱駙馬。惟史載妻以皇妹事。在告變前。覩此及伐汪可汗時。孛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年始有是稱。則孛徒正以告變功尚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卜欒台。秘史作孛羅勃歹。慕哥。秘史作木勒客殷。塔黑孛禿秘史作不固。其婿於太祖家。及後告變事。均載卷四。審中。非以告變得尚主也。

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秋濤案當作兵。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三翼。

秋濤案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一翼。豈郎戚山所見聖武紀本偶誤一字耶。

哈初來之子。弗搭出汳和。

秋濤案板相當作拔都。

哈初來卽祕史之哈出剌。世系表之合虛護牟上敦之子。與太祖長八世。不容其子至此尙在。又哈出剌之子孫爲小巴魯剌思。而阿答兒斤。乃合出剌弟合赤溫後。世系表與祕史並同。此與不合。蓋此節舛誤極多。不能一一詳考矣。

禿不哥逸敦。木兒忽。好闌等。統阿答兒斤。察忽闊火魯剌

秋濤案火原作大。今改。（祕史有木勒合勒忽。疑卽此木兒忽。闊被稱札合剌種人。與此不同耳。）

諸部。及鮮明昆那顏（那顏當誤）

秋濤案那顏原作邪顏。誤。今改。

鮮明昆那顏。蓋卽想昆必勒格。其子與太祖爲一翼。答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羣爲一翼。（不答合卽不答女婿部。合勒罗後。蒙古七十二種。有阿火里力歹。疑卽火力台也。札剌兒及阿哈部爲一翼。答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都蘭。揑古思。揑古思亦稱揑兀歹。見祕史第四卷。編輯時作揑古歹。火魯罕。撒合弟直部。

秋濤案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撒合弟部。則撒合弟自爲一部。直字疑誤衍。或云當是諸字。（撒合弟。當依後文作撒合奚。諸史之撒合亦譌。卽此部也。）

後文王汗敗後。答力台斡真。八鄰。撒合敦。斡真諸部。稽額來歸。則直上脫額字也。

爲一翼。忽相徒忙納兒。（祕史忽禿黑禿溫古兒之子爲不里孛闊。卽此忽後文之搠里。不知與蒙哥性只兒部爲一爲二也。）

秋濤案忽相當作拔都。此卽後伐汪可汗時所云吾歷下忙納兒拔都也。

忽相徒忙納兒。卽祕史忽禿黑禿溫古兒。史表作忽都魯咩孤兒。合不勒罕之子。

之子蒙哥怯只兒。蒙哥爲一翼。忽闊脫可汗之子搠只兒。可汗（搠只卽祕史搠朶）

秋濤案搠只見前。

忽闊脫可汗。卽祕史忽闊捏。史表作忽魯剌罕。亦合不勒罕子。

爲一翼。按垓卽阿勒壇

此句原脫。石州據翁氏本校增。云垓似當作垓。秋濤案垓與後按彈按灘當是一人。

忽闊脫端爲一翼。

秋濤案脫端事見後。

薛相赤紺。

秋濤案紺當作納。

玉烈二都爲一翼。

秋濤案所載止十一翼。疑有脫誤。

玉烈二都。卽玉律拔都。

軍大戰於答闌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爲七十二道。衆猛獸爭食。（此敘宋祖之兵大敗後。同兀脣兀惕忙兀惕部）

秋濤案此下疑有脫文。

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近。當獵幹幹札剌馬思之野。土時亦獵圍。陳陽相屬。旣而合。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過半遠。上曰。命給助同宿。遂明日再合圍。上對之。使愚獸近彼陳。誤多獲以厭其心。彼衆咸相告曰。泰赤烏雖我兄弟。當擄我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漢而歸。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磨原作造律。石州依翁氏本校改。

之長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案通校前後文。拔相皆拔都之譌。

謀於族長馬兒牙答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亦爲兄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婦。無畋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我也。我旣嘗藥從義而拈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熟寐。捽髮而悟之。兀坐振揖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

秋澗案少字有誤。

族人忽敦忽兒章

秋澗案當卽後之忽敦忽而章。說見後。

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

秋澗案元史作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

照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謂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老赤溫拔都

原作拔相。秋澗校改。

父俊魯罕失剌蓉糅之。

秋澗案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遇難事也。

是時歸我哲別之

原作子。秋澗校改。

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

秋澗案失力哥也不干。秘史作失禿右額禿。

手持忽河失拔都

原作拔相。秋澗校改。

堵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

秘史作忽都忽地面。

復縱

原作從。秋澗案似當作縱。

之去。此將己子乃才阿剌

秋澗案乃才當作乃牙。秘史作納牙。阿剌。秘史作阿剌罕。

二人

原此下衍才字。秋澗校刪。

來歸。後搠只魯鈔罕二人率衆郎吉札

原作郎利。秋澗據元史改。

搠只魯鈔罕。卽秘史卷七之搠斡思察罕。豁魯剌思種人。

剌兒部。及蔑乘勝和

秋澗案未詳。當是人名。

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斡眞那顏諸昆弟薛徹大丑等。各以旅車被遁。酩大會

於斡難河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當作爲）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眞哈敦。共哲格遁一車甕。其次母

也別該前獨留一車甕。忽兒眞哈敦怒曰。今不聆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等主膳者失邱兒。（哈敦如國氏之號）

張石州曰。失邱兒卽帝之主膳者。

薛撒當作薛徹。

泣曰。蓋以揑薛太后策速該

秋澗案此下原衍命字。今刪。

拔都

原作相。秋澗校改。

二君去世。

秋澗案此二語有誤。考元秘史云。將廚子失邱兀覩打了。失乞兀覩說。也速該把阿都覩揑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是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覩卽此失邱兒也。速該把阿都覩。卽此葉速該拔都。卽太祖之父烈祖也。揑坤太子。卽烈祖之兄也。揑坤本紀作斡坤。此作揑坤。蓋坤字或寫作昆。昆誤爲薛。后字乃石之譌。太石卽太子也。

我母（當是舅字）爲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

原無那字。張石州曰。當作那顏。今據增。

掌上乞列思事。

原注係蔡外繫馬所。

親搖上馬。

秋濤案搖字疑誤。

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剝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翦。別里古台指之曰。此仇。汝等欲即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

秋濤案元史別里古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與此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

其衆不聽。各執馬亂揑。斫木枝疾鬪。我衆勝之。乃奪忽兒滾火里眞二哈敦屆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

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蔑

原作篾。張石州校改。

兀眞笑里徒

秋濤校秘史作篾古眞薛兀勒圖。

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北走。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北走。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斡難河。迎討之。

秋濤案斡原作幹。今依類編所引改。又案秘史云。大金因塔塔兒殺篾古眞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伯顏率來則捕。太祖知了。太祖說。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差王京將塔塔兒殺篾古眞等。逆著滑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磨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嶼詐了。單馬潛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磷引軍　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按太祖是時兵力尚單。故必借脫斡嶼兵力同往。脫斡磷即後稱王罕者也。此書不載脫斡磷助兵一事。疑有脫文。又案秘史載太祖之父烈祖。先爲塔塔兒部人所燔。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失載其事。

又論月兒斤來助。

張石州曰。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蓋月兒斤即薛徹別吉部人也。秋濤案秘史作主兒勤。又作主兒乞。即此月兒斤之異文。

亦册克烈部長脫憐爲王。

秋濤案原作爲主誤。今依類編所引改正。又案脫憐與秘史合。而類編所引此書前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語偶異也。此云金册爲王。攷稱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史木華黎傳。此作汪可汗。亦譯文之異。

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曰。案元史皆稱王爲罕。其曰汪罕者。蓋以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遂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皆皆脫里之名。而冠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爲汗乃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類編此論。尚未考金册爲王之事也。

時我衆居哈連徒澤朋。爲乃蠻部人所掠。

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屆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徹別吉雖管我失邱兒。斫傷我別里古

台。今又取乘敝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踏沙磧攻之。秘史則云。太祖落下的老小營。在蛤澁海子邊。被主兒勒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太祖大怒。按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被辭徹別吉起岬則同。此書原本當亦載是時與本紀同。爲傳寫者脫去耳。所云敵指乃蠻。彼則指辭徹別吉也。

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爲彼所傷。我捨證讎和而不爲。今何乃乘敵勢陵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朶奚盤山。大涼月見斤部。爲辭徹大丑。僅以裴孛數人脫走。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秘史云。初蛤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剌蛤。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立兒勤。太祖得此。兵力始強。

上時居塔朶剌之野。有克烈部汪汗可汗弟札阿紺孛來歸。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覩速地面。有客禿亦種人札蛤敢不來降。札蛤敢不。卽在札阿紺孛也。適蔑里乞部與我曾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夾溫。裔孫諸部。

秋濤案秘史云。客禿亦種。及那禿別干。薛蛤。舉姓亦來降。薛蛤卽此薛哀也。

土滿卽土綿。秘史譯文無。蒙文有。

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孛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爲正。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卽烈祖也。

相稱按答。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請遂。卽按答之轉音。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歟可汗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迺至蛤剌溫山內。

備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秘史云。也速該將古說幹赶入哈中地面。哈中卽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衆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何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迺至蛤剌溫山內。

大涼月見斤部。爲辭徹大丑。僅以裴孛數人脫走。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秘史云。初蛤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剌蛤。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立兒勤。太祖得此。兵力始強。

上時居塔朶剌之野。有克烈部汪汗可汗弟札阿紺孛來歸。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覩速地面。有客禿亦種人札蛤敢不來降。札蛤敢不。卽在札阿紺孛也。

適蔑里乞部與我曾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夾溫。裔孫諸部。

秋濤案秘史云。客禿亦種。及那禿別干。薛蛤。舉姓亦來降。薛蛤卽此薛哀也。

土滿卽土綿。秘史譯文無。蒙文有。

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孛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爲正。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卽烈祖也。

相稱按答。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請遂。卽按答之轉音。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歟可汗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迺至蛤剌溫山內。

備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秘史云。也速該將古說幹赶入哈中地面。哈中卽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衆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何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秋濤案秘史作額視客蛤剌。

以其多殺昆弟。

秋濤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殺之語。意宋晰。以此書爲允。

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亦難赤公發兵。此立字誤衍。又按後甲子年作亦年可汗。秘史作亦難察。

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發奪克烈部衆與也力可哈剌。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

原作菊兒可汗。今校改。秋濤案。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卽西遼也。史云西遼末主直魯古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捨之。而據其位。遂毀遼夏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奄有其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卽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衆亦推爲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

三城見秘史蒙文。

既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秋澗案史作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唐兀卽西夏。

中道糧絕。遞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爲飲。刺蒺藜駝血煮爲食。食困甚。俚至曲舜兀兒澤。

秋澗案秘史作古濕禿海子。

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雷也堅二人往招之來。

秋澗案秘史云使勇士速客該去迎。速客該卽綽也堅。

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於土兀剌河上黑林間。結爲父子禮。

秋澗案秘史自賑給汪罕後。汪可汗爲乃蠻人所困。太祖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剌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爲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以是親厚也。

是年冬上討

二字。秋澗削增。

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王。追至帖列徒之陘。滅之。次年秋。上發兵哈剌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脫脫。

秋澗案秘史作脫黑脫阿。

城於爽那綠山。遂掠兀相夷。

秋澗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可汗語作兀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譌作相。

蔑里乞二部。收其衆。上盡以妻獲給汪可汗。其後衆稍集。不約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剌川。

秋澗案蔑里乞後作滅里乞。兀剌川後不剌川。皆譯語偶殊。

二部語說。秘史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剌剌爲三種蔑兒乞。兀都亦惕卽此兀都夷。脫黑脫阿卽此脫脫。然則兀都夷爲一部。蔑里乞爲一部也。或二部當作三部。

殺脫脫之子。

秋澗案此下翁本原闕一字。

土屋思別吉。

秋澗案秘史作脫古思別乞。

慶忽都台

都原作相。秋澗據後文校改。

察勒滩 秘史譯文要著他兩女忽禿篾古。蔡阿倫。押文無名。

秋澗案後作察魯渾。

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剌溫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入兒忽其之陘。

陘原本作隊。翁置豁據本紀改。

後上與汪可汗征蔑兒可汗。

秋澗案本紀作不魯欲罕。

至鼎辛八石之野。盡擄其民。蔑兒可汗先遁也的脫孛

秋澗案類編引孛作不。

魯領百騎爲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較

秋澗案類編引較作騎。

輒墜。捻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於拜答剌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

夜汪可汗多燃火於所陣地。使

秋澗案類編薛作薩。

兀里河上。時札木合

原脫合字。張石州校增。

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乘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除皆白

翎鵰也。棲息幕上。留肯去乎。我誤言之矣。

秋澗案此段語意未斷。秘史云札木罕對王罕說。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

元史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翎雀寒著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

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語較明。

部將曲薛扯都朗之。歎曰。亞愛昆弟之間。何爲此言也。

秋濤案秘史作古鄰把阿禿剌所言。
和都亦剌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盞無乃異志乎。即解陣去。駐撒
里川。汪可汗至土兀剌河。其子亦剌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額按盞河來會。又軍。曲薛吾撒八剌乘
其不備。虜其部衆。又掠汪可汗所居逃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剌合札阿紺孛。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
汗命亦剌合將己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爲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
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

剌合先與其將
原作將其。張石州曰二字疑倒。今改。
迭吉火力亦禿兒子薛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剌河山。曲薛吾撒八剌迎敵。捻
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捻字當貫下迭吉火力亦禿兒於薛塔兀二人爲句。
迭吉火力亦禿兒子薛塔兀等二人
原作一。秋濤校改。
人。流矢中亦剌合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剌合。大敗其衆。盡掠所獲。歸之汪可汗。
秋濤案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剌合與卜魯忽解其追之。又云帥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
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剌合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獲所掠歸汪罕。即此事
也。而所云亦剌合之將曰卜魯忽解。與此不同。迭吉火力亦禿兒當即卜魯。卜魯禿兒。疑近乎薛塔兀
當即忽解。亦譯近。當時此等蓋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字不同。遂致互異耳。
此不可強合爲一。史當別有所本耳。
可汗深感上德。謝曰。讎以困之。
原作用乏。秋濤依類編引改。
荷太子加意
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
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

時聞脫脫復出入
八當作兒忽眞隆。
原作入忽眞隆。秋濤校改。
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忽蘭鑾倘山。大敗之。盡殺諸部衆。取其屍焉。於
是申號令還軍。是時
原作時是。張石州曰疑倒。
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屋。發兵征泰赤烏部。與長洗
原作流。張石州曰。紀作部長。沉忽等。流字疑誤。
忽阿忽出
秋濤案秘史云泰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兒即此。
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裴帖泥忽都徒思曰哥察兒別吉塔兒忽台希憐禿
秋濤案秘史泰赤兀部有乞憐勒禿。即此。
忽都答兒至月良禿剌思之野捻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
秋濤案當即前殺塔海答魯之忽敦忽兒章也。彼數字互誤。史不載忽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答魯
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證知即此人也。
走入兒忽眞隆。
原作入兒忽其隆。秋濤校改。
忽憐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朶魯班。塔塔兒。弘吉剌。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
軍及汪可罕。於是弘吉剌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罕發兵。自虎圖灣逆戰於盃亦烈川。大
敗之。
秋濤案類編引此云。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剌部。皆畏素祖威。不自安。私
會於阿雷泉。斬馬爲誓。欲襲我軍。弘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即之。遂發自虎圖灣。逆
戰於盃亦烈川。大敗諸部衆。於是弘吉剌疑附。按邵氏所引較詳。當是原本。今本疑爲後人刪節。當據
以改正。
多。汪可汗分兵由忙

原脫忙字。秋澗校補。按本紀云有由綠憐而行。則脫誤久矣。

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

秋澗案史作忽勒巴建。

按敦阿述

秘史作阿勒屯阿倏黑。

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居絕昆弟。當歿於契丹。

原闕丹字。張石州補。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耶。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令執燕火脫兒

及納憐

原作憐納。今改。

二人至鞮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舅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想曾之語忘乎。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

上之人皆起睡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當懷其

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后

秋澗案秘史有阿憐太子疑即此。后字恐誤。

等併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即秘史額巴合牙地面。

秋澗案疑有山字。

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剌兀。都兒哈太石

原作后。張石州校改。阿剌兀即秘史察兀之阿魯孩。都兒哈當作都塔兒。察兀之都里兀惕。察忽斤當即徹徹阿安。

遂圍闕有察察里。殆即依徹徹兒山以居者乎。

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答蘭捏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弘吉剌思朵魯班。塔塔兒哈答等。皆不與

秋澗案當即者客也。見秘史。

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剌遂附札木合。與亦乞剌思。火

原作大。張石州校改。

原作津。秋澗據元史本紀作律。

局兒可汗。秘史蔑文作古兒合。釋云。古兒者也合皇帝也。然則局兒汗者。蓋諸部之長。如云大皇帝歟。

別兒河岸。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衆馳馬。悉

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衆中。上慶下。照烈氏抄吾兒

秋澗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列傳作召烈台抄兀兒。不云召烈氏。疑傳誤。

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騙。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肋。抄吾兒顛塔海哈曰之。抄吾兒悟。下馬伴臥。

塔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遽卻還過火魯剌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

速該曰。我常婦之子。

四字疑有誤。

與忽郎不花往來撫其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耳。因命與大力台暫而往。乘以蒼騮白馬。屬

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后。衆我增哈徹兒則言之。大力台大字譯。當作火。火力台。即秘史卷五之都里歹也。此火魯剌氏。秘史作豁羅剌思。可證。

秋澗案哈徹兒疑即太祖弟哈撒兒也。

苟泄於他人。顯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闌拔都哈剌蔑力吉台

疑作台吉。軍圍。從其游兵所執。以

有闕字。

得解。因賂以銅色全馬。謂曰。此馬遒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遇鼈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

隊中人出追抄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鞿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兵迎之。戰於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

野。

秋澗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剌兒阿帶亦兒渾。

破之。札木合脫走。

秋澗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薛徹札木合等。按札木合癸亥年尚在。與汪可汗同來伐蔑古。則傳譌也。

弘吉剌部來降。

秋澗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弘吉剌。亦乞剌思等。居豎河之濵。忽

謂也兒吉之地。謀率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良知其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則兒阿魯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等。惟弘吉剌入降。太祖賜以合剌罕之名。卽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剌思。哈答斤二部。而多哈剌蘇部。惟此爲異。豎河卽犍河也。

壬戌。

原注。宋理宗寶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張石州曰。壬戌乃宋甯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發兵於兀魯回失速眞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及帖兵避者。先哲兼曰。若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卑非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合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

秋濤案秘史作忽必來。

折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盃祿可汗會議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覘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

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速眞河。（卽秘史之滔滅灰盞哲棟泡只名字的水。）

速疑作連。

移軍入塞。

秋濤案所謂入塞出塞者。當指河闕塞也。

汪可汗子亦剌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盃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衆聚。吾悉擒之時阿

原作附。秋濤校改。

忽出拔

原作大。秋濤校改。

都一都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剌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剌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掘戰。證驗盡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闌堰爲壁。大戰於闕蠻壇之野。

秋濤案畢氏引史作闕奚壇。改爲徒伊壇。殿本作闕奚壇。

（相近。闕亦誤字也。）

彼祭風。風忽反爲寧所迷。軍亂。填溝壑。整整而還。時札木合同盃祿可汗來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我可汗者。諸部悉討虜之。

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己者。大縱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多。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阿不禮。一作阿不扎。）

蒙古呼山爲郎博。與惑哥聲近。（按此文闕惑哥山。後文道惑哥山闕。皆音正同。不能得其文義。若郎博則音字絕殊。且亦非蒙古呼山之詞。）

後文太宗崩於月惑哥忽闕。亦疑與此是一地。

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秘史。札木合知太祖落後的。與阿勒壇等。）

（豁端。剡者者額兒濟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桑昆云云。此別串怯沙陀。卽後文別兒客額列。）

張石州曰。紀作子。

禿撒合亦來尚公主火阿眞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剌合曰。

原注謂太祖也。翟本此注誤入正文。張石州考正。

當道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旁協

原誤作臘。秋濤校改。

助。時亦剌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薛赤斤按彈火察兒答海忽剌（後作塔海忽剌。）答兒斤本忽兒哈荅札木哈等背我。造且

秋濤案二字有誤。

此木忽兒。盡卽前十三翼中之木兒忽。秘史一作木勒合勒忽。一作木惕合勒忽。並在四卷中。札答剌氏。與札木合同族。秘史述諸部來歸。其後叛者。列敍於後。朮勒合勒忽在其中。而木兒忽與木合忽對晉切近。知必一人矣。

按斑火察兒等。往來於太祖札木合汪罕之間。倏忽彼此。傳成衅隙。眞反側子也。詳秘史札木合寄語二人與太祖與汪罕戰後寄語二人。詞意相同。而汪罕始終撫不利於太祖之心。亦剌合異心亦由諸人倡導。此實彼此情事。較更詳於秘史。本紀據此爲本。而盡刪此類情節。幾於買櫝而還珠已。

說亦剌合說之曰。吾等願爲校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剌合信之。卓帳相問爲兵。共謀。遣忽咨股股于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誑信人也。不足信。亦剌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爲不信。屢遣

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誰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雖老還恨。冀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酌爲之。毋沮我娶。既而異志。悉燒我牧也。

癸亥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汪可汗爲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擒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

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蔑里罕

秋濤案秘史作蒙力克。

帳中。越明日有蔑力池赤可謀。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秘史所載蒙力克爲太祖謀也。

此句不誤。但赤可上脫額字耳。額赤可。秘史蒙文作額赤格。解曰父也。據後文九十五功臣。蒙力克爲之首。而秘史蒙文通前後皆稱爲蒙力克額赤格者。如齊桓之仲父矣。

按池字卽當作也。也赤可卽額赤格。

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既還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闌者。

秋濤案秘史作答闌揑木剔格思地面。按合闌只。卽秘史之合剌合勒只惕。何啟說。

未及爲備。日衙山卽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秋濤案秘史作只兒斤。

部衆次敗蔑裔

秋濤案紀作蔑裔。部。秘史作蔑蛤亦惕。

衆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衆。

張石州曰。紀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二字。秋濤案秘史作輟哩失列門太子。大石二字。卽太子譯音之異。以此知前後所云太后。卽大石譯也。

衆進逼汪可汗謾衙。其子亦剌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敛兵而退。上亦將兵至斡兒答兀

遣察哥山岡。凡四千六百騎。秘史亡忽亦勒答兒孛。鄂之於合兒合水的斡端納帆山　斡端納帆卽此斡兒答兀也。斡字取。

秋濤案秘史作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騎。

沿哈勒合河

次子納忻

秋濤案秘史作哈勒哈河。

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案秘史作兀魯兀惕。

忙兀兒宣作兀

秋濤案秘史作忙忽惕。

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案秘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起了。其兵數方位。皆與此異。

胡脁朗云。地理家。凡言南可以該西。言北可以該東。

上以卻吉剌部先爲婚親。遣使賜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案秘史作帖兒格。秘史蒙文。十一部共立札木合者。第吉剌我種迭剌格克額隆惕阿勒呼等爲頭。迭兒格克卽帖木哥。額隆惕阿勒呼等爲頭。卽阿蠻也。

秘史蒙文云。捕魚兒海子有帖兒格阿蔑勒等翁吉剌。阿蔑勒卽阿蠻。

汝若來順。則女子面容。

四字未詳。秘史蒙文。有外甥等媲女子顏色之語。此原本也。秘史譯文脫。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蜜哥澤。

秋濤案秘史作統格臬小河。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案秘史作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

致書於汪可汗曰。我合火軍駐蜜哥澤開。草盛馬肥。與汪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案前作菊兒可汗。

昔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孟祿可汗之位。

秋濤案前作忽兒札剌思孟祿可汗。

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木兒撥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遣汝哈剌溫之陞。汝窮迫無計。僭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舉兵借汝以雪前恥。而泰赤兀都兒。吾讎。八哈只二人又

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剌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踰禿烈堪禿兒古鑒速增零古闕羣隘。曲突兒澤。跋涉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疑有誤。

吾讎。秘史蒙文作忽難。八哈只作巴合只。

菊律可汗時。聞之。避我於塔剌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

張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譌字。

我先君豎以土地人民歸於汝。由是結爲按答。我遂尊汝爲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漠塞之間。我發聲譴之。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遂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爲三部襲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也。以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讎。薛徹別我弟。大丑乞魯爲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案原本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占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按本紀取親征記。加以潤色。而所敍次第與情事不合。所當闕疑。秘史亦不載此語。

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既出塞中。顯日底。來歸於我。使汝

原作日誤。

饑不過日午。渴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不奴又力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汝。饑不過日

此字原闕。秋濤校增。

午。渴不過月望者。皆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雖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剌川。遣使覘俟部長脫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剌溫合部叛歸。汝又爲曲薛兀撒八剌追擊。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陷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秋濤案滅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剌川前作兀剌川。忽都台前作忽相台。察魯渾前作察勒滩。曲薛兀前作曲薛吾。火都前作和都。

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與君忽剌河班答兀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

秘史作勾兒合勒蠻山的紐剌阿訥斡山行。此疑有誤字。於時

不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脣齒相見。始可開離。如今以蛇傷而閒我乎。脣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汗。我時又如脅雞海鷗。自赤兒黑山飛

原作抑。秋濤校改。

越於盃而之澤。攝班腳鶴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諸

原作譖。張石州曰。疑諸之誤。

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

原作立。秋濤校改。

而驚畏我耶。是我有證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

原作可。秋濤校改。

肯有證於我。我證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煬釁而息。安棲而臥。使我雛子孺妹得甯寢乎。

我猶汝子。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

張石州曰。他下疑脫一字。

我雖然。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吏牛汗。

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誤。蓋以駕車牛爲譬也。駕以譬與下徒使挑躍意同。

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傾。徒使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證

汪可汗也。時上族人火察兒被彈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嘗

謂上當八兒合拔都

秋濤案本紀作八剌哈。

秘史一。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爲主兒乞。秘史四。又稱主兒乞種人涉兒

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來歸。撒察即薛扯。泰出即台出。涉兒合禿蓋即忽禿黑禿。禿而對

音不合。不得卒通。此八兒台拔都。即史表窠不斤八剌哈哈。秘史之斡兒勒巴兒合黑也。

二人薛徹大丑。

秋濤案此句上當有薛徹別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揑薛太石之子。

距可使斡難河之地無主。累讓袋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揑薛太石之子。

秋濤案揑薛太石之子。即揑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爲伯父孟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

固辭。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從父兄也。

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爲忽都剌可汗之子。以而父嘗謂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甘讓汝

等。不我爲。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蒲萊生。

原作止。張石州曰。當是生字。

久居之地。斷木阻道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爲君。吾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收。我亦

將遮截追蹤。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與。毋令他人居之。

秋濤案三河之源。蓋按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駐蹕不花

於按楯火爾赫之地。當即按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其地。與鎮城同例。

又謂股憐。

秋濤按此別一股憐。非汪罕也。秘史作股斡憐。

吾弟我以汝是高

原譌作馬。今改。

祖家奴。什祖閤僕。故俾汝爲弟也。汝祖塔塔

秋濤案秘史作斡黑答。

乃吾祖察剌合令忽

秋濤案秘史作察剌孩領忽。

統必乃

秋濤案秘史作屯必乃。

二君所辦。塔塔生孛也哥。

秋濤案秘史作速別該。

孛也哥生闊闊出黑兒思安。

秋濤案秘史作闊闊出乞稅撒安。

思安生折該晃脫合兒。

秋濤案秘史作也該晃股輪覩。
台兒生汝。汝世爲奴僕。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彈火察兒必不與也。皆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
我得飲王衍鍾馬乳。汝豈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欲之。吾弟股憐益汝能救幾何也。又
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畢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爲察兀勿魯
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
之族而累汝。卽王
原作正誤。秋濤校改。
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秋濤校改。
脈。於我何爾。況汝豈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多矣。又爲我父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涅八力
秋濤案前作按敦阿速涅八力。
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曰者。
原誤作著字。秋濤校改。
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誰持來。鮮晃按塔
原注卽王子亦剌合也。秋濤按鮮晃按答。卽下文鮮昆。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子爲
按答。下王子鮮昆云。彼何待實遣待我爲按答。可證太祖與之結爲按塔。故卽以按塔稱之。塔答字異
音同。惟晃與昆字形相似。而音譯迥殊。必有一誤。考前文云汪可汗至土兀剌河。其子亦剌合鮮昆云
云。則作昆是也。
汝亦遣必力哥
秋濤案必力哥卽下別力哥。蓋亦剌合之屬人。
秘史。桑昆今必兀格別乞。脫朶延。將旗讓豎起。準備厮殺。必兀格別乞卽必力哥別吉。脫朶延卽脫端
也。阿赤失禪。秘史作阿赤黑失闊。阿剌不花帶。恐卽史不忽木傳中之海闊伯也。
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豎阿赤失闊阿剌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攔各遣二人來。如
我東向。可與納皀脫憐呼陳糧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剌漢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

來也。汪可汗聞上前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皆實意待我爲按答。特以玩物視我耳。
何皆稱君爲父。特以老奴視我耳。又何皆遣辯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
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
卽前必力哥。
別吉脫端曰。備而簽。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脫弘吉剌別部溺兒斤以
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誓衆。
秋濤案元史札八兒傳。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遽引去。
從行者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泥河。饑糧俱盡。竟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
之殪。遂刳鼎爲簽。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
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記。與此誓情事稍異。
時有亦乞列部人李徒者。
秋濤案前與泰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剌部人揑辟之子李徒遣人告變。卽此李徒也。此誓及元史皆誤
作亦乞剌部。或作亦乞剌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李秃傳。卽其人也。云亦乞烈氏。其實非同。惟史太祖本紀於泰赤烏之第云。帝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
變。李秃傳則云。札赤剌歹。札盧哈脫也等。以兵三萬人寇。李秃聞之。遣波羅歹。麻里秃秃來告。是卽泰
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應。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修史之疏略。概可知矣。非細爲酌
考。不能得其頗末也。
爲火魯剌部所逼敗之。因遁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只敦山。妻子爲汪可汗所虜。止挾幼
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蠟真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惑忽嵐之
地。時上麾下答力台幹真。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秘史有遠客談者溫・者溫與折溫同・當亦稱號）
秋濤案別吉卽下文別吉忽相也。相當作都。忽相卽拔都。（火察兒別吉蓋一人・忽都花別吉爲一人・稱別吉如稱那顏・據史所謂達達以別乞官爲碁者也・何設碁著號）
・今稱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此爲號。札木合卽下文花札木合也。（此疑花字疑
衍。或云加花字。已別於按答之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舊部。在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
諸部遂共謀汪可汗。以應太祖。

宗室世系裘脫忽大王。即此脫虎。

此台關其沙陀。秘史作合剌合勒只。係額列惕。合剌合勒只即合闕其三史語解云。額列蘇。沙也。然則秘史之額列惕。即此之沙陀矣。

八憐。機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剌海等。又忽都答都。乘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迎。誤。張石州校改。史伯顏傳。蒙古八憐部人。曾祖遙律哥。國亦太祖。為八憐部左千戶。遙律哥。即此八憐部酋也。

忽都答都。當即泰赤烏之忽都塔兒。前被擒於太祖者也。

是時答力台幹真八隣

前作憚。

撒合夷烟真諸部。稽額來歸。按彈祈溫。火察兒別吉。忽相當作都。說見前。

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桑昆可汗。上遣使哈剌答兒。

秋澗案秘史作給里。兀答剌。給疑作帖抄兒孫。

秋澗案秘史作察兀剌幹。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爲上弟哈撒兒語訓之曰。皓窒我兄遙遙。忽謀樞涉徑。

秋澗案句有誤字。

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簸木枕塊。結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詰。詰疑作踏

秋澗案下疑有脫文。

王荀從之。晉紓踏王父也。

秋澗案秘史云。成吉思汗最著。差帖里兀答剌。察兀剌剌幹。二人做帖撒剌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留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叫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

汪可汗因遣使亦黍兒干

秋澗案秘史作亦黍剌昜。

我使

原脫使字。秋澗校增。

煮濼器蝕血與之盟。哈卿拿兒。抄兒孫。二使將亦黍兒干來。

秋澗案秘史云。亦黍剌舉覩見下營甚多。便回去了。察忽剌剌自後箭射。將亦黍剌堅拽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黍兒干來。非借來也。那裏將亦黍剌堅拽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黍兒干來。非借來也。

上不興罷。即遂於哈兒抄兒所。

秋澗案秘史云送於哈撒兒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秘史。

上因以二

原作三。秋澗改。

領兵夜馳至徹徹兒涯都山。

張石州曰。紀作折折運都山。秋澗案秘史作者折額兒溫都兒山。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衆。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

原作賴。秋澗案當作顙。

其左右謂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遂

原脫遂字。秋澗校補。

緩頰。

原作兒。秋澗校改。

絕矣。至擔辟烏柳河。

秋澗案秘史作擔水。是此辟字亦當作坤。

爲乃蠻部主太陽

秋澗案秘史作塔陽。

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

秋澗案甲子年作火力速八赤。

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剌合走西夏。過亦卽納城。

秋澗案亦卽納。當卽亦集乃路。

至波黎吐蕃部。卽討掠。且欲居之。吐蕃牧集部衆逐之。散走西城

原作城誤。

波黎。蓋今布隆吉附地。

白先居彼兒哥思蠻之地。爲黑鄰赤哈剌者殺之。

秋澗案元史云。至龜茲國。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

白先嘗作曲先。

七卽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秋澗案當卽甲子年之帖木該川。（秘史作帖篾該。延安縣兒。）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秘史。蒙文。乃蠻所遣之使名按兒必塔失。汪古遣於太祖之使名月忽雖。秘史譯文不出月忽雖名。此則說以汪古使名爲乃蠻使名也。）

原作狐。張石州校改。

龍庭。蓋卽秘史之阿卜只阿闕帖格兒。卽史曲雕阿闕也。

部主阿剌忽思的乞火力

原注。今疑不花駙馬巫相白速速是也。張石州曰。紀作白達達部阿剌忽思。則注中速速字誤也。秋澗案此事見元史阿剌兀思別吉忽里傳。傳云。阿剌兀思別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巵。其以其謀來告太祖。卽此事也。汪古卽此王孤。阿剌兀思別吉忽里。卽此阿剌忽思的乞火力。譯語偶異。案紀傳例當相應。今傳作汪古部人阿剌兀思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孤矣。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恐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衆稱善。翌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合哈勒合河建式斿

原作戚桓。張石州據翁本改。

三史語解。泝達犖。卷作建式斿。天馬也。按卽遼史太祖本紀之壓得斯山。今譯改音 斯者。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寨（蓋當作寨。）河。太陽可汗同蔑里乞部長脫脫

秋澗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按元史巴而速阿而忒的斤傳。譯以脫脫爲太陽可汗之子。哈只兒兀孫河。卽秘史之合迪兒水也。蒙語謂水爲兀孫。今嘗作烏蘇者。是既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複。與後辛巳連河同。

古他部無一部而二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卽白韃靼也。阿剌兀思子孛要合。孛要合子君不花。倘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愛不花倘世祖季女月烈公主。此注憂不花駙馬。憂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遙相。亦補史闕。

月兒斤又名主兒乞。此一部而二名也。

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從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剌忽思卽遣使朵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朵兒必塔失。卽脫兒必塔失也。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

白達達所遣使。秘史蒙語。其人名月忽難。

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張石州曰。當作宋嘉泰四年。

春。大會於帖木該川。

秋澗案當卽癸亥年之帖麥該川。

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者牧蕤瘦。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斡赤斤那顏曰。事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取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營擒太陽可汗。當同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孤矣。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恐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衆稱善。翌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合哈勒合河建式斿

原作戚桓。張石州據翁本改。

三史語解。泝達犖。卷作建式斿。天馬也。按卽遼史太祖本紀之壓得斯山。今譯改音 斯者。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寨（蓋當作寨。）河。太陽可汗同蔑里乞部長脫脫

秋澗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按元史巴而速阿而忒的斤傳。譯以脫脫爲太陽可汗之子。哈只兒兀孫河。卽秘史之合迪兒水也。蒙語謂水爲兀孫。今嘗作烏蘇者。是既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複。與後辛巳連河同。

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醬太石。

秋濤案札阿紺孛。卽克烈部汪可汗亡後。部衆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醬太石。疑卽前與札阿紺孛同奔乃蠻之脫憐太后。彼文阿識爲脫。石訛爲后也。

猛剌部長忽都花別吉。

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前蓋薛可汗來犯我軍條中。又見後戊辰年云。幹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過我前鋒。不戰而降。幹當作斡。斡亦剌部卽猛剌部。音同譯字偶異也。

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傷較。獨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昆而進。然待馬稍輭健與之戰也。曉將火力速八赤。

前作火里速八赤。

曰。昔君父亦年可汗

秘史作亦難赤可汗。秘史作亦雛察必勒格。乃太陽可汗之父也。

勇戰不回。士皆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也。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速來。

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秘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衆來敵。上以弟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行陣。四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

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堺止英最乎。乃蠻語答有言。雖取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捻殺太陽可汗。乃蠻衆潰。夜走絕險。隆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於是衆魯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事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剌納矮剔之地。兀花思蔑兒乞部長撒兀兒孫

秋濤案秘史作忙古思蔑兒乞氏的人答亦剌兀孫。據此應作撒兒兀孫。此三種、蔑兒乞之一、卽後世蔑兒乞氏也思乃亦剌兀孫也。

脫女忽蘭

秋濤案秘史作轂蘭

哈敦

原作吟敕。秋濤校改。

於上率衆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室壩之。

秋濤案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剌兀孫。末答復叛。叛者乃蔑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

其人頗不安。復同叛。

此下原本有盍字。字書所無。疑有闕誤。當是略字。

復糾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蔑兒乞於泰安塞。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泰寨。

盡降麥古丹。脫里孛斤。蔑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下闕一字。

奔盃

原作盆。秋濤校改。

赫可汗。

秋濤案本紀云。已而復征蔑兒乞部。其長脫脫弃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卽盃祿可汗也。

撒兒兀孫候叛。率餘衆至辭良葛河。

秘史有薛涼格河。卽此。秋濤案當卽今之色楞格河。

洽則溫隘。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乃顏。及赤老溫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弟闊邦

秋濤案秘史作沈白。又作沈伯。

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

秋濤案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駝馳以還。

丙寅。

秋濤案是年爲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注之以便稽考。時宋甯宗開禧二年。本紀云是

誠實金之泰和六年也。

大會諸王百官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斿之白旗。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孟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捨之。

張石州曰。紀作帝既即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捨之。蓋卜魯欲罕即孟祿可汗。而水上捨之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秋澗案後供作曲出律。本紀作屈出律。

與脫脫逆走。奔也兒的石河。

秋澗案秘史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

二年。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夏。頓兵避暑。

頓下三字。秋澗校補。

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羅孩城。先證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證使來

皆我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

秋澗案本紀云。是歲證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證使來

獻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詳孰是。

本紀野牒亦納里。即秘史萬乞兒吉思種之官人也。迪亦納勒也。此之亦雜蓋即其人。阿忒里剌。疑當

作阿里忒剌。即阿里替也兒。皆人名。非部名。

戊辰。

三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班師。至自西夏。又。

原闕此字。秋澗補。

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股股及曲出律可汗。時幹

秋澗案當作幹。

亦剌都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股股中流矢

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秋澗案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即西遼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按汪

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以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也。俟考。

遼史天祚本紀。大石即位稱葛兒汗。葛兒即菊兒。亦作古兒局兒。其子孫蓋此稱之。史布魯海牙傳。又

稱居里可汗。

己巳。

四年。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

秋澗案亦都護乃國主之稱。非人名也。其人名即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

皆之詳。

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

秋澗案此西遼所置官。

欲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奴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即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

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而效順。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曾未開見日。冰汗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衆。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蔑里乞股股

中流矢死。股股之子四人。以

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

原缺此七字。秋澗據元史補。

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

也兒的石。疑即額爾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異

地耳。又按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額濟勒河。土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即此也兒的

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住夏。

將

原作特。秋濤據元史改。

奔哥吾兒國。殷殷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殺之。四人至。與長吾兒大戰於嶺河。

秋濤案必下脫來字。

那顏兒上。

秋濤案元史巴而虎阿番武的斤傳。曉河一作蟯河。又案元本此下衍殺字。今刪。

亦都護先遣其宮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人來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竭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蔣遣安魯不也即納按力也女答兒班即納延答拜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爲貢。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夏。上避暑龍庭。

張石州據翁本改避爲遣。秋濤案仍當作避。

秋。復征西夏。入孛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爲好。

秋濤案本紀載四年己巳春。長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後敗夏師。獲其將惠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徙圍。還道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未詳孰是。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蕊幣於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嘗拜受命。問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遂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儲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按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紀太祖與金人開釁之事。而親征記及秘史皆不載。殊不可解。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歷表。略云。歲在庚午。天啓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之有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

未載。亦疎漏也。

辛未。

六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可汗來歸。因忽必烈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智兼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紀爲正。

秋濤案忽必烈必下脫來字。

那顏兒上。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帖裏兀惕禿。其主阿睹思蘭即他即此舉也。帖裏兀惕即哈剌魯阿睹思蘭。本紀作阿昔蘭。翠即此阿昔蘭可汗。忽必來亦太祖所任驍將。

亦都護兒

秋濤案即前亦都護也。以太祖命爲第五子。故稱爲亦都護兒。猶石晉之稱兒皇帝矣。

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口衮之餘緩。摘金帶之屋裝。緘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尚公主。仍序第五。

秋濤案此語未斷。考秘史云。委吾禿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聖名。如雲霄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求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緞疋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所載較詳。故備錄以資考證。

渭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

原作二十。秋濤校改。

出哨西逸我。

秋濤案此即後所云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也。在丁丑年。

秋。上始督衆南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速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智兼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紀爲正。

克大水濼。以拔烏沙堡及昌桓撒等州。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台。太宗也。三太子窩闊台。原文無闊字。不知他文本有此稱。補綴證之。

破宣內東勝武宣甯豐靜等州。金人棚棗西京。

秋澗案金之西京。卽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衆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衆圍城。卽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遁。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攻大掠之以歸。

原作忽。今校改。

熙案下有脫文。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偽奴等。

秋澗案偽奴二字疑誤。

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偽後繼。契丹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獵兒嘴。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澗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諡。此元代史臣之辭。猶左傳石碏言陳桓公有寵於王也。

共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卽當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屢下綑之。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踩蹂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處。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衆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澗案本紀以帝破昌桓撫寧州。及金將紇石烈九斤率衆三十萬戰敗於獵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征記則繫於辛未。未知孰是。

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秋澗案金宣德府。今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安州是。

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卽也者哈喇見子。赤渠駙馬率兵。靈克德興境內諸處而遁。後金人復收之。

赤渠。史太祖本紀作赤駒。公主表作赤篤。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貞祐元年。秋。上復破之。遂渾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闕。今補。

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

原作帥。秋澗校改。

悉力爲備。上留怯台博察等領軍拒守。遂將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別衆西行。由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紫荊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奧敦

張石州曰。本紀作屯。

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矣。乃命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博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徵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圍

原作圄。秋澗校改。

北赤台之子名怯台。而秘史九十五功臣名。又有客台客帖二人。並與怯台聲近。不知此怯台當爲誰也。哈台蓋卽九十五功臣中之合歹駙馬。

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卽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祁洛

原作洛。秋澗校改。

磁和輝衛懷孟等州。

原衍棄其二字。今刪。

定威州境。

秋澗案威州今井陘縣。

涎黃河。

秋濤校補河字。

大掠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北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塞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衞趙懷孟。掠澤潞遂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寧州而還。計本紀有而此皆闕者。爲遂州安肅州安州澤州潞州遂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石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卽中山府也。

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拙赤解

張石州曰。翁本作拙赤得赤解。

薄剌爲左軍。沿東海破涕

秋濤案金無涕州。疑濼字之譌。

沂蒙城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皇帝哈撒兒及幹陳那顏。拙赤解薄剌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遂西諸郡而還。據本紀是左軍東抵平灤。而未嘗南涉溜沂也。沂州本紀列於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孰是。

上與四太子駐諸部軍由中道。遂破濼

秋濤案當作深。蓋上濼字旣譌作涕。後人因妄改此字爲濼也。

漢河間

秋濤案河北山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莫譌漠。而漠又譌漢也。

秋濤校此下衍有開字。非其次。今移於下。

滑

今濟陽。

滄景獻

今獻縣。

濟南濱棣益都

原作益相。秋濤校改。

閬等城。

秋濤案本紀云。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奠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皆缺者。爲雄州霸州鎭州祁州蠡州恩州濮州滑州博州濟州泰安州淄州濰州登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複出。未詳其說。又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郡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陷。而此書中皆破清滄。與史文不合。

棄東平大名不攻。

秋濤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至。望風披靡。昔安祿山舉兵。而河北二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有鎭帥守之。蓋其人尙能守禦。故避而不攻。

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來合。合疑作會

甲戌

九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上駐蹕於中都北壬甸。

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北郊。

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

原作吉。秋濤校改。

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歐衂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

張石州曰。紀作五月。

金主南遷

原作還。秋濤校改。

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

秋濤案史作參政抹撚盡忠。

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衆遽。遂殺主帥奚溫而叛去。推所

原作跑。秋濤據本紀改翁本作砍。

答比涉兒札剌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擾亂潰。便勿得渡。砍答遣裨將塔塔兒率輕騎千人潛渡

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

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砍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

命爲元

原作瓦。秋濤校改。

帥。令居撫甯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衆來降。仍遣

子鐵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

秋濤案紀作七月

金太子

原脫此字。秋濤補。

留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衆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訶安太保

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

秋濤案原本此下尚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紀作三摸合。

乙亥

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以下。錯衍甚多。今細爲考核移訂。注於下方。

金右副元帥。右丞以通州降。

原作道州。張石州據本紀改。

木華黎攻北京。

秋濤案金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尚爲金守。可見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尚有地

數千里。乃甲戌年遷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甚矣。

金元帥右監軍撒花阿答字之誤

秋濤案紀作烏古論慶壽。

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

以上乙亥年本文。

金主以檢點壁壽元帥李英

原作季英。金史歸潛志季英作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

原作東都。秋濤校改。

齎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衆。壁壽軍涿州旋風寨。李

原作季。秋濤校改。

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泰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

道使獻捷。上自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濤據本紀改。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雅古兒賀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闍和等率金帑

爲拜見之禮。雅古兒哈撒兒受之。（賀光赤。秘史譯作保兀兒赤。解曰厨子。然則光是兀字。或兒字之訛。）

秋濤案雅古兒下疑脫阿兒海三字。

忽都忽那顏。秘史作失吉忽都忽。訶額爺太后養子也。

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答及

原缺此字。今補。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未陷

城時。寸帛尺縑。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私惠乎。上正嘉之。

私惠原作和意。嘉原作佳。均秋濤校改。

以爲知大體。而重貴塞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秋澗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圍中都之下。今按中都之絡。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顧興自罪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乙亥年云。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按上文撒左相秦忠爲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脫增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耳。今定此條入乙亥年。其複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衆來降。

原作也斤。秋澗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複。蓋已經錯簡之後。二人輔據史書增之。是以多致複出。然此講乃起下之詞。或原所有。未可知也。

帷幄復罷錢栖。衆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秋澗案此十八字未詳。疑有譌脫。

熙以爲帷當作帷。謂七斤降後。復張帷幄。設元抬帥也。錢栖下有脫字。

帷當作帷。張復帥高陽公張甫。衆哥即河間公移剌重喜。努亦作重格。蓋作衆家奴。兩人皆在九公之列。其守信安事具金史。張鐵栖疑即張進。後金人封爲沿海公。與甫同守信安者。獨也思無考耳。張鐵栖之稱。正如郭蝦蟆。葛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

上駐軍魚兒濼。命

原作合。秋澗校改。

三合拔都。

秋澗案史作三哥拔都。

帥蒙古郎萬騎。由夏西抵京兆。出潼關。破蒲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川。適河冰合。途渡而北。

秋澗案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舊本在辛巳年。見孫榮山而還之下。今考定爲乙亥年事。移於此。又案

元人於乙亥丙子兩年。俱道將由西夏入關中。攻潼關。乙亥則攻潼關不下。由虢山小路趨汴京。即此年事。金宣宗紀。元太祖紀俱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成載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事。元人尚未得潼關。則此云出潼關。蓋由虢山小路繞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道大進道

張石州曰。本紀作賜進道。

繆案大進道爲史進道之誤。進道。乘直之弟。天倪之從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均見進道神道碑。

等攻廣甯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秋澗案以上乙亥年原文。

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秋澗案北京字恐有誤。

此條重出。正與七斤以通州降同。那答忽即寅答虎。斜烈即完顏昔烈。今譯改錫琳者也。那答忽原文蓋作邪答忽。邪音音近。此書邪那二字往往互訛。

上道脫脫糾開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秋澗案張鯨總十提控從孛忽闌撒里必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孛忽闌撒里必。即脫脫糾開兒必也。所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

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秋澗案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下。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

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錦州帥張鯨以錦廣甯等郡來降。平之。

秋澗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戴木華黎此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

十二年。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

原作撥。秋濤校改。

都。以鐵裹車輪。征蔑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

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

至斡河。遇其長大戰。盡滅蔑兒乞還。

秋濤案速不台傳。破征蔑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己卯冬盜降其衆。此書蓋終言之。

是歲吐麻部主

秋濤案紀云。是歲禿滿部叛。蓋禿滿卽吐麻也。此吐麻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卽接征西域事。按太祖之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奉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不得有西征事。又此條既言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爲錯簡甚明。今考本紀取此下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剌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其癸未年所載都剌涉合兒旣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考正。又按秘史云。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禿馬卽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禿勒。卽禿剌也。此謂之都剌涉合兒。卽秘史豁里禿馬惕官人歹都禿勒。譯語也。譯文如此。譯文止作歹都禿剌。

秋濤案都剌涉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

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那顏卒於彼。

秋濤案自都剌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徇河而南之下。今考正。又案博羅渾那顏。卽卷首所稱良將四人之一。與都魯伯爲二人。元史博爾忽傳云。博爾忽許兀慎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從於畝。史文記其事如此。略之甚也。是秋帆謂博羅渾宜正千戶。無他戰功。蓋僅據元史。而不知考於他書者。今考征禿滿部。元史作命鉢亦完朶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卽博羅渾。因譯語稍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與博爾忽誤分爲二。朶魯伯卽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爲一人。是誤而又誤矣。

戊寅。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封木華黎爲國王。總率王孤

原作撥。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

秋濤案史作兀魯兀。

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吉剌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剌部孛徒蹦馬二千騎。

秋濤案孛徒卽孛禿。史有傳。說見前。

木哥卽元史忙哥。長答兒子。附傳尾。太宗本紀作蒙古塞札。次國王查剌溫荅合帶鍛其之下。按陳那顏兄弟之上。

札剌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

秋濤案烏原作烏。今改。烏葉兒卽吾也兒。元史有傳。

禿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剌兒所將契丹兵。原伐金國。

秋濤案封木華黎爲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此繫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此歟。姑因之以備考。又案本傳稱弘吉剌。亦乞剌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游漢等軍。考此錄載弘吉剌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

別遣大將哲別攻山北。出其不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部。不從。亦叛去。遂先命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

秋濤案秘史。兀良哈部。成吉思合撒合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恰引路。不恰卽不花也。惟秘史稱兀良哈部。與此戊寅年不合。

命上原有大字。緣減去。按大字當在命字之下。

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

秋濤案原本此下有之圍二字。蓋誤衍。今刪。

亦馬兒河。今阿穆哈河也。發源阿爾泰山北烏梁海境內。與阿努河東西兩源並出。合流之後。互受兩名。至俄羅斯伊孟謝斯科西南。會昂噶拉河。下流爲伊尼謝河也。

克兒爲思。慊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干諸部。

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卽朮赤也。史不言其戰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爲思。當卽乞兒吉思。慊

哈思帖良當即慨令納部二部皆在謖河之南。慨合納地。即謖河所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即烏斯地在謖河北。慨令納之西。自和林者行三千里爲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謖州。益謖州。謖州即以謖河爲名也。此二部地皆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爲近。

火因亦兒干。即秘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蒙語林曰槐因。百姓曰亦兒干。亦曰亦兒格。見秘史譯文。

熙案下脫己卯年事。

庚辰。

十五年。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四年。當作嘉定十三年。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

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蒐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秘史作額兒的石河。秋游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滿然居士集有庚辰西域過明詩。又有進庚午元旦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蒐思干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省中。是歲候之。未盡初虧。月已食矣。考邸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蒐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駐車焉。後來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濱岸爲之。秋夏皆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當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衆大率多回紇人。城中有閣高十餘丈。算端之新宮據焉。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廷尉同文曰。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蒐思干。蒐即邪米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蒐邑。譯曰蒐息。肥也。邑。城也。今謂之察瑪兒罕。之城。

自北廷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幹

秋游案本紀作幹。

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蒐克之。

秋游案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輒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幹羅思蓋即幹脫羅兒也。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上與四太子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游案迷原作迪。今據元史本紀改。

蒐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其蒐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城速檀塢。

秋游案其字。據本紀補。

原注西域可汗之林也。後壬午年作遠里塢。

避暑之地。命忽都那顏爲前鋒。

秋游案以上皆辛巳年原文。

秋。分道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

原作干。誤。今據本紀改。

秋游案即今回剛玉隴哈什地也。

不珍也哈答

秋游案疑亦城名。此下倘有因其見孫蒐山而遠八字。疑他處錯簡。今刪。以上辛巳年原文。

秋游案當與上攻玉龍傑赤之文。合爲一句。

以軍

原作君。秋游校改。

蒐奏聞。上有旨曰。軍既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秋游案秘史云。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蘿格赤下營。命拖雷住亦魯蒐城下營。拙赤等至兀蘿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即此事也。斡歌歹稱三太子。即太宗也。太祖此時已定以太宗爲嗣。故令大太子二太

子皆聽其節制。此錄語意未晰。賴秘史言之較詳耳。又按程春廬廷祚以爲阿梅河卽阿母河。故不知兀蘭格赤所在。今按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卽此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剿據。疑此時和闐有舜算端。故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河暗木河。則是漢書所云爲水。與此阿梅河不同。程氏未詳考也。

據內府圖。今阿母河東北鹹海之旁。有烏爾根齊城。與玉龍傑赤對音至近。疑玉龍傑赤卽是烏爾根齊。若和闐之玉龍哈什。僻在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又可失哈兒以東並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且昌思麥黑傳中。非若蒐思干以西。皆算端所保。須用力攻取也。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鉉城。圍牟哈里塞

（哈荅依本紀作塔。此卽西北地附錄之大典地圖之的里安迭式。案此當是西北地附錄之塔里干。非的里安也。）

秋澗梁原闕塞字。今依本紀增。

泥沙兀兒。本紀作匿察兀兒。卽大典闕那沙黑不。明史之納失不罕。迭兒密卽大典地圖之忒耳迷西北地。附錄同。

梁。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梁可馬魯昔剌思

秋澗梁原本元史本紀作馬魯昔剌思。

等城復進兵。

秋澗梁自之城至此。當本皆在甲戌末年。今按甲戌年無征西域事。考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納鉢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梁可馬魯昔剌思等城。癸酉。太子攻塔里干。拔之。則是辛巳年事。錯簡在前無疑。今校正移於此。又按此書言上駐軍於梁。梁。橋墩也。下文有進兵過鐵門關語。故梁指其詞。而不知非一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脫已回。而欲問道。無惜迴軫。仍勅萬戶撾魯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南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七日升濟大河。卽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也。程宗丞同文曰。碣石。地瑞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色如鐵。是夏避暑於塔里河寨高原。時西域速里張石州曰前作望。

卽札闌丁（俗訛噠察蘭之卽斡羅思。札闌丁其汗也。札闌丁其名。）

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唐西域記。日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接葱嶺。西接

秋濤案丁後作木。當以丁爲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秘史作回回王札剌勒丁。卽算端也。札闌丁與算端音亦相近。

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

秋濤案哲別傳作只別。

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爲繼。又遣脫

秋濤案原本此下脫兒字。今補。

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帥衆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

秋濤案原作率。今改。

兵邇戰。時蔑里可汗與札闌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自涑當曰速字誤。目速卽沒速。今語木論也。秘史蒙文。此河卽後屢見。亦稱爲申沐涟。譯文謂後速稱申河。此既稱曰速。又稱河。於文重複。據妥所譯應都者也。

秋濤案舊作折相。今考正。

原作木。秋濤校改。

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都申印度地名。裏都斯坦。裏都卽忻都。斯坦乃算端之音轉也。

人民之半而還。

秋濤案辛自速河。秘史曰申河。卽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轉至信地入海。

癸未。

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

秋濤案舊作北。今案當是北字之譌。

命三太子循河而南。

南字今補。秋濤案吾也而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年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西當是西域地。疑卽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河之

西也。以此證而止止字卽北字之誤。止卽爲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矣。秋濤案舊本此下有都剌沙合兒等語。今考定移入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剌那顏之語。考之本紀。正此年。是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

帶此條命是撒馬兒罕。帶字當是帶字之誤。而殿太上皇三字也。

秋濤案上下當有闕文。

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邀命。上曰。隆舅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槃。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麻部主之下。今考本紀。載避暑八魯灣川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撮移正。不昔思丹。秘史譯譌作昔思田。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旋師住冬。

原作各。秋濤校改。

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春。上還國。自出師西域。

二字秋濤校增。

至此。

二字依類編所引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秘史云雞兒年。秋。回至禿剌河黑林的禿營內。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春。至西夏。一說圍盛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

原缺此字。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

今增矣。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下有脫文。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爲太子。

元聖武親征錄　一〇九

太祖聖武皇帝謚。考元史。烈祖太祖謚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後辛楣先生曰。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太祖紀云。戊子年。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是錄至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記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太祖紀云。戊子年。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崩。自窟博之地來會喪。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宰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闌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第四子。方太祖崩時。太宗留窟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乃云太宗即大位以前。皇子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乃云太上皇帝時爲太子。實爲不解。其意以監國爲太子之事。然豈可遽指爲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爲太子。明宗立弟武宗爲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紀載有以啓之也。以辛楣先生未論及此。故詳言之。

彭云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在位半年。傳文宗謂木帖耳。文宗武宗次子也。若指此則立弟武宗殆字誤耶。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

避暑於輞思罕。

秋濤案此所言避暑不知何指。或云謂睿宗也。湛然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入問異域事。盈頰應調。

遂著西遊錄。按耶律卿西遊錄。今不傳。可惜也。

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擲刀劈。復征西域。秋濤案史作獾博。

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太宮謂大。大宮大幹耳柴也。

己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闌。共册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牧金國。助貧乏。發倉戍。瓶驛站。李曰收當作服。誠是。植按作收是。

瓶原作瓶。碾石州。校改。

命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

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都撒罕即耶律文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尚未悟此字之誤也。

撒罕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剌納城主遣使來降。調命牙魯瓦赤主之。

秋濤案本紀云麻合沒的滑剌西速主之。

又西域之西忻都。

原作忻相。秋濤校改。

及不剌夷國主躬來朝會。

秋濤案本紀云。印度國主木剌夷國主來朝。印度即忻都也。不剌夷當從本紀作木剌夷爲是。此書戴

壬午年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剌夷國。大掠而還。亦作木剌夷。可證也

庚寅。

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

春。遣將攻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隰過川。

由宮山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宮山疑當作官山。金史地理志西京大同府宣寧縣有官山。睿宗列傳。睿宗追尊皇帝廟號。睿宗追尊皇帝廟號。

秋濤案疑有脫誤。

辛卯。

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二月途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宮山。

秋薄案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考元一統志。官山在廣寧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爲黑河。卽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卽此。然水經灤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卽水經注所稱。乃嬀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十九泉。北俗入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地。若元祖所幸。則爲歸化城之黑河無疑。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皐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

秋薄案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幸雲中是也。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

原作相。秋薄校改。

撒罕中書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鎭海左丞相。

張石州曰。紀作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黏合重山爲左丞相。鎭海爲右丞相。秋薄案鎭海傳亦作右丞相。

自此使還撒哈塔征高麗者。（秘史譯札剌亦兒爲扎剌亦兒台。與此撒哈塔人也。史譯出伊。蒙古札剌兒氏。又札剌台。歷事太祖還京。

秋薄案紀作撒禮塔。

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火兒赤。秘史霸語作豁里赤。撒哈台之官也。連上讀。

壬辰。

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大九年。

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

一一三

繒本歿下有速字。今不取。

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秋薄案本紀作馬伯堅。

太上皇旣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

秋薄案金史元史俱作合逸。

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剌卽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舊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王答思將軍兵至。十六日始又作。是日與哈答移剌合戰於三峯山。大敗之。遂拴移剌。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

原作佳。秋薄校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鄆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滑州武州昜州鄧州應州潞州遂州禁州等來降。

秋薄案本紀云遂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潁蔣唯永等州縣。與此多異。考金時河南無昌潞昜應遂禁等州。疑昌潞卽商虢之音譌。應卽潁之音譌。遂卽唯之音譌。禁卽永之音譌。餘未詳也。

上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宮山。

秋薄案紀云夏四月。出居庸岡。避暑宮山。

速不歹拔都。

原作相。秋薄校改。

惑木歹火兒赤。曾由拔都塔等。適遇金避荊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鎭守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保降。因被殺。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

張石州曰紀作思烈。

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原作大兒亦。秋薄校改。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衞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尙千餘人。

逐北原作遂北。張石州疑有脫誤。秋薄曰當作逐北。

一一四

復渡河北。

癸巳。

五年。宋紹定六年。金正大十年。

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催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請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睢城。催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原作入察。無州字。秋濤校改。

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蔡海維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鈔本增。秋濤案本紀當作維。

鄧州來降。

甲午。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十日。

正字原闕。秋濤據本紀增。

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縱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剌罕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蔡位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

原作死。注曰晉使。秋濤案死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加。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前後

牴牾處多由傳寫譌謬也。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罪。又遣忽都

原作和。秋濤校改。卽忽都虎也。

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孛征蜀。

乙未。

七年。宋端平二年。

建和林城宮殿。

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安宮。潛然居士集有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繫於乙未年三月祭竪女之後也。

夏。遣曲出忽相都籠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秋濤案忽相都。據耶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本紀。乙未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籍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其定民戶。率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卽此事。而本紀屬之次年也。

丙申。

八年。宋端平三年。

入踞和林城宮。

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兵來會。宴萬安宮。落成。

冬十二月。赤山

秋濤案疑亦人名。卽上宗紀之訛出。

閻璡

原作閻媏。秋濤案本紀改。

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

夏四月。築補鄯城。

秋濤案本紀夏四月。築補鄯城。作迴堅察寒殿。元史類編云。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秋濤案本紀八月。命木虎乃劉中式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事於他政務

不靈哉。獨記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依本紀補之。己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城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即此牙老瓦赤也。一作牙剌瓦赤。以其工於治財。故命之兼領漢民公事云爾。又按姚樞傳云。歲辛丑。牙老瓦亦行省事。於燕京主管漢民公事。以樞爲行省郎中。牙老瓦赤惟事貨賂。以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搢紳家之聚州鄠門山。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爲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以客禮。鄠戍山曰。姚牧庵駕駛桃園神道碑云。上遣趙璧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樞。始致見微意。樞恐使者誤傳。不敢應。璧曰。若非棄牙老瓦赤歸此者乎。曰然。乃偕往彰德受命。

十一月初七日。

秋澗集此下有脫文。

地名月蓋哥忽圖。

秋澗集圖當作闕。元史云。帝大獵五日。還至斡難河闕山。今改作烏特古呼闕。即此地也。方輿紀要云。地在和林東北。

病。次日崩。

秋澗集元史太宗紀云。庚寅。奧都剌合蠻進酒。獻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繹史記。進酒一事。蓋以太宗疏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剌合蠻於庚寅進酒。而辛卯帝即暴崩。深有可疑。故詳著之。惜此書闕脫。無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獻飲。而删奧都剌合蠻之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意矣。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七日爲庚寅。是月朔當爲甲申。而錢氏侗四史朔閏考采載可補其闕。

壽五十六。

原本壽下衍至字。今刪。

在位一十三年。

原作一十二年。秋澗依本紀校改。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謚。考元史烈祖太祖謚。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孫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而忽也。闍拜。卽沈白也。暗都剌撒。卽奧魯剌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各里（駐蹕村臨名）也。

秋澗集今殿本考證。改博羅渾爲錢博羅翠。且無博爾忽之名。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跋後

右光澤何順船先生校正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熙豹冠隨嚴若仕京都。得知先生與張石州先生皆以考據著稱。其校證乃於一字一音之末。心竊慕之。而無以自通也。歲己未。得覩炙先生於都武館。先生時方輯朔方備乘。未數月書成。進御。熙未獲覩。越二年而先生作古矣。同治甲子。偶於張叔平比部齋中得先生所校元聖武親征錄。蓋元親征錄世無刊本。而先生之考正。又校勘家所不易覩。遂手錄之。熙夙聞先生言元代史之舛謬。不可備舉。而史所紀太祖開國。謂維尤多。卽先生此書自序亦言之。錄此帙以資讀史考證。亦以識私淑之意云爾。原本有平定張隆旌德呂賢基兩序。今所存惟張序。張卽石州先生。呂序無當於校正之義。殆可刪也。同治甲子二月後學陽湖莊庚熙跋。

元聖武親征錄一卷。舊題耶律楚材撰。係黃先生影寫得之比部之子芳秣，蓋是都下士大夫題傳鈔。繆有校勘刊誤者。順德李文田仲約。嘉興沈曾植子培。曾楓子封。葬鄞文廷式芸閣。花縣朱珔楚白。仲約別譔元祕史注。援據繁博。尚未寫出定本。元史地雖考者。地理志內西北地附錄一卷。楚白子培與吳縣洪鈞文卿。爬梳剔抉。以滿蒙西域三合音古今方言。互證參考。推尋十之四五。并求諸俄人。土耳其。繙譯蒙古天方之書。畢路椎輪。札記淩雜。顧興是錄相發明。然於成吉思太祖個起葬師。行軍所轡。移剌楚材卓帳之糖境。邱處機游歷所經之地。尚未雖斟然明白。了徹无疑。則以蒙古本無文字。譯音傳寫。又多踳誤。故梵澀不可理也。此本乃鄞南分巡芳鄞鈍叟以授下走。俾趣刻之。分巡又從俄行人蒐錄和林唐元碑數種文字。并鈔得雲間學士所輯元經世大典兩巨册。擬附刻此錄之後。又次第讎校刊仲約偕郎秘史注。以追紬元氏一代開國事實之足徵者。因江防猝猝。物力艱窘。未能果也。姑具記其緣起於此。光緒甲午長夏。瓦詹村人姚士達謹跋。

元聖武親征錄刊誤

第二葉十七行（今三頁三行）　察剌海　元史作剌合、係蒙力克之父。

第七葉九行（今八頁十一行）　鮮卑昆那顏　原注疑為想昆必勒格、按想昆必勒格為俺巴孩之父、即叠赤烏部。不應助太祖、考王罕之子曰鮮昆。或係此人。後鮮昆娶于烏乃蠻塔塔兒、不聞鮮昆之子尚軍、則此當別為一人。又按此節原文多誤、叠赤烏部與太祖尋仇、不應相助、又想昆必勒格十九世、其子俺巴孩二十世、太祖係二十三世、俺巴孩乃二輩行、非高祖行也。且想昆必勒格祇俺巴孩一子、必非遠良可知。

十三行（今九頁二行）　答聖台　後又作答里台、答力台、太祖之胞叔。

第八葉十五行（今九頁十行）　火察兒　後又作忽察兒、想坤太子之子。

第十一葉二行（今一三頁六行）　忽闌合不合孛之子、太祖之叔祖。

十九行（今一四頁九行）　忽阿失拔都　即蔑史阿兀山把阿禿兒、秘又作阿忽山。

二十行（同上）　斡真那顏　即斡赤斤、元史之斡辰、太王、太祖第四弟。

大丑　蔑史作蔑出。

第十三葉十七行（今一七頁一行）　完顏暹陣兵逐塔塔兒　按金史紀事本末、事在承安二年。

第十六葉十四行　渤海子邊　此數語引元史、按蔑史原文渤海作胡海。

第十七葉十四行（今二一頁一行）　乃克烈敗散之衆　乃字疑作及、克烈敗散、當即乃蠻台塔塔兒亦來降、蔑文組乃字當作及。

第二十一葉五行（今二五頁六行）　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剌剌　孫字剩字皆當、各宜刪去下一字。按蔑史作一種兀洼思亦兒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惕莫兒乞合阿台答兒麻輦。

第三十二葉十一行（今三九頁二至三行）　答海　按蔑作渤答海、即蔑史之合答把阿禿兒、一作答孩孫都歹氏、元史、塔塔統都赤氏欲黑河水、即一人也。

十二行（今三九頁三行）　忽剌罕　即蔑史之合兒塔阿惕莫兒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台答兒麻輦。

第三十五葉五行（今四二頁六行）　哈柆　當即蔑史之答海、一作答孩孫都歹氏、元史、塔塔統都赤氏欲黑河水、即一人也。

第三十八葉六行（今四六頁二行）　迺且　二字、何云有誤、蔑史、當時殺乘馬攻太祖者、有阿勒忒忽兒都不格孫合兒塔阿惕歿斡鄰勒合勒迺別乞、疑此條所載帖事咸合。

十八行（今十行）　迺且二字當是蓬共之譌。

第四十六葉一行　主兒扯歹　元史孛端察兒之孫、蔑史作朮赤台、當即一人。

第四十七葉十七行（今五七頁二行）　枝何云疑有誤、按枝上云遁至彼四年、得寫其圖、當是彼字之譌、蔑作朮赤台、當即一人。

第五十葉十八行（今六一頁二行）　辭徹別我弟　原文別下脫古字、故何引之耳、其辨誤、或謂宜遜吉字非。

第五十八葉十行（今七〇頁三行）　第疑有誤。

第六十葉一行（今七二頁二行）　抄兒濼　蔑當作寨、按蔑史作寨兀兒罕、乃兀良合氏、元史抄吉兒乃泊列台氏、而抄吉兒與寨兀兒對音、抄兒濼又與寨兒罕對音、疑即一人。

第八十八下半葉（今一〇六頁十行起）　引祕史阿卜只阿闌帖梧兒　祕史無梧字。

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史言西遷歷九十年、辛嘉定四年方是是數、菊而可汗、是年屆出律斡朱里四遷也、戊辰屆出律斡朱里四遷也、戊辰則在癸酉前耳。

斡難河　祕史作亜河。

甲申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乙酉春上本國　甲申冬、乙酉春、此中何以忽插入避暑事、意此六字或在旋師住冬之上、否則丁亥年事耳。按數年中避暑事迭見上年避暑於八魯湖川等、按八剌那顏、即蔑史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諾兒相遇處、過夏了、就算候已到、疑此間缺未一事也、乙酉春歸國、是更避暑、即蔑史太祖遂回亜勒兒的石地面過夏。

諸殺一家非一人及一命二命而殺傷一家三人以上者皆凌遲處死仍將正犯財產斷沒付苦主其餘同謀共殺傷人者各減一等若殺傷一家二人者減一等殺傷一家一人者又減一等

諸殺人者死仍征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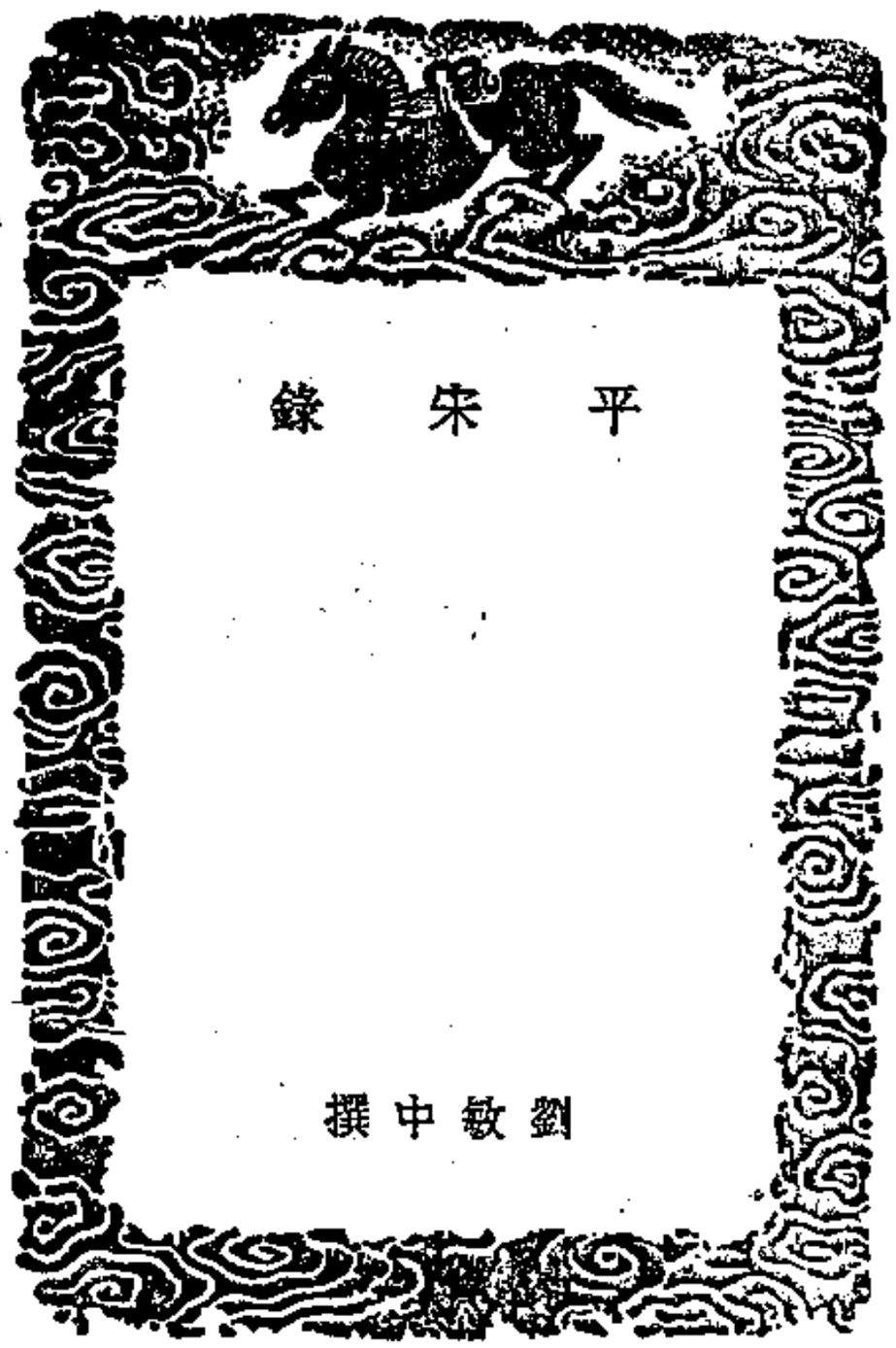
諸殺人者死其財產斷沒一半付苦主

諸殺人者死其財產斷沒一半付苦主

諸殺人者死其財產斷沒一半付

四庫全書提要

平宋錄三卷。舊題杭州路司獄燕山平處安撰。一名大元混一平宋實錄。又名丙子平宋錄。前有大德甲辰鄧錡方回周明三序。紀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與史文無大異同。惟元世祖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諸篇。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爲史所未備。頗足以資參考。此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以爲劉敏中作。今按周明序稱。平處安頃于行省。奏加巴顏封證。建祠于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且鍛梓王行實。行于世。後又有大德八年甲戌月（案大德八年爲甲辰。九月當進甲戌。疑當時習俗之文。不合古）司獄官平處安。建白大丞相太傅巴延公加封淮安王。謚忠武。創祠立石分於武成王廟左。又次第平宋錄訖。大略推官王國寶請序其首。余謂功臣勳烈具姓名者一百二十餘人。悉列於月。然於正野史更爲牧據建異論。立奇績於當時者。以爲全書。激勸後世人。有光於史筆者。何多幸邪。抑試論之。太公望前代封昭烈武成王。以其一戎衣。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放牛於桃林。使周之子孫八百二十七年不復用兵。此其所以爲武成王也。又封吳孫子於右漢張良於左。亞于昭烈。血食配饗。夫孫子者。雖著兵法十三篇。有隨時應變。萬全之能。不過破楚入郢。曾戰國諸侯。抗兵相加。未嘗混一區宇。齊魏燕趙秦晉尚爲勍敵。莫攻側呢。故將鑑博識孫武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可以爲兼秋諸侯之將。不可爲三代王者佐也。吾淮安王則不然。天委神遇。雄才大略。運籌計算。料敵決勝。豈止十三篇權術而已哉。皆以仁義



平宋錄

劉敏中撰

原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而征自葛。太公佐武伐紂。戰于牧野。師三千人。蓋伊呂師真丈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自古受命平江淮者。皆非天子仁義之兵。務快私意。深入重地。或乘天時。拙于地利。失於知機應變。彼己虛實之勢。鮮有不貽於敵者矣。故晉孟德一百萬。敗於赤壁。苻堅九十萬。敗於淝水。蒙恬二十萬。收於荊郢。身恥名辱。遺誚千古。亦徒勞人爾哉。我聖元大丞相巴延公。承聖明文德。不干羽兩階而萬邦來格。杖文武全才。不孫吳七書而亡宋無敵。取淮如拾芥。平江南猶反手也。大德七年。杭州路司獄官平處安。建白大丞相太傅巴延公加封淮安王。謚忠武。創祠立石分於武成王廟左。又次第平宋錄訖。大略推官王國寶請序其首。余謂功臣勳烈具姓名者一百二十餘人。悉列於月。然於正野史更爲牧據建異論。立奇績於當時者。以爲全書。激勸後世人。有光於史筆者。何多幸邪。抑試論之。太公望前代封昭烈武成王。以其一戎衣。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放牛於桃林。使周之子孫八百二十七年不復用兵。此其所以爲武成王也。又封吳孫子於右。漢張良於左。亞于昭烈。血食配饗。夫孫子者。雖著兵法十三篇。有隨時應變。萬全之能。不過破楚入郢。曾戰國諸侯。抗兵相加。未嘗混一區宇。齊魏燕趙秦晉尚爲勍敵。莫攻側呢。故將鑑博識孫武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可以爲兼秋諸侯之將。不可爲三代王者佐也。吾淮安王則不然。天委神遇。雄才大略。運籌計算。料敵決勝。豈止十三篇權術而已哉。皆以仁義

不殺爲主耳。吾聖天子以仁義將。淮安王以仁義將兵。簞食壺漿。室家相慶。一統天下。郡縣四海。無往而不提。則尺地一民。莫非其有矣。異哉聖元。宴樂何其盛耶。大德甲辰秋七月朔。至資子鄧錡序。

天以大元世祖皇帝神聖文武。一統天下。時則有若巴延丞相。如阿衡之於成湯。太公之於武王。可謂聲應氣求。鑾龍風虎之會哉。中統四年。入侍天顏。一命中書省平章。再命中書省左丞相。三命領樞密院事。至元十一年甲戌秋九月。董師南伐。浮漢江而下。所降復州。不以一兵一騎入城。不擄一民。不掠一物。所至皆然。而斗南諸郡。望風歸附矣。十一月辛亥。舟師出沙河口。入大江。宋之所恃者江。無江則國亦無矣。此丞相獨斷第一功也。乙卯。以舟載鐵騎三千。令阿珠平章渡上流二十餘里。博山磯。戰于江中。果得南岸。拂早來報。丞相大喜。此一舉天下之奇兵也。一相渡上流。一相渡下流。天下定矣。丞相時親攻陽邏堡。擊走夏貴。獲十萬衆。天下大定矣。于是黃以西。鄂以東。郡無不降。安慶范文虎降。爲先鋒。十二年乙亥春二月庚戌。宋平章賈似道都督諸路兵十萬餘。屯丁家洲。道使稱臣納幣。乞退師。不許。已未。大戰江中。擊走之。二人僅以身免。四月。留屯建康。俟秋再舉。七月。朝上都。拜中書省右丞相。保奏阿珠拜左丞相。右相東下。兵壓東海。左相西上。兵臨南海。天下大定矣。八月。自淮東渡江。常州已降復叛。十一月。屠其城。十二月。宋相陳宜中約降。十三年丙子春正月。至長安。陳宜中不至。遁甲申至皐亭山。宋使來獻寶。籍降表。三月丁卯。入杭州城。甲戌。赴闕。邀宋全太后幼主北行。太皇謝太后病未遷。福王與芮相吳堅以下皆北。宋相文天祥先留軍中。至鎮江。遁。此丙子平宋錄之大略也。然則以世祖皇帝之聖。佐以巴延丞相之賢。天固興之。宋以老后幼主。佐以權臣賈似道之姦。其罪之尤大者。叛盟爽約。留信使於淮郡。援逆雄於山東。天實亡之。福普禍淫。皆天也。求爲此序者。前杭州司獄燕山平處安。大德八年甲辰九月十五日。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方回撰。

司獄平處安上言于朝。立太傅巴延公之祠於錢塘。武成忠烈二廟之間。來獲先世之令典。以宜其施。惟耆艾是求。次及於僕。夫爲世功業。吾山林之士所不言也。謝不能已。復以所聞。背先王之有天下也。於其左右之臣。必畸其尊。邑錫之土田。樹之旂常。公之彝器。使其子孫奉其祭祀。若周之太公。漢之子房。是其人已封建既屢。斯道不復。而名臣之迹。亦有所表以不泯於世。故白起祠於杜郵。馬援祠於南海。諸葛祠於三巴。張巡祠於睢陽。皆所以明施報之義。揚盛大之業也。今國朝之興。元輔之臣。殷肱爪牙之士。辨博之人。肩摩踵接。固多有之。以僕所覩。未有逾於太傅者也。用兵江漢。不嗜殺戮。城下之日。萬姓謐然。是太公之將也。輔我聖皇。克正大位。是子房之傅也。而廟祀之禮。未及白起馬援之徒。則人之說者。固斷斷於是矣。亦何以顯昭代之恩。立賢者之勳哉。況於錢塘爲立功之地。偫之祠宇。使耄稚承事。無有厭斁。其義不淺。亦使武成之廟。太公子房之靈。有昭有烈。顯不偉歟。夫揚國家之美者。臣子之心也。捐已然之物者。天下之盲也。僕夙嬰孤蹇。寄迹黃老。飄舉世外。何取何遺。以其諏於僕也。聊誦所聞。酬其請。嘗塗杜道堅敬書。

人有禦大災。捍大難。立大功。則嗣祀之。謂其能爲斯民立命。爲斯世開太平。追慕其功德。使之血食於後世。如禹之平水土。伊尹之相湯。太公之佐武王。周公之輔成王。漢之三傑。蜀之諸葛孔明。晉之羊叔子。唐之婁度。顏眞卿。郭子儀。皆廟食於百世不廢也。惟我大元。巴延太傅大丞相忠武淮安王。以振振麟族。游於宗盤。中統癸亥。由西入覲。世祖皇帝一見之頃。如協夢卜。托以股肱心膂之寄。隨拜中書平章事。凡軍國繁劇。剖決無留。至元改元以來。宋權臣賈似道。於我大國背盟失信。至元甲戌秋。王奉詔南征。冬十二月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暨還闕大拜。復提師取江淮數十州。直擣蘇秀。所向風靡。兵不血刃。皆納款降附。至元丙子正月十八日。軍次杭州北關。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宋都生靈。咸被更生之德。時屯兵浙江沙潯。開宋太后與宮女宮中貯璽。仰天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夫何嵗游荼遁者三日。自非王忠誠感格。曷克臻此。宋人始知天助人順。氣數將移。遂於二月之六日。率其國大臣等。望闕拜伏。請覲王隨以密旨召還。班師振旅。其豐功偉績。允謂窮天地。亘古今。不世之盛名。無以加於此者。雖庸人猶子。皆得而言之。惟王謙謙不伐。了無德色。告成於上。勇退揆席。優游綠野。二十餘年。天下蒼生。方將俟王復用。奈降年不永。一旦棄人間事。至今江南道老。感王不殺之恩。懷王撫綏之德。聞王之薨。莫不流涕。王生於丙申。薨於至元甲午之冬。享年五十有九。子孫皆顯於朝。縞惟王恪恭乃職。克成大業。未有能發王之心而聞諸上者。獨杭州路司獄燕山平處安。嵗身陳言於宣撫。奉使嘉其言而轉呈都省。遂獲聞奏。追封淮安王。謚忠武。都省俯從祠祀之請。俾之纂緣以集其事。平司獄又能貨廬貿木以倡其首。請仰杭城亡宋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建立祠宇。往來之人。得瞻廟貌。皆發忠義之心。仁義哉平司獄之操心也。且鋟梓王行實。傳於世。名之曰丙子平宋錄。開卷瞭然。見王勳業之大。凡嘗睹同心戮力之人。因王而得彰其名於天下後世。又知平司獄倡義揚善之盛德。顧不偉歟。時則有嘉其志之克成。囑余爲之序云。大德八年。歲在甲辰秋九月。前松江府正錢塘周明序。

平宋錄卷上

元　劉敏中撰

丞相素有盛德。不屑細務。重厚深沉。外莫窺其際。中統四年。自西城入覲朝廷。至尊一見。如有所歧。遂以德器遇之。以心腹寄之。拜中書平章事。雖入省預政。默然寡言。幾數月餘。每事參決。無不中理。入座若旋再拜中書左丞相。次領樞密院事。調遣四方軍馬。務繁無少凝滯。至元十一年秋九月。分閫南伐。其折衝禦侮。極有方略。信賞必罰。得士衆心。尤明於知人。其或以文進。或以武用。無不稱職。臨戎制勝。規畫經理。英謀獨運。以之攻城野戰者。某處宜攻。某處宜守。某時啓行。某時利戰。如此而成。如此而敗。臨機應變。間不容髮。與夫兵家奇正分合之術。車騎卒伍之陣。山澤水陸之戰。若合符節。信乎其深於兵矣。孫子論智信仁勇嚴五者。丞相實全之。且古之取江南者。蓋有之矣。然皆值其君臣庸闇。謀謨乖次。內外離叛。是以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乘其間。投其隙。故得以肆其志。何況宋三百餘年。人心堅固。君臣輯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粟儲充足。將士如雲。謀臣盈廷。自我大元國以來。梯航所至。萬國來朝。未嘗不臣屬。抗衡不已。遂爲勍敵。丞相總兵南伐。旗旄所向。戰無堅陣。望風披靡。長驅徑擣。如入無人之境。取漢鄂如拾遺。摧蘇杭如拉朽。宋將身縛膝落。救死之不暇。用能獲其君臣。收全功而還。使我大元之化。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爲臣妾。何其盛哉。至元十一年甲戌正月。上命右丞相巴延節制諸軍伐宋。七月。巴延陛辭。上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曹彬也。甲戌九月。大會兵于襄樊。是月丁亥。沿於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丞相遣萬戶武顯等前鋒趨鄂州。至漢水時值雨淋漲溢。以無舟楫病涉。遂駐兵于漢水之陽。丞相大軍繼至。武顯等趨迎馬首告曰。漢水泛溢。兵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丞相怒責曰。此水小而不敢渡。焉敢渡大江耶。竚馬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仗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亦無漂沒者。諸將伏其威武。諸軍既渡。丞相令禁軍中有敢殺馬以謝罪之。於是一軍人殺馬。即遣誅之。至炎山前鋒來報鄂州消息。丞相遂至鄂。軍鄂城之西。其城在江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攻之無益。有人來言。江南有城曰新城。彼於江水中密樹樁木。以絕舟楫往來。下流又營城於黃家原。彼軍堅拒。諸將極難爲力。於是丞相歷觀鄂之形勢。其黃家原堡西有湖渠深闊數丈。淋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悉達漢江。以避鄂軍。言訖。丞相遣數將率兵進黃家原。鑿即日克之。總管劉二李勢山首破戰功。丞相遣兵圍鄂。又遣兵衆治平江堰。破竹爲蓆。地道舟面過鄂城。遂入漢江。大軍將進。諸將告曰。鄂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爲歸路患。必當取之。不聽。諸將數言鄂之不利。丞相罵言。汝曹欲爲困襄陽之計。俱爲虜斷者耶。用兵緩急。我具知之。況攻城乃兵家之下計。大兵之用。豈惟在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冬十一月戊子。大軍發鄂城。丞相面下平章阿珠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前去大軍數里之間。後有鄂州城將帥趙統軍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丞相聲平章阿珠等未及介胄而回渡迎敵。大破鄂兵于漢上。丞相親將馬軍揮戈斃之。其餘將士死者不可勝計。生獲數十人。乙未。至沙洋。敷陳既福。招諭歸降。其守軍串樓王揣索王等堅壁不降。遣兵攻之。時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祭風風遂大起。以助兵攻。丞相令徇手張元帥等順風以火炮攻之。烟焰燎天。俄而城陷。生擒首將串樓等四人。丞相令曰。應拒敵者悉斬之。沙洋南五里至於新城。其將邊都統鎮守焉。丞相至於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則禍在於目前。至暮。其將黃都統瀛城而降。丞相擬授招討使。即以金符佩之。又遣人復招邊都統。回言曰。請參政呂文煥話。於是參政呂文煥乘騎於城下。彼軍一時飛矢如雨。中呂文煥右臂。墜馬。抵城避之。須臾。奔趨而已。己亥。丞相遣兵衆攻之。彼將統副任寧瀛城而降。丞相乃督衆乘勢攻之。下令曰。如降者悉免。應拒敵者皆斬之。其城中軍民往往瀛城而降。是日進攻。拔之。首將邊都統自焚而死。於是丞相將沙洋所擒將串樓等四人亦誅之。大兵遂至復州。遣人諭其主帥曰。汝曹若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闔會銅鑼。依例行用。兵至。翟安撫貴即日出降。諸將言於丞相曰。自古降禮。當要降裝須知。計點錢糧軍數。差官鎮守。丞相不聽。省諭諸將。無令一軍入城。違者斬之。於是無秋毫之擾。丞相溫言慰諭之。翟貴曰。貴今官守復州。如是不降。一郡生靈。必遭殄滅。貴今已降。家屬在鄂州。必不能免。丞相曰。汝今迎帥而降。鄂州親屬可令無恙云云。丞相召貴曰。復州去江陵不遠。汝遣使去招諭云云。付汝蒙古文字。今使江陵之人覺之。如過後軍見之。不敢爲害云云。諸將又曰。當要降裝須知。錢糧軍數。丞相曰。不然。倘復州不肯歸附。亦不宜攻殺。自今時日相逼。前去大江不遠。我軍悉戰力爭。不在於斯。在於渡江耳。諸

將皆曰諸丞相大會諸將議渡江事卽日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覘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曰漢口水急彼軍且有備禦丞相不聽我軍徑過淪河軍於蔡店去漢口且近是日兵衆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丞相遣斅將帥舟師至夜復回淪河沙湖曰汝輩如至陽邏堡戒沙湖近處遣人速來報我先灣萬戶阿喇哈蒙古騎兵倍道兼趨沙河口丞相帥兵前進冬十二月庚戌軍於大江之北丞相輕騎覘大江形勢辛亥自漢口開壩引船徑入淪河轉至沙河口達於大江壬子丞相以戰艦萬計相屬而至先令戰艦數千艘泊於江岸北屯布以輕舟維其後會於淪河滘口其裏古漢軍步騎數十萬衆列於江北蓋張疑見之遂戰宋兵敗還是日諸將言曰沙河口南岸彼屯戰艦一隊可以攻取丞相不聽呂文煥又言彼船攻之必獲丞相答曰吾亦知其必獲吾之所慮諸將皆然丞相令諸將各修攻具進陽邏堡一名武磯癸自料之可一鼓而渡江獲其全功無貪小利諸將皆曰然丞相令諸將各修攻具進陽邏堡一名武磯癸丑詰旦遣人于陽邏堡往諭宋之將士宣布朝廷威德招諭來降宋將弗聽夏貴以戰艦數千餘艘列於大江之下橫截江面其勢堂堂若不可近甲寅又遣人敷陳禍福於宋將宋將答曰我蚤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鬬報効此其時也安有叛逆錯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丞相遂指揮諸將進兵攻陽邏堡城池是日不克是日軍中相士李國用告丞相曰天道南行大江必渡夜觀金木星相犯若二星交過則可渡矣丞相曰征伐大事戰勝攻取在將之謀畫天道幽遠安可預笑而慰之乙卯復攻之密謀於阿珠平章曰今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邏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徒勞若今夜令汝鐵騎三千汎舟沂流而上趙覩其陣料彼上流兵有備而不堅當爲搗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襲江南岸速道人報我阿珠平章然之是夜遂行于上流二十餘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師戰於江中果得南岸丙辰拂早阿珠平章遣譯史馬文志來報曰平章承命而往已過江矣丞相大喜遣步將數萬急攻陽邏堡軍中有被傷者親爲安慰賜藥以療之由是感得士衆心臨陣無不用命以一當百是日丞相被堅執銳親冒矢石臨於行陣指揮諸將帥舟師數萬衆直衝宋將兵船大戰江中我軍乘銳攻之無敢當其鋒宋兵大潰於江中陽邏堡人心瓦解宋兵數十萬衆死傷者幾盡流尸蔽江而下夏貴僅能脫命棄舟遁去白虎山抵暮方止諸將舉觴稱賀曰自大元開創以來丞相出師一舉而可蕆

兵以決勝負。襄嘉特至。求和不從。歸附。丁巳。丞相率兵至於丁家洲。去彼軍數里屯駐。戊午。丞相觀賈似道、孫虎臣兵衆數十萬。勢若蟠屯。已未。丞相指揮諸將。授以方略。夾於江岸。樹砲弓弩等具。併力攻之。丞相暨阿珠乘舟督戰。宋兵大敗。追殺數十餘里。江面流屍。水爲之赤。賈似道、孫虎臣僅得脫。太平州孟之縉出郭迎降。是日。建康翁都統遣人來報云。趙制置棄城遁去。請大丞相速至受籍附。丞相先遣呂文煥及招討索多、按竇副使烏覓兩等。賫榜文往建康撫諭軍民。丞相進兵過太平。三月癸酉。至建康。大哲三軍。鎮江亦遣使來降。丞相遣行樞密院軍馬屯守鎮江。由是淮西江南滁洲、寧國等大小數十餘城。俱檄歛附。庚寅。遣員外郎石天麟等。皆詣闕奏事。至尊大悅。凡渡江獲功人員及士卒陞賞軍務等事。皆可其奏。丞相駐師建康。令樞密院阿達哈併參政董文炳等分兵鎮守鎮江、兩淮沿江所歸附州郡。俱選素有威望萬戶人員與新附官同鎮守撫治。丞相約束諸將。分守城壁者。不令下鄉佼擾人民。違者加之重罪。是月。尚書廉希憲、侍郎嚴忠範、議官宋德秀等奉國書使宋臨安。請益兵謹送。丞相曰。汝既奉國書前赴臨安。莫若先遣一個宣使前往。諭彼宣吏。預知其意。然後可進。況我大兵歷境。繼後而進。宋人必未敢傷害汝輩。不宜益兵護送。吾恐宋人見汝輩多擁兵衆。心生疑惑。則有異議。於汝輩深爲未便。切宜熟慮。廉訪亦拜申嘗左丞相。八月癸卯。發上都南行。八月丁未。至大都。省院臺衆官留宴。三日。辛亥。發大都。自河間取道山東路。直入都。經圻漕運海等處。並巡視邊陲要害。壁壘堅牢。用兵設備。調淮東元帥右丞博囉欽、左副都元帥右丞阿里伯所部軍兵萬衆。附江而進。九月戊寅。閻兵於淮安城下。淮東招討使劉整密院事阿爾默色守新城。兵亦會合。是日。指授諸將方略。己卯。諸旦。會兵於淮安城下。令安東州歸附官孫嗣武等扣城大呼。諭淮安等將。許安撫曰。丞相奉大元天子命。舉兵南伐。所向無前。聲勢震天。東連海艦。西抵川蜀。沿江州郡。望風納款。其孰不知。今我等名爵有光於宋。乃至合境生靈俱獲安業。汝曹思之。宜速來降。則可轉禍爲福。如不然。城陷之日。誅滅無遺。悔將何及。又檄文書於矢。射於城中。以搖衆心。辛巳。遣阿爾默色領本兵船鐵騎拒其北城西門。丞相與博囉欽、阿里伯等親臨南城。盡指揮諸將。分道進攻

平宋錄卷中

夏四月乙丑。阿珠率聖旨分兵鎮國守揚州屯於瓜洲城。丞相與呂文煥及諸將鎮守建康。候秋再舉。翌日。侍奉御愛仙奉旨召丞相赴闕計事。丞相令蒙古萬戶阿剌哈權省事。仍奏陞郎中孟珙、員外郎劉汪議事。五月辛巳。丞相趣裝發建康。壬午。至鎮江。會同阿珠、阿達哈等議鎮守等事。仍諭諸將練習所部水陸士卒。甲申。仗務要嚴整。緩急適用。毋令怠惰。諸將受指揮退。癸未。同呂文煥濟江北。右天麟從行。至清河口。丞相馳驛先赴闕。敷陳平宋節畧。至京悉皆嘉納。七月己丑。丞相拜中書右丞相。遂奏保平章阿珠之功。亦拜中書左丞相。八月癸卯。發上都南行。八月丁未。至大都。省院臺衆官留宴。三日。辛亥。發大都。自河間取道山東路。直入都。經圻漕運海等處。並巡視邊陲要害。壁壘堅牢。用兵設備。調淮東元帥右丞博囉欽、左副都元帥右丞阿里伯所部軍兵萬衆。附江而進。九月戊寅。閻兵於淮安城下。淮東招討使劉整密院事阿爾默色守新城。兵亦會合。是日。指授諸將方略。己卯。諸旦。會兵於淮安城下。令安東州歸附官孫嗣武等扣城大呼。諭淮安等將。許安撫曰。丞相奉大元天子命。舉兵南伐。所向無前。聲勢震天。東連海艦。西抵川蜀。沿江州郡。望風納款。其孰不知。今我等名爵有光於宋。乃至合境生靈俱獲安業。汝曹思之。宜速來降。則可轉禍爲福。如不然。城陷之日。誅滅無遺。悔將何及。又檄文書於矢。射於城中。以搖衆心。辛巳。遣阿爾默色領本兵船鐵騎拒其北城西門。丞相與博囉欽、阿里伯等親臨南城。盡指揮諸將。分道進攻

其堡。戰而兵衆鼓勇。長驅登城。遂拔之。宋兵大潰。趨奔大城之下。我軍追殺。直抵門。橋斷。遂不得進。亦斬首數百級。癸未。平其南堡。甲申。發淮安南行。丙戌。至寶應軍。戊子。攻白馬湖。克之。泝流至清口桃源。進至高郵境。遣帳前哈必齊、千戶色徹肖等。先帥鐵騎數百。趨高郵。過宋兵出戰。宋兵大敗。斬首數級。次日。丞相率諸將圍兵城下。視宋壁壘而還。遣至范光洲。避兵之民甚衆。丞相遣人招諭悉降。又遣侍衛軍總管顏黎等乘戰艦五十餘艘。破草湖鄉賊。卽日克之。令諸將秣馬俟行。十月己酉。至揚州。庚戌。會兵圍守揚州。擴其威武。平章阿珠及右丞張惠、參政敏珠爾丹。率諸將來迎。壬子。阿珠受左丞相宴。癸丑。丞相次大灣頭新堡。命諸將指揮方略。阿喇哈自建康來見丞相。是日大雨還營。乙卯。與左丞相阿珠兵合。令阿喇哈遵建康起兵。辛丑。留博囉歡、阿里伯等部鋭兵萬衆。守灣頭堡。是日大兵南壍。丞相親楊子橋堡。是夜宿於瓜洲。壬戌。渡江至鎮江。宣讀聖旨於府廨。置行樞密院。令官阿速哈、董文炳同署行中書省。左丞阿速哈部左軍諸將先攻常州不下。丞相與阿珠議平宋大事。遂分諸軍爲三道。會於臨安。右軍以參政阿喇哈、四萬戶總管鄂囉齊等。帥蒙古漢軍步騎十餘萬衆。自建康出由安慶。直趨獨松關。左軍以參政董文炳、蒙古官帥萬戶張宏範、萬戶張禧、都統范文虎、王世強。管如德、史勝等。省都事楊晦。領幕府事。水陸精兵數十萬。出江入海。取道江陰。進取許浦、澉浦、上海、華亭等處。丞相紹宋臣呂文煥。董文炳遣都事楊晦來報。所部軍兵已下許浦、澉浦、顧逕、上海、華亭等處。已行撫定次第。丞相曰。凡歸附官。可就便區處。卽日發回。又遣使覘前路寧陸。軍馬不容逗遛。令千戶忙玉等前部統帥翼將。成受節度。裁酌大事。帥蒙古漢軍一萬衆。水陸繼進。趨常州。是日。左丞相舉詔旨分兵鎮遏揚州。屯於瓜洲。十一月己卯。丞相出鎮江。宿於丹陽。壬午。至常州。前進之兵。相持不決。至日。丞相帥大兵嚴圍其城。督以立木爲之。其池塹既深且闊。攻之誠難。丞相召諸將指授方略。令各備攻具。期於來日。分道攻擊。又先遣人大呼城下。諭言曰。城中將帥士庶。宜速來降。免爾曹拒敵之罪。城中不聽。癸未。又令諸將更迭晝夜攻擊。甲申。宋使夏貴等。詣丞相紅帳於城上。四面並進。宋兵大潰。克之。遂入城中。日。常州主帥將校士庶。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爾輩擅殺。務以招徠爲先。連日遣人告諭。宋見聽從。開之士民。勿以歸附以保生靈。前罪一無所問。不妄戮一人。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遷加爵賞。百民各令安業。若更執迷堅拒。城破之日。枕尸流血。老幼無遺。宜速審思。毋貽後悔。又不聽。丞相親督帳前軍數千。臨於南城。又多建火炮及弓弩等具。日夜攻之不息。至甲申。已刻。丞相紅帳於城上。四面並進。宋兵大潰。克之。遂屠其城。又蒙古都元帥闍里帖睦爾、萬戶懷都等。率兵先據無錫。乙酉。丞相登常州水門。遣人捕索城兵。悉斬之。丙戌。丞相號令諸將。其搜砲鄉民。廢給其榜。各歸其鄉。禁約軍人。不得妄行擄掠。犯者加以重罪。由是遠近皆安。丁亥。遣萬戶宴徹爾、萬戶蒙古帶等。部水軍數千。巡捕太湖。會兵於江戊子。質勞獲功人。員。己丑。多至崑崙。遣伊興爾帖宣撫游顯。索多總管楊椿等。會閶里特穆爾兵。遣懷都兵先趨平江。卽日。參政董文炳遣使來送兩淮帳下王都統雄。卽以嘉興招討使授之。平江主帥王邦傑等。遣張撥、蔡汝楫。賫書來迓丞相。丞相遣勞遣反。遣使往諭懷都等。官曰。此大兵到日。宜敏飭將士。守護城池。勿得縱令妄擾百姓。如有犯令入城者。從軍法。擬行省都事馬恕爲常州尹。多給榜文。招懷未附之民。是日。阿喇哈遣

使來報曰。所部軍兵已過廣德。遣趨獨松嶺。丞相深然之。十二月庚子。發常州。懷都遣使搏囉歡來報。彼宋柳岳奉使至無錫。辛丑。軍於無錫之西。壬寅。大設省羅。會集諸將。令奉使柳岳來見丞相。出示宋太后暨國主國書。及示宋之大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柳岳垂泣曰。今日太皇太后年高。闔宮相率諸將。閱兵城下。觀宋壁壘而還。遣至范光洲。避兵之民甚衆。丞相遣人招諭悉降。又遣侍衛軍總管。袁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大丞相哀恕班師。免致三宮不安。陵寢動搖。敢不年年進奉。歲歲修好。此誠奸臣賈似道失信。誤我國耳。丞相答曰。彊者我聖天子登極之初。遣使奉國書以修和好。汝國無賴。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將廉奉使等無故殺戮。誰之過歟。如彼果欲我師不進。盡舉錢王納土。李王出降乎。衛宋書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亦失於小兒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柳岳頓首泣下不已。令千戶忙嘉特館伴焉。癸卯。遣招討察克齊、千戶陳齊逢伯將宋柳岳及從來者宋李二人。幷嚴某所奉國書。赴朝廷奏。丞相軍於望亭東。令張惠、呂文煥先赴平江。同游顯等入城收會公事。甲辰。平江主帥王邦傑、郡守王矩之等率衆遮來迎降。止於寒山寺南。乙巳。軍於平江西南五里。丁未。丞相入平江。登城觀兵。遂撤宋軍。布置我兵於城上。既而復會諸將佐於府廨。頒號令。諸軍不得輒入人家。擾害百姓。犯者重罪。於是居民晏然悅服。卽日遣龔嘉特、范文虎下從者王政。同柳岳、赴臨安錄白諭宋主詔書一封。又丞相白宋臣書云云。董文炳遣都事楊晦來報。所部軍兵已下許浦、澉浦、顧逕、上海、華亭等處。已行撫定次第。丞相曰。凡歸附官。可就便區處。卽日發回。又遣使覘前路寧陸。軍馬不容逗遛。令千戶忙玉等前部軍兵。復修長橋等處通道。不旬而成。丞相召范文虎、蒙古帶行兩浙都督事。王邦傑充安撫使。王矩之遙授溫州安撫使。餘皆附官。員。陞加不等。又遣使諭董參政。令萬戶張弘範等。軍還省。別聽區處。屯於平江。癸丑。譯史阿里自朝廷奏事回。俱准所奏。更遣龔嘉特同宋使夏貴等自臨安來。賫到錄白宋書云云。辛酉。宋使夏貴等謁見丞相。是日大宴議事。癸亥。遣宋使呂侍郎回。乙丑。范文虎下從人游和尚同宋使沈節僉賫宋太皇后謝氏諭呂文煥敕。並與丞相書云云。是日。諭諸將曰。今日宋臣陳宜中遣人來爲會於長安鎮。宜觀地面寬足容我軍與魯之地。遂號令諸將。將所部軍兵序。各翼行伍。俾令前進。其旌旗戈甲等事。務要精整。其全家屬聖留之於後。仍省會嚴禁諸軍。不用抄掠生口。侵奪人財。焚燒民屋。如有犯者。卽以軍令從之。諸將士爲之屏氣。無敢妄動者。於是諸將聽受方略。分左右翼行而進。諸將側目相視。莫測其機。亦無敢咨稟者。又遣范文虎、蒙古帶等。率兵艦會阿喇哈、阿里伯等。取湖州。丙寅。詰旦。登車。平江官屬軍集邀丞相賀正。甚堅。丞相曰。我之軍馬爲大事。豈暇問此。遂行。留游顯、懷都萬戶呼圖克布哈王等分兵敗萬鎮守撫治。令密王等長橋鎮守太湖等處。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嘉興帥劉安撫舉城迎降。癸酉。宋使軍器監劉廷瑞、贊陳宜中書與丞相云云。丞相亦回書云云。同日。遣龔嘉特之臨安爲會。乙亥。宋劉察院賁到宋主稱臣表。並宋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云云。當卽發回。丁丑。龔嘉特同宋都統洪模。賁陳宜中、吳堅與丞相書云云。戊寅。發宋洪都統還臨安。是日。丞相赴嘉興。留萬戶呼圖呼、千戶王國察等鎮守。授劉安撫以安撫庚辰。宋使吳路鈐臨安來會長安。是日。遣還。辛巳。洪都統來迓。是日至崇德。壬午至長安鎮。陳宜中約不至。癸未。過長安鎮臨平。甲申。至皇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向問你怎生來。曰

俺自來丞相曰你來呵俺根前要富貴也你吃一鍾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宋使趙吉甫賈餘慶同張嘉特來獻傳國寶玉璽降表受訖卽日遣遼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乙丑兵至臨安北五十里有甕嘉特洪都統遣人來報云今日陳宜中兩淮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廣益二王由錢塘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不動丞相聞喇哈鄂囉齊帶左軍董文炳范文虎諸軍據錢塘不令宋人來往守衛之丙戌遣宜撫程鵬飛計議官爵嘉特千戶洪雙等往臨安入宮諭太皇太后戊子宋太皇后謝氏遣丞相吳堅文天祥同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中貴官鄭惟善等來見丞相溫語慰之遂遣吳堅、鄧惟善、謝堂、賈餘慶還臨安丞相顧文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惟留文天祥於軍中文天祥堅立請歸國丞相但笑而不聽文天祥於是曰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實是好意況彼各男子已各稱之何故將我執留丞相以溫言答曰君勿怒汝爲宋氏大臣責任非輕此來旣是好意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顧爲數日之留遂令蒙古帶、紫多館伴繼縻焉是日還平日與李庭芝相善者孟諫議段安撫田副使往諭揚州制置李庭芝又令程鵬飛賫餘慶洪雙等之臨安換宋主降帝號表章及多給文榜於臨安市移撫士庶無令驚擾市井熙然秋毫無犯已丑遣千戶忙嘉特省掾王納賫玉璽前赴闕進獻是日丞相至臨安湖州市庚寅早丞相之錢塘觀潮於是宋宗室大臣以下及官屬來見丞相皆撫慰之閱兵而還辛卯董文炳阿喇哈鄂囉齊等來見丞相聽受指揮而去張宏範、孟祺、程鵬飛等賫宋主降表及太后招諭未附州郡手詔並三省樞密院文字令州郡一體歸附壬辰丞相登西湖北獅子峰俯覩臨安形勢至暮館於湖州市秀王府是日遣諸將以各部兵衆分守城面又遣萬戶克齊爾哲李勞山及總管王俊等軍入城護宋氏宮城癸巳太皇太后令貴官王某率群僚詣丞相請降丞相亦撫慰之遣還甲午將宋氏馬步軍殿司及諸司兵衆分置於我師別行調遣其餘生聚等軍有願歸者聽遣張都鎮撫等語阿珠計稟淮上公事及宋招諭淮安、懷遠、蘄州、安豐等郡二月丁酉遣鎮邊劉幷程宣撫子周普里伯持宋氏招諭兩淮並本省公文去廬州招撫夏貴及未歸附州郡其鎮邊劉係夏貴親具程宣撫子乃夏貴婿也以故遣之又令兵部郎中崔文卿、王世英等分鎮馬步司軍數千護宋詔趨衢州等處招諭令降己亥令張惠呂文煥約阿喇哈、董文炳等入宮見謝氏宣布主上寬仁大度辛丑委張惠、阿喇哈、董文炳石天麟、楊晦、張宏範、克齊爾呼喇楚索多入臨安取會軍民錢糧之數及拘收宋朝百官誥命敕劄符印悉能宋氏官府又散能侍衛禁軍壬寅遣西蜀歸附官李胡亦持宋詔往招宋下州郡又遣使者尙壁顯等之潭州行省賫宋詔諭湖南、湖北兩廣、福建州郡令一體歸附又令萬戶昔里伯史樞兵鎮守湖州以歸附官趙與可授安撫遣孫嗣總管唐拾鎮守建德府以新附官方回授安撫遣總管高興鎮守婺州孟安撫鎮守衢州是日丞相命諸將分兵鎮守臨安令阿喇哈、鄂囉齊、蒙古漢軍鎮屯西湖錢塘門等處閭里特穆爾、懷都、伊齊爾哲鎮守錢塘仁和黃頭兵屯富陽相威等軍屯臨官焦興黃順軍屯德清晏徹爾、劉源等鎮守湖州市蒙古倫、范文虎撫治臨安以水軍駐諸將及別萬戶諸將分屯湖州市北如犬牙相御遣管如德過錢塘岸上張示

省榜禁約諸人不令侵損宋氏山陵丁未遣伊齊爾倫特穆爾起宋臣賈餘慶等四人赴昌化庚戌遣李知事招諭台州石國英招諭婺州及兩淮等處辛亥遣囊嘉特、吳閻賢謝后詔再諭揚州李庭芝癸丑孟祺、謝堂、楊鎮赴省議遣詔宋益廣二王事甲寅福王遣人致書於丞相其辭懇切丞相回言太后幼主及百官隨卽歸附今日俱爲一家福王不須疑惑宜速來同預大事甚妙遂遣使還已未石國英遣人送婺州降表是日發洪都統、彭都統、張都統、呂尙書赴闕朝見庚申囊嘉特回奉密旨召丞相還朝及遣宋君臣事辛丑遣使者周青等赴泉州招諭蒲知府壬戌遣史勝賢密赴越州請福王云云宋太后令楊提舉、命提舉同中貴官盧源守贛手詔及省文往福建諭廣益二王及從臣僚屬復還臨安浙東州郡牧守相繼歸附降者日衆三月丁卯丞相入城館於萬松嶺盧源宅己巳大宴於宋三省中庚午囊嘉特自瓜州還省賫張都統鎮撫將皇爲盧州舉城歸附事甲戌徽州招討李鉉來降福王自浙東來見丞相安慰之是日會諸將於萬松嶺國中阿珠遣使來報盧州已降及鎮江文天祥出奔是日雨作丞相出屯湖州市宿於秀王府阿喇哈、董文炳同預行省事孟祺從行赴闕石天麟仍領左右同事楊晦來谷之奇同預焉丞相暨阿達哈密議遷宋后幼主及其僚屬北行事丙子丞相先行至瓜洲待之阿達哈、張惠、阿喇哈、董文炳等於丁丑詰旦武備嚴肅入宮召宋太后幼主聽皇帝詔曰荷天子仁慈不殺活此性命汝當望闕拜謝於是遷宋太后幼主及宮人出宮遂封府庫謝太后以疾言屢遣萬戶趙興祖詣丞相請命丞相曰既不能起留之無礙是日宋太后幼主同宮人出城水宿北新橋船中是日悉收宋之所貯寶玉賫宋大臣以下僚屬供從其行丞相班師之日及遷宋君臣百姓晏然不知閏三月十二日夏貴至燕京獻淮西諸郡二十一日巴延丞相回燕京有大旗書天下太平四字二十四日宋太后幼主至燕京宿會同館四月十五日赴上都二十八日至上都明德門官舍安歇五月初一日全太后嗣君早出西門五里外草地上太后福王隆國夫人中使作一班左北邊設一紫錦罘罳即家廟也廟前兩拜太后及內人各胡跪福王率執如南地兩拜而退初二日太后幼主隆國夫人天曉盡出南門外十餘里率執同嗣官亦到鋪設金帛寶玉一百餘棹在草地上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煇耀皇帝皇后升殿諸妃諸王供升殿捲簾列坐宋全太后幼主福王率執以次展禮服金服紫緋綠各依次序立班行甚整再拜班退升殿再兩拜就留御宴諭授幼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告天地祖宗於近郊遣祕書監設宴大會大赦天下是歲淮東西、湖南北、川蜀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五監二縣七百三十三

平宋錄卷下

宋太后詔佛於淮東制置李知院曰。吾老矣。值此時艱。比奉大元皇帝詔書。俾相率來附。以全宗社。以保族屬。以救萬姓。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舉國內屬。今大兵在城。三宮不慮。九廟如故。百姓安堵。其餘州縣。已戒諭若下詔開諭。俾各以其地歸於大元。卿自守孤城。勞勞甚至。但根本已拔。縱欲固守。民其何辜。毋重困一方之人。宋主詔。收揚州帥臣李庭芝。自陝圖基緒。遺家多難。權臣假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宗社。不害生靈。淮奉太后戒命。舉國內屬。根本已拔。其餘州縣。縱欲固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可順天時。亟宜歸附。生民免罹荼毒。宗廟不至泯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丞相賀表

臣巴延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獄明王會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爲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臣巴延等。誠惟誠忭。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升屋而逃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憑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飢褰之言還。輒奸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結納我叛臣。盜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戰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屬既出於自求。悉致問於斯赫。臣庶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裏

漢之上流。移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尙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屢諭之親臣。揭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喇哈取道於獐栅。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珠、阿達哈等忝司中閫。直指宋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運謀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願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頑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月之降幡始竪。其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覽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簪簿。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等誠懽忭。頓首頓首謹言。

賀表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卽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廑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旣東西之被。象愛無南北之分。弗阻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縣城。雖鼈鼉之誅。尙遲蜂蠆之毒。茲爾三凶。非率命于襄后。徂征一鼓而定荊襄。再犯而降鄂岳。并黃面紾江沱心歸。鎡銎之堅城自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已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國下。幼君覲竄於海中。方知特險之差。應悔求和之晚。臣刃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戢弇之臣。尤當迪集勳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

賜宋王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詔宋國主。昔我太祖聖武皇帝。容謀雄斷。奄奠諸國。惟彼東南。成修臣職。昔爾宋與金鄰。逮至平金。接我疆場。彼國常遣使於我家。尋卽殄絕。俾失結好。實爾自貽。乃者師已濟江。仍且按兵。復遣使以理往諭。時爾順令歸款。事豈不殊。及兵旋臨安。方出請降。論以國典。固無覬覦。然爾國政。悉出權臣。若爾母子。初無所與。旣知之。復以畀諭加爾母子之躬。固所不忍。況爾舉朝來覲。嘉乃是心。而優渥之令。可不伸乎。庸錫冕章。備茲異數。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宜令准此。至元十三年六月日。

追贈鄭江

切惟古之所以稱大勇而立異功者。蓋上之人有激勵之術使然也。不爾。將徼卒惰。望其有奇功於天下不能也。比聞故河南路統軍鄭江。今年四月內。襄陽城下。以戰而死。迄今半載。朝廷無追獎之命。今參詳國家方混一區宇。苟死於王事者。不加追獎。則像安苟容之徒。以爲得計。照得近例以他功追封者。往往有之。彼被堅執銳。不顧死難。爲國家報効者。若不量加追贈。恐於激勵克敵制勝之術。有所未盡。

燕山平處安起蓋祠堂。開板印造平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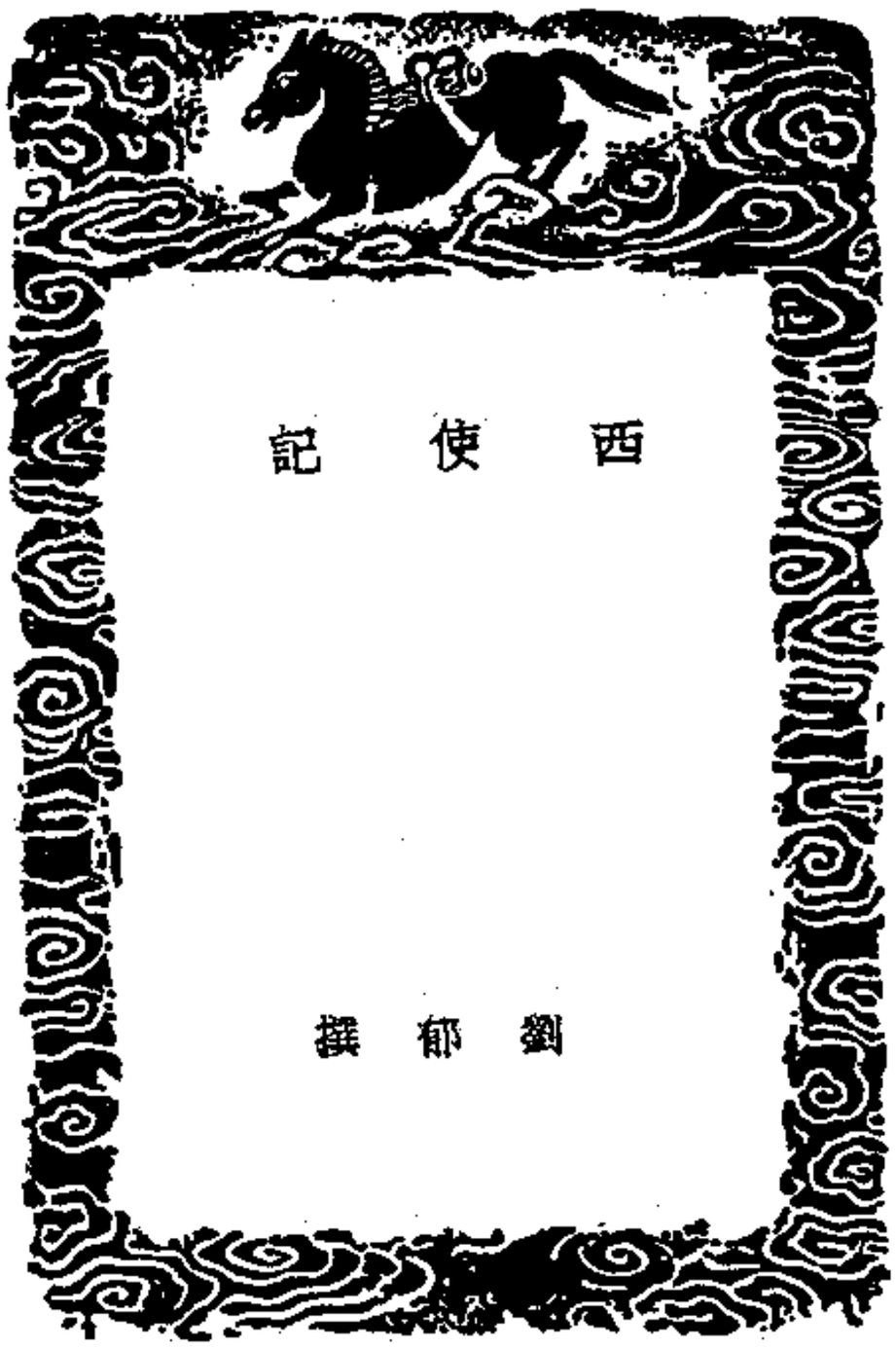
撫勞戰士

切惟古之用人能盡死力者，不過閔其勞苦，悅以使令而已。蓋兵以氣爲主，所貴感發振作，不致有惰歸之意。切見襄陽之役，以數十萬衆，頓於堅城下，經有四年，暑天炎癘，攻守暴露，下戰而疫死者無慮無之，即目已是炎熇，江水向發，設於去歲之夏，宋人統以舟師來抗，內以死寇，必出相應，其利害所關非輕，當此正帥臣鏖戰之日，將士竭盡之時也。今雖省官節制於上，朝廷亦宜制爲撫勞，感發人心，振作士氣，然後序情而閔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曰：我見合無開奏恩旨，詔彼軍前，宣諭撫慰，使功過兩明，賞罰必信，然後序情而閔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曰：我之死生有所歸矣。我之勤苦爲上知矣，衆既喜其如此，雖盈之重地，淹於歲月，人將奮發忠義，心力一殫，勇氣自倍，而親上死長，以爲當然，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也。

丞相巴延公勳德碑

乾爲天，統元氣，坤爲地，統元形，輔以四時，佐以六子，天地所以不言而化，無爲而成也。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轉乾元以建國，法坤元而紀年，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撫符圖珍，混一區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服，首出庶物，亨天覆之高，地載之厚，不可名言，不可繪狀，所可得而見者，四時之運行，六子之變化，緊輔弼之臣，有若丞相巴延公之定江南，其勳德尙可考已。至元十有一祀甲戌冬十二月，丞相總師渡江，又明年丙子春，師次杭之近郊，行中書省以中閫入杭，遠城列壘，望風款附，蹕不釋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犯，天命攸歸，人心欣戴，不謀而同，不戒以孚，黃童白叟，手額讚歎，祝聖世君臣同德，時萬時億，永福區夏，無前偉績，對天宏休，於是乎在。蟻忠臣等咨拜手頓首，具陳詔旨，深厚惻怛，曲意招懷，惟恐生靈枉受其害，傷聖天子不殺之仁也。丞相對揚休命，豈是以不殺爲事，豈惟不殺，抑又不貪，東南苟安，率皆中稔，綿歷積久，休養繁庶，權臣擅事，貴戚殖私，多貸厚斂，富於公室，子女如林，玉帛如山，倡治珍怪，未嘗寓目，士庶繡黃，香葩圖書，微有獻假，一無所取，宮廷內儲，府庫外峙，謹籍封錄，悉歸有司，郊隧之外，禁止俘掠，分屯列戍，田里相安，既又發公廩以濟民食，蠲房租以奠民居，捐山林川澤之利，以便民用，減上供物帛之賦，以寬民利，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言順而向我者，縱而弗舍也，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言能生斯民者，民所歸也。丞相杖鉞專征，於國有大功，爲勳於民有大惠，爲德勳德之盛，卓冠前古，杭民千萬，均受福賜，莫知所報，士民率請伐石爲勳德碑，昭示無極，銘曰：皇元受命，光宅九區，旋乾轉坤，邁唐軼虞，至元建號，混合輿圖，一統之盛，亘古所無，賜鉞推轂，密勿都俞，干戈所指，仁義與俱，豈其得已，煩我師徒，宇宙磋裂，欲同其殊，匪兵不服，匪惠敢渝，不亟不徐，南邦是徂，雖勢効順，爾算爾壺，爾貨弗掠，爾孥弗俘，江之廣矣，亦既俘止，天之所與，將焉逋止，相臣曰嘻，我息爾乎，不殺不貪，申令前驅，百城安堵，於楚於吳，杭民千萬，易慮爲娛，大勳盛德，可鐫可鏤，千萬斯年，以侈廟謨，至元十三年二月日，四明史周卿撰，宣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汪宋英，省選耆老陳相實，耆老顧惠榮，耆老班首唆震宗等立石。

右碑至元十三年丙子春二月，建於杭之行中書省，以紀殊績。歲月浸久，適燬於火，士民追念合詞祈請，擬復舊觀，省府重嘉其誠而矜從之，遍稽淵色其辭，重立斯碑，山可磨，谷可堙，此德此勳天地存，至元三十一年春三月望日，少中大夫杭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寇元德謹跋，并書丹篆額。



西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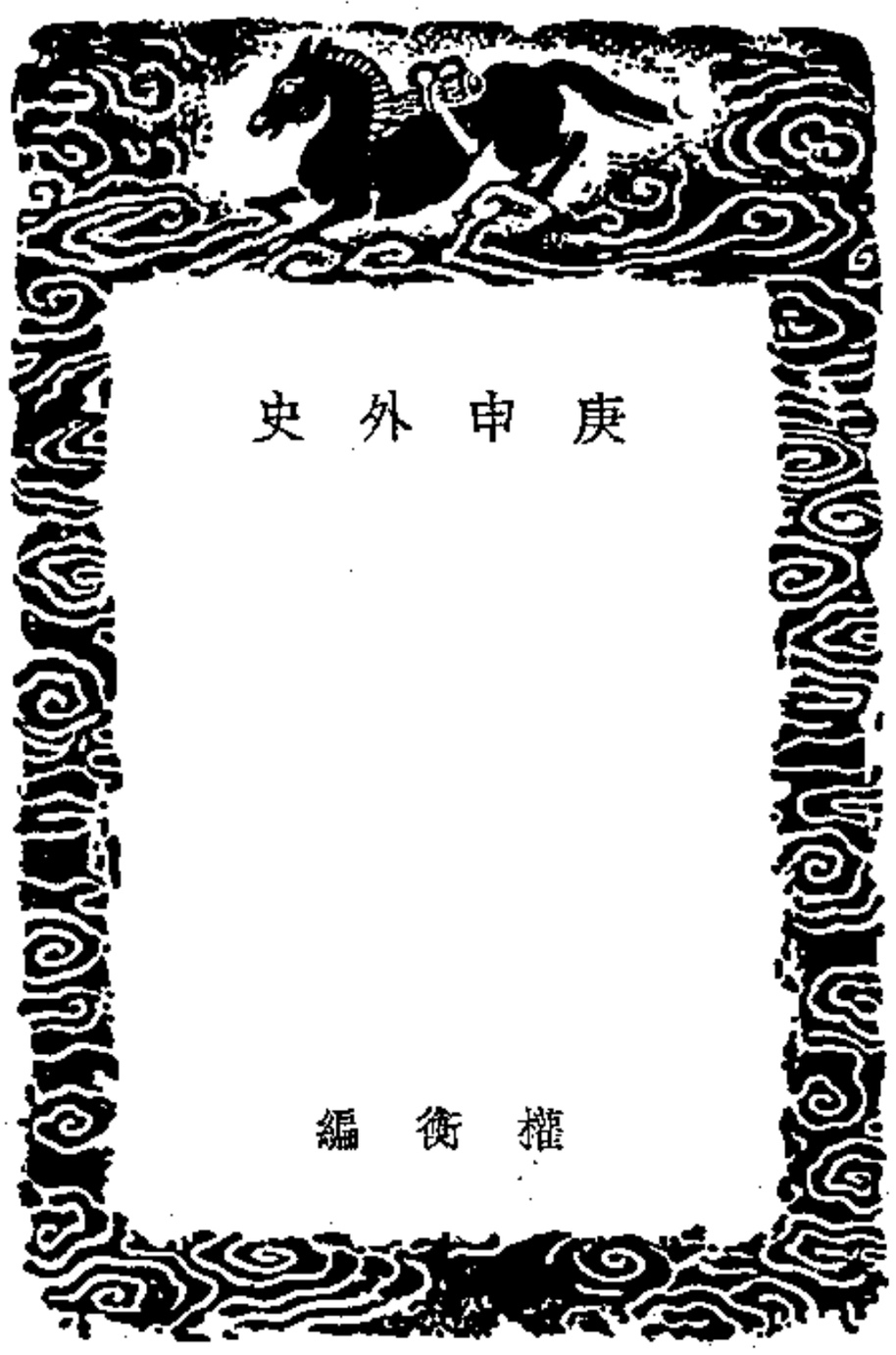
劉郁撰

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駐蹕西覩。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晉木鄂。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漠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覩磴。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圍。開錯土屋。舊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斡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嶇嵼。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貿。有藷果。唯瓜蒲菊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幷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殞。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畜酒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嬴阿中。以馬牽拖牀遞鋪負置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塔兒河。土平民夥。溝洫縱橫。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灘。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太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郵亭客舍。鄽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樺思千城。大面民繁。時暮花正開。惟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嚼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腸不出。嚼碎傅瘡上。卽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蝮。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癸征西與魯屯駐於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瘡難以柏。二十九日渦灣埽兒城。滿山皆鑾。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峰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鑿窖。非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五十。已而皆下。惟檐寨。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峰峻絕。不能矢石。內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墜。諸道竝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玉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放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曰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城中最爲兇悍。威脅鄰國。踰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撫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拇。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豔。過阿剌丁城。擲咱答兒人被髮。率以紅帕勒首。衣詩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城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在印藏西北。蓋傳聞氏。友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唉糜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圍之以覺。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薛國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法里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沈檀烏木降真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后妃皆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踰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十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爲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獅顏八兒。房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獅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翌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卽海。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服。皆善緩。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如升許。其矢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奧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蚌并泥沙。貯於囊中。遇惡虫。以醋噢之卽去。既得蚌滿囊。械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椒珠寶烏木雜舌寶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

紀其事及時王守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葦屋夏大熱人避水中己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明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徙腹中出馬聞之怖竭血狼有鬣孔雀如中國鳳者惟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香貓似土豹黃斑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鴛鴦傳日亦千里瑠璃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闊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壽以肉投大澗旋飛烏食其肉糞中得之撥入兒出西海中蓋琦瑁之類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卽犀牛糞偽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牝馬有駒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復出阜鵰一產三卵內一卵生大灰色而毛短隨母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龍種羊出西海以羊臍植土中既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發以木臍斷便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卽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凡一十四月郁款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遠國號幾易事亦難考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印毒卽漢身毒也曰驼鳥者卽安息所產大馬雀也密昔兒卽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記

四庫全書提要

西使記一卷元劉郁撰郁眞定人是書記常德西使皇弟錫里庫軍中往返道途之所見王惲汴梁載入玉堂雜記中此蓋別行之本也元史憲宗紀二年壬子秋遣錫喇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喇薨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錫里庫及烏闌哈達帥師征西域法勒噶巴哈台等國八年戊午錫里庫討回回法勒噶巴平之擒其王遣使來獻捷考世系表脫脫宗十一子次六曰錫里庫西行與此記所云壬子歲皇弟錫喇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者相合然則錫喇卽錫里庫庫因元史爲明代所修故譯音譌舛一以爲錫喇一以爲錫里庫誤分二人而遼宗紀二年書錫喇薨三年重書錫里庫西征遂相承踳駁也此記言常德西使在己未正月蓋錫里庫獻捷之明年所記雖但據見聞不能考證古蹟然亦時有異聞郭侃傳所載與此略同惟譯語時有譌異耳我皇上神武奮揚戡定西域昆嵛月氏盡入版圖計常德所經今皆在屯田列障之內業已欽定西域圖志昭示儘齡郁所紀錄本不足道然據其所述亦足參稽道里考證古今之異同故仍錄而存之也



庚申外史

明 葛溪權衡以倜編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晏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顯召明宗子爰猷帖木兒來。使登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謝責耳。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爲之踏躪者累日。自念晃忽叉之事。已實造謀。恐爰猷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室。爰猷帖木兒太子居諒微荒遠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哉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絕百僚。威震赫赫。宗哉諸王。無敢以爲言者。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擬已久。內外頗以爲言。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元。逾月而崩。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死耶。爰歡帖木兒在廣靜江。可取他來爲帝。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至廣靜江取爰歡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竝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酉迄至六月。方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太后。葬

庚申外史序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倜。吾安人。葛溪其號也。隱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丞相李察罕皆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僦在海陵鹽船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聞關往北尋見。書請歸鄉。於是附鄉人鹽船回。與予言始寫隱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集中因閱此錄。遂廣其傳云。金華宋濂。

又一本序云。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簡受命脩元史。書奉命中書。中書承旨塞人遍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時興澤州儒□□汴梁□□□□□。忠之昔事叟伯逢於京師。伯逢死。忠之爲借。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空死。忠之山居。擴廊延致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來天下之川兵。朝廷之得失事。與之極論數晝夜。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前後一致。關於治亂興廢之幾者。而又悉以衆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因昔嘗聞之。當時學士大夫而得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之事。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紀。庶於上俾太史采覽。然其地方人名。歲月悉徵出於一時傳聞紀憶。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牴牾。惟太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新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予食官祿。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實紀錄。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僭之有。故序。

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徹政院使宦者高麗女子郝氏于帝郝氏性慧黠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詔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乘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厥正大宜爲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兒帝寵郝氏心不平之日夜搥楚郝氏幾不勝一夕又跪郝氏于前窮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衊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撫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收晉邸后爲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　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席名爲鴛鴦筵席偶坐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置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氣羸劣而死　太尉伯顏陞爲右丞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入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爲伯顏適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悉從入京帝深德之旣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裹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悠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爲文宗義子皆謀爲不軌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搖搖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可匿之乎幷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絞于東門外唐其勢旣死命撒迪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剌氏爲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弘吉氏爲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竝爲后自此始　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毋漢兒人讀書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來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徽西城匿剌麻至京禮爲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鴈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刻王家奴也謂刻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刻王謀爲不軌殺刻王幷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開淮東有秦郵我寨秦郵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省臺院宦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鴈高年鼎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　六月天下誦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驚風成婚　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鵲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糟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將軍敗之于鹿邑岡擒之號其魁爲得勝岡　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敎下把民患倚恃著太皇太后　謀出紫微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碏山亂于

廣南之惠州旣而復有李智甫聚天鵝亂于岡潭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廟　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婆佛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初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鄙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丈紅焰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鄙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耶內有一老曰鄙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喜曰盍與我爲徒弟可乎老者遂捨爲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徒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　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直方直方教之以密告于帝帝令帝知而預爲之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豎知樞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貪無資好交遊人皆謂爲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醉省臺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陷囘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數俸孟端喊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雀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蠟爲丸彈狀佩之稱聖旨封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值掾史來傳聖旨我則佯應之曰諸有河南廉使廉使惟德敍仕在家卽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入者汝皆傳聖旨槌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臺設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劉烈理問金剛奴郎中完者禿黑狄兒都事拜住總管撒思麻監司禿滿萬戶完者不花等以次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狀卽以鐵骨朶自後槌死棄尸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爲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章自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勤調孟端在省祭祖夫杞縣祭祖墳經五日久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於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爲省官使使在外給事馮因抑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唾而言曰何者爲朝廷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僞因躡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使臣者僞也可閉諸省門勿納我將圖之于是殺孟端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挪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雀八失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俯首聽命獨歸暘不從孟端問曰朝廷以月魯帖木有罪別選用人歸先生不願仕宦耶暘曰死生有命遂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義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達臘實與聖宮都氏之子也乳脫脫家呼脫脫爲孀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　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竊告帝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率不與之俱往其奈太子在柳林何其夕卽召高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于是先令月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

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輸林官泄其事。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詐匯。詆裹之車中。載以入。賜之坐。諭以伯顏罪狀。卸其軍權誅之之意。使草詔四更使只兒瓦及平章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卸其軍。天明。閉大都。詣城上開讀詔書。梟御史大夫脫脫。罷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竝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衙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固不花。知院答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問奸臣為誰。尚未晚也。伯顏卻之曰。只為汝輩。昏時與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耶。情知皇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脫脫賊子之所為也。言未既。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時起行。無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真定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顏謂父老曰。禍皆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乎。父老曰。不甘見子殺父。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剡王之事。伯顏聞之。俛首不語。殊有慙色也。羣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嫡母也。前帝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潛陽路安置。乃使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潛陽。太子忽心摭。知其將殺己矣。飛馬渡河而去。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戲嬉。聲伎帝意。故此舉雖出于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御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幷問當時草詔者為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祖古倘組常二人。皇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含之而不問。國初收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奏謂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婿。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幷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殮以杉木棺。置棺上藍寺中。（一云北塔寺。）屍水流出戶外。人皆掩鼻而過之。籍其家。數月摒擋不盡。米穀數房。燒併至一房。其豐也如此。或言伯顏家奢西番師婆。名舁畀。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舁畀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秉政之時。禁軍器。廚馬匹。蒙古色目殿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阿又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氣節。見伯顏私通太后。殺剡王。竊相議曰。此人有無君心。不除之必為國家患。于是截髮為誓。私相約曰。但得間即行之。一日。伯顏休息于家。二人侍立。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趨管鎖鐵善刀也。阿又赤即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欣然起。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喜于得間。從旁促阿又赤。阿又赤懼不敢發。完者帖木兒王疑其中變。害己。因長跪首曰。聞者阿又赤觀刀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即捽向前。阿又赤亦跪曰。此人等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即併殺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命脫脫為左丞相。益都勿為右丞相。幹家奴為御史大夫。汪家奴為樞密使。初伯顏既敗。其弟馬札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為首相。僭

擬于通州設棚坊。開酒館。繼坊。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南糶。其子脫脫不以為然。嗾臺政佛嘉問曰。吾父薨。君君所言無不聽。盍諫吾父使解職閉居。不然人將議我家。遂其兄而擾其位。兼口甚可畏也。佛嘉問如其言。因乘間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為太師。于是陞益都忽為首相。而己副之焉。詔復行科舉。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米帛。獨天下租分。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煙百萬。薪芻負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口濫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於城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金口高水寫面下。湍悍。纔流行一二時許。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報脫脫。脫脫丞相。乘輿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河。秋、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元、李好文、黃縉、許有壬等四人。五月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揭示弼右。隣常御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焉。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三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吏時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嗟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為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乎百為若茲。慫縱悖嬉。玩愒歲月。以媚侮謟為賢。行加屏黜。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憚直掉臂而出。無敢誰何。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焉。雖加孫監生也。積分試中。累官至祕丞。在朝僸僸。及為分省右丞。一日奉檄廊命。入京師議事。揚揚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監生雖加孫也。人皆歎曰。此宜所言。是報當日籠炊也。又有普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命至擴廓軍中。擴廓置之為分省戶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饑。道戶部侍郎求糧于擴廓。普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漏網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遊糧料。如塗不班也。先帖木兒、秦不花、答失八都魯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由東等處。竝不曾發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赴淮。亦不索朝廷供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臺政張至道在側。因歎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吃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糧米五千石運入京師。監生所就類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川。遂為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為丞相。馬扎兒台為知院。遵道為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扎兒台遂補為掾史。既而知不能行其策。遂棄去。後為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避元守王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厚載門耕籍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宦官額。幷宮女。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為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簿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銳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為憂。掾史行文罷。丞相三御之。掾史遂與國史典籍謀之曰。丞相非不喜。蓋因錢糧無可措置。然此亦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擔寄倉庫。豈糙有司亦管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為修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儲臣歐陽

玄、揭奚斯等于國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紹興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決白茅口。冬十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前三日祼于太室。拜享于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聞。對曰。寧宗皇帝雖是弟。已曾承宗器。而爲皇帝時。陛下亦嘗做他的臣子來嘗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做諸侯。僖公是兄。繼閔公後做諸侯。宗廟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國民租五分。

【甲申】至正四年春。歐陽玄、揭奚斯等修遼金宋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與右丞相脫脫奏聞。脫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卓三卻。衆皆愚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憾也。盍棄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修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屢當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爲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脫脫大喜。即命掾史具進史儀。禮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以爲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爲非也。進史畢。大宴羣臣于宣文閣。脫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紀錄。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爲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對藏金縢。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中。還來皆公卿耆舊子弟爲之。其實皆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以來三十六年史事竟廢。太師馬扎兒台。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謂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猜疑。脫脫固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辭位也。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法。交鈔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並用。脫脫奏用其言。立資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東向坐。祭酒酒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無一人敢有異議者。於是改鈔法遂行。明日。祭酒忽至中書省言曰。丞相册聽薛武南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盍舉呂思誠祭酒所授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辭。及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河北大旱。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銀爲撒花。或刦州縣官庫。取輕貲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于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現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萬一與捷河人夫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曰。汝南爲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塞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爲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爲空。有旨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修六條政類成。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爲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臘與脫脫子加剌張同戲。毀外。愛育加剌張獨置京師。與太子同嬉戲。一日。郝后同席坐偏殿。太子愛育失黎達臘與加剌張同戲。毀外。愛育失黎達臘使加剌作老鴉。而己負之。亦三匝。加剌覺曰。加剌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太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帝問之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剌張也。問何爲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郝后因起曰。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顧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明。其項高而下鉤。澄之翠。馬中者。粟駝之在羊隊也。上因歎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脫且將復入爲相也。因乘間游說。恐之于帝。帝曰。彼讐脫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爲焉之。對曰。彼雖讐臣。當也。臣嘗仇之。不當也。何懲之有。其實此人奸。其時郝后于殿屏後竊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脫至京師。乘昏入城。亦未敢見帝也。郝后俟帝有喜色。因讒加剌張于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脫脫耶。加剌張跪曰。思之也。帝曰。脫脫今何在。而汝欲思見之也。因起謝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卽使人促入見。至則上在樓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召汝來耶。郝后爲之失色。脫脫徐曰。郎主使奴婢侍親。今不幸親紾服闋。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相與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設祭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爲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泰知脫脫有意興作。庶事盛。爲前相無開。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有爲。以震耀于天下。超軼祖宗。德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泰建言。謂至元鈔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法。交鈔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並用。脫脫奏用其言。立資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東向坐。祭酒酒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無一人敢有異議者。於是改鈔法遂行。明日。祭酒忽至中書省言曰。丞相册聽薛武南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盍舉呂思誠祭酒所授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辭。及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河北大旱。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銀爲撒花。或刦州縣官庫。取輕貲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于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現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萬一與捷河人夫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曰。汝南爲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塞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爲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爲空。有旨

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貴爲心。進言脫脫曰。丞相大興利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愜伏衆情。于是起大獄。以誅害大臣。眞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韓家奴等于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肆虐。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跡。遂相繼入於盜賊之黨矣。五月。潁川潁上紅軍起。號爲香軍。蓋以燒香聚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州欒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荆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爲首。陷成皋。據倉粟。招集亡命。從者數十萬。陷汝甯、光、息、信陽。趨潁黄者。宗彭瑩玉和尚。推徐真逸、石普輝爲首。陷德安、河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爲首。布王三號北琐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琐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爲首。芝麻李者。鄧州人也。值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賈魯挑黄河。所在廢民。輩民心不安。芝麻李與鄰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木之功。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有眞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社長也。曰。我知惟某人某人可用。無城衛彭二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爲汝致之。即訪足用類如此。故王宣建言募鹽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投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黄河。疏四里鄉寨黄龍江口。立回祖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先是。河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跳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黄陵岡得石人一眼。面汝額始亂。脫脫見盜賊四起。凡護軍事。每遇避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顧。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遽謂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舉內地課糧。普濟漁陽太守張嗣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跡尚存。可舉行之。于是趣由東益都濱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川哈麻爲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陰薦西番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爲倚納。是時賈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伽璘眞。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爲司徒。以四女爲供養。西番僧爲大元國師。以三女爲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懽、孛的、蛙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昭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交。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盡用高麗姬爲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儷配。擇其喜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寵遇。可以無窒潛矣。上都穩濟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爲大喜樂故也。

脫汗流浹背。未敢白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帥逃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隨丁。可使攻城。又有淮東叢民王宣者。亦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市趫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黄衣黄帽。號曰黄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諸將各勵乃事。俟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脫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芝麻李遁去。又飄阿吉剌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懼。退保洛州。阿吉剌攻平汝寧城。棄城而既死。朝廷別命翟卜班平章爲將領侍衛。滇軍合愛馬襲輜軍。合數萬衆。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沈溺酒色。十里朱仙鎮屯焉。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襲京。抵葬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宣建言募鹽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投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黄河。疏四里鄉寨黄龍江口。立回祖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先是。河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跳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黄陵岡得石人一眼。面汝額始亂。脫脫見盜賊四起。凡護軍事。每遇避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顧。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遽謂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舉內地課糧。普濟漁陽太守張嗣種。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跡尚存。可舉行之。于是趣由東益都濱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川哈麻爲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陰薦西番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爲倚納。是時賈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伽璘眞。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爲司徒。以四女爲供養。西番僧爲大元國師。以三女爲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懽、孛的、蛙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昭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交。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盡用高麗姬爲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儷配。擇其喜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寵遇。可以無窒潛矣。上都穩濟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爲大喜樂故也。

脫脫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既而陰排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忒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檻送京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潁川沈邱探馬赤軍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衆就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

此果輕漢人也。下史部再議。于是察罕授汝寧府達路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轟于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冰花二月朔日食。張士誠起兵泰州。遂據高郵。戴南北路。倚納十八相與竊議。脫脫在不可諧。于是同謀令太史王鑑丞袞。連夕相星犯帝座。自是帝疑脫脫。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外有倚納十人之譖。識者皆知脫脫不返矣。秋八月二日。脫脫總天下兵征高郵。十月大軍至高郵。連戰大捷。分兵平六合。進圍高郵城中。幾不支。日議附降。又恐罪在不赦。當是時脫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指揮天下。以爲指日收成功矣。中書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大夫。以老師費財。大哭。當詔未開讀時。丞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帝玉音。以爲在後事體。脫專有密旨來。今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審且勿聽。事既久。小人讒言。自然明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與帝相抗拒也。遂從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自其長曰。詔審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兵者是也。脫脫卸軍在淮安一月。詔復使西行。焚死于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眞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漸然。國勢漸張。而哈麻邪謀讒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顓貴之紅軍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爲議兵所破。大敗而還。既而蠻子海牙中統復總水軍。襲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其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河陽湖中。官軍擊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蘆州。官軍勢退。而城勢復熾矣。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拔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彌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後卒敗亡。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聲于汴梁東。其帥吳天保死。裨將王陳叛入京西。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命答失八都魯討之。以汪家奴爲右丞相。鼎住爲左丞相。哈麻爲平章。數月。鼎住薨。哈麻陞爲左丞相。母弟雪雪爲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宮祁后子愛育失黎達臘爲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册文。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爲非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爲安民之方。勿謂穹昊之高。一誠意而應。勿謂宮廷之奧。一箴言而萬方知。興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盟爲師。則舜禹之城斯至。君子以爲徒訓也。劉福通劫取汴梁。答失八都魯於長葛。擊趙明達陷蕲汝。攻洛陽。明完帥入西川陷之。自稱蜀王。香軍陷安里。二日陷和州。三日破廬州。宣讓棄城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留守。遂據江東。既而池州安慶繼復皆沒。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既得相位。醜穢所爲。恐爲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罪杖西番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僞著初未嘗鴆之者。又私念以爲罄。乃謂其父爲魯國公曰。我兄弟二人。一爲丞相。一爲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婿禿魯帖木兒在上位前。近行汚褻無禮。恐爲天下士大夫所譏笑。我兄

弟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爲吾利。不意其妹于屏間竊聞之。急馳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麻休入奏。又有旨哈麻安置惠州。雪雪安置太寧。道中皆打殺。

河南行省平章慶不花。駐軍南陽。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秋復唐、隨、安陸、河陽、德安、以及潁、黃等州。詔升河南行省爲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爲右丞相。初大理宣撫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爲四川參政。引兵自巴蜀來。克復襄陽、均房等州。調入中原。頗有功。至是陞河南省行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本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江。　危素爲司農司丞。于京師雄踞等州。屯種給京師。號曰京糧。爲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人曰。此人死期至矣。能還軍。先是慶不花軍士失律。刦掠汴民。南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剝其職。以白衣聽調。至是復命爲湖廣行省左丞相。仍提調軍往征山東毛貴。答失八都魯止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盜文郁于是二將皆渡河而北。河南之境相繼而陷。紅軍劉福通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于亳州。入都于汴梁之皇城。分河北關先生、沙劉二領兵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分淮安趙君用部將毛貴兵合山豐趨大都。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法帽帶金玉佛。手執數珠。又有宮女十六人。皆垂髮數辮。或象才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婁諸合袖天衣。綾帶鞋襪。唱金字經。舞雁兒舞。名十六天魔舞。又有美女百人。亦皆纓絡。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通臂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器。用龍笛、頭管、小鼓、篳篥、琵琶、笙、箜篌、拍板。以宦者長安不花領之。每遇宮中設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祕密戒者不得預。是時答失八都魯死。其子孛羅帖木兒代領其衆。朝廷因而使之鎮西京。毛貴由海道得海舟。長驅破益都。襲兵貴軍下高唐。由豐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龍興、饒、贛、泉、撫、汀、漳、興、泰、皆繼陷。提舉司。　四川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余闕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不至。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泰不花忽智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智太平。軍前供給。恐朝廷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太平以計殺之于保定。併其子孛童駙馬以絕的該爲添設丞相。　山東毛貴兵由濟南犯巢林。去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值泰不花神將劉哈剌不花領兵自晉冀來援。卻之以功加參政。時脫脫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犯虎賁司。犯上都二百里。世祖所立三十六龍在焉。先是大寧二百里間人跡不通。至是雪晴。陽氣如春。日西。京孛羅帖木兒僭京師糧數千車。　帝皆爲近幸臣建宅。白盡屋樣。又自開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檻檻。宛轉皆具。什匠者按此式爲之。京師遂稱爲斑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由此刮金珠而去。二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帝衣極諫。且曰。勞心遠作。又惑于天魔隊舞。衣女。何其不自愛聖躬也。帝憮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後宮。鄒后無可奈何。乃諮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遂有高麗女婉孌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

抵哲依高麗矣。帝嘗謂倚納曰。太子不曉祕密佛法。祕密佛法。可以益壽延年。乃令禿魯帖木兒教太子祕密佛法。未疑。太子亦惑溺于邪道矣。嗤。

【己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關先生趙金寧。贊魯王宮府。駐軍遼陽。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兒爲詹事。以爲總兵總大軍。取遼陽。太平還謂關先生破頭潘。自昏戮西京。歷上都。東。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不能久居。可以取遼陽。功成其子。至則關潘軍日治戰馬。一無退意也。先忽都兒畏之。宿留不前。竟潛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爲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常采聲譽。用程遵、商赫、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還。反以功陞爲學士。相與歎曰。朝廷賞罰無章。紀綱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顧以爲慮。　京師大饑。民殍死近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鴟鴞百數。夜鳴至曉。連日乃止。居庸關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僅。何以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爲太尉。且以歲饑。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而各竊其馬。藏林中。一夕王傳令。除高麗聲音言語者不殺。其餘竝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禪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李羅帖木兒聽調。已而又降濮廓帖木兒。　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銀幣帛駝馬。使之歸老于故所生地。太平既出京城。沿途留宿不進。搠思監疑其徘徊顧望。猶有希進之意。諷御史彈之。竟以計害太平。併其子也先忽都。殺之于野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少保老張率兵四十萬。據陽翟。干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王軍有脫懼知院者。內叛。搠王獻軍師。王臨刑罵不絕口。仍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之。　陳友諒者。徐眞逸之黨也。已而握權篡其位。沈眞逸于江。竊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至是大兵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將宇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帖木兒征山東。山東自毛貴爲趙君用所殺。其將續廓爲復仇。殺趙君用。國內遂大亂。花馬王田豐搶地王王士誠互相攻伐。察罕帖木兒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時豐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與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察罕帖木兒嘗即以朝命授豐爲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州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帖木兒方調軍攻圍益都。偉田豐軍寨益都南門。爲營圍數月。田豐頻往察罕帖木兒所。計軍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倨。傲又所施設多用術數。無忠義心。田豐乃忽曰。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爲汝平海上諸城。與汝同心者。誠以汝爲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爲曹操。我豈不能自爲之耶。于是與同僭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帖木兒必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至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府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勇者帶刀。各供給每一人夾一人。以擊鼓爲令。自察罕帖木兒以下。皆殺之。謀定。察罕帖木兒于十四晚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王士誠卻捕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間。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認以爲使之行事。轉身自察罕帖木兒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

止。遂鼓譟三城中聞之。開門納田豐軍。軍遂擁察罕帖木兒入城。城中人復推察罕爲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允。有干保保者。察罕帖木兒甥也。皆爵爲子。當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同僉白珦住。有機識。遂倡言曰。總兵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爲總兵僉子。朝廷又賜名搠廓帖木兒。若立以爲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舉先下拜。衆亦下拜。人心始定。及察罕帖木兒死。朝廷即以搠廓帖木兒代領其衆焉。先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百丈。捕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驰書戒察罕帖木兒毋輕出。未至而及于難。帝聞其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在西京聞之。亦哭曰。察罕在。豈不省我力耶。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于清寧宮殿營龍牀。中坐東西壁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惰書。許多年。我不省。番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言。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狀元。李好問也。太子始學書。初甚尊敬。其後放蕩無拘檢。專喜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曰。徽宗亡國之君。不足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豈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　冬。搠廓帖木兒入京師。

倘循習不改。奈天下何。吾執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過。卓然自新。一遡正人君子所爲。不可復爲邪諛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固可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執二人詣李羅。李羅厚禮之。逾三日。始問以竭亂天下之罪。復哭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時略汝七寶數珠六串。何不以見還。因取六串來。李羅見之曰。非我家故物也。不受。再取乃是。李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坐視而不清之乎。吾將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秃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北門。入見帝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輭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爲右丞相。秃堅不花爲左丞相。秃堅不花。忠義人。剛果不測。諳北有異章。於是同心竭力。整治庶政。執讒邪數人。幷倚納九人皆殺之。遂西幸。倚納。龍潛舊臣。太子出右北門。宜與爲之龍。散聚都后出宮。屏居厚載門外。是時自殺佳軍盧溝。因挾太子。遁入懷廓帖木兒軍中。李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子。今日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非人爲赤國公老的沙爲我奏去可也。李羅入京師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人馬皆立。是不定。自西至東。止于更鼓樓西。及李羅入住宅。適在其處。　初。削李羅兵權時。搠思監名承旨。實主其事。非見主上。不敢爲之。乃更召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過老中郎中詫曰。我輩在朝廷草詔。削李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莫不撥正反亂乎。客有暢勳在座。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也。李羅兵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貲之曰。詔從天子出。之地乎。素無以答。欲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遂止。以其負天下才名。除翰林省左丞。即時上道。　郎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府中。或言李羅因夜巡警至后所一宿。故后復得入宮。　雷擊延春閣西脊。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郎后納女李羅。擇日成婚。李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舉。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成婚。李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飯必同坐堂。共食。廚中每早辦飯四十品。

八月陳友諒。興大軍大戰于鄱陽湖中。箭死。大軍遂進圍武昌。其子理降。湖廣荆襄諸郡皆歸附。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外兩環。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秃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秃堅帖木兒初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秃堅曾往也先不花屯撻飯也先自恃其國不受秃堅忽然坐也先不花營門外。呼軍士共噪之。也先不花患其爲人。剛果不測。譖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秃堅怒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于是拘五府官。往告李羅帖木兒曰。朝廷爲佞臣作弊。至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問此舉爲誰。秃堅擁軍將行。樸不花。搠思監。稱詔書謂李羅帖木兒與秃堅帖木兒同反。創李羅兵柄。詔到。李羅瞥。李羅手裂之。因使者。秃堅軍至薊。京。太子出右北門。宜與州以避之。秃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我非犯闕。願得奸臣某某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因首至營中。秃堅爲之加帽易衣。送搠思監中座。朴不花傾坐拜。搠思監與朴不花交跪。秃堅奏帝。求赦擅執大臣稱兵犯闕之罪。及得二赦。然後釋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奈天下何。吾執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過。卓然自新。一遡正人君子所爲。不可復爲邪諛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固可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執二人詣李羅。李羅厚禮之。逾三日。始問以竭亂天下之罪。復哭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時略汝七寶數珠六串。何不以見還。因取六串來。李羅見之曰。非我家故物也。不受。再取乃是。李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坐視而不清之乎。吾將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秃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北門。入見帝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輭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爲右丞相。秃堅不花爲左丞相。秃堅不花。忠義人。剛果不測。諳北有異章。於是同心竭力。整治庶政。執讒邪數人。幷倚納九人。皆殺之。遂西幸。倚納。龍潛舊臣。太子出右北門。宜與爲之龍。散聚都后出宮。屏居厚載門外。是時自殺佳軍盧溝。因挾太子。遁入懷廓帖木兒軍中。李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子。今日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非人爲赤國公老的沙爲我奏去可也。李羅入京師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人馬皆立。是不定。自西至東。止于更鼓樓西。及李羅入住宅。適在其處。　初。削李羅兵權時。搠思監名承旨。實主其事。非見主上。不敢爲之。乃更召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過老中郎中詫曰。我輩在朝廷草詔。削李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莫不撥正反亂乎。客有暢勳在座。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也。李羅兵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貲之曰。詔從天子出。之地乎。素無以答。欲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遂止。以其負天下才名。除翰林省左丞。即時上道。　郎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府中。或言李羅因夜巡警至后所一宿。故后復得入宮。　雷擊延春閣西脊。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郎后納女李羅。擇日成婚。李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舉。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成婚。李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飯必同坐堂。共食。廚中每早辦飯四十品。

隨諸夫人索食。其人朝時。諸夫人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巵。荒于酒色。銳氣銷耗盡矣。擴廓帖木兒之討李羅也。分兵三支。駐大都城外。遙制李羅。而不與之戰。其東首以白琐住領兵五萬。守京師中道。以鎖高麗父同鄉里。鎖父進酒。猶三拜我然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謂我耶。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悉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竹眞領兵四萬。其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俟關合擊之。李羅命其將姚一百與一支之屯鄜州者戰。一百被擒。李羅自將兵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不戰而還。二月七日。天雨白氈。長尺許。狀如馬鬣。或墮于帝前。帝以此匪祥也。帝果命收而祕之如神。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七月。李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奇者。居家好奇謀。而平生憤漢人不得志于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爲待制。帝欲殺李羅。與之謀。與謀者六人。曰洪資、火兒竹答、上都馬、金那海、和尚、帖右。思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挾刀在衣中。外皆覓衣若飾伺事。立延春閣東。桃杏林內。一日。李羅早朝。小飯畢。將上馬回去。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貼馬。俟丞相出。諸衛起立。馬上丞相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相出。與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奇搖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來。失烈門、鎖李羅擁失烈門。失烈門強李羅偕行。丞相宣麥去。李羅曰。好消息。丞相宣麥去。李羅擁失烈門。失烈門強李羅偕行。相袁渙。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鎧進計於擴廓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言。且袁渙貪欲之人也。此行非其本意。可令在京織吏。祕賂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矣。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于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何如。二人因進計曰。關中四軍。惟李思齊軍最強。思齊破。則餘三軍不戰自服矣。今關中臨陣軍將。適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高貊。而高貊見駐兵鄜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高貊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急趨鳳翔。襲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不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軍以襲南軍。猶未晚也。卽日從其計。高貊所部將多李羅之黨。行至衙輝。部將夜聚議曰。我爲官軍。擴廓總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撤我行糧。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劉參政。拔刀誓衆曰。不必多言。直鼓罷。扶高貊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高貊卽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兵精。僞作使人以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兵完。懷慶守將黃瑞登之門閉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從部將士。盡在懷慶。識者以爲高貊此舉。輕率疑不成大事也。先是朝廷見擴廓不受調。而橫兵讐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高貊知院兼平章總河北兵。且詔擴廓率滇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從高貊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宣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刦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高貊懼。擴廓兄弟有異志。謂左右曰。北歸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鳳國者。進謀于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爲。而高貊一部。背擴廓向

四軍。張思道、殷里伯、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符。大怒罵曰。乳臭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爾父同鄉里。鎖父進酒。猶三拜我然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悉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積糧草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廓之出兵焉。廼清江淮也。其後不廼清江淮。而結釁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而復移兵彰德。其欲覘我京師耶。又怒鄜后及太子曰。向者李羅舉兵犯闕。今日擴廓總兵天下。今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爲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捶擊。走而免。期延累促擴廓南征。二月。擴廓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高貊完者仲宣駐兵濟甯鄒縣。鄆處。名爲保障山東。且以牽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爲廼清江淮張本也。識者哂之。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羅軍頗不及。遂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差左丞相袁渙。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鎧進計於擴廓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言。且袁渙貪欲之人也。此行非其本意。可令在京織吏。祕賂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矣。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于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何如。二人因進計曰。關中四軍。惟李思齊軍最強。思齊破。則餘三軍不戰自服矣。今關中臨陣軍將。適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高貊。而高貊見駐兵鄜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高貊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急趨鳳翔。襲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不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軍以襲南軍。猶未晚也。卽日從其計。高貊所部將多李羅之黨。行至衙輝。部將夜聚議曰。我爲官軍。擴廓總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撤我行糧。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劉參政。拔刀誓衆曰。不必多言。直鼓罷。扶高貊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高貊卽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兵精。僞作使人以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兵完。懷慶守將黃瑞登之門閉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從部將士。盡在懷慶。識者以爲高貊此舉。輕率疑不成大事也。先是朝廷見擴廓不受調。而橫兵讐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高貊知院兼平章總河北兵。且詔擴廓率滇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從高貊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盡刦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高貊懼。擴廓兄弟有異志。謂左右曰。北歸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鳳國者。進謀于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爲。而高貊一部。背擴廓向

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于是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專制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高納麟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皆爲忠義功臣名號。九月、大兵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兩廣。擒陳友諒。定鄱陽。高納麟率兵攻眞定。不克還。十月、大兵平浙海。十一月、大兵平山東。擒廓自悅。擬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察罕。封爲國公。鎭昌以汴梁來歸。勝副保保。保保亦封爲許國公。三月、高納麟率兵攻擴廓。武庫火。四月、大兵平關保保亦以晉冀來歸。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三月、高納麟率兵攻擴廓。武庫火。四月、大兵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關保保與高納麟合勢攻其東。張思道。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合軍攻其西。閏七月一日、大軍自中濛渡河。三日平衞。五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是月二日、高納麟出軍逼太原城。列馬陣高貊轡。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翼者。望見之。易旗幟。綴陣于其西角。高納麟誤入其陣。卽合擒之。時關保保營在高納麟營西。未及出布陣。急縛高納麟示之。督中軍亦皆潰散。保保亦被擒。兩營所部將士。皆降擴廓。六月、大雷雹雨。雨中有火發。燒白塔寺。先是七月日、大兵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關保保高納麟敗被擒。大驚。遣龍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國鳳等。盡復擴廓舊有官位。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令勦王鎖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回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勦王。宜出井陘口。向眞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遮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道遠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荊口。出其不意。豈不可以闖勝。趙良弼元輝。則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勦王。我駐雲中。觀其成敗。徐爲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卽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路自出居庸關。逼人上都。八月三日、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總管郭允中。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卽本朝洪武元年也。十一月、擴廓二月、擴廓部將賀宗哲領兵來援晉冀。駐龍衞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兵至。先鋒常遇春。夜斫擴廓營。遂至擴廓軍中。擴廓匹馬隻靴夜遁。于是晉冀之地悉定。明年五月二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復永平也速軍潰。於是檀順。薊州。利宜興。大興。以次皆來附。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旨改爲北平府。仍令當害帝意。及見搠獨猱之長伏狀。以爲終必有天命。始不敢。後搠獨猱自帝北遁。復率其類。沿岸相送。有國公總督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紅羅山在東南也速駐軍在上都。恃有紅羅山爲之藩蔽。紅羅山恃上都爲之援。而不設備。當國公使人覘知之。卽以大兵銳騎銜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出城。挈其后妃遁入和林。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元太祖所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二日、平懷慶、彰昌、平涼、鞏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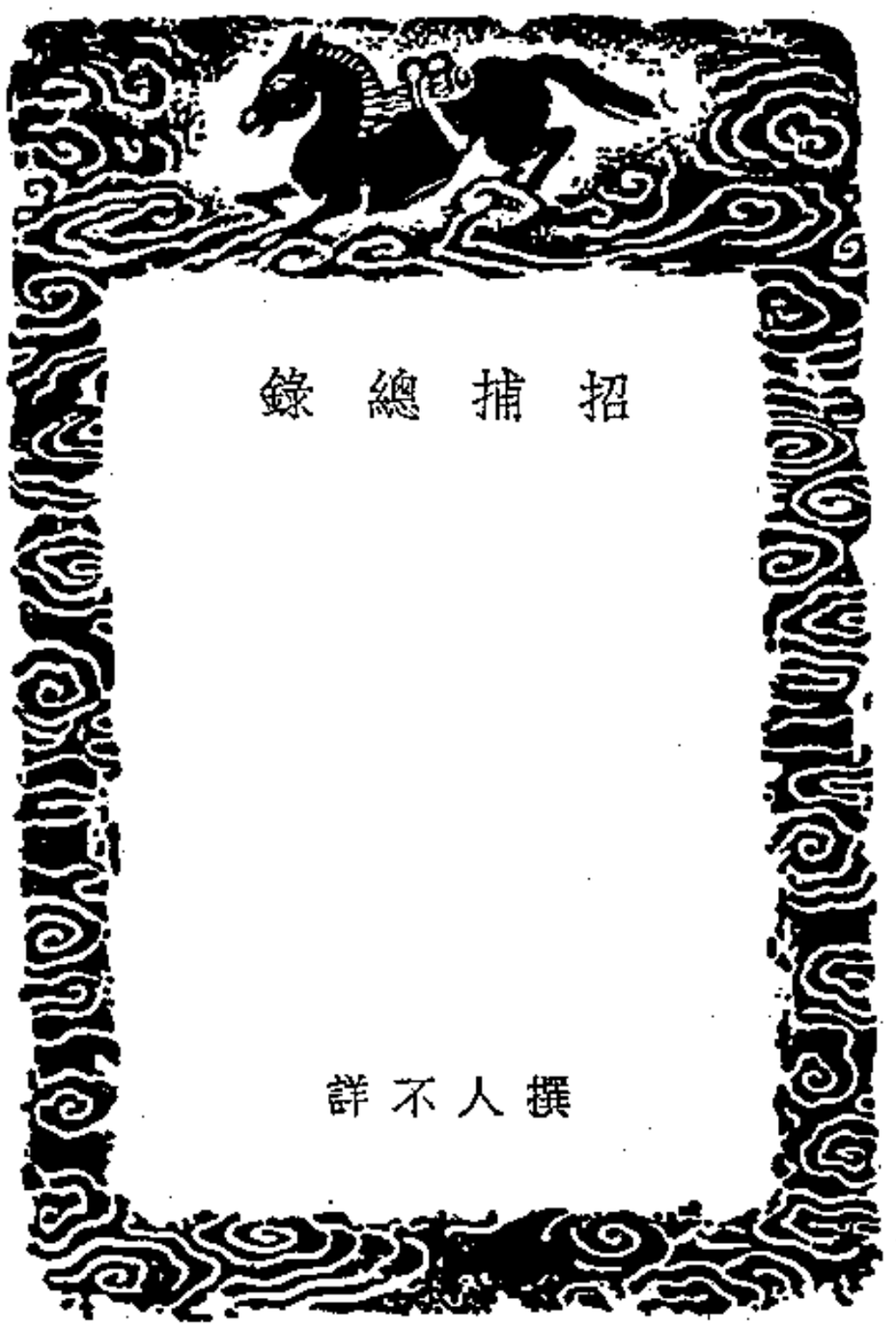
陝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寺時。朝廷命刑部哈剌八失館伴而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獅獅拜于岸上。手中皆有所獻。帝使婉公受之。則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因問之曰。汝更有伴當乎。獅獅手指岸上。帝因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窠獅獅多至百數。皆相招呼以行。至船側。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則告僧以其故。其長老獅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又命寺中曰。搠獨猱當餐我飯。汝不可以飢我。自後飯廊雲板響。搠獨猱皆累累然負牆幼小而來。故士人號爲獅獅寺。哈剌八失嘗受密旨。有徒害帝意。及見搠獨猱之長伏狀。以爲終必有天命。始不敢。後搠獨猱自帝北遁。復率其類。沿岸相送。有老獅獅三十六枚。盡日哀鳴江岸。逾數日。皆獅死。識者以爲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驗也。帝館位。楊輿常住租五千供之。其後復相率而返故山。帝居寺時。長老秋江嘗教之讀論語孝經。目寫字兩張。及召回京師。收拾書冊紙筆。藏小皮篋中。手自閉鎖。用馬鞍之前行。頭髮皆生蟻蟲。便民嬉治之。告嬉曰。是雖血食于我。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之。懸屋脊下。凍殺可矣。然亦哇薄劣。當鍛地爲穴。瘞其中。和成泥。以作戲具。又嘗顧筆見作二十餘竿紙馬。旗。遨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習之。或飛泊池梢竹枝上。卽不顧靴襪。下水捕之。嘗爲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是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莊重。由是府官司官來。輒坐長老法座。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府司官去。卽下座嬉戲如初。蓋惟其一時勉強。非出於涵養自然也。

師。世祖曰、吾終夜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爲之。若伯顏爲之臣。兢兢業業。尙不敢必北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漫爾而命擴廓。擴廓亦漫爾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宜深于上。擴廓肆志于下。上淫而下悍。上虛而下嗜。虛則昧經國之大計。悍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至。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

野史氏記曰。帝在位三十六年。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其後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室正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年帛。蠲天下民租。選擢臣僚。陽玄。虞。揭。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厚載門。耕籍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己。盡蠲被災者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皆寬平之心之所爲也。惜乎夷狄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腳。其所興圖大政。爲將爲相者。皆根腳人也。而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舉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腳人者。徒能生長富貴。耽翫聲色。無學問。內無侍從臺閣之賢。外無論思獻納之意。是以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相率而鵝夫。普顏篤。拜住。偰哲篤。老的。沙。伯顏。不花。秃堅。帖木兒。不花。塔失海牙。燕帖木兒。搠思監。朴不花。雪雪。失列門。老章。秃魯。帖木兒。不花。朶兒只。班。哈剌。章。伯顏。忽都。不花。等。皆以天下之人士。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庚申帝有寬平之心。一變而爲驕惰之心。驕惰之心既生。而哈麻之說進矣。是故易大傳之言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庚申帝持其心。當如至正之初。則終保大位。何至于遠遁而爲之辭哉。

野史氏斷曰。予聞之友輩中之曰。帝不嗜酒。善書畫。又善觀天文。當沙囪陷上都也。已而東行。左右勸帝宜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禍者來。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守京師以待援者。帝搖首不從。即日遊宴。始終無卓越之志。自恣溺于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鼂變前所爲。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弟。帝弟之親。男女雜揉。何殊聚麀。其後郎后誅。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爲夷狄。夷狄一變爲禽獸。堂堂人主。爲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于人。外示優容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意。至于死而有不知者。此豈昏愚者之所能爲哉。或曰。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正改元以來。權臣之跋扈有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凡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之所爲也。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其陰毒故也。自古有天下之君。履九五之位。惟乘陽剛之德。總攬陽剛之權者。爲能居之。若操陰毒之性者。適足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德也。必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謂見。內有睿智之機運。外有神武之雄威。內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內睿智。外神武而內不殺。然後爲聖人之全德。而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爲亡唐也。不亦宜乎。嗚乎。殺之爲害。豈爲人上之心哉。殺一惡人。而天下之爲惡者懼。使天下之爲善者喜。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天下之爲惡者喜。使天下之爲善者懼。則爲人上者。寧不殺可也。故曰有之聖人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其斯之謂夫。

吉水權以制衡。當元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中。著有庚申外史。洪武初詔修元史。采訪順帝遺事。其書曾上史館。所載順帝一朝內煽外訌。頗類傾亂之由。本末詳盡。致之元史多合。惟以帝爲漏國公子。與史低牾。說者謂非屬微隱。或出中原遺老。傷故國花石者之詞。不爲信史。誠卓論也。然如余應袁忠徹程克勤諸人。往往樂道之。夫昏元以牛易馬。晉書初無明文。然其說雜見沈約魏收之書。雖有宗孝王劉子元爲之辨誣。而終籍籍人口。況庚申帝事。本出當日宮闈之言。丙申之詔。即順帝亦有不能諱者乎。大抵正史固貴徵信。而稗官不害傳疑。在善讀者自得之耳。是書一名庚申帝史外聞見錄。又有從十五年起分爲二卷者。實即一書。非有異同云。癸亥冬至前四日張海鵬識。



招捕總錄

失名

皋聖樹業中。天下以家宅大武不涉。斯生葉芽。要荒四服。六詔最遐。閩廣播惡。兩江海徙。遼塞江右。嶺蜀木波。番分疏慮。（此下皆以一字注名）黎別生熟。撞髻螺蒲。徐芒變嫳。人除切落落頑頑。綿綿維維。（此皆以二字名。綿綿則相連。維維則相繫也）斯古衣金。黥漆頭花角。八百妾御。七十閩圖。（音密。此以其服飾及所有爲種名。八百媳婦。七十城門。皆國名）句町峒洞。管櫃墟爺。邕川厓。激獽飴研。山經巨兜。豎亥斯差。（此下一字地名也）廣琅縹屬。（句名。）雟我凍斜。（州名。）白狫上東。（國名。）齒判粘甿。（村名。）類計滇在影雷。（洞名。）氓瓢木茶。（洞名。）駐蠍之州。酒涌之社。琅湖之驛。噦登之坡。（此下皆二字地名。此其尤奇者也。）鼻昌瓦農。獲架必迎。莒善抽俸。矣比枯柯。車里烏撒。□蹉泥窩。散毛爛土。雍眞滇查。林背猪豚。那結都渦。杜鄂杜蓉。白定白拿。大踢青特。鴉連家鵝。赤珊藍寨。鬼骨果夥。猙猛獰省。膠串昔復。曰九厨際。（此下三字地名。）曰新而元。曰伽矣傑。曰百眼佐。曰水手浪。曰上落腰。師宗彌勒。（此下四字地名。）阿尼必解。一奚卜薛。阿白出麻。獏猛犵狫。八郎鴉公。吸剌落噩。客客背多。夷生其中。爲自雄夸。火頭大老。（此下皆四姓名。）把事希古。軍火營主。山主尊長。族種讋慫。氏名整矛。提呂靡耳。（此下二字人名。）匈思阿禾。雄挫渾弹。矣豆者哦。雙茉拜法。的井蒼麵。个忙尼雁。莽占居些。谷納剌構。阿奏胡弄。芳采只噎。娘報竹哥。糌麥麥上。亞浪落廢。蒙毯空弟。羅勾非白。阿祖臥踏。委界勾巴。合彪鮮的。官兜心捶。瓦英脈薛。甲古阿娥。若過生琮。（此下三字人名。）若大希婆。若夢兀仲。若渾乞溢。若約薛娶。若阿愚瓜。

若卜剛頭。若圄羅旗。若天程採。若恩蓬性。若兀勝吉。若黃公爹。若獨然塌。若大河沙。必乖豆來。（此下四字人名。）蒲寧哄麻納布昌。玉不瞼古。六分靳斤。蓋朋僧備。蒼从什用。喉社句耶。山公氏貞。（此下二字人名。）折射折利。阿初蛫節。揑陶蘇綱派盤。鄧腸諧陀。（貞公碑的傍。盤古綱。陀鄧腸。）鍵婦作配。匪婉娩。阿衣納衣。（此下二字人名。）有梳螳塔。有南買弼。率蒸報富。（此下三字人名。）舍歇畜之。朝不見謎。阿或略誅。弗薙綱以兵戈。革面而來。綱廣駙撫。（自貢綱以下事詳見後。）若妖民。造異興說。妄竊位號。自投綱罝。黃華獨狂。黎德蛟譁。六十鳴鳥。五九跳躍。聖許萬頃。鎮龍郎達。圓明震德。細春可用。魚鼎紀號。鼠穴正衙。（劉六十、蘇五九、皆賊黨。許季萬頃、楊鎮龍、安邱郎、達圓明、震德、細春、皆賊黨。改元述朝殿。）止其身族。黨宥赦。（叶平聲。）惻不盡幾。覩同殺報。於乎我元。王政不顛。文柔武競。互出象施。（叶棟何切。）威壁其劍。流澤滂沱。會稽諸暨。爲招捕之科。（雲南）至元十三年正月。羅甸甸官禾者阿禾必紹降。十月。雲南省調蒙古鑾婻諸軍征曰衣和泥一百九寨。土官劒思叛溪七溪等降。得戶四萬。又攻金齒落落廣甸瑤甸。殺掠甚多。又攻斜烏蒙禿老蠻。高州。鶴。連等州十九處。烏蒙阿謀歸德。皎藤串縣地。是月。與安南鄰者七十一千。師宗孫勒寸白軍一千。農士富民丁三千。征維摩蠻者吸滅蠻。赤必恒。尋出降。三十年八月。雲南省征習普蠻阿浪普龍華扎山等叛官生。皆破之。火頭葛逃者。追普安路總管步木普丁府。鬱峨頭目矣豆城門。國主者公。遣其人名靡耳者來乞降。又提呂。提郎兩部來降。餽行省發廩賑之。未幾。提呂子達益爲提案所擒。行省給榜招提案。及使釋遣。提案聽命。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長子殆。其鄰境土官弗里皮之壻也。蒙乃不以位與長子。而與次子。弗里皮與殆昔同出討之。朝廷降旨諭弗里皮。如得蒙乃地。許令其壻統之。是歲又征縹甸大部爲。二十四年十月。木龍蠻奴他課。告阿勒沙村阿加之子明目。引軍殺死四村頭目。刺些。雲南右丞愛魯以蒙古軍一千。師宗孫勒寸白軍一千。農士富民丁三千。征維摩蠻者吸滅蠻。赤必恒。尋出降。三十年八月。雲南省征習普蠻阿浪普龍華扎山等叛官生。皆破之。火頭葛逃者。追普安路總管步木普丁府。鬱峨頭目矣豆城門。國主者公。遣其人名靡耳者來乞降。又提呂。提郎兩部來降。餽行省發廩賑之。未幾。提呂子達益爲提案所擒。行省給榜招提案。及使釋遣。提案聽命。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長子殆。其鄰境土官弗里皮之壻也。蒙乃不以位與長子。而與次子。弗里皮與殆昔同出討之。朝廷降旨諭弗里皮。如得蒙乃地。許令其壻統之。是歲又征縹甸大部爲。二十四年十月。木龍蠻奴他課。告阿勒沙村阿加之子明目。引軍殺死四村頭目。刺些。雲南右丞愛魯以蒙古軍等。有必乖豆來者不肯降。殺的井從者二人。的井等懼。不敢出官。二年九月。蒙光路軍民總管蒼麵乞蠻的。頭目荅剌吉。瓦農開陽兩寨。自來不曾投降。雲南省差道奴攻破之。十一月。車里蠻渾弄與兵。占奪甸砦十又三所。結捔八百媳婦蠻。欲攻倒龍等。雲南省道兵招捕。大德元年十二月。雲南省參政忽速剌攻

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通走。初廣南西道宣慰使僉知特磨道事農士宮上言。安寧州沈法普。招引唐興州黃夢祥。深碌縣林言。與花角蠻圍七寨所居殺掠。奪庇符。執其子信以去。又攻北賊州隆昇百姓。既而又言夢祥結昵賊州岑聰。引歸仁州、歸洛州、上隆州、利州軍四千人。燒劫羅佐州官農鄧生所轄鄧岡村、及那寨州南村、得谷村、什州那羅村。又奪其那環射隆納等十村。行省咨知花角蠻去特磨四日程。安寧州七日程。唐興州八日程。十月三日。忽速剌進討。十二月七日。過普陽江。經杜普九日。至花角蠻不遜砦。破之。十二日。攻其正砦第一門。賊敗。奪門。蓋其砦十二重也。十四日分九道進攻。自辰慶戰。簡次攻破其門。日暮入砦。賊敗走。蠻酋韋郎達不知所在。韋郎自國家開拓以來。不曾降附。至元二十七年。阿叔招之。不服迎敵。官軍失利。以此狂縱。僭稱大號。以妹夫郎福爲平章。其餘有萬戶等官。至是始敗。尋又破其卒羅磨甥。獲渠哥雅木算等。砦古竹幹。哥雅砦火頭郎滿及其弟郎狀。郎滿。韋郎達之壻也。稱韋郎達就陣中傷敗走。不知存亡。又攻撒都砦。其火頭郎闊希古郎甚出降。及羅其砦火頭統幹希古都。郎達弟、韋郎動子、韋郎應。把事希古通幹。知幹不肯降。火頭郎勤。皆出降。移軍攻安寧州。沈法普降。移攻夢祥。敗之。棄砦走。七年春。永寧路阿永蠻雄捽反。初雲南、四川、陝西、湖廣四省會兵討順元、羅鬼、烏撒、烏蠻、東川、芒部叛蠻雄捽匿順元蛙節賊黨阿智及其妻折躬折利。并芒部蠻納郎弟踏臥。事覺。遂與把事阿都阿車等以二月二十一日於赤水河作亂。殺永寧府判官當珪。行省宣使商家台。千戶上速帶。拒敵。阿都死。獲其金蓋甲鏃子槍。賊退走。自是連日轉戰。自慕陳至普市關九戰。殺蠻三百餘。破海蕎越寨二洞。阿車亦死。行省以天熱班師。扼其魚槽長寧。軍梅嶺等關。聞於朝。以爲雄捽東接綏鬼。西鄰芒部。南近烏撒、姻親相結。邊夏力強。合以十月初雲南省軍進入慕陳。湖廣軍自播州打鼓寨會寧鎮進入蠻地南州。四川省軍自魚槽長寧進討。十一月一日。會於赤水河雄捽巢穴。從之。閏五月軍中還永寧同知蔡閏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撒班赤等招雄捽。雄捽遣阿加阿抱出降。稱病不出。又令其屬委界入朝。宰相麥雄捽不至。乞再伐之。雄捽乞以十二月八日狗日出見。八年五月赴闕。原其罪。仍充土官。遣還。九年。雄雄州軍火主阿邦龍少。廳納布昌。結廣西路五溫阿匡。普安路營主普勒下軍。火頭阿只阿爲。及亦左鄉阿甫。緣

阿晉與三陣作亂。奪不韻雷弄二砦。初三陣父阿崗爲鎮西總管叛。要斬其弟你谷甸赴闕貢獻。得襲職。你谷甸死。子鄧朵襲位。三陣使火頭倒緬招思二人見鄧朵。求少土地人民。不予。遂殺阿晉誓之。共作亂。詔使往諭。迎至一樓上。樓下周圍懸人首。聽詔畢。阿晉怒曰。三陣、吾孫也。吾破不韻寨。殺傷甚衆。殲五十人。破雷弄甸。燒四百餘戶。管別砦懼而我降。我遂其民二百五十家於我弟拜法砦中。不韻所虜人。其族各以銀三百兩贖一人。盡贖去訖。今官招諭。我終不出。亦不受。恐所奪地亦不回付。須與之。和殺甸路木甸火頭鄧院先奪羅左甸火頭阿發妻阿衣爲妻。取之。不肯與。又奪阿發弟莽占妻納衣。妻其子阿你。阿發怒。使莽占領兵三百遮奪其妻。不得。燒鄧院砦。（羅羅斯）至元十五年。定昌路總管谷納叛。遁入八只巴砦爲賊。八剌部安古馬楊古剌乞剌蒲等皆應之。毀橋梁。取倉粟。奪驛馬。及屯田牛。明年。官軍攻斬谷通。（車里）大德二年三月。小車里結八百媳婦爲亂。經時不下。數遣使奉詔招之。不聽。延祐三年。車里兀竹酋侵阿尼必鄧得砦。阿白出麻。燒劫。又罕旺及其弟胡念、弟愛俄等侵銀沙羅甸兀里鹽井部。日衣具落索等甸。劫民財。驅取官所徵差發。遣使招降。遣白衣阿愛詐爲已子出官。劫掠如故。既而愛俄來致南賈弄之言曰。使臣有何說。可告我。前此使者止至我砦即回。法忽剌丁等不可。二月十三日。渾乞濫子南通來見。使者言行省先遣胡知事招爾等。爾等乃愛等出降。故聖旨令遣我輩來招爾父子。南通曰。我等非降也。胡知事言爾朝廷地闊軍多。故使家中一二人從胡知事往觀之耳。明日南通遣乃要來言。胡知事來時。與我衣服鞍馬。今爾等所有馬。可盡牽來。言訖。一時牽去。明日又來取去衣服。既而渾乞濫遣南忽來曰。可令使臣來見。我三月十七日。法忽剌丁等至合二砦。與渾乞濫令使者送其子南通往孟范甸把邊。可就觀我地境。使者不從。曰。若不觀我地土。歸朝何以復命。使者從之。至孟范。別有生蠻比要與南通叔父力乞倫來侵。南通言。使者不可不助我。使者從南通。至木丙山拒敵。比要聞有詔使。遂退還。至孟范。使者欲還。南通曰。天熱水澁。秋涼令爾回。八月終始得出。九月四日。至渾乞濫砦。渾乞濫手書白夷字奏章。獻二象。令其部曲渾乞蒲、渾八剌我、董裘、愛章酋等隨使者赴闕。

（八番順元諸蠻）又名卜酋。一至元十五年。羅殿國主羅阿察。河中府方善主草吕盛。皆納土來降。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國臣龍番主龍延。小龍番主龍延萬。武盛軍番主程延。隨邊軍番主龍延篤。太平番主石延異。永順軍番主洪延暘。靜海軍番主盧延陵。皆來降。其部曲有龍文貌、龍章珍、黃延顯、盧文錦、龍延細、延回、龍四海、龍助法、龍才峯、龍文求等。朝廷立八番宣慰司使司。官赴鎮。十一月二十一日。至新添。道千戶張旺招羅氏國。惟賀宗一寨投降。餘皆迎敵。旺殺散二十七日。至羅崩寨。賊又迎日與總管王采戰。脊披甲。蔽紅氈帽。采遇害。二十九日。又戰於大吳。十二月一日。司官至番中。呼集諸番主。以四日集臨龍番受官命。至期俱來。唯盧番主盧延陵爲羅氏國主阿察引軍往大吳西胡迷。使趙木納來執去。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納款。後與鬼國結婚。鬼國言我未降。僧奈何先降。羅氏遂毀配符以叛。羅氏又名羅殿。事聞。十七年四川蠻呂告部主何濟上言。乞招阿察。從之。既而命南省及雲南四川地要害鎮守。二千人護中慶。面梁王又有兵五千人。劉二拔都、劉深田楊等兵。方捕斬順元叛蠻。未能會

合。也速解兒與雲南兵共進。卷次第討平之。（八百媳婦）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致胡倫。又侵緬國。車里告急。命雲南省以二千戍三千人往救。二年。與八百媳婦國爲小車里。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夢胡龍甸土官及大車里胡念之子洪搦爭地相殺。又令其部曲混干以十萬人侵蠻樣等。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言。請自討賊。朝議調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江浙五省軍二萬人。命前荊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率以征。既而道經順元。土官宋隆濟作亂。道路不通。官軍死傷。深領軍回。不果征。至大四年。雲南省上言。八百媳婦大小車里作亂。蒲蠻阿婁銀僧平章都元帥七十城門土官緬察犯臨安、建水。普定路土官的謀普邏調官吏。假此蜂起。數年不息。乞進討。朝廷命斷詔招之。皇慶二年。雲南省命鄧雞甸達魯花赤。法忽剌丁等領元招出八百媳婦部曲乃愛乃溫。官哀官吾。恰尼哀當吾。化兒阿吾。阿散阿哀等往其地。延祐元年正月至其境。水肯寨。其蠻舍渾乞濫妻南賈弄。使火頭乃要弄來迎。詔至碧立棚。國使者問來故。苔之。又曰。聽來聖旨。有何說。使者言未聞詔。不敢言。俟見渾乞濫言之。乃要還報。既又來致南賈弄之言曰。使臣有何說。可告我。前此使者止至我砦即回。法忽剌丁等不可。二月十三日。渾乞濫子南通來見。使者言行省先遣胡知事招爾等。爾等乃愛等出降。故聖旨令遣我輩來招爾父子。南通曰。我等非降也。胡知事言爾朝廷地闊軍多。故使家中一二人從胡知事往觀之耳。明日南通遣乃要來言。胡知事來時。與我衣服鞍馬。今爾等所有馬。可盡牽來。言訖。一時牽去。明日又來取去衣服。既而渾乞濫遣南忽來曰。可令使臣來見。我三月十七日。法忽剌丁等至合二砦。與渾乞濫令使者送其子南通往孟范甸把邊。可就觀我地境。使者不從。曰。若不觀我地土。歸朝何以復命。使者從之。至孟范。別有生蠻比要與南通叔父力乞倫來侵。南通言。使者不可不助我。使者從南通。至木丙山拒敵。比要聞有詔使。遂退還。至孟范。使者欲還。南通曰。天熱水澁。秋涼令爾回。八月終始得出。九月四日。至渾乞濫砦。渾乞濫手書白夷字奏章。獻二象。令其部曲渾乞蒲、渾八剌我、董裘、愛章酋等隨使者赴闕。

（八番順元諸蠻）又名卜酋。一至元十五年。羅殿國主羅阿察。河中府方善主草吕盛。皆納土來降。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國臣龍番主龍延。小龍番主龍延萬。武盛軍番主程延。隨邊軍番主龍延篤。太平番主石延異。永順軍番主洪延暘。靜海軍番主盧延陵。皆來降。其部曲有龍文貌、龍章珍、黃延顯、盧文錦、龍延細、延回、龍四海、龍助法、龍才峯、龍文求等。朝廷立八番宣慰司使司。官赴鎮。十一月二十一日。至新添。道千戶張旺招羅氏國。惟賀宗一寨投降。餘皆迎敵。旺殺散二十七日。至羅崩寨。賊又迎日與總管王采戰。脊披甲。蔽紅氈帽。采遇害。二十九日。又戰於大吳。十二月一日。司官至番中。呼集諸番主。以四日集臨龍番受官命。至期俱來。唯盧番主盧延陵爲羅氏國主阿察引軍往大吳西胡迷。使趙木納來執去。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納款。後與鬼國結婚。鬼國言我未降。僧奈何先降。羅氏遂毀配符以叛。羅氏又名羅殿。事聞。十七年四川蠻呂告部主何濟上言。乞招阿察。從之。既而命南省及雲南四川

進討。八月二十九日。阿察道阿悖、阿麻二人至四川諸蠻夷部宣慰使司。自言無反意。但雲南平章鴉我雖人烏鎖納之言。緻羅我歸。朝廷不知。我今赴闕聽聖裁。雲南左丞愛魯、四川都元帥也速解兒。與雲南期。以十一月十五日合一奚卜薛至期。雲省軍不至。愛魯與阿察戰。也速解兒命萬戶彭大祥、樂剌海、帖木兒脫歡分三道攻合蕝關。一奚卜薛遣其部落阿侯拒戰。敗逃入山箐。亦奚卜薛率鴉飛、碧阿察走大寧。愛魯等進兵。也速解兒曰。賊已離巢穴。今發烏蠻播州及雲南省近地兵。起以剿除。我等可回。不然。曠日持久。糧乏寇起。不便。事聞。上命藥剌海以千人守其地。久之。賊窮困。以二十年二月八日納款。二十九年二月一日降。詔招慰溪洞蠻夷。曰。中書省奏。金竹知府朥蟲、宣撫副使阿資等。今有居幾地面百眼左阿吉谷各當各迪等。自以外荒。久欲內附。乞如聖旨。庶許自新。朕嘉其誠。遂命所奏。令諭爾衆。咸聽朕言。惟爾鄰封。率多臣服。自番方而入貢。薄賚有加。官守如故。爾等如能率衆效順。則仁爛土頃已向風。新添葛蠻、久皆款化。或膺寶命。仍佩金符。貴哲有加。官守如故。爾等如能率衆效順。則仁一視。倘爾迷之或執。是伊戚之自貽。勉思轉禍之言。當體好生之意。元貞二年六月。平伐鄰界平珠溜洞。碧主王三原謝鶏鶏公。韋巴郎、楊義等十八處等官來雲南省告降。行省差官入洞撫諭。至大德元年四月。平珠洞宿家、沙家二族。齎進是體物。出洞。道經其鄰蠻新添葛蠻宋氏之村頭水旅。碧宋氏怒二族不由已以降。乃遣上都雲長官落冒率衆邀道奪進物。二族逃散。破劫韋巴郎。碧五月。宋氏復令平浪巡檢歐陽濯龍、與其下木洞李巴林竹哥等率木猪六十餘人。劫平珠洞蠻官足萬金。婺南大碧棚。逼使背雲南之招。從己求降。不從。濯龍掠去足萬金。從人足萬雷等。及進獻方物。此行皆招到平林獨山州搖和洞碧。拒落邦劄佐長官司止十里。聲言欲攻劄佐。二十一日。破底窩碧。又欲攻隨兒碧於迷樂橋。二十二日。唐關珠羅等處八百四十四碧民五萬餘。朝廷立長官司以統之。而以蠻婦阿初充長官。大德二年四月。自貴州至新添界噥登陂。北至播州界刀壩水及卜郎加鶴鳴等站。皆被焚劫。又道中火紫江直貓脊巡檢倘苔鄧同叛。二十七日。劫順元路告之地官牧擬進御馬。將攻貴州。殺散濟定龍里守倉軍。燒官糧。殺張知州。七月十日。梁王下令湖廣、雲南、四川三省會兵誅捕。八月。雲南平章牀兀兒入順元。與賊戰。數敗之。然水西、水東蠻俱叛。牀兀兒遣人招水西土官之妻蛇節。不出。蠻人洛碧報云。者阿泡言。蛇節已反。統脅衣破軍圖貴州甚急。又有三家貓等蠻坐草敵官軍。敗之。十一月。詔宋隆濟安說諸撥事端。糾合蛇節及羅鬼酋長阿女等相扇作亂。特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率兵及思播宣慰使田不花等士兵。與四川雲南省分道攻進。別粉梁王提兵進討。禽獻者賞。執迷不悛。剿除一切。事宜。並從劉二拔都等區處。十五日。隆濟蒸校曲旁等攻貴州。牀兀兒掠得阿容者。言始因徵征八百媳婦人夫馬匹。亦奚卜薛之子琴日人馬不辦。官敛其項。琴日恥忿。與隆濟議。糾合阿八阿納許波泥帖等反。烏撒總管那由言。爾兵若破貴州鴨池之事容易。我將圖之。遣其族阿雄阿行。頭佐助兵。行省令土官普利買馬助軍。普利稱軍馬價不用則。非金不可。觀望不肯賞。是月土官烏犀叛。行省討之。敗走畝豐碧。劫梁王位財肌。六年正月。官軍以隆濟九次攻圍貴州糧盡退還。賊邀於

年六月。八番蠻官閉羅蘭。與其屬卜番雞殺。七月。百眼佐等處蠻夷長官司言。龍左碧主老蔑。糾合谷蓬碧主恰信等。殺巡檢王忠。拘長官洛邦。又殺土官梁卜郎作亂。宣慰司發官兵與土官敵通往討之。三年正月。八番是周碧主韋光正等殺牛祭天。立盟歸降。自言有地三千九十八碧。係楊黃五種人民二萬一千五百餘戶。光正等二十三人領之。願歲出土布二千五百疋為租入。（宋隆濟）大德五年。雞眞葛蠻士官宋隆濟叛。初朝廷調湖廣、雲南兵二萬征八百媳婦蠻。湖廣兵命左丞劉深等領之。取道順元、八番進討。又令雲南左丞月忽乃招誘刺探軍入境。調用。命新添葛蠻軍民宣慰司。自琅鞠驛經平壩蠻峽至順元噥登等碧。拥酌日程。分六處安營。備傀運。丁夫馬疋。俟月忽乃至點視。而雞眞葛蠻乖西等部當出丁夫馬百疋。五月二十四日。文書至。隆濟乃言。猫人犵狫謂官欲髡其髮。印記面送軍。三四年不返。寧死不往。雖就碧見殺可也。以此觀之。夫不可差。同官雞眞總管府達魯花赤也里干曰。然則起禍宋氏盡行。隆濟曰。吾往許之。宣慰司遂行。六月十七日。隆濟楊木婁等族作亂。其姪臘月宋六分斬斤等告也里干使為備也。里干遂避於底窩楊黃碧。明日。隆濟率臘月弟小奴部家童農舒洛中段刺苔洛忙神等約五百人。攻楊黃碧。燒雞眞總管府印。殺也里干。走掠去總管府印。殺也里干於奴阿麻妻忙葛農等。是日。祕官叛。又有紫江賊助兵四千破楊黃碧。也里干走。掠去總管府印。殺也里干於奴阿麻妻忙葛農等。是日。祕官長官阿都麻。殺生祭鬼。哲衆應隆濟亦謂官拘壯士。黔面髡髮。充軍或殺廚。我家亦不可知。寧死不離此七。各負長刀赴亂。二十日。又脅底窩總管龍郎。與右龍阿馬都所部不還。羅鬼阿開阿插等犵狫。抵阿醉碧。拒落邦劄佐長官司止十里。聲言欲攻劄佐。二十一日。破底窩碧。又欲攻隨兒碧於迷樂橋。二十二日。自貴州至新添界噥登陂。北至播州界刀壩水及卜郎加鶴鳴等站。皆被焚劫。又道中火紫江直貓脊巡檢倘苔鄧同叛。二十七日。劫順元路告之地官牧擬進御馬。將攻貴州。殺散濟定龍里守倉軍。燒官糧。殺張知州。七月十日。梁王下令湖廣、雲南、四川三省會兵誅捕。八月。雲南平章牀兀兒入順元。與賊戰。數敗之。然水西、水東蠻俱叛。牀兀兒遣人招水西土官之妻蛇節。不出。蠻人洛碧報云。者阿泡言。蛇節已反。統脅衣破軍圖貴州甚急。又有三家貓等蠻坐草敵官軍。敗之。十一月。詔宋隆濟安說諸撥事端。糾合蛇節及羅鬼酋長阿女等相扇作亂。特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率兵及思播宣慰使田不花等。士兵。與四川雲南省分道攻進。別粉梁王提兵進討。禽獻者賞。執迷不悛。剿除一切。事宜。並從劉二拔都等區處。十五日。隆濟蒸校曲旁等攻貴州。牀兀兒掠得阿容者。言始因徵征八百媳婦人夫馬匹。亦奚卜薛之子琴日人馬不辦。官敛其項。琴日恥忿。與隆濟議。糾合阿八阿納許波泥帖等反。烏撒總管那由言。爾兵若破貴州鴨池之事容易。我將圖之。遣其族阿雄阿行。頭佐助兵。行省令土官普利買馬助軍。普利稱軍馬價不用則。非金不可。觀望不肯賞。是月土官烏犀叛。行省討之。敗走畝豐碧。劫梁王位財肌。六年正月。官軍以隆濟九次攻圍貴州糧盡退還。賊邀於

阿馬等作亂。秦淮捕之。四年春。阿馬與其徒洛羅洛登各替及脅從蠻官卜洞頭之子哥寨出降。至治二

花猺牛場二等及長腳木猺截萬溪山沙木南等鐵門關沙樹猺北等殺傷甚衆掠去行裝文卷江頭、江昆、和泥等二十四砦龍馬歸一十八村皆叛二月一日四川宣慰使汪惟勤與湖廣平章會兵播州三月亦不出復以二萬人討之時賊屯上思州那簽棚、三武棚、佃良棚、石佛棚、那次棚等砦楊元帥六日至打鼓砦南木瓜壩遇賊阿甚敗之九月十九日劉平章使士官侯者潛刺殺阿泡蛇節駐兵折剌危水以待官軍十月十七日劉平章殺敗蛇節乘船進去陝西兵殺敗芒部叛蠻鬼旺納濟等與雲南、湖廣軍合邊泊飛關追蛇節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劉平章會至阿加砦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其黨曲俸阿幕等四十餘人皆出三月三日領軍自必加回程奉旨斬蛇節蛇節初叛地名踐跎蔣貴斬隘濟惟金竹頭杉裏希金砦據銀交椅直上騷朱漆金字闕牌參贊人三呼萬歲明年正月聖許駐上牙六羅茅山林既而兵敗自兜牟山走交趾亭村晚夢久之開官軍回復退由旁村至峙細潛居官軍約十月一日會合進討聖許敗獲其妻女大德元年二月五日聖許遣其子志寶齎狀赴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出降赴闕等詔聖許朝京師聖許不肯挾志寶走交趾萬寧寨志寶不從逃回訴於官六年聖許復回故地居風凰嶺集攻圍諸屯仙洞屯既而又使人告降且乞還其所虜之妻朝廷糾縻之延祐元年正月聖許陷忠州殺黃知州等六年聖許族人黃萬山、萬松等攻古能村、戈村、劫殺歸龍圍皮峯洞至治三年聖許增黃縣官攻劫邕州渠藥墟百姓逃避於蛮圍（岑氏）至元十八年鎮安州鎮撫岑毅反與特磨道農士貴書曰新君登極太平道場醮筵呼萬歲又曰願我皇帝早登九五之位四月九日以黑漆木椅作亭屋持兵張旗幟鳴金鼓至巫烈山邊李龍神進銀慶賀德軍家有大字黃紙位牌寫上祝新君李萬歲其陵民榜示曰照會等庭發下寶物付李皇帝掌握日後統九五之位運半千之壓縱一六國皆已統成一天今李皇編排得力得衙主差一十八司府及府額六百十四軍州七千餘縣後安天之日命令衣冠圭簡靴帽殺活杖玉頭計七事給付李皇掌管今十分之民七分不信三分須信五月輕差兵車收不信中民一千之數向歸順及信民今發曉民榜一道付右江衙曉示信民至日兵馬行令有詰者免罪無詰者定行誅戮玉印朱文預先曉示故榜文令知悉癸年四月日榜封民倉帖云逆民禾倉定公封龍神又名萬頃德寧府御前雄威將軍都統制紹慶珍州南平安撫使節制屯駐鎮戍軍馬朝廷授以龍虎衙上將軍侍衙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兼播州管內安撫使佩虎符十六年準官軍平思州杜望、杜幕、何士、蔡林諸猺圍桐木龍竹既而犵狫伯同叛陷合水、美留二砦至大元年七月思州言廣利白拿等處苗賊與公俄羊溪苗賊作亂伏白泥站劫人三年獨山州土官蒙天童款附蒙朝廷設獨山州窖洞木洞都五處軍民司令天童乞狂招本州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九任黎苟王剌南郭文下都蜜等一千九百餘砦平代生猫王貝王等不在其數行省從之招到平墉三阻地會長羅宋備桑根地猺主道桑吳各歸陳蒙爛土壁官天程牙男天程猓等桑林獨力長官亞浪男洛磨界牌猫砦主乞把上爛土砦主陳爛盡下爛土砦主劉國國麻乃砦主猫的傍谷記砦主反初招附時洛磨稱刑遣其子各里及大砦主都龍洛龍等赴省既而同降者楊銀延訴各里非其子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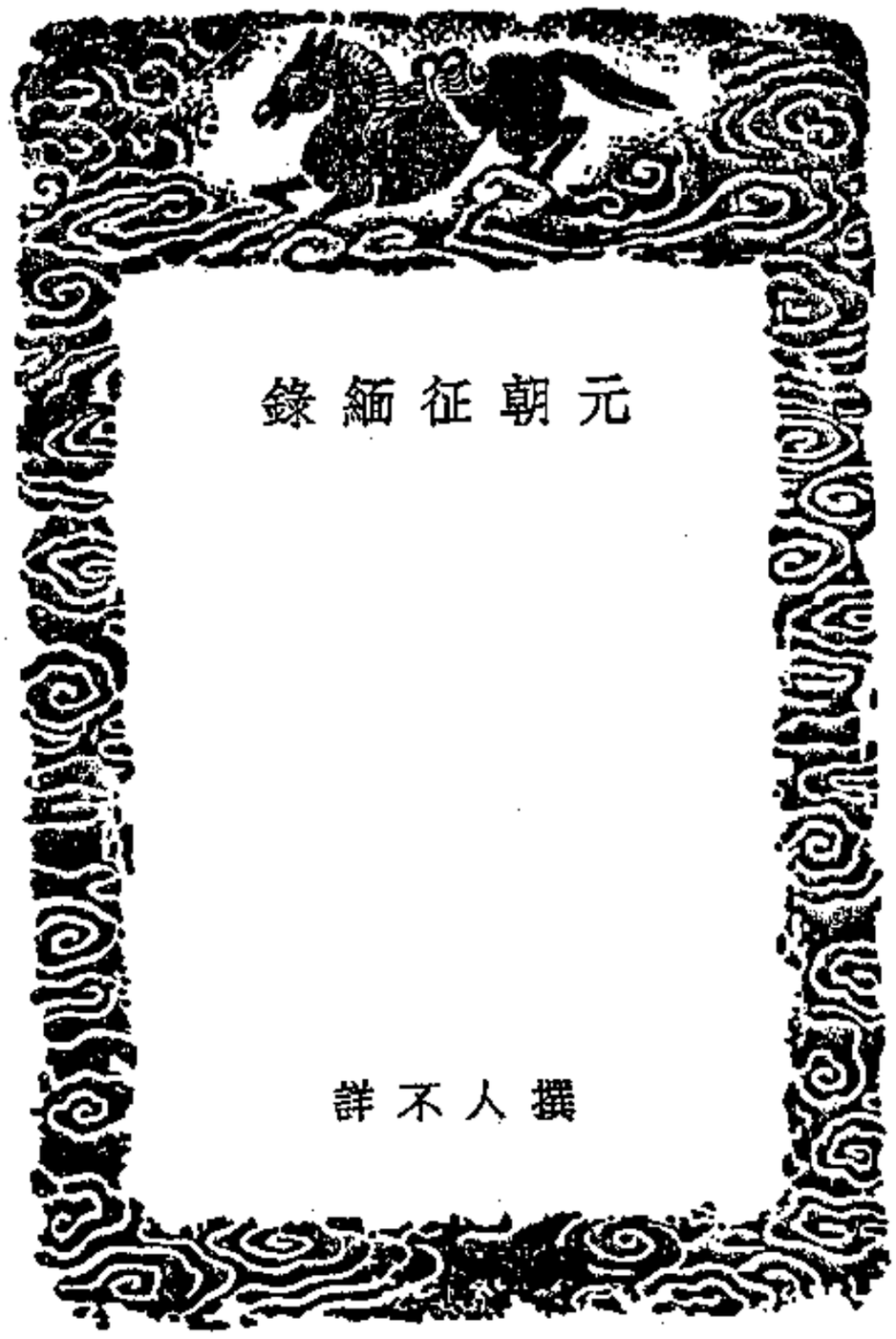
奴予各午也。至是使水手浪等處。至治二年四月。播州上言招降洞蠻地心砦官薑崩佷備大宴。大關砦主安吉力。上落牌符。羅傲水、洞八砦官黎桑皮。歪薑客錢等。（海北海南）字二月一日。殺馬祭天。受偽天符。舉事。蒙才等拜呼萬歲。有兵十二萬七萬攻東陽。發烏。餘攻蠔縣新昌。至元二十八年。瓊州安撫使陳仲達上言。乞招生黎二黎降旨許之。招到本州生黎大踢、小踢、端趙、麻山等四洞王氏十等出降。熟黎二年。黎賊王奴歐等反。僞稱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姓。三年正月。奴歐等降。剿箭留不爲亂。使之歸業。然羅襖等處兵未散。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黎盜百餘人橫州永淳縣。殺達魯花赤。蔡死民義。射傷縣尉。走賓州古辣村。至治元年九月。黎賊犯茶洞。燒民居。二年七月。黎人王火燒攻劫百姓。捕獲北黨蒙毬甘佛龍彭瘦等。火燒劫獄奪去。又陷南偏洞砦。殺夯采等。（廣東）至元二十年九月。廣東黎德區將軍。率十萬人。改元僭號。殺居民。陷城邑。又圍城縣。蔡大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據平康下里、東閭村等處。官軍追燒之。延祐三年三月。德慶路猺蠻叛。既而令山主五世祿、山王李伯達、招降阻麻山猺人盤郎梗、盤古緩、王窮朋等出官。至治二年。猺人何豹朋、陀窮朋等降。出月。猺賊馮岳謹犯新會縣酒涌社。（江西）至元十四年四月。汀州長汀賊黃廣德自稱天下都大元帥。劉都帥印。又立僞天從旗。德皇帝。設銅將軍、鐵將軍等號。五月。沙縣賊謝五自稱黎天將軍。碧岩平定。十七年。南康都昌縣杜可用反。號杜聖人。僞改萬乘元年。自稱天王。民間皆罪天差變現火輪天王。國王皇帝。以諭天驥爲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爲國師。朝廷命史弼討敗之。江西招討方文禽可用。元貞二年。贛州與國縣龍坑民劉六十名季。撰妖言。張僞榜。及劉季天旗。自稱劉王。劉皇。澳高祖。廣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設朝殿。開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將軍、軍頭等官。宣言止殺官中人。與張大老作亂。德二年。彬州可大老叛。官軍殺其劉尊長王寨司等。又有王公爹者亦反。八月。攻吉州永豐。遣江西省左丞董士選討之。十月捕獲六十。自裁不死。伏誅。延祐二年四月。贛州寧都州、汝州、西番蠻夷。其殺襲降下者必力溪等十五砦。其砦主曰牛帖　蛇必　烏麥　浦害韋吠　舍具　得輸　只碑　非白　東非　勾巴等也。其未附而當征者。西番蝦蟆磨　顏蘇　呾則　客客　昔多　坡必立　兀剌　新而元　立山等也。六年。陝西平章也速荅兒奉命進兵討順元。羅鬼、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叛蠻。九月。也速荅兒自敍州、慶符直衝矣娘州。烏撒叅政阿荅赤自長寧直衝芒部。降下十八九。回軍就糧至永寧。阿永蠻雄挫反。雄挫藏八番反蠻。蛇節部曲阿匙及其妻折躬折科及芒部納即弟臥踏。故於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反於赤水河。也速荅兒就討之。射死阿都。獲其金裹甲鏤子鎗九。戰得出叛境。圍五月。雄挫妻蘇他。與招降官蔡閏文字一紙。略曰。阿具阿卑遣得榜文。爲我住在山箐。別無同伴蠻官。我自來不管官事。順元結連諸夷作亂。差人邀我同叛。我雖是親戚。斷不曾聽信。又言聽得舅子殺訖使臣。不是蠻官本情。我親去單洛。其與衆蠻官報知。然後出來。軍中再令閨往招雄挫。六月。道阿加阿抱持文字來。大意謂。我不反。使臣貪婪所致。十四日。雄挫道牌頭阿底下夷人阿大。遞文字降陝西省右丞。而稱病不出。但令永寧路同知阿況之子委畀赴官。蓋其叔父也。又與必能阿模同行。朝廷必欲令雄挫入朝。移文行省。不出則進討。十一月。雄挫呈。撰二十四日起程。續又呈。再

左丞相。以黃牌符其所居門曰。大興國。改安定元年。乘黑轎。黃絹幔。豎黃傘。得良民。刺額爲大興國軍四字。二月一日。殺馬祭天。受僞天符。舉事。蒙才等拜呼萬歲。有兵十二萬七萬攻東陽。發烏。餘攻蠔縣新昌。天台永康。宗王塔吉斛。浙東宣慰使史弼討之。鎮龍陌東陽縣。尋禽誅獲其二印。一皇帝。一謹國護民威權法令奉命之印。（湖北）大德五年閏八月。懷德府麻城相南木逵。結搆生蠻猺獞犵狫。於麻用州界立砦。殺掠田大十什家。劫爭苦村洞主仲閔壟家。壘壁二年十一月。蛸州青特團石榴山蠻。吳千道作亂。尋降。延祐元年。沅州胡老鼠猺賊作亂。三月。招出其黨蒲狗、向金朝、李部凱。至鼈省砦出官。七年六月。慈利州貞家山居民貞公。結懷德府河者洞蠻合什用、謝甲洞瓦仙什用、愚石洞沒爾什用、安俱洞重達義等侵白水泉界。（湖南）至元十五年。全州教授唐子定。奉府檄招下滑湘縣西延溪蠻。皆持木狀赴府中降。沽油團屋猺耶、捧水團門客耶、師哥寫耶、車田團喉無米耶。喉祉勾耶、龍堂團近師耶、壬哥羅勾猾猛口團客多耶、小治團祖女耶、繆弟傘匠耶等共二十餘團。此猺人居深山窮谷巢穴中。不巾不冠。赤腳蹉脛。衣用牛羊血點白布作背花。逐輻相體淡成。無領袖。耕山地。種豆薯芋。產楮皮厚樸大德二年。彬州可大老叛。官軍殺其劉尊長王寨司等。又有王公爹者亦反。（四川）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諸蠻夷部宣慰使答順。使招思州田景賢。溫州西南番蠻王阿永。處諸族蠻夷。十五年。敍州劍背蠻殺使者。十七年六月。施州、市蠻、大盤、散毛等洞溪納款。十九年。發都掌阿永等民爲兵。征苔馬剌。都掌等上言。宋時未嘗食軍。乞以馬牛易軍諸。從之。未幾。征亦奚卜薛。起軍。酋長阿崚等亦不從命。二十二年正月討降。又巴盛農洞諸蠻三十。年十月。西川行樞密院奉詔征鐵州、茂州、汝州、西番蠻夷。其殺襲降下者必力溪等十五砦。其砦主曰牛帖　蛇必　烏麥　浦害韋吠　舍具　得輸　只碑　非白　東非　勾巴等也。其未附而當征者。西番蝦蟆磨　顏蘇　呾則　客客　昔多　坡必立　兀剌　新而元　立山等也。六年。陝西平章也速荅兒奉命進兵討順元。羅鬼、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叛蠻。九月。也速荅兒自敍州、慶符直衝矣娘州。烏撒叅政阿荅赤自長寧直衝芒部。降下十八九。回軍就糧至永寧。阿永蠻雄挫反。雄挫藏八番反蠻。蛇節部曲阿匙及其妻折躬折科及芒部納即弟臥踏。故於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反於赤水河。也速荅兒就討之。射死阿都。獲其金裹甲鏤子鎗九。戰得出叛境。圍五月。雄挫妻蘇他。與招降官蔡閏文字一紙。略曰。阿具阿卑遣得榜文。爲我住在山箐。別無同伴蠻官。我自來不管官事。順元結連諸夷作亂。差人邀我同叛。我雖是親戚。斷不曾聽信。又言聽得舅子殺訖使臣。不是蠻官本情。我親去單洛。其與衆蠻官報知。然後出來。軍中再令閨往招雄挫。六月。道阿加阿抱持文字來。大意謂。我不反。使臣貪婪所致。十四日。雄挫道牌頭阿底下夷人阿大。遞文字降陝西省右丞。而稱病不出。但令永寧路同知阿況之子委畀赴官。蓋其叔父也。又與必能阿模同行。朝廷必欲令雄挫入朝。移文行省。不出則進討。十一月。雄挫呈。撰二十四日起程。續又呈。再

擇十二月初三日狗日出師。二十四日到魚槽。與其部曲阿他及把事頭目各著宋宋等二十九人赴京都。賞衣服弓矢鞍轡放回。至大元年三月。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洞等兵。佞者等洞。既具出降。遣羅施什用、答昃什用、赴闕。五月。歸州巴東縣唐伯圭言。十七洞之衆。惟容米洞、四告洞、抽獨洞有壯士兵一千餘。皆不足懼也。若官軍討之。可分四道。其一自紅鈔寨直趨容米　玩珍　味遮　卸加　阿惹　石驢等洞。其一從苦竹勞抵桑壁　上桑壁　大科　陽蔓師　大翁迴洞。其一徼又巴洞。問十萬大帝什用洞兵接應。如此可平。至治二年。散毛洞蟠大盤什用劫掠黔江縣五里寇。三年五月。順元洪番安撫劫掠卜哥所管苗民銅鼓牛馬等物。（西番）至元四年五月。紫巖等處從宜王遇等。令已降西番人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招到西番大和尚解設　三卜魯大蒙　答谷族思逢佳　將同族速恭麻　拘宰族鮮酌等共十一族。七年。從宣府道投降番官額和尚招到諒番和尚石本雜　汝鳳川番官獨然堋入朝。二十三年。陣脊族六彪及其子合起。結馬單族條竹族寇脫思麻路。敗之。二十六年。疊州西番人朵兒只孛思。招到生番心撒等八族降。至大三年二月。雲南省蒙光士宣慰使上言。有弟三淵在西天界鹽塞守邊。大德八年三淵來言。西天地僻。不知是何遠遠軍馬。奪數砦而去。今年正月三淵復遣火頭宣兒來言。西天使來。又有遠遠軍馬殺西天王。而立其孫。奪其壘寨。所乘馬甚高大。諱伏乃可驅殺。聞此孽之外。其主者誰。西天王對白衣所居。歸叙來言。玉密叙瓦英等乞降。持刀甲與頭目皮先吉。且言每年貢異皮。以夏間答剌不魚出時回還云云。（聞明和尚）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鹽屋縣終南太谷小高山僧圓明和尚。就扶風小員大家。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執桑木笏。持二劍。祀星斗。僞卽位爲皇帝。衆呼萬歲。圓明和尚者。姓白。名唐兀台。年三十七。耀州美原縣採馬赤軍。延祐七年四月。小高山湫池邊建禪壇誦經。尋移其母鴉閭娥與弟廣師皆來菴中。鹽屋人來燒香者受戒縣。因與子榮等相識。至是。誑以七月五日攻牽元路舉事。其徒言普覺長老和尚。上元甲子合坐大位。六月二十九日。扶風縣人告變。官軍捕之。唐兀台提劍。夜二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雞鳴時復回菴中。七月一日。陝西省參政朵里只八史中丞。以兵捕賊。唐兀台藏其母於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西衙奏擒走。久之。棄僞印章草內。又無糧。唐兀台與妙師竄林中。令人下山探伺消息。八月五日午時。唐兀台困睡。官軍追及。執妙師等。唐兀台脫走。九日。牽元路達魯花赤伯顏。於白楊平阿衙磨兀台伏誅。　招捕事不止此。是惟取其人名地名及事與序相干者入注中。

招捕總錄跋

元本題女眞招捕總錄。案所記自元世祖至元迄英宗至治。研經室外集無女眞字是也。今從之。此記招捕雲南大理金齒羅羅斯車里、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八百媳婦、八番、順元諸蠻。宋隆濟、廣西、兩江、黃聖許、岑氏、思播、海北、海南、廣東、江西、福建、浙東、湖北、湖南、四川、西番、圓明和尚。凡二十三條。詳略足補史氏之闕。前冠招捕文一通。古勁不類宋以後人手筆。卷末云。招捕事不止此。惟取與序相干者入注。然則文與記非出一人手也。鄂校氏識。



失名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都土官信苴日遣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剌丁破其三百餘砦然皆方面驅塲之事二十年始詔宗王相吾荅兒往征破其江頭城二十二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既其王爲鷹子不速速古里所囚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擁廣立四年命宗王闊闊雲南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率師問罪功不就而還臣作政典見高麗右丞洪茶丘公金通精之亂今緬亦似之皆襲爾國而屢有弗靖至煩朝廷兵鎮撫可憐哉　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遣乞台脫因等使緬招其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道佥博者偕來十年以乞台脫因充禮部郎中興勘馬剌失里及工部郎中劉源工部員外郎卜云失充國信使副持詔往諭徵其子弟大臣來朝十二年四月始遣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一由大部馬一由標甸一由阿郭地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順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爲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聖旨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酋消息蒲賊阻道今蒲人漸多降者道稍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已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總之攻其地欲立砦腰越永昌之閒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

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驛、阿昌、金齒之未降部族駐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疋我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傍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脫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涉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我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寨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踐死者益三丘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獲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雨靴一鎧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而官軍負傷者雖多惟一蒙古軍擊獲一象不得其牲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某道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鎗手等三百餘騎士官曲臘蒲折緬至江頭深踩會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兒木禿麟欲等三百餘人征民四千孟麟愛呂民一千麟素蒙匿黑苔八剌民二萬蒙古甸甫祿保民一萬木都彈禿民二百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十一月王師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荅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二十年九月一日大軍發中慶十月二十七日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二日相吾荅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造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騾甸徑抵其國十一日與太卜軍會十三日令諸將分地攻取十九日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道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壻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觧寨阻道不得行遣臘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標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臘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凡報鎮西平緬隨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撾持榜至江頭城付阿必立相忙直十弄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撫司率蒙古軍至騾甸相見議親事阿必立相先乞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詔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十四年正月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苔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同爲逆雲南省請令秋進討奉旨不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速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緬王遣其子僧加八的爲世子二年雲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登龍國其國王遣其臣兀剌合兀都魯新合二人從管竹思加赴闕二月至蒲甘緬王帖滅的令可瓦力引軍登舟縛去兀剌合兀都魯新合劫掠貢物以去六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緬人阿只不伽闍等來言舊緬王帖滅的實行劫奪於閣今已去位鄧通爲王遣我擊召爾議遣人赴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鄧通曰帖滅的引八百媳婦軍破我甘當散當只麻剌班羅等城又劫奪爾登龍國人物爾等回朝不知其故必加兵於我今帖滅的已廢特差大頭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率貢入朝又移文雲南省稱木連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佩大牌子爲官人初實無罪前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僧民前緬王御通叛人八百媳婦引兵來壞甘當散當只麻剌班羅四族百姓又

鈔称娶緬國貢物。是故阿散哥也。阿剌者。僧吉藍僧哥速等。廢前緬王。令我爲王。行省以聞。三年八月。太公城總管納亞。移文江頭站頭目速的剌。必溪馬加剌言。阿散哥也兄弟三人。領軍三萬。謂荅麻的徹緬王及其世子曰。自歸大元之後。使我多負勞役。殺緬王以下世子妻妾父師臣僕百餘人。雲南行省問其持文書來者。我文移言。緬王就弒時。謂阿散哥也曰。我祖以來。不死於刃。可投我水中。或縊死。遂縊之埋死所屋下。七日風雨不止。夢其國人曰。吾埋不得其地。若焚屍棄骨於水。則晴。從之。果然。我文移出十餘日。又聞世子及逃出次子之母與父師臣僕與前此隨國信使留緬回回。舁吾兒漢人百餘。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是月緬王之子右馬剌加失八剌收八者里及其師來奔。陳辭於雲南省。乞復讐。大榮謂阿巴民叛。緬王乞師朝廷伐定之。叛人怒。謂王求軍殺掠。我爲人奴。遂舉城聚兵。謀燬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剌者僧吉藍徒人。相繼從叛者殺害。密里都邦加郎等。族王謂其兄阿散哥也可勸汝兄弟勿爾。對曰。我說必聽。不聽。我親伐之。王悉以其民付阿散哥也。因此力衆。遂生二心。王執而囚之。僧哥速等。於不甘雨宿吉老亦之地。築大城拒守。水陸進兵來逼。蒲甘王釋阿散哥也。令百官乘象馬。從阿散哥也。出見僧哥速等。奪象馬。掠百官求錢物。燒城池。鎖王足。置家牢中。分其妻妾王爲盡帝奴。冤苦如此。留拯救雲南行省左丞忙兀都魯迷失。又上言。緬王歸朝十一年矣。未嘗遠失。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縲紲。又通新王之母。據逼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實。亦當奏從朝廷區處。乃敢擅立。豈有此理。今其子來求救。且小甸叛人。趙賡官民。尙且赴救。荅麻剌的徹王。乃上命爲國主。叛臣囚之。豈可不救。抑使外國效尤。爲亂。將至大患。行省以聞。已而又聞。新主亦被弒。阿散哥也篡立。九月中。書聞於上。上曰。忙兀都魯迷失之言。是也。速議奏行。十二月。阿剌哥也犯邊。攻阿眞谷馬來城。距太公城二十里駐兵。尋退。四年正月。召忙兀都魯迷失赴闕議兵事。五月。放緬王堵馬來城。土官納速剌上言。大德元年。朝廷遣尙書教化迪伴送世子僧加八的還國。國王巢衆聽詔。惟阿剌者僧吉藍僧哥速不至。二年二月。二人興兵叛。來駐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讨叛。戰之兄阿剌哥也曰。爾二弟不聽詔。又敢爲亂。爾今退兵。從命則已。否則是爾同謀。阿剌哥也。諭之不從。王遂囚阿剌哥也。二人引兵逼城。王遣納速剌等出戰。納速剌敗。被禽。王令國中諸僧出。謂二人曰。毋徒苦百姓。爾欲害我乎。若無此心。當釋爾兄。復乃職。否則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心。如不信。誓如大寺爲証。遂從之。誓畢釋之。叛退。納速剌亦得歸。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執王及世子僧加八的。次子朝乞力朝普囚於木連城。凡十有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剌哥也令弟阿難荅速殺緬王幷二子。餘子康吉孫右馬剌加失巴逃去。放世子於蒲甘。而奪其妻。又分據王妻妾。北立王孽弟都茶方。十六歲。誅不附己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眞國馬來兩城。納速剌逃來。五月十五日。中書樞密奏征緬事。忙兀都剌速失請用六千人。臣等謂緬與八百媳婦通好力大。非一萬人不可。奉旨所擬猶少。可增爲一萬二千人。又奏忙兀都魯迷失乞與薛超兀兒劉都元帥德祿同事。及求雲南王宦爲阿康從軍。又請命親王闊闊監軍。以振兵威。皆從之。上曰。闊闊雖去。勿令預舉。四年閏八月。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發軍中壯。期至大理西永昌騰衝會

集。十月入緬。十二月五日。至馬來城大會。十五日。至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所守木連三城相接。賊出戰。敗之。賊閉門拒守。忙兀都魯迷失、劉左丞據城東北面。薛超兀兒、高阿康參政據西面。正南無軍守之。賊日出戰。城內四面立三棚。置悄砲向外攻擊。官軍轉立排沙圍其城。五年正月。分軍破其石山寨。又召白衣僧編軍二千助圍其城南。十九日。城上發矢石、擂木。殺官軍五百餘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餘人呼曰。我非叛人。乃皇帝良民。以緬王作逆。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飲藥而死。非我等殺之。我等愛古人無甚作惡。若許我投降。省官鑒之。賊遂使人持金銀禮物出見。省官諭賊三人親出方可。不然難信。若一年不出。我軍亦住一年。賊竟不肯親出。二十七日。萬戶章吉察兒等狀陳天熱瘴發。軍勞苦不逺。實懼死傷獲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若明白有旨。孰敢不住。在口法傳聖旨勿行。我等令當回軍。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議軍事。章吉察兒等俱領軍起營回。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關城。追及章吉察兒等。忙兀都魯迷失移文稱大事未成。豈可回軍。若前等果不肯住。可留一半軍。或三千當戰。當住夏守賊。平章薛超兀兒、劉左丞、高參政皆言。平章可住。我輩亦可住。我輩皆願住夏。獨告軍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省官斬賊拘我於木連城。今始放出。若大軍五日不迴。必出降。惜乎回早。章吉察兒等言。病軍皆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無可議者。分省官命追回先行軍。皆言已去遠。何可及。次日。將校皆回。分省官亦由蠻來路歸。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上言。賊兵困屈。且夕出降。參政高阿康、土官察罕不花、軍官章吉察兒等。同稱軍多病。不可住。擬合回軍。下令留之。不聽。特親與兵權。引軍而回。彼既行矣。分省亦不能住。又言朝廷所立緬王已送至其父舊所居城中。報賊脇從者已少。皆從我矣。若可住。當選人再報。若不可住。我亦走出。又言賊餽阿康酒食。阿康受之。疑是寶貨。又軍回五程。阿康出銀三千兩曰。此阿散哥也路諸將校者。薛超兀兒等言。此銀爾皆受之。我輩未嘗知也。欲與諸將。則自處之。蓋因阿康與察罕不花等預此行。故攻不成。乞從對以懲後。八月八日。丞相完澤等奏。奉旨。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雲南雜問之。蓋自宗王闊闊、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左丞劉德祿、參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將、校尉官令史、皆受賊賂。難瓜已至。兵中復縱之。其爲金八百餘兩。銀二千二百餘兩。遂不能誅令偏裨。阿康因與察罕不花令諸將抗言。不能住夏。擅回阿康。迷失前死。薛超兀兒、劉德祿遇赦。皆追奪宣勑。永不敘用。忙兀都魯迷失子不得廕。首沮軍事。禹戶峻峻忽都不丁。千戶脫脫木兒。眞決有差。皆奪所居官籍其家產之半。餘將校各以輕重被笞。察罕不花者。麗江路軍民宣撫使也。

1446035

081.18
0022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2110100017052 3

元朝征緬錄跋

此與招捕總錄二種。皆歸安陸懋德 元圃 手繕本。首闕作者姓名。藏家未有及者。惟研經室外集。題曰皇元征緬錄。以其卷首語。知卽撰元政典者。以元史校之。相吾荅兒之破江頭城。世祖紀也。犂的斤傳並云。至元二十一年正月。而此在年前十一月。以緬傳及胡粹中紀編證之。當以此爲準。彼文則據其奏捷之日也。阿散哥也之殺立。闕闕等之興師。緬傳並在大德四年。據此錄則以三年殺立。（卷首作二年誤）有納速剌上言可證。按阿散哥也弑主搶立。又逼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朝廷特命將問罪而闕闕已下皆受賊賂。瓜葛已至。而復縱之。賊首將出。而輒捨之。卒至無功而歸。重者伏誅。輕者猶羞。嗚呼。黷貨賄而辱國體。有餘辜矣。緬傳於大德二年後。寥寥數行。殊未明晰。此錄記之竭詳。大有裨於正史。亟梓而傳之。無昨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17
作者=
页数=724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